北齊書目錄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本紀八卷
列傳四十二卷　共五十卷
帝紀
北齊書卷一
帝紀第一
神武上
北齊書卷二
帝紀第二
神武下
北齊書卷三
帝紀第三
文襄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宣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廢帝
北齊書卷六
帝紀第六
孝昭
北齊書卷七
帝紀第七
武成
北齊書卷八
帝紀第八
後主
列傳
北齊書卷九
列傳第一
神武婁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閔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澈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淯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閔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瓌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北齊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西河王紹仁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城陽王彥基
汝陽王彥忠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齊安王廓
高平王仁英
西河王仁幾
潁川王仁儉
丹陽王仁直
北齊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 子叡
北齊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廣平公盛
襄樂王顯國
平秦王歸彥
長樂太守豐山 從兄伏護
北齊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賈泰
斛律金 子光 羨
北齊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段榮 子韶
北齊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斛律金 子光 羨
北齊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孫騰
司馬子如
北齊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賀拔允
韓賢
王懷
任延敬
高市貴
厙狄盛
張保洛
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二
張瓊
堯雄
尉景
婁昭 子叡
韓軌
高隆之
厙狄干 子士文
潘樂
莫多婁貸文
厙狄迴洛
薛孤延
侯莫陳相
斛律羌舉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循義　叱利平
步大汗薩　慕容儼
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高乾 納昂 納孝式　封隆之 子子繪
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悛 子瞻
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張纂　張亮
張雕　趙起
徐遵　王峻
王紘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薛琡　敬顯儁
平鑒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李渾 子祖 渾納繪 族子公緒
李璵 納瑾 族納曉　鄭述祖 子元偉
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 子達拏　高德政
崔昂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王昕 納暐
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薛子康 宋欽道 鄭暐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斐讓之 斐訥之 斐謙之 辛術 斐伯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卬 王松年
劉逖
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邢邵
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魏收
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馮子琮 尉瑾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蔡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裴伯茂
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儒林 刁柔
李鉉 張買奴
馮偉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北齊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逖
荀士遜
顏之推　實泉　蕭道遷　江旰　聶讓
朱才　荀仲舉　蕭慤　古道子
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鄭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邸珍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爾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蒨
胡長仁
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蓁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北齊書目錄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一

神武上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蓨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爲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謐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謐生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婿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顙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鎮將遷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樹其子寧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暗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己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尸逐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鹿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兎每擲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鹿兎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褻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皆貴而指歷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秉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文婁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婁墮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類榮遽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尒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感言神武笑至是始得見以慚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謂榮之麤麤有惡馬榮命藉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藉竟不睇盼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閑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闇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幷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圃焉中每從外歸主人遇閑行轡動地蒼鷹母數見圃焉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閉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圃焉以石壘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既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衛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傳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伯及尒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泰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曾長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尒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尒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蜂蜀分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盲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尒朱世

隆等立長廣王驤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過晉陽北徹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住逗遛群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尒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普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幷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幷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輕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敢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顧周左右訪之則以力鬬常於幷州市搭殺人者乃署爲親信都督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幷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污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尚爾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謂紹宗與神武舊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尒朱榮婁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焉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焉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己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讒閒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舉手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諧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隔水肆焉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賓領降戶家稟別爲營神武偶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於是士衆感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求糧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尒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鹿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尒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憾怨又爲幷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塹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尒朱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尒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尒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狀尒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尒朱兆攻昭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稽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

洛陽尒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北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慰而逃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暹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軍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尒朱天光自長安北自幷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次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尒朱兆責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怨之有今日義絶矣乃合戰大敗之尒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翼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彦伯斬之兆奔幷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蠹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爲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日尒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幷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師北伐尒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尒朱普皆反蹙今在京師寵任必搆禍隙神武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尒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幷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尒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賚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賚泰奄至尒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憩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尒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尒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攜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遣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爲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貪家勳重必不兄弟相及乃舞衣推鹿車歸渤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蠕蠕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賚其聚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敕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鷹紇豆陵伊利居河池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厚招不從

北齊書卷一

北齊書卷一考證

高祖神武皇帝紀上雖生皇考樹○魏書及北史俱作樹生。臣銓按本書杜弼傳相府法曹辛子炎錄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多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丘之罪宜或可恕惟名樹生故云二名若名樹非二名矣但諸本皆作樹故仍之。

閻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籌羣○監本谷訛各從南監本改。臣鏡按史記谷量牛馬本書婁昭傳內有牛馬以谷量語。

終當爲其子穿鼻○通鑑無子字。

以兵勢日盛○一本無以字。

初魏真君內學者○一本君下有中字。臣銓按真君魏世祖年號內學謂圖讖之學也見後漢書方伎傳注。

時度律仲遠軍次洛陽○北史洛作晉。

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通鑑作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

北齊書卷一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二

神武下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癸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而人有從東來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擒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鷟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魏帝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恕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襟右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恆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瑾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賈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幷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書自明忠款曰臣爲陛佞所閉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尒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千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餘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溫子昇草勅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晉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晉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覩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閉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遣爲王殺幽孝寶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隙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欷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廣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

境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朕鼎峙重崤。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勑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勑馬宣告曰。孤過尒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横爲斛斯椿誤構。以鉞節爲遣。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遷。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賴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恆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儁。神武使賈泰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退。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聞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陽。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綴則執龍爭。榮急便逃竄。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爲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恆農。遂西剋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餘。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喪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棄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荷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嶺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榮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翻垂欲成。化作鵝鵝子。好事者編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鵝鵝。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詔之胡荒。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據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鑾駕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婁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斯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選人廩。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緣稽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還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遣戶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三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迥觸曹貳龍衆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克上洛。四月乙酉。神武以幷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

在開倉賑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幷賑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蟜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帥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不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與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稱賀又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磧而還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側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狀節級相坐梃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二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已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幷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關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徹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遽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弘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隥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師庚辰還晉陽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黨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懸賚賑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口分配諸州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尒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並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幷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神武朝鄴景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間寡婦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搆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蝗陣鬬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鬬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蝗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驚並鳴士皆懽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巢亭樹世子使解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解律金作勅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爲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

耶曰然神武曰景事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願我能善養豈爲汝揚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解律金勃勃老公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勝遏兒模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慧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耶死亦何恨景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總衰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輼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敦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麾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苑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恩宥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盛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北齊書卷二

北齊書卷二考證

高祖神武皇帝紀下追濟州之軍○監本濟訛齊臣銓按上文有谷河東及濟州兵于白溝則齊乃濟字之譌從北史改

居尚書下舍○臣鏡按魏書作居尚書省北史與本書同

護軍祖榮贊焉○北史榮作瑩

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臣鏡按劉豐字豐生此云劉豐後多云劉豐生當由李氏刊削未盡者劉知幾史通謂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解律光之徒仍謂之解律明月此原本舛異非刊本之譌

十一月壬辰○臣鏡按通鑑考異魏帝紀十月壬辰敗于沙苑推長歷十月壬辰朔北齊紀十一月誤也

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踏藁跳侯船以歸○臣鏡按通鑑棄字上有喪甲士八萬人

高慎據武牢西叛○臣鏡按高慎之叛蓋由高澄徵還北齊紀傳俱不及北史詳之

三年○臣鏡按通鑑大同七年高歡命諸州釀河及津梁置倉積穀大同七年乃與和三年也本書及北史俱不載見隋志

潘相樂○臣鏡按潘樂字相貴本書及北史通鑑多稱相樂未審

至南盛梁國○北史盛作和

北齊書卷二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三

文襄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爲渤海王世子就杜洵讀學敏悟過人洵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簡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幷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閑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凝滯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燕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絜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牓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頼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頼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讒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爲信然謂可誘而致乃遣景書曰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待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一餐者便致扶輪之効況其重於此乎常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相託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況閨貧杖行歌便以狼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彊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取救於宇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爲無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謀想自覺知圖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但禮由權奪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剋復即欲乘機席卷縣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且令還師待時更舉今寒膠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恩上下勠力三令五申可赴湯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人負我不我負人當開從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來朝垂棨還闕者即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今王思政等皆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脫能剋之想有餘力即相加授永保疆場君門眷屬可以無患寵婁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共成親好君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衆衆不以爲彊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逆之禍覆宗絕嗣自貽伊戚戴天履地能無愧乎孤子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未知此語爲虛爲實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僕鄉一布衣本乖藝用出身爲國綿歷一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拊援鼓枹北面相抗者何哉實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閉書未遑斧鉞已臨既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委冀申鄙情而羣帥恃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懷存二版舉目相看命懸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拘秦送地豈樂爲之禽戮惡死人倫

好生僕實不辜桓莊何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勠力同心共樊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厲行而已福被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祿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嚼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嘗似敎僕實叅仲而哀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彊身危如累卵然億兆夷人卒降十亂紛之百克終自無後賴川之戰卽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啓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道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蓂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雄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遍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精新剋日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切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狗意於前塗不覺坑穽在其側去危就安今歸正朔輸福爲福已脫網羅彼當嚼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剋復中原荆襄廣頼已屬關右項城縣氐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見援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燕衛趙晉足相偉祿齊曹宋燕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禰之業各保疆疇聽享歲時百姓乂寧四人安堵執若驅農夫於壟畝抗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克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禍心未識大趣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糞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敎之無損復加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數曲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爲讐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能述王覽書問誰爲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王欲開景於梁又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與圖南爲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壬申東魏主與王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爲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王嘗侍飲舉大觴曰臣潛勸陛下酒東魏主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之三拳奮衣而出薛道季舒入謝東魏主賜季舒綵季舒未敢卽受啓之於王王使取一段東魏主以四百匹與之曰亦一段耳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三月辛亥王南臨黎陽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百僚以相戒勵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又令朝臣牧宰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務得其才不拘職業六月王巡北邊城戍賑賜有差七月王還晉陽辛卯王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齊受禪追謚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謠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燈滅識者以爲王將殂之兆也數日前崔季舒無故於北宮門外諸貴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聲甚摧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將蘭欽子京爲東魏所虜王命以配廚欽請贖之王不許京再訴王使監廚奢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爾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王居北城東柏堂莅政以寵瑱邪公主欲其來往無所避忌所有侍衛皆出於外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王曰小人新杖之故嚇我耳將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百官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却京聞之實刀於盤冒言進食王怒曰我未索食爾何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王自投傷足入于床下賊黨去床因而見殺先是訛言曰軟脫帽床底喘其言應矣時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入而討賊擒劉京等皆漆其頭祕不發喪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

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出於東魏孝靜紀其間與侯景往復書見梁蕭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次蓋雜取之以成此書非正史也

北齊書卷三

北齊書卷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四

文宣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怪之初高祖之歸尒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時尚未能言歛然應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類兄下鱗身重踝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阿禿師帝曾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騎偽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衆與彭樂敵樂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遠陽山獨見天門開餘人無見者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餘斬鞫賊而漆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焉乃赴晉陽親總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陽王坦爲太傅潘相樂爲司空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梁齊州刺史茅靈斌德州刺史劉領隊南豫州刺史皇甫亶等並以州內屬十二月己酉以幷州刺史彭樂爲司徒太保賀拔仁爲幷州刺史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顧以州內屬辛酉魏帝爲世宗舉哀於東堂梁定州刺史田聰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內屬戊辰魏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甲戌地亙于國遣使朝貢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戶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既爲王夢人以筆點己額旦以告館客王昙哲曰吾其退乎昙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當進也夏五月辛亥帝如鄴甲寅進相國總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冊命曰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爲大列晷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然則皇王統曆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爲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國爲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業康邦夷難道格宮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出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實廣相猷雖冥功妙實兢絕言象撰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虛受王撫風初舉建旗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恥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總參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寢跡松塞無煙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逖矣炎方通違正朔懷文曜武授略申規淮楚連城潰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關覬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鴟跱偏師纔指渙同氷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雷迴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略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絕南疆搖蕩邊垂亟爲塵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陬盡落其至如雲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族廣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攜叩款稟帛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行鳥逝候來忽往既飲醇醪附同膠漆氈裘委仞奇獸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讎爰揔椒蘭飛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乂寧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匆尚相投庇如鳥遷山猶川赴海荊江十部俄而獻剖乘此會也將混來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不停筆既連百木兼旱九尾素過秦雀蒼比周烏此又王之功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

禮云樂云鍾沉俱振輕徭薄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勳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畢入佐出內之任王宜總之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綏律蹈禮軌物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所由是用錫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翼振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奔走委質是用錫王朱戶以居王求賢選衆草萊以盡棟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鷙抑揚千品毅然之節簡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制極幽顯糾行天討罪人斯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顧鴟張罔不殫殪是用錫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哉其祇順往冊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顯命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景辰下詔曰三才剖判百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徵鬼庶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譬於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圮盜名字者遍於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剋翦多難重懸日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勳巨業無得而稱遠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運安遠服海內晏如國命已康生生得性迄相國齊王緯文經武統茲大業盛徵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八方故百僚師師朝無秕政網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跧地懷人百城奔走闕龐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貢伊所謂命世應期實撫千載禎符雜遝異物同途醜類填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靜言大運欣於避賢遐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其可昧與誓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別宮歸帝位於齊國推聖與能妙符前軌主者宣布天下以時施行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冊曰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興人非一姓昔放勳叡世沉毅屬子重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晰千古豈惟衰有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混一萬寓迄於正光之末奸孽乘權厥政多僻九域離盪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羣逆滔天劉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舉麾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翦滅黎毒匡我墜曆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勦凶權外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昭武追變夤微自擧跡璠旗頌歌總集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愈遒威靈斯暢則荒遠奔馳擧略所播而隣敵順款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眄之閒無思不服圖謀潛蘊千祀彰明嘉禎幽秘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啓興邦之迹蒼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遵巡靜言愧之坐而待旦且時來運往嬗變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改伯禹不容於北面況於寡薄而可黜賢是以仰協穹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於王天祿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祇承曆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斯年千萬豈不盛歟又致璽書於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又詔書令高隆之率百寮勸進戊午乃即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曰皇帝臣紘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廢興迭用至道無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天揖讓考歷終歸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去之世道橫流蒼生塗炭賴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掃絕羣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勳光宇宙文襄嗣武克構鴻基功浹寰宇威陵海外窮婁懷音西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顛運是則有大造於魏室也魏帝以下世告終上靈厥德欽若昊天允歸大命以禪於臣洋夫四海至公天下爲一總民宰世樹之以君既川岳啓符人神效祉羣公卿士八方兆庶僉曰皇極乃顯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可以暫虛遂通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兆民之上雖天威在顏咫尺無違循躬自省實懷祇惕敬簡

元辰升壇受禪。肆類上帝。以答萬國之心。永隆嘉祉。保祐有齊。以被於無窮之祚。是日。京師復赤雀。獻於南郊。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詔曰。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齊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虛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九鼎行出。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傳亡則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踰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曆數。爰念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有懷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外壇告天。赤雀效社。惟爾文武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克隆大業。永言誠節。共斯休祉。思與億兆同始。兹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爲天保元年。其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義夫節婦。旌賞各有差。已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食邑萬戶。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公。邑一千戶。奉絹萬匹。錢千萬。粟二萬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詔追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妣爲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祖宗之稱。付外速議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詔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及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勒長吏。厲以廉平。興利除害。務存安靜。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條得失。還以聞奏。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己卯。高麗遣使朝貢。辛巳。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拙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遭厲惟新。思蠲往弊。反朴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又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脩治廟宇。務盡褒崇之至。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詔曰。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齊州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海可並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並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慰遣存亡。又詔封宗室高岳爲清河王。高隆之爲平原王。高歸彥爲平秦王。高思宗爲上洛王。高長弼爲廣武王。高普爲武興王。高子瑾爲平昌王。高顯國爲襄樂王。高敬爲趙郡王。高孝緒爲循城王。又詔封功臣庫狄干爲章武王。斛律金爲咸陽王。賀拔仁爲安定王。韓軌爲安德王。可朱渾道元爲扶風王。彭樂爲陳留王。潘相樂爲河東王。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爲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爲平陽王。定州刺史湝爲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爲常山王。冀州刺史渙爲上黨王。儀同三司淯爲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爲長廣王。湜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淹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爲皇太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厚狄干爲太宰。司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爲司空。辛卯。以前太尉清河王岳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壬辰。詔曰。自今已後。諸有文啓論事。并陳要密。有司悉爲奏聞。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州死罪已下。餘州死降徒流已下。一皆原免。秋七月辛亥。詔尊文襄妃元氏爲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詔封文襄皇帝子孝瑜爲河間王。孝瑜爲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爲尚書令。又詔曰。古人鹿皮爲衣。書囊成帳。有懷威德。風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爲畜積。命宜悉出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脩立鄉序。廣延髦俊。敎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依舊銓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脩立。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審審若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祿。待以不次。又曰。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闕

無墜猶恐緒言遺奏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傍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錄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爲律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詳究遺治之方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使無遺九月癸丑以散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詔樂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爲樂王庚午帝如晉陽拜陵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冬十月己卯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幷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癸未茹茹國遣使朝貢乙酉以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幷州刺史段韶爲尚書右僕射景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率衆至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甲寅樂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庚午還宮十二月丁丑茹茹庫莫奚國並遣使朝貢辛丑帝至自晉陽二年春正月丁未樂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有事于圜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于東郊乙酉前黃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邊有事於太廟甲戌帝巡幷於城東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壬寅茹茹國遣使朝貢三月丙午襄城王淯薨己未詔樂承制湘東王繹爲樂使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樂臺總百揆承制樂交州刺史李景威樂州刺史馬嵩仁義州刺史夏侯珍治新州刺史李遵等並率州內附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閏月乙丑室韋國遣使朝貢五月景戌合州刺史斛斯徵攻剋梁歷陽鎮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是月侯景廢梁簡文立蕭棟爲主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爲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貢癸酉行臺郎邢景遠破梁龍安戍獲鎮城李洛文己卯改顯陽殿爲昭陽殿九月壬申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爲白戶癸巳帝如趙定二州因如晉陽冬十月戊申起重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僭即偽位於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甲山王殂

三年春正月景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獲雜畜十餘萬分賚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東爲民二月茹茹主阿那瓌爲突厥所破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發注子庫提並擁衆來奔茹茹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使持節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樂爲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及行臺辛術率衆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爲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景申室韋國遣使朝貢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丁未帝至自晉陽乙卯帝如晉陽九月辛卯帝自幷州幸離石冬十月乙未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干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即帝位於江陵是爲元帝遣使朝貢十二月壬子帝還宮戊午帝如晉陽

四年春正月景子山胡圍離石戊寅帝討之未至胡已逃竄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歸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己丑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遣茹茹主鐵伐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爲主夏四月戊戌帝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帝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從西道趣長堅詔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黎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水倍道兼行掩襲契丹甲辰帝親踏山嶺爲士卒先指麾書夜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雜畜數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露頭袒膊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丁未至營州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茹茹茹茹國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茹茹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州給其羸餘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咸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揩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十餘萬遂平石樓石樓絶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是月周文帝廢西魏主立齊王廓是爲恭帝三月茹茹蠕蠕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節度除名夏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恆州黃瓜堆虜騎散走時大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遇茹茹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不追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蠕蠕辰婁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衆東徙將南侵帝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茹茹聞而遽遁秋七月戊子蕭愼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北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貢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太保司空尉粲爲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爲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爲尚書左僕射乙亥儀同三司元旭以罪賜死丁丑帝幸晉陽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爲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共推晉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建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衆軍渡江剋夏首送梁郢州刺史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貞陽侯蕭明爲梁王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渙率衆送之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羅交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梁鎮北將軍侍中荆州刺史宋臺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郢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尅譙郡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尅東關斬梁將裴之横俘斬數千景申帝至自晉陽封世宗二子孝珩爲廣寧王延宗爲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聽獄決訟夏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丁卯儀同蕭軌克梁晉熙城以爲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貢梁反人李山花自號天子逼魯山城五月乙酉鎮城李仲侃擊斬之庚寅帝至自晉陽蕭明入于建鄴丁未茹茹遣使朝貢六月壬子詔曰梁國遷禍主喪臣離遏彼炎方盡生荆棘興亡繼絶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禮既備分義方篤越爲之恩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反國以禮發遣丁卯帝如晉陽壬申親討茹茹甲戌諸軍大會於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內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戊寅梁主蕭明遣其子童兼侍中裴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壬午及於懷朔鎮帝躬當矢石頻大破之至沃野獲其俟利藹焉力婁阿帝吐頭發郁久閭狀延等幷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頭茹茹俟利郁久閭李家提率部人數百降壬辰帝還晉陽九月乙卯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王僧辯殺之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爲主辛亥帝如晉陽十一月丙戌高麗遣使朝貢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並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率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東南道行臺趙彥深獲秦郡等五城戶二萬餘所在安輯之己亥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達摩爲霸先攻逼以石頭降十二月戊申庫莫奚遣使朝貢是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恆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而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按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率衆擣江夏四月乙丑儀同婁叡率衆討魯陽蠻大破之丁亥詔造金華殿五月景申漢陽王洽薨是月帝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之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並沒士卒散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是年脩廣三臺宮殿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庚申帝如晉陽九月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冬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是月發山東寒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遣奪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帝殂十一月壬子詔曰崐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爲

池是稱赤縣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擘分十二水土既平遷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日月纏於天次王公國於地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秦政鞭撻區寓罷侯置守天下爲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損益難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槃張晉趙豕突燕秦網紀從茲而頹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錄實諒足爲煩損害公私爲弊殊久既乖爲政之禮徒有驅羊之費自爾因循未遑刪改朕寅膺寶曆恭臨八荒建國經野務存簡易將欲鎮躁歸靜反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刊正傍觀舊史逖聽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多古今爲最而丁口減於曩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馭俗調風示民軌物且五嶺內賓三江迴化拓土開疆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今所併省一依別制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又制刺史令盡行兼不給幹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蟹蜆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饗鶴俱亦禁絕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爲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爲司空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楊愔爲尚書左僕射以幷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爲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勑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民劉向於京師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廣寧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釐酒肉而已嘗祼風雨司民司祿雹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是月周冢宰宇文護殺其主閔帝而立帝弟毓是爲明帝冬十月乙亥陳霸先弒其主方智自立是爲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己丑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虫草木三月丁酉帝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入於周五月辛巳尚書令長廣王湛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爲尚書左僕射甲辰以前尚書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秋七月辛丑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蠡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八月乙丑至自晉陽甲戌帝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內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氷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羣臣並命賦詩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並進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爲梁主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爲梁主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爲太師司徒尉粲爲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大司馬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司徒是月起大莊嚴寺是年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衛州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景辰帝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鄴州遣使朝貢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爲司空侍中高陽王湜爲尚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城王浟兼大尉封皇子紹廉爲長樂郡王五月癸未詔始平公元世寧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特進元韶等十九家並令禁止六月陳武帝

殂兄子殤立是爲文帝秋八月戊戌封皇太子紹義爲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卯詔諸軍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晉陽是月使鄴懷則陸仁惠使於蕭莊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凡諸凶事一依儉約三年之喪雖曰達禮漢文革叛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還京師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爲文宣廟號顯祖帝少有大度志識沉敏外柔內剛果敢能斷雅好吏事涉知終理劇處繁終日不倦初踐大位留心政術以決獄下公道爲先或有違犯憲章雖密戚舊勳必無容貸內外清靖莫不祗肅至於軍國幾策獨決懷抱規模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跱諸夷未賓修繕甲兵閱練士卒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之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克捷嘗於東山遊獵以關龍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御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伐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沈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遊於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駝騾牛驢不施鞍勒盛暑炎赫隆冬酷寒或日中暴身去衣馳騁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婬分付從官朝夕臨視以爲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沉酗既久彌以狂戾至於末年每言見諸鬼物亦云聞異音聲情有懽芥必在誅戮諸元宗室咸加屠勦永安上黨並致寃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蒨之等皆以非罪加害嘗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即殞又在三臺大光殿上以鐵鏁都督穆嵩遂至於死又嘗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韓悉無罪忽於衆中喚出斬之其餘酷濫不可勝紀朝野憯憎各懷忿毒而素以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彊記百寮戰慄不敢爲非文武近臣朝不謀夕又多所營繕百役繁興舉國騷擾公私勞弊凡諸賞賚無復節限府藏之積遂至空虛自皇太后諸王及內外勳舊愁懼危慄計無所出暨于末年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蘗成災因而致斃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嬗業內外協從自朝及野翕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葬月玄運集己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嬰國弗永實由斯疾胤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贊曰天保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膺帝錄勢叶謳歌情毀龜玉始存政術聞斯德音罔遵克念乃肆其心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北齊書卷四

顯祖文宣皇帝紀而使甲騎馳攻之○臣鏡按毛氏本使字下有彭樂率三字北史亦有

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辛酉北史作庚申臣荃按魏孝靜三月庚申進齊郡王高洋爲齊王疑從北史爲是

往者文襄皇帝所建築邕石經○建北史作運臣荃按下文云即宜移置學館疑次修立是文襄但運石經未嘗建立疑從北史爲是

乙酉前黃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邊○臣荃按元世寶彭貴平事北史不載

冬十月乙未至黃櫨磯仍起長城北至社干戍○臣鏡按毛氏本作社干通鑑作社平胡三省註齊紀作社子

逆平石樓○元本逆譌遵從南監本改

虜不過走進擊之○北史無不字

率輕騎赴金山下擊之○金山通鑑作金川

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北史通鑑並作嗣徽

物進廉爲前先攻通以石頭降○臣鏡按通鑑進廉遣使請和於前先且求貨子前先乃以從子晏郎等爲質與齊人盟于城外將士恐其南北則進廉未降也當是齊陳進廉而以降爲非耳陳書亦云進廉遣侯子欽劉士榮等請和通鑑載齊陳進廉於十二月辛酉之下

自扉洛拔而東至于塢乾戍○北史同通鑑拔作枝塢作鳴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五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耶常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讀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學堂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簞屋稱貞柳下壞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一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癃病不堪雖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爲太尉以司空段韶爲司徒以平陽王淹爲司空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廉爲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癸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幷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並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以下降免各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左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爲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浟爲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裏大丞相常山王規笨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豫光青九州往因蝗水頗傷時稼遣使分塗聽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令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並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眛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驛至晉陽宮殺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爲巢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諡閔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從而尤之曰殷家第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帝曰尊時但尊慎勿殺也

北齊書卷五

廢帝紀文寶登鳳臺○北史作金鳳臺。

改封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爲范陽王○監本脫廣陽王三字。今從南監本及北史補。

令食一郡○臣鏡按北史令作全。蓋全食濟南一郡也。北史是。

北齊書卷五考證

北齊書卷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六

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爲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覆同軌以爲能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恆壯其所爲焉聰敏過人所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禮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閤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業重舊也如此天保初進爵爲王五年除幷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數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時文宣溺於遊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沉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爲不可帝不從因閉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爲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脅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筆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爲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勅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驚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內懷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大司馬錄幷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時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徵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數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出臨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尊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侍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恩効廢帝性吃訥緊急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去逼而已高歸彥勃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典考核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爲立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又詔譽正之士並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閔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浟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

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讀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遷石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勸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勸人有堪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胥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賈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廣狄干故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二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總入晉陽宮十二月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圜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浟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己酉野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遠今嗣子沖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尚書僕射上黨王統兹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聞聽覽是月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靖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喪崇留心政術閑明練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勗勵輕傜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

尋訪問左右冀獲直言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遣俾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鵂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還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斷有謀于時國富兵強將雷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爲進取之策遺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與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倘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雠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禮厭之事或煑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騎槫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釁武以厭之有冤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床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手書云宜將吾妾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翕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朞月遽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變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稱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鷹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咎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

孝昭皇帝紀論曰神武平定四方○臣荃按此論自高祖平定四方以下一百五字與文宣帝紀後論一字不易詳其文義似宜在此篇之後

北齊書卷六考證

畢居墓側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葬前葬及臨葬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實懷兼幷之志經謀宏遠實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閒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北齊書卷六

北齊書卷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七

武成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爲帝聘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曰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爲王拜尚書令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疎忌以帝爲大司馬領幷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勸三奏乃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爲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爲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以豫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爲尚書左僕射以幷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大赦內外百官普加仇級諸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詔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太傅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爲司徒詔散騎常侍崔暹聘于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爲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歸彥據州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擒之乙未斬歸彥幷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以司空婁叡爲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子少傅魏收爲兼尚書右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附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乙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夏四月幷汾京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閑位之苑迴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齊州言濟河水口見八龍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恆州分爲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賁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己未周軍逼幷州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太師彭城王浟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爲司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爲錄尚書事以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爲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舉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娘子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緯爲

南陽王綽爲東平王。是月鮮卑堙子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並出。使其將尉遲迥寇洛陽。楊標入馭關。檀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檀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楊標。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檀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薨。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陽。免洛州經圍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已下囚。己巳以太師段韶爲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幷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靺鞨新羅並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湝爲大司馬。辛未幸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卯詔減百官食禀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兗瀛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渤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戶禀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營屋見物隱於殿庭。如赤漆鼓。帝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絶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主。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還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梁子倫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倫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怒失之。倘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北齊書卷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八

後主　幼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綽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幷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王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寧二年正月景戌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清四年爲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庚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爲太尉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孝高使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文宣諡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景戌春正月辛卯祀圜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有差景申以更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與聖寺以旱故降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仁弘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月己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湝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徙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癸巳祫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蘇羅國並遣使朝貢於閼爲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三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各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燒西廂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雹晦晝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西河王仁韜爲樂浪王仁儉爲頴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統爲丹陽王仁曠爲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爲尚書令幷省尚書左僕射裴遵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爲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叡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綰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勅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甲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幷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賦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庭

四年正月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爲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

皇帝幸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槐是月蠆尾見于東井秋九月景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錄尚書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素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勞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內外百官幷加兩級戊寅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被庭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幷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癰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皆免刑爲官口又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龍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丁酉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幷省尚書令辜定遠爲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幷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爲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爲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幷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幷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爲錄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爲太師景子降死罪已下囚閏月戊戌錄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爲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爲司空甲辰以皇子恆生故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爲城陽王彥康爲定陵王彥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詐稱國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恆爲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曲降幷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諡號爲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使於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錄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尉幷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開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賊之獲刺史楊敦秋七月庚午太尉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即日誅領軍大將軍厙狄伏連侍書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左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湝爲太宰馮翊王潤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幷州界內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錄尚書事庚午以錄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爲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王二月己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幷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是月勅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荊山公豐樂八月庚

貴嬪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大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王浟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勑付史閣。後改爲脩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遣使朝貢。於周爲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幷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叡使於陳。是月。鄴都幷州並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爲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錄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平之。庚辰。車駕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大司馬太尉衛普薩爲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壝蘠之內。忽有車軌之轍。按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珍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珍略戰沒。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錄尚書事高阿那肱爲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九月。校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彫虎。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右丞相。是歲。高麗靺鞨並遣使朝貢。突厥使來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至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恩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恩好。恩好投火死。焚其屍。幷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爲錄尚書事。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爲其形。以厭。庚午。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勱爲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妖賊鄭子饒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陽休之爲尚書右僕射。癸卯。赦。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纔火船焚浮橋。河橋絕。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遁。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爲司徒。斛律阿利羅爲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晉屋拔樹。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庚申。司徒趙彥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潦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鄴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雞棲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武帝來救晉州。庚申。戰于城南。我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傾百賦。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幕容螭蚖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軍。王孝珩爲右延宗入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

幸城南軍勢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還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彭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歸卽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解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庭分請帝親勞爲帝撫髀且曰宜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旣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羣臣各具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璽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恆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卽皇帝位時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帝爲太上皇帝后爲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穆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幷皇后攜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長顒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旣至青州卽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皇急將遜於陳置金寶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幷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温國公至建德七年薨與宣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賜休之陳德信等啓大丞相請公請收葬魏之葬長安北原洪濟川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講論其言語雜鄙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卽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錄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貶損唯諸威設賞以此爲儉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瑕邪王舉兵人告者謀云厙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算乃益驕縱威福無慙之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聞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羣鳳盡殺之或剝人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萬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趣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宮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鞮戶歌舞人見鬼人遊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遷判文書各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匹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脩文臺其規模諸宮中起鏡殿寶殿瑤珥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恆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弊無時休息盡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傷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錯以銀鋣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觀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遵遙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駿龍遵遙者也犬於馬上殿褥以抱之鬬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粱粟幹鷹之人養者稍劃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嘗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爲羌兵鼓噪陵之覩率內豪臨拒或實增

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驟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晉一夜索蝦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朔徹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賦斂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遣鄉官亦多降中者故有勑用州主簿勑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絶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羣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焉至於南面則善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羣陰危側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音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學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屠雪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己出遂有虛劒事非憲典聽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承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主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眷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妳媪屬之以麗色淫聲縱諸讒諛之輩恣朋淫之好諂曰從惡者勝盡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惟輕外吐綸綍威福風靡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齒無厭賣獄鬻官漢鑒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漫瀾之萌俄覩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棄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擯宇文如反掌滍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改能氣振西陲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廣樂推之會地居當壯遂運魏鼎懷韜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綱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蠻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爲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善終幸也嵐嗣不承宜哉孝昭地遘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一函夏享齡不永勳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卽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繼湯已墜洎乎後主外內朋離衆潰於平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揆擢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輜稅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擾物益己彫牆峻宇甘酒嗜音酺肆遍於宮闈禽色荒於外內偉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奚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嬖媚擅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剖棘於忠良棟位加於大馬魏邪並進法令多閑持祿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戒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欺指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抗前敖之師五世榮基一舉而滅豈非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遠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爲惡以促之欲求大廈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北齊書卷八

北齊書卷八考證

後主紀以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尉解律光爲大將軍○一本太尉上又有太尉二字。臣銓按尉景傳。粲襲爵。位司徒太傅。無爲太尉事。且下文云。東安王婁叡爲太尉。亦無兩人並爲太尉之理。考武成紀。河清三年冬十二月。以解律光爲太尉。是太尉二字。當屬下句讀。爲字下疑脫太傅二字。

二年景戌○臣銓按本書體例。無本年之下書干支者。景戌二字疑衍。

四年正月○北史月下有壬子二字。

從官碍死者六十人○通鑑碍作礙。

論曰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北史道字上有體大二字。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臣鯤按徵卒於貞觀十七年。而北齊書成於貞觀十年。無預修魏徵之理。當是後人從北史錄入耳。

帝嘗賦詩令和之賦未就也○北史賦作言。

北齊書卷八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一

神武婁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神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彊族多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己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恆參預及拜渤海王妃關關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舉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歎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廣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類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還於茹茹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己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褲手縫戎服以帥左右第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進爲太妃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爲皇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詔輔政琢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廢立孝昭即位復爲皇太后孝昭帝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年春太后寢疾衣怒自舉用巫媼言改姓石氏四月辛丑崩於北宮時年六十二五月甲申合葬義平陵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蠟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婁城博陵二王夢風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帝女婿白鞘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於昆季次實九盡其徵驗也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妹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爲世子三日而孝靜帝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疋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兩公主文宣受禪尊爲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及天保六年文宣漸致昏狂乃移居於高陽之宅而取其府庫曰吾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女婦無親疎皆使左右亂交之於前以萬爲組令魏安德主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苦辱之帝又自晏譽以示羣下武平中后崩祔葬義平陵

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爲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固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勳貴之援帝竟不從而立后獨帝好攣搳嬭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爲可賀敦皇后孝昭即位降居昭信宮號昭信皇后武成踐祚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愾曰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撾撻之號天不已血以綉囊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檐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性愛佛法因此爲尼齊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襲女也初爲常山王妃天保末賜姓步六孤孝昭即位立爲皇后帝崩梓宮之鄴始渡汾橋武成閤后有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閤人就車頻孚降居順成宮武成既殺樂陵王元被閉隔不得與家相知宮闈內忽有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兄書信元襲由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帝作相放還山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氣蘆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選爲長廣王妃產後主日鵲鳴於產幔上武成崩尊爲皇太后陸媼及和士開密謀殺趙郡王敏出襄定遺高文遙爲劇史

和陸韜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與諸閹人褻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與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床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讀日夜與曇獻褻處以獻爲昭玄統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爲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幷殺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本過大風舍人魏僧伽明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急彎弓纏矟馳入南城令鄧長顒幽太后北宮仍有勑內外諸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復迎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敘鄭莊公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爲愧齊亡入周恣行姦穢隋開皇中殂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爲皇太子妃後主受禪立爲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悅光詐稱生男爲之大赦光誅后廢在別宮後令爲尼齊滅嫁爲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龍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深以爲愧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爲弘德夫人進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媛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爲皇后陸媛既非勳立又意在穆夫人其後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喚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恩之每致物以通意後與斛律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後亦改嫁云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妬踪輕霄面爲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爲舍利大監女侍中陸大姬知其寵養以爲女薦爲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恆於時後主未有儲嗣陸陰結侍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時皇后斛律氏丞相光之女也慮其懷恨先令母養之立爲皇太子陸以國姓之重穆陸相對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爲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王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爲穆后之瑞焉武成時爲胡后造真珠裙所費不可稱計被火所燒後主既立穆皇后復爲營之屬周武遣太后喪詔侍中薛孤康買等爲弔使又遣商胡齎錦綵三萬疋與弔使同往欲市真珠爲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晉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陸惠略提婆詔改姓爲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既以陸爲母提婆爲家更不採輕霄輕霄後自瘞面欲求見太后陸媛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北齊書卷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浟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淯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浚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淯
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尒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浟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尒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浚鄭氏生馮翊王潤馮氏生漢陽敬懷王洽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己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時問於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爲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襲爵有氣力善騎射爲文襄所愛文宣性雖懦每參文襄有時涕出浚常責帝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爲青州刺史頗好畋獵聽明矜恕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爲王文寬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祚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離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稱謝疾不至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戚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置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敕誡令浚和之浚等憧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廣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渙每下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提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用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敕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紹以彭城王浟第二子準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遷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爲王歷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衛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酖終遷葬鄴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浟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浟書見浟筆迹未工戲浟曰五郎書盡如此恐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浟正色答曰昔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盡八歲矣毅甚慚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賫糧食浟纖介知人閒事有臨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葵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曰食雞葵何不還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浟乃詐爲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浟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賊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遘

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疏薄淑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遷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淑未蒞悉斷遣別駕羊倫等恐犯權威乃諧閽諮陳淑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威爲言倫等慚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葬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錄尚書事淑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子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淑擒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車駕巡幸淑常留鄴河清三年二月畫益田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淑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淑第至內室稱勅牽淑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淑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淑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淑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淑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鼓吹班劍百人諡曰文宣廟庭配饗高祖廟庭

上黨剛惠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俶儻不羣雖在童幼恆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閉宮中讀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凌犯郡縣爲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爲當之乃使厚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濕河而度士人執以送帝鐵龍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獨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

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孤至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勅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飭諸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寒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閫汝是誰家執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爵位終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淯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眷嘉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羣小驕犬少年唯襄城廣寧劉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先從馮翊太守太尉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單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受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常令湝鎮晉陽總幷省事歷司徒太尉幷省錄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幷州刺史別封平正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摸其新靴靴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城外諸軀以靴示之諮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軀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誣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湝頻牧大藩雖不潔己然寬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繈篡號於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羣公勸進權主號令事軍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啓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幷赦詔湝並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遠宗社顛覆今日得死

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猶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訖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晏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恍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爲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事子智璨嗣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爲羸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倉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大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擅發隱僞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迥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優寵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衷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勅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橫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迥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領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爲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爲後

北齊書卷十

彭城景思王浚傳有臨沃縣丰饒侯邑○毛氏本沃作洨。臣鏡按前漢志千乘郡下有臨沃縣。魏書地形志同。

其母崔氏卽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子○南監本及北史子俱作姊。臣鏡按魏收傳云。娶其舅女崔昂之妹。此云收之內妹。則昂從父之女也。子字不誤。

華山王凝傳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臣銓按天保止十年。五字應是衍文。

北齊書卷十考證

北齊書卷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瓌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閒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勅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勅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櫂艘於舟上數集諸第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玩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武成常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數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數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尒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絶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頼川王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書於廳事壁自薆一蒼鷹兒者皆以爲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絶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稍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幷州獨孤永業領洛州兵趣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顧尉相願同謀期正旦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顧自遊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詐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孝珩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高緯恐其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騎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劇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顧算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薨歸葬山東從之尊卒令還葬鄴

河閒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以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冑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逼拜幷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閒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戚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稍幡數百帝聞之以爲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睚眥曰孝琬嘗作

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幷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督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膠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堪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數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鴆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臧免官及討定州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士深二十以安之書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隱罰武成賞其功命買讓爲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日盡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己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閒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衛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賭穢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檛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

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閒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撾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盲大冢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幷州又聞周軍已入� 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幷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幷州阿兄自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略提婁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幷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暴弱政由宦豎貴結讎嫌竝起疆埸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很見推逼今便祗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干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笑之乃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覆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幷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咽衆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擲秩投甎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倘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英蔡寨連延長皆死於陣阿干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晉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燄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斫刺死者

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穆人舊擊幾中穆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勝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鬚者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幾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墨書見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爲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見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勅守幷州明日建鼻號不聞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彊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湝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誅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攬袂泣而不言皆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起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保定中爲廣州士曹閱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太守鄭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資其國家幼長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北齊書卷十一

北齊書卷十一考證

安德王延宗傳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北史作那盧安得明年李起收殯之○北史起作紀

我保定中爲廣州士曹○北史保定作武定臣荃按魏世無以保定紀年者應從北史爲是

北齊書卷十一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陽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瑕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鳥紹德曰你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遊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爲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後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飲擅置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赴幷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卒長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鹽州刺史裴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幷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顏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過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太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稱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己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遣至幽州閱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衆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赴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閉范陽城陷衆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物海封孝婉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遣妃書云爽狄無情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廁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晉陽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幷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勅字德胄封以奏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勅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逸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

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副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籍言百年太子也或言太原王紹德詔以襄成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隋開皇中卒幷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與汝南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幾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陽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二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爲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歔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爲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獵無度恣情彊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餉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纔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縶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蝎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蝎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轉長鷲閉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鷲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撻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嬸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勑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通住車去牛頓轅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鄰後此儀寖總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遺中貴騏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勑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誓更勑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恆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幷州儼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常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朔留連不覺曉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書見新冰早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常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慝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數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趨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娶事倘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宣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胜疆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閉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囊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宣奏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莊領軍庫狄伏連曰奉勑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勑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詐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剿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

坐著孫鳳珍宅上臣爲是婦翁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妙妙來迎臣即入見妙妙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刃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婁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遺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疆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盲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鄒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頊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帝曰頊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帝刀環亂築斃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勳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頊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輿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諡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儁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宜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勃聚貞於徽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河西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頼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頊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滕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以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德次賢錢胡太后以恪嗣頊邪王尋天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閑平然武藝英姿多堪傑侮雖咸陽賜劍覆敗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戮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匿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効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頊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剿絶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費

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北齊書卷十二

北齊書卷十二考證

汝陽王彦忠○陽監本訛南。臣銓按孝昭六王已有汝南王彦理。無一郡並封二王之事。從北史改。

范陽王紹義傳前卒長趙猛○北史卒長作長史。

紹義妃渤海封孝琬女○琬當作珣。孝珣封隆之之弟子也。

樂陵王百年傳。或言太原王紹德○舊本紹訛昭。從南監本改。

琅邪王儼傳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臣鏡按前南陽王綽傳云。綽兄弟呼父爲兄。後主乃儼兄。不知何亦同此稱。

北齊書卷十二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子叡　清河王岳子勵

趙郡王琛字永寶高祖之第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匡天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趙郡公食邑五千戶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熙二年除使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拔用人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貴結高祖將謀內討以晉陽根本召琛留掌後事以爲幷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九酋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決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薨贈高祖後庭高祖實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幽殷幷肆雲朔十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平天統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進爵爲王配饗高祖廟庭子叡嗣

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爲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嬪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甥兒何因倒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爲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爲休務一日叡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高祖親送叡至領軍府爲叡發喪舉聲殞絕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皇后慰勸敦譬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象長齋至于骨立杖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臥起日夜說喻之幷勑左右不聽進水雖絕漬漱午後輒不肯食由是高祖食必喚叡同案其見愍惜如此高祖崩哭泣歐血及壯將爲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叡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方從婚冠猥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爲之惻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武定末除太子庶子顯祖受禪進封爵爲南趙郡王邑一千二百戶遷散騎常侍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叡留心庶事糾擿奸非勸課農桑接禮民儁所部大治稱爲良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與冰倍道追送正直日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謂得冰一時之要叡乃對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非追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遷還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饑病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管伍督帥監領強弱相持通善水草即爲停頓分有餘糒不足類以全者十三四焉七年詔以本官都督滄瀛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入年徵叡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燕北恒三州及陘推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積而擲井鑿鎚戴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車駕幸樓煩叡朝於行宮仍從還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榮其還乃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顯祖從容顧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吾用此長史何如演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賢禮物須拔進得嬋琄之榮選當委要之職自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居宜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尋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皇建初行幷州事孝昭臨崩預受顧託奉迎世祖於鄴以功拜尚書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子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狄之功封潁川郡公復拜尚書令攝大宗正卿天統中追贈叡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真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屬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

破裂嘔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襚錄尚書事突厥寇侵鞅至幷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斛節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五禮斛久典朝政清真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世祖崩葬後數日斛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幷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斛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斛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斛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況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斛斛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尼酒言訖便出其夜斛方寢見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床以臂壓斛頁久遂失所在斛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爲太后所殺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斛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斛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斛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青年後詔贈以王禮葬竟無贈諡嗣子整信嗣歷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脚卒不能行起終於長安琛同母弟惠寶早亡元象初贈侍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封陳留王諡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父靚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諡孝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也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沈深有器量初岳家于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移高祖於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聞行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衆之兵舉塵大呼橫衝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衛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爲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時尒朱兆猶據幷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辭引時實以爲僚屬論者以爲美尋都監典書復爲侍學除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諳京畿時高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立高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與和初世宗入總朝政岳出爲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日久素爲朝野畏服及出爲藩百姓望風攀慕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經漫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幷治療疾瘳復令赴職及高祖崩侯景叛世宗徵岳還幷共圖取景之計而梁武帝乘閒遣其貞陽侯明率衆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掎角聲援岳總帥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胡貴孫其餘俘馘數萬景乃擁衆於潁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回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餘如故別封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於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政所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甚有謀算城不沒者三板會世宗親臨數日乃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世宗以爲己功故實典弗弘也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蕭繹爲周軍所逼遣使告急且請援冬詔岳爲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六年正

月師次義陽遷荆州陷因略地南至鄂州獲梁州刺史司徒陸法和仍剋鄂州岳先送法和於京師遣儀同慕容儼據鄂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旋師岳自討寨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鼎鐘諸王皆不及也初高歸彦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彦內銜之而未嘗出口及歸彦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己更倚賴之歸彦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甚事後開巷歸彦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永巷但唯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疎岳仍屬顯祖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慙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彦就宅切責之岳憂懼不知所爲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爲賜鴆也朝野歎惜之時年四十四詔大鴻臚監護喪事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趙幽濟七州諸軍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黃鉞給輼輬車贈物二千段謚曰昭武初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幷畜戎器儲甲千餘領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之世宗敎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固不許及將薨遺表謝恩幷請上甲千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世宗廟庭後歸彦反世祖知其前譖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彦毀之開吾骨肉藉沒歸彦以良賤百口賜岳家後又思岳之功重贈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勸嗣

勸字敬德夙智早成爲顯祖所愛年七歲遣侍皇太子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勸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慮也尋追授武衛將軍領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內改封樂安王轉侍中尚書右僕射出爲朔州行臺僕射後主晉州敗太后從玉門道還京師勑勸統領兵馬侍衛太后時佞幸關寺猶行暴虐民間鷄猪悉放纍犬搏噬取之勸收儀同三司苟子溢狥軍欲行大戮太后有令然後釋之劉文殊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毀謗耶勸攘袂歸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衄今西寇已次幷州遽官多悉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內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此卒明日及誅亦無所恨王國家姻婭須同疾惡返爲此言豈所望乎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惙懼無有鬬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勸因奏後主曰今所虧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退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後主卒不能用齊亡入周依例授開府隨朝歷楊楚光洮四州刺史開皇中卒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污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附尊之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德同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清河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不辰易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烈適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贊曰趙郡英偉風範凝正天道無親斯人斯命赫赫清河于以經國末路小疵非爲敗德

北齊書卷十三

北齊書卷十三考證

趙郡王琛傳盜曰貞平○北史無平字.

清河王岳傳時年四十四○北史作三十四.

北齊書卷十三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六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子元海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普　昌樂太守豐山從兄伏護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以盛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瓌嗣天保初改封昌平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遷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退永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發豐爲長史幸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豐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食小小義取莫復長永樂至州豐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諡曰武昭無子從兄恩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殿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慶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兇暴橫行閭肆後入長弼黨事以聞爲事文宣並收捕付獄天恩黨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子元海襲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脩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圖自啓求歸像復本任便纔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將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情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爲皇太弟及陵祚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恆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厚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解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偽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兔翁四方側聽聚雍雍道人閉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兔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打鐘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幷州武成王先咨元海幷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豈我推誠之意耶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元海遂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策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讎殊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靜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悉族誅因遏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勢執豐樂斬歸彥算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僧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所譖被捶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幷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不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鄭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鄭城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謀及爲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

酣酒然本心非暴故終致覆敗恩宗弟恩好
恩好本浩氏子也恩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恩季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鷂入鴈羣宜恩好事故改名潘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胥光弁奉使至州恩好迎之甚謹光弁倨敖恩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幷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踈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刼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尊爲於東門光弁擊斬於西市駿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大爲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恩長亂階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鄰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既喬顇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慼行臺郎王行恩之辭也恩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相王倫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真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厙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恩好軍敗與行恩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霸布於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懽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恩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烹倫之於鄴市令內參射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恩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恩好子故奏有人經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恩好既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爲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閒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尋遘死滿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穆同營葬贈司徒碑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驕妬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爲太妃尊事二母以孝聞徽爲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初濟南自晉陽之鄴楊愔宣勅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楊燕等欲去二王閒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杖拒而不內歸彥聽之然後得入進向相閤永巷亦如之孝昭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即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鄴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既地居將相志意盈滿發言陵傲旁若無人識者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上亦尋以前翻覆之跡漸忌之高元海暴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右丞相登位今爲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乾和縉萬書日仍勑門司不聽輒入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勑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勑武職督將悉送至青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禪乾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衆虛入鄴爲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晏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別駕陳季璨中從事房子驎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並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暴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其

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縛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頷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距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爲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活帝命讓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衛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讀之幷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皆幘不安文宣嘗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遊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暨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於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帝以暨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爲暨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恆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又襲又少謹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爲太府少卿坐事卒

北齊書卷十四

北齊書卷十四考證

上洛王思宗○洛謂樂從本傳改

平秦王歸彥傳封長樂郡公○一本封字上有別字

北齊書卷十四考證

北齊書卷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七

竇泰　尉景　婁昭子敬　厙狄干子幹　韓軌　潘樂

竇泰字世寧大安撫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曾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爲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兩狀出庭觀之見雷光奪目駭而覺汗遂有娠期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擔鞋盞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尒朱榮以從討邢果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爲晉州請泰爲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禀遵待中東徹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勳戚居重雖無多計畧而百寮畏憚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諮云貴行壹去不回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諡曰武桓泰妻武明婁后妹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泰漢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以氏焉景性温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軍中仍共歸尒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爲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姨也以勳戚每有軍事與厙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賂發夫獲死者三百人厚狄干與景在神武坐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宦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婆桶戲之婆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婆桶何爲不剝公神武歡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許生活孰愛我止人上取爾剝天子飄神武笑不答改真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贓亡人見棄止使崔暹誚文裏曰諮阿惠兒富貴欲殺我耶神武聞之泣諮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聽爲騎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嘗之景悲風不動叫曰殺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脚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士相扶爲籍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賣文裏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憒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喘濕哭不聽打耶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遘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欒少歷顯職性麤武天保初封厙狄干等爲王欒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就宅問之隔門謂使者曰天子不封欒父爲王欒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勅欒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譬旨欒見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欒襲爵位司徒太傅薨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辯出千餘騎覘候出邕口登高阜西望遥見塵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回顧隋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善集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恆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禽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爲中軍大都督從破尒朱北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從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從神武入洛兗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横被殘賊其君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還司徒出爲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黄鉞太師太尉諡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子

仲遠嗣改封襄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爲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娶融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倉卒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第季略穆提嫈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恩好作亂提嫈令臨淮國郎中令告定遠陰與恩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叡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武帳內都督封披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得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侯叡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太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擅殺人爲尚書左丞宋仲羨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竟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庫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劃善無之西臘汙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邊因家朔方干樸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千余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賞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遣食景使騎追饋之時文帝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擾煩然清約自居不爲吏人所患遷太師天保初以干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勳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爲諸將所伏而爲性嚴猛曾詣京師魏讓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度諸公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慚時人稱善薨贈假黃鉞太宰給輼輬車諡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爲千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雒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子孫始並知書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敬伏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隋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暱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醯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凡有細過必深文陷害之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獎遺之士文至州發擿姦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妻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北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縣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未幾爲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妬譖之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君明士文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韓軌字百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性深沈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爲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尒朱兆於赤洪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彌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爲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勳庸歷登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

驃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諡曰肅武
皇建初配饗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
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擬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庭處
之貴要之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返披故紙
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
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
爲字及長寬厚有膽略初歸葛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尒朱榮爲別將
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爲鎮城都將從破尒朱兆於
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
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
追者在西不顧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嘗之以衆議不同而止改封金門
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檦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監等所築城深入
敵境欲棄之樂以虧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鎮河陽拜司
空齊受禪樂進置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峭陝遣其行臺侯莫陳
崇自齊子横趣虧關儀同楊檦從鼓鐘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衆禦之
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與從建州西趣崇遂遁又爲南道大都督
討侯景樂發石鼈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懷州樂復
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黃
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慤以清淨
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爲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
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授上開府隨大業
初卒

北齊書卷十五

賈泰傳本出清河觀津曾祖羅魏統萬鎮將○毛氏本曾作賈北史亦同
尉景傳景妻常山君○一本君字上有鄉字
婁昭傳昭亦早識人○北史人下有雄字
厙狄干傳○臣鯤按北史厙狄干傳後附厙狄士文蓋隋書酷吏傳此本倣
齊之書無下及之例今此傳全同北史明係本書亡闕後人取延壽之史增
入之故其體例不一也
韓賢傳字百年○南監本及北史百俱作伯

北齊書卷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八

段榮子韶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曆術專意星象正光初語人曰易云觀於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或問曰起於何處當可避乎榮曰構亂之源此地爲始恐天下因此橫流無所避也未幾果如言榮遇亂與鄉舊攜妻子南趣平城屬杜洛周爲亂榮與高祖謀誅之事不捷共奔尒朱榮後高祖建義山東榮贊成大策爲行臺右丞西北道慰喻大使還方曉晉所在下之高祖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所須軍資榮轉輸無闕高祖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邑八百戶轉授瀛州刺史榮妻皇后姊也榮恐高祖招私親之嫌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行相州事後爲瀛州刺史天平三年轉行臺州事榮性溫和所歷皆推仁恕民吏愛之初高祖將圖關右與榮密謀榮威稱未可及渭曲失利高祖悔之曰吾不用段榮之言以至於此四年除山東大行臺大都督甚得物情元象元年授儀同三司二年五月卒年六十二贈使持節定冀滄瀛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尉尚書左僕射謚曰昭景皇建初配饗高祖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謚韶字孝先小名鐵伐少工騎射有幹領才略高祖以武明皇后姊子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爲心腹建義初領親信都督中興元年從高祖拒尒朱兆戰於廣阿高祖謂韶曰彼衆我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強者得天下之心尒朱狂狡行路所見裂冤毀冥拔本塞源邙山之會播紳何罪殺主立君不脫旬期天下恩亂十室而九王紹昭德義除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高祖曰吾雖以順討逆率爾伐罪但鬬小在強大之閒恐無天命卿不聞之也答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尒朱外滅天下內失黎人知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鬬不肖失職貪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北軍潰攻劉誕於鄴及韓陵之戰韶督率所部先鋒陷陣尋從高祖出晉陽追爾朱兆於赤洪嶺平之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又從襲取夏州擒斛律彌娥突加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累遷武衛將軍後恩賜父榮姑臧縣侯其下洛縣男啓讓嫡母弟率安興和四年從高祖禦周文帝於邙山高祖身在行閒爲西魏將賀拔勝所識率銳來逼韶從傍馳馬引弓反射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憚懼莫敢前者西軍退賜馬幷金進爵爲公武定四年從征玉壁時高祖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諸將共論進止之宜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與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勢危篤恐或不廣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仍謂韶曰吾昔與爾父冒涉險艱同樂王室建此大功今病疾如此殆將不濟宜善相翼佐克荷負荷即令韶從顯祖鎮鄴召世宗赴軍高祖疾甚顧命世宗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五年春高祖勝於晉陽秘不發喪俄而侯景構亂世宗遣鄴韶留守晉陽世宗遺賜女樂十數人金十斤韶弗稱是封長樂郡公世宗征頴川韶留鎮晉陽別封真定縣男行幷州刺史顯祖受禪別封朝陵縣又封霸城縣加位特進啓求歸朝陵公乞封繼母梁氏爲郡君顯祖嘉之別以梁氏爲安定郡君又以霸城縣侯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天保三年爲冀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有惠政得吏民之心四年十二月梁將東方白額滑至宿預招誘邊民殺害長吏淮泗擾動五年二月詔徵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郢州又陳武帝率衆將攻廣陵刺史王敬寶遣使告急復有尹恩令率衆萬餘人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強者從之弱先等智小謀大政令未一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燕矣乃留儀同敬顯儁堅雄示等圍守宿預自將步騎數千人倍道趣郢壁出盱眙恩令不虞大軍卒至整旗奔北進與超達合戰大破之盡獲其舟艦器械謂諸將士曰吳人輕躁本無大謀今破超達銅先必走即還趣廣陵陳武帝果還去追至揚子橋望揚州城乃還大獲其軍資器物旋師宿預六月詔遣排七幡白額福福白額於是開門請盟

韶與行臺辛術等議且爲受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因執而斬之幷其諸弟等並傳首京師江淮帖然民皆安輯顯祖嘉其功韶賞奚口七十人封平原郡王清河王岳之克郢州執司徒陸法和韶亦豫行築層城於新蔡立郭默戍而還皇建元年領太子太師太寧二年除幷州刺史高歸彥作亂幷州韶與東安王婁敬率衆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幷歸彥果園一千畝仍莊幷州爲政舉大綱不存小察甚得民和十二月周武帝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時事既倉卒兵馬未整世祖見如此亦欲避之而東尋納河間王孝琬之請令趙郡王叡護諸將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子遺其餘通宵奔遁仍令韶率騎追之出塞不及而還世祖嘉其功別封懷州武德郡公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閉閻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幷通隣好時突厥屢犯邊韶單於塞下世祖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既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申其情理乃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弱如臣管見且外許之待通和後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既得母仍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詔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軍於邙山之下逗留未進世祖召謂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在北復須鎮禦王謂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羌鬬逼便是胥肯之病請奉詔南行世祖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自晉陽五日便濟河與大將共量進止韶旦將帳下二百騎與諸軍共登邙阪聊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追集兵馬乃與諸將結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與周人相對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能懷恩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軍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其中軍所當者亦一時瓦解投墜溪谷而死者甚衆洛城之圍亦即奔遁盡棄營幕從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於河陰置酒高會策勳命賞除太宰封豐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正月出晉州道到定脩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以三月暮行達西境有柏谷城者乃敵之絶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寇邊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師出討韶亦請行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絶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度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獲其儀同若干顯寶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服秦併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爲然六月從圍定陽其城主開府儀同揚範固守不下韶登山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大斬獲首級時韶病在軍中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恐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勒精兵專守自是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韶疾甚先軍還以功別封樂陵郡公竟以疾薨上舉哀東堂贈物千段溫明祕器輼輬車軍校之士陣衛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朔幷定趙冀滄齊兗梁洛晉建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錄尚書事朔州刺史謚曰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帷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嫡望傾朝野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奮又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勳貴之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有皇甫氏魏黃門郎元瑀之妻弟讓謀逆皇甫氏因沒官韶美其容質上啓固請世宗重違其

意因以賜之尤善於射雖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幷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盃酒長子懿嗣懿字德猷有姿儀頗解音樂又善騎射天保初尚頴川長公主累遷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出除兗州刺史卒子寶鼎嗣尚中山長公主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韶第二子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大寧初拜通直散騎侍郎二年詔尚永昌公主未婚主卒河清三年又詔尚東安公主以父頻著大勳累遷侍中將軍源州大中正食趙郡幹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武平末徐州行臺左僕射徐州刺史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韶第三子德舉武平末儀同三司周建德七年在鄴城與高元海等謀逆誅韶第四子德衡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隆化時濟州刺史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韶第七子德堪武平中儀同三司隋大業初汴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榮第二子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魏武定末起家司徒參軍事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累遷儀同三司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勳戚緒餘致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過其賓客宗孝王家宿嘯坊民防援不時應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爲其夫覺復恃官勢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科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中須石差車牛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悉聞徹出爲海州刺史尋以其兄故徵拜都官尚書食陽城郡幹仍加開府遷太常卿除齊州刺史以贓賄爲御史所劾屬世祖崩遇赦免拜太常卿轉食河南郡幹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除兼侍中入內省典機密尋卽正仍吏部尚書孝言既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惟厲色遣下而已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祖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恣情用捨請謁大行勑潛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鄺孝裕尚書左民郎中薛叔昭司州治中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並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爲己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纖險放蹤之流尋遷尚書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娶婁定遠妾董氏大見愛之爲此內外不和更相糾列坐爭免官徙光州隆化敗後有勑追還孝言雖顯貴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奚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閑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與賞其貧蹟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後加上開府

史臣曰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關外或任以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爲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逾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履鍊其可得也語曰率性之謂道此其效歟贊曰榮發其原韶大其門位因功顯望以德尊

北齊書卷十六

北齊書卷十六考證

段韶傳十二月周武帶遣將率兵突與突厥合衆逼晉陽○臣銓按武成紀、襲此事於河清三年春正月、而此傳則在太寧二年十二月、太寧二年、乃河清元年也、與紀互異、

北齊書卷十六考證

北齊書卷十七

唐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九

斛律金子光　侯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壯勇有名塞表，道武時，率戶內附，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那瓌，光祿大夫。第一領民酋長。天平中，金貴，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嘆地知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茹茹主阿那瓌還北，瓌見金射獵，深敬其工。後瓌入寇高陸，金拒擊破之。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陵假金王號，金度陵終敗滅，乃統所部萬戶詣雲州請降，即授第一領民酋長，稍引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部衆分散。金與兄平二人脫身歸尒朱榮。榮表金爲別將，累遷都督，孝莊立，賜爵阜城縣男，加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從破葛榮，元顥頻有戰功，加鎮南大將軍及尒朱兆等逆亂，高祖密懷匡復之計，金與婁昭厚狄干等贊成大謀。仍從舉義，高祖南攻鄴，留金守信都，領恆雲燕朔顥六州大都督，委以後事。別討李脩破之，加右光祿大夫。會高祖於鄴，仍從平晉陽，追滅尒朱兆。太昌初，以金爲汾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進爵爲侯。從高祖破紇豆陵於河西。天平初，遷鄴，使金領步騎三萬鎮風陵，以備西寇。軍罷還晉陽，從高祖戰於沙苑不利，班師，因此東雍諸城復爲西軍所據。遣金與尉景厙狄干等討復之。元象中，周文帝復大舉向河陽，高祖率衆討之，使金徑往太州爲犄角之勢。金到晉州，以軍退不行，仍與行臺薛循義共圍喬山之寇。俄而高祖至，仍共討平之。因從高祖攻下南絳郡郡等數城，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城西叛。周文帝入寇洛陽，高祖使金統劉豐大汗步薩等步騎數萬守河陽城以拒之。高祖到，仍從破密軍，遷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邑一千戶，賜第一領民酋長。三年，高祖出軍襲山胡，分爲二道，以金爲南道軍司，由黃櫨嶺出。高祖自出北道，度赤谿嶺，會金於烏突戍合擊破之。軍還，出爲襄州刺史。四年，部金率衆從烏蘇道會高祖於晉州，仍從攻玉壁。軍還，高祖使金總督大衆從歸晉陽，世宗嗣事，侯景據潁川降於西魏，詔遣金帥潘樂薛孤延等固守河陽以備西魏。使其大都督李景和若干寶領馬步數萬欲從新城赴援侯景。金率衆停廣武以要之。景和等聞而退走。遷爲肆州刺史，仍率所部於宜陽築楊志百家呼延三戍，置守備而還。侯景之走南豫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入據潁川，世宗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等率衆圍之。復詔金督彭樂可朱渾道元等出屯河陽，斷其奔救之路。又詔金率衆會攻潁川。事平，復使金率衆從轘坂送米宜陽。西魏九曲戍將馬紹隆據險要，斷金破之，以功別封安平縣男。顯祖受禪，封咸陽郡王。刺史如故。其年冬，朝晉陽宮，金病，帝幸其宅臨視，賜以醫藥。中使不絕，病愈還州。三年，就除太師。帝征秦賊，金從帝行。軍還，帝幸肆州與金宴射而去。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復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作樂，極夜方罷。帝忻其舊，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因謂金曰：公元勳佐命，父子思鉞，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藩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及諸王等皆從，其見親待如此。後以茹茹爲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擾邊民，乃詔金率騎二萬屯白道以備之。而虜帥豆婁吐久備將三千餘戶，密欲西遁，候騎還告。金勒所部追擊，盡俘其衆。茹茹但鉢將舉國西徙，金覆其候騎，送之，幷表陳虜可擊取之勢。顯祖於是率衆與金共討之於吐賴獲二萬餘戶而還。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肅宗踐阼，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又詔金朝見聽步挽車至階。世祖登極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可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世祖舉哀西堂，後主又舉哀於晉陽宮。賜假黃鉞，使持節、都督朔定雲幷瀛冀滄幽燕汾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公、錄尚書、朔州刺史、錦長王如故。贈錢百萬，謚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時在行

開光龍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爲都督世祖爲世子引爲親信都督猶還征虜將軍累加衞將軍武定五年封永樂縣子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鳴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頭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鵰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傳號善鵰都督尋兼左衞將軍進爵爲伯齊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西安縣子天保三年從征出塞光先驅破敵多斬首虜幷獲雜畜還除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招引亡叛屢爲寇暴七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王敬倫等獲口五百餘人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率衆取周絳川白馬治文侯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二月率騎一萬討周開府曹迴公斬之柏谷城主儀同薛禹生衆城奔還遂取文侯城立戍置柵而還乾明元年除幷州刺史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王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廣宗以光世義歸趙衰著勳王室納其長女爲太子妃大寧元年除尚書右僕射會中山郡幷二年除太子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關西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三戍三年正月周遣將達奚成與等來寇平陽詔光率步騎三萬衆之與等鬬而退走光逐北遂入其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其年三月遷司徒四月率騎北討突厥獲馬千餘匹是年冬周文帝遣其柱國大司馬尉遲迥齊國公宇文憲柱國廣國公可比雄等衆稱十萬寇洛陽光率騎五萬赴赴擊戰於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斬首虜三千餘級迥憲僅而獲免憲收其甲兵輜重仍以死者積爲京觀世祖幸洛陽策勳班賞遷太尉又封冠軍縣公先是世祖命納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爲皇后其年光薨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其弟羨並復前任秋除太保錄尚書咸陽王斛律第一領民會長別封武德郡公從貴州幹遷太傅十二月周遣將圍洛陽齊絕禮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討之軍次定陽周將梁披公宇文梁中州刺史梁士彥開府司水大夫梁景與等又屯虎牢交道光擐甲執銳身先士卒鋒刃魏交梁衆大潰斬首二千餘級直到宣陽與周齊國公宇文憲中國公招攻鄴城相對十旬光置梁統開

曹化二城以通宣陽之路軍還行次安喜等衆號五萬仍繼軍後光縱騎擊之憲衆大潰虜其開府宇文莫都首超勤世良韓延等又斬首三百餘級憲仍令梁及其大將軍中部公梁洛都與景與士彥等步騎三萬於鹿盧交要斷要路光與韓貴孫呼延族王顯等合擊大破之斬景與獲馬千匹詔加右丞相幷州刺史其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梁祚谷龍門二城與寨頭敬等相持憲等不敢動光乃進圍定陽仍築南汾城置州以通之爽夏萬餘戶並來內附二年率衆築平鹿衛壁統戎等鎮戍十有三所周柱國梅平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步騎萬餘來逼平隰與光戰於汾水之北光大破之俘斬千計又封中山郡公增邑一千戶軍還詔復令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自率城成皆克之樓其城主儀同大都督等九人擒虜數千人又別封長樂郡公是月周遣其柱國抗千慶等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於城下乃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勅令側放兵散光以爲軍人多有勳功未得獻勞若即使散屢諱不施乃密通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邏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仍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還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令散兵拜光左丞相又別封清河郡公光入常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盲摩高慢光遙聞之又怒珽知光含己賂光從叔而問之曰相王順孝徵取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圖必破矣卿提舉求娶光麻女不許帝陽提舉晉陽之田光盲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難今陽提娶無乃關軍務也由是祖珽稽留周將軍李實忘光其勇乃作誨盲令閒諫滿其文於鄉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根不扶自堅祖珽因讀之曰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鈍舌老母不得飼令小兒數之於路提舉聞之以告其母令盲豐以鈍舌斥己也盲老公謂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誨盲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屢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誨盲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專權祖珽又見帝請閒唯何拱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珽未對拱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

不決行萬一推尋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猶豫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攜密啓云光前西討還勒令放兵散光令軍還帝東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甲杖僧千數每遣使詣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啓云軍還帝東會需前所疑遣問何洪珍云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至怯便恐即變發令洪珍賫詔召祖珽告之又恐遲光不從命珽因云正爾召之恐疑不肯入宜遣使賜其一駿馬語云明日將往東山遊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幸城因引入執之帝如其言頃之光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拉而殺之時年五十八於是下詔稱光謀反今已伏法其餘家口並不須問尋而發詔蓋誡其族光性少言剛急嚴於御下治兵嘗乘唯伏威刑服鎮之役驅擾人士頗稱其舉自帥蒸後戎寄失律深為時敵所憚俾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敕其境內發人歸道辦上柱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厥豈能至鄴光有四子長子武都原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樂充二州刺史所在皆稱政績唯事乘敖侵擾百姓光死遣使於州斬之次須達中護軍開府儀同三司先光卒次世雄開府儀同三司次恆伽儀同三司並賜死光少子仲華歷位儀同周朝設封像圖公請開皇中本於驃騎將軍

羨字豐樂少有機幹尤善射魏高祖見而稱之世宗權為開府參軍事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加安西將軍進封太夏縣子除通州刺史顯祖受禪進號征西別封觀縣伯阿清三年轉使持節都督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其年秋突厥來十餘萬來寇州境羨總率諸將擊之突厥望見軍威甚整遂不敢戰即遣使求哀羨度其有詐且喻之曰爾輩此行本非朝貢見機始變未是懷心若有實誠宜速歸巢穴別遣使來於是退走天統元年夏五月突厥木汗遣使請朝廷羨始以聞自是朝貢歲時不絕羨有力謀韶加行臺儀射羨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鮑因以灌田遠備歲儲轉用省公私便利焉其年六月丁父憂去官與兄光並被起復任還舊職三年加位特進四年還行臺尚書令

別封高城縣侯武平元年加驃騎大將軍時光子武都為兗州刺史羨歷事數帝以謹直見推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是以合門貴盛深以為憂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優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荊山郡王三年七月光誅勅使中領軍賈拔伏恩等十餘人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侯莫陳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仍以永業代羨伏恩等既至門者白使人裹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勅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把手遂執之死於長史龐事臨終敕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世遷世還世辨世會伏護餘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自伏護以下五六人領頸乘輿出城合家皆泣送之至門日晚而歸丈民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訓明曹術之士為羨所敬愛乃經問之答曰須有穆原數日而有此變羨及光並少工騎射其父每日令其出畋還即被責歌光所獲或少必鞭羨建德羨雖獲多非真事之所光常歡賞羨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豈藥鏃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咸服其言金兄平便弓馬有幹用錄景明中擢為殿中將軍遷羽威將軍正光末六鎮擾亂鎮大將軍尉賓北討軍敗為賊所虜後走奔其弟金於雲州進號龍驤將軍與金擁衆南出至黃瓜堆為杜洛周所破部落離散及歸尒朱榮待之甚厚以平爾父爵第一領民曾長高祖起義以都督從稍遷平北將軍顯州刺史加鎮南將軍封固安縣伯隸進為侯行肆州刺史周文帝遣其右將軍李小光據梁州平以偏師討擒之出為燕州刺史入兼左衛將軍領衆一萬討北徐賊破之除濟州刺史侯景度江韶平為大都督率青州刺史敬顯儁左衛將軍厙狄伏連等略定壽陽宿預三十餘城事罷還州加開府進位驃騎大將軍進爵為公顯祖受禪別封羨陽侯行兗州刺史以贓貨除名後除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即位拜特進食滄州樂陵郡幹皇建初封定陽郡公薨諡曰武

史臣曰斛律金以高祖發跡之始翼成王業忠敬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盛滿之戒勤之微也機及後嗣遂至誅夷雖為威權之重豈得遺家所忌光以上蔣之子有沈毅之姿戰術兵權時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

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鋒。而大準以還。東隣侵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幷吞之壯氣。解律治軍。嘗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加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讒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強鄰報讐。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

贊曰。赳赳咸陽。邦家之光。明月忠壯。仍世將相。聲振關右。勢高時望。追此威名。易興讒謗。始自工言。終斯交喪。

北齊書卷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爲中書舍人。沮渠滅入魏，因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通使持節、侍中、都督雍華岐涇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贈騰父機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尉公、尚書令、冀州刺史。騰少而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亂，騰間關危險，得達秀容，屬尒朱榮建義，騰隨榮入洛。例除冗從僕射，尋爲高祖都督府長史。從高祖東征，邢杲師次濟城，有撫宜鎮軍人謀逆，將害督帥。騰知之，密啓高祖。俄頃事發，高祖以有備擒破之。高祖之爲晉州，騰爲長史。加後將軍，封石安縣伯。高祖自晉陽出滏口，行至襄垣，尒朱兆率衆追高祖，與兆軍戰於水湄。誓爲兄弟，各還本營。明旦，兆復招高祖，高祖欲安其意，將赴之。臨上馬，騰牽衣止之，北乃隔水肆罵，馳還晉陽。高祖遂東，及起義信都，騰以藏款常預謀策。騰以朝廷隔絕，號令無所歸，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苦請於高祖，高祖從之。遂立中興主，除侍中、尋加使持節、六州流民大都督。北道大行臺。高祖進軍於鄴，初留段榮守信都，尋遣榮鎮中山，仍令騰居守。及平鄴，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陽郡公，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戶。入爲侍中。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騰欲尚之。公主不許。侍中封隆之無婦，公主欲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構，高祖啓免騰官，請除外任。俄而復之。騰以高祖腹心，入居門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椿既生異端，漸至乖謬，騰深見猜忌，慮禍及己，遂潛將十餘騎馳赴晉陽。高祖入討斛斯椿，留騰行幷州事。又使騰爲冀相殷定滄瀛幽安八州行臺，僕射，行冀州事。復行相州事。天平初入爲尚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尚書令。時西魏遣將寇南兗豁，騰爲南道行臺，率諸將討之。騰性恇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初，北境亂離，亡一女及貴，遽加推訪，終不得。疑其爲人婢賤，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不研虛實，率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時高祖入朝，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徒，武定中，使於青州括浮逃戶口。遷太保。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姿色，騰納之。始以爲妾，其妻袁氏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婁，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氏爵迴授其女。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附高祖，契闊艱危，勤力恭謹，深見待信。及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由己，求納財賄，不知紀極。生官死贈，非貨不行，府藏銀器，盜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在鄴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爲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高祖屢加譴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八。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等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諡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高祖廟庭。子鳳珍嗣，鳳珍庸常，武平中，卒於開府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本姓徐氏，云出自高平金鄉。父幹，魏白水郡守。爲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貴，魏朝贈司徒公、雍州刺史。隆之後有參讚之功，高祖命爲從弟，仍云渤海蓨人。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沈有志氣。魏汝南王悅爲司州牧，以爲戶曹，從事建義初，釋禍員外散騎常侍，與行臺于暉出討羊侃於太山。暉引隆之爲行臺郎中，又除給事中，與高祖深自結託。高祖之臨晉州，引爲治中。行平陽郡事。從高祖起義山東，以爲大行臺右丞。魏中興初，除御史中尉，領尚食典御。從高祖平鄴，行相州事。從破四胡於韓陵，太昌初，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西魏文帝曾與隆之因酒忿競，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責隆之不能協和，乃啓出爲北道行臺，轉幷州刺史，封平原郡公，邑一千七百戶。隆之讓減戶七百，幷求降己四階讓兄騰，並加優詔許之。仍以騰爲滄州刺史。高祖之討斛斯椿，以隆之爲大行臺，尚書及大司馬清河王亶承制，拜隆之侍中、尚書右僕射，領御史中尉。廣費人工，大營寺塔，爲高祖所責。天平初，丁母艱，解任，尋詔起爲幷州刺史，入爲尚書令。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啓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又領營構大將軍，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增築南城，周迴二十五里，以滏水近於帝城，起長隄以防汎溢之患。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磑，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已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

都督雖無兵事皆立在像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表讓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用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爲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得五萬餘人而軍小國費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公武定中爲河北括戶大使追還授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尋兼侍中增出行青州事追還拜太子太師兼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還太保時世宗作宰屬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世宗於尚書省大加實辟齊受禪進爵爲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物置國史隆之性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鄙之於射堂上立三像人爲壯勇之勢顯祖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射棚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置人終日射人朕所不取隆之無以對初世宗委任兼右僕射崔暹黃門郎崔季舒等及世宗崩隆之啓顯祖並欲害之不許顯祖以隆之舊德要以歃血季舒等仍以前隙乃譖云隆之每見訴於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顯祖以其受任既重知有寬狀便宜申絳何得委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和宴飲酒酣語和曰與王交遊當生死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之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魏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遂大發怒令壯士槊百餘下放出還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驅死於路中年六十一贈冀定瀛滄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太保冀州刺史陽夏王謚不得謚隆之雖不涉學而敦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寒姊爲尼事之如母訓誨諸子必先文義世甚以此稱之顯祖末年既多猜害追忿隆之誅其子德權等十餘人並投漳水又發隆之冢出其屍葬已積年其貌不改斬截骸骨亦棄於漳流遂絕嗣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爲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初隆之見信高祖性多陰毒雖毗之忿無不報滿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府卿任祥同知營構頗相乖異滿州刺史元昇請託不遂前後構成其罪並誅害之祥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爾朱子如字遵業阿內温人也八世祖模晉司空南陽王模世子保晉亂出奔梁州因家焉魏平始藏從居於雲中其自序云爾父與龍魏雁陽太守子如少機警有口辯好交遊豪俠與高祖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北州淪陷子如攜家口南奔肆州爲尒朱榮所禮遇假以中軍榮之向洛也以子如爲司馬持節假平南將軍監前軍次高都榮以建興險阻往來衝要有後顧之憂以子如行建興太守當郡都督永安初封平遙縣子邑三百戶仍爲大行臺郎中榮以子如明辯能說時事數遣奉使諸關多稱旨孝莊亦接待焉葛榮之亂相州孤危榮遣子如間行入鄴助加防守葛榮平進爵爲侯元顥入洛人情離阻以子如曾守鄴城頗有恩信乃令行相州事顥平徵爲金紫光祿大夫尒朱榮之誅子如知有變自宮內突出至榮宅榮家隨榮妻子與尒朱世隆等走出京城世隆便欲還北子如曰事貴應機兵不厭詐天下恟恟唯謀是視於此際會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卽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向京出其不意或可摧潰假不如心猶足示有餘力使天下觀雖懼我威稜於是世隆還軍東城魏長廣王立兼尚書右僕射前廢帝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一千七百戶固讓儀同不受高祖起義信都世隆等知子如與高祖有舊疑慮出爲南岐州刺史子如憤恨泣涕自陳而不獲免高祖入洛子如遣使密貢仍敘平生舊恩尋追赴京以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左僕射與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右僕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高祖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待之甚厚並坐同食從旦達暮及其當還高祖及武明后俱有餞遺率以爲常子如性既豪爽兼恃舊恩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無所顧憚與和中以爲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委其黜陟子如至定州斬深澤縣令至冀州斬東光縣令皆稽留時滿致之極刑若言有進退少不合意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項士庶憧憧不知所爲轉尚書令子如義旗之始身不參預直以高祖故舊遂當委重意氣甚高聚斂不息時世宗入輔朝政內稍嫌之尋以贓賄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止於尚書省詔免其大罪削官爵未幾起行冀州事子如能自厲改甚有褒譽發摘姦僞褒吏畏伏之轉行并州事詔復官爵封封野王縣男邑二百戶齊受禪以有翼贊之功別封須昌縣公

尋除司空子如性清稽不治檢戒喜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並加欽愛世以此稱之然素無餘正不能平心處物世宗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世宗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乃啓顯祖言其罪惡仍勸誅之其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司所奏顯祖引子如數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滄懷五州諸軍事太師太尉懷州刺史贈物一千段謚曰文明子消難嗣尚高祖女以主壻貴公子頻歷中書黃門郎光祿少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鎮武牢消難博涉史傳有風神然不能廉潔在州爲御史所劾又於公主情好不睦公主譖訴之懼罪遂招延隣敵走關西子如兄暴先卒子如貴贈岳州刺史暴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衛將軍頴州刺史世雲本無勳業直以子如故頻歷州郡恃叔之勢所在聚斂仍肆姦穢將見推治內懷驚懼侯景反遂舉州從之時世雲母弟在鄴便傾心附景無復顧望諸將圍景於頴川世雲臨城通對諸將言甚不遜世宗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於北邊侯景於懸瓠敗後世雲復有異志爲景所殺世雲弟膺之字仲慶少好學美風儀天平中子如貴盛膺之自尚書郎歷中書黃門郎子如別封須昌縣公邇受膺之膺之家富於財厚自封殖王元景邢子才之流以夙素重之以其頗關微物竟天保世淪滯不齒乾明中王晞白肅宗除衛尉少卿河清末光祿大夫患泄利積年不起至武平中猶不堪朝謁就家拜儀同三司好讀太玄經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齊亡遂以利疾終時年七十一膺之弟子瑞天保中爲定州長史遷吏部郎中舉清勤平約遷司徒左長史兼廷尉卿以平直稱乾明初領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憚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瀛州刺史謚曰文節子瑞弟幼之清貞有素行少歷顯位隋開皇中卒於屯州刺史子瑞妻令萱之妹及令萱得寵於後主萱贈子瑞懷州刺史諸子亦並居顯職同遊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同遊太府卿同憲通直常侍然同遊終爲嘉吏隋開皇中尚書民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

史臣曰高祖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治兵訓旅遏制朝權京臺機務委寄深遺孫騰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治亂爲懷厚斂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頹世宗入輔實以勝縱厚遇崔暹書其罪狀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間焉孫騰幸椐之誠有足稱奚隆之勞其志力經始鄴京又並是潛德寮寀早申任遇崇其名器未失朝序子如徙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龍私勳德莫聞坐致台輔猶子之愛訓以義方膺之風素可稱幼之清閑自立有足稱也

贊曰閹豎胥附蕭曹扶翼齊運物與孫高隊力釁貨無厭多慚衮職司馬消稽巧言令色

北齊書卷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一

賀拔允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高市貴　厙狄盛

厙狄威　薛孤延　張保洛　侯莫陳相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祖爾頭父度拔俱見魏史允使弓馬頗有膽略與弟岳殺賊帥衛可胘仍奔魏廣陽王元深上允爲積射將軍持節防滏口深敗歸尒朱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知名榮素聞之見允待之甚厚建義初除征東將軍光祿大夫封壽陽縣侯邑七百戶永安中除征北將軍蔚州刺史進爵爲公魏長廣王立改封燕郡公兼侍中使茹茹遣至晉陽值高祖將出山東允素知高祖非常人早自結託高祖以其北士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魏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高祖入洛進爵爲王轉太尉加侍中魏武帝之猜忌高祖也以允弟岳深相委託潛使來往當時威廉允爲變及岳死武帝又委岳弟勝心腹之寄高祖重其舊久全讓之天平元年乃賜死時年四十八高祖親臨哭之贈定州刺史五州軍事尤有三子長子世文次世樂次難陁興和末高祖並召與諸子同學武定中勅居定州賜其田宅

蔡儁字景彥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奔走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封安上縣男邑二百戶尋卒贈輔國將軍燕州刺史儁豪爽有膽氣高祖微時深相親附與遼西段長太原龐蒼鷹俱有先知之鑒長爲魏懷朔鎮將嘗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有康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爲託與和中啓贈司空公子寧相府從事中郎天保初兼南中郎將蒼鷹交遊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處於蝸牛廬中蒼鷹母數見廬上赤氣屬天蒼鷹亦知高祖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由此遂蒙親識高祖之牧晉州引爲兼治中從事史行義寧郡事及義旗建蒼鷹乃棄家間行歸高祖高祖以爲兼行臺倉部郎中卒於安州刺史儁初爲杜洛周所虜時高祖亦在洛周軍中高祖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走奔葛榮仍背葛榮歸尒朱榮榮入洛爲平遠將軍帳內別將從破葛榮除諫議大夫又從平元顥封烏洛縣男隨高祖舉義爲都督高祖平鄴及破四胡於韓陵儁並有戰功太昌中出爲濟州刺史爲治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分吏民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施與後胡遵等據兗州作逆儁與濟州刺史尉景討平之魏武帝貳於高祖以濟州要重欲令腹心據之陰詔御史構儁罪狀欲以汝陽王代儁由是轉行兗州事高祖以儁非罪啓復其任武帝不許除賈顯智爲刺史率衆赴州儁防守嚴備顯智憚之至東郡不敢前天平中爲都督隨領軍婁昭攻樊子鵠於兗州又與行臺元子思討元慶和俱平之侯深反復以儁爲大都督率衆討之深敗走又轉揚州刺史天平三年秋卒於州時年四十二贈持節侍中都督冀州刺史尚書令司空公諡曰威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高祖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隨例至幷州尒朱榮擢充左右榮妻子北走世隆等立魏長廣王曄爲主除賢鎮遠將軍屯騎校尉先是世隆等攻建州及石成賢並有戰功尒朱度律用爲帳內都督封汾陽縣伯邑四百戶普泰初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屬高祖起義度律以賢素爲高祖所知恐其有變遣使徵之賢不願應召乃密遣墓讎多舉烽火有如寇難將至使者遂爲啓得停賢仍潛遣使人通誠於高祖高祖入洛尒朱官爵例皆削除以賢遠送誠款令其復舊太昌初累遷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出爲建州刺史武帝西入轉行荊州事天平初爲洛州刺史民韓木蘭等率七民作逆賢擊破之親自按檢欲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於死屍之間見賢將至忽起斫之斷其脛而卒賢雖武將性和直不甚貪暴所歷雖無善政不爲吏民所苦昔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爲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或謂賢因此致禍贈侍中持節定營安平四州軍事大將軍尚書令司空公定州刺史子齊嗣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鎮遠將軍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器識扶陽之亂寄居太原及高祖將建大義長命參計策從高祖破四胡於韓陵拜安南

將軍婁子幹據兗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轉鎮范陽城就拜幽州刺史會安平二州事州居北垂士荒民散長命雖多聚斂然以愿撫民少得安集尋以疾去職未幾復徵拜車騎大將軍都督西燕幽滄瀛四州諸軍事幽州刺史本於州贈以本官加司空謚曰武壯子輿敬便弓馬有武藝高祖引爲侍內都督出爲常山公府參軍事賜爵集中縣伯晉州民李小輿羣聚爲賊輿敬隨司空韓軌討平之進爵爲侯高祖攻周文帝於邙山輿敬因戰爲流矢所中本贈渭陵幽三州軍事爵爲公謚曰閔莊高祖哀惜之親自臨弔賜其妻子綵物與敬存嘉子士林嗣

王懋字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值北邊寇亂率從戎旅轉樓煩太守後知其無成陰結所親以中興初叛樓歸魏拜征虜將軍第一領民會長武周縣侯高祖東出懷率其部人三千餘家隨高祖於冀州義旅建高祖以爲大都督從討尒朱兆於廣阿破之除安北將軍殿州刺史又隨高祖攻鄴克之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仍從入洛拜車騎將軍改封屯留縣侯天平中除使持節廣州諸軍事渠道將滋僧珍據險來拒懋與行臺元景晏須城拔之擒滋又從高祖襲克西夏州還爲大都督鎮下館除儀同三司元象初爲大都督與諸將西討還至於建州贈定州恆燕四州諸軍事刺史司徒公尚書侯射謚以武壯勳誠爲高祖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高祖廟庭

劉貴秀容胡人也父乾魏世隨前將軍肆州刺史貴剛格有氣斷歷尒朱榮府騎兵參軍建義初以預定策勳封敷城縣伯邑五百戶除左將軍大中大夫尋進爵公榮性猛急貴尤嚴峻每見任使多慙榮心遂被信遇位望日重加撫軍將軍永安三年除涼州刺史建明初尒朱世隆專擅以貴爲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左僕射西道行臺使抗孝莊行臺元顯恭於正平貴破顯恭擒之幷大都督爵邑傳爵復除晉州刺史普泰初轉行汾州事高祖起義貴棄城歸高祖於鄴太昌初以本官除肆州刺史轉行建州事天平初除陝州刺史四年除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其年加行臺僕射與侯景高昂等討擒孤如願於洛陽貴凡所經歷莫不肅其威聽修營城郭甚貴切峻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然以嚴斷濟勝有益機速性峭直攻訐無所迴避故見貴於時雖非佐命元功然與高祖布衣之舊特見親重與和元年十一月卒贈冀定幷殷瀛五州諸軍事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高祖廟庭長子元孫員外郎肆州中正早卒贈肆州刺史次子洪徵嗣武平末儀同三司委門下事

任延敬廣寧人也伯父桃太和初爲雲中軍將延敬隨之因家焉延敬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爲賊榮署爲王甚見委任榮敗延敬領所部先降拜鎮遠將軍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後隨高祖建義中興初累遷光祿大夫太昌初累轉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延敬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貴發延敬棄家北走至河北郡因率土民據之以待高祖魏武帝入關荊豐不順以延敬爲持節南道大都督討平之天平初復拜侍中時范陽人盧仲遷率河北流人反於楊夏西兗州民田龍聚衆應之以延敬爲大都督東道軍司率都督元整叱列陵等討之尋爲行臺僕射除徐州刺史時渠道元慶和及其諸將寇邊延敬破擒仁州刺史黃道始於北濟陰又破擒僞於皇父伊新萬人又拜侍中在州大有受納然爲政不殘禮敬人士不爲民所疾苦頻川吳史賈若徵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復令延敬率豫州刺史堯雄等討之西魏遣其將怡峰率衆來援延敬等與戰失利收還北豫仍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等相會共攻頻川拔之元象元年秋卒於鄴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冀定瀛幽安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子胄嗣胄輕俠頗敏惠少在高祖左右天平中擢爲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尋以贓污爲有司所劾高祖恕之及解鄧高祖以爲都督與和末高祖攻玉壁還以晉州西南重要留胄河公岳爲行臺鎮守以胄兼之胄飲酒遊縱不勤防守高祖責之胄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爲人斜列解治未得其實高祖特免之謂胄曰我推誠於物謂卿必無此理且黑獺降人首尾相繼卿之虛實於彼何患不知胄內不自安是時儀同尒朱文暢及參軍房子遠鄭仲

禮等並陵蹋無賴貪厚與交結乃陰圖殺逆武定三年正月十五日因高祖夜飲將加害有人告之令捕鞫其事皆得實竇及子弟並誅

其多資貨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高祖舉義中興初除伏波將軍武賁中郎將虞候大都督從擊尒朱兆於廣阿有功加前將軍封石城縣子邑三百戶又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從平尒朱兆於赤洪嶺兆窮迫自經貨文截其髮還左廂大都督斛斯椿等舉起魏武帝遣賈顯智據守石濟高祖令貨文率精銳三萬與賈泰等於定州相會同趣石濟擊走顯智天平中除晉州刺史汾州胡賊爲寇遣高祖親討焉以貨文爲先鋒每有戰功遷賽奴婢三十人牛馬各五十匹布一千疋仍爲汾陝東雍晉泰五州大都督後與太保尉景攻克雍南汾二州克之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鴈門太守韓均順於金城城周文帝軍出西谷與高昂戰整被屬卒以待其至貨文諸軍所都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貨文性勇而專不肯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候西遇源潤遇周軍戰沒贈幷肆恆雲朔五州軍事幷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子敬顯軍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恆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命敬顯前驅安置營壘夜中還察或違旦不睹躁敵置陳亦令敬顯部分將士造次之間行伍整肅深爲光所重位至領軍將軍恆檢校虞候事武平中車駕幸晉陽每令敬顯留臺兵馬糾察盜賊京師肅然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幷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延隆算號安德敗文帝軍官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城之明日執敬顯斬於閶闔門外貴其不留平陽也

高市貴善無人也少有武用孝昌初恆州內部勳勤劉蕃等衆衆反市貴爲都督率衆討蕃一戰破之累遷撫軍將軍諫議大夫及尒朱榮立魏莊帝市貴預翼戴之勳遷衛將軍光祿大夫秀容大都督第一領民酋長賜爵上洛縣伯尒朱榮舉高歡於陰山以市貴爲前鋒都督榮平除使持節汾州刺史尋爲晉州刺史統玄陵步落之後亂幷州也高祖破之市貴亦從行有功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常山郡公邑一千五百戶高祖起義市貴預其謀及樊子鵠據朔州反隨大都督婁昭討之子鵠平除西兗州刺史不之州天平初復除晉州刺史

高祖尋以洪嶺要險遣市貴鎮之高祖沙苑失利晉州行事封祖業棄城而遁州民柴覽衆來作逆高祖命市貴討覽覽奔柴保市貴破斬之是時東雍南汾二州境多寇賊衆爲盜因市貴平覽皆散歸復業後秀容人五千戶叛應山胡復以市貴爲行臺統諸軍討平之元象中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重除晉州刺史西道軍司率衆擊懷州遊賊潘樂未至遇疾道卒贈幷汾懷建東雍五州軍事太尉公幷州刺史子阿那肱貴寵封咸卑王勅令其第二子孔雀承襲

厙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饒統御雅初事尒朱榮爲統軍預立莊帝轉爲別將賜爵毋極伯從破葛榮轉都督榮死隸尒朱兆高祖舉兵信都迴洛據衆歸義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補都督加後將軍太中大夫封順陽縣子邑四百戶遷右廂都督從征山胡先鋒斬級除朔州刺史破周文於河陽轉授夏州刺史邙山之役力戰有功增邑通前七百戶世宗嗣事從平潁川天保初除建州刺史肅宗即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轉朔州刺史食博陵郡幹轉太子太師遘疾卒贈使持節都督定瀛恆朔雲五州軍事大將軍太尉公定州刺史贈物一千段

厙狄盛懷朔人也性和柔少有武用初爲高祖親信都督除伏波將軍每從征討以功封行唐縣伯復累加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加中軍將軍爲豫州鎮城都督以勤舊進爵爲公世宗誅封二百戶以增其邑除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州刺史齊受禪改封華陽縣公又除北朔州刺史以華陽封邑在遠隨例割幷州之石艾縣肆州之平寇縣原州之馬邑縣各數十戶合二百戶爲其食邑未幾例罷拜特進卒贈使持節都督朔瀛趙幽安五州諸軍事大尉公朔州刺史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有武力韓樓之反延隨衆屬潘後與王懷等密計討樓爲樓尉帥乙弗醜所覺力戰破醜遂相率歸行臺劉貴表爲都督加征虜將軍賜爵永固縣侯後隸高祖爲都督仍從起義破尒朱兆於廣阿因從平鄴以功進爵爲公轉大都督從破四胡於韓陵加金紫光祿大夫從追尒朱兆於赤洪嶺除第一領民酋長孝靜立拜顯州刺史累加車騎將軍天平四年從高祖西

伐至滹沱河南失利高祖班師延殿後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刀十五口還轉梁州刺史從征玉壁又轉恆州刺史從破周文帝於邙山進爵爲縣公邑一千戶高祖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圖一所高祖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稍直前未至三十步雷火燒面延喝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肩臂及馬鬃尾俱燋高祖歎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鬬其勇決如此又頻從高祖討破山胡西攻玉壁入爲左衛將軍改封平秦郡公爲左廂大都督與諸軍將討賴州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賴州平諸將還京師讌於華林園世宗啓魏帝坐延於階下以尊之後兼領軍將軍出爲滄州刺史別封溫縣男邑三百戶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天保二年爲太子太保轉太子太傅八年除肆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食洛陽郡幹尋改食河間郡幹

張保洛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倜儻頗爲北土所知保洛少率健善弓馬魏孝昌中北鎮擾亂保洛亦隨衆南下葛榮僭逆以保洛爲領左右榮敗仍爲尒朱榮統軍累遷揚烈將軍奉車都尉後隸高祖爲都督從討步蕃及高祖起義保洛爲帳內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尋遷右將軍中散大夫仍以帳內從高祖圍鄴城既拔除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從破尒朱兆等於韓陵因隨高祖入洛加安東將軍後高祖啓減國邑分授將士保洛隨例封昌平縣薄家城鄉男一百戶魏出帝不協於高祖令儀同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椿東趣濟州高祖遣大都督賽泰濟自滑臺拒顯智保洛隸泰前驅事定轉都督從高祖襲夏州剋之方俟受洛于之降也高祖遣保洛與諸將於路接援元象初除西夏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又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邑四百戶轉行蔚州刺史從高祖攻周文帝於邙山圍玉壁攻龍門還留鎮晉州世宗卽位以保洛爲左廂大都督後出晉州加征西將軍王思政之援賴川攻圍未克世宗仍令保洛鎮楊志塢使與揚州爲犄角之勢賴川平尋除梁州刺史顯祖受禪仍爲刺史所在聚斂爲務民吏怨之濟南初出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爲在州聚斂免官削奪王爵及卒贈以前官追復本封子默言嗣武平末衛將軍以帳內從高祖出山東又有麴珍段琛牒舍樂尉摽乞伏貴和及弟令和王康德並以軍功至大官麴珍字舍洛西平酒泉人也壯勇善騎射以帳內從高祖晉州仍起義所在征討武定末封富平縣伯天保初食黎陽郡幹除晉州刺史武平初遷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卒贈太尉段琛字懷寶代人也少有武用從高祖起義信都天保中兗州刺史牒舍樂武成初開府儀同三司晉州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歿關中尉摽代人也太寧初封滑昌王子相貴嗣相貴武平末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爲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啓周武請師欽等爲內應周武自率衆至城下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鑠相貴送長安琛卒弟相願彊幹有膽略武平末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幷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拔佩刀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貴和及令和兄弟武平末並開府儀同三司令和領軍將軍幷州未敗前與領軍大將軍韓建業武衛大將軍封輔相相繼投周軍令和授柱國封西河郡公隋大業初卒於秦州總管建業輔相俱不知所從來建業授上柱國封鄆國公隋開皇中卒輔相封上柱國封郡公周武平幷州卽以爲朔州總管康德代人也歷數州刺史幷省尚書封新蔡郡王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伏頹魏第一領民酋長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郡公琛除蔚州刺史仍爲大行臺節度西道諸軍事又遷車騎將軍顯州刺史入除太僕卿頃之出爲汾州刺史別封安次縣男又別封始平縣公天保初除太師轉司空公進爵爲白水王邑一千一百戶累授太傅進食建州幹別封義寧郡公武平二年四月薨於州年八十三贈假黃鉞使持節督冀定瀛滄瀛趙幽幷朔恆十州軍事右丞相太宰太尉公朔州刺史有二子長子貴樂尚公主駙馬都尉次子晉貴武衛將軍梁州刺史隆化時幷州失守晉貴遣使降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縣公

史臣曰高祖世居雲代以英雄見知後遇尒朱武功漸振鄉邑故人彌相推重賀拔允以昆季乖離處猜嫌之地初以舊望矜護而竟不獲令終比於吳蜀之安瑾亮方知器識之淺深也劉貴蔡儁有先見之明霸業始基義深匡贊配饗

清廟豈徒然哉韓賢等及閭義舉競趨戎行憑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公侯固其宜矣

贊曰帝鄉之親世有其人降靈雲朔載挺良臣功名之地望古爲隣

北齊書卷十九

北齊書卷十九考證

韓賢傳民韓木蘭等率十民作漢○臣斡按韓木蘭即前魏書雄傳與此所載不同

任延敬傳周魏遣柱將怡峯率衆來援○閻若璩曰峯字疑從山旁作峰

莫多婁貸文傳與齊師議於關中以待其至○臣斡按下有原字

北齊書卷十九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二

張瓊　斛律光　堯雄　宋顯　王則　暴誕紹宗　薛循禮　叱利平　步大汗薩　暴昕儁

張瓊字連德代人也少壯便有武用魏世自遼東將軍爲朔州征虜府外兵參軍隨葛榮爲亂榮敗尒朱榮以爲都督討元顥有功除汲郡太守建明初爲東道慰勞大使封行唐縣子邑三百戶轉太尉長史出爲河內太守除濟州刺史尒朱兆敗歸高祖還汾州刺史天平中高祖鎮克夏州以爲聲勢大使仍留鎮之尋爲周文帝所陷率廣使持節燕恆雲朔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公恆州刺史有二子昇忻次遷業忻普泰中爲都督隨尒朱世隆以功加衛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縣伯瓊常愛其大威等語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庭中忻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忻豪險放縱遂與公主情好不協尋爲武帝所害時稱瓊之先見遷業討元顥有功封固安縣開國子除車騎將軍雲州大中正天平中除清河太守尋加安西將軍瀛州刺史武定中隨儀同劉貴討侯景爲景所擒景敗授遷業於潁陽寄還世宗親自臨弔贈幷肆汾安四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幷州刺史

斛律光字明月太安人也世爲部落會長父謹魏龍驤將軍武川鎮將光幼少驍果有膽力永安中從尒朱兆入洛有戰功深爲兆所愛遇恆從征伐高祖破兆方始歸誠高祖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令率步騎三千專衆軍西鎮夏州兆之後從高祖西討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光幼曰黑獺衆兇黨殘翳可知若欲圖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已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還趣咸陽咸陽虛空可不戰而克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天平末賴川人張儉聚衆反叛西通關右光率隨都督侯景高昂等討破之元象中除清州刺史封蔡縣侯與和祕高祖以爲中軍大都督尋轉東夏州刺史時高祖欲招懷遠夷令光率使於阿至量宜揚威德前後稱旨甚被知賞卒於州時年三十六高祖深悼惜之贈幷恆二州軍事恆州刺史子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頻歷顯職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襄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是時朝綱日紊敢由羣豎自趙彥深死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恭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爲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光主韶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鄴州孝卿便諧鄉城歸於周武帝仍從入長安授納言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卒於民部尚書代人劉世清祖拔魏燕州刺史父饒金紫光祿大夫世清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任遇與孝卿相亞情性甚疎周慎謹密在孝卿之右能通四夷語爲當時第一後主令世清作突厥語翻經以遺突厥可汗勅中書侍郎李德林爲其序世清隋開皇中卒於開府親衛驃騎將軍

堯雄字休武上黨長子人也祖暉魏司農卿父榮員外侍郎雄少驍果善騎射輕財重氣爲時輩所重永安中拜宣威將軍給事中持節慰勞恆燕朔三州大使仍爲都督從叱列延討劉豐胡平之拜鎮東將軍燕州刺史封平城縣伯邑五百戶義旗初建雄隨尒朱兆敗於廣阿遂率所部據定州以歸高祖時雄從兄傑尒朱兆用爲滄州刺史至瀛州知兆敗亦遣使歸降高祖以其兄弟俱有誠款便留傑行瀛州事尋以雄爲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以代傑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于時葉調隸屬官司相與聚斂唯雄義然後取復能接下以寬恩甚爲吏民所懷附魏武帝入關雄爲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周旋征討三荊仍除二豫揚郢四州都督豫州刺史元洪威據潁州叛民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樂口自稱豫州刺史北應洪威雄率衆討之繼宗敗走民因雄之出遂推城人王長爲刺史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梁將李洪芝王當伯襲破平鄉城侵揚州境雄設伏要擊生擒洪芝當伯等俘獲甚衆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率衆逼州城雄出與戰所向披靡身被二創壯氣益厲慶之敗棄輜重走後慶之復圍南荊州雄曰白荷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剋彼若聞難荊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棄荊州來

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荀元廣兵二千人縱以元慶和爲魏王侵擾南境雄率衆討之大破慶和於南頓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二州民上書更乞雄爲刺史復行豫州事頴州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州降西魏詔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育寶等各總當州士馬隨行臺任延敬幷勢攻之西魏遣其將怡鋒率衆援之延敬等與戰失利育寶各還本州據城降敵雄收集散卒保大梁州周文帝因延敬之敗遣其右丞韋孝寬等攻豫州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等舉豫州降敵執刺史馮邕幷家屬及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之長安至樂口雄外兵參軍王恆伽都督赫連倜等數十騎從大梁邀之斬多寶拔雄等家口還大梁西魏以丞伯爲頴川太守雄仍與行臺侯景討之雄別攻破樂口擒丞伯進討懸瓠逐西魏刺史趙繼宗韋孝寬等復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育寶爲揚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復率衆攻之一日拔其二城擒顯及長史丘岳寶遁走獲其妻妾將吏二千人皆傳送京師加驃騎大將軍仍隨侯景平魯陽除豫州刺史雄雖武將而性質寬厚治民頗有誠信爲政去煩碎舉大綱而已撫養兵民得其力用在邊十年屢有功績豫人於今懷之又愛人物多所施與賓客往來禮遺甚厚亦以此見稱興和三年徵還京師尋領司冀瀛定齊青膠兗殷滄十州士卒十萬人巡行西南分守險要四年卒於鄴時年四十四贈使持節都督青徐膠三州軍事大將軍司徒公徐州刺史諡武恭子師嗣雄弟舊字彥舉解褐宣威將軍給事中轉中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爵安夷縣子從高祖平鄴破尒朱兆等進爵爲伯出爲南汾州刺史胡夷畏憚之西魏行臺薛崇禮舉衆攻舊與戰大破之崇禮兄弟乞降送於相府轉舊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頴州刺史卒贈兗豫梁三州諸軍事司空兗州刺史雄從父兄傑字壽性輕率嗜酒頗有武用歷給事中羽林監從高祖破紇豆陵步藩有功除鎮東將軍封樂城縣伯邑百戶出爲滄州刺史屬義兵起歸高祖從平鄴及破尒朱北進爵爲侯後爲都督率衆隨樊子鵠討元樹於譙城平之仍除南兗州多所取受然性果決吏民畏之尋加行兗州事元象初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出爲磨城鎮大都督轉安州刺史卒於州贈使持節滄瀛二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滄州刺史諡曰威

宋顯字仲華燉煌效穀人也性果敢有幹用初事尒朱榮爲軍主擢爲長流參軍永安中除前軍襄垣太守轉榮府記室參軍從平元顥加平東將軍榮死世隆等向洛復以顯爲襄垣太守普泰初遷使持節征北將軍晉州刺史後歸高祖以爲行臺右丞斛子鵠據兗州反前西兗州刺史乙瑗譙郡太守辛景戍屯據五梁以應子鵠高祖以顯行西兗州事率衆討破之斬瑗景威道走拜西兗州刺史時梁州刺史鹿永吉據州外叛西魏遣博陵王元約趙郡王元景神武衆迎接顯勒當州士馬邀破之斬約等仍與左衛將軍斛律平共會大梁拜儀同三司在州多所受納然勇決有氣幹檢御左右咸能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赴敵遂沒于行陣贈司空公顯從祖弟繪少勤學多所博覽好撰述魏時張緬晉書未入國繪依准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又撰中朝多士傳十卷姓系譜錄五十篇以諸家年歷不同多有紕繆乃刊正異同撰年譜錄未成河清五年並遺水漂失繪雖博聞彊記而天性恍惚晚又遇風疾言論遲緩及失所撰之書乃撫膺慟哭曰可謂天喪予也天統中卒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王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除給事中賜爵白水子後從元天穆討邢杲輕騎深入爲杲所擒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遷征虜將軍出爲東徐州防城都督尒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其枝黨內懷憂怖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送境上椿遂襲城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後隸尒朱仲遠仲遠敗始歸高祖仍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隨荊州刺史賀拔勝後從行臺侯景周旋征討屢有功績天平初行荊州事都督三荊二襄南雍六州軍事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渭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遂棄城奔梁梁尋放還高祖恕而不責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則性貪惏在州取受非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于時世號河陽錢皆出其家武定中復隨侯景西討景於頴川作逆時則鎮柏崖戍世宗以則有武用

徵爲徐州刺史景既南附梁遣貞陽侯蕭明率大衆向徐州以爲影響堰泗水灌州城則固守歷時而取受狼籍饋送晉陽世宗恕其罪武定七年春卒時年四十八贈青齊二州軍事司空青州刺史諡曰烈懿則弟敬寶少歷顯位後爲東廣州刺史與蕭軌等攻建業不見剋没焉

慕容紹宗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於代祖郁岐州刺史父遠恆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語深沈有膽略尒朱榮卽其從舅子也值北邊擾亂紹宗攜家屬詣晉陽以歸榮榮深待之及榮稱兵入洛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後成俗若不加除翦恐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之爾謂可不紹宗對曰太后臨朝淫虐無道天下憤惋共所棄之公既身控神兵心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謂非長策深願三思榮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縣子尋進爵爲侯從高祖破羊侃又與元天穆平邢杲累遷幷州刺史統豆陵步藩逼晉陽尒朱兆擊之累爲步藩所破欲以晉州徼高祖共圖步藩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擾人懷覬覦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才雄氣猛英略蓋世儻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戮相待何忽輒相猜阻橫生此言便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劉蠡卑綠高祖高祖共討步藩滅之及高祖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爲長史又命爲行臺率軍壺關以抗高祖及廣阿韓陵之敗兆乃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比用卿言今豈至此兆之敗於韓陵也士卒多奔兆懼將欲潛遁紹宗建旗鳴角招集義徒軍容既振與兆徐而上馬後高祖從鄴討兆於晉陽兆窘急走赤徘徊自縊而死紹宗行到馬突城見高祖追至遂擒榮妻子及兆餘衆自歸高祖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如故軍謀兵略時參預焉天平初遷都鄴庶事未周乃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二年宜陽民李延孫聚衆反乃以紹宗爲西南道軍司率都督厙狄安盛等討破之軍還行揚州刺史尋行豫州刺史丞相府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於高祖云慕容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其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西魏將獨孤如願據洛州梁嶺之間寇盜蜂起高祖命紹宗率兵赴武牢與行臺劉貴等平之進爵爲公除度支尚書後爲晉州刺史西道大行臺還朝遷御史中尉屬梁劉烏黑入寇徐方令紹宗率兵討擊之大破因除徐州刺史烏黑收其散衆復爲侵竊紹宗密誘其徒黨數月間遂執烏黑殺之侯景反叛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轉封燕郡公與韓軌等諸頓丘以圖進趣梁武帝遣其兄子貞陽侯淵明等率衆十萬頓軍寒山與侯景掎角擁泗水灌彭城仍詔紹宗爲行臺節度三徐二兗州軍事與大都督高岳等出討大破之擒淵明及其將帥等俘虜甚衆乃迴軍討侯景於渦陽于時景軍甚衆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深有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共慎之於是與景接戰諸將持疑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軍還別封永樂縣子初高祖末命世宗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竟立功効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入據潁州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擊堰淮水以灌之時紹宗頻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恆有絳髮昨來絳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絳者算也吾算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暗冥舟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時年四十九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贈使持節二青二兗齊濟光七州軍事尚書令太尉青州刺史諡曰景惠除其長子士繭爲散騎常侍尋以謀反伏誅朝廷以紹宗功罪止士繭身皇建初配饗世宗廟庭士繭弟建中襲紹宗爵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大將軍疊州總管

薛循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太子太保祖壽仁河東河北二郡守秦州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循義少而姦俠輕財重氣招召豪猾時有急難相奔投者多能容匿之魏咸陽王爲司州牧用爲法曹從事魏北海王顥鎮徐州引爲墨曹參軍正光末天下兵起顥爲征西將軍都督華陰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循義爲統軍時有詔能募得三千人者用爲別將於是循義還河東仍歷平陽弘農諸郡合得七千餘人卽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俄而東西二夏南北兩華及陝州等反叛顥進討之循義率所部頗有功絳蜀喊陳雙熾等聚汾曲詔循義爲大都督與行臺長孫稚共討之循義

以雙熾是其鄉人遂輕詣壘下曉以利害熾等遂降拜循義龍門鎮將後循義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循義亦以天下紛擾規自縱擅遂與鳳賢聚衆爲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循義懼悔乃遣其帳下孫悅彥舉表自陳乞一大將招慰魏孝明遣西北道大行臺胡元吉奉詔曉喻循義降鳳賢等猶據險屯結長孫稚軍於弘農珍孫軍蠽橋未能進循義與其從叔普樂從弟嘉族等各率義勇爲攻取之勢與鳳賢書示其禍福鳳賢降拜鳳賢龍驤將軍假節稷山鎮將夏陽縣子邑三百戶封循義汾陰縣侯邑八百戶尒朱榮以循義豪猾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並見拘防榮赴洛以循義等自隨置於駝牛署榮死魏孝莊以循義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高祖爲晉州刺史見循義待之甚厚及尒朱北立魏長廣王爲主除循義右將軍陝州刺史假安南將軍魏前廢帝初以循義爲持節後將軍南汾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破四胡於韓陵遣徵循義從至晉陽以循義行并州事又從高祖平尒朱北武帝之入關也高祖奉迎臨潼關以循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屯陽氏壁循義以書招之崇禮率萬餘人降斐子鵠之據兗州循義從大司馬婁昭破平之天平中除衛將軍南中郎將帶汲郡太守頓丘淮陽東郡黎陽五郡都督遷東徐州元象初拜儀同沙苑之役從諸軍退還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循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而祖業不從循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循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高祖甚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南汾東雍陝四州行臺賞帛千疋循義在州擒西魏所署正平太守段榮顯招降胡酋胡垂黎等部落數千口表置五城郡以安處之高仲密之叛以循義爲西南道行臺爲掎角聲勢不行尋除齊州刺史以贓貨除名追其前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仍拜衛尉卿時山胡侵亂晉州遣循義追討破之進爵正平郡公加開府世宗以高祖遺旨減封二百戶別封循義爲平鄉男天保初除護軍別封藍田縣公又拜太子太保五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七贈晉太華三州諸軍事司空晉州刺史贈物三百段子文殊嗣循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釋褐員外散騎侍郎稍遷正平太守屬高祖在信都嘉族開而赴義從平四胡於韓陵除華州刺史及賀拔岳拒命令嘉族置騎河上以禦大軍嘉族遂棄其乘馬浮河而度歸於高祖由是拜揚州刺史卒於官子慶宇文雄天平初受旨鎮守龍門陷於西魏元象中方得逃還高祖嘉其至誠除廣州刺史後從慕容紹宗討侯景以功別封膚施縣男天保四年從討山胡破茹茹並有功績累遷譙州刺史循義從子元賴父光熾東雍州刺史太常卿元賴廉謹有信義起家永安王參軍行秀容縣事有清名累轉定州別駕舉清平勤幹除漁陽太守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也世爲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髯善騎射魏第一領民酋長臨江伯孝昌末拔陵反叛茹茹餘衆入寇馬邑平以統軍屬有戰功補別將後牧子作亂劉胡崙解律可那律俱時構逆以平爲都督討定胡崙等魏孝莊初除武衛將軍隨尒朱榮破葛榮平元顥遷中軍都督右衛將軍封襄陶縣伯邑七百戶榮死平與榮妻及尒朱世隆等北走長廣王擢立授右衛將軍加京畿大都督時尒朱氏陵僭平常慮危禍會高祖起義平遂歸戮從平鄴破四胡於韓陵仲遠既走以平爲東郡大行臺軍還從高祖平尒朱北復從領軍婁昭討斐子鵠平之授使持節華州刺史高仲密之叛平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武定初除鄜州刺史五年加儀同三司鎮河陽八年進爵爲侯天保初授兗州刺史尋加開府別封臨洮縣子三年與諸將南討江淮克陽平郡陳人攻圍廣陵詔平統河南諸軍赴援陳人退乃還五年夏卒於州時年五十一贈瀛滄幽三州軍事瀛州刺史中書監謚曰莊惠子孝中嗣弟長乂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上柱國卒於涇州長史雖無他伎前在官以清幹著稱

步大汗薩太安狄那人也曾祖榮仕魏歷金門化正二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領民別將正光末六鎮反亂薩乃將家避難南下奔尒朱榮於秀容後從榮入洛以軍功除揚武軍帳內統軍賜爵江夏子從平葛榮累前後功加鎮南將軍榮死後從尒朱北入洛補帳內大都督從北拒戰於韓陵北敗薩以所部降高祖以爲第三領民酋長累遷秦州鎮城都督北雍州刺史天平中轉東壽陽三

東都督元象中行燕州累遷臨川領民大都督賜爵長廣伯時茹茹寇鈔屢爲邊害高祖撫納之遣薩將命還拜儀同三司出爲五城大都督鎮河陽又加車騎大將軍開府進封行唐縣公減物梅三百戶以增其封仍授晉州刺史別封安陵縣男邑二百戶加驃騎大將軍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慕容魔之後也父叱頭魏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尺武平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持節都督滄恆二州軍事恆州刺史儼容貌出羣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工騎射正光中魏河間王元琛率衆赦壽春群儼左廂軍主以戰功賞帛五十疋軍次西硤石因解渦陽之圍平倉陵城荊山戍梁遣將鄭儁等要戰儼擊之斬其將蕭衍梁人奔遁又襲破王神念等軍擒二百餘人神念僅以身免三年梁遣將攻東豫州大都督元寶掌討之儼督別將鄭梅珍與戰斬其軍主朱僧珍軍副秦太又擊賊王荀於陽夏平之孝昌中尒朱榮入洛授儼京畿南面都督永安中西荊州爲梁將曹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時北海太守宋帶劍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迎帶劍造次惶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又破梁將馬元達蔡天起柳白嘉等累有功除強弩將軍與梁將王玄真董當門等戰並破之解穰城圍克復南陽新鄉轉積射將軍持節豫州防城大都督尒朱敗與豫州刺史李恩歸高祖以勳累遷安東將軍高梁太守轉五城太守東雍州刺史沙苑之敗西魏荊州刺史郭黑率衆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黑軍追斬三百餘級又擒西魏刺史郭他時諸州多有翻隔唯儼獲全進號鎮南將軍武定三年率師解襄州圍頻使茹茹又從攻玉壁賜帛七百疋幷衣帽等五年鎮河橋五城侯景叛儼擊陳郡賊侯景麾下軍狄昌賴及僞署太守鄭道合兗州刺史王彥夏行臺狄暢等擒斬百餘級旋軍項城又擒景僞署刺史辛光及蔡遵幷其部下二千人六年除譙州刺史屢有戰功多所降附七年又除滕州刺史天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三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嶷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略兼濟忠勇過人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爲然遂遣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葑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驟起驚濤涌激漂斷荻葑約復以鐵鏁連維防禦彌切儼遣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柵置營焚燒坊郭產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擒五百餘人先是郢城卑下兼土疎頹壞儼更修繕城雉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備具工無暫閑蕭循又率衆五萬與瑱約合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與夏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幷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絕無以爲計唯煮槐楮桑葉幷紵根水萍葛艾等草及靴皮帶勱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別分噉唯留髑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遣使請和顯祖以城在江表據守非便有詔還之儼望帝悲不自勝帝呼令至前執其手持儼鬚髯脫帽看髮數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自古忠烈豈能過此儼對曰臣恃陛下威靈得申愚節不屈堅子軍奉聖顏今雖夕死沒而無恨帝嗟稱不已除趙州刺史進伯爲公賜帛一千疋錢十萬九年又討賊有功賜帛一百疋錢十萬十年詔除揚州行臺與王貴顯侯子鑒將兵衛送蕭莊築郭默若邪二城與陳新蔡太守魯悉達戰大蛇洞破走之又監蕭莊王琳軍與陳將侯瑱侯安都戰於蕪湖敗歸皇建初別封成陽郡公天統二年除特進四年十月又別封猗氏縣公幷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匹五年四月進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出爲光州刺史儼少任俠交通輕隽遨遊京洛閭及從征討每立功効經略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卒贈司徒尚書令子子顯給事黃門侍郎尒朱將帥義旗後歸順立功者武威牒舍樂代郡范舍樂亦以通顯牒舍樂少從尒朱榮爲軍主統軍後西河領民都督尒朱兆敗榮衆歸高祖拜

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以都督隴侯景破賀拔勝於穰城又與諸將討平青
兗荆三州拜鎮西將軍營州刺史天保初封漢中郡公後因戰沒於關中范舍
樂有武藝筋力絶人魏末從崔暹李榮等征討有功授統軍後入尒朱榮軍中
頻有戰功授都督後隨尒朱兆破步藩於梁郡高祖義旗舉業北歸信都從高
祖破北於廣阿韓陵並有功賜爵平舒男每從征役多有剋捷除相府左廂大
都督尋出爲東雍州刺史世宗嗣事封平舒縣侯拜儀同天保中進位開府又
有代人厙狄伏連字仲山少以武幹事尒朱榮至直閤將軍後從高祖建義賜
爵蚡丘男世宗輔政遷武衛將軍天保初儀同三司四年除鄭州刺史尋加開
府伏連質朴勤於公事直衛官闕曉夕不離帝所以此見知鄙希愚狠無治民
政術及居州任專事聚斂性又嚴酷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伏連
加以捶撻遣築雍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琊王儼殺和
士開伏誅伏連家口有百數咸夏之日料以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
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此豆因何而得妻對向於食馬豆中
分減充用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侍婢一
人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云此是官物不得輒用至是鍾鍵並歸天
府

史臣曰高祖霸業始基招集英勇張瓊等雖識非先覺而運屬時來驅馳戎旅
日不暇給義宜槃侮契協宏圖臨敵制勝有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世
見推昔尒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爲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
之臣末命諸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渦水往者摧枯算盡數奇違斯厄運悲夫
贊曰霸圖立業王業是因偉哉諸將實曰功臣永懷耿貫無累清塵

北齊書卷二十

北齊書卷二十考證

張瓊傳遷汾州刺史○北史汾作滻

堯雄傳從此列延討劉豐助平之○延字下脱慶字

楊州刺史是育寶○臣鎔按北史作是寶周書文帝紀及通鑑作是云寶梁書
陳慶之傳作元云寶一本作是元寶魏書官氏志有是寶氏後改是氏疑周書北史爲正

慕容紹宗傳尋行豫州刺史○北史豫作青

今紹宗率兵討擊之大破○擊之字宜在大破下

薛循義傳○北史及通鑑作修義

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屯陽氏擊殆義以脅招之部禮率萬餘人降○臣荃
按堯雄傳雄弟奮出爲南汾州刺史西魏行臺薛崇禮舉衆攻奮與戰大破
之崇禮兄弟乞降兩事互異未知孰是

三年梁司徒隨法和儀同宋顯等率其部下以鄭州城內附○三年北史作大
年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高乾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子子繪

高乾字敬邕渤海蓨人也父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爲州里所宗敬孝昌末葛榮作亂於燕趙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至郡未幾賊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塘之閒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加鎮東將軍樂城縣侯及尒朱榮弒莊帝翼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憤怨破家報國在此時也尒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則多害汝等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也事未輯而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尚書事冀定瀛相殷幽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文宣乾性明悟俊偉有知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數犯公法長而修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魏領軍元义權重當世以意氣相得接乾甚厚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領直後轉太尉士曹司徒中兵遷員外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尒朱榮入洛乾東奔於冀莊帝立遙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乾兄弟本有從橫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反於河塘之閒受葛榮官爵屢敗齊州士馬莊帝尋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尒朱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娛榮死乾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時爾朱徒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爲金紫光祿大夫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乾垂涕奉詔弟昂拔劍起舞請以死自効俄而尒朱兆入洛尋遣其監軍豫白鵠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普徵民馬欲待乾兄弟送馬因收之乾既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鵠忽至知將見圖乃先機定策潛勒壯士襲據州城傳檄州郡殺白鵠執刺史元仲宗推封隆之權行州事爲莊帝舉哀三軍縞素乾昇壇誓衆辭氣激揚涕淚交下將士莫不哀憤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共爲影響俄而靈助被殺屬高祖出山東揚聲來討衆情莫不惶懼乾謂其徒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尒朱無道殺主虐民正是英雄効義之會也今日之來必有深計吾當輕馬奉迎密參意旨諸君但勿憂懼聽我一行乾乃將十數騎於關口迎謁乾既曉達時機開陳世事言辭慷慨雅合深旨高祖大加賞重仍同幔寢宿時高祖雖內有遠圖而外跡未見尒朱羽生爲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僞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節推立中興主拜乾侍中司空先是信都草創軍國權輿乾遭喪不得終制及武帝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邑一千戶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內侍朝廷罕所關知居常怏怏武帝將貳於高祖望乾爲己用會於華林園讌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貞今日復建殊効相與雖則君臣實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世奉朝廷遇荷殊寵以身許國何敢有貳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武帝便有異圖遂不固辭而不啓高祖及武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堅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外示疎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高祖高祖召乾詣幷州面論時事乾因勸高祖以受魏禪高祖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啓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高祖屢啓詔書竟不施行乾以頻請不遂知變難將起密啓高祖求爲徐州乃除使持節都督二徐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指期將發而帝知乾泄漏朝事乃詔高祖云曾與乾邕私有盟約今復反覆兩端高祖便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送武帝帝召乾邕示之禁於門下省對高祖使人責乾前後之失乾曰臣以身率國義盡忠貞陛下既立異圖而乃云臣反獲以匹夫加諸罪倘或難免況人主推恶復何逃命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古然也若死而有知庶無負莊帝遂賜死時年三十七乾臨死神色不變見者莫不歎惜焉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乾曰願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兄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高祖討斛斯椿等次盟津謂乾弟昂曰若早用司空

之策豈有今日之舉也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幽齊徐青光兗十州軍事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諡曰文昭長子繼叔襲祖洛城縣侯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第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爲父所愛魏中興初除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太昌初遷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人自隨慎爲政嚴酷又縱左右吏民苦之兄乾死密業州將歸高祖武帝勑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高祖以爲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時咸畏憚之自義旗之後安州民恃其邊險不賓王化尋以慎爲行臺僕射率衆討平之天平末拜侍中加開府元象初出爲兗州刺史尋徵爲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世宗奏令改選爲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慎所棄暹時爲世宗委任慎謂其搆己性既狷急積懷憤恨因是罕有糺劾多所縱舍高祖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帝率衆東出高祖破之於邙山慎妻子將西度於路盡禽之高祖以其勳家啓慎一房配沒而已

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時便有壯氣長而俶儻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與兄乾數爲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劍客家貲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迕父冀常謂人曰此兒不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爲州衆也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率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邑五百戶乾解官歸與昂俱在鄉里陰養壯士尒朱榮聞而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送於晉陽永安末榮入洛以昂自隨禁於馳牛署既而榮死魏莊帝卽引見勞勉之時尒朱世隆遷還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旣免縲紲被甲橫戈志凌勍敵乃與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卽除直閤將軍賜帛千匹昂以寇難尚繁非一夫所濟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郎常侍加平北將軍所在義勇競來投赴尋值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尒朱羽生潛軍來襲奄至城下昂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定後廢帝立除使持節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爲大都督率衆從高祖破尒朱兆於廣阿及平鄴別率所部領黎陽又隨高祖討尒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辦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鬬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及戰高祖不利軍小却兆等方乘之高歡轉匈奴等以五百騎衝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與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兆衆由是大敗是日微昂等高祖幾殆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邑七百戶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歸於高祖及斛斯椿舉起高祖南討令昂爲前驅武帝西遁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於崤陝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仍討三荊諸州不附者並平之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於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時高祖方有事關隴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山道崚嶒已爲寇所守險昂轉鬬而進莫有當其鋒者遂攻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梁企弈將帥數十人會賚秦失利召昂班師時昂爲流矢所中創甚顧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恨矣所可歎息者不見季式作刺史耳高祖聞之卽馳驛啓季式爲瀛州刺史昂還復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治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北豫州與昂小有忿爭昂怒鳴鼓會兵而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救解乃止其俠氣凌物如此于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爲華言昂嘗詣相府掌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高祖知而不責元象元年進封京兆郡公邑一千戶與侯景等同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率衆救之戰於邙陰昂所部失利左右分散單馬東出欲趣河陽南城門閉不得入遂爲西軍所害時年四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諡忠武子突騎嗣早卒世宗復召昂諸子親問其第三子道嶷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道嶷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於黃州刺史

季式字子通乾第四弟也亦有膽氣中興初拜鎮遠將軍正員郎遷衛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尋加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太昌初，除尚食典御。天平中，出爲濟州刺史。山東舊賊劉盤陁史明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齊兗青徐四州患之，歷政不能討。季式至，皆破滅之。尋有濮陽民杜豐椿等攻城剽野，衆衆將萬人，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陽平路叔文徒黨緒顯等立營柵爲亂，季式討平之。又有羣賊破南河郡，季式遣兵臨之，應時斬戮。自茲以後，遠近清晏。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勳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備，故凡追督賊盜，多致剋捷。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既不奉命，又不侵境，而有何急，遣私軍遠戰，萬一失脫，豈不招罪？季式曰：君言何不忠之甚也！我與國義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未備之間，破之必矣。兵尚神速，何得後機？若以後罪吾，亦無恨。元象中，西寇大至，高祖親率三軍以禦之，陣於邙北，師徒大敗，河中流尸相繼，敗兵首尾不絕，人情騷動，謂世事艱難，所親部曲請季式曰：今日形勢，大事去矣，可將腹心二百騎奔梁，既得避禍，不失富貴，何爲坐受死也？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亡去不義。若社稷顛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區區偷生苟活，是役也！司徒侯瑱入爲散騎常侍，與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戍。高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得書驚慴，即狼狽奔告高祖。高祖嘉其至誠，待之如舊。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時世宗先爲此任，啓以迴授爲都督，從清河公攻王思政於玉壁，破蕭明於寒山，敗侯景於潁陽，還除衛尉卿，復爲都督，從清河公攻王思政於潁川，拔之。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仍爲都督，隨司徒潘樂征討江淮之間，爲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而赦之。四年夏，發疽卒，年三十八。贈侍中、使持節、都督滄冀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瀛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籥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讁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長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與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頭，又索一輪自括頭，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幷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其被優遇如此。翼長兄子永樂次兄子延伯並和厚，有長者稱，俱從翼舉義，永樂官至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出爲博陵太守，以民事不濟，自殺。贈使持節、督滄冀二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子長命本自賤出，年二十餘，始被收舉，猛暴好殺，然亦果於戰鬬，初於大夏門拒尒朱世隆，以功累遷左光祿大夫。高祖遙授長命雍州刺史，封沮陽鄉男，一百戶。尋進封鄢陵縣伯，增二百戶。武定中，隨儀同劉豐討侯景，爲景所殺。贈冀州刺史。延伯歷中散大夫、安州刺史，封萬年縣男，邑二百戶。天保初，加征西將軍。進爵爲子，卒，贈太府少卿。自昂初以豪俠立名，爲之羽翼者，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狄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並仕宦顯達。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也。孟和少好弓馬，率性豪俠，幽州刺史劉豐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衆附昂兄弟，昂遙應之，及豐助敗，昂乃據冀州，孟和爲其致力，會高祖起義冀州，以孟和爲都督，中興初，拜通直常侍，二年，除安東將軍，尋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以建義勳，賜爵長廣縣伯。天平中，衛將軍、上黨內史，罷郡，除大丞相司馬。武定元年，坐事死。叔宗字元纂，樂陵平昌人，和謹頗有學業，舉秀才，稍遷滄州治中。永安中，加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兄海寶少輕俠，然爲州里所愛。昂之起義也，海寶率鄉閭襲滄州，以應昂。昂以海寶權行滄州事。前兗陽太守刁整心附尒朱，遣弟子安壽襲殺海寶，叔宗仍歸於昂。中興初，高祖除前將軍、廷尉少卿，太昌初，加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二年，卒，贈使持節、儀同、定州刺史，老字安德，高人。家世寒微，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少爲獷獷，無賴，結輕險之徒，共爲賊盜，鄉里患之。魏末兵起，遂

與叛爲部曲義旗建仍從征討以軍功除殿中將軍累遷平遠將軍除魯陽太守後除南益州刺史領宜陽太守賜爵長樂子老頻爲二郡出入數年境接羣蠻又隣西敵至於攻城野戰率先士卒屢以少制衆西人憚之顯祖受禪別封陽平縣伯遷南兗州刺史後與蕭軌等渡江戰沒希光渤海蓨人也父紹魏長廣太守希光隨高乾起義信都中興初除安南將軍安德郡守後爲世祖開府長史武定末從高岳平頴川封義寧縣開國侯歷頴梁南兗三州刺史天保中揚州刺史與蕭軌等渡江戰沒贈開府儀同三司西兗州刺史子子尚書外兵郎中武平末通直常侍隨開皇中卒於易州刺史希光族弟子貢以與義旗之功官至吏部郎後爲兗州刺史坐貪暴爲世宗所殺顯祖賣陳武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伐之以七年三月渡江襲魁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軌與希光並爲都督軍中抗禮不相服御競說謀略動必乖張頓軍丹陽城下值霖雨五十餘日及戰兵器並不堪施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士卒得還者十二三所沒器械軍資不可勝紀蕭軌王敬寶事行史闕其傳裴英起河東人其先晉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壽陽縣祖彥先隨薛安都入魏官至趙郡守父約渤海相英起聰慧滑稽好劇談不拘儀檢仕魏至定州長史世宗引爲行臺左丞天保中都官尚書兼侍中戰沒贈開府尚書左僕射

封隆之字祖裔小名皮渤海之蓨人也父回魏司空隆之性寬和有度量弱冠州郡主簿起家奉朝請領直後汝南王悅開府爲中兵參軍初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方自號大乘衆五萬餘遣大都督元遙及隆之擒獲法慶賜爵武城子俄兼司徒主簿河南尹丞時青齊二州士民反叛隆之奉使慰諭咸即降款永安中除撫軍府長史尒朱兆等屯據晉陽魏朝以河內要衝除隆之龍驤將軍河內太守尋加持節後將軍假平北將軍當郡都督未及到郡屬尒朱北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此遂持節東歸圖爲義舉時高乾告隆之曰尒朱暴逆稱加至尊弟與兄並荷先帝殊常之眷豈可不出身爲主以報雠恥乎隆之對曰國恥家恨痛入骨髓乘機而動今實其時遷與乾等定計夜襲州城魁之乾等以隆之素爲鄉里所信乃推爲刺史隆之盡心慰撫人情感悅尋高祖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奉迎於滏口高祖甚嘉之既至信都集諸州郡督將僚吏等議曰逆胡尒朱北窮凶極虐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捐棄今所在蜂起此天亡之時也欲與諸君翦除凶羯其計安在隆之對曰爾朱暴虐天亡斯至神怒民怨衆叛親離雖握重兵其彊易弱而大王乃心王室首唱義旗天下之人孰不歸仰願大王勿疑中興初拜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尒朱北等軍於廣阿十月高祖與戰大破之乃遣隆之持節爲北道大使高祖將擊尒朱北等於韓陵留隆之鎮鄴城尒朱北等走以隆之行冀州事仍領降俘三萬餘人分置諸州尋徵爲侍中時高祖自洛還師於鄴隆之將赴都因過謁見啓高祖曰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尒朱中復乖阻及討仲遠又與之同猶忍之人志欲無限又叱列延慶侯念賢皆在京師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構禍隙高祖經宿乃謂隆之曰侍中昨言實是深慮尋封安德郡公邑二千戶進位儀同三司于時朝議以尒朱榮佐命前朝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爲人臣親行殺逆安有害人之母與子對饗考古詢今未見其義從之詔隆之參議麟趾閣以定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高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爲斛斯椿等譖之於魏帝逃歸鄉里高祖知其被誣召赴晉陽魏帝尋以本官徵之隆之固辭不赴仍以隆之行幷州刺史魏清河王亶爲大司馬長史天平初復入爲侍中預遷都之議魏靜帝詔爲侍講除吏部尚書加侍中以本官行冀州事陽平民路紹遵聚衆反自號行臺破定州博陵郡廣太守高永樂兩使冀州隆之令所部長樂太守高景等擊破之生擒紹遵送於晉陽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尋加開府時初召募勇果都督李八高法雄封子元等不願遠戍衆衆爲亂隆之率州軍破平之興和元年復徵爲侍中隆之素得鄉里人情頻爲本州留心撫字吏民追恩立碑頌德轉行梁州事又行濟州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爲內應輕薄之徒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密書與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

之以爲愚貞既行理無追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殊大乃啓高祖事遂得停隆之自義旗始建首參經略奇謀妙算密以啓聞手書劍藁罕知於外高祖嘉其忠讜每多從之復以本官行瀛州事轉齊州刺史武定三年卒官年六十一詔遣主書監神貴就弔贈物五百段贈使持節都督滄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司徒公高祖以隆之勳舊追榮未盡復啓贈使持節都督冀瀛滄齊濟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保餘如故謚曰宣懿高祖後至冀州境次於交津追憶隆之顧謂冀州行事司馬子如曰封公積德履仁體通性遠自出納軍國垂二十年契闊艱虞始終如一以其忠信可憑方以後事託之何期報善無徵奄從物化言念忠賢良可痛惜爲之流涕令參軍宋仲羨以太牢就祭焉長子早亡第二子子繪嗣

子繪字仲藻小名搥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秘書郎中尒朱兆之害魏莊帝也與父隆之舉義信都率使諸高祖至信都召署開府主簿仍典書記中興元年轉大丞相主簿加伏波將軍從高祖征尒朱兆及平中山軍還除通直常侍左將軍領中書舍人母憂解職尋復本任太昌中從高祖定幷汾肆數州平尒朱兆及山胡等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武帝末解斯椿等佞倖用事父隆之以猜忌懼難潛歸鄉里子繪亦棄官俱還孝靜初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太常卿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問人疾苦還赴晉陽從高祖征夏州二年除衛將軍平陽太守尋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啓高祖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高祖從之仍令子繪領汾晉二州夫修治旬日而就高祖親總六軍路經新道嘉其省便賜穀二百斛後大軍討復東雍平紫壁及稷山紫谷絳蜀等子繪恆以太守前驅慰勞徵兵遷禮軍士無乏興和初自郡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武定元年高仲密以武牢西叛周文帝擁衆東侵高祖於邙山破之乘勝長驅遂至潼關或諫不可窮兵極武者高祖總命羣儀議其進止子繪言曰賊帥才非人雄偷竊名號遂敢驅率士衆送死伊洛天道禍淫一朝瓦解雖僅以身免而魂膽俱喪混一車書正在今日天與不取反得其咎時難遇而易失昔魏祖之平漢中不乘勝而取巴蜀失在遲疑悔無及已伏願大王不以爲疑高祖深然之但以時既盛暑方爲後圖遽命班師三年父喪去職四年高祖西討起爲大都督領冀州兵赴鄴從高祖自潞口西趣晉州會大軍於玉壁復以子繪爲大行臺吏部郎中及高祖病篤師還晉陽引入內室面受密旨銜命山東安撫州郡高祖崩祕未發喪世宗以子繪爲渤海太守令馳驛赴任世宗親執其手曰賊知此郡未允勳望但時事未安須卿鎮撫且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善加經略綏靜海隅不勞學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後進秩一等加驃騎將軍天保二年除太尉長史三年頻以本官再行南青州事四年坐事免六年行南兗州事尋除持節海州刺史不行七年改授合州刺史到州未幾值蕭軌裴英起等江東敗沒行臺司馬恭發歷陽徑還壽春曠場大駭兼在州器械隨軍略盡城隍樓雉虧壞者多子繪乃修造城隍樓雉繕治軍器守禦所須畢備人情漸安尋勅於州營造船艦子繪爲大使總監之陳武帝曾遣其護軍將軍徐度等率輕舟從柵口歷東關入巢湖徑襲合肥規燒舸艦以夜一更潛寇城下子繪率將士格戰陳人奔退九年轉鄭州刺史子繪曉達政事長於綏撫歷宰州郡所在安之徵爲司徒左長史行魏尹事乾明初轉大司農卿正除魏尹皇建中加驃騎大將軍大寧二年遷都官尚書高歸彥作逆召子繪入見昭陽殿帝親詔子繪曰冀州密邇京甸歸彥敢肆凶悖已勅大司馬平原王段孝先總勒重兵乘機電發司空東安王婁叡督率諸軍絡繹繼進卿世載名德恩洽彼州故遣參贊軍事隨便慰撫宜善加謀略以稱所寄卽以其日馳傳赴軍子繪祖父世爲本州百姓素所歸附既至巡城喻以禍福民吏降款日夜相繼賊中勳舊小大必知賊平仍勅子繪權行州事尋徵還勅與羣官議定律令加儀同三司後突厥入逼晉陽詔子繪行懷州事乘驛之任還爲七兵尚書轉祠部尚書河清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世祖深歎惜之贈使持節瀛冀二州軍事冀州刺史開府儀同尚書右僕射謚曰簡子寶蓋嗣武平末通直常侍子繪弟子繪武平中渤海太守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略淮南子繪城陷被送揚州齊亡後逃歸隋開皇初終於通州刺史子繪外貌儻雅而俠氣難忤司空婁定遠子繪兄之壻也

爲瀛州刺史子繡在渤海定遠遇之對妻及諸女讌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大怒鳴鼓集衆將攻之俄頃兵至數千馬將千匹定遠免冠拜謝久乃釋之隆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辨有世用起家員外郎中興初除中堅將軍高祖以爲大行臺左光祿大夫封郯城縣子行渤海郡事以都督從婁昭討樊子鵠事平除青州刺史延之好財利在州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高祖沙苑失利還延之棄州北走高祖大怒同罪人皆死以隆之故獨得免興和二年卒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冀殷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徒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子孝寬嗣隆之弟子孝琬字子瑜父祖曹魏冀州平北府長史以隆之佐命之功贈雍州刺史殷中尚書孝琬七歲而孤獨爲隆之所鞠養慈愛甚篤年十六本州辟主簿魏永熙二年隆之啓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三年釋褐開府參軍事天平中轉車騎將軍司徒主簿武定中爲顯祖開府主簿遷從事中郎將領東宮洗馬天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帝聞而歎惜焉贈左將軍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邵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曉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輒攬衣倒履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懷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修飾學尚有風儀年十六辟州主簿釋褐祕書郎天保元年爲太子舍人出入東宮甚有令望丁母憂解任除晉州法曹參軍尋徵還復除太子舍人乾明初爲中書舍人皇建初司空掾祕書丞散騎常侍爲聘陳使主已發道途遇授中書侍郎還坐事除名天統三年除幷省吏部郎中南陽王主已發道途遇授中書侍郎還坐事除名天統三年除幷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郯嚴輿等並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輿之南丁郯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懷奏南陽王綽專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話時孝琰女爲范陽王妃爲禮事因假入辭帝遽決馬鞭百餘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致於死還京在集書省上下從是沉廢士開死後爲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朝通好趙彥深奏之詔以爲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又奏令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於談謔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嘗謂祖珽云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左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獻者爲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爲沙門統後主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慊焉因有僧尼以他事訴魏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納貨賄致於極法因搜索其家大獲珍異柔以沒官由是正授左丞仍令奏門下事性頗閑儀不諧時俗恩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時年五十一子開府行參軍君確君靜等二人從北邊少子君嶽君贊下蠶室南安之敗君確二人皆坐死

史臣曰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臂而起河朔將致勤王之舉以雪莊帝之讎不亦壯哉既尅本藩成其讓德異夫韓馥懦衰紹之威然力謝時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魔旆用叶本圖高祖因之遂成霸業重以昂之膽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頡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故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於此子繪才幹可稱克荷堂構弈世載德斯爲美焉

贊曰烈烈文昭雄圖斯契灼灼忠武英資冠世門下之酷進退惟谷黃河之濱蹈義亡身封公矯矯共濟時屯比承明德暉光日新

北齊書卷二十一

高乾傳導遣其豎單孫白鵠百餘騎至冀州○北史作白鵲。

高乾弟季式歷政不能討○政字疑錯字之譌。

劉長秋○北史作長秋。

金紫光祿○按光祿下應有大夫二字。

魏清河王亶鑄大司馬長史○鑄字衍。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李元忠趙郡柏人人也曾祖靈魏定州刺史鉅鹿公祖恢鎮西將軍父顯甫安州刺史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爲司空辟爲士曹參軍遷太尉復啓爲長沙參軍懌後爲太傅辟被詔爲僧構明堂大都督又引爲主簿元忠粗覽史書及陰陽數術解鼓箏兼好射彈有巧思遭母憂去任未幾栢州刺史安樂王鑒請爲府司馬元忠以艱憂固辭不就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爲救療家業富贍其家人在鄉多有舉貸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魏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遷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錦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捨避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家潛圖義舉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驛車載衆筆燭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備陳誠款深見嘉納時刺史尒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先聚衆於西仍與大軍相合擒斬羽生即令行殷州事中興初除中軍將軍衛尉卿二年轉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尋加征南將軍武帝將納后即高祖之長女也詔元忠與尚書令元羅致娉於晉陽高祖每於宴席論敘舊事因撫掌欣笑云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答曰建義處不慮無止爲如此老翁不可過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過所以不去因捋高祖鬚而大笑高祖亦悉其雅意深相嘉重後高祖舉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被傷當時殞絕久而方蘇高祖親自撫視其年封晉陽縣伯邑五百戶後以徽纏失官時朝廷離貳義旗多見猜阻斛斯椿等以元忠優於榮利又不以世事經懷故不在嫌疑之地尋兼中書令天平初復爲太常後加驃騎將軍四年除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振貸侯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振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賞興和末拜侍中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羣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散遊里閈遇會飲酌蕭然自得常布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武定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不拜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會貢世宗蒲桃酒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其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罄豈輕財重義舉時愛己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恆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夏深佩徽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被黎耆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三年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其年卒於位年六十贈縑布五百匹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光照先人終致貴達矣子搖嗣搖字德況少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弈之屬多所通解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起家司徒行參軍累遷河內太守百姓安之入爲尚書儀曹郎天保八年卒元忠族弟密字希邕平棘人也祖伯膺魏東郡太守贈幽州刺史父渙治書侍御史河內太守贈青州刺史密少有節操屬尒朱兆殺逆乃陰結豪右與渤海高昂爲報復之計屬高祖出山東密以兵從舉義遙授幷州刺史封容城縣侯邑四百戶尒朱兆至廣阿高祖令密募殷定二州兵五千人鎮黃沙井陘二道及兆棄陵敗還晉陽隨軍平北高祖乃以薛循義行幷州事授密建州刺史又除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降手書勞問幷賜口馬侯景外叛誘密執之授以官爵景敗歸朝朝廷以密從景非元心不之罪也天保初以舊功授散騎常侍復本爵縣侯卒贈殿中尚書瀛州刺史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

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魏末行臺軍司馬武邑太守天保初司空長史太寧武平中清河廣平二郡守銀青光祿大夫齊亡後卒子道謙武平中侍御史道謙弟道貞南青州司馬為逆賊邢果所殺贈北徐州刺史元忠宗人愍字魔鄰形貌魁傑見異於時少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郡唯招致森俠以為徒侶孝昌之末天下兵起愍潛居林慮山觀候時變賊帥鮮于脩禮毛普賢作亂詔遣大都督長孫稚討之稚素聞愍名召兼帳內統軍軍達呼陁賊來逆戰稚軍為賊所敗愍遂歸家安樂王元鑒為北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威彊未得前遣使徵愍表授武騎常侍假節別將鎮鄴城東郭葛榮之圍信都餘黨南抄陽平以北皆為賊有鑒命愍為前驅別討之頗有斬獲及鑒謀逆愍乃詐患暴風鑒信之因此得免未幾大都督源子邕屯安陽大都督裴衍屯鄴城西討鑒愍棄家口奔子邕仍被徵赴洛除奉車都尉持節鎮汁河汁河在鄴之西北重山之中幷相二州交境以葛榮南遁故用愍鎮之榮遣其叔樂陵王葛蔓率精騎一萬擊愍愍據險拒戰蔓不得前尒朱榮至東關愍乃見榮榮欲分賊勢遣愍別道向襄國襲賊署廣州刺史田怙軍愍未至襄國已擒葛榮即表授愍建忠將軍分廣平易陽襄國南趙郡之中丘三縣為易陽郡以愍為太守賜爵襄國侯永安末假平北將軍持節當郡大都督遷樂平太守未之郡洛京傾覆愍率所部西保石門山潛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及高昇兄弟安州刺史盧曹等同契義舉助敗愍遂入石門高祖建義以書招愍愍奉書擁衆數千人以赴高祖高祖親迎之除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兼尚書西南道行臺當州都督令愍率本衆西還舊鎮高祖親送之愍至鄉據馬鞍山依險為壘徵糧集兵以為聲勢尒朱兆出井陘高祖破兆於廣阿愍統其本衆屯故城以備尒朱北相州既平命愍還鄴除西南道行臺都官尚書復屯故城尒朱兆等將至高祖徵愍參守鄴城太昌初除太府卿後出為南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來舊路斷絕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愍勒部曲數千人徑向懸瓠從北陽復舊道且戰且前三百餘里所經之處即立郵亭檄左大服梁道其南司州刺史任思祖隨郡太守桓和等率馬步三萬兼發邊檄圍逼下槀戍愍躬自討擊破之詔加車騎將軍愍於州內開立陂渠溉稻千餘頃公私賴之轉行東荊州仍除驃騎將軍東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加散騎常侍天平二年卒贈使持節定殷二州軍事儀同定州刺史元忠族叔景遺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聚士命共為劫盜鄉里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鉅鹿太守無為以贓罪為御史糾劾禁於州獄景遺率左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劫無為而出之州軍追討竟不能制由是以俠聞及高祖舉義於信都景遺赴於軍門高祖素聞其名接之甚厚命與元忠舉兵於西山仍與大軍俱會擒刺史尒朱羽生以功除龍驤將軍昌平縣公邑八百戶尒朱兆來伐又力戰有功除使持節大都督左將軍太昌初進爵昌平郡公增邑三百戶加車騎將軍天平初出為潁州刺史未幾為前潁川太守元洪威所襲殺贈侍中殷滄二州軍事大將軍開府殷州刺史子伽林襲

盧文偉字休族范陽涿人也為北州冠族父敞出後伯假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篤於交遊少為鄉閭所敬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按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民賴其利修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既善於管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孝昌中詔兼尚書郎中時行臺常景啓留為行臺郎中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為鄉里所歸葬為杜洛周所虜洛周敗復入葛榮榮敗歸家時韓樓據瀛城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樓相抗乃以文偉行范陽郡事防守二年與士卒同勞苦分散家財拯救貧乏莫不人人感說尒朱榮遣將侯深討樓平之文偉以功封大夏縣男邑二百戶除范陽太守深乃留鎮范陽及榮誅文偉知深難信乃誘之出獵閉門拒之深失據遂赴中山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事自率兵赴定州為尒朱兆侯深所敗文偉棄州走還本郡仍與高乾邕兄弟共相影響屬高祖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啓陳誠高祖嘉納之中興初除安東將軍安州刺史時安州未賓仍居帥府行幽州事加鎮軍正刺史時安州刺史盧曹亦從靈助舉兵助敗

因據幽州降尒朱兆兆仍以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州即於郡所爲州治太昌初遷安州刺史累加散騎常侍天平末高祖以文偉行東雍州事轉行青州事文偉性輕財好賓客善於撫接好行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雖有受納吏民不甚苦之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絕興和三年卒於州年六十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殷三州軍事司徒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孝威子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州辟主簿李崇北征以爲開府舉曹參軍自文偉據范陽屢經寇難恭道常助父防守七兵尚書郭秀素與恭道交款及任事每稱薦之高祖亦聞其名天平初特除龍驤將軍范陽太守在郡有德惠先文偉卒贈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軍事幽州刺史度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歷大夏男有術學文章華靡爲後生之俊舉秀才入京李祖勳嘗宴文士顯祖使小黃門勅祖勳曰茹茹既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大夏初成應聲答曰且得燕雀相賀天保末以職出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廢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略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蘼緣崗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閉於荊棘邢部曾戲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柳齊列蓋謂彥師仁惠與文宗郝延也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昇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沖天者翮其翅翻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稱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官有文集十卷皆致遺逸嘗爲趙郡王妃鄭氏製挽歌詞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內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豔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義臺夜明月滿床空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以守范陽勳出身員外散騎侍郎文偉遣奉啓詣高祖中興初加平西將軍光祿大夫元象初行臺薛琡表行平州事徵赴霸府興和中行汾州事懷道家預義舉高祖親待之出爲爲蕤鎮城都督卒官懷道弟宗道性麤率重任俠歷尚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夜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琵琶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晉亢陵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踈失宗道遂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文偉族人勇字季禮父璧魏下邽太守勇初從兄景裕俱在學其叔同稱之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興吾門在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鄰以勇爲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篤榮作亂又以勇爲燕王義旗之起也盧文偉召之不應尒朱滅後乃赴晉陽高祖署勇丞相主簿勵山西稍儉運山東鄉租輸皆令載實達者治罪令勇典其事項邪公主虛儌千餘車勇繩勅之公主訴於太祖而勇守法不屈太祖謂郭秀曰盧勇懍懍有不可犯之色真公直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直納租而已遷汝北太守行陝州事轉行洛州事元象元年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龍一匹馬至大隗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檻驅馬三百匹還夜而還廣州守將駱超以城降高祖令勇行廣州事以功授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宜陽叛民韓木蘭陳忻等常爲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高祖賜勇書曰吾委鄉揚州唯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但依朝廷所委表啓宜停鄉之妻子任在州住當使漢兒之中無在鄉前者武定二年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繕造甲仗六車遺啓盡獻之朝廷賜物之外別賜布絹四千匹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貞侯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魏中書侍郎父紹宗殷州別駕義深學涉經史有當世才用解褐濟州征東府功曹參軍累加龍驤將軍義旗初歸高祖於信都以爲大行臺郎中中興初除平南將軍鴻臚少卿義深見尒朱兆兵盛遂叛高

祖奔之北平高祖恕其罪以爲大丞相府記室參軍累遷左光祿大夫相府司馬所經綸謀謨幷州長史時刺史可朱渾道元不親細務民事多委義深甚濟機速復爲大丞相司馬武定中除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天保初行鄭州事轉行梁州事尋除散騎常侍爲陽夏太守段韶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送梁州路浪未克三年遘疾卒於葉所年五十七子騏驎有才辯尚書郎鄴縣令武平初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爲陳人所稱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等同陷周末逃歸開皇初采安太守卒於絳州刺史子正藻明敏有才幹武平末儀同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以父駒驎沒陳正藻便謝病解職晏思毀瘠居處飲食若在喪之禮人士稱之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鹽屋縣令卒於宜州長史駒驎弟文師中書舍人齊郡太守義深兄弟七人多有學尚第二弟同軌以儒學知名第六弟雅康別有傳義深族弟神威曾祖敞魏中書侍郎神威幼有風裁傳其家業禮學祖通義訓又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魏武之末尚書左丞天保初卒贈信州刺史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閑教義人倫之譽未以縱橫許之屬莊帝幽勝羣胡矯擅士之有志力者皆望勤王之師及高祖東轅事與心會一遇雄姿遂懷肝膽以石投水豈徒然哉既事功名終知止足進退之道有可觀焉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閉關蒐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佐命之一詢祖詞情雖發早著聲名貨其才地肆情矜矯京華人士莫不畏其舌端任遇未聞翦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

贊曰晉陽大夏抱質懷文蹈仁履義感會風雲盧婁貨殖李懿喜氣始終之操清獨斯分義深參贊有謝忠勤

北齊書卷二十二

李元忠傳殺五羊以食之○北史羊作牛

曾貢世宗賜桃酒一盤○北史作曾貢文裘五賜酒一盤及高昇兄弟○昇叙昇之訛

北齊書卷二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悛子贍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父伯成魏中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汎覽羣書頗左氏傳周易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長流參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柏以爲梓材人感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晝夜哀慟殆於滅性後爲司空司徒二府記室參軍轉冀州平北府長史入爲司徒掾出除本郡太守並有當官之能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爲本郡都督率衆討茹茹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擊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衆或徵發中原豬羊子弟或國之腸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懣更發事端今也其職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委閫事裁不報軍還除冠軍將軍轉司徒右長史假節行豫州事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破宛州俘其民人爲奴婢以奚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界於彊鄰皇威未接無所遵從故成背叛今當奉者衣之飢者食之奈何將充僕隸乎盡以歸其父兄部內參多五穀麟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境屬秦隴反叛蕭寶寅敗於涇州高平虜賊逼岐州州城民通因蘭根降賊寶寅至雍州收輯散亡兵威復振城民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州東秦南岐四州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尋入拜光祿大夫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幷置郡縣河間邢果反於青兗之閒果以蘭根之勞也復詔蘭根衡命慰勞果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遷除太府卿辭不拜轉安東將軍中書令莊帝之將誅尒朱榮也蘭根聞其計遽密告尒朱世隆

榮死蘭根恐莊帝知之憂懼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托附之求得在外立功道習爲啓聞乃以蘭根爲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時尒朱榮將侯深自范陽趣中山蘭根與戰大敗走依渤海高乾屬乾兄弟舉義因在中山高祖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加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及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京師時廢立未決令蘭根觀察魏後廢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崔悛同心固請於高祖言廢帝本是胡賊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爲蘭根等構毀深爲時論所非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邑七百戶啓授兄子同遠蘭根既預義勳位居端揆至是始敘復岐州勳封永興縣侯邑千戶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以開府儀同門施行馬歸於本鄉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冀定殷三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公侍中謚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爲先是以不爲清論所許長子相如祕書郎中以建義勳尋加將軍襲父爵遷安東將軍殷州別駕入爲侍御史武定三年卒次子敬仲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既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爲祠部郎中卒於孝武太守蘭根族弟明朗頗涉經史粗有文性累遷大司馬府法曹參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入洛陽明朗爲南道行臺郎中爲顥所擒後棄顥逃還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賜爵鉅鹿侯永安末蘭根爲河北行臺引明朗爲左丞及蘭根中山之敗俱歸高祖中興初拜撫軍將軍出爲安德太守後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爲顯祖諮議參軍出爲平陽太守爲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卒明朗從弟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還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閑顯祖大怒謂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愷情貌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執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愔云何慮無

人作官職若用此漢何爲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過楊愔於路徽自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愔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爲邊民悅服大寧中卒於滕州刺史愔從子彥卿魏大司農季景之子武平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彥卿弟澹舉識有詞藻武平初殿中御史遷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舍人著作郎撰後魏書九十二卷甚得史體時稱其善云

崔悛字長疇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贈僕射悛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爲當時所知初爲魏世宗挽郎釋褐太學博士永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起義悛歸焉高祖見之甚悅以爲諮議參軍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遷將軍右光祿大夫高祖入洛讓定廢立太僕蔡儁武稱普泰王賢明可以爲社稷主悛曰若期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既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中興普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爲帝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邑一千四百戶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領黃門郎悛居門下特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因逃還鄉里遇赦始出高祖以悛本預義旗復其黃門天平初爲侍讀監典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悛性素慢寵妾馮氏假其威刑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悛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既居樞要又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悛備刺史禮餞而迎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怪儀衛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悛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酣渾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敖爲洪鍾舉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悛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遵閉而銜之高祖葬後悛又納盲黃領小兒堪當重任不遵外兄李愼以悛盲告遵遵啓世宗絕悛朝謁悛要拜道左世宗發怒曰黃領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鎖悛赴晉陽而訊之悛不伏遵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悛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悛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婁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爲言之於世宗曰崔悛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悛若在遠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悛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世宗曰然則奈何元康曰崔悛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悛進謁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戶迴授第九弟約悛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悛妹爲妃勅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悛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出爲東兗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悛尋遇偏風而馮氏驕縱受納狼藉爲御史所劾與悛俱召詣廷尉尋有別勅斬馮於都市悛以疾卒於獄中年六十一悛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悛所爲然率性豪俊溺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悛素與魏收不協收既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慮不釋子瞻嗣

瞻字彥通聰明彊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疑然言不妄發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歡辟爲開府西閤祭酒崔暹爲中尉啓除御史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高祖入朝還晉陽被召與北海王晞陪從俱爲諸子賓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世宗崩祕未發喪顯祖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鄭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其父悛侍宴又勅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邵等曰此詩何如其父咸云悛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讌罷共嗟賞之咸云今日之讌併爲崔瞻父子天保初兼舍省吏部郎中尋丁憂起爲司徒屬楊愔欲引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

藥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恩道答曰崔贍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惜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惜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子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鏡爲莫逆之友鏡將東還贍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閑過也贍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數奏加征虜將軍除清河邑中正肅宗踐祚皇太子就傳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勅專在東宮調護贊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勅贍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別旨曰雖有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爲後式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贍詞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此還除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轉尚書吏部郎中因患耳取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贍舉指舒緩曹務繁劇遂附驛奏聞因而被代贍遂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武平三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謚曰文贍性嫺儀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華別室獨飡竊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贍食便往造焉贍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筯裴坐觀贍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七筯恣情飲噉贍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置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崔昂季仲文有學尚魏高陽太守清河內史與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沒乍出高祖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既濟勞之曰卿爲親爲君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天保初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七年卒年六十子偃武平中歷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儼學識有才思風調甚高武平中瑯琊王大司馬中兵參軍參定五禮待詔文林館隋仁壽中卒於通直散騎常侍叔仁魏頴州刺史子彥武有識用朝歌令隋開皇初魏州刺史子儁魏末兼通直常侍聘梁使子楷武平初太子僕卒於武德郡守子聿魏東莞太守子約司空祭酒悛族叔景鳳字鸞叔悛五世祖暹玄孫也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魏尚藥典御天保中讓州刺史景鳳兄景哲魏太中大夫司徒長史子國字法峻幼好學況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天保初尚藥典御乾明拜高陽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假儀同三司卒於鴻臚卿法峻以武平六年從駕在晉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第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悛族子肇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也父士太諫議大夫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爵樂陵男釋褐開府東閤祭酒轉司空外兵參軍遷大司馬府記室參軍天平初轉通直侍郎爲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爲土賊崔迦葉等所虜欲逼與同事肇師執節不撓論以禍福賊遂捨之乃巡慰青部而還元象中數以中舍人接梁使武定中復兼中正員郎送梁使徐州還勅修起居注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副使轉中書舍人天保初參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二年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爲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美見重當世並功參霸迹位過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盡義旗之人物歟魏之要幸附會崔以門地驕很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爲累德況未足喻其高下也贍詞韻溫雅風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贊曰崔魏才望見重霸初名教之跡其猶病諸彥通尚志家風有餘

北齊書卷二十三

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崔暹傳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北史刺史上有濟州二字子國字法壹○北史國作岡

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北齊書卷二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六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也少厲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頻歷行臺郎以文才著稱崔祖螭反搴預焉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厚之未被知也會高祖西討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謝以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婁昭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尋除左光祿大夫常領主簿世宗初欲之鄴總知朝政高祖以其年少未許搴爲致言乃果行特此自乞特進世宗但加散騎常侍時又大括燕恆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涼之民以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入其家於是所獲甚衆搴之計也搴學識而行謹邢邵嘗謂之曰更須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贏卒數萬嘗服賴剌丸李諧等調之曰卿賴剌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搴飲酒醉甚而卒時年五十二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冤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搴焉贈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終於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康貴贈冀州刺史誌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縣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軍天平元年修起居注二年遷司徒府記室參軍尤爲府公高昂所值後出爲瀛州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歷皆爲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爲相府功曹參軍內掌機密高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受意旨甚適速用性又柔謹通解世事高祖嘗怒世宗於內親加毆蹋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惻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爲之懲忿時或憩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憚如此高仲密之叛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將殺暹世宗匿而爲之諫請高祖曰我爲舍其命須與苦手世宗乃出暹而謂元康曰卿若使崔得杖無相見也暹在廷解衣將受罰元康趨入歷階而昇且盲曰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高祖從而宥焉世宗入輔東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魏尚書僕射范陽盧道虔女爲右衛將軍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沒官高祖啓以賜元康爲妻元康乃棄故婦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顏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潤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放賣交易徧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遽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通直常侍轉大行臺郎中徙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秘不發喪唯元康知之世宗嗣事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別封昌國縣公邑一千戶侯景反世宗遣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世宗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剋世宗乃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意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援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世宗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而剋賞元康金百鋌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

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應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啓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以分元康權也元康既貪貨賄世宗內漸嫌之元康頗亦自懼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先掌廚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祖常執刀隨從云若閑東齋叫聲即以加刃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建東宮軍官拜表事罷顯祖出東止車門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季舒逃匿於廁庫直紇奚舍樂扞賊死是時秘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彌綸霸道草昧邵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亡家恤國掃平遘寇廓清荊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隕奄及悼傷既切宜從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戶舊封並如故謚曰文穆賻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後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溫雅有聲藝武平末假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禮部侍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治元康弟雄官至大鴻臚次季璨鉅鹿太守轉冀州別駕平秦王歸彥反季璨守節不從因而遇害贈衛尉卿趙州刺史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世祖驚晉散騎常侍因使沒趙遂家焉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際師每奇之同郡甄琛爲定州長史閱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爲琛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爲友州牧任城王澄閱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延昌中以軍功起家除廣武將軍恆州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帶廣陽王驃騎府法曹行參軍行臺度支郎中還除光州曲城令爲政清靜務盡仁恕詞訟止息遠近稱之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塗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獲戎具道別車載又令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所部達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劫欲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兵格鬬終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崔暹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普泰中吏曹下訪守令尤異弼已代還東萊太守王昕以弼應訪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行喪六年以常調除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領內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爲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然後施行遷中軍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軍府司馬未之官儀同賓泰總戎西伐詔弼爲泰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饋送晉陽高祖詰之曰賓中尉此行吾前具有法用乃違吾語自取敗亡爾何由不一言諫爭也弼對曰刀筆小生唯文墨耳技便宜之事誠所不及高祖益怒賴房謨諫而獲免左遷下濿鎮司馬元象初高祖徵弼爲大丞相府法曹行參軍署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尋加鎮南將軍高祖又引弼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弼嘗承閑密勸高祖受魏禪高祖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幸于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讀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世子在京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有此人方正庶天下皆蒙其利豈獨吾家也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擾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高祖問內賊是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答

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喻之曰前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六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顙謝曰愚癡無智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後從高祖破西魏於邙山命爲露布弼手即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邑二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奉使詣關魏帝見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閑鄉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恆一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平陽公淹爲幷州刺史高祖又命弼帶幷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霄臨波命鉤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既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實衆流之江海乃羣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既久學文疊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於舊說情發於中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於遊刃有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內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卑邇言在察春末舉肯猥蒙垂誘今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幷序如別詔答云李君遊神冥窗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極幽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既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戶列門張途通徑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未聞肯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僉於舊說歷觀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貢非一緒已勅殺青編藏之延閣又上一本於高祖一本於世宗武定中遷衛尉卿會梁遣貞陽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率諸軍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臺左右臨發世宗賜胡馬一匹語弼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恆自乘騎今方遠別聊以爲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爲鑒戒者錄一兩條弼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美世宗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其要握手而別破蕭明於寒山別與領軍潘樂攻拔梁潼州仍與岳等撫軍恤民合境傾賴六年四月入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秘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勅弼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繙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實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遭儀同王思政據頴州太尉高岳等攻之弼行頴州事攝行臺左丞時大軍在境調輸多費弼均其苦樂公私兼舉大爲州民所稱頴州之平也世宗曰鄉試論王思政所以被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世宗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鄉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衆勝鄙言可以還立世宗曰凡欲持論宜有定指那得廣包衆理欲以多端自固弼曰大王威德事兼衆美義博故言博非雜外施言世宗曰若爾何故周年不下孤來即拔弼曰此蓋天意欲顯大王之功顯祖引爲兼長史加衛將軍轉中書令仍長史進爵定陽縣侯增邑通前五百戶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顯祖將受魏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踐祚之後勅命左右籍入柏閣以預定策之功遷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別封長安縣伯嘗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爲蛇盡足弼答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惑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大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誑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旒宮轉槽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

非實邢云死之言斯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斯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得遷生含靈之物何妨異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爲無者神之在形亦非自驅驅朱之明不能視雖孟軻觀眸實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不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機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矣其斯與形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爲無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羣疑衆惑由此起盡辨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縱有末見可以最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遺奇於崔琰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執云俱滅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恆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惠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興中途之歎況曰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審於聖邢云儻化爲鳩鼠變爲駕貴母爲鷂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復然彼燭弼曰儻未化爲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復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戚哉邢云欲使土化爲人木生腹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爲螢老木爲蝎造化不能誰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達言明理宜出典雅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焉苟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哀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暢前後往復再三邢卻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弼謀反收下獄案治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劾事既上聞顯祖發忿遂徙弼瓊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糾謀反南北舉廩臨海鎮爲賊帥張綽潛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顯祖嘉之勑行海州事即所徙之州在州委通陵道幷轉信故道又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勑並依行轉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滕州刺史弼儒雅寬恕尤曉吏職所在清潔爲吏民所懷耽好玄理老而愈篤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弼性質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顯祖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顯祖嘗問弼云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顯祖以爲此言譏我高德政居要不能下之乃於衆前面折云黃門在帝左右何得聞善不驚唯好減削抑挫德政深以爲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嫁顯祖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隱諱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怨失遂遣就州斬之時年六十九既而悔之驛追不及長子鞷第四子光遠從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使持節揚郢二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揚州刺史謚曰文簡鞷臺卿並有學業臺卿文筆尤工見稱當世鞷字子奚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末年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臺卿字少山歷中書黃門侍郎兼大著作修國史武平末國子祭酒領尚書左丞周武帝平齊命尚書左僕射陽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隨駕入關鞷兄弟並不預此名臺卿後雖被徵爲其疊疾放歸隋開皇中徵爲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事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祿未幾而終

史臣曰孫搴便藩左右處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已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未卷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云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委賞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奇才冠絕夷等嵇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有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贊曰彥舉雖才高行皎元康忠勇舍生存義邛中輔玄恩極談天道亡時晦

身復名全

北齊書卷二十四

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孫搴傳會高祖西討登鳳陵○北史作鳳陵

陳之康傳卒于彭城鄧幼治○北史作贊務

杜弼傳朕始讀莊子便值乘名○按乘名二字疑誤

繼孟軻觀幹賢愚可察○毛氏本孟軻作孫卿

黃母篇缺○臣鯤按篇疑作篇事見後漢五行志北史李士謙傳亦有黃母化蟲之語化蟲乃宋士宋之母見晉書五行志

唐未化爲蝸蝸則非有鼻既二有何可開立○臣鯤此既字上疑有脫誤

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北齊書卷二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遷 王峻 王紘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父烈乾太守纂初事尒朱榮又爲尒朱兆都督長史爲兆使於高祖遂被顧徵高祖舉義山東劉廷據相州拒守時纂亦在其中高祖攻而拔之以纂參丞相軍事纂性便佞左右出內稍見親待仍補行臺郎中高祖啓滅國封分賞文武纂隨例封書張伯魏武帝末高祖赴洛以趙郡公琛爲行臺守晉陽以纂爲右丞轉相府功曹參軍事除右光祿大夫使於茹茹以衒命稱直歷中外丞相二府從事中郎坻山之役大獲俘虜高祖令纂部送京師魏帝賜絹五百疋封武安縣伯復爲高祖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饑凍至有死者州以遭禁不聽入城于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聞而善之纂事高祖二十餘歲傳通教令甚見親賞世宗嗣位侯景作亂頓川招引西魏以纂爲南道行臺與諸將率討之還除瀛州刺史會世宗入爲太子少傅後與平原王段孝先行臺尚書辛術等攻圍東楚仍拔廣陵徑州數城斬賊帥東方白額授儀同三司監築長城大使領步騎數千鎮防北境還遷護軍將軍尋卒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少有幹用初事尒朱兆拜平遠將軍以功封隰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討兆於晉陽兆奔秀容兆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伯德伏屍而哭高祖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事漸見親待秀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世宗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爲臺郎而常在高祖左右還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大司徒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鑌鑌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鑌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持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亮出爲幽州刺史屬侯景叛除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尋加都督揚頴等十一州諸軍事兼行臺殿中御書轉都督二豫揚頴等八州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御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頴陽等七城皆下之亮性質直勤力彊濟深爲高祖世宗所信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諸州咸有臟貨之聞武定末徵拜侍中汾州大中正天保初授光祿勳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安定縣男轉中領軍尋卒於位贈司空公

張耀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父鳳晉州長史耀少而貞謹頗曉吏職解褐給事中轉司徒水曹行參軍義旗建高祖擢爲中軍大都督韓軌府長史及軌除瀛冀二州刺史又以耀爲軌諮議參軍後爲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罪掛網者百有餘人唯耀以清白獨免徵爲丞相府倉曹顯祖嗣事還相府掾天保初賜爵都亭鄉男攝倉庫二曹事諸有賜給常使耀典之轉祕書丞還尚書右丞顯祖嘗因近出令耀居守帝夜還耀不時開門勤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真僞難辨須火至面徹門乃可開於是揚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郅君章也乃使耀前開門然後入深嗟賞之賜以錦采出爲南青州刺史未之任肅宗輔政累遷祕書監耀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威儀待物未嘗有過每得祿賜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耀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邪耀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敘百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屬己遵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天統元年世祖臨朝耀奏事遇暴疾仆於御前帝下座臨視呼數聲不應帝泣曰豈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時年六十三詔稱耀忠貞平直溫恭廉慎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燕州刺史謚曰貞簡

趙起字興洛廣平人也父達幽州錄事參軍起性沉謹有幹用義旗建高祖以段榮爲定州刺史以起爲榮典籤除奉車都尉天平中徵爲相府騎曹累加中散大夫世宗嗣事出爲建州刺史累遷侍中起高祖世頻爲相府騎兵二局典知兵馬十有餘年至顯祖即阼之後起罷州還關雖歷位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驅使居腹心之寄與二張相亞出爲西兗州刺史糺勃禁止歲餘

以無驗獲免河清二年徵還晉陽二年又加祠部尚書開府天統初轉太常卿食瑕邪郡幹二年除滄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武平中卒於官

徐遵字彥遐廣寧石門人也其先出自廣平曾祖定爲雲中軍將平朔戍主因家於朔遵少習吏事郡辟功曹未幾與太守率戶赴義旗署防城都督除襄陽縣令高祖以遵閑習書計命爲丞相騎兵參軍事常征伐克濟軍務深爲高祖所知累歷鉅鹿陳留二郡太守天保初爲御史所劾遇赦免沉廢二年顯祖以遵勳舊將用爲領軍府長史累遷東徐州刺史入爲太中大夫河清初加衛將軍二年除使持節都督東楚州諸軍事東楚州刺史天統二年授儀同三司衛尉四年加開府右光祿大夫武平初卒遵爲治慈寬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冬邑郭大火城民亡產業遵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爲經營皆得安立長子世榮中書舍人黃門侍郎

王峻字樂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高祖以爲相府墨曹參軍坐事去官久之顯祖爲儀同開府引爲城局參軍累遷恆州大中正世宗相府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遼城賊數爲民患峻至州遣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室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酋帥而還因厚加恩賚放遣之室韋遂獻馴獸朝貢不絕峻有力焉初茹茹主菴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爲之備未幾菴羅辰到頓軍城西峻乃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閭豆拔提等數十人送於京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之遷秘書監廢帝即位除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擺長堑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閑諜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太僕卿及車駕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知後事仍賜食梁郡幹遷侍中除都官尚書及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普等自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縣瓠爲周人所據復詔峻爲南道行臺與婁叡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走仍使慰勞永郢二州四年春還京師坐違格私度藥物幷絕軍糧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沒特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獨其家口會赦免停廢私門天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侍中四年卒贈司空公

王紘字師羅大安狄那人也爲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蠕蠕反榮授基寧北王寧州刺史後蠕蠕破而基據城不下尒朱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爲府從事中郎令率衆鎮磨川榮死紇豆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尒朱兆高祖平兆以基爲都督除義寧太守基先於蠕蠕與周文帝相知及文帝據有關中高祖遣基與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留基不遣基後逃歸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累遷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興和四年冬爲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紘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楊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捲衣法爲當左爲當右尚書僕顧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爲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捲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世宗召爲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脅紘置刃捍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幷金帶戰馬仍除晉陽令天保初加寧遠將軍頗爲顯祖所知待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爲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卹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爲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暨力薄所輕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紘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置死救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赦之乾明元年昭帝作相補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進爵義陽縣子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遷

散騎常侍武平初開府儀同三司紘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勁勇彊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憑嘉善含過記功救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己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五年陳人寇淮南詔令羣臣共議禦捍封輔相請出討擊紘曰官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惠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偏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人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於周使還卽正未幾而卒紘好著述作畧誡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史臣曰張纂等並趨事霸朝申其功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豈光之拒關駐驛有古人風焉

贊曰纂亮曜起徐遠紘陵舉日高昇凌風遠擾樹死拒關終明信順

北齊書卷二十五

張纂傳高祖舉義山東劉廷據山東拒守○臣基按神武本紀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則此廷是誕字之譌

北齊書卷二十五考證

北齊書卷二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八

薛琡　敎顯儁　平鑒

薛琡字曇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父彪子魏徐州刺史琡形貌魁偉少以幹用稱爲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美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琡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元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辭理窮屈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閒靜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冤滯洛陽繫獄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賜綵百疋遷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問人才事問勞舊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問賢不便義均行厲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進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杲也以琡爲行臺尚書時元顥已據鄴城天穆集文武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杲衆甚盛宜先經略琡以爲邢杲聚衆無名雖彊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此恐難測杲鼠盜狗竊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天穆以軍情所欲遂先討杲杲降軍還顥遂入洛天穆謂琡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高祖引爲丞相長史琡宿有能名深被禮遇軍國之事多所關知琡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高祖大舉西伐將度蒲津琡諫曰西賊連年饑饉無可食噉故置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民豐贍餓死實炬黑類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高祖皆不納遂有沙苑之敗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敕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事不加彫飾但用麻爲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物並不令置琡久在省閫閑明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深情刻薄多所傷害士民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婚遊放恣琡初與姦通後納以爲婦威其魏言逐前妻于氏不聽其子家內怨忿竟相告列深爲世所譏鄙贈青州刺史

敎顯儁字孝英平陽人少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爲羽林監高祖臨晉州儁因使謁見與語說之乃啓爲別駕及義舉以儁爲行臺倉部郎中從攻鄴令儁督造土山城拔又從平西胡轉都官尚書與諸將征討累有功又從高祖平寇難破周文帝敗侯景平壽春定淮南又略地三江口多築城戍累除兗州刺史卒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頗有志力愛學於徐遵明不爲章句雖榮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益賊蜂起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幕容儼騎馬爲友鑒性巧夜則胡蘆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遲有污隆亂極則治幷州戎馬之地尒朱王命世之雄杖義建旗率群悶罪勢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尒朱榮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即署參軍前鋒從平葛賊每陣先登除撫軍襄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鑒自歸高祖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早竭忠誠今尒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即啓授征西懷州刺史鑒委請於州西故郭道築城以防遏西寇朝廷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新築之城樓仗未集舊來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內有一井隨汲即竭鑒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有井泉涌溢合城取之魏師敗還以功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時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鑒愛妾劉氏鑒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作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鑒歷牧入州再臨懷州所在爲吏所思立碑頌德入爲都官尚書令

北齊書卷二十六

北齊書卷二十六考證

薛琡傳父慈子○一本慈作敬

正元中行洛陽令○元慶作光

竟相告列○竟別本北史俱作競

敬顯儁傳字孝英平陽人○北史作陽平太平人

万俟普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種也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授後將軍第二領人酋長高祖起義普遣通誠款高祖甚嘉之解斯椿逼帝西出授司空秦州刺史據覆鼎城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來奔高祖躬自迎接授普河西公累遷太尉朔州刺史卒

子洛字受洛干驍壯有武藝騎射過人爲鄉閭所伏拔陵反隨父歸順除顯武將軍隨尒朱榮每有戰功累遷汾州刺史驃騎將軍及起義信都遣送鹹款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其禮除撫軍兼豐州刺史武帝入關除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與諸將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及河陰之戰竝有功高祖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此役也諸軍北渡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所營地爲回洛城洛懷慨有氣節勇銳冠時當世推爲名將與和初卒

可朱渾元字通元自云遠東人世爲渠帥魏時擁衆內附曾祖謖野肱終於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略少與高祖相知北邊擾亂遂絕家屬赴定州值鮮于修禮作亂元據衆屬焉葛榮併修禮復以元爲梁王遣奔尒朱榮以爲別將隸天光征關中以功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之殺賀拔岳也周文帝率岳所部遣共圖悅元時助悅悅走元收其衆入據秦州爲周攻圍苦戰結盟而罷元既早被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東嘗有思歸之志恆遣表疏與高祖陰相往來周文忌元智勇知元懷貳發兵攻之元乃率所部發自渭州西北渡烏蘭津周文頻遣兵邀之元戰必捷之引軍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豐州刺史曹孟女壻劉豐與元深相交結元因說豐以高祖英武非常克成大業豐自此便有委質之心遂資遣元元從豐州東北入雲州高祖聞其來也遣平陽守高嵩持金瑮一枚以賜元幷運資糧遣遣候接元至晉陽引見執手賜帛千疋幷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幷州者進官爵元所部皆賞以爵邑封縣公除車騎大將軍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逮於東雍擒之遷幷州刺史又與諸將征伐頻有剋捷降下天保初封扶風郡王頻從顯祖討山胡茹茹累有戰功遷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元善於御衆行軍用兵務在持重前後出征未嘗負敗及卒朝廷深悼之皇建初配享世宗廟庭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辯好說兵事破六韓拔陵之亂豐以守城之功除普樂太守魏永安初除豐州鎮城大都督周文授以衛大將軍豐不受乃遣攻圍不剋豐遣慕高祖威德乃率戶數萬來奔高祖上豐爲平西將軍南汾州刺史遂與諸將征討平定寇亂又從高祖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居多高祖執手嗟賞入爲左衛將軍出除殷州王思政據長社世宗命豐與清河王岳攻之豐建水攻之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游濊九月至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游水向土山爲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鉤之竝爲敵人所害豐壯勇善戰爲諸將所推死之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曰忠子驊嗣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沒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其父孔雀世襲酋長孔雀少驍勇時宗人拔陵爲亂以孔雀爲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萬人降於尒朱榮詔加平北將軍第一領民酋長卒常沉敏有膽略善騎射累遷平西將軍高祖起義常爲附化守與万俟受洛干東歸高祖嘉之上爲撫軍與諸將征討又從高祖攻擊諸寇累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封平陽公除洛州刺史常啓世宗曰常自鎮河陽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制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顯所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荊路踰一百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饋唯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還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

家呼延三鎮常秩滿還晉陽拜太保滄州刺史卒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傳第一
領民酋長假王諡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任俠魏正光中隴右賊起詔雍州刺史元
猛討之召募狠家以爲軍導祚應選以軍功累遷龍驤將軍豐州刺史高祖舉
義尒朱天光率關右之衆與仲遠等北抗義師天光留祚東秦總督三州鎮靜
二州天光敗歸高祖除車騎大將軍邙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祚除華州
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潼縣子卒贈司空
韋子粲字曜茂京兆人曾祖閬魏咸陽守父鴻都水使者子粲仕郡功曹史累
遷爲大行臺郎中從尒朱天光平關右孝武入關以爲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
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蒙放免以粲爲幷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
子粲兄弟十三人子姪親屬圍門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
誅滅歸國獲存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諧與粲俱入國粲富貴之後遂特棄道
諧令其異居所得廩祿略不相及其不顧恩義如此

北齊書卷二十七

北齊書卷二十七考證

可朱渾元傳遷平陽守高嵩○一本嵩作崇

北齊書卷二十七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元坦祖魏獻文皇帝咸陽王禧第七子禧誅後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爲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己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坦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正司州牧雖祿厚位尊食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薨起爲特進出爲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稅外別先責絹五疋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常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元斌字善集祖魏獻文皇帝父高陽王雍從孝莊於河陰遇害斌少襲祖爵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准例降爵爲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罪賜死

元孝友祖魏太武皇帝兄臨淮王彧無子令孝友襲爵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寓文襄於華林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恆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舉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人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須多復有蠹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四閭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爲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辜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不幸生逢今世舉朝既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逃竄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痛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言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威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巹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貴賤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

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鑒於是弼絶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中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元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諡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告暉業終如其言

元暉業字紹遠魏景穆皇帝之玄孫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一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冤攀繞橫齊初降封奚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閉閤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辯宗錄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馬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疊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既知死也然爾亦距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亦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靣冰沈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問位諫議大夫莊帝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僖

元韶字世貴魏孝莊之侄避尒朱之難匿於嵩山性好學美容儀初尒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榮陽太常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城遇客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駑鳥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遣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帝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瑙檀容三升玉疊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書司州牧遷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爲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增顯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脩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帝剃韶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爲嬪御識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絶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韶咸已下並無遺漏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

贊曰元氏蒼熾濬茲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北齊書卷二十八

元敏傳顏籀齊文裒愛賞○臣鏡按本書赴齊文裒不應稱齊

元韜傳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賊通客恐不免因令部下馬僧副謂客曰將為投人尚或科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棄刀通之客乃退○臣鏡按此疑有舛誤北史云篤賊通僧副恐不免因令部下馬僧副謂客曰云云兩史情事互異

北齊書卷二十八考證

北齊書卷二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一

李渾子湛　渾弟緒　李璵　緒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李渾字季初趙郡柏人人也曾祖靈魏鉅鹿公父遵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謝病求爲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尒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爲知機永安初除散騎常侍普泰中崔祖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征東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祖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時議有異同渾曰祖客賊之根本圍城復踰晦期烏合之衆易可崩離若閉壁驍勇銜枚夜襲徑趣營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間便可擒殄如祖客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何意冒熱攻城徒損軍士諸將遲疑渾乃決行未明逮城下賊徒驚散生擒祖客斬首送洛陽海隅清定後除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謂之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常侍曾經將領今復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使還爲東郡太守以贓徵還世宗使武士提以入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世宗笑而捨之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邢邵爲少師楊愔爲少傅論者爲榮以參禪代儀注賜爵涇陽縣男刪定麟趾格尋除海州刺史土人反共攻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絶其路城內先有一牀時旱久涸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督勵將士捕斬渠帥渾妾鄭氏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官卒于鄴

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縣男渾與弟緒偉俱爲聘梁使主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

緒字敬文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閒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以爲非常兒也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徹河間邢晏卽緒舅也與緒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莫在此甥齊王蕭寶寅引爲主簿記室專管表檄待以賓友之禮司徒高岳辟爲從事中郎徹至洛時勅侍中西河王昕書監常景選儒學十人緝撰五禮緒與太原王乂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緒與從弟騫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錄議秦長筆札尤能傳受緝綴詞議剖斷可觀天平初世宗用爲丞相司馬每罷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緒先發言端爲羣僚之首音辭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武定初兼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帝問緒高相今在何處緒曰今在晉陽霸遏邊寇梁武曰黑獺若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緒曰黑獺遊魂關右人神獸毒連歲凶災百姓懷土丞相奇略不世畜銳觀釁攻昧取亡勢必不遠梁武曰如卿言極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緒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緒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平南將軍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民常患之緒欲修檻遂因闕俱死咸以爲化感所致皆請申上緒曰猛獸因闕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祖東巡郡國在濮州城西駐馬久立使慰之曰孤在晉知山東守唯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誓始令終將位至不次河間守崔謀持其弟遲勢從緒乞棄角鴈羽緒答書曰鴈有六翮飛則冲天棄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是時世宗使遲選司徒長史遲薦緒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天保初爲司徒右長史緒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而屈沉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

公緒字穆叔渾族兄籍之子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冀州司馬屬疾去官後以侍御史徵不至卒公緒沉冥樂道不關世務故奢心不仕尤善陰陽圖緯之學嘗語人云吾每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世祚終於四七及齊亡之歲上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潛居自待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又撰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語十三卷並行於世

李璵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五世孫父韶並有重名於魏代璵溫雅有識量釋褐太尉行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遷都於鄴留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殿材木以明幹見稱累遷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捐老

疾不求仕齊受禪進瑗兼前將軍導從於圓丘行禮瑗意不願策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即絕朝請天保四年卒子詮韜誦韜無行誦以女妻穆提婆子懷魔超遷臨漳令儀同三司韜與陸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弟瓊字道瑜名在魏書才識之美見稱當代瓊六子彥之脩之壽之禮之行之凝之並有器望行之與兄弟深相友愛又風素夷閑爲士友所稱范陽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爲實錄瓊從弟曉字仁略魏太尉虔子學涉有思理釋褐員外侍郎尒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爲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曉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悛宅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安居訓勵子姪無復宦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入都從仕除頓丘守卒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羲魏中書令父道昭魏祕書監述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暑釋褐司空行參軍天保初累遷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今於鄭兗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爲兗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軍寮有人入市鬻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歎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贈而寫得嘗時以爲絕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未貴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遂卒於州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竟後王更娶鄭道蓋女王坐受道蓋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蓋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輕之子元德多藝術官至瑣邪守

元德從父弟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世宗引爲館客歷太子舍人崔昂妻卽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元禮入周卒於始州別駕

李渾子湛渾。廣弟繪偉○北史偉作緯。

李渾弟繪河間守崔謀○北史謀作懿。

李渾族子公緒又撰質疑五卷○北史質疑上有禮字。

北齊書卷二十九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子達拏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後也世爲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爲書生避地渤海依高乾以妹婁乾第慎慎後臨光州啓暹爲長史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高祖與語說之以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事重留守任切家弟年少未閑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丞吏部郎主議麟趾格遷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高慎之叛與暹有隙高祖欲殺之世宗救免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舉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暹杜弼稽聽鄭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人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朝令暹後通名因過以殊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拳鞮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職貢願公少留暹曰遇受勅在臺以檢校遽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過暹在道前驅爲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之暹前後表彈倘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羣殖州刺史幕容儼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幷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重並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祖嘗與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爲定州長史佐吾兒開府諮議及暹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令並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暱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贖爾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貴集法官而天下貪墨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爲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還肅清羣公奉法衣冠陌陣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夏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親爲擁之而授勞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高祖降堦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幷臣所射賜物千匹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爲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勳樊之力世宗暹謂暹曰我尚最羨何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高祖崩未發喪世宗以暹爲度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爲之止有因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世宗意釋竟以獲免自出身從官常日宴乃錯愕晚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嗣歲無節操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權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昇高座開講趙郡睦仲懿陽屈服之暹喜擢婁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暹之短也顯祖初嗣業司馬子如等挾舊怨言暹罪重謂宜罰之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苛察法官斷崔暹則得遠近人意顯祖從之及踐祚譖毀之者猶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等搜暹家甚貧匱唯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於馬城靈則負土供役夜則置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鐵赴晉陽無實釋而勞之尋遷太常卿帝謂羣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初世宗欲以妹嫁暹子而會世宗崩遂寢至是羣臣讌於宜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歷與之語於坐上親作書與暹曰寶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恩成大兄宿志乃以主降達拏天保末爲右僕射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亦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暹以疾卒帝撫靈而哭贈開府達拏遍覓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爲司農卿入周謀反伏誅天保時顯祖嘗

問樂安公主遣奉於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逮奉母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逮奉殺主以復讎

高德政字士真渤海蓨人父顯魏滄州刺史德政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顯祖引爲開府參軍知管記事甚相親狎高祖又擢爲相府掾委以腹心遷黃門侍郎世宗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居守令德政參掌機密獨見親重世宗暴崩事出倉卒軍情草草勳將等以繼戎事重勸帝早赴晉陽帝亦回遑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謀以楊愔居守德政與帝舊相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政勳顯祖行禪代之事德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與楊愔具論諸人勳進意德政恐惜猶豫不決自請馳驛赴京託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情方相應和德政還未至帝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之事諸將等忽聞皆愕然莫敢答者時杜弼爲長史密啓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勁敵若今受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顯祖入召謀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爲帝譬如逐鬼驅市一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惠心攣徹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容後以數人聞無以答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太尉高岳尚書令高隆之領軍婁叡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楊愔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愔見高岳等並還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再駕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五月應天順人德政亦敎勸不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令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帝發晉陽德政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幷密書與楊愔大略令撰儀注防察魏室諸王山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暹度支尚書陸操僧事王昕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晏魏太傅咸陽王坦等總集引入北宮留于東廂受禪後乃放還宅帝初發至亭前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先去若爲形容恐其瀰縰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讓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八日楊愔書中言以魏襄城王韓幷司空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入通奏事魏孝靜在昭陽殿引見和云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閤奏願陛下則堯禪舜魏帝便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遵避又道若爾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魏靜帝凡有十餘條悉書魏靜云安置朕何所復若爲去楊愔對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魏靜帝於是下御坐就東廊口誄范陽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尋奏請發魏靜帝曰人念遺眷舜雖欲與六宮別可乎乃入與夫人嬪御以下訣別莫不歔欷掩涕嬪趙國李氏口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魏靜帝登車出萬春門直長趙道德在車中陪侍百官在門外拜辭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帝至城南頓所受禪之日除德政爲侍中尋封藍田縣公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渤海郡幷德政與尚書令楊愔調紀政事多有弘益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爲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於前諫曰陛下遣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切至方致齟齬常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閣尒病我爲尒針覩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階砌切責桃枝曰尒頭即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氈輿送還家旦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時婁出拜又斬之幷其子榮陽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侍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人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

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讐也帝後悔贈太保嫡孫王臣襲焉

崔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幽州刺史昂年七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少華沉深有志略堅實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文詞世宗廣開幕府引爲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世宗入輔朝政召爲開府長史時勳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內外齊肅遷尚書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丞之兼尚書近代未有唯昂獨爲冠首朝野榮之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闕文武官寮同賀顯陽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甘露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致於天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帝爲斂容曰朕既無德何以當此齊受禪遷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經手歷目知無不爲朝廷歎其至公又委上穀市妄費事三百一十四條詔下依啓狀遷職以聞其年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又勅昂云若諸人不相遵納卿可依事啓聞昂奉勅笑曰正合生平之願昂素勤慎奉勅之後彌自警勵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本性清嚴凡見讀貨輦疾之若讐以是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顯祖幸東山百官預燕升射堂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舊人多出爲州我欲以臺閣中相付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復侍蠟金屬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貶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天保十年策拜儀同兼子獻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特召昂至御所曰歷思羣臣可綱紀省闥者唯冀卿一人卽日除爲兼右僕射數日後昂因入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正者盲其太速欲明年真之終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正僕射明日卽拜爲真楊愔少時與昂不平顯祖崩後遂免昂僕射除儀同三司後坐事除名卒祠部尚書昂有風調才識蓄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採揣上意感激時主或列陳私畢失深爲顯祖所知賞發言獎護人莫之能毀曩曹律令京畿密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昂情尚嚴猛好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者崔暹季舒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挾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所服子液嗣

北齊書卷三十考證

盧通傳趙郡睦仲讓居廣平○北史作睦仲讓

高德政傳父顯○北史顯作顯

山陵以五月至鄴○臣基按下文有六日七日八日詔文疑史家因受禪大事故特書日以識之則日誤月明矣

崔昂傳又表上積市去費事三百一十四條○北史作三十四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三

正昕 納暐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六世祖猛秦符堅丞相家於歷山之廊城父雲仕魏朝有名望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馬在前手爲驅策昕合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輕慢悅曰府主惟在此實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侏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執杯人爭進手昕獨執服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爲汝遭親起與昕卿是何人獨爲偃蹇對曰元景位望雖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案從廝養之役悅謝滿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閤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總徽寮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累遷東萊太守後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祖謁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冤而斂容馮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衰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爲人之師表遷祕書監昕少與邢邵俱爲元暉寮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果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子才當先殺我邵乃免馮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慈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世宗說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故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遣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顯祖以昕疏誕非獨世所須罵之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魏之者曰王元景每陸水運不應遽絕帝愈怒乃下詔徙幽州後徵還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帝怒臨漳令掠聰及舍人李文師以聰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謚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顯祖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楊愔微爲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輩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病不至帝遣騰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十年也有文集二十卷子顗嗣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第暐字叔明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賈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遠不羈閑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往往佳麗絕恐足下方雖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暐稱禍除員外散騎侍郎徵晉慶平王開府功曹史暐顧養母竟不受晉母終後仍屬還鄉遂遊覽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晉爲開府記室暐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暐書勸令起暐復書曰尋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言似疑吾所傷未必是暐吾豈願其必暐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暐亦可疑其是暐其疑半矣若疑其是暐而營護雖暐亦無損疑其非暐而不療儻是暐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死若王暐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鷹飛雲翼方捲入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魄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暐遂歸鄉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暐與清河崔暹頓丘李廋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擢暐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成立不負義方卿祿位當亞吾弟若苟使邪致相詿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暐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演友齊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晉遷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暐欲加大辟王私謂暐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暐二十帝尋發怒閉暐得杖以故不殺先鞭鉗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固諫帝大被歐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暐還汝乃

釋晞令往王抱晞曰晉氣息嬰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遠篤此會主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校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畢王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從遷爲王友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千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絶主上顧顧殿下扶翼王納福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恆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途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陳意吾當何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王曰今朝廷乃謂欲舉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往棄令人不自覺刀筆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蔡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歎歎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昨夜九思今便患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閒苦諫遂至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寧口除臣雖敢有言帝借遣搥趙亂杖挾殺十會醉臥得解晉使婁叡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皆連傳晉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遷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晉曹亦保儀榮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貞主晞曰天保事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覓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沖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屬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沖退自養保家祚得豈是不王歟然愚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今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耶王不答帝臨殺勃王從駕除晞幷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遵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晉撫文武還幷州及至乃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義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婁太后令王歸爲左長史晞爲司馬每夜戒入晉則不與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遣晞密宣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踪遠親戚事愚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若則在背交載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恆虧盈迭至神幾變化將變斯集雖執據挹糅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王曰卿何敢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讓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懇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狀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誅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校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祚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侯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傳少隙即徑進也因勅御書陽休之楊愔魏收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廂共掌錄歷代廢興建業職司廢置朝儀異同冀殿增損或道德高儁久在沉淪或巧言駔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齊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遍悟讀聞朝晡給與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勅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冤屈導引趨拜爲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重授皇太子太子稱疾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勅問外間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鑾駕巡狩爲復可爾若輕有靡使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療鉢裴獲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經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事駕北征後人言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尤能少時辭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被

猶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燕官但恩之燋熱耳百官書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請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胸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嚴畏慕殆不自勝因以藩敗武成本忿其簡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脩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閒疾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幷州雖戎馬填闐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消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來頗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迥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以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北齊書卷三十一

北齊書卷三十一考證

王昕弟晞條常山王演友○一本王作公臣基按孝昭紀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天保初進爵爲王神武在時孝昭並未封王作常山公爲是但史家每有追敘之文王字義亦可通

北齊書卷三十一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蓄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自出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營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勳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熟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圍閉之乃曰亦覩亦不覩景遣蔣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請湘東乞征約召諸營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种類人俗恆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舸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雄雖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暴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勢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浸水而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爲剎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剎仰頭截出具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鄉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獲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遂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勸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賊還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艦緣武陵王紀果遣勇兵來渡峽口勢便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壘每晴輒一斛許因指表令掘之如其言又營至襄陽城北大樹下壹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遭我者豈見天日乎爲受三歸龜乃入草初入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爲弟子山中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衆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靦人慴而放之風雨乃定曉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違逆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舡艦有小弟子戲截龜頭來請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龜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龜頭斷稍縮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龜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請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懺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皆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憚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能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業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使射王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豈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繩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悉收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櫃置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買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腰自委櫃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餘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書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衆兵趣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倘不希尊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廚有報至故求救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殷供食具大餺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墨其城門著粗白布衫布裙邪巾大繩束腰坐草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者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餺餅湯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還興此寺幽僻可以免難

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綽嘗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莒爲鄂州刺史官爵如故莒弟遵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莒兄弟入朝文宣開其奇術虛心相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候以待之法和遥見鄴城下馬步步幸術謂曰公既萬里踏戴主上虛心相待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直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伏身百人諸嗣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宣宣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莒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稱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斂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逝之及剃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倘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遷代坐又曰一毋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文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荊鄂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恆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適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父翻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荊州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鄂州琳攻魁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絶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勳與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詔琳罪陛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爲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腳使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畢請復本位禾爲奴婢梁元乃饋琳送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本位使琳拒蕃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轄外又受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雖被權常欲舉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還琳轄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付官正疑琳耳琳分誠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圖像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執若遣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荊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梁元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入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乃爲梁元舉哀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剋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幷獻駿象又使獻歌於魏求其妻子亦稱臣於梁陳霸先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帥各乘一艦每行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乃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屑與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濡唯以鐵鏁一人背恩斬之鏁安都文育實琳所坐艦中令一閤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鄂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遲太真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娶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爲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於齊請納莊爲梁主文

實遣兵援送仍遣錄中書令李騊駼冊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舍人羊愍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襄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城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卽位琳乃輔莊次於潯須口齊遣楊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楊州侯瑱等徐出蕪湖驛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艦以擲舡者皆反燒其舡琳舡艦漸亂兵士投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舡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裴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僧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曄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右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曄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仗兼給鼓吹琳水陸戒嚴將襲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尙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爲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勑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兩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愼勿輕鬬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遷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幷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泗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驎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尙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骨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裔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實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遵萇弘之會泊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被臣之戴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髀卜夏可愴瘞瑒早遵末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揩巾兩袂痛可纖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愛發敕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匈賤竊亦有心琳經莅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屑東閤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宅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隋淚之人近故舊王維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許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窆川而建塋城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爲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於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楊州人茅知勝等五人密送葬柩遷於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楊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尙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輼輬車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任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鄰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餉幷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欷流涕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橅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北齊書卷三十二

北齊書卷三十二考證

陸法和傳宋在梁鄱州刺史○文宣紀及慕容儼傳俱作宋纂

會人舉意幹強之等○南史作辛愍

場早遷末席○一本席作像又有預參下席四字

北齊書卷三十二考證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五

蕭明 蕭祇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蕭明蘭陵人梁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在其本朝甚爲梁武所親愛少歷顯職封須陽侯太清中以爲豫州刺史梁主既納侯景詔明率水陸諸軍趨彭城大圖進取又命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總服羣帥指授方略明渡淮未幾官軍破之盡俘其衆魏帝升門樓親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桎送於晉陽世宗禮明甚重謂之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主弁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自出師離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今自欲和弁是力屈境上之事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違命扇動耳侯可遣使諮論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者吾不敢違先王之盲侯及諸人並即放還於是使人以明書告梁主梁主乃致書以慰世宗天保六年梁元爲西魏所滅顯祖詔立明爲梁主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以送是時梁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鄴推晉安王方智爲太宰丞相顯祖賜僧辯霸先重書僧辯未奉詔上黨王進軍明又與僧辯書往復再三陳禍福僧辯初不納既而上黨王破東關斬裘之横江表危懼僧辯乃啓上黨求納明遣舟艦迎接王裒梁朝將士及與明刑牲歃血載書而盟於是梁與東度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衛送明入建業遂稱算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宇文黑獺賊奮等不在赦例以方智爲太傳授王僧辯大司馬明上表遣第二息章馳到京都拜謝宮闕冬霸先襲殺僧辯復立方智以明爲太傅建安王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方智請稱臣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詔徵明霸先猶稱藩將遣使送明會明疽發背死梁將王琳在江上與霸先相抗顯祖遣兵納梁永嘉王蕭莊主梁祀九年二月自湓城濟江三月即帝位於郢州年號天啓王琳總其軍國追謚明曰閔皇帝明年莊爲陳人所敗遂入朝封爲侯朝廷許以興復竟不果後主亡之日莊在鄴飲氣而死

蕭祇字敬式梁武第兩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祇獨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業祇閉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祇等還南俄而西魏剋江陵遂留鄴都本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

蕭退梁武帝第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祇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沉有體裁好學攻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放字希逸隨父祇至鄴祇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常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疎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篆隸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左所稱之才幼而俊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恩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纘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頷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廳遭火之才趣至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戶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右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之才在彭汜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勅居南館禮遇甚優從

祖睿子騭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効又關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貴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驅陟楊愔以其南土之人不堪典秘書轉授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領之之才甚快快不平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宗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稟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兎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舉人又援引讖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爲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暱尋除侍中封旄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獨爲幷臣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第之範爲侍藥與御勑令診候內史曾令呼太后爲石婆萱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劾之之範出告之才曰萱謠云周里跋求伽豹稍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鞋靿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惟之才曰跋求伽胡言去已豹稍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鞋靿靴者得至四月何者鞋之爲字此下系疑者熱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事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腫腰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舡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割得蛤子二大如楡莢又有以胃爲刀子靶者五色班爛之才曰此人痛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恆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遠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輒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効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即是本鄉遂妻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勳諮士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幸苦其月八日勑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優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王徽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續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甚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瑛目疾故以師職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旺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虛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即答云卿姓在亡爲虛在丘爲虛生男則爲廣養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譜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譜遽出避之道遷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譜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遷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簡人誰底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幷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見卿筆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嘖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齲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寬縱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云終恐同廣陵散矣第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北齊書卷三十三考證

徐之才傳名　是字之誤○冊府元龜誤字下有之當補乏也五字

北齊書卷三十三考證

北齊書卷三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楊愔字遵彥小名寒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爲司空侍中愔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閫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諸舅隸子恭子恭與之敘閒暢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甞不流涕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寒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雍睦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森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顧然獨坐其季父睹還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駭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築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糜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嘗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豈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後悟容止可觀人士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後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幷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褒山讀書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誡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佯喑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遇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潛欲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閒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誅尒朱榮其從兄侃參贊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幷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遇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聾樂責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樂責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雠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樂責深相憐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屢戮屬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賀拔勝與遵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子時翻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悛出遭離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豉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恆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儕咸共嗟歎楊氏僮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妻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且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厲愔號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憤因哀感發疾後取息就厠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審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冕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景謨徵等屏居創遂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寶猶寶尉喻乃遣光州刺史奚恩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婁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至碻磝戍州內有愔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與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大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朋百

僚莫有下淚惜悲不自勝齊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惜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警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人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飡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褒擢人倫以爲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惜之用人似貨士市瓜取其大者惜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舉稱姓或舉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惜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嘲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深自言惜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縷大帶遇李庶顧以爲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以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惜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案簿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惜隣宅惜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長慎恆若不足每聞後命憮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惜與尚書右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讓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體梓宮之鄰留長廣王鎮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廢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惜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惜等讓出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李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以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惜等又讓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幷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惜等並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惜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數人相知幷與諸勳胄約行酒至惜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及宴如之惜大言曰諸王構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剪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惜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歐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擯惜等磨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驅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惜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塼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者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基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官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己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惜裹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禿殺癘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

人姑夫死也羊爲悎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厥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歷姑悎子獻天和皆帝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潭餘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悎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茹茹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高祖見之大悅尚陽翟公主甚被待遇顯祖時官至侍中開府儀南郡公天和元年除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頗又少斐嘗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解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速至於此矣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季弟也以道元勳重尚東平公主累遷領軍大將軍開府儀南王卽位加特進改博陵公與楊悎同被殺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弁孫也初爲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習事時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不甚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欽道又遷祕書監與楊悎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初爲太原公東閤祭酒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悎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復舊與濟南敬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悎相埒悎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悎同詔進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頤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侍詔文林館

北齊書卷三十四

北齊書卷三十五

唐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辛術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卬　王松年　劉律

裴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則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辨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過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蓄拔裴文舉爲不亡矣累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問曰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遂心況讓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憑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不以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雅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令人還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獻歌以泰肇儀注封平都縣男帝欲以爲黃門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賓兄交款企聞善政還有人從清河來云裴吏敷迹監臧清靖兼月之期翻然更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豫會與久吏姦猾多有便制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教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道都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案裴百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誨教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衆耶於是無敢言者事裴竟賜死於家

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常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覆問應答無遺景歎曰趙李五行俱下稱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關門改葬託諏之頭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第亮並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爲戶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遷鄴後諏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諏之爲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諏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爲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還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爲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

讓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云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讓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賜爲忘年之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讓之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爲許昌太守客故過郡出私財供給民間無所預代去日爲吏人所懷齊亡仕周卒伊川太守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勳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媿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侃祖其教實爲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

李構字祖基隴陽人祖平魏尚書僕射構少以方正見稱釋褐開府參軍累遷濮州刺史卒構從父弟庶魏大司農諧子方雅好學風流規檢甚有家風稍遷臨淮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於其不平並案徹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言王瑾不善事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於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遂白顯祖罪斐等並免頭鞭二百庶死於臨淮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淮縣門

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尒朱榮平元頴賜爵武成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頴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宴之文士兼有武幹等與岳帷幔之謀又常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

貴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寧之女爲妃令赴晉陽成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寧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嫌輒深以慙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州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閉須擊還充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陸卬字雲騏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爲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卬父子彰交遊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羣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儒雅搢紳尤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郎中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樂魏通和歲有文聘卬每兼官接在帷席賦詩卬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奇除中書侍郎參圖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卬昆季六人並主所生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稟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卬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深所嗟尚褒詔表揚改其所居里爲孝悌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天保初常山王薦卬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都尹辟爲邑中正食員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昧伏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搏遘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危病如此性至慈愛得之死日必不令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徼致有感慟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年四十八卬自在朝篤慎周密不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識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卬所制子乂嗣襲爵始平侯

王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幷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雄使梁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欲禁止之乃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朔舊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詳雅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讓梓宮還鄴諸舊臣趨形透無敢盡哀唯松年哭甚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然以樂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參定律令前後大事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遘疾卒贈吏部尚書幷州刺史謚曰平第三子邵最知名

劉禎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禎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累遷雖州刺史遭人服其威信甚得羅場之和世宗輔政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實弟實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逕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世宗致辟禎稱疾不動五子璨珉璞璵並有志節爲世所稱

裴讓之傳裴文季猶不亡矣○臣鯤按裴讓之裴佗之子北史佗字文化而此云文季未知孰是

案裴肅○北史案作密

北齊書卷三十五考證

北齊書卷三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八

邢邵

邢邵字子才河間鄭人魏太常卿之後父虬魏光祿卿邵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爲娛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後因欽諱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畢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憶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义所禮义新除還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义令邵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轉誦俄遍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集賓客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當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東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體宏麗及尒朱北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勅令恆直內省給御史令覆按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纡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曰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一饗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遠自魏晉擾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教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纘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鄴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壿石之功壿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冤絲燕寢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纡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矣樹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望遵鄉飲教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庠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隱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勅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世宗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皇帝朕凶禮多見訊訪勅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

姻之閥稱爲雅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儀頊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閒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恆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遍要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恩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踈未嘗內宿自云書晝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恆須賓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抆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子大寶有文情摯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北齊書卷三十六

邢邵傳給御史〇一本御史作御食

東吳以還所未有也〇北史東字下有門字臣範按東門吳子死不憂事見列子力命篇

北齊書卷三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九

魏收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猷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牀牀樹陰諷誦積年板床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尒朱榮於河陰擅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稿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歷修國史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悛從齊神武入朝黨灼於世收初不諧門悛爲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嚮其率直正員郎李愼以告之悛深憤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悛乃宣言收曾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嘿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兎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勅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閒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猜忌神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父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諮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讎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欺忽季景收初赴鄴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辯辱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頼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勳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顏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緛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

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悟應聲曰魏收在幷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遽近所知非敢妄語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詩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勅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勅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業未効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祕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遺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遹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勅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傳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濟所引史官恐其淩遲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睦元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戮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余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余朱且納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兩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讓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勅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隨朕於是衆口諠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支派莖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入年夏除太子少傳監國史領著作餘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

上皇居新殿盡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誅之帝曾遊東山勅收作詔宣揚威德曾嘗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買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謬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誦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者實便須決行此言若戲魏收既黍師傳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白於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元姊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元姊既東宮之妻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地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勅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威才難於率爾久而未就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發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幷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諡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嘲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誥收留在鄴薤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騫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頗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祕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幷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大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奏收其見重如此始收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摸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減否卽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搆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臧令其門客與行過峴嵛舶至得奇貨寶然褐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尹尋遭黃門郎元文遙勅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爲真收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吾嘗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長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長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爲重有潛載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渡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創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窗乎而上征荀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其遠而能通果廳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閒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寶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徑

呂詛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慾惡莫之前勳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皆然遠於厥德不常爽其金璞龍驚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蟄蟄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縈魅魅魂沉陛獄距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執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閑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歐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黍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吉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譬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遺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趨炎火之室義疊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福事不可不密藉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彊梁人囚桎廷尉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遵公鼎爲己借私玉非身寶過繒爲紺蹏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柔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唯微斯亡則稱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遭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一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權桑干枝望暮而棄夫奚益而非損執有損而不爭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算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遭也則尼父棲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淵厄在前敬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勳更審收又回撰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慶華陰人乃改自云弘慶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卽位有牢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溝收圖執宜有恩澤乃從之掌詔誥除尙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贈司空尙書左僕射諡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以言色相悅然提奬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後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鬬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顏巖屣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圓鼻平飯房答龍著孔嘲玎其辨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爲嗣位至尙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

北齊書卷三十七

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

魏收傳曾祖謂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臣鯤按魏書魏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夏侯子均均子恢恢子產產子歡字子胡歡子悅字慶德悅子子建北史亦同據漢高下迄元魏時代既遠而無知至收值八世誤也冊府元龜云恢子產產子歡據本書則冊府亦誤

收恕季景方之○北史恕字下有以字應從

見邢魏之減否卽是任沈之優劣○臣鯤按顏氏家訓乃云任沈之是非卽邢魏之優劣此與北史並誤

戮辱而墜其駿實○宋祁云燕字之誤

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

北齊書卷三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

幸術　元文遙　趙彥深

幸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參軍與侯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爲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幷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請立碑頌德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諸晉陽俱爲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擒蕭明遷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徹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勑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斷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諸所司不復以閹邢邵閹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景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復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賓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湯葬徹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兗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帝少年高朗所舉者踰衰敬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真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遵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慾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修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幷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閤卿尚書郎閤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遙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遙敏慧夙成清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客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遵集初入洛諸賢皆賞之河閒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清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員外散騎常侍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閤祭酒以天下方亂遠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爲大將軍府功曹參軍受禪於登壇所受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被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爲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軍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即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朝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南郡郡公侍中文遙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多命宣勑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知音所重齊因魏朝宰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爲宇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爲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

遜自洛遷鄴惟有地十頃家貧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遜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遜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奏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遜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遜由是出爲西兗州刺史諸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媿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遜自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稍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騁辭文遜令與范陽盧思道交遊文遜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第之力然自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自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任著作佐郎

趙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熹之後高祖父難爲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故爲平原人也本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明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遊爲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爲常初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諛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爲尚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尚書令令選沙汰諸曹郎彥深以地寒被出爲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祕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彥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爲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祕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卿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出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爲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牀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擬人物皆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羣臣密多勳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己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傳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傳便婚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傳謂之曰家貧而小何以能嫁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傳感其童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沉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乞歸以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材最劣

北齊書卷三十八

元文遙傳使倒騎驢入朝○北史作入廟朝祀。臣鏡按北史爲是。蓋文遙賜姓高。緒屬宗正。故從高氏子弟朝祀也。

幸得此心○通鑑作幸明此心。

文襄謂彦深曰吾昨夜夢獵○臣基按北史文襄上有先是二字

北齊書卷三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子瑜魏鴻臚卿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爲州主簿爲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郡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管歸中書又季舒等音樂故內伎亦通籍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答霸朝恆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妳母舅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勳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爲甚被憎疾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閒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落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尋遷侍中儀秩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言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賦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會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太寧初追還引入臥勉累拜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曾昭陽殿勑令豎造以判事式爲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諸廣寧王宅決爲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滕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夫侍郎文林館豎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時譏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委季舒總豎內作珽被出轉具禮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虵以爲毒蚊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裏飾度糗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幷晉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遲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鬱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幷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虵遂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爲首並斬之殿庭長鬱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婁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產季舒大好書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爲之療庶子長君尚書右丞兵部郎中次魏玄著作佐郎並流於長城未幾季舒等六人髮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並從戮六人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云

祖珽字孝徵范陽狄道人也父瑩魏讓軍將軍珽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爲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警爲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幷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誦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爲娛遊集諸儕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爲聲色之遊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幷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婬婦楊精賭之以爲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廉隨府規爲倉局之閒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白由是遷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振與氣陛子先幷爲謀計請禮之隆令子先宣教

出倉果十車爲案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瑒自言不受賕賂罪于先神武僧而釋之瑒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縱明察然實卒徹所爲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宴飲酒遂藏銅叠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瑒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騄駬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褻讟之與瑒早狎於衆中嘲瑒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騄駬一婁耳願卿稱媛子于時噴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賓屬於坐失金臣屬賓奏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瑒眷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賈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還其本曰不須也瑒以遍略數帙質錢楊播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季雙倉曹成祖等作晉州啓請棄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通典籤高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遽被推檢瑒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鋼其數倍徹未及科會幷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絶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謂也元康因薦瑒才學幷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瑒作書屬案累事幷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瑒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鋌唯與喜二鋌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謀季璨等叔謀以語楊愔愔嘿屏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襄作相瑒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幷盜官遍略一部時又除瑒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襄付從事中郎王士雅推檢幷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瑒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瑒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瑒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宜一命向祕書稱奉幷州約束頒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瑒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捕取瑒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捕之縛瑒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襄以瑒伏事先世矚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饮除免倒參於晉陽瑒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瑒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劉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瑒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劉藏免官文宣每規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普遷勞舊除爲寧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爲孝昭所忿勑中書門下二省斷瑒奏事瑒善爲胡桃油以塗壁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是爲武成皇帝權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瑒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來聘爲中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瑒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孤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瑒至是希旨上書請追算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瑒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瑒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此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瑒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瑒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幷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和士開等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瑒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瑒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欲毀之意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過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瓊內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謂諺若爲有讖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靡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瑒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僮餓故

收養之琰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遠少徵寬放琰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可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琰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爲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殺臣亦不能及殺臣身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己及子俱保休祚最爾殺臣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于口琰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琰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勑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燕脊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琰乃遺陸媪第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深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琰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真可憑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就陸媪出彥深以琰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太后之被幽也琰欲以陸媪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旦之詞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琰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修築陸媪自住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遇見罵焉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常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書與吾等參論之旦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量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琰頗聞其旨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譖旨聞上曰旦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昌奏之帝問琰琰徵實又說譖云高山崩樹樹舉旨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琰幷云旨老翁是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幷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琰又附陸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琰不合之狀幷書琰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琰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琰自分疏幷云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嗣頗不能諠曰然琰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淮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遠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琰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琰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章服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竪及羣小薦推賢延士爲致治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琰乃諷御史中丞魔伯律令勑主書王子沖納賄知其事連穆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坐幷及陸媪猶恐後主漸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沖釋而不問琰日益以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及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旨爲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勑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旨不殺遂解琰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琰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琰遣人推出柏閣琰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琰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旨爲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琰不關城門守埤者皆令下城靜坐街

卷禁斷行人雖大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不測所以疑賊人走城空不設警備
爽忽然令大叫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陣向城爽乘馬自出令錄
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言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
皆驅縱鋪相與驚怪良之而罷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
不遑救援爽且戰且守十餘日賊竟奔走城本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
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爽出亦見慶免君信弟君彥
容貌短小言辭滯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
密所得密甚禮之書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爽弟
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辯兼解音律魏末爲散騎常
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
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揖職更選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
茂頗有酣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重大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
辭仍不復仕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爽欲爲奏官茂乃逃去
爽族弟榮儁涉學有辭藻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
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北齊書卷三十九

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程爽傳賓客令餘酒者皆脫帽○元本北監太后從南監本改
皆有受納○此句下毛氏本有據法處絞上聊捨之又監官遷略一部事發共
十七字
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和士開等罪狀○一本和士開下有侍中左僕
射元文遙八字無等字

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二

附璉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附璉字安仁父慶賓爲魏睢州刺史璉少而敏悟好學善書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璉取其外生皮氏女由此擢拜中書舍人既是子如姻戚數往參詣因與先達名望微相款狎世宗入朝因命璉在鄴北宮共高德正典機密肅宗輔政累遷吏部尚書世祖踐祚趙彥深本子如壻僕元文遙和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由是朝之幾事頗亦預聞尋尋右僕射振遷未幾卒世祖方在三臺飲酒文遙奏聞遂命徹樂罷飲璉外雖通敏內閑風韻閨門徽雅爲世所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剔之及官高任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即嗔詈不可諮承既居大選彌自驕狠于傳載詞

馮子琮傳鄴人北燕主弘之後也父寶紹度支郎中子琮性聰敏涉獵書傳爲肅宗除領軍府法曹典機密攝庫部肅宗曾閱簿領誡令口陳子琮聞對無有違失子琮妻胡皇后妹也還殿中郎加東宮管記又率別部令共胡長粲輔導太子轉庶子天統元年世祖禪位後主世祖御玉殿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匡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世祖在晉陽既居審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量造大明宮成世祖親自巡幸怪其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教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關不宜過復崇峻世祖稱善及世祖崩侯射和士開先恆侍疾秘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意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並秘喪不舉至年少恐王公有貳心意欲普追集涼風堂然後與公詳議時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先恆居內預惟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臨淮王彧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專定遠禁衛之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偉位羣臣皆是至尊父子之恩但今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已下必無異誼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變成太后干政說趙郡王及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即令之任子琮除州非後主本意中官殷勤特給後部鼓吹加兵五十人幷聽將物度關至州未幾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吏部尚書其妻特賜放繼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少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側俄遷尚書左僕射仍總選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卑辭曲躬事事諮稟士開弟休與盧氏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是時內官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閒隙瑯邪王儼殺士開子琮與其事就內省絞殺之子琮微有識鑒及位望轉隆宿心頗改權引非類以爲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依倫次又專管婚媾歷選上門倒以官爵許之旬日便驟子慥正

赫連子悅字士欣勃勃之後也魏永安初以軍功爲濟州別駕及高祖起義侯景爲刺史景本尒朱心腹子悅勸景起義景從之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悅答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老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使知便民不覺損幹子悅答云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貪公心世宗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仍勑依事施行在郡滿更徵爲臨漳令後除鄭州刺史子時新經河清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加恤隱戶口益增治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鄭州民入百餘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後以本官兼吏部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卒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從焉父靈芝魏晉陽令邕少明敏有治世才具太昌初或薦於高祖命其直外兵曹典執文牒邕善書計覆記默識以幹濟見知擢爲世宗大將軍府參軍及世宗崩事出倉卒顯祖部分將士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遣次便了顯祖甚重之顯祖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閑明承變敏速自晉將以還軍吏以上勞効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

占對如響或於御前閙鬭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常謬誤七年於并汾堤堰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是日顯祖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擧太后云唐邕强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彊濟明辨然亦善揣上意進取多途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顯祖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彊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弊十年從幸晉陽除兼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顯祖嘗登重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見重如此其後語邕曰卿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勸楊遵彥更求一人堪代卿者遵彥云比遍訪文武如卿之徒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此意卿宜勉之顯祖或時切責侍臣不稱旨者云觀卿等舉措不中與唐邕作奴其見嘗過多此類肅宗作相除黃門侍郎於華林園射特賜金帶寶器服玩雜物五百種天統初除侍中并州大中正又拜護軍餘如故邕以軍民教習田獵伎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爲人馬疲敝奏請每月兩圍世祖從之後出爲趙州刺史餘官如故世祖謂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閒當即追卿還右僕射又還尚書令封晉昌王鎮尚書事屬周師來寇丞相高阿那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隙肱諱之遣侍中斛律孝卿宣旨責讓留身禁止尋釋之車駕將幸晉陽勑孝卿總知騎兵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稟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常典樞要歷事六帝恩遇甚重一旦爲孝卿所輕負氣鬱快形於辭色帝平陽敗後狼狽還鄴邕懼那肱譖之候斛律孝卿輕己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宗樹安德王爲帝信宿城陷邕遽降周伐例授儀同大將軍卒於鳳州刺史邕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氏一代典執兵機凡是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彊弱多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麤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支取給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越覓詞牒條數甚多俱爲簿疊及左丞彈糾並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昌樂太尉記室參軍平漢並爲徵官錢建限邕各杖背二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捷朝士者至是甚駭物聽邕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鳳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順戎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因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天保受禪諸司監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治謂之外兵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爲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大丞相府騎兵曹與執文幹明解書計爲同局所推天保十年兼中書舍人肅宗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後勑建就彼檢校續使人諸建關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瘠遺遽恐多死損送遽勑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啓知勑許馮戎衆無損建有力馮武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他才勤於在公屬王業始基戎寄爲重建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晉陽圍之下都每年臨幸徵詔差科責成州郡本藩寮佐愛及守宰諮承陳請趨走無暇諸子幼稚俱爲州郡主簿新君還補必先召群男婚女嫁皆得勝流當世以爲榮寵之極武平七年卒

北齊書卷四十

尉瑾傳少而敏悟好學慕李陵遷直後○北史慕李下有以國姓門賓五字。

意在引接名流但不別之○一本之作白。

爲齋宋除領軍府法曹○推尋文義除字疑衍。

且公出宮門已經數日○北史公作不。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蔡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邱人也祖暉魏瑕邪太守朔州刺史因家邊朔父凝魏恆州刺史左衛將軍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爲貴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孝昌二年除羽林監中興元年除襄威將軍晉州車騎府長史後從高祖於信都舉義授中堅將軍散騎侍郎慢內大都督加安東將軍領青光祿大夫屯留縣開國侯天平二年除渤海郡守元象元年除雲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加鎮東將軍二年除北徐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從高祖與西師戰於邙山高祖令顯守河橋鎮據中潭城武定二年除征南將軍廣州刺史侯景反於河南爲景所攻顯率左右二十餘騎突出賊營拔難歸國時高岳慕容紹宗等討景即配顯十馬隨岳等破景於潁陽武定六年拜太府卿從世宗平王思政於潁川授潁州刺史七年轉鄭州刺史八年加驃騎將軍進侯爲公通前食邑一千三百戶天保元年加衛大將軍刺史如故二年與清河王高岳襲歷陽取之爲賊貨鄰鄭州大理禁止處斷未訖爲合肥被圍遣與步汗薩慕容儼等同攻梁北徐州擒刺史王彊與梁秦州刺史嚴超達戰於涇城破之五年授儀同三司其年又與高岳南臨漢水攻下梁西楚州獲刺史許法光于時梁將蕭循與侯瑱等圍慕容儼於郢州復以顯爲水軍大都督從擺口入江救之師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賞帛五百疋十年食幽州范陽郡幹乾明元年除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轉封樂安郡開國公二年除趙州刺史河清元年遷洛州刺史二年復除朔州刺史秩滿歸天統元年加特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四年卒年六十六

皮景和瑕邪下邳人也父慶寶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事正光中因使懷朔遇世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高祖後補親信副都督武定二年征步落稽世宗疑賊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高祖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而獲之深見嗟賞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假節通州刺史封永寧縣開國子後從襲厚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尋從討茹茹主庵羅辰於陘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超捷有武用每有戰功十年食安樂郡幹乾明元年除武衛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肅宗作相以本官攝大丞相府從事中郎大寧元年除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衛大將軍尋加開府二年出爲梁州刺史三年突厥圍逼晉陽令景和馳驛赴京督領後軍赴幷州未到聞賊已退仍除領左右大將軍食齊郡幹又除幷省五兵尚書天統元年遷殿中尚書二年除侍中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頻有奏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治恆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遇無枉濫後除特進中領軍封廣漢郡開國公又隨斛律光率衆西討剋姚白亭二城別封永寧郡開國公又除領軍將軍又從軍拔宜陽城封開封郡開國公項邪王之殺和士開也兵指西闕內外惶惑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趙州刺史尋遷河南行臺尚書右僕射洛州刺史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率衆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轉食高陽郡幹軍至租口值土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皎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麵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謀泄捕討漏逸乃潛度河聚衆數千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欲襲西兗州城景和自南兗州遣騎數百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生擒子皎送京師烹之及吳明徹圍壽陽勅令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景和以尉破胡軍始喪敗怯懦不敢進頓兵淮口頻有勅使催促然始度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資大致遺失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倉陵城截之景和得整旅逆戰摩訶退歸是時拒吳明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由是獲賞除尚書令別封西

河郡開國公賜錢二十萬酒米十車時陳人寇將度淮令景和伴軍西克州爲拒守節度武平六年病卒年五十五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定瀛幽定平六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長子信機悟有風神微涉書傳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勤貴子弟之中稱其識鑒於幷州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連武平末太子齋帥有才藻檢行開皇中通事舍人丁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絶久而復蘇不能下食三日致死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賢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朔州刺史世榮少而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爲高祖親信副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後頻從顯祖討茹茹破稽胡又從高岳平鄴州除持節河州刺史食朝歌縣幹尋爲肅宗丞相府諮議參軍皇建中除儀同三司武衛將軍天統二年加開府又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平信州賊除領軍將軍轉食上黨郡幹從平高思好封義陽王七年後主幸晉陽令世榮以本官判尚書右僕射事貳北平王北宮留後尋有勅令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檢試舉人爲乘馬至雲龍門外入省北門爲違司舉奏免官後主圍平陽除世榮領軍將軍周師將入鄴除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於城西拒戰敗被擒爲周武所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慕敷之見徵稅無厭賜與過度發言歎惜子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祁連山因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氏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習弓馬永安三年尒朱榮徵爲親信至洛陽榮被害即從尒朱世隆奔出建州仍從尒朱兆入洛其年又從兆討紇豆陵步藩補都督普泰元年加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尒朱彦伯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尒父兄皆在山東每懷不信尒若不走今夜必當殺尒可走去猛以素蒙兆恩拒而不從彦伯曰我今亦欲去尒從我不猛又不從彦伯乃舉稍曰尒不從我必刺尒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即背彦伯還復歸尒朱及兆敗乃歸高祖高祖問曰尒朱彦伯將尒投我尒中路背去何也猛乃具陳服事之理不可貳心高祖曰尒莫懼服事人法須如此遂補都督步落稽等起逆在覆釜山使猛討之大捷特敕賞賚元象元年從高祖向河陽與周文帝戰於邙山二年除平東將軍中散大夫其年又轉中外府帳內都督賞邙山之功封廣興縣開國君五年梁使來聘云有武藝求訪北人欲與相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兼共試力挽彊弓槊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而挽之過度梁人嗟服之其年除撫軍將軍別封石城縣開國子食肆州平寇縣幹天保元年除都督東秦州刺史別封雍州京兆郡覆城縣開國男從顯祖討契丹大獲戶口又隨斛律敦北征茹茹敦令猛輕將百騎深入覘候還至白道與軍相會因此追躡遂大破之賚帛三百段七年除武衛將軍儀同三司九年轉武衛大將軍乾明初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封石城郡開國伯尋進爵爲君二年除領左右大將軍從肅宗討奚賊大捷獲馬二千疋牛羊三萬頭河清二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勅猛將三百騎覘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敵衆多遂漸退避賊中有一驍將超出來鬬猛遥見之即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間刺賊落馬因即斬之三年別封武安縣開國君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遷右衛大將軍乃奉世祖勅恆令在嗣主左右兼知內外機要之事三年除中領軍四年轉領軍將軍別封義寧縣開國君五年除幷省尚書左僕射餘如故除幷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稟趙彦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既出彦深以猛爲趙之黨與乃除光州刺史已發至牛蘭忽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曰猛亦知情遂被追止還入內禁留簿錄家口尋見釋削王爵土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攜引之曾有勅徵詣闕似欲委寄韓長鸞等沮難復除膠州刺史尋徵還令在南兗防捍後主平陽敗還又徵赴鄴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尋卒

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高祖虔魏陳留王父永少爲奉朝請自積射將軍爲元天穆薦之於尒朱榮參立孝莊之謀賜爵代郡公加將軍太中大夫二夏幽

三州行臺左丞持節招納降戶四千餘家榮又啓封永朝那縣子邑三百戶持節兼幽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天平初高祖以爲行臺左丞尋除賴州刺史又爲北揚州刺史天保中徵拜大司農卿還銀青光祿大夫依例降爵爲乾鄉男大寧二年遷金紫光祿大夫景安沉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釋褐尒朱榮大將軍府長流參軍加寧遠將軍又轉榮大丞相府長流參軍高祖平洛陽領軍婁昭薦補京畿都督父永啓迴代郡公授之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隨武帝西入天平末大軍西討景安臨陣自歸高祖嘉之即補都督與和中轉領親信都督邙山之役力戰有功賜爵西華縣都鄉男代郡公如故世宗入朝景安隨從在鄴于時江南款附朝貴相尋景安妙閑馳騁雅有容則每梁使至恆令與射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世宗嗣事啓減國封分錫將士封石保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加安西將軍又授通州刺史加鎮西將軍轉子爲伯增邑通前六百戶餘如故天保初加征西將軍別封與勢縣開國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三年從破庫莫奚於代川轉領左右大將督餘官並如故四年從討契丹於黃龍領北平太守後類從鴈再破茹茹遷武衛大將軍又轉領左右大將軍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強盛或侵邊仍詔景安與諸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顯祖聞之遣使推檢同行諸人贓汙狼籍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詔有司以所聚斂贓絹伍百疋賜之以彰清節又轉都官尚書加儀同三司食高平郡幹又拜儀同三司乾明元年轉七兵尚書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又兼侍中馳驛詣鄴慰勞百司巡省風俗肅宗曾與羣臣於西園騎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貢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正中獸鼻帝嗟賞稱善特賚馬兩疋玉帶雜物又加常等大寧元年加開府二年轉右衛將軍尋轉右衛大將軍天統初判行省尚書右僕射尋出爲徐州刺史四年除豫州道行臺僕射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進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之在邊州鄰接他境綏和邊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曾內

營多華少景安被以威恩咸得寧輯比至武平末招慰生蠻輸租賦者數萬戶六年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大義郡開國公率衆討稽胡戰沒子仁武平末儀同三司武衛隋縣騎將軍卒於丹陽太守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神子豫字景豫美姿儀有器幹永安中羽林監元顥入洛以守河內功賜爵永安君後爲濮陽郡守魏彭城王韶引爲開府諸議參軍韶出鎮定州啓爲定州司馬及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言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符同獲免自外同閑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豫卒於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孤隨母爲獨孤家所育養遂從其姓弱止於軍士之中有才幹便弓馬被簡擢補定州六州都督宿衛晉陽或稱其有識用者世宗與語悅之超授中外府外兵參軍天保初除中書舍人豫州司馬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爲顯祖所知乾明初出爲河陽行臺右丞遷洛州刺史又轉左丞刺史如故加散騎常侍宜陽深在敵境周人於黑澗築城戍以斷糧道永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至河清三年周人寇洛州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永業久在河南善於招撫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爲爪牙每先鋒以壞敵衆周人憚之加儀同三司賞賜甚厚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來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愈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尋徵爲領軍將軍河洛民庶多思永業朝廷又以疆場不安除永業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邊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忽速是故不出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乃解圍去永業進

位開府封臨川王有甲士三萬初閉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婁昭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幷州亦陷爲周將常山公所逼乃使其子須達告降於周周武授永業上柱國宣政末出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爲行軍總管崔彥駿所殺

傳伏太安人也父元興儀同北齊州刺史伏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民大都督周帝前攻河陰伏自橋夜渡入守中潼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遁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賊已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擒也貴和弗許武平六年除東雍州刺史會周兵來逼伏出戰却之周剋晉州執獲行臺尉相貴以之招伏伏不從後主親救晉州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軍來掠伏擊走之周克幷州遣車孝寬與其子世寬來招伏曰幷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金馬�predicate二酒鍾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雖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帝自鄴遣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蓋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賜伏曰賞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別引之與同食令於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勑之曰若卽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開國公周帝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習兵馬決意往取河陰正爲傳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還公當時實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罕有全節者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干荷生鎮南兗州周帝破鄴敕書至荷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擧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爲閹寺伺隙便周章前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未嘗不感激沈吟顧之推章其勤學甚加開奬後遷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巡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曹顯和晉州敗後爲建州道行臺右僕射周帝使其子招焉顯和棄其子而不受閉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幷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閉齋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其壯烈贈馬七十匹而歸

高保寧代人也不知其所從來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黃龍兵保寧率驍銳幷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已殺潞又聞鄴都不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勑責苑陽王紹義在突厥中上表勸進苑陽署保寧爲丞相及盧昌期據苑陽城起兵保寧引紹義集奚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薄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苑陽還據黃龍竟不臣周

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簪名戎幕閒關爽險迄於末運位高任重威遠本畝亦各遇其時也傳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可貴乎贊曰唯此諸將榮名是保不忮不忘以斯終老傳子之聾達茲不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草

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元景安傳四年從討契丹趙貴龍領北平太守○按北平上疑有脱失

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陽斐字叔鸞北平漁陽人也父藻魏建德太守贈幽州刺史孝莊時斐於西兗州督護流民有功賜爵方城伯歷侍御史兼都官郎中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與和中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有舊欲請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皆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斐曰羊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使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浴橋壞斐脩治之又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即壑以爲公家苑囿遣斐書曰當路大將軍以足下爲匠者斐答書拒曰當今殷憂啓聖運遭昌曆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續丕顯國步始鷹民勢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動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未足盡其意下營成宴距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剝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賦羽獵之辭雖係以隄塘壍亂以收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也尋轉尚書右丞天保初除鎮南將軍尚書吏部郎中以公事免久之除都水使者顯祖親御六軍北擾突厥仍詔斐監築長城作罷行南譙州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壽陽道行臺左丞遷散騎常侍食陳留郡幹未幾除徐州刺史帶東南道行臺左丞乾明元年徵拜廷尉卿遷衛大將軍兼都官尚書行太子少傅徙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抗表致仕優詔不許頃之拜儀同三司食廣阿縣幹卒於位贈使持節都督北豫光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敬翎子師孝中書舍人

盧潛范陽涿人也祖尚之魏濟州刺史父文符通直侍郎潛容貌瑰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儀同賀拔勝辟開府行參軍補侍御史世宗引爲大將軍西閤祭酒轉中外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爲世宗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擒於頴川世宗盡其才識潛曾從容白世宗云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世宗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初除中書舍人以奏事忤旨免尋除左民郎中坐讒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將救江陵特敕潛以爲岳行臺郎遷中書侍郎尋遷黃門侍郎黃門鄭子默奏言潛從清河王南討清河王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賂遺還不奏聞顯祖杖潛一百仍截其鬚左遷魏郡丞尋除司州別駕出爲江州刺史所在有治方肅宗作相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爲陳兵所敗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勑潛與琳爲南討經略琳部曲故義多在揚州與陳寇鄰接潛輯諧內外甚得邊俗之和陳泰譙二州刺史王奉國合州刺史周令珍前後入寇潛輒破平之以功加散騎常侍食彭城郡幹遷合州刺史左丞如故又除行臺尚書尋授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屬陳遣移書至壽陽請與國家和好潛爲奏聞仍上啓且願息兵依所請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世祖追琳入京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大樹風績甚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爲國患鄉宜深備之顯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年滿之後遽天統武平中徵稅煩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貨官貴惠者官者陳德信縱其妄往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勑送突厥馬數千疋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勑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廐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戒斷酒肉爲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華綵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陳將吳明徹度江侵掠復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五年與王琳等同陷尋死建業年五十七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爲嗣士邃字子淹少爲崔昂所知昂云此兒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歷侍御史司徒祭酒尚書郎鄴縣

令。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出爲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潛從祖兄懷仁。字子友。魏司徒司馬道將之子。懷仁涉學有文辭。情性恬靖。常蕭然有閑放之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又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瑕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邵知而不顧。郗生性清鯁。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泰甚。衍以爲然。武平末卒。懷仁兄子莊之。少有名望。官歷太子舍人。定州別駕。東平太守。武平中。都水使者卒官。懷仁從父弟昌衡。魏尚書左僕射道虔之子。武平末。尚書郎。沈靖有才識。風儀雅素。容止可觀。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昇。諸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頗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秦珉。河南陸彥師。隴西李德源。太原王倫。並爲後進風流之士。昌衡從父弟恩道。魏處士道亮之子。神情俊發。少以才學有盛名。武平末。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恩道從父兄正建。正恩。正山。魏右光祿大夫道約之子。正建。尚書郎。正恩。北徐州刺史太子詹事儀同三司。正山。永昌郡守。兄弟以后舅。武平中。並得優贈。正山子公順早以文學見知。武平中。待詔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隴西李師上。同志友善。從獨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廉寺三少。爲物論推許。正建從父弟熙裕。父道舒。爲長兄道將讓爵。由是熙裕襲固安伯。虛領守道。有古人之風。爲親表所敬重。潛從祖兄邃之。魏尚書義偉之子。清靖寡欲。卒於司徒記室參軍。

崔劼。字彥玄。本清河人。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爲東清河郡人。南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丘人也。世爲三齊大族。祖靈延。宋長廣太守。父光。魏太保。劼少而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自開府行參軍。歷尚書儀曹郎。祕書丞。修起居注。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讓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爲顯祖所知。拜南青州刺史。在任有政績。皇建中。入爲祕書監。齊州大中正。轉鴻臚卿。遷幷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見稱閑正。世祖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以爲不可。由是忤意。出爲南兗州刺史。代還。軍爲度支尚書。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撰新書。遘病卒。時年六十六。贈齊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內。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搖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搖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劼曰。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拱天統中。任城王湝丞相諮議參軍。管記室。搖楊州錄事參軍。廓之沉隱有識量。以學業見稱。自臨水令。爲瑕邪王儼大司馬西閤祭酒。遷領軍功曹參軍。武平中卒。

盧叔武。范陽涿人。青州刺史文偉從子也。父光宗。有志尚。叔武兩兄觀仲宣。並以文章顯於洛下。叔武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人。爲賀拔勝荊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武歸本縣築室。臨陂優遊。自適世宗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裘乘驢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疾不受。肅宗即位。召爲太子中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閒以世事。叔武勸討關西。晝地陳兵勢。曰。人衆敵者當任智謀。鈞者當任勢力。故強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比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吞幷。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算。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成以屬之。彼若閉關不出。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即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上令元文遙與叔武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遂寢。世祖踐阼。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出爲合州刺史。武平中。遷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校。然而歲歲常得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遼管。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曾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雖爲子費。叔武留之更久。食

至但有果殘棗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盤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叔武與族弟士遠皆以寒餓致斃屬將宇文神舉以其有名德收而葬之叔武族孫臣客父子規魏尚書郎林慮郡守臣客風儀甚美少有志尚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其姊爲任城王妃天保末任城王致之於朝廷由是擢拜太子舍人遷司徒記室請歸侍祖母李李強之令仕不得已而順命除太子舍人太子中庶子武平中兼散騎常侍聘陳還卒於路贈鄭州刺史鴻臚卿

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父固魏洛陽令贈太常少卿休之儁爽有風概少勤學愛文藻弱冠擢秀爲後來之秀幽州刺史常景王延年並召爲州主簿魏孝昌中杜洛周破薊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榮寇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凌侮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邢果作亂伯彥等咸爲士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莊帝立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以本官領御史遷給事中太尉記室參軍加輕車將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邢子明等俱入撰次永安末洛州刺史李海啓除冠軍長史普泰中兼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尋爲太保長孫稚府屬尋勑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太昌初除尚書祠部郎中尋進征虜將軍中散大夫賀拔勝出爲荆州刺史啓補驃騎長史勝爲行臺又請爲右丞勝經略樊沔又請爲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高祖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至建業休之聞高祖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以天平二年遣鄴仍奉高祖命赴晉陽其年冬授世宗開府主簿明年春世宗爲大行臺復引爲行臺郎中四年高祖幸汾陽之天池於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其文曰六王三川高祖獨於帳中閱之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當王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徵既於天池得此石可謂天意命王也吉不可言高祖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洛伊爲三川亦云涇渭洛爲三川河洛伊洛陽也涇渭洛今雍州也大王若乘天命終應統有關右高祖曰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反今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荆州軍功封新泰縣開國伯食邑六百戶除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尚書左民郎中興和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清河崔長謙使於梁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時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尚書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高祖禁止會赦不治五年兼尚食典御七年除太子中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進號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八年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幷州敦喻顯祖爲相國齊王是時顯祖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爲人心未一且還幷州恐瀾泄仍斷行人休之性踈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後高德政以開顯祖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驃騎將軍積前事也尋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開國男以本官兼領軍司馬後除都水使者歷司徒掾中書侍郎尋除中山太守顯祖崩徹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乾明元年兼侍中巡省京邑仍拜大鴻臚卿領中書侍郎皇建初以本官兼度支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領幽州大中正肅宗留心政道每訪休之治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爲政治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除都官尚書轉七兵祠部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休之在中山及治西兗俱有惠政爲吏民所懷去官之後百姓樹碑頌德尋除吏部尚書食陽武縣幹除儀同三司又加開府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平元年除中書監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二年加左光祿大夫兼中書監三年加特進五年正中書監餘並如故尋以年老致仕抗表辭位帝優答不許六年除正尚書右僕射未幾又領中書監休之本懷平坦爲士友所稱曉節脫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及珽被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嫌隙及鄧長顒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又魏收監史之日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中收還朝勑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後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爲

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遷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又謂其所親云我非懷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諸事深爲時論所鄙休之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邢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周武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修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盧思道有所撰錄止云休之與孝貞思道同被召者是其誣罔爲辭除開府儀同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大象末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子辟彊武平末尚書水部郎中辟彊性疎脫無文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爲時人嗤鄙焉袁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飜之子也出後叔父躍七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貧寡欲與物無競深爲尚書崔休所知實魏太昌中釋褐太保開府西閤祭酒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尋兼尚書度支郎仍歷五兵左民郎中武定末太子中舍人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數年大有聲績遷近稱之八年兼太府少卿尋轉大司農少卿又除太常少卿皇建二年遭母憂去職尋詔復前官加冠軍輔國將軍除吏部郎中未幾遷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四十萬娉太原王義女爲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娉爲定聿修坐爲首寮又是國之司憲知而不劾被責免中丞尋遷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禮出除信州刺史卽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遺縑稟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梁鄭兗豫疆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不到信州其見知如此及解代還京民庶道俗追別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遺送既感善恐其勞弊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還還京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紀功德府省爲奏勅報許之尋除都官尚書仍領本州中正轉兼吏部尚書儀同三司尚書尋卽真聿修少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有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監在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秩門生藂寵聿修猶以故情存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愧蓋亦由其接引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嫁相尋聿修嘗非笑之語人云馮公舊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地勢然也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頗齊世壅郎多不免交通饋遺聿修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歷兗州時邢邵爲兗州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爲信聿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皆之防州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塞道喪若遭忤要勢卽恐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齊亡入周授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大象末除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還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又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二子知禮武平末儀同開府參軍事隋開皇中侍御史歷尚書民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太子中舍人

史臣曰崔彥玄奕世載德不忝其先盧脩事任俠好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鬱爲時宗袁尚書清明在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並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歸佞幸賴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拔本塞源裂冠毀冕安可道哉贊曰惟茲數公心安寵辱不夷不惠坐鎮流俗

陽斐傳楹曰敬儲○北史無敬字。

盧潛傳太原王修○北史作王循。

從父兄正遠○北史作正通。

崔劼傳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謂東清河郡人○魏書北史並云居青州之時水。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李稚廉趙郡高邑人也齊州刺史義深之弟稚廉少而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家人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於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名曰稚廉聰敏好學年十五頗尋覽五經章句屬葛榮作亂本郡紛擾遠避赴京永安中釋褐奉朝請普泰初開府記室龍驤將軍廣州征南府錄事參軍不行尋轉開府諮議參軍事前將軍天平中高祖權爲秦州開府長史平北將軍雖廉纘諧將士軍民樂悅高祖頻幸河東大相嗟賞轉爲世宗驃騎府長史詔以濟州控帶川陸接對梁使尤須得人世宗薦之除濟州儀同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高祖行經冀州摠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校戶口增損高祖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景取備事緒非一稚廉每應機立成恆先期會莫不稱合深旨爲諸州准的高祖顧謂司馬子如曰觀稚廉處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數萬人令郎中杜弼宣旨慰勞仍詰諸州長史守令等諸人並謝罪稚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其日賜以牛酒高祖還幷以其事告世宗世宗喜而語人曰吾足知人矣世宗嗣事召詣晉陽除録府掾謂杜弼曰幷州王者之基須好長史各舉所知時雅有所稱皆不允衆人未答世宗乃謂陳元康曰我教君好長史處李稚廉即其人也遂命爲幷州長史常在世宗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待以上賓之禮天保初除安南將軍太原郡守顯祖嘗召見問以治方語及政刑寬猛帝意深文峻法稚廉固以爲非帝意不悅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帶西兗州刺史徵拜太府少卿尋轉廷尉少卿遷太尉長史肅宗即位兼散騎常侍省方大使行還所奏多見納用除合州刺史亦有政績未滿行懷州刺史還朝授兼太僕卿轉大司農卿趙州大中正天統元年加驃騎大將軍大理卿世稱平直爲南青州刺史未幾徵爲幷省卻官尚書武平五年三月卒於晉陽年六十七贈儀同三司信義二州刺史

吏部尚書

封述字君義渤海蓨人也父軌廷尉卿濟州刺史述有幹用年十八爲濟州征東府鎧曹參軍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啓爲御史遷大司馬清河王開府記室參軍兼司徒主簿大昌中除尚書三公郎中以平幹稱天平中增損舊事爲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刪定梁散騎常侍陸晏子沈警來聘以述兼通直郎使梁還遷世宗大將軍府從事中郎監京畿事武定五年除彭城太守嘗郡督再行東徐州刺史武定七年除廷尉少卿八年兼給事黃門侍郎齊受禪與李獎等八人充大使巡省方俗問民疾苦天保三年除清河太守還司徒左長史行東都事尋除海州刺史太寧元年徵授大理卿河清三年勑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天統元年遷度支尚書三年轉五兵尚書加儀同三司武平元年除南兗州刺史更滿還朝除左光祿大夫又除殿中尚書述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爲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饋遺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諂謁迴避進趨頗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娉及將成禮猶競縣遷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逕府訴云送贏乃嫌腳跛評田則云鹹澤銅器又嫌古廢皆爲吝嗇所及每致紛紜子元武平末太子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魏員外郎武定中永安公開府法曹稍遷尚書起部郎中轉三公郎出爲東平原郡太守還定州長史又除河間郡守入爲尚書左丞又爲濟南太守隋開皇中卒詢闕涉經史清素自持歷官皆有幹局才具治郡甚著聲績民吏敬而愛之

許惇字季良高陽新城人也父護魏高陽章武二郡太守惇清識敏速遷於從政任司徒主簿以能判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當時選都鄴陽平即是畿郡軍國資辦賦斂無准又勳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上下無怨治爲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閣詔頒天下遷魏尹出拜齊州刺史轉梁州刺史治並有聲遷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入據頴城王師出討

惇常督漕軍無乏絶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鬚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鬚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時人又號爲齊鬚公世祖踐祚領御史中丞爲滕州刺史尋追爲司農卿又遷大理卿再爲度支尚書歷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下邳郡幹以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惇少純直曉更浮勳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同郡邢邵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馮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之徒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解劇談又無學術或竟坐杜口或隱几而睡深爲勝流所輕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文紀弟文經勤學方雅身無揮斥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開皇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主爵侍郎卒於相州長史惇兄遵字仲讓有幹局乾明中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遵子文高司徒掾

羊烈字信卿太山鉅平人也晉太僕卿琇之八世孫魏梁州刺史祉之弟子父靈珍魏兗州別駕烈少通敏自修立有成人之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中烈從兄侃爲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敎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爲己利乎卒無所受骠冠州辟主簿又兼治中從事刺史方以吏事爲意以幹濟見知釋巾太師咸陽王行參軍遷祕書郎顯祖初爲儀同三司開府倉曹參軍事天保初授太子步兵校尉轉車騎將軍尋遷行省比部郎中除司徒屬頻歷尚書祠部左右民郎中所在咸爲稱職九年除陽平太守治有能名是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勑書褒美焉皇建二年遷光祿少卿加龍驤將軍兗州大中正又進號平南將軍天統中除大中大夫兼光祿少卿武平初除驃騎將軍義州刺史尋以老疾還鄉周大象中卒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爲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咸稱門閥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爲我家故更烈答云卿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疊搗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貴豈若我漢之河南尹晉之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鑒識義雲之帷薄焉社子深魏中書令深子蕭以學尚知名世宗大將軍府東閤祭酒乾明初冀州治中趙郡王爲巡省大使蕭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蕭無罪尋復之天統初遷南兗州長史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出爲武德郡守烈弟脩有才幹大寧中卒於尚書左丞子玄正武平末將作丞隋開皇中民部侍郎卒於龍西郡贊治

源彪字文宗西平樂都人也父子恭魏中書監司空文獻公文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孝莊永安中以父功賜爵臨潁縣伯除員外散騎常侍天平四年涼州大中正遭父憂去職武定初服闋吏部召領司徒記室加平東將軍世宗禪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爲尚書祠部郎中仍領記室轉太子洗馬天保元年除太子中舍人乾明初出爲苑陽郡守皇建二年拜涇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爲鄰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得放還天統初入爲吏部郎中遷御史中丞典選如故尋除散騎常侍仍攝吏部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出爲秦州刺史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文宗爲治如在涇州時李孝貞聘陳陳主謂孝貞曰齊朝遷遷源涇州來瓜步真可謂和通矣尋加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徵領國子祭酒二年遷祕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江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曰吳賊侏張逆至於此僕妨賢既久憂懼交深今者之勢計將安出弟往在涇州甚悉江淮關情事今將何以禦之對曰荷國厚恩無由報効有所聞見敢不盡言但朝廷精兵必不宜多付諸將數千已下復不得與吳楚爭鋒命將出軍反爲彼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進既不得退又未可敗績之事匪朝伊夕王出而能入朝野傾心脫一日參差悔無所及以今日之計不可再三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蕭衍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淮南招募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淮北捉兵足堪固守且琳之於疊項不肯北面事之

明矣。竊謂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別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彦深歎曰。第此良圖。足爲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來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武平七年。周武平齊。與陽休之裴讓修等十八人同勅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皇初。授莒州刺史。至州遇疾。去官。開皇六年卒。年六十六。文宗以貴族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爲善於附會。子師少好學明辨。有識悟。尤以吏事知名。河清初。司空參軍事。歷侍御史。太常丞。尚書左外兵郎中。隋開皇中。尚書比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大理少卿。文宗弟文舉。亦有才幹。歷尚書比部二千石郎中。定州長史。帶中山郡守。卒於太尉長史。文宗從父兄楷。字那延。有器幹。善草隸書。歷尚書左民部郎中。治書侍御史。長樂中山郡守。京畿長史。黃門郎。假儀同三司。齊滅。朝貴知名入周。京者。度支尚書元脩伯。魏文成皇帝之後。清素寡欲。明識理體。少歷顯職。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司徒左長史。數郡太守。光州刺史。所在皆著聲績。及爲度支屬。政荒國儲。藏虛竭。賦役繁興。脩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夕孜孜。與錄尚書唐邕迴換取捨。頗有裨益。周朝授儀同大將軍。戍師大夫。其事行史闕。故不列於傳。齊末又有幷省尚書龍西辛慤。散騎常侍長樂潘子義。並以才幹知名。入仕周隋。位歷通顯云。

論曰。李稚廉等以材能器幹。所在咸著聲名。封述聚積財賄。歛於鄙吝。季良以學淺爲累。文宗以附會見稱。然則羊李二賢。足爲具矣。士人君子。可不慎與。贊曰。惟茲數賢。幹事貞固。生被嵕黃。歿存縑素。封及源許。終爲身盡。

北齊書卷四十三

封述傳大昌中除尚書三公郎中○北史大昌作天平。

子元○北史作元韜。

許惇傳父讜魏高陽章武二郡太守○臣鎔按北史止言爲州主簿。不言二郡太守。

源彪傳父子恭魏中書監司空文獻公○臣鎔按史例。公字疑屬司空之下。文獻上疑脫謚字。

且琳之于晏項○通鑑無項字。

北齊書卷四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六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恩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班固稱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教化者也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高祖生於邊朔長於戎馬之閒因魏氏喪亂之餘屬尒朱殘賊之辈文章成慢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絶俎豆之容將壞及仗義建旗掃清區縣以正君臣以齊上下至平一人播越九鼎潛移文武神器顧眄斯在猶且授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踈名教之地漸仁義之風與屬禮場多虞戎車歲駕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魏天平中苑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遂高祖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雖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之亡復徵中山張雕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齊南之在儒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聽恣傲很勤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蟬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也夫帝子王孫稟性淫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有擊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便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如風靡草是以世胄之門罕聞強學若使貴遊之童飾以明經可謂緇山竹箭加之以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實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圖治其可得乎曾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道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衛政網踈闕遊手浮情十室而九故撰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貢舉從官之徒不遠千里伏膺無怠善誘不倦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慤桑梓之陰勤逾千數燕趙之俗此業尤甚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開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纔有遊情亦不檢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舉孝廉其博士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凡是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平入京都郭茂恆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閒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總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閒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馬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沮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貴貴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祥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傳陵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恩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恩伯張雕劉晝鮑長暉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粗習也今序所錄諸生或終於魏朝或名宦不達縷能名家又闕其由來及所出郡國並略存其姓名而已俱取其尤通顯者列於儒林云熊安生名在周史光伯士元著於隋書軌不重述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息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

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韋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皆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宋惠振等結侶諸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冒三冬不言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恆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年三十六丁父喪服闋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武定中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在東妙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以皆慶旨徵諸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謝北海王暐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皆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刊正之意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爾雅及倉雅訓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顯祖受禪從駕還鄴天保初詔錄與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蒸曼懷文等草定新曆錄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欽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顯祖詔欽以經入授甚見優禮數年病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太子致祭莫之禮幷使王人將送備者榮之隋元懿宗惠振官亦俱至國子博士

刁柔字子温渤海饒安人也父整魏車騎將軍贈司空柔少好學縣習經史尤留心禮儀性強記至於氏族內外多所諳悉初爲世宗挽郎出身司空行參軍喪母居喪以孝聞永安中除中堅將軍奉車都尉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元象中隨例到晉陽高祖以爲永安公府長流參軍又令教授諸子天保初除國子博士中書舍人魏收撰魏史啓柔等與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聞收常所嫌憚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弟柔以爲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柔案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爲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貴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子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爲舅姑後者則舅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爲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七年夏卒時年五十六柔在史館未久遂勒成之隋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並虛美遇實深爲時論所譏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敬憚少從李寶鼎遊學李重其聰敏恆別意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史前後屋舍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終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其門

歲時惠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東修一毫不受耕而飯嘗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寬以善終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名聲甚盛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天保中卒

劉軌思渤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天統中任國子博士

鮑季詳渤海人也甚明禮聽其離文析句自然大略可解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恆爲李寶鼎都讀後亦自有徒業諸儒稱之天統中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武平末爲任城王湝丞相掾恆在京教授貴遊子弟齊亡後歸鄉里講經卒於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也少好學就瓌與遊學燕趙之閒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之風爵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繡綾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民吏愛之以年老謝病歸本於家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負笈從師伏膺無倦與儒者李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愛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河清初還冀州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旨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答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意已甚及見其賦又恐於名晝又撰高才不遇傳三篇在皇建太寧之朝又頻上書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自謂博物奇才直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而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進天統中卒於家年五十二

馮敬德河閒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解義爲諸儒所稱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衆河閒郡王等於教學進之將舉爲孝廉固辭不就乃詣州求舉秀才舉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京依秀才策問唯得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授國子助教遷太學博士天統初除國子博士世祖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趣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趣遇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疎時時以春秋入授武平初猶以師傅之恩超拜國子祭酒加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領瀛州大中正本贈開府瀛滄安州諸軍事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無封爵於是亦封敬德廣漢郡王子元熙襲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事文藻以父故自青州集曹參軍超遷通直侍郎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者濟北人也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頴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樂陽李超等齊名世宗並引爲賓客天保八年敕授太原王紹德書除開府參軍後主在東宮世祖選善書人性行淳謹者令侍書景仁遂被引擢小心恭慎後主愛之呼爲博士歷太子門大夫員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除通字遂正常侍左右與韶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高遂爲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子瑜之女因此衰裹恩遇日隆景仁多疾每遣徐之範等治療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恆就宅送御食遷儀同三司銀青光祿大夫食恆山縣幹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爲避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侍書餘官並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顒希旨奏令總制館事除侍中四年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顒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除中書監以疾卒贈侍中齊齊等

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妻姓奇其知氏族所出容側音辭事事庸俚既部除王冕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爲其鄙悚子瑜廙傳父業更無餘伎以供珍敓擢授中書舍人轉給事黃門侍郎長息子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景仁性本卑鄙及用胡人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長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街諸子不忍其本自許貴遊自茲頹以來入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魏武定初本郡貢孝廉會居上第解褐四門博士後轉尚書郎引爲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建拜盩師傅之禮會因此開建遂欲廣會與馬敬德等爲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恥於仕宦固辭遷亦識其意遂罷舉尋敕尚書符追著作修國史竟知太史局事皇建中轉加中散大夫與並如故會素善醫術兼授不嗣性甚儒慎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動必稽古辭不虛發由是爲儕宗所推而貴遊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聞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解玄象至於私室輒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遊子氣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也如此會令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垂欲至宅乃遣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會然吹雪入戶會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命使人令詣某處追尋果如其語每爲人占盤小大必中但用爻辭象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恆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還舍非曉不歸會夜出城東門纔滿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回動輕漾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隨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隨驢之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不幸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慟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年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時年七十六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長馬位望既至不得不乘棄以此終

張恩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友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治毛詩章句以二經教齊安王廓武平初國子博士

張雕中山北平人也家世貧賤而慷慨有志節雅好古學精力絕人負篋從師不遠千里偏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強辨魏末以明經召入霸府高祖令與諸子讀讀起家殄寇將軍稍遷太尉長流參軍定州主簿從世宗赴幷除常山府長流參軍天保中爲永安王府參軍事顯祖嗣於晉陽擢兼祠部郎中典儀事從梓宮還鄴乾明初除國子博士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世祖卽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侍郎瑣邪王儼求博士精儒學有司以雕應選時號得人尋爲涇州刺史未幾拜散騎常侍復爲儼讀值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爲婚姻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傾心相禮情好日密公私之事雕常爲其指南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雕爲洪珍謀主甚忌惡之洪珍又奏雕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儀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敕奏事不趨呼爲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欲立功效以報朝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宮掖不悅之貴大存滅省左右繼恣之徒必加糠納數讒切寵要獻替帷扆上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雕便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貴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其矜躁如此長鸞等慮其干政不已陰圖之會雕與侍中崔季舒等諫帝幸晉陽長鸞因譖之故俱誅死臨刑帝令段孝言詰之雕致對曰臣起自諸生謬被抽擢接事累世常欲恩過位至開府侍中光寵隆洽每思盡露微益山海今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形惡無所逃死伏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治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歟欷流涕俯而就戮侍衛左右莫不憐而壯之時年五十五子德沖等徙於北邊南安之反德沖及弟德

揚俱死。德冲和顏謙遜。善於人倫。聽敏好學。頗涉文史。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歷員外散騎侍郎。太師府掾。入爲中書舍人。隨例待詔。其父之戮也。德冲在殿庭執事。目見冤酷。號哭殞絕於地。久之乃蘇。

孫靈暉。長樂武強人也。魏大鴻臚卿惠蔚。靈暉之族曾王父也。靈暉少明敏有器度。惠蔚一子早卒。其家書籍多在焉。靈暉年七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唯尋討惠蔚手錄章疏。不求師友。三禮及三傳皆通宗旨。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然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刺史秀才。射策高第。授員外將軍。後以儒術甄明。擢授太學博士。遷北徐州治中。轉潼郡太守。天統中。敕令朝臣推舉可爲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爲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王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啓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爲猥濫。靈暉唯默默憂嘆。不能諫止。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爲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爲王師。以子結爲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主於啓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敕南陽書。並依所奏。儒者甚以爲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傅廣。從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暉恆爲綽請僧設齋。傳經行道。齊亡後數年卒。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羣書。禮傳俱通大義。有幹略。尤甚詩誄。齊末陽休之辟爲開府行參軍。隨奉朝請。滕王文學。豫章長史。卒於大理司直。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也。世居涼土。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縱篇。一篇酬答。即時云三馬俱白眉者也。子結以開府行參軍。擢爲南陽王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遊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墜或啼。令騎罷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爲歡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爲諮議云。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亦以儒學進。居官至清儉。武平中。黎陽郡守。值斛律武都出爲兗州刺史。武都即丞相咸陽王世子。皇后之兄。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衆斂絹數千匹以遺之。及至黎陽。令左右驅動曜及郡治下縣官。曜手持一鞭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來。並須出於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後終於譙州刺史。此外行事。史闕焉。

贊曰。大道既隱。名教是遵。以斯建國。以此立身。帝圖雖霸。儒風未純。何以不墜。弘之在人。

北齊書卷四十四

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循林傳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赴本郡起逆○兄字下應有一仲字

徐傳兼赴李鉉沮儁○北史沮作徂

韶鉉與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臣鏡按齊制六尚書有殿中尚書但考邢傳不聞居此官

仲子會其孫而立其弟○弟當作子

權會傳恥赴仕宦○北史仕宦作左官

孫靈暉傳長樂武強人也○北史作武邑武遂人

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北齊書卷四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逖　荀士遜　顏之推　魏收　辛德源　王昕　盧詢祖　盧思道　劉善經　薛道衡　江旰　陸卬　陸乂　古道子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邈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者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藏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騫閼於是群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鷺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鏡齊電於崌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賚懸解天縱多能擒藻敷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雕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恩底滯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騖勝流周旋益友彊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晝纘飾以丹青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實乎己也謂石爲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若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潭沌無可鑿之姿鸜鵒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焉譬乎魏文之著論也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慊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大痛也沈休文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然自茲厥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娼優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時靁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棲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並爲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或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有齊自霸圖云啓廣延髦儁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紘以掩之鄴京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瑜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樂安孫彥舉中山杜弼元北平陽子烈並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李愔陸卬崔賜陸元規並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收亦參知詔敕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爲中書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是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後主雖溺於聲小然頗好諷詠幼稚時賞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及長亦少留意初因蕭屏風敕通直郎顧野王及晉陵王孝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慤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鄭長猷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孫陸乂太子舍人王邵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聽遺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幷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閤祭酒崔德立學博士諸葛漢李朔靖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幷敕放怒之推等同入撰例復令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王訓前兗州長史羊薾通直散騎常侍馬元熙幷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正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瀛州長史李若前廣武太守魏騫前西兗州司馬蕭慤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沖幷省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顗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治中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

劉儁行司空祭酒陽辟禮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徒中兵參軍周子深開府參軍王友伯崔君治魏師審並入館待詔又敕右僕射段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時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屬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遽之也待詔文林亦是一時盛事故存錄其姓名自邢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列傳或附其家並或名存後書輒略而不載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者焉自外有可錄者存之篇末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屬門威陽太守治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及葛榮南逼出爲防河別將守滑臺眾安初元擢爲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郡李渾李象鴻勳並爲子使除東濟北太守以父老疾爲請竟不之官後城陽王徽娶鴻勳爲司徒法曹參軍事赴洛徽謂之曰吾閑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陽生大第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嚴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基激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檜柏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與忘閑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簷身衣縕褐出藜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鷹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縻就貢工之削劚扳佩榮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瀰溝訪玉山之遺文斂精神於丘壇盡心力於河漢摘藻期之鑒鑪發議必在芬香茲自矣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疏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第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衆由齒鄙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飄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於蓀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樂使將至敕鴻勳對客高祖曾徵至幷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譏高之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有才思文辭之美少與趙郡李騫齊名爲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魏安豐王廷明鎮徐州署廣長流參軍釋褐鎧迹將軍尒朱仲遠朅爲大將軍記室加諫議大夫荊州行臺辛纂上爲行臺郎中尋爲車騎府錄事參軍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平陽公淹辟爲中尉轉侍御史顯祖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曾欲早朝末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貲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平無私爲士流所愛歲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會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敘其族人子道亦有文章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學常爲兄仲優饒既而自責曰名爲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之曰汝欲謹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恆晝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勉屬本州淪陷寓居鄰中爲臨漳小吏縣令裴鑒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爲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爲暹賓客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嵩廬之

下遂借陸沉公子爲主人擬客難製客嘲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婁
城王元旭時亦在坐論欲命府僚遍指遜曰此人學高才高兼之佳行可爲王
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薩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世宗巡遊
於邊晉賓客咸散遜遂往陳留而居之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錄事參軍仍
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五年已貢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
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辭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
待明年仕非遲遜竟還本州八年轉兼長史從軍南討軍還殺鬼移任潁川又
引遜兼潁州長史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二年春會朝堂對策罷中書郎
發乎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
上書請從閑龍詔不報梁州重表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遜
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
刊玉儻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
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豐譴秦皇無道致雨風之災漢武奢泰有奉車之
譴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
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將薄上言於前
徒穢紙墨裴淮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昌會
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悲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鼎之瑞握鳳皇之
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湯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殺乃行鉄
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還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
馬多龍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嶺
南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
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閑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
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驤虎服先收
隴右之民鼉鼉雷驚因取荊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鼎楚攻鉅鹿杜矢霄
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
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
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
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問求才審官遜對曰臣聞彫琢盡龍徒有
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
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盛名雖云久
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
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賓王覩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
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鄭雖復屋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
耿介之志自我太祖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之明命光
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慚用紀
年魏氏青龍臺將改號上膺列宿威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薹堂甲
觀修德日新鼎歌鍾王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鑽
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鼠蕭張輔佋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
爲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
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柴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
之比終自舍弘高慈王爵唯能是與管庫廢遺漁鹽舉錄無令桓曜非識官止
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
人去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敷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
道兩教遜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誥伯陽道
德之論莊周逍遥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開金書神經秘錄三尺九
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
說海衆之談求之如係風擧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
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復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
不死江豐既返還入曜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壙方知劉向之信供寶
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
宮昆池地黑以爲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
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聖棄家出家棄

王婚羅波斯瀝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車有改形易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言象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濟民山鬼勃窣神車鬼輀中石蒸沐神雨而羣飛臺上銅烏懽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瑰瑋豐侈汾晉之地王迹雄始晉言巡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講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編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瑞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言帝業王禮尚有時而泯草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又問刑罰寬猛邃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資陰陽山川之通天地愛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皇無以窮奢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秦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遠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昭奢挂璧有善而莫遷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鯀絲王朔建惡蒼祖納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民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與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斜諸侯申恩以慈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其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鞅而能長久昔秦錮士會晉盜來奔舜舉臯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冀遂文翁雖爲郡守科閱律令一此事章欣閣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舍牙蒼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寃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稱稽報應邃對曰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況復天道祕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爽楹至於河漢唯覩牽牛假寐遊於上玄止逢熒火造化之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遺勺芒錫祥號公涼偉寤收降福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報應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權舩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滅幷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己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如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餘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賈往士咸用爲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貴恩者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尚書權第以邃爲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爲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邃從軍明年頴祖納貞陽侯爲梁主岳假邃大行臺郎中使於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邃往來五日得脩等報書岳因與脩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邃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爲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墳書供皇太子邃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懲韓同冀洛州秀才傳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邃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雠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入年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簡閱邃爲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辭邃爲其府佐邃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九年有詔超除員外將軍後世祖鎮鄴召入司徒府管書記及登祚轉授主書遷員外散騎侍郎天統初病卒

劉逖字子長彭城豐事里人也祖芳魏太常卿父臧金紫光祿大夫逖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遊善戲謔郡辟功曹州命主簿魏末徵詣霸府世宗以爲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遠離鄉家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威務於宴集逖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輒終日觀誦或通夜不寢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泰事免十餘年不得調乾明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

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皇建元年除太子洗馬肅宗崩從世祖赴晉陽除散騎侍郎兼儀曹郎中久之兼中書侍郎和士開寵要邀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尋遷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又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邀與周朝議論往復諷誦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世祖崩出爲江州刺史祖珽執政徙爲仁州刺史祖珽既出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兼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時被戮時年四十九初邀與珽以文義相得結爲隣之契又爲弟使聘珽之女珽之將免彥深等也先以告邀仍付密啓令其妻閉彥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珽由此疑邀告其所爲及珽被出邀遽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所制詩賦及雜文文筆三十卷子逸民開府行參軍遂弟晉少聰明好文學天統武平之間歷殿中侍御史兼散騎侍郎迎勞陳使聘尚書儀曹郎周大象末卒於黎州治中子玄道有人品識用定州騎兵參軍邀從子顗字君卿祖厥魏尚書爲高祖所殺顗父膺及膺弟琰俱奔江南顗出後武定中從琰還北琰賜爵臨頓子大寧中卒於司徒司馬顗好文學工草書風儀甚美歷瀛州外兵參軍司空功曹侍詔文林館除大理司直隋開皇中卒於鄧州司馬率。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恩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馬秀才近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爲主書世祖時輯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後主即位累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滅年卒。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東度官至侍中右光祿西平侯父襲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繹自讀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遂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脩邊幅時論以此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被囚送建業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屬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廢遺書幹值河水暴長具舡將妻子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見而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推管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被舉爲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廉幹閑明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恆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過逾厚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勸無其名方得免禍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瞥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顒進奔陳之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會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其詞曰仰泮清之虢虢俯沉輿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外戎狄驅五帝而馳三王大道寢而日隨小雅權以云亡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旋頭歌其金鼎與午失其珠囊瀍澗翦成沙漠神華泯爲龍荒吾王所以東遷我祖於是南翔晉中宗以琅邪王南渡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遠微躬之九葉顯世濟之擊芳聞我夏之安在鍾厥愚於有梁養傳翼之飛獸梁武帝納亡命逆爲反子貪心之野狼武帝初襲臨川王子正德爲嗣生昭明後正德還本特封臨賀王猶懷怨恨極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有異志也初召禍於絕域重發釁於蕭牆正德求征侯景至新林叛赦景景立爲主以攻臺城雖萬里而作限

聊一筆而可航。指金關以長鎖。向王路而豚張。勳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掻吭。墜將相之膏餘。皆屈體於犬羊。晉城陷。援軍並潰。郭武皇忽以厭世。白日虧而無光。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巨猾。每廆然而貪廿。自東晉之遘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涘於四方。豺苦胡而豕歜。吟徽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孝元帝時。爲荊州刺史。授犀函與鶴膝。建飛雲及鵾雞。北徵兵於漢曲。南發鄂於衡陽。相州刺史河東王。嘗爲州刺史。岳陽王嘗並鎮荊州。都督府。帝實兄亡而第及。昭明太子薨。乃立晉安王爲太子。遵皇孫之失寵。歎扶車之不立。出封豫章王。而聞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要陽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河東岳陽皆曜明子。遠自戰於其地。豈大勛之聚集。子既損而柾攻。毘亦圖而叔襲。諸梁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孝元以河東不供私欲。乃遣世子方等爲刺史。大軍掩至河東。而逆聘。世子爲國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鎮東將軍河東王。而岳陽宣言大擧。師據湘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裴陽杜岸兄弟。悉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綏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陽。於是遁走河東。府庫財物。頗爲旅據。投岳陽所以湘州見陷也。行路嘯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蕃及。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於人羣。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時年十九。曜楊湘東國右常非社稷之能衛。蓋汪錡侍以軍功加鎮西墨曹參軍。

傳

僧書記於階閫。字羽翼於風雲。及荊王之定霸。始鏤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汭。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二萬人屯武昌。撫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率度方結爲世子。拜中撫軍將軍。鄖州刺史。湓元選於多士。在參戎之盛列。慚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中撫以盛年。時遷軍外兵參軍。掌管記。與文學士劉民其等。與世子遊處。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繁深宮之生貴。矧垂堂與俯衡。欲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先聲。中撫軍時年十五。愾敷求之不器。乃書地而取名。仗樊武於文吏。以處預爲鄖州司馬。領城防事。委軍政於儒生。以能東爲鄖州行事。領鄖州府也。值白波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王凝坐而對寇。白詡拱以臨兵。任約爲文盛所困。侯景自上救之。舟艦鄰逼。軍士戰懼。戰失利。乃令宋子仙任約步道偷鄖州城。預無備。故陷。城莫不變媛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將睥睨於諸宮。先凝陵於他道。景欲攻荊州。熊承寧之龍蟠。承寧公王僧辯據巴陵。城鄰於守禦。景不能逾。奔鷹快其餘奉。線囚膏乎野草。幸先生之無勸。賴勝公之我保。之推執在景軍。倒當見殺。景行臺郎中王則初無酋識。再三救護。免囚以還都。

宗招魂魄於蒼昊。時解衣乾坐。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以終老。賊稟甲而來復。蟬距之鵰蒿。積假履而弒帝。憑衣冪以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閑遺之十年。盪陷後梁武帝僭坐。歎曰。侯景於文爲小人。百日天子。及景以大寶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棄城逃竄。是一百二十日。算天道雖大。數故文爲百日。百與公孫述俱稟十二。而句嚴不同。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於來旋。飢黍離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塵。鼓鼙鼓臥而不考。景鐘毀而莫懸。野蔕條以橫骨。邑閭寂而無煙。嚮百家之或在。中原冠帶。隨晉波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覆五宗而葛焉。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公主子女。見擄見離。經長干以掩抑。長干。蔣侯以下七世。墳墓皆在白下。深巷高門。盡爲蓬蒿。棘梓之餘。思感桑梓之遺度。得此心於尼南。信茲言乎仲宣。邊西土之有衆。貰方叔以薄伐。承聖公以司撫。鳴劍而雷咤。援雄旗而雲翔。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網於巢窟。層崖尤於東郡。挂郢支於北關。至於肉盡氓骨。傳首荊州。懸於都街。弔幽魂之冤枉。掃圜陵之蕪沒。殷道是以再興。夏祀於焉不忽。但遺恨於炎嶲。火延宮而累月。侯景既平。我師採撫失火。燒宮殿殆盡也。指余櫂於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欽漢官之復親。赴楚民之有望。攝絳衣以奏言。黍散於官謗。時爲散騎侍郎。或校石渠之文。王司徒表送祕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爲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史部御書。周弘正黃門郎。彭僧朗直省學士。王暕校經部。左僕射王裒。部御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延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純中書郎。鄧蔓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善譽。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時參柏梁之唱。顯顧顯之不算。濯波濤而無量。屬猶湘之貨罪。陸蒙蜕蛾之自王。武陵王。竚既定以鳴鑾。倘東都之大壯。詔司農卿黃文超管殿。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之不暢。承兵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孝元自晚陰陽兵法。初聞賊來。顧爲厭勝。被圍徒有道而師直。竟無名之不抗。孝元與宇文丞相斷金結之後。每歎息知必敗。和無何見滅。是師出無名。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北齊增築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劍鳳散流湮亡。唯孝元鳩合。通計十餘萬史籍。以來未憐嬰孺之何事。矜老疾之無狀。奪諸懷而棄草。踣於塗而受掠。冤乘輿之殘酷。軫人神之無狀。載下車以黜喪。撙桐棺之藁葬。雲無心以容與。風懷憤而慘恨。并伯飲牛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留劒之妻人衛。其斷絕。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小臣恥其獨死。實有媿於胡顏。牽痾疹而就路。時患瘴氣。寢駭窒以入關。官疲驢下。無景而屬蹈。上有尋而亟拿。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若乃玄牛之旌。九龍之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神鼎而俱沒。切仙宮之永慕。爾其十六國之風教。

七十代之州壤接耳目而不通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等結愚於江湖將取弊於羅網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嗟歎對皓月以增愁臨芳樽而無賞自太清之內釁彼天齊而外侵始虞國於淮濟遂壓境於江滸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晉熙高唐新蔡西陽齊昌數郡至孝元之敗於是盡失以江爲界也獲仁厚之藩翰耐傳秀之兩金愛衆拔而納主車五百以翼臨齊遣上黨王渙率兵數萬納梁貞陽侯明爲主返季子之觀樂聘鐘儀之鼓琴梁武聘使謝挺愉陵始得還南凡厥梁臣皆以禮遣羈閑風而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挽弩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之推聞梁人返國故有奔齊之心以丙子歲旦筮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智坎直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住大來耳後遂吉也管欲泰而更楚假南路於東尋乘龍門之一盻歷砥柱之驚岑冰夷風薄而雷响陽度山截而谷沉倖鼉龜以憑潛類靳蛟而赴深晉楊幹於分陝曙結親於河陰水路七百里追風馳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遭厄命而事旋晉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乾變朝而易市至鄴便值陳興而梁城始不遠留滯於陳潁私自怜其何已謝賈鵠之迴集愧翠鳳之高峙曾微令恩之對空辱彥先之仕筆書盛化之旁侍詔榮文之裏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祖孫相繼以下三十餘人之撰歷掌其撰修文殿珥貂蟬而耽列執麈盡以入齒時以談論陪遊賢門賓之散騎常侍遊嘉一相之故人故人祖僕射掌機密吐納帝令也賀萬乘之知己秖夜語之見忌宰懷璧之足恃譖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裘以寒勝用去薪而沸止時武成疾文人之推愛禮過每攜創病故侍中崔季舒胡六人以疎跣之推同日辭職而俱流或有毀之推起祖像射者像射乃之無實所知如昔不忘于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驕奢之是修亦伎臣之云使武成奢侈後宮御者數百人食起水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飫乘輿廚中御衣悉雕繡錦繡珍玉纔成五百一段賜後宮綾羅者率後主之在宮乃使隨提婆母陸氏馬之又胡人何洪珍等爲左右侯皆預焉惜梁孫之良質情琢玉之遺社用夷吾而治殊昵狄牙而亂起程孝傳取氓圖籍以法繩己嚴而出之於是敎令吞併至于滅亡誠忽荒於政度倪驅除之神速舉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晉州小矣利便乘單遷并又不守并州奔走向鄴實未改於弦望遂闕文及鄴而昇降懷壤墓之淪覆迷識主而狀人競已棲而擇木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奔逐無麥瓜以療饑靡秋蓋而照宿時在季冬故無此物雖敵起於舟中胡越生於釁穀壯安德之一戰遷文武之餘福屍狼藉其如莽血玄黃以成谷後主奔鄴安德王延宗敗合餘燼赴并州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還齊將之降周者告以虛實故留至明而安德敗也天命繼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慟哭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除之推爲平原郡據河津以爲奔隊之計斯呼航而濟水郊鄉導於善鄰豹以鄴下一戰不永墓寄公之禮顧爲式微之賓忽成言而中悔嬌陰疎而陽親信詔謀於公主競受陷於姦臣丞相高阿那肱僭失齊主則得罪於周朝故疎閉之推所以齊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度濟向青州阿那肱求自歸濟州乃啓報應齊主云無賊勿忽忽遂道周軍追齊及之曩九圍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湮屯叔嗣妙占天文算術齊初踐祚計止於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滅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鑿辛在陽都值侯景殺陵遂孝元覆滅至此爲焚林而鍛翻魚奪水而暴鱗墜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矇於天真遠絕聖而棄智妄鎖義以羈仁舉世溺而欲拯王道夢以求申既銜石以填海終荷戟以入秦亡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遂巡向使潛於草茅之下甘爲畎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棄賤鮮白璧以安貧竟辭不能築其素樸終紛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爲序錄

袁奭字元明陳郡人梁司空昂之孫也父君方梁侍中奭羈莊時以侍中奉使賈莊敗除瑣邪王儼大將軍諮議入館遷太中大夫

韋道遜京兆杜陵人曾祖羈隨劉義真度江祖儁自宋入魏寓居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道遜與兄道密道建道儁並早以文學知名道密魏永熙中開府祭酒因患恍惚沉廢於家道建天保末卒司農少卿道儁歷中書黃門侍郎道遜武平初尚書左中兵加通直散騎侍郎入館加通直常侍

江旰字季陽濟人也祖柔之羈齊尚書右丞叔父革梁都官尚書旰梁末給事黃門郎因使至淮南爲邊將所執送鄴稍遷鄭州司馬入館除太尉從事中郎轉太子家令齊亡逃還建業終於都官尚書

睦豫字道開趙郡高邑人父寂梁北平太守道開騁冠州舉秀才天保中參議禮令歷晉州道行臺郎大理正奉車都尉入館遷員外散騎常侍尋兼祠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洛州司馬豫宗人仲讓天保時尚書左丞

朱才字待問吳郡人羈莊在淮南以才兼散騎常侍副袁奭入朝莊敗留鄴稍

遷國子博士諫議大夫齊亡客遊信都而卒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世江南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書粲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答云我鄉知許當是正疑是塵尾耳入館除符璽郎後以年老家貧出爲義寧太守仲舉與趙郡李概交款概死仲舉因至其宅爲五言詩十六韻以傷之詞甚悲切世稱其笑

蕭慤字仁祖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中太子洗馬

古道子河內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彊濟知名歷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自貴與等俱涉學有文詞荀仲舉蕭慤工於詩詠慤曾秋夜賦詩其警句云芙蓉露下慈楊柳月中疎爲知音所賞

贊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貴刊勒乃眷淫靡采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北齊書卷四十五

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樊遲傳常爲兄仲偃○一本作其兄仲以遺既爲樂常偃毓之北史同

顏之推傳小注又第二子綴率度方諸爲世子○按綴率度三字未審毛氏本同

白翊拱以臨兵○按此用顏樂事翊當作羽

郊鄉導於善鄰○郊疑効字之譌

章道邁傳曾祖簡隨劉義真度江祖僧自宋入魏寓居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簡疑簡字之譌臣鏡按魏書及北史章閬傳並云從子崇字洪基父簡隨劉毅真渡江又崇二子獻之休之休之子道建道僧道邁之父不可考然曾祖崇此云祖僧似有誤北史不載道邁

朱才傳字仲開吳郡人○郡當作都

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北齊書卷四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納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先王體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故分職命官共理天下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人則惠黎哲之君必致清明之臣晉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高祖撥亂反正以卑陳爲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閑政術非唯暗於前旨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無厭淫虐不已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太寧以後風雅俱缺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賕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能卓爾不羣斯固彌可嘉也今採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開霸騎府引爲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於信都深爲高祖所親待高祖每號令三軍常令宣論意旨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謁周文密有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駕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殆天所縱以明公最爾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原銜命公旨明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爲福乃欲賜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累遷爲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寇盜息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獸食之威以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年十五便有膽氣應募從軍北討屢有戰功累爲殿中侍御史諳河北括戶大獲汙情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令悉收瘞其夜甘雨霑濕還率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出除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開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郡東兩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堤難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後齊天保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穭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滂泣除東郡太守卒官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別錄十卷與第世軌俱有孝友之譽

世軌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暹爲廷尉以之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劫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大理正薛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薛珍之視囚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御史將問其澄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遽上書極言義雲酷擅顯祖引見二人親勘世軌曰我知臺敢寺久卿能執理與之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勑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疾卒廷尉御史諸案囚聞世軌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命世良從子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段孝言開府參軍又薦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泰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堅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爲箭覆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覆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恩何以相過後帶賴川郡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既疎獄訟清息官民退還皆相慶悅

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置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官柩將還近將送葬不舉聲悲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爲州史性廉謹同寮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疋與之拒而不受魏彭城王韶拜定州除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徵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因瘦而死韶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數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既不能裨益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韶高祖之壻也仁之後爲兗州臨別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歎答曰業性愚直唯知自修無他長也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閱業名行復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之處乃謂業曰鄧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貌之用尋遷東郡守以寬惠著其年麥一莖五穗其餘三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爲政化所感尋以病卒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父文業鉅鹿守伯謙少孤貧善養母高祖召赴晉陽補相府功曹稱之曰清直奉公真良佐也遷瀛州別駕世宗以爲京畿司馬勞之曰卿聘足瀛部已著康歌皆府務殷是用相授族弟暹當時寵要謙與之寮舊同門非吉凶未曾造請後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乃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有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民爲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徹赴鄰百姓號泣遮道以弟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有白發公不慮不決後爲銀青光祿大夫卒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鄧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幷州嘗有彊盜長流參軍推其事所疑賊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並獲賊驗文襄大笑謂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瓊累遷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吏肅然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寅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實非盜者即便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走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有鄰郡富豪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卖賊遞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狗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於此伏其德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遣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爲僧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郡民趙顏曾爲樂陵太守八十致事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旨來送顏特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仍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遂競貢新果至門闌知顏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引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論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衆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顗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史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中禮又鑄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長吏常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

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還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爲日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述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民譽者非至公祐答言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勅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公平得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省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怨枉不放反逆昂大慚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遷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遵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

房豹字仲幹清河人祖法壽魏書有傳父翼宗豹體貌魁岸矣音儀釋褐開府參軍兼行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鑓中浴幷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會恐非禊所能解若其實無何禊之有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禍時論以爲知微遷樂陵太守鎮以凝重哀矜貧弱豹階庭閑靜圖圄空虛郡治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還鄉園自養頻徵辭疾終於家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瓌異釋褐開府參軍勅用士人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鮦陽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民歎服擢爲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壤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艱綱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爲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隋大業中卒於冀氏縣令

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孟業傳今我出都○臣荃按上文云徵入篇中書令出鎮入字之誤

仁之後篇兗州○北史兗州上有西字

唯知自修無他長也○元本脫長也二字從別本增

蘇瓊傳長流參軍推其事○北史參軍下有張龍二字

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邸珍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夫人之性稟受或異剛柔區別緩急相形未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佩韋絃者鮮矣獄吏爲患其所從來久矣自魏途不競網漏實區高祖懲其寬怠頗亦威嚴馭物使內外羣官咸知禁網今錄邸珍等以存酷吏懲示勸勵云

邸珍字寶安本中山上曲陽人也從高祖起義拜爲長史性嚴暴求取無厭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珍御下殘酷衆士離心爲民所訟後贓定州刺史

宋遊道廣平人其先自燉煌徙焉父季預爲渤海太守遊道騎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王爲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王子邕喪返葬中尉鄭善長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賊能討宋遊道孝莊即位除左中兵郎中爲尚書令臨淮王彧讓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賊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僞梁廣發士卒來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不科或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關貴賤比自北捍入洛王不能致死死難方清宮以迎暴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趨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爲私害政爲臣此言彧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頻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勅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還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翕然遊道入省勑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衆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屬色挫辱已遂枉考辭令史誰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僞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韜言肆其奸詐罕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憚毀譽由己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朦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爲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並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鬼齊心

懷盜竊欺公貪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難贓污未露而奸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分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饒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討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幷州不聽他經略殺卿遊遵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又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爲太原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之獄而餓之食敝襦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佯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遊道而判之曰遊道稟性遭悖是非舛口吹毛洗垢瘡痏人物往與郎中盧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凌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爲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遊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奸吏返誣婁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賵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證曰貞惠遊道剛直疾惡如讐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貞預建義勳意將含忍遊道疑陳元康爲其內助密啓云子貞元康交遊恐其別有請囑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爲遊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遊道別勑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喪事爲司州糾紀與牧樂昌河西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郯一面便定死交郯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既而郯爲河南尹辟遊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元顯入洛郯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遊道爲郯訟冤得雪又表爲請贈迴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尉瑱結交託瑱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平之集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錢五百萬後聽收遊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勑至市司猶不許遊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時李郯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構書因遊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如夢者見遊道怒己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常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爲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爲刺史珽奏以士素爲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參機密士約亦爲善士官尚書左丞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同魏殿中尚書斐性殘忍以強斷知名世宗引爲相府刑獄參軍謂之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爲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爲盧校書斐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鞫死獄中

畢義雲小字陁兒少麤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爲稱職令普勾僞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會爲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幷改

換文書文裏以其推鞫衆人怨望並無所問乃拘吏數人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鞫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中丞坐劾吏切然豪横不平頻被怨訟前爲汲郡太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貪官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纈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爲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實氏皇后姨祖戴日內外百官赴第吊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姊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開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衆備設赴日拜閤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賣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千上義雲貪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遣孤貧亦爲矯詐法官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五品已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遽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勅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譴實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疎寵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爲此慇懃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積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軒昂自得意望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銳吹至於案部行遊遂兩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爲此元海漸疎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纔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爲人所啓及歸彥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爲此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遍朝野爲郎時與左丞宋遊道因公事忿競遊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干載爲汝義雲一無所答然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爲家尤甚子孫僕隸常痞瘦被體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掠掠無數爲首著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藁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乃善昭所佩刀也遺之於義雲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世祖令舍人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姦人所爲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殺乃斬之於獄棄屍漳水

北齊書卷四十七

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宋遵道傳疑淮王或證實○按上下文疑有脫誤.

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尒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跡逆亂之機皆詳諸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唯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爾

趙猛太安狄那人姊爲文穆皇帝繼室生趙郡王琛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高祖舉義遷南營州刺史卒

婁叡字佛仁武明皇后兄子也父壯魏南部尚書叡少好弓馬有武幹爲高祖帳內都督從破尒朱於韓陵累遷開府儀同驃騎大將軍叡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擾情財色爲時論所鄙皇建初封東安王高歸彥反於冀州詔叡往平之還拜司徒公周兵寇東關叡率軍赴援頻戰有功擒周將楊檦等進大司馬出總儁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侵削官私專行非法坐免官尋授太尉薨

尒朱文暢榮第四子也初封昌樂王其姊魏孝莊皇后及四胡敗滅高祖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既藉門地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建等深相愛狎外示杯酒之交而潛謀逆亂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竹馬之戲有能中者即時賞帛任胄令仲禮藏刀於秸中因高祖臨觀謀爲竊發事捷之後共奉文暢爲主爲任氏家客薛季孝告高祖問皆具伏以其姊寵故止坐文暢一房弟文略以兄義舉卒無後襲樂郡王以兄文暢事當從坐高祖特加寬貸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世宗嘗令韋永興於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世宗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樂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世宗愴然曰此不足慮也初高祖遺令恕文略十死特此益橫多所凌忽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敞以好婢賭而取之明日平秦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臥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之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其父作佳傳收論尒朱榮比韓彭伊霍蓋由是也

鄭仲禮滎陽開封人魏鴻臚嚴庶子也少輕險有膂力高祖嬖寵其姊以親戚被昵擅帳內都督嘗執高祖弓刀出入隨從任胄爲好酒不憂公事高祖責之胄懼謀爲逆賴武明婁后爲請故仲禮死不及其家

李祖昇趙國平棘人顯祖李皇后之長兄父希宗上黨守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雅姻好施文學足以自通仕至齊州刺史爲徒兵所害弟祖勳顯祖受禪除祕書丞及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王濟南廢爲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以數坐贓免官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皆因內寵無可稱述

元蠻魏太師江陽王之繼子肅宗元皇后之父也歷光祿卿天保十年大誅元氏肅宗爲蠻苦請因是追原之賜姓步六孤氏尋病卒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之兄父廷之魏中書令長仁累遷右僕射及尚書令世祖崩預參朝政封隴東王左丞鄒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座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閒而往停斷公事時人號爲三徒長仁私遊密席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爲章武郡守元亮等皆出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臥疾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徙孝裕爲北營州建德郡守後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士開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令刺士開事覺遂賜死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爲后重加贈諡長仁弟等前後七人並賜王爵合門貴盛從祖兄長粲父僧敬即魏孝靜帝之舅位至司空長粲少而敏悟以外

戚起家給事中郎黃門侍郎後主踐祚長粲被勅與黃門潘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遙領軍蔡連猛高阿那肱侯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於後定遠文遙並出唐邕專典外兵蔡連猛高阿那肱別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即位寄於眷私庶事皆歸委長粲長粲盡心附奉甚得名譽又爲侍中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爲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爲恨遂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爲州後主不得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長粲流涕後主亦愴然至州因沐髮手不得舉失音卒

北齊書卷四十八

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爾朱文暢傳爲打竹旗之戲○北史無竹字

明日平秦致請○一本平秦下有王使人三字

鄭仲禮傳魏鴻臚嚴庶子也○北史仲禮父名嚴祖

左丞鄭孝裕○北史鄭作鄧

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北齊書卷四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蒼毋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並錄之以備方伎云

由吾道榮瑣邪人也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長白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之閒習儒業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爲其家膚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恆岳僊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譴今限滿將歸鄉宜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仍歸本部隱於瑕邪山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秘尋爲顯祖追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俄值國廢道榮歸周隋初乃卒又有張遠遊者顯祖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顯祖置之玉匣云我食世間作藥不能即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王春河東人少好易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閒飛符上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爲館客轅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高祖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諸王爲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果大敗其後每從征討其言多中位徐州刺史卒

信都芳河閒人少明算術爲州里所稱有巧思每精心研究忘餐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之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以術數干高祖爲館客授參軍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數日便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後得河內葭莩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不爲時所重竟不行故此法遂絕云芳又撰次古來渾天地動儀器漏刻諸巧事幷畫圖名曰器準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炳又私撰歷書名爲靈憲歷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書未就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末任北平太守顯祖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是時魏武定八年五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貨拔仁等又云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幷顯祖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爲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又有荊次德有術數預知仆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蕭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幷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從也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高祖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常容惜之邛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爲火陣我爲木陣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田曹記室岳封王以告遵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遵至京尋喪顯祖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

何時當死遂布算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顯祖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吳遵世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恆山從隱居道士遊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魏武帝之將卽位也使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世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後入于地不得久也終如其言世祖以丞相在京師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將起兵每宿蓍令遵世筮之遵世云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趙郡王奉太后令以遺詔追世祖及卽祚授其中書舍人固辭疾趙輔和清都人少以明易筮筮爲館客高祖崩於晉陽葬有日矣世宗書令顯祖親卜宅兆相於鄴西北漳水北原顯祖與吳遵世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數十人咸云不可用輔和少年在衆人之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民顯祖遽登車顧云卽以此地爲定卽義平陵也有一人父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之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疾愈是人喜出後和謂筮者云泰卦乾下坤上然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以凶問至和太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授通直常侍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常避王侯家世宗自頹川振旅而還顯祖從後王於道旁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會是道北垂鼻涕者顯祖既卽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拭其眼而使歷撲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亦貴而各私掐之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慶慶以啓帝帝怒召之玉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其妻曰我今去不還若得過日午時或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世宗時有吳士雙盲而妙於聲相世宗歷試之閉劉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曾如廁犬爲人所使閉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閉太原公之聲曰當爲人主閉世宗之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譖言亦國主也世宗以爲我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鑒照人物皆如其言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府參軍

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乃以己生年月託爲異人而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十六稚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

綦母懷文不知何郡人以道術事高祖武定初官軍與周文戰於邙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高祖遂改爲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又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鍜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淬以五牲之瀉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裏國冶家所鑄宿柔鍜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截三十札也懷文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以墐刀懷文官至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城人曹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卽承之也

張子信河內人也性清淨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恆隱於白鹿山時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答子信詩數篇後魏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鄴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瑕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子信齎七卒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爲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爲之診候脈遲告楊愔云邢公子

許遵傳被舉火陣我爲木陣○北史木作水。

馬嗣明傳邢並侍講內廐○臣鏡按邢字上疑脫楊字北史云後數日楊邢並侍講內廐。

傷寒不治自差然脈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晚不可治邢並侍講內殿顯祖云子才兒我欲乞其隨近一郡勿以卿子年少未合剖符謙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實脈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瘥大寶未期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雌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屑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後遷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賞錢十萬諸名醫多尋牓至問病狀不敢下手唯嗣明揚治之其病由云曾以手將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三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爲處方服湯比嗣明從駕還女平復嗣明隋初卒。

北齊書卷四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甚哉齊末之嬖倖也盡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刹雖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閹宦蒼頭廬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軸之資剝掠將盡縱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淫昏無不亡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在右職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太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嗣基以之顛覆生民厄夫被髮左衽非不幸也今纘諸凶族爲佞幸傳云其臣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塲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仍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王叨竊貴幸今亦出焉

郭秀范陽涿郡人事高祖爲行臺右丞親寵日隆多受賂遺秀遘疾高祖親臨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爲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高祖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累帛多少然後去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已下同學讀書初秀忌揚愔陘齊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高祖追忿秀即日斥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孝靜嘗夜中與朝賢雜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答曰臣不識北斗高祖聞之以爲淳直後爲儀州刺史士開幼而聰慧選爲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爲同輩所伺天保初世祖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參軍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此親狎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顯祖知其輕薄不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長城後除京畿士曹參軍長廣王譚之也世祖踐祚累除侍中加開府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悼遣武衛將軍呂芬諸宅慰夜扶侍成服後方還其日帝又遣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見親自握手愴惻下泣曉喻良久然後還還幷諸第四人並起復本官其見親重如此除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歔欷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喜之諫因不復飲言辭容止極諧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世祖云自古帝王盡爲灰燼竟歸棄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苦也世祖大悅其年十二月世祖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世祖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攜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世祖顧託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等謀出士開引諸貴人共爲計策屬太后臨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擾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置死以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斬孤寡耶但飲酒勿多言數詞色愈厲或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共詣雲龍門令文通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大忽遽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更無餘言太后及後主召見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官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心若出臣正是葛陛下羽翼宜詔叡等云令士開爲州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頡臣真出必心喜之後主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士開言以士開爲兗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寶及絳諸寶玩以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謹具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今得出實稱本意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作大州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青州刺史賚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

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右僕射定遣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除尚書令錄尚書事復本官悉得如故世祖時恆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臥內無復期依遂與太后爲亂及世祖崩後彌自放恣瑣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武衛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幷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旦士開依式早參伏連前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勅令王向臺遣兵士防送禁於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時年四十八簿錄其家口後誅儼等上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遺威爲常侍又勅其弟士伾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十州諸軍事左丞相太宰如故士開稟性庸鄙不閑書傳發言吐論惟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值疾醫人云王傷寒極重進藥無効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與王不須疑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爲之強服遂得汗病愈其勢傾朝廷也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問賢愚無不進擢而以正理干忤者亦頗能捨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即命飄颻貴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云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誅提婆母陸令萱配入掖庭後主襁褓之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媽遂大爲胡后所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戲醜褻無所不爲寵遇彌隆官爵不知紀極遂至錄尚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母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姬此即齊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矣膚劣之徒皆重跡屏氣焉自外殺生予奪不可盡言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沒其家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其父市貴從高祖起義那肱爲庫典從征討以功勳擢爲武衛將軍肱妙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爲世祖所愛重又詔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爲之言彌見親待後主即位累遷幷省尚書左僕射封淮陰王又除幷省尚書令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之下而奸巧計數亦不遠士開既爲世祖所幸多令在東宮侍後主所以大被寵遇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尚書郎中源師書諮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強知星宿其糟面如此又爲右丞相餘如故周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肱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至乃奏知明早旦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一圍及軍赴晉州令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謂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肱曰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遣來我何爲守墮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後主從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以淑妃奔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且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回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迴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有軍士告稱那肱遣臣招引西軍今故開奏後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云此人妄語還至晉那肱腹心告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乃顯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內官數十騎從行後主走度太行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將軍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爲隆州刺史誅初天保中顏租自晉陽還鄴陽愚僧阿光帥於路中大叫呼顏租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是時茹茹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顏租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壞音斯固亡秦者胡亥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青州刺史鳳少而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幼推世祖開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乘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後主即位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強弓長稍無容相謝軍國謀算何由得爭鳳答曰各出意見皆在文武優劣封昌黎郡王男寶仁尚公主在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軍國要密無不經手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衛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閉告敗擁梁不報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因愁爲君臣應和若北其弟萬歲及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寶信尚公主駙復幸其宅親戚盛衰官賞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爲此偏相委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爲至尊起臺殿未訖何容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爲己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不聽其舉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勅入內尋詔復爵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行爲周軍所獲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等寃酷皆鳳所爲每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龍州刺史

韓寶業盧勒義齊紹並高祖舊左右唯門閤職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義等或爲中常侍世祖時有曹文謨鄧長顒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後寶業勒義齊紹子徹並封王不過優暴於後主之朝有陳德信等數十人並肆其奸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數十人又皆封王開府恆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莫不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踰巨萬丘山之積貪丟無厭猶以波斯狗爲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爲解卸廳諸閤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竟走數十爲羣馬塵必坌諸朝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聽趨避不敢爲言高祖時有蒼頭陳山提蓋豐樂劉桃枝等數十人俱驅馳便辟頗蒙恩遇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又有何海及子洪珍皆爲王尤爲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驚獄賣官又有史醜多之徒胡小兒等數十咸能舞工歌亦至儀同開府封王諸宦者猶以宮掖驅馳便煩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蒼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險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爲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羣妄多皆類此

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編修臣魏證言北齊書紀八傳四十二合五十卷按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珽述獻武起居注名皇初傳天保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從文宣征討記一時行師勦伐之蹟著皇帝實錄而魏收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並廣續注記隋代撰書並王邵內史令李德林俱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作齊志十六卷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二十七卷開皇時李德林撰增爲三十八篇送官藏之秘府唐武德初高祖成令狐德棻之言始詔修梁陳魏齊周之史而太子詹事裴矩史部郎中祖孝孫秘書丞魏徵主齊論撰歷年書未就悉鄰貞觀三年復詔撰定時撰者以元魏已歸於魏收魏澹二家之書惟隋及四史當立當是時德林之子中書舍人百藥次齊史至貞觀十年五史始具五史之中北齊之興繇蕭梁氏李氏父子所相煙繼而成夫高氏立國亦已邊矣其功伐治蹟既不足以煩筆記載而史家頗獲碑亦未能以盡一時始亂因事勸戒之說唐劉知幾著史通頗稱王邵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而於李氏書數砭其謬今宋王之書不傳而前世學者類綜覽南北二史於八書習者尤夥故此書能脫關甚其中有本書亡缺而後人雜采他書附合當日卷帙之數割裂併繫事詞不屬又歷經刊本舛錯或妄有增損汩亂於其間者今並考校正其句字其非本書而較然可知篤後人之補綴者亦疏之每卷之末蓋古書之存者鮮矣其幸而傳者亦非當日之舊臣等奉

勅校刊是不敢不致其謹也臣證識

原任詹事臣陳浩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臣朱荃臣姚鼐知州臣
王祖庶拔貢生臣郭世燦等奉
勅校刊

周書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東轂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牖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臥予之言既當其意遽起拜晝夜諮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己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歷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騐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慮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率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己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耆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言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己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盡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內不欺其心則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倘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授天下之理知人之喜而邪正無以廋其實倘有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無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蹈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融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廓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能者馳驟於下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怫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拱衽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勢則異焉世猶須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恩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愚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臣兼臣安國臣希昧死謹上

本紀八卷
列傳四十二卷
凡五十卷
本紀
周書卷一
本紀第一
文帝上 姓宇文氏諱泰
周書卷二
本紀第二
文帝下
周書卷三
本紀第三
孝閔帝 諱覺
周書卷四
本紀第四
明帝 諱毓
周書卷五
本紀第五
武帝上 諱邕
周書卷六
本紀第六
武帝下
周書卷七
本紀第七
宣帝 諱贇
周書卷八
本紀第八
靜帝 諱衍
列傳
周書卷九
列傳第一
皇后
周書卷十
列傳第二
邵惠公顥 子什肥 導 護 什肥子會 導子廣 亮 護 招 泉
杞閔公連 莒莊公洛生 子菩提
虞國公仲 子儉 儉子洛
周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晉蕩公護 叱羅協 馮遜
周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齊煬王憲 子貴 寶
周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文閔明武宣諸子
周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賀拔勝 納岳 兄允 念賢
周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寇洛　李弼弟檜
子誼　子慶
周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趙貴　獨孤信
侯莫陳崇弟理　凱
周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梁禦　若干惠
怡峯　劉亮
王德
周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王羆子慶遵　孫述　王思政
周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達奚武子震　侯莫陳順
宇文貴
豆盧寧
楊忠　王雄
周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二
王盟　賀蘭祥
尉遲綱　叱列伏龜
閻慶
周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尉遲迥　王謙
司馬消難
周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周惠達　馮景
楊寬兄孫儉　柳慶子機弘　兄鷟　孫子帶章
周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蘇綽弟椿
周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盧辯
周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李賢弟遠　遠子基
周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長孫儉　長孫紹遠弟湛　兄子兕
斛斯徵
周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厙狄昌
田弘　梁椿
梁臺　宇文測弟深

周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史寧　陸騰
賀若敦　權景宣 郭賈
周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王傑　王勇
宇文虬　宇文貳 弟丘
耿豪　高琳
李和　伊婁穆
楊紹　王雅
遠奚寔　劉雄
侯植
周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竇熾 兄子毅
周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韋孝寬　韋夐
梁士彥
周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申徽　陸通 弟逞
柳敏 子昂
盧柔
唐瑾
周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厙狄峙　楊荐
趙剛　王慶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周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趙善　元定
楊檦　韓盛
裴寬 弟演 尼媯
楊敷
周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鄭孝穆 子譯
崔謙 孫訛
崔猷　裴俠
薛端 子寶 弟裕
薛善 弟慎 敏珍 敏祥
周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鄭偉 族人頊　楊纂
段永　王士良
崔彥穆　令狐整 子熙 弟休
司馬裔 子倫　裴果 劉志
周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寇儁　韓褒
趙肅 弟昭　張軌
李彥　郭彥

蔡文繇 高寶 宗九

周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裴寬 裴肅 裴景昕

呂思禮 崔謙 崔猷

薛寘

元偉

周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韋瑱

皇甫璠

王子直

周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尉遲運

宇文神舉

顏之儀 樂運

周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王褒

周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蕭撝 子瑒

蕭圓肅

宋懍

柳霞 子虯 弟

柳虯

薛憕

李昶 檀翥

梁昕 納蘇

辛慶之 族子昂 昂族人仲景

杜果

王軌

宇文孝伯

蕭世怡

蕭大圜

劉璠 子臻

周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周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十

泉企 子元禮 仲遵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楊雄 席固 子世雅

任果

周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儒林

盧誕 盧光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周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孝義

李棠 柳檜

杜叔毗 荊可

泰族 納蘇先 皇甫遐

張元

周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藝術
　冀儁　蔣昇
　姚僧垣子最　黎景熙
　趙文深　趙該　張緯　衛元嵩
周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蕭詧子歸子琮　曾子泉　岑子豈　蔡大寶
　詹叔儁　王操　魏益德　尹正　歸子嶽　蔡大寶
　許孝敬　魏玄成　劉盈　宋善方　傅準　薛暉
　宋如周　羅欣　柳洋　徐岳
　范迪　沈君辯　袁敞　王淩
周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異域上
　高麗　百濟
　蠕蠕　嚈噠
　宕昌　鄧至
　白蘭　氐
　稽胡　厙莫奚
周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異域下
　突厥　吐谷渾
　高昌　鄯善
　焉耆　龜茲
　于闐　嚈噠
　粟特　安息
　波斯

周書目錄

唐令狐德棻等撰

帝紀第一

文帝上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遂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幷以爲氏焉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爲魏勇生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爲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將攻中山陵從慕容寶棄之寶敗陵率甲騎五百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徙豪傑於代都陵隨例遷武川焉陵生系系生韜並以武略稱韜生肱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作亂遠近多應之其從晉王衛可孤徒黨最盛肱乃糾合鄉里斬可孤其衆乃散後避地中山遂隱於鮮于修禮修禮令肱還統其部衆後爲定州軍所破歿於陣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覺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生而有黑氣如董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額廣顙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少隨德皇帝在鮮于修禮軍及葛榮殺修禮太祖時年十八榮遣任以將帥太祖知其無成與諸兄謀欲逃避計未行會尒朱榮擒葛榮定河北太祖隨例遷晉陽榮以太祖兄弟雄傑懼或異己遂託以他罪誅太祖第三兄洛生復欲害太祖太祖自理家冤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孝昌二年燕州亂太祖始以統軍從榮征之先是北海王顥奔梁梁人立爲魏主令率兵入洛魏孝莊帝出居河內以避之榮遣賀拔岳討顥仍迎孝莊帝太祖與岳有舊乃以別將從岳及孝莊帝反正以功封寧都子邑三百戶遷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万俟醜奴作亂關右孝莊帝遣尒朱天光及岳等討之太祖遂從岳入關先鋒破僞行臺尉遲菩薩等及平醜奴定隴右太祖功居多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三百戶加直閤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百姓凋殘太祖撫以恩信民皆悅服咸喜曰早值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太祖嘗從數騎於野忽聞鼓之音以問從人皆云莫之聞也普泰二年尒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第顯壽鎮長安秦州刺史侯莫陳悅爲天光所召將軍衆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而計無所出太祖謂岳曰今天光尚遲悅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尒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卽令太祖入悅軍說之悅遂不行乃相率襲長安令太祖輕騎爲前鋒太祖策顯壽柱幡聞諸軍將至必當東走恐其遠遁乃倍道兼行顯壽果已東走追至華山擒之太昌元年岳爲關西大行臺以太祖爲左丞領岳府司馬加散騎常侍事無巨細皆委決焉齊神武既破尒朱遂專朝政太祖請往觀之既至幷州齊神武問岳軍事太祖口對雄辯齊神武以爲非常人欲留之太祖詭陳忠款乃得反命遂屢言就道齊神武果遣追之至關不及太祖還謂岳曰高歡非人臣也逆謀所以未發者憚公兄弟耳然凡欲立大功匡社稷未有不因地勢總英雄而能克成者也侯莫陳悅本實庸材遭逢際會遂叨任委既無憂國之心亦不爲高歡所忌但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之士三千餘人及豐州刺史曹泥並恃其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卽可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遷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舉也岳大悅復遣太祖詣闕請事密陳其狀魏帝深納之加太祖武衞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謀於其衆曰夏州鄰接寇賊須加綏撫安得良刺史以鎮之衆皆曰宇文左丞卽其人也岳曰左丞吾之左右手也如何可廢沈吟累日乃從衆議於是表太祖爲使持節武衞將軍夏州刺史太祖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魏永熙三年春正月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太祖計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

莫陳悅怙衆驕遁貪而無信必將爲患願早圖之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於河曲岳果爲悅所害其士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於是三軍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相與推洛以總兵事洛素無雄略威令不行乃謂諸將曰洛智能本闕不宜統御近者迫於羣議推相攝領今請避位更擇賢材於是趙貴言於衆曰元帥忠公盡節暴於朝野勳業未就奄罹凶酷豈唯國喪良宰固亦衆無所依必欲糾合同盟復讎雪恥須擇賢者總統諸軍舍非其人則大事難集雖欲立忠建義其可得乎竊觀宇文夏州英姿不世雄謀冠時遠邇歸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齊肅賞罰嚴明真足特也今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則大事集矣諸將皆稱善乃命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太祖曰侯莫陳悅不顧盟誓棄恩背德賊害忠良罪惡俛仰告無所公昔居管難愿信著聞今無小無大咸願推奉衆之思公引日成歲願勿稽留以慰衆望也太祖將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請曰閣悅今在禾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停留以觀其變太祖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反赴趣屯兵禾洛吾知其無能爲也且難得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幾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都督彌俎元進規欲應悅密圖太祖事發斬之太祖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太祖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即還太祖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於時魏孝武帝將圖齊神武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慰勞追岳軍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太祖侯莫陳悅亦被勅追還悅既附齊神武不肯應召太祖謂諸將曰侯莫陳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豈可容之乃命諸軍戒嚴將以討悅及元毗還太祖表於魏帝曰臣前以故關西大都督臣岳竭誠奉國橫罹非命三軍喪氣朝野痛惜都督寇洛等銜寃茹感志雪讎恥以臣昔同幕府苦賜要結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輕來赴軍當發之時已有別表既爲衆情所逼權掌兵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爲國良策但高敖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禾洛況此軍士多是關西之人皆戀鄉邑不願東下今逼以上命恭令赴闕悅聞其後歡幽其前首尾受敵其勢危矣臣頃身王事誠所甘心恐敗國珍人所損更大乞少停緩更思後圖徐事誘導漸就東引太祖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兵衆未集假此爲詞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奬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蹙眉皓髮謂之曰賀拔岳雖復據有此衆然終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威言訖不見此吏恆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魏帝詔太祖曰賀拔岳既殞士衆未有所歸卿可爲大都督即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侯莫陳悅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宜體此意不遇淹留太祖又表曰侯莫陳悅違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專戮罪重不恭詔命阻兵禾洛彊梁秦隴臣以大宥既班忍抑私憾頻問悅及都督可朱渾元等歸闕早晚而悅並雄擅使人不聽反報觀其指趣勢必異圖臣正爲此未敢自拔兼順衆情乞少停緩太祖乃與悅書責之曰頃者正光之末天下沸騰鑾輿播遷河朔寡寒荊河故將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濊滅授戈南指拯皇靈於已墜擁旄西邁濟百姓於淪胥西顧無憂緊公是賴勳茂賞隆遂征關右此乃行路所知不籍一二談也君實名微行潦本無遠量故將軍降還高之志爲集征之理乃申啓朝廷薦君爲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名闕然未之許也遂頻煩請謁至於再三天子難違上將便相聽許是亦遐邇共知不復煩之翰墨縱使木石爲心猶當知感況在生靈安能無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虛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畢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狠妬勝嫉賢口血未乾七首已發協黨國賊共危本朝孤恩負誓有曬面目豈不上畏於天下慚於地吾以弱才猥當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馳便陳啓天朝暫來奔赴衆情所推遂當戎重比有敕旨召吾還闕亦有別詔令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總勒師徒北道還闕共追廉藺之迹同慕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悅既懼太祖謀己詐爲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授令與悅爲黨援普懷疑之封詔以呈

太祖太祖表之曰臣自奉詔總平涼之師實重憂深不遑啓處訓兵秣馬唯思竭力前以人懇本土侯莫陳悅窺覘進退量度且宜住此今者召悅授以內官臣列旆東鎮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悅堪爲邊扞乞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虞於事無益初原州刺史史歸爲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人助歸鎮原州太祖遣都督侯莫陳崇率輕騎一千襲歸擒之幷獲次安伯和等送於平涼太祖表崇行原州事乃侯晉撥又遣其將叱干保洛領二千騎來從軍三月太祖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瞻以討悅之意士卒莫不懷憤太祖乃表曰臣聞誓死酬恩獲宗報主人倫所急赴蹈如歸自大都督臣岳歿後臣頻奉詔還關秣馬戒途志不俟旦直以督將已下咸稱賀拔公視我如子今雠恥未報亦何面目以處世間若得一雪冤酷萬死無恨且悅外附彊臣內違朝直臣今上思逐惡之志下遂節士之心冀仗天威爲國除害小違大順實在茲辰克定之後伏待斧鉞夏四月引兵上瓶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太祖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識者知其有成軍出木峽關大雨雪平地二尺太祖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者左右亦不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略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汞洛太祖至汞洛命圍之城降太祖即率輕騎數百趣略陽以臨悅軍悅大懼乃召其部將議之皆曰此鋒不可當勸悅退保上邽以避之時南秦州刺史李鄧亦在悅軍乃間道遣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出軍軍中自驚潰將卒或相率來降太祖縱兵奮擊大破之虜獲萬餘人馬八千匹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太祖曰悅本與曹泥應接不遏走向靈州乃令原州都督導遵其前都督賀拔願等追其後導至牽屯山追及悅斬之太祖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鍾覆以歸太祖知而罪之即劃賜將士衆大悅時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渠州豎擾宕昌羌渠企定引吐谷渾寇金城渭州及南秦州氐羌連結所在蜂起南岐至于瓜鄯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太祖乃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耗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遣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薁涇東秦岐四州衆以給軍齊神武聞秦

雕克捷乃遣使於太祖甘言厚禮深相倚結太祖拒而不納時齊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仗太祖乃徵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爲聲援仍令太祖稍引軍而東太祖乃遣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之計太祖之討悅也悅遣使請援於齊神武神武使其都督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而雍州刺史賈顯送船與軌請軌兵入關太祖因梁禦之東乃遣召顯赴軍禦遂入雍州魏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節勞軍進太祖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於是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郡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拒代遣輕騎襲擒之待伯自殺時魏帝方圖齊神武又遣徵兵太祖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進授太祖兼尚書僕射關西大行臺餘官封如故太祖乃傳檄方鎮曰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荷當百六無間三五皇家創曆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淪屢起隴冀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啓蕩定有期而乘釁之徒因生羽翼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皁罕開禮義直以一介鷹犬效力戎行覩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回乃勦尒朱榮行茲纂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凶黨外叛歡苦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勦吐萬兒復爲弒虐暫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晉樊欲籠戚權並歸廢斥俱肆酷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尒朱驅通表奏云取讒賊既行廢黜遂將篡弒以人望未改恐鼎鐘交及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翊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爲功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拱禁闥莫非親黨皆行貪虐毒流生人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疵痏動挂羅網故武衛將軍伊琳清貞剛毅禁旅攸屬直閤將軍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无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嚮謀危社稷但以姦志未從恐先洩漏乃密白朝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腹並使入居樞近伺國間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逃歸歡益加撫待亦無陳白然歡入洛之始本有姦謀令親人蔡儁作牧河濟厚相恩賄以爲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勳德隆重與士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

幕府以受律專征便即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距遂遣蔡儁拒代令賓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正衆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衆滏坂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嘗毀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徼廣冀茲大寶豁壑可盈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荊楚開驛於外或言分詣伊洛取彼讒人或言欲來入關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天下清夷百寮師師四隩來賢人盡忠良誰爲君側而歡威福自己生是亂階緝構南箕指鹿爲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脤銳師百萬毅騎千羣裹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糜軀匪惜況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宅電繞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被人鬼黍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渡河稍逼宗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幷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羣帥百道俱前輒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郡縣率土人黎或州鄉冠冕或勳膺世濟並宜捨逆歸順立效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別格凡百君子可不勉歟太祖謂諸將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罷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罷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秋七月太祖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齊神武稍逼京邑魏帝親總六軍屯於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遣使告太祖太祖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幷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協斌之遂棄椿還紿帝云高歡兵至七月丁未帝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太祖免冠泣涕謝曰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輿遷幸請拘司敗以正刑書帝曰公之忠節曝於朝野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責在朕躬無勞謝也乃奉帝都長安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太祖決焉仍加授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別置二尚書隨機處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太祖固讓詔敦諭乃授初魏帝在洛陽許以濮陽長公主配太祖未及結納而帝西遷至是詔太祖尚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齊神武襲陷潼關侵華陰太祖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齊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太祖乃進軍討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冬十月齊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於鄴是爲東魏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明年泥降遷其豪帥于咸陽閏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與羣公定策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皇帝

周書卷一

文帝紀上其餘晉王衛可孤○北史作衛可瑰通鑑作衛可孤考異云從周書也

瑯州刺史賈顯○通鑑作賈顯度下文乃遣召顯赴軍通鑑作乃遣顯度赴軍

高隆之正會昭等○正北史作及

王羆率甲士一萬○下文云王羆足相抗拒監本俱作王羅臣文淳按王羆本傳云屬太祖徵兵篇勸王之舉請前驅効命遂篇大都督鎮華州正與此合今改正

齊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還○薛瑾通鑑作薛瑒

遣儀同李虎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北史作諱臣文淳按李虎唐高祖諱也唐人諱虎字皆作武或作獸今狐德棻等作史不應直書李虎蓋後人刊刻時妄改又高祖父李昞故兩北八書凡丙字皆作景字太宗諱世民凡世字皆作代字民字皆作人字此書閒有存其舊者然已改十之七八矣大約八書惟兩北史多存其舊他若晉書太宗自撰而景子景寅之類俱無一存者其爲後人妄改者多矣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帝紀第二

文帝下

魏大統元年春正月己酉進太祖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太祖固讓王及錄尚書事魏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東魏遣其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太祖軍霸上子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罷擊走之三月太祖以戎役屢興民吏勞弊乃命所司斟酌今古參考變通可以益國利民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魏帝行之

二年春三月東魏襲陷夏州留其將張瑾許和守之夏五月秦州刺史建中王万俟普擁衆所部叛入東魏太祖勒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

三年春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賈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今犄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是欲緩吾軍使賈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起兵以來泰每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也太祖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關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不能徑渡此五日中吾取賈泰必矣公等勿疑庚戌太祖率騎六千還長安舉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賈泰卒聞軍至憚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太祖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遁陷洛州執刺史泉企聞泰之歿焚輜重棄城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企子元禮尋復洛州斬東魏刺史杜密

太祖還軍長安六月遣儀同于謹取楊氏壁太祖請罷行臺帝復申前命太祖受錄尚書事餘悉讓乃止秋七月徵兵會咸陽八月丁丑太祖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惠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太祖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舉天威誅暴亂惟爾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遣于謹居軍前徇地至渠豆東魏將高敖曹守柵不下諸將攻之乃降獲其戍卒一千送敖曹於長安戊子至弘農東魏將高干陝州刺史李徽伯拒守於時連南太祖乃命諸軍晝夜攻之庚寅城潰斬徽伯虜其戰士八千高干走度河令賀拔勝追擒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邵郡皆來歸附先是河南衆傑多聚兵應東魏至是各率所部來降齊神武懼率衆十萬出壺口趨蒲坂將自后土濟又遣其將高敖曹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饑太祖既平弘農因館穀五十餘日時戰士不滿萬人聞齊神武將度乃引軍入關齊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罷嚴守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太祖據渭南徵諸州兵皆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何如諸將咸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太祖曰歡若得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癸巳旦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神武至望太祖軍少就驅而進不爲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隊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厭乘長安還軍渭南於是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惟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進太祖柱國大將軍增邑幷前五千戶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幷其下將士賞各有差遣左僕射馮翊王元季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步騎二萬向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趨荊州賀拔勝李弼渡河圍蒲坂牙門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擒之太祖進軍蒲坂略定汾絳於是許和殺張瓊以夏州降初太祖自弘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敖曹圍弘農閉其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敖曹復

走度河信遂入洛陽東魏頴川長史賀若統與密縣人張儉執刺史田迅舉城降滎陽鄭榮業鄭偉等攻梁州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彥穆檀琛攻滎陽擒其郡守蘇定皆來附自梁陳已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頴川欲復降地太祖遣儀同宇文貴梁遷等逆擊大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將任祥率河南兵與雄合儀同怡峯與貴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郝椿以州來附

四年春三月太祖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魏遣其將侯景厙狄干高敖曹元軌可朱渾元莫多婁貸文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其後先是魏帝將幸洛陽拜園陵會信被圍詔太祖率軍救信魏帝亦東八月庚寅太祖至穀城莫多婁貸文可朱渾元來逆臨陣斬貸文元單騎遁免悉膚其衆送弘農遂進軍瀍東是夕魏帝幸太祖營於是景等夜解圍去及旦太祖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太祖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及其儀同李猛西兗州刺史宋顯等屬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太祖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虎念賢等爲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民閒乃謀爲亂及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公卿輔魏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雀雍州民千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戰魏帝留止閿鄉遣太祖討之長安父老見太祖至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導率軍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太祖會攻青雀破之太傳梁景睿先以疾留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誅關中於是乃定魏帝還長安太祖復屯華州冬十一月東魏將侯景攻陷廣州十二月是云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自襄廣以西城鎮復內屬

五年冬大閱於華陰

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鵲將侵荊州太祖遣開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五千出武關景乃退還夏茹茹度河至夏州太祖召諸軍屯沙苑以備之

七年春三月稽胡帥夏州刺史劉平伏據上郡叛遣開府于謹討平之冬十一月太祖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下令申明之

八年夏四月大會諸軍於馬牧冬十月齊神武侵汾絳圍玉壁太祖出軍蒲坂將擊之軍至皂荚齊神武退太祖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魏帝狩於華陰大饗將士太祖率諸將朝於行在所

九年春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帥師迎之令開府李遷爲前軍至洛陽遣開府于謹攻柏谷塢拔之三月齊神武至河北太祖還軍瀍上以引之齊神武果度河據邙山爲陣不進者數日太祖留輜重於邙曲士皆銜枚夜登邙山未明擊之齊神武單騎爲賀拔勝所逐僅而獲免太祖率右軍若干惠等大破齊神武軍悉虜其步卒趙貴等五將軍居左戰不利齊神武軍復合太祖又不利夜乃引還既入關屯渭上齊神武進至陝開府遂奚武等率軍禦之乃退太祖以邙山之戰諸將失律上表請自貶魏帝報曰公膺期作宰義高匡合仗鉞專征舉無遺算朕所以垂拱九載實賴元輔之力俾九服寧謐鉞頒賞之功今大寇未殄而以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國之誠宜抑此謙光恤予一人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冬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

十年夏五月太祖入朝秋七月魏帝以太祖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爲中興永式乃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總爲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揚賢才以爲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閒百姓便之冬十月大閱於白水

十一年春三月令曰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爲治者其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

人又自勉曰天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爲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盡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算之以軒冕而不以爲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爲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爲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爲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爲君稷契之爲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爲私恩爵祿爲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遁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爲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僞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矣十月大閱於白水遂西狩岐陽

十二年春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瓜州民殺保害刺史成慶以州應仲和太祖遣開府獨孤信討之東魏遣其將侯景侵襄州太祖遣開府若干惠率輕騎擊之至穰景遁去夏五月獨孤信平涼州擒仲和遷其民六千餘家於長安瓜州都督令狐延起義誅張保瓜州平七月太祖大會諸軍於咸陽九月齊神武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力戰拒守齊神武攻圍六旬不能下其士卒死者什二三會齊神武有疾燒營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茹茹寇高平至于方城是月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與其河南大行臺侯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請舉河南六州來附齊文襄遣其將韓軌厙狄干等圍景於頴川三月太祖遣開府李弼率軍援之軌等遁去景請留收輯河南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頴川弼引軍還秋七月侯景密圖附梁太祖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冬太祖奉魏帝西狩於岐陽

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太祖長子毓爲寧都郡公食邑三千戶初太祖以平元頴納孝莊帝之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縣爲郡而以封毓用彰勳王之始也夏五月進授太祖太師太祖奉魏太子巡撫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隴刻石紀事下安陽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將東趣五原至蒲川聞魏帝不豫遂還既至帝疾已愈於是還華州是歲東魏遣其將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率衆十餘萬圍王思政於頴川

十五年春太祖遣大將軍趙貴帥軍至穰兼督東南諸州兵以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淯水以灌城自頴川以北皆爲陂澤救兵不得至夏六月頴川陷初侯景自豫州附梁後遂度江圍建業梁司州刺史柳仲禮以本朝有難帥兵援之梁竟陵郡守孫暠舉郡來附太祖使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景克建業仲禮還司州率衆來寇暠以郡叛太祖大怒冬十一月遣開府楊忠率兵與行臺侯射長孫儉討之攻克隨郡忠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是歲監殺齊文襄於鄴其弟紹討賊擒之仍嗣其事是爲文宣帝

十六年春正月柳仲禮率衆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滍頭大破之擒仲禮悉虜其衆馬岫以城降三月魏帝封太祖第二子震爲武邑公邑二千戶先是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與其叔父荊州刺史湘東王繹不睦乃稱藩來附遣其世子嚴爲質及楊忠擒仲禮繹懼復遣其子方平來朝夏五月齊文宣廢其主元善見而自立秋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屯涇北以鎮關中九月丁巳軍出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騾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於齊矣

十七年春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冢宰總百揆梁邵陵王蕭綸侵安陸大將軍楊忠討擒之冬十月太祖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出散關伐南鄭

魏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夏四月遣奚武圍南鄭月餘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以州降武執循還長安秋八月東梁州民叛率衆圍州城太祖復遣王雄討之侯景之克建業也還奉梁武帝爲主居數旬梁武以憤悒薨景又立其子綱尋而廢綱自立歲餘綱弟繹討景擒之遣其舍人魏彥來告仍嗣位於江陵是爲元帝

二年春魏帝詔太祖去丞相大行臺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二月東梁州平遷其衆帥於雍州三月太祖遣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迥率衆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夏四月太祖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五月蕭紀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引迴軍向成都秋七月太祖自姑臧至於長安八月克成都劍南平冬十一月尚書元烈謀作亂事發伏誅

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又改置州郡及縣改東雍爲華州北雍爲宜州南雍爲蔡州華州爲同州北華爲鄜州東秦爲隴州南秦爲成州北秦爲交州東荊爲淮州南荊爲昌州東夏爲延州南夏爲長州東梁爲金州南梁爲隆州北梁爲靜州陽都爲汾州南汾爲勳州汾州爲丹州南豳爲寧州南岐爲鳳州南洛爲上州南廣爲濱州南襄爲湖州西涼爲甘州西郢爲鴻州西益爲利州東巴爲渠州北應爲輔州恒州爲均州沙州爲深州寧州爲麟州義州爲巖州新州爲溫州江州爲沔州西安爲鹽州安州爲始州纡州爲隨州肆州爲塘州冀州爲順州淮州爲純州揚州爲潁州司州爲憲州南平爲昇州南郢爲歸州青州爲眉州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二百三十自元烈誅魏帝有怨言魏淮安王育廣平王贊等垂泣諫之帝不聽於是太祖與公卿定議廢帝尊立齊王廓是爲恭帝

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饗羣臣魏史柳虯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貧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常盧辯作誥輔公卿曰嗚呼我羣后暨衆士雖文皇帝以祿祚之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革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顛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乙亥詔封太祖子邕爲輔城公憲爲安城公邑各二千戶茹茹乙旃達官寇廣武五月遣柱國趙貴追擊之斬首數千級收其輜重而還秋七月太祖西狩至於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冬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將軍楊忠率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於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丙申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進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殺之纡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立蕭督爲梁主居江陵爲魏附庸梁將王僧辯陳霸先於丹陽立梁元帝第九子方智爲主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冬十一月遣大將軍豆盧寧帥師討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太祖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初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夏四月太祖北巡狩秋七月度北河王琳遣使來附以琳爲大將軍長沙郡公魏帝封太祖子直爲秦郡公招爲正平公邑各一千戶九月太祖有疾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冬十月乙亥崩於雲陽宮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二甲申葬於成陵謚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爲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太祖知人善任使從諫如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河橋之役率以擊戰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恆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史臣曰水曆將終羣凶放命或威權震主或豐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征神物可以求得莫不闚闇九鼎睥睨兩宮而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巨君篡盜終成建武之資仲謀凶殘實啓當塗之業天命有歸信可滔乎太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屬與能之時應啓聖之運鳩集義勇糺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讐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仗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彊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

謀雷發神施風馳弘慶建城濮之勳沙苑有毘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弭爲强紹元宗之丕緒創區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撫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勳賢兼敘遠安邇悅俗阜民和德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夫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雄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者漢厭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勳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諸宮制勝圍城拏戮茹茹歸命蠢種殄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周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

周書卷二

文帝紀下魏大統元年○通鑑有五月魏加丞相率柱國九字

東魏襲陷夏州○通鑑有魏豐州刺史曹尼眞其塔涼州刺史普樂劉豐復取降東魏二十三字

東魏頴州長史賀若統與密縣人殺倫執刺史田迅○迅通鑑作迄

清河人崔彥穆擅據攻梁陽擒其郡守蘇定○定通鑑作綏

於是太祖與公卿定議廢帝尊立齊王廓是爲恭帝○臣文淸按通鑑云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帝紀第三

孝閔帝

孝閔皇帝諱覺字陀羅尼太祖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統八年生於同州官舍九歲封略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爲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將軍十月乙亥太祖崩丙子嗣位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詔以岐陽之地封帝爲周公庚子禪位於帝詔曰予聞皇天之命不於常惟歸於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其宜也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爾罔弗知予雖不明敢弗讓天命格有德哉今踐唐虞舊典禪位於周庸布告遐邇焉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書曰咨爾周公帝王之位弗有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膺荒求於唐虞之典謨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邦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久佛於天道而不歸有德歟時用幽讚僉曰公昭考文公格勳德於天地丕膺生民洎公躬又宣重光故玄象徵見於上讖謀奔走於下天之曆數用實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欽祗聖典遜位於公公其享茲大命保有萬國可不慎歟魏帝臨朝遣民部中大夫隋北公元迪致皇帝璽紱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太師陳祥瑞乃從之是日魏帝遜于大司馬府元年春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路門迎尊皇考文公爲文王皇妣爲文后大赦天下封魏帝爲宋公是日槐里獻赤雀四百官奏議云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革民視聽也遠於尼父稽諸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爲制曰可以大司徒趙郡公李弼爲太師大宗伯南陽公趙貴爲太傅大冢宰大司馬河內公獨孤信爲太保大宗伯柱國中山公護爲大司馬以大將軍軍都公毓高陽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寇陽平公李遠小司馬博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尉遲迥等並柱國壬寅祠圜丘詔曰予本自神農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厭侯啓土遠海肇有國基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廟爲太祖癸卯祠方丘甲辰祠太社初除市門稅乙巳祠太廟丁未會百官於乾安殿班賞各有差戊申詔曰上天有命革魏於周致予一人受茲大號予惟古先聖王罔弗先于省視風俗以求民瘼然後克治矧予眇眇又當草昧若弗尚于達四聰明四目之訓者其有聞知哉有司宜分命方別之使所在巡撫五教何者不宜時政有何不便得無脩身潔己才堪佐世之人而不爲上所知冤枉受罰幽辱于下之徒而不爲上所理孝義貞節不爲有司所申鰥寡孤窮不爲有司所恤整黎庶衣食豐約賦役繁省災厲所興水旱之處並宜具聞若有年八十已上所在就加禮饌辛亥祠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乙卯詔曰惟天地草昧建邦以軍今可大啓諸國爲周藩屏於是封太師李弼爲趙國公太傅趙貴爲楚國公太保獨孤信爲衛國公大司寇于謹爲燕國公大司空侯莫陳崇爲梁國公大司馬中山公護爲晉國公邑各萬戶辛酉祠太廟癸亥親耕籍田丙寅於劍南陵井置陵州武康郡置資州遂寧郡置遂州二月癸酉朝日於東郊乙亥改封永昌郡公廣爲天水郡公戊寅祠太社丁亥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詔曰朕文考昔與羣公洎列將衆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自始及終二十三載迭相匡弼上下無怨是以羣公等用升余於大位朕雖不德豈不識此是以朕於羣公同姓者如弟兄異姓者如甥舅冀此一心平定宇內各令子孫享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輯睦致使楚公貴不悅于朕與万俟幾通叱奴興王龍仁長孫儁衍等陰相假署圖危社稷事不克行爲開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辜與言及此心焉如痗但法者天下之法朕既爲天下守法安敢以私情廢之書曰善善及後世惡惡止其身其貴通與龍仁罪止一家儁衍止一房餘皆不問惟爾文武咸知時事太保獨孤信有罪免甲午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太保大司馬晉國公護爲大冢宰柱國博陵公賀蘭祥爲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司寇大將軍化政公宇文貴爲柱國己亥秦州涇州各獻木連理歲星守少微經六十日三月庚子會文武百官班賜各有差己酉柱國衛國公獨孤信賜死壬子詔曰渭州去歲不登厥民饑饉朕用憮焉其當州

租輸未畢者悉宜免之兼遣使巡檢有窮餒者並加賑給癸亥省六府士員三分減一夏四月己巳以少師平原公侯莫陳順爲柱國壬申詔死罪以下各降一等壬午謁成陵乙酉還宮丁亥祠太廟五月癸卯歲星犯太微上將太白犯軒轅己酉槐里獻白鵲帝欲觀漁於昆明池博士姜須諫乃止秋七月壬寅帝聽訟於石渠多所原宥甲辰月掩心後星辛亥祠太廟熒惑犯東井北端第二星八月戊辰祠太社辛未詔曰朕南臨大位政教未孚使我民農多陷刑網今秋律已應將行大戮言念羣生實在於朕宜從肆眚與其更新其犯者宜降從流流以下各降一等不在赦限者不從此降甲午詔曰帝王之治天下罔弗博求衆才以乂厥民今二十四軍宜舉賢良堪治民者軍列九人被舉之人於後不稱厥任者所舉官司皆治其罪九月庚申詔曰朕闇君臨天下者非由一人時乃上下同心所致今文武之官及諸軍人不霑爵封者宜各授兩大階改太守爲郡守帝性剛果見晉公護執政深忌之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恆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之專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潛謀請帝誅護帝然之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密白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恆爲潼州刺史鳳等遂不自安更奏帝將召羣公入因此誅護光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遲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共謀廢立令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既至以次執送護第並誅之綱仍罷散禁兵帝方悟無左右獨在內殿令宮人持兵自守護又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遂幽於舊邸月餘日以愁病時年十六植恆等亦遇害及武帝誅護後乃詔曰慎始敬終有國彝典事亡如存哲王通制義崇追遠禮貴尊親故略陽公至德純粹天姿秀傑屬魏祚告終寶命將改謳歌允集曆數攸歸上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而禍生肘腋釁起蕭牆白獸噬驂蒼鷹集殿幽孽神器弒酷衆與冤結生民畢流寓縣今河海澄清氛沴消蕩追尊之禮宜崇徽號遣太師蜀國公迥於南郊上謚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史臣曰孝閔承既安之業應樂推之運柴天竺物正位君臨邇無異言遠無異望雖黃初代德太始受終不之尚也然政由宇氏主懷芒刺之疑祭則寡人臣無復子之請以之速禍宜哉

周書卷四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帝紀第四

明帝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也母曰姚夫人永熙三年太祖臨夏州生帝於統萬城因以名焉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十六年行華州事尋拜開府儀同三司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魏恭帝三年授大將軍鎮龍右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轉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治有美政黎民懷之及孝閔帝廢晉公護遣使迎帝於岐州秋九月癸亥至京師止於舊邸甲子羣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帝固讓羣臣固請是日即天王位大赦天下乙丑朝羣臣於延壽殿冬十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薨己卯以大將軍昌平公尉遲綱爲柱國乙酉祠圓丘丙戌祠方丘甲午祠太社柱國陽平公李遠賜死是月梁相陳霸先廢其主蕭方智而自立是爲陳武帝十一月庚子祠太廟丁未祠圓丘丁巳詔曰帝王之道以寬仁爲大魏政諸有輕犯未至重罪及諸村民一家有犯乃及數家而被遠配者並宜放還十二月庚午謁成陵癸酉還宮庚辰以大將軍輔城公邕爲柱國戊子赦長安見囚甲午詔曰善人之後猶累世獲宥況魏氏以德讓代終豈容不加隱卹元氏子女自坐趙貴等事以來所有沒入爲官口者悉宜放免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晉公護爲太師辛亥親耕籍田癸丑立王后獨孤氏丁巳雍州置十二郡又於河東至蒲州河北置虞州弘農置陝州正平置絳州宜陽置熊州邵郡置邵州二月癸未詔曰王者之宰民也莫不同四海一遠近爲父母而子之一物失所若納于隍賊之境土本同大化往因時難致阻東西遂使疆埸之閒互相抄掠興言及此良可哀傷自元年以來有被掠入賊者悉可放免自冬不雨至於是月方大雪三月甲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遣柱國高陽公達奚武與大將軍楊忠率衆迎之改雍州刺史爲雍州牧京兆郡守爲京兆尹以廣業脩城二郡置康州夏蘆郡置文州戊申長安獻白雉庚申詔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夏四月己巳以大師晉公護爲雍州牧庚午樊毅入軒轅辛未降死罪一等五歲刑已下皆原之甲戌王后獨孤氏崩甲申葬敬后五月乙未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宗伯六月癸亥巖噬遣使獻方物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令恤鰥寡孤獨各有差分長安爲萬年縣並治京城辛未幸昆明池壬申長安獻白烏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俗掩骼埋胔秋七月甲午遣柱國寧蜀公尉遲迥率衆於河南築安樂城丙申順陽獻三足烏八月甲子羣臣上表稱慶詔曰夫天不愛寶地稱表瑞莫不感鳳巢閣圖龍耀沼豈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鈞命決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烝烝來茲異趾周文翼翼翔此靈禽文考至德下覃遺仁爰被遺符千載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本九州禽定惟此大體景福在民予安敢讓宗廟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普進二級九月辛卯以大將軍楊忠大將軍王雄並爲柱國甲辰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紹魏後丁未幸同州遏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埋漬晚菊寒井落疎桐舉盃延故老令閑歌大風冬十月辛酉還宮乙丑遣柱國尉遲迥鎮龍右長安獻白兔十二月辛酉突厥遣使獻方物癸亥太廟成辛巳以功臣琅邪貞獻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太祖廟庭壬午大赦天下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覽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焉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爲總管丙辰封大將軍章武孝公導子亮爲永昌公襲爲西陽公三月癸巳陳六軍帝親擐甲冑迎太白於東方乘郡公直鎮蒲州吐谷渾寇邊庚戌遣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率衆討之四月戊午武當郡獻赤烏甲戌雲乘州獻白馬朱鬣五月戊子詔曰皇王之迹不一因革之道已殊莫不播八政以成物兆三元而爲紀是以容成創定於軒轅羲和欽若於唐世鴻範九疇大弘五法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故曆之爲義大矣但忽微成象象極則差分積命時時積斯舛閏閏至於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晷度推移餘分盈縮南正無聞噍人靡記暑往寒來理乖攸序敬授民時何其積慢

昔漢世巴郡洛下閎善治歷云後八百歲當有聖人定之自火行至今木德應其運矣朕何讓焉可命有司傍稽六曆仰觀七曜博推古今造我周曆量定以聞己亥聽訟於正武殿辛亥以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司徒大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爲大司寇柱國輔成公邕爲大司空乙卯詔曰比屢有糾發官司赦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廐倉廩與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但免其罪徵備如法賀蘭祥攻拔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遁走閏月庚申高昌遣使獻方物六月戊子大雨霖詔曰昔唐咨四嶽殷告六眚覩災興懼咸寘時雍朕撫運應圖作民父母弗敢怠荒以求民瘼而霖雨作沴害麥傷苗隤屋漂垣眡于昏墊諒朕不德蒼生何咎刑政所失罔識厥由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今宜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罔有所諱朕將覽察以答天譴其遣水者有司可時巡檢條列以聞庚子詔曰頼川從我是曰元勳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天地草昧造化權輿拯彼橫流匡茲顛墜賴英賢盡力文武同心翼贊大功克隆帝業而被堅執銳櫛風沐雨永言疇昔夏用慘然至若功成名遂建國剖符予惟休也其有致死王事要子無歸者朕甚傷之凡是從先王向夏州發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並量賜錢帛稱朕意焉是月陳武帝薨兄子蒨立是謂文帝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爲帝大赦改元壬子以大將軍安城公憲爲益州總管癸丑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九月乙卯以大將軍天水公廣爲梁州總管辛未進封輔城公邕爲魯國公安城公憲爲齊國公蔡郡公直爲衛國公正平公招爲趙國公封皇弟儉爲譙國公純爲陳國公威爲越國公達爲代國公通爲冀國公迪爲滕國公進封天水公廣爲蔡國公高陽公達奚武爲鄭國公武陽公豆盧寧爲楚國公博陵公賀蘭祥爲涼國公寧蜀公尉遲迥爲蔡國公化政公宇文貴爲許國公陳留公楊忠爲隋國公昌平公尉遲綱爲吳國公武威公王雄爲唐國公邑各萬戶冬十月甲午以柱國吳國公尉遲迥爲涇州總管是月齊文宣帝薨子殷嗣立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爲秦州總管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焉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漸詔曰人生天地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己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在是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修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等並立勳效積有年載輔翼太祖成我周家今朕纘承大業處萬乘之上此乃上不負太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啓手啓足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於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循理黎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此遺恨目用不瞑唯冀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爲心勉力相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沒九泉形體不朽今大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稚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矣若克念世道艱難輔邕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死事生人臣大節公等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稟生儉素非能力行菲薄每憂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無雕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衰麻且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地勢爲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誡朕既服膺聖人之教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此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悉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內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內勿禁婚娶飲食一令如平常也時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其事有不盡准此以類爲斷死而近思古人有之朕今忍死書此懷抱其詔即帝口授也辛丑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七謚曰明皇帝廟稱世宗五月辛未葬於昭陵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彩

明帝紀以大將軍楊忠大將軍王雄並爲柱國○諸本王雄俱作楊雄臣文昇按楊雄至武帝時始顯又其傳中無爲柱國事王雄傳云孝閔帝踐祚授少傳增邑二千戶進位柱國大將軍其爲王雄無疑今改正但傳云孝閔帝踐祚進柱國大將軍而本紀雄爲柱國乃在明帝二年亦與傳不合

死而近恩○北史作死而可忍文義較顯又與下文朕今忍死句句法相承宜從北史

温麗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搜採衆書自羲農以來訖於魏末敘爲世譜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

史臣曰世宗寬仁遠度敬哲博聞處代邸之尊實文昭之長躬寧已變龍德猶潛而百辟傾心萬方注意及乎迎宣融賀入纂大宗而禮貌功臣敎睦九族率由恭儉業尚文儒臺臺濟濟其有君人之德者矣始則權臣專制政出私門終乃鴆毒潛加享年不永惜哉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帝紀第五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諱邕字禰羅突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大統九年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太祖異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兒也年十二封輔城郡公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出鎮同州世宗即位遷柱國授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入爲大司空治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甚爲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共參議性沉深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武成二年夏四月世宗崩遺詔傳帝位於高祖高祖固讓百官勸進乃從之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冬十二月改作露門應門是歲齊常山王高演廢其主殷而自立是爲孝昭帝

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詔曰寒暑亟周奄及祖歲改元命始國之典章朕祗承寶圖宜遵故實可改武成三年爲保定元年嘉號既新惠澤宜布文武百官各增四級以大冢宰晉國公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庚戌祠圜丘壬子祠方丘甲寅祠感生帝於南郊乙卯祠太社辛酉突厥遣使獻其方物戊辰詔曰履端開物實資元后代終成務寄惟宰輔故周文公以上聖之智異彼姬周爰作六典用光七百自茲厥後代失其緒俾魏魏之化歷千祀而莫傳郁郁之風終百王而永墜我太祖文皇帝稟純和之氣挺天縱之英德配乾元功侔造化故能捨末世之弊風蹈隆周之軌典誕述百官厥用允集所謂乾坤改而重構豈帝王洪範而已哉朕入嗣大寶思揚休烈今可班斯禮於太祖廟庭己巳祠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焉癸酉吐谷渾高昌並遣使獻方物甲戌詔先經兵戎官年六十已上及民七十已上節級板授官乙亥親耕籍田丙子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各有差二月己卯遣大使巡察天下於洮陽置洮州甲午朝日於東郊乙未突厥宕昌並遣使獻方物丙午省輿輦去百戲弘農上言九尾狐見三月丙寅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庚寅以少傳吳公尉遲綱爲大司空丁酉白蘭遣使獻犀甲鐵鎧五月丙午封孝閔皇帝子康爲紀國公皇子贊爲魯國公晉公護獲玉斗以獻戊辰突厥龜茲並遣使獻方物六月乙酉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於陳秋七月戊申詔曰亢旱歷時嘉苗殄悴豈徽纡失理刑罰乖衷歟其所在見囚死以下一歲刑以上各降本罪一等百鞭以下悉原免之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己酉追封皇伯父顥爲邵國公以晉公子江陵公會爲後次伯父連爲杞國公以章武孝公子永昌公亮爲後第三伯父洛生爲莒國公以晉公子崇業公至爲後又追封武邑公震爲宋國公以世宗子實爲後並襲封己巳癸酉入與鬼犯積尸九月甲辰南寧州遣使獻滇馬及蜀鎧乙巳客星見於翼冬十月甲戌日有蝕之戊寅癸酉犯太微上將合焉十一月乙巳以大將軍衛國公直爲雍州牧陳遣使來聘進封柱國廣武公寶熾爲鄧國公丁巳狩於岐陽是月齊孝昭帝薨弟長廣王湛代立是爲武成帝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陽是歲追封皇族祖仲爲虞國公

二年春正月壬寅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灌溉丁未以陳主第項爲柱國送還江南閏月己丑詔柱國以下帥都督以上母妻授太夫人夫人郡君縣君各有差癸巳太白入昴己亥柱國大司馬涼國公賀蘭祥薨洛州民周共妖言惑衆假署將相事發伏誅二月壬寅癸酉犯太微上相癸丑以久不雨降宥罪人京城三十里內禁酒梁主蕭詧薨以大將軍蔡國公廣爲襄州總管三月壬午癸酉犯左執法夏四月甲辰禁屠宰旱故也丁巳南陽獻三足烏湖州上言見二白鹿從三角獸而行己未於伏流城置和州癸亥詔曰比以寇難猶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雖錫以茅土而未及租賦諸柱國等勳德隆重宜有優崇各准別制邑戶聽寄食他縣五月庚午以山南來瑞並集大赦天下百官及軍人普汎二級南陽宛縣三足烏所集免今年役及租賦之半壬辰以柱國隋國公楊忠爲大司空吳國公尉遲綱爲陝州總管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爲大司馬邵國公會爲蒲州總管分山南荊州安州襄州江陵爲四州總管秋七月己巳封開府賀拔勝爲霍國公乙亥太白與鬼九

月戊辰朔日有蝕之陳遣使來聘。冬十月戊戌詔曰。樹之元首。君臨海內。本乎宣明教化。事資勤黎。豈唯尊貴其身。後言其位。是以唐堯臻萬之衣。猶戒汾陽而寒數登姑射而興想。況無聖人之德而嗜欲過之。何以克厭衆心。庶于尊位。朕甚愿焉。今巨寇未平。軍戎費廣。百姓空虛。與誰爲足。凡是供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及宮內調度。朕今手自減削。纔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曰全無庶幾。凡爾百司。安得不思省約。勖朕不逮者哉。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公卿列將皆會。戊午。幸武於少陵原。分南軍州置恭州。十一月丁卯。以大將軍衛國公直大將軍趙國公招並爲柱國。又以招爲益州總管。壬午。熒惑犯歲星於危南。十二月。益州獻赤烏。

三年春正月辛未。改光遷國爲遷州。乙酉。太保梁國公侯莫陳崇賜死。壬辰。於乞銀城置銀州。二月庚子。初頒新律。辛丑。詔魏大統九年以前都督以上身亡而子孫未叙者。節級授官。渭州獻三足烏。辛酉。詔曰。二儀創闢。玄象著明。三才已備。曆數昭列。故曾辑敛若。敬授人序。治曆明時。此先代一定之典。百王不易之義。伏惟太祖文皇帝。敬順昊天。憂勞庶政。曆序六宗。以陰陽爲首。洎予小子。弗克遵行。惟斯不安。夕惕若厲。自頃朝廷權輿。事多倉卒。乖和爽序。違失先志。致厲階備時。疾厲屢起。嘉生不遂。萬物不長。朕甚傷之。自今舉大事。行大政。非軍機急速。皆宜依月令。以順天心。三月乙丑朔。日有蝕之。丙子。宕昌遣使獻生狻猊二。詔放之南山。乙酉。益州獻三足烏。夏四月乙未。以柱國鄭國公達奚武爲太保。大將軍韓果爲柱國。己亥。帝御正武殿錄囚。徒癸卯。大雩。癸丑。有牛足生於背。戊午。幸太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而問道焉。初禁天下報讐犯者以殺人論。壬戌。詔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極言得失。五月甲子朔。避正殿不受朝。旱故也。甲戌雨。秋七月戊辰。行幸原州。庚午。陳遣使來聘。丁丑。幸緯門。問百年賜以錢帛。又賜高年板職。各有差。降死罪一等。八月丁未。改作輦輿。九月甲子。自原州登龍山。熒惑犯太微上將。丙戌。幸同州。戊子。詔柱國楊忠率騎一萬。與突厥伐齊。己丑。蒲州獻嘉禾。異畝同穎。初令世襲州郡縣者改爲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縣封男。冬十月壬辰。熒惑犯左執法。乙巳。以開府杞國公亮爲梁州總管。庚戌。陳遣使來聘。十有二月辛卯。至自同州。遣太保鄭國公達奚武率騎三萬出平陽以應楊忠。是月有人生子。男而陰在背後。如尾。兩足指如獸爪。有犬生子。腰以後分爲二身。兩尾六足。

四年春正月庚申。楊忠破齊長城。至晉陽而還。二月庚寅朔。日有蝕之。甲午。熒惑犯房右驂。三月己未。熒惑又犯房右驂。庚辰。初令百官執笏。夏四月癸卯。以柱國鄧公竇熾爲大宗伯。五月壬戌。封世宗長子賢爲畢國公。丁卯。突厥遣使獻方物。癸酉。以大將軍安武公李穆爲柱國。丁亥。改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六月庚寅。改御伯爲納言。秋七月戊午。栗特遣使獻方物。戊寅。隋晉遣使獻名馬。八月丁亥朔。日有蝕之。詔柱國楊忠率師與突厥東伐。至北河而還。戊子。以柱國齊公憲爲雍州牧。許國公宇文貴爲大司徒。九月丁巳。以柱國衛國公直爲大司空。封開府李弼爲唐國公。若干鳳爲徐國公。陳遣使來聘。是月以皇世母閻氏自齊至。大赦天下。閏月己亥。以大將軍韋孝寬。大將軍長孫儉並爲柱國。冬十月癸亥。以大將軍陸通。大將軍宇文盛。蔡國公廣並爲柱國。甲子。詔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護率軍伐齊。帝於太廟庭授以斧鉞。於是護總大軍出潼關。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楊摽出枹罕。丁卯。幸沙苑勞師。癸酉。還宮。十一月甲午。柱國燕國公尉遲迥率師圍洛陽。柱國齊國公憲營於邙山。晉公護次於陝州。十二月。權景宣攻齊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州降。壬戌。齊師渡河。辰至洛陽。諸軍驚散。尉遲迥率麾下數十騎扞敵。得却。至夜引還。柱國廣國公王雄力戰死之。遂班師。楊摽於枹罕戰沒。權景宣亦棄豫州而還。

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廢朝以廣國公王雄死王事故也。辛卯。白虹貫日。庚子。令荆州安州江陵等總管並隸襄州總管府。以柱國大司空衛國公直爲襄州總管。甲辰。太白熒惑歲星合於婁。乙巳。吐谷渾遣使獻方物。以廣國公王雄世子開府譯爲柱國。二月辛酉。詔陳國公純。柱國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賈顯。南安公楊薦等。如突厥逆女。甲子。郢州獲綠毛龜。丙寅。以柱國安武公李穆爲大司空。駿德公陸通爲大司寇。壬申。行幸岐州。三月戊子。柱國楚國公豆盧寧薨。夏

四月癸丑城禪位於其太子雄自稱太上皇帝五月丙戌以皇族父與爲大將軍襲燕國公封己亥詔左右武伯各置中大夫一人六月庚申彗星出三台入文昌犯上將後經紫宮西垣入危漸長一丈餘指室壁後百餘日稍短長二尺五寸在虛危滅辛未詔曰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爲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聽爲庶人秋七月辛巳朔日有蝕之庚寅行幸秦州降死罪以下辛丑遣大使巡察天下八月丙子至自秦州九月乙巳益州獻三足烏冬十月辛亥改函谷關城爲通洛防十一月庚辰岐州上言一角獸見甲午吐谷渾遣使獻方物丁未陳遣使來聘

天和元年春正月己卯日有蝕之辛巳詔襄成宰之令羣臣賦古詩京邑耆老並預會焉頒賜各有差癸未大赦改元百官普加四級己亥親耕籍田丁未於宕昌置宕州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陝州總管遣小載師杜果使於陳二月戊申以開府中山公訓爲蒲州總管戊辰詔三公已下各舉所知庚午日關光遂微日裏烏見三月丙午祠南郊夏四月己酉益州獻三足烏辛亥雩甲子日有交暈白虹貫之是月陳文帝薨子伯宗嗣立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羣臣親聽禮記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地爲扶州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斯興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篇敝是以在上不驕威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乂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其弘喪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閑顧頊廟有戒盈之器宣復禮之銘矧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六月丙午以大將軍柏罕公辛威爲柱國秋七月戊寅築武功廊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以置軍人壬午詔諸胄子入學但東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卽爲恆式八月己未詔諸有三年之喪或貧土成墳或疲苦骨立一志一行可稱揚者仰本部官司隨事言上當加弔勉以厲薄俗九月乙亥信州總管令賈向五千王反詔開府陸騰討平之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經天甲子初造山雲儛以備六代之樂十一月丙戌行幸武功辛

新城十二月庚申還宮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己亥親耕籍田三月癸酉改武遊園爲道會苑丁亥初立郊丘壇壝制度夏四月乙巳省東南諸州以類州歸州漵州均州入唐州油州入純州鴻州入淮州涧州入湖州雕州入襄州憲州入昌州以大將軍陳國公純爲柱國五月壬申突厥吐谷渾安息並遣使獻方物丁丑進封柱國安武公李穆爲申國公己丑歲星與熒惑合於井六月辛亥皇所生叱奴氏爲皇太后甲子月入畢閒月庚午地震戊寅陳湘州刺史華皎率衆來附遣襄州總管衛國公直率柱國紘國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援之因而南伐壬辰以大將軍譙國公儉爲柱國丁酉歲星太白合於柳戊戌襄州上言慶雲見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鳳凰巢於楓樹羣鳥列侍以萬數甲辰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庚戌太白犯軒轅壬子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雍州牧九月衛國公直等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戰於沌口王師失利元定以步騎數千先度遂沒江南冬十月辛卯日出入時有黑氣一大如盃在日中甲午又加一暈經六日乃滅十一月戊戌朔日有蝕之癸丑太保許國公宇文貴薨

三年春正月辛丑祠南郊二月丁卯幸武功丁亥還宮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甲辰大赦天下士官失爵並聽復舊丁未大會百寮及四方賓客於路寢賜衣馬錢帛各有差甲寅以柱國陳國公純爲秦州總管蔡國公廣爲陝州總管戊午太傳柱國燕國公于謹薨己未太白犯井北軒第一星夏四月辛巳以太保鄭國公達奚武爲太傅大司馬蜀國公尉遲迥爲太保柱國齊國公憲爲大司馬太白入輿鬼犯積尸五月庚戌祠太廟庚申行幸醴泉宮六月甲戌有星孛於東井北行一月至輿鬼乃滅秋七月壬寅柱國隋國公楊忠薨戊午至自醴泉宮己未客星見房漸東行入天市犯帝座至奎四十餘日乃滅八月乙丑韓國公元羅薨齊請和親遣使來聘詔羣司馬陸程兵部尹公正報聘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九月庚戌太白與鎮星合於角冬十月癸亥祠太廟丙戌太白入氏丁亥上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輿馬彌漫數十里詔著使咸在焉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蝕之甲辰行

幸岐陽。壬子。遣開府崔彥穆小賓部元暉使於齊。甲寅。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是爲宣帝。十二月丁丑。至自岐陽。是月。齊武成帝薨。

四年春正月辛卯朔。廢朝以齊武成薨故也。遣司會河陽公李綸等會葬於齊。仍弔贈焉。二月癸亥。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夏州總管。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歲星逆行。掩太微上將。庚午。有流星大如斗。出左攝提。流至天津滅。後有聲如雷。夏四月乙巳。齊遣使來聘。五月己丑。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封魏廣平公子元譚爲韓國公。以紹魏後。庚戌。行幸醴泉宮。丁巳。柱國吳國公尉遲綱薨。六月。築原州及涇州東城。秋七月辛亥。至自醴泉宮。丁巳。突厥遣使獻馬。八月庚辰。盜殺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遣柱國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冬十一月辛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薨。十二月壬午。龍州。

五年春二月己巳。邵惠公顥孫冑自齊來歸。改邵國公。會爲譙國公。封冑爲邵國公。三月辛卯。進封柱國韋孝寬爲鄖國公。甲辰。初令宿衛官住關外者。將家累入京。不樂者解宿衛。夏四月甲寅。以柱國宇文貴爲大宗伯。行幸醴泉宮。省鉦鼓官。丙寅。遣大使巡天下。以陳國公純爲陝州總管。六月壬辰。封開府梁睿爲燕國公。庚子。降宥罪人。幷免通租懇調等。以皇女生故也。七月。鹽州獻白兔。乙卯。至自醴泉宮。辛巳。以柱國譙國公儉爲益州總管。九月己卯。太白歲星合於亢。冬十月辛巳朔。日有蝕之。丙戌。太白鎮星合於氐。丁酉。太傳鄭國公達奚武薨。十一月乙丑。追封章武孝公。尊爲燕國公。以蔡國併於燕。丁卯。柱國燕國公廣薨。十二月癸巳。大將軍鄭恪率師平越巂。置西寧州。是冬。齊將斛律明月寇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於龍門。

六年春正月己酉朔。廢朝以霽。門未成故也。詔柱國齊國公憲率師禦斛律明月。丁卯。以大將軍發掖公王傑爲譙國公。會。厲門公田弘。魏國公李暕等。並爲柱國。二月己丑夜。有荒雲。廣三尺許。經天。自戌加辰。三月己酉。齊國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明月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夏四月戊寅朔。日有蝕之。己卯。突厥犯邊。圍金門。幸卯。儀州營渠冉祖喜冉龍驤舉兵反。遣大將軍趙訇率師討平之。甲午。以柱國燕國公于寔爲涼州總管。大將軍杞國公亮爲秦州總管。庚子。以大將軍滎陽公司馬消難爲柱國。陳國公純。厲門公田弘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以大將軍武安公侯莫陳瓊太安公閻慶神武公竇毅南陽公叱羅協平高公侯伏侯龍恩。並爲柱國。封開府儀同三司。斯徹爲岐國公。右宮伯長孫覽爲薛國公。五月癸卯。遣納言鄭詡使於陳。丙寅。以大將軍唐國公李昞。中山公訓。杞國公亮。上庸公陸騰。安義公宇文丘。北平公寇紹。許國公宇文善。楗爲公。高琳。鄭國公達奚震。龍東公楊纂。常山公于翼。並爲柱國。六月乙未。以大將軍太原公王東爲柱國。是月。齊將段孝先攻陷汾州。秋七月乙丑。以大將軍越國公盛爲柱國。八月癸未。鎮星歲星太白合於氐。九月庚申。月在畢。蝕之既。光不復。癸酉。省掖庭四夷樂。後宮羅綺工人五百餘人。冬十月壬午。冀國公通薨。乙未。遣右武伯谷會珉。御正蔡斌使於齊。壬寅。上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十一月壬子。以大將軍梁國公侯莫陳芮。大將軍李意。並爲柱國。丙辰。齊遣使來聘。丁巳。行幸散關。十二月己丑。還宮。是冬。牛大疫。死者十六七。

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公卿道俗。論難事畢。還宮。降死罪及流罪一等。其五歲刑已下並宥之。二月癸酉。遣大將軍昌城公孫深使於突厥。司賓李際小賓部賀遂禮使於齊。乙酉。柱國安義公宇文丘薨。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齊遣使來聘。丙辰。誅大冢宰晉國公護。護子柱國譙國公會。會弟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幷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等。大赦改元。罷中外府。癸亥。以太傳蜀國公尉遲迥爲太師。柱國鄧國公竇熾爲太傳。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爲太保。齊國公憲爲大冢宰。衛國公直爲大司徒。趙國公招爲大司空。柱國枹罕公辛威爲大司寇。綏德公陸通爲大司馬。詔曰。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故知爲政欲靜。靜在寧民。爲治欲安。安在惠役。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旦恭己。夕惕兢懷。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庶時殷俗阜。稱朕意焉。夏四月甲戌。以代國公達勝國公。壞並爲柱國。韶荊州安州江陵等總管伴隸襄州。己卯。以柱國發掖公王傑爲涇州總管。

魏國公李暉爲梁州總管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遣工部代公遵小禮部辛彥之使於齊丙戌詔百官軍民上封事極言得失丁亥詔斷四方非常貢獻庚寅遣尚書陽公爲孝閔皇帝癸巳立魯國公賛爲皇太子大赦天下百官各加封級五月封衛國公直長子貨爲莒國公紹莒莊公洛生後壬戌帝以大旱集百官於庭詔之曰咸農之節亢陽不雨氣序愆度蓋不徒然豈朕德薄刑賞乖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盡直言無得有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六月庚子改置宿衛官員秋七月辛丑陳遣使來聘丙午辰星太白合於東井己酉月犯心中星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庚申扶風掘地得玉盃以獻冬十月庚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民辛未遣小匠師楊龜齎駈唐則使於陳柱國大司馬綏德公陸通薨十一月丙午上親率六軍講武城南庚戌行幸羌橋集京城以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宮壬戌以大司空趙國公招爲大司馬乙未月犯心中星十二月壬申行幸斜谷集京城以西諸軍都督已上頒賜有差丙戌還宮己丑帝御正武殿親錄囚徒至夜而罷庚寅幸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遂焚之

二年春正月辛丑祠南郊乙巳以柱國馮翊公田弘爲大司空大將軍徐國公若干凤爲柱國庚戌復置帥都督官乙卯祠太廟閏月己巳陳遣使來聘二月辛亥白虹貫日甲寅詔皇太子贊撫巡西土壬戌遣司會侯莫陳凱太子宮尹鄭譯使於齊癸亥犯與鬼入積尸省雍州內八郡併入京兆馮翊扶風咸陽等郡三月己卯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答曰在德不在瑞癸巳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爲之官長上士貳之夏四月己亥祠太廟丙辰增改東宮官員五月丁卯熒惑犯右執法丁丑以柱國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大宗伯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司寇上庸公陸騰爲大司空六月庚子省六府員外諸官皆爲丞甲辰月犯心中星壬子皇孫衍生文武官普加一階大選諸軍將帥丙辰帝御露寢集諸軍將勖以戎事庚申詔諸軍旌旗皆盡以猛獸飾爲之象秋七月己巳祠太廟自春末不雨至於是月壬申集百寮於大德殿帝責躬罪己問以治政得失戊子雨八月丙午改三夫人爲三妃閏月大蝗九月乙丑陳遣使來聘癸酉太白犯右執法戊寅以柱國鄭國公達奚震爲金州總管詔曰政在節財禮唯寧儉而頃者婚嫁競爲奢靡牢羞之費靡竭貨財甚乖典訓之理有司宜加宣勸使咸遵禮制壬午納皇太子妃楊氏冬十月癸卯齊遣使來聘甲辰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觀之十一月辛巳帝親率大軍講武於城東癸未集諸軍都督以上五十人於道會苑大射帝親臨射宮大備軍容十二月癸巳集羣臣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爲先道教爲次佛教爲後以大將軍樂川公賛連達爲柱國詔曰尊年尚齒列代弘規庶舊酬勞哲王明範朕嗣承弘業君臨萬邦雖此北庶實諸仁壽軍民之間年多耆耋眷言衰暮宜有優崇可頒授老職使榮階邑里戊午聽訟於正武殿自旦及夜繼之以燭

三年春正月壬戌朝羣臣於露門冊柱國齊國公憲衛國公直趙國公招譙國公儉陳國公純越國公盛代國公達滕國公逌並進爵爲王己巳詞太廟庚午突厥遣使獻馬癸酉詔自今已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妻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務從節儉勿爲財幣稽留乙亥親耕籍田丙子初服短衣享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詔以往歲年穀不登民多乏絕令公私道俗凡有貯積粟麥者皆準口聽留以外盡糶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丁酉紀國公康畢國公賢鄫國公貞宋國公實漢國公賛蔡國公賛曹國公允並進爵爲王丙午令六府各舉賢良清正之人癸丑柱國許國公宇文善有罪免乙卯行幸雲陽宮丙辰詔曰民生而靜純懿之性本均感物而遷嗜欲之情斯起雖復雲爲殊世文質異時莫不限以隄防示之禁令朕君臨萬宇覆養黎元思振頹綱納之軌式比因人有犯與衆棄之所在羣官有憐遏者咸聽首露莫不輕重畢陳纖毫無隱斯則風行草偃從化無違導德齊禮庶幾可致但上失其道有自來矣凌夷之弊反本無由宜加蕩滌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庚申皇太后不豫三月辛酉至自雲陽宮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贇總攝庶政夏四月乙卯齊遣使弔贈會葬丁巳有星孛於東北紫宮垣長七尺五月庚申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祖既

至陵所。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彝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自聽朝縗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依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遏葬即吉。帝不許。引古禮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初置太子諫議員四人。文學十人。皇第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丁卯。荊州獻白烏。戊辰。詔故晉國公護及諸子。並追復先封。改葬加謚。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幷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六月丁未。集諸軍將教以戰陣之法。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並行。戊午。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派源遂遠。淳離朴散。形氣斯乖。遂使三墳八籍。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勝負。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像。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蹟玄文。所以贊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壤者。識嵩岱之崇崩。守積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秋七月庚申。行幸雲陽宮。乙酉。衛王直在京師舉兵反。欲突入肅章門。司武尉遲運等拒守。直敗。率百餘騎遁走。京師連兩三旬。是日。癸酉。子至自雲陽宮。八月辛卯。擒直於荊州。免爲庶人。乙未。詔自建德元年八月以前。犯罪未被推糾。於後事發。失官爵者。並聽復舊。丙申。行幸雲陽宮。九月庚申。幸同州。戊辰。以柱國大宗伯周昌公侯莫陳瓊爲秦州總管。冬十月丙申。御正楊尙希禮部盧愷使於陳。戊戌。雍州獻蒼烏。庚子。詔蒲州民遭饑乏絕者。令向鄜城以西及荊州管內就食。甲寅。行幸蒲州。乙卯。曲赦蒲州見囚大辟以下。丙辰。行幸同州。始州民王軌擁衆反。大將軍鄭恪討平之。十一月戊午。以柱國大司空上庸公陸騰爲涇州總管。于翼遣使獻名馬。己巳。大閱於城東。甲戌。至自同州。十二月戊子。大會衛官及軍人以上。賜錢帛各有差。辛卯。月掩太白。詔荊襄安延夏五州總管內有能率其從軍者。授官各有差。其貧下戶給復三年。丙申。改諸軍軍士並爲侍官。丁酉。利州上言。嘶鳳見。癸卯。集諸軍講武於廣昌澤。涼州比年地震。壞城郭。地裂涌泉出。

武帝紀上協忠破齊長城至晉陽而還○臣文淸按晉陽之戰通鑑書周師大敗而還本紀與忠傳俱諱不書蓋此書雖今俱依舊文撰次其實本於隋之史官所紀忠乃隋之太祖故篇諱之也

封開府李昞爲唐國公○昞諸本俱作虎臣文淸按通鑑李虎卒於魏大統十七年五月新舊唐書唐太祖本紀太祖父昞封唐國公此唐有天下之號所自起也大約此書原本凡李虎李昞俱稱李諱後人妄改又不深考故此處與下文以大將軍唐國公李昞爲柱國並說作李虎今改正

遣大將軍城公孫深使於突厥○北史及通鑑俱無孫字按深卽宇文護之子孫字當衍

司賓李陳○司賓舊本及北史俱作司寔通鑑作司賓注云蓋周官大行人之職小賓部則小行人之職也從通鑑改

三年○建德三年陳大建六年也通鑑書六年春正月壬戌朔周齊公憲等七人進爵爲王本紀憲直招儉純威遠通共八人通鑑又書二月丁酉周紀國公賢等六人進爵爲王本紀康貴貞實貴允共七人俱與通鑑不同

帝紀第六

武帝下

建德四年春正月戊辰以柱國梁睿公辛威爲南寧州總管太原公王康爲襄州總管初置營軍器監壬申詔曰今陽和布氣品物資始敬授民時義兼教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勸農百司分番躬自率導事非機要並停至秋歲寒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量加賑卹遭租懸調兵役殘功並宜蠲免癸酉行幸同州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辛卯改置宿衛官員己酉柱國廣德公李遠有罪免三月丙辰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納言伊婁謙使於齊部繫各省主帥一人丙寅至自同州甲戌以柱國趙王招爲雍州牧夏四月甲午柱國燕國公于謹有罪免丁酉初令上書者並爲表於皇太子以下稱臣六月詔東南道四總管內自去年以來新附之戶給復三年秋七月丙辰行幸雲陽宮己未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關布泉錢聽入而不聽出丁卯至自雲陽宮甲戌陳遣使來聘丙子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帝曰太祖神武膺運創造王基兵威所臨有征無戰唯彼僞齊猶懷鼠竄雖復戎車屢駕而大勳未集朕以寡昧纂承鴻緒往以敗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圖東討晏衣菲食繕甲治兵數年已來戰備稍足而僞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今欲數道出兵水陸兼進北拒太行之路東扼黎陽之險若攻拔河陰克據則虎牢可定然後養銳享士以待其至但得一戰則破之必矣王公以爲何如羣臣咸稱善丁丑詔曰高氏因時放命據有汾滍擅假名器歷年乘久朕以享奉爲心遘養時難遂令敎聘好務惠黎元而彼懷惡不悛尋事便辟背吉負信窮邑藏奸往者軍下宜陽景由彼始兵興汾曲事非我先此復俘囚禮送相繼彼所拘執曾無一反加以淫刑妄遏奉賦繁興齊魯騷擾之甚既積盈惡稔衆叛親離不有一戎何以大定今自藏在辰涼風戒飾厲兵詰暴時事惟宜朕當親御六師龔行天罰庶憑祖宗之靈滌貪殘士之力風馳九有電掃八紘可分命衆軍指期進發以柱國陳王純爲前一軍總管崇陽公司馬消難爲前二軍總管鄖國公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爲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後二軍總管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率衆二萬趣黎陽隋國公楊堅廣寧侯薛迥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柱國梁國公侯莫陳芮率衆一萬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壬午上親率六軍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卯入于齊境禁伐樹木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丁未上親率諸軍攻河陰大城拔之進攻子城未克上有疾九月辛酉夜班師水軍焚舟而還齊王憲及于翼李穆等所在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業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至自東伐己卯以華州刺史畢王賢爲荊州總管冬十月戊子初置上柱國上大將軍官改開府儀同三司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又置上開府上儀同官甲午行幸同州閏月齊將尉相貴寇大寧延州總管王慶擊走之以柱國齊王憲爲國公尉遲迥爲上柱國柱國代王達爲益州總管大司寇滕陽公司馬消難爲梁州總管韶諸軍各擊其頁十一月己亥改置司內官員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至自同州丙子陳遣使來聘是歲岐寧二州民饑開倉賑給

五年春正月癸未行幸同州辛卯行幸河東涑川集關中河東諸軍校獵甲午還同州丁酉詔曰朕克己愚治而風化未弘永言前古載懷夕惕可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訪聾瞶民即隱其獄訟無章便激黎庶隨事究理條錄以聞若敢縱有掩治網克舉及行宣主事違著丘園並須檢審依名騰奏其鰥寡孤獨實可哀矜亦宜賑給務使周贍庚布泉錢戊申初令鑄錢者鈔其從者遣配爲民二月辛酉遣皇太子贇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宜隨機專決三月庚子月犯東井第一星壬寅至自同州文宣皇后服再期戊申禪夏四月乙卯行幸同州開府清河公宇文神舉攻拔齊隆涇等五城五月壬辰至自同州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辛亥祠太廟丙辰荊州總管紀王康有罪賜死丁巳行幸雲陽宮月掩心後星庚午鄭威入冀鬼秋七月乙未京師旱八月戊申皇太

子伐北谷渾至伏俟城而還乙卯至自雲陽宮乙丑陳遣使來聘九月丁丑大赦於正武殿以祈東伐冬十月帝謂羣臣曰朕去歲厲有疹疾遂不得克平遺寇前入賊境備見敵情觀彼行師殆同兒戲又閑其朝政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若復同往年出軍河外直爲撫背未扼其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撫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夷其窟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幾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軍者朕當以軍法裁之己酉帝總戎東伐以越王盛爲右一軍總管杞國公亮爲右二軍總管隋國公楊堅爲右三軍總管滕王逌爲左一軍總管大將軍竇泰爲左二軍總管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總管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庚戌發咸陽太微上將戊午歲星犯太陵癸亥帝至晉州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國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譙氏公尹昇步騎五千守鼓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柱國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是夜虹見於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微宮長十餘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戰城中懼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壬申齊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使送款上開府王軌率衆應之未明登城鼓噪齊衆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開府海昌王尉相貴伊甲士八千人送關中甲戌以上開府梁士彥爲晉州刺史加授大將軍留精兵一萬以鎮之又遣諸軍徇齊諸城鎮並相次降款十一月己卯齊主自幷州率衆來援帝以其兵新集且避之乃詔諸軍班師遣齊王憲爲後拒是日齊主至晉州憲不與戰引軍度汾齊主遂圍晉州晝夜攻之齊王憲屯諸軍於涼水爲晉州聲援河東地震癸巳至自東伐獻俘於太廟甲午詔曰僞齊建信背約惡稔禍盈是以親總六師問罪汾晉兵威所及莫不摧殄賊衆危懼爲栖自固壘元戎反旆方來聚結遊魂境首倘敢趨趄今更率諸軍應機除莫丙申放齊諸城鎮降人還丁酉帝發京師壬寅度河與諸軍合十二月戊申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王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禹山屬於汾水庚戌帝帥諸軍入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亦於塹北列陣申後齊人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齊人便退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幷州齊衆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辛亥帝幸晉州仍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不敢言甲寅齊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帝麾軍直進那肱望風退散丙辰師次介休齊將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鄶國公丁巳大軍次幷州齊主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幷州自將輕騎走鄴是日詔曰此下缺

人寄喉脅之重棟梁膏腴輔爲仇讎狐趙緒餘降成阜棘民不見德唯虐是聞朕懷茲黎網置之度外正欲各靜封疆共紓民瘼故也爾之主相曾不是恩欲構厲階反貽其梗我之率土咸求俾刃惟輕厭兼弱之謀爪牙奮干戈之勇贏襜坐甲若赴私讎是以一鼓而定晉州再舉而摧通醜僞丞相高阿那肱驅逼餘燼糾據高壁僞定南王韓建業作守介休規相抗擬聊示兵威應時勝潰那肱則單馬宵遁建業則面縛軍和爾之逃卒所知見也若其懷遠以德則爾難以德綏處勝以義則爾難以義服且天與不取道家所忌攻昧傳亡兵之上術朕今親馭羣雄長驅宇內六軍舒旆萬隊啓行勢與雷霆爭威氣逐風雲齊舉王師所次已達近郊望歲之民室家相慶來蘇之后思副厥心僞主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牽羊道左銜璧轅門當惠以焚櫬之恩待以列侯之禮僞將相王公已下衣冠士民之族如有深識事宜建功立効官榮爵賞各有加隆若下愚不移守迷莫改則委之執憲以正刑書嗟爾庶士胡寧自棄或我之將卒逃彼逆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善求多福無貽後悔軍書所至咸

使聞知自是齊之將帥降者相繼封其特進開府賀拔伏恩爲鄫國公其餘官爵各有差戊午高延宗僭即僞位改年德昌己未軍次幷州庚申延宗擁兵四萬出城抗拒帝率諸軍合戰齊人退帝乘勝逐北率千餘騎入東門詔諸軍繞城置陣至夜延宗率其衆排陣而前城中軍却人相蹂踐大爲延宗所敗死傷略盡齊人欲閉門以關下積尸扉不得圖帝從數騎嶮崛危險僅得出門至明率諸軍更戰大破之擒延宗幷州平壬戌詔曰昔天厭水運龍戰于野兩京圮陽四紀于茲朕垂拱巖廊君臨宇縣相邽民於海內混楚弓於天下一物失所有若推溝方欲德綏未服義征不讓僞主高緯放命燕齊怠慢典刑俊擾天紀加以背惠怒鄰棄信忘義朕應天從物伐罪弔民一鼓而蕩平陽再舉而摧勍敵僞晉王公相繼遣左高緯智窮數屈逃竄草間僞安德王高延宗擾擾之間遂稱名號與僞齊昌王莫多婁敬顯等收合餘燼背城抗敵王威既振魚潰鳥離破竹更難運飯非易延宗衆散解甲軍門根本既傾枝葉自實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八紘共貫六合同風方當偃伯靈臺休牛桃塞無警之慶非獨在余漢皇約法除其苛政姬王輕典刑彼新邦思覃惠澤被之率土新舊臣民皆從蕩滌可大赦天下高緯及王公以下若釋然歸順咸許自新諸亡入僞朝亦從寬宥官榮次序依例無失其齊僞制令卽宜削除鄉閭搢紳幽幷騎士一介可稱並宜銓錄百年去殺雖或難希期月有成庶幾可勉丙寅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以柱國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杞國公亮梁國公侯莫陳芮盧國公王謙北平公寇紹鄭國公達奚震並爲上柱國封齊王憲子安城郡公賢爲河間王大將軍廣化公丘崇爲滑國公神水公姬願爲原國公廣業公尉遲運爲盧國公諸有功者封授各有差癸酉帝率六軍趣鄴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幷州總管

六年春正月乙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恆改年承光自號爲太上皇壬辰帝至鄴齊主先於城外擺塹豎柵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齊主先送其母幷妻子於青州及城陷乃率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率二千騎追之是戰也於陣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帝責之曰汝有死罪者三前從幷走鄴擒妾棄母是不孝外爲僞主戮力內實通啓於朕是不忠送款之後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遂斬之是日西方有慶如雷者一甲午帝入鄴城齊任城王湝先在冀州齊主至河遣其侍中斛律孝卿送傳國璽禪位於湝孝卿未達被執送鄴詔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處皆從赦例封齊開府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爲應國公丙申以上柱國越王盛爲相州總管己亥詔曰自晉州大陣至于平鄴身殞戰場者其子卽授父本官尉遲勤擒齊主及其太子恆於青州庚子詔曰僞齊之末政侈擅權濫罰淫刑動持羅網僞右丞相咸陽王故斛律明月僞侍中特進開府故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獲罪或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翦除凶暴衰閨封墓事切下車宜追贈諡幷望揩其見存子孫各隨蔭敘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辛丑詔曰僞齊叛渙綱有湮潰世緻淫風事窮彫飾或穿池運石爲山學海或層臺累構概日凌雲以暴亂之心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弘風教追念生民之費尙想力役之勞方當易茲弊俗率歸節儉其東山南園及三臺可並毀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二月丙午論定諸軍功勳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上班賜有差丁未齊主至帝降自阼階以賓主之禮相見高湝在冀州擁兵未下遣上柱國齊王憲與柱國隋公楊堅率軍討平之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六百八十六乃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並置總管府相幷二總管各置宮及六府官癸丑詔曰無儲鉄獨事纏前書良彼矜人惠流往訓僞齊末政昏虐實繁災甚滔天毒流比屋無罪無辜保膺三軍之手不飲不食僵仆九逵之門朕爲民父母職養黎人念甚泣辜戚深罪己除其苛政事屬改張宜加寬宥乘行賑卹自僞武平三年以來河南諸州之民僞齊被掠爲奴婢者不問官私並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卽聽還願往淮北者可隨便安置其有殘殘孤老饑餒絕食不能自存者仰刺史守令及親民長司躬自檢校無親屬者所在給其衣食務使存濟乙卯帝自鄴還京丙辰以柱國隋公楊堅爲定州總管

三月壬午，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弗拘多少。夏四月乙巳，至自東伐。列齋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輿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鼓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齋主爲温國公。庚戌，大會羣臣及諸蕃客於露寢。乙卯，廢補陝逕寧四州總管。己巳，祠太廟。詔曰：「東夏既平，王道初被。齊氏弊政，餘風未殄。朕劬勞萬機，念存康濟。恐清淨之志未形，四海下民疾苦不能上達。寢興軫慮，用切於懷。宜分遣使人，巡方撫慰，觀風省俗，宣揚治道。有司明立條科，務在弘益。」五月丁丑，以柱國趙王儉爲大冢宰。庚辰，以上柱國杞國公亮爲大司徒，鄭國公達奚震爲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芮爲大司馬，柱國應國公獨孤永業爲大司寇，鄖國公韋孝寬爲大司空。辛巳，大醼於正武殿，以報功也。己丑，祠方丘。詔曰：「朕欽承丕緒，寢興夏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矧可廣廈高堂，肆其嗜欲。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雕牆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癸巳，行幸雲陽宮。戊戌，詔曰：「京師宮殿，已從撤毀。幷鄴二所，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並宜除蕩。雜物分賜窮民，三農之隙，別漸營構。止蔽風雨，務在卑狹。」庚子，陳遣使來聘。是月，青城門無故自崩。六月丁未，至自雲陽宮。辛亥，御正武殿，錄囚徒。癸亥，於河州鶉鳴防置旭州，甘松防置芳州，廣川防置弘州，甲子，帝東巡。丁卯，詔曰：「同姓百世，婚姻不通。蓋惟重別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爲混雜。自今以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秋七月己卯，封齊王憲第四子廣都公貨爲莒國公，紹莒莊公洛生後。癸未，應州獻芝草。丙戌，行幸洛州。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赴行在所，共論治政得失。戊戌，以上柱國廣公王謙爲益州總管。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量，頒於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詔曰：「以刑止刑，世輕世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雖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配，百世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道有沿革，宜從寬典。凡諸雜戶，悉放爲民，配雜之科，因之永創。甲子，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敘，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命焚之。九月壬申，以柱國鄧國公竇熾申國公李穆並爲上柱國。戊寅，初令民庶已上，唯聽衣綢綿綢綾布圓綾紗絹綢葛布等九種。餘悉停斷。朝祭之服，不拘此例。甲申，絳州獻白雀。壬辰，詔東土諸州，爾生明一經已上，並舉送州郡，以禮發遣。癸卯，封上大將軍上黃公王軌爲鄭國公。吐谷渾遣使獻方物。冬十月戊申，行幸鄴宮。戊午，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帝服總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哭。是月，誅温國公高緯。十一月庚午，百濟遣使獻方物。壬申，封皇子充爲遵王，兌爲蔡王。癸酉，陳將吳明徹侵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出軍與戰，不利，退守徐州。遣上大將軍鄭國公王軌率師討之。是月，稽胡反，遣齊王憲率軍討平之。詔自永熙三年七月已來，去年十月已前，東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內爲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後，良人沒爲奴婢者，並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爲部曲及客女。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宮之數。劉曹已降，等列彌繁。選擇遍於生民，命秩方於庶職。椒房丹地，有來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無容廣集子女，屯聚宮掖，弘贊後庭。事從約簡，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悉宜減省。」己亥，晦，日有蝕之。初行刑書要制，持杖羣强盜一匹，以上不持杖羣强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詐僞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隨五戶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者，至死，刑書所不載者，自依律科。十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獻方物。己未，東壽陽土人反，率衆五千襲幷州城，刺史東平公宇文神舉破平之。庚申，行幸幷州宮。移幷州軍人四萬戶於關中。丙寅，以柱國滕王逌爲河陽總管。丁卯，以柱國隋國公楊堅爲南兗州總管。上柱國申國公李穆爲幷州總管。戊辰，廢幷州宮及六府。是月，北營州刺史高寶寧據州反。

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吐谷渾偽趙王他莫屯來降。壬午，行幸鄴宮，分相州廣

平郡置洛州清河郡置貝州黎陽郡置黎州汲郡置衛州分定州常山郡置恆州分幷州上黨郡置潞州辛卯行幸懷州癸巳幸洛州詔於懷州置宮二月甲辰柱國大冢宰趙王倫薨丁巳帝至自東巡乙丑以上柱國越王盛爲大冢宰陳王純爲雍州牧三月戊辰於雍州置宮廨同州及長春二宮壬申突厥遣使獻方物甲戌初服常冠以皁紗爲之加簪而不施纓導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上大將軍郯國公王軌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丁亥詔柱國故豆盧寧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民庶爲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壬辰改元夏四月壬子初令遭父母喪者聽終制庚申突厥入寇幽州殺掠吏民遣將討之五月己丑帝總戎北伐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率軍五道俱入營關中公私驢馬悉從軍癸巳帝不豫止于雲陽宮丙申詔停諸軍事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於永興時年三十六遺詔曰人稟形天地莫貴五常脩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臨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罔用所以昧旦求衣分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內分崩太祖扶危翼傾拯開王業燕趙樓煩久稱名號朕上述先志下順民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殄定而民勞未康每一念此如臨冰谷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軌今遘疾大漸氣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歎息天下事重萬機不易王公以下愛及庶僚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令上不負太祖下無失爲臣朕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朕平生居處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資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隨宜卽葬葬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家祕曰武皇帝廟稱高祖己未葬於孝陵帝沉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除讒之後始親萬機克己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多所罪殺號令懇惻唯勵意於政畢下景服莫不肅然性既明察少於愆惠凡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盛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樂師樂工自彈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校兵圍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等哀會將士必自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史臣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彊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埸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纘業未親萬機廣遣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己勵精勞役爲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脩富民之政務彊兵之術衆雖人之有衆順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勳斯集據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阽危威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寧無爽經營之志獲申覽武窮兵雖見譏於貢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王者歟

周書卷六

周書卷六考證

武帝紀下隋國公楊堅廣寧侯薛迥舟師三萬自渭入河○廣寧侯薛迥北史作廣平公侯莫陳迥未知孰是

封皇子充爲道王○通鑑云周立皇子衍爲道王胡三省注云皇子當作皇孫周太子之長子臣文淳按武皇七男道王充字乾仁建德六年封王正與此合又云宣帝三子鄫王衍大象二年封王武帝時無封皇孫爲王之事

周書卷六考證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帝紀第七

宣帝

宣皇帝諱贇字乾伯高祖長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於同州保定元年五月丙午封魯國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高祖親告廟冠於阼階立爲皇太子詔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皇后崩高祖諒闇詔太子總朝政五旬而罷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五年二月又詔皇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宣政元年六月丁酉高祖崩戊戌皇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癸丑歲星熒惑太白合於東井甲子誅上柱國齊王憲封開府于智爲齊國公閏月乙亥詔山東流民新復業者及突厥侵掠家口破亡不能存濟者並給復一年立妃楊氏爲皇后辛巳以上柱國趙王招爲太師陳王純爲太傅柱國代王達滕王逌盧國公尉遲運薛國公長孫覽並爲上柱國進封柱國平陽郡公王誼爲楊國公是月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反詔柱國東平公宇文神舉帥衆討平之秋七月辛丑月犯心前星乙巳祠太廟丙午祠圜丘戊申祠方丘庚戌以小宗伯岐國公斛斯徵爲大宗伯丙辰熒惑太白合於七星己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壬戌以柱國南兗州總管隋公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癸亥尊所生李氏爲帝太后八月丙寅夕月於西郊長安萬年二縣民居在京城者給復三年壬申行幸同州遣大使巡察諸州詔制九條宣下州郡一曰決獄科罪皆准律文二曰母族絕服外者聽婚三曰以杖決罰悉令依法四曰郡縣當境賊盜不擒獲者並仰錄奏五曰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才堪任用者卽宜申薦六曰或昔經驅使名位未遠或沉淪遂幕文武可施宜並採訪具以名奏七曰僞齊七品以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爰及流外若欲入仕皆聽預選降二等授官八曰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爲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下州下郡三歲一人九曰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並加賚恤以大司徒杞國公亮爲安州總管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爲大司徒柱國楊國公王誼爲大司空庚辰太白入太微丙戌以柱國永昌公椿爲大司寇九月丁酉熒惑入太微以柱國宇文盛張掖公王傑柏罕公辛威鄖國公韋孝寬並爲上柱國庚戌封皇弟元爲荆王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汾州胡帥劉受邏千舉兵反詔上柱國越王盛爲行軍元帥率衆討平之庚申熒惑犯左執法冬十月癸酉至自同州以大司空楊國公王誼爲襄州總管戊子百辟遣使獻方物十一月己亥幃武於道會苑帝親擐甲冑是月李厥忘邊圉酒泉殺掠吏民十二月甲子以柱國畢王賢爲大司空癸未熒惑入氐仍留經一月己丑以上柱國河陽總管滕王逌爲行軍元帥率衆伐陳免京師見徒並令從軍

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受朝於露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初置四輔官以上柱國大冢宰越王盛爲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國公尉遲迥爲大右弼申國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隋國公楊堅爲大後丞癸卯封皇子衍爲魯王甲辰東巡狩丙午日有背以柱國常山公于翼爲大司徒辛亥以柱國許國公宇文善爲大宗伯癸丑日又背戊午行幸洛陽立魯王衍爲皇太子二月癸亥詔曰河洛之地世稱朝市上則於天陰陽所會下紀於地職貢路均聖人以萬物阜安乃建王國時經五代世歷千祀規模弘遠邑居壯麗自魏氏失馭城闕爲墟君子有懷舊之風小人深懷土之思我太祖受命鄧鄴膏宇崎嚴湯定四方有懷光宅高祖神功聖略混一區宇往巡東夏省方觀俗布政此宮遂移氣序朕以眇身祇承寶祚庶幾卑修之志敢忘燕翼之心一昨駐蹕金墉備嘗遊覽百王制度基趾尚存今者因修爲功易立宜命邦事修復舊都奢儉取文質之間功役依子來之義北瞻河內咫尺非遙前詔經營今宜停罷於是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起洛陽宮常役四萬人以迄于晏駕幷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殺柱國徐州總管鄖國公王軌停南討諸軍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嫁於突厥戊辰以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爲徐州總管乙亥行幸鄴丙子初令授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辛巳詔曰有聖大寶實惟重器玄天表命人事與能幽顯同謀確乎不易城中之大寶懸定於齊冥天下爲公蓋不避於內舉我大周感蒼昊之精受

河洛之圖武功文德光格區宇創業垂統永光無窮朕以寡薄祗承鴻緒上賴先朝得一之遺下藉羣后不貳之心職貢與雲雨俱通憲章共光華並亘圓苗方足咸登仁壽恩覃國本用弘天曆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統所歸遠憑積德之休允叶無疆之祚帝王之量未嘗而成天祿之期不謀已至朕今傳位於衍乃睠四海深合驩歌之望俾予一人高蹈風塵之表萬方兆庶知朕意焉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爲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內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衍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准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封內史上大夫鄭譯爲沛國公癸未日初出及將入時其中並有烏色大如雞卵經四日滅戊子以上柱國大前疑越王盛爲太保大右弼蜀公尉遲迥爲大前疑代王達爲大右弼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又詔曰洛陽舊都今既修復凡是元遷之戶並聽還洛州此外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陽幽相豫亳青徐七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三月壬寅以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爲涇州總管庚申至自東巡大陳軍伍帝親擐甲冑入自青門皇帝衍備法駕從入百官迎於青門外其時騶兩儀衛失容辛酉封趙王招第二子貫爲永康縣王夏四月壬戌朔有司奏言日蝕不視事遇時不食乃臨軒立紀朱氏爲天元帝后癸亥以柱國畢王賢爲上柱國己巳祠太廟壬午大讌於正武殿戊子太白歲星辰星合於東井五月辛亥以洛州襄國郡爲趙國以齊州濟南郡爲陳國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以滕州上黨郡爲代國以荊州新野郡爲滕國邑各一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並之國癸丑有流星大如斗出太微落落如連火是月遣使觀視京北及諸州士民之女充選後宮突厥寇幷州六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出氐西北流長一丈入月中己巳月犯房北頭第二星乙酉有流星大如斗出營室流入東壁是月咸陽有池水變爲血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秋七月庚寅以大司空畢王賢爲雍州牧大後丞隋國公楊堅爲大前疑柱國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後丞壬辰熒惑掩房北頭第一星丙申納大後丞司馬消難女爲正陽宮皇后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帝后朱氏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妃陳氏爲天左皇后八月庚申行幸同州壬申還宮甲戌以天左皇后父大將軍陳山提天右皇后父開府元晟並爲上柱國山提封鄢國公晟封冀國公開府楊雄爲邗國公乙弗寔戴國公初高祖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卽位以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至是大讌於正武殿告天而行焉辛巳熒惑犯南斗第五星壬午以上柱國雍州牧畢王賢爲太師上柱國鄖國公韓建業爲大左輔是月所在有蝗羣飛各方四五尺死者什八九九月己酉太白入南斗乙卯以鄧王眞爲大冢宰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杞國公亮郯國公梁士彥以伐陳遣御正杜果禮部薛舒使於陳冬十月壬戌歲星犯軒轅大星是日帝幸道會苑大讌以高祖武皇帝配讌訖論議於行殿是歲初復佛像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乙酉熒惑鎮星合於虛是月相州人段德舉謀反伏誅十一月乙未幸溫湯戊戌行幸同州壬寅還宮己酉有星大如斗出張東南流光明燭地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是月韋孝寬拔壽陽杞國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陵陳人退走於是江北盡平十二月戊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百官詔曰穹昊在上聰明自下吉凶由人妖不自作朕以寡德君臨區寓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於秋季及此玄冬幽顯殷勤屢貽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軒轅熒惑干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南而下然則南斗主於爵祿軒轅爲於後宮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則憂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官人失序女謁倒行政事乖方憂患將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實懼焉將避正寢齋居克念惡衣減膳去飾撤懸披不諱之臧開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弗踰等選舉以才宮闈修德宣宣諸內外庶盡弼諧允叶民心用消天譴於是舍仗衛往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膳許之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爲戲樂乙丑行幸洛陽帝親御驊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驛以從仍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己卯還宮

二年春正月丁亥帝受朝于道會苑癸巳祀太廟乙巳遣二使巡省風俗觀察政刑之得失以聞丙午日月之象以置左右戊申雨雪止又雨細黃土移時乃息乙卯詔江左諸州新附民給復二十年初稅入市者人一錢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戊午突厥遣使獻方物且逆千金公主乙丑改制詔爲天制詔敕爲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爲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曰天元聖皇太后癸未立天元皇后楊氏爲天元太皇后天皇后朱氏爲天太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爲天右太皇后天左皇后陳氏爲天左大皇后正陽宮皇后直稱皇后是日洛陽有禿鶖爲集於新營太極殿前梁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鬬於汴水之側黑龍死三月丁亥賜百官及民大赦詔曰威德之發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載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世敘彝倫至如幽贊天人之理載成禮樂之務故以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敬承寶曆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道滋深且夏成啓號雖彰故實殊樂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爲鄒國公邑數准舊幷立後承襲刺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戊子行軍總管杞國公亮舉兵反襲行軍元帥鄖國公韋孝寬於豫州亮不勝孝寬復而殺之辛卯以永昌公椿爲杞國公紹鄖公連後行幸同州增侯正前驅戒道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閒幡旗相蔽鼓樂俱作又令武賁持級馬上稱警蹕以至於同州乙未改同州宮爲天成宮庚子至自同州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閒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案廟及天臺皆俛伏甲辰初置天中大皇后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爲天中大皇后立妃尉遲氏爲天左大皇后夏四月乙丑有星大如斗出天廚流入紫宮抵鉤陳乃滅己巳祀太廟己卯詔曰朕以寡薄昧於治方不能使天地休和陰陽調序自春涉夏甘澤未豐既幹西郊之敷將盡南畝之業與言夕惕無忘旰食昧爽由庭化未敷政刑多闕萬方有罪實在朕躬思覃寬惠救之率土見囚死罪並降從流流罪從徒五歲刑已下悉皆原宥其反叛惡逆不道及常赦所不免者不在降例壬午幸中山祈雨至咸陽宮雨降甲申還宮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音樂以迎候五月己丑以上柱國大前疑隋國公楊堅爲揚州總管甲午夜帝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帝不豫還宮詔隋國公堅入侍疾甲辰有星大如三斗出太微端門流入翼星若風鼓幡旗丁未追趙煚越代滕五王入朝己酉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與內史上大夫鄭譯矯制以隋國公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於天德殿時年二十二誥曰宣皇帝七月丙申葬定陵帝之在東宮也高祖慮其不堪承嗣過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憚高祖威嚴矯情修飾以是過惡遂不外聞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即閱視先帝宮人遍爲淫亂纔及踰年便恣聲樂采擇天下子女以充後宮好自矜奇飾非拒諫禪位之後彌復驕奢就酖於後宮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皆附奄官奏之所居宮殿帷幔皆飾以金玉珠寶光華炫耀極麗窮奢及營洛陽宮雖未成基其規模壯麗踰於漢魏遷矣唯自尊榮無所顧憚國典朝儀率情變改後宮位號莫能詳錄每對臣下自稱爲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殿各隨方色又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簠簋珪瓚之屬以飲食焉又令羣臣朝天臺者皆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於前王之數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己嘗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又不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曾祖爲次長祖官名凡稱上及大者改爲長有天者亦改之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爲輪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之飾唯宮人得乘有輞車加粉黛焉西陽公温杞國公亮之子即帝之從祖兄子也其妻尉遲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遂欲之以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誅乃反覬誅温即迫尉遲氏入宮初爲妃尋立爲皇后每召侍臣論讓唯欲與雀鬬牋未嘗言及治政其後遊戲無恆出入不飾羽儀仗衛屢出夜還或幸天興宮或遊道會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樂雜戲魚龍爛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爲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宮觀之以爲喜樂擯斥近臣多所猜忌又委於財略無賜與或羣臣規諫不得行己之志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勤止所爲莫不鈔錄

小有乖違輒加其罪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笞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背於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史臣曰高祖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滯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以楚期之於慘黷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善無小而必棄惡無大而弗爲窮南山之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記其罪然猶保全首領及子而亡幸哉

周書卷七

周書卷七考證

宣帝紀癸卯封皇子衍爲魯王○衍通鑑作贇臣文淳按靜帝本紀靜皇帝諱衍後改爲贇武帝本紀建德二年番皇孫衍生據通鑑則靜帝諱衍當武帝時已改爲贇矣而周書北史俱尚書衍得無訛乎

周書卷七考證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帝紀第八

靜帝

靜皇帝諱衍，宣帝長子也。母曰朱皇后。建德二年六月生於東宮。大象元年正月癸卯，封魯王。戊午，立爲皇太子。二月辛巳，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帝璽紱。居正陽宮二年。夏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帝入宿於露門學。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臺，聽政正陽宮。大赦天下。停洛陽宮作。庚戌，上天元上皇太后尊號爲太皇太后，天元聖皇太后李氏爲太帝太后，天元大皇后楊氏爲皇太后，天大皇后朱氏爲帝太后。其天中大皇后陳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遲氏，並出俗爲尼。柱國漢王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上柱國揚州總管隋國公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柱國秦王贊爲上柱國，帝居諒闇，百官總己以聽於左大丞相。壬子，以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爲相州總管，罷入市稅錢。六月戊午，以柱國許國公宇文善神武公實毅修武公侯莫陳瓊大安公閻慶並爲上柱國。趙王招、陳王純、越王達代王威、滕王逌來朝。庚申，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精鍼自守者，聽令入道。辛酉，以柱國杞國公椿、燕國公于寔、鄖國公賀拔伏恩並爲上柱國。甲子，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受代，詔發關中兵，即以孝寬爲行軍元帥，率軍討之。上柱國舉王贊以謀執政被誅，以上柱國秦王贊爲大冢宰，杞國公椿爲大司徒，己巳，詔南定北光衛巴四州民爲宇文亮抑爲奴婢者並免爲民，復其本業。甲戌，有赤氣起西方，漸東行，遍天。庚辰，罷諸魚池及山澤公禁者，與百姓共之。以柱國蔣國公梁睿爲益州總管。秋七月甲申，突厥送齊范陽王高紹義。庚寅，申州刺史李慧起兵。辛卯，月掩氐東南星。甲午，月掩南斗第六星。庚子，詔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榮州刺史郤國公宇文亶舉兵，遣大將軍清河公楊素討之。青州總管尉遲勤舉兵。丁未，隋公楊堅爲都督內外諸軍事，己酉，邛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以柱國楊國公王誼爲行軍元帥，率軍討之。壬子，歲星與太白合於張。有流星大如斗，出五車東北，流光明燭地，趙王招、越王威以謀執政被誅。癸丑，封皇弟術爲鄴王，衍爲鄖王。是月，豫州荊襄州三總管內諸軍各率種落反，焚燒村驛，攻亂郡縣。八月庚申，益州總管王謙舉兵不受代，即以梁睿爲行軍元帥，率軍討之。丁卯，封上柱國袍罕公幸威爲宿國公，開府怡昂爲鄴國公。庚午，韋孝寬破尉遲迥於鄴城，迥自殺，相州平。移相州於安陽，其鄴城及邑居皆毀廢之，分相州陽平郡置毛州，昌黎郡置魏州。丙子，以漢王贊爲太師，上柱國，行州總管申國公李穆爲太傅，宋王實爲大前疑，秦王贊爲大右弼，燕國公于寔爲大左輔。己卯，詔曰：朕祗承洪業，二載於茲，藉祖考之休，憑宰輔之力，經天緯地，四海晏如。逆賊尉遲迥才質凡庸，志懷姦慝，因緣戚屬，位冠朝倫，屬上天降禍，先皇晏駕，鼎湖之痛，四海窮遏，密之悲，獨幸天災，欣然放命，稱兵擁衆，便懷問鼎，乃詔六師，肅茲九伐。而凶徒孔熾，充原蔽野，諸將肆雷霆之威，壯士縱貔貅之勢，芟夷殲拂，所在如莽，直指漳濱，擒斬元惡，梟醜喪魄，咸集鼓下，順高秋之氣，就上天之誅。兩河妖孽，一朝清蕩，自朝及野，喜抃相趨。昔上皇之時，不盲爲治，聖人宰物，有教而已。未戢干戈，實深慚德。思弘寬簡之政，用副億兆之心，可大赦天下。其共迥元謀，執迷不悟，及迥子姪，逆人司馬消難、王謙等，不在赦例。庚辰，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甑山二鎮奔陳，遣大將軍宋安公元景山率衆追擊，俘斬五百餘人。邛州平。沙州氐帥開府楊永安聚衆應王謙，遣大將軍樂寧公達奚儒討之。楊素破宇文亶於榮州。斬亶於石磆。以上柱國神武公賈毅爲大司馬，齊國公于智爲大司空，廢相青荊金晉梁六州總管。九月甲申，熒惑與歲星合於翼。丙戌，廢河陽總管爲鎮，鎮洛州，以小宗伯竟陵公陽慧爲大宗伯。壬辰，廢皇后司馬氏爲庶人。甲午，熒惑入太微。戊戌，以柱國楊國公王誼爲上柱國。辛丑，分潼州管內新遂普合及瀘州管內瀘戎六州，並隸信州總管府。己酉，熒惑犯左執法。庚戌，以柱國常山公于翼化政公宇文忻並爲上柱國。進封翼爲任國公，忻爲英國公。壬子，丞相去左右之號，隋公楊堅爲大丞相。冬十月甲寅，日有蝕之。乙酉，有流星大如五斗，出張，南流，光明燭地。壬戌，陳王純以怨執政被誅。大丞相隋國公楊堅加大冢宰，五府總於天官。戊寅，梁睿破王謙於劍南，進斬之。傳首京師。益州

平十一月甲辰建委儲破楊采安於沙州沙州平乙巳歲星守太微丁未上柱國趙國公李弼薨十二月壬子以柱國齊國公梁睿爲上柱國癸丑獎威人氐千已以柱國邗國公楊雄爲晉安公貢贈舉廉國公梁士彥上大將軍新安公叱列長文武鄉公崔弘度大將軍中山公宇文慶滕陽公宇文述渭源公和干子任城公王景滎陽公楊銳上開府廣宋公李崇隴西公李詢並爲上柱國庚申以柱國楚國公豆盧勣爲上柱國癸亥詔曰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爲後重明辨親踈較然不雜太祖受命龍儀潛籙表章代之文屋垂除舊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裏允上玄文武羣官賜姓者衆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欲非類異情肉而共烝嘗不變其親在行路而敘昭穆且神徵草姓本爲屬籍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宇累世於茲不可仍違謙挹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宜復舊甲子大丞相隋國公楊堅進爵爲王以十郡爲國辛未代王逌滕王逌並以謀執敗被誅壬申以大將軍長寧公楊勇爲上柱國大司馬小冢宰始平公元孝矩爲大司寇

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詔曰朕以不天夙遭極罰光陰遄速攀及此辰窮慕纏綿言增號絕踊祀事號慕前典可改大象三年爲大定元年乙酉歲星逆行守右執法癸酉戒備虎賁北第一星丙戌詔曰帝王設官惟才是務人臣報國薦賢爲重去歲已來屢有妖慝宰臣莫算咸得清湯逆亂之後兵車始揭退運勞役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故上失其道以至於茲亦由下有曲人未展其力今四海寧一八表無塵元輔執鈞垂風揚化若使天下英傑盡升於朝銓衡陟降量才而處垂拱無爲庶幾可至於是遣戎秩上開府以上職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舉清平勤幹者三人被舉之人居官三年有功過者所舉之人隨加賞罰以大司馬長寧公楊勇爲洛州總管二月庚申大丞相隋王楊堅爲相國總百揆更封十郡通前二十郡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置鉞遠遊冠相國印綬綴級位在諸王上又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簴宮縣王后王子爵命之號並依魏晉故事甲子隋王楊堅稱尊號帝遜于別宮隋氏革帝爲介國公邑萬戶車服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稱詔有其文事竟不行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崩時年九歲隋志也柱曰靜皇帝葬恭陵

史臣曰靜帝越自幼沖紹茲喪緒內相挾孫劉之詐威播無齊代之彊隋氏因之遂運龜鼎雖復帳帷投秩翻成陵奪之威漳淦勤王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太祖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豈宣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民也

明帝紀封皇弟衍爲鄫王衍爲舉王○按通鑑周主封其弟衍爲漢王術爲鄫王與此互異又按靖王傳宣帝五子朱皇后生静皇帝王姬生鄫王衍是衍爲兄術爲弟今本紀乃以術爲兄衍爲弟而王號亦互異此本紀誤也又衍本紀作衍静帝初既名衍則其弟豈得復以衍爲名此諸王傳誤也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一

皇后

文帝元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

孝閔帝元皇后　明帝獨孤皇后

武帝阿史那皇后　武帝李皇后

宣帝楊皇后　宣帝朱皇后

宣帝陳皇后　宣帝元皇后

宣帝尉遲皇后　靜帝司馬皇后

書紀有虞之德載著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稱刑于寡妻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別實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姻納以緯防閑以禮大義正於宮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永矣至於邪僻既進法度莫修冶容迷其主心私謁盡其朝政則風化虧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王之龜鑒與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祉席以儉約高祖嗣曆飾情欲於矯枉宮闈有賁魚之美戚里無私謁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遲其欲侯鯖雖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廝皂擊之所及無隔險猥於是升蘭殿而正位曉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彤階房帷而袍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弟者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終趙李之傾祚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民厭苛政舉事實多太祖之祚忽諸特由於此故敘其事以爲皇后傳云

文帝元皇后魏孝武帝之妹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后無禮又嘗殺后侍婢后怒訴之於帝帝乃執歡殺之改封后爲獨孤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閔帝大統七年薨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成陵孝閔帝踐祚追尊爲王后武成初又追尊爲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代人也太祖爲丞相納后爲姬生高祖天和元年六月尊爲皇太后建德二年三月癸酉崩四月丁巳葬固陵

孝閔帝元皇后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初封晉安公主帝之爲略陽公也尚焉及踐祚立爲王后帝被廢后出俗爲尼建德初高祖誅晉國公護上帝尊號爲孝閔帝以后爲孝閔皇后居崇義宮隋氏革命后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殂

明帝獨孤皇后太保衛國公信之長女帝之在藩也納爲夫人二年正月立爲王后四月崩葬昭陵武成初追崇爲皇后世宗崩與后合葬

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突厥滅茹茹之後種有塞表之地控弦數十萬志陵中夏太祖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爲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即位前後累遣使要結乃許締后於我保定五年二月冊陳國公純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薦等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幷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帳所迎后俟斤又許齊人以婚納有異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反命雖前之以信義俟斤不從會大雪風起飄壞其穹廬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懼以爲天譴乃備禮送后及純等駁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容止高祖深敬焉宣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爲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尊爲天元上皇太后冊曰天元皇帝臣贇奉璽綬冊檀上天元皇太后尊號曰天元聖皇帝臣贇奉璽綬冊檀上天皇太后伏惟聖慈訓誘恩深明德雖冊徽號未極尊嚴是用增奉鴻名光揚常禮傳載敬有屢歡慰在茲福祉無疆儻兆斯賴宣帝崩靜帝尊爲太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帝詔有司備禮冊祔葬於孝陵

武帝李皇后名娥姿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被籍沒至長安太祖以后賜高祖後稍得親幸大象元年二月改爲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爲天皇太后二年尊爲天元聖皇太后冊曰天元皇帝臣贇奉璽綬冊檀上天皇太后尊號曰天元聖皇太后伏惟月精効祉坤靈表瑞華丹陵慶流華胄雖率由令典風奉徽號而因心盡敬未極尊名是用恩弘稱首上昭聖德敢竭誠敬永綏福履顯揚慈訓貽厥孫謀宣帝崩靜帝尊爲太帝太后隋開皇元年三月出俗爲尼改

名常恕八年殂年五十三以尼禮葬于京城南

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高祖爲帝納后爲皇太子妃宣政元年國六月立爲皇后帝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爲天元皇后尊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爲四皇后焉二年詔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優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諸令典爰命四后內正六宮庶弘贊柔德廣修蒸戚比殊禮雖降稱謂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錫嘉名於是后與三皇后並加太焉帝遣使持節冊后爲天元太皇后曰咨爾含章載德體順居貞蕭恭享祀儀刑邦國是用嘉茲顯號式揚徽音爾其敬踐厥猷寅答靈命對揚休烈可不慎歟尊又立爲天中太皇后與后爲五皇后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決后毋獨孤氏聞之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爲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沖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己聞昉譯已行此詔心甚悅之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帝既不能謹賁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爲樂平公主後又讓奪其志后晝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殂於河西年四十九煬帝還京詔有司備禮祔葬后於定陵

宣帝朱皇后名滿月吳人也其家坐事沒入東宮帝之爲太子后被選掌帝衣服帝年少召而幸之遂生靜帝大象元年立爲天元帝后尊改爲天皇后二年又改爲天太皇后冊曰咨爾弼宣四德訓範六宮軒庭列序堯門表慶嘉稱既降盛典宜膺爾其飾性履道無愆禮正永固休祉可不慎歟后本非良家子又年長於帝十餘歲疎賤無寵以靜帝故特尊崇之班亞楊皇后焉宣帝崩靜帝尊爲帝太皇后隋開皇元年出俗爲尼名法淨六年殂年四十以尼禮葬京城

宣帝陳皇后名月儀自云頼川人大將軍山提第八女也大象元年六月以選入宮拜爲德妃月餘立爲天左皇后二年二月改天左大皇后冊曰咨爾儀範柔閑操履凝潔淑問彰於遠近令則冠於宮闈是用申彼龍章加茲徽號爾其復禮閑詩披圖翻史承隆嘉命可不慎歟三月又詔曰正內之重風化之基嘉猷之創代多殊典軒譽軌次妃並四虞舜受命厥娶猶三禮非相襲隨時不無朕祇承寶圖載弘徽號自我改作超軼先古曰天元居極五帝所以仰榮王者稱尊列后於焉上儷且坤儀比德土數惟五既緝恆典宜取斯儀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天中大皇后爰主蒸戚徽音日躋肇建嘉名宜膺顯冊於是以后爲天中大皇后帝崩后出家爲尼改名華光后父山提本高氏之孫仕齊官至特進開府東兗州刺史謝陽王高祖平齊拜大將軍封淅陽郡公大象元年以后父超授上柱國進封鄖國公除大宗伯

宣帝元皇后名樂尚河南洛陽人也開府晟之第二女年十五被選入宮拜爲貴妃大象元年七月立爲天右皇后二年二月改爲天右太皇后冊曰咨爾貴豐奉承鼓德塗山懿淑內融徽音潛暢是用加茲龍數式光蕤禮爾其率修儀範蕭膺顯冊祗承休命可不慎歟帝崩后出俗爲尼改名華勝初后與陳后同時被選入宮俱拜爲妃及升后位又同日受冊帝寵遇二后禮數均等年齒復同特相親愛及爲尼後李朱及尉遲后等並相繼殞沒而二后于今尚存后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開府大象末年七月以后父進位上柱國封鄄國公

宣帝尉遲皇后名熾繁魏國公迥之孫女有美色初選杞國公亮子西陽公温以宗婦倒入朝帝還而幸之及亮謀逆帝誅温進后入宮拜爲長貴妃大象二年三月立爲天左太皇后冊曰咨爾門膺積善躬表靈貺徽音茂德朕實嘉之是用弘茲盛典申彼龍章爾其克慎厥猷寅答景命永承休烈可不慎歟帝崩后出俗爲尼改名華首隋開皇十五年殂年三十

靜帝司馬皇后名令姬柱國滎陽公消難之女大象元年二月宣帝傳位於帝七月爲帝納爲皇后冊曰坤道成形厚德於焉載物陰精迭運重光所以麗天在昔皇王膺乾御曆內政爲助昭被圖篆惟爾門積慶豐家韜休烈徽音令範無背一時是用命爾作儷皇極爾其克勵婉心蕭膺盛典追皇英之逸軌庶任姒之芳塵禋翟有光蒸戚無怠雖休勿休以隆嘉祚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擁衆奔陳廢后爲庶人後嫁爲隋司州刺史李丹妻于今尚存

史臣曰孔子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是以周納狄后富辰謂之禍階晉升戎女卜人以爲不吉斯固非謬禍自周氏受命遠乎高祖年踰三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弃同卽異以夷亂華捐婚姻之彝序求豺狼之外利旣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讐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高祖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龐奇直臣鉗口過矣哉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申呂則驟代無閒呂霍則與時俱盛傾漢室者王族褒周祚者楊氏何滅亡之禍合若符契焉斯魏文所以發一概之詔也已

周書卷九

宣帝楊皇后傳尊又立爲天中太皇后○臣文淸按天中太皇后陳月儀也楊后本冊立爲天元太皇后未嘗改冊爲天中太皇后北史立下無爲字於文義爲協

宣帝陳皇后傳改名華光○此句下北史有承徽初終四字諸傳同此獨不載又父山提本高氏之隸北史作本尒朱兆之隸未知孰是

宣帝元皇后傳改爲天右太皇后○天右舊本俱訛作天元

靜帝司馬皇后傳後嫁爲隋司州刺史李丹妻○司州諸本俱訛爲司隸今據北史改正

周書卷九考證

周書卷十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二

邵惠公顥子什肥　導　撰　什肥子育　導子廣亮　顥　樺　象　杞閔公連

莒莊公洛生子若提　虞國公仲子興　興子洛

邵惠公顥太祖之長兄也德皇帝妾樂浪王氏是爲德皇后生顥次杞閔公連次莒莊公洛生次太祖顥性至孝德皇后崩哀毀過禮鄉黨咸敬異焉德皇帝與衛可孤戰於武川南河臨陣墜馬顥與數騎奪救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德皇帝乃得上馬引去俄而賊追騎大至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師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都督恆朔等十州諸軍事恆州刺史封邵國公邑萬戶謚曰惠顥三子什肥導護讀別有傳

什肥年十五而惠公歿自傷早孤事母以孝聞永安中太祖入關什肥不能離母遂留晉陽及太祖定秦隴什肥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大都督真定等州諸軍事真州刺史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育嗣

育少而孤貧頗有幹略景公之見害也以年幼下鄉里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育始歸關中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邵公尋除宗師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出爲原州刺史轉榮州刺史大象末隋文帝輔政育舉州兵應尉遲迥與清河公楊素戰敗遂走追獲於石濟遂斬之國除

育子乾仁幼好學聰惠魏恭帝二年以襲平江陵之功賜爵江陵縣公保定初紹景公後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除蒲州潼關六防諸軍事蒲州刺史育至自齊改封譙國公尋進位柱國建德初與譙同伏誅三年五月追贈復封舊爵

導字善導少雄豪有仁惠太祖愛之初與諸父在葛榮軍中榮敗還晉陽及太祖隨賀拔岳入關導從而西常從征伐太祖封侯莫陳悅以導爲都督鎮原州及悅敗北走出故塞導率騎追之至牽屯山及悅斬之傳首京師以功封鯷陽縣侯邑五百戶拜冠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魏文帝即位以定策功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拜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三年太祖東征導入宿衛拜領軍將軍大都督齊神武渡河侵潁太祖自弘農引軍入關導督左右禁旅會於沙苑與齊神武戰大破之進位儀同三司明年魏文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史及趙青雀干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自華州率所部兵擊之擒伏德斬思慶進屯渭橋會太祖軍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增邑幷前二千戶尋加侍中開府驃騎大將軍太子少保高仲密以北豫降太祖率諸將赴魏皇太子東征復以導爲大都督華東雍二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導治兵訓卒得守捍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軍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會侯景舉河南來附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爲隴右大都督察南等十五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及齊氏稱帝太祖發關中兵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還朝拜大將軍大都督三雍二華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太祖每出征討導恆居守深爲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魏恭帝元年十二月薨於上邽年四十四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繩監護喪事贈本官加侚書令秦州刺史謚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有萬餘人莫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燕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樺衆亮樺並出後於杞

廣字乾緯少方嚴好文學初封永昌郡公孝閔帝踐阼改封天水郡公世宗即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秦州刺史武成初進位大將軍遷梁州總管進封蔡國公增邑萬戶保定初入爲小司寇尋以本官鎮蒲州兼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三年除秦州總管十三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廣性明察善綏撫民庶最而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國公亮等服玩侈靡踰越制度廣獨率由禮則又折節待士朝野以是稱焉曾侍食於高祖所食瓜美持以奉進高祖悅之四年進位柱國廣以晉公護久擅威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納天和三年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燕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廣患瘤年

量而成疾因此致沒廣既居喪更加綿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爲廣病廣爲母亡慈孝之道極於一門高祖素服親臨百僚畢集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曰臣聞貴孝成忠生民高義蓋德樹善有國常規緬惟故齊國公臣廣懿親令望具瞻攸在遺冤畢后功懋雄城受腹建旆威行秦隴班條驅傳化溢蜻函比膝理舟和奉詔還闕藥石所及沉痾漸愈而災禍仍集丁此窮憂至性過人遂增舊疾因茲毀頓以至薨殂尋緯貫切不能自已臣等接事每承餘論仰之平昔約己立身位極上公賦兼千乘所獲祿秩周贍無餘器用服玩取給而已每言及終始尤存儉素非泰政而褒吳禮饑石葬而美厚薪今卜兆有期先遠方及載恐一從朝露此志莫伸伏惟陛下弘不世之慈垂罔然之澤留情既往降愍幽魂爰敕有司申其宿志窀穸之禮庶存儉約詔曰省充信等表但增哀悼齊國公廣藩屏令望宗室表儀言著身文行成士則方憑懿戚用匡朝政奄丁茶蓼便致毀滅啓手歸全無忘雅操言念既往震于厥心昔河間才藻追敘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簀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葬於隴西所司一遵詔旨並存儉約予洽嗣大定中隋文輔政以宗室被害國除

亮字乾德武成初封永昌郡公後襲烈公爵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總管天和末拜宗師中大夫進位大將軍齊國公薨以亮爲秦州總管廣之所部悉以配焉亮在州甚無政績尋進位柱國晉公護誅後亮心不自安唯縱酒而已高祖手勅讓之建德中高祖東伐以亮爲右第二軍總管纡州平進位上柱國仍從平鄴還大司徒宣帝即位出爲安州總管大象初詔以亮爲行軍總管與元帥鄖國公韋孝寬等伐陳亮自安陸道攻拔黃城輒破江側民村掠其生口以賜士卒軍還至豫州亮密謂長史杜士峻曰主上淫縱滋甚社稷將危吾既忝宗枝不忍坐見傾覆今若襲取鄖國公而纡其衆推諸父爲主鼓行而前誰敢不從遂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會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以馳告孝寬乃設備亮不克遂走孝寬追斬之子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爲烈公後

冀字乾宜武成初封西陽郡公早薨謚曰昭無子以杞國公亮子温爲嗣後坐亮反誅國除

椿字乾壽初封永昌郡公保定中授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建德初加大將軍尋除岐州刺史四年關中民饑椿表陳其狀冀書勞慰因令所在開倉賑卹四年高祖東伐椿與齊王憲攻拔武濟等五城五年高祖出晉州椿率衆屯樓難原宣帝即位拜大司寇亮誅後詔令紹烈公封尋進位上柱國轉大司徒大定初爲隋文帝所害纡其五子西陽公道宗本仁隨武子禮獻

衆字乾道保定初封天水郡公少而不慧語默不常人莫能測隋文帝踐極初欲封爲介公後復誅之纡二子仲和執倫

杞閔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還定州軍於磨河遂俱歿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杞國公邑五千戶謚曰閔子光寶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都督幽燕等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襲爵杞國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遊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修禮乃以洛生爲瀛陽王仍領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爲洛生王洛生善將士帳下多驍勇至於攻戰莫有當其鋒者是以克獲常冠諸軍尒朱榮定山東收諸豪傑遷於晉陽洛生時在膚中榮雅聞其名心憚之尋爲榮所害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宗伯大都督纡肆等十州諸軍事纡州刺史封莒國公邑五千戶謚曰莊

子菩提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大都督恆等六州諸軍事肆州刺史襲爵莒國公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爲嗣

至字乾附初封榮業公後襲穆公爵建德初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爲穆公後三年追復至爵

賓字乾瑞尋坐直誅建德六年更以齊王憲子廣都公真鹿爵真字乾禎宣帝初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燕平等十州諸軍事燕州刺史封虞國公邑三千戶子輿嗣

興生兵亂與仲相失年又仲幼莫知其處屬遠近與太祖兄弟初不相識齊神武寇沙苑興預在行間軍敗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魏恭帝二年舉賢良除本郡丞徙長陽縣令保定二年詔仲子興始附屬籍高祖以興宗戚近屬尊禮之甚厚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封大寧郡公尋除宗師中大夫四年出爲涇州刺史五年又徵拜宗師加大將軍襲爵虞國公天和二年薨高祖親臨慟焉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恆幽等六州諸軍事恆州刺史謚曰靖子洛嗣

洛字永洛九歲命爲虞國公世子天和四年詔襲興爵建德初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靜帝崩隋文帝以洛爲介國公爲隋室賓云

史臣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也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有魯衛梁楚其琅屬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泯於百代之後至若酾孝公之勳烈而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而飾之以儉約峻峻焉足以轡轅於前載矣當隋氏之起乘天威而服海內將相王侯莫不露肝膽以効款援符命以頌德實以誅莽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

周書卷十

邵惠公顥子導傳導治兵訓卒得守揮之方○舊本俱作定揮之方按北史改晉公護子至傳建德初父護誅○北史作使坐父護誅此脫一坐字

唐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三

晉蕩公護 叱羅協 楊遵

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顥之少子也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異於諸兄年十一惠公薨隨諸父在葛榮軍中榮敗還晉陽太祖之入關也護以年小不從普泰初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太祖諸子並幼遂委護以家務內外不嚴而肅太祖嘗歎曰此兒志度類我及出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之被害太祖至平涼以護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破之後以迎魏帝功封永池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加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以預定樂勳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戶從太祖擒寶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遷鎮東將軍大都督入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邙山之役護率衆先鋒爲敵人所圍都督侯伏侯龍恩挺身扞禦方得免是時趙貴等軍亦退太祖遂班師護坐免官尋復本位十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中山公增邑四百戶十五年出鎮河東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護率輕騎爲先鋒晝夜兼行乃遣裨將攻梁臨邊城鎮並拔之幷擒其侯騎進兵徑至江陵城下城中不意兵至憧窘失圖護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圍而克之以功封子會爲江陵公初襄陽權帥向天保等萬有餘落特險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初行六官拜小司空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嗣彊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先是太祖嘗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尊拜柱國太祖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人諷魏帝遜行禪代之事孝閔帝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一萬戶趙貴獨孤信等謀襲護護因貴入朝遂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恆等在太祖之朝允居權要見護執政恐不見容乃密要宮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爲腹心說帝曰護誅朝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政事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恐其滋蔓願早圖之帝然其言鳳等又曰以先王之聖明猶委植恆以朝政今若左提右挈何向不成且晉公常云我今夾輔陛下欲行周公之事臣聞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陛下今日豈能七年若此乎深願不疑帝愈信之數將武士於後圖講習爲執縛之勢護微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恆爲潼州刺史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攜嫌隙他人何易可親太祖以陛下寓於眷秋顧命託臣以後事臣既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使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恐社稷危亡臣所以勤勤懇懇千觸天威者但不負太祖之顧託保安國家之鼎祚耳不意陛下不照愚臣款誠忽生疑阻且臣既爲天子兄復爲國家宰輔知更何求而懷冀望伏願陛下有以明臣無貳讒人之口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召羣公入朝執護誅之光洛具以其前後謀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等並勸護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出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諸公卿羣集護流涕謂曰先王起自布衣躬親行陣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草魏興周爲四海主自卽位以來荒淫無度昵近羣小琢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不負社稷爾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四海歸心萬方注意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爲如何羣臣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惟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幷誅植恆等尋亦弒帝迎世宗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輅車冕服封子至爲榮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爲牧以護爲之幷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尙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稍被升擢位至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乃密令安因進食於帝

加以毒藥帝遂寢疾而崩讓立高祖百官總己以聽於讓自太祖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讓處分凡所徵發非讓書不行讓第屯兵禁衛威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讓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或有希讓旨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讓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讓祭焉三年詔曰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我帝業安養我蒼生況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羣品齊位衆臣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讓抗表固讓初太祖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爲掎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幷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在齊皆被幽縶護居宰相之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北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間作書報護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恆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與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覆展此乃仁伴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兎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之閨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入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幷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聞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管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管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威洛幷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凌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等聞之各提其兒打之唯威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尒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威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威洛著紫織成鎧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驄同去威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覲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富識此理不以爲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貪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遶牽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敘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敷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劉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緣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

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膝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酹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壞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貧媿神明霈然之恩既以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貧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喪年歲雖久宛然猶徹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即發遣更令與護書要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曰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以享國祝史無媿隨會所以爲盟未有司牧生民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貪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鍾紀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紀仁姑世母望絕生還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世母乃稱煩暑指剋來秋詎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戒候冰霜行及方爲世母虛設詭詞未議言歸更徵酬答子女玉帛既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乖本圖愛人以禮豈爲姑息要子貪賤質親求報實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斯曰仁人臥鼓潛鋒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瓦震長平則趙分爲二兵出函谷則韓裂爲三安得猶全謂無損益大冢宰位隆將相情兼家國銜悲茹血分畢冤魂豈意噬指可尋俯門應至徒聞誓始卒無令終百辟震驚三軍憤惋不爲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伻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旱已戒嚴非直北拒又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敵詰朝請見與君周旋爲惠不終祇增深怨愛親無慢垂訓尼父矜卹窮老貽則周文環玦之義事不由此自應內省豈宜有聞移書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旦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高祖率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也突厥復率衆赴期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事征討復慮失信蕃夷更生邊患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曰神若軒皇尚云三戰聖如姬武且曰一戎弧矢之威干戈之用帝王大器誰能去兵太祖丕受天明遒我周室日月所照罔不率從高氏乘釁跋扈竊有幷冀世濟其惡腥穢彰聞皇天震怒假手突厥略汾晉掃地無遺爭孟勢窮伯珪日蹙坐待滅亡鑒之憑智故突厥班師仍屯彼境更集諸部傾國齊至星流電擊數道俱進期在仲冬同會幷鄴大冢宰晉公朕之懿昆任隆伊呂平一宇宙惟公是屬朕當親執斧鉞廟庭祇受有司宜勒衆軍量程赴集進止遲速委公處分於是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及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率精兵十萬爲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少師楊摽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攻圍洛陽柱國齊公憲鄭國公達奚武等督於邙山護性無戎略且此行也又非其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護本令壹斷河陽之路遏其救兵然後同攻洛陽使其內外隔絕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唯斥候而已值連日陰霧齊騎直前圍洛之軍一時潰散唯尉遲迥率數十騎扞敵齊公憲又督邙山諸將拒之乃得全軍而返權景宣攻克豫州尋以洛陽圍解亦引軍退楊摽於軹關戰沒護於是班師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也天和二年護母薨尊有詔起令視事四年護巡歷北邊城鎮至靈州而還五年又詔曰光宅曲阜魯用郊天之樂地處參墟晉有大蒐之禮所以言時計功昭德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體道居貞含和誕德地居戚右才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夷險皇綱締構事均休戚故以迹冀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隔方隅猶阻典策未備聲名多闕宜賜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之功久當權軸凡所委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逸恃護威勢莫不盧政害民上下相蒙曾無疑慮高祖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護入含仁殿朝皇太后

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之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立侍焉至是護將入帝謂之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飲酒不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之間時有乖爽比雖犯顏屢諫未蒙垂納兄今既朝拜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斝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之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豫其謀是日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之即令收護子柱國譙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幷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第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責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白帝曰李安出自皂隸所典唯庖廚而已既不預時政未足加戮高祖曰公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爲也十九日詔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太師大冢宰晉公護地寄宗親義兼家國爰初草創同濟艱難遂任總朝權寄深國命不能竭其誠効罄以心力盡事君之節申送往之情朕兄故略陽公英風秀遠神機頴悟地居聖胤禮歸當璧遺訓在耳忍害先加承尋權劉貫切骨髓世宗明皇帝聰明神武缺一字藏智護內懷凶悖外託尊崇凡厥臣民誰亡怨憤朕纂承洪基十有三載委政師輔責成宰司護志在無君義違臣節懷茲蠆毒逞彼狼心任情誅暴肆行威福朋黨相扇賄貨公行所好加羽毛所惡生瘡痏朕約己菲躬情存庶政每思施寬惠下輒抑而不行遂使戶口凋殘征賦勞劇家無日給民不聊生且三方未定邊隅尚阻疆埸待戎旗之備武夫貢扞城之力侯伏龍恩萬壽劉勇等未効膚勳先居上將高門峻宇甲第彫牆寔繁有徒同惡相濟民不見德唯利是貽百姓嗷嗷道路以目舍生業業相顧鉗口常恐七百之基忽焉顛墜億兆之命一旦阽危上累祖宗之靈下負蒼生之責今肅正典刑護已即罪其餘凶黨咸亦伏誅氛霧既清遐邇同慶朝政惟新兆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天和七年爲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國公盛乘傳往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瀋單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證護曰蕩並改葬之

叱羅協本名與高祖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爲州小吏以恭謹見知恆州刺史楊鈞擢爲從事及魏末六鎮擾擾客於冀州冀州爲葛榮所圍刺史以協爲統軍委以守禦俄而城陷協沒於榮榮敗事汾州刺史尒朱兆頗被親遇補錄事參軍兆爲天柱大將軍轉司馬兆與齊神武初戰不利還上黨令協在建州督軍糧後使協至洛陽與其諸叔計事謀討齊神武兆等軍敗還幷州令協治肆州刺史兆死遂事賓泰泰甚禮之泰爲御史中尉以協爲治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爲監軍泰死協亦見獲太祖以其在關歲久授大丞相府東閤祭酒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轉錄事參軍遷主簿加通直散騎常侍撫大行臺郎中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仕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克勵太祖頗委任之然猶以其家屬在東疑其有戀本之望及河橋戰不利協隨軍而還太祖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邑二百戶尋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九年除直閤將軍恆州大中正加都督進爵爲伯增邑八百戶尋遷大都督儀同三司初太祖欲經略漢中令協行南岐州刺史幷節度東益州戍馬事魏廢帝元年即授南岐州刺史時東益州刺史楊辟邪據州反二年協率所部兵討之軍次涪水會有氐賊一千人斷道破橋協遣儀同仇賢等行前擊之賊開路協乃領所部漸進又有氐賊一千人邀協協乃將兵四百人守硤道與賊短兵接戰賊乃退辟邪棄城走協追斬之羣氐皆伏以功授開府仍爲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既入劍閣迥令協行潼州事時有五城郡氏酋趙雄傑等扇動新潼始三州民反叛聚結二萬餘人在州南三里隔涪水據槐林山置柵拒守梓潼郡民鄧胐王令公等招誘鄉邑萬餘人復在州東十里涪水北置柵以應之同逼州城城中糧少軍人乏食協撫安內外咸無異心遣儀同伊婁訓大都督司馬裔等將步騎千餘人夜渡涪水擊雄傑一戰破之令公以雄傑敗亦棄柵走還本郡復與鄧胐等更率萬餘人於郡東南隔水置柵斷絕驛路協遣儀同楊長樂與司馬裔等率師討之復遣大都督裴孟賁領百姓繼進爲其聲勢孟賁既至梓潼值水漲不得即渡而王令公鄧胐見孟賁騎少乃將三千餘人圍之數重孟賁以衆

寡不敵各棄馬短兵接戰從辰至午於陣斬令公及腦等賊徒既失渠帥遂即散走其徒黨仍據舊柵而孟嘗方得渡水與長樂合即勒兵攻柵經三日賊乃請降此後數有反叛協輒遣兵討平之魏恭帝三年太祖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晉公護既殺孫恆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慶整並辭不堪俱薦協語在慶整傳護遂徵協入朝既至護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欣然承奉誓以軀命自効護大悅以爲得協之晚即授軍司馬委以兵事尋轉治御正又授護府長史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常在護側陳說時事多被納用世宗知其材識廣淺每折之數謂之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難即屏黜每含容之及世宗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朝士有來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及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保安二年追論平蜀功別封一子縣侯又於蜀中食邑一千戶入其租賦之半晉公護以協竭忠於己每提獎之頻考上中賞以粟帛遷少保轉少傳進位大將軍爵南陽郡公兼管作副監宮室既成以功賜爵洛邑縣公回授一子協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護爲奏請高祖許之又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退護誅協除名建德三年高祖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時與論說舊事是歲卒年七十六子金嗣

馮遷字羽化父漳州從事及遷官達追贈儀同三司陝州刺史遷少修謹有幹能州辟從事魏神龜中刺史楊鈞引爲中兵參軍事轉定襄令尋爲幷州水曹參軍所歷之職咸以勤恪著稱及魏孝武西遷乃棄官與直閤將軍馮翼豫入關即從魏孝武復潼關定回洛除給事中後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都督龍驤將軍羽林監封獨顯縣伯邑六百戶及洛陽之戰遷先登陷陣遂中重瘡僅得不死以功加輔國將軍軍師都督進爵爲侯久之出爲廣漢郡守時蜀土初平人情擾動遷政存閑恕夷俗頗安之魏恭帝二年就加車騎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鎮樊城尋拜漢東郡守孝閔帝踐阼入爲晉公護府掾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臨高縣公尋遷護府司錄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性質直小心畏慎雖居樞要不以勢位加人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從辰遠夕未嘗休止以此甚爲護所委任後以其朝之舊齒欲以衣錦榮之乃授陝州刺史進爵隆山郡公增邑幷前二千戶遷本寒微不爲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爲司錄轉工部中大夫歷軍司馬遷小司空自天和已後遷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建德末卒於家時年七十八子恕位至儀同三司伏夷鎮將平寇縣伯護所委信者又有朔方邊平位至大將軍軍司馬護府司馬護敗亦除名

史臣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率禮由乎正理易以成佐世之功反經繫乎非常難以定匡時之業故得其人則治伊尹放太甲周旦相孺子是也不得其人則亂新都遷漢鼎晉氏傾魏族是也是以先王明上下之序聖人重君臣之分委質同於股肱受爵均其休戚當其親受顧託位居宰衡雖復承利劍臨沸鼎不足以撓其慮據帝圖君海內不足以回其心若斯人者固以功與山嶽爭其高名與宮墳齊其久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寔預艱難及太祖崩殂諸子沖幼羣公懷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俾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尚使加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以道哉然護寨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忠孝大節也違之而不疑廢弒至逆也行之而無悔終於身首橫分妻孥爲戮不亦宜乎

周書卷十一

周書卷十一考證

晉湯公侯傳侯伏龍恩高祥劉興等○上文云并柱國侯伏侯龍恩此疑脫一侯字

周書卷十一考證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四

齊煬王憲子貴 寶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亂而神彩凝然初封涪城縣公少與高祖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太祖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駑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龍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孝閔帝踐阼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即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至軍巴虞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進封齊國公邑萬戶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推擇偏問高祖已下誰能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民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面欺太祖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酬酢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德尋進位柱國保定中徵還京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爲先鋒圍洛陽憲與達奚武王雄等軍於邙山自餘諸軍各分守險要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恟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率衆拒之而雄爲齊人所敬三軍賴憲親自奮勵衆心乃安時晉公護執政雅相猜忌嘗銜之隙將傾滿天和三年以憲爲大司馬治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斛拔永業來寇鹽毅孔城防主能奔遽以城應之詔憲與柱國李穆將兵出宜陽集衆德等五軍絶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四萬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邊之明月邏走憲追之及于安樂原戰而還是歲明月又率大衆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謂憲曰鹵賊充斥戎馬交馳遂使疆埸之閒生民委弃豈得坐視屑越而不恤哉之汝謂計將安出曰如憲所見兄宜聚出同州以爲威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非惟邊境清寧亦當別有克獲護然之六年乃遣憲率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王康德以憲兵至懼軍實遁憲乃西歸仍擒稭汾水水南堡壁復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爽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谷弗能救也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援路絶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以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柏社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固守憲使柱國韓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陣而待之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以奔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誅高祖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謂之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嗣守鴻基常恐失墜冢宰無君凌上將圖不軌吾所以誅之以安社稷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喪收兵符及諸璽書等尋以憲爲大冢宰時高祖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爲刻薄憲既爲護所委任自天和之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其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遇授冢宰寔奪其權也閉府裁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常御內殿引見之謂曰晉公不臣之迹朝野所知朕所以泣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耳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晉經祿厲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據天子耳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二兒寧可悉爲天子卿宜規以正道勤以義方輔睦我君臣協和我晉內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事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二年進爵爲王憲友劉休徹獻王箴一首憲奏之休徹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親制諸弟甚悅其文憲常以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刊定爲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高祖覽而稱善其秋高祖幸雲陽宮遘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反高祖召憲謂曰衛王擅逆汝知之乎憲曰臣初不知今始奉詔直若逆天犯順此則自取誅亡高祖曰汝即爲前

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高祖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高祖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爲不足耳初直內深忌憲憲隨而容之且以帝之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高祖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也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啓云憲飲酒食肉與平日不異高祖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爲吾憲今祖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偏荷慈愛今但須自勵無假說人直乃止四年高祖將欲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得知也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於憲右遽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費曰臣閑撫機遘運籌時來兼藉攻昧專資權道伏惟陛下繼明作聖闡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蛇外蕩宇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混一竊以龍旗雷動天網雲布爲累權輿或須周給昔漢隗囂未靜卜式願上家財江海不澄衛茲請獻私累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一十六件少助軍資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須物乎乃詔憲率衆二萬爲前軍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收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爲之五年大舉東討憲率精騎二萬復爲前鋒守崔鼠谷高祖親圍晉州憲進兵克洪同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遂屯於永安齊主閉晉州兒圍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頓軍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爲蕃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望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遁憲又回軍赴之會椿被勅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蕃爲幔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高祖已去晉州留憲爲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憲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廣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陳王純梁公侯莫陳芮內史王誼等並在憲側暢固問不已憲乃曰我天子太弟齊王也指陳王以下並以名位告之暢鞭馬而去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卒百騎爲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環等百餘人齊衆乃退憲渡汾而及高祖於玉壁高祖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于涑水齊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間諜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大將軍尉遲迥開府宇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晉州憲進軍據蒙坑爲其後援知城未陷乃歸涑川尋而高祖東轅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是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憲退內史柳虯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兵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主遁走憲輕騎追之既及永安高祖續至齊人收其餘衆復據高壁及洛女砦高祖命憲攻洛女破之明日與大軍會於介休時齊主已走鄴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據幷州延宗因僭僞號出兵拒戰高祖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城公寶爲河間王拜第三子賓爲大將軍仍詔憲先驅趣鄴明年進克鄴城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據守信都有衆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與湝曰朝廷遇雄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湝不納乃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爲戰士者亦數千人憲軍過趙州湝令閒諜二人覘窺形勢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之又謂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使乃與湝書曰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納履惟宜承始屆兩河仍圖三位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曆云季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與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磨邙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僞之酋既奔宛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貢家戚里俱升榮寵皆靡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鋒營丘之前奮身畢

命此豈唯人事抑亦天時宜勒之遺路無俟傍說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遠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禮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諳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廈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徇亡輸家破身殞爲天下笑又足下縲者爲侯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瑣甲欲抗堂堂之師縈帶污城欲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戚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憲至信都潛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潛所署領軍尉相願鎮出略陣遂以衆降相願潛心腹也衆甚敗懼潛大怒殺其妻子明日復戰遂破之俘斬三萬人擒潛及孝珩等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遠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厚加資給又問孝珩孝珩布陳圍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亦爲之改容憲素善謀多算略尤長於撫御遠於任使權錄陷陣爲士卒先羣下感悅咸爲之用齊人夙聞威聲無不憚其勇略及纤州之捷長驅敵境務牧不擾軍無私焉先是稽胡劉沒鄂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討平之語在稽胡傳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高祖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高祖變色曰汝若憚行誰爲吾使憲懼曰臣陪奉鑾輿誠爲本願但身嬰痾疾不堪領兵帝許之尋而高祖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憚之時高祖未葬諸王在內治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宮察其動靜及高祖山陵還諸王歸第帝又命宮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爲太師九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叔以爲何如憲曰臣才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之任非所敢當且太祖勳臣宜膺此舉若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孝伯反命尋而復來曰詔王號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三十五

以干智爲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輿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既誅憲無以爲辭故託輿等與憲結謀遠加其戮時人知其寃酷咸云伴憲死也憲所生母達步干氏茹茹人也建德三年冊爲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恙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侍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憲六子貴質寶貴乾禮乾洽

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始十歲封安定郡公邑一千五百戶太祖之初爲丞相也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貴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之中手射野馬及鹿十有五頭建德二年冊拜齊國世子四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出爲幽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遣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蜂經爲商人所燒蜂帥納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謁倒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蜂何因私放蜂帥愕然遂即首服其明察如此五年四月卒年十七高祖甚痛惜之

質字乾祐初封安城公後以憲勳進封河間郡王實字乾禮大將軍中塢公貢出後莒莊公乾禧安城公乾洽龍涸公並與憲俱被誅

史臣曰自兩漢遠乎魏晉其帝弟帝子衆矣唯楚元河間東平陳思之徒以文儒藩奕任城頊邪以武功馳譽何則體自尊極長於宮闈佚樂後其心驕貴蕩其志故使奇才高行終鮮於天下之士獨齊王奇姿傑出獨牢籠於前載以介弟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世攻戰如神敵國聚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茲挾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罹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至台牧異世同符可謂賢矣

周書卷十二

周書卷十二考證

齊煬王憲傳雖階仲齊公○北史云贈雖階仲齊公此似脫一贈字

時年三十五○北史云時年四十

周書卷十二考證

唐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五

文閔明武宣諸子

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世宗。侯宮生宋獻公震。文元皇后生孝閔皇帝。文宣皇后叱奴氏生高祖。衛剌王直。建步干妃生齊王憲。王姬生趙僖王招。侯宮生譙孝王儉。陳威王純。越野王威。代昊王達。萇康公通。滕閔王邕。齊煬王孝。有傳。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後與世宗俱受禮記。尚書於盧誕。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二千戶。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少師大司馬大都督。青徐等十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進封宋國公。增邑幷前一萬戶。無子。以世宗第三子寔爲嗣。寔字乾辯。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中。爲大前疑。尋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衛剌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出鎮蒲州。拜大將軍。進爵國公。邑萬戶。保定初。爲雍州牧。尋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出爲梁州總管。天和中。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來附。詔直督綏德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兵赴援。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投江南。直坐免官。直高祖母弟。性浮競。貪狠無厭。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恥讓。及沌口還。愠於免黜。又請帝除之。冀得其位。帝夙有誅護之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乃以齊王憲爲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請爲大司馬。憲欲總知戎馬。得擅威權。帝揣知其意。謂之曰。汝兄弟長幼有序。寧可反居下列也。乃以直爲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初。高祖以直第爲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屺佛寺。欲居之。齊王憲謂直曰。弟兄女成長。理須寬博。此寺褊小。距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兄女。憲怪而疑之。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怒。對衆撻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宮。直在京師。舉兵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拒守。直不得入。語在運傳。直遂遁走。追至荊州。復之。免爲庶人。囚於別宮。尋而更有異志。遂誅之。及其子賀貴。寨舉。賈秘。津。乾理。乾璟。乾儉等十人。國除。

趙僖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時多輕薄。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進封趙國公。邑萬戶。保定中。拜爲柱國。出爲岳州總管。建德元年。授大司空。轉大司馬。三年。進爵爲王。除雍州牧。四年。大軍東討。招爲後三軍總管。五年。又從高祖東伐。率步騎一萬出華谷。攻齊汾州及幷州。平。進位上柱國。東夏底定。又爲行軍總管。與齊王憲討稽胡。招擒賊帥劉沒鄣斬之。胡寇平。宣政中。拜太師大冢宰。元年五月。詔以洛州裏國郡邑萬戶爲趙。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憑欲圖之。以區壯。後乃遣隋文帝至第。飲於後堂。招子員貴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之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閤外。唯楊弘元胄弟威及閻毗坐於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帝。隋文帝未之疑也。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胄。招又命胄向廚中取藥。胄不爲之動。滕王逌後至。隋文帝降階迎之。元胄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帝共逌等就坐。須臾。群出。後事覺。招以謀反。其年秋。誅招及其子德廣。公員。永康公賈。越攝公乾。毗弟乾鈴。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邑萬戶。天和中。拜大將軍。尋遷柱國。出爲岳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五年。東伐。以本官爲左一軍總管。攻永豐城。拔之。進平幷鄴。拜大冢宰。是歲。稽胡反。詔儉爲行軍總管。與齊王憲討之。有胡帥自號天柱者。據守柯東。儉攻破之。斬首三千級。宣政元年二月。薨。子乾惲嗣。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陳威王純字壓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邑萬戶。保定中。除岐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使於突厥。迎皇后。拜大將軍。尋進位柱國。出爲梁州總管。轉陝州總管。晉屬門公田弘拔齊宜陽等九城。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四年。大軍東伐。純爲前一軍總管。以帝疾班師。五年。大軍復東討。詔純爲前一軍。率步軍二萬守千里徑。幷州平。進位上柱國。即拜幷州總管。宣政中。除雍州牧。遷太傅。大象元年

五月以濟南郡邑萬戶爲陳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時隋文帝專政翦落宗枝遂害純幷世子讓及弟扈公讓讓弟讜等國除

越野王威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邑萬戶天和中進爵爲王四年大軍伐齊威爲後一軍總管五年大軍又東討威率所領拔齊高顯等數城幷州平進位上柱國從平鄴拜相州總管宣政元年入爲大冢宰汾州稽胡帥劉受邏千反詔威率諸軍討平之大象元年遷大前疑轉太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邑萬戶爲越威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其秋爲隋文帝所害幷其子忱惊恢憤忻等五人國除

代奭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邑萬戶天和元年拜大將軍右宮伯拜左宗衛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爲荆淮等十四州十防諸軍事荆州刺史在州有政績高祖手勑褒美之所管澧州刺史蔡澤贓貨被訟贓狀分明以其世著勳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按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達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人皆衣綈衣又不營資產國無餘積左右嘗以爲言達從容應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爵爲王出爲益州總管高祖東伐以爲右一軍總管齊淑妃馮氏尤爲齊後主所幸齊平見獲帝以達不還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即位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戶爲代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其年冬爲隋文帝所害及其世子孫弟蕃國公轉等國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邑萬戶天和六年十月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閑王逌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邑萬戶天和末拜大將軍建德初進位柱國三年進爵爲王六年爲行軍總管與齊王憲征稽胡逌破其渠帥穆友等斬首八千級還除河陽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其年伐陳詔逌爲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荆州漸野郡邑萬戶爲滕逌出就國二年朝京其年冬爲隋文帝所害及其子訓弟蕃國公轉等國除

譙剛王湜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

紀厲王康字乾定保定初封紀國公邑萬戶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仍出爲總管利始等五州大小劍二防諸軍事利州刺史康驕矜無軌度信任僚佐盧奕等遂繕脩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止之康不聽乃殺融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剌王賢後宮生鄫王貞宋王寔

畢剌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出爲華州刺史遷荆州總管進位柱國宣政中入爲大司空大象初進位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強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社言頗泄漏尋爲所害幷其子弘義恭道樹嬰等國除

鄫王貞字乾雅初封鄫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初爲大冢宰後爲隋文帝所害幷子濟陰郡公德文國除

武帝生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贇庫汗姬生秦王贇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兌鄭姬生荆王元

漢王贇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仍柱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上柱國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寔無綜理及諸方略定又轉太師尋爲隋文帝所害幷其子淮陽公道德弟道智道義等國除

秦王贇字乾信初封秦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上柱國大冢宰大右弼尋爲隋文帝所害幷其子忠毓公靖智弟靖仁等國除

曹王允字乾仕初封曹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道王充字乾仁建德六年封王

蔡王兌字乾俊建德六年封王

荆王元字乾儀宣政元年封王元及兌充允等並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鄫王衍皇甫姬生鄄王術

鄫王衍大象二年封王

鄭王衍大象二年封王與衍並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賢之讓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建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爲國之道匪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雖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守循名雖曰異軌責實抑亦同歸咸則與之共安養則與之共患共安黎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教風共患害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羣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強於列國溫國賢於羣臣者哉蓋勢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太祖之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據勢位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高祖克膺芒剌恩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榮寵位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壞之漸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於公族雖復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常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勢侔匹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鼎速於俯拾禍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遠古未聞斯酷豈非權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閒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傥倖自息雖使臥赤子朝娶亟社稷圖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勢能窺其神器哉

周書卷十三

周書卷十三考證

趙僭王招傳趙僭公乾銑○北史無僭字

紀屬王廣傳廣字乾定○北史作乾安

宋王寬○各本皆注寬傳缺臣文淵按宋獻公實傳云無子以世宗第三子寬爲嗣寬字乾辨是寬傳已附於前矣

宣帝三子傳王姬生鄭王衍○此與下文鄭王衍大象二年封王二衍字據本紀皆當作衍

史臣論咸云以周建五等○北史無云字

何后族之地而勢能窺其神器哉○北史無哉字

周書卷十三考證

列傳第六

賀拔勝弟岳　兄允　念賓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爲大莫弗祖爾頭驍勇絶倫以夏家子領武川因家焉獻文時茹茹數爲寇北邊患之爾頭將遊騎深入塊候前後以八十數悉知虜之倚伏後雖有寇至不能爲害以功賜爵龍城侯父度拔性果毅爲武川軍主魏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反南侵城邑懷朔鎮將楊鈞開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偽署王衛可孤徒黨尤盛既圍武川又攻懷朔勝少有志操善騎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時亦爲軍主從度拔鎮守既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懷慨白楊鈞曰城圍逾迫事等倒懸請告急於大軍乞師爲援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而出賊追及之勝曰我實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元彧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士女延首企望官軍大王帝室藩雄與國休戚受任征討理宜唯敵是求今乃頓兵不進猶豫不決懷朔若陷則武川隨亦危矣逆賊因茲銳氣百倍雖有韓白之勇賈平之謀亦不能爲大王用也彧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遣令報命勝復突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主矣城中乃開門納之鈞復遣勝出塊武川而武川已陷勝乃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爲賊所虜後隨度拔與德皇帝合謀率州里豪傑與珍念賓乙弗庫根尉遲真檀等招集義勇襲殺可孤朝廷嘉之未及封賞會度拔與鐵勒戰沒孝昌中遣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初度拔殺可孤之後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遂委其事常爲遊騎于時廣陽王元深在五原爲破六汗拔所圍晝夜攻戰召勝爲軍主勝乃率募二百人開東城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遂退軍數十里廣陽以賊稍却因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以功拜統軍加伏波將軍又轉使射元纂鎮恆州時有鮮于阿胡據潮州流民南下爲寇恆州城中人乃潛與謀以城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南投肆州允岳投尒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攜隙引兵攻肆州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勝委質事榮時杜洛周阻兵幽定萬榮據有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意欲屈君鎮之未知君意如何勝曰少逢兵亂險阻備嘗每思効力以報己知今蒙驅使實所願也榮乃表勝爲鎮遠將軍別將領步騎五千鎮井陘孝昌末從榮入洛以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邑四百戶累遷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撫軍將軍從太宰元穆北征蕭榮爲前鋒大都督戰於滏口大破之虜獲數千人時洛周餘燄蟠亙在瀛城結寨爲逼近之害復以勝爲大都督鎮中山婁寨閉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孝莊帝出居河內榮徵勝爲前軍大都督領千騎與尒朱兆自秦石度大破顥軍擒其子領軍將軍冠受及梁將陳慧係等遂前驅入洛拜武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六百戶進爵真定縣公遷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榮被誅事起倉卒勝復隨世隆至于河橋勝以爲臣無譬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錫帝大悅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尒朱仲遠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爲未得休息饑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乃降之復與尒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衛將軍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齊神武懷貳尒朱氏將討之度律自洛陽引兵北起拜州仲遠從滑臺三帥會於鄴東時勝從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攜嫌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諸兆營和解之反爲兆所執度律大懼遂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孤昇一也天柱薨後復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昇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作逆爲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下未聞天柱被殺以君誅臣勝事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骨肉攜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既得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軍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尒朱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鐵騎陷陣出齊神武之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之驕悍懼其陵己勒兵不肯進勝以其機貳遂率麾下降于齊神武度律軍以此先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爲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

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勝爲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加授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攻梁下邽戍擒其戍主尹道珍等又使人誘動巒王文道期率其種落歸款梁雍州刺史蕭纘擊道期不利漢南大駭勝遣大都督獨孤信軍司史寧啟陽鄖城南雍州刺史長孫亮南荆州刺史李麾仁大都督王元軌取久山白洎都督拔略秭史仵龍取義城均口擒梁將莊思延獲甲卒數千人攻馮翊安定馮陽並平之勝軍於樊鄧之間梁武勅纘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之纘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中書令增邑二千戶進爵琅邪郡公纘遣柳仲禮守穀城勝攻之未拔屬齊神武與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西遷勝還軍南陽遣右丞楊休之奉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頼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淅陽詔封勝太保錄尚書事時齊神武已陷潼關屯軍華陰勝乃還荆州州民鄧誕執元頼北引侯景勝至景逆擊之勝軍不利率麾下數百騎南奔梁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志也既至長安詣闕謝罪朝廷嘉其還乃授太師後從太祖擒賈泰於小關加授中軍大都督又從太祖攻弘農勝自陝津先渡河東魏將高干遁勝追獲囚之下河北擒郡守孫晏崔乂從破東魏軍於沙苑追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增邑幷前五千戶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太祖命勝收其降卒而還及齊神武悉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太祖追之於汾北又從戰邙山時太祖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齊神武相遇因告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持稍追齊神武數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齊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太祖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關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斃徵志不申願公內先協和順時而動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太祖覽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位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祖不拜尋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後從太祖宴于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宰錄尚書事謚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享太祖廟庭勝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大統三年賜爵樊城公魏廢帝時爲通直郎散騎常侍遷黄門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拜守廟下大夫孝閔帝踐阼襲爵琅邪公除利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江陵總管勝兄弟三人並以豪俠知名兄允字阿泥魏孝武時位至太尉封燕郡王爲神武所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爲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絶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誅衛可孤之後廣陽王元深以岳爲帳內軍主又表爲彊弩將軍後與兄勝俱鎮恆州州陷投尒朱榮榮待之甚厚以爲別將尋爲都督每居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益重之榮士馬既衆遂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謂岳曰今女主臨朝政歸近習盜賊蜂起瀣內沸騰王師屢出覆亡相繼吾累世受恩義同休戚今欲親率士馬電赴京師內除君側外清逆亂取勝之道計將安出岳對曰夫立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彊位任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主何往而不克何向而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真丈夫之志也未幾而魏孝明帝暴崩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岳甲卒二千爲先驅至河陰榮既殺害朝士時齊神武爲榮軍都督勸榮稱帝左右多欲同之榮疑未決岳乃從容進而言曰將軍首舉義兵共除姦逆功勳未立逆有此謀可謂速禍未見其福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莊岳又勸榮誅齊神武以謝天下左右咸言高歡雖復庸踈言不愚難今四方尚梗事藉武臣讀槍之收其後効榮乃止以定

復為授諸將軍太中大夫賜爵婁城郡男復為榮前軍都督破葛榮於滏口遷平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坐事免韶尋復之從平元顥轉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朝廷深以為憂榮將遣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據秦隴之兵足為勍敵若岳往而無功罪實立至假令尅定恐讒譖生焉勝曰汝欲何計自安岳曰請尒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副貳之則可矣勝然之乃請於榮榮大悅乃以天光為使持節都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為持節假衛將軍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為右都督並為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阻兵斷路天光之衆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曰蜀賊草竊而已公倘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公宜為吾制之於是進軍賊拒戰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軍威大振天光與岳進至雍州榮又續遣兵至時醜奴自率大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作同向武功南渡渭水援菩薩攻柵已尅還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擒其縣令二人獲甲首四百殺掠其民以挑菩薩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往復數反菩薩乃自驕踞令省事傳語岳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隔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過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為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進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至水淺可渡之處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願見之便悉投馬俄而廣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兵合勢軍至汧渭之間宣言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使其太尉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為柵者有數處且戰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與天光嚴備哨時潛遣輕騎先行路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即擒元進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諸柵悉降岳星言徑趣涇州其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乃棄平亭而走欲向高平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之長坑一戰擒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寅以歸賊行臺万俟道洛率衆六千退保牽屯山岳攻之道洛敗率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以為大將軍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水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並擒之餘衆皆降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款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於平涼後復叛岳又討擒之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効居多加散騎將軍進爵為伯邑二千戶尋授都督涇北豳二夏四州諸軍事涇州刺史進爵為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刺史建明中拜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戶普泰初除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刺史進封清水郡公增邑通前三千戶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二年加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天光將率衆拒齊神武遣間計於岳岳報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為敵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離隔自相猜貳則圖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克全天光不從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擒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魏孝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增邑千戶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韶岳都督二雍二華二岐豳四梁三益巴二夏蔚寧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齊神武既忌岳兄弟功名岳懼乃與太祖協契語在太祖本紀岳自諸北境安置邊防率衆趣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託以牧馬於原州為自安之計先是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並擁衆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鹽州刺史曹泥不應召乃遣使於齊神武三年岳召侯莫陳悅於高平將討之令悅為前驅而悅受齊神武密旨圖岳弗之知也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令其壻元洪

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贈侍中。太傳。錄尚書。都督關中三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壯。葬以王禮。子諱嗣。拜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錄岳舊德。進諱爵霍國公。尚太祖女侯莫陳悅少隨父爲駙牛都尉。長於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尒朱榮。榮引爲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魏孝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柏人縣侯。邑五百戶。尒朱天光西討。榮以悅爲天光右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克獲功亞於賀拔岳。以本將軍除鄯州刺史。建明中。拜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進爵臼水郡公。增邑五百戶。普泰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及天光赴洛。悅與岳俱下隴。趣雍州。擒天光弟顯壽。魏孝武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加秦州刺史。及悅殺岳岳衆莫不服從。悅猶豫不即撫納。乃遷隴右。太祖勒衆討之。悅遂亡敗。語在太祖本紀。悅子弟及同謀殺岳者八九人。並伏誅。唯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豐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恍忽。不復如常。恆言我魂睡即夢見岳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破滅。

念賢字盡忠。盧奚容賀頓涉。書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衛可孤功。除別將。尋招慰雲州高車鮮卑等。皆降下之。除假節平東將軍。封屯留縣伯。邑五百戶。建義初。爲大都督。鎮井陘。加撫軍將軍。黎陽郡守。尒朱榮入洛。拜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太僕卿。兼尚書右僕射。東行臺。進爵平恩縣公。增邑五百戶。普泰初。除使持節。瀛州諸軍事。驃騎將軍。瀛州刺史。永熙中。拜第一領民酋長。加散騎常侍。行南兗州事。尋進號驃騎大將軍。入爲殿中尚書。加儀同三司。魏孝武欲討齊神武。以賢爲中軍北面大都督。進爵安定郡公。增邑一千戶。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出爲秦州刺史。加太傳。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都督河涼瓜鄯渭洮沙七州諸軍事。大將軍。河州刺史。久之。還朝。兼錄尚書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譽頗減。五年。除都督秦渭原涇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薨於州。謚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爲父黨。自太祖以下。咸拜敬之。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史臣曰。勝岳昆季。以勇略之姿。當亂離之際。並遨時投隙。展効立功。始則委質尒朱。中乃結歡高氏。太昌之後。即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其榮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之羸兵。抗三秦之勁敵。奮其智勇。克翦凶渠。雖種畏威。退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也。卒以勳高速禍。無備罹戮。惜哉。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元功夙殞。太祖藉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

周書卷十四

賀拔勝傳以功賜爵龍城侯○侯北史作男

遂委其事○北史作遂委以兵事文義較顯

勝率負朝廷○北史及通鑑俱云勝率負王不負朝廷本書脫去四字

賀拔岳傳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侯射万俟仵同向武功○万俟仵同北史作万俟行諧

又執蕭寶寅以歸○歸舊本俱作降今依北史改正

念賢傳念賢字善慮○此句下北史有金城枹罕人也六字此傳漏載

唐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七

寇洛 李弼弟檦 于謹子寔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爲將吏父延壽和平中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辨不拘小節正光末以北邊賊起遂率鄉親避地於幷肆因從尒朱榮征討及賀拔岳西征洛與之鄉里乃募從入關破赤水蜀以功拜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別將封臨邑縣男邑二百戶又從岳獲賊帥尉遲菩薩於渭水破侯伏侯元進於百里細川擒万俟醜奴於長坑洛每力戰並有功加龍驤將軍都督進爵安鄉縣子累遷征北將軍衛將軍於平涼以洛爲右都督侯莫陳悅既害岳欲幷其衆時初喪元帥軍中惶擾洛於諸將之中最爲舊齒素爲衆所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讐共相糾合遂全衆而反既至原州衆咸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洛復自以非才乃固辭與趙貴等議迎太祖魏帝以洛有全師之功除武衛將軍太祖至平涼以洛爲右大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涇州刺史魏孝武西遷進爵臨邑縣伯邑五百戶尋進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大統初魏文帝詔曰往者侯莫陳悅遠同逆賊潛害故渭水公岳志在兼幷當時造次物情驚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前涇州刺史大都督臨邑縣開國公寇洛忠款自心勳誠早立遂能糾合義軍以待大丞相見危授命推賢而奉此而不賞何以勸勵將來可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氏爲襄城郡君又轉領軍將軍三年出爲華州刺史加侍中與獨孤信復洛陽移鎮弘農四年從太祖與東魏戰於河橋軍還洛率所部鎮東雍五年卒於鎮時年五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雍華豳涇原三秦二岐十州諸軍事太尉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子和嗣世宗二年錄勳舊以洛配享太祖廟庭賜和姓若口引氏改封松陽郡公後至開府儀同三司賓部中大夫洛第紹位至上柱國北平郡公

李弼字景和遼東襄平人也六世祖根慕容垂黃門侍郎祖貴魏平州刺史父承太中大夫贈涼州刺史弼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室喪亂語所親曰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安社稷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階資以求榮位乎魏永安元年尒朱天光辟爲別將從天光西討破赤水蜀以功拜征虜將軍封石門縣伯邑五百戶又與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万俟道洛王慶雲皆破之弼恆先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曰莫當李將軍前也天光赴洛弼因隸侯莫陳悅爲大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太昌初授清水郡守恆州大中正尋除南秦州刺史隨悅征討屢有剋捷及悅害賀拔岳軍停隴上太祖自平涼進軍討悅弼諫悅曰岳既無罪而公害之又不能撫納其衆使無所歸宇文夏州收而用之得其死力咸云爲主將報讐其意固不小也今宜解兵謝之不然恐必受禍悅惽惑計無所出弼知悅必敗乃謂所親曰宇文夏州才略冠世德義可宗侯莫陳公智小謀大豈能自保吾等若不爲計恐與之同至族滅會太祖軍至悅乃棄秦州南出據險以自固翌日弼密通使太祖許背悅來降夜弼乃勸所部云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等何不束裝弼妻悅之姨也特爲悅所親委衆咸信之人情驚擾不可復定皆散走爭趣秦州弼乃先馳據城門以慰輯之遂擁衆以歸太祖悅由此遂敗太祖謂弼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破悅得金寶奴婢悉以好者賜之仍令弼以本官鎮原州尋拜秦州刺史太祖率兵東下徵弼爲大都督領右軍攻潼關及迴洛城剋之大統初進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尋又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寶泰先鋒陷敵斬獲居多太祖以所乘雕馬及寶泰所著本甲賜弼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率軍居右而左軍爲敵所乘弼呼其麾下六十騎身先士卒橫截之賊遂爲三因大破以功拜特進爵趙郡公增邑一千戶又與賀拔勝攻剋河東略定汾絳四年從太祖東討洛陽弼爲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數千奄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遣軍士鼓噪曳柴揚塵貸文以爲大軍至遂遁走弼追躡之虜其衆斬貸文傳首大軍所翌日又從太祖與齊神武戰於河橋每入深陷陣身被七創遂爲所獲圍守數重弼佯若創重須絕於地守者稍懈弼睨其旁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五年遷司空六年侯景據荊州弼與獨孤信禦之景乃退走九年從戰邙山轉

太尉十三年侯景率河南六州來附東魏遣其將韓軌圍景於潁川太祖遣弼率軍援景諸將咸受弼節度弼至軌退王思政又進據潁川弼乃引還十四年北禽胡反弼討平之還太保加柱國大將軍魏廢帝元年賜姓徒河氏太祖西巡令弼居守後事皆諮稟焉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屬茹茹爲突厥所逼舉國請降弼率衆軍迎之給前後部羽葆鼓吹賜雜綵六千段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孝閔帝踐阼除太師進封趙國公邑萬戶前後賞賜累巨萬弼每率兵征討朝受令夕便引路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其憂國忘身類皆如此兼復性沉雄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元年十月薨於位年六十四世宗即日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輅龍旂陳軍至于墓所謚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太祖廟庭子輝次子耀尚太祖女義安長公主遂以爲嗣輝大統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賜爵義城郡公歷撫軍將軍大都督鎮南將軍散騎常侍輝常臥疾蒼年太祖憂之日賜錢一千供其藥石之費及魏廢帝有異謀太祖乃授輝武衛將軍總宿衛事尋而帝廢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出爲岐州刺史從太祖西巡率公卿子弟別爲一軍孝閔帝踐阼除荊州刺史尋襲爵趙國公改魏國公保定中年加將軍天和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出爲總管梁洋等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時渠帥二州生獠積年侵暴輝至州綏撫並來歸附望書勞之輝既不得爲嗣朝廷以弼功重乃封輝邢國公位至開府子寬大象末上大將軍蒲山郡公輝弟衍大象末大將軍真鄉郡公衍弟綸最知名有文武才用以功臣子少居顯職歷吏部內史下大夫並領當官之譽位至司會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陽郡公爲聘齊使主早卒子長雅嗣綸弟寬建德中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新郡公從高祖平齊殺於幷州子璟以宴死王事即襲其爵弼弟榭

榭字靈傑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少事尒朱榮魏永安元年以兼別將從榮破元顥拜討逆將軍及榮被害榭從尒朱世隆奉榮妻奔河北又隨尒朱兆入洛賜爵龍城郡男遷都督普泰元年元榭自梁入據譙城榭從行臺樊子鵠擊破之遷右將軍魏孝武西遷榭從大都督元斌之與齊神武戰於成皋兵敗遂與斌之奔梁梁主待以賓禮後得逃歸大統元年授撫軍將軍進封晉陽縣子邑四百戶尋爲太祖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榭跨馬運矛衝鋒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榭之形貌正自如是太祖初亦聞榭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榭曰但使膽決如此何必須要八尺之軀也以功進爵爲公增邑四百戶尋從宇文貴與東魏將任祥竟雄等戰於潁川皆破之徵爲太子中庶子九年從戰邙山還持節大都督十三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弼討稽胡榭功居多除幽州刺史增邑三百戶十五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廢帝初從趙貴征茹茹論功爲最改封封山縣公增邑幷前二千一百戶孝閔帝踐阼進位大將軍武成初又從豆盧寧征稽胡大獲而還進爵汝南郡公出爲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四年卒於鎮贈恆朔等五州刺史榭無子以弼子楷嗣先以榭勳功封魏平縣子大象末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右宮伯改封河東郡公

于謹字思敬河南洛陽人也小名巨彌曾祖婆魏懷荒鎮將祖安定平涼郡守高平郡將父提隴西郡守莊平縣伯保定二年以謹著勳追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太保建平郡公謹性沉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未有仕進之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遊郡邑聊以卒歲耳太宰元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及破六汗拔陵首亂北境引茹茹爲援大行臺僕射元纂率衆討之宿聞謹名辟爲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茹茹聞大軍之過遂逃出塞纂令謹率二千騎追之至都斤原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望見雖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過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之其追騎遂奔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治兵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特相禮接所有謀議皆與謹參之乃使其子佛陁拜焉其見待如此遂與廣陽王破賊主斛律野殺稼等時魏末亂羣盜蜂起謹乃從容謂廣陽王曰自正

光以後梁內沸騰郡國荒殘農商廢業今殿下奉義行誅遠臨關塞然醜類嬈衆其徒實繁若極武窮兵恐非計之上者謹願稟大王之威略馳往喻之必不勞兵甲可致清蕩廣陽王然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會長乜列河等領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王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賞競來抄掠然後設伏以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乜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歿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俘乜列河之衆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孝昌元年又隨廣陽王征鮮于脩禮軍次白牛邊會章武王爲脩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寶寅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室之重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矣靈太后深納之詔於尚書省門外立榜募能獲謹者許重賞謹聞之乃謂廣陽曰今女主臨朝取信讒佞脫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無日謹請東身詣闕歸罪有司披露腹心自免殃禍廣陽許之謹遂到牌下曰吾知此人衆人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聞靈太后引見之大怒謹備論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意稍解遂捨之尋加別將二年梁將曹義宗據守穰城數爲邊患乃令謹與行臺尚書辛纂率兵討之相持累年經數十戰進拜都督宣威將軍冗從僕射孝莊帝即位除鎮遠將軍尋轉直寢又隨太宰元天穆討葛榮平邢杲拜征虜將軍從尒朱天光破万俟醜奴封石城縣伯邑五百戶普泰元年除征北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又隨天光平宿勤明達別討夏州賊賀遂有伐等平之授大都督從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既敗謹遂入關賀拔岳表謹留鎮除衛將軍咸陽郡守太祖臨夏州以謹爲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岳被害太祖赴平涼謹乃言於太祖曰魏祚陵遲權臣擅命羣盜蜂起黔首嗷然明公仗超世之姿懷濟時之略四方遠近咸所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衆望太祖曰何以言之謹對曰關右秦漢舊都古稱天府將士驍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饒北有羊馬之利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養卒勸農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遏迫羣兇若

陳明公之聖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帝必嘉而西遷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太祖大悅會有勑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之策魏帝納之尋而齊神武逼洛陽謹從魏帝西遷仍從太祖征潼關破迴洛城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元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夏陽人王遊渡聚據楊氏壁謀逆謹討擒之是歲大軍東伐謹爲前鋒至盤豆東魏將高叔禮守險不下攻破之拔虜其卒又因此拔弘農據東魏陝州刺史李徵伯齊神武至沙苑謹從太祖與諸將力戰破之進爵常山郡公增邑一千戶又從戰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稽胡帥夏州刺史劉平叛謹率衆討平之除大都督恆幷燕肆雲五州諸軍事大將軍恆州刺史入爲太子太師九年復從太祖東征別攻柏谷塢拔之邙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徙降立於路左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集兵士於後奮擊齊神武軍遂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爲援太祖命李弼率兵應之謹諫曰侯景少習兵權情實難測且宜厚其禮秩以觀其變即欲遣兵良用未可太祖不聽尋復兼大行臺尚書丞相府長史率兵鎮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贈秬鬯一卣圭瓚副焉俄拜司空增邑四百戶十五年進位柱國大將軍齊氏稱帝太祖征之以謹爲後軍大都督別封一子鹽亭縣侯邑一千戶魏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督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兄譽遂結譬隊據襄陽來附仍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太祖餞於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蛟其牌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輯而無謀多疑少斷憑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懸遲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

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堅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梁王屢遣兵於城南出戰輒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琮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跌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舉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督爲梁主振旅而旋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寶物幷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邑二千戶謹固辭太祖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勢位望隆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徒及太祖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莫相率服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眄情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辭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人圖鼎丞相志在匡救投袂荷戈故得國祚中興羣生遂性今上天降禍奄棄庶寮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衆雖庸昧何敢有辭謹既太祖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趨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因是衆議始定孝閔帝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戶遷太傅大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也謹遙統其軍授以方略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詔報曰昔師尚父年踰九十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勳王家自彊不息今元惡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爲舟楫弘濟於艱難豈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請朕用恧焉公若更執謙沖有司宜斷啓三年四月詔曰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悌置之仁壽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處茲南面何敢遺此黃耆不加尊敬太傅燕國公謹執德淳固爲國元老饋以乞言朝野所屬可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以聞謹上表固辭詔答不許又賜延年杖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樽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袵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居大司馬楚國公寧升階正爲皇帝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而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唯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治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有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焉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時老病謹以其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鐘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葬授雍州牧三年薨于位年七十六高祖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繒綵千段粟麥五千斛贈本官加使持節太師雍恆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及葬王公已下咸送出郊外配享於太祖廟庭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之謹亦竭其智能弼諧帝室故功臣之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教訓諸子務存靜退加以年齒遐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與爲比焉子寔嗣

寔字賓實少和厚年未弱冠入太祖幕府從征潼關及迴洛城大統三年又從復弘農戰沙苑以前後功封萬年縣子邑五百戶授主衣都統河橋之役先鋒陷陣軍還寔又爲內殿除通直散騎常侍轉太子右衛率加都督又從太祖戰於邙山十一年詔寔侍讀東宮侯景來附遣寔與諸軍援之平九曲城進大都督遷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十四年除尚書是歲太祖與魏太子西巡寔時從太祖刻石於朧山之上錄功臣位以次鐫勒預以寔爲開府儀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濟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進爵爲公增邑二百戶魏恭帝二年

羌東念姐率部落反結連吐谷渾每爲邊患遣大將軍豆盧寧討之踰時不剋又令寔往遂破之太祖手書勞問賜奴婢一百口馬一百疋孝閔帝踐阼授民部中大夫進爵延壽郡公邑二千戶又進位大將軍除勳州刺史入爲小司寇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等反攻逼丹州遣寔率衆討平之斬三郎首獲雜畜萬餘頭乃除延州刺史五年襲爵燕國公進位柱國以罪免尋復本官除涼州總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國拜大左輔隋開皇元年薨贈司空謚曰安子顗大象末上開府吳州總管新野郡公顗弟仲文大將軍延壽郡公仲文弟象賢儀同三司尚高祖女寔弟翼自有傳翼弟義上柱國潼州總管建平郡公義弟禮上大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禮弟智初爲開府以受宣帝旨告齊王憲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國涼州總管大司空智初弟紹上開府綏州刺史華陽郡公紹弟弼上儀同平恩縣公弼弟蘭上儀同襄陽縣公蘭弟曠上儀同贈恆州刺史

史臣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幷于時將有離心士無固志洛撫緝散亂抗擊仇讎全師而還敵人絕覬覦之望度德而處霸王建匡合之謀此功故不細也李弼干謹懷佐時之略達啓聖之運綢繆顧遇締構艱難惟蹇盡其謨猷方面宣其庸績擬巨川之舟機爲大廈之棟梁非惟攀附成名抑亦材謀自取及謹以耆年碩德譽重望高禮備上庠功歌司樂常以滿盈爲戒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

周書卷十五

李弼傳遼東襄平人也○北史作隴西成紀人

翌日弼率通使太祖○翌日北史作是日

于謹傳曾祖樂魏懷荒鎮將祖安定平涼郡守高平郡將○臣文淵按北史于栗磾傳魏書外戚傳俱云栗磾孫勁勁弟天恩子仁生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守高平郡將是謹之曾祖乃仁生無所謂樂者又按謹父提魏書入節義傳本傳亦失載

濮陽王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折敷嶺北史作折廉嶺

智初紹○按齊王憲傳及通鑑皆作于智此云智初因上文增耳智初錫開府初字連讀而訛耳

周書卷十五考證

周書卷十六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八

趙貴　獨孤信　侯莫陳崇弟瑾　凱

趙貴字元貴天水南安人也曾祖達魏庫部尚書臨晉子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貴少穎悟有節概魏孝昌中天下兵起貴率鄉里避難南遷屬萬榮陷中山遂被拘逼榮敗尒朱榮以貴爲別將從討元顥有功賜爵燕樂縣子授伏波將軍武賁中郎將從賀拔岳平關中賜爵魏平縣伯邑五百戸累遷鎮北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哉行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朱伯厚王叔治感意氣復厚尚能赴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涕泣歃血於是從之者五十人乃請悅葬岳悅信之因請收葬岳旨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冦池等斜合其衆奔平涼共圖拒悅貴首議迎太祖晉在太祖紀太祖至以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悅平以本將軍持節行秦州事尋州大都督爲討清水氐反之齊神武舉兵向洛使其都督韓軌進據蒲坂太祖以貴爲行臺與梁禦等討之未濟河而魏孝武已西入關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右衛將軍時曹泥據靈州拒守以貴爲大都督與李弼等率衆討之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戸又以預立魏文帝勳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戸尋授岐州刺史時以軍國多務務貴力用遂不之部仍領大丞相府左長史加散騎常侍梁企定關河右以貴爲隴西行臺率衆討破之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中山郡公除雍州刺史從戰河橋貴與忻等爲左軍戰不利先退又從擒玉壁齊神武還去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太祖率師迎之與東魏人戰於邙山貴爲左軍失律諸軍因此並潰坐免官以驃騎大都督領本軍尋復官爵拜御史中尉加大將軍東魏將高岳幕容紹宗等圍王雄於邵川貴率軍援之東南諸州兵亦受貴節度東魏人遏洧水灌城軍不得至周軍遠援貴乃班師尋拜柱國大將軍賜姓乙弗氏茹茹寇廣武貴擊破之斬首數千級收其輜重掠拔而還六官建以貴爲太保大宗伯改封南陽郡公孝閔帝踐阼遷太傅大冢宰進封楚國公邑萬戸初貴與獨孤信等皆與太祖等夷及孝閔帝即位晉公護攝政貴自以元勳佐命每懷怏怏有不平之色乃與信謀殺護及期貴欲發信止之尋爲開府宇文盛所告被誅

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爲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佚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爲領民酋長少雄豪有節義北州咸敬服之信美容儀善騎射聖光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衛可孤由是知名以北邊喪亂避地中山爲葛榮所獲信既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衆軍中號爲獨孤郎及尒朱氏破葛榮以信爲別將從征韓婁信正馬挑戰擒賊漁陽王袁肆周以功拜員外散騎侍郎尋轉驍騎將軍因鎮滏口元顥入洛榮以信爲前驅與顥黨戰於河北破之拜安南將軍賜爵爰德縣侯建明初出爲荆州新野鎮將帶新野郡守尋遷荆州防城大都督帶南鄉守頻典二部皆有聲績賀拔勝出鎮荆州乃表信爲大都督從勝攻梁下迭戍破之遷武衛將軍及勝弟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勝乃令信入關撫岳餘衆屬太祖已統岳兵信與太祖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信還荆州尋徵信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遲澗孝武歎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遠來從我世亂識貞臣豈虚言哉即賜信御馬一疋進爵浮陽郡公邑一千戸時荆州雖陷東魏民心猶總本朝乃以信爲衛大將軍都督三荆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招懷之信至武陶東魏遣其弘農郡守田八能率衆左之衆拒信於浙陽又遣其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之後信謂其衆曰今我士卒不滿千人而首尾受敵若却擊齊民則敵人謂爲退走必來要截未若先破八能遂奮擊八能敗而齊民亦潰信乘勝襲荆州東魏刺史辛纂勒兵出戰士庶既懷信遺惠信臨陣喻之莫不解體因而縱兵擊之纂大敗奔城趨門未及闔信都督楊忠等前驅斬纂語在忠傳於是三荆遂定就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東魏又遣其將高敖曹侯景等率衆奄至信以衆寡不敵遂率麾下

奔梁居三載梁武帝方始許信還北信父母既在山東梁武帝聞信所往信答以事君無二梁武帝深義之禮送甚厚大統三年秋至長安自以虧損國威上書謝罪魏文帝付尚書議之七兵尚書陳郡王王盲等議以爲邊將董戎韓行天罰喪師敗績國刑無捨荆州刺史獨孤如願任當推轂遠鑿襄宛斬賊帥辛纂傳首京師論功語効寔合嘉賞但膚績不終旋致淪沒責成之義朝寄有違然孤軍數千後援未接賊衆我寡難以自固既經恩降理絶刑書昔秦宥孟明漢捨廣利卒能改過立功垂芳竹帛以今方古抑有成規臣等參議請赦罪復其舊職魏文帝詔曰如願荆襄之役寔展功効既屬強寇力屈道窮歸賊不可還朝路絶適事求宜未足稱過違難句吳越貰夷險義全終始良可嘉歎復情存謙退款心謝責寧容議及恩降止云免官斯則事失權宜理乖通變可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其使持節儀同三司浮陽郡公悉如故尋拜領軍仍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改封河內郡公增邑二千戶時伊膚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爲大都督率衆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賴豫襄廣陳留之地並相繼款附四年東魏將侯景等率衆圍洛陽信據金墉城隨方拒守旬有餘日及太祖至瀍東景等退走信與李遠爲右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陽六年侯景寇荆州太祖令信與李弼出武關景退以信爲大使慰撫三荆尋除隴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閹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訟歷年不能斷決及信在州事無壅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太祖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企定舉兵反詔信討之企定尋爲其部下所殺而企定子弟仍收其餘衆信乃勒兵向萬年頓三交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趨稠松横賊不虞信兵之至望風奔潰衆勝逐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加授太子太保邛山之戰大軍不利信與千謹收散卒自後擊之齊神武追騎驚擾諸軍因此得全十二年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太祖令信率開府怡峯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值明剋之擒仲和虜其民六千戶送于長安拜大司馬十三年大軍東討時以茹茹爲寇令信移鎮河陽十四年進位柱國大將軍錄剋下遂守洛陽破岷州平涼州等功增封聽回授諸子於是第二子譽封魏寧縣公第三子穆文侯縣侯第四子藏義寧縣侯邑各一千戶第五子順項城縣伯第六子陁建忠縣伯邑各五百戶信在隴右歲久啓求還朝太祖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行服屬魏太子與世祖巡北邊因至河陽弔信信陳哀苦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追封信母費連氏常山郡君十六年大軍東討信率隴右數萬人從軍至崤坂而還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馬孝閔帝踐阼遷太保大宗伯進封衛國公邑萬戶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居無幾晉公護又欲殺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逼令自盡於家時年五十五信風度弘雅有奇謀大略太祖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既爲百姓所懷聲振鄰國東魏將侯景之南奔梁也魏收爲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仍云無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人也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鄰境及士庶所重如此子羅先在東魏乃以次子善烝嗣及齊平羅至善卒又以羅爲嗣羅字羅仁大象元年除楚安郡守授儀同大將軍善子伏陁幼聰慧善騎射以父勳封魏寧縣公魏廢帝元年又以父勳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長安郡公孝閔帝踐阼除河州刺史以父負譽久廢於家保定三年乃授龍州刺史天和六年襲爵河內郡公邑二千戶從高祖東討以功授上開府尋除兗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卒於位年三十八贈使持節柱國定趙恆滄瀛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皇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爲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隋文帝踐極乃下詔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故使持節柱國河內郡開國公信風宇高曠獨秀生人睿哲居宗濟猷映世宏謨長策道著於弼諧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世屬艱危功高弗賞眷言令範事切于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懷塗山之義無忘褒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相滄瀛趙恆洺貝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趙國公邑一萬戶謚曰景追贈信父庫者使持節太尉上柱國定恆滄瀛平

兼六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薛曰恭信母費連氏贈太尉恭公夫人

侯莫陳崇字尉緊代郡武川人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水五世祖曰太膚都侯莫陳後世爲渠帥祖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父興魏中將軍羽林監崇少驍勇善馳射謹愨少言年十五隨賀拔岳與尒朱榮征萬榮又從元天穆討邢果平之以功除建威將軍別從岳破元顥於洛陽還直寢後從岳入關破赤水蜀時万俟醜奴圍岐州遣其將李虎遣菩薩將兵向武功崇從岳力戰破之衆勝逐北解岐州圍又赴百里細川破賊紳侯伏侯元進擒醜奴率其餘衆奔高平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俟騎益集賊徒因悉逃散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金帶賞崇除安北將軍大中大夫都督封臨涇縣侯邑八百戶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崇與諸將同謀迎太祖太祖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爲悅守太祖遣崇襲歸崇潛軍夜往輕將七騎直到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遂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崇來於是中外鼓噪伏兵悉起遠擒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仍從平悅轉征西將軍又遣崇慰撫秦州別封廣武縣伯邑七百戶大統元年除涇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進爵爲公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彭城郡公邑三千戶三年從擒賈泰復弘農破沙苑增邑二千戶四年從戰河橋崇功居多七年稽胡反崇率衆討平之尋除雍州刺史兼太子僕事十五年進位柱國大將軍轉少傅魏恭帝元年出爲寧州刺史還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空孝閔帝踐阼進封梁國公邑萬戶加太保歷大宗伯大司徒保定二年崇從高祖幸原州高祖夜還京師竊怪其故崇謂所親人常昇曰吾昔聞卜筮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恕夜還不過是晉公死耳於是衆皆傳之或有發其事者高祖召諸公卿於大德殿責崇崇惶恐謝罪其夜護遣使將兵就崇宅還令自殺禮葬如常儀謚曰躁護昧後改謚曰莊閔子芮嗣拜大將軍進位柱國從高祖東伐率衆守大行道纡州平授上柱國仍從平鄴拜大司馬崇弟瓊字世樂年入歲喪父養母至孝事諸兄內外莫不敬之以軍功封豐丘縣男邑三百戶從魏孝武入關爲太祖直盪都督大統三年還尚藥典御三年拜太子右衛率進爵爲侯從楊孤信征樂企定累遷北秦州刺史十四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進爵武安縣公增邑幷前二千戶出爲鄯州刺史武成二年還金州總管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天和四年轉荊州總管十四州入防諸軍事荊州刺史尋進位柱國進爵同昌郡公建德二年拜大宗伯出爲秦州總管四年從高祖東伐爲後二軍總管尋改封武威郡公大象二年加上柱國瓊弟凱字敬樂性剛正頗好經史隨兄崇以軍功賜爵下蔡縣男大統元年爲東宮侍書從太祖擒賈泰破沙苑陣以功拜寧遠將軍累遷羽林監東宮洗馬太子庶子進授都督十四年兄崇以平原州功賜爵豐武縣侯詔聽轉授凱累遷東宮武衛率尚書右丞轉左丞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六官建授司門下大夫孝閔帝踐阼拜工部中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轉司憲中大夫進爵爲公復除工部中大夫世宗初出爲宜州刺史武成二年入爲禮部中大夫保定中復爲陵州刺史轉丹州刺史所在頗有政績天和中入爲司會中大夫建德二年爲聘齊使主

史臣曰蕭何文吏自愛懼秦法誅戮乃推奉漢高李通家傳讖術知劉氏當興遂蚩戴光武終而白水復馬中陽藥堯方策以爲美談功臣仰其徽烈趙貴志懷忠義首倡大謀爰啓聖明克復讐恥關中全二百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彼此一時足爲連類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還方光照鄰國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當戰爭之利輕騎啓高平之扉疋馬得長坑之捷並以宏材遠略附鳳攀龍績著元勳位居上衮而識慮明愆威以凶終惜哉信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

初魏孝莊帝以尒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太祖建中興之業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總百揆督中外軍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闥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

放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威莫與爲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
今幷十二大將軍錄之於左
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
李虎
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伯大司徒廣陵王元欣
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內郡開國公獨孤信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趙貴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開國公于謹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
右與太祖爲八柱國後並改封此並太祖時爵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贊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淮王元育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秦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開國公宇文導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七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陽平公李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寧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荆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王雄
右十二大將軍又各統開府二人每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爲二十四
軍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外念賢及王思政亦作大將軍
然實作牧隴右恩政出鎮河南並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至柱
國及大將軍者衆矣咸是散秩無所統御六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
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諸公之下不得預於此列

周書卷十六考證

趙貴傳趙貴字元貴○北史作字元寶。

獨孤信傳陳郡王王吉等○北史作陳鄒王京等篇是。

第三子雄文侯嫌侯○北史作必要縣侯。

侯莫陳崇傳遣其將李尉遲菩薩將兵向武功○李字下有脫字。

周書卷十六考證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九

梁禦　若干惠　怡峯　劉亮　王傑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改姓爲乞豆陵氏高祖侯力提從魏太祖征討位至揚武將軍定陽侯禦少好學進趨詳雅及長更好弓馬尒朱天光西討知禦有志略引爲左右授宣威將軍都將共平關右除鎮西將軍東益州刺史第一領民酋長封白水縣伯邑三百戶轉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翊戴太祖從征侯莫陳悅還武衛將軍太祖既平秦隴方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齊神武太祖微知其意以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既與顯相見因說顯曰魏室陵遲天下鼎沸高歡志在凶逆梟夷非遠宇文夏州英姿不世算略無方方欲扶危定傾匡復京洛公不於此時建立功勳乃懷猶豫恐禍不旋踵矣顯即出迎太祖禦遂入鎮雍州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元年轉右衛將軍進爵信都縣公邑一千戶尋授尚書右僕射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舉大綱而已民庶稱焉四年薛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爲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諡曰武昭子睿襲爵天和中拜開府儀同三司以預佐命有功進爵國公大象末除益州總管加授柱國委任之重而王謙舉兵拒不受代仍詔睿爲行軍元帥討謙破之進位上柱國

若干惠字惠保代郡武川人也其先與魏氏俱起以國爲姓父樹利周從魏廣陽王深征蠕蠕沒贈冀州刺史惠年弱冠從尒朱榮征伐定河北破元顥以功拜中堅將軍復以別將從賀拔岳西征解岐州圍擒万俟醜奴平禾洛定隴右每力戰有功封北平縣男邑二百戶累遷鎮遠將軍都督直寢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翊戴太祖仍從平悅拜直閤將軍魏孝武西遷除右衛將軍大都督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出爲北華州刺史加使持節驃騎將軍大統初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從擒賈泰復弘農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陣加侍中開府進爵長樂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四年魏文帝東巡洛陽與齊神武戰於河橋惠力戰破之大收降卒七年遷中領軍及高仲密舉北豫州來附太祖帥師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於邙山將以邀我太祖乃徙輜重於邙曲夜勒兵襲之及戰惠爲右軍與中軍大破之逐北數里虜其步卒齊神武兵乃萃於左軍軍將趙貴等與戰不利諸軍因之並退時會日暮齊神武兵屢來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中齊神武騎復來追惠惠徐乃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吳安死此中死冀乎乃建旗鳴角收諸敗軍而還齊神武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農見太祖陳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覆於一簣於是歔欷不能自勝太祖壯之尋拜泰州刺史未及之部遷司空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人思効節十二年東魏將侯景侵襄州惠率兵擊走之明年景請內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令惠以本官鎮魯陽以爲聲援遇疾薨於軍惠於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據數曰親老矣何時辭此乎太祖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及薨太祖爲之流涕者久之惠喪至又臨撫焉贈本官加泰州刺史諡曰武烈子鳳嗣鳳字遠摩少沉深有識度大統末襲父爵長樂郡公尚太祖女魏廢帝二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三年除左宮伯尋出爲洛州刺史徵拜大司中大夫保定四年追錄佐命之功封鳳徐國公增邑幷前五千戶建德二年拜柱國

怡峯字景卓遼西人也本姓厙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遼西郡守魏道武時率戶歸朝拜羽真賜爵長蛇公曾祖文寶州刺史峯少從征役以驍勇聞永安中假龍驤將軍爲都將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以功授給事中明威將軍轉征虜將軍都督賜爵蒲陰縣男及岳被害峯與趙貴等同謀翊戴太祖進爵爲伯時原州刺史史歸猶爲侯莫陳悅守太祖令峯與侯莫陳崇討擒之及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構隙帝頻勑太祖簡銳卒入衛京邑太祖乃令峯與都督趙貴等率輕騎赴洛陽至潼關值魏孝武西遷峯即從太祖拔回洛復潼關拜安東將

軍華州刺史尋轉大都督討曹泥有功進爵華陽縣公邑一千戶大統二年從太祖破賀拔於小關還拜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復弘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率奇兵至成皐入其郛收其戶口而還東魏遣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峯復以輕騎五百邀擊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東魏圍洛陽峯與季海守金墉太祖至圍解即與東魏戰於河橋時峯爲左軍不利與李遠先還太祖因此班師詔原其罪拜東西北三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後與于謹討劉平伏從解玉壁圍平柏谷塢並有功涼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峯與于謹討之十五年東魏圍潁川峯與趙貴赴援至南陽遇疾卒時年五十峯沉毅有膽略得士卒心嘗時號爲驍將太祖嗟悼者久之贈華州刺史諡曰襄威子昂嗣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錄峯功封昂鄭國公昂弟光少以峯勳賜爵安平縣侯起家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司土中大夫左武伯出爲汾涇豳三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龍河縣公

光弟晉少知名歷官吏部下大夫儀同三司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祖祐遷魏尉州刺史父持真鎮遠將軍領民酋長魏大統中以亮著勳追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恆州刺史亮少倜儻有從橫計略姿貌魁傑見者憚之普泰初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解岐州圍擊侯伏侯元進万俟道洛万俟醜奴宿勤明達及諸賊亮常先鋒陷陣以功拜大都督封廣興縣子邑五百戶侯莫陳悅害岳亮與諸將謀迎太祖悅平悅之黨涇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涇秦豐等諸州悉與定兒相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爲主以拒義師太祖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將二十騎先登斬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莫知所爲亮乃麾兵斬定兒縣首號令城黨仍遙指城外讖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恟懼一時降服於是諸州羣賊皆即歸款及太祖置十二軍勛諸將以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與怡峯俱爲騎將魏孝武西遷以迎駕功除使持節右光祿大夫左大都督南秦州刺史大統元年以復瀍關功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鄧陽縣伯邑五百戶尋加侍中從擒賈泰復弘農及沙苑之役亮並力戰有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長廣郡公邑通前二千戶以母憂去職居喪毀瘠太祖嗟其至性每愛惜之俄起復本官亮以勇敢見知爲時名將衆厘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乃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十年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清淨百姓安之在職三歲卒於州時年四十喪還京師太祖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護喪事追贈太尉諡曰襄配享太祖廟庭子昶尚太祖女西河長公主大寧中位至柱國秦豐二州總管以亮功封彭國公邑五千戶昶弟靖天水郡守靖弟恭開府儀同三司鄧陽縣伯恭弟幹上儀同三司褒中侯

王德字天愿代郡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而以孝悌見稱魏永安二年從尒朱榮討元顥攻河內應募先登以功除討夷將軍進爵內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平之別封深澤縣男邑二百戶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定議蚔戴太祖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頁吏無以過也涇州所部五郡而德常爲最及魏孝武西遷以率迎功進封下博縣伯邑五百戶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之賜姓爲丸氏大統元年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其後常從太祖征伐累有戰功又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加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七百戶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爲夷民所附除河州刺史德綏撫有方羣羌率服十三年授大都督原靈顯三州五原蒲川二鎮諸軍事十四年除涇州刺史卒於州諡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年幾百歲後德終子慶小名公奴性謹厚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幷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史臣曰梁禦等貳將率之材蘊驍銳之氣遭逢喪亂馳騖干戈艱難險阻備嘗而功名未立及殷憂啓聖豫奉興王參謀締構之初宜力經綸之始遂得連衡灌鄢方駕張徐可謂遇其時也並中年即世遺志未申惜哉惠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難矣圖史所載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十

王羆子慶遠 孫述 王恩政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王遵之後世爲州郡著姓羆剛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郡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氐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右將軍西河內史雖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郡俾祿殷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卽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梁將曹義宗圍荊州勅羆與別將婁術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于時諸方鼎沸所在烽殘荊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羆爲荊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羆繼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煞豬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冑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涉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太祖徵兵爲勤王之舉請前驅勅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之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尙臥未起閽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單騎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時關中大饑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箠楚以是人有逃散唯羆倉廩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臥粗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時茹茹渡河南寇侯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諸街巷以備侵軼左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遽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盡使羆爲其殷食使乃裂其牒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饗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有客與羆食瓜偸膚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鞭度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倘其均平嗤其鄙碎大統七年卒於鎮贈太尉

子慶遠襲冠以功臣子拜直閤將軍先羆卒孫述嗣

述字長述少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太祖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卽以爲鎮遠將軍拜太子舍人以祖憂去職述幼喪父爲羆所鞠養及居喪深合禮度于時東西交爭金革方始羣官遭喪者卒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祖令中使就視知其哀毀乃特許之喪畢襲爵扶風郡公累遷上大將軍

王恩政字思政太原祁人容貌魁偉有籌策魏正光中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率兵討之啓恩政隨軍軍事所有謀議並與之參詳時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顥軍還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遷安東將軍預定策功封祁縣侯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恩政可任大事拜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恩政乃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彊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間皆戰陣勤耕桑修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大統之後恩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嘗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搏獲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虛者卽與之羣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恩

政乃斂容跣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禍拔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賊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卽爲虛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卽拔所佩刀橫於膝上觀搏精神靜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爲虛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期寄更深轉隸騎將軍令募精兵從陽孤信取洛陽仍共信鎮之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一擧踏數人時陷害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絶會日暮敵將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着破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遽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卽自營度移鎮之遷邠州刺史仍鎮玉壁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受驃騎大將軍復命思政鎮弘農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荆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壘多壞思政方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卒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舉代己者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據兵梁鄭爲東魏所攻景乃請援乞師當時未卽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卽率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思政入守穎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北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錄中書令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歡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穎川城內臥鼓偃旗若無人者歡恃其衆謂一戰可擒乃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歡衆不敢當引軍亂退歡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火箭因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歡衆被創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益歡兵堰淯水以灌城城中水泉補溢不可防止縣釜而炊禮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等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暴漲歲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歡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崩水便滿溢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王命今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効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盲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穎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薨受禪以爲都官尚書子棄史臣曰王熙剛峭有餘弘雅未足慎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飾危城抗辭勗敵棄人爲之遑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穎川設榮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卒疲乏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勇動於隣敵雖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周書卷十八

王羆傳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北史作乃拜羆冠軍將軍鎮梁州

持一白挺大呼而出○北史此句下即載老羆當道臥諸子那得過二語下方戰敵見當退逐至東門文帝聞而壯之與此不同又通鑑從周書不從北史北史以兩事合為一事說也

胤子安得過○胤北史通鑑俱作胡胡省通鑑注云胡子曰胡臣文淳按胡子曰胡胤來可以言胡也

齊神武遂不敢攻○此句下北史有後移鎮河東語本傳失載臣文淳按下有未幾還鎮河東句其為遺脫無疑王羆一傳以北史較之脫訛甚多但無善本可考姑存其舊

子慶遠○不當另自為傳當依北史敘於羆傳之末

王思政傳太原祁人○北史此句下有漢司徒允之後也七字

子乘○北史作子康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十一

達奚武子震　侯莫陳順　豆盧寧　宇文貴

楊忠　王雄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魏懷荒鎮將父長汧城鎮將武少倜儻好馳射爲賀拔岳所知岳征關右引爲別將武遂委心事之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貴收岳屍歸平涼同坦戴太祖從平悅除中散大夫都督封須昌縣伯邑三百戶魏孝武入關授直寢轉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大統初出爲東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爵爲公齊神武與賀拔勝等三道來侵太祖欲幷兵擊賀拔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蔡祥與太祖意同遂擒之齊神武乃退太祖進圍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動靜武與其候騎遇即便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審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擒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除大都督進爵高陽郡公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四年太祖援洛陽武率騎一千爲前鋒至穀成與李弼破莫多婁貸文進至河橋武又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北雍州刺史復戰邙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至陝武率兵禦之乃退久之進位大將軍十七年詔武率兵三萬經略漢川梁將楊賢以武興降梁深以白馬降武分兵守其城梁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武圍之數旬循乃請服武爲解圍會梁武陵王蕭紀遣其將楊乾運等將兵萬餘人救循循於是更據城不出恐援軍之至衷裏受敵乃閉精騎三千逆擊乾運於白馬大破之乾運退走武乃陳威軍俘級於城下循知援軍被破乃降率所部男女三萬口入朝自劍以北悉平明年武振旅還京師朝議初欲以武爲柱國武謂人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以大將軍出鎮玉壁武乃量地形勝立柴昌胡管新城三防齊將高荷子以千騎攻新城武邀擊之悉虜其衆孝閔帝踐阼拜柱國大司寇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大宗伯進封鄭國公邑萬戶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以萬騎禦之敦退武築柏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隋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遣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事豈可將數萬士衆一旦棄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雖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一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恆晝掩一扉或謂武曰公位冠羣后功名蓋世出入儀衛須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子之盲非吾心也吾在布衣豈望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盲者慚而退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勑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憧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奧岳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絶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卽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曰公年算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陰陽僭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旨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峯但神道聽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于懷今賜公雜綵百疋公其善恩嘉獻匡朕不遠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武性貪悋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以武勳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五年十月薨年六十七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桓子震嗣

震字猛略少驍勇便騎射走及奔馬矢力過人大統初起家員外散騎常侍太祖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蹶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馳起遂回身騰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賜武雜綵一百段十六年封昌邑縣公一千戶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世宗初拜儀同右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普寧縣公武平初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生自膏腴少習武藝然導民訓俗頗有治方秩滿還朝爲百姓所戀保定四年大軍東討諸將皆奔退震與敵交戰軍遂獨全天和元年進位大將軍率衆征稽胡破之六年拜柱國建德初襲爵鄭國公出爲金州總管十一州九防諸軍事金州刺史四年從高祖東伐爲前三軍總管五年又從東伐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攻克義寧烏蘇二鎮破幷州進位上柱國仍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及珍玩等拜大宗伯震父嘗爲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爲原州總管三州二鎮諸軍事原州刺史尋罷歸隋開皇初薨於家震弟慈車騎將軍渭南縣子大象末爲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尋敗被誅

侯莫陳順太保梁國公崇之兄也少豪俠有志度初事尒朱榮爲統軍後從賀拔勝鎮井陘武泰初討葛榮平邢杲征韓婁皆有功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又從破元顥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普泰元年除持節征西將軍封木門縣子邑三百戶尋加散騎常侍千牛備身衛將軍閤內大都督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太祖同里閈素相友善且其弟崇先在關中太祖見之甚歡乃進爵彭城郡公邑一千戶大統元年拜衛尉卿授儀同三司及梁企定圍逼河州以順爲大都督與趙貴討破之即行河州事後從太祖破沙苑以功增邑千戶四年魏文帝東討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賊不敢出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鎮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氐苻安壽自號太白王攻破武都州郡騷動復以順爲大都督往討之而賊屯兵要險軍不得進順乃設反間離其腹心立信賞誘其徒屬安壽知勢窮迫遂率部落一千家赴軍款附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封順河間郡公明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安平郡公十六年拜大將軍出爲荆州總管山南道五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孝閔帝踐阼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前燕之支庶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避難改焉父長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初以寧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陵郡公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容儀善騎射永安中以別將隨尒朱天光入關加授都督又以破万俟醜奴功賜爵靈壽縣男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肆射乃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後侯莫陳悅反太祖討悅寧與李弼率衆歸太祖魏孝武西遷以奉迎勳封河陽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元年除前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遷顯州刺史顯州大中正尋拜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從太祖擒賓泰復弘農破沙苑除武衛大將軍兼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戶拜北華州刺史在州未幾以廉平著稱加散騎常侍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企定反以寧爲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太祖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邙山遷左衛將軍進爵范陽郡公增邑四百戶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反叛寧率衆討平之魏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公遷尚書右僕射梁將王琳遣其將侯方兒潘純陀寇江陵寧與蔡祐鄭永等討之方兒等遁走三年武興氐及固查氐魏大王等相應反叛寧復討平之孝閔帝踐阼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出爲同州刺史復督諸軍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等破之軍還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食鹽亭縣一千戶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兵東討寧與疾從軍五年薨於同州時年六十六贈太保同鄜等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昭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勤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勤爲世子世以此稱之及寧薨勤襲爵少歷顯位大象末上柱國利州總管讚以寧勳建德初賜爵華陽縣

侯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永恩少有識度爲時輩所稱初隨寧侯莫陳悅後與寧俱歸太祖授珍寇將軍以迎魏孝武功封新興縣伯邑五百戶屢遣征討皆有功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大統八年除直寢右親信都督尋轉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六年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出爲成州刺史魏恭帝元年進爵龍來縣侯三年大將軍安政公史寧隨突厥可汗入吐谷渾令永恩率騎五千鎮河鄯二州以爲邊防孝閔帝踐祚授鄯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增邑一千戶尋轉隴右總管府長史武成元年遷都督利沙文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時文州蠻叛永恩率兵擊破之保定元年入爲司會中大夫二年復出爲隴右總管府長史寧以佐命元勳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沃野之封詔許焉又增邑幷前四千五百戶尋卒官年四十八贈少保幽冀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諡曰敬子通嗣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貴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傳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母初孕貴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賜爾是子偉器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書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爲博士也正光末破六汗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雍舉城固守以貴爲統軍最之前後數十戰軍中咸服其勇後送子雍還賊帥叱干麒麟薛榮禮等處處屯聚出兵邀截貴每奮擊輒破之除武騎常侍又從子雍討葛榮軍敗奔鄴爲榮所圍賊屢來攻貴每越而出戰賊莫敢當其鋒然兇徒實繁圍久不解貴乃於地道潛出北見尒朱榮陳賊兵勢榮深納之因從榮擒葛榮於邺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果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尒朱榮焚河橋力戰有功加征虜將軍封華融縣侯邑一千戶除郢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關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大統初遷右衛將軍貴善騎射有將率才太祖又以宗室甚親委之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潁州刺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東魏遣其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衆二萬攻潁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已度馬橋去潁川三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餘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兵機倚伏固不可以常理論古人能以寡制衆者皆由預觀成敗決必然之策耳吾雖闕於成事然謂進與賀若合勢爲計之上者請爲諸軍說之堯雄等必以爲潁川孤危勢非其敵又謂吾寡弱獨進若悉力以攻潁必指掌可破既陷潁川便與任祥軍合同惡相濟爲害更甚吾今屯兵陽翟便是入其數內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爲進據潁川有城可守雄見吾入城出其不意進則孤擬退則不可然後與諸軍盡力擊之何往不克願勿疑也遂入潁川雄等稍前貴率千人背城爲陳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鬬士衆用命雄大敗輕走趙育於陳降獲其輜重俘萬餘人盡放令還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尋而儀同怡峯率騎五百赴貴貴乘勝逼祥祥退保宛陵追及之會日暮結陳相持明旦合戰俘斬甚多祥軍既敗是云寶亦降師還魏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卮置侯上命公卿射中者即以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夏岐二州刺史十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宕昌王梁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傍乞鐵忽因梁企定反侵據有渠株川擁種類數千家與渭州民鄭五醜扇惑諸羌同反憑險置柵者十餘所太祖令貴與豆盧寧史寧討之貴等擒斬鐵忽及五醜史寧又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纤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美其功遂於果坂立碑以紀其績魏廢帝初出爲岐州刺史二年授大都督與西蕃等六州諸軍事與州刺史先是與州氏反自貴至州人情稍定貴表請於梁州置屯田數州豐足三年詔貴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賜反於鹽亭與其黨帛玉成寇貪堂醮淹蒲皓馬術等攻圍隆州州人李祐亦聚衆反開府張通舉兵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興救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祐及通勢蹙遂降執送京師除都督益潼等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就加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爲遊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叱谷渾軍還進封許國公邑萬戶舊爵遇封一子遷大司空治小冢宰歷大司徒遷太保貴好音樂耽奕

善書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保定之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夏拔悉賜太傳錄曰穆子善嗣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柱國洛州刺史以畢免尋復本官除大宗伯大象末進位上柱國薨弟忻少以父軍功賜爵化政郡公驍勇絕倫有將帥才略大象末位至上柱國進封英國公忻弟愷少好學頗解屬文雖事多通尤精巧思亦以父軍功賜爵雙泉縣伯尋襲祖爵安平郡公起家右侍上士稍遷御正中大夫保定中位至上開府是云寶趙育既至初並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寶後累遷至大將軍都督涼甘瓜州諸軍涼州刺史賜爵涇城郡公世宗時吐谷渾侵逼涼州寶與戰不利遂歿於陣

楊忠弘農華陰人也小名奴奴高祖元壽魏初爲武川鎮司馬因家於神武樹頹焉祖烈龍驤將軍太原郡守父禎以軍功除建遠將軍屬魏末喪亂避地中山結義徒以討鮮于脩禮遂死之保定中以忠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與城郡公忠美鬚髯身長七尺八寸狀貌瑰偉武藝絕倫識量沉深有將帥之略年十八客遊泰山會梁兵攻郡陷之遂被執至江左在梁五年從北海王顥入洛除直閤將軍顥敗尒朱度律召爲帳下統軍及尒朱兆以輕騎自幷州入洛陽忠時預焉賜爵昌縣伯拜都督又別封小黃縣伯從獨孤信破梁下邽戍平南陽並有功及齊神武舉兵內侮忠時隨信在洛遂從魏孝武西遷進爵爲侯仍從平潼關破回洛城除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獨孤信討之纂戰敗退走信令忠與都督康洛兒元長生爲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與洛兒長生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斬纂以徇城中慴服居半歲以東魏之逼與信奔梁梁武帝深奇之以爲大德主帥關外侯大統三年與信俱歸闕太祖召居帳下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前猛獸爲搏于因以字之從擒賓泰破沙苑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城縣公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力戰守橋敵人遂不敢進以功除左光祿大夫鎮州刺史兼大都督又與李遠破黑水稽胡幷與怡峯解玉壁圍轉洛州刺史邙山之戰先登陷陳除大都督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追封母韓氏爲北海郡君尋除都督朔燕顯蔚四州諸軍事朔州刺史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東魏圍潁川攻帥日柱清據險爲亂忠率兵討平之時侯景渡江梁武喪敗其西義陽郡守馬伯符以下送城降朝廷因之將經略漢沔乃授忠都督三荊二襄二廣南雍平信隨江二鄂浙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以伯符爲鄉導攻梁齊興郡及昌州皆克之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而尚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望之以爲三萬也懼而服焉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兵騎一萬寇襄陽初梁竟陵郡守孫暠以其郡來附太祖命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仲禮至暠乃執貴以降仲禮又進遣其將王叔孫與暠同守太祖怒乃令忠帥衆南伐攻梁隨郡克之獲其守將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忠乃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衷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淤頭忠親自陷陳擒仲禮悉俘其衆馬岫以安陸降王叔孫斬孫暠以竟陵降皆如忠所策梁元帝遣使送子方略爲質幷送載書請魏以石城爲限梁以安陸爲界乃旋師進爵陳留郡公十七年梁元帝遣其兄邵陵王綸綸北度與其前西陵郡守羊思達要隨陸土豪段珍寶夏侯珍洽謀送質於齊欲來寇掠汝南城主李素綸故吏也開門納焉梁元帝密報太祖太祖乃遣忠督衆討之詰旦陵城日炅而剋擒蕭綸數其罪而殺之幷獲其安樂侯昉亦殺之初忠之擒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師乃譖忠於太祖言其在軍大取金寶珍玩等太祖欲覆按之惜其功高乃出忠忠忿恚悔不殺仲禮故至此獲綸等並加戮焉忠閑歲再舉盡定漢東之地寬以御衆甚得新附之心魏恭帝初賜姓普六如氏行同州事及于謹伐江陵忠爲前軍屯江陣遏其走路梁人東刃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二象反走及江陵平朝廷立蕭詧爲梁王令忠鎮穰城以爲捍禦之勢別討沔曲諸蠻皆克之孝閔帝踐阼入爲小宗伯齊人寇東境忠

出鎮蒲坂及司馬消難請降忠與杜國連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兼
程一疋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
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趨城下四面圍絕徙閉
壘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
齊鎮城伏敬遵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陣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敢保城乃多取財
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於
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當吾鋒齊兵陽若渡水忠
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武歎曰連奚武自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
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隨國公邑萬戶別食竟陵縣一千戶收其租
賦尋治御正中大夫保定二年遷大司空時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
氏地半天下國富兵強若從漠北入幷州極爲險阻且大將斛律明月未易可
當今欲探其巢窟非十萬不可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萬騎足矣明月豎子
亦何能爲三年乃以忠爲元帥大將軍楊纂李穆王傑尒朱敏及開府元壽田
弘慕容延等十餘人皆隸焉又令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而進期會晉陽
忠乃留敏據什賁遊兵河上忠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卷二十餘鎮
齊人守陘嶺之隘忠縱奇兵奮擊大破之又留楊纂屯雲丘爲後拒突厥木汗
可汗控也頭可汗步離可汗等以十萬騎來會四年正月朔攻晉陽是時大雪
數旬風寒慘烈齊人乃悉其精銳鼓噪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衆皆
失色忠令其衆曰事勢在天無以衆寡爲意乃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十四五以
武後期不至乃班師齊人亦不敢逼突厥於是縱兵大掠自晉陽至樂城七百
餘里人畜無孑遺侍斬甚衆高祖遣使迎勞忠於夏州及至京師厚加寵賜高
祖將以忠爲太傅晉公護以其不附己難之乃拜總管涇幽豐雲鹽顯六州諸
軍事涇州刺史是歲大軍又東伐晉公護出洛陽令忠出沃野以應接突厥時
軍糧既少諸將憂之而計無所出忠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諸首領咸
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至忠陽怪而問之傑曰大冢宰已平洛陽天子
閑銀夏之間生胡擾動故使傑就公討之又令突厥使者馳至而告曰可汗更
入幷州留兵屬十餘萬在長城下故遣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共公破之坐
者皆懼忠厲聲而遣之於是諸胡相率歸命饋輸填積屬晉公護先還忠亦罷
兵還鎮又以政績可稱詔賜錢三十萬布五百疋穀二千斛天和三年以疾還
京高祖及晉公護屢臨視焉尋薨年六十二贈太保同州等十三州諸軍事同
州刺史本官如故謚曰桓子堅嗣弟整建德中開府隊留郡公從高祖平齊歿
於幷州以整死王事詔其子智積襲其官爵整弟惠大象末大宗伯竟陵縣公
惠弟嵩以忠勳賜爵與城郡公早卒嵩弟達亦以忠勳爵厲郡公

王雄字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崙以雄傑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傳安康郡公
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略永安末從賀拔岳入關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
孝武西遷授都督封臨貞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二百戶拜武
衛將軍加驃騎將軍增邑八百戶進大都督尋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遷開
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爲岐州刺史進爵武威郡公進位大將軍行同州事十
七年雄率軍出子午谷圍梁上津魏興明年克之以其地爲東梁州尋而復叛
又令雄討之魏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孝閔帝踐阼授少傳增邑二千戶進位
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膚國公邑萬戶尋出爲涇州總管諸軍事涇州刺史
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雄在塗遇病乃自力而進至邙山與齊將斛律明月
接戰雄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惟餘一奴
一矢在焉雄挾稍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殺得但任爾見天子明月乃射
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薨時年五十八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
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嗣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殺迹平涼撫征關右于時外虞孔熾內
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通難克固鴻基雖稟算於廟謀實責成
於將帥達奚武等並兼資勇略威會風雲或効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
同膺艱難可謂國之爪牙朝之棨戟者也而武協規太祖得備小閤周瑜赤壁
之謀賈詡爲巢之策何能以尚一旨與邦斯近之矣

周書卷十九

周書卷十九考證

遂長武傳加散騎常侍遂許國公○北史無遂許國公四字

太祖復遣武視之○視諸本訛作遂今依北史改正

宇文貴傳時豳州人開府李光賜○賜北史作錫

開府侯遵率兵應之○遵北史作道

周書卷十九考證

列傳第十二

王盟　賀蘭祥　尉遲綱　叱列伏龜　閻慶

王盟字子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黃門侍郎贈幷州刺史樂浪公父殿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汗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爲其所擄拔陵破後流寓中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寅西征寶寅逆盟遂逃匿民間以觀其變及尒朱天光入關盟出從之隨賀拔岳爲前鋒擒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守太祖將討侯莫陳悅徵盟赴原州以爲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悅平除原州刺史魏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初復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魏文帝悼后於茹茹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魏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幷前二千戶賜姓拓拔氏東魏侯汾川園玉璧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李虔弘稚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益曰孝定子勵字醜奴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太祖入關及太祖平柴慶定關中勵常侍從太祖嘗謂之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勵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尋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臥內小心謹肅魏文帝嘗曰王勵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勵以都督領突兵從太祖勵居左翼與機下數十人用短兵接戰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勵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時年二十六太祖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領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子勝襲爵尚魏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勝弟榮字小興魏之征西以慈尚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授揚烈將軍從盟迎魏悼后還拜城門校尉魏文帝東征以撫軍將軍兼太子左率留守儀轉右率歷尚食典御領左右武衛將軍錄前後功進爵爲公增邑千戶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場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薨遺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大都督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撫性溫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魏文帝甚嘉之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進爵安寧郡公增邑幷前二千戶魏恭帝二年遷大將軍大都督俄拜小司寇卒于官子悅嗣官至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潁南郡公盟兄子顯劬而敏悟沉靜少言初爲太祖帳內都督累遷率車都尉軍期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朔二州諸軍事燕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嗣誼儀儀有大志深爲高祖所親委少歷顯職見重於時位至柱國平陽郡公宣帝即位進封陽國公拜大司空大象末襄州總管上柱國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爲賀蘭氏其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名爲鄉閭所重尚太祖姑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傅柱國常山郡公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爲太祖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書傳太祖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語在護傳年十七解褐奉朝請加威烈將軍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權補都督恆在機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邑五百戶仍從擊潼關復東魏將薛長彌又攻回洛城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增邑幷前一千三百戶大統三年從儀同于謹攻楊氏壁祥先登克之還右衛將軍加持節征虜將軍沙苑之役詔祥留衛京師後以留守功增邑八百戶尋除鎮西將軍四年魏文帝東伐祥領軍從戰河橋以功加使持節大都督入年還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九年從太祖與東魏戰於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三荊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淅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

事雖未期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民稍復而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襁負其不歸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爲政耶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綈袷之屬及以經史贈之祥雖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尋被徵還十六年拜大將軍太祖以涇渭既濁之處渠壅廢毀乃命祥脩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既畢民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爲同州仍以祥爲刺史尋拜尚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遷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譙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曰夫二氣既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爲黔首豈使悖義違道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羣方幅裂豺狼橫噬鯨鯢肆毒我先皇神武應期一匡天下東戮南剪無思不服天聲有屆世篤英聖遠廓洪基奄荒萬俟固則神畢西徼險則百二猶在卿士師師羣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眷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在西垂作藩於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倒我邊隙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隣好申之以婚姻彼國乾綱不振威福下移內懷異圖外結仇讐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茲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猶毒入我姑臧伊我河隴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洽八荒以彼懸愆稱盈故命襲行九伐武臣猛將天發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揮戈擐甲同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藎乃文乃武受脤廟堂元戎啓路太傅燕國公于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仗旄指麾爲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直取龍涸脅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反道驅引弓之民總穹廬之衆解鞍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伐咸鄉不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鑾空萬里闢地千都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爲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與機稽顙則爵等顯除永蕃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覬延時漏覆宇湮秽良助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遂與吐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共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邑萬戶保定四年薨年四十八贈使持節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景有七子敬讓璨師寬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隆縣侯後襲爵涼國公位至柱國大將軍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鄜州刺史河東郡公璨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

尉遲綱字婆羅勿國公迥之弟也少孤與兄迥依託舅氏太祖西討關隴迥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守晉陽後方入關從太祖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臥內後以迎魏孝武功拜殿中將軍大統元年授帳內都督從儀同李虎討曹泥破之又從破賈秦以功封廣宗縣伯邑五百戶仍從復弘農克河北郡戰沙苑皆有功綱貌果有膂力善騎射太祖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太祖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太祖方得乘馬以前後功增邑八百戶進爵爲公仍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八年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武衛率前將軍轉帥都督東魏圍玉壁綱從太祖殿之九年春太祖復與東魏戰於邙山大軍不利人心離解綱勵將士盡心坦衛遷大都督十四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戶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昌平郡公十七年出爲華州刺史魏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將軍及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太祖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備俄而帝廢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衛綱兄迥率衆伐蜀綱從太祖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兔太祖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兔而反太祖喜曰事平之日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常從太祖北狩雲陽值五鹿俱起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太祖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孝閔帝踐阼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晉公護廢帝將在護傳世宗即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戶除涇州總管五州十一防諸軍事涇州

刺史是歲大長公主薨于京師綱去職尋起復本官保定元年拜少傳俄而授大司空二年出爲陝州總管七州十三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四年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綱以天子在宮必無內慮乃請出外頓於咸陽大軍還綱復歸鎮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稱賜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戶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之功封一子縣公邑一千戶四年五月薨于京師時年五十三贈太保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武第三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至柱國安兄遷別有傳遷弟勤少歷顯位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父迥事在迥傳安弟敬尚世宗女河南公主位至儀同三司

叱列伏龜字摩頭陁代郡西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爲第一領民酋長至龜容貌瑰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民酋長魏正光五年廣陽王深北征請龜爲軍朔將軍委以幔內兵事尋除普無郡守孝昌三年又除別將從長孫稚西征以戰功累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還洛授都督遂爲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太祖以其豪門解緯禮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邑一千戶自此常從太祖征討亟有戰功八年出爲北雍州刺史加大都督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十四年徵拜侍中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恆州刺史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戶十七年卒子楷嗣楷字千年世宗時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邑一千二百戶保定二年授幽州刺史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

閻慶字仁慶河南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于雲州之盛樂郡祖提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燉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略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屢衝可孤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縣歷三載晝夜交戰未嘗休息以少擊衆城竟獲全以功拜盛樂郡守慶幼聰敏童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及衛可孤侵逼盛樂慶隨父固守頗有力焉拜別將稍遷輕車將軍加給事中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跋扈將有纂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太祖謂慶曰高歡逆亂宇內分崩羣盜競興人皆徇己鄉遂能盡忠貞之節重君臣之義背逆歸順捨危就安雖古人所稱何以加也即拜中堅將軍奉車都尉河橋之役以功拜前將軍太中大夫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邑四百戶及邙山之戰先登陷陳拜撫軍將軍大都督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展勳勞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孝閔帝踐祚出爲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增邑千戶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大安郡公邑戶如舊入爲小司空除雲州刺史轉寧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百性悅之天和六年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乃詔慶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人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仕優詔許焉慶既衰老恆嬰沉痼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常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帛千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開皇二年薨時年七十七贈司空荊譙浙湖澧廣蒙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諡曰成長子常先慶卒次子毗嗣大象末位至大將軍

史臣曰中陽御曆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皆貴戚是知階緣近屬以取龍榮其來尚矣王羆等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遷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也

周書卷二十

周書卷二十考證

王盟傳王盟字子仵○子仵北史作子什

子勵○勵北史作勱及後諸勵字同

賀蘭祥傳賀蘭祥字盛樂○北史同臣文淳按晉湯公樓傳作盛洛北史亦同樂與洛未知孰是

閻慶傳次子晛嗣○嗣監本訛維今從北史

唐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十三

尉遲迥　王謙　司馬消難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勉之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稍遷大丞相幄內都督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累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太祖以此深委仗焉後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時鎮江陵既以內難方殷請脩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爲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爲然謂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特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蜀人既駭官軍之臨速必望風不守矣於是乃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俟呂陵始叱奴興綦連宇文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疋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出白馬趣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劍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州又降六月迥至潼州大樊將士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撝不敢戰遂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聞迥來侵遣譙淹回師爲撝外援迥分遣元珍乙弗亞等以輕騎破之遂降撝前後戰數十合皆爲迥所破撝與紀子宜都王肅及其文武官屬諸軍門請見迥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僞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迥爲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以平蜀功封一子爲公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乃明賞罰布恩威綏緝新邦經略未附夷夏懷而歸之迥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迥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爲之和顏進食以寧迥心太祖知其至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遭大鴻臚郊勞仍賜迥衰冕之服蜀人思之立碑頌德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又以迥有平蜀之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封寧蜀公進蜀公爵邑萬戶宣帝即位以迥爲大前疑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望位夙重懼爲異圖乃令迥子魏安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鄖公韋孝寬代迥爲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使候正破六汗裔詣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迥聞之殺長史及裔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樓而令之曰楊堅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天下威禮自己賞罰無章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舅甥同休共戚義由一體先帝顧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人進可以享榮名退可以終臣節卿等以爲何如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置官司于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勤時爲青州總管亦從迥迥所管相衛黎毛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公宇文亶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劉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爲元帥惇率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類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里魔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小却鳴鼓齊進惇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迥與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到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千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衆之迥大敗遂入鄴迥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樓子幹以其屬先登迥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祐東走幷追獲之餘衆月餘皆斬之迥末年衰耄戮於後妻王氏而諸子多不睦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餘

委任末年用寄人連率文士無籌略率措事失詞紀不能有所匡救迴自起兵至敗六十八日武德中坐從梁郡眞外郎者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迴忠於周室有詔許之

王謙字撝謙太保雄之子也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治右小武伯雄從晉公護東討爲齊人所執齊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膚公邑萬戶授皇太子討吐谷渾力戰有功是時高祖東征謙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總管時諫令司錢貨者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管咸遵新始龍邛育巂戎寧汶陵遂合楚賓眉普十八州及寓滇臨渠遂鹽通與武陽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慧勸謙據險觀變蓬州刺史那曷椿謙重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懷勃命此上策也出兵渠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渠客未至大劍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卽以嗇爲行軍元帥便發利風文泰成諸州兵討之達奚慧乙弗虔等衆十萬攻利州閬客至衆憤客乘其弊縱兵深入慧虔密使詣客請爲內應以驗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算略承藉父勳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威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嗇兵奄至憚懼乃自率衆迎戰又以慧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謙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慧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阿史那褒亦誅

司馬消難字道融河內溫人父子如爲齊神武佐命位至尚書令消難幼聰惠微涉經史好自矯飾以求名譽起家著作郎子如既當朝貴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贍等皆遊其門尋拜駙馬都尉光祿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齊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既懼禍及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爲百姓所附屬文宣在幷肆召其弟上黨王渙渙懼於屠害遂斬使者東奔數日間搜捕鄴中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渙之初走朝士私相謂曰今上黨亡叛似

趙成皐若與司馬北豫州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遂達於文宣文宣頗疑之消難懼密令所親裴藻間行入關請舉州來附晉公護遣達奚武楊忠迎之消難遂與武俱入朝授大將軍滎陽公從高祖東伐遷大後丞納女爲靜帝后尋出爲邓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既閉蜀公迴不受代遂欲與迴合勢亦舉兵應之以開府田廣等爲腹心殺總管長史侯莫陳杲邓州刺史蔡澤等四十餘人所管邓隨溫應士順沔環岳九州魯山甑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須水八鎮並從之使其子琢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爲元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軍將至夜率其麾下歸於陳陳宣帝以爲都督安趙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司空隋公初楊忠之迎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陳平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爲樂戶經二旬放免猶被舊恩特蒙引見尋卒于家性貪狠輕於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難云其妻高氏齊神武之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弃薄消難之赴邓州留高及三子在京高言於隋文曰滎陽公性多變詐今以新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母子因此獲免

史臣曰尉遲迥地則勇甥職惟台袞沐恩累葉荷眷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顧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

周書卷二十一

尉遲迥傳取扇制梁○梁諸本訛作勝今從北史

於是乃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俟呂陵始叱奴興綦連宇文昇等六軍○北史万俟呂陵始作俟呂陵始綦連作綦連雄

遣雄淹回師援揚外援○北史作遣前南梁州刺史史欣景豳州刺史趙拔悉等援揚外援與此不同

揚與紀子宣都王肅○北史王字下有國字

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逾○北史逾下有國字

其麾下千兵○北史無千字疑衍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周惠達　馮景　楊寬兄偷　柳慶子機　弘　兄慧　子帶韋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僧少，仕州郡歷樂鄉平舒平成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進退可觀。兄者莫不重之。魏孝王肅寶貴爲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閤中，甚禮之。及寶貴還朝，惠達隨入洛陽。領軍元义勢傾海內，惠達嘗因寶貴與义言論，义數稱之於座。遺惠達衣物。孝昌初，魏臨淮王或北討，以惠達爲府長流參軍。及万俟醜奴等構亂，蕭寶貴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貴後與賊戰不利，退還，仍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貴反，謀關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惠達曰：蕭氏逆謀已成，何爲故入獸口？惠達曰：藩王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王寶貴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祿勳中書舍人。寶貴既敗，人悉逃散，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貴謂惠達曰：人生富貴在右，咸宜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擒寶貴，送洛，留惠達爲府祭酒，給其衣馬，即與參謀議。岳爲關中大行臺，以惠達爲從事中郎，管使至洛。魏孝武與惠達語及世難，惠達陳天下擧勢，述岳有誠節，唯以憂國定亂爲事，言辭激切。帝甚嘉之，及還，具以白岳。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吾心。自是更敬親禮，岳每征討，恆命惠達居守。又轉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悅得惠達，欲官之。惠達辭以疾，不見許，乃强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惠達歸於太祖，即用秦州司馬。安戎鄜右及太祖爲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惠達爲府司馬，便委任焉。魏孝武韶太祖尚獨孤長公主，以惠達爲長史，赴洛陽。至迎至潼關，遇孝武已西，即令惠達先太祖謂惠達曰：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今秦輿播越，降臨關右，吾雖很，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卿宜勠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對曰：惠達宦遊有年，屬明公一匡之運，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効其尺寸，則志願畢矣。太祖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邑三百戶。太祖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于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食糧，開闢士馬，以擴軍國之務。時甚賴焉。爲安東將軍，拜太子少傅，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戶。尋除中書令，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九百戶。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太祖與魏文帝東征，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惠達前後辭讓，帝手韶答曰：西顧無憂，唯公是屬。蕭寂之重，深所寄懷。及邙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率東人據長安子城反。惠達率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伏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至是頗就稱備。魏文帝因朝宴，樂顧謂惠達曰：此鄉之功也。尋拜儀同三司，惠達以居職性謙退，每下人，盡心勤公，進拔貢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十年，薨。子顯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少與惠達同志，相友。延景中，梁人寇沔陽，詔蕭寶貴曰：今梁寇遽凌朝廷，景遭之將王，若能先驅効命，非唯雪家國之恥，亦是保身之長策也。寶貴深然之。及寶貴爲大都督，以景爲功曹參軍，後爲右僕射，引景入省，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貴爲關西大行臺，又假景陵江將軍，領大行臺都令史。從寶貴征討，寶貴將舉兵反，景固諫，不從。寶貴敗，後景還洛，朝廷先聞景有謀，故免之。除奉車都尉，汝陽王元叔昭爲雕右大行臺，啓景爲行臺郎中。賀拔岳爲大都督，又以景爲從事中郎。太祖平侯莫陳悅，除景洛陽郡守，尋兼行臺左丞，留守原州。魏孝武西遷，封高陽縣伯，邑三百戶。還，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加瀛州刺史，大統初，行涇州事，後以疾卒。

楊寬字景仁，弘農華陰人也。祖恩，魏鎮遠將軍，河間內史。父鈞，博學彊識，舉秀才，拜大理平，轉廷尉正，累遷洛陽令，左中郎將，華州大中正，河南尹，廷尉卿。安北將軍七兵尚書，北道大行臺，恆州刺史，懷朔鎮將，軍卒於鎮。贈侍中，司空，公，追封臨真縣伯。鈞曰：恭寬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而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鈞出鎮恆州，請從展効，乃改授將軍，高闕戍主。時茹茹既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

詔鈞率兵衛送寬亦從以功拜行臺郎中時北邊賊攻圍鎮城鈞卒城民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茹茹後討鎮賊破之寬始得還朝魏廣陽王深與寬素相委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遠捕魏孝莊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爲大行臺北征萬榮欲啓寬爲左右丞與參謀議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壻李神軌謂顥曰楊寬義士也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王今彊之以行亦恐不爲人用顥乃止孝莊踐阼拜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行洛陽令邢杲反寬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之就拜通直散騎常侍師未還屬元顥自梁入洛孝莊出居河內天穆懼計無所出集諸將謀之寬曰吳人輕跳非王之敵況懸軍深入師老兵疲彊弩之末何能爲也願徑取成皋會兵伊洛截帶定襄於是乎在此事易同摧朽王何疑焉天穆然之乃引軍趣成皋令寬與尒朱能爲後拒尋以衆議不可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留必有他故吾當爲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即給牛三十頭車五乘綿絹一十五車羊五十口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拜散騎常侍安東將軍仍爲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將陳慶之爲顥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寬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降慶之不答久之乃曰寬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寬答曰僕兄既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直以信不見疑忠爲令德耳僕之昆季幸不待言但當讓貢圖自求多福天穆聞之謂左右曰楊寬大異人何至不惜形便如此自是彌敬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邑三百戶尒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擁部曲燒城門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鎮北將軍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常節世隆北走寬追至河內餓而尒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皋奔梁至建業聞孝莊帝弒腑寬發哀盡禮梁武義之待之甚厚尋而禮送還朝至下邳尒朱仲遠啓復寬官爵留爲大行臺吏部尚書孝武初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黃門侍郎監內典書事時夏州戍兵數千人據兗州反詔寬兼侍中節度諸軍討平之中尉綦儁與寬有宿憾誣以他罪勑之孝武謂侍臣等曰楊寬清直朕極知其無罪但不能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尋得申釋又除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衛以寬爲閤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錄從駕勳進爵華山郡公邑一千二百戶大統初遷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傅儀同三司三年使茹茹迎魏文悼后還拜侍中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諸軍事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十年轉河州刺史十六年兼大丞相府司馬朝議欲經略漢川而梁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十七年寬從大將軍達奚武討之梁武陵王蕭紀遣將楊乾運率兵萬餘人救循武令寬督開府王傑賀蘭願德等邀擊之軍至白馬與乾運合戰破之俘斬數千人軍還除南汾州刺史魏廢帝初入爲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魏恭帝二年除廷尉卿世宗初拜大將軍增邑一千二百戶從賀蘭祥討叱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邑一千戶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學士參定經籍寬性通敏有器識頻牧數州號爲清儉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慶不協欲按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其年薨於州贈華陝虞上雒五州刺史諡曰元子紀嗣大象末官至上儀同大將軍虞部下大夫寬二兄穆儉穆字紹叔魏永安中除華州別駕孝武末寬請以澄城縣伯讓穆詔許之仍拜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除車騎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幷州刺史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魏正始中起家侍御史加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孝昌中除鎮遠將軍頓丘太守未及述職元顥啓請隨軍建義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左將軍太府少卿元顥入洛授撫軍將軍孝莊反正慶於家尋拜散騎常侍都督潁州諸軍事潁州刺史建明中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武初除衛將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孝

武西還除侍中驃騎將軍大統初以本官行東秦州事加使持節當州大都督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邑八百戶七年領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爲都督東雍華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八年卒於家贈本官證曰靜

柳慶字更興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乃率民南徙居於汝潁之閒故世仕江表祖緯宋同州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齊奉朝請魏景明中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慶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治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曝書僧習謂慶曰汝雖聰敏吾未經特試乃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有餘言慶立讀三徧便卽誦之無所遺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未定僧習謂諸子曰柳生清貧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恆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卽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讓者不許爲服重慶泣而言曰禮者蓋緣人情者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義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由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貧土成墳服闋除中堅將軍魏孝武將西遷除慶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太祖共論時事太祖卽請奉迎輿駕仍命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高歡已屯河北關中兵既未至朕欲往荊州卿意何如慶對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彊國也宇文泰忠誠奮發朝廷之貳臣也以陛下之聖明仗宇文泰之力用進可以東向而制羣雄退可以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之計也荊州地非要害衆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黨斯乃危亡是懼寧足以固鴻基以臣斷之未見其可帝深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閣祭酒領記室轉戶曹參軍八年遷大行臺郎中領北華州長史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如故幷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遽千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義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本官兼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姦横或有告其監牛慶捕推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辦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戚侵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城閉不異而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遽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恆置何處對曰恆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病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卽遣吏遽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爲十二部詔以慶爲計部郎中別駕如故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鳥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昧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牓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牓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闕高門可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十三年封清河縣男邑二百戶兼尚書右丞撫計部十四年正右丞太祖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曰王茂無罪奈何殺之太祖愈怒聲色甚厲謂慶曰王茂當死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遽者爲不明臣有不爭者爲不忠慶誠竭愚戇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之君耳願深察之太祖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太祖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爲子增邑三百戶十五年加平南將軍十六年太祖東討以慶爲大行臺右丞加撫軍將軍還轉尚書右丞加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初除民部尚書慶威儀端肅權機明辨太祖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太祖亦以此深委仗焉二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

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大官建拜司會中大夫孝閔帝踐阼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晉公護初攝政欲引爲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疎忌出爲蒙州刺史世宗尋悟留爲雍州別駕領京北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爲郎迄于司會府庫倉儲並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爲小冢宰乃因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剩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保定三年又入爲司會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歸慶撫養甚篤及寶率衆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及諸子拘留囚之讓慶曰國家憲綱皆君等所爲雖有私怨豈得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昆弟之讎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所屈卒以此免天和元年十二月薨時年五十贈鄖綏丹三州刺史諡曰景子機嗣

機字匡時少有令譽風儀辭令爲當世所推歷小納言開府儀同三司司宗中大夫太宰中御正上大夫華州刺史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亦善草隸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爲莫逆之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參軍建德初除內史上士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隨道王徧民來聘高祖令弘勞之徧民謂弘曰來日至於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齎國信阻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爲追尋此物也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而遲距是隳君之命乎徧民慚不能對高祖聞而嘉之盡以徧民所進之物賜弘乃令報聘占對詳敏見稱於時使還拜內史都上士遷御正下大夫尋卒於官時年三十一高祖甚惜之贈晉州刺史揚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賴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昭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慶三兄檜斡檜蚪檜並自有傳慶好學善屬文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卒子帶車字孝孫深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辭賢素爲洛州刺史召爲主簿後與諸父歸朝太祖辟爲參軍時侯景作亂江右太祖令帶車使江鄂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值侯瑱等反帶車乃矯爲太祖書以撫定之並卽降附既至鄂見邵陵具申太祖意邵陵卽時隨帶車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十七年太祖遣大將軍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車爲治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循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車入城說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與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曾衆路阻而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戚懼珠爽貪榮慕利此生人常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戮逃亡以勸安居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輯稱之計家家圖安堵之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舊戚社稷無主臺忠將何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爲足下不取也侯閱實看相時而動智者因變立功當今爲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門歸命下吏免生民於塗炭全婁唐於孝道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喪者哉循然之後乃降魏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二年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明年轉汾陰令發摘奸伏百姓畏而懷之世宗初入爲地官上士武成元年授帥都督治御伯下大夫遷武藏下大夫保定三年授大都督四年加儀同三司中外府掾天和六年封廉城縣男邑五百戶轉職方中大夫三年授兵部中大夫雖頻徙職仍領武藏尋丁母憂起爲職方中大夫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雖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贊爲益州刺史高祖乃以帶車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民事建德中大軍東討徵帶車爲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陳王純出幷州以帶車爲幷州司會幷州總管府長史六年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贈曰憓子祚嗣少有名譽大象末宣納上士

史臣曰周惠達見禮於寶黃揚寬荷恩於晉泰既而蕭氏獲罪莊帝出居遂能契闊艱戎不以興王草廬崎嶇危難不以夷險易心斯固篤終之士柳慶東帶立朝儼匡綱之節莅官從政著清白之美並遭逢與運各展志能譽重搢紳誼

陸場拔升虛云也然慶長避權寵遠忤宰臣雖取譏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

周書卷二十二

周書卷二十二考證

楊寬傳子紀闕○北史作子文紀闕

穆字紹叔○穆與僉係寬之兄自此以下至華州刺史句當另自成傳

柳慶傳今欲首懼不免誅○首字下脫一伏字

周書卷二十二考證

列傳第十五

蘇綽　弟緯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墳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太祖餞於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爲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拒賈衆禍之於潼關四年加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太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彊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纔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食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敎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敎模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敎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愁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敎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敎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曉譬中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敎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敎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敎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敎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遷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敎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敎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敎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

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鑾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者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生之具夫爲政不欲遍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辟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駑騏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棟梁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冑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通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舉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俊今之智效一官行閑一邦者豈非近英俊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鑒之馳而試之玉石駿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閑在下州郡尚有緣假擾亂細民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悔矣其五卿歲終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懷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

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觀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救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恩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徼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觀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栲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情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擾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窮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失不經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輕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較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虐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殺一儆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彊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閒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管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旱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轉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丕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誕惟武考不墜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丘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彝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歆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敷暢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杜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緜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揆僉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

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寵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檡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糅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辟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承順惇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襲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流風因而未革將以移俗與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吝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怨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杜國秦治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亹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遂致於雍肅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敉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遵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太祖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太祖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懇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太祖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婁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遽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卮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爲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太祖廟庭子威嗣威少有父風襲爵美陽伯娶晉公護女新興公主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懷道縣公建德初稍遷御伯下大夫大象末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以綽著名前代乃下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魏武揔子幹之風前代名賢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書美陽伯蘇綽文雅政事遺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績宜開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封邳國公邑二千戶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沉勇有決斷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盪寇將軍累功封還奉朝請屬威將軍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加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太中大夫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四年出爲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史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彊濟特爲太祖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梁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武成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年卒子植嗣

史臣曰書云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罔食是以知人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爲下之常道若乃庖廚胥靡種德微管之臣罕聞於世釣魯逐荊抱關執戟之士無乏於時斯固典謨所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監前事之得喪勞慮己於吐握其知賢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遵衡矣稷

契伊呂之流可比肩矣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倚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彫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體場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周書卷二十三

周書卷二十三考證

蘇綽傳杜國秦治軍公列將罔不來朝○杜國秦諸本作杜國諱北史作杜國秦下文同臣文諱按李虎亦諱杜國但虎位周文之下諱詞似準周文以統百官今依北史改正

遂致於痛○北史作遂至於痛熙此脫一熙字

周書卷二十三考證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靖太常丞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篇前修矣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授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太祖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傳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修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公轉少師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咸盡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性彊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累遷侍中僕射世宗即位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觀者榮之出爲宜州刺史蒞配食太祖廟庭子慎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幷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草漢魏之法事並施行今錄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冢宰地官府（司徒春官府（宗伯夏官府（司馬秋官府（司寇冬官府（司空史雖具載文多不錄辯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茲厥後世有損益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意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幷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其內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大將軍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右九命

驃騎車騎等將軍左右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後將軍左右將軍左右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戶一萬以上刺史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右七命

鎮遠建忠等將軍諫議議議等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右正六命

中堅車騎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右六命

寧遠揚烈伏波等將軍左右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右正五命

輕車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武賁冗從等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治中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右四命

威烈討寇將軍左右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車騎府長史司錄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治中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府參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長史正六命州治中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右三命

珍寇珍難將軍彊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後左右府七命州列曹參軍戍副五命郡丞右二命

曠野橫野將軍殿中員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右正一命

武威武牙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堅軍翊軍遠揚烈伏波輕車府列曹參軍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

周書卷二十四

周書卷二十四考證

盧辯傳麻幕前修矣○此下北史有節閔帝立云云臣文淳按下文云及帝入關帝謂孝武也作史者若不載節閔帝卽位事則當云及孝武入關不當云帝入關也以北史校之知此明有遺脫

子愼○北史云子愼嗣隋開皇初以辨前代名德追封沈國公此脫

其開府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北史云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此亦脫誤

周書卷二十四考證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十七

李賢弟遠　遠子基

李賢字賢和其先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嵩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殁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祖斌襲領父兵鎮於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魏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勳追贈涇原東秦三州刺史司空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爲台牧卿其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豈能彊學待問領徒授業耶唯當粗閑教義補己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聞者慚服年十四遭父喪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諸州反叛魏孝莊遣尒朱天光率兵擊破之其黨万俟道洛糾合餘黨少渾猶據原州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使造賢令密圖道洛天光率兵繼進會賊黨万俟阿寶戰敗逃還私告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此阿寶以性命相投願能存濟賢因令阿寶僞爲醜奴使紿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發既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道洛乃將麾下六千人奔于牽屯山天光見賢曰道洛之出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出馬千匹以助軍天光大悅時原州亢旱天光以乏水草乃退舍城東五十里牧馬息兵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道洛復乘虛忽至時賊黨千餘人在城中密爲內應引道洛入城遂殺邪利賢復率鄉人殊死拒戰道洛乃退走又有賊帥逮符願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衄賢閒道赴雍州諮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僞貨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即散走累遷威烈將軍殿中將軍高平令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太祖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將至秦州悅棄城走太祖令兄子導勒兵追之以賢爲前驅轉戰四百餘里至牽屯山及之悅自剄於陣賢亦被重瘡馬中流矢太祖嘉之賞奴婢布帛及雜畜等授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魏孝武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兵迎衛時山東之衆多欲逃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爲殿衆皆憚之莫敢亡叛封下邽縣公邑一千戶俄授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鎮原州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狠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劍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噪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乃斬關遁走賢輕與三騎追斬之還原州長史尋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衆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其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倚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搗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幷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生獲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頭八年授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閑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十二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俄而茹茹圍逼州城剽掠居民驅擁畜牧賢欲出戰大都督王德猶豫未決賢固請德乃從之賢勒兵將出賊密知之乃引軍退賢因率騎士追擊斬二百餘級捕虜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二萬頭財物不可勝計所掠之人還得安堵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六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焉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賢乘輅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魏恭帝元年進爵河西郡公增邑

通前二千戶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俄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荊州軍變反開府潘招討之令賢與賀若敦率騎士七千別道邀擊殲帥文子榮大破之遂於平州北築汶陽城以鎮之尋治鄧州刺史時以巴湘初附詔賢總監諸軍略定乃遷江夏民二千餘戶以實安州幷築甑山城而還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高祖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爲姪女賜與甚厚及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朕昔沖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勳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梓尚懷好音矧茲惠矣其膺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豫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幷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廄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又拜賢甥厙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賚放之四年王師東討朝議以西道空虛廣羌渾侵擾乃授賢使持節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不敢向東五年宕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洮州刺史屬羌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絕援軍賢率千騎禦之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羌復引吐谷渾數千騎將入西疆賢密知之又遣兵伏其隘路復大敗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還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爲之高祖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天和四年三月卒於京師時年六十八高祖親臨哀慟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涇原秦等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證曰桓子端嗣端字永貴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司會中大夫中州刺史從高祖平齊於鄴城戰歿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證曰果端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崇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國

廣宗郡公崇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滕伯孝軌弟詢少歷顯位大象末上柱國隴西郡公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爲戰鬬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軍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略知指趣而已魏正光末天下鼎沸勅勒賊胡琛侵逼原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劍而言曰頃年以來皇家多難阿黨乘機肆其毒螫王略未振緩其巢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並世載忠貞沐浴教義今若棄同即異去順効逆雖五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劍斬之於是衆皆股慄莫不聽命乃相與盟歃遂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害唯遠兄弟並爲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賢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迹和光可以免禍內伺釁隙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復表裏相應既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豈若眷迫凶威坐見夷滅賢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京師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賜帛千匹幷弓刀衣馬等及尒朱天光西伐乃配遠精兵使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後以應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太祖見遠與語悅之令居麾下甚見親遇及魏孝武西遷授假節銀青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封安定縣伯邑五百戶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進爵爲公增邑千戶仍領左右從征賾泰復弘農並有殊勳授都督原州刺史太祖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體之有手臂之用豈可暫睽於身本州之榮乃私事耳卿若述職則孤無所寄懷於是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三千戶尋從獨孤信東略遂入洛陽爲東魏將侯景等所圍太祖至乃解及河橋之戰遠與獨孤信爲右軍不利而退除大丞相府司馬軍國機務遠皆參之夏避權勢若不在己時河東初復民情未安太

祖謂遠曰河東國之要鎮非卿無以撫之乃授河東郡守遠敎嬰風俗勸課農桑甫遇姦非兼修守禦之備曾未期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勞問徵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建東宮授太子少傅尋轉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時齊神武屯兵河陽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兵務神速事貴合機古人有言不入獸穴安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太祖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太祖戰於邙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爲殿軍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遠善綏撫有幹略守戰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外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如此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東魏將段孝先率步騎二萬趨宜陽以送糧爲名然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遁走太祖乃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幷雜綵二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平生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參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遠所以重其罪實明公若欲全之乞憲此授太祖曰公勳德兼美朝廷欽屬選衆而舉何足爲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乃拜職太祖又以第十一子達令遠子之即代王也其見親待如此時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廢嫡年尚幼沖乃召羣公謂之曰孤欲立子以繼嗣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皆默未有言者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略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即斬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邑千戶復鎮弘農遠子植在太祖時已爲相府司錄參軍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恐不被任用乃密欲誅護語在孝閔帝紀謀頗漏泄護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既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乃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鍾愛於植植又口辯乃云初無此謀遠謂爲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乃自來也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幷逼遠令自殺時年五十一植第叔諧叔謙叔讓亦死餘並以年幼得免建德元年晉公護誅乃詔曰故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遠早蒙驅任夙著勳績內參帷幄外屬藩維竭誠王室乃懼橫禍言念貞良追增傷悼宜加榮寵用彰忠節贈本官加陝熊等十五州諸軍事陝州刺史諡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黎國公邑三千戶改諡曰懷植及諸弟並加贈諡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工騎射太祖召見奇之乃令尚義歸公主大統十年釋褐員外散騎常侍後以父勳封建安縣公邑一千戶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領大丞相親信俄轉大都督進爵濟河郡公太祖扶危定傾威權震主及魏廢帝即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太祖諸子年皆幼沖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爲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即位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爵燉煌郡公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孝閔帝踐阼出爲海州刺史尋以兄植被收例合坐死既以主貴又爲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既被謫滿常憂懼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

位年三十一申公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其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與寶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嫩煌郡公諡曰孝子威嗣威字安民起家右侍上士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從高祖平齊以功授上開府拜軍司馬宣帝即位進授大將軍出爲熊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柱國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縱橫忠勇奮發亟摧勍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於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值主策名委質或使煩莫府或契闊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跡尊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崩嗣君沖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草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勳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疎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爲不幸

周書卷二十五

周書卷二十五考證

李賢傳吉弟崇崇弟孝軌孝軌弟詢○北史云吉弟孝軌孝軌弟詢詢弟崇未知孰是

周書卷二十五考證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十八

長孫儉　長孫紹遠 弟澄　兄子兕　斛斯徵

長孫儉河南洛陽人也本名慶明其先魏之枝族姓托拔氏孝文遷洛改爲長孫五世祖滿魏太尉北平王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孝昌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從尒朱天光破隴右太祖臨夏州以儉爲錄事深器敬之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爲秦州長史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舉州歸附卽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時荊襄初附太祖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荊州刺史東南遣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元禮爲民所愬推治穢實儉卽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值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元禮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元禮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置晉勞之太祖又與儉書曰近行臺僕射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遽自杖三十用肅軍下晉昔聞王臣奉事匪躬之故董訓晉公忘私知無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己以訓軍像者也聞之嘉歎荊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廷許焉在州遂歷二載徵授大行臺尚書祭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尚書既志安貴兼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又除行臺僕射荊州刺史時梁敬陽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爲鮮卑諸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悚恐不敢仰視曰晚儉乃著帶襆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興亂朝廷招攜之意詞旨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敎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啓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其經略儉對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卽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且梁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儉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燕公于謹總戎衆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公遷大將軍移鎮荊州總管五十二州儉舊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三年以疾還京爲夏州總管薨遺啓世宗請葬於太祖陵側幷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追封鄫公荊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詔曰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慚曩哲言葬嘉尚弗忘于懷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卽便給外今還其妻子子隆

長孫紹遠字師河南洛陽人少名仁父稚魏太師錄尚書上黨王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閑紹遠彊記心以爲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誦月令數紙纔一偏誦之若流自是碩乃歎服魏孝武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齊神武稱兵而帝西遷紹遠隨稚奔赴又累遷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太祖每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然其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孝閔踐阼封上黨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爲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鐘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世宗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樂貴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鐘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擇往復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授小司空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

而作七始又欲廢八而懸七幷除黃鐘之正宮用林鐘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
懸八擊自先民百王共軌萬世不易下逮周武崇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
廢八之典且黃鐘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高祖竟廢七音屬紹
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損樂器乃書與樂部齊樹之缺後疾甚乃上遺表
又陳之而卒帝省表涕零深痛惜之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弼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從征討有策謀勇
冠諸將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孝武初除征東將軍渭州刺史魏文帝嘗
與太祖及羣公宴從容言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聲曰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匡救其惡既而出閤太祖深歎澄之合機
而體其次答者後從太祖援玉壁又從戰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
阼拜大將軍封義門公爲五璧總管卒自喪初至及葬世宗三臨之典祀中大
夫宇文善誄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禮典世宗不從澄操履
清約家無餘財太祖嘗謂曰我於公閒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即具道澄曰澄
自頂至足皆是明公恩造即如今者實無所須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
而好觀人酣與常恐座客請歸每勑中廚別進異饌留之止

兜字者汗性機辯彊記博聞雅重賓遊尤善談論從魏孝武西遷天和初累遷
驃騎大將軍開府還蒲州刺史

斛斯徵字士亮河南洛陽人父椿太傅尚書令徵幼聰穎五歲誦孝經周易識
者異之及長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以
父勳累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
方始備焉又樂有鐏于者近代絶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
此鐏于也來弗之倍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
乃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後高祖以徵治
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之
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爲夫子儻者榮之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高
祖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
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譴除名而帝
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一
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歎而奏帝頗納焉及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
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閨樂不樂閨倘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閨樂明
卽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衒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
甚徵以荷高祖重恩嘗備位師傅若生不能諫死何以見高祖乃上疏極諫指
陳帝失帝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獄獄卒張元哀之乃以佩刀穿獄牆遂出之
元卒被拷而終無所言徵遇赦得免隋文踐極例復官除太子太傅詔修撰樂
書開皇初薨子諮徵所撰樂典十卷

周書卷二十六

長孫儉傳總戎東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北史平字上有專字此處脫去

遷以其第卽便給外今還其妻子子隆○給外北史作外給又云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違其讓挹致乖懇勤今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遺播無替華修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從長潮公元定伐陳沒江南卒隆第平最知名

臣文淳按此書詔文無斷節之例此獨不全子隆句文氣不完其爲遺脫無疑

長孫紹遠傳父稚○北史云父承業又北史長孫覽傳云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臣文淳按北魏書高祖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字承業幼與稚同義唐人諱治高宗諱也北史上于高宗時故李延壽改稚爲幼此書成于貞觀時故不諱嫌名也

乃書與樂部齊樹之缺○此句下北史敘次甚詳本傳所缺宜以北史補之又北史傳末有璽贈柱國大將軍證曰獻號樂祖配婁廟廷子寶嗣二十字此亦脫去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十九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厙狄昌　田弘　梁椿　梁臺　宇文測第深

赫連達字朔周，成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拜都將，賜爵長廣鄉男。遷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軍中大擾，趙貴建議迎太祖，諸將猶豫未決。達曰：「宇文夏州，昔爲左丞，明略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濟。趙將軍議是也。達請輕騎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貴於是謀遂定。令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問故，達以實對。太祖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引軍向高平。令達率騎擐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多，有數村民方扶老羸，驅畜牧，欲入山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多受制於賊，今若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於是迭相曉語，咸復舊業。太祖聞而嘉之，悅平。加平東將軍。太祖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時，君等性命懸於賊手，雖欲來告其路，無從。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共盡忠節，同雪讎恥，雖藉衆人之力，實賴杜子之功。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達固讓太祖弗許。魏孝武入關，褒敘勳義，以達首逆元帥，匡復蔡龍，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從儀同李虎破曹泥，除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幷前一千戶。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又增邑八百戶。除泉郡守，轉帥都督，加持節、除濟州刺史，詔復姓赫連氏。以達勳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卽本州也，進爵爲公。拜大都督，尋授儀同三司。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循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爲。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鬬，則成敗未可知。況行師之道，以全軍爲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將帥各申所見。於是開府楊寬等，並同達議。武遂受循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六官初建，授左遷伯出爲隴州刺史。保定初，遷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爲晉進爵樂川郡公，建德二年，進位柱國。薨子遷嗣。大象中，位至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擊万俟醜奴及其枝黨，轉戰數十合，並破之。膂力絶倫，被甲荷戈，升陟峯嶺，猶步平路，雖數十百日，不以爲勞。以功授宣武將軍、子都督。從太祖討平侯莫陳悅，遷都督。賜爵鄜縣男。魏孝武入關，進爵石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戶。加通直散騎常侍。果性彊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備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諜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襲賨泰於潼關，太祖依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真珠金帶一腰，弟二百匹，授征虜將軍。又從復弘農，攻拔河南城，獲郡守一人，論功爲最。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增邑九百戶。遷朔州刺史，轉安州刺史，加帥都督。九年，從戰邙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出爲宜州刺史。錄前後功，進爵襄中郡公。魏恭帝元年，授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功別封一子縣公。武成二年，又率軍破稽胡大獲生口，賜奴婢一百口。除寧州刺史，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四年，從尉遲迥圍洛陽，軍退，果所部獨全。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爲政寬簡，吏民稱之。建德初，薨。子明嗣。大象末，位至上大將軍、黎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爲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祖護，魏

景明初爲陳留郡守父襲名著西州正光中万俟醜奴寇亂關中襲乃背賊棄妻子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魏孝武西遷仍在關東後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夏二州刺史卒贈原州刺史祐性聰敏有行檢襲之背賊東歸也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便騎射太祖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太祖遷夏州以祐爲都督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遣使迎太祖將赴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狼子野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大決也於是召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朧賊逆亂與諸人戮力討之觀諸人辈似有不同者太祖微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人也豪祐今日必斬焉人之頭因按劍臨之舉座皆叩頭曰願有効擇祐乃叱元進而斬之拜其黨並伏誅一坐皆戰慄不敢仰視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以此知重之乃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後從討悅破之又從迎魏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萇鄉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加寧朔將軍羽林監尋持節員外散騎常侍進爵雲侯增邑一千一百戶從太祖擒賈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又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乃下馬步鬬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祐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儀是勇士但弛甲來降豈慮無富貴耶祐罵之曰死卒吾今取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豈性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因此戰數合唯失一人敵乃稍卻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太祖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太祖相會太祖見祐至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太祖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增邑三百戶授京兆郡守九年東魏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遥避之俄授青州刺史轉原州刺史加帥都督尋除大都督十三年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還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賜姓大利稽氏進爵懷寧郡公魏恭帝二年中領軍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江陵初附諸蠻騷動詔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三年拜大將軍給後部鼓吹以前後功增邑幷前四千戶別封一子縣伯太祖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侍疾及太祖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孝閔帝踐阼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避直殿省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世宗即位拜小司馬少保如故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至是禮遇彌隆御膳每有異味輒輟以賜祐羣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禮遇常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交於勢要尋以本官禮鎮原州頃之授宣州刺史未之部因先氣疾動卒於原州時年五十四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嘗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邪言訖各大笑穆即申公也後皆如其言及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乃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其見知如此性節儉所得祿皆散與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莊子正嗣官至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起家魏廣平王參軍丞相府兼記室加宣武將軍給事中從尉遲迥平蜀授帥都督賜爵安彌縣男稍遷司轄下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澧州刺史在州受賂總管代王達以其功臣子弟密奏貴之後爲邛州刺史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世爲豪族父安成魏正光末茹茹寇邊以統軍從鎮將慕容勝與戰大破之時破六汗拔陵作亂欲遏安成不從乃率所部討陵以功授伏波將軍給鼓節後與拔陵連戰卒於陣善魏孝昌中從尒朱榮入洛授威烈將軍都督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直寢封房城縣男邑三百戶後從太祖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魏孝武西遷授武衛將軍進爵武始縣伯增邑二百戶大統初加平東將軍進爵爲侯擒費穆復弘農破沙苑累有戰功除使持節衛將軍假驃騎大將軍秦州刺史四年從戰河橋加大都督進爵爲公除涇州刺史屬茹

為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復所掠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莅三蕃頗有政績魏恭帝二年進爵永陽郡公增邑二千戶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涼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為小司徒四年突厥出師與隋公楊忠東伐令善應接之五年夏卒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延夏鹽恆燕五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子昇和嗣先以善勳拜儀同三司

辛威隴西人也祖大汗魏渭州刺史父生河州四面大都督及威著勳追贈大將軍涼甘等五州刺史威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岳征討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太祖統岳之衆見威奇之引為帳內尋授羽林監封白土縣伯邑五百戶從迎魏孝武因攻回洛城功居最大統元年拜寧遠將軍增邑二百戶累遷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戶從擒賓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先鋒陷敵勇冠一時以前後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從于謹破襄城又從獨孤信入洛陽經河橋陣加持節進爵為公增邑八百戶五年授揚州刺史加大都督十三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隸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毛氏出為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民和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抱罕郡公增邑五千戶及司馬消難來附威與達奚武率衆援接保定初復率兵討丹州叛胡破之三年與達奚武攻陽關拔之明年從尉遲迥圍洛陽還拜小司馬天和初進位柱國復為行軍總管討綏銀等諸州叛胡並平之六年從齊王憲東伐拔伏龍等五城建德初拜大司寇三年遷少傳出為寧州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增邑幷前五千戶復為少傳其年冬薨時年六十九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門友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子永壽嗣大象末以威勳拜儀同大將軍

厚狄昌字特德神武人也少便騎射有膂力及長進止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年十八尒朱天光引為帳主加討夷將軍從天光定關中以功拜寧遠將軍奉車都尉統軍天光敗又從賀拔岳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岳被害昌與諸將議坱藏太祖從平侯莫陳悅賜爵陰盤縣子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後從太祖迎魏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縣子邑八百戶大統初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從破賓泰授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復弘農戰沙苑昌皆先登陷陣太祖嘉之授帥都督四年從戰河橋除黨州刺史後與于謹破胡賊劉平伏於上郡授馮翊郡守久之轉河北郡守十三年錄前後功授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又從隋公楊忠破檀賊田社濟昌功為最增邑三百戶拜儀同三司尋遷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出為東夏州刺史魏廢帝元年進爵方城郡公增邑幷前四千一百戶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過人敢勇有謀略魏永安中陷於万俟醜奴尒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授都督及太祖初統衆弘求謁見及論世事深被引納即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魏孝武功封鶉陰縣子邑五百戶太祖常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為公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解洛陽圍破河橋陣弘功居多累蒙殊賞賜姓紇干氏尋授原州刺史以弘勳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之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未從朝化韶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叛羌及鳳州叛氐等並破之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脛者九馬被十箭朝廷壯之信州羣蠻反又詔弘與賀若敦等平之孝閔帝踐阼進爵鄖門郡公邑通前二千七百戶保定元年出為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式百姓頗安之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明年又從忠東伐師還乃旋所鎮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應接詔弘討之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二柵遂破平之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衛公直赴援與陳人戰不利仍以弘為江陵總管及陳將吳明徹來寇弘與梁主蕭巋退保總南令副總管高琳拒守明徹退乃還江陵尋以弘為仁壽城主以遏宜陽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龍以為宜陽援弘與陳公純破之遂拔宜陽等九城以功增邑五百戶進位柱國大將軍建德二年拜大

司空遷少保三年出爲總管夏鄜昌豐慶渠六州諸軍事夏州刺史薨于州子恭嗣少有名譽早歷顯位大象末位至柱國小司馬朝廷又追錄弘勳進爵爲
郡國公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祖屈朱魏昌平鎮將父提內正鄜椿初以統軍從尒朱榮入洛復從榮破葛榮於滏口以軍功進授都將後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蕭寶夤等遷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子都督普泰初拜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二年除高平郡守封盧奴縣男邑一百戶大昌元年進授都督從太祖平侯莫陳悅拜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初進爵樂城縣伯增邑五百戶出爲隴東郡守尋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遷梁州刺史從復弘農戰沙苑與獨孤信入洛陽從宇文貴破東魏將堯雄等累有戰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從戰河橋進爵東平郡公增邑一千戶俄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從于謹討稽胡劉平伏椿擒其別帥劉持塞又從獨孤信討岷州羌梁企定破之除渭州刺史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寇夏安之十三年從李弼赴潁川援侯景別攻圍韓鎮斬其鎮城徐衞城主卜貴洛率軍士千人降以功增邑四百戶孝閔帝踐阼除華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二年入爲少保轉少傅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恆鄜延丹寧五州諸軍事行恆州刺史諡曰烈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臨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資產時論以此稱焉子明魏恭帝二年以椿功襲爵豐陽縣公尋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治小吏部歷小御伯御正下大夫保定五年詔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明天和中改封樂陵郡公除上州刺史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戶

梁臺字洛都長池人也父去斤魏獻文時爲隴西郡守臺少果敢有志操孝昌中從尒朱天光討平關隴一歲之中大小二十餘戰以功授子都督賜爵隴城鄉男普泰初進授都督後襲侯莫陳悅討南秦州羌監平之悅表臺爲假節衞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隴城縣男邑二百戶尋行天水郡事轉行趙平郡事頻治郡頗有聲績未幾天光追臺還引入幄內及天光敗於寒陵實拔岳又引爲心膂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議期戴太祖從討悅破之又拜天水郡守大統初復除趙平郡守又與太僕石猛破兩山屠各昭增邑一百戶轉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寇掠居民州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策寧善而從之遂破賊徒復與于謹破劉平伏錄前後勳授頴州刺史賜姓賀蘭氏從援玉壁戰邙山授帥都督大統十五年拜南夏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增邑二百戶魏廢帝二年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孝閔帝踐阼進爵中部縣公增邑通前一千戶武成中從賀蘭祥征洮陽先登有功別封綏安縣侯邑一千戶詔聽轉授其子元慶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率兵禦之乃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鄜州刺史臺性疎通恕己待物至於撫民庶政尤以仁愛爲心不竭讖千餘字口占書啓辭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戈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宇文測字澄鏡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頹祖麒麟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沉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起家奉朝請殿中侍御史累遷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御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魏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爲之備太祖見之甚歡使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太祖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軍國政事多委任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通直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大統四年拜侍中長史六年坐事免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測政存閑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餚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鎧衞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慚乃不爲寇汾晉之閒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爲仇讎矣時論稱之方於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懷貳心者太祖怒曰測爲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

許測以便宜從事八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行涇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遣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卒於位時年五十八太祖傷悼親臨慟哭仍令水池公護監護喪事贈本官諡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幷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既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歷官內外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臨潼縣公測弟深

深字奴干性靦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伍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爲名將至永安初起家秘書郎時羣盜蜂起深廉直時事亦朱榮雅知重之拜屬武將軍尋除車騎府主簿三年授子都督領宿衛兵卒及齊神武舉兵入洛孝武西遷既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太祖以深有謀略欲引致左右圖讓政事大統元年乃啓爲丞相府主簿加朱衣直閤尋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陽太祖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太祖乃隱其事陽若未有謀者而陰問策於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頑凶而勇戰驟勝而輕敵歡每仗之以爲禦侮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既廣竇氏歡勢自沮回師禦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齊神武亦退深又說太祖進取弘農復克之太祖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之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度河涉洛至於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充斥何賀之有對曰高歡之據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慙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以擒也此事昭然可見不賀何爲請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矣太祖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四年從戰河橋六年別監李弼軍討白額稽胡並有戰功俄進爵爲侯歷通直散騎常侍東雍州別駕使持節大都督東雍州刺史深爲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豪右吏民懷之十七年入爲雍州別駕魏恭帝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孝閔帝受禪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吏部中大夫武成元年除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二年徵拜宗師大夫轉軍司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爲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在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獲時譽性仁愛情隆宗黨從弟神譽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天和三年卒於位贈使持節少師恆雲蔚三州刺史諡曰成康子孝伯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閑旬月是以人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若夫數將者並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世而名成終始美矣哉以赫連連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乎抑亦天性也宇文測昆季政績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歟

周書卷二十七

周書卷二十七考證

田弘傳子慈嗣○北史云子仁慈嗣胡一仁字

周書卷二十七考證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史寧　陸騰　賀若敦　權景宣郭賁

史寧字永和，建康襄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爲臨松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寧鎮，因家焉。父遵，初爲征虜府鎧曹參軍，屬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屠陷，遵遂率鄉里二千家奔恆州。其後恆州爲賊所敗，遵復歸洛陽，拜樓煩郡守。及寧著勳，追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諡曰貞。寧少以軍功拜別將，遷直閤將軍、都督。衛禁中。尋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寧以本官爲勝軍司，率步騎一千，隨勝之部，值荊蠻騷動，三鵶路絕，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襟左，翕然降附。遂稅得馬一千五百匹，供軍。尋除南郢州刺史，及勝爲大行臺，表寧爲大都督，率步騎一萬，攻梁下遂戍，破之，封武平縣伯，邑五百戶。又攻拔梁齊興鎮等九城，復戶二萬而還。未及論功，屬魏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率衆寇荊州，寧隨勝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殿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至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爲之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寧密圖歸計。寧曰：朱異既爲梁主所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寧乃見異，申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之意，辭氣雅至，異亦嗟挹，謂寧曰：桑梓之慮，其可忘懷。當爲奏聞，必望遂所請耳。未幾，梁主果許勝等歸。大統二年，寧自梁歸闕，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久之，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民。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通直散騎常侍、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故胡梨荷爲東義州刺史，寧僅得入州，梨荷亦至，寧迎擊破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既鄰接驃揚，百姓流移，寧留心撫慰，咸來復業。十二年，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遣獨孤信率兵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爲陳禍福，城中吏民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克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涼西涼二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涼州刺史。十五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十六年，宕昌叛羌獠甘作亂，遂其王彌定而自立，幷連結傍乞鐵忽及鄧五醜等，詔寧率軍與宇文貴、豆盧寧等討之。寧別擊獠甘，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立柵守險。寧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率三萬人逆戰，寧復大破之，追奔至宕昌。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羌廉玉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生羌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舊，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彌定足能制之，以此還師，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將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爲，以此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狥而斬之，幷執廉玉送闕，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師還，詔寧率所部鎮河陽。寧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鎮之後，邊民並思慕之。魏廢帝元年，復除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初，茹茹與魏和親，後更離叛，寇爲突厥所破，殺其主阿那瓌部落逃逸者，仍奉瓌之子孫，抄掠河右。寧率兵邀擊，獲瓌子孫二人，幷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獲數萬人，進爵安政郡公，三年，吐谷渾通使於齊。寧擊獲之，就拜大將軍。寧後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卽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渾。太祖令寧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渾已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敎賀真二城，是吐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卽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敎，渾委周國王率衆逆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敎，敎是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渾賀羅拔王依險爲柵，周回五十餘里，欲塞寧路。寧攻其柵破之，俘斬萬計，獲雜畜數萬頭。木汗亦破賀真，虜渾主妻子，大獲珍

物寧還軍於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擾寧手敕其勇決行遣所乘良馬令寧於幔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景惮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寧奴婢一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寧乃還州尋被徵入朝屬太祖將寧悉衆不已乃請赴陵所壹哀幷告行師克捷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出爲荆襄浙鄀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荆州刺史寧有識書諳兵權臨敵指撝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及在荆州頗自奢縱貪濁不修法度嘗出有人訴州佐曲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是有事者不復敢言擊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州謚曰烈子雄嗣雄字世武少勇敢膂力過人便弓馬有算略年十四從寧於牽屯山擊迎太祖仍從校獵弓無虛發太祖歎異之尋尚太祖女永富公主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鄜都中大夫大取中大夫從柱國抱罕公幸威鎮金城遂卒於軍時年二十四雄弟祥以父勳賜爵武遂縣公祥弟雲亦以父勳賜爵武當縣公

陸騰字顯聖代人也高祖侯魏征西大將軍東平王祖彌夏州刺史父旭性雅好老易緯候之學撰五星要訣及兩儀真圖頗得其指要太和中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知天下將亂遂隱於太行山孝莊即位屢徵不起後贈幷汾恆肆四州刺史騰少慷慨有大節解巾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府中兵參軍尒朱榮入洛以騰爲通直散騎侍郎帳內都督從平葛榮以功賜爵清河縣伯普泰初遷朱衣直閤尒安平主即東萊王貴平女也魏孝武幸貴平第見騰與語悅之謂貴平曰阿翁真得好壻即擢爲通直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騰時使青州遂沒於鄴東魏與和初徵拜征西將軍領陽城郡守大統九年大軍東討以騰所據衝要遂先攻之時兵威甚盛長史麻休勸騰降不許拒守經月餘城陷被執太祖釋而禮之問其東間消息騰盛陳東州人物又敘述時事辭理抑揚太祖笑曰卿真不背本也即拜帳內大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武衛將軍既爲太祖所知願立功效不求內職太祖嘉之十三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連結漢中衆數萬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自子午谷以援之騰乃星言就道至便與戰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太祖謂騰曰今欲通江由路直出南秦卿宜善思經略騰曰必望臨機制變未敢預陳太祖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卿其勉之即解所服金帶賜之州民李廣嗣李武等憑據巖險以爲堡壁招集不逞之徒攻劫縣歷政不能治騰密令多造飛梯身率麾下夜往掩襲未明四面俱上遂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者更聚徒衆圍逼州城乃語騰曰但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若不殺廣嗣等可謂寇軍實而長寇讎事之不可者也公忻豎子乃敢要人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賊徒阻氣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魏恭帝三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爵上庸縣公邑二千戶陵州木龍獠恃險蠭猨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斬首一萬級俘獲五千人世宗初陵眉戎江黃玉漸逐入州夷夏及合州民張瑜兄弟反衆數萬人攻破郡縣騰率兵討之轉潼州刺史武成元年詔徵騰入朝世宗面勑之曰益州險遠非親勿居故令齊公作鎮卿之武略已著遐邇兵馬鎮防皆當委卿統攝於是徙隆州刺史隨憲入蜀及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保定元年遷隆州總管領刺史二年黃州梁石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而獠猨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攻獠長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欲至鐵山乃僞還師賊不以爲虞遂不守備騰出其不意擊之應時奔潰一日下其三城斬其魁帥俘獲三千人招納降附者三萬戶帝以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東還朝者晉公護率令僞告騰云齊爲無道已誅公家母兄並從塗炭盡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讎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爲副趙公招時在軍復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曰今朝廷令齊公掃蕩河洛欲與此人同行汝彼無事且宜借晉也於是命騰馳傳入朝副憲東討五年拜司憲中大夫天和初信

州蠻據江峽反叛連結二千餘里自稱王侯殺刺史守令等又詔騰率軍討之騰乃先趣益州進驍勇之士乘輕船沿外江而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旌武功語在蠻傳浩陵郡守蘭休祖又據楚向臨容開信等州地方二千餘里阻兵爲亂復詔騰討之初與大戰斬首二千餘級俘獲千餘人當時雖摧其鋒而賊衆既多自夏及秋無日不戰師老糧盡遂停軍集市更思方略賊見騰不出四面競前騰乃激勵其衆士皆爭奮復攻拔其魚令城大獲糧儲以充軍實又破銅盤等七柵前後斬獲四千人幷船艦等又築臨州巢市二城以鎮遏之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破平諸賊凡實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於是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績焉四年遷江陵總管陳遣其將章昭達率衆五萬船艦二千圍江陵衛王直開有陳寇遣大將軍趙蘭李遷哲等率步騎赴之並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出甲士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虜獲二百餘人陳人又決龍川寧邦堤引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將士戰於西堤破之斬首數千級陳人乃遁六年進位柱國進爵上庸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五百戶建德二年徵拜大司空尋出爲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本官加幷汾等五州刺史重贈大後丞證曰定子玄嗣玄字士鑒騰入關時年始七歲仕齊爲奉朝請歷成平縣令齊平高祖見玄特加勞勉即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爲隋文相府內兵參軍玄弟融字士傾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中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

賀若敦代人也父統爲東魏潁州長史大統二年執刺史田迅以州降至長安魏文帝謂統曰卿自頼川從我何日能忘即拜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當亭縣公尋除北雍州刺史卒贈侍中燕朔恆三州刺史司空公諡曰哀敦少有氣幹善騎射統之謀執迅也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難以自拔沉吟者久之敦時年十七乃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已爲將帥後入尒朱禮遇猶重韓陵之役屈節高歡既非故人又無功效今日委任無異於前者正以天下未定方藉英雄之力一旦清平豈有相容之理以敎愚計恐將來有危亡之憂願

恩全身遠害不得有所顧念也統乃流涕從之遂定謀歸太祖時羣盜蜂起各據山谷大龜山賊張世顯滑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者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爲國名將明年從河內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弓三石箭不虛發信大奇之乃言於太祖太祖異之引置麾下授都督封安陵縣伯邑四百戶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擊之而下太祖大悅諸將因得免責累遷太子庶子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三司進爵廣鄉縣侯敦既有武藝太祖恆欲以將帥任之魏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俄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時岷蜀初開民情尚梗巴西人譙淹據兩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爲表裏扇動羣蠻太祖令敦率軍討之山路艱險人迹罕至敦身先將士攀木緣崖倍道兼行乘其不意又遣儀同扶猛破其別帥向鎮侯於白帝淹乃與開業幷其黨泉玉成侯造等率衆七千口累三萬自墊江而下就梁王琳敎邀擊破之淹復依山立柵南引蠻帥向白彪爲援敦設反間離其黨與因其懈怠復破之斬淹盡俘其衆進爵武都公增邑通前一千七百戶拜典祀中大夫尋出爲金州都督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向白彪又與蠻帥向五子等聚衆爲寇圍逼信州韶敦與開府田弘赴救未至而城已陷進與白彪等戰破之俘斬二千人仍進軍追討遂平信州是歲荊州蠻帥文子榮自號仁州刺史擁逼土人據沮漳爲逆復令敦與開府潘招討之擒子榮幷虜其衆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自江陵平後巴湘之地並內屬每遣梁人守之至是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乃令敦率步騎六千度江赴救瑱等以敦孤軍深入規欲取之敦每設奇伏連戰破瑱衆勝徑進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爲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汎溢陳人潰師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數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過見隨即遣

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以老敎師敎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屬之閒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雞鴨以餉瑱軍敎惠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敎甲士出而擒之敎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輒納之敎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長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長船不上敎發伏擒之盡殪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敎之毅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敎度江敎慮其或詐拒而弗許瑱復遣使謂敎曰驟騎在此既久今欲給船相送何爲不去敎報云湘州是我國家之地爲賊侵逼敎來之日欲相平殄既未得一決所以不去瑱後日復遣使來敎謂使者云必須我還可會我百里當爲汝去瑱等留船於江將兵去津路百里敎覘知非詐餘理舟檝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敎失地無功除名爲民保定二年拜工部中大夫尋出爲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三年從柱國楊忠引突厥破齊長城至幷州而還以敎爲殿別封一子順義縣公邑一千戶五年除中州刺史鎮函谷敎特功負氣願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敎獨未得豫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不蒙慈貸翻被除名每懷怨憤屬有臺使至乃出怨言晉公護怒遽徵敎還還令自殺時年四十九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諡曰烈子弼有文武材略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揚州刺史襄邑縣公敎弟誼亦知名官至柱國梅陵縣公

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也父晏騰魏龍西郡守贈秦州刺史景宣少聰悟有氣俠荼黨皆敬異之年十七魏行臺蕭寶夤見而奇之表爲輕車將軍及寶夤敗景宣歸鄉里太祖平隴右擢爲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授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轉祠部郎中景宣曉兵權有智略從太祖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督課糧饋軍以周旋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採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衆少拔還馮城悉叛道路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走從騎略盡景宣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民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僞作太祖書招募得五百餘人保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困得西還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洛陽以南皆來附太祖卽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飢入洛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右丞進屯宜陽攻襄城拔之獲郡守王洪顯俘斬五百餘人太祖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邑三百戶除南陽郡守郡鄰敵境舊制發民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而姦宄猶作景宣至並除之唯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民得肆業百姓稱之立碑頌德太祖特賞粟帛以旌其能遷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經略應接既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楡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前後擒斬三千餘級貴平乃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賴川陷後太祖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絕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得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獲獨被優賞仍留鎮荊州委以鴨南之事初梁鎮陽王蕭督將以襄陽歸朝仍勒兵攻梁元帝於江陵督叛將杜岸衆庶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督破岸督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兼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民吳士英等殺刺史黃道玉因聚爲寇景宣以英等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迺與英書僞稱道玉凶暴歸功英等英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散其黨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治於是廉禮安隨並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迺授幷安肆鄀新應六州諸軍事幷州刺史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軍事進爵爲伯邑五百戶唐州舊田舍嘉自號豫州伯引致齊兵大爲民患景宣又破之獲舍嘉以其地爲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遣初款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虜其家口及部衆洪遣脫身走免自是酋帥懾服無敢叛者兼公于謹征江陵景宣別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潁水又遣別帥

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遣之書論以禍福琳遂遣長史席豐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孝閔帝踐阼徵爲司憲中大夫尋除基都督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大將軍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討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景宣以開府謝徽守永州開府鄭彥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歸諸京師尋而洛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州而羅陽壘反景宣回軍破之斬首千級獲生口二千雜畜千頭送闕還次灞上晉公讓親迎勞之天和初授荆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進爵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勅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恣縱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船艦器仗略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誅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贈河渭鄜三州刺史諡曰恭子如璋嗣位至開府膠州刺史如漳弟如玖儀同大將軍廣川縣侯景宣之去樂口南荆州刺史郭賢據魯陽以拒東魏

賁字道因趙興陽州人也父雲涼州司馬賁性彊記學涉經史魏正光末賊帥宿勤明達圍逼廉州刺史畢暉補賁統軍與之拒守後爲州主簿行北地郡事以征討有功授都督大統二年齊神武襲陷夏州太祖慮其南下與朝臣議之賁進曰高歡兵士雖衆智勇已竭策其舉措必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莅關中振駭而歡不能因利乘便進取雍州是其無智及鑾駕西遷六軍寡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其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且關東荒阻千里無煙縱欲南侵資糧莫繼以此而言不來必矣齊神武後果退如賁所策尋加伏波將軍從王思政鎮弘農授使持節行義州事當州都督轉行弘農郡事賁貫直有算略思政甚重之禦邊之謀多與賁參決十二年除輔國將軍南州刺史及侯景來附思政遣賁先出三鴈鎮於魯陽加大都督封安武縣子邑四百戶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及潁川被圍東魏遣檄曾魯和扇動羣蠻規斷鵝路和乃遣其從弟與和爲漢廣郡守率其部曲侵擾州境賁密開士焉輕往掩襲大破之遂擒魯和既而潁川陷權景宣等並拔軍西還自魯陽以東皆附東魏將彭樂因之遂來攻逼賁撫循將士咸爲盡其力用樂不能克乃引軍退而東魏又以土民韋默兒爲義州刺史鎮父城以逼賁賁又率軍攻默兒擒之轉廣州刺史後從尉遲迥伐蜀行安州事魏恭帝元年行軍蜀郡事兼益州長史以平蜀勳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轉行始州事孝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戶世宗初除迎師中大夫尋出爲勳州刺史鎮玉壁武成二年遷安應等十二州諸軍事安州刺史進爵樂昌縣公賁在官雖無明察之譽以廉平待物去後頗亦見思保定三年轉陝州刺史天和元年卒於位贈少保寧府朔三州刺史諡曰節賁衣服飲食雖以儉約自處而居家曾屬室有餘貲時論譏其詐云子正嗣

史臣曰昔耿恭抗勁虜於疏勒馬救拒羣兵於圍城雖以生易死終賴王師之助其嘉聲峻節亦見稱於貢史焉賀若敦志節慷慨深入敵境勍敵絶其糧道長江阻其歸塗勢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使士卒感其義敵人畏其威利涉死地全師而返非夫忘生以徇國者其孰能若此者乎俯翔元定之傳曾糞土之不若也誠宜裂地以賞之分職以授之而茂勳莫紀嚴刑已及嗟乎政之紕繆一至於此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不能終其位焉史寧權景宣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專伐著剋敵之功布政撫民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傳曰終之實難其斯之謂矣陸騰志氣慷然雅仗名節及授戎律建藩麾席卷巴梁則功著銘典雲撤江漢則聲流帝籍身名俱劭其最優乎

周書卷二十八

周書卷二十八考證

史寧傳遂至樹敦敦是渾之舊都○北史云樹敦是渾之舊都脫一樹字。

寧進兵攻之遁○北史云寧進兵攻之偽遁脫一偽字。

賀若敦傳復令敦與開府潛招討之○潛招北史作殘詔。

周書卷二十八考證

列傳第二十一

王傑　王勇　宇文虬　宇文威弟丘　耿豪

高琳　李和　伊婁穆　楊紹　王雅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王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高祖萬國魏伏波將軍燕州刺史父巢龍驤將軍檐中鎮將傑少有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有膂力魏孝武初起家子都督後從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太祖奇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邙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除岐州刺史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爲公邑八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矟戰士將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孝閔帝踐阼進爵張掖郡公增邑一千戶出爲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勳望俱重故授以本州保定三年進爵大將軍三年詔傑與隋公楊忠自漢北伐齊至幷州而還天和三年除宜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六百戶六年從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總管傑少從軍旅雖不習吏事所歷州府咸以忠恕爲心以是頗爲百姓所慕宣帝即位拜上柱國大象元年薨時年六十五贈河鄯鄜延洮宕翼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鄚國公謚曰威子孝儁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王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便弓馬膂力過人魏永安中万俟醜奴等寇亂關隴勇占募隨軍討之以功授寧朔將軍奉車都尉又數從侯莫陳悅賀拔岳征討功每居多拜別將及太祖爲丞相引爲帳內直盪都督加後將軍太中大夫封包信縣子邑三百戶大統初增邑四百戶進爵爲侯從擒賀拔勝復弘農戰沙苑氣盡衆軍所當必破太祖歎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爲公邑一千五百戶拜鎮南將軍授帥都督從討趙青雀平之論功居最除衛大將軍殷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衆太子武衛率邙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一千疋令自分之軍還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勇等然州頗有優劣又令探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勇名爲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十三年授大都督還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五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茹茹破之勇追擊獲雜畜數千頭進爵新陽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仍賜姓庫汗氏大官建拜稍伯中大夫又論討茹茹功別封永固縣伯邑五百戶時有別封者例聽回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元興時人義之尋進位大將軍世宗初岷山羌豪龐康俱和叛勇帥師討平之勇性雄猛爲當時驍將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勳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閒勇數論人之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遂慚恚因疽發背而卒子昌嗣官至大將軍

宇文虬字樂仁代武川人也性驍悍有膽略少從軍征討累有戰功魏永安中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加都督魏孝武初從獨孤信在荊州破梁人於下淺遷平畧陽鄧城虬俘獲甚多又攻南陽廣平二城擒郡守一人以功加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員外直閤將軍閤內都督封南安縣侯邑九百戶及孝武西遷以獨孤信爲行臺信引虬爲帳內都督破田八能及擒東魏荊州刺史辛纂虬功居多尋隨信奔梁大統三年歸闕朝廷論前後功增邑四百戶進爵爲公擒賓衆復弘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有功增邑八百戶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七年除潁陽郡守又從獨孤信討梁企定破之十一年出爲南豫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追論斬辛纂功增邑一千戶十七年與大將軍王雄征上津魏興等並平之又於白馬與武陵王蕭紀將楊乾運戰破之虬每經行陣必身先卒伍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克尋而魏興復

叛剣又與王雄討平之俄除金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宇文威字保興代人也曾祖伊與敖祖長壽父文孤並爲沃野鎮軍主威志力
驍雄初爲太祖帳內從破侯莫陳悅授威烈將軍封漁陽縣子邑三百戶大統
三年尋都督從擒賀蔡復弘農破沙苑授都督平遠將軍步兵校尉進爵爲公
增邑八百戶除渭垣郡守加帥都督西安州大中正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增邑三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豳州刺史及楚公趙貴謀爲亂威密赴京告之貴誅授大將軍進爵忠城郡公
除涇州都督賜甲一領奴婢二百口馬五百匹牛羊及莊田什物等稱是仍從
賀蘭祥平玳陽洪和二城別封一子甘棠縣公轉延州總管進位柱國天和五
年入爲大宗伯六年與柱國王傑從齊公憲東討時汾州被圍日久憲遣威運
粟以給之仍赴姚襄城受憲節度齊將段孝先率兵大至威力戰拒之孝先退
乃築大軍城而還建德二年授少師五年從高祖東伐率步騎一萬守汾水關
宣帝即位拜上柱國增邑通前四千六百戶大象中薨子述嗣大象末上柱國
滕陽公威第丘丘字胡奴起家襄威將軍奉朝請都督賜爵臨邑縣子稍遷輔
國將軍大都督預告趙貴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安義縣侯邑一千
戶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除咸陽郡守遷汾州刺史入爲左
宮伯進位大將軍出爲延綏丹三州三防諸軍事延州刺史轉涼甘瓜三州諸
軍事涼州刺史加柱國大將軍建德元年薨時年六十贈柱國宜鄜等州刺史
子龍嗣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避劉石之亂居遼東因仕於燕曾祖超率衆歸
魏遂家於神武川豪少豁獷有武藝好以氣淩人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岳被
害歸太祖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從討侯莫陳悅及迎魏孝武錄前
後功封平原縣子邑三百戶除寧朔將軍奉車都尉遷征虜將軍加通直散騎
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七百戶從擒賀蔡復弘農豪先鋒陷陣加前將軍中散大
夫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垂赤太祖見之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
觀其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於是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
除鎮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南郢州刺史九年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
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刺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陷入敵
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殺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
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
逐坐人也太祖嘉之拜北雍州刺史十三年論前後戰功進授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戶十五年賜姓和稽氏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太祖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
羣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太祖曰
外閑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李穆蔡祐丞相臂膊
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咽項在上故爲勝也豪之驍猛皆此類十六年卒時年
四十五太祖痛惜之贈以本官加朔州刺史子雄嗣位至大將軍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句麗人也六世祖欽爲賀於慕容廆遂仕於燕五世祖宗
率衆歸魏拜第一領民曾長賜姓羽真氏祖明父遷仕魏咸亦顯達琳母嘗被
褓沉濮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
曰夫人向所將來之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其母驚寤便舉身流
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焉魏正光初起家衛府都督從元天穆討邢
杲破梁將沈慶之以功轉統軍又從尒朱天光破万俟醜奴論功爲最除寧朔
將軍奉車都尉後隨天光敗於韓陵山琳因留洛陽魏孝武西遷從入關至潼
水爲齊神武所追拒戰有功封鉅野縣子邑三百戶大統初進爵爲侯增邑四
百戶轉龍驤將軍頃之授直閤將軍遷平西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三年從太
祖破齊神武於沙苑轉安西將軍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戶累遷衛將軍銀青光
祿大夫右光祿大夫四年從擒莫多婁貸文仍戰河橋琳先驅奮擊勇冠諸軍
太祖嘉之謂之曰公卽我之韓白也拜太子左庶子尋以本官鎮玉壁復從太
祖戰邙山除正平郡中正加大都督增邑三百戶齊將東方老來寇琳率衆禦
之老恃其勇健直前趣琳短兵接琳擊之老中數矟而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
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後乃密使人勸琳東歸琳斬其使以聞進使持節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除鄜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孝閔帝踐阼進爵鄖國公邑一千戶武成初從賀蘭祥征吐谷渾以勳別封一子許昌縣公邑一千戶除延州刺史又從柱國豆盧寧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等破之二年文州氐酋反詔琳率兵討平之師還帝宴羣公卿士仍命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賓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猱徐陸梁未時歎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保定初授梁州總管十州諸軍事天和二年徙丹州刺史三年還江陵總管時隊將吳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主蕭巋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去巋表言其狀帝乃優詔追琳入朝親加勞問進授大將軍仍副衛公直鎮襄州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薨時年七十六贈本官加冀定瀛洛州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襄子儁少以父勳賜爵許昌郡公拜左侍上士後襲爵鄖爲郡公位至儀同大將軍

李和本名慶和其先隴西狄道人也後徙居朔方父僧養以累世雄豪善於統御爲夏州酋長和少敢勇有識度狀貌魁偉爲州里所推賀拔岳作鎮關中乃引和爲帳內都督以破賊功稍遷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爵思陽公尋除漢陽郡守治存寬簡百姓稱之至大統初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州刺史賜姓宇文氏太祖嘗謂諸將曰宇文慶和智略明贍立身恭謹累經委任每稱吾意遂賜名意滿改封永豐縣公邑一千戶保定二年除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郡公尋又改封德廣郡公出爲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爲之簡靜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拜延綏丹三州武安伏夷安民三防諸軍事延州刺史六年進柱國大將軍建德元年改授延綏銀三州文安伏夷安民周昌梁和五防諸軍事以罪免尋復柱國隋開皇元年遷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事若事嚴君以意是太祖賜名市朝已革慶和則父之所命義不可違至是遂以和爲名二年薨贈本官加司徒公徐兗邳沂海泗六州刺史謚曰肅子徹嗣

伊婁穆字奴干代人也父靈等騎射爲太祖所知太祖嘗謂之曰昔伊尹保衡於殷致主堯舜卿既姓伊庶卿不替前緒於是賜名尹湯歷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隆州刺史賜爵虛奴縣公穆弱冠爲太祖內親值以機辯見知授奉朝請常侍左右邙山之役力戰有功拜子都督丞相府參軍事轉外兵參軍累遷帥都督平東將軍中散大夫歷中書舍人尚書駕部郎中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邑五百戶轉大丞相府掾遷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魏廢帝二年穆使於獨孤伏城郡人趙雄傑與梓潼郡人王令公鄧腦等擅逆衆三萬餘人阻結水立柵進逼潼州穆遂與刺史叱羅協率兵破之增邑五百戶孝閔帝踐阼拜兵部中大夫治御正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保定初授軍司馬進爵爲公四年除金州總管入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天和二年增邑二千一百戶又爲民部中大夫衛公直出鎮襄州以穆爲長史鄀州城民王道胄反襲據州城直遣穆率百餘騎馳往援之穆至城下頻破胄衆會大將軍高琳率衆軍繼進胄等乃降唐州山蠻恃險逆命穆率軍討之蠻酋等保據石窟一十四處穆分軍進討旬有四日並破之虜獲六千五百人六年進位大將軍建德初授荊州復以穆爲總管府長史穆頻貳威蕃甚得匡贊之譽入爲小司馬從柱國李穆平鄭顯等城賞布帛三百疋粟三百石田三十頃五年從皇太子討吐谷渾還穆殿爲渾人圍會劉雄救至乃得解後以疾卒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也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大夫紹少慷慨有志略屢從征伐力戰有功魏永安中授廣武將軍屯騎校尉直蕩別將普泰初封平鄉男邑一百戶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孝武初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進爵冠軍縣伯邑百戶大統元年進爵爲公增邑六百戶累遷車騎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驍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四年出爲鄜城郡守紹性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稽胡恃衆與險屢爲抄竊紹率郡兵從侯莫陳崇討之疋馬先登破之於默泉之上加帥都督驃騎常侍朔州大中正十三年錄前後功增邑通前

二千二百戶。除燕州刺史。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漢中。時梁宜豐侯蕭循固守梁州。紹以爲懸軍敵境。圍守堅城。曠日持久。糧儲不繼。城中若致死於我。懼不能歸。請爲計以誘之。乃頻至城下挑戰。設伏待之。循初不肯出。紹又遣人罵辱之。循怒。果出兵。紹率衆僞退。城降。以功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襲回授一子。又從柱國燕國公于謹圍江陵。紹鬬於枇杷門。流矢中股。而力戰不衰。事平。賞奴婢一百口。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衛州刺史。賜姓叱利氏。孝閔帝踐阼。進位大將軍。保定二年。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諡曰修。子雄嗣。大象末。上柱國。邽國公。

王雅字度容。顗熙新固人也。少而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太祖聞其名。召入軍。累有戰功。除都督。賜爵居庸縣子。東魏將賈泰入寇。雅從太祖擒之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衆寡。丈夫者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擐甲步戰。所向披靡。太祖壯之。又從戰邙山。時大軍不利。爲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却。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錄前後功。進爵爲伯。除帥都督。鄜城郡守。政尚簡易。吏人安之。遷大都督。延州刺史。轉夏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爲治。人庶悅而附之。自遠至者七百餘家。保定初。復爲夏州刺史。卒于州。子世積嗣。少倜儻有文武幹略。大象末。上大將軍。宜陽郡公。

達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陽人也。高祖涼州。魏征西將軍。山陽公。父顯。相武衛將軍。寔少修立。有幹局。起家給事中。加冠軍將軍。魏孝武初。授都督。領弘農後從西遷。封臨汾縣伯。邑六百戶。遷大行臺郎中。仍與行臺郎神鎮潼關及潼關失守。即與大都督陽山武戰於關東。魏人甚憚之。從太祖擒賈泰。復弘農。破沙苑。皆力戰有功。增邑三百戶。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十三年。又授大行臺郎中。相府據轄從事中郎。寔性嚴重。太祖深器之。累遷大都督。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除中外府司馬。大軍伐蜀。以寔行南岐州事。兼都軍糧。先是山氏生獷。不供賦役。歷世羈縻。莫能制御。寔導之以政。氏人感悅。並從賦稅。於是大軍糧儲。咸取給焉。尋徵還。仍爲司馬。六官建。拜蕃部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平陽縣公。武成二年。授御正中大夫。治民部。兼番公讓司馬。保定元年。出爲文州刺史。卒於州。時年四十九。贈文康二州刺史。諡曰恭子。豐嗣。

劉雄字猛雀。臨洮子城人也。少機辯。慷慨有大志。大統中。起家爲太祖親信。尋授統軍。宣威將軍。給事中。除子城令。加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氏。孝閔帝踐阼。加大都督。歷司市下大夫。齊右下大夫。治小鄢部。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保定四年。治中外府。屬從征洛陽。天和二年。遷鄢部中大夫。四年。兼齊公憲府據。從憲出宜陽。築安義等城。五年。齊相斛律明月率衆築通關城以援宜陽。先是國家與齊通好。約言各保境惠民。不相侵擾。至是憲以齊人失信。令雄使於明月。責其背約。雄辭義辯直。齊人憚焉。使還。兼中府外據。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周昌縣伯。邑六百戶。齊人又於蛾裏築伏龍等五城。以處戍卒。雄從齊公憲攻之。五城皆拔。憲復遣雄與柱國宇文盛於齊長城已西連營防禦。齊將段孝先等率衆圍盛。營外先有長塹。大將軍韓歡與孝先交戰。不利。雄身貫排。率所部二十餘人。據塹力戰。孝先等乃止。軍還。遷軍司馬。進爵爲侯。邑一千四百戶。建德初。授納言。轉軍正。復爲納言。二年。轉內史中大夫。除侯正。高祖嘗從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今以卿爲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謝。於是詔以雄爲河州刺史。雄先已爲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四年。從柱國李穆出軹關。攻邵州等城。拔之。以功獲賞五千。皇太子西征吐谷渾。雄自涼州從滕王逌率軍先入渾境。去伏侯城二百餘里。逌遣雄先至城東舉火。與大軍相應。渾洮王率七百餘騎逆戰。雄時所部數百人。先並分遣斥候在左右者二十許人。雄即率與交戰。斬首七十餘級。雄亦亡其三騎。自是從逌連戰。之雄功居多。賞物甚厚。及軍還。伊婁穆殿爲賊所圍。皇太子命雄救之。雄率騎一千解穆圍。增邑三百戶。加上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大軍東討。雄從齊王憲拔洪洞。下永安。軍還。仍與憲迴援晉州。未至。齊後主已

率大兵親自攻圍晉州霍陷。潼道雄先往。察其軍勢。雄乃率步騎千人。鳴鼓角。逾城中。尋而高祖兵至。齊主遁走。從平幷州。拜上大將軍。進爵趙郡公。邑二千戶。尋封遷授一子。明年。從平鄴城。進柱國。其年。從齊王憲總北討稽胡。軍還。出鎮幽州。宣政元年四月。突厥寇幽州。擁略居民。雄出戰。爲突厥所圍。踰陣戰歿。贈亳州總管七州諸軍事。亳州刺史。子昇嗣。以雄死王事。大象末。授儀同大將軍。

侯植字仁幹。上谷人也。燕散騎常侍龕之八世孫。高祖恕。魏北地郡守。子孫因家于北地之三水。遂爲州郡冠族。父欣。秦州刺史。奉義縣公。植少倜儻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絕倫。正光中。起家奉朝請。尋而天下喪亂。羣盜蜂起。植乃散家財。率募勇敢討賊。以功拜統軍。遷清河郡守。後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等。每有戰功。除義州刺史。在州甚有政績。爲夷夏所懷。及齊神武逼洛陽。植從魏孝武西遷。大統元年。授驃騎將軍。都督。賜姓侯伏侯氏。從太祖破沙苑。戰河橋。進大都督。加左光祿大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逆。植從開府楊孤信討擒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肥城縣公。邑一千戶。又賜姓賀屯。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奴婢一百口。別封一子。祈源縣伯。大官建。拜司倉下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時帝幼沖。晉公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任。及護誅趙貴而諸宿將等多不自安。植謂龍恩曰。今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共爲唇齒。尚憂不濟。況以纖介之間。自相夷滅。植恐天下之人因此解體。兄既受人任使。安得知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乘閒言於護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期之始終。明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亡。在於旦暮。願公推誠王室。憲遵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世祿之盛。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護曰。我蒙太祖厚恩。且爲當猶子。誓將以身報國。實兄應見此心。卿今有是言。豈謂吾有他志耶。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贈大將軍、正勝光三州諸軍事、平州刺史。諡曰節。子定嗣。及護伏誅。龍恩與其第大將軍武平公萬壽並預其禍。高祖追復護事。知植忠於朝廷。乃特免其子孫定後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史臣曰。王傑王勇宇文虬之徒。咸以果毅之姿。效節於擾攘之際。終能屢堅執銳。立棄傷之功。裂膏壤據勢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慄。武夫稟剛烈之質。其失也敖。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

周書卷二十九

周書卷二十九考證

王傑傳子孝傑○北史作孝遷

周書卷二十九考證

周書卷三十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二十二

賈顯智　子毅　于翼　辛獠

賈顯智兄子毅

賈顯智字光成，扶風平陵人也。漢大鴻臚章十一世孫。章子統，靈帝時爲屯門太守，避賈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爲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於代，賜姓紇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略，平遠將軍、以顯著勳，贈少保、柱國大將軍、建昌公。顯智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祁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顯智乃隨略避地定州，因沒於葛榮。榮欲官略，略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略於冀州，將顯智及顯智兄善護軍。魏永安元年，尒朱榮破葛榮，顯智乃將家隨榮於幷州。時葛榮別帥韓婁郝長衆數萬人，據劇城不下，以顯智爲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顯智手斬婁以功，拜揚烈將軍、三年，除員外散騎侍郎，遷給事中。建明元年，加武厲將軍。魏孝武卽位，茹茹等諸番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鴈飛鳴於殿前。帝素知顯智善射，因欲示遠人，乃給顯智御箭兩隻，命射之。鴈乃應弦而落。諸番人咸歎異。孝武大悅，賜帛五十匹。尋率兵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鶴追尒朱仲遠。仲遠奔梁，時梁主又遣元樹入寇，攻陷譙城，遂據之。子鶴令顯智率騎兵擊破之，封行唐縣子，邑五百戶。尋拜直閤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領華騮令。進爵上洛縣伯，邑一千戶。時帝與齊神武搆隙，以顯智有威重，堪處爪牙之任，拜閤內大都督，遷撫軍將軍、朱衣直閤，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護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十匹，幷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顯智及善駿馬各二匹，駑馬十匹。大統元年，以從駕功，別封真定縣公，除東豫州刺史，加衛將軍，從擒賀拔勝，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增邑八百戶。河橋之戰，諸將退走，顯智時獨從兩騎，爲敵人所追至邙山。顯智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三面攻圍，矢下如雨。顯智騎士所執弓，並爲敵人所射破。顯智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皆應弦而倒。敵以殺傷既多，乃相謂曰：得此人未足爲功，乃稍引退。顯智因其怠，遂突圍得出。又從太保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除車騎將軍、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顯智率兵從太祖擾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邙山爲陣，太祖命留輜重於澗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虜其步卒。顯智獨追至石濟而還。還，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增邑一千戶。十三年，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增邑通前三千九百戶。出爲涇州刺史，莅職數年，政號清肅。改封武安縣公。進授大將軍。魏廢帝元年，除大都督、原州刺史。顯智抑挫豪右，申理幽滯，每親巡鄙畝，勸民耕桑。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之北有泉水焉，顯智屢經遊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北州，唯嘗飲水而已，及去職之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魏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茹茹寇廣武，顯智率兵與柱國趙貴分路討之。茹茹聞軍至，引退。顯智度河至麴伏川，追及與戰，大破之，斬其酋帥郁久閭是發，獲生口數千，及雜畜數萬頭。孝閔帝踐阼，增邑二千戶。武成二年，拜柱國大將軍。世宗以顯智前朝忠勤，望實素重，欲獨爲造第，顯智辭以天下未定，干戈未偃，不宜興發徒役，世宗不許。尋而帝崩，事方得寢。保定元年，進封鄧國公，邑一萬戶，別食貢陽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四年，授大宗伯。隨晉公護東征。天和五年，出爲宜州刺史。先是太祖田於渭北，令顯智與晉公護分射走兎。顯智一日獲十七頭，護獲十一頭。護恥其不及，因以爲嫌。至是顯智又以高祖年長，有勳護歸政之嫌，護惡之，故左遷焉。及護誅，徵太傳。顯智既朝之元老，名位素隆，至於軍國大謀，常與參議。嘗有疾，高祖至其第而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顯智時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覩賊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高祖壯其志節，遂以顯智第二子武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乃召顯智歷觀相州宮殿。顯智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賜奴婢三十人及雜綵弗子。正進位上柱國，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宣帝管建東京，以顯智爲京洛營作大監。宮苑制度，皆取決焉。大象初，改食樂陵縣邑戶如舊。隋文帝輔政，停洛陽宮作。顯智請入朝，屬尉遲迥舉兵，顯智乃移入金墉城，閉練關中軍士，得數百人，與洛州刺史平涼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權行洛州鎮事。相州平，顯智方入朝。

屬隋文帝初爲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牋時人高其節隋文帝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賀拜不名開皇四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八贈本官冀洽瀛趙衛貝魏洛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恭熾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聞及其位望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遂爲當時盛族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威最知名恭位至大將軍從高祖平齊封賀國公除西兗州總管以罪賜死熾兄善以中軍大都督南城公從魏孝武西遷後仕至太僕衛尉卿汾北華瀛三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諡曰忠子榮定嗣起家魏文帝千牛備身稍遷平東將軍大都督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歷侍飛中大夫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位至大將軍熾兄子毅

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著勳追贈大將軍冀州刺史毅深沉有器度事親以孝聞魏孝武初起家爲員外散騎侍郎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殉主之志及孝武西遷遂從入關封奉高縣子邑六百戶除符璽郎從擒賀拔勝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拜右將軍太中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一千戶累遷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安武縣公增邑一千四百戶魏恭帝元年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安縣公出爲幽州刺史孝閔帝踐阼進爵神武郡公增邑通前五千戶保定三年徵還朝治左宮伯轉小宗伯尋拜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衛戎車歲動並交結突厥以爲外援在太祖之時突厥已許納女於我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固貪惏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薦等累使結之往反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勳戚素有威重乃命爲使及毅之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貳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帷嘉之別封成都縣公邑一千戶進位柱國出爲同州刺史遷蒲州總管徙金州總管加授上柱國入爲大司馬隋開皇初拜定州總管累居藩鎮咸得民和二年薨於州年六十四贈襄邳等六州刺史諡曰肅毅性溫和每以謹慎自守又尚太祖第五女襄陽公主特爲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入未嘗有矜惰之容時人以此稱焉子寶嗣寶字託寶志業通敏少知名天和二年策拜神武國世子宣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襲爵神武公除遷州刺史有二女即唐太穆皇后武德元年詔贈司空穆總管荊郢硤夔復沔岳沅澧鄂十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封杞國公幷追贈賢金遷房直均五州諸軍事金州刺史襲杞國公又追贈賢子紹宣秦州刺史幷襲賢爵紹宣無子仍以紹宣兄孝宣子德藏爲嗣

子翼字文若太師燕公謹之子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尚太祖女平原公主拜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十六年進爵郡公加大都督領太祖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武衛將軍謹平江陵所賜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閉賞口內名望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太祖聞之特賜奴婢二百口翼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除左宮伯孝閔帝踐阼出爲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來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亦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居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賀蘭祥討吐谷渾翼率州兵先鋒深入以功增邑一千二百戶尋徵拜右宮伯世宗雅愛文士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預聽焉乃至蕭撝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爲學士翼言於帝曰蕭撝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與趙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世宗崩翼與晉公護同受遺詔立高祖保定元年徙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縣公邑二千九百戶天和初遷司會中大夫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高祖行親迎之禮命翼總司儀制狄人雖蹲踞無節然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去職居喪過禮爲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高祖又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等相傳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論僉謂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晉公護以帝委翼腹心內懷猜忌轉爲小司徒加拜柱國雖外示榮

重實練斥之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家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疎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權讒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先是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高祖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宇文護專制之日與兵至洛不戰而敗所喪實多數十年委積一朝慶散雖爲護無制勝之算亦由敵人之有備故也且疆場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戍防繼好息民敝待來者彼必善於通和懈而少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若猶習前蹤恐非蕩定之計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爲安蜀等六州五防諸軍事安州總管時屬大旱潰水絶流舊俗每逢亢陽禱白兆山祈兩高祖先禁巫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霑洽歲遂有年民庶感之聚會歌舞頌翼之德四年高祖將東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韜等兩後乘驛三詣翼問策焉翼贊成之及軍出詔翼率荆楚兵二萬自宛葉趣襄城大將軍張光洛鄭恪等並隸焉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部都督輒入民村即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悦赴者如歸屬高祖有疾班師翼亦旋鎮五年轉陝熊等七州十六防諸軍事宜陽總管翼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陝入九曲攻拔造澗等諸城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開門出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民庶等喜復見翼並壺漿塞道尋即除洛懷等九州諸軍事河陽總管尋徙豫州總管給兵五千人馬千疋以之鎮扞配開府及儀同等二十人仍勑河陽襄州安州荆州泗州總管內有武幹者任翼徵牒不限多少儀同以下官爵承制先授後聞陳將魯天念久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霍州舊苗田元顯負險不賓於是送質請附陳將任檜奴悉衆攻顯顯立柵拒戰莫有異心及翼還朝元顯便叛其得殊俗物情皆此類也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隴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云仍除幽定七州六鎮諸軍事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掠居民失業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及尉遲迥據相州舉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奔書送之于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綵一千五百段粟麥一千五百石扞珍寶服玩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別食任城縣一千戶收其租賦翼又遣子讓通表勸進扞請入朝隋文帝許之開皇初拜太尉或有告翼云往在幽州欲同尉遲迥者隋文召致清室遣理官按驗尋以無實見原仍復本位三年五月薨贈本官加蒲晉懷絳邵汾六州諸軍事蒲州刺史諡曰穆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子璽官至上大將軍軍司馬黎陽郡公璽弟詮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詮弟讓儀同三司尉遲迥之舉兵也河西公李賢弟穆爲扞州總管亦執迥子送之

李穆字顯慶少明敏有度量太祖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肅未嘗懈怠太祖嘉之遂處以腹心之任出入臥內當時莫與爲比及侯莫陳悦害賀拔岳太祖自夏州赴難而悦黨史歸據原州猶爲悦守太祖令侯莫陳崇輕騎襲之穆先在城中與兄賢遠等據城門應崇遂擒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擒賓泰復弘農並有戰功沙苑之捷穆又言於太祖曰高歡今日已喪膽矣請速逐之則散可擒也太祖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爲公河橋之戰太祖所乘馬中流矢驚逸太祖墜於地軍中大擾敵人追及之左右皆奔散穆乃以策拱太祖因大罵曰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不疑是貴人也遂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太祖遂得俱免是日徵穆太祖已不豫矣自是恩眄更隆擢授武衛將軍加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武安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之太祖美其志節乃歎曰人之所貴唯身命耳李穆遂能輕身命之重濟孤於難雖復加之以爵位賞之以玉帛未足爲報也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穆授太祖以驄馬其後中廐有此色馬者悉以賜之又賜穆世子惇安樂郡公姊一人爲郡君餘姊妹並爲縣君兄弟子姪及總麻以上親扞鄭氏皆霑厚賜其見褒崇如此從解玉壁圍拜安定國中尉尋授同州刺史入爲太僕卿征江陵功封一子長城縣侯邑千戶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拓拔氏俄除原州刺史又以賢子爲

平高郡守遷子爲平高縣令並加鼓吹穆自以叔姪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固辭不拜太祖不許後轉雍州刺史入爲小冢宰孝閔帝踐阼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爲縣伯穆請迴封賢子孝軌許之及遷子植謀害晉公護植誅死穆亦坐除名時植第基任浙州刺史例合從坐穆頻詣護請以子惇怡等代基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世宗即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武郡公直州刺史武成二年拜少保保定二年進位大將軍三年從隋公楊忠東伐還拜小司徒遷柱國大將軍別封一子郡公邑二千戶五年遷大司空天和二年進封申國公邑五千戶舊爵迴授一子建德元年遷太保尋出爲原州總管四年高祖東征令穆率兵三萬別攻軹關及河北諸縣並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位上柱國除幷州總管時東夏再平人情尚擾穆鎮之以靜百姓懷之大象元年遷大左輔總管如舊二年加太傅仍總管及尉遲迥舉兵穆子榮欲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吾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幷上十三環金帶蓋天子之服也以微申其意時迥子誼爲朔州刺史亦執送京師迥令其所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民郭子勝爲刺史穆遣兵討之獲子勝隋文帝嘉之以穆勞効同破鄴城第一勳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兄賢子孝軌榮及才並儀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子雄爲密國公邑三千戶穆長子惇字士宇大統四年以穆功賜爵安平縣侯尋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爲公太祖令功臣世子並與略陽公遊處惇於時輩之中特被引接每有退方服玩異域珍奇無不班錫俄受小武伯進爵安樂郡公天和三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卒於位贈大將軍原豐幽三州刺史

史臣曰賁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以陳出總蕃條則惠政斯洽賁毅忠肅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揚於殊俗並以國華民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劾忠之迹或殊處臣之理斯一權言指要其維致命乎是以典午擅朝鬻公休爲之投袂漸都纂盜翟仲文所以稱兵及東郡誅夷竟遠漢朝之禍淮南覆敗無救魏室之亡而烈士貞臣赴蹈不已豈忠義所感視死如歸者歟于李之送往事居有曲於此冀既功臣之子地即姻親穆乃早著勳庸深寄肺腑並兼文武之任荷累世之恩理宜與存與亡同休同戚加以受扞城之託總戎馬之權勢力足以勤王智能足以衛難乃宴安寵祿曾無釋位之心報使獻誠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二公若捨彼天時徼諸人事顯慶起晉陽之甲文若發幽薊之兵叶契岷峨約從漳滏北控沙漠西指崤函則成敗之數未可量也

周書卷二十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二十三

韋孝寬　韋夐　梁士彥

韋叔裕字孝寬京北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爲三輔著姓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爲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氏賊數爲抄竊旭隨機招撫並即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諡曰文惠孝寬沉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皆關講爲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釋褐千牛備身轉奉朝請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爲司馬侃青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尋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襄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爲聯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城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克潼關即授弘農郡守從擒賈崇梁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守復與宇文貴怡峯應接頴州義徒破東魏將任祥竟雄於頴川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復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大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竟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恆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恆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恆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燬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恆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日出奇兵掩襲擒道恆及琛等蜡丸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劬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伏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鞴吹之吹氣一衝威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櫓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則強弩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幷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灑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竪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威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候經兩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候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廕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國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二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遂於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

玉璧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並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托以心膂令守一戍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徽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餘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軍乏謀猷若棄蒲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審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一萬戶是歲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綢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撓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閒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樹不扶自竪令謀人多竊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增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讐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輕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幷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鴉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幷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虞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鶚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閭境敝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檢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遊魂更存餘晷昔勾踐亡吳尙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幷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衡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掎角乃勑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四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還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何如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

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除徐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鄖公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閉塘放水。即津塗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育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反潛。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圍官茹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擒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大都督竇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訐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騎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鋪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寨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陽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遶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城橋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於遊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傳。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已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善驟津知名。

韋夐字敬遠。志尚夷閒。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夐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喻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夐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夐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逾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頴陽讓逾遠。滄州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猶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遠望首陽微。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夐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夐至宅。訪以政事。夐仰視其堂。徐而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夐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夐。談謔盈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夐至賓館。夐時赴弘正。仍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與夐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夐唯取一疋。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延州總管。夐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夐。夐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磐墜雁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夐辨其優劣。夐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始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遺夐書。幷令以帝所乘馬迎之。閭以立身之道。夐對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並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夐子瓊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幷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夐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夐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

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製述咸削其藁故文筆多並不存建德中詔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遷葬東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遠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壇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麤素蔬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爲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祭賻贈有加其喪制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子世康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開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爲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猛齊奮聲動天無不一當百齊兵少却乃令婁及單人子女登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大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抃帝攬泣帝亦爲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郿國公位上柱國雍州總管宣帝即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略定淮南地隋文帝作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迥反爲行軍總管及韋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爲前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及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乃代還京師閑居無事特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爲牟甲募絰賊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閤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須成班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縣公卒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從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號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周書卷三十一

拿李寬傳時獨孤信鎮新野鄧守司荊州○北史云同鎮荊州司字疑同字之訛并脫一鎮字

城外又縛柧於竿○通鑑云縛柧麻于竿臣文淳按下文有柧麻俱落句知此脫一麻字北史亦脫

周文後見○下文云周文北遁又云周孝閔帝踐阼臣文淳按北史總記數代之事故皆書國號以別之此書祇紀北周不應復加周字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二十四

申徽 陸通第逵 柳敏子昂 盧柔 唐瑾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鐘爲後趙司徒冉閔末中原喪亂鐘子遵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位雍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兗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徽少與母居盡心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遊遭母憂喪畢乃歸於魏元顥入洛以元遵爲東徐州刺史遵引徽爲主簿顥敗遵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並委去唯徽送之及遵得免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風尋除太尉府行參軍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閉行入關見文帝文帝與語奇之薦之於賓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爲賓客文帝臨夏州以徽爲記室參軍兼府主簿文帝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爲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爲侯四年拜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魏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其女壻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文帝難於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徵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徵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徵單使不以爲疑徵乃遣一人徵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徵又使贊成其往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徵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徵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嶽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殘虐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授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壇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還都官倘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爲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啓請刺史以徵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徵在州五載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徵兼倘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爲公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徵性勤敏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爲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徵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廳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徵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總紘綸更崇其秩爲上大夫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徵爲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爲荊州刺史入爲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薨贈泗州刺史謚曰章子康嗣位濟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廢第敦汝南郡守敦弟靜齊安郡守靜弟慶上開府同昌縣侯卒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鎮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任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初從尒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文帝文帝爲行臺以政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在河西遂遭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拔東歸從尒朱榮榮死又從尒朱兆及尒朱氏滅乃入關文帝時在夏州引爲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文帝憂之通以爲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文帝以此重之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大統元年進爵爲侯從貪寶衆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文帝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爲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還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者以輕騎往百姓謂爲信然更沮北麻之謀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恩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文帝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進爵爲公徐州刺史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伏加大都督從文帝援玉壁進儀

同三司。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邙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步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周孝閔踐阼。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愼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薨。通第遐。

遐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常從容謂之曰。爾既溫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遠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遐襲之。起家羽林監。文帝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逮。唯遐獨兼文雅。文帝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吏部中大夫。歷藩部御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授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遐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爲公。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隣好。咸選行人。詔遐爲使主。尹公正爲副。以報之。遐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詔令路車飾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都畿有衆。生數千。經旬而死。其家又有殞逮乳養之諸豚。類之以活。時論以遐仁政所致。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爲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爲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頃之。起爲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乃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遐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遐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柳敏字白澤。河東解縣人。晉太常純之七世孫也。父懿。魏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敏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習焉。年未弱冠。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及文帝克復河東。見而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軍。掌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恆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爲朝廷政典。遷禮部郎中。封武城縣子。加帥都督。領本鄉兵。俄進大都督。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扶起爲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文帝見而歎異之。特加厚賜。及尉遲迥伐蜀。以敏爲行軍司馬。軍中籌略。並以委之。益州平。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遷尚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禮部中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公。又除河東郡守。尋復徵拜禮部。出爲鄜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並齎酒餚及土產候之於路。敏乃從他道而還。復拜禮部。後改禮部爲司宗。仍以敏爲之。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將朝。必夙興待旦。又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壤或乖先典者。皆按據舊章。刊正取中。遷小宗伯。監修國史。轉小司馬。又監修律令。進位大將軍。出爲鄜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武帝平齊。進爵武德郡公。敏自建德以後。寢疾積年。武帝及宣帝並親幸其第。問疾焉。開皇元年。進位上大將軍。太子太保。其年卒。贈五州諸軍事。晉州刺史。臨終。誡其子等。喪事所須。務從儉約。其子等並涕泣奉行。少子昂。

昂字千里。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武帝時爲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爲。讓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武帝崩。受遺輔政。稍被宣帝疎然。不離本職。隋文帝爲丞相。深自結納。文帝以爲大宗伯。拜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文帝受禪。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上表請勸學行禮。上覽而善之。優詔答昂。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子調嗣。

盧柔字子剛。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清。亦同己親。宗族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弱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脫節。爲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實拔勝出牧荊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以柔爲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中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爲太保。以柔爲掾。加冠軍將軍。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廣巷赴鄴。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晉陽。南幷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荊之地。通敷梁國。可以身免。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

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求歸武帝寬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綵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冀禮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死者大半至豐陽界柔迷失道獨宿僵木之下寒雨衣濕殆至於死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邑二百戶太祖重其才引爲行臺郎中加平東將軍除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時沙苑之後大軍屢捷汝潁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爲子增邑三百戶除中書舍人遷司農少卿轉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拜黃門侍郎文帝知其貧解衣賜之魏廢帝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中書監孝閔帝踐阼拜小內史遷內史大夫進位開府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愷字長仁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起家齊王記室歷吏部內史上士禮部下大夫拜爲聘陳副使大象初拜東京吏部下大夫

唐瑾字附璵父永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從橫多武略瑾雅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軍書羽檄瑾多掌之從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封姑臧縣子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于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遷戶部尚書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更賜瑾姓萬紐于氏瑾乃深相結納教長幼之序謹亦庭羅子孫行第姪之敬其爲朝望所宗如此進爵臨淄縣伯轉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爲六俊然瑾尤見器重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並沒爲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讓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犬馬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尚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論平江陵功進爵爲公六官建授禮部中大夫出爲蔡州刺史歷柘州硤州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稱之轉荊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搢紳以爲榮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內史尋卒子位贈小宗伯諡曰方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暇恆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閑夜寢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者又劃膏腴田宇以賑之所留遺子孫者並墝埆之地朝野以此稱之撰新儀十篇所著賦頌碑誄二十餘萬言孫大智嗣瑾次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豔爲時人所傳天和中以齊馭下大夫使於陳大象中官至樂部下大夫仕隋位太子左庶子皇太子勇廢被誅

周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五

庫狄峙　楊荐　趙剛　王慶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庫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氏匹磾之後也因避難改焉後徙居代世爲豪右祖淩武威郡守父貞上洛郡守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守爲政仁恕百姓頌悅之孝武西遷峙乃棄官從入關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戎馬不息蠕蠕乘虛屢爲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復爲寇太祖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封高邑縣公邑八百戶遷驃騎將軍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二百戶開府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徵拜侍中蠕蠕滅後突厥強盛雖與文帝通好而外連齊氏太祖又令峙衔命喻之突厥感悟即執齊使歸諸京師鎰前後功拜大將軍安豐郡公邑通前二千戶尋除小司空孝閔踐阼轉小司寇世宗初爲都督益遭等三十一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峙性寬和尚清靜甚爲夷獠所安保定四年除宣州刺史天和三年入爲少師峙以年老表乞骸骨手詔許之五年卒贈同州刺史諡曰定子嶷嗣少知名起家齊部上士歷小內史小納言授開府階遷職方中大夫爲秦州刺史卒於官子授嗣

楊荐字承略泰郡寧夷人也父寶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名譽性嚴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尒朱天光入關討葛賊封高邑縣男文帝臨夏州補帳內都督及平侯莫陳悅使荐入洛陽請事魏孝武帝授文帝關西大行臺仍除荐直閤將軍時馮翊長公主樊居孝武意欲歸諸文帝乃令武衛元毗喻旨荐歸白文帝又遣荐入洛陽請之孝武即許焉孝武欲向關中荐嘗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文帝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孝武至長安進爵清水縣子魏大統元年蠕蠕請和親文帝遣荐與楊寬使幷結婚而還進爵爲侯又使荐納幣於蠕蠕魏文帝郁久閭后崩文帝遣僕射趙善使蠕蠕更請婚善至夏州聞蠕蠕貳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文帝乃使荐往賜黃金十斤雜綵三百疋荐至蠕蠕責其背惠貪喜幷論結婚之意蠕蠕感悟乃遣使隨荐報命焉及侯景來附文帝令荐與鎮遏荐知景飄忽遽求還具陳事實文帝乃遣使密追助景之兵尋而景叛十六年大軍東討文帝恐蠕蠕乘虛寇掠乃遣荐往更論和好以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孝閔帝踐阼除御伯大夫進爵姚谷縣公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先約計謀已定將以荐等送齊荐知其意乃正色責之辭氣慷慨涕泗橫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荐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於突厥還行小司馬又行大司徒從陳公純等逆女於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秦州刺史後以疾卒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也曾祖蔚魏幷州刺史祖寧高平太守父和太平中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而即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大統初追贈右將軍滕州刺史剛少機辯有幹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鎮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歷大行臺郎中征東將軍加金紫階領司徒府從事中郎加閤內都督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攜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率兵赴關未及發而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音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爲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衆赴關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荊州人楊祖歡等起兵應景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沒於軍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荊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關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幷州悉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因令剛寫書申勸荊州剛還報魔憐仍說魔憐斬祖歡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大統初剛於霸上見太祖具陳關東情實太祖嘉之封陽邑縣子邑三百戶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論復東荊州功進爵臨汝縣伯邑五百戶初賀拔勝楊氐信以孝武西遷之後並

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請追而復之乃以剛爲綏遠將軍黃門侍郎使梁魏與通卷言與其梁州刺史杜懷寶等論講好幷致請婚等移書賈即與剛型歐受移赴建康仍遣行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荊聽在所便宜從事使還轉直齊武城縣侯除大丞相府倭內都督復使魏與重申前命尋而梁人禮送實拔勝楊孤信等領之御史中尉蕭紹進領關梁漢以紹爲行臺梁州刺史率十馬向漢中剛以爲不可而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而還免爲庶人除剛頴川郡守加通直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從復弘農進拜大都督東道軍司節度開府李延孫等七軍攻復陽城擒太守王智納降除留郡守東魏行臺吉單率衆三萬攻陷郡城剛突出遺保頴川重行郡事復爲侯景所破乃率餘衆赴洛陽大行臺元海進剛還郡徵糧時景衆已入頴川剛於西界招復陽翟二萬戶轉送洛明年洛陽不守剛遠隔敵中連戰破東魏廣州刺史李仲侃時侯景別帥陸太頴川郡守高仲等衆八千人寇襄城等五郡剛簡步騎五百大破仲等開府李延孫爲長史楊伯簡所害剛擊斬之又攻拔廣州進軍陽翟侯景自鄴入魯陽與剛接戰旬有三日旋軍宜陽時河南城邑一彼一此剛復出軍伊洛侯景亦度河築城剛前後下景三郡獲郡守一人別破其行臺梅遷斬首千餘級除尚書金部郎中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衆大行臺左丞持節赴頴川節度義軍師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時有流言傳剛東叛齊神武因設反間聚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下塢拔之羅拔言狀太祖知剛無貳乃加賞賚除管州刺史進爵爲公增邑二百戶加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潤州民鄧五醜構逆與叛光傍乞鐵忽相扇令剛往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內殿舉觴屬剛曰昔侯景在東爲鄉所困賭羌小豎豈足勞卿謀慮也時五醜已剋定爽鎮所在立柵剛至並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於是西奔鐵忽剛又進破鐵忽偽廣宰郡屬宇文貴等西討部以剛行潤州事資給禮與鐵忽平所獲羌卒千人配剛軍中教以戎技皆盡其力用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入爲光祿卿大官建拜膳部中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浮陽郡公出爲利州總管利沙方渠四州諸軍事沙州氐侍除逆命剛再討服之方州生獠自此始從賦役剛以偽信州濮江負阻遣諜殊俗譬左強徼歷世不賓乃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兼督儀同十人馬步一萬往經略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後以剛師出踰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遂以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失和被徵赴闕還疾卒於路年五十七贈忠浙涿三州刺史諡曰成子元卿嗣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困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慶少開悟有才略初從文帝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孝閔帝踐阼晉公護引爲典籤慶樞機明辨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共分種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爲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貨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爲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薛爲使是歲遂與入幷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以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喻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遠我國喪者皆務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進爵爲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爲政嚴肅吏不敢欺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諡曰莊子淹嗣

趙剋字長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襲仕魏至中山郡守因家於代祖泓廣武令父琛上洛郡守剋少聰敏有志節弱冠以材力聞孝昌中起家拜都督鎮小平津魏北中郎將高干甚敬重之干牧兗州以剋行臺濮北梁二郡事大統初干還鎮陝又以剋爲長史中軍都督太祖平弘農擢爲相府典籤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邙山清水氐曾李鳳仁自軍地還潛險作亂龍右大都督楊孤信頻遣

軍擊之不克太祖將討之欲先遣觀其勢顧問誰可爲左右莫對祏曰此小豎爾以公威執不聽命太祖壯之遂令祏使焉祏見鼠仁喻以禍福羣凶聚議或從或否其逆命者復將加刃於祏而祏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氏梁道顯叛攻南田太祖復遣祏慰諭之道顯等皆即款附東秦州刺史魏光因從其衆帥四十餘人幷部落於華州太祖即以祏爲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祏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祏爲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邑五百戶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蛇鎮將氏族荒獷世號難治祏威懷以禮莫不悅服期歲之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機科發切急氏情難之復相率謀叛祏又潛遣誘說離間其情因其攜貳遂輕往臨之羣氏不知所爲咸來見祏乃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氐帥盡關等反祏復討擒之進撫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與史寧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諸州軍事魏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祏率徵同諮天文等騎步五千討平之世宗初厲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有衆八千人破廣化郡攻沒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修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修城郡守杜果等請祏爲援祏遣使報果爲周貢黨僞伏與等所獲與等知祏將至解修城圍據泥功橫設六伏以待祏祏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祏追之至泥陽川而還與州人段吒及氐酋羌多復反攻沒郡縣祏討斬之語在氐傳祏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廣獲氐羌撫而使之皆爲祏盡力太祖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羌者趙祏有之矣至是世宗錄前後功進爵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實勢甚厚二年徵拜賓部中大夫行吏部尹以疾卒

王悅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爲州里所稱魏永安中尒朱天光西討引悅爲其府騎兵參軍除石安令太祖初定關隴悅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平東將軍相府刑獄參軍封藍田縣伯邑六百戶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太祖赴援悅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磨其行資市牛饗戰士及戰悅所部盡力斬獲居多六年加通直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右丞十年轉左丞久居管轄頗復時譽十二年齊神武親率諸軍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拒守累旬敵方引退朝廷以寬勳重遣尚書長孫紹遠爲大使悅爲副使勞問寬等幷校定勳人十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爲援太祖先遣韋法保實顯顯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太祖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虧忠義之禮不足書其所圖既大不卹小嫌然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太祖納之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悳追法保等而景尋叛十四年授雍州大中正帥都督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都督所部兵從大將軍楊忠征隨郡安陸並平之時縣兵深入悅支度路程勒其部伍節減糧食及至竟陵諸軍多有匱乏悅出粟九六百石分給之太祖聞而嘉焉尋拜京兆郡守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尚書又領所部兵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曰夫惟德是輔天道之常也見機而作人事之會也梁主內虧刑政外闕藩維疋夫擾秩舉國傾覆非直下民離心抑亦上玄所棄我相公膺千齡之運創三分之業道洽區中威振方外聲教所被風行草偃兵車所指雲除霧廓斯固天下所共聞無俟二談也大將軍高陽公韜韜略之祕總熊羆之旅受脤廟堂威懷巴漢先附者必賞後服者必誅君兵權既寨救援路絕欲守則城池無禁帶之險欲戰則士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其可昔韓信背項前典以爲美談黃權歸魏良史稱其盛烈事有變通今其則也實於是遂降悅白武云白馬要衝是必爭之地令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令悅率輕騎七百徑趣白馬悅先示其禍福其將梁深遂以城降梁武陵王紀果遣其將任奇率步騎六千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太祖即以悅行刺史事招攜初附民吏安之魏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行臺爲中外府尚書廢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悅既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快快猶陵駕鄉里失宗黨之

情其長子康特悅舊室遂自騎據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凌辱軍人訴之悅及康並坐除名仍配流遠防及于謹伐江陵平悅從軍屢勃因留鎮之尋閬蜀陷俄倒復官授鄀州尋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侯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阿北縣公悅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入榮顯家徒四壁而已世宗手勅勞勉之賜粟六百石保定元年卒於位康嗣官至司邑下大夫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後徙居南鄭累世爲二千石父江性方嚴有度量歷官東巴州刺史計部中大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伯中大夫封昌國縣伯贈虞恭二州刺史諡曰貞文表少而修謹志存忠節便弓馬能左右射好讀左氏春秋略舉大義起家爲太祖親信魏恭帝元年從開府田弘征山南以功授都督復從平南巴州及信州遷帥都督又從許國公宇文貴鎮勸行昌城郡事加中軍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保定元年除許國公府司馬轉大都督五年授襲伯下大夫又爲許國公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從宇文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皆令文表與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行徐文表慮其爲變遽說突厥使曰莫緣曰后自發彼藩已淹時序遂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閒隙吐谷渾亦能爲變今君以可汗之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緣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加封伯陽縣伯邑六百戶天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恆陵者方數百里並生獠所居特其險固常懷不軌文表率衆討平之遷蓬州刺史敢倘仁恕爽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進位大將軍爵爲公大象中拜吳州總管時開府于顗爲吳州刺史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等舉兵遠近騷然人懷異望顗自以族大且爲國家肺腑懼文表圖己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顗遂手刃文表因令吏人告云文表謀反仍馳啓其狀隋文以諸方未定恐顗爲變遂授顗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顗而聽其子仁壽襲爵

周書卷二十二

周書卷三十三考證

王悅傳斯固天下所共聞無俟二說也○二字上疑脫一字

悅先示其情稿其將梁深遂以城降○北史作梁將深悟

累遷其將任奇○任奇北史作任珍奇

授鄀州○北史云授鄀州刺史脫刺史二字

趙文表傳父江○北史云父汪

周書卷三十三考證

列傳第二十六

趙善　元定　楊摽　韓盛　裴寬弟瀟　尼　鴻　楊敷

趙善字僧慶太傳楚國公貴之從祖兄也祖國魏龍驤將軍洛州刺史父更安樂太守善少好學涉獵經史美容儀沉毅有遠量永安初尒朱天光爲雍州刺史辟爲主簿深器重之天光討邢杲及万俟醜奴以善爲長史軍中謀議每參預之天光爲關右行臺表善爲行臺左丞加都督征虜將軍普泰初賞平關隴之功拜驃騎將軍大行臺散騎常侍封山北縣伯邑五百戸俄除持節東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天光東拒齊神武於韓令陵善又以長史從及天光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屍齊神武義而許之賀拔岳總關中兵乃遣迎善復以爲長史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善共諸將翊戴太祖仍從平悅魏孝武西遷除都官尚書改封襄城縣伯增邑五百戸頃之爲北道行臺與儀同李虎等討曹泥克之還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進爵爲公增邑幷前一千五百戸大統三年轉左僕射兼侍中監著作領太子詹事善性温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逾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若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之量太祖亦雅敬重焉九年從戰邙山屬大軍不利善爲敵所獲遂卒於東魏建德初朝廷與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絢表請贈謚詔贈大將軍大都督岐宜寧廊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謚曰敬子度字幼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度弟絢字會績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浙潁二州刺史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也祖比類魏安西將軍務州刺史父道龍征虜將軍鉅鹿郡守定惇厚少言內沉審而外剛毅永安初從尒朱天光討關隴羣賊並破之除襄威將軍及賀拔岳被害定從太祖討侯莫陳悅以功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魏孝武西遷封高邑縣男邑二百戸從擊潼關拔回洛城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戸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從擒賈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以前後功累遷都督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帥都督增邑三百戸邙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矛衝之殺傷甚衆無敢當者太祖親觀之論功爲最實物甚厚十三年授河北郡守加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增邑通前一千戸定有勇略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太祖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十五年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魏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二年行周禮爵隨例改封長湖郡公世宗初拜岷州刺史威恩兼濟甚得羌豪之情先時生羌據險不賓者至是並出山谷從征賦焉及定代還羌豪等感戀之保定中授左宮伯中大夫久之轉左武伯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梁主欲因其隙更圖攻取乃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爲水軍定爲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率步騎數千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吳明徹等水陸來拒量等以定已度江勢分遂先與水軍交戰而華皎所統之兵更懷疑貳遂爲陳人所敗皎得脫身歸梁定既孤軍懸隔進退路絶陳人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且行且戰欲趣湘州而湘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僞與定通和重爲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詭詐欲力戰死之而定長史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定乃許之於是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遂爲度等所執衆軍亦被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子樂嗣

楊摽字顯進正平高涼人也祖貴父猛並爲縣令摽少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尒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投摽摽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爲司州牧由是摽以義烈聞摽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孝莊欲往晉陽就尒朱榮詔摽率其宗人收船馬渚摽未至帝已北度太行摽遂匿所收船不以資敵及尒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渚摽乃具船以濟王師顥平封肥如縣伯五百戸加鎮遠將軍步兵校尉行濮北郡事進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從魏孝武入關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戸加撫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遷鄴太祖欲知其所爲乃遣摽閒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猶以特險不賓屢行抄竊以摽兼黃門侍郎往慰撫之摽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乃有隨摽入朝者時弘農爲東魏守摽從太祖攻拔之

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撝父猛先爲邵郡白水令。撝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太祖許之。撝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者三千人。內外俱發。遂拔邵郡。擒郡守程保及令四人。並斬之。衆纔推撝行郡事。撝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爲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率義徒更爲經略。於是遣諜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涉二絳。建州大率等城並有請爲內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以撝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洛可朱渾元等爲殿。撝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馬恭懼撝威聲。棄城遁走。撝遂移據東雍州。太祖以撝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三百餘里。然撝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並贏糧附之。比至建州。衆已一萬。東魏刺史車折於洛出兵逆戰。撝擊敗之。又破其行臺解律俱步騎二萬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侯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循義率兵與解律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撝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太祖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令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費。撝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撝將謀取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於汾橋拒守。其夜撝率步騎二千。從他道濟。遂襲克之。進驃騎將軍。既而邵郡民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脫身走免。撝又率兵攻而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錄前後功。別封邙陽縣伯。邑五百戶。邙山之戰。撝攻拔柏谷塢。因即鎮之。及大軍不利。撝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騎追撝。撝與儀同韋法保同心抗禦。且前經十數里。景乃引退。太祖嘉之。賜帛三百疋。復授建州刺史。鎮車箱。撝久從軍役。未及葬父。至是表請還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並給儀衛。州里榮之。及齊神武圍玉壁。別令侯景趣齊子嶺。撝恐入寇邵郡。率騎傑之景聞撝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二州諸軍事。又攻破襄塲。獲魏將李顯進。儀同三司。尋還開府。復除建州邵郡河內汲郡黎陽等諸軍事。領邵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時以齊軍不出。乃追撝還。併肥如邙陽二邑。合一千八百戶。改封華陽縣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撝爲刺史。率所部兵鎮之。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撝率義兵萬餘人出轘關。然撝自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撝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撝軍。撝以衆敗。遂降於齊。撝之立勳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戮。虜以求苟免。時論以此鄙之。朝廷猶錄其功。不以爲罪。令其子襲爵。撝之敗也。新平郡守韓盛亦於洛陽戰沒。盛字文熾。南陽淯陽人也。五世祖遷爲鄭縣令。因徙居京北之渭南。焉曾祖貫。舉秀才。奉朝請。姑臧令。祖與。魏儀城郡守。贈直州刺史。父先藻。安夷鄺城二郡守。贈鎮遠將軍。義州刺史。盛幼有操行。涉獵經史。兼善騎射。膂力過人。魏大統初。起家開府行參軍。轉參軍事。從李遠積年征討。每有戰功。累遷至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帥都督。持節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大都督。明帝二年。封臨湍縣子。邑三百戶。保定四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廣部下大夫。出爲新平郡守。居官清靜嚴而不殘。矜恤孤貧。抑挫豪右。賊盜止息。郡治肅然。尋以本官從晉公護東討。於洛陽戰沒。贈浙洛義三州刺史。謚曰壯子。謙嗣。官至大都督。盛二兄德輿仲恭德輿姿貌魁傑。有異常人。歷官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通洛慈澗防主。邵州刺史。任城縣男。仲恭美容儀。瞻於榮利。郡累辟爲功曹。中正。仲恭答曰。第五之號。豈減驃騎乎。後歷廣原靈原新寧三縣令。所在皆有聲績。有八子。並有志操。少子紹約。後最知名。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敞。魏中書郎。河內郡守。父靜慮。銀青光祿大夫。贈汾州刺史。寬儀貌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爲州里所稱。與二弟漢尼是和知名。親歿。撫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常謂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年十三。以選爲魏孝明帝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魏孝武末。除廣陵王府直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弟曰。權臣擅命。乘輿播越。戰爭方始。當何所依。諸弟咸不

能對寬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巖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召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罪得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賴川解侯景圍景密圖南叛軍中頗有知者以其事計未成外示無貳往來諸軍間侍從寡少軍中名將必躬自造至於法保尤被親附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仗兵以斬之亦一時之計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關中貧校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鎌付館厚加其禮寬乃裁臥氈夜趨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斐長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邑三百戶幷賜馬一疋衣一襲即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尋加撫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誦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用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常戒其所部曰但好鎮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齊伊川郡守梁鮓常在境首抄掠太祖患之命寬經略焉鮓行過要家推牛宴飲既醉之後不復自防寬密知之遣兵往襲遂斬之太祖嘉焉賜奴婢金帶粟帛等武成二年徵拜司士中大夫保定元年出爲汾州刺史尋轉魯山防主四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二年行復州事三年除溫州刺史初陳氏與國通和每脩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汾州既接敵境專資守備於是復以寬爲汾州刺史而州城埤狹器械又少寬知其難守深以爲憂又恐秋水暴長陳人得乘其便即白襄州總管請戍兵幷請移城於羊蹄山權以避水總管府許增兵守禦不許遷移城寬乃量度年常水至之處豎大木於岸以備船行襄州所遣兵未至陳將程靈洗已率衆至於城下遂分布戰艦四面攻之水勢猶小靈洗未得近城寬每閉募驍兵令夜擊頻挫其銳相持旬日靈洗無如之何俄而雨水暴長所豎木上皆通船過靈洗乃以大艦臨逼拍干打樓應即摧碎弓弩大石晝夜攻之苦戰三十餘日死傷過半女垣崩盡陳人遂得上城短兵相拒猶經二日外無繼援力屈城陷之後水便退緬陳人乃執寬至揚州尋被送横外經數載後還建業遂卒於江左時年六十七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杲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開皇元年隋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義宣起家譙王儉府記室轉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寬弟漢

漢字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書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補墨曹參軍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決斷如流相府爲之語曰日下粲爛有裴漢十一年李遠出鎮弘農啓漢爲司馬遠特相器遇尋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成都上士尋轉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大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彥等咸敬異之加帥都督天和中復與司宗孫恕典祀薛慎同爲入使巡察風俗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宿疾恆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播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唯漢直道固守八年不徙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遊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閭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絶遊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必躬自鈔本至于疹疾彌年亦未嘗釋卷建德元年卒時年五十九贈晉州刺史子鏡民少聰敏涉獵經史爲大將軍暉公會記室參軍後歷宋王寇侍讀轉記室遷司錄宣政初吏部上士大象末春官府都上士漢弟尼尼字景尼性弘雅有器局起家奉朝請除梁王東閤祭酒遷從事中郎加通直散騎常侍隨西李際范陽盧誕並有高名於世與尼結忘年之交魏恭帝元年以本官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謹悉諸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唯取

梁元帝素琴一張而已權深敬異之六官建拜御正下大夫尋以疾卒贈輔國將軍隨州刺史子之隆趙王招府記室參軍之隱弟師民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秦王贊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族弟鴻

鴻少恭謹有幹略歷官內外孝閔帝踐阼拜輔城公司馬加儀同三司爲晉公護雍州治中累遷御正中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轉民部中大夫保定末出爲中州刺史九曲城主鎮守邊鄙甚有扞禦之能衛公直出鎮襄州以鴻爲襄州司馬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高邑縣侯從直南征軍敗遂沒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豐黃遂三州刺史

楊敷字文衍華山公寬之兄子也父暄字景和性朗悟有識學弱冠拜奉朝請歷員外散騎侍郎華州別駕尚書右中兵郎中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爲榮所害贈殿中尚書華夏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華州刺史敷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常慨然景慕之魏建義初襲祖鉤爵臨貞縣伯邑四百戶除員外羽林監大統元年拜奉車都尉歷尚書左士郎中祠部郎中大丞相府墨曹參軍帥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加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魏恭帝二年遷廷尉少卿所斷之獄號稱平允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侯增邑幷前八百戶除小載師下大夫使北豫州迎司馬消難還授使持節蒙州諸軍事蒙州刺史先是釐左等多受齊僞署數爲亂逆敷推誠布信隨方慰撫釐左等感之相率歸附敷乃送其酋四十餘人赴闕請因齊所假而授之諸蠻等愈更感悅州境獲寧特降璽書勞問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保定中徵爲司水中大夫爽夏吏民及荆州總管長孫儉並表請留之時議欲東討將委敷以舟艦轉輸之事故弗許焉陳公純鎮陝西以敷爲總管長史五年轉司木中大夫軍器副監敷明習吏事所在以勤察著名每歲奏課居最累獲優賞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六年出爲汾州諸軍事汾州刺史進爵爲公增邑一千五百戶齊將段孝先率衆五萬來寇梯衝地道晝夜攻城敷親當矢石隨事扞禦拒守累旬孝先攻之愈急時城中兵不滿二千戰死者已十四五糧儲又盡公私窮蹙齊公憲總兵赴救憚孝先不敢進軍敷知必陷沒乃召其衆謂之曰吾與卿等俱在邊鎮實願同心戮力破賊全城但强寇四面攻圍日久吾等糧食已盡救援斷絶守死窮城非丈夫也今勝兵之士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死生一決儻或得免猶冀生還受罪闕庭孰與死於寇乎吾計決矣於諸君意何如衆咸涕泣從命敷乃率見兵夜出擊殺齊軍數十人齊軍衆稍却俄而孝先率諸軍盛銳圍之敷殊死戰矢盡爲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敷不爲之屈遂以憂懼卒於鄴高祖平齊贈使持節大將軍淮廣復三州諸軍事三州刺史諡曰忠壯葬於華陰舊塋子棗有文武材略大象末上柱國清河郡公

史臣曰自三方鼎峙羣雄競逐後能馳驟各吠非主爭奮屬其智勇思赴蹈於仁義臨危不顧前哲所難趙善等或行彰於孝友或誠顯於忠概咸躬志力俱徇功名兵凶戰危城孤援絶楊敷趙善頻靡德之勢窮元定裴寬同黃權之無路王拔不振非其罪也敷少而慷慨終能立節仁而有勇其最優乎楊撫厖有奇功狃於數勝輕敵無備兵破身囚未能遺謀貝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楊撫之謂也

楊檦傳加撫軍○北史云加撫軍將軍脫將軍二字

周書卷三十四考證

周書卷三十五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二十七

鄭孝穆子譯　崔謙弟說　崔猷　裴俠　薛端子寘　弟裕

薛善弟慎　敬珍敬祥

鄭孝穆字道和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十一世孫祖敏叔魏潁川濮陽郡守本邑中正父瑾范陽郡守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孝穆幼而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獵經史父叔四人並早歿昆季之中孝穆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生閨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轉司徒主簿屬盜賊蜂起除假節龍驤將軍別將屢有戰功永安中遷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從元天穆討平邢杲進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魏孝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大統五年行武功郡事遷使持節大將軍行岐州刺史嘗州都督在任未幾有能名就加通直散騎常侍王罷時爲雍州刺史欽其善政遣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饑饉相仍逃散殆盡孝穆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四萬家每歲考績爲天下最太祖嘉之賜書曰知卿莅職近畿留心治術凋弊之俗禮教興行厭亂之民寬簡而至昔郭伋政成幷部賈琮譽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慚德於是徵拜京兆尹十五年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稱藩來附時議欲遣使盛選行人太祖歷觀內外無逾孝穆者十六年乃假孝穆散騎常侍節策拜詧爲梁王使還稱旨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是年太祖總戎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鄉縣男邑二百戶軍次潼關命孝穆與左長史長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衆務仍令孝穆引接關東歸附人士拜品藻才行而任用之孝穆撫納銓敘咸得其宜大將軍達奚武率衆經略漢中以孝穆爲梁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孝閔帝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子增邑通一千戶晉公護爲雍州牧辟爲別駕又以疾固辭武成二年徵拜御伯中大夫徙授御正保定三年出爲宜州刺史轉華州刺史五年除虞州刺史轉陝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復以疾篤屢乞骸骨入爲少司空卒於位時年六十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子詡嗣歷位納言爲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邵州刺史詡弟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孝穆大將軍徐兗等六州刺史改謚曰文

譯幼聰敏涉獵羣書尤善音樂有名於時世宗詔令事輔城公及高祖即位除都督稍遷御正下大夫頗被顧待東宮建以譯爲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愛建德二年爲聘齊使副及太子西征多有失德王軌宇文孝伯等以閑高祖大怒宮臣親幸者咸被譴責譯坐除名後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宣帝嗣位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邑千戶既以恩舊任遇甚重朝政機密並得參詳尋遷內史上大夫進爵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及宣帝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乃與譯謀以隋公受遺輔少主隋文帝執政拜柱國大丞相府長史內史如故尋進位上柱國

崔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祖辯魏平遠將軍武邑郡守父愔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殷州刺史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謙幼聰敏神彩疑然及長深沉有識量歷觀經史不持章句志在博聞而已每覽經國緯民之事心常好之未嘗不撫卷歎息孝昌中解褐著作佐郎從太宰元天穆討邢杲破之以功授輔國將軍太中大夫遷平東將軍尚書殿中郎賀拔勝出鎮荊州以謙爲行臺左丞勝雖居方岳之任至於安輯夷夏綱紀衆務皆委謙焉謙亦盡其智能以相匡弼勝有擊南州謙之力也及魏孝武將備齊神武之逼乃詔勝引兵赴洛軍至廣州帝已西遷勝乃遲疑將旋所鎮謙謂勝曰昔周室不造諸侯釋位漢道中微列藩盡節今皇家多故主上蒙塵宜忠臣枕戈之時義士立功之日也公受方面之重總宛葉之衆若杖義而動首唱勤王天下聞風孰不感激誠宜順義勇之志副退遲之心倍道兼行謁帝關右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協力電討不庭則桓文之勳復興於茲日矣捨此不爲中道而退便恐人皆解體士各有心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而人情

果大驚動還未至州州民鄧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將麾下數百騎南奔於梁謙亦與勝俱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帝雖不爲出軍而嘉勝等志節並許其還國乃令謙先還且通隣好魏文帝見謙甚悅謂之曰卿出萬死之中投身江外今得生還本朝豈非忠貞之報也太祖素聞謙名甚禮之乃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以謙有毗輔之功又授太師長史大統三年從太祖擒賓泰戰沙苑並有功進爵爲子遷車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拜尚書右丞謙明練時事及居樞轄時論以爲得人四年從太祖解洛陽圍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十五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平李遷哲於魏興並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又勤於理務民訟雖繁未嘗有懈倦之色吏民以是敬而愛之時有蜀人賈晃遷舉兵作亂率其黨圍逼州城謙倉卒分部纔得千許人便率拒戰會梁州援兵至遂擒晃遷餘人乃散謙誅其渠帥餘並原之旬日之間遠得安輯世宗初進爵作唐縣公保定二年遷安州總管隨應等十一州甑山上明魯山三鎮諸軍事安州刺史四年加大將軍進爵武康郡公天和元年授江陵總管三年遷荊州總管荊淅等十四州南陽平陽等八防諸軍事荊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謙外禦彊敵內撫軍民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爲天下最屢有詔褒奬焉謙隨賀拔勝之在荊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爲榮四年卒於州圍境痛惜之乃共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謙性至孝少喪父殆將滅性與弟訛特相友愛雖復年事並高名位各重所有資產皆無私焉其居家嚴肅動遵禮度曠與訛子弘度等並奉其遺訓云曠少溫雅仁而汎愛釋褐中外府記室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浙州刺史

訛本名士約少倜儻有節概膂力過人尤工騎射釋褐領軍府錄事轉諮議參軍及賀拔勝出牧荊州以訛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勝奔梁復自梁歸國授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邑三百戶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戶除京兆郡守累遷帥都督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增邑三百戶賜姓宇文氏幷賜名訛屢進爵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增邑通前二千四百戶除鼎州刺史遷總管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訛莅政彊毅百姓畏之齊王憲東征以訛爲行軍長史軍還除使持節崇德安義等十三防熊和忠等三州諸軍事崇德防主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時年六十四贈鄜延丹綏長五州刺史謚曰壯子弘度猛毅有父風大象末上柱國武鄉郡公

崔猷字宣猷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十二世孫也祖挺魏光州刺史泰昌縣子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父孝芬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爲齊神武所害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頗正有軍國籌略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領大行臺郎中尋爲吏部尚書李神儁所薦拜通直散騎侍郎撫尚書駕部郎中普泰初除征虜將軍司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遂閉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勳左右帝爲之改容既退帝目送之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卽以本官奏門下事大統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封平原縣伯邑八百戶二年除正黃門加中軍將軍擒賓泰復弘農破沙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屢上疏諫書奏並納焉還京兆尹時婚姻禮廢嫁娶之辰多擧音樂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又請禁斷事亦施行與盧辯等刪修六官十二年除大都督驃騎將軍浙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四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太祖與思政書曰崔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領兵襄城後欲於賴川爲行臺治所遣使人魏仲擧啓陳之幷致書於猷論將移之意猷復書曰夫兵者務在先聲後實故能百戰百勝以弱爲彊也但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賴川既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脫若充斥徑至城下輒以憑情權其利害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治所賴川置州遣郭寶鎮守則表裏勝固人心易安縱

有不虞豈能爲患仲皃太祖具以啓聞太祖卽遣仲還令依猷之策思政重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爲斷陸攻請三歲爲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太祖以思政既親其事兼復固請遂許之及穎川沒後太祖深追悔焉十六年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太祖賜以馬輿命隨軍與之籌議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魏恭帝元年太祖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陸騰等五人率衆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卽以猷爲都督梁利等十二州白馬儲城二防諸軍事梁州刺史及太祖崩始利沙與等諸州阻兵爲逆信合開楚四州亦叛唯梁州境內民無貳心利州刺史崔謙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又送米四千斛二鎮獲全猷之力也進爵固安縣公邑二千戶猷深爲晉公護所重護乃養猷第三女爲己女封富平公主世宗卽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爲世有澆淳運有治亂故帝王以之沿革聖哲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武成二年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世宗崩遺詔立高祖晉公護謂猷曰魯國公稟性寬仁太祖諸子之中年又居長今奉遵遺旨坦戴爲主君以爲何如猷對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旣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護曰天下事大但恐畢公沖幼耳猷曰昔周公輔成王以朝諸侯況明公親賢莫二若行周公之事方爲不負顧託事雖不行嘗時稱其守正保定元年重授總管梁利開等十四州白馬儲成二防諸軍事梁州刺史尋復爲司會天和二年陳將華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正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瘡痍未復近者長星爲災乃上玄所以垂警誠也誠宜修德以禳天變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勞哉今陳氏保境惠民共敦隣好無容違盟約之重納其叛臣與無名之師利其土地詳觀前載非所聞也護不從其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沒江南建德四年出爲同州司會六年徵拜小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踐極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進爵汲郡公增邑通前三千戶開皇四年卒謚曰明子仲方字不齊早知名機神穎悟文學優敏大象末儀同大將軍司五下大夫

裴俠字萬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博涉經史魏昌樂王府司馬西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俠幼而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員外散騎侍郎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俠執其使人焚其赦書魏孝莊嘉之授輕車將軍東郡太守帶防城別將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河南兵以備之俠率所部赴洛陽授建威將軍左中郎將俄而孝武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爲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忠義之道庸可忽乎吾旣食人之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太祖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有勇因命改焉以功進爵爲侯邑八百戶拜行臺郎中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爲長史未幾爲齊神武所攻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辭甚壯烈太祖善之曰雖魯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菽麥蔬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獵獲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爲官市馬歲月旣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愼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太祖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俠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以爲裴氏清公自此始也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爲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大宗世膺其美故能存晃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忝叨榮寵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聽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慚而退九年入爲大行臺郎中居數載出爲鄧州刺史加儀同三司尋轉祁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孝閔帝踐阼除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戶遷民部

中大夫時有森更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之內森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憘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直隱費錢五百萬俠之薦遏森伏皆此類也初俠嘗遇疾沉頓大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並來伺候俠俠所居第屋不免風霜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爲起宅幷賜良田十頃奴隸耕牛糧粟莫不備足播紳咸以爲榮武成元年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諡曰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更民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子祥性忠謹有治劇才少爲成都令清不及俠斷決過之後除長安令爲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也遂以毀卒祥弟驤貞亮有才藝天和中舉秀才拜給事中士稍遷御正大夫賜爵胡原縣子

薛端字仁直河東汾陰人也本名沙陀魏雍州刺史汾陰侯辨之六世孫代爲河東著姓高祖謹秦州刺史內都坐大官掊陵公曾祖洪隆河東太守以隆兄洪阼尚魏文帝女西河公主有賜田在馮翊洪隆子麟駒徙居之遂家於馮翊之夏陽焉麟駒舉秀才拜中書博士兼主客郎中贈河東太守父英集通直散騎常侍端少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辟爲參軍賜爵汾陰縣男端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太祖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遂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循義都督乙干貴率衆數千西度據楊氏壁端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循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度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循義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幷力固守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逐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幷招喻村民等多設奇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即東遁爭沿瀾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太祖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爲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擒賀拔復弘農戰沙苑並有功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進爵爲伯轉丞相東閤祭酒加本州大中正遷兵部郎中改封文城縣伯加使持節平東將軍吏部郎中端性彊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太祖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遊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啓太祖云設官分職本廉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太祖深然之大統十六年大軍東討柱國李弼爲別道元帥妙簡首僚數日不定太祖謂弼曰爲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真其才也乃遣之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轉尚書左丞仍掌選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孝閔帝踐阼除工部中大夫轉民部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戶晉公護將廢帝召羣官議之端頗有同異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爲政寬惠民吏愛之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稱鎮撫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訴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三遺誡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追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冑字紹玄幼聰敏涉獵羣書雅達政事起家帥都督累遷上儀同歷司金中大夫徐州總管府長史合州刺史大象中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初爲太學生時輩中多是貴遊好學者少唯裕孜孜不倦弱冠辟丞相參軍事是時京兆韋夐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酒餚候之談宴終日夐遂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雖復栖栖遑遑徒爲勞苦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不及何其樂也尋遇疾而卒時年四十一文章之士誄之者數人太祖傷惜之贈洛州刺史

薛善字仲良河東汾陰人也祖瑚魏河東郡守父和南青州刺史善少爲司空府參軍事遷儁城郡守轉鹽池都將魏孝武西遷東魏攻河東圍蔡州以善爲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俠每食方丈坐客恆滿絃歌不絕而善獨供己率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太祖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謂崇禮曰高氏戎車犯順致令主上播越與兄忝是衣冠緒餘荷國榮寵今大軍已臨而兄猶欲爲高氏盡力若城

陋之日送首長安云逆賊某甲之首死而有靈豈不歿有餘愧不如早歸誠款雖未足以表奇節庶獲全首領而榮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顧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覆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覆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並固辭不受太祖嘉之以善爲汾陰令善幹用彊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罷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徵爲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爲冶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親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勞苦焉加通直散騎常侍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縣公尋除御正中大夫轉民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曰之護乃殺軌以善忠於己引爲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治司會出爲隆州刺史兼治益州總管府長史徵拜少傳卒於位時年六十七贈蒲虞勳三州刺史高祖以善告齊軌事謚曰繆公子夏嗣官至高陽守善弟慎

慎字佛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少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虯苑陽盧柔龐西李璨並相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太祖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太祖讀書慎與李璨及龐西李伯艮辛韶武功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瑒河東裴舉薛同榮陽鄭朝等十二人並應其選又以慎爲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太祖雅好談論幷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爲大乘之學數年復以慎爲宜都公侍讀轉丞相府記室魏東宮建除太子舍人遷庶子仍領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轉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並居清顯時人榮之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淮南縣子邑八百戶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爲湖州刺史州界既雜蠻左恆以劫掠爲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引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有餘戶蠻俗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民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氓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幷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腊歸奉父母慎感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獎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尋入爲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爲世所傳薛善之以河東應李弼也敬珍敬祥亦率屬縣歸附

敬珍字國寶河東蒲坂人也漢揚州刺史韶之十世孫父伯樂州主簿安邑令珍偉容儀有氣伎學業騎射俱爲當時所稱祥即珍從祖兄也亦慷慨有大志唯以交結英豪爲務珍與之深相友愛每同遊處及齊神武趨沙苑珍謂祥曰高歡迫逐乘輿播遷關右有識之士孰不欲推刃於其腹中但力未能制耳今復稱兵內侮將逞凶逆此誠志士効命之日當與兄圖之祥聞其言甚悅曰計將安出珍曰宇文丞相寬仁大度有霸王之略挾天子而令諸侯已數年矣觀其政刑備舉將士用命歡雖有衆固非其儔況逆順理殊將不戰而自潰矣我若招集義勇斷其歸路殲誠凶徒使隻輪不反非直雪朝廷之恥亦壯士封侯之業祥深然之遂與同郡豪右張小白樊昭賢王玄略等舉兵數日之中衆至萬餘將襲數後軍兵未進而齊神武已敗珍與祥邀之多所剋獲及李弼軍至河東珍與小白等率猗氏南解北解安邑温泉虞鄉等六縣戶十餘萬歸附太祖嘉之即拜珍平陽太守領永寧防主祥龍驤將軍行臺郎中領相里防主並賜鼓吹以寵異之太祖仍執珍手曰國家有河東之地者卿兄弟之力還以此地付卿我無東顧之憂矣久之遷絳州刺史以疾免卒於家子元約性貞正有識學位至布憲中大夫小白等既與珍歸闕太祖嘉其立効並任用之後咸至郡守刺史

史臣曰鄭孝穆撫軍離散幽岐多襁負之人崔謙鎮樂邊垂江漢流載清之詠崔說居家理治以嚴肅見稱莅職當官以猛毅爲政崔猷立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寶條則威恩具擧裴俠忠勤奉上廉約治身吏不能欺民懷其惠薛端歷居顯要以彊直知名薛善任惟繁劇以弘益流譽並當時之良將也而善陷齊詔護以要權寵易名爲繆斯不謬乎

周書卷三十五

崔謙傳謙字士遜○北史作崔士謙

薛端傳司空高乾○北史作高乾邕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二十八

鄭偉 族人頊 楊纂 段永 王士良

崔彥穆 令狐整 子熙 納休 司馬裔 子烜 裴果 劉志

鄭偉字子直滎陽開封人也小名闍提魏將作大匠渾之十一世孫祖思明少勇悍仕魏至直閤將軍贈濟州刺史父先護亦以武勇聞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魏孝莊帝在藩先護早自結託及即位歷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廣州刺史榮陽縣侯元顥入洛以禦扞之功累遷都督二豫郢雍四州諸軍征東將軍豫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進爵郡公薨入爲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尒朱榮死徐州刺史尒朱仲遠擁兵將入洛詔先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率所部與行臺楊昱及都督賀拔勝同討之勝於陣降仲遠又聞京師不守衆遂潰先護奔梁葬自梁歸爲仲遠所害魏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青齊兗豫四州刺史偉少倜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尒朱氏滅後自梁歸魏起家通直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內公獨孤信既復洛陽偉乃謂其親族曰今嗣主中興鼎業據有崤函河內公親董衆軍克復遷洛率土之內孰不延首望風況吾等世荷朝恩家傳忠義誠宜以此時效臣子之節成富貴之資豈可碌碌爲懦夫之事也於是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建義於陳留信宿間衆有萬餘人遂攻拔梁州擒東魏刺史鹿永吉及鎮城令狐德幷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來附因是梁陳之間相次降款偉馳入朝太祖與語歎美之拜龍驤將軍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邑六百戶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款太祖命偉率所部應接之及景後叛偉亦全軍而還錄前後功除中軍將軍河陽郡守加散騎常侍大都督進爵襄城郡公邑二千戶加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除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嚴毅不遵法度睥睨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効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杞賓王坐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仍除宣州刺史天和六年轉華州刺史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爲治吏民莫敢犯禁盜賊亦爲之休止雖無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其年卒於州時年五十七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豫洛相纂五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諡曰肅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而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効己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偉族人頊字寧伯少有幹用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稍遷行臺左丞陽城陳留二郡守與偉同謀立義後隨偉入朝賜爵魏昌縣伯除太府少卿出爲扶風郡守復爲太府少卿轉衛尉少卿歷職內外並有恪勤之稱薨卒官贈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子常字子元頗涉學有當官幹歷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司皮下大夫遷信東徐南兗三州刺史以立義及累戰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賜爵饒陽侯卒贈本官加鄜鄜陝三州諸軍事鄜州刺史子神符

楊纂廣寧人也父安仁魏北道都督朔州鎮將纂少習軍旅慷慨有志略尤工騎射勇力兼人年二十從齊神武起兵於信都以軍功稍遷安西將軍武州刺史自以功高賞薄志懷怨憤每歎曰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挽懷豈不沮人雄志大統初乃間行歸款太祖執纂手曰人所貴者忠義也所懼者危亡也其能不憚危亡蹈茲忠義者今方見之於卿耳即授征南將軍大都督封永興縣侯邑八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從太祖解洛陽圍經河橋邙山之戰纂每先登陣中咸推其敢勇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戶賜姓莫胡盧氏俄授岐州刺史孝閔帝踐阼進爵宋熙郡公保定元年進位大將軍改封隴東郡公除隴州刺史三年從隋公楊忠東伐至幷州而還天和六年進授柱國大將軍轉華州刺史纂性質樸又不識文字前後莅職但推誠信而已吏以其忠恕頗亦懷之薨卒於州時年六十七子睿嗣位至上柱國漁陽郡公

段永字永寶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匹磾之後也曾祖愷仕魏黃龍鎮將因徙高陸之河陽焉永幼有志操閭里稱之魏正光末六鎮擾亂遂攜老幼避地中山後赴洛陽拜殿中將軍稍遷平東將軍封沃陽縣伯邑五百戶青州

人崔社客舉兵反永討平之進爵爲侯除左光祿大夫時有賊魁元伯生率數百騎西自驀潼東至鞏洛屠陷塢壁所在爲患魏孝武遣永總大都督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既無城柵唯以寇抄爲資安則蟻聚窮則鳥散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自足平殄若徵兵而後往彼必遠竄雖有大衆無所用之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討之永規知所在倍道兼進遂破平之帝西遷永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以功別封昌平縣子邑三百戶除北徐州刺史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進爵爲公河橋之役永力戰先登授南汾州刺史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尉綿氏魏廢帝元年授恆州刺史于時朝貴多其部人謁永之日冠蓋盈路當時榮之孝閔帝踐阼進爵廣城郡公轉文州刺史入爲工部中大夫遷軍司馬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永歷任內外所在頗有聲稱輕財好士朝野以此重焉前後累增凡三千九百戶天和四年授小司寇尋爲右二軍總管率兵北道講武遇疾卒於賀蘭城年六十八喪還高祖親臨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等五州刺史謚曰基子玄龍官至儀同三司兵部下大夫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後因晉亂避地涼州魏太武平沮渠氏曾祖景仁歸魏爲燉煌鎮將祖公禮平城鎮司馬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士良少修謹不妄交遊魏建明初尒朱仲遠啓爲府參軍事歷大行臺郎中諫議大夫封石門縣男邑二百戶後與紇豆陵步藩交戰軍敗爲步藩所擒遂居河右僞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婁以孫女士良既爲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福伊利等並即緤附朝廷嘉之太昌初進爵晉陽縣子邑四百戶尋進爵琅邪縣侯授太中大夫右將軍出爲殷州車騎府司馬東魏徙鄴之後置京畿府專典兵馬時齊文襄爲大都督以士良爲司馬領外兵參軍尋遷長史加安西將軍徙封符璽縣侯增邑七百戶武定初除行臺左中兵郎中又轉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仍攝外兵事王思政鎮潁川齊文襄率衆攻之授士良大行臺右丞加鎮西將軍增邑一千戶進爵爲公令輔其弟演於幷州居守齊文宣即位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仍總知幷州兵馬事加征西將軍別封新豐縣子邑三百戶俄除驃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中齊文宣自晉陽赴鄴宮復以士良爲尚書左丞統留後事仍遷御史中丞轉七兵尚書未幾入爲侍中轉殿中尚書頃之復爲侍中除吏部尚書士良頻首固讓文宣不許久之遷爲侍中又攝度支五兵二曹尚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因此臥疾歷年文宣每自臨視疾愈除滄州刺史乾明初徵還鄴授儀同三司孝昭即位遣三道使搜揚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叡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國但有一介之善者無不以聞齊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師復除侍中轉太常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出爲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權景宣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軍小司徒賜爵廣昌郡公尋除荆州總管行荆州刺史復入爲小司徒俄除鄜州刺史轉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建德六年授幷州刺史士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耆舊故人猶有存者遠近感以爲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疾乞骸骨優詔許之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子德衡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崔彥穆字彥穆清河東武城人也魏司空安陽侯林之九世孫曾祖顗魏平東府諮議祖蔚謚從兄司徒浩之難南奔江左仕宋爲給事黃門侍郎汝南義陽二郡守延興初復歸於魏拜潁川郡守因家焉後終於郢州刺史父稚篤志經史不以世事嬰心起家祕書郎稍遷永昌郡守隋開皇初以獻后外曾祖追贈上開府儀同三司新州刺史彥穆幼明悟神彩卓然年十五與河間邢子才京兆韋孝寬俱入中書學偏相友愛伏膺儒業爲時輩所稱魏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有知人之鑒見而歎曰王佐才也永安末除司徒府參軍事轉記室遷大司馬從事中郎魏孝武西遷彥穆時不得從大統三年乃與兄彥珍於成皐舉義因攻拔滎陽擒東魏郡守蘇淑仍與鄉郡王元洪威攻潁川斬其刺史李景道孝武嘉之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滎陽郡守四年兼行右民郎中潁川

邑中正賜爵千乘縣侯十四年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司農卿時軍國草創衆務殷繁太祖乃詔彥穆入幕府兼掌文翰及于謹平江陵彥穆以本官從平之世宗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俄拜安州總管十一州諸軍事安州刺史入爲御正中大夫陳氏請敦鄰好詔彥穆使焉彥穆風韻閑曠器度方雅善玄言解談謔甚爲江陵所稱轉民部中大夫進爵爲公天和三年復爲使主聘於齊使還除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尋徵拜小司徒大象二年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三方兵起以彥穆爲行軍總管率兵與襄州總管王謙討司馬消難軍次荊州彥穆疑荊州總管獨孤永業有異志遂收而戮之及事平隋文帝徵王謙入朝卽以彥穆爲襄州總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加授上大將軍進爵東郡公邑二千戶頃之永業家自理得雪彥穆坐除名尋復官爵隋開皇元年卒子君綽嗣君綽性爽朗博覽經史有父風大象末丞相府賓曹參軍君綽弟君蕭解巾爲道王侍讀大象末賴川郡守

令狐整字延保燉煌人也本名延世爲西土冠冕曾祖嗣祖詔安並官至郡守咸爲良二千石父虬早以名德著聞仕歷瓜州司馬燉煌郡守鄯州刺史封長城縣子大統末卒於家太祖傷悼之遣使者監護喪事又勑鄉人爲營墳壟贈龍驤將軍瓜州刺史整幼聰敏沉深有識量學藝騎射並爲河右所推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整爲主簿加盪寇將軍整進趨詳雅對揚辨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榮器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城重器岩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慕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書諾而已頃之魏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仗整防扞州境獲寧及鄧彥竊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者申徽執彥送京師太祖嘉其忠節表爲都督尋而城民張保又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搆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呂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將圖爲亂慮整守義不從旣殺成慶因欲及整以整人之望也復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內甚忌整整亦僞若親附而密欲圖之陰令所親說保曰君與仲和結爲脣齒今東軍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擒蚁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可圖然後保境息人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說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御若使爲將蔑不濟矣保納其計具以整父兄等並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行整至玉門郡召集衆傑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並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衆議推整爲刺史整曰本以張保肆逆毒害無辜闔州之人俱陷不義今者同心戮力務在除兇若其自相推薦復恐効尤致禍於是乃推波斯使主張道義行州事具以狀聞詔以申徽爲刺史徽整赴闕授壽昌郡守封讓武縣男邑二百戶太祖謂整曰卿少懷英略早建殊勳今者官位未足酬賞方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貴遂立爲瓜州義首仍除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整以國難未寧常願舉宗効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整善於撫馭躬同豐約是以人衆並忘羈旅盡其力用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太祖常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擅其美者也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太祖稱之云葬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太祖又謂整曰卿勳同婁項義等骨肉立身教雅可以範人遂賜姓宇文氏幷賜名整焉宗人二百餘戶並列屬籍孝閔帝踐阼拜司憲中大夫處法平允爲當時所稱進爵彭陽縣公增邑一千戶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來附太祖以固爲豐州刺史固荷職既久猶習梁法凡所施爲多虧治典朝議密欲代之而難其選遂令整權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恩傾身撫接數月之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爲湖州豐州舊治不居人民賦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移治武當詔可其奏整勵撫導遷者如歸旬月之間城府周備固之遷也其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之許也流涕而去及整秩滿代至民吏戀之老幼送整遠近輦集數日停留方得出界其得人心如此拜御正中大夫出爲中華郡守轉同州司會遷始州刺史整雅識情僞尤明政術恭謹廉慎常懼盈滿故歷居內外所在見稱天和六年進位大將軍增邑通前二千一百戶晉公

護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頗近其意護以此疎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建德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本官加鄜宜綏銀四州諸軍事鄜州刺史諡曰襄子熙嗣熙字長熙性方雅有度量雖在私室容止儼然非一時賢俊未嘗與之遊處善騎射解音律涉羣書尤明三禮累遷居職任並有能名大象中位至吏部中大夫儀同大將軍整弟休幼聰敏有文武材起家太學生後與整同起兵逐張保授都督累遷大都督樂安郡守入爲中外府樂曹參軍時諸功臣多爲本州刺史晉公護謂整曰以公勳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無容遠出然公門之內須有衣錦之榮乃以休爲燉煌郡守在郡十餘年甚有政績進位儀同三司遷合州刺史尋卒官

司馬裔字遵胤河內溫人也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後曾祖楚之屬宋武帝誅晉氏咸屬艱難歸魏位至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州刺史封琅邪王裔少孤有志操州郡辟召並不應命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軍功授中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及魏孝武西遷裔時在鄴潛歸鄉里志在立功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溫城起義遣使送款與東魏將高永洛王陵等晝夜交戰衆寡不敵義徒死傷過半及大軍東征裔率所部從戰河橋又別攻懷縣獲其將吳輔表自此頻與東魏交戰每有克獲六年授河內郡守尋加持節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八年率其義衆入朝太祖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授前將軍太中大夫領河內郡守令安集流民十三年攻拔東魏平齊柳泉寥塢三城獲其鎮將李熙之加授都督十五年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太祖欲以封裔裔固辭曰立義之士辭鄉里捐親戚遠歸皇化者皆是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非所願也太祖善而從之授帥都督拜其妻元爲襄城郡公主十六年大軍東伐裔請爲前鋒遂入建州破東魏將劉雅興拔其五城魏廢帝元年徵裔令以本兵鎮漢中除白馬城主帶華陽郡守加授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二年轉鎮宋熙郡尋率所部兵從尉遲迥伐蜀與叱羅協破叛兵趙雄傑於槐林平鄧腦於梓潼以功賜爵龍門縣子行簡州刺史尋行新城郡事魏恭帝元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本郡中正孝閔帝踐阼除巴州刺史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縣伯邑五百戶保定二年入爲御伯中大夫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四年轉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大軍東討裔率義兵與少師楊摠守鄖關即授懷州刺史東道慰勞大使五年轉始州刺史天和初信州蠻酋冉令賢等反連結二千餘里裔隨上庸公陸騰討之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蠻酋冉三公等三十餘城皆來降附進次雙城蠻酋向寶勝等率其種落據險自固向天王之徒爲其外援裔晝夜攻圍腹背受敵自春至秋五十餘戰寶勝窘仗俱竭力屈乃降時尚有龍東一城未下尋亦拔之又獲賊帥冉西梨向天王等出師再捷率徼率服拜信州刺史五年遷潼州刺史六年徵拜六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之部卒於京師裔性清約不事生業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有詔爲起祠堂焉贈大將軍加懷邵汾晉四州刺史諡曰定子偏嗣偏字道遷少敢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保定四年隨少師楊摠東征與齊人交戰摠爲敵所擒偏力戰得免天和二年授右侍上士加都督進大都督從大軍攻晉州以功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平幷鄴除樂安郡守後更論晉州及平齊勳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兗州刺史未之部而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諡曰惠子遷嗣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齊州刺史果少慨慷有志略魏太昌初起家前將軍乾河軍主除陽平郡丞太祖曾使幷州與果相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闕太祖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衣服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壁圍並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邙山於太祖前挺身陷陣生擒東魏都督賀婁烏蘭勇冠當時人莫不歎服以此太祖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遷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隨郡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爲政百姓畏之盜賊亦爲之屏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

騎常侍司農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爲前軍。開劍閣。破李慶保。降楊乾運。皆有功。魏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邑五百戸。俄而州民張道李祐驅率百姓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以拒之。賊便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月之間。州境清晏。轉陵州刺史。孝閔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戸。武成末。轉眉州刺史。保定五年。授復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決。每抑挫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爲稱職。天和二年卒於位。贈本官。加絳晉建三州刺史。諡曰襲。子孝仁嗣。孝仁幼聰敏。涉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大都督。儀同三司。出爲長寧鎮將。扞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略。建德末。遷建州刺史。轉譙州刺史。大象末。又遷亳州刺史。鄭偉等之以梁州歸款。時劉志亦以廣州來附。志弘農華陰人。本名思漢。太尉寬之十世孫也。高祖隆。宋武帝平姚泓。以宗室首望。召拜馮翊郡守。後屬赫連氏入寇。避地河洛。因家于汝頴。祖謇。魏大安中舉秀才。拜中書博士。後至弘農郡守。北雍州刺史。父瓌。汝南郡守。贈徐州刺史。志少好學。博涉羣書。植性方重。兼有武略。魏正光中。以明經徵拜國子助教。除行臺郎中。永安初。加宣威將軍。給事中。二年。轉東中郎府司馬。征虜將軍。永熙二年。除安北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廣州別駕。三年。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志據城不從。東魏潛遣間使奉表長安。魏孝武嘉之。授[illegible]二長史。襲城郡守。後齊神武遣兵攻圍。志力屈城陷。潛遁得免。大統三年。太祖遣領軍將軍獨孤信復洛陽。志糾合義徒。率廣州歸國。拜大丞相府墨曹參軍。封華陰縣男。邑二百戸。加大都督。撫軍將軍。轉中外府屬。選國子祭酒。世宗出牧宜州。太祖以志爲幕府司錄。世宗雅愛儒學。特欽重之。事無大小。咸委於志。志亦忠恕謹慎。甚得匡贊之體。太祖嘉之。嘗謂之曰。卿之所爲。每會吾志。於是遂賜名志焉。仍於宜州賜田宅。令徙居之。世宗還鎮岐州。又令志以本官明從。及世宗即位。除右金紫光祿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武鄉縣公。增邑通前一千戸。仍賜姓宇文氏。高祖時爲魯公。詔又以志爲其府司馬。高祖嗣位。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刑部中大夫。志執法平允。甚得時譽。遷均界內數有羣盜攻劫行旅。郡縣不能制。乃以志爲延壽郡守。以督之。志示以恩信。羣盜相率請罪。志表陳其狀。詔並免之。自是郡界肅清。寇盜屏息。遷使持節。成州諸軍事。成州刺史。政存寬恕。民吏愛之。天和五年卒。贈大將軍。揚州刺史。諡曰文子。子明嗣。子明弘雅有父風。歷官右侍上士。大都督。絳州別駕。隋文帝踐極。除行臺郎中。順陽郡守。子明弟子陵。司右中士。師都督。涼州別駕。隋開皇初。拜姑臧郡守。尋加儀同三司。歷衛州蔚州長史。幽州總管府長史。

史臣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譏之。韓信背項。陳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蓋以運屬興衰。君道已著。則徇利忘德者罪也。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爲福者可也。鄭偉崔彥穆等之在山東。並以不羈之才。還回於驚雀。終能翻然變自致。龜組。其知機之士歟。王士良之仕于齊。班職上卿。出爲牧伯。而臨危苟免。失忠與義。其背叛之徒歟。令狐整器幹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勳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中外。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如是。亦何以立聲名。取高位乎。

周書卷二十六

周書卷三十六考證

王士良傳復士良爲尚書左丞○北史復以士良爲尚書左丞此脫以字

裴果傳俄而州民張道○北史作張遵臣文淳按本書宇文貴傳作張遵北史又作張道未知孰是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二十九

寇儁 韓褒 趙肅 徐招 張軌

李彥 郭彥 裴文舉 高賓 宗允

寇儁字祖儁上谷昌平人也祖讚魏南雍州刺史父臻安遠將軍鄧州刺史儁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強記兄祖訓祖禮及儁並有志行鬬門雍睦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帷帳几杖以時節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行往返亦如之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貨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儁於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悛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遽訪主還之其雅志如此以選爲魏孝文帝挽郎除奉朝請大衆賊起燕齊擾亂儁參護軍事東討以功授員外散騎侍郎遷尚書左民郎中以母憂不拜正光三年拜輕騎將軍遷揚烈將軍司空府功曹參軍轉主簿時靈太后臨朝滅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儁典之資費巨萬主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孝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職者多有侵隱乃以儁爲之加龍驤將軍仍主簿永安初華州民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下以椿勢貴增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儁曰史底窮民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攝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孝莊帝後知之嘉儁守正不撓即拜司馬賜帛百匹其附椿者咸證實焉二年出爲左將軍涼州刺史民俗荒獷多爲盜賊儁乃令郡縣立庠序勸其耕桑教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頗革梁遣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日版築琰之屢擾疆場邊人患之儁遣長史杜休道率兵攻克其城纔擒琰之琰之即梁大將軍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憚焉屬魏室多故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遣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勵將士人思效命梁人知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儁在州清苦不治產業秩滿其子等並徒步而還吏人送儁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大統二年東魏授儁洛州刺史儁因此乃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餘口入關拜祕書監時軍國草創壞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籍四部羣書稍得周備加鎮東將軍封西安縣男邑二百戶十七年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儁以年老乞骸骨太祖弗許遂稱疾篤不復朝覲魏恭帝三年賜姓若口引氏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增邑五百戶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幷前二千戶儁年齒雖邁而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禮典世宗尚儒重道特欽賞之數加恩錫恩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世宗與同席而坐因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髯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爲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榮保定三年卒時年八十高祖歎惜之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元儁篤於仁義期功之有孤者衣食豐約俱與之同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譙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子奉位至儀同三司大將軍順陽郡守洵州刺史昌國縣公奉弟顯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毀歷官儀同大將軍掌朝布憲典祀下大夫小納言隆潭郡公

韓褒字弘業其先潁川潁陽人也徙居昌黎祖璨魏鎮西將軍平涼郡守安定郡公父演征虜將軍中散大夫恆州刺史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而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大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沉有遠略魏建明中起家奉朝請加彊弩將軍遷太中大夫屬魏室喪亂褒避地於夏州時太祖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太祖太祖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方今王室凌遲海內鼎沸使君天資英武恩結士心賀拔公奄及於難物情危駭寇洛自知庸懦委身而託使君若總兵權據有關中之地此天授也何疑乎且侯莫陳悅亂常速禍乃不乘勝進取平涉反自遁逃屯營洛水斯乃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

不世之勳在斯一舉時者難得而易失誠願使君圖之太祖納焉太祖爲丞相引褒爲錄事參軍賜姓侯呂陵氏大統初遷行臺左丞賜爵三水縣伯尋轉丞相府屬加中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二年梁人北寇商洛東魏復侵樊鄧於是以褒爲鎮南將軍丞相府從事中郎出鎮淅鄧居二年徵拜丞相府司馬進爵爲侯出爲北雍州刺史加衞大將軍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鄉等共分其憂耳乃悉詔集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悚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閒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入爲給事黃門侍郎九年遷侍中十二年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賤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小民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十六年加大都督涼州諸軍事魏廢帝元年轉會州刺史二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武成三年徵拜御伯中大夫保定二年轉司會三年出爲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先是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遽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因送京師褒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四年遷河洮岷三州諸軍事河州總管天和三年轉鳳州刺史尋以年老請致仕詔許之五年拜少保褒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高祖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後始與論政事七年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諡曰貞子繼伯嗣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居河西及祖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於魏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魏正光五年鄭元爲河南尹辟肅爲主簿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加威烈將軍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尋除直後轉直寢永安初授廷尉天平二年轉監後以母憂去職起爲廷尉正以疾免久之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遷左將軍大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滿還洛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禮儲軍用不匱太祖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七年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都督仍別駕領所部義徒據守大塢又兼行臺左丞東道尉勞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白太祖請之太祖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爲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邑三百戶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太祖命肅撰定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正禮齊王憲府屬大都督新安郡守時有高平徐招少好法律發言措筆常欲辨析秋毫歷職內外有當官之譽從魏孝武入關爲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有闕至於臺閣軌儀多招所參定論者稱之尋遷侍中度支尚書大統初卒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榮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永安中隨尒朱榮擊元顥除討寇將軍奉朝請軌常謂所親曰榮雍之間必有王者尒朱氏敗後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軌爲記室參軍典機務尋轉倉曹加鎮遠將軍時穀糴湧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審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糴粟以賑其乏及岳被害太祖以軌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於洛陽見

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可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真可恃也太祖爲行臺授軌郎中魏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邑三百戶加左將軍濟州大中正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六年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治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宰人者多推尚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導出鎮秦州以軌爲長史加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州事魏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證曰貨軌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素書數百卷子肅世宗初爲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曜卒以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先之魏淮南郡守父靜南青州刺史彥少有節操好學慕古爲鄉閭之所敬憚孝昌中解褐奉朝請加輕車將軍從魏孝武入關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加寧朔將軍進號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遷平東將軍大中大夫大統初除通直散騎侍郎三年拜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保轉太傅長史儀曹郎中左民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爲十二部改授民部郎中封平陽縣子邑三百戶十五年進號中軍將軍兼尚書左丞領選部大軍東討加持節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掌留臺事魏廢帝初拜尚書左丞轉左丞彥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閱未嘗懈怠斷決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歎其公勤服其明察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左丞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出爲鄜州刺史彥以東夏未平固辭州任詔許之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進爵爲伯彥性謹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莅職雖沉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時年四十六證曰敬彥臨終遺誡其子等曰昔人以緑木爲棺葛藟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泄吳此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矯枉恐爲世士所譏今可斂以時服葬於墳塋之地勿用明器芻靈及儀衛等爾其念之朝廷嘉焉不奪其志子昇明嗣少歷顯職大象末太府中大夫儀同大將軍

郭彥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宦關右遂居馮翊父胤郡功曹靈武令彥少知名太祖臨雍州辟爲西曹書佐尋除開府儀同主簿轉司空記室太尉府屬遷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持節平東將軍以居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邑三百戶進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農卿是時岷州羌酋傍乞鐵忽與鄭五醜等寇擾西服彥從大將軍宇文貴討平之魏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五百戶進爵爲伯六官建拜民部中大夫孝閔帝踐祚出爲澧州刺史穆左生梗未遵朝憲至於賦稅違命者多聚散無恆不管農業彥勸以耕稼禁其遊獵民皆務本家有餘糧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荊州遞送自彥莅職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接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並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即引軍掩襲顯外兵參軍鄒紹既爲彥所獲因請爲鄉導彥遂夜至城下令紹詐稱顯歸門者開門待之彥引兵而入遂有其城俘獲三千餘人晉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邑一千戶以南安懸遠尋令班師及秩滿還朝民吏號泣送彥二百餘里尋爲東道大使觀省風俗除蒲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護東討彥從尉遲迥攻洛陽迥復令彥與權景宣南出汝潁及軍次豫州彥請攻之景宣以城守既嚴卒難攻取將欲南轅更圖經略彥以奉命出師須與大軍相接若向江畔立功更非朝廷本意固執不從衆盡攻取之計會其刺史王士良妻弟董遵秀密遣送款景宣乃從於是引軍圍之士良遂出降仍以彥鎮豫州增邑六百戶尋以洛陽班師亦棄而不守屬純州刺史樊舍卒其地既東接陳境俗兼戰左初襄州將境內騷然朝議以彥威信著於東南便令鎮撫彥至吏人悅而愛之天和元年除益州總管府長史轉隴右總管府長史四年卒於位贈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中散大夫天水郡守贈平州刺史父遼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解褐散騎常侍奉車都尉累遷諫議大夫司空從事中郎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遼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其將司馬恭鎮之每遣間人扇動百姓遼密遣都督韓僧明入城喻其將士卽有五百餘人許爲內應期日未至恭知之乃棄城夜走因是東雍遂內屬及李弼略地東境遼爲之鄉導多所降下太祖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邑三百戶進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太尉府司馬除正平郡守尋卒官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遷丞相府墨曹參軍時太祖諸子年幼威翊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遊雅相欽敬未嘗戲狎遷威烈將軍著作郎中外府參軍事魏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孝閔帝踐阼襲爵澄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爲司錄世宗初累遷帥都督軍遠將軍大都督及憲出鎮劍南復以文舉爲益州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賈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恆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遼之往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奚而化之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爲孝寬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爲司憲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戶俄轉軍司馬建德二年又增邑七百戶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幾幼相訓養友愛甚篤幾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己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卒於閿鄉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壠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氏柩西歸竟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寶嗣官至大都督早卒時有高賓者歷官內外亦以幹用見稱

賓渤海修人也其先因官北邊遂沒於遼左祖暠以魏太和初自遼東歸魏官至安定郡守衛尉卿父季安撫軍將軍克州刺史賓少聰穎有文武幹用仕東魏歷官至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立義都督同列有忌其能者譖之於齊神武賓憂及於難大統六年乃棄家屬間行歸闕太祖嘉之授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稍遷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大都督世宗初除咸陽郡守政存惠愛甚得民和世宗聞其能賜田園於郡境賓既羈旅歸國親屬在齊常慮見疑無以取信乃於所賜田內多蒔竹木盛構堂宇幷鑿池沼以瓌之有終焉之志朝廷以此知無貳焉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獨孤氏武成元年除御正下大夫兼小載師出爲益州總管府長史保定初徵拜計部中大夫治中外府從事中郎賜爵武陽縣伯賓敏於從政果敢決斷案牘雖繁綽有餘裕轉太府中大夫齊公憲府長史天和二年除郡州諸軍事郡州刺史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襄州總管府司錄六年卒於州時年六十八子頗

爲隋文帝佐命開皇中贈賓禮部尚書武陽公諡曰剛又有安定梁允本性牛氏亦有器幹知名於時歷官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工部尚書臨涇縣公賜姓宇文氏失其事故不爲傳允子弘博學洽聞宣政中內史下大夫儀同大將軍大象末復姓牛氏

史臣曰寇儁委質兩朝以儒素見重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彥謇流省閣郭彥信著讎隙歷官外內並當時之選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

周書卷三十七

周書卷三十七考證

史臣論○此下南北監本俱有注云附高寶寶缺臣文淥按寶乃附傳不必有贊今削之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

蘇亮　韓褒　湛約　景超　柳虯　呂思禮　崔謙　董紹

薛憕　薛真　李昶　楊端　元偉

蘇亮字景順武功人也祖權魏中書侍郎玉門郡守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初舉秀才至洛陽遇河內常景景深器之退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者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後寶夤開府復爲其府主簿從寶夤西征轉記室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爲之掾寶夤雅知重亮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慶績寶夤作亂以亮爲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遍禍唯亮獲全及長孫稚尒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累遷鎮軍將軍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岐州大中正實拔岳爲關西行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魏孝武西遷除吏部郎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七年復爲黃門郎加驃騎將軍八年遷都官尚書使持節行北華州刺史封臨涇縣子邑三百戶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太祖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屢遷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焉十四年除祕書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拜大行臺尚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幷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七年徵拜侍中本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緯俱知名然緯文章少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余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給龍趫襲爵臨涇子歷位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討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閨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閒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民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荊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爲己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孝莊帝即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閑卿答蕭寶夤甚有奚酲可爲我說之也湛頓首謝曰臣自惟盲瞽不如伍被還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闊盲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授散騎侍郎尋遷中書侍郎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識初爲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太祖爲丞相引爲府屬甚見親待出爲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治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柳虯字仲蟠司會慶之兄也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遊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唯虯不事容飾遍授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楊州刺史李憲舉虯秀才兗州刺史馮儁引虯爲府主簿既而娶子鍚爲吏部尚書其兄義爲楊州治中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遂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極唯有虯在陽城裴諫在頴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虯爲行臺郎中諫爲都督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諫南省柳虯時軍旅務殷虯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嘗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太祖

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醫藥太祖許焉久之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蚪爲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太祖被留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邑二百戶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閉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准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衆議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祕書丞祕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蚪爲丞始令監掌焉十六年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蚪又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魏廢帝初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魏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讀書論易其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勳賜爵平陸縣伯除樂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爲尚書二千戶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爲關西大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太祖思禮預其謀及太祖爲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爲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封汝陽縣子邑四百戶加冠軍將軍拜黃門侍郎魏文帝即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擒竇泰進爵爲侯邑八百戶大統四年以謗訕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太祖歎其工而且速所爲碑誄表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子直嗣大象末位至鄧部下大夫時有博陵崔謄新蔡董紹並早有名譽歷職清顯謄爲丞相府長史紹爲御史丞俱以投書謗議賜死

薛憕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敏值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憕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既羈旅不被擢用然負才使氣未嘗趣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憕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襲據數參吏部憕曰世胄蹐高位英俊沉下僚古人以爲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極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憕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兗歸魏其子懷傲見憕甚相親善屬尒朱榮廢立遂還河東止懷儁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懷儁每曰汝還鄉里不營產業不肯取妻豈復欲南乎憕亦恬然自處不改其舊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憕乃東遊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居之乃與孝通俱遊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爲行臺郎中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憕獨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爲人所虜何慶慰之有乎聞者以憕言爲然乃有憂色尋而太祖平悅引憕爲記室參軍魏孝武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邑二百戶魏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增邑百戶進爵爲伯大統四年宣光清徹殿初成憕爲之頌魏文帝又造二敬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瓶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敬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魚鳧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敬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言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徹殿前器形似航而方滿則平溢則傾憕各爲作頌大統初儀制多

關太祖令悆與盧辨檀者等參定之自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嘗有感容後坐事死子舒嗣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彥魏平遠將軍河東郡守安邑侯父乂尚書吏部郎
清河廣平二郡守寘幼覽篇籍好屬文年未弱冠爲州主簿郡功曹起家奉朝請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從魏孝武西遷封郃陽縣子邑四百戶進號中軍將軍魏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修國史尋拜中書侍郎修起居注遷中書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爲司錄軍中謀略寘並參之江陵平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辨斟酌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浙州刺史卒於位吏民哀惜之贈虞州刺史謚曰理所著文筆二十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寘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溫清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
李昶頓丘臨黃人也小名那祖彪名重魏朝爲御史中尉父遊亦有才行爲當世所稱遊兄志爲南荊州刺史遊隨從至州屬尒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昶性峻急不雜交遊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撤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而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矣初謁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太祖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辨太祖每稱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寀請以昶爲司馬太祖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丞相府東閤祭酒中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昶雖處郎官太祖恆欲以書記委之於是以昶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頃之轉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邑五百戶太祖嘗謂昶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歲餘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遷內史中大夫世宗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錄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並爲納言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戶五年出爲昌州刺史在州遇疾啓求入朝詔許之遽未至京卒於路時年五十贈相瀛二州刺史昶於太祖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治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時有高平檀翥字鳳翔好讀書善屬文能鼓瑟早爲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爲魏孝明帝挽郎其後司州牧城陽王元徽以翥爲從事非其好也尋謝病客遊三輔時毛遐爲行臺鎮北雍州表翥爲行臺郎中會尒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翥隨赴洛除西兗州錄事參軍歷司空田曹參軍加鎮遠將軍兼殿中侍御史臺中表奏皆翥爲之尋副毛鴻賓鎮潼關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魏孝武西遷賜爵高唐縣子兼中書舍人修國史加鎮軍將軍後坐談論輕躁爲黃門侍郎徐招所駁死於廷尉獄
元偉字猷道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之後曾祖忠尚書左僕射陽城王祖盛通直散騎常侍陽城公父順以左衛將軍從魏孝武西遷拜中書監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襄陽王偉少好學有文雅弱冠授員外散騎侍郎以侍從之勞賜爵高陽縣伯大統初拜伏波將軍度支郎中領太子舍人十一年遷太子庶子領兵部郎中尋拜東南道行臺右丞十六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魏氏宗室進爵南安郡王邑五百戶十七年除幽州都督府長史及尉遲迥伐蜀以偉爲司錄書檄文記皆偉之所爲蜀平以功增邑五百戶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爵隨例降改封淮南縣公孝閔帝踐祚除晉公護府司錄世宗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趾殿刊正經籍尋除隴右總管府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二年遷成州刺史偉政尚清靜百姓悅附流民復業者三千餘口天和元年入爲匠師中大夫轉司宗中大夫六年出爲隨州刺史偉辭以

母老不願遷爲司憲乃以母妻去職建德二年復爲司宗轉司會中大夫縣民部中大夫遷小司寇四年以偉爲使主報聘于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遂爲齊人所執六年齊平偉方見釋高祖以其久被幽縶加授上開府大象二年除襄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偉性溫柔好虛靜居家不治生業篤學愛文政事之暇未嘗棄書謹慎小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稱之初自鄉還也庾信贈其詩曰說亡垂賴反齊平實鼎歸其桑鮮人所重如此後以疾卒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咸屬並保全之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繼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榮茂足以邁於前代矣然勳懿散亡事多湮沒今錄其名位可知者附於此云

柱國大將軍太傅大司徒廣陵王元欣

柱國大將軍特進尚書令少師義陽王元子孝

尚書僕射馮翊王元季海

七兵尚書隴郡王元玄

大將軍淮安王元育

大將軍梁王元儉

大將軍尚書令少保小司徒廣平郡公元贊

大將軍納言小司空荊州總管安昌郡公元則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少師韓國公元羅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魯郡公元正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洵州刺史宜都郡公元顥子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鄯州刺史安樂縣公元壽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遠州刺史房陵縣公元審

史臣曰太祖除暴寧亂創業開基厥貽求賢共康庶政既焚林而訪阮亦勝道以求孫可謂野無遺才朝多君子蘇亮等並學稱該博文擅雕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稼位各遵琳琅擬彼陳徐慚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之良選也魏文帝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其呂恩禮薛憕之謂也

蔡亮傳祖禮○北史作祖禮字天祐

呂思禮傳乃求筆圖西大行臺賀拔岳所置○北史云乃求筆圖西大行臺郎中侯幼彰若文統俱入關行臺賀拔岳所置此脫十五字

列傳第三十一

韋瑱　梁昕　皇甫璠　辛慶之　族子昂　族人仲暉　王子直　杜杲

韋瑱字世琮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泓尚書郎隨劉裕真過江仕宋爲鎮西府司馬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雕堦西將軍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風成之量博覽墳史威敬異之爲志好學兼善騎射魏孝昌三年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稍遷直後除明威將軍雍州治中假鎮遠將軍防城州將累遷諫議大夫給事將軍太祖霸丞相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封長安縣男食邑三百戶轉行臺左丞加撫軍將軍領青光祿大夫遷使持節都督南郢州諸軍事南郢州刺史復入爲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戰河橋進爵爲子增邑二百戶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太祖擊之軍還令瑱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潬城主尋除蒲州總管府長史嘗之徽拜蒲陝總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遷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行京兆郡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孝閔帝踐阼進爵平齊縣伯增邑五百戶秩滿還京支民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世宗嘉之進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岐宜二州刺史諡曰惠天和二年又追封萬公增邑通前三千戶仍詔其子岐襲岐後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梁昕第師起家中外府記室歷兵部小府下大夫建德末蒲州總管府中郎行河東郡事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爲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盩厔漢祖重耳潼縣令父勸儒州主簿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昕少溫恭見稱州里正光五年秦隴擾亂蕭寶夤爲大都督統兵出討以昕爲行臺參軍孝昌初拜遊擊將軍稍遷曠威將軍給事中仍從寶夤征万俟醜奴相持二年前後數十戰以功封征西將軍尒朱天光入關復引爲外兵參軍從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太祖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即授右府長流參軍大統初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丞相府戶曹參軍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除車騎將軍丞相府主簿出爲洛安郡守徽拜大將軍行臺兵部郎中加帥都督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鎮大塢尋又移鎮閿鄉式遏蠻甚著餘信遷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封安定縣子邑三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進爵胡城縣伯邑五百戶三年除九曲城主保定元年遷中州刺史增邑八百戶轉邵州刺史二年以母喪去職尋起復本任天和初徵拜工部中大夫出爲陝西總管府長史昕性溫裕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於位贈大將軍諡曰貞

昕弟榮歷位匠師下大夫中外府中郎蕃部郡伯司倉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那縣伯贈涇寧幽三州刺史諡曰靜

皇甫璠字景璠安定三水人也世爲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焉父和本州治中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群州都督太祖爲牧補主簿以勤事被知每蒙褒賞大統四年引爲丞相府行參軍尋轉田曹參軍東閤祭酒加散騎侍郎稍遷兼太常少卿都水使者歷蕃部兵部虞部民部吏部等諸曹郎中六官建拜計部下大夫孝閔帝踐阼轉守膳下大夫以選爲東道大使撫巡州防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長樂縣子邑五百戶出爲五營總管府長史保定中遷熾州刺史入爲小納言俄除龍右總管府司馬轉陝州總管府長史徵拜蕃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出爲龍右總管府長史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分守志恆以清白自處當時號爲善人建德元年除民部中大夫三年授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其

年增邑幷前二千戶。六年卒於位。贈交洧二州刺史。諡曰恭子。諒少知名。大象中位至吏部下大夫。

辛慶之字景賢。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父顯榮。鴈門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屬尒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爲行臺左丞。典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暴崩。遂出宛。冀閒。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普泰二年。遷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啓慶之爲行臺吏部郎中。開府掾。尋除雍州別駕。大統初。加車騎將軍。儀同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後太祖東討。爲行臺左丞。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四年。東魏攻正平郡陌之。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乃引軍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拒彊敵。時論稱其仁勇。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魏廢帝二年。拜祕書監。尋卒於位。子加陵。主襲上士。慶之族子昂。

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遠。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加鎮遠將軍。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大統十四年。追論歸朝之勳。封襄城縣男。邑二百戶。轉丞相府田曹參軍。及尉遲迥伐蜀。昂召募從軍。蜀平。以功授輔國將軍。魏都督迥仍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建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即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並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幸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進位帥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六官建。入爲司綠上士。襲爵繁昌縣公。世宗初。授天官府上士。加大都督。武成二年。授小職方下大夫。治小兵部。保定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轉小吏部。四年。大軍東討。昂與大將軍楊忠宣下豫州。以功賞布帛二百匹。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途險阻。每苦劫盜。昭昂使於梁益。軍民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安置城鎮。數年之中。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軍機歷時未克。高祖昭昂便於通渠。等諸州運糧饋之。時臨信蠻合等諸州民庶。亦多從逆。昂誘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願爲用。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民反叛。攻圍郡城。遏絕山路。昂謂其同侶曰。凶奴狂悖。一至於此。若待上聞。或淹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救近渠。事暇遠求。越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於是遂募開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賊既不以爲虞。謂有大軍赴救。於是望風瓦解。郡境復寧。朝廷嘉其權以制事。昭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即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匹。亮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爲梁州刺史。後轉通州刺史。昂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華。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讒親。待高祖以是頗銜之。及護誅。加之捶楚。因此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龍州刺史。宋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遷員外散騎侍郎。建德中。位至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子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除太尉府水曹行參軍。加明威將軍。時梁人圍壽春。臨淮王元彧率軍赴援。子直以本官參彧軍事。與梁人戰。斬其軍主夏侯景超。梁人乃退。淮南民庶因兵寇之後。猶聚爲盜。彧令子直招撫之。旬日之閒。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永安初。拜員外散騎常侍。遷謁少卿。普泰初。進後軍將軍。太中大夫。賀拔岳入關。以子直爲開府主簿。遷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邑二百戶。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聲援。太祖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南山平。太祖嘉之。

驃騎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三年。進車騎將軍。兼中書舍人。四年。從太祖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爲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叱谷渾寇西平。以子直兼尚書兵部郎中。出隴右經略之。大破渾衆於長寧川。渾城遁走。十五年。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魏齊王廓出牧秦隴。復以子直爲秦州別駕。仍領王友。隨陸初平。授安州長史。領別駕。加帥都督。轉秆州長史。魏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靜。務以德政化民。西土悅附。魏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於位。子宣禮。柱國府參軍事。

杜果字子曜。京兆杜陵人也。祖遠。魏輔國將軍。贈豫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果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瓚。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瓚時仕魏。爲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行臺。尚孝武妹新豐公主。因尚之於朝廷。永熙二年。起家奉朝請。累遷輔國將軍。成州長史。漢陽郡守。世宗初。轉脩城郡守。屬屬州人仇周賈等擅亂。攻逼修城。果信洽於民。部內遂無叛者。尋而開府趙昶諸軍進討。果率郡兵與昶合勢。遂破平之。入爲司命上士。初陳文帝第安成王頊爲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太祖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果使焉。陳文帝大悅。即遣使報聘。幷賂黔中數州之地。仍請臺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果奉使稱旨。進授都督。治小御伯。更往分界。焉陳人於是以魯山歸我。帝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果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果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彼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果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侔魯山。固當不貪一鎮。況魯山梁之舊地。梁卽本朝舊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己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慚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賞禮及果還。命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司馬。師下大夫。治小納言。復聘於陳。中山公訓爲蒲州總管。以果爲府司馬。州治中。兼知州府事。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督元定等援之。與陳人交戰。我師不利。元定等並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騷動。高祖患之。乃授果御正中大夫。後四年。遷溫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於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侯。邑一千三百戶。除同州司會。隋開皇元年。以果爲同州總管。進爵爲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果兄長曜。位至儀同三司。

史臣曰。韋辛皇甫之徒。並關右之舊族也。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旃出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夫。

周書卷三十九考證

辛慶之傳辛慶之字慶之○毛史云字餘慶。

周書卷三十九考證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尉遲運　王軌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顏之儀　樂運

尉遲運大司空吳國公綱之子也少彊膽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勳封安喜縣侯邑一千戶孝閔帝踐阼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帝廢朝議欲簡立世宗乃令運奉迎於岐州以預定策勳進爵周城縣公增邑五百戶保定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年從楊忠攻齊之幷州以功別封第二子端保城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出爲鹿州刺史地帶汧渭民俗難治運垂情撫納甚得時譽天和五年入爲小右武伯六年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武伯如故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齊將斛律明月寇汾北運從齊公憲禦之攻拔其伏龍城進爵廣業郡公增邑八百戶建德元年授右侍伯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詔伎數有畢失高祖於朝臣內選忠謹貴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運爲右宮正二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剌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閉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燒門運懼火盛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勢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日徹運宮中已不守矣高祖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及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高祖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邑五千戶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高祖崩於雲陽宮秘未發喪運總侍衛兵還京師宣帝即位授上柱國運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疎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高祖所親待軌屢言帝失於高祖帝頗還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殊運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孝伯傳導而得出爲秦州總管秦渭等六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憂薨於州時年四十一贈大後丞秦渭河鄯成洮文等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諡曰忠子靖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爲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幹畧才略每從征討頻有戰功太祖知其勇決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貞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彊正人不敢干起家事輔城公及高祖即位授前侍下士俄轉左侍上士頗被親顧累遷內史上士內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竭腹心之任時晉公護專政高祖密欲圖之以軌沉毅有機度堪屬以大事遂問以可否軌贊成之建德初轉內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邑一千戶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圍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敕詔令軌率衆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噪齊人駭懼因即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伴甲士八千人於是遂從平幷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鄖國公邑三千戶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帥於清水入淮口多堅大木以鐵鏁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毓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擊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幷器械輜重並就俘擒陳之銳本於是殲焉高祖嘉之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多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等並得幸帝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擬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祖曰皇太

子仁孝無聞復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恆以實若謂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窮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爲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跪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盡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貢寔非宜旣軌四內宴上壽又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爲然但公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卽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藩接彊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曆元年帝令內史杜虔愔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

宇文神舉太祖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男仕魏位並顯達祖金殿魏鎮遠將軍克州刺史安吉縣侯父顯和少而雙將性矜嚴雖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及卽位權授冠軍將軍閤內都督封城陽縣公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顯和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廨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揔轡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顧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並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卽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從帝入關至潼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後引爲侵內大都督俄出爲持節衝將軍東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爲吏民所懷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魏恭帝元年卒時年五十七太祖親臨之哀慟左右建德二年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延丹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神舉早歲而孤有風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及長神情俱儁志略英瞻眉目疎朗儀貌魁梧有識鑒之業不許以遺大世宗初起家中侍上士世宗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帝每有遊幸神舉恆得侍從保定元年襲爵長廣縣公邑二千三百戶尋授帥都督遷大都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拜右大夫四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小宮伯天和元年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增邑一千戶高祖將誅晉公護也神舉得預其謀建德元年遷京兆尹三年出爲熊州刺史神舉威名素重齊人甚憚之五年攻拔齊陸渾等五城及高祖東伐詔神舉從軍幷州平卽授幷州刺史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州既齊氏別都控帶要重平定甫爾民俗澆亂豪右之家多爲姦猾神舉勵精爲治示以威恩旬月之閒遠邇悅服尋加上大將軍改封武德郡公增邑二千戶俄進柱國大將軍改封東平郡公增邑通前六千九百戶所部東魏陽縣土人相聚爲盜率其黨五千人來襲州城神舉以州兵討平之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高祖親戎北伐令神舉與原國公如願等率兵五道俱入高祖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衆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擒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卽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屬稽胡反叛入寇西河神舉又率衆與越王盛討平時突厥與稽胡連和連騎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於是款服卽授幷州總管石等四州十二鎮諸軍幷州總管初神舉見待於高祖遂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與焉及宣帝卽位荒淫無度神舉憚及於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乘以宿憾遂使人賫鴆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偉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位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中外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而稱之子同

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第神慶少有壯志武藝絕倫大象末位至柱國汝南郡公

宇文孝伯字胡三更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高祖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孝伯性沉正審諤好直言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冢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孝伯同業受經恩相啓發由是晉公護弗之猜也得入爲右侍上士恆侍讀書天和元年遷小宗師領右侍儀同及遭父憂詔令於服中襲爵高祖嘗從容謂之曰公之於我猶漢高之與盧綰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恆侍左右出入臥內朝之機務皆得預聞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及外間細事皆以奏聞高祖深委信之當時莫與爲比及高祖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謀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右小宮伯東宮左宮正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既無令德唯昵近小人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竊嘗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稍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敛容曰卿世載忠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尋拜宗師中大夫及吐谷渾入寇詔皇太子征之軍中之事多決於孝伯俄授京兆尹入爲左宮伯轉右宮伯嘗因侍坐帝問之曰我兒比來漸長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持帝鐶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誰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遽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五年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邑三千戶幷賜金帛及女妓等六年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常令居守其後高祖北討至雲陽宮遘疾驛召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事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憲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譖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也帝不懌因漸疏之乃與于智王端鄭譯等密圖其事後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憲入遂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高祖怒撻帝數十仍除譯名至是譯又被帝親昵帝既追憾被杖乃閒譯曰我脚上杖瘢誰所爲也譯答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因說王軌持鐶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憚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對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管然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朝章臺紀無復綱紀孝伯又頻切諫皆不見從由是益疏斥之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慚俛首不語乃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及王軌忠而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又嘗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寔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豈無措手處也子歆嗣

顏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九世孫祖見遠齊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遂以疾辭尋而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武帝深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當時嘉其忠烈咸稱歎之父協以見遠蹈義忤時遂不仕進梁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應命梁元帝後著懷舊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勅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餘尉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爲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高祖初建備

宣威遣師傳以之儀爲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誅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邑二百戶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屢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探爲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幷致之於法後以其諫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記遣之儀還署之儀屬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沖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實威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輕圖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爲西疆郡守隋文帝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鬼夏悅之明年代還遊優遊不仕十年正月之儀隨例入朝隋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運字承業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泰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而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賴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項邪王澄美之爲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天和初起家夏州總管府倉曹參軍轉柱國府記室參軍尋而臨淄公唐瑾爲爲所害舉士前後犯顏廉諫高祖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具細奏聞高祖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高祖謂運曰卿來日見太子不運曰臣來日奉辭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高祖顧謂憲等曰百官侯我皆云太子聰明睿知唯運揚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進國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桓輔之則亂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遽妙選官僚以匡弼之仍超拜運東北道行軍總管尋轉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大象便讓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輕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路遠聞使猶未至若以衰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自是傳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竊案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蓋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薄天大赦之文遠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於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愚者民之仇譬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與楊諧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賁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竟蔽至聖尚資輔弼比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及軍國大事請參諧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誡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鬱滋朝野請經歷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竪傳言失實是非可憚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準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枚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倘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請運經典並依大律則德

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雖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朞未逾年而遽易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與進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民從役極爲俳優角觝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棄業相尋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學極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盡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入曰書稱殷王因之損稱今玄象垂誡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滅勝撤懸未垂銷讜之理誠願諮訪參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慍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意入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紿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寔是忠臣先皇明聖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威怒莫不爲運寒心後見獲宥皆相賀以爲幸免虎口內史鄭譯嘗以私事請托運而弗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潘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並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獻替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史臣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籠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宇文孝伯神舉志惟無隱盡言於父子之間淫刑既遒相繼夷滅隋文之將登庸人懷去就顏之儀風烈懍然正辭以明節崎嶇雷霆之下值而獲濟斯數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人以爲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多藉一時之恩至若尉遲運者可謂位以才升爵由功進矣夫哉

史臣論李伯仲条○臣文焯按晉云仲華李伯，董仲華趙李伯為族父，傳又在李伯前，敘次當誤。

周書卷四十考證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三

王褒　庾信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寨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並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淵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祕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祕書丞宣成王大器開文帝之家嫡即褒之姑子也子時威還儲佐乃以褒爲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渡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猶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褒既世胄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升端右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並願即都荊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懍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毅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鄰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矣臣等又嘗聞之荊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繼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時褒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褒等曰卿意以爲何如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荊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爲無理褒以宜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於褒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宣陽之西門與王師戰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乃貶爲譙單將軍王師攻其外柵城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淒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毅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賞賚甚厚褒等亦並荷恩眄忘其羈旅焉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治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曰嗣宗窮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鑣迹幽蹊銷聲窮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第昔因多疾巫覡九仙之方曉步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瞽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無棄丹沙之說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芸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壘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難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弘讓復書曰其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沉金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鵠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煙燕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檜曉葉上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

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恆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絲琴促坐無乏名屨玉墜金華實覩難老不虞一旦翻履波瀾吾已惕陰弟非茂齡倘佾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忘何牖且當視陰數新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遠悲次房遊魂不反遠缺二字塵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籍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鷹賴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尋出爲宣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子嘉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頴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威才文並綺麗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爲郢州別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鄰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閉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于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還朝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清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審等信及褒並留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敷至有若布衣之交羅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頴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辭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監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羈旅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傳變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喪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疏是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飡周粟下亭漂泊卑棲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惟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鈞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潯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幷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憯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檝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蒙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閉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棄蒿萊之玉石溷河洛之波瀾居貧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遘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此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珠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遶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況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麈樹就倒書錡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誦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既哀回之最匿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舍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滑臺之韓陘魯明離之宵建既傾蓋而酌海遊測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鈞渚池圓侍戎韜於武

慢聽雅曲於文越乃解戀而通緯遂榮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出圍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圭於西河之主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郊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鞠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樹則圖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雙浮玉南琛沒羽吳歈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藉春陽魚龍之得風閱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猷爲和親之使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閧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譯之請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辯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衆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千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乘漬水而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猱鶴弊箄不能救覆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既而飭魚龍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餘皇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其時爲戎矣彼姦逆之熾威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餘有鋸小則爲梟爲獍貪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有欲於驕縱飲其琉璃之酒實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支對牙蜜屬庖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親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貞既官敗而離遇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逮囚反淮南之窮寇飛狄鳥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關龍吟東陵麟鬬爾乃梁騎橫扈濕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填虛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展增展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競遵夏臺之禍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榮則虛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絕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鴈飛遂乃幹分趙裂鼓臥旗折失軍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學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懷忱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獨陽忠壯身參末將兄第三人義聲俱喝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懷恪尚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帥之臥輔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吃物實總元戎身先士卒賈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天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鐫披虎威狐假猶漬鋒鏑脂膏原野兵鬬廣疆城孤氣寡閡鶴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戰臨橫江而棄馬勝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人神怨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回地軸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余乃假刻輿於關塞稱使者之詶對逢鄂坂之譏嫌值彤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鋸牙而勾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鱗飛鵝之船樓張遂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擊於黃蓋已先沈於杜侯落帆黃鵠之浦藏船鸕鷀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稽衣織烏江而不度雷池櫚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烟巢禽失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雄揚三千餘里遏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居于七澤濱于十死墜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逮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澧尸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慚今七葉而始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軟斜之小徑捧蓬蘆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于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鏖兵金鼓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沈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度湘得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千石城戈船掩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燻穴奔鼈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冤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樹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隨鳳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既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指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雒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喪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勳橫琱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以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

獵知之何曉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颺懍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螫熊傷馬浮蛟沒船才子幷命俱非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恥去代郡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籙歸餘風於正始況猶則方遲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驥山之叛徒督軍梁逵菟乘巴渝間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荊門遭廣延之戮夏首濫逵泉之誅蔑因親於教愛忍和樂於樽弧慨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底柱而求安既盲多於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爲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讎其盟則寒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珍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舍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貴盲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樓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度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烽陽兮極浦娥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斫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豁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甫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度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盤於莫敖冷父囚乎畢帥硎穽摺拉虜鵰批擸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勝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螫蟄鬧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雹散渾然千里溜颱一亂雲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龍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懷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慈恩之歌別有飄颻武威驅旋金微班超生而望反遲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鴈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擾亂之主忽湯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荊山鵲飛而玉碎隨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驚於漸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

嫣之後遂育于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孫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遺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且夫天道回旋民生賴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巍然日窮于紀歲將復始遍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舉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回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大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荊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誥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鎬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遠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敘志宏才艷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響而亞其迹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並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愈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斯業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鄴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猶六代並嘆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爲盛既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斷絕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徵杜廣徐光尹弼之嘯知名於二趙宋謝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蔡然皆迫於倉卒率於戰爭競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

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漠之地裘爾夷俗胡義周之須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駕並路多乖往轍涉綏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衰翻才稱清雅常景思攄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據枇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草創經始宮室撤爾其荊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單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軌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撫六經百氏之英華採屈宋卿雲之祕奧其調也尚遠其言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鏗金鼓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遠意矣

周書卷四十一

庾信傳通漯諸而寄食○日知錄云漯諸當是漯諸之訛猥物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金陵志曰江上有諸曰瀨諸是也古漯瀨同字

周書卷四十一考證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四

蕭撝子濟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圜

宗懍　劉璠子祥　柳霞子壇　莊

蕭撝字智退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侯邑一千戶初爲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聘元明使於梁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尋遷黃門侍郎出爲寧遠將軍宋寧宋興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撝使持節忠武將軍又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軍防事紀稱尊號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察郡王邑三千戶給鼓吹一部紀率衆東下以撝爲中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寧潼安巴宕戎寧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衆討之及迥入劍閣乾運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志迥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軍無所資遂爲城守之計迥圍之五旬撝屢遣其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援雖至又爲迥所破語在迥傳撝遂請降迥許之撝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國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歸誓縣公邑一千戶孝閔帝踐阼進爵黃臺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預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著書有詔許焉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撝有歸款之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仁恕以禮讓爲本等至元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固執不可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慕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琮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更留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之及撝入朝屬置諫門學高祖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曰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鎮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置陳至願臣母妾補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垂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涓埃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浙隈督察空妨能官方辭違闕庭舛迹閭里低佪係慕繼悚兼深高祖未許詔曰閫府梁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匡朕不遠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徇己虧此至公誰所筌也尋以母憂去職天和六年授少保建德元年轉少傅後改封蔡陽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戶二年卒時年五十九高祖舉哀於正武殿賜穀麥三百石布帛三百匹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謚曰襄撝善草隸名亞於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于世子濟嗣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蕭紀承制授貞威將軍蜀郡太守還東中郎將從紀東下至巴東聞迥圍成都紀命濟率所部赴援比至撝已降仍從撝入朝老閔帝踐阼除中外府記室參軍後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祖諱故稱字焉幼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元年封豐城縣侯邑五百戶除給事中轉太子洗馬尋入直殿省轉太子中舍人出爲持節仁威將軍讓州刺史及侯景爲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逃得免至于江陵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爲兼太宰太常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使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內史既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平南將軍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在郢州及修卒即以世怡爲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轄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于齊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聘出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來歸款五年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邑一千三百戶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政

存撫惠不倘苛察深爲吏民所安三年卒於州贈本官加幷洛永三州刺史子子寶嗣子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開皇中官至吏部侍郎後坐事被誅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邑三千戶除侍中車騎將軍紀率兵下峽令蕭撝守成都以圓肅爲之副及尉遲迥至圓肅與撝俱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邑一千戶世宗初進封棘城郡公增邑一千戶以圓肅有歸款之勳別賜食邑君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保定三年除畿伯中大夫五年拜咸陽郡守圓肅寬猛相濟甚有政績天和四年遷陵州刺史尋詔令隨衛國公直鎮襄陽遂不之部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傳增邑九百戶圓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傳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莫不授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東髮就學實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旋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烝烝謀謨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戒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贏秦短祚越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論授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六年授豐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宣政元年入爲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隋文帝許之四年卒時年四十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之子也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之性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邑二千戶除宣惠將軍丹陽尹屬侯景肆虐簡文見弒大圜潛遁獲免明年景平大圜歸建康時既喪亂之後無所依託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者僧辯乃給船艦得住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晉熙郡王邑二千戶除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梁元帝既有克復之功而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梁元帝性既忌刻甚恨望之乃謂大圜曰汝兩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以世多故恐讒慝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姊之間止牋疏而已恆以讀詩禮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答無滯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客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詔曰梁汝南王蕭大封晉熙王蕭大圜等梁國子孫宜存優禮式遵茅土實允舊章大封可封晉陵縣公大圜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戶尋加大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幷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並藏秘閣大圜既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之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燕昭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閒閒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夷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潯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剛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酤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舂氾氏之書聽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眷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盛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

憲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舉踵曲拳四時如流俛眉睞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逌友逌書問大圖曰吾閑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擾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其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圖曰齊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舉基僞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氏果滅閉者以爲知言宣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爲西河郡守尋卒大圖性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弁文集二十卷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爲陳州刺史

宗懍字元懍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尋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懍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掌夕被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及移鎮江州以懍爲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殿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有羣烏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重牧荊州以懍爲別駕江陵令及帝即位擢爲尚書侍郎又手詔曰昔扶柳開國止曰故人西鄉胙土本由賓客況事涉勳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懍亟有帷幄之謀機深股肱之寄從我於邁多歷歲時可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懍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太祖以懍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阼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羣書數蒙賜

保定中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國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梁天監初爲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年十七爲上黃侯蕭驎所器重苑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驎之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兆杜寮曰寒士不避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驎以爲屬己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攜衣而去驎辭謝之乃止後隨驎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蘇嘗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遘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驎終於岘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驎喪還都墳成乃退梁朝文時在東宮遇驎素重諸不送者皆被勃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循出爲北徐州刺史即請爲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又領刑獄循爲梁州除信武府記室參軍領南鄭令又板爲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循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遺屬望良深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郡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以璠爲循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卓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至大禍脫使盜避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廈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遲志於一人紀知必不爲己用乃厚其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剋翦姦宄紀於是遣使就拜循爲

益州刺史封隋郡王以璠爲循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素聞其名先誡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闕璠至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主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將許焉唯令全璠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太祖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力也太祖既納蕭循之降又許其反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於是卽命遣循循請與璠俱還太祖不許以璠爲中外府記室尋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云其詞曰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別散亂徘徊霏皎潔連朝陽之暾煦就陵陰之慘烈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碣石之東混二儀而並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汲河山之上籠單寰宇之中日馭潛於濛汜地險失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爲同始飄飄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繁回兮瓊散曄皓兮溟濛綏綏兮姻姻瀌瀌兮漫漫因高兮累仞藉少兮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荒之明月若西崐之闕風爾乃憑集異區遭隨所適遇物淪形觸途湮跡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爲緯值河濱而成赤廣則彌綸而交四海小則淅瀝而緣閒隙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爲五谷之精寔長蒙川之魄大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之鑒人聚漢帝之金既藏牛而沒馬又冰木而凋林已墮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使遷飢於海陰鄴雲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翼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沉本爲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閱邈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初蕭循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國家書移襄陽文皆璠之辭也世宗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邑九百戶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等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豪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民常越境詣璠訟理焉其德化爲他界所歸仰如此蔡公廣時鎮隴右嘉璠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取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天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九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嗣

祥字休徽幼而聰慧占對後辯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琛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徽後以字行於世年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解褐梁宜豐侯主簿遷記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國齊公憲以其善於詞令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尋授都督封漢安縣子食邑七百戶轉從事中郎憲進爵爲王以休徽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高祖東征休徽陪侍帷幄平齊肆布卽休徽之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尋以去官領萬年令未期月轉長安令頻宰二縣頗獲時譽大象二年卒於官時年四十七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徽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徽始定緒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柳霞字子昇河東解人也曾祖卓晉汝南太守始自本郡徙居襄陽祖叔珍宋員外散騎常侍義陽內史父季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守霞幼而爽邁神彩疑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勤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遠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逮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書寢又夢將昔時座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試遣左右賤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曾不顧眄盧陵王繢爲雍州刺史辟霞爲主簿起家平西邵陵王綸府法曹參軍仍轉外兵除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爲僕射引霞與語甚嘉

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詧莅雍州選爲治中尋遷別駕及詧於襄陽承制授覆吏部郎員外散騎常侍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開喜縣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蕭詧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歸于我覆乃辭詧曰陛下中興鼎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柏常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貞伏願曲垂照鑒亮臣此心詧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覆固辭以疾及詧殂覆舉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覆始入朝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州刺史覆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徵加貶異示之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天和中卒時年七十二宣政初贈雎安二州刺史覆有志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覆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瘁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覆抱棺號慟懇天求哀俄頃之間風浪止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徵止其痛覆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慍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誡薄葬其子等並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覆入朝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歷公庭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纊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以壽終

莊字思敬器量貞固有經世之才初仕梁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鴻臚太府卿入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饒州刺史

史臣曰蕭撝世怡圖藺大國並有梁之令望也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亦何能至於此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撝以藺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命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宗懍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之世遽乎俘囚楚甸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魏黍戎章豈懷道國全優遊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爲清典蓋近代之佳史歟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王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周書卷四十二

宋懷傳梁普通六年○普通北史作大同。

柳霞傳柳霞○北史作柳遐。

梁西昌侯深藻○北史無深字。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五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李延孫伊川人也祖伯扶魏太和末從征懸瓠有功爲汝南郡守父長壽性雄豪有武藝少與權會結託屢相招引侵滅關南孝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權都督給其鼓節以慰其意長壽遂因此遂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韋權伊川左右寇盜爲之稍息永安之後盜賊蜂起長壽乃招集叛亡徙侶日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乃授持節大都督轉鎮張白塢後爲河北郡守轄河內郡守所歷之處威以猛烈閑討捕諸賊頻有功授衛大將軍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魏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川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大統元年追贈太尉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延孫亦雄武有將帥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初爲直閤將軍實拔勝爲荊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鴻路頗有功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魏孝武西遷之後朝士流亡廣陵王忻錢尚書長孫稚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龍東諸王幷百官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即率衆衛送幷贈以珍玩威遠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之延孫奮勵所部出戰遂大破之臨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喜於是義軍更振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既荷重委每以剋清伊洛爲己任頻以少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害後贈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和州刺史改封潁川郡公延孫弟義孫亦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少以字行於世世爲州郡著姓祖駢雍州主簿舉秀才拜中書博士父義前將軍上洛郡守魏大統時以法保著勳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操父沒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長壽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遊所德乃拜員外散騎侍郎加輕車將軍及魏孝武西遷法保從山南赴行在所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封固安縣男邑二百戶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法保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爲國殞身亦非所恨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兵接乃幷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太祖追法保與延孫率衆還朝賞勞甚厚乃授法保大都督四年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景以戰必被傷書夜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良至聲久之乃蘇九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來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保疑其有貳心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爲流矢所中卒於陣謚曰莊子初嗣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開韓防主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魏孝文時爲赭陽郡守雄少敢勇膂力絕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魏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鄉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爲犄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剋獲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之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率兵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兵略盡兄及妻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與其所親謀曰舊不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今若忍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之後更思其計未爲晚也於是遂詣賢軍即隨賢還洛乃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泄遇免時太祖在弘農雄至上謁太祖嘉之封武陽縣侯邑八百戶遣雄還鄉里更圖

進取雄乃招集義衆進逼洛州東魏洛州刺史元淇委州奔河陽其長史孟彥舉城款附俄而領軍獨孤信大軍繼至雄遂從信入洛陽時東魏將侯景等圍擊塲雄擊走之又從太祖戰於河橋軍還仍鎮洛西拜假平東將軍東郡守遷北中郎將邙山之役太祖命雄率衆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併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太祖以雄劬勞積年乃徵入朝屢加賞勞復遣還州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與雄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孝閔帝踐阼進爵潁川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八百戶賜姓宇文氏世宗二年除使持節都督中徐廣洛四州諸軍事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天和三年卒于鎮贈大將軍中華宜義和五州諸軍事中州刺史謚曰威子禽嗣

陳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大統元年授持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太祖復弘農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拔城遁走忻率義徒於九曲道邀之殺傷甚衆擒其新安令張祗太祖嘉其忠款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孫爲前鋒仍從信守金墉城及河橋戰不利隨軍西還復行新安縣事東魏遣土人牛道恆爲揚州刺史忻率兵擊破之進爵爲子常隨啃東諸將鎮遏伊洛間每有功効九年與李遠迎高仲密仍從戰邙山及大軍西還復與韓雄等依山合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門郡守方臺洛增邑六百戶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益生爲金門郡守忻又斬之除鎮遠將軍魏郡守俄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太祖以忻威著敵境仍留靜邊弗令之任十年侯景簒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趙萬金門郡守樂敬寶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帥都督東魏將尒朱渾願率精騎三千來向宜城忻與諸將輕兵邀之願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送米饋宜陽忻輒與諸軍邀擊之每多剋獲魏恭帝元年又與開府解斯璠等共齊將段孝先戰于九曲大破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其年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忻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昆齊州刺史興孫徐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倘伏難測忻與韓雄等恆令閒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爲寇孝閔帝踐阼徵忻入朝進爵爲伯尋又進爵許昌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戶又與開府敕勒慶破齊將王勱蕭仍從柱國陸通復石泉城天和元年卒於位忻與韓雄里閈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勍敵而常保功名雖並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忻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焉子萬敵嗣朝廷以忻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

魏玄字僧智任城人也六世祖休仕晉爲魯郡守永嘉南遷遂居江左父承祖魏景明中自梁歸魏家於新安玄少慷慨有膽略普泰中除奉朝請頻從軍與梁人交戰永安初以功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及魏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騷動各懷去就玄遂率募鄉曲立義於關南即從韋法保與東魏司徒高敖曹戰於關口及獨孤信入洛陽隸行臺楊琚防馬渚復與高敖曹接戰自是每率鄉兵抗拒東魏前後十餘戰皆有功邙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爲東魏守嵩東立義者咸懷異望而玄母及弟並在宜陽玄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鎮撫太祖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邑四百戶十三年與開府李義孫攻拔伏流城又剋孔城即與義孫鎮之尋移鎮伏流十四年授帥都督東平郡守轉河南郡守加大都督十六年洛安民雍方等據郡外叛率步騎一千自號行臺攻破郡縣囚執守令玄率弘農九曲孔城伏流四城士馬討平

之魏恭帝二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伯增邑通前九百戶保定元年移鎮玉壁四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鎮閿轅仍從尉遲迥圍洛陽天和元年陝西總管尉遲綱遣玄率儀同宇文能趙乾等步騎五百於鹿盧交南遮擊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永業有衆二萬餘人玄輕將五騎行前覘之卒與之遇便即交戰殺傷數十人獲馬幷甲矟等永業遂退二年進爵爲侯除白超防主三年遷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悅之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爲公五年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兵禦之每戰輒剋後以疾卒於位

史臣曰二國爭彊四郊多壘鎮守要害義屬武臣李延孫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寄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崤函齊人沮西略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數將之力也

周書卷四十三

陳忻傳及獨孤信入洛忻解李延孫爲前件○臣鈺案作與臣文淵按此事李延孫傳不載洛是史有遺漏也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六

泉企子元禮　仲遵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楊雄　席固子世雅　任果

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曾祖景言魏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企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魏寶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殷勤詔許之起復本任加討寇將軍孝昌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尋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連戰數日子弟死者二十許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虜將軍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誘動巴人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薛紹宗潛兵掩襲二姓散走寶夤軍亦退還左將軍浙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邑五百戶永安中梁將王玄真入寇荊州加企持節都督率衆援之遇玄真於順陽與戰大破之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畏而不敢言企收而治之椿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闕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梁魏與郡與洛州接壤表請與屬詔企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企昔莅東雍爲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屬民張國衡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圖境清肅魏孝武初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及齊神武專政魏帝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齊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順陽人杜密等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等傳首詣闕而密亡投東魏錄前後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增邑通前千戶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杜密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企請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實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企而東以密爲刺史企臨發密誡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既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彊堪立功効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爲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淚而訣餘無所言聞者莫不憤歎尊卒於鄴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釋褐泰朝請本州別駕累遷員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正員外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持節都督賜爵臨涇縣伯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密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託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密傳首長安朝廷嘉之拜衛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史從太祖戰於沙苑爲流矢所中遂卒子貞嗣官至儀同三司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州辟主簿十四爲本縣令及長有武藝遭世離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洛州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杖棒扞之遂爲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企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密以功封豐陽縣伯邑五百戶加授征東將軍豫州刺史及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仲遵宿稱幹略爲鄉里所歸及爲本州頗得嘉譽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成皋入附太祖率軍應之別遣仲遵隨于謹攻柏谷塢仲遵力戰先登擒其將王顯明柏谷既拔復會大軍戰於邙山十三年王思政改鎮潁川以仲遵行荊州刺史事十五年加授大都督儀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

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即攻守恐引日勞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爲何如仲遵對曰蜂蠆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不尙未可知如仲禮未獲和爲之援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先攻和指麾可剋剋和而進更無反顧之憂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己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從忠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州大中正復爲三荊二廣南雍平信江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州大中正復爲三荊二廣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淅等十三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襄帥杜清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清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清和遂結安康酋帥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淘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貫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謹處之羣蠻率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回授一子魏恭帝初徵拜左衛將軍尋出爲都督金興等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武成初卒官時年四十五贈大將軍華洛等三州刺史謚曰莊子暄嗣起家本縣令入爲左侍上士保定中授帥都督累遷儀同三司出爲純州防主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爲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祖方達齊末爲本州治中父元真仕梁歷東宮左衛率東梁衛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帥轉直閤將軍武賁中郎將及其父爲衛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羣下甚得其情大同二年除安康郡守三年加超武將軍太清二年移鎮魏興郡都督魏興上庸等八郡諸軍事襲爵沌陽侯邑一千五百戶四年遷持節信武將軍散騎常侍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纂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太祖遣達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遷哲率其所部拒戰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憑氣自若武乃執送京師太祖謂之曰何不早歸國家乃勞師旅今爲俘虜不亦愧乎答曰世荷梁恩未有報効又不能死節實以此爲愧耳太祖深嘉之即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封沌陽縣伯邑千戶魏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田越金州人黃國等遾結爲亂太祖遣隨門公田弘出梁漢開府賀若敦趣直谷熾聞官軍至乃燒絕棧道據守直谷敦衆不得前太祖以遷哲信著山南乃令與敦同往經略熾等或降或獲尋並平蕩仍與賀若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郛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閉門請降安民子宗徹等猶據琵琶城招誘不下遷哲攻而剋之斬獲九百餘人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視瞻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虜獲千餘口自此巴濮之民降款相繼軍還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幷賜奴婢三十口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魏恭帝三年正月軍次幷州梁幷州刺史杜滿各望風送款進圍豐州剋之獲刺史冉助國等遷哲每率驍勇爲前鋒所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時信州爲襲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又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擊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軍太祖令遷哲留鎮白帝更配兵千人馬三百匹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陽襲田烏度田都磨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糗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幷置四鎮以靜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世宗初授都督信臨等七州諸軍事信州刺史時襲酋蒲徽爲隣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之諸將以途路阻遠並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徽蕞爾之賊勢何能爲擒獲之略已在吾度中矣諸君見此小寇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人進擊之拔其五城虜獲二千餘口二年進爵西城縣公增邑通

前二千五百戶。武城元年。朝于京師。世宗甚禮之。賜甲第一區。及莊田等。保定中。授平州刺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四年。韶遣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主蕭巋告急於襄州衞公直。令遣哲往救焉。遣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遣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助之。陳人乃退。陳人又因水汎長。擲飛川寧朔隄。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遣哲乃先塞北堤以止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內。焚燒民家。遣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築於城西壍以梯登者。已數百人。遣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遣哲乘間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本於襄州。時年六十四。贈金州總管。諡曰壯武。遣哲累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舉後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繞漢千餘里。閭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庵閽守之。遣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飲謔。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按簿以審之。長子敬仁。先遣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遣統父兵。起家大都督。建德六年。從滕王討稽胡有功。進爵儀同大將軍。遣哲第二子敬顯。位至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字玄慶。儀隴城與勢人也。爲方陽豪族。父天與。齊安康郡守。乾運少雄武。爲鄉閭所信服。歷荊州辟主簿。孝昌初。除宣威將軍。奉朝請。尋爲本州治中。轉別駕。除安康郡守。大統初。梁州民裴菁圖舉梁興。梁將蘭欽率兵應接之。以是漢中遂陷。乾運亦入梁。梁大同元年。除冀武將軍。西益寧刺史。尋轉信武將軍。梁州刺史。太清末。還寧南梁二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及逢梁武圍南鄭。武陵王蕭紀遣乾運率兵援之。爲武所敗。紀時已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欲委方面之任。乃拜車騎將軍。十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邑四千戶。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遂連兵不息。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初平。生民離散。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乃兄弟親尋干戈。取敗之道也。可謂朽木不雕。世衰難佐。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若遵彼樂土。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全。貽慶於後。乾運深然之。乃令略將二千人鎮劍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仍誡略等曰。吾欲歸附關中。但未有由耳。若有使來。卽宜盡禮迎接。會太祖令乾運招諭漢沔及使人牛伯友等至。略卽夜送乾運。乃令使人李若等入關奏狀。太祖乃密賜乾運璽書。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迥令開府侯呂陵始爲前軍至劍南。略卽退就樂廣謀欲翻城。恐其軍將任冑等不同。先執之。然後出城見始。始乃入據安州。令廣略等往報乾運。乾運遂降。迥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卽之。魏廢帝三年。乾運至京師。太祖嘉其忠款。禮遇隆重。尋卒於長安。贈本官。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尙書右僕射于謹薨。朝廷以乾運歸附之功。卽拜謹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亦以歸附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從征討。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庸縣伯。樂廣亦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邑一千戶。

扶猛字宗略。上甲黃土人也。其種落號曰獽。曾世爲渠帥。猛梁大同中。以直後出爲持節、屬鎮將軍、青州刺史。轉上庸新城二郡守。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及侯景作亂。猛乃據衆自守。未有所從。魏大統十七年。大將軍王雄拓定巴、梁。猛率其衆據險爲堡。聽還舊鎮。而已。魏廢帝元年。魏興叛。雄擊破之。猛遂以衆降。太祖以其世據本鄉。乃厚加撫納。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復封宕渠縣男。割二郡爲巴州。以猛爲刺史。令率所部千人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別道直趣白帝。所由之路。人跡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艱阻。冒深七尺。糧運不繼。猛勞勵士卒。兼夜而行。遂至白帝城。刺史向鎮侯列陣拒猛。猛與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入白帝城。撫慰民夷。莫不悅附。雖淹與官軍戰敗。率舟師浮江東下。欲歸於梁。猛與敦等邀擊破之。諸在救傷師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舉反。猛復從賀若敦討平之。又率水軍破檀帥文子。梁於汶陽。進爵臨江縣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陳將侯瑱等逼湘州。又從賀若敦救除武州刺史。後隨敦自拔還。復爲巴州刺史。保定三年。轉梁州刺史。從衞公直援陳將華皎。時大軍不利。唯猛所部獨全。又從田弘破漢南諸

樹前後十餘戰每有功進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陽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世爲豪族祖斌上庸太守父猛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作亂關右朝廷以猛商洛首望乃擢爲襄威將軍大谷鎮將帶胡城令以禦醜奴及元顥入洛魏孝莊帝度河范陽王誨脫身投猛猛保藏之及孝莊反正由是知名俄而廣陵王恭僞瘖疾復來歸猛猛亦深相保護魏孝武即位甚嘉之授征虜將軍行河北郡守尋轉安西將軍華山郡守頻典三郡頗有聲績及孝武西遷猛率所領移鎮潼關封郃陽縣伯邑七百戶俄而潼關不守猛於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大統三年爲賀拔所襲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尋而太祖擒賀拔猛亦別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業後以疾卒贈華洛揚三州刺史雄起家奉朝請累遷至都督直後明威將軍積射將軍從于謹攻盤豆柵復從李遠經沙苑陣並力戰有功封安平縣侯邑八百戶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賞賜甚厚後入洛陽戰河橋解玉壁圍迎高仲密援侯景並預有戰功前後增邑四百五十戶世襲邑陽郡守從大將軍宇文虬攻克上津遷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進儀同三司陳將侯方兒潘純陀寇江陵雄從豆盧寧擊走之除洵州刺史俗雜蜀渝民多輕猾雄威惠相濟爽夏安之轡帥文子榮糾據荊州之沒陽郡又侵陷南郡之當陽臨沮等數縣詔遣開府賀若敦潘招等討平之即以其地置平州以雄爲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戶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寇亂之後戶多逃散雄在所慰撫民並安輯徵爲載師中大夫遷西寧州總管以疾不拜除通洛防主雄處疆埸務在保境惠民接待敵人必推誠仗信齊洛州刺史揚孤承業深相欽尚移書稱美之入爲京兆尹尋拜民部中大夫進位大將軍俄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總管四州五防諸軍事改封魯陽縣公宣政元年卒於鎮大象初追封魯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贈陳曹莒汴四州刺史諡曰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得任兼出納保全爵祿子長寶嗣官至儀同大將軍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後秦之亂寓居於襄陽仕晉爲建威將軍遂爲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內明敏而外質朴梁大同中爲齊興郡守屬侯景渡江梁室大亂固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嗣位江陵遷興州刺史於是軍民慕從者至五千餘人固遂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後懼王師進討方圖內屬密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覆沒湘東不能復讎雪恥而骨肉相殘宇文丞相凱啓霸基招攜以禮吾欲決意歸之與卿等共圖富貴左右閣固言未有應者固更諭以禍福諸人然後同之魏大統十六年以地來附是時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閣固之至甚禮遇之乃遣使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邑二千戶後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謁遂蒙榮授心不自安啓求入覲太祖許之及固至太祖與之歡讌賞賜甚厚進爵靜安郡公增邑幷前三千三百戶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爲州里所稱莅官之處頗有聲績保定四年卒於州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襄唐豐鄀復五州刺史諡曰肅仍勅襄州賜其墓田子世雅嗣

世雅字彥文性方正少以孝聞初以固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贊城郡守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順直二州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以固功授儀同三司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字幹鶯南安人也世爲方隅豪族仕於江左祖安東梁益州別駕新巴郡守閬中伯父褒龍驤將軍新巴南安廣漢三郡守沙州刺史新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太祖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之策太祖深納之乃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沙州刺史南安縣公邑一千戶及尉遲迥伐蜀果時在京師乃遣其弟岱及子悛從軍太祖以益州未下復令果乘傳歸南安率鄉兵二千人從迥征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監紀遣趙拔扈等率衆三萬來援成都果從大軍擊破之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在任未久果請入朝太祖許之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節乃進爵安樂郡公賜以鐵券聽世相傳襲幷賜路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爲刺客所害時年五十六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豈有跬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信矣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有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歟元禮仲遠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飜然而委質竊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太祖有尚義之辭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長短比優劣故不可同年而語矣陽雄任兼文武聲著中外抑亦志能之士乎

周書卷四十四

李遷哲傳綠漠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北史同千字當是十字之訛

席固傳子世雅嗣○北史作子雅又下文世雅弟世英北史亦作雅弟英俱無世字臣文淳按北史避唐諱故去世字猶韓禽虎作韓禽也然此書作於文皇時不知何以不避豈亦後人所加耶

周書卷四十五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七

儒林

盧誕　盧光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自書契之興，先哲可得而紀者，莫不備乎經傳。若乃選君德於列辟，觀遺烈於風聲，帝莫高於堯舜，王莫顯於文武，是以聖人祖述其道，垂文於六學，憲章其教，作範於百王。自茲以降，三微遞遷，五紀遷變，損益異術，治亂殊塗。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久。彫蟲是貴，魏道所以陵夷；玄風既興，晉綱於焉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矣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淳朴，賢達以之鎔金石而彫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自有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斁，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太祖受命，雅好經術，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勦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籍，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世宗纂曆，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搢紳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閒出於朝廷；圓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尊太傅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衰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祖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以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荊，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遺風盛業，不逮魏晉之辰，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其儒者自有別傳，及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錄錄，自餘撰於此篇云。

盧誕，范陽涿人也。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著錄者有名於世，仕燕爲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燕滅入魏，爲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歿，哀毀六年，躬營墳壟，遂有終焉之志。魏景明中，被徵入洛，授威遠將軍、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誕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朝，朝廷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伯，邑五百戶。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太祖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除祕書監，俄以疾卒。

盧光，字景仁，小字伯范，陽公辯之弟也。性溫謹，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鐘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稍遷明威將軍、員外侍郎，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遙授大都督、晉州刺史，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大統六年，攜家西入。太祖深禮之，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十年，改封安惠縣伯，邑五百戶。遷行臺右丞，出爲華州長史。尋徵拜將作大匠。魏廢帝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京兆郡守。遷侍中、六官建，授小匠師下大夫，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轉工部中大夫、大司馬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光爲長史，進爵燕郡公，武成二年，詔光監督宗廟，既成，增邑四百戶。出爲虞州刺史。尋治陝州總管府長史，重論討渾之功，增邑幷前一千九百戶。天和二年卒，時年六十二。高祖少時，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恆典贈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太祖稱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撰道德

經章句行於世子貴嗣大象中開府儀同大將軍

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草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及江陵平重乃留事梁主蕭督除中書侍郎兼中書舍人累遷員外散騎侍郎廷尉卿領江陵令遷拜通直散騎常侍都官尚書領羽林監督又令東於合歡殿講周禮高祖以重經明行修迺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徵之仍致書曰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覩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殊方所以會軌異代於是率由莫不趣大順之遠塗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紳起焰素縗從風文逐世疎義隨運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分蛇聚緯郁郁之辭蓋闕當塗典午抑抑之肯無聞有周開基爰跡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修人紀咸理朕寅奉神器恭惟實闕常思復禮殷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懼三千倘乖於治俗九變未叶於移風欲定畫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說知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卞實復潤於荊陰體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望軫念爰致東帛之聘命駟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徽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培鮐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藝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舉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又敕襄州總管衛公直教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重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建德末重自以入朝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高祖優詔答之曰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東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祇承寵遇不忘總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藐重固請乃許焉遣小司門上士楊注送之梁主蕭詧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靡不畢綜又多所撰述咸得其指要其行於世者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早喪母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貧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除蕩寇將軍累遷伏波征虜將軍中散大夫晝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魏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年老患癬或免腐掠乃弗食夜中潛詣尋母偶得相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之間習天文及算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屬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太祖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貧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爲其府參軍令在館教授子孫除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開府屬轉從事中郎謹拜司空以深爲諮議大統十五年行下邽縣事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葛氏累官建拜太學助教遷博士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和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纂錄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納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撰七經異同說三卷義經略論并月錄三十一卷並行於世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並通大義後專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

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據撫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時朝廷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禮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辨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兵部尹公正使濟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據機要而彙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昇堂觀奧竟可泊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具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還具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欽重之及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捲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襲行天罰乎高祖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縣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爲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幷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隨駕入朝幷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敕元年拜露門學博士下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舉爲儒宗當時受其業禮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四十卷孝經義疏一卷並行於世

樂遜字遵貴河東猗氏人也年在幼童便有成人之操髫冠爲郡主簿魏正光中閻頎儁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學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莫不而山東儒生講學者數遜於授業之中猶志道不倦永安中釋褐安西府長流參軍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太祖威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民之才弼請留不遣十六年加授建忠將軍左中郎將還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歷弼府西閤祭酒功曹諮議參軍魏廢帝二年太祖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遜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魏恭帝二年授太學助教孝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其年治太學博士轉治小師氏下大夫自讌王儉以下並東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以遜爲直府主簿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己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歲責有成蓋謂猛濟爲賢未甚優養此政既代後者復然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遷違先王朝憲備弄民咸識法但可宜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遑爲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惠肩若不布政優閑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作曰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褒敗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願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後民力彫弊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爲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爲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使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爲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曰選曹資錄勳實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親自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物以下缺州郡自可內除此外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爲重修身慎行以纂身爲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爲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戰伐曰魏祚告終天眷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擁逼山東

事切肘腋實猶樸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我廢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慢輕爲與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彊洋不愛財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彊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寬仁彼爲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旁流人恩有遺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后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貴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資裝婢僕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騶足路人傾蓋論其輦力公家未若介胄之士然其坐受優賞自踰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厥德必有備蓄之餘孰與勞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變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疏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垂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爲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責在觀用若納而不觀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寨矣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授驃騎將軍大都督四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昭帝公實畢公實等俱以東修之禮同受棄瑤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遷爲實良五年遷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杲帛及錢等授陝州刺史封安邑縣子邑四百戶民多禮左未習儒風遷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變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別居遷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增邑一百戶寶政元年進位上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進爵榮業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出爲汾陰郡守遷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楯陝二州刺史遷性柔謹寡於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中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史臣曰前世通六藝之士莫不兼達政術故云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經之儒多暗於時務故有貴且賤之恥雖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嘗論之曰夫金之質也至剛鍊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柔耕鑿之可以壞山況乎肯天地之貌含五常之德朱藍易染黨猶可變固以隨鄉俗而好尚化齊風而貴紫服若乃進趨矜尚中庸之常情高秩厚禮上智之所欲是以兩漢之朝重經術而輕律令其聰明特達者咸勵精於專門以通貫之實扶桑之美大則必至公卿小則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後經術其沉默孤微者亦篤志於章句以先王之道飾庸儒之委達則不過侍講前言則終於舞衣簞食由斯言之非兩漢棟梁之所育近代薪樵之所產豈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時異也史臣每閱故老稱沈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官律曆陰陽雄候流略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綜聘其幽賾故能騁辯海內爲一代儒宗雖前世徐廣何承天之儔不足過也

周書卷四十五

沈重傳沈重字德厚○北史云字子厚。

熊安生傳並行於世○北史安生傳末尚有數十行。此書不載。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孝義

李棠　柳檜　杜叔毗　荊可　蔡族弟猱　先　皇甫遐　張元

夫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其唯孝乎舉大功而立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實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光國威烈與河海爭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帛俱茂其小也則溫枕扇席無譽於晨昏損己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敎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綰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敎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敎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善布懇惻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爲難者可以爲易矣故博採異聞網羅遺逸錄其可以垂範方來者爲孝義篇云

李棠字長卿勃海蓨人也祖伯貴魏寧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感過禮遂以毀卒寧武嘉之贈物海相父元寶員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屬尒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信都魏中興初辟衛軍府功曹參軍太昌中以軍功除征虜將軍行東萊郡事魏孝武西遷棠時在四北遂仕東魏及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棠爲掾先是仲密與吏部郎中崔暹有隙暹時被齊文襄委任仲密恐其損己每不自安將圖來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與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既至州遂與棠謀執壽與以成其計仲密乃置酒延壽與陰伏壯士欲因此執之壽與辭而不赴棠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日之席以公爲首豈有賓客總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怪壽與遂與俱赴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衆據城遣棠詣闕歸款太祖嘉之拜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戶棠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爲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俄遷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蜀人未即降棠乃應募先使諭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撝乃苦笞辱之棠復其實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反見躓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撝不能得其要指遂害之子敏嗣

柳檜字季華祕書監虯之次弟也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太祖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鄴州八年拜潼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邑三百戶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埸自檜鎮鄴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虯爲祕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閎賾褒貶人倫弟則管轄臺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竭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太祖謂檜曰卿昔在鄴州忠勇顯著今西境羌猾無勢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攻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府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傷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創遂爲賊所擒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檜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軍賊爲合糧食已盡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

安順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字伯建年十七齊公憲召爲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誠幼有志節好學不倦年十二遭父艱幾至滅性終喪之後志在復讎柱國齊國公儉欽其名行引爲記室參軍年始弱冠府中文筆頗亦委之後竟手刃寇賓於京城朝野咸重其志節高祖特恕之由是知名大象末位至兵部下大夫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祖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慷慨有志節勵精好學尤善左氏春秋仕梁爲宜豐侯蕭循府中直兵參軍大統十七年太祖令大將軍達奚武經略漢州明年武圍循於南鄭循令叔毗諸闕請和太祖見而禮之使未反而循中直兵參軍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循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昕中直兵參軍並有文武材略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忌之恒不同己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循尋討策等擒之昕曉而免策及循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冤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內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連累憲坐及其母遂沉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殞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愈更感勵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剖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命赦之尋拜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樂曹參軍加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行義豬郡守自君錫及宗室等參曹策所害猶殯梁州至是喪請迎喪歸葬高祖許之葬事所須詔令官給在梁舊田宅經外配者並追還之仍賜田二百頃尋除陝州刺史天和二年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擒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于廣鄉

荊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復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食土成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鄉人以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重可至性及可卒之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恆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蓋並有至性閨於閭里魏太和中板白賴州刺史大統中板蓋鄜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爲鄉里所稱及其父喪哀毀過禮每一痛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恆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建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母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世宗嘉之乃下詔曰孝爲政本德乃化先既喪天經又明地義榮先居喪致疾至感過人駢號不反迄乎滅性行標當世理鏡幽明此而不顯道將何述可贈滄洲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覽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保定末又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後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回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由檐風沐雨形容枯顇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鵲烏各一併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遐近閭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倩仕州郡累爲功曹主簿並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雖涉經史然精修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夏中熱甚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洗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復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鄰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

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兒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恆晝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鏡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恆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歿。號踴絕而復蘇。復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史臣曰。李業興檜。並臨危不撓。視死如歸。其壯志貞情。可與青松白玉比質也。然檜恩隆加等。業禮闕飾終。有周之政。於是乎偏矣。雄亮銜戴天之痛。叔毗切同氣之悲。援白刃而不顧。雪冢寃於鞏縠。觀其志節。處死固爲易也。荆可泰族之徒。生自隴畝。曾無師資之訓。因心而成孝友。乘理而蹈禮節。如使舉世若茲。則義農何遠之有。若乃感天地。孝通神明。見之於張元矣。

周書卷四十六

周書卷四十七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九

藝術

冀儁　蔣昇　姚僧垣子最　黎景熙　趙文深

褚該　强練　衛元嵩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子時戎馬交馳而學術之士蓋寡故曲藝末技咸見引納至若冀儁蔣昇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當世及剋定鄴郢俊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庾季才以天官稱史元華相術擅奇許奭姚僧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美也茂雅元華許奭史失其傳季才蕭吉官成於隋自餘紀於此篇以備遺闕云爾

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魏太昌初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害太祖引爲記室時侯莫陳悅阻兵雕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儁僞爲魏帝勅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儁依舊勅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太祖大悅費也頭已曾得魏帝勅書及見此勅不以爲疑遂遣步騎一千受太祖節度大統初除丞相府城局參軍封長安縣男邑二百戶從復弘農戰沙苑進爵爲子出爲華州中正十三年遷襄樂郡守尋徵教世宗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東修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爲合禮遂啓太祖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二年以本官爲大使巡歷州郡察風俗理寃滯還拜小御正尋出爲湖州刺史性退靜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昌樂縣伯又進爵爲侯增邑幷前一千六百戶後以疾卒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父儁魏南平王府從事中郎趙興郡守昇性恬靜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備顧問大統二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潼關自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士王四孝泰之分也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太祖欲遣兵援之又以問昇昇對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之分行軍非便太祖不從軍遂東行至邙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白太祖曰蔣昇罪合萬死太祖曰蔣昇固諫云出師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非昇過也魏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邑五百戶保定二年增邑三百戶除河東郡守尋入爲太史中大夫以老請致仕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書學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卽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試問僧垣酬對無滯梁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遷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効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其狀幷記增損時候梁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恆留情願識治體今閑卿說益開人意十一年轉領太醫正加文德主帥直閤將軍梁武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文帝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略今古則爲學者所稱及侯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子赴難梁武帝嘉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軍及宮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吳興謁郡守張嵊嵊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矣俄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竄避久之乃被拘執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嗣位僧垣還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剋平大亂而任

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近關。閑者皆掩口竊笑。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垣曰。脈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乾。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貫。百萬也。及大軍剋荊州。僧垣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營。復爲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故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俱老。太祖以謹勳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匠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爲診脈。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緛即解。次服一劑。中緛復解。又服一劑。三緛悉除。而兩脚疼痹。猶自攀鞍。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裴柒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臥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憲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抑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即爲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昏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爲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僧垣爲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剋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盲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年。遷遠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爲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準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帝問僧垣曰。姚公爲儀同幾年。對曰。臣忝荷朝恩。於茲九載。帝曰。勤勞有日。朝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勅曰。公年過縣車。可傳朝謁。若非別勅。不勞入見。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復聽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高祖行幸雲陽。遂寢疾。乃詔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昇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脈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帝甚悅。及即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垣曰。常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冊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診候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既重。思在効力。但恐庸短。不遠敢不盡心。帝頷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五。遺誡衣衾斂畢。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荊湖三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爲當世所推。前後効驗。不可勝記。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徵効者。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在江南。

次子最。字士會。幼而聰敏。及長。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世宗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爲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賞賜隆厚。宣帝嗣位。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以陪遊積歲。恩顧過隆。乃錄憲功績爲傳。送上史局。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高祖遺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須彌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造

請勿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爲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治其事開府廣整郝偉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王實不知也榜訊數百卒無異辭最竟坐誅時年六十七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黎景熙字季明河閒鄭人也少以字行於世曾祖凝魏太武時從破平涼有功賜爵容城縣男加寧揚將軍後爲燕郡守祖鎮襲爵爲員外散騎侍郎父瑗太和中襲爵歷員外郎魏縣令後至廊城郡守季明少好讀書性強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虞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之友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烈將軍魏孝武初遷鎮遠將軍尋除步兵校尉及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尋授銀青光祿大夫加中軍將軍拜行臺郎中除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世路未清欲優遊卒歲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不得已出與相見留於內館月餘太祖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除安西將軍尋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魏恭帝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六官建爲外史上士孝閔帝踐阼加征南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時大司馬賀蘭祥討吐谷渾詔季明從軍還除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感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上書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儀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覩禮百神猶未豐洽者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儻遽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爲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誡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登可覲子來非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登民將無覲如又薦飢爲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爲奢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可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蒭蕘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年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己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臣竊用慕質惡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雜於衢路綺穀猶像於素家桓禍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政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夏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遵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獄都之小蔡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爲治之要在於選舉若欲之亟贓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爲治者貴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朽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材用當其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民知其化矣帝寬而嘉之時外史靡字屢秩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魏等石渠司同天祿是乃廣內秘府藏言之奧帝王所寶此焉攸

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嘗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啟冒陳委將降中旨即遣修營茬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廢宇方立天和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進仕魏爲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嚴書於魏帝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及冀儁而已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戶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慚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魏禧請之學步邯鄲遂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遠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襄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爲工梁主蕭詧覩而笑之實遺甚厚天和元年羣臣等初成文深以題牓之功增邑二百戶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外任每須題牓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晉末遷居江左祖長樂齊竟陵王鏡事參軍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該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時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國授平東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武成元年除雲正上士自許奭死後該稍爲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襄伯下大夫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焉後以疾卒子士則亦傳其家業時有強練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字魏時有李順興者語默不恆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爲李練世人以強類練故亦呼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精徹悅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論說遠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亦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之後往往有驗恆寄住諸佛寺好遊行民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之處人皆敬而信之晉公護未疏之前曾手持一大瓠到護第門外抵而破之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侯龍恩早侯隨護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愚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滕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疏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日聲甚哀怜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甕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甕投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曰汝何爲也強練曰此亦無餘但欲使諸人見甕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長安城遂空廢後亦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之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性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史失其事故不爲傳

史臣曰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於用博矣倘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智技巧而必蹈於禮者豈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垣診候精審名冠於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周書卷四十七

周書卷四十八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四十

蕭詧子嶚　嶚子琮　詧長子巋　第五子嶷　第六子嶽　第八子岑
嶚第三子嶽　巋大實　大實弟大業　王操　魏益德
尹正　許孝敬　臧玄成　劉孟岑　傅準方
宋如周　蕭欣柳暉　徐岳　王操　范迪　沈君辨
寅敞

蕭詧字理孫蘭陵人也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爲梁武帝所嘉賞梁普通六年封曲江縣公中大通三年進封岳陽郡王歷官寧遠將軍知石頭戍事頃邪彭城二郡太守東揚州刺史初昭明本梁武帝舍詧兄弟而立蘭文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詧既以其昆弟不得爲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帝衰老朝多姦蔽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中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克己勵節樹恩於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養乃下教曰昔之善爲政者不獨師所見將聽衆賢則所聞自遠資鑒外物故在明致明是以鹿參卿民薑訪百於高逸扁授居敬每貴成於掾史王沉愛加厚賞呂虔功有所由故能顯矣政於當年流芳歷於後代吾以陋識來牧威藩每慮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對案忘餐思納貢謨以匡弗逮雍州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吏貪殘成納愎諫闔市悉其衷刺衆猜多所苞藏並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弛張未允循理平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謇彌思啓告用祛未悟鹽梅舟楫尤屬貢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幷廣示鄉閭知其款意於是境內稱治太清二年梁武帝以詧兄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以代詧纘恃其才望志氣矜豪輕譽少年州府迎候有闕譽深銜之及至鎮遂託疾不與纘相見後聞侯景作亂廣陵擾纘懼爲所擒乃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梁元帝時鎮江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襲詧兄弟會梁元帝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金陵慥下峽至江津譽次江口梁元帝居郢州之武成屬侯景已請和梁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慥欲待梁元帝至謁詧府方還州纘時在江陵乃貽梁元帝書曰河東載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詧梁元帝信之乃鑿船沉米斬覲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令其子方等王僧辯等相繼攻譽於湘州譽又告急於詧詧聞之大怒初梁元帝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並發兵下赴國難詧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元帝又使諮議參軍劉毅喻詧令自行詧辭頗不順元帝又怒而方貴先與詧不協潛與元帝相知剋期襲詧未及發會詧以他事召方貴方貴疑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使魏益德杜岸等衆軍攻之方貴窘急令其子暹超乞師於江陵元帝乃厚賚遣纘若將述職而密授方貴纘次大堤樊城已陷詧擒方貴兄弟及黨與並斬之纘因進至州詧遲延不受代乃以西城居之待之以禮軍民之政稍歸於詧詧以攜其兄弟事始於纘將密圖之纘懼請元帝召之元帝乃徵纘於詧詧留不遣杜岸兄弟紿纘曰民觀岳陽殿下勢不仰容不如且往西山以避此禍使君既得物情遠近必當歸集以此義舉事無不濟纘深以爲然因與岸等結盟詧纘又要雍州人席引等與杜岸馳告詧詧令中兵參軍尹正共岸等率兵追討並擒之纘懼不免因請爲沙門詧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二萬騎千匹伐江陵以救之于時江陵立柵周遶郭邑而北面未戰詧因攻之元帝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詧曰正德舉亂天下崩離汝復效尤將欲何謂吾蒙先帝愛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叔逆順安在詧謂奐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詧既攻柵不剋退而築城又盡銳攻之會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詧軍中霑漬衆頗離心其將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懼詧不振以其屬降於江陵詧衆大駭其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漢水初詧因張

繼於軍至是先殺繼而後退焉杜岸之陣也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乃輔督母保林襲氏登陣閉門拒戰會督夜至襲氏不知其敗謂爲賊也至曉見督乃納之岸等以督至遂奔其兄嶷於廣平督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嶷岸等幷其母妻子女並於襄陽北門殺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其幼稚琮屬下奩室又發掘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督既與江陵搆隙恐不能自固大統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爲附庸太祖令丞相府東閤祭酒梁禦使焉督大悅是歲梁元帝令柳仲禮率衆進圍襄陽督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嶚爲質以請救太祖又令梁禦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楊忠擒仲禮平漢東督乃獲安時朝議欲令督發喪嗣位督以未有璽命辭不敢當梁禦時在督所乃馳還具言其狀太祖遂令假散騎常侍鄭穆及梁禦持節策命督爲梁王督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督留蔡大寶居守乃自襄陽來朝太祖謂督曰王之來此頗由梁權王欲見之乎督曰幸甚太祖乃召權與督相見仍謂之曰梁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其失信督曰梁常侍通二國之言無私故督今者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太祖令柱國于謹伐江陵督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太祖立督爲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我督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襲氏爲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嶚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勳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諡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諡曰武桓太祖乃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督備禦內實兼防督也初江陵滅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督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陀侯方兒來寇督出師禦之純陀等退歸夏口督之四年督遣其大將軍王操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留又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頻請乞師於督督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嶚來朝京師督之六年夏震其前殿崩壓殺二百餘人初江陵平督將尹德毅說督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惏罔顧弔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殘忍多所誅夷俘囚士庶並爲軍實然此等咸屬咸在江東念其充餌豺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方清宇宙紹益嫡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戶說其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遺醜俾無遺噍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寮隨即銓授既荷更生之惠孰不忻戴聖明魏人懷惠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豈不美與萬世一時暴剥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督不從謂德毅曰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既而圍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督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是又見呂居殘毀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意其詞曰嗟余命之舛薄實賦運之遭屯既殷憂而彌威復坎壈以相薄晝營營而至曉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云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晉璽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無田苑之明略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申豈妖沴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輕弱本無志於爪牙謝兩章之雄勇愆二東之英華豈三石於杜鄴異五馬於瑣邪直受性而好善類蓬生之在麻莫無弧而桑慶將保靜而獨邪何吳穹之弗惠值上帝之紆奢神州翦爲茂草赤縣遞於長蛇徒仰天而太息空撫衿而眷嗟惟古人之有懷尚或感於知己況既毒於霄極罷渥流於無已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見奠昔待罪於禹川歷三考而無紀獲免戾於明時遂超塵於宗子始解印於稽山即驅傳於湘水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之嘉社既川岳之形勝復龍躍之基趾此首賞之謬及謂雒城之足恃值諸侯之擅武遂留滯於樊川鄒勾踐之絕筆同重耳之終湯望南枝而灑泣或東顧而潺湲歸驥之情何極首丘之恩遽然忽值魏師

入討于彼南荊既卓徒之兆薦遂一鼓而陵城同殉生之含許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泯實有感於愚言矧吾人之固陋迴羣議於流萍忽沉滯於益土復暮月而無成昔方千而幾旬今七里而磐繁寡田邑而可賦野丘井而求兵無河內之實待同桑陽之未平夜寢寢而擊柝晝孑孑而揚旌烽凌雲而遇照馬伏櫪而悲鳴既有懷於斯日亦焉得而云寧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於昔者驗往記而增今何名高而實寡寂寥井邑荒涼原野徒擒揚於宋玉空稱嗟於司馬南方卑而數屈長沙濕而悲賈余家國之一匡庶與周而祀夏愈繁憂而北屈豈年華之天假加以狗盜鼠竊蜂蠆狐狸羣圍棘而爲寇聚滅獲而成師窺觀津渚跋扈江眉屢征擊於殷歲頻戰起於軒時有扈與於夏典探芑著於周詩方叔振於蠻貊伯禽捷於淮夷在遒穢其能幾會斬馘而搴旗彼積惡之必殄豈天豐之我撤交川路之云摧理惆悵而未怡曾在位八載年四十四保定二年二月薨其羣臣等葬之於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曾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其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又惡見人婪白事者必方便以避之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蕩領好爲戲論之言以此獲譏於世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四十六卷並行於世曾羅士既狹居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咤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殂高祖又命其太子邕嗣位年號天保

邕字仁遠曾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歡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襲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謚曰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謚曰孝皇太妃二年皇太后薨謚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皎送其子女瞻爲質於邕仍請兵伐陳邕上言其狀高祖詔衛公直督荊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邕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邕大將軍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其沙巴陵並陷於陳衛公直乃邕舅於邕之柱國殷亮雖以退敗不獨在兆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吳明徹乘勝攻克邕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邕出頻紀南以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衆書侯射王操拒守邕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敗之明徹退保公安邕乃還江陵邕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騰及邕之將士擊走之昭達又寇章陵之青泥邕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大爲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敗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邕邕以皎爲司空封江夏郡公以僧朔爲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邕之十年皎來朝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諸郡民少國資朝廷與亡繼絕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裨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高祖高祖許之詔以基平郡三州歸之於邕及高祖平齊邕朝於鄴高祖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邕知之後因宴承閒乃陳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幷敘二國艱虞脣齒捄急之事詞理辯暢因涕泗交流高祖亦爲之歔欷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高祖復與之宴齊氏故臣旣列長又亦預焉高祖指謂邕曰是登陣馬朕者也邕曰長又未能輔弼讒敖吠堯高祖大笑及酒酣高祖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邕曰當爲梁主盡歡邕乃起請舞高祖曰梁主乃能爲朕舞乎邕曰陛下既親撫五紘臣何敢不同百獸高祖大悅賜雜綵萬段良馬數十匹幷賜齊後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騾馬以遣之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邕將帥皆密請興師興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邕固以爲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既錄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三百兩銀一千兩布帛萬段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納邕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襄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邕專制其國四年邕來朝長安隋文帝甚敬待之詔邕位在王公之上賜綵萬匹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荊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邕在位二十三載年四十四五年五月薨其羣臣葬之於顯陵謚曰孝文皇帝廟號世宗邕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

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稱治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徵並行於世隋文帝又命其太子蕭琮嗣位年號廣運

琮字温文性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初封東陽王尋立爲皇太子及嗣位隋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之二年隋文帝又徵琮入朝琮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於長安隋文帝仍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軍至郡州琮叔父巖及弟嶷等懼弘度襲之遂虜居民奔於陳隋文帝於是廢梁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尋拜琮爲柱國封莒國公自餘初即位歲在乙亥至是歲在丁未凡三十有三歲矣曾子棠追謚孝惠太子巖封安平王岌東平王岑河間王後改封吳郡王嶷子巘義興王琮晉陵王璥臨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瑤新安王詧之在藩及居帝位以棠大寶爲股肱王操爲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爲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傳准豬珪蔡大業典衆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擢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纂業靚賾並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岌蕭巽民望則蕭確謝温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凝王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詡皇甫玆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今載晉子棠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於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歸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

棠字道遠晉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幼聰敏有成人之量晉之爲梁主立爲世子尋病卒及晉稱帝追謚焉

巖字義遠晉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於撫接歷侍中荆州刺史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爲主以禦隋師爲總管宇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岌晉第六子也性淳和幼而好學位至侍中中衛將軍歸之五年卒贈侍中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晉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剛貴御下嚴整及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巘字欽文歸第三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特爲歸所愛位至荆州刺史初隋師至郡州梁之百寮咸恐懼計無所出唯巘建議南奔入陳授侍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及陳亡吳人推爲主以禦隋師戰而敗與巖同時伏法

蔡大寶字敬位襄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黯梁尚書儀曹郎南兗州別駕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晉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晉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爲勉所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晉初出第勉仍薦大寶爲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出鎮會稽大寶爲記室領長流晉莊襄陽還諮議參軍及梁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晉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帝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元帝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晉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晉納之及爲梁主除中書侍郎兼吏部掌大選事領襄陽太守遷員外散騎常侍吏部郎俄轉吏部尚書軍國之事咸委決焉加授大將軍遷尚書僕射進號輔國將軍又除使持節宣惠將軍雍州刺史晉於江陵稱帝徵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又加雲麾將軍荆州刺史進位柱國軍師將軍領太子少傅轉安前將軍封安豐縣侯邑一千戶從歸入朝領太子少傅歸嗣位冊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歸之三年卒歸哭之慟自卒及葬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爲公謚曰文甄配食晉廟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詞贍速晉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晉推心委任以爲謀主時人以晉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並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晉女宣成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秘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

大業字敬道有至行父沒居喪擗踊性寬恕學涉經史有將命材屢充使酯聘初以西中郎府參軍隨晉之鎮晉稱帝歷尚書左丞開遠將軍監利郡守散騎常侍衛尉卿歸嗣位遷都官尚書除卓毅將軍漳川太守入爲左民尚書太常卿歸之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開有五子尤恭最知名起家著作佐郎

太子舍人梁滅入陳拜尚書庫部郎陳亡入隋授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也曾母龔氏之外弟也祖豐慶海鹽令父景休臨川內史操性敦厚有籌略博涉經史在公恪勤初爲督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督承制除尚書左丞及稱帝遷五兵尚書大將軍鄖州刺史尋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薨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爲寇薨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參掌選事領荊州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薨之十四年卒薨舉哀於朝堂流涕謂其羣臣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瓦官門贈司空進爵爲公謚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起家祕書郎歷太子洗馬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才幹膽勇過人數從軍征討以功累遷至郡守督莅襄陽以益德爲其府司馬督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及督稱帝進位柱國封上黃縣侯邑千戶加車騎將軍督之二年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爲公薨之五年以益德配食督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督莅雍州正爲其府中兵參軍擒張纘獲杜岸皆正之力督承制以爲將軍尋拜大將軍及稱帝除護軍將軍進位柱國封新野縣侯邑千戶督之三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剛薨之五年以正配食督廟子德毅多權略位至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

薛暉河東人也有才略身長八尺形貌甚偉嘗督禁旅爲督爪牙當樊侮之任與尹正攻獲杜岸於南陽督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進位柱國除領軍將軍薨之二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有六子子建子倘知名

許孝敬吳人小名洞兒勁勇過人爲督驍將以大將軍守河東既無救援爲吳明徹所擒遂戮於建康市贈車騎大將軍子世武嗣少襲父大將軍好勇不拘行檢重賓客施與不節資產既盡鬱鬱不得志遂謀奔陳事覺伏誅又有大將軍李廣會稽人早事督以敢勇聞沌口之役先登力戰及華皎軍敗爲吳明徹所擒將降之廣辭色不屈遂被害贈太尉追封建興縣公謚曰忠武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爲開文所知以錄事參軍隨督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掌書記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梁元帝申其誠款遂有得其書者進之於督督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督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歷位中書侍郎御史中丞祠部尚書吏部尚書督之六年卒贈侍中護軍將軍有文集二十卷子詡少沈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太府少卿

劉盈彭城人以西中郎府錄事參軍隨督之鎮有器度勤於在公督之軍國經謀頗得參預歷黃門郎中書監雍州刺史尚書僕射薨之七年卒贈本官第三子然于時頗知名隋鷹擊郎將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漢征南大將軍彭之後也祖惠南給事中父昶散騎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善於辭令以刑獄參軍隨督至襄陽督初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詣闕應對閑敏深爲太祖所嘉自此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寧縣公督之承制也授中書舍人遷襄陽郡守及稱帝徵爲太府卿領中書舍人轉太府領舍人如故尋還散騎常侍起部尚書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督委以機密督之七年卒贈太常卿謚曰敬所著文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高祖錄善方充使之功追之利之象入朝授之利帥都督代王記室參軍後仕隋歷安固令郴義江三州司馬零陵郡丞之象掌式中士隋文帝相府參軍事後仕隋歷尚書虞部員外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傅准北地人祖照金紫光祿大夫父謐湘東王外兵參軍准有文才善詞賦以西中郎參軍隨督之鎮官至度支尚書薨之七年卒贈太常卿謚曰敬康所著文集二十卷有二子曰乘曰執並材兼文史乘尚書右丞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督歷黃門散騎列卿後至度支尚書薨之九年卒如周面狹長以法華經云閑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

爲謗經如周敞踏自陳不謗嘗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卉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政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周如周乃笑曰命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有七子希顏希華知名希顏有文學仕至中書舍人希華博通經術爲荆楚儒宗

蕭欣梁武帝第安成康王秀之孫煬王機之子也幼聰警博綜墳籍善屬文嘗襲位以欣襲機封歷侍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令薨之二十三年卒贈司空

欣與柳信言當薨之世俱爲一時文宗有集三十卷又著梁史百卷遭亂失本

柳洋河東解人祖愔尚書左僕射父昭中書侍郎洋少有文學以禮度自拘與王褒俱以風範方正爲當時所重位至吏部尚書出爲上黄郡守梁國廢以郡歸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卒

徐岳東海人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陵肅公勉之少子也少方正博通經史初爲東陽王琮師琮爲皇太子授詹事及嗣位除侍中左民尚書俄遷尚書僕射從琮入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終於陳州刺史子凱秘書郎岳兄矩有文學善吏事頗讀於貨賄位至度支尚書子敬鴻臚卿

王固琅邪臨沂人祖琳侍中太府卿父錫侍中固少有令譽尚督妹廬陵長公主歷秘書郎太子舍人宣成王友廬陵內史督踐位授侍中吏部尚書薨之四年使詣闕卒於賓館贈侍中右光祿大夫子瓊有文詞黄門侍郎固弟湜方雅有器識位至都官尚書薨之二十年卒子懷秘書郎隋沔陽令

范迪順陽人祖縝尚書左丞父胥鄱陽內史迪少機辯善屬文歷中書黄門侍郎尚書右丞散騎常侍薨之十七年卒有文集十卷子夏迪弟通文采劣於迪而經術過之位至中衛東平王長史

沈君游吳興人祖僧昙左民尚書父巡東陽太守君游博學有詞采位至散騎常侍薨之十二年卒有文集十卷弟君公有幹局美風儀文章典正特爲薨所重歷中書黄門侍郎御史中丞自都官尚書爲義興王瓚師從瓚奔陳授侍中太子詹事隋平陳以瓚同謀度江伏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士使安成內史敞少有器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諸闕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主者詰之敞對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之下吏也棄忠與義銓有江東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人之後便恐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高祖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還以稱旨還侍中轉左民尚書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饒州刺史子證謙

史臣曰梁王任術好謀知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遊服湯胥肉猶貳擁衆自固緜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類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始厥自遠享國數世可不謂實哉嗣子纂承舊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層有方密邇寧謐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雄世之令主乎

周書卷四十八

周書卷四十九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四十一

異域上

高麗　百濟　蠻　獠　宕昌　鄧至　白蘭　氐　稽胡　厙莫奚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矣日月之所臨照至廣矣然則萬物之內民人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庶俗囂求之鄒說詭怪之迹實繁考之山經奇觚之詞匪一周孔存而不論是非紛而莫辯秦皇鞭笞天下蹟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彊威肆志於遠略匈奴既卑其國已虛大馬既來其民亦困是知鴈海龍堆天所以絕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況乎時非秦漢志甚贏劉違天道以求其功殫民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住者垂衣裳棲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但南載稱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有周承喪亂之後屬戰爭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邊以權道趙魏倘梗則結姻於北狄庶庫未實則通好於西戎由是德刑具舉聲名遐洎卉服氈裘輻湊於屬國商胡販客填委於旗亭雖東略滿三吳之地南巡阻百越之境而國威之所肅服風化之所覃被亦足爲弘矣其四夷來朝聘者今並紀之於後至於道路遠近物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所記以備遺闕云爾

高麗者其先出於夫餘自言始祖曰朱蒙河伯女感日影所孕也朱蒙長而有材略夫餘人惡而逐之土于紇斗骨城自號曰高句麗仍以高爲氏其孫莫來漸威擊夫餘而臣之莫來裔孫璉始通使於後魏其地東至新羅西渡遼水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靺鞨千餘里治平壤城其城東西六里南臨浿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則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復有遼東女蔑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大官有大對盧次有太大兄大兄小兄意侯奢鳥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幷褥薩凡十三等分掌內外事溝其大對盧則以強弱相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之署置也其刑法謀反及叛者先以火焚燒然後斬首籍沒其家盜者十餘倍徵贓若貧不能備及貧公私債者皆聽評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丈夫衣同袖衫大口袴白韋帶黃革履其冠曰幘蘇多以紫羅爲之雜以金銀爲飾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鳥羽於其上以顯異之婦人服裙襦裙袖皆爲襞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有甲弩弓箭戟楯矛鋌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之土田增廣居處節儉然尚容止多詐僞盲齬鄙穢不飭覩踈乃至同川而浴共室而寢風俗好淫不以爲愧有遊女者夫無常人婚娶之禮略無財幣若受財者謂之賣婢俗甚恥之父母及夫喪其服制同於華夏兄弟則限以三月敬信佛法尤好淫祀又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之象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與朱蒙云璉五世孫成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成死子湯立建德六年湯又遣使來貢高祖拜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開國公遼東王百濟者其先蓋馬韓之屬國夫餘之別種有仇台者始國於帶方故其地界東極新羅北接高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治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夫餘氏號於羅瑕民呼爲鞬吉支夏言並王也婆娑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柰率六品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李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部肉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官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綱部日官部都市部都下有萬家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郡將三人以德率爲之方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民庶及餘小城戚分隸焉其衣服男子略

同於高麗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敬婦人衣以襜而袖微大在室者編髮盤於首後垂一道爲飾出嫁者乃分爲兩道焉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之術有投壺樗蒱等雜戲然尤尙弈棋僧尼寺塔甚多而無道士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人犯姦者沒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治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下濕氣候溫暖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鮓醬藥品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又每歲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廟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後魏宅中原並遣使稱藩兼受封拜齊氏擅東夏其王隆亦通使焉隆死子昌立建德六年齊滅昌始遣使獻方物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

櫟者盤瓠之後族類番衍散處江淮之閒汝豫之郡憑險作梗世爲寇亂遼魏人失馭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隊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太祖略定伊瀍聲教南被諸櫟畏威靡然向風矣大統五年蔡陽櫟王鷙超明內屬以爲南雍州刺史仍世襲焉十一年櫟酋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而櫟帥田杜清及沔漢諸櫟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櫟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青和後遂反攻圍東梁州其唐州櫟田鷙嘉亦叛自號豫州伯王雄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語在泉仲遵及景宣傳魏廢帝初櫟酋樊舍舉落內附以爲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櫟騷動詔豆盧寧蔡祐等討破之魏恭帝二年櫟酋宜民王田興彥北荊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款附以興彥季昌並爲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賜爵石臺縣公其後巴西人譙淹扇動羣櫟以附於梁櫟帥向鎮侯向日彪等應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都唐等抄斷江路文子榮復據荊州之汶陽郡自稱仁州刺史幷隆州刺史蒲徽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若敦潘招李遷哲討破之語在敦及遷哲楊雄等傳武成初文州櫟叛州選軍討定之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總兵出討雖頗翦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涔陽櫟爲其聲援令賢率其精卒固守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謀其進趣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略江南騰盲於衆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涔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驍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幷生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入攻水邏路經石壁城此城峻嶮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櫟蠻以爲峭絕非兵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月乃得舊路且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櫟帥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結爲父子又多遺其金帛伯犁等悅遂爲鄉導水邏側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兄子龍真據之騰又密誘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令賢處龍真大悅密遣其子詣騰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櫟貪利既深仍請立効乃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櫟衆大潰斬首萬餘級虜獲一萬口令賢遁走追而獲之幷其子弟等皆斬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櫟帥冉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櫟蜜望見颺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默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頻遣喻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圖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易拔賊若委城奔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回立柵邊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擊破之擒五子王於石默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擒萬餘口信州舊治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是硤中要險於是築城置防

以爲獠帥焉天和六年梁興祖喜冉龍鼈又反詔大將軍趙剛討平之自此獠蠻懾息不復爲寇矣

獠者蜀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遷于邛笮川洞之間在所皆有之俗多不辨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謨阿段婦人阿爽阿第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喜則羣聚怒則相殺雖父子兄弟亦手刃之遞相掠賣不避親戚被賣者號叫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賣人指撝捕逐若追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爲賤隸不敢更稱良矣俗畏鬼神尤尚淫祀巫祝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祭祀焉往往推一酋帥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自江左及中州避有巴蜀多恃險不賓太祖平梁益之後令所在撫慰其與華民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至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後有商旅往來者亦貪以爲貨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魏恭帝三年陵州木龍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俘斬萬五千人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復攻拔其三城虜獲三千人降其種三萬落酋在騰傳天和三年梁州恆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衆徑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衆甚彊討之者皆四面攻之以分其勢今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我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須別爲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愿分遣使人以理曉諭爲惡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既分易爲經略事有變通奈何欲遵前轍也文表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恆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恆稜獠相與聚議猶豫之間文表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悉山川請爲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慰喻于第也乃遣之文表謂其衆曰向者獠帥語吾從寬路而行必當設伏要我若從險路出其不虞獠衆自離散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其有不通之處隨即治之衆高而望果見其伏兵獠既失計爭攜妻子退保險要文表頓軍大蓬山下示以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稅租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爲蓬州刺史又大得獠和建德初李暉爲梁州總管諸獠亦並從附然其種類滋蔓保據巖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者也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爲部落各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征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其繼母世叔母及嫂姊妹等爲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勤者世爲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帶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部衆二萬餘落勤孫彌忽始通使於後魏太武因其所稱而授之自彌忽至佥定九世每修職貢不絕後見兩魏分隔遂懷背誕永熙末佥定乃引吐谷渾寇金城大統初又率其種人入寇詔行臺趙貴督儀同侯莫陳順等擊破之佥定懼稱藩請罪太祖捨之拜撫軍將軍四年以佥定爲南洮州刺史要安蕃王後改洮州爲岷州仍以佥定爲刺史是歲秦州濁水羌反州軍討平之七年佥定又舉兵入寇獨孤信時鎮隴右詔信率衆便討之軍未至而佥定爲其下所殺信進兵破其餘黨朝廷方欲招懷殊俗乃更以其弟彌定爲宕昌王十六年彌定宗人獠甘襲奪其位彌定來奔先是羌酋傍乞鐵忽等因佥定反叛之際遂擁衆據渠林川與渭州民鄭五醜扇動諸羌阻兵逆命至是詔大將軍宇文貴豆盧寧涼州刺史史寧等率兵討獠甘等並擒斬之納彌定而還語在貴等傳其後羌酋東念姐鞏廉俱和等反大將軍豆盧寧王勇等前後討平之保定初彌定遣使獻方物三年又遣使獻生猛獸四年彌定寇洮州總管李賢擊走之是歲彌定又引吐谷渾寇石門戍賢復破之高祖怒詔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爲宕州

鄧至羌者羌之別種也有像舒治者世爲白水酋帥自稱王焉其地北與宕昌相接風俗物產亦與宕昌略同自舒治至檐桁十一世魏恭帝元年檐桁失國

來齊太祖令章武公導率兵送復之。

白翰者羌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鄯鄯風俗物產與宕昌略同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

氐者西夷之別種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也漢武帝滅之以其地爲武都郡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漢末有氐帥楊駒始據仇池百頃最爲彊族其後漸盛乃自稱王至裔孫纂爲苻堅所滅堅敗其族人定又自稱王定爲乞伏乾歸所殺定從弟戚代有其國世受魏氏封拜亦通使於江左然其種落分散叛服不恆隴漠之間屢被其害盛之苗裔曰集始魏封爲武興王集始死子紹先立遂僭稱大號魏將傅豎眼滅之執紹先歸諸京師以其地爲武興鎮魏氏洛京未定天下亂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爲王太祖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爲質大統元年紹先請其妻女太祖奏魏帝還之紹先死子辟邪立四年南岐州氐苻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破之安壽以其衆降九年清水氐酋李鼠仁據險作亂氐帥梁道顯叛攻南由太祖遣典籤趙昶慰諭之鼠仁等相繼歸附語在昶傳。十一年於武興置東益州以辟邪爲刺史十五年安夷氐復叛趙昶時爲郡守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乃定於是以昶行南秦州事氐帥蓋開等相率作亂開據北谷其黨單洛聚洮中楊興德符雙圍平氐城姜樊噲亂武階西結宕昌羌據甘共推蓋開爲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後出兵討之擒蓋開散其餘黨興州叛氐復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羅協遣使告急昶率兵赴救又大破之先是氐首楊法深據陰平自稱亦感之苗裔也魏孝昌中舉衆內附自是職貢不絕廢帝元年以法深爲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襃氐復與同逆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太祖乃以大將軍宇文貴爲大都督六州諸軍事興州刺史貴威名先著襃氐頗畏服之是歲楊法深從尉遲迥平蜀軍回法深復鎮葭與其種人楊崇集楊陳侯各擁其衆遞相攻討趙昶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成州刺史遣使和解之法深等從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鄉以處之魏恭帝末武興氐反圍利州鳳州固道氐魏天王等亦衆衆響應大將軍豆盧寧等討平之世宗時興州人段吒及下辯柏樹二縣民反相率破麟巓戍氐酋姜多復率廚中氐屬攻陷落蠻郡以應之趙昶率衆討平二縣幷斬段吒而陰平盧北二郡氐復往往屯聚與廚中相應昶乃簡擇精騎出其不意徑入廚中至大竹坪連破七柵誅其渠率二郡並降及昶還廚中主氐復爲寇掠昶又遣儀同劉崇義宇文琦率兵入廚中討之大破氐衆斬姜多及苻肆王等於是襃氐並平及王謙舉兵沙州氐帥開府楊永安又據州應謙大將軍達奚儒討平之。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貫蠡貝以爲耳及頸飾又與華民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然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處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敘離夫氏閑之以多爲貴既嫁之後頗亦防閑有犯姦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齊民山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凶悍特險數爲寇亂魏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屬魏氏政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衆抄掠居民汾晉之閒略無寧歲齊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僞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信之遂遣其子詣鄴齊神武厚爲之禮緩以婚期蠡升既恃和親不爲之備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潛師襲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爲其北部王所殺斬首送於齊神武其衆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爲主率兵拒戰齊神武擊滅之獲其僞主及其弟西海王幷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於鄴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方與齊神武爭衡未遑經略太祖乃遣黃門郎楊忠就安撫之五年黑水部衆先叛七年別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據上郡反自是北山諸部連歲寇暴太祖前後遣李遠于謹侯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之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率其種人附於齊氏阿保自署丞相狼皮自署柱國幷與其別部劉桑德共爲影援柱國豆盧寧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二年狼皮等餘黨復叛昭大將軍韓果討之俘斬甚

衆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勳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及楊忠與突厥伐齊稽胡等復懷旅拒不供糧餉忠乃詐其酋帥云與突厥欲回兵討之酋帥等懼乃相率供饋焉語在忠傳其後丹州綏州銀州等部內諸胡與蒲川別帥郝三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遣奚厲辛威于寶等前後窮討散其種落天和二年延州總管宇文盛率衆城銀州稽胡白郁久同番是羅等欲邀襲盛軍盛並討斬之又破其別帥稽三勿同等五年開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帥稽白郎稽素勿同等度河逆戰雄復破之建德五年高祖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並盜而有之乃立蠆升稄沒鐸爲主號聖武皇帝年曰石平六年高祖定東夏將討之議欲聘其巢穴齊王憲以爲種類既多又山谷阻絶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高祖然之乃以憲爲行軍元帥督行軍總管趙王招譙王儉滕王逌等討之憲軍次馬邑乃分遣俱進沒鐸遣其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稽支據河西規欲分守險要扼角憲軍憲命譙王儉攻天柱滕王逌擊稽支並破之斬首萬餘級趙王招又擒沒鐸餘衆盡降宣政元年汾州稽胡帥劉受羅千復反越王盛督諸軍討擒之自是寇盜頗息

厚莫奚鮮卑之別種也其先爲幕容晃所破竄於松漠之間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置俟斤一人有阿會氏者最爲豪帥五部皆受其節度役屬於突厥而數與契丹相攻虜獲財畜因而行賞死者則以葦滿裹尸懸之樹上大統五年遣使獻其方物

史臣曰凡民肖形天地稟靈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雨露所會風流所通九川爲紀五嶽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出焉昧谷蝭夷孤竹北戹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成焉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狠而好亂彊則放拒弱則稽服其撰一也斯蓋天之所命使其然乎

周書卷四十九

周書卷四十九考證

高麗傳土于統斗骨城○魏書作統升骨城

宕昌羌傳育梁勒者世爲酋帥○勒魏書作歘

氐傳有氐帥楊駒始據仇池百頃○楊駒魏書作楊騰

唐　令狐德棻　等　撰

列傳第四十二

異域下

突厥　吐谷渾　高昌　鄯善　焉耆　龜茲

于闐　嚈噠　粟特　安息　波斯

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爲部落後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其足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狼在側幷欲殺狼狼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回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有一姓阿史那卽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世相與出穴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遂因以爲號焉或云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爲白鳿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爲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踐斯處折施山卽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爲出火溫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爲主號爲突厥卽訥都六設也訥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訥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爲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卽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諸子遂奉以爲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終狼種也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大統十一年太祖遣酒泉胡安諾槃陁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茹茹土門率所部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特其彊盛乃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我太祖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匹魏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茹茹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二年三月科羅遣使獻馬五萬匹科羅死弟俟斤立號木汗可汗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多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瑠璃性剽暴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滅之叔子以其餘燼來奔俟斤又西破嚈噠東走栗弗北幷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務聘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也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擁日轉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昏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設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兵器有弓矢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科稅雜畜輒刻木爲數幷一金鏃箭螺封印之以爲信契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卽以其女妻之鬬傷人者隨輕重輸物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繞帳走馬七匝一詣帳門以刀劈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幷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瘞之葬之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劈面如初死之儀葬訖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挂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卽遣人娉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伯叔死者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雖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恆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

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四五百里有高山。週出上無草樹。謂其爲物登凝黎。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爲記。俟斤部衆既盛。乃遣使請誅鄧叔子等。太祖許之。收叔子以下三千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三年。俟斤襲擊吐谷渾。破之。語在吐谷渾傳。明帝二年。俟斤遣使來獻方物。保定元年。又三輩遣使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車歲動。故每連結之以爲外援。初。魏恭帝世。俟斤許進女於太祖。契未定而太祖崩。尋而俟斤又以他女許高祖。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俟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詔遣涼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俟斤遂絕齊使而定婚焉。仍請舉國東伐。語在荐等傳。三年。詔隋公楊忠率衆一萬。與突厥伐齊。忠單度陘嶺。俟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晉陽不剋。俟斤遂縱兵大掠而還。忠言於高祖曰。突厥甲兵惡鈍。賞輕首領多而無法令。何謂難制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彊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虛言。將士望風畏憚。但虜態詐健而實易與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高祖不納。是歲。俟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晉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護戰不利。俟斤引還。五年。詔陳公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實穀南安公楊荐等往逆女。天和二年。俟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俟斤復貳於齊。會有風雷變。乃許純等以后歸。語在皇后傳。四年。俟斤又遣使獻馬。俟斤死。弟他鉢可汗立。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彊。有凌轢中夏志。朝廷既與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齊人憚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至乃率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個兒孝順。何憂無物邪。建德二年。他鉢遣使獻馬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所部。云爲之復讎。宣政元年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殺略居民。柱國劉雄率兵拒戰。兵敗死之。高祖親總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請和親。帝冊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以嫁之。幷遣執紹義送關。他鉢不奉詔。仍寇幷州。大象二年。始遣使奉獻。且逆公主而紹義尚留不遣。帝又令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云。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也。初。吐谷渾馬與廆馬鬬。而廆馬傷。廆遣讓之。吐谷渾怒。率其部落去之。止于枹罕。自爲君長。及孫葉延。頗視書傳。以古有王父字爲氏。遂以吐谷渾爲氏焉。自吐谷渾至伏連籌一十四世。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之。恆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宜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夸呂椎髻眊珠以皂爲帽。坐金師子床。號其妻爲恪尊。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羅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東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楯。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則徵物量事決杖刑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擊殺之。父兄亡後。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姻貨不能備財物者。輒盜女將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知種田。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蕪菁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世傳青海驄者也。土出犛牛。魚多鸊鵜。大統中。夸呂再遣使獻馬及羊牛等。然猶寇抄不止。緣邊多被其害。魏廢帝二年。太祖勒大兵至姑臧。夸呂震懼。遣使貢方物。是歲。夸呂又通使於齊氏。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率輕騎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扳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綵絲絹以萬計。魏恭帝二年。史寧又與突厥木汗可汗擊夸呂。破之。虜其妻子。大獲珍物及雜畜。語在史寧傳。武成初。夸呂復寇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沒。詔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之。夸呂遣其廣定王鐘留王拒戰。祥等破之。廣定等遁走。又攻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以遏保定中。夸呂前後三輩遣使獻方物。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爲扶州。二年五月。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之。軍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又再遣奉獻。宣政初。其趙王他寧屯來降。自是朝獻遂絕。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治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其後有闞爽及沮渠無諱並自署爲太守無諱死茹茹殺其弟安周以臧伯周爲高昌王高昌之稱王自此始也伯周之從子首歸爲高車所滅次有張孟明馬儒相繼王之並爲國人所害乃更推立麴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本爲儒右長史魏太和末立嘉死子賢立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國內總有城一十六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民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書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平章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按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旦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略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曰羊刺其上生蜜焉自嘉以來世修蕃職於魏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喜爲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道里不可準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驗又有魍魎怪異故商旅來往多取伊吾路云

鄯善古樓蘭國也東去長安五千里所治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魏太武時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其兄鄯米率衆內附

焉耆國在白山之南七十里東去長安五千八百里其王姓龍即前涼張軌所封龍熙之胤所治城方二里部內凡有九城國小民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稍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翦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纊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龜茲國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東去長安六千七百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所治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奸刖一足賦稅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婚姻喪葬風俗物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爲異又出細氈氊皮氍毹鏡多鹽綠雌黃胡粉及良馬封牛等東有輪臺即漢戊師將軍李廣利所屠其南二百里有大水東流號計戍水即黃河也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

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長安七千七百里所治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向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鋪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比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跌處雙跡猶存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多深目高昌以東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遷利水與樹枝俱北流同會於計戍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噘噠國大月氏之種類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百里其王治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餘里刑法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其人兇悍能戰鬬于闐安息等大小二十餘國皆役屬之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魏廢帝二年明帝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蓋古之庵蔡一名溫那沙治於大澤在康居西北保定四

年其王遣使獻方物

安息國在葱嶺之西治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東去長安一萬七百五十里天和二年其王遣使來獻

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治蘇利城古絛支國也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城方十餘里戶十餘萬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皆飾以珍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纈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被之飾以金銀華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脾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乃衆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勃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薩波勿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器有甲楯圓排劍矛弓箭戰並乘象每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縣諸竿上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斬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鼻或截半耳及繫排於項上以爲恥辱犯彊盜者禁之終身森貴人婆羅門婆羅門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祆神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民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即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秫土出名馬及駝宮室至有數千頭者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珍珠雜珠顆黎瑠璃琥珀瑠璃馬瑙水晶瑟瑟金銀鉛石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沙水銀綾錦白疊氈氍毹耗氈赤壁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蒲桃石蜜千牛黃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魏廢帝二年其王遣使來獻方物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而北狄尤甚焉昔嚴允班固咸以周及秦漢未有得其上策雖通賓之宏議而史臣嘗以爲疑夫步騭之來綿自今古涇渭之變無隔華戎是以反道德棄仁義廢誓之風歲廣至涇陽入北地充斥之警日深爰自金行遠乎水運戎夏離錯風俗混糅奕葉之情偽中國畢知之矣中國之得失夷狄備聞之矣若乃不與約誓不就攻伐來而禦之去而守之夫然則敵有餘力我無寧歲將士疲於奔命疆場苦其交侵欲使偃伯靈臺跋世仁壽其可得乎是知秩宗之雅言讓軍之誡說實有會於當時而未允於後代也然則易稱見幾而作傳云相時而動夫時者得失之所繫幾者吉凶之所由況乎諸夏之朝治亂之運代有戎狄之地彊羸之勢無恆若使臣畜之與羈縻和親之與征伐因其時而制變觀其幾而立權則舉無遺策謀多上算獸心之虜革面匪難沙幕之北雲撤何遠安有周秦漢魏優劣在其間哉

周書卷五十

周書卷五十考證

噠噠○魏書作嚈噠

波斯國傳王姓波斯氏○魏書西域傳王姓波氏名斯

周書卷五十考證

考證跋語

編修今授奉天錦州府知府臣文津謹言北周書五十卷本紀列傳四十二唐祕書丞令狐德棻等撰當武德時棻建言近代無正史即詔與諸臣論撰歷年不能成而罷貞觀二年復詔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撰次周書陳叔達唐儉共成之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正其文字其後王安國林希始上疏言周隋時柳虬牛弘各有撰述德棻等撰次不外柳牛兩家然其中頗有可議者虬爲周臣奏請周恩弘入隋代便文隋過在虬與弘初無足怪德棻等身居異代而史不直書其失甚矣宇文氏建國依周禮爲六官府兵之制開唐一代良法而是書不爲記錄使後人無從參考誠小遺大疏者譏焉臣等奉

勅校勘南北監本字句錯訛悉爲改正但宋版不可得見文義可疑祇以北史參訂北史之文既真是書不同未便輒入故字有不同從其是者文之遺脫祇加辨注不妄參入以開啟闕文之義云臣謹識

校刊職名

原任詹事臣陳浩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編修今授奉天錦州府知府臣金文津拔貢生臣費愚泰楊茂運謄

勅恭校刊

隋書

487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覆校
杭縣 吳汝霖覆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隋書目錄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帝紀五　志三十　列傳五十　共八十五卷
帝紀
隋書卷一　帝紀第一
高祖上
隋書卷二　帝紀第二
高祖下
隋書卷三　帝紀第三
煬帝上
隋書卷四　帝紀第四
煬帝下
隋書卷五　帝紀第五
恭帝
志
隋書卷六　志第一
禮儀一
隋書卷七　志第二
禮儀二
隋書卷八　志第三
禮儀三
隋書卷九　志第四
禮儀四
隋書卷十　志第五
禮儀五
隋書卷十一　志第六
禮儀六
隋書卷十二　志第七
禮儀七
隋書卷十三　志第八
音樂上
隋書卷十四　志第九
音樂中
隋書卷十五　志第十
音樂下
隋書卷十六　志第十一
律曆上
隋書卷十七　志第十二
律曆中
隋書卷十八　志第十三
律曆下
隋書卷十九　志第十四
天文上
隋書卷二十　志第十五
天文中
隋書卷二十一　志第十六
天文下
隋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七
五行上
隋書卷二十三　志第十八
五行下
隋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九

食貨
隋書卷二十五　志第二十
刑法
隋書卷二十六　志第二十一
百官上
隋書卷二十七　志第二十二
百官中
隋書卷二十八　志第二十三
百官下
隋書卷二十九　志第二十四
地理上
隋書卷三十　志第二十五
地理中
隋書卷三十一　志第二十六
地理下
隋書卷三十二　志第二十七
經籍一　經
隋書卷三十三　志第二十八
經籍二　史
隋書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九
經籍三　子
隋書卷三十五　志第三十
經籍四　集　道經　佛經
列傳
隋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一
后妃
文獻獨孤皇后
容華夫人蔡氏
隋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
李穆子渾　渾兄子詢　詢納崇　崇子敏　梁睿
隋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
劉昉
柳裘
盧賁
隋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四
于義子寔道　寔敬
元景山
賈榮定
源雄
賀若誼
隋書卷四十　列傳第五
梁士彥子剛　梁默
王謙
王世積
元胄
隋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六
高熲
隋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七
李德林
隋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八
河間王弘子慶
楊子崇
隋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九
宣華夫人陳氏
煬帝蕭皇后
陰壽子世師　寔毅
豆盧勣子毓　勣兄通
宇文忻
元諧
虞慶則
蘇威子夔
楊處綱
觀德王雄弟達

滕穆王瓚嗣王綸　道悼王靜
衛昭王爽嗣王集　蔡王智積
隋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
文四子
房陵王勇子儼　秦孝王俊子浩
庶人秀　庶人諒
隋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一
趙煚　趙芬
楊尚希　長孫平
元暉　韋師
楊昇　蘇孝慈兄子沙羅
李雄　張奫劉仁恩　郭均　劉世基　唐儉
隋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二
韋師　第洗　楊沖　從父弟瓘
柳機子述　機弟旦　旭　從兄雄亮
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三
楊素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柳機子述之　族兄昂　昂子調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四
牛弘
隋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五
宇文慶　李穆成
元孝矩弟褒　郭榮
慶兄　李安
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六
長孫覽從子熾　熾弟晟
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七
韓擒虎弟僧壽　洪　賀若弼
隋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八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史萬歲　劉方　楊素　王韜　李充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
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九
王長述　李衍
伊婁謙　田仁恭
元壽　杜整
李徹　崔彭
隋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
杜彥　高勱
尒朱敞　周搖
獨孤楷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侯莫陳頴
隋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一
盧愷　令狐熙
薛胄　宇文弢
張衡　楊汪
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二
盧愷從父兄昌衡　李孝貞
薛道衡從弟書
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三
明克讓　魏澹
陸爽侯白　杜臺卿
辛德源　柳晉
許善心　李文博

隋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
楊三子
元德太子昭子恭王俊　越王侗　齊王暕
趙王杲
隋書卷六十　列傳第二十五
崔仲方
于仲文兄顗　從父兄壹
段文振
隋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六
宇文述　事定　異
隋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七
郭衍
王韶　元巖
劉行本　梁毗
柳彧　趙綽
裴蘊
隋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八
裴子烈　史祥
元善　楊義臣
衛玄　劉權
隋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九
李圓通　陳茂
張定和　張奫
麥鐵杖　沈光
來護兒　魚俱羅
陳稜　王辯　鮑斯　高智
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
周羅睺　周法尚
李景　慕容三藏
薛世雄　王仁恭
權武　吐萬緒
費青奴　趙才
隋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一
李渾　魚俱羅
李子雄　趙元淑　劉元進
楊玄感　李密　費青奴
隋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六
誠節
劉弘　皇甫誕　周搖　裴劍
游元　馮慈明
張須陀　楊善會
隋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
楊三子
元德太子昭子恭王俊　越王侗　齊王暕
趙王杲
隋書卷六十　列傳第二十五
崔仲方
于仲文兄顗　從父兄壹
段文振
隋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六
宇文述　事定　異
隋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七
郭衍
王韶　元巖
劉行本　梁毗
柳彧　趙綽
裴蘊
隋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八
裴子烈　史祥
元善　楊義臣
衛玄　劉權
隋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九
李圓通　陳茂
張定和　張奫
麥鐵杖　沈光
來護兒　魚俱羅
陳稜　王辯　鮑斯　高智
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
周羅睺　周法尚

楊孤盛　元文都
盧楚　劉子翊
亮君素陳孝意　張季珣
隋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七
孝義
陸彥師　田德懋
薛濬　王頒
楊慶　郭衍
田翼　紐回
劉士儁　郎方貴
瞿普林　李德饒
華秋　徐孝肅
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梁彥光　樊叔略
趙軌　房恭懿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郭絢　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庫狄士文　田式
燕榮　趙仲卿
崔弘度弟弘昇　元弘嗣
王文同
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

儒林
元善　辛彥之
何妥蕭詧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諸葛潁
顧彪　鄭仲達
張沖　王孝籍
隋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一
文學
劉臻　王頍
崔儦　諸葛潁
孫萬壽　王貞
庾自直　王胄
杜正玄弟正藏　潘徽
尹式　常得志
祖君彥　劉善經
劉斌　孔德紹
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二
隱逸
李士謙　崔廓子暢
徐則　張文詡
隋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藝術
庾秀才子猷　庾太尚　耿詢　韋鼎
來和　蕭吉楊伯醜　暨孝莊　劉祐

張貴女　劉智藏
萬寶常王令言
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四
外戚
高祖外家呂氏　獨孤羅弟陀
蕭歸子琮　琮弟璩
隋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五
列女
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譙國夫人　鄭善果母
孝女王舜　韓覩妻
陸讓母　劉昶女
鍾士雄母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　裴倫妻
趙元楷妻
隋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六
東夷
高麗　百濟
新羅　靺鞨
流求　俀國
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七
南蠻
林邑　赤土
真臘　婆利
隋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八
西域
吐谷渾　党項
高昌　康國
安國　石國
女國　焉耆
龜茲　疏勒
于闐　鄯汗
吐火羅　挹怛
米國　史國
曹國　何國
烏那曷　穆國
波斯　漕國
附國
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九
北狄
突厥　西突厥
鐵勒　奚
契丹室韋
隋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
宇文化及　弟智及　王充　段達
裴虔通　司馬德戡
宋本原跋
隋書目錄

臣映斗按隋卽隨字。與古隋字音徒果切者不同。胡三省通鑑注曰。隋卽睿

秋隨國。爲庶所滅。以爲縣。秦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後分置隨郡。梁曰隨

州。後入西魏。楊忠從周太祖以功封隨國公。子堅襲爵。受周禪。遂以隨爲國

號。又以周齊不據華夏。去之作隋。以之訓走故也。臣召南按改隨作隋。當在

文帝卽位之後。此紀於父封隨公。帝襲隨公。進爵隨王。並作隋字。蓋史官追

改耳。通鑑及綱目於隨公隨王。並作隨字。於稱帝始作隋字。可謂確實。

李穆子淨○目錄淨譌單。

蔡孝王俊子浩○目錄浩譌皓。

柳機從兄雄亮○目錄譌分雄亮爲兩人名。

韓擒○目錄育虎字。按本傳不增虎字。

高勱○目錄勱譌勵。按本傳及北史俱作勱。

獨孤楷○目錄楷譌體。按本傳及北史俱作楷。

李孝貞○目錄作李元慢。按本傳李孝貞字元慢。開皇初。爲犯廟諱。於是稱

字。傳仍作李孝貞。

張奫○目錄奫譌作大濕二字。

劉元進○目錄進譌援。

陶模○目錄模譌謨。

劉士儁○目錄士譌仕。

王頒○目錄頒譌頗。

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已上六傳目錄遺脫。今增。

高祖外家呂氏○目錄遺脫。今增。

襄城王恪妃○目錄無恪字。按本傳有。

華陽王楷妃○目錄無楷字。按本傳有。

陸彥師母○目錄彥譌襲。

揔怛○目錄怛譌恆。下衍國字。從本傳刪正。

契丹室韋○目錄契丹下附注靺鞨。臣映斗按靺鞨前卷自有傳。彼傳云西

北與契丹相接。契丹傳僅云其俗頗與靺鞨同。非附傳也。今刪。

唐特進臣魏徵上

帝紀第一

高祖上

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鈞仕燕爲北平太守鈞生元壽後魏代爲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薨贈太保謚曰桓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閭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徧體鱗起皇妣驚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爲人龍頷額上有王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沈深嚴重初入太學雖至親昵不敢狎也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爲功曹十五以太祖勳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成紀縣公十六遷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周太祖見而歎曰此兒風情不似代間人明帝即位授右小宮伯進封大興郡公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善記鄙言武帝即位遷左小宮伯出爲隋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徵還遇皇妣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代稱純孝宇文護執政尤忌高祖屢將害焉大將軍侯伏侯壽等匡護得免其後襲爵隋國公武帝聘高祖長女爲皇太子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爲將耳內史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高祖甚懼深自晦匿建德中率水軍三萬破齊師於河橋明年從帝平齊進位柱國守文憲破齊任城王高湝於冀州除定州總管先是定州城西門久閉不行齊文宣帝時或請開之以便行路帝不許曰當有聖人來啓之及高祖至而開焉莫不驚異尋轉亳州總管宣帝即位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大象初遷大後丞右司武俄轉大前疑每巡幸恆委居守時帝爲刑經聖制其法深刻高祖以法令滋章非興化之道切諫不納高祖位望益隆帝頗以爲忌帝有四幸姬並爲皇后諸家爭寵數相毀譖帝每忿怒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大象二年五月以高祖爲揚州總管將發暴有足疾不果行乙未帝崩時靜帝幼冲未能親理政事內史上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以高祖皇后之父衆望所歸遂矯詔引高祖入總朝政都督內外諸軍事周氏諸王在藩者高祖悉恐其生變稱趙王招將嫁女於突厥爲詞以徵之丁未發喪庚戌周帝拜高祖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己而聽焉以正陽宮爲丞相府以鄭譯爲長史劉昉爲司馬具置寮佐宣帝時刑政苛酷羣心朋駭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六月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並至于長安相州總管尉遲迥自以重臣宿將志不能平遂舉兵東夏趙魏之士從者若流旬日之間衆至十餘萬又宇文胄以梁州石穆以建州席毗以沛郡毗弟義羅以兗州皆應於迥迥遣子賁於陳請援高祖命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討之雍州牧畢王賢及趙陳等五王以天下之望歸於高祖因謀作亂高祖執賢斬之餘趙王等之畢因詔五王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用安其心七月陳將陳紀蕭摩訶等寇廣陵吳州總管于頔轉擊破之廣陵人杜喬生聚衆反刺史元義討平之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傳首闕下餘黨悉平初迥之亂也鄭州總管司馬消難據州響應淮南州縣多同之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荊郢羣蠻乘釁作亂命亳州總管賀若誼討平之先是上柱國王謙爲益州總管既見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蜀之衆以匡復爲辭高祖方以東夏山南爲事未遑致討謙進兵屯劒閣陷始州至是乃命行軍元帥上柱國梁睿討平之傳首闕下巴蜀阻險人好爲亂於是更開平道毀劒閣之路立銘垂誡焉五王陰謀滋甚高祖賚酒肴以造趙王第欲觀所爲趙王伏甲以宴高祖高祖幾危賴元胄以濟語在胄傳於是誅趙王招越王盛九月以世子勇爲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壬子周帝詔曰假黃鉞使持節左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

國公堅感山河之靈應星辰之氣道高雅俗德協幽顯釋巾登仕搢紳傾屬開物成務朝野承風受詔先皇弼諧寰宇合天地而生萬物順陰陽而撫四夷近者內有艱虞外閉妖寇以應鵾之志運帷幄之謀行兩觀之誅掃萬里之外遐邇清蕭實所賴焉四海之廣百官之富俱稟大訓咸餐至道治定功成棟梁斯託神猷盛德莫二於時可授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餘如故冬十月壬申詔贈高祖曾祖烈爲柱國太保都督徐兗等十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隋國公諡曰康祖禎爲柱國太傅都督陝蒲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隋國公諡曰獻考忠爲上柱國太師大冢宰都督冀定等十三州諸軍事雍州牧誅陳王純癸酉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卒十一月辛未殊代王達滕王逌十二月甲子周帝詔曰天大地大合其德者聖人一陰一陽調其氣者上宰所以降神載挺陶鑄羣生代蒼蒼之功成巍巍之業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應百代之期當千齡之運家隆台鼎之盛門有翊贊之勳心同伊尹必致堯舜情類孔丘憲章文武爰初入仕風流映世公卿仰其軌物搢紳訓爲師表入處禁闥出居藩政芳猷茂績間望彌遠往平東夏人情未安燕南趙北實爲天府擁節杖旄任當連率柔之以德導之以禮畏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風矣迹歌頌獨存淮海樓煩多歷年代作鎮南鄙選衆惟賢威震殊俗化行黔首任掌鉤陳職司邦政國之大事朝寄更深攀駕巡遊留臺務廣周公陝西之任僅可爲倫漢臣關內之重未足相況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眇年奄經荼蓼親受顧命保乂皇家姦人乘隙潛圖宗社無君之意已成竊發之期有日英規潛運大略川迴匡國庇人罪人斯得兩河遵亂三魏稱兵半天之下洶洶鼎沸祖宗之基已危生人之命將殆安陸作鎮南通吳越蜂飛蠆聚江漢驅然巴蜀鴟張瀕將問鼎蔡塗更阻漢門重閉蠆蠆帷幔建出師車諸將稟其謀壯士感其義不遑時日咸得清蕩九功遠被七德允諧百僚師師四門穆穆光景照臨之地風雲去來之所允武允文曲明同德驟山驟水遐邇歸心使朕繼踵上皇無爲以治擧高宇宙道格天壤伊尹輔殷霍光佐漢方之蔑如也昔營丘曲阜地多諸國重耳小白錫用殊禮蕭何優賛拜之儀番君越公侯之爵姬劉以降代有令謨宜崇典禮憲章自昔可授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內外諸軍事大冢宰之號進公爵爲王以隋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惠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潁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鄖州之漢東二十郡爲隋國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相國印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隋國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高祖再讓不許乃受王爵十郡而已詔進皇祖考爵並爲王夫人爲王妃辛巳司馬消難以陳師寇江州刺史成休寧擊却之大定元年春二月壬子令曰已前賜姓皆復其舊是日周帝詔曰伊周作輔不辭殊禮之錫桓文爲霸尤應異物之典所以表格天之勳彰不代之業相國隋王前加典策式昭大禮固守謙光絲言未綍宜申顯命一如往旨王功必先人賞存俊已退讓爲本誠乖朕意宜命百辟盡詣王宮衆心克感必令允納如有表奏勿復以聞癸丑文武百官詣閤敦勸高祖乃受甲寅策曰咨爾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王天覆地載藉人事以財成日往月來由王道而盈昃五氣陶鑄萬物流形誰代上玄之工斯則大聖而已曰惟先正翊亮皇朝種德積善載誕上相精采不代風情異人匡國濟時除凶撥亂百神奉職萬國宅心殷相以先知悟人周輔乃弘道於代方斯蔑如也今將授王典禮其敬聽朕命朕以不德早承丕緒上靈降禍夙遭愍凶妖醜覬覦密圖社稷宮省之內疑虞驚心公受命先皇志在匡弼輯諧內外潛運機衡姦人懾憚謀用丕顯俾賛旒冕之危爲太山之固是公重造皇室作霸之基也伊我祖考之代任寄已深入掌禁兵外司藩政文經武略久播朝野戎軒大舉長驅晉魏平陽震熊羆之勢冀部耀貔豹之威初平東夏人情未一叢臺之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陘東至滄海比數千里舉秩如帷委以連城建旌杖節教因其俗刑用輕典如泥從印猶草隨風此又公之功也吳越不賓多歷年代淮海之外時非國有爰整其旅出鎮於亳武以威物文以懷遠羣盜自奔外戶不閉人黎慕義襁負而歸自北之風化行南國此又公之功也寶帝御寓任重宗臣入與八屯外司九伐禁衛勤巡警之務治兵得蒐狩之禮此又公

之功也鑾駕遊幸頻委留臺文武注意軍國諮稟萬事咸理反顧無憂此又公之功也朕在諒闇公實總己磐石之宗姦回者衆招引無賴連結羣小往者國喪甫爾已創陰謀積惡數旬昆吾方慘泣誅磐甸宗廟以寧此又公之功也尉迥猖狂稱兵鄴邑欲長戟而指北關強弩而圍南斗憑陵三魏之閒震驚九州之半衆徒百萬悉成蛇豕淇水洹水一飲而竭人之死生翻繫凶豎壽之長短不由司命公乃戒彼鷹揚出車練卒誓旅告兇於河朔建旗水於東山口授兵書手畫行陣畫敵制勝指日剋期諸將遵其成旨壯士感其大義輕死忘生轉鬬千里旗鼓相發如火燎毛玄黃變漳河之水京觀比爵臺之坡百城氛祲一旦廓清此又公之功也青土連率跨據東秦藉負海之饒倚連山之險望三輔而將逐鹿指六國而願連雞風兩之兵助鬼爲虐本根既拔枝葉自隕屈法申恩示以大信此又公之功也申部殘賊充斥一隅蠭飛蟻聚攻州略地播以玄澤迷更知反服而舍之無費遺鏃此又公之功也宇文會親則宗枝外藩畿邑影響鄰賊有同胡燥迫脅更人叛換城戍偏師討賊遂入網羅東之武牢有同困獸羣狗將軍如伏國刑此又公之功也檀讓席卷擁衆河外陳韓梁鄭宋衛鄆魯村落成梟獍之墟人庶爲豺狼之餌強以陵弱大則吞小城有晝閉巷無行人授律出師隨機掃定讓既授首毗亦梟懸此又公之功也司馬消難與國親姻作鎮安陸性多嗜欲意好貪穢屬城子女劫掠靡餘部入貨財多少具盤擅誅剝舉之使專殺饋台之臣憚罪畏威勤而內外鑾貪郡縣煽辜華夷聞有王師自投南裔帝唐崇山之罰僅可方此大漢流鬐之刑是亦相匹通逃入蘄郢用安此又公之功也王謙在蜀翻爲厲階閉劒閣之門塞靈關之宇自謂五丁復起萬夫莫向分閫推轂誓不踰時風馳席卷一舉大定擒斬兇惡掃地無遺此又公之功也陳項因循僞業自擅金陵屢遣醜徒赴趙江北公指麾藩鎮無不摧殄方置文深之柱非止尉佗之拜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始於辟命屈己登庸素業清徽聲播廊廟雄規神略氣蓋朝野序百揆而穆四門恥一匡之舉九合尊賢崇德尚齒貴功錄舊旌善興亡繼絕寬猛相濟彝倫攸敘教睦帝親崇樸王室星象不拆陰陽自調玄冥祝融如率太公之召爾師鳳伯似應成王之宰祥風嘉氣解石搖林瑞獸異禽遊園鳴閤至功至德可大可久盡品物之和究奇冥之極朕又聞之昔者明王設官胙土疇丘四履得征五侯宴墟寵章異其禮物故藩屏作固垂拱寶成沉嘿幾廓不下堂席公道高往烈實茂前王朕以眇身託于兆人之上求諸故實甚用懼焉往加大典憲章在昔讓以自牧未應朝禮日月不居便已隔歲時談物議其謂朕何今進授相國總百揆以申州之義陽等二十郡爲隋國今命使持節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楷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趙煚授相國印綬相國禮絕百辟任總羣官舊職常典宜與事革昔堯臣大尉舜佐司空姬旦相周霍光輔漢不居藩國唯在天朝其以相國總百揆去衆號焉上所假節大丞相大冢宰印綬又加九錫其敬聽朕後命以公執律脩德慎獄恤刑爲其訓範人無異志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勤心地利所寶人天崇本務廣公私殷阜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樂以移風雅以變俗遐邇胥悅天地咸和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仁風德教覃及海隅荒忽幽遐迴首內向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水鏡人倫銓衡庶職能官流詠遺賢必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執鈞於內正性率下犯義無禮罔不屏黜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公各本闕是用錫公鉞鉞各一公威嚴夏日精勵秋霜猶夏必誅順時天壤播清姦宄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惟公孝通神明肅恭祀典尊嚴如在情切幽明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敬循往策祇服大典簡恤爾庶功對揚我太祖之休命於是建臺置官景辰詔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宮懸王妃爲王后長子爲太子前後三讓乃受俄而周帝以衆望有歸乃下詔曰元氣肇開樹之以君有命不恆所輔惟德天心人事選賢與能盡四海而樂推非一人而獨有周德將盡妖孽遞生骨肉多虞藩維構釁影響同惡過半區宇或小或大圖帝圖王則我祖宗之業不絕如線相國隋王睿聖自天英華獨秀刑法與禮儀同運文德共武功俱遠愛萬物其如己任兆庶以爲憂手運璣衡躬命將士芟夷姦宄刷蕩氛祲化通冠帶威震

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發之合位三五豈可足論況木行已謝火運既興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終之象煙雲改色笙簧變音獄訟咸歸謳歌盡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貞明故以稱大爲王照臨下土朕雖寡昧未達變通幽顯之情皎然易識今便祗順天命出遜別宮禪位於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高祖三讓不許遣兼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奉冊曰咨爾相國隋王粵若上古之初爰啓清濁降符授聖爲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人和百靈而利萬物非以區區之富未以宸極爲尊大庭軒轅以前曩運赫胥之日咸以無爲無欲不將不迎遐哉其詳不可聞已厥有載籍遺文可觀聖莫逾於堯美未過於舜堯得太尉已作遜衡之篇舜遍司空便敘精華之媯彼寰裘脫屣貳宮設饗百辟歸禹若帝之初斯蓋上則天時不敢不授下祇天命不可不受湯代於夏武革於殷干戈揖讓雖復異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晉有魏至周天曆逐獄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遭高者稱帝錄盡者不王與夫文祖神宗無以別也周德將盡禍難頻興宗戚姦回威將竊發顧瞻宮闕將圖宗社璠雄連率逆亂相尋搖蕩三方不合如彘蛇行鳥攫投足無所王受天明命數德在躬救頹運之艱匡墜地之業拯大川之溺撲燎原之火除羣凶於城社廓妖氛於遺服至德合於造化神用洽於天壤八極九野萬方四裔圓首方足罔不樂推往歲景星夜掃經天晝見八風比夏后之作五緯同漢帝之聚除舊之徵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社玄龜效靈鐘石變音蛟魚出穴布新之貺煥焉在下九區歸往百靈協贊人神屬望我不獨知仰祗皇靈俯順人願今敬以帝位禪於爾躬天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宜允執厥和儀刑典訓升圓丘而敬蒼昊御皇極而撫黔黎副率土之心恢無疆之祚可不盛歟遣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趙煚奉皇帝璽綬百官勸進高祖乃受焉

開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宮備禮即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使柴燎告天是日告廟大赦改元京師慶雲見易周氏官儀依漢魏之舊以柱國相國司馬勿海郡公高類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沁源縣公虞慶則爲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咸安縣男李德林爲內史令上開府漢安縣公韋世康爲禮部尚書上開府義寧縣公元暉爲都官尚書開府民部尚書昌國縣公元巖爲兵部尚書上儀同司宗長孫毗爲工部尚書上儀同司會楊尚希爲度支尚書上柱國雍州牧邗國公楊惠爲左衛大將軍乙丑追尊皇考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爲元明皇后遣八使巡省風俗景寅脩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爲皇后王太子勇爲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金城郡公趙煚爲尚書右僕射上開府濟陽侯伊婁彥恭爲左武候大將軍己巳以周帝爲介國公邑五千戶爲隋室賓旌旗車服禮樂一如其舊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稱詔周氏諸王盡降爲公辛未以皇弟同安郡公爽爲雍州牧乙亥封皇弟邵國公慧爲滕王同安公爽爲衛王皇子鵬門公廣爲晉王俊爲秦王秀爲越王諒爲漢王以上柱國幷州總管申國公李穆爲太師上柱國鄖國公竇熾爲太傅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于翼爲太尉觀國公田仁恭爲太子太師武德郡公柳敏爲太子太保潁南郡公滕恕爲太子少傅開府蘇威爲太子少保丁丑以晉王廣爲幷州總管以陳留郡公楊智積爲蔡王與城郡公楊靜爲道王戊寅以官牛五千頭分賜貧人三月辛巳高平獲赤雀太原獲蒼烏長安獲白雀各一宜仁門槐樹連理衆枝內附壬午白狼國獻方物甲申太白晝見乙酉又晝見以上柱國元景山爲安州總管丁亥韶犬馬器玩口味不得獻上戊子弛山澤之禁以上開府當亭縣公賀若弼爲楚州總管和州刺史新義縣公韓擒虎爲廬州總管己丑盩厔縣獻連理樹植之宮庭辛卯以上柱國神武郡公竇毅爲定州總管戊戌以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庚子詔曰自古帝王受終草代建侯錫爵多與運遷朕應籙受圖君臨海內載懷沿革事有不同然則前帝後王俱在兼濟立功立事爵賞仍行苟利於時其致一揆何謂物我之異無計今古之殊其前代品爵悉可依舊丁未梁主蕭巋使其太宰蕭巖司空劉義來賀四月辛巳大赦壬午太白歲星晝見戊戌太常散樂並放爲百姓禁雜樂百戲辛丑陳散騎常侍韋鼎兼通直散騎常侍王瑒來聘子周至而上已受禪致之介國是月發稽胡脩築長城二旬而罷五月戊子封邗國公楊雄爲廣平王永康郡公楊弘爲河間王辛未介國公蔚上舉哀於朝堂以其族人

洛嗣聖六月癸未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爲火色其郊及社廟衣服冕之儀而朝會之服旗幟犧牲盡令尚赤戎服以黃秋七月乙卯上始服黃百寮畢賀庚午蘇威等長貢方物八月壬午滕東京官突厥阿波可汗遣使貢方物甲午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擊吐谷渾於青海破而降之九月戊申戰亡之家遣使賑給庚午陳將周羅睺攻陷胡墅蕭摩訶寇江北辛未以越王秀爲益州總管改封爲蜀王壬申以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上柱國宋安公元景山並爲行軍元帥以伐陳仍命尚書左僕射高熲節度諸軍突厥沙鉢略可汗遣使貢方物是月行五銖錢冬十月乙酉百濟王扶餘昌遣使來賀授昌上開府儀同三司帶方郡公戊子行新律壬辰行幸岐州十一月乙卯以永昌郡公竇榮定爲右武候大將軍丁卯遣兼散騎侍郎鄭撝使於陳己巳有流星聲如隕牆光燭于地十二月戊寅以申州刺史爾朱敞爲金州總管甲申以禮部尚書韋世康爲吏部尚書己丑以柱國元胄爲鄜州總管與勢郡公衛玄爲淮州總管庚子至自岐州壬寅高麗王高陽遣使朝貢授陽大將軍遼東郡公太子太保柳敏卒

二年春正月癸丑幸上柱國王誼第庚申幸安成長公主第陳宣帝殂子叔寶立辛酉置河北道行臺尚書省於幷州以晉王廣爲尚書令置河南道行臺尚書省於洛州以秦王俊爲尚書令置西南道行臺尚書省於益州以蜀王秀爲尚書令戊辰陳遣使請和歸我胡堅辛未高麗百濟並遣使貢方物甲戌詔舉賢良二月己丑詔高熲等班師庚寅以晉王廣爲左武衛大將軍秦王俊爲右武衛大將軍餘官並如故辛卯幸趙國公獨孤陀第庚子京師雨土三月戊申開渠引杜陽水於三時原四月丁丑以寧州刺史竇榮定爲左武候大將軍庚寅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五月戊申以上柱國開府長孫平爲度支尚書己酉旱上親省囚徒其日大雨己未高寶寧寇平州突厥入長城庚申以豫州刺史皇甫績爲都官尚書壬戌太尉任國公于翼薨甲子改傳國璽曰受命璽六月壬午以太府卿蘇孝慈爲兵部尚書雍州牧衛王爽爲原州總管甲申使使弔於陳國乙酉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馬邑戊子以上柱國叱李長叉爲鄜州總管辛卯以上開府爾朱敞爲徐州總管景申詔曰朕祇奉上玄君臨萬國屬生人之敝庶前代之宮常以爲作之者勢居之者逸改創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陳謀獻策咸云巷農以降至于姬劉有當代而屢遷無革命而不徙曹馬之後時見因循乃末代之晏安非往聖之宏義此城從漢魏殘日久屢爲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宮室事近權宜又非謀盤從龜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衆所聚論變通之數具幽顯之情同心固請詞情深切然則京師百官之府四海歸向非朕一人之所獨有苟利於物其可違乎且殷之五遷恐人盡死是則以吉凶之土制長短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雖暫勞勢其究安宅今區宇寧一陰陽順序安安以遷勿懷胥怨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公私府宅規模遠近營構資費隨事條奏仍詔左僕射高熲將作大匠劉龍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義等創造新都秋八月癸巳以左武候大將軍竇榮定爲營州總管十月癸酉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庚寅上疾愈享百寮於觀德殿賜錢帛皆任其自取盡力而出辛卯以營新都副監賀婁子幹爲工部尚書十一月景午高麗遣使獻方物十二月辛未上講武於後園甲戌上柱國竇毅卒景子名新都曰大興城乙酉遣於源公虞慶則屯弘化備胡突厥寇周槃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之爲虜所敗景戌賜國子生經明者束帛丁亥親錄囚徒

三年春正月庚子將入新都大赦天下禁大刀長矟癸亥高麗遣使來朝二月己巳朔日有蝕之壬申宴北道勳人癸酉陳遣兼散騎常侍賀徹兼通直散騎常侍蕭褒來聘突厥寇邊甲戌經陽獲毛龜癸未以左衛大將軍李禮成爲右武衛大將軍三月丁未上柱國鮮虞縣公謝慶恩卒己酉以上柱國達奚長儒爲蘭州總管景辰雨常服入新都京師醴泉出丁巳詔購求遺書於天下庚申宴百寮班賜各有差癸亥城榆關夏四月己巳上柱國建平郡公于義卒庚午吐谷渾寇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死之辛未高麗遣使來朝壬申以尚書右僕射趙煚兼內史令丁丑以滕王瓚爲雍州牧己卯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庚辰

行軍總管陰壽破高寶寧於黃龍甲申旱上親祈雨於國城之西南景戌詔天下勸學行禮以濟北郡公梁遠爲汶州總管己丑陳鄧州城主張子巖遣使請降上以和好不納辛卯遣兼散騎常侍薛舒兼通直散騎常侍王劭使於陳癸巳上親零甲午突厥遣使來朝五月癸卯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渡口甲辰高麗遣使來朝乙巳梁太子蕭琮來賀遷都丁未靺鞨貢方物戊申幽州總管陰壽卒辛酉有事於方澤壬戌行軍元帥竇榮定破突厥及吐谷渾於涼州景寅赦黃龍死罪已下六月庚午以衛王爽子集爲遂安郡王戊寅突厥遣使請和庚辰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斬其名王壬申以晉州刺史蒸榮爲青州總管己丑以河間王弘爲寧州總管乙未幸安成長公主第秋七月辛丑以豫州刺史周搖爲幽州總管壬戌詔曰行仁蹈義名教所先厲俗敦風宜見褒獎往者山東河表經此妖亂孤城遠守多不自全濟陰太守杜猷身陷賊徒命縣寇手郡省事疱臺玫傾產營護免其戮辱眷言獻節實有可嘉宜超恆賞用明沮勸臺玫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丁卯日有蝕之八月丁丑靺鞨貢方物己卯以右武衛大將軍李禮成爲襄州總管壬午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並爲行軍元帥以擊胡戊子上有事於太社九月壬子幸城東觀稼穀癸丑大赦天下冬十月甲戌廢河南道行臺省以秦王俊爲秦州總管十一月己酉發使巡省風俗因下詔曰朕君臨區宇深思治術欲使生人從化以德代刑求草萊之善旌閭里之行民間情僞咸欲備聞已詔使人所在賑恤揚鑣分路將遍四海必令爲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爲時知宜以禮發遣朕將銓擢其有志節高妙越等超倫亦仰使人就加旌異令一行一善獎勸於人遠近官司遞通風俗巨細必紀還日奏聞庶使不出戶庭坐知萬里庚辰陳遣散騎常侍周墳通直散騎常侍袁彥來聘陳主知上之貌異世人使彥畫像持去甲午罷天下諸郡閏十二月乙卯遣兼散騎常侍曹令則通直散騎常侍魏澹使於陳戊午以上柱國竇榮定爲右武衛大將軍刑部尚書蘇威爲民部尚書

四年春正月甲子日有蝕之己巳有事於太廟辛未有事於南郊壬申梁王蕭巋來朝甲戌大射於北苑十日而罷壬午齊州水辛卯渝州獲獸似麋一角同蹄壬辰班新曆二月乙巳上餞梁王於霸上丁未靺鞨貢方物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人來降庚戌幸隴州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屬來降夏四月己亥勑總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將之官庚子以吏部尚書虞慶則爲尚書右僕射瀘州刺史楊尚希爲兵部尚書毛州刺史劉仁恩爲刑部尚書甲辰以上柱國叱李長叉爲信州總管丁未宴突厥高麗吐谷渾使者於大興殿丁巳以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爲榆關總管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賀弗遣使請降拜大將軍景子以柱國馮昱爲汾州總管乙酉以汴州刺史呂仲衆爲延州總管六月庚子降囚徒乙巳以鴻臚卿乙弗寔爲冀州總管上柱國豆盧勣爲夏州總管壬子開渠自渭達河以通運漕戊午秦王俊來朝秋七月景寅陳遣兼散騎常侍謝泉兼通直散騎常侍賀德基來聘八月甲午遣十使巡省天下戊戌衛王爽來朝是日以秦王俊納妃宴百寮班賜各有差壬寅上柱國太傅鄧國公竇熾薨丁未宴秦王官屬賜物各有差壬子享陳使乙卯陳將夏侯苗請降上以通和不納九月甲子幸襄國公主第乙丑幸霸水觀漕渠賜督役者帛各有差己巳上親錄囚徒庚午契丹內附甲戌幸洛陽關內饑也癸未太白晝見冬十一月壬戌遣兼散騎常侍薛道衡通直散騎常侍豆盧寬使於陳癸亥以榆關總管賀婁子幹爲雲州總管

五年春正月戊辰詔行新禮三月戊午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爲左領軍大將軍上柱國宇文忻爲右領軍大將軍夏四月甲午契丹主多彌遣使貢方物壬寅上柱國王誼謀反伏誅乙巳詔徵山東馬榮伯等六騶戊申車駕至自洛陽五月甲申詔置義倉梁主蕭巋殂其太子琮嗣立遣上大將軍元契使於突厥阿波可汗秋七月庚申陳遣兼散騎常侍王話兼通直散騎常侍阮卓來聘丁丑以上柱國宇文慶爲涼州總管壬午突厥沙鉢略上表稱臣八月景戌沙鉢略可汗遣子庫合真特勒來朝甲辰河南諸州水遣民部尚書邳國公蘇威賑給之戊申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己酉幸栗園九月丁巳至自栗園乙丑改鮑陂曰杜陂霸水爲滋水陳將湛文徹寇和州儀同三司費寶首獲之景子遣兼散

騎常侍李若兼通直散騎常侍崔君贍使於陳冬十月壬辰以上柱國楊素爲信州總管朔州總管吐萬緒爲徐州總管十一月甲子以上大將軍源雄爲朔州總管丁卯晉王廣來朝十二月丁未降囚徒戊申以上柱國達奚長儒爲夏州總管

六年春正月甲子党項羌內附庚午班曆於突厥辛未以柱國韋洸爲安州總管壬申遣民部尚書蘇威巡省山東二月乙酉山南荆浙七州水遣前工部尚書長孫毗賑恤之景戌制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丁亥發丁男十一萬脩築長城二旬而罷乙未以上柱國崔弘度爲襄州總管庚子大赦天下三月己未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上爲太上皇傳位皇太子上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遑豈學近代帝王事不師古傳位於子自求逸樂者哉癸亥突厥沙鉢略遣使貢方物夏四月己亥陳遣兼散騎常侍周磼兼通直散騎常侍江揔來聘秋七月辛亥河南諸州水乙丑京師雨毛如馬鬣尾長者二尺餘短者六七寸八月辛卯關內七州旱免其賦稅遣散騎常侍裴豪兼通直散騎常侍劉顗聘於陳戊申上柱國太師申國公李穆薨閏月己酉以河州刺史段文振爲蘭州總管丁卯皇太子鎮洛陽辛未晉王廣秦王俊並來朝景子上柱國鄖國公梁士彥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以謀反伏誅上柱國許國公宇文善坐事除名九月辛巳上素服御射殿詔百寮射賜梁士彥三家資物景戌上柱國宋安郡公元景山卒庚子以上柱國李詢爲隰州總管辛丑詔大象已來死事之家咸命賑恤冬十月己酉以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幷州總管晉王廣爲雍州牧餘官如故兵部尚書楊尚希爲禮部尚書癸丑置山南道行臺尚書省於襄州以秦王俊爲尚書令景辰以芳州刺史駱平難爲疊州刺史衛州總管周法尚爲黃州總管甲子甘露降於華林園

七年春正月癸巳有事於太廟乙未制諸州歲貢三人二月丁巳祀朝日於東郊己巳陳遣兼散騎常侍王亨兼通直散騎常侍王脩來聘壬申車駕幸醴泉宮是月發丁男十萬餘脩築長城二旬而罷夏四月己酉幸晉王第庚戌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突厥沙鉢略可汗卒其子雍虞閭嗣立是爲都藍可汗癸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甲戌遣兼散騎常侍楊同兼通直散騎常侍崔儁使於陳以民部尚書蘇威爲吏部尚書五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己卯雨石於武安滏陽間十餘里秋七月己丑衛王爽薨上發喪於門下外省八月景午以懷州刺史源雄爲朔州總管庚申梁主蕭琮來朝九月乙酉梁安平王蕭巖掠於其國以奔陳辛卯廢梁國曲赦江陵以梁主蕭琮爲柱國封莒國公冬十月庚申行幸同州以先帝所居降囚徒癸亥幸蒲州景寅宴父老上極懽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閑雅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也十一月甲午幸馮翊親祠故社父老對詔失旨上大怒免其縣官而去戊戌至自馮翊

隋書卷一

高祖紀上代爲武川鎮司馬○代當作世唐諱後倣此

爲人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監本龍顏訛龍顏五柱訛五柱從北史改

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臣召南按北史作善相者來和以藝術傳體之來和是也北史出於是書之後故訂正其失耳

越王盛代王逵○監本訛作越王逵代王盛下文又作滕越王盛代王逵南名互異臣映斗按周書及北史俱載越野王名盛代襲王名逵從之改正

俾資城之危○一本資訛緩臣映斗按詩商頌爲下民網城箋以填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施旗之城縿者焉又公羊傳君若資城然杜城旗城資繫焉之辭以旂城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是緩城與資城意正相反不可混也

泣涕零而○監本零作墮按禮記文王世子公族其刑有死罪則磬於甸人今改正

尉遲猖狂○臣映斗按尉遲即尉遲迥見前已後多作尉遲魏書官氏志西方尉遲氏後改爲尉氏今仍本文以見姓氏因革

方置文深之柱○臣宗萬按深當作淵唐諱後漢書馬援字文淵杜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

盧弓十盧矢千○左傳王賜晉侯弓矢千玖通作盧

景辰○景當作丙唐諱後倣此

錄盡者不王○監本作殘一本作錄從宋本改

王宣允執厥和○和當從書經作中隋諱嫌名

以陳智郡公楊智積爲蔡王○監本蔡訛察從宋本改

韓擒虎○唐諱虎此乃後人所加後倣此

與勢郡公○監本勢訛執從閩本改

唐特進臣魏徵上

帝紀第二

高祖下

八年春正月乙亥陳遣散騎常侍袁雅兼通直散騎常侍周止水來聘二月庚子鎮星入東井辛酉陳人寇硤州三月辛未上柱國龍西郡公李詢卒壬申以成州刺史婁須達爲會州總管甲戌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兼通直散騎常侍韋惲使于陳戊寅詔曰昔有苗不賓唐堯薄伐孫皓僭虐晉武行誅有陳竊據江表逆天暴物朕初受命陳頊尚存思欲教之以道不以戰行爲令往來脩睦望其遷善時日無幾管惡已閑厚納叛亡侵犯城戍勾吳閩越肆厥殘忍干時王師大舉將一車書陳頊反地收兵深懷震懼貢躬請約俄而致殞矜其喪禍仍詔班師叔寶承風因求繼好戩佇克念共敦行李每見珪璋入朝輶軒出使何嘗不殷勤曉喻戒以惟新而狼子之心出而彌野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昧羶腥之骨肉夷滅才良據手掌之地恣淫奢之欲劫奪閭閻貢產俱竭羅毒內外勞役弗已徵責女子擅造宮室日增月益止足無期帷薄嬪嬙有踰萬數寶衣玉食窮奢極侈淫聚斂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惡祭鬼求恩歌儛衢路酣醉宮闈威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躍馬振策從旦至昏無所經營馳走不息貧甲持仗隨逐徒行追而不及即加罪譴自古昏亂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饑寒力役筋體罄於土木性命俟於溝渠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家家隱殺戮各各任聚斂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傾心翹足嘗告於我日月以葉文奏相尋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埸巴峽之下海濱已西江北江南爲鬼爲蜮死魄窮發掘之酷生居極擾斂之苦抄掠人畜斷截樵蘇市井不立農事廢歷陽廣陵觀相繼或謀圖城邑或劫剽吏人重伏夜遊鼠竊狗盜彼則贏兵敝卒來必就擒此則重門設險有勞踏撲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聞聽覽有懷傷惻有梁之國我南藩也其君入朝湛相招誘不顧朕恩士女深迫脅之悲城府致空虛之歎非直朕居人上懷此無忘既而百辟屢以爲言兆庶不堪其請豈容對而不誅忍而不救近日秋始謀欲弔人益部樓船盡令東驚便有神龍數十騰躍江流引伐罪之師向金陵之路船住則龍止船行則龍去三日之內三軍皆覩豈非蒼旻愛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協贊軍威以上天之靈助戡定之力便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舉也永清吳越其將士權仗水陸資須期會進止一準別勅秋八月丁未河北諸州鐵遣吏部尚書蘇威賑恤之九月丁丑宴南征諸將頒賜各有差癸巳嘉州言龍見冬十月己亥太白出西方己未置淮南行臺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辛酉陳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來聘拘留不遣甲子將伐陳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並爲行軍元帥以伐陳於是晉王廣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陽清河公楊素出信州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宜陽公王世積出廣春新義公韓擒虎出廬江襄邑公賀若弼出吳州落叢公燕榮出東海合總管九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曲赦陳國有星孛于牽牛十一月丁卯車駕餞師韶賜陳叔寶位上柱國萬戶公乙亥行幸定城陳師奮衆景子幸河東十一月庚子至自河東

九年春正月己巳白虹夾日辛未賀若弼拔陳京口韓擒虎拔陳南豫州癸酉以尚書右僕射虞慶則爲右衛大將軍景子賀若弼敗陳師於蔣山獲其將蕭摩訶韓擒虎進師入建鄴獲其將任忠叔寶陳國平合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癸巳遣使持節巡撫之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景申制五百家爲鄉正一人百家爲里長一人丁酉以襄州總管韋世康爲安州總管夏四月己亥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三軍凱入獻俘於太廟拜晉王廣爲太尉庚戌上御廣陽門宴將士頒賜各有差辛亥大赦天下己未以陳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嶷王儀御史中丞沈瓊等邪佞於其主以致亡滅皆投之邊裔辛酉以信州總管楊素爲荊州總管吏部侍郎宇文弼爲刑部尚書宗正少卿楊異爲工部尚書壬戌詔曰往以吳越之野羣黎塗炭干戈方用積習未寧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開通耳目宜從茲始要亂

已來緬將十載君無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婦之義或違長幼失序尊卑錯亂朕爲帝王志存愛養時有臻道不敢寧息內外職位遐邇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軌不法蕩然俱盡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伐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間甲仗悉皆除毀有功之臣降情文藝家門子姪各守一經令海內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縣生徒受業升進於朝未有灼然明經高第此則教訓不篤考課未精明勅所由隆茲儒訓官府從宦丘園衆士心迹相表寬弘爲念勿爲踈促乖我皇猷朕君臨區宇於茲九載開直言之路披不諱之心形於顏色勞於興寢自頃遐藝論功昌言乃衆推誠切諫其事甚踈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啓至誠匡茲不逮鬼善必進有才必舉無或噤嘿退有後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閏月甲子以安州總管韋世康爲信州總管丁丑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己卯以吏部尚書蘇威爲尚書右僕射六月乙丑以荆州總管楊素爲納言丁丑以吏部侍郎盧愷爲禮部尚書時朝野物議咸願登封秋七月景午詔曰嘗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以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絶八月壬戌以廣平王雄爲司空冬十一月壬辰考使定州刺史亘盧通等上表請封禪上不許庚子以右衛大將軍盧慶則爲右武候大將軍右領軍將軍李安爲右領軍大將軍甲寅降囚徒十二月甲子詔曰朕祇承天命清蕩萬方百王衰敝之後北庶澆浮之日聖人遺訓掃地俱盡制禮作樂今也且時朕情存古樂深思雅道鄭衛淫聲魚龍雜戲樂府之內盡以除之今悉更調律呂改張琴瑟且妙術精微非因教習工人代掌止傳糟粕不足達神明之德論天地之和區域之間奇才異藝天知神授何代無哉蓋晦迹於非時俟昌言於所好宜可搜訪速以奏聞庶覩一藝之能共就九成之業仍詔太常牛弘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祕書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議定作樂已巳以黃州總管周法尚爲永州總管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爲河南王楨爲華陽王二月庚申幸幷州夏四月辛酉至自幷州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寓縣瓜分役車歲動未遑休息兵士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恆爲流寓之人竟無鄉里之號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六月辛酉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癸亥以鹽州總管王世積爲荆州總管浙江刺史元胄爲鹽州總管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爲內史令庚戌上親錄囚徒辛亥高麗遼東郡公高陽卒壬子吐谷渾遣使來朝八月壬申遣柱國襄陽郡公韋洸上開府東萊郡公王景並持節巡撫嶺南百越皆服冬十月甲子頒木魚符於京師官五品已上戊辰以永州總管周法尚爲桂州總管十一月辛卯幸國學頒賜各有差景午契丹遣使朝貢辛丑有事於南郊是月婺州人汪文進會稽人高智慧蘇州人沈玄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稜毓州吳代華永嘉沈孝徹泉州王國慶餘杭楊寶英交趾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詔上柱國內史令越國公楊素討平之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毀之辛丑高麗遣使朝貢景午皇太子妃元氏薨上舉哀於文思殿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貢方物以大將軍蘇孝慈爲工部尚書景子以臨賴令劉曠治術尤異擢爲莒州刺史己卯突厥遣使獻七寶盌辛巳晦日有蝕之三月壬午遣通事舍人若干洽使於吐谷渾癸未以幽州總管周搖爲壽州總管朔州總管吐萬緒爲夏州總管夏四月戊午突厥雍虞閭可汗遣其特勒來朝五月甲子高麗遣使貢方物癸卯詔百官悉詣朝堂上封事乙巳以右衛將軍元旻爲左衛大將軍秋七月己丑以柱國杜彥爲洪州總管八月壬申幸栗園滕王瓚薨乙亥至自栗園上柱國沛國公鄭譯卒十二月景辰突厥遣使貢方物

十二年春正月壬子以蘇州刺史皇甫績爲信州總管宣州刺史席毗爲廣州總管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爲內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漢王諒爲雍州牧右衛大將軍夏四月辛卯以壽州總管周搖爲襄州總管五月辛亥廣州總管席毗卒秋七月乙巳尚書右僕射邳國公蘇威禮部尚書容城縣侯盧愷並坐

事除名壬戌幸昆明池其日還宮己巳有事於太廟壬申晦日有蝕之八月甲戌制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覆治乙亥幸龍首池癸巳制宿衛者不得輒離所守丁酉上柱國夏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卒戊戌上親錄囚徒九月丁未以工部尚書楊異爲吳州總管冬十月丁丑以遂安王集爲衛王壬午有事於太廟至太祖神主前上流涕嗚咽悲不自勝十一月辛亥有事於南郊壬子宴百寮頒賜各有差己未上柱國新義郡公韓擒虎卒庚申以豫州刺史權武爲潭州總管甲子百寮大射於武德殿十二月癸酉突厥遣使來朝乙酉以上柱國內史令楊素爲尚書右僕射己酉吐谷渾叛靽並遣使貢方物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上柱國鄖國公韓建業卒景午契丹奚霫室韋並遣使貢方物壬子親祀感帝己未以信州總管韋世康爲吏部尚書壬戌行幸岐州二月景子詔營仁壽宮丁亥至自岐州戊子宴考使於嘉則殿己卯立皇孫暕爲豫章王戊子晉州刺史南陽郡公賈悉達隰州總管撫寧郡公韓延等以賄伏誅己丑制坐事去官者配流一年丁酉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夏四月癸未制戰亡之家給復一年五月癸亥詔人間有撰集國史滅否人物者皆令禁絕秋七月戊申靺鞨遣使貢方物壬子左衛大將軍雲州總管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卒丁巳幸昆明池戊辰晦日有蝕之九月景辰降囚徒庚申以邵國公楊綸爲滕王乙丑以柱國杜彥爲雲州總管冬十月乙卯上柱國華陽郡公梁彥先卒

十四年夏四月乙丑詔曰在昔聖人作樂崇德移風易俗於斯爲大自晉氏播遷兵戈不息雅樂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無由辨正賴上天鑒臨明神降福採茲塗炭安集蒼生天下大同歸於治理遺文舊物皆爲國有比命所司總令研究正樂雅聲詳考已訖宜即施用見行者停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浮宕不歸遂以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五月辛酉京師地震關內諸州旱六月丁卯詔省府州縣皆給公廨田不得治生與人爭利秋七月乙未以邳國公蘇威爲納言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饑上率戶口就食於洛陽九月己未以齊州刺史樊子蓋爲循州總管丁巳以基州刺史崔仲方爲會州總管冬閏十月甲寅詔曰齊梁陳往皆創業一方綿歷年代既宗祀廢絕祭奠無主興言矜念良以愴然莒國公蕭琮及高仁英陳叔寶等宜令以時脩其祭祀所須器物有司給之乙卯制外官九品已上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將之官十一月壬戌制州縣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癸未有星孛於角亢十二月乙未東巡狩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次齊州親問疾苦景寅旅王祭山庚午上以歲旱祠太山以謝愆咎大赦天下二月景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丁巳上柱國蔣國公梁睿卒三月己未至自東巡狩望祭五嶽海瀆丁亥幸仁壽宮營州總管韋藝卒夏四月己丑朔大赦天下甲辰以趙州刺史楊達爲工部尚書丁未以開府儀同三司韋沖爲營州總管五月癸酉吐谷渾遣使朝貢丁亥制京官五品已上佩銅魚符六月戊子詔鑿底柱庚寅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之於朝堂乙未林邑遣使來貢方物辛丑詔名山大川未在祀典者悉祠之秋七月乙丑晉王廣獻毛龜甲戌遣邳國公蘇威巡省江南戊寅至自仁壽宮辛巳制九品已上官以理去職者聽並執笏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爲荊州總管十一月辛酉幸溫湯乙丑至自溫湯十二月戊子勅盜邊糧一升已上皆斬並籍沒其家己丑詔文武官以四考交代

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孫裕爲平原王筠爲安成王韺爲安平王恪爲襄城王該爲高陽王韶爲建安王褒爲頴川王夏五月丁巳以懷州刺史龐晃爲夏州總管蔡陽縣公姚辯爲靈州總管六月甲午制工商不得進仕秬州大螟辛丑詔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秋八月景戌詔決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冬十月己丑幸長春宮十一月壬子至自長春宮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擊西寧羌平之庚寅幸仁壽宮庚子上柱國王世積討桂州賊李光仕平之壬寅河東王昭納妃宴羣臣頒賜各有差三月景辰詔曰分職設官共理時務班位高下各有等差若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論屬官若有愆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辛酉上親錄囚徒癸亥

上柱國彭國公劉昶以罪伏誅庚午遣治書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南河北夏四月戊寅頒新曆壬午詔曰周曆告終羣凶作亂曾起蒼服華被生人朕受命上玄廓清區宇聖豐垂祐文武同心申明公穆鄭譯公孝寬廣平王雄梁國公睿楚國公勱齊國公熲越國公素鄧國公慶則新寧公長乂宜陽公世積趙國公羅雲龍西公詢廣業公景眞昌公振沛國公譯項城公子相鉅鹿公子幹等登庸納揆之時草昧經綸之日丹誠大節心盡帝圖茂績殊勳力宣王府宜弘其門緒與國同休其世子世孫未經州任者宜量才升用庶享榮位世祿無窮五月宴百寮於玉女泉頒賜各有差己巳蜀王秀來朝高麗遣使貢方物甲戌以左衛將軍獨孤羅雲爲涼州總管閏月己卯羣鹿入殿門馴擾侍衛之內秋七月丁丑桂州人李代賓反遣右武候大將軍虞慶則討平之丁亥上柱國幷州總管秦王俊坐事免以王就第戊戌突厥遣使貢方物八月丁卯荆州總管上庸郡公韋世康卒九月甲申至自仁壽宮庚寅上謂侍臣曰禮主於敬皆當盡心黍稷非馨貴在孚誠廟庭設樂本以迎神爾祭之日觸目多感當此之際何可爲心在路奏樂禮未爲允羣公卿士宜更詳之冬十月丁未頒銅獸符於驛騎車騎府戊申遣王静嘉庚申詔曰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祭享宗廟瞻敬如在罔極之感情深茲日而禮畢升路鼓吹發音遣入宮門金石振響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理實未允宜改茲往式用弘禮教自今已後享廟日不須備鼓吹殿庭勿設樂懸辛未京師大索十一月丁亥突厥遣使來朝十二月壬子上柱國右武候大將軍鄂國公虞慶則以罪伏誅

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詔曰吳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船長三丈已上悉括入官二月甲辰幸仁壽宮乙巳以漢王諒爲行軍元帥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三月乙亥以柱國杜彦爲朔州總管夏四月癸卯以蔣州刺史郭衍爲洪州總管五月辛亥詔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之家投於四衢六月景寅下詔黜高麗王高元官爵秋七月壬申詔以河南八州水免其課役景子詔京官五品已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九月己丑漢王諒師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庚寅勑舍客無公驗者坐及刺史縣令辛卯至自仁壽宮冬十一月甲戌上親錄囚徒癸未有事於南郊十二月庚子上柱國夏州總管任城郡公王景以罪伏誅是月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戊寅大射武德殿宴賜百官二月己亥晉王廣來朝辛丑以幷州總管長史宇文弼爲朔州總管甲寅幸仁壽宮夏四月丁酉突厥利可汗內附遣頡可汗犯塞遣行軍總管史萬歲擊破之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爲內史令秋八月癸卯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齊國公高熲坐事免辛亥上柱國皖城郡公張威卒甲寅上柱國城陽郡公李徹卒九月乙丑以太常卿牛弘爲吏部尚書冬十月甲午以突厥利可汗爲啓人可汗築大利城處其部落庚子以朔州總管宇文弼爲代州總管十二月乙未突厥都藍可汗爲部下所殺丁丑罷營於勃海

二十年春正月辛酉朔上在仁壽宮突厥高麗契丹並遣使貢方物癸亥以代州總管宇文弼爲吳州總管二月己巳以上柱國崔弘度爲原州總管丁丑無雲而雷三月辛卯熙州人李英林反遣行軍總管張衡討平之夏四月壬戌突厥犯塞以晉王廣爲行軍元帥擊破之乙亥天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六月丁丑秦王俊薨秋八月老人星見九月丁未至自仁壽宮癸丑吳州總管楊异卒冬十月己未太白晝見乙丑皇太子勇及諸子並廢爲庶人殺柱國太平縣公史萬歲己巳殺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旻十一月戊子天下地震京師大風雪以晉王廣爲皇太子十二月戊午詔東宮官屬不得稱臣於皇太子辛巳詔曰佛法深妙道教虛融咸降大慈濟度羣品凡在含識皆蒙覆護所以雕鑄靈相圖寫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虔敬其五嶽四鎮節宣雲雨江河淮海浸潤區域並生養萬物利益兆人故建廟立祀以時恭敬敢有毀壞偷盜佛及天尊像嶽鎮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像道士壞天尊者以惡逆論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以尚書右僕射楊素爲尚書左僕射納言蘇威爲尚書右僕射丁酉徙河南王昭爲晉王突厥寇恆安遣柱國韓洪擊之

官軍敗績以晉王昭爲內史令辛丑詔曰君子立身雖云百行唯誠與孝最爲其首故投主痛節自古稱難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代俗之徒不達大義至於喪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止墳塋獨在其外自今已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二月乙卯朔日有蝕之辛巳以上柱國楊弧檜爲原州總管三月壬辰以豫章王暕爲揚州總管夏四月以浙州刺史蘇孝慈爲洪州總管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壬辰朔雨雹大風拔木宜君漆水移於始平六月癸丑洪州總管蘇孝慈卒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風俗乙丑詔曰儒學之道訓教生人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升之於朝任之以職故能賞理時務弘益風範朕撫臨天下恩弘德教延集學徒崇建庠序開進仕之路佇賓鴻之人而國學胄子垂將千數州縣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爲代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簡省明加獎勵於是國子學唯留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其日頒舍利於諸州秋七月戊戌改國子爲太學九月癸未以柱國杜彥爲雲州總管十一月己丑有事於南郊壬辰以貴州刺史衛玄爲遂州總管

二年春二月辛亥以荊州刺史侯莫陳穎爲桂州總管宗正楊祀爲荊州總管三月己亥幸仁壽宮壬寅以齊州刺史張衡爲潭州總管夏四月庚戌岐雍二州地震秋七月景戌詔內外官各舉所知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爲益州總管八月己巳皇后獨孤氏崩九月景戌至自仁壽宮壬辰河南北諸州大水遣工部尚書楊達賑恤之乙未上柱國襄州總管金水郡公周搖卒朧西地震冬十月壬子曲赦益州管內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爲納言閏月甲申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與諸術者刊定陰陽舛謬己丑詔曰禮之爲用時義大矣黃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秦盛牲貪展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疏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治人莫善於禮自區宇亂離綿歷年代王道衰而變風作微言絕而大義乖與代推移其弊日甚至於四時郊祀之節文五服麻葛之隆殺是非異說諸儒紛綸聚訟朕聖教凋亂輕重無準朕祗承天命撫臨生人嘗

洗滌之時屬干戈之代克定禍亂先運武功刪正舊典日不暇給今四海又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風訓俗導德齊禮緩往聖之舊章興先王之茂則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尚書右僕射邳國公蘇威吏部尚書奇章公牛弘內史侍郎薛道衡祕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達古今或器推令望學綜經史委以裁緝實允僉議可並脩定五禮壬寅葬獻皇后於太陵十二月癸巳上柱國益州總管蜀王秀廢爲庶人交州人李佛子舉兵反遣行軍總管劉方討平之

三年春正月己卯原州總管比陽縣公龐晃卒戊子以大將軍蔡陽郡公姚辨爲左武候大將軍夏四月癸卯詔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但風樹不靜嚴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恩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六月甲午詔曰禮云至親以喪斷盡以四時之變易萬物之更始故聖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爾也但家無二尊母爲厭降是以父存喪母遺服於喪者服之正也豈容喪內而更小祥然三年之喪而有小祥者禮云喪祭禮也喪而除喪道也以是之故雖未再喪而天地一變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練焉以存喪祭之本然喪喪有練於理未安雖云十一月而練乃無所法象非喪非時豈可除祭而孺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禫之節可謂苟存其變而失其本欲漸於喪乃薄於喪致使子則冠練去絰黃裏縓緣絰則布葛在躬麤服未改豈非絰哀尚存子情已奪親疎失倫輕重顛倒乃不順人情豈聖人之意也故知先聖之禮廢於人邪三年之喪尚有不行之者至於祥練之節安能不墜者乎禮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大夫士之喪父母乃貴賤異服然則禮壞樂崩由來漸矣所以晏平仲之斬衰縗其老謂之非禮滕文公之服三年其臣咸所不欲盡由王道既喪諸侯異政將踰越於法度惡禮制之審己乃滅去篇籍自制其宜遂至骨肉之恩輕重從俗無易之道隆殺任情況孔子沒而微言隱秦滅學而經籍焚者乎有漢之興雖求儁雅人皆異說義非一貴又近代亂離唯務兵革其於典禮時所未遑夫禮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乃人心而已者謂情緣於恩也故恩厚者其禮隆情輕者其禮殺聖人以是稱情

立文別親疎貴賤之節自臣子遭消上下失序莫大之恩遂情而薄莫重之禮與時而殺此乃服不稱喪容不稱服非所謂聖人緣恩表情制禮之義也然喪與易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其餘未若於哀則情之實也今十一月而練者非禮之本非情之實由是言之父存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庶以合聖人之意遵孝子之心秋七月丁卯詔曰日往月來唯天所以運序山鎮川流唯地所以宣氣運序則寒暑無差宣氣則雲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萬物而爲功況一人君於四海睹物欲運獨見致治不藉羣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堯欽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叡德升元凱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勝爲殷之阿衡呂望漁釣之夫爲周之尚父此則鳴鶴在陰其子必和風雲之從龍虎實哲之應聖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順陰陽之序豈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自王道衰人風薄居上莫能公道以御物爲下必踵私法以希時上下相蒙君臣義失義失則政乖政乖則人困蓋同德之風難嗣離德之軌易追則任者不休休者不任則衆口鑠金戮辱之禍不測是以行歌避代鮮位遁圖卷而可懷翻而無慍放逐江湖之上沈赴河海之流所以自潔而不悔者也至於閭閻秀異之士鄉曲博雅之儒盲足以佐時行足以勵俗遺棄於草野堙滅而無聞豈勝道哉所以覽古而歎息者也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豈是人功實乃天意朕惟夙夜祗懼將所以上嗣明靈是以小心勵己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憂兆庶未康以庶政爲懷慮一物失所雖求傳嚴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唯恐商歌於長夜抱關於夷門遺銖大羊之間屈身僮僕之伍其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亂究政教之本達禮樂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舉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以禮八月壬申上柱國檢校幽州總管落蠻郡公燕榮以畢伏誅九月壬戌置常平官甲子以營州總管韋冲爲民部尚書十二月癸酉河南諸州水遣納言楊達賑恤之

四年春正月景辰大赦甲子幸仁壽宮乙丑詔賞罰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有星入月中數日而退長人見於

厲門秋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己亥以大將軍段文振爲雲州總管甲辰上以疾甚臥於仁壽宮與百寮辭訣並握手歔欷丁未崩於大寶殿時年六十四遺詔曰嗟乎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爭相尋年將三百故劉疆土者非一所稱帝王者非一人軌不同生人塗炭上天降鑒爰命於朕用登大位豈關人力故得撥亂反正偃武脩文天下大同聲教遠被此又是天意欲寧區夏所以昧旦臨朝不敢逸豫一日萬幾留心親覽晦明寒暑不憚勞倦匪曰朕躬蓋爲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闕庭刺史以下三時朝集何嘗不罄竭心府誠勑殷勤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寮智力萬國歡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豐教化政刑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踰六十不復稱天但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爲身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爲天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並懷悖惡既知無臣子之心所以廢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者令勇秀得志共治國家必當戮辱偏於公卿賠毒流於人庶今惡子孫已爲百姓黜異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前對文武侍衛具已論述皇太子廣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但令內外羣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但國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禮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勞改定凶禮所須竝令周事務從節儉不得勞人諸州總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職不須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後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或有不便於事者宜依前勑脩改務當政要嗚呼敬之哉無墜朕命乙卯發喪河間楊柳四株無故黃落既而花葉復生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壽宮景子殯於大興前殿冬十月己卯合葬於太陵同墳而異穴上性嚴重有威容外質木而內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羣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踰暮月克定二邊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賦斂輕刑罰內脩制度外攘戎夷每旦聽朝日昃忘倦居處服翫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閭閻丈夫不衣綾綺而無

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過以銅鐵骨角而已。雖奢於財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惜。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則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過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舂之者，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暮。及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上勑斥堠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逢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加勞問，自強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實，雖未能臻於至治，亦足稱近代之貢主。然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爲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慮。其草創元勳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悅詩書，廢除學校，唯婦言是用，廢黜諸子，遠於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過於殺戮。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玉門關，其人所經之處，或受牧宰小物，饋遺鵝鴨雞皮馬鞭之屬，上聞而大怒，又詰武庫見署中無械，不治於是執武庫令及諸受遺者，出開遠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又往往潛令人賂遺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無所寬貸，議者以此少之。

史臣曰：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爲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暮月，尉迥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鼎於時雍，夷猶夏荊，揚未一，劬勞日昃，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驟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此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遂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建彼雉城，權伸京室，皆同帝制，廢所遷從，聽哲婦之言，戚邪臣之說，廢黜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拔其葦斧，翦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檟纔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爲不幸也。

隋書卷二

高祖紀下陳國平合州三十〇臣召南按北史作州四十以地理志證之北史是也志言陳氏割揚之城州四十二郡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紀言州四十郡一百縣四百皆略舉大數耳

己未〇一本作癸巳臣映斗按上書壬子下書壬戌中間無由得癸巳從監本作己未

皖城郡公〇監本皖作晓按前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俱作晓或作晓爲援傳攻沒皖城作皖

唐特進臣魏徵上

帝紀第三

煬帝上

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麼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上奚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在周以高祖勳封鄖門郡公開皇元年立爲晉王拜柱國幷州總管時年十三尋授武衛大將軍進位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大將軍如故高祖令項城公歆安道公才李徹輔導之上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絶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妓善之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六年轉淮南道行臺尚書令其年徵拜雍州牧內史令八年冬大舉伐陳以上爲行軍元帥及陳平執陳湘州刺史施文慶殺騎常侍沈客卿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管慧以其邪佞有害於民斬之右闕下以謝三吳於是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進位太尉賜輅車乘馬衮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復拜幷州總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亂徙上爲揚州總管鎮江都每歲一朝高祖之祠太山也領武候大將軍明年繕治故城突厥寇邊復爲行軍元帥出靈武無虜而還及太子勇廢立上爲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公成帝業令上出舍大興縣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是後高祖每避暑仁壽宮恆令上監國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於仁壽宮八月奉梓宮還京師幷州總管漢王諒舉兵反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之九月乙巳以備身將軍崔彭爲左領軍大將軍十一月乙未幸洛陽景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淺鄉築城連於上洛以置關防癸丑詔曰乾道變化陰陽所以消息泰否不同生靈所以順敘若使天意不變施化何以成四時人事不易爲政何以理萬姓易不云乎通其變使民不倦變則通通則久有德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朕又聞之安安而能遷民用丕變是故姬邑兩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湯后之業若不因人順天功業見乎變愛人治國者可不謂歟然雒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雒陽自古皇王何嘗不留意所不都者蓋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庫作雒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雒日復一日越蹙于今念茲在茲興言感嘆朕肅膺寶曆纂臨萬邦遷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漢王諒悖逆毒被山東遂使州縣或淪非所此由關河懸遠兵不赴急加以幷州移戶復在河南周遷殷人意在於此況復南服遐遠東夏殷大因機順動今也其時羣司百辟僉諧厥議但成周墟壒弗堪葦宇今可於伊雒營建東京便即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也夫宮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棟下宇足避風雨高臺廣廈豈曰適形故傳云儉德之共侈惡之大宣尼有云與其不遜也寧儉豈謂瑤臺瓊室方爲宮殿者乎土階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國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孰與不足今所營構務從節儉無令雕牆峻宇復起於當今欲使卑宮菲食將貽於後世有司明爲條格稱朕意焉十二月乙丑以右武衛將軍來護兒爲右驍衛大將軍戊辰以柱國李景爲右武衛大將軍以右衛率周羅睺爲右武候大將軍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蕭氏爲皇后改豫州爲滎州洛州爲豫州廢諸州總管府置尚書令晉王昭爲皇太子丁酉以上柱國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上柱國郭衍爲左武衛大將軍延壽公于仲文爲右衛大將軍己亥以豫章王暕爲豫州牧戊申發八使巡省風俗下詔曰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蒙民乎既富而教家給人足故能風淳俗厚遠至邇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朕嗣膺寶曆撫育黎獻夙夜戰戰若臨川谷雖則奉遵先緒弗敢失墜來旹政術多有缺然況以四海之遠兆民之衆未獲親臨問其疾苦每慮幽仄莫舉冤屈不申一物失所乃傷和氣萬方存罪責在朕躬所以靡寐增歎而夕惕載懷者也今既布政惟始宣有寬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揚風化廣拔淹滯申

遠幽枉掌佛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濟義夫節婦旌表門閭高年之老加其服授並依別條賜以杖鳩杖疾之徒給侍丁者雖有侍養之名曾無問膳之實明加檢校使得存養若有名行顯著操履修絜及學業才能一藝可取咸宜訪採將身入朝所在州縣以禮發遣其有蠹政害人不便於時者使還之日具錄奏聞己酉以吳州總管宇文弼爲刑部尚書二月己卯以尚書左僕射楊素爲尚書令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並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實之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敵刑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達彝倫有章而牧宰任稱朝委苟爲徼幸以求考課虛立殿最不存治實綱紀於是弗理冤屈所以莫申關河重阻無由自達朕故建立東京躬親存問令納巡歷淮海觀省風俗眷求讜言徒繁詞翰而鄉校之內闕爾無聞惟然夕惕用忘興寢其民下有知州縣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於民者宜聽詣朝堂封奏庶乎四聰以達天下無蔽又於卓犖營顯仁宮採海內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以實園苑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土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艗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夏四月癸亥大將軍劉方擊林邑破之五月庚戌民部尚書義豐侯韋沖卒六月甲子發武人太徵秋七月丁酉制戰亡之家給復十年景午滕王綸衛王集並奪爵徙邊閏七月甲子以尚書令楊素爲太子太師安德王雄爲太子太傅河間王弘爲太子太保景子詔曰君民建國教學爲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而吉絕義乖多歷年代進德修業其道寖微漢採坑焚之餘不絕如線晉承板蕩之運掃地將盡自時厥後軍國多虞雖復聲宇時建示同愛禮函丈或陳殆爲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製錦操刀類多繪面上陵下替綱維靡立雅缺道消實由於此朕纂承洪緒思弘大訓將欲尊師重道用闡厥猷詢倍修睦敎奬名敎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經術未願進仕者可依其藝業深淺門蔭高卑雖未升朝並量準給祿庶夫恂恂善誘不日成器濟濟盈朝何遠之有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制教習生徒具爲課試之法以垂砥礪之道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爲前軍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軍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蓋舳艫相接二百餘里冬十月己丑敕江淮已南揚州給復五年舊總管內給復三年十二月己未以大將軍崔仲方爲禮部尚書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賜監督者各有差以大理卿梁毗爲刑部尚書丁卯遣十使併省州縣二月景戌詔尚書令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大將軍宇文愷內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制定與服始備章路及五時副車上常服皮弁十有二旒文官弁服佩玉五品已上給犢車通幰三公親王加油絡武官平巾幘褠褶三品已上給飾輿下至胥吏服色皆有差非庶人不得戎服戊戌置都尉官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先是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雲定興成修儀仗於是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鷺毳之用者殆無遺類至是而成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於東京辛亥上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稅癸丑以襄州刺史楊文思爲民部尚書五月甲寅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李通坐事免乙卯詔曰雄表先哲式存饗祀所以優禮實能顯彰遺愛朕承鑒前修尚想名德何嘗不興歎九原屬懷千載其自古以來賢人君子有能樹事立德佐世匡時博利殊功有益於人者並宜營立祠宇以時致祭墳壟之處不得侵踐有司量爲條式稱朕意焉六月壬子以尚書令太子太師楊素爲司徒進封豫章王暕爲齊王秋七月癸丑以衛尉卿衛玄爲工部尚書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擢之壬戌擢藩邸舊臣鮮于羅等二十七人官爵有差甲戌皇太子昭薨乙亥上柱國司徒楚國公楊素薨八月辛卯封皇孫俊爲燕王倓爲越王侑爲代王九月乙丑立秦孝王俊子浩爲秦王冬十月戊子以豐州刺史段文振爲兵部尚書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墳燕封樹莫辨與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已來帝

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灑其雜役，以供守視。

三年春正月癸亥，勑幷州逆黨已流配而逃亡者，所獲之處，即宜斬決。景子，長星竟天，出於東壁，二旬而止。是月，武陽郡上言河水清。二月己丑，彗星見於奎，掃文昌，歷大陵五車北河，入太微，掃帝坐，前後百餘日而止。三月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以大將軍姚辨爲左屯衛將軍。癸丑，遣羽騎尉朱寬使於流求國。乙卯，河間王弘薨。夏四月庚辰，詔曰：古者帝王觀風問俗，皆所以憂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內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須加存卹。今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所司依式，甲申須律令。大赦天下，關內給復三年，壬辰改州爲郡，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改上柱國已下官爲大夫。甲午，詔曰：天下之重，非獨治所安。帝王之功，豈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經邦，何嘗不選賢與能，收採幽滯，周稱多士，漢號得人。常想前風，載懷欽佇。朕負扆凭几，旰昃勞神，引領巖谷，實以同行，冀與羣才，共康庶績。而桑茅寂寞，投竿罕至，豈美璞韜采，朱值貢工，將介石在懷，確乎難拔，永鑒前哲，慙然興歎。凡厥在位，暨諸股肱，若濟巨川，義同舟楫，豈得保茲寵祿，晦爾所知，優游卒歲，甚非謂也。祈大夫之舉善貢士，以爲至公，臧文仲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求諸往古，非無褒貶，宜思進善，用匡寡薄。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絜，所以激貪勵俗，有益風化。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並爲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禦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錄。衆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宣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其見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舉送之限。景申，車駕北巡狩。丁酉，以刑部尚書宇文弼爲禮部尚書。戊戌，勑百司不得蹔暴禾稼。其有須開爲路者，有司計地所收，即以近倉酬賜務從優厚。己亥，次赤岸澤，以太牢祭故太師李穆墓。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幷州，以通馳道。景寅，啓民可汗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辛未，啓民可汗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與駕，上不許。癸酉，有星孛於文昌上將，星皆動搖。六月辛巳，獵於連谷。丁亥，詔曰：

車追孝，變德莫至焉。崇建廟禮之大者，然則質文異代，損益殊時，學滅坑焚，經典散逸，憲章湮墜，廟堂制度，師說不同，所以世數多少，莫能是正，連室異宮，亦無準定。朕獲奉祖宗，欽承景業，永惟嚴配，思隆大典，於是商謀在位，博訪儒術，咸以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區夏，拯橐飛於四海，革凋敝於百王，恤獄緩刑，生靈皆遂其性，輕徭薄賦，比屋各安其業，恢弘宇宙，混齊車書，東漸西被，無思不服。南征北怨，俱荷來蘇，駕馭乘風，歷代所弗至，辮髮左衽，聲教所罕及，莫不厥角關塞，頸顙闕庭，譯靡絕時，書無虛月，韜戈偃武，天下晏如，嘉瑞休徵，表裏禔福，猗歟偉歟，無得而名者也。朕又聞之，德厚者流光，治辨者禮縟，是以周之文武，漢之高光，其典章特立，稱號斯重，豈非緣情稱述，即崇顯之義乎。高祖文皇帝宜別建廟宇，以彰魏魏之德。仍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懷。有司以時創造，務合典制。又名位既殊，禮亦異等。天子七廟，事著前經；諸侯二昭，義有差降。故其以多爲貴，王者之禮。今可依用。貽厥後昆。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啓民可汗來朝。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貢方物。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寮。秋七月辛亥，啓民可汗上表請變服製冠帶。詔啓民賛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甲寅，上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啓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啓民及其部落各有差。景子，殺光祿大夫賀若弼、禮部尚書宇文弼、太常卿高熲、尚書左僕射蘇威、坐事免。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一旬而罷。死者十五六。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乙酉，啓民飾廬帳道，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宴賜極厚。上謂高麗使者曰：歸語爾王，當早來朝見，不然者，吾與啓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義城公主帳。己丑，啓民可汗歸蕃。癸巳，入樓煩關。壬寅，次太原，詔晉陽宮九月己未次滻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宴享極歡。己巳，至於東都。壬申，以齊王暕爲河南尹，開封府僚同三司。癸酉，以民部尚書楊文思爲納言。

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庚戌，百寮大射於允武殿。丁卯，賜城內居民米各十石。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爲內史令，鴻臚卿楊玄感爲禮部尚書。癸酉，以工部尚書衛玄爲右候衛

大將軍大理卿長孫熾爲民部尚書二月己卯遣司朝謁者崔毅使突厥處羅
設汗血馬三月辛酉以將作大匠宇文愷爲工部尚書壬戌百濟倭赤土遣
舍國並遣使貢方物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景寅遣屯田主事常駿
使赤土致羅刹夏四月景午以離石之汾源臨泉鷹門之秀容爲樓煩郡起汾
陽宮癸丑以河內太守張定和爲左屯衛大將軍乙卯詔曰突厥意利珍豆啓
民可汗率領部落保附關塞遵奉朝化恩改戎俗頻入謁覲屢有陳請以氈牆
穹幕事窮荒陋上棟下宇顧同比屋誠心懇切朕之所重宜於萬壽戍置城造
屋其帷幔氈褥已上隨事量給務從優厚稱朕意焉五月壬申蜀郡獲三足烏
張掖獲玄狐各一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乙未
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破吐谷渾於曼頭赤水八月辛酉親祠恆岳河北道郡
守畢集大赦天下車駕所經郡縣免一年租調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
京至者萬餘人戊寅彗星出於五車掃文昌至房而滅辛巳詔免長城役者一
年租賦冬十月景午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
命世膺期蘊茲素王而頹山之歎忽踰於千祀感德之奠不存於百代永惟懿
範宜有優榮可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辛亥詔曰昔周
王下車首封唐虞之胤漢帝承曆亦命殷周之後皆所以褒立先代憲章在昔
朕嗣膺景業旁求雅訓有一弘益欽若令典以爲周監夏殷文質大備漢有天
下車書混一魏晉沿襲風流未遠並宜立後以存繼絕之義有司可求其胄緒
列聞乙卯頒新式於天下
五年春正月景子改東京爲東都癸未詔天下均田戊子上自東都還京師己
丑制民間鐵叉搭鉤鑽刃之類皆禁絕之太守每歲密上屬官景迹二月戊戌
次於閿鄉詔祭古帝王陵及開皇功臣墓庚子制魏周官不得爲蔭辛丑赤土
國遣使貢方物戊申車駕至京師景辰宴耆舊四百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
己未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慨然不悅顧謂左右曰此先帝之所居實用增感情
所未安宜於此院之西別營一殿壬戌制父母聽隨子之官三月己巳車駕西
巡河右庚午有司言武功男子史永運與從父昆弟同居上嘉之賜物一百段
米二百石表其門閭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己亥大獵於龍西壬寅高昌吐
谷渾伊吾並遣使來朝乙巳次狄道党項羌來貢方物癸亥出臨津關渡黃河
至西平陳兵講武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千里庚辰入長寧
谷壬午度星嶺甲申宴羣臣於金山之上景戌梁浩疊御馬度而橋壞斬朝散
大夫黃亘及督役者九人吐谷渾主率衆保覆黃川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
山兵部尚書樊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武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
嶺四面圍之渾主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
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挺身挑戰爲賊所殺亞將柳武建擊破
之斬首數百級甲午其仙頭王被圍窮蹙率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
左光祿大夫梁默右翊衛將軍李瑾等追渾主皆遇賊死之癸卯經大斗拔谷
山路險阨魚貫而出風霰晦冥與從官相失士卒凍死者大半景午次張掖辛
亥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膂力驍壯超絕等倫在官勤奮堪理政事立性
正直不避強禦四科舉人壬子高昌王麴伯雅來朝伊吾吐屯設等獻西域數
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景辰上御觀風行殿盛
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於殿上以寵異之其儀夷陪
列者三十餘國戊午大赦天下開皇已來流配悉放還鄉晉陽逆黨不在此例
隴右諸郡給復一年行經之所給復二年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渚中以
求龍種無效而止九月癸未車駕入長安冬十月癸亥詔曰優德尚齒載之典
訓尊事乞言義彰膠序鬻熊爲師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永言稽古
用求至治是以龐眉黃髮更令收敘務簡秩優無虧藥膳庶等臥治佇其弘益
今歲耆老赴集者可於近郡處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滯不堪居職即給賜帛
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已上者量給廩以終厥身十一月景子車駕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盜數十人皆素冠縗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
建國門監門者皆稽首既而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
索與相連坐者千餘家丁丑徇抵大戲於端門街天下奇伎異藝畢集終月而
罷帝數微服往觀之己丑倭國遣使貢方物二月乙巳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

大張旗幟擊流求破之獻俘萬七千口頒賜百官乙卯詔曰夫帝圖草創王業艱難咸仗股肱叶同心德用能拯厥顛連克膺大寶然後曠膺茂賞開國承家誓以山河傳之不朽近代喪亂四海未一茅土妄假名實相乖歷茲永久莫能懲革皇運之初百度伊始猶循舊貫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軌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訓自今已後唯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景辰改封安德王雄爲觀王河間王子慶爲鄒王庚申徵魏齊周陳樂人悉配太常三月癸亥幸江都宮甲子以鴻臚卿史祥爲左驍衛大將軍夏四月丁未宴江淮已南父老頒賜各有差六月辛卯望章赤土並遣使貢方物壬辰屬門賊帥尉文通聚衆三千保於蒜壁谷遣虎賁楊伯恭擊破之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冬十月壬申刑部尚書梁毗卒壬子民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長孫熾卒十二月己未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牛弘卒辛酉朱崖人王萬昌舉兵作亂遣龍西太守韓洪討平之

七年春正月壬寅左武衛大將軍光祿大夫真定侯郭衍卒二月己未上升鈞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寮頒賜各有差庚申百濟遣使朝貢乙亥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於涿郡壬午詔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興之以教義高麗高元虧失藩禮將欲問罪遠在恢宣勝略雖懷伐國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山西山東年九十已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三月丁亥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卒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臨朔宮五月戊子以武威太守樊子蓋爲民部尚書秋大水山東河南漂沒三十餘郡民相賣爲奴婢冬十月乙卯底柱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戊午以東平太守吐萬緒爲左屯衛大將軍十二月己未西面突厥處羅多利可汗來朝上大悅接以殊禮於時遼東戰士及魄運者填咽於道晝夜不絕苦役者始爲羣盜甲子勅都尉盧楊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之

隋書卷三

楊帝紀上宣尼有云以其不遜也宰後○鮑語著則不孫後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于土澄○閩本于訛干

禽獸有堪鼈耗之用者○監本耗訛耗臣駿斗按耗仍吏切從耳毛與莫報切之耗從目毛者異蜀志諸葛亮傳儲好結耗又諸葛亮與吳主書所送白耗謹少耗與耗同蓋羽毛飾也後漢書輿服志輿有吉陽謂諸馬之文附馬左右赤耗流蘇

祈大夫之舉誓○按祈大夫祁奚也左傳作祁

上大徼於拔延山○北史無拔字臣召南按地理志西平郡化隆縣有拔延山此紀是也北史脫耳

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監本善訛普末訛宋各本皆訛臣駿斗按本書地理志鄯善郡注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弁置且末西海河源總四郡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帝紀第四

煬帝下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軍集於涿郡以兵部尚書段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壬午下詔曰天地大德降繁霜於秋令聖哲至仁著甲兵於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肅殺義在無私帝王之用干戈盡非獲已版泉丹浦莫匪馴行取亂侮昏咸由順動況乎甘野誓師夏開承大禹之業商郊問罪周發成文王之志永監前載屬當朕躬粵我有隋誕膺靈命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而爲家提封所漸細柳盤桃之外聲教爰暨紫舌黃枝之域遠至邇安罔不和會功成治定於是乎在而高麗小醜迷昏不恭棄聚勃碣之間莽食遼獷之境雖復漢魏誅戮巢窟暫傾亂離多阻種落遺集荐州數於往代播實繁以迄今睠彼華壤翦爲夷類歷年永久惡稔既盈天道禍淫亡徵已兆亂常敗德非可勝圖掩慝懷姦惟日不足移告之嚴未嘗面受朝覲之禮莫肯躬親誘納亡叛不知紀極充斥邊垂亟勞烽候關析以之不靜生人爲之廢業在昔薄伐已瀰天網既緩前禽之戮未即後服之誅曾不懷恩翻爲長惡乃兼契丹之黨虔劉海戍習鮮鞠之服侵軼遼西又青丘之表咸脩職貢碧海之濱同稟正朔遂復敛攘琛贄遏絕往來虐及弗辜載而遇禍輶軒奉使旻暨海東旌節所次途經藩境而擁塞道路拒絕王人無事君之心豈爲臣之禮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賦斂煩重強臣豪族咸執國鈞朋黨比周以之成俗賄貨如市冤枉莫伸重以仍歲災凶比屋饑饉兵戈不息徭役無期力竭轉輸身填溝壑百姓愁苦爰誰適從境內哀憚不勝其弊迴首面內各懷性命之圖黃發稚齒咸興酷毒之歎省俗觀風爰屆幽朔弔人問罪無後再舉於是親總六師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協從天意殄茲逋穢克嗣先謀今宜授律啓行分麾屆路掩勒瀕而雷震歷夫餘以電掃比戈按甲誓旅而後行先令五申必勝而後戰左第一軍可鎮方道第二軍可長岑道第三軍可海冥道第四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建安道第六軍可南蘇道第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玄菟道第九軍可扶餘道第十軍可朝鮮道第十一軍可沃沮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第一軍可黏蟬道第二軍可含資道第三軍可渾彌道第四軍可臨屯道第五軍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軍可踏頓道第八軍可肅慎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可東暆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凡此衆軍先奉廟略駱驛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虎之勇百戰百勝之雄顧盼則山岳傾頹叱吒則風雲騰變心德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馭元戎爲其節度涉遼而東循海之右解倒懸於遐裔問疾苦於遺黎其外輕齎遊闕隨機赴響卷甲銜枚出其不意又滄海道軍舟艫千里高颿電逝巨艦雲飛橫斷沮江逕造平壤鳥嶼之筵斯絕坎井之路已窮其餘被髮左衽之人控弦待發微盧彭濮之旅不謀同辭杖順臨逆人百其勇以此衆戰勢等摧枯然則王者之師義存止殺聖人之教必也勝殘天罰有罪本在元惡人之多僻脅從罔治若高元泥首轅門自歸司寇即宜解縛焚櫬弘之以恩其餘臣人歸朝奉順咸加慰撫各安生業隨才任用無隔夷夏營壘所次務在整肅翦禦寇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禍福若其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國有常刑俾無遺類明加曉示稱朕意焉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乙未以右候衛大將軍衛玄爲刑部尚書甲辰內史令元壽卒二月甲寅詔曰朕觀風燕齊問罪遼濊文武叶力爪牙思奮莫不執銳勤王捨家從役罕誓倉廩之資兼損播殖之務朕所以夕惕愀然慮其匱乏雖復素飽之衆情在忘私悅使之人宜從其厚諸行從一品以下伕飛募人以上家口郡縣宜數存問若有糧食乏少皆宜賑給或雖有田疇貧弱不能自耕種可於多丁富室勸課相助使夫居者有斂積之豐行役無顧後之慮壬戌司空京兆尹光祿大夫觀王雄薨三月辛卯兵部尚書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卒癸巳上御師甲午臨戎於遼水橋戊戌大軍爲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义等皆死之甲午車駕度遼大戰於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瞬身朱足遊踔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

幷立銘頌五月壬午納言楊達卒於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越機既而高麗各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寅宇文述等敗績於薩水右屯衛將軍薛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將帥奔還亡者二千餘騎癸卯班師九月庚辰上至東都己丑詔曰軍國異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難則霸德攸興化人成俗則王道斯貴時方撥亂屠販可以登朝世屬隆平經術然後升士豐都爰肇儒服無預於周行建武之朝功臣不參于吏職自三方未一四海交爭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設官分職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勳敘莫非拔足行陣出自勇夫教學之道既所不習政事之方故亦無取是非暗於在己威福專於下吏貪冒貨賄不知紀極蠹政害民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回授文武職事庶遵彼更張取類於調瑟求諸名製不傷於矣錦若吏部輒擬用者御史即宜糾彈冬十月甲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卒十一月己卯以宗女華容公主嫁於高昌王辛巳光祿大夫韓壽卒甲申敗將宇文述于仲文等並除名爲民斬尚書右丞劉士龍以謝天下是歲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密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間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

九年春正月丁丑徵天下兵募民爲驍果集於涿郡壬午賊帥杜彥冰王潤等陷平原郡大掠而去辛卯置折衝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領驍果乙未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賊劫掠山東豐武白榆妄稱奴賊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龐右多被其患遣將軍范貴討之連年不能剋戊戌大赦己亥遣代王侑刑部尚書衛玄鎮京師辛丑以右驍騎將軍李渾爲右驍衛大將軍二月己未濟北人韓進洛聚衆數萬爲羣盜壬午復宇文述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三月景子濟陰人孟海公起兵爲盜衆至數萬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戊寅幸遼東以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留守東都庚子北海人郭方頂聚徒爲盜自號盧公衆至三萬攻陷郡城大掠而去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壤五月丁丑熒惑入南斗己卯濟北人甄寶車聚衆萬餘寇掠城邑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景辰玄感逼東都河南贊務裴弘策拒之反爲賊所敗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於高麗庚午上班師高麗犯後軍勑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拒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等馳傳發兵以討玄感秋七月己卯令所在發人城縣府驛癸未餘杭人劉元進舉兵反衆至數萬八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破楊玄感於閿鄉斬之餘黨悉平癸卯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擁衆十萬餘自稱將軍寇江左甲辰制驍果之家蠲免賦稅丁未詔郡縣城去道過五里已上者徙就之戊申制盜賊籍沒其家乙卯賊帥陳瑱等衆三萬攻陷信安郡辛酉司農卿光祿大夫萬國公趙元淑以罪伏誅九月己卯濟陰人吳海流東海人彭孝才並舉兵爲盜衆數萬庚辰賊帥梁慧尚率衆四萬陷蒼梧郡甲午車駕次上谷以供費不給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丁酉東陽人李三兒向但子舉兵作亂衆至萬餘閏月己巳幸博陵庚午上謂侍臣曰朕昔從先朝周旋於此年甫八歲曰月不居條經三紀追惟平昔不可復希言未卒流涕嗚咽侍衛者皆泣下沾襟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率衆數千圍東郡武賁郎將費青奴擊斬之乙酉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藩風義高姚邑朕巡撫垠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塵緬懷敬止思所以宣播德澤罩被下人崇紀顯號式光令緒可改博陵爲高陽郡赦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材授職壬辰以納言蘇威爲開府儀同三司朱燮管崇推劉元進爲天子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連年不能剋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濟河賊張金稱衆數萬渤海賊帥格謙自號燕王孫宣雅自號齊王衆各十萬山東苦之丁亥以右候衛將軍郭榮爲右候衛大將軍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反爲所敗孝慈死之十二月甲申車駕玄感弟朝請大夫積善及黨與十餘人仍焚而揚之丁亥扶風人向海明舉兵作亂稱皇帝建元白烏遣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十年春正月甲寅以宗女爲信義公主嫁於突厥曷娑那可汗二月辛未詔百寮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曰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由徇義莫匪勤誠委命草澤棄骸原野與言念之每懷愍惻往年出車問罪將屆遼濱廟算勝略具有進止而諒惛凶悖識成敗高類愎很本無智謀臨三軍猶兒戲視人命

如草芥不遵成規坐貽挽退遂令死亡者衆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設祭於遼西郡立道場一所恩加泉壤庶弭冤魂之寃濕及枯骨用弘仁者之惠辛卯詔曰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諸侯令行天下盧芳小盜漢祖尚且親戎隗囂餘燼光武猶自登隴豈不欲除暴止戈勞而後逸者哉朕纂成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獨隔聲教叢爾高麗僻居荒表鴟張狠噬侮慢不恭抄竊我邊陲侵軼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軍問罪遼碣殪長蛇於玄菟戮封豕於襄平扶餘衆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踰沮水濟海舟楫衝賊腹心焚其城郭汙其宮室高元伏鑕泥首送款軍門尋請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長惡靡悛寔安鴟鞏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百道俱進朕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丸都觀兵遼水順天誅於海外救窮民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止除元惡餘無所問若有識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機翻然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惡相濟抗拒王師若火燎原刑茲無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聞丁酉扶風人唐弼舉兵反衆十萬推李弘爲天子自稱唐王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臨渝宮親御戎服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釁鼓夏四月辛未彭城賊張大彪聚衆數萬保懸薄山爲盜遣檎林太守董純擊破斬之甲午車駕次北平五月庚子詔舉郡孝悌廉潔各十人壬寅賊帥宋世謨陷瑕邱郡庚申延安人劉迦論舉兵反自稱皇王建元大世六月辛未賊帥鄭文雅林寶讓等衆三萬陷建安郡太守楊景祥死之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乙卯曹國遣使貢方物甲子高麗遣使請降因送斛斯政上大悅八月己巳班師庚午右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鄭榮卒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京師十一月景申支解斛斯政於金光門外乙巳有事於南郊己酉賊帥司馬長安破長平郡乙卯離石胡劉苗王舉兵反自稱天子以其第六兒爲永安王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能剋是月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爲盜十二月壬申上如東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東都庚寅賊帥孟讓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遣江都郡丞王世充擊破之盡虜其衆

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寮突厥新羅靺鞨畢大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靺鞨訶多沛汗龜茲疎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戊戌武賁郎將高建毗破賊帥頡宣政於齊郡虜男女數千口乙卯大會禮畢設魚龍曼延之樂頒賜各有差二月戊辰賊帥楊仲緒率衆萬餘攻北平滑公李景破斬之庚午詔曰設險守國著自前經重門禦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寧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戰爭居人散逸田疇無伍鄰郭不脩遂使遊惰實繁寇敵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內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隨近給使強弱相容力役兼濟守宰無所厝其姦宄崔蒲不得聚其遁逃有司具爲事條務令得所景子上谷人王須拔反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刁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趙五月丁酉殺右驍衛大將軍光祿大夫郕公李渾將作監光祿大夫李敏並族滅其家癸卯賊帥司馬長安破西河郡己酉幸太原避暑汾陽宮秋七月己亥淮南人張起緒舉兵爲盜衆至三萬辛丑光祿大夫右禦衛大將軍張壽卒八月乙丑巡北塞戊辰突厥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壬申車駕馳幸雁門癸酉突厥圍城官軍頻戰不利上大懼欲率精騎潰圍而出民部尚書樊子蓋固諫乃止齊王暕以後軍保于崞縣甲申詔天下諸郡募兵於是守令各來赴難九月甲辰突厥解圍而去丁未曲赦太原雁門郡死罪已下冬十月壬戌上至于東都丁卯彭城人魏麒麟聚衆萬餘爲盜寇魯郡壬申賊帥盧明月聚衆十餘萬寇陳汝間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度淮自號楚王建元明政寇江都十二月乙卯賊帥王須拔破高陽郡十二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墜明月營破其衝車庚辰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討緯郡賊敬盤陀柴保昌等經年不能剋譙郡人朱粲擁衆數十萬寇荊襄僭稱楚帝建元昌達漢南諸郡多爲所陷滅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鷹門人翟松柏起兵於靈丘衆至數萬轉攻傍縣二月己未真臘國遣使貢方物甲子夜有二大鳥似鵰飛入大業殿止于御幄至明而去癸亥東海賊盧公遷率衆萬餘保于蒼山夏四月丁巳顯陽門災癸亥魏刁兒所部將甄翟兒復號歷山飛衆十萬轉寇太原將軍潘長文討之反爲所敗

長文死之五月景戌朔日有蝕之既癸巳大流星隕於吳郡爲石壬午上於景華宮徹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秋七月壬戌民部尚書光祿大夫齊北公樊子蓋卒甲子幸江都宮以越王侗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頤乃斬之戊辰馮翊人孫華自號總管舉兵爲盜高涼通守冼瑤徹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己巳熒惑守羽林月餘乃退車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上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恆山寇高陽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擊如隕糠癸丑大流星如瓮出羽林九月丁酉東海人杜伏威揚州沈覓敵等作亂衆至數萬右禦衛將軍陳稜擊破之戊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壬戌安定人荔非世雄殺臨涇令舉兵作亂自號將軍冬十月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左翊衛大將軍光祿大夫許公宇文述薨十二月癸未郡陽賊操天成舉兵反自號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郡乙酉以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爲開府儀同三司行左翊衛大將軍壬辰鄱陽人林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廬陵郡唐公破甄翟兒於西河虜男女數千口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齊郡賊杜伏威率衆度淮攻陷歷陽郡景辰勃海賊竇建德設壇於河間之樂壽自稱長樂王建元丁丑辛巳賊帥徐圓朗率衆數千破東平郡弘化人到企成聚衆萬餘人爲盜傍郡苦之二月壬午朔方人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遣銀青光祿大夫張世隆擊之反爲所敗戊子賊帥王子英破上谷郡己丑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北連突厥自稱定楊可汗庚寅賊帥李密翟讓等陷興洛倉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崱擊之反爲所敗死者十五六庚子李密自號魏公稱元年開倉以振羣盜衆至數十萬河南諸郡相繼皆陷焉壬寅劉武周破武賁郎將王智辯于桑乾鎮智辯死之三月戊午廬江人張子路舉兵反遣右禦衛將軍陳稜討平之丁丑賊帥李通德衆十萬寇廬江左屯衛將軍張鎮州擊破之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舉舉衆反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攻陷隴右諸郡己丑賊帥孟讓夜入東都外郭燒豐都市而去癸巳李密陷迴洛東倉丁酉賊帥房憲伯陷汝陰郡是月光祿大夫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等並以衆叛歸李密五月辛酉夜有流星如瓮墜於江都甲子唐公起義師於太原景寅突厥數千寇太原唐公擊破之秋七月壬子熒惑守積屍景辰武威人李軌舉兵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涼王建元安樂八月辛巳唐公破武牙郎將宋老生於霍邑斬之九月己丑帝括江都人女寡婦以配從兵是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叛歸李密與賊帥李文相攻陷黎陽倉彗星見於營室冬十月丁亥太原楊世洛聚衆萬餘人寇掠城邑景申羅令孟銑以縣反鄱陽人董景珍以郡反迎銑於羅縣號爲梁王攻陷傍郡戊戌武賁郎將高毗敗薛北郡賊甄寶車於嶧山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上起宮丹陽將避于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驅不能止熒惑犯太微有石自江浮入于揚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甚惡之

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武賁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監門直閤裴虔通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武勇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景內史舍人元敏符璽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質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等正張愷等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時年五十蕭后令宮人撤牀簀爲棺以埋之化及發後右禦衛將軍陳稜奉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臺下發斂之始容貌若生衆咸異之大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初上自以藩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入宮掖密謀於獻后楊素等因機構扇遂成廢立自高祖大漸暨諒闇之中烝淫無度山陵始就即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治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絕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興屯田於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益市

武馬匹直十餘萬富強坐是凍餒者十家而九帝性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騶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爲獻食豐厚者進擢疎儉者獲罪姦吏侵漁內外虛竭頓會箕斂人不聊生于時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寃屈不治奏請罕決又猜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族滅之故高熲賀若弼先皇心膂參謀帷幄張衡李金才藩邸惟舊績著經綸或惡其直道或忿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丹頸之誅其餘事君盡禮審審匪躬無辜無罪橫受夷戮者不可勝紀政刑弛紊賄貨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人饑相食邑落爲墟上不知恤也東西遊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逆收數年之賦所至唯與後宮流連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醜言又引少年令與宮人穢亂不軌不遜以爲娛樂區宇之內盜賊蜂起劫掠從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隱賊數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詰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亡相繼戰士盡力必不加賞百姓無辜咸受屠戮黎庶憤怨天下土崩至於就擒而猶未之寤也

史臣曰煬帝爰在羈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草慮天方擊亂遂登儲兩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貨其富強之實恩逕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尙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威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動殊骨肉屠勳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觸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屬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姦宄乘釁強羣相陵闕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不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八九矣於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羣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潭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莊莊九土並爲麋鹿之場孑孑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閉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爲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蜚蠊之羽鶚長夜之巢土崩魚爛實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桀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僇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顚覆本枝殄絕自擊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

隋書卷四

隋書卷四考證

煬帝紀下癸酉求息○監本訛歇從宋本改按歇與揭同詩大雅寫揭式內書費誓無敢寫揭越厥邦

在前不得乘其通逸○左傳鄧國亡楚取人于在荷之澤又澤之在前舟鮫守之符前通

史臣論遠之揚越○監本揚訛楊按書禹貢淮海維揚州又晉書地理志春秋元命苞云牽牛流精揚州分野越國以鎮江南氣壯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輕揚也

隋書卷四考證

隋書卷五

唐特進臣魏徵上

帝紀第五

恭帝

恭皇帝諱侑，元德太子之子也。母曰韋妃，性聰敏，有氣度。大業三年，立爲陳王。後數載，從爲代王，邑萬戶。及煬帝親征遼東，令於京師總留事。十一年，從幸晉陽。拜太原太守，尋鎮京師。義兵入長安，尊煬帝爲太上皇，奉帝纂業。

義寧元年十一月壬戌，上卽皇帝位於大興殿。詔曰：王道喪亂，天步不康，古往今來，代有其事。屬之於朕，遘此百僞。彼蒼者天，胡寧斯忍！薦祿之歲，夙遭憫凶，孺子之辰，太上播越。興言感動，實疚於懷。太尉唐公膺期作宰，時稱舟楫，大拯橫流，糾合義兵，翼戴皇室，與國休戚，再匡區夏，爰奉明詔，弼予幼沖，顯命光臨，天威咫尺，對揚尊號，悼心失圖，一人在遠，三讓不遂，儼俛南面，厝身無所，苟利社稷，莫敢或違。俯從羣議，奉遵聖卣，可大赦天下，改大業十三年爲義寧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甲子，以光祿大夫大將軍太尉唐公爲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景寅，詔曰：朕惟孺子，未出深宮，太上遠巡，追蹤穆滿，時途多難，委當尊極，辭不獲免。恭己臨朝，若涉大川，罔知所濟。撫躬永歎，憂心孔棘。民之情僞，曾未之聞，王業艱難，載云其易。矧股肱戮力，上宰寶夏，匡佐沖人，輔其不逮，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庶績其凝，寶成斯屬，遂聽前史，茲爲典故，因循仍舊，非曰徒言，所存至公，無爲讓德，己巳，以唐王子龍西公建成爲唐國世子，敦煌公爲京兆尹，改封秦公元吉爲齊公，食邑各萬戶。太原置鎮北府。乙亥，頒授廉老和舉兵反。十二月癸未，薛舉自稱天子，寇扶風，秦公爲元帥，擊破之。丁亥，桂陽人曹武徹舉兵反，建元通聖。丁酉，義師擒虓，衛大將軍屈突通於閿鄉，虜其衆數萬。乙巳，賊帥張善安陷廬江郡。

二年春正月丁未，詔唐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羽葆鼓吹。壬戌，將軍王世充爲李密所敗，河內通守孟善誼、武賁郎將王辯、楊威、劉長恭、梁德重、智通皆死之。庚戌，河陽郡尉獨孤武都降於李密。三月，景辰，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殺太上皇於江都宮。右禦衛將軍獨孤盛、死之。齊王暕、趙王杲、燕王倓、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行右翊衛大將軍宇文協、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虞世基、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裴蘊、通議大夫行給事郎許善心皆遇害。化及立秦王浩爲帝，自稱大丞相，朝士文武皆受其官爵。光祿大夫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朝請大夫沈光同謀討賊，夜襲化及，營反爲所害。戊辰，詔唐王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綠耕，綴旒，位在諸侯王上，唐國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五月乙巳朔，詔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金根車，駕備五時副車，置旌頭雲罕車，儛八佾，設鍾虡宮懸。王后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典。戊午，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酷甚望夷，釁深驪北，憫予小子，奄遭孤疚，眷哀號承感，心情糜潰，仰惟荼毒，仇復靡申，形影相弔，罔知啓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怨，總九合於一匡，決百勝於千里，糾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緊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屈爲人臣，載違天命，在昔虞夏揖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北謀布德，顧己莫能，私憶命駕，須歸藩國，子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期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雪冤恥於皇祖，守禋祀爲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官羣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亡人，俾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仍勑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聞。是日，上遜位於大唐，以爲鄫國公，武德二年夏五月崩，時年十五。

史臣曰：恭帝年在幼沖，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羣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窳不歸，既鍾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屬，笙鐘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迹，其庸可得乎。

隋書卷五考證

煬帝紀敎煬公爲京兆尹○唐書高祖已起兵太宗初拜右領軍大都督封敎煬郡公諱其名

隋書卷五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一

禮儀一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爲天禮祭地之屬爲地禮祭宗廟之屬爲人禮故書云命伯夷典朕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贊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殷因於夏有所損益旁垂祇訓以勸生靈商辛無道雅章煙滅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也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犬戎弒后遷周削弱禮失樂微風淪俗敝仲尼預蜡賓而歎曰丘有志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於是緝禮興樂欲救時弊君臺不顧道鬱不行故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廢其禮昭公娶孟子而諱姓楊侯竊女色而傷人故曰婚姻之禮廢則淫僻之罪多矣羣飲而逸不知其鄰鄉飲酒之禮廢則爭鬪之獄繁矣徵侯逆五廟之祀漢帝罷三年之制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矣諸侯下堂於天子五伯召君於河陽朝聘之禮廢則侵陵之漸起矣秦氏以戰勝之威幷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陽唯採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至於退讓起於趨步忠孝成於動止華藥靡舉鴻纖並擯其芻狗之棄路若章甫之遊越儒林道盡詩禮爲煙漢高祖既平秦亂初誅項羽枚賞元勳未遑朝制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言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請起朝儀而許焉猶曰度吾能行者爲之徵習禮容皆知順軌若祖述文武憲章洙泗則良由不暇自長之也武帝興典制而愛方術至於鬼神之祭流宕不歸世祖中興明皇墓位祀明堂襲冠冕登靈臺望雲物得其時制百姓悅之而朝廷憲章其來已舊或得之於升平之運或失之於凶荒之年而世載遐邇風流訛舛必有人情將移禮意殷周所以異軌秦漢於焉改轍至於增輝風俗廣樹隄防非禮威嚴亦何以尚譬山祇之有滄海若之有滄溟飾以涓塵不貽伊敗而高堂生於所傳士禮亦謂之儀弘暢人情粉飾行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準咸稱當世之美自有周旋之節貴初之詳定朝儀太始之削除乖謬則宋書言之備矣梁武始命羣儒裁成大典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璉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褧帝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修之等咸在參詳陳武克平建業多準梁舊仍詔尚書左丞江德藻員外散騎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書舍人劉師知等或因行事隨時取捨後齊則左僕射陽休之度支尚書元修伯鴻臚卿王晞國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習於儀禮者也平章國典以爲時用高祖命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云

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湯六籍以爲煨燼祭天之禮殘缺儒者各守其所見物而爲之義焉一云祭天之數終歲有九祭地之數一歲有二圜丘方澤三年一行若圜丘方澤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圜丘之祭終歲有八地不通方澤之祭終歲有一此則鄭學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唯一圜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圜丘曰南至於其上以祭天啓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祭無別天也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屬非祭天也天稱皇天亦稱上帝亦直稱帝五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則王學之所宗也梁陳以降以迄於隋議者各宗所師故郊丘互有變易梁南郊爲圜壇在國之南高二丈七尺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門常與北郊間歲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祀天皇上帝之神於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禮以蒼璧制幣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軒轅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風伯司空雷電雨師皆從祀其二十八宿及兩師等座有坎五帝亦如之餘皆平地器以陶匏席用藁稭太史設紫壇於景地皇帝齋於蕭壽殿乘玉輅備大駕以行禮禮畢變服通天冠而還北郊爲方壇於北郊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其外爲壝再重與南郊間歲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於其上以德后配禮以黃琮制幣五官之神先農五岳沂山徽山白石山霍山無閭山蔣山四海四瀆松江

會稽江錢塘江四望皆從祀太史瘞埋坎於壬地藏天監三年左丞吳操之啓稱傳云啓蟄而郊郊應立春之後尚書左丞何修之議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周冬至於圜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蟄之說自晉太始二年幷圜丘方澤同於二郊是知今之郊禋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圜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於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啓蟄在一郊壇分爲二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啓蟄名爲祈穀何修之又啓案牲者咸以六彝覆以畫羅備其文飾施之宗廟今南北二郊儀注有祼既乖尚質謂宜草藁博士明山賓議以爲表記天子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明堂之祼耳郊不應祼帝從之又有司以爲祀竟器席相承還庫請依典燒埋之修之等議案禮祭器敝則埋之今一用便埋費而乖典帝曰薦藉輕物陶匏賤器方還付庫容復穢惡但敝則埋之蓋謂四時祭器耳自是從有司議燒埋之四年修之云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祇天攢題宜曰皇天座地攢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帝並從之五年明山賓稱伏尋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更詳議山賓以爲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爲允幷請迎五帝於郊皆以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璽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詔並依議六年議者以爲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爲煩重儀曹郎朱异議曰望是不即之名豈容局於星海拘於岳瀆明山賓曰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瀆宜省徐勉曰岳瀆是山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省四望於義爲非議久不能決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在並留如故七年帝以一獻爲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璋明山賓禮官司馬褧以爲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理申義一獻爲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始省大尉亞獻光祿終獻又太常丞王僧業稱五祀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師雨師恐繁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星下隸雨祭非嫌十一年太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承用染俎盛牲素案承五又制南北二郊壇下衆神之座悉以白茅詔下詳議八座奏禮云覲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則知郊祭爲俎理不應染又藉用白茅禮無所出皇天大帝座既用俎則知郊有俎義於是改用素俎幷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藁鞂幷以素俎又帝曰禮祭月於坎艮由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又禮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並是別祭不關在郊故得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兆於南郊就陽之義居於北郊就陰之義既云就陽義與陰異星月與祭理不爲坎八座奏曰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艮由齊代圜丘小而且峻邊無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安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兩師等座悉傳爲坎自是南北二郊悉無坎位矣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帝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於義闕然於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而爲壇陳制亦以閏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天地於南北二郊永定元年武帝受禪修南郊圜壇高二丈二尺五寸上廣十丈柴燎告天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座加五帝位其餘準梁之舊北郊爲壇高一丈五尺廣八丈以皇妣昭后配從祀亦準梁舊及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天太中大夫領大著作撝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瘞同爲陰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星也故郊禜之所皆兩祭之臣案

周禮大宗伯之職云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衆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即除之亭又奏曰梁儀注曰一獻爲質三獻爲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案周禮司樽所言三獻施於宗祧而鄭注一獻施於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於天神大帝梁武此義爲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於質文拜獻之禮主於虔敬今請凡郊丘祀事準於宗祧三獻爲允制曰依議廢帝光大中又以昭后配北郊及宣帝即位以南北二郊卑下更議增廣久而不決至太建十一年尚書祠部郎王元規議曰案前漢黃圖上帝壇徑五丈高九尺后土壇方五丈高六尺梁南郊壇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高二丈七尺北郊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即日南郊壇廣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壇廣九丈三尺高一丈五寸今議增南郊壇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於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北郊壇上方十丈以則地義下至十五丈亦取二分益一高一丈二尺亦取二倍漢家之數禮記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饗帝于郊周官云冬日至祠天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記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於其質也以報覆燾特載之功爾雅亦云丘言非人所造爲古圜方兩丘並因見有而祭本無高廣之數後世隨事遷都而建立郊禮或有地吉而未必有丘或有見丘而不必廣絜故有築建之法而制丈尺之儀愚謂郊祀事重圜方二丘高下廣狹既無明文但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今謹述漢梁幷即日三代壇不同及更增修丈尺如前聽旨尚書僕射臣維左戶尚書臣元毓左丞臣周確舍人臣蕭淳儀曹郎臣沈客卿周元規議詔遂依用後主嗣立無意典禮之事加舊儒碩學漸以凋喪至於朝士竟無改作後齊制圜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圜丘在國南郊丘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陛下級方雉八陛周以三壝去丘五十步中壝去內壝外壝去中壝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門又爲大營於外壝之外輪廣三百七十步其營廣一十二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門又爲燎壇於中壝之外當丘之景地廣輪三十六尺高三尺四面各有陛方澤爲壇在國北郊廣輪四十尺高四尺面各一陛其外爲三壝相去廣狹同圜丘壝外大營廣輪三百二十步營塹廣一十二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門又爲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壝之外廣深一丈二尺圜丘則以蒼璧東帛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高祖神武皇帝配五精之帝從祀於其中丘面皆內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師雨師靈星於下丘爲衆星之位還於內壝之中合用蒼牲九夕牲之旦太尉告廟陳幣於神武廟訖埋於兩楹間焉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已下薦衆星方澤則以黃琮束帛夏至之日祼崑崙皇地祇於其上以武明皇后配其神州之神社稷岱岳沂鎮會稽鎮云云山亭亭山蒙山羽山嶧山嶽岳霍岳衡鎮荊山內方山大別山敷淺原山桐柏山陪尾山華岳太岳鎮積石山龍門山江山岐山荊山嶓冢山壺口山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屋山西傾朱圉山鳥鼠同穴山熊耳山敦物山蔡蒙山梁山嶓山武功山太白山恆岳醫無閭山鎮陰山白登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龍山漳山宜務山閭山方山苟山狹龍山淮水東海泗水沂水淄水雒水江水南海漢水穀水洛水伊水濛水沔水河水西海黑水潞水渭水涇水酆水灃水北海淮水京水桑乾水漳水呼沱水衛水洎水延水並從祀其神州位在青陛之北甲寅地社位赤陛之西未地稷位白陛之南庚地自餘並內壝之內內向各如其方合用牲十二儀同圜丘其後諸儒定禮圜丘改以冬至云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南郊爲壇於國南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爲三壝內壝去壇二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內遺四面各通一門又爲大營於外壝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塹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爲燎壇於中壝之外景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陛祀所感帝靈咸仰於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圭有邸幣各如方色其上帝及配帝各用犆特牲一儀燎同圜丘其北郊則爲壇如南郊壇爲瘞坎如方澤坎祀神州神於其上以武明皇后配禮用兩圭有邸各用黃牲一儀瘞

如北郊。

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量掌爲壇之制，圜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圜壝徑三百步，內壝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徑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階，階十級，級一尺，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方一階，尺一級，其壝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壝半之，南郊爲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壝方百二十步，內壝半之，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壝如方丘，其祭圜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圜丘則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於其上，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並從祀。皇帝乘蒼輅，載玄冕，備大駕而行，預祭者皆蒼服。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仰於其上，北郊方丘則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神州則以獻侯莫那配焉。其用牲之制，祀昊天上帝，祭皇地祇及五帝，日月五星十二辰四望五官，各以其方色毛，宗廟以黃社稷以黝，散祭祀用純，表貉，瘞用罷。

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爲圜丘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再歲冬至之日，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五方上帝，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一百三十六座，外官一百一十一座，衆星三百六十座，並皆從祀。上帝日月，在丘之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之內，衆星在內壝之外，其牲，上帝配帝，用蒼犢二，五帝日月，用方色犢各一，五星已下，用羊豕各九，爲方丘於宮城之北十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丈，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夏至之日，祭皇地祇於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於冀州，戎州，於拾州，柱州，鄜州，咸州，陽州，九州山海川林澤丘陵，壇衍原隰，並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用黃犢二，神州，九州神座，於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於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於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鄜州北方，咸州東北方，陽州東方，各用方色犢一。九州山海已下，各依方面，入陛之間。其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壇衍，於壇之南少西，加羊豕各九。南郊爲壇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壇高七尺，廣四丈。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熛怒於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其禮四圭有邸，牲用騂犢二，北郊，孟冬，祭神州之神，以太祖武元皇帝配，牲用犢二。凡大祀，齋官皆於其屬集尚書省，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祭前一日，晝漏上水五刻，到祀所沐浴，著明衣，咸不得聞見哀泣。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祇神州社稷宗廟等爲大祀，星辰五祀四望等爲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及諸星諸山川等爲小祀。大祀，養牲，在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其牲方色難備者，聽以純色代。告祈之牲者，不養。祭祀犧牲，不得擾扑，其死則埋之。初，帝既受周禪，恐黎元未愜，多說符瑞以耀之，其或造作而進者，不可勝計。仁壽元年冬至，祠南郊，置昊天上帝及五方天帝位，並於壇上，如封禪禮。板曰：維仁壽元年，歲次作噩，嗣天子臣諱，敢昭告於昊天上帝。璇璣運行，大明南至，臣蒙上天恩造，羣靈降福，撫臨率土，安養兆人，顧惟虛薄，德化未暢，夙夜憂懼，不敢荒怠。天地靈祇，降錫休瑞，鏡發區宇，昭彰耳目。爰始登極，蒙授龜圖，遷都定鼎，醴泉出地，平陳之歲，龍引舟師，省俗巡方，展禮東岳，盲者得視，瘖者得言，復有躄人忽然能步，自開皇已來，日近北極，行於上道，晷度延長，天啓太平，獸見一角，改元仁壽，楊樹生松，石鼎彰合符之徵，玉龜顯永昌之慶，山圖石瑞，前後繼出，皆載臣姓名，褒紀國祚，經典諸緯，爰及玉龜文字，義理遞相符會，宮城之內，及在山谷，石變爲玉，不可勝數，桃區一嶺，盡是琉璃，黃銀出於神山，碧玉生於瑞嶽，多楊山巒，三稱國興，連雲山聲，萬年臨國，野鵝降天，仍住池沼，神鹿入苑，頻賜引導，驎虞見質，遊麟在野，鹿角生於楊樹，龍湫出於荊谷，慶雲發彩，彗星垂耀，宮殿樓閣，咸出靈芝，山澤川原，多生寶物，威香散馥，零露凝甘，敦煌烏山，黑石變白，弘祿巖嶺，石華遠照，玄狐玄豹，白兔白狼，赤雀蒼烏，野蠶天豆，嘉禾合穗，珍木連理，神瑞休徵，洪恩景福，降賜無疆，不可具紀。此皆昊天上帝，爰降明靈，矜愍蒼生，寧靜海內，故錫茲嘉慶，咸使安樂，豈臣微誠所能上感，度心奉謝，敬薦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燔祀於昊天上帝，皇考太祖武元皇帝配神作主。大業元年，孟春祀感帝，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其餘並用舊禮。十年，冬至

祀圜丘帝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舊齊儀郊祀帝皆以衮冕至天監七年始造大裘而明堂儀注猶云衮服十年儀曹郎朱异以爲禮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遠義須誠質今從汎祭五帝理不容文於是改服大裘异又以爲齊儀初獻樽彝明堂貴質不應三獻又不應象樽禮云朝踐用太樽鄭云太樽瓦也記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況在明堂禮不容象今請改用瓦樽庶合文質之衷又曰宗廟貴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遠則須簡約今儀注所薦與廟不異即理徵事如爲未允請自今明堂肴膳準二部但帝之爲名本主生育成歲之功實爲顯著非如昊天義絶言象雖曰同郊復應徵異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屬猶宜以薦止用梨棗橘栗四種之果薑蒲葵韭四種之菹粳稻黍粱四種之米自此以外郊所無者請並從省除初博士明山賓制儀注明堂祀五帝行禮先自赤帝始异又以爲明堂既汎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東階而升宜先春帝請改從青帝始又以爲明堂籩豆等器皆以彫飾尊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彫俎明堂之禮既方郊爲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爲質又不應彫俎斟酌二途須存厥衷請改用純漆异又以舊儀明堂祀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酳終酳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依郊儀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之祭並無黍肉之禮並請停瘞及授俎法又以爲舊明堂皆用太牢案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既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於明堂有雄羊雄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爲極質故特用三牲止爲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疏果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帝並從之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與羣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準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爲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議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霸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下修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鄭玄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爲度制曰可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其準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爲小殿五間以爲五佐室焉

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齊制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爨坐依梁法武帝時以德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已後以文帝配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餅糗果蔬備薦焉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爲五室周採漢三輔黃圖爲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高祖平陳收羅杞梓郊丘宗社典禮粗備唯明堂未立開皇十三年詔命議之禮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等定議事在弘傳後檢校將作大匠事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以獻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爲規北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樸棄之煬帝下其議但令於羅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終隋代祀五方上帝止於明堂恆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於其方人帝各

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帝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亦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於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祀五官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儀

隋書卷六

禮儀志一命伯爽典朕三禮○一本爽作臣一本作尼當由臣字之訛臣爽通

天壇頭宜曰皇天座地壇宜曰厚地座○宋本壇作擅按左傳昭元年注藝祭爲營壇

二十八宿及兩師等座悉停爲坎自是南北二郊悉無坎位矣○宋本閩本無悉停爲坎自是南北二郊十字臣按此十字於文非贅仍之

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帝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監本閩仰魄寶俱是五字又闕明堂之祀不五字俱從宋本補

隋書卷六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

禮儀二

春秋龍見而雩。梁制不爲恆祀。四月後旱則祈。兩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餧寡孤獨者。三省繇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恤怨曠。七撤膳蕩弛樂。慝而不作。天子又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與雲雨者。七日乃祈羣廟之主於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祈上帝。徧祈所有事者。大雩禮。立圓壇於南郊之左。高及輪廣四丈。周十二丈。四陛。牲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於其上。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地處。大雩。國南除地爲壇。舞童六十四人。祈百辟卿士於雩壇之左。除地爲壇。舞童六十四人。皆枝服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而畢。旱而祈澍則報以太牢。皆有司行事。唯雩則不報。若郡國縣旱請雨。則五事同時並行。一理冤獄失職。二賑餧寡孤獨。三省徭役。四進賢良。五退貪邪。守令皆潔齋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內山林川澤。常與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陳氏亦因梁制。祈而澍則報以少牢。武帝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卽位。以文帝配。青帝牲用黃牯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壝配樂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事也。梁陳制諸祠官皆給除穢氣藥。先齋一日服之。以取清潔。天監九年。有事雩壇。武帝以爲雨既頻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盛陽。而爲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於是遂移於東郊。十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爲乖。儀曹郎朱异議曰。案周官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五帝必柴。今明堂又無其事。於是停用柴。從坎瘞。典十一年。帝曰。四望之祀。頃來遂絕。宜更議復。朱异議。鄒衆云。四望謂日月星海。鄭玄云。謂五岳四鎮四瀆。尋二鄭之說。互有不同。竊以望是不卽之名。凡厥通祭。皆有斯旦。豈容局於星漢。拘於海瀆。請命司天有關水旱之義。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帝從之。又揚州主簿顧協又云。禮仲夏大雩。春秋龍見而雩。則雩常祭也。水旱且又禱之。謂宜式備斯典。太常博士亦從協議。祠部郎明嚴卿以爲祈報之祀。已備郊禋。泯草有時。不必同授。帝從其議。依舊不改。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藉田北。內有祈穀則齋官寄藉田省云。

後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五精帝於夏郊之東。爲圓壇。廣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爲三壝。外營相去深淺。幷燎壇。一如南郊。於其上祈穀實。以顯宗文宣帝配。青帝在甲寅之地。赤帝在景巳之地。黃帝在己未之地。白帝在庚申之地。黑帝在壬亥之地。面皆內向。藉以蒹葭。配帝在青帝之南。小退。藉以莞席。牲以騂。其儀同南郊。又祈禱者有九焉。一曰雩。二曰南郊。三曰堯廟。四曰孔顏廟。五曰社稷。六曰五岳。七曰四瀆。八曰瘞口。九曰豹祠。水旱癘疫。皆有事焉。無牲。皆以酒脯粢粟之饌。若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幣。有燎。不設金石之樂。選伎工端潔善謳詠者。使歌雲漢詩於壇南。自餘同正雩。南郊則使三公祈五天帝於郊壇。有燎座。位如雩。五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其儀如郊。禮堯廟則遣使祈於平陽孔顏廟則遣使祈於國學。如堯廟。社稷如正祭。五岳遣使祈於岳所。四瀆如祈五岳。瘞口如祈堯廟。豹祠如祈瘞口。

隋雩壇國南十三里。啓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百二十尺。孟夏之月。龍星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以太祖武元帝配。樊五官從配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理冤獄失職。存餧寡孤獨。掩骼埋胔。省徭役。進賢良。舉直言。退佞諂。黜貪殘。命有司會男女。恤怨曠。七日乃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乃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脩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瀆已下祈如初。典。秋分已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卽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拿扇。令

人家造土龍兩澍則命有司報州郡尉祈兩則理冤獄存餘寡孤獨掩骼埋胔潔齋祈於社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雨者從市斷屠如京師祈而澍亦各有報霖雨則禜京城諸門三禜不止則祈山川岳鎮海瀆社稷又不止則祈宗廟神州報以太牢州郡縣各禜其城門不止則祈界內山川及祈報用羊豕

禮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玉輅建大旂服大裘各於其方之近郊爲兆迎其帝而祭之所謂燔柴於泰壇掃地而祭者也春迎靈威仰者三春之始萬物稟之而生莫不仰其靈德服而養之也夏迎赤熛怒者火色熛怒其靈炎至明盛也秋迎白招拒者招集拒大也言秋時集成萬物其功大也冬迎叶光紀者叶拾光華紀法也言冬時收拾光華之色伏而藏之皆有法也中迎含樞紐者含容也樞機有關闔之義紐者結也言土德之帝能含容萬物開闔有時紐結有法也然此五帝之號皆以其德而名焉梁陳後齊後周及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時之日各於其郊迎而以太皞之屬五人帝配祭並以五官三辰七宿於其方從祀焉

梁制迎氣以始祖配牲用特牛一其儀同南郊天監七年尚書左丞司馬筠等議以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鳩化爲鷹尉羅方設仲春之月祀不用牲止珪璧皮幣斯又事神之道可以不殺明矣況今祀天豈容尚此請夏初迎氣祭不用牲帝從之八年明山賓議曰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頃代郊祀之服皆用衮冕是以前奏迎氣祀五帝亦服衮冕感謂迎氣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禮俱一獻帝從之陳迎氣之法皆因梁制

後齊五郊迎氣爲壇各於四郊又爲黃壇於未地所祀天帝及配帝五官之神同梁其玉帛牲各以其方色其儀與南郊同帝及后各以夕牲日之旦太尉陳幣告請其廟以就配焉其從祀之官位皆南陛之東西向壇上設饌畢太宰丞設饌於其座亞獻畢太常少卿乃於其所獻事畢皆撤又云立春前五日於州大門外之東造青土牛兩頭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於東郊登青幡於青牛之傍焉

後周五郊壇其禜及去國如其行之數其廣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內壝皆半之祭配皆同後齊星辰七宿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祀之其星辰爲壇崇五尺方二丈岳鎮爲埳方二丈深二尺山林已下亦爲埳壇崇三尺埳深一尺俱方一丈其儀頗同南郊冢宰亞獻宗伯終獻禮畢

隋五時迎氣青郊爲壇國東春明門外道北去宮八里高八尺赤郊爲壇國南明德門外道西去宮十三里高七尺黃郊爲壇國南安化門外道西去宮十二里高七尺白郊爲壇國西開遠門外道南去宮八里高九尺黑郊爲壇宮北十一里丑地高六尺並廣四丈各以四方立日黃郊以季夏土王日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五官及星三辰十宿亦各依其方從祀其牲依方色各用犢二星辰加羊豕各一其儀同南郊其岳瀆鎮海各依五時迎氣日遣使就其所祭之以太牢

晉江左以來乃至宋齊相承始受命之主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宋武初爲宋王立廟於彭城但祭高祖已下四世中興二年梁武初爲梁公曹文思議天子受命之日便祭七廟諸侯始封即祭五廟祠部郎謝廣等並駁之遂不施用乃建臺於東城立四親廟幷妃鄒氏而爲五廟告祠之禮並用太牢其年四月即皇帝位謝廣又議以爲初祭是四時常祭首月既不可移易宜依前剋日於東廟致齋帝從之遂於東城時祭訖遷神主於太廟始自皇祖太中府君皇祖淮陰府君皇高祖濟陰府君皇曾祖中從事史府君皇祖特進府君幷皇考以爲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爲文皇帝皇妣爲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特進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六親廟爲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室春祀夏礿秋嘗冬烝幷臘一歲凡五謂之時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其儀頗同南郊又有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天監三年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烝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詔從之自是祫祭乃及功臣是歲都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

以來郊廟祭祀帝已入齋百姓倘哭以爲乖禮修之等奏案禮國門在皐門外今之籍門是也今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籍門爲太遠宜以六門爲斷詔曰六門之內士庶甚多四時烝嘗俱斷其哭若有死者棺器須來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也到齋日宜去廟二百步斷哭四年何修之議案禮未祭一日大宗伯省牲鑊祭日之晨君親牽牲麗碑後代有冒暗之防而人主猶必親牽故有夕牲之禮頃代人君不復躬牽相承丹陽尹牽牲於古無取宜依以未祭一日之暮太常省牲視鑊祭日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也少牢饋食殺牲於廟門外今儀注諸廚烹牲謂宜依舊帝可其奏修之又曰鄭玄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迎牲今儀注乃至薦熟畢太祝方執珪瓚祼地遽謬若斯又近代人君不復躬行祼禮太尉既攝位實宜親執其事而越使卑賤太祝甚乖舊典愚謂祭日之辰宜使太尉先行祼獻乃後迎牲帝曰祼尸本使神有所附今既無尸祼將安設修之曰如禹鄭之意祼雖獻尸而義在求神今雖無尸求神之義恐不可闕帝曰此本因尸以祀神今若無尸則宜立寄求之所祼義乃定修之曰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祼今既存尸卒食之獻則祼鬯之求實不可闕又送神更祼經紀無文宜依禮草奏未報而修之卒後明山賓復申其理帝曰修之既不復存宜從其議也自是始使太尉代太祝行祼而又牽牲太常任昉又以未明九刻呈牲又加太尉祼酒三刻施饌閒中五刻行儀不辦近者臨祭從事實以二更至未明三刻方辦明山賓議謂九刻已疑太早況二更非復祭旦帝曰夜半子時即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餘依儀注又有司以爲三牲或離衹依制埋瘞猪羊死則不埋請議其制司馬褒等議以爲牲死則埋必在滌矣謂三牲在滌死悉宜埋帝從之五年明山賓議樽彝之制祭圜唯有三樽一曰象樽周樽也二曰山罍夏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彝名竟無其器直酌象樽之酒以爲珪瓚之實縕尊祼罍於獻不容共樽宜循彝器以備大典案禮器有大彝黃目夏彝虎彝鳥彝斝彝黃彝鳥彝王以珪瓚初祼后以璋瓚亞祼故春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禮殊無復亞祼止循其二春夏雞彝秋冬牛彝庶穆物備也帝曰雞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爲疑山賓曰臣愚管不舉明詔則終年乖舛案爲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宜以爲彝春夏兼用帝從之七年舍人周拾以爲禮玉幣以祀金幣以賓則祭日應奠玉幣詔下其議左丞孔休源議玉幣既有明文而儀注金幣當由宋齊乖謬宜依拾議帝從之又禮官司馬筠議自今大事遍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於是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寇賊平蕩築宮立闕簒戎戒嚴解嚴合十一條則遍告七廟禪武儀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王四夷款化貢方物諸公王以爵創封及詔封王詔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九年詔置置之實以藉田黑黍十二年詔曰祭祀用洗罍中水盥仍又滌爵以禮神宜鬱鬯潔而一器之內雜用洗手外可詳議於是御及三公應盥及洗爵各用一罍十六年四月詔曰夫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殉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烝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並同省牲帝從之十月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即之幽明義爲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异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餅蓋祭祀之禮應有兩餅相承止於一餅即禮爲乖請加煎油薄餅一餅帝從之於是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普通七年祔皇太子所生丁貴嬪神主於小廟其儀未祔前先脩埽室改塗其日有司行掃除開埽室奉皇考太夫人神主於坐奠制幣訖衆官入自東門位定祝告訖撤幣埋於兩楹間有司遷太夫人神主於上又奉穆貴嬪神主於下陳祭器如時祭儀禮畢納神主閉於埽室陳制立七廟一歲五祠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一太牢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五歲再殷殷大祫而合祭也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四年徙東廟神主祔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後齊文襄嗣位猶爲魏臣置王高祖秦州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貞公王祖太師文穆公王考相國獻武王凡四廟文皇帝受禪置六廟曰皇祖司空公廟皇祖

東部尚書廟皇祖秦州使君廟皇祖文穆皇帝廟太祖獻武皇帝廟世宗文襄皇帝廟爲六廟獻武已下不毀已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幷臘凡五祭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預祭河清定令四時祭廟禘祭及元日廟庭並設庭燎二所。

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從三品已上皆祀而世五等散品及執事官散官正三品已下從五品已上祭三世三品已上牲用一太牢五品已下少牢執事官正六品已下從七品已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已下達於庶人祭於寢牲用特豚或亦祭祖禰諸廟悉依其宅堂之制其間數各依廟多少爲限其牲皆子孫見官之牲後周之制思復古之道乃右宗廟而左社稷置太祖之廟幷高祖已下二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祧廟亦不毀閔帝受禪追尊皇祖爲德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廟號太祖擬已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爲五焉明帝崩廟號世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爲祧廟而不毀其時祭各於其廟祫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遷其籩菱芡芹葅兎醢家宰終獻訖皇后親撤豆降還板位然後太祝撤焉。

高祖既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兼太尉李詢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之禮上皇考桓王尊號爲武元皇帝皇妣尊號爲元明皇后奉迎神主歸于京師儀牲尚赤祭用日出是時帝崇建社廟改周制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已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曰皇曾祖康王廟三曰皇祖獻王廟四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各以孟月饗以太牢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祔祭之禮並準時饗其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霤則以季夏祀黃郊日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三年一祫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於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祫之月則陳時饗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庭及以功臣配饗幷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谷蠡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饗於廟庭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贊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禮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與博士褚亮等議曰謹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幷始祖而爲五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注禮記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以爲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幷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毀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義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即位建高廟於雒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舉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嗣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遷身殺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遷舊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祫祭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嘗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傳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

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喪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受命開基垂統聖嗣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雅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爲不毀之法至於蠻觸親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案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冢人處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阼忱撰禮圖亦從此義漢京諸廟既遷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末其圖太祖高祖各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從迭毀之法詔可未及創制既營建洛邑帝無心京師乃於東都固本里北起天經宮以遊高祖衣冠四時致祭於三年有司奏請準前議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祕書監柳晉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後子孫處朕何所又下詔唯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遂復停寢

自古帝王之興皆稟五精之氣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太山所以告成功也封乾而禪乎梁甫梁甫者太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道配成高德故禪乎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基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記曰王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格齊桓公既霸而欲封禪管仲言之群矣秦始皇既黜儒生而封太山禪梁甫其封事皆祕之不可得而傳也漢武帝頗採方士之言造爲玉牒而編以金繩封廣九尺高一丈二尺光武中興準遵其故晉宋齊梁及陳皆未遑其議後齊有巡狩之禮幷登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禪高祖不納晉王廣又率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司草儀注於是牛弘辛彥之許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創定其禮奏之帝遂巡其事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岱岳爲壇如南郊又壝外爲柴壇

埋祕神廟展宮縣於庭爲埋坎二於南門外又陳樂設位於青帝壇如南郊帝服衮冕乘金輅備法駕而行禮畢遂請青帝壇而祭焉

開皇十四年閏十月詔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吳山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掃並命多蒔松柏其霍山雩祀日遣使就焉十六年正月又詔北鎮於營州龍山立祠東鎮晉州霍山鎮若脩造並準西鎮吳山造神廟大業中煬帝因幸晉陽遂祭恆岳其禮頗採高祖拜岱宗儀增置二壇命道士女官數十人於壇中設醮十年幸東都過祀華岳築場於廟側事乃不經蓋非有司之定禮也

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漢法不俟二分於東西郊常以郊泰時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魏文譏其煩褻似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日於東門之外前史又以爲非時及明帝泰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合於古後周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爲壇如其郊用特牲青幣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圓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爲壇於埳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禮如朝日

開皇初於國東春明門外爲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遠門外爲坎深三尺廣四丈爲壇於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

凡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土穀不可偏祭故立社稷以主祀古先聖王法施於人則祀之故以勾龍主社周棄主稷而配焉歲凡再祭蓋春求而秋報列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然而古今既殊禮亦異制故左社稷而右宗廟者得質之道也右社稷而左宗廟者文之道也梁社稷在太廟西其初蓋晉元帝建武元年所創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門牆並隨其方色每以仲春仲秋幷令郡國縣祠社稷先農縣又兼祀靈星風伯雨師之屬及臘又各祠社稷於壇百姓則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祠水旱禱祈祠具隨其豐約其郡國有五岳者置宰祝三人及有四瀆若海應祠者

皆以孟春仲冬祠之舊太社廩犧吏牽牲司農省牲太祝吏讀牲天監四年明山賓議以爲案郊廟省牲曰則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讀牲祭之日則太尉牽牲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義實爲重今公卿貴臣親執威禮而令微吏牽牲頗爲輕末且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禮官實當斯職禮祭社稷無親事牽之文請宜以太常省牲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讀牲帝唯以太祝讀牲爲疑又以司農省牲於理似僭犧吏執紼即事成卑議以太常丞牽牲餘依明議於是遂定至大同初又加官社官稷幷前爲五壇焉

陳制皆依梁舊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爲六飯粳以敎稻以牟黃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璉又令太中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庭中以太牢祠老人星兼祠天皇大帝太一日月五星鉤陳北極北斗三台二十八宿大人星子孫星都四十六坐凡應預祠享之官亦太醫給除穢氣散藥先齋一日服之以自潔其儀本之齊制

後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方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後周社稷皇帝親祀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

開皇初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焉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爲社又於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爲籍星壇立秋後辰令有司祠以一少牢古典有天子東耕儀江左未暇至宋始有其典梁初籍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武帝以爲啓蟄而耕則在二月節內書云以殷仲春籍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又國語云王卽齋宮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乃有沐浴祼饗之事前代當以耕而不祭故闕此禮國語又云稷臨之太史讀之則知耕籍應有先農神座兼有讀述耕亶今籍田應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兼於耕所設先農神座陳廣輦之禮讀辭如社稷法又曰齊代舊事籍田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路後禮云親戴耒耜措於參保介之御間則置所乘路上若以今路與古不同則宜升之次路以明慎重而還在餘處於義爲乖且御史掌視尤爲輕省今宜以侍中奉耒耜戴於象路以隨木路之後普通二年又於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北壝大小列種梨柏便殿及齋官省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伐又有祈年殿云

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穈麻子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四門又爲大營於外又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先祠司農進種穜之種六宮主之行事之官幷齋設齋省於壇所列宮縣又置先農坐於壇上衆官朝服司空一獻不燎祠訖皇帝乃服通天冠青紗袍黑介幘佩蒼玉黃綬青帶袜舄備法駕乘木路耕官具朝服後殿中監進御耒於壇南百官定列帝出便殿升耕壇南陛卽御座應耕者各進於列帝降自南陛至耕位釋劍執耒三推三反升壇卽坐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籍田令帥其屬以牛耕終千畝以青箱奉種穜種跪呈司農詣耕所灑之耨訖司農省功奏事畢皇帝降之便殿更衣饗宴禮畢班賚而還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爲壇孟春吉亥祭先農於其上以后稷配牲用一太牢皇帝服衮冕備法駕乘金根車禮三獻訖因耕司農授耒皇帝三推訖執事者以授應耕者各以班五推九推而司徒帥其屬終千畝播殖九穀納於神倉以擬粢盛穫棗以餉儀牲云

周禮王后蠶於北郊而漢法皇后蠶於東郊魏遵周禮蠶於北郊吳韋昭制西蠶須則孫氏亦有其禮矣晉太康六年武帝楊皇后蠶於西郊依漢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西蠶設北壇置大殿七間又立蠶觀自是有其禮

後齊爲蠶坊於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之外方千步蠶宮方九十步牆高一丈五尺被以棘其中起蠶室二十七口別殿一區置蠶宮令丞佐史皆宦者爲之路西置皇后蠶壇高四丈方二丈四出階廣八尺置先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之南壇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階廣五尺外北方四十步面開一門

有綠褾襈褾衣黃履以供蠶母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蠶黃帝軒轅氏於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訖皇后因親桑於桑壇備法駕服鞠衣乘重翟帥六宮升桑壇東陛即御座女尚書執筐女主衣執鉤立壇下皇后降自東陛執筐者處右執鉤者居左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壇即御座內命婦以次就桑鞠衣五條展衣七條褖衣九條以授蠶母還蠶室初授世婦灑一簿領預桑者並復本位后乃降壇還便殿改服設勞酒班賚而還

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三妃三妘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太牢親祭進其先蠶西陵氏神壇畢降壇昭化壇亞獻淑媛終獻因以公桑蠶

隋制於宮北三里爲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嬪內外命婦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禮祭訖就桑位於壇南東面倘功進金鉤典制奉筐皇后採三條反鉤命婦各依班採五條九條而止世婦亦有蠶母受公桑瀝訖還依位皇后乃還宮自後齊後周及隋其典大抵多依晉儀然亦時有損益矣

禮仲春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於高禖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祠於城南祀以特牲因有其祀晉惠帝元康六年禖壇石中破爲二詔問石毀今應復不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造更下西府博議而城曹屬東晳議以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遽廢時此議不用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龍中造立此石詔更鐫石令如舊制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案梁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元嘉中脩廟所得陸澄以爲孝武時郊禖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

後齊高禖爲壇於南郊傍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歲春分玄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禖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東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皇帝服衮冕乘玉輅皇后服褕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諸便坐夫人終獻上嬪獻於禖神訖帝及后並諸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官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

隋制亦以玄鳥至之日祀高禖於南郊壇牲用太牢一舊禮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法皆隨其類而祭之北風師於西方者就秋風之勁而不從箕星之位北司中司命於南郊以天神是陽故北於南郊也北雨師於北郊者就水位在北也

隋制於國城西北十里亥地爲司中司命司祿三壇同壝祀以立冬後亥國城東北七里通化門外爲風師壇祀以立春後午國城西南八里金光門外爲雨師壇祀以立夏後申壇皆三尺牲以一少牢

昔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古之君子使人必報之故周法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祭法四方各自祭之若不成之方則闕而不祭後周亦存其典常以十一月祭神農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鄰羽嘉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猫虎之神於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蒼龍朱雀白獸玄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日月五方皆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於其側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則各爲坎餘則於平地皇帝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五官后稷田畯岳鎮海瀆中大夫獻七宿山林川澤已下自天帝人帝田畯羽毛之類牲幣玉帛皆從燎地祇郵表畷之類皆從埋祭畢皇帝如南郊便殿致齋明日乃蜡祭於南郊如東郊儀祭訖又如黃郊便殿致齋明日乃祭祭訖又如西郊便殿明日乃祭祭訖又如北郊便殿明日蜡祭訖還宮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熟則闕其方之蜡焉又以仲冬祭名源川澤於北郊用一太牢祭井於社宮用一少牢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於冰室祭司寒神開冰加以桃弧棘矢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古稱臘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稱禘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禘考諸先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禘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於是始革前制

後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年暮上臺東宮奏擇吉日詣殿堂貴臣與師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備設云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儛以事胡天鄉中遂多淫祀茲風至今不絕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侍皇帝親焉其儀並從夷俗淫僻不可紀也

隋書卷七

隋書卷七考證

禮儀志二幷妃鄒氏而爲五廟○監本鄒訛鄧各本同臣映斗按梁書高祖皇后鄒氏實建武中祖高祖進位梁公詔贈后爲梁公妃又姓譜鄒音希鄒豐鄒超之姓從鄒鄧當作郤郤毓之姓從郤坊本多訛

丹陽尹○一本陽作楊一本訛杜按史記楚世家與秦戰丹陽索隱此丹陽在漢中唐元和志周成王封熊繹于荆丹陽之地後移枝江亦曰丹陽前漢地理志丹陽郡注故鄣郡武帝更名屬有丹陽縣後漢郡國志丹陽郡屬有丹陽城晉書地理志丹陽郡統縣十一有丹楊注丹楊山多赤柳在西北隋書地理志丹陽郡注自東晉已後置郡曰揚州平陳韶並平蕩耕壘更於石頭城置蔣州統江寧當塗溧水三縣江寧注又云梁置丹陽郡及南丹陽郡陳省南丹陽郡平陳又廢丹陽郡以秣陵建康同夏三縣入焉大業初置丹陽郡有蔣山唐書地理志潤州丹陽郡武德三年以江都郡之延陵縣地置取潤浦爲州名有丹陽縣注本曲阿地臣映斗按楚之丹陽在漢中與枝江漢之丹陽乃秦鄣郡東晉而後屢析更置沿革廣狹不同而名則一唯丹楊山之楊作楊餘並當作陽有作楊與揚者並訛隋書各本互異前後不同故辨之於此餘俱改正

隋書卷七考證

隋書卷八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三

禮儀三

陳承定三年七月武帝崩新除尚書左丞庾持稱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有定準今撰梁故事及晉宋舊儀以為此注詔可之

梁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妻謝淑媛薨後不至墓門簡子晉傳重諮禮官何修之修之議以為改葬服緦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墳土木及於棹可依新宮火處三日哭假而已帝以為得禮二年何修之議追服三年無釋尚書議並以修之言為得

又二年始興王嗣子喪博士管恆議使國吳從服緦麻

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餘分月節則各有所繫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為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為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

又四年安成國剌稱嗣新建欲剋今日還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王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為不可宜待王妃服竟親奉威禮

五年貴嬪母卓喪議者疑其儀明山賓以為貴嬪既居母憂皇太子出貴嬪別第一舉哀以申聖情庶不乖禮帝從之

又五年祠部郎司馬褧撰貴嬪母卓亡應有服制請宜唯公子為母麻衣之制既葬而除帝從之

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

七年安成王慈太妃喪周捨撰使安成始興諸王以成服日一日為位受弔帝曰喪無二主二王既在遠嗣子宜祭攝事周捨撰嗣子著細布衣絹領帶皁衣用十五升萬凡有事及歲時節朔墓並於墅所朝夕哭三年不聽樂

十四年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為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帝可之於是諸王服封陽侯依成人之服

大同六年皇太子登儲案下殤之小功不行婚冠嫁三嘉之禮則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今行三嘉之禮嫌有小疑帝曰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娶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晉代蔡謨謝沈丁纂潘懷等遂云降服大功可以嫁女宋代裴松之何承天又云女有大功之服亦得出嫁范堅荀伯子等雖復率意致難亦未能折太始

東宮三師三少宮臣三品已上一舉哀

六年慶新立議大功之末乃可娶婦于時傳詢咸同斯議齊永明十一年有大司馬長子之喪武帝子女同服大功左丞顧杲之議云大功之末非直皇女嫡降無疑皇子婦納亦在非殊凡此諸議皆是公背正文務爲通耳徐爰王文憲並云兼服降爲大功皆不可以婚嫁於義乃爲不乖而又不釋其意天監十年信安公主當出適而有臨川長子大功之慘具論此義粗已詳悉太子今又啓審大功之末及下殤之小功行婚冠嫁三吉之事案禮所言下殤小功本是期服故不得有三吉之禮況本服是期降爲大功理當不可人間行者是用鄭玄逆降之義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謂本服大功子則小功踰月以後於情差輕所以許有冠嫁此則小功之末通得取婦前所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是關出大功之身不得取婦故有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非直子得冠嫁亦得取婦故有出沒婚禮國之大典宜有畫一今宗室及外戚不得復飾有干啓禮官不得輒爲曲議可依此以爲法

後齊定令親王公主太妃妃及從三品已上喪者借白鼓一面喪畢進輸王郡公主太妃儀同三司已上及令僕皆聽立凶門柏歷三品已上及五等開國通用方相四品已下達於庶人以魌頭旌則一品九旒二品三品七旒四品五品五旒六品七品三旒八品已上達於庶人唯旐而已其建旐三品已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品五品至軨六品至于九品至較勳品達於庶人不過七尺

王元軌子欲改葬祖及祖母列上未知所服邢子才議曰禮改葬緦麻鄭玄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唯三人而已然嫡曾孫孫承重者曾祖父母祖父母改葬既並三年之服皆應服緦而止言三人者非遺漏便是舉其略耳

開皇初高祖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聖教陵替國章殘缺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庶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陽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殷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遞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遑賓嘉之禮蓋未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俗弊詔曰可弘因奏儀擧者撰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以爲準亦微採王儉禮修畢上之詔遣班天下咸使遵用焉其喪紀上自王公下逮庶人著令皆爲定制無相差越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二品已上則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五品已上薨卒及三品已上有齊親已上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斂以朝服有封者斂以冕服未有官者白恰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斂棺內不得置金銀珠玉諸寶一品懸隔六五品已上四五品已下二轜車三品已上油憾朱絲絡網施襜兩箱畫龍憾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已上油憾施襜兩箱畫雲氣垂四旒蘇八品已下達於庶人輜甲車無憾襜旒蘇畫飾執紼一品五十人三品已上四十人四品三十人並布幘深衣三品已上四引四披六鐸六鑿五品已上二引二披四鐸四鑿九品已上二鐸二鑿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魌頭在京師葬者去城七里外三品已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已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

三年及齊喪不數閏大功已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

凶服不入公門齊喪已下不解官者在外曹視緣紗帽若重喪被起者皁絹下幘帽若入宮殿及須朝見者冠服依百官例

齊衰心喪已上雖有奪情並終喪不弔不賀不預宴舂喪未練大功未葬不弔不賀並終喪不預宴小功已下假滿依例居五服之喪受冊及之職儀衛依常式唯鼓樂從而不作若以戎事不用此制自秦兼天下朝覲之禮遂廢及周封蕭督爲梁王訖於隋恆稱藩國始有朝見之儀梁王之朝周入畿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牢米九十筥醯醢各三十五甕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蒭各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王東帛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王朝受享於廟既致享大冢宰又命公一人玄冕乘車陳九儐以東帛乘馬致食于賓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執贊設九儐以勞賓王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贊于公公皮弁迎於大門授贊受贊並於堂之中楹又明日王朝服設九介乘車備儀衛以見于公事畢公致享

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贊勞於梁王明日王還贊又明日王見三孤如見三公明日卿一人又執贊勞王王見卿又如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卿又各饗賓並屬官之長爲使牢米東帛同三公

開皇四年正月梁主蕭巋朝于京師次於郊外詔虞平王楊雄吏部尚書韋世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於驛館雄等降就便幕巋服通天冠絳紗袍端笏立於東階下西面文武陪侍如其國雄等立於門右東面巋攝內史令柳顧言出門請事世康曰奉詔勞於梁帝顧言入告巋出迎於館門之外西面再拜持節者導雄與巋俱入至於庭下巋北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於館門外道右東向巋送於門外西面再拜及奉見高祖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御大興殿如朝儀巋服遠遊冠朝服以入君臣並拜禮畢而出

古者天子征伐則宜於社造于祖禰于上帝還亦以牲徧告梁天監初陸璉議定軍禮遵其制帝曰宜者請征討之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隊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後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奮乾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于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于社有司以毛血釁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瀆源川等乃爲坎壇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實于坎又歃血歃徧又以實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壇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屆戰所卜剛日備玄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爲壇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護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戰前一日皇帝禡祖司空禡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又以太牢賞用命戰士于祖引功臣入旌門即神庭而授脤馘又罰不用命於社即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諾社訖擇日行飲至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月朔陳六師飭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勳之類因述其功不書實典焉

隋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岳瀆以太牢山川以少牢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亦如之將發軔則軷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爲山象設埋垺有司刳羊陳俎豆駕將至委牽幣屬脯醢加羊於軷西首又奠酒解羊幷饌埋於垺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軌前乃飲授辭遂轢軷上而行

大業七年征遼東煬帝遣諸將於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擅二壇設方壇行宜社禮帝齋於臨朔宮懷荒殿預告官及侍從各齋于其所十二衛士並齋帝衮冕玉輅備法駕禮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又於宮南類上帝積柴於燎壇設高祖位於東方帝服大裘以冕乘玉輅祭奠玉帛並如宜社諸軍受胙畢帝就位觀燎乃出又於薊城北設壇祭馬祖於其上亦有燎又於其日使有司幷祭先牧及馬步無鐘鼓之樂衆軍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置一纛十隊爲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明光甲鉄具裝青纓拂建猰貐旗第二團絳絲連朱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貔貅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鉄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玄犀甲獸文具裝建纓拂建六駮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鐃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擲鼓金鉦各二具後部鐃吹一部鐃二面哥簫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吳吹簫篳篥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隼旗幡一第二團每隊黃隼旗幡一第三團每隊白隼旗幡一第四團每隊蒼隼旗幡一長槊楯弩及甲胄等各稱兵數受降使者一人給二馬輜車一乘白獸幡及節各一騎吏三人車輻白從十二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制戰陣則爲監軍帥將發候大角一通步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陣四面團營然後諸團嚴鼓大角三通則鐃鼓俱振騎第一團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鼓吹次弓矢一隊合二百騎建蹲獸旗飛黃二張大將在其下次誕馬二十匹次大角次後部鐃次第三團次第四團次受降使者次及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團第一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道夾以行第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

北面陣夾以行亞將領五百騎建騰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圍騎陣於東面第二圍騎陣於南面鼓吹坐大將居中騎馬南向第三圍騎陣於西面第四圍騎陣於北面合爲方陣四圍外向步卒坐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營定四面陣者引騎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奕督察其安營之制以車外布閒設馬槍次施兵幕內安雜畜事畢大將亞將各一就牙幔其馬步隊與軍中散兵交爲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遠營漸進二十四日纔發而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兩部前後先置又亘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軍亘一千四十里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爲記御營內者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軍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廝隸悉以帛爲帶緣於衣領名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事使人交相去來者執以行不執幡而離本軍者佗軍驗軍記帶知非部兵則所在斬之是歲也行幸望海鎮於禿黎山爲壇祀黃帝行禡祭詔太常少卿牽羣博士楮亮奏定其禮皇帝及諸預祭臣近侍官諸軍將皆齋一宿有司供幔設位爲埋焰神坐西北內壝之外建二旗於南門外以熊席設帝軒轅神坐於壝之外青弓矢於坐側建槊於坐後皇帝出甲次入門軍官定位皆再拜奠禮畢還宮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預祭官皆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開皇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北伐突厥四月己未次於河上禡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

後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太廟灼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衮冕至廟拜於太祖偏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此下至衆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閫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

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常服乘馬遣大司馬賀蘭祥於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受甲兵

隋制皇太子親戎及大將出師則以豭豝一置鼓皆告社廟受斧鉞訖不得反宿於家開皇八年晉王廣將伐陳內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於太祖廟禮畢又命有司宜於太社

古者三年練兵入而振旅至於春秋蒐獵亦以講其事焉梁陳時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宣武場其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南岡幷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撾一鼓爲嚴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萊野爲場爲二軍進止之節又別壇於北場與駕停觀遂命將聞士教衆爲戰陣之法凡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戰士次之槊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臥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使戰鬬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蹉跌之塗前五日皆講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爲和門都壇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爲直陣以相侯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胄乘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爲客主先舉爲客後舉爲主從五行相勝法爲陣以應之

後齊眷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蒐前一日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諸行宮將親禽服戎服鈒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

而進。甄常陳一方以令三驅圍合。更奔騎令曰。爲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筋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鼓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戲還隊於獲旗之北。王公已下以次射禽。皆送旗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之庖。其餘即於圍下量錫將士。禮畢。改服。皴者韜刀而還。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河清中。定令。每歲十二月半後。曆武至晦。遂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至永巷南下。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閤。一軍從東上閤。並從端門南出闕門。前橋南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

後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坐。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釋服。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侯。又畢。羣官乃射五埒。一品二品三十發。一發獲馬十發射下十發射上三三品二十五發。一發獲馬五發射下十發射上三四品二十發。一發獲馬五發射下八發射上三五品十五發。一發獲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二侍官御仗已上十發。一發獲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季秋大射。皇帝備大駕。常服御七寶輦。射七埒。正三品已上第一埒。一品五十發。一發獲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五發射上三。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品四十二發。一發獲馬十二發射下二十二發射上二。四品三十七發。一發獲馬十發射下十二發射上二。五品第三埒。三十二發。一發獲馬八發射下十六發射上二。六品第四埒。二十七發。一發獲馬六發射下十二發射上二。七品第五埒。二十一發。一發獲馬四發射下九發射上二。八品第六埒。十六發。一發獲馬四發射下九發射上一。九品第七埒。十發。一發獲馬三發射下四發射上一。射訖。大射置大將軍一人。錄事二人。七埒各置埒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埒士四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懸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埒士等員。以司其事。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旂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晉之。軍中皆鼜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於所萊之北建旗爲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即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即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狢於陣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爲壇。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陣。遂以苗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礿。仲秋教練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如振旅之陣。遂以狩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烝。

孟秋迎太白。候太白夕見於西方。先見三日。大司馬戒期。遂建旗於陽武門外。司空除壇北。有司薦毛血。登歌奏昭夏。在位者拜。事畢。出。其日中後十刻。六軍士馬俱介。胄集旗下。左右武伯督十二帥嚴衛。侍臣文武俱介。胄奉迎樂師擅黃鐘右五鐘。皆應。皇帝介胄警蹕以出。如常儀。而無鼓角。出國門而軷祭。至則舍於次。太白未見五刻。中外皆嚴。皇帝就位。六軍鼓譟行三獻之禮。每獻鼓譟如初。獻事訖。燔燎瘞貍。鼓譟而還。

隋制。大射祭射侯於射所。用少牢。軍人每年孟秋閱戎具。仲冬教戰法及大蒐。三年。煬帝在楡林突厥啓民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帝欲誇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爲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使。並揚旗建節。分申佃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圍闕南面方幢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翟豬車。其飾如木輅。重輞漫輪。虬龍繞轂。漢東京圖簿所謂獵車者也。駕六黑騑。太常陳鼓笳鐃簫角於帝左右。各百二十。百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將並鼓行越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翟豬停輿。有司斂大綏。王公已下。皆整弓矢。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初驅過。有司整御弓矢以前。待詔再驅過。備身將軍奉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坐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則抗小綏。次諸將發。射之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三軍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腸爲上等。達右耳本爲次等。自左髀達于

右騶爲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之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佃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鼓之鼓及諸軍鼓俱振。卒徒皆譟。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薦腊于京師。小獸私之。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爲僕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幘皁褠衣。執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轉角。方相氏黃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又作窮奇租明之類。凡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戌夜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戌夜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諸事官第一品已下。從六品已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內。分出二上閤。作方相與十二獸傑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於郭外。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假子如後齊。冬入隊二時。儺則四隊。隊事十二人。赤幘褠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趨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臨牲匈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幷酒埋之。

後齊制。日蝕。則太極殿西廂東向堂。東廂西向各設御座。羣官公服。晝漏上水一刻。內外皆嚴。三門者閉中門。單門者掩之。蝕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即御座。直衛如常。不省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袷單衣。侍臣皆赤幘帶劍升殿。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持劍出戶。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屬。帥行宮內諸門。被門。屯衛。太社。鄰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繫社壇三匝。太祝令陳辭責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版上尚書門。司疾上之。又告漕都尹。鳴鼓如嚴鼓法。日光復圓止。奏解嚴。

後魏每攻戰。剋捷。欲天下知聞。迺書帛建於竿上。名爲露布。其後相因施行。開皇中。迺詔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宣行。承詔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訖拜。蹈舞者三。又拜。郡縣亦同。

隋書卷八

禮儀志三三品二十五發注十發射上三發射疊〇監本脫上三發射四字從宋本增

隋書卷八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四

禮儀四

周大定元年靜帝遣兼太傳上柱國杞國公椿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熙奉皇帝璽紱策書禪位于隋司錄慶慶則曰請設壇於東第博士何妥議以爲受禪登壇以告天也故魏受漢禪設壇於繁昌爲在行旅郊壇乃闕至如漢高在汜光武在鄗盡非京邑所築壇自晉宋揖讓皆在都下莫不並就南郊更無別築之義又後魏即位登朱雀觀周帝初立受朝於路門雖自我作古皆非禮也今即府爲壇恐招後論議者從之二月甲子椿等乘象輅備鹵簿持節率百官至門下奉策入次百官文武朝服立于門南北面高祖冠遠遊冠府寮陪列記室入白禮曹導高祖府寮從出大門東廂西向椿奉策書熙奉璽紱出次節導而進高祖揖之入門而左椿等入門而右百官隨入庭中椿南向讀冊書畢進授高祖高祖北面再拜辭不奉詔上柱國李穆進喻朝旨又與百官勸進高祖不納椿等又奉策書進而敎勸高祖再拜俯受策以授高熲受璽以授虞慶慶則退就東階位使者與百官皆北面再拜稽首三稱萬歲有司請備法駕高祖不許改服紗帽黃袍入幸臨光殿就閤內服衮冕乘小輿出自西序如元會儀禮部尚書以案承符命及祥瑞牒進東階下納言跪御前以聞內史令奉宣詔大赦改元曰開皇是日命有司奉冊祀于南郊

後齊將崇皇太后則太尉以玉帛告圓丘方澤以幣告廟皇帝乃臨軒命太保持節太尉副之設九儀命使者受璽綬冊及節詣西上閤其日昭陽殿文物具陳臨軒訖使者就位持節及璽綬稱詔二侍中拜進受節及冊璽綬以付小黃門黃門以詣閤皇太后服褕衣處昭陽殿公主及命婦陪列於殿皆拜小黃門以節綬入女侍中受以進皇太后皇太后興受以授左右復坐反節於使者使者受節出冊皇后如太后之禮

後齊冊皇太子則皇帝臨軒司徒爲使司空副之太子服遠遊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冊讀訖皇太子跪受冊於使以授中庶子又受璽綬於尚書以授庶子稽首以出就冊則使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內外官定列皇太子階東西面若幼則太師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頂幘服從以受冊明日拜章表於東宮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輜車奉章詣朝堂謝擇日齋於崇正殿服冕乘石山安車謁廟擇日羣臣上禮又擇日會明日三品以上賀

冊諸王以臨軒日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馬齎召版詣王第王乘高車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輜車既入至席尚書讀冊訖以授王又授章綬事畢乘輜車入鹵簿乘高車詣闕闕門伏闕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就第則鴻臚卿持節吏部尚書授冊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出乘輜車持節詣王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讀冊博士讀版王俛伏興進受冊章綬茅土俛伏三稽首還本位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冊乘輜車至州如王第

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妃公主恭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在方取社壇方面土包以白茅內青緹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爲社

隋臨軒冊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否百司定列內史令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冊開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受冊訖授茅土焉

後齊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圓丘方澤以幣告廟擇日臨軒中嚴羣官位定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升脫空頂幘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冕侍中繫玄紘脫絳紗袍加衮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萬歲皇帝入溫室移御坐會而不上壽後日文武羣官朝服上禮酒十二鐘米十二囊牛十二頭又擇日親拜圓丘方澤謁廟

皇太子冠則太尉以制幣告七廟擇日臨軒有司供帳於崇正殿中嚴皇太子空頂幘公服出立東階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階之南東面皇太子受詔訖入室盥櫛出南面使者進揖詣冠席西面坐光祿卿盥訖詣太子前疏櫛使者又

盥畢進實三梁冠至太子前東面祝脫空頂幘加冠太子興入室更衣出又南面就席光祿卿盥櫛使者又盥祝脫三梁冠加遠遊冠太子又入室更衣設席中楹之西使者揖就席南面光祿卿洗爵酌醴使者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即席坐祭之啐之奠爵降階復本位西面三師三少及在位羣官拜事訖又擇日會宮臣又擇日謁廟

隋皇太子將冠前一日皇帝齋於大興殿皇太子與賓贊及預從官齋於正寢其日質明有司告廟各設筵於阼階皇帝衮冕入拜即御座賓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贊冠者坐櫛設纚賓盥訖進加緇布冠贊冠進設頍纓賓揖皇太子適東序衣玄衣素裳以出贊冠者又坐櫛賓進加遠遊冠改服訖賓又受冕太子適東序改服以出賓揖皇太子南面立賓進受醴進筵前北面立祝皇太子拜受觶賓復位東面答拜贊冠者奉饌於筵前皇太子祭奠禮畢降筵進當御東面拜納言承詔詣太子戒訖太子拜贊冠者引太子降自西階賓少進字之贊冠者引皇太子進立於庭東面諸親拜訖贊冠者拜太子皆答拜與賓贊俱復位納言承詔降令有司致禮賓贊又拜皇帝降復阼階拜皇太子已下皆拜皇帝出更衣還宮皇太子從至閤因入見皇后拜而還

後齊皇帝納后之禮納采問名納徵訖告圓丘方澤及廟如加元服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爲使司徒副之持節詣皇后行宮東向奉璽綬冊以授中常侍皇后受冊於行殿使者出與公卿以下皆拜有司備迎禮太保太尉受詔而行主人公服迎拜於門使者入升自賓階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席於兩楹間皇子以置書版升主人跪受送使者拜于大門之外有司先於昭陽殿兩楹間供帳爲同牢之具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珮加幜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望車女侍中貴嬪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衮冕出升御座皇后入門大鹵簿住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閤施步障降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婦去幜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帝升自西階詣同牢坐與皇后俱坐各三飯訖又各酳二爵一卺婆禮畢皇后與南面立皇帝御太極殿玉公已下拜皇帝與入明日后農衣於昭陽殿拜表謝又明日以榛栗棗修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日羣官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徧見羣廟

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于大門外禮畢會於聽事其次問名納吉並如納采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爲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爲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爲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昭陽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日羣官上禮訖日妃還又訖日皇太子拜閤

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於廟使者執鴈主人迎拜於大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於楹間南面納采訖乃行問名儀事畢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如納采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期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而誡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勖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受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廟妃服褕翟立於東房主人迎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少進西面戒之母於西階上施衿結帨及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幜皇太子乃御輪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宮妃三日雞鳴夙興以朝奠笲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笲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戶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奠而出

後齊娉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皆用羔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稻米麵各一斛自皇子王已下至於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則減其半納徵皇子王用玄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大璋一（第一品已下至從三品用璧四獸皮二第一品已下至從五品用豹皮二第二品已下至從九品用麂皮）錦綵六十匹（一品錦綵四十匹二品二十四匹三品二十匹四品雜綵十匹五品十匹六品七品五匹）絹二百匹（一品一百四十匹二品一百二十匹三品一百匹四品八十匹五品六十匹六品七品五十匹八品九品三十匹）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麵各十斛（一品至三品減半二口酒黍稷稻米麵各減六斛四品五品減一犢酒黍稷稻米麵又減二斛六品已下無犢酒黍稷稻米麵各一斛）諸王之子已封未封禮皆同第一品新婚從車皇子百乘一品五十乘第二第三品三十乘第四第五品二十乘第六第七品十乘八品達於庶人五乘各依其秩以節

梁大同五年臨城公婚公夫人於皇太子妃爲姑姪遣見之儀賓者互有不同令曰纏隔之儀既稱合於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姻不失親若使榛栗腶修贊饋必舉副笄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婦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嫁進酳醑已傳婦事之則而奉盤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賈文異世臨城公夫人於妃既是姑姪宜傳省

後齊將禪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置執經一人侍讀二人執讀一人讀句二人錄義六人奉經二人讀之旦皇帝服通天冠玄紗袍乘象輅至學坐廟堂上讀訖還便殿改服絳紗袍乘象輅還宮讀畢以一太牢釋奠孔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行三獻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升阼即坐宴畢還宮皇太子每通一經亦釋奠乘石山安車三師乘車在前三少從後而至學焉梁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以爲釋奠仍會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袍樂用軒懸預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爲禮云凡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案今學堂凡有三階愚謂客若降等則從主人之階今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若釋奠事訖宴會之時無復先師之敬太子升堂則宜從西階以明不由阼義吏部郎徐勉議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與爲學自然中陛又檢東宮元會儀注太子升崇正殿不欲東西階賓東宮與儀列云太子元會升自西階此則相承爲踧請自今東宮大公事太子升崇正殿並由阼階其預會賓客依舊西階

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義疑之侍中尚書令臣敬容尚書僕射臣謝舉尚書臣僧晏臣之遴臣筠等以爲參點並事宣尼回路同諮泗水鄒魯稱威洙汶無譏師道既光得一貴敬無虧亞貳況於兩公而云不可制曰可

後齊制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旦祭酒領博士已下及國子諸學生已上大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已下大學諸生階下拜孔揖顏日出行事而不至者記之爲一負兩箱服則止學生每十日給假皆以景日放之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已下亦每月朝云

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牢別一行鄉飲酒禮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州郡縣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學生皆乙日試書景日給假焉

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畫門闕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樽羣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黃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坐有司御前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阼階脫舄劍升殿席南奉贊珪璧畢下殿納舄佩劍詣本位主客郎徙珪璧於東廂帝輿入從御坐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已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坐王公上壽禮畢食食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賦黃甘遠二品已上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每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樽以次還坐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遠遊冠服乘金輅鹵簿以行預會則劍履升坐會訖先與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唯應南面何更居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爲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既南向乃詔壺於南牖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贄珪璧並量付所司周捨案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頃王者不親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郎既冢宰隸職今元日五等奠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鄭玄注覲禮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漢時少府職主珪璧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舄升階尋路寢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案漢氏則乘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版輿升殿制可

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已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鼓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疏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

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幢自餘亦多依梁禮云
後齊正日侍中宣詔勞州郡使詔牘長一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不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諸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枚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亦以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正會日依儀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在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給四曰長吏華浮奉客以求小譽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干亂奉公外內懈惰綱維不設所宜糾勅正會日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上計勞訖付紙遣陳土宜字有脫誤者呼起席後立書迹體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無可取者奪容刀及席既而本曹郎中考其文迹才辭可取者錄牒吏部關同流外三品敘元正大饗百官一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預會一品已下正三品已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下代刺史並升殿從三品已下從九品已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官者在階下勳品已下端門外
隋制正旦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鵷簿至顯陽門外入賀復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宮皇太子朝訖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預會則設坐於御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解劍以升會訖先興
後齊元日中宮朝會陳樂皇后褕衣乘輿以出於昭陽殿坐定內外命婦拜皇后與妃主皆跪皇后坐妃主皆起長公主一人前跪拜賀禮畢皇后入室乃移蓆坐於西廂皇后改服褕狄以出坐定公主一人上壽訖就坐御酒食賜爵並如外朝會
隋儀如後齊制而又有皇后受羣臣賀禮則皇后御坐而內侍受羣臣拜以入承令而出羣臣拜而罷
後齊皇太子月五朝未明二刻乘小輿出爲三師降至承華門升石山安車三師朝車在前三少在後自雲龍門入皇帝御殿前設拜席位至柏閣齋帥引洗馬中庶子從至殿前席南北面再拜
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議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卬疑非禮魏收改爲西面邢子才議欲依前曰凡禮有同者不可令異詩說天子至於大夫皆乘四馬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邪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南面坐議者言皆昏舊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爲避尊位非爲向臺殿也子才以爲東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普臣四海不以爲嫌又何疑於東面禮世子絕旁親世子冠於阼冢子生接以太牢漢元著令太子絕馳道此皆禮同於君又晉王公世子攝命臨國乘七旒安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以爲嫌況東面者君臣通禮獨何爲避明爲向臺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在於殿猶且東面於北城非宮殿之處更不得邪諸人以東面爲尊宴會須避案燕禮燕義君位在東賓位則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篇不在西也禮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惡空其位左亦在東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爲貴皇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臣賓自得申其正位禮者皆東宮臣屬公卿接宴觀禮而已若以西面爲卑實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遵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爲冢宰太子爲儲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重於宴臣賓南面貴於東面臣疎於子冢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異宮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公卿爲賓明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案儀注親王受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王公南面而獨約太子何所取邪議者南尊改就西面轉君位更非合禮方面既少難爲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於禮爲允魏收議云去天保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羣官於西園都亭坐從

東面義取於向中宮臺殿故也二年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收籍以爲疑前者遂有別議議者同之邢卿書以前定東面之議復申本懷此乃國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收以爲太子東宮位在於履長子之義也案易八卦正位向中皇太子今居北城於宮殿爲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爲背也前者立議據東宮爲本又案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爲禮此又成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南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國東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何爲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苟別君臣同異之禮恐重紙累札書不盡也子才竟執東面收執西面援引經據大相往復其後竟從西面爲定時議又疑宮吏之姓與太子名同子才又謂曰案曲禮大夫士之子不與世子同名鄭注云若先之生亦不改漢法天子登位布名於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咸避案春秋經衛石惡出奔晉在衛侯衎卒之前衎卒其子惡始立明石惡於長子同名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內與皇太子於天子禮亦不異鄭言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宋向戌皆與君同名春秋不譏皇太子雖有儲貳之重未爲海內所避何容便改人姓然事有消息不得皆同於古宮吏至微而有所犯朝名從事亦是難安宜聽出宮尚書更補佗職制曰可

後周制正之二日皇太子南面列軒懸宮官朝賀及開皇初皇太子勇準故事張樂受朝宮臣及京官北面稱慶高祖誚之是後定儀注西面而坐唯宮臣稱慶臺官不復總集煬帝之爲太子奏降章服宮官請不稱臣詔許之

後齊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襪舄而受朝於太極殿尚書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典御酌酒巵置郎中前郎中拜還席伏飲禮成而出立夏季夏立秋讀令則施御座於中楹南向立冬如立春於西廂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

後齊每策秀孝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考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皇帝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其有脫誤書蝨孟浪者起立席後飲墨水脫容刀

後齊宴宗室禮皇帝常服別殿西廂東向七廟子孫皆公服無官者畢衣介幘集神武門宗室尊卑次于殿庭七十者二人扶拜八十者扶而不拜升殿就位皇帝與宗室伏皇帝坐乃興拜而坐尊者南面卑者北面皆以西爲上八十者一坐再至進絲竹之樂三爵畢宗室避席待詔而後復位乃行無算爵

正晦汎舟則皇帝乘輿鼓吹至行殿升御坐乘輿以與王公登舟置酒非預汎者坐於便幕

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堂雍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已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畢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則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畢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面肅拜五更進珍羞酒食親祖割執醬以饋執爵以酳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酳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己請受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賜鳩杖黃帽（有物即給不爲常也）

後周保定三年陳養老之禮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事見謹傳

隋書卷九

禮儀志四莫筭於皇帝盛帝撫之又莫筭於皇后皇后撫之○一本筭俱訛算按筭符貫切竹器儀禮士昏禮勇坐撫之鄭筭拜蹲又拜降階受筭厥脩升進北面拜筭於席禮記蹲執筭燕禮乘授脩以見

隋書卷九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五

禮儀五

輿輦之別蓋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隨時而變代有不同梁初尚遵齊制其後武帝既議定禮儀乃漸有變革始永明中步兵校尉伏曼容奏宋大明中尚書左丞荀萬秋議金玉二輅並建碧旂象革木輅並建赤旂非時遲所上又非五方之色今五輅五牛及五色幡旗並請準齊所尚青色時議所駁不行及天監三年乃改五輅旗同用赤而旒不異以從行遲所尚也七年帝曰據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而今大祀並乘金輅詔下詳議周捨以爲金輅以之齋車本不關於祭祀於是改陵廟皆乘玉輅大駕則太僕卿御法駕則奉車郎馭其餘四輅則使人執轡以朱絲爲之執者武冠朱衣又齊永明制玉輅上施重屋樓寶鳳皇綴金鈴鏁珠璫玉蟬佩四角金龍銜五綵毦又畫麒麟頭加於馬首者十二年帝皆省之初齊武帝造大小輦並如輅車但無輪轂下橫轅輈梁初漆畫代之後帝令上可加笨輦形如犢車自茲始也中方八尺左右開四望金爲龍首飾其五末謂轅轂頭及衡端也金鸞樓輈其下施重層以空青雕鏤爲龍鳳象漆木橫前名爲望板其下交施三十六橫小輿形似輅車金裝漆畫但施八橫元正大會乘出上殿西堂舉哀亦乘之行則從後一名輿車羊車一名輦其上如輅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髻數人引之時名羊車小史漢氏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梁貴賤通得乘之名曰牽子

畫輪車一乘駕牛乘用如齊制舊史言之詳矣

衣書車十二乘駕牛漢皁蓋朱裏過江加綠油幢朱絲絡青交路黃金塗五末一曰副車梁朝謂之衣書車

皇太子鸞輅駕三馬左右騑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旒黃降龍旂蓋畫幡文騑黃金塗五末近代亦謂之鸞輅即象輅也梁東宮初建及太子釋奠元正朝會則乘之以畫輪爲副若常乘畫輪以輅衣書車爲副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繩絡兩箱裏飾以錦黃金塗五末二千石四品已上及列侯皆給輅車駕牛伏兔箱青油幢朱絲絡轂輞皆黑漆天監二年令三公開府尚書令則給鹿幡輅施耳後戶皁輞尚書僕射左右光祿大夫侍中中書監令祕書監則給鳳轄輅後戶皁輞領護國子祭酒太子詹事尚書侍中列卿散騎常侍給聊泥輅無後戶漆輪車騎驃騎及諸王除刺史帶將軍給龍雀輅以金銀飾御史中丞給方蓋輅形如小傘

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皆特加皁輪車駕牛形如犢車但烏漆輪轂黃金雕裝上加青油幢朱絲絡通憾或四望上臺三夫人亦乘之以揭幢涅憾爲副王公加禮者給油幢給車駕牛朱輪華轂天監二年令上臺六宮長公主公主諸王太妃妃皆乘清油輿幢通憾車揭幢涅憾爲副采女皇女諸王嗣子侯夫人皆乘赤油揭幢車以涅憾爲副侍女直乘涅憾之乘諸王三公並乘通憾平乘車竹箕子壁仰檐棬爲輞如今犢車俎舉憾通覆上方州刺史並乘通憾平肩輿從橫施入橫亦得金渡裝較天子至千下賤通乘步輿方四尺上施隱膝以及擎舉之無禁限載輿亦如之但不施脚以其就席便也優禮者人輿以升殿司徒謝朏以腳疾優之

五牛旗左青赤右白黑黃居其中蓋古之五時副車也舊有五色立車五色安車合十乘各爲五時車建旗十二各如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旗安車則斜注馬亦隨五時之色白馬則朱其鬣尾左右驂駿金鏤鍚黃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名五時副車晉過江不恆有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後但以五色木牛象車豎旗於牛背使人輿之旗常壞不舒唯天子親戎乃舒其旆周遷以爲晉武帝平吳後造五牛之旗非過江始爲也

指南車大駕出爲先啓之乘漢初置俞兒騎並爲先驅左太冲曰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後廢其騎而存其車

記里車駕牛其中有木人執槌車行一里則打一槌

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旒蘇羽葆凡鼓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在殿庭則晝舊旗爲樓樓上有翔鸞棲烏或爲鵲形

陳承梁末王琳縱火延燒車府至天嘉元年勅守都官尚書寶安侯到仲舉議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輅及五色副車皆金薄交龍爲輿俯軾文虎伏軾蚪首銜軛左右吉陽籍獐雀立衡欄文畫鞎絲油蓋黃絞裏相思掾金華末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各依方色加槊戟於車之右韜以獻獫之衣獸頭幡長丈四尺懸於戟杪玉輅正副同駕六馬餘輅皆駕四馬馬並黃金爲乂髦插以翟尾玉爲鏤鍚又以綵畫赤油長三尺廣八寸繫兩軸頭古曰飛軨改以綵畫蛙蟆幡綴兩軸頭即古飛軨遺象也五輅兩箱後皆用玳瑁爲鵾翅加以金銀雕飾故俗人謂之金鵾車兩箱之裏衣以紅錦金花帖釘上用紅紫錦爲後檐青絞純帶夏用簟冬用綺繡褥此後漸修具依梁制

後魏天興初詔議曹郎董謐撰朝儀始制軒冕未知古式多違舊章孝文帝時儀曹令李韶更奏詳定討論經籍議改正之唯備五輅各依方色其餘車輦猶未能具至熙平九年明帝又詔侍中崔光與安豐王延明博士崔瓚採其議大造車服定制五輅並駕五馬皇太子乘金輅朱蓋赤質四馬三公及王朱屋青表制同於輅名曰高車駕三馬庶姓王侯及尚書令僕已下列卿已上並給軺車駕用一馬或乘四望通幰車駕一牛自斯以後條章粗備北齊咸取用焉

其後因而著令並無增損

王庶姓王儀同三司已上親公主雉尾扇紫傘皇宗及三品已上官青傘朱裏其青傘碧裏達於士人不禁

正從第一品執事官散官及儀同三司諸公主得乘油色朱絡網車車牛飾得用金塗及純銀二品三品得乘卷通幰車車牛飾用金塗四品已下七品已上得乘偏幰車車牛飾用銅

尚書令給哄士十五人左右僕射御史中丞各十二人周氏設六官置司輅之職以掌公車之政辨其名品與其物色

皇帝之輅十有二等一曰蒼輅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輅以祀東方上帝三曰朱輅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黃輅以祭地祇中央上帝五曰白輅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六曰玄輅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祭神州此六輅通漆之而已不用他物爲飾皆疏面旋就以方色偪十有二（疏面刻皮當翻）七曰玉輅以享先皇加元服納后八曰碧輅以祭社稷享諸先帝大貞於郊食三老五更享食諸侯及耕藉九曰金輅以祀星辰祭四望視朔大射賓射饗羣臣巡犧牲養國老十曰象輅以望秩羣祀視朝燕諸侯及羣臣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宗巡省臨太學幸道法門十一曰革輅以巡兵即戎十二曰木輅以田獵行鄉畿此六輅又以六色漆而畫之用玉碧金象革物以飾諸末皆錫面金鉤就以五采偪十有二（錫鎍金當翻鉤以鵾翹翼變）

皇后之車亦十二等一曰重翟以從皇帝（重翟羽爲車蔽）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二曰厭翟以祭陰社（次其羽也）三曰翬輅以採桑（翬羽飾之）四曰翠輅以從皇帝見賓客（翠羽飾之）五曰雕輅以歸寧（刻繒末也）六曰翟輅以臨諸道法門（翟羽飾也）六輅皆錫面朱總以朱綠爲之置馬勒直兩耳與兩鑣也）金鉤七曰蒼輅以適命婦家八曰青輅九曰朱輅十曰黃輅十一曰白輅十二曰玄輅五時常出入則供之六輅皆疏面繢總以畫雉爲之諸公之輅九旂（各象方之色）碧輅翟輅皆錫面鑿纓九就金鉤象輅犀輅貝輅革輅翟輅木輅皆疏面鑿纓九就凡就皆以朱白蒼三采諸侯自方輅而下八又無碧輅諸伯自方輅而下七又無金輅諸子自方輅而下六又無象輅諸男自方輅而下五又無犀輅凡就各如其命諸公夫人之輅車九厭翟輅翠輅皆錫面朱總金鉤雕輅翟輅皆勒面（刻曰黑漆當翻）繢總朱輅黃輅白輅玄輅皆雌面（刻漆雌當翻）鑣總（總青黑色繒其著如朱總）諸侯夫人自翟輅而下八諸伯夫人自翠輅而下七諸子夫人自雕輅而下六諸男夫人自翟輅而下五鑣纓就數各視其君

公孤卿大夫皆以中之色乘飾輅士乘飾車

三公之輅車九飾輅犀輅貝輅翟輅木輅夏篆夏縵墨車棧車自篆已上金塗諸末疏錫鑿纓金鉤木輅已下銅飾諸末疏鑿纓皆九就三孤自飾輅而下八無犀輅六卿自飾輅而下七又無貝輅上大夫自飾輅而下六又無翟輅中大夫自飾輅而下五又無木輅下大夫自飾輅而下四又無夏篆士車三飾車墨車棧車凡就各如其命之數自孤下就以朱綠二采

三妃三公夫人之輅九翟輅朱輅黃輅白輅玄輅皆勒面繢總夏篆夏縵墨車

輦車皆雕面鏤總三灼三孤內子自朱輅已下八六旛六鄉內子自黃輅而下七上嬪婦中大夫孺人自玄輅而下五下嬪婦大夫孺人自夏篆而下四御婉士婦人自夏縵而下三其鑾纓就各以其等皆重第漆之君以赤卿大夫士以玄君駕四三鞗六鸞卿大夫駕三二鞗五鸞士駕二一鞗四鸞

輅之制重轅重較而加耳焉皇帝皇后之輅輿廣六尺有六寸輪高七尺畫輪轂鞗衡以雲牙箱軾以虡文虡內畫以雜獸獸伏軾鹿倚較諸侯及夫人命夫命婦之輅車廣六尺有二寸輪崇六尺有六寸畫轂以雲牙軾以虡文虡內畫以雲華鹿倚較士不畫后夫人內子已下同去獸與鹿

旟旗太常畫三辰日月五星旗畫青龍象帝升龍諸侯文龍旗畫朱雀旌畫黃麟旗畫白獸旐畫玄武皆加雲其旛物在軍亦書其事號加之以雲氣徽幟亦如之通帛爲旛雜帛爲物在軍亦書其人官與姓名之事號徽幟亦書之但畫其所書之例旌節又畫白獸而析羽於其上

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郊丘之祀一曰蒼旗二曰青旗三曰朱旗四曰黃旗五曰白旗六曰玄旗畫纁之旗六以充玉輅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曰青龍之旗三曰朱鳥之旗四曰黃麟之旌五曰白獸之旗六曰玄武之旐皆左建旗而右建闟戟又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曰旞以供師帥三曰旌以供旅帥四曰旆以供伯長諸公方輅碧輅建旃金輅建旟象輅建物木輅建旐諸侯自金輅而下如諸公之旗諸伯自象輅而下如諸侯之旗諸子自犀輅而下如諸伯之旗諸男自象輅而下如諸子之旗三公犀輅具輅篆輅建旟木輅建旐夏篆夏縵及軺車建物孤卿已下各以其輅建其旗

旌杠皇帝六刃諸侯五刃大夫四刃士三刃

旐皇帝曳地諸侯及卿大夫及纛士及軨几注毛於杠首曰綏析羽曰旌全羽曰旌其軨皇帝諸侯加以弧鞬闟戟方六尺而被之以獻唯皇帝諸侯輅建焉闟戟杠纏與旗同車之蓋圓以象天輿方以象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蓋橑二十有八以象列宿骰和鸞以節趨行被旗旐以表貴賤其取象也大其彰德也明是以王者尚之

皇帝皇后在褥之車五一曰木車初喪乘之二曰素車卒哭乘之三曰藻車既練乘之四曰駹車祥而乘之五曰漆車禫而乘之及平齊得其輿輅藏於中府盡不施用至大象初遣鄭譯閱視武庫得魏舊物取尤異者並加雕飾分給六宮有乾象鞏羽葆圓蓋蓋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衢雲罕山林奇怪及遊麟飛鳳朱雀玄武騶虞青龍駕二十四馬以給天中皇后助祭則乘又有大樓鞏車龍輈十二加以玉飾四轂六衡方輿圓蓋金鷄樹羽寶鐸旐蘇鸞雀立衡六螭龍銜軛建太常畫升龍日月駕二十牛又有象鞏左右金鳳白鹿仙人羽葆旐蘇金鈴玉佩初駕二象後以六駝代之幷有遊觀小樓等鞏駕十五馬車等合十餘乘皆魏天輿中之所制也宣帝至是咸復御之復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爲輪

開皇元年內史令李德林奏周魏輿輦乖制請皆廢毀高祖從之唯留魏太和時儀曹令李韶所制五輅齊天保所遵用者又留魏熙平中太常卿穆紹讓皇后之輅其從祭則御金根車親桑則御雲母車並駕四馬歸寧則御紫罽車遊行則御安車弔問則御紺罽軿車並駕三馬於後著令制五輅

玉輅青質以玉飾諸末重箱盤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畫龍文爲獸黃屋左纛金鳳在軾前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龍軿前設鄣塵青蓋黃裏繡飾博山鏡子樹羽輪皆朱斑重牙左建旗十有二旒旜旟皆畫升龍其長曳地右載闟戟長四尺廣三尺畫文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緌駕蒼龍金爰方鈐插翟尾五隼鏤錫鞶纓十有二就錫馬當胸鏤金爲之鞶馬大帶纓馬皆以五彩飾之就成也一市爲一就祭祀納后則供之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左建旗右建闟戟旟畫白駱巡守臨兵事則供之木輅漆之左建旃右建闟戟旃畫黑駵田獵則供之

五輅之蓋旌旗之質及鞶纓皆從輅之色蓋之裏俱用黃其鏤錫五輅同

安車飾重輿曲壁紫油纏朱裏通幰朱絲絡網朱鞶纓朱覆髻具絡駕赤騮臨幸則供之

四望車（制同犢車）金飾青油纏朱裏通憾拜陵臨弔則供之。
皇后皇太后重翟青質金飾諸末朱輪金根朱牙其箱飾以重翟羽青油纏朱裏通憾繡紫帷朱絲絡網繡紫絡帶八鑾在衡鸞纓十二就金爵方釭插翟尾朱總（總以朱纓之如馬纓而小纓蒼龍受冊從郊祫享廟則供之。
厭翟赤質金飾諸末輪蓋朱牙其箱飾以次翟羽紫油纏朱裏通憾紅錦帷朱絲絡網紅錦絡帶其餘如重翟纓赤鞹親桑則供之。
翟車黃質金飾諸末輪蓋朱牙其車側飾以翟羽黃油纏黃裏通憾白紅錦帷朱絲絡網白紅錦絡帶其餘如重翟纓黃鞹歸寧則供之諸鸞纓之色皆從車質。
安車赤質金飾紫通憾朱裏纓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
皇太子金輅赤質金飾諸末重轂箱蓋廣文為獸黃屋伏鹿軾龍軨金鳳一在軾前設鄣塵朱蓋黃裏輪蓋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闕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綏纓赤鞹四八鑾在衡二鈴在軾金爵方釭插翟尾五重鏤錫鸞纓九就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則乘之。
軺車金飾諸末紫通憾朱裏纓一馬五日常朝及朝饗宮臣出入行道乘之。
四望車金飾諸末紫油纏通憾朱裏朱絲絡網纓一馬弔臨則乘之。
公及一品象輅黃質以象飾諸末建旗畫以為隼受冊告廟升壇上任親迎及葬則乘之。
侯伯及二品三品革輅白質以革飾諸末建旗畫熊獸受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
子男及四品木輅黑質以漆飾之建旒畫以龜蛇受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
象輅已下旒及就數各依爵品雖依禮製名未及創造開皇三年閏十二月並詔停造而盡用舊物至九年平陳又得輿輦舊著令者以付有司所不載者並皆毀棄雖從儉省而於禮多闕十四年詔又以見所乘車輅因循近代事非經典令更議定於是命有司詳考故實改造五輅及副玉輅青質祭祀乘之金輅赤質朝會禮還乘之象輅黃質臨幸乘之革輅白質戎事乘之木輅玄質耕藉乘之五輅皆朱班輪龍軨重輿建十二旒並畫升龍左建闕戟旂旒與輅同色。
樊纓十有二就王五等開國第一第二品及刺史輅朱質朱蓋班輪左建旂旂畫龍一升一降右建闕戟第三第四品輅朱質朱蓋左建旜通帛為之旂旜皆赤其旒及樊纓就數各依其品大業元年更製車輿五輅之外設副車詔尚書令楚公楊素吏部尚書奇章公牛弘工部尚書安平公宇文愷內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請郎閻毗等詳議奏決於是審擇前朝故事定其取捨云。
玉輅祡祀所用飾以玉白虎通云玉輅大輅也周禮巾車氏所掌鉤鑣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虞氏謂之鸞車夏后氏謂之鉤車殷謂之大輅周謂之乘輅大戴禮著其形式上蓋如規象天二十八橑象列星下方輿象地三十輻象一月前視則親鑾和之聲側觀則親四時之運昔成湯用而郊祀因有山車之瑞亦謂桑根車蔡邕獨斷論漢制度凡乘輿車皆有六馬羽蓋金爪黃屋左纛鍾夔方釭重轂繁纓黃繒為蓋裏也左纛以旄牛尾建於竿上其大如斗立于左髀也鍾夔高闊各五寸上如傘形施於髮上而插翟尾也方釭當轅蓋馬冠也繁纓膺前索也重轂車施轂也應劭漢官大輅龍旂蒼龍於旂上也董巴志謂為瑞山車蔡謂金根即殷輅矣司馬彪志亦云漢備五輅或謂德車其所駕馬皆如方色唯晉太常卿摯虞獨疑大輅謂非玉輅摯虞之說理實可疑而歷代通儒混為玉輅詳其施用義亦不殊左建太常案釋名曰月為常畫日月於旗端言常明也又云自夏始也奚仲為夏車正加以旂常於是旒就有差用明尊卑之別也董巴所述全明漢制天子建太常十二旂曳地曰月升龍象天明也今之玉輅參用舊典消息取捨載其折中以青為質玉飾其末重箱盤輿左龍右獸金鳳翅蓋廣文輗左立轓金鳳一在軾前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龍銜之上前設鄣塵青蓋黃裏繡游帶金博山綴以鏡子下垂八佩樹四十葆羽輗皆朱班重牙復轅左建太常十有二旒皆畫升龍曰月其長曳地右載闕戟長四尺闕三尺敞文旗首金龍頭銜鈴及綏垂以結綬鷫鸘金爵方釭插翟尾五重鏤錫鸞纓十有二就皆五綵罽以為文飾天子祭祀納后則乘之馭士

二十八人餘輅準此。

副車案蔡邕獨斷五輅之外乃復設五色安車立車各一乘皆駕四馬是爲五時副車俗人名曰五帝車者蓋副車也故張良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漢家制度亦備副車司馬彪云德車駕六後駕四是爲副車魏志亦云天子命太祖駕金根六馬設五時副車江左乃闕至梁始備開皇中不置副車平陳得之毀而弗用至是復並設之副玉輅色及旗章一同正輅唯降二等駕用四馬馭士二十四人餘四副準此。

金輅案尚書即綴輅也周官金輅鉤錫鑾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夫禮窮則通下得通於上也故天子乘之接賓宴同姓諸侯受而出封是以漢太子諸王皆乘金輅及安車並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黑櫟文畫轅青蓋金華施檐朱畫輿金塗飾非皇子爲王不錫此乘皆左右驂駕三馬旂九旒蓋降龍皇孫乘綠車亦駕之魏晉制太子及諸王皆駕四馬依摯虞議天子金輅次在第二又云金輅以朝象輅以賓則是晉用輅與周異矣宋起居注泰始四年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天子之元子士也故齒胄於胖雍欲使知教而後尊不得生而貴矣既命之後禮同上公故天子賜之金輅但減旂章爲等級象及革木賜異姓諸侯在朝卿士亦準斯例此則皇太子及帝子王者通得乘之自晉過江王公以下車服卑雜唯有太子禮秩崇異又乘山石安車義不經見事無所出賜金輅者此爲古制降乘輿二等駕用四馬唯天子五輅通駕六馬旗旂旒並十二旒左建旗案爾雅錯革鳥曰旗郭璞云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上也舊說刻爲革鳥孫叔敖云革急也吉凶急疾鳥於旒上也周官所謂鳥革爲旗亦是急義今之金輅赤質黃金飾諸末左建旗蒼飛隼右建闓戟鞶與鳳翅等並同玉輅駕赤騮臨朝會同饗射飲至則用之皇太子輅古者金飾宋齊以來並乘象輅宇文愷閻毗奏案宋大明六年初備五輅有司奏云秦改周輅創制金根漢魏因循其形莫改而金玉二輅雕飾略同造次瞻覩殆無差別若錫於東階在禮緣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今皇太子宜乘象輅碧旂九旒進不斥尊退不逼下酌時沿古於禮爲中觀宋此義乃無副車漸置五輅金玉同體至象已下即爲差降所以太子不得乘金輅欲示等威故令給象今取周禮之名依漢家之制天子五輅形飾並同旒及繁纓例皆十二黃屋左纛金根車轂無不悉同唯應五方色以爲殊耳若用此輅給於太子草木盡皆不可何況金象者乎既製副車駕用四馬至於金輅自有等差春秋之義降下以兩今天子金輅駕用六馬十二旒太子金輅駕用四馬降龍九旒制頗同於副車又有旌旗之別幷嫡皇孫及親王等輅並給金輅而減其雕飾合於古典臣謂非嫌制曰可於是太子金輅赤質制同副車具體而小亦駕四馬馭士二十人皇嫡孫金輅綠質降太子一等去盤輿重轂轅上起箱末以金飾旌長七刃七旒駕用四馬馭士一十八人親王金輅以赤爲質餘同於皇嫡孫唯在其國及納妃親迎則給之常朝則乘象輅。

象輅案尚書即先輅也周禮象輅朱繁纓五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左建旌案爾雅注旄首曰旌許慎所說游車載旌廣雅云天子旌高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周書王會張羽菟旌禮記云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今象輅以黃爲質象飾諸末左建旌蒼綠雜右建闓戟駕黃騮祀后土則用之。

革輅案釋名天子車也周禮革輅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用之即戎以封四衛古者革輓而漆之更無他飾又有戎輅之革廣車之革闕車之革輕車之革此皆兵車所謂五戎然革輅亦名戎輅天子在軍所乘廣車橫陣車也闕車補闕車也飾並以革故師供革車各以其革擊虞議云革輅第四左建旌案釋名熊獸爲旗周官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今革輅白質輓之以革左建旗蒼騮虞右建闓戟駕白駱巡守臨兵則用之三品已下並乘革輅朱色爲質馭士十六人。

木輅案尚書即次輅也周官木輅錫樊鵠纓建麾以畋以封蕃國晉擊虞云畋輅第五唯宋泰始詔乘木輅以耕稼徐爰釋疑略曰天子五輅晉遷江左闕其三唯有金輅以郊木輅即戎宋大明時始備其數。

凡五輅之蓋旌旗之質及鞶纓皆從方色蓋裏並黃雕飾如一沈約曰金象革木禮圖不載其形今旒數羽葆並同玉輅左建旌案周官龜蛇爲旌釋名云龜知氣兆之吉凶也許慎云旌有四旂以象營室今木輅黑質漆之左建旌蒼玄

武右建闕戟駕黑駽畋獵用之四品方伯乘木輅赤質駕七十四人
安車案禮卿大夫致事則乘之其制如輜軿蔡邕獨斷有五色安車皆畫輞重轂今畫輪重輿曲壁紫油幢絳裏通憾朱絲絡網赤鞶纓駕四馬省問臨幸則乘之皇太子安車斑輪赤質制略同乘輿亦駕四馬
四望車案晉中朝大駕鹵簿四望車駕牛中道東宮舊儀皇太子及妃皆有畫輪四望車今四望車制同犢車黃金飾青油幢朱裏紫通憾紫絲網駕一牛拜陵臨弔則用之皇太子四望車綠油幢青通憾朱絲絡網
耕根車案沈約云親幸耕籍御之三蓋車一名芝車又名耕根車置耒耜於軾上即潘岳所謂紺轓屬於綠耙者也開皇無之駕出親耕則乘木輅蓋依宋泰始之故事也今耕根車以青爲質三重施蓋羽葆雕鞍並同玉輅駕六馬其軾平以青漆戚耒而加於上籍千畝行三推禮則親乘焉
羊車案晉司隸校尉劉毅奏彈單羊琇私乘者也開皇無之至是始置焉其制如輜車金寶飾紫錦憾朱絲網駈童二十人皆兩髻著服青衣取年十四五者爲詞之羊車小史駕以果下馬其大如羊
屬車案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爲八十一乘漢遭不改武帝祠太一甘泉則盡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二乘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大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並如犢車紫通憾朱絲絡網黃金飾駕一牛在鹵簿中單行正道至三年二月帝嫌其多問起部郎閻毗毗曰臣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此漢制也故文帝紀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屬車三十六乘是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檝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旂旒之數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令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大駕宜用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可也
鞶案釋名人所鞶也漢成帝遊後庭則乘之徐爰釋問云天子御鞶侍中陪乘今鞶制象輜車而不施輪通憾朱絡飾以金玉用人荷之
副鞶加笨制如犢車亦通憾朱輅謂之連鞶自梁武帝始也
輿案說文云簨竹輿也周官曰周人上輿漢室制度以雕玉爲之方徑六尺今輿制如鞶而但小耳宮苑宴私則御之
小輿憾方形同幄帳自閤出升正殿則御之
輜車案六韜一名遙車蓋言遙遠四輪之車也漢武帝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輜傳從此又是馳傳車也晉氏鹵簿御史輜車行中道晉公卿禮秩云尚書令輜黑耳後戶今輜車青通憾駕二馬王侯入學五品朝婚通給之司隸刺史及縣令詔使品第六七則並駕一馬
犢車案魏武書贈楊彪七香車二乘用牛駕之蓋犢車也長沙耆舊傳曰劉壽常乘通憾車今犢車通憾自王公已下至五品已上並給乘之三品已上青憾朱裏五品已上紺憾碧裏皆白銅鞮唯有慘及弔喪者則不張憾而乘鐵裝車六品已下不給任自乘犢車弗許施憾初五品已上乘偏憾車其後嫌其不美停不行用以亘憾代之三品已上通憾車則青壁一品輜車油憾朱網唯車輅一等聽勑始得乘之
馬珂三品已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皇后重翟車案周禮正后亦有五輅一曰重翟二曰厭翟三曰安車四曰翟車五曰鞶車漢制后法駕乘重翟車今重翟青質金飾諸末畫輪金根朱牙重轂其箱飾以重翟羽青油幢朱裏通憾紫編帷朱絲絡紫纚帶八鑾在衡鏤錫鞶纓十有二就金鞮方乾插翟尾朱總綴於馬勒及兩金鏣之上駕蒼龍受冊從祀郊禖享廟則供之
厭翟赤質金飾諸末朱輪畫朱牙其箱飾以次翟羽紫油幢朱裏通憾紅錦帷朱絲絡網紅錦帶其餘如重翟駕赤騮採桑則供之
翟車黃質金飾諸末輪畫朱牙其箱飾以翟羽黃油幢黃裏通憾白紅錦帷朱絲絡網白紅錦帶其餘如重翟駕黃騮歸寧則供之諸鞶纓之色皆從車質
安車金飾紫通憾朱裏駕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
鞶車金飾同於安鞶通憾斑輪駕用四馬宮苑近行則乘之皇后屬車三十六

乘初宇文愷閻毗奏定請減乘輿之半禮部侍郎許善心奏駁曰謹案周禮后
備六服舜設五輅采章之數並與王同屬車之制不應獨異又宋孝建時議定
輿輦天子屬車十有二乘至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車未有定式詔下
禮官議正其數博士王燮之議鄭玄云后象王立六宮亦正寢而燕寢五推其
所立每與王同謂十二乘通關爲九宋帝從之遂爲後式今請依乘輿不須差
降制曰可

三妃乘翟車以赤爲質駕二馬九嬪已下並乘犢車青幰朱絡網

皇太子妃乘翟車以赤爲質駕三馬黃屬金飾犢車爲副紫幰朱絡網良娣已
下並乘犢車青幰朱裏

三公夫人公主王妃並犢車紫幰朱網絡五品已上命婦並乘青幰與其夫同

隋書卷十

禮儀志五金爲鏤錫○監本錫訛錫按詩經鉤膺鏤錫箋謂其錫也
箋曰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疏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在鑣錫當和鈴
昭其聲也注錫在馬額陸德明音義錫音羊臣映斗按錫金旁從易與金涓
之錫金旁從昜音昔者各爲一字音義並殊詩箋所謂當盧即下文之當顱
詩疏所謂馬面之錫即下文之錫面本卷錫字甚多率訛作錫今悉改正

三曰攜○各本作旗通考作攜音伐

行道則供之○通考行道作祀后土

綠白駱○監本駱訛絡宋本同臣映斗按上文是革輅所飾之駱爾雅白馬黑
鬣駱則爲白駱無疑通考作白騏孫炎爾雅注騏赤色也詩經集傳赤身黑
鬣曰騏無由稱白騏也

張良徂擊○監本徂訛徂史記留侯世家作徂注服虔曰徂也候也

羊車晉司隸校尉劉毅奏護軍羊琇私乘者也開塞無之至是始置焉○臣映
斗按周禮攻工記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注羊善也若今定張車宮中所
用晉書輿服志羊車一名輦車又衛玠傳少時乘羊車於洛陽市北史齊武
成帝以斛律金舊老每朝賜羊車上殿本志亦載羊車一名輦漢氏或以人
牽或駕羸下馬然則羊車之制古矣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六

禮儀六

梁制乘輿郊天祀地禮明堂祠宗廟元會臨軒則黑介幘通天冠平冕俗所謂平天冠者也其制玄表朱綠裏廣七寸長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前圓而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其長齊肩以組爲纓各如其綬色傍垂璫琫玉以玉瑱其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衣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畫以爲繢裳則藻粉米黼黻以爲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繒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綠領袖赤皮爲韠蓋古之韍也絳袴襪赤舄佩白玉垂朱黃太綬黃赤縹紺四采革帶帶劍縌帶以組爲之如綬色黃金鉤鰒而飾以白玉珠又有通天冠高九寸前加金博山述黑介幘絳紗袍皁綠中衣黑舄是爲朝服元正賀畢還儲更衣出所服也其釋奠先聖則皁紗袍絳綠中衣絳袴襪舄亦服衮冕未加元服則空頂介幘拜陵則縐布皁衣介幘又有五梁進賢冠遺遊平上幘武冠皁衣黑介幘宴會則服之皁衣白帢以代古之凝衰皮弁爲弔服爲羣臣舉哀臨喪則服之

天監三年何佟之議公卿以下祭服裏有中衣即今之中單也案後漢輿服志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尚書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服從大小夏侯說祭服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既非聖法請不可施遂依議除之

四年有司言平天冠等一百五條自齊以來隨故而毀未詳所送何佟之議禮祭服敝則焚之於是並燒除之其珠玉以付中署

七年周捨議詔旨以王者衮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玄所言皇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加衮冕則是衮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明矣畫鳳之旨事實灼然制可

又王僧孺云今祭服三公衣身畫獸其腰及袖又有青獸形與獸同義應是蜼即宗彝也兩袖各有禽爲形類鸞鳳似是華蟲今畫宗彝即是周禮但鄭玄云雉蜼屬昂鼻長尾是獸之輕小者請宜不得同獸尊冕服無屬應改爲雉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疑是畫師加飾藻耳藻米黼黻並乖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衮服畫龍則宜應畫鳳明矣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爲花非疑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又帝曰禮王者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冕席之安而蒲越槀秸之用斯皆至敬無文貴誠重質今郊用陶匏與古不異而大裘蒲秸獨不復存其於質敬恐有未盡且一獻爲質其劍佩之飾及公卿所著冕服可共詳定

五經博士陸瑋等並云祭天猶存掃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黻爲文於義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茵席此獨莞類未盡質素之理宜以槀秸爲下藉蒲越爲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衮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制可瑋等又尋大裘之制唯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爲據案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綃爲之其制式如裘其裘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詔可又乘輿宴會服皁衣黑介幘舊三日九日小會初出乘令輅服之八年帝改去還皆乘輦服白紗帽

九年司馬筠等參議禮記玉藻云諸侯玄冕以祭裨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但既預禘祭不容同在於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侍官例著皁衣絳襈中單竹葉冠若不親奉則不須入廟帝從之

十一年尚書參議按禮跣轜事由燕坐履不宜陳尊者之側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恆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轜詔可

陳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白所定乘輿御服皆採梁之舊制又以爲冕旒後漢用白玉珠晉過江服章多闕遂用珊瑚雜珠飾以翡翠侍中顧和奏今不能備玉珠可用白琮從之蕭驎子云白琮蜂珠是也帝曰形制依此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金色宜塗珠玉之飾任用蜂也至天嘉初

悉改易之定令具依天監舊事不亦往往改革今不同者皆隨事於注言之不言者蓋無所改制云

皇太子金璽龜鈕朱綬三百二首朝服遠遊冠金博山佩瑜玉翠緩垂組朱衣絳紗袍皁緣白紗巾衣白曲領帶鹿盧劍火珠首素革帶玉鉤樊獸頭鞶囊其大小會祠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若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褌袜玄舄講則著介幘又有三梁進賢冠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衮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赤舄絳袜若加元服則中舍執冕從皇太子舊有五時朝服自天監之後則朱服在上省則烏帽永福省則白帽云

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一百六十首朝服遠遊冠介朱衣絳紗袍皁緣中衣素帶黑舄佩山玄玉垂組大帶獸頭鞶腰劍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

開國公金章龜鈕玄朱綬二百四十首朝服紗朱衣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劍

開國侯伯金章龜鈕青朱綬一百二十首朝服紗朱衣進賢三梁冠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劍

開國子男金章龜鈕青綬一百首朝服紗朱衣進賢三梁冠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劍

縣鄉亭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龜鈕紫綬朝服進賢二梁冠獸頭鞶腰劍（關內關中及名號侯則珪鈕）

關外侯銀印珪鈕青綬朝服進賢二梁冠獸頭鞶腰劍

諸王嗣子金印珪鈕紫綬八十首朝服進賢二梁冠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劍

開國公侯嗣子銀印珪鈕青綬八十首朝服進賢二梁冠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劍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朝服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劍（陳令加有相國丞相服制同）

大司馬大將軍太尉諸位從公者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朝服武冠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劍直將軍則不帶劍

凡公及位從公（言以將軍及以左右光祿開府儀同者各隨本位號其文則曰某位號儀同之章）五等諸侯助祭郊廟皆平冕九旒青玉爲珠有前無後各以其綬色爲組纓旁垂黼繡衣玄上纁下畫山龍已下九章備五采大佩赤舄朐纁餘同朝服其在都坐則東面最上

其任服則餘官之服猶執笏紫荷其在都坐則東面最上

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納言幘進賢冠佩水蒼玉（尚書則無印綬）腰劍紫荷執笏（陳尚書令僕射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獸頭鞶尚書無印綬及鞶餘並同梁）

侍中散騎常侍通直常侍員外常侍朝服武冠貂蟬（侍中左插常侍右插）皆腰劍佩水蒼玉（其員外常侍不給佩舊至尊朝會登殿侍中常侍夾御御下輿則扶左右侍中騶乘則不帶劍）中書監令祕書監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腰劍獸頭鞶（陳制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獸頭鞶腰劍餘同梁）

左右光祿大夫皆與加金章紫綬同其但加金紫者謂之金紫光祿但加銀青者謂之光祿大夫（陳令有特進進賢二梁冠朝服佩水蒼玉腰劍梁令不載）

光祿太中中散大夫太常光祿弘訓太僕太僕廷尉宗正大鴻臚大司農少府大匠諸卿丹陽尹太子保傅大長秋太子詹事銀章龜鈕青綬獸頭鞶朝服進賢冠二梁佩水蒼玉卿大夫助祭則冠平冕五旒黑玉爲飾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爲組纓旁垂黼繡衣玄上纁下畫華蟲七章皆佩五采大佩赤舄朐纁（陳令改云慈訓餘皆同梁又有大舟卿服章同）

驃騎車騎衛將軍中軍冠軍輔國將軍四方中郎將金章紫綬（中郎將則青綬）朝服武冠佩水蒼玉（陳令領衛驃騎車騎中軍中衛中撫軍中權四征四鎮四安四平將軍金章獸鈕其冠軍四方中郎將金章駝鈕並紫綬八十首獸頭鞶朝服武冠佩水蒼玉自中軍已下諸將軍及冠軍四方中郎將並官不給佩）

領護軍中領護軍五營校尉銀印青綬朝服武冠佩水蒼玉獸頭鞶其屯騎夾御曰假給佩餘校不給（陳令領撫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中領撫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其五營校尉銀印珪鈕青綬八十首官不給佩餘並同梁）

弘訓衛尉衛尉陳宮鄉云慈訓服同緒鄉但武冠司隸校尉陳無官服左右衛驍騎游擊前左右後軍將軍龍驤寧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廣威武威建武振武奮武揚武廣武等將軍積弩積射強弩將軍監軍銀章青綬朝服武冠佩水蒼玉獸頭鞶驍游已下並不給佩驍游夾侍日假給（陳令左右衛銀章龜鈕不給劍左右驍騎游擊驍騎游騎前左右後軍將軍左右中郎將銀印

珪鈕餘服飾同樂亦官不給佩其鞶帶帶銙夾御日假給其積弩積射強弩鋼印環鈕墨綬帶劍餘服同梁又有忠武軍師武臣爪牙龍騎雲麾鎮兵翊帥宣惠宣威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金章將軍紫綬八十首首不給輜車鎮朝武校虞毅期威率遠安遠任遠振遠宣遠揚將軍金章銅鈕紫綬並獸頭鞶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國子祭酒卓朝服進賢二梁冠佩水蒼玉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墨綬朝服進賢二梁冠獸頭鞶腰劍佩水蒼玉陳中丞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二梁冠餘同梁其都水陳梁改為大舟卿服在諸卿中見

謁者僕射銅印環鈕墨綬八十首朝服高山冠獸頭鞶佩水蒼玉腰劍

諸軍司銀章龜鈕青綬朝服武冠獸頭鞶

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通直員外散騎侍郎奉朝請太子中庶子庶子武衛將軍武騎常侍朝服武冠腰劍陳令庶子已上舊事其武衛不劍正直夾御白布特帽

中書侍郎朝服進賢一梁冠腰劍冗從僕射太子衛率銅印墨綬獸頭鞶朝服武冠陳衛率銀章龜鈕青綬不劍冗從銅印環鈕墨綬腰劍餘並同梁

武賁中郎將羽林監銅印環鈕墨綬朝服武冠獸頭鞶腰劍其在陛牙及備鹵簿者鵕尾鋒紗縠單衣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襜越烏丸西域校尉銀印珪鈕青綬朝服武冠獸頭鞶陳令無此官其庶子領襜越平越中郎將服章同

安夷撫夷護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諸護軍銀印珪鈕青綬獸頭鞶戎西戎校尉平越中郎將服章同

朝服武冠陳安遠領襜越護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諸護軍服章同無餘文

州刺史銅印墨綬獸頭鞶腰劍絳朝服進賢二梁冠陳銅章龜鈕青綬餘同梁

郡國太守相內史銀章龜鈕青綬獸頭鞶單衣介幘加中二千石佽卿尹冠服劍佩

尚書左右丞祕書丞銅印環鈕黃綬獸爪鞶朝服進賢一梁冠

尚書祕書著作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朝服進賢一梁冠腰劍

諸王友文學朱服進賢一梁冠陳令諸王師服同

治書侍御史侍御史朝服腰劍法冠治書侍御史則有銅印環鈕墨綬陳又有殿中蘭臺侍御史朝服法冠腰劍簪筆

諸博士給阜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太學博士正陳八人著佩陳外六人不給

廷尉律博士無佩並簪筆

國子助教阜朝服進賢一梁冠簪筆

公府長史獸頭鞶諸卿尹丞黃綬獸爪鞶簪筆

諸縣署令長相單衣介幘獸頭鞶銅印環鈕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諸署令朱衣武冠州都大中正郡中正單衣介幘

太子門大夫獸頭鞶陵令長獸爪鞶銅印環鈕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令長朱服率更家令僕朝服兩梁冠獸頭鞶腰劍

黃門諸署令僕長丞朱服進賢一梁冠銅印環鈕墨綬丞黃綬黃門冗從僕射監太子寺人監銅印環鈕墨綬朝服武冠獸頭鞶

公府司馬領護軍司馬諸軍司馬護羌戎夷襜越烏丸戊己校尉長史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朝服武冠諸軍司馬單衣平巾幘長史介幘陳令公府司馬領護軍司馬諸軍司馬鎮安鎮安遠護軍襜越校尉中郎將長史司馬其服章與梁官同

公府從事中郎朱服進賢一梁冠諸將軍開府功曹主簿單衣介幘革帶廷尉建康正監平銅印環鈕墨綬阜零辟朝服法冠獸爪鞶

左右衛司馬銅印環鈕墨綬單衣帶平巾幘獸頭鞶

諸府參軍單衣平巾幘

諸州別駕治中從事主簿西曹從事玄朝服進賢一梁冠簪筆常公事單衣介幘朱衣

直閤將軍朱服武冠銅印珪鈕青綬獸頭鞶。
直閤將軍諸殿主帥朱服武冠正直絳衫從則襕褶衫諸開國郎中令大農公傳中尉銅印環鈕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中尉武冠皆獸頭鞶。
諸開國三將軍銅印環鈕青綬朝服武冠限外者不給印（陳制墨綬餘並同梁）。
開國掌書中尉司馬陵廟食官既牧長典醫典府丞銅印常侍侍郎世子庶子謁者中大夫舍人不給印典書典祠學官令典膳丞長銅印限外者不給印。
左右常侍侍郎典衛中尉司馬朝服武冠典書典祠學官令朝服進賢一梁冠。
餘悉朱服一梁冠（常侍侍郎典書典祠學官令皆著服劍）。
太子衛率率更家令丞銅印環鈕黃綬皁朝服進賢一梁冠獸爪鞶。
太子常從武賁督銅印環鈕墨綬朝服武冠獸爪鞶。
殿中將軍員外將軍朱服武冠。
州郡國都尉司馬銅印環鈕墨綬朱服武冠獸頭鞶。
諸謁者朝服高山冠。
中書通事舍人門下令史主書典書令史門下朝廷局書令史太子門下通事守舍人主書典守舍人二宮齋內職左右職局齋幹已上朱服武冠。
殿中內外局監太子內外監殿中守舍人銅印環鈕朱服武冠。
內外監典事書吏朱服進賢一梁冠內監朝廷人領局典事外監統軍隊諸詳發遣局典事武冠外監及典事書吏悉著朱衣唯正直及齋監幷受使不在例。
其東宮內外監殿典事書吏依臺格五校三將將軍主事內監主事外監主事三校主事朱服武冠。
尚書都令史都水參事門下書令史集書中書尚書祕書署作掌書主書主圖主諸典客令史書令史監令僕射省事蘭臺殿中蘭臺謁都令史公府令史書令史太子導客次客守舍人及諸省典事朱衣進賢一梁冠。
尚書都年度支吏左右校吏朱服進賢一梁冠。
諸縣署丞太子諸署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令丞僕銅印環鈕黃綬朱服進賢一梁冠太官太醫丞武冠。

諸縣尉銅印環鈕單衣介幘黃綬獸爪鞶節騎郎朱服武冠其在陛列及備鹵簿者駢尾絳紗縠單衣御節郎黃鉞郎朝服赤介幘執筆典儀喝贊鳴契事持兵主麾等諸職公事及備鹵簿朱服武冠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珪鈕青綬朱服武冠獸頭鞶。
城門候銅印環鈕墨綬朱服武冠獸頭鞶。
部曲督司馬吏部曲將銅印環鈕朱服武冠司馬吏假墨綬獸爪鞶。
太中中散諫議大夫議郎中郎郎中舍人朱服進賢一梁冠。
諸門郎僕射佐吏東宮門吏其郎朱服僕射皁零辟朝服進賢冠吏却非冠佐吏著進賢冠。
總章協律銅印環鈕艾綬獸爪鞶朱服武冠。
黃門後閤舍人主書齋帥監食主食主客扶侍鼓吹朱服武冠鼓吹進賢冠齋帥墨綬獸頭鞶。
殿中司馬銅印環鈕墨綬朱服武冠獸頭鞶。
總章監鼓吹監銅印環鈕艾綬朱服武冠。
諸四品將兵都尉牙門將樂毅材官折難輕騎揚烈威遠寧遠宣威光威曠威威烈威虜平戎綏遠綏狄綏邊綏戎獸威威武烈威毅武奮武討寇討虜殄難討寇厲威橫野陵江鷹揚執訊蕩寇蕩虜蕩難蕩逆殄虜掃虜掃難掃逆掃寇厲鋒武奮武牙廣野領兵滿五十人給銀章不滿五十除板而已不給章。
朱服武冠以此官爲刺史太守皆青綬（此條已下皆隋制與梁不同）。
典儀但帥典儀正帥朱衣武冠其本資有殿但正帥得帶艾綬獸頭鞶殿但帥正帥艾綬獸頭鞶朱服武冠殿帥羽儀帥員外帥朱衣武冠。
威雄猛烈振信勝略風力光等十威將軍武猛略勝力毅健烈威銳勇等十武將軍並銀章熊鈕青綬獸頭鞶武冠朝服。
猛毅烈威銳震進智威勝駿等十猛將軍銀章羆鈕青綬獸頭鞶武冠朝服。
壯武勇烈猛銳威毅志意力等十壯將軍驍雄桀猛烈武勇銳名勝迅等十驍將軍雄猛威明烈信武勇毅壯健等十雄將軍並銀章羔鈕青綬獸頭鞶武冠。

朝服。

忠勇烈猛銳壯毅捍信義勝等十忠將軍明智略遠勇烈威勝進銳毅等十明將軍光烈明英遠勝銳命勇武野等十光將軍飈勇猛烈銳奇決起略勝出等十飈將軍並銀章鹿鈕青綬獸頭鞶武冠朝服。

龍驤武視雲旗風烈電威雷音馳銳進銳羽騎突騎折衝冠武和戎安夷起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銳摧鋒開遠略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銳拔山雲勇振旅等三十號將軍銀印蒐鈕青綬獸頭鞶朝服武冠。

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剋狄平虜稜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飲飛勇騎破敵剋敵威虜前鋒武毅開遠招遠全威破陣蕩寇殄虜橫野馳射等三十號將軍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朝服武冠并左十二件將軍除並假給章印綬板則止朱服武冠而已。其對讀除亦給章印。

建威牙門期門已下諸將軍並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朱服武冠板則無印綬止冠服而已。其在將官以功次轉進應署建威已下諸號不限板除悉給印綬。若武官署位轉遷督上條九品駙射已上諸戎號亦了服板除悉給印綬。

千人督校督司馬武賁督牙門將騎督督守將兵都尉太子常從督別部司馬假司馬假銅印環鈕朱服武冠墨綬獸頭鞶。

武猛中郎將校尉都尉銅印環鈕朱服武冠其以此官爲千人司馬道賁督已上及司馬皆假墨綬獸頭鞶。已上陳制梁所無及不同者。

陛長甲僕射主事更將騎廷上五牛旗假吏武賁在陛列及備鹵簿服錦文衣武冠貤尾陛長者假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

假旄頭羽林在陛列及備鹵簿服絳單衣上著章甫腰襦假旄頭輿輦迹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給絳科單衣武冠其本位佩武猛都尉已上印者假墨綬別部司馬已下假墨綬並獸頭鞶。

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級戟冗從武賁假青綬絳科單衣武冠。陳令絳科單衣其本位職佩武猛都尉等印假鞶綬依前條。

持椎斧武騎武賁五騎傳詔武賁殿中羽林太官舍食武賁稱飯宰人諸宮舍食武賁假墨綬給絳褲武冠。其佩武猛都尉等位印皆依上條假鞶綬之例。

其在陛列及備鹵簿五騎武賁服錦文衣貤尾宰人服離支衣領軍捉刃人烏總帽袴褶皮帶。

鼗是羽葆耗鼓吹悉改著進賢冠外給系耗鼓吹著武冠。

諸官鼓吹尚書廊下都坐門下使守藏守閤殿中威儀騶武賁常直殿門雲龍門者門下左右部武賁羽林騶給傳事者諸導騶門下中書守閤尚書門下武賁羽林騶蘭臺五曹節藏僕射廊下守閤威儀發符騶都水使者廊下守給騶謁者威儀騶諸宮謁者騶絳褠武冠衣服如舊大誰天門士卑科單衣樊噲冠。

衛士緹布襜却敵冠。

諸將軍使持節都督執節史朱衣進賢一梁冠。自此絳已下皆陳制梁所無。

持節節史單衣介幘其纂戎戒嚴時同使持節制假節節史衣單介幘。凡節鉞之制節皆刻爲鳥頭以石爲及給銅者節皆刻爲鳥頭節皆刻爲狗頭跌。

諸王典籤帥單衣平巾幘。典籤書吏皆平巾幘。

諸王書佐單衣介幘。

公府書佐朱衣進賢冠。

諸王國舍人司理謁者閤下令史中衛都尉朱衣進賢一梁冠。司理假銅印謁者高山冠。令史已下武冠。

太子太傅五官功曹主簿阜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子二傅門下主記錄事功曹書佐門下書佐記室帳下督都督省事法曹書佐太傅外都督阜衣進賢一梁冠。

太子妃家令絳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子三校二將積弩殿中將單衣服皆與上宮官同。

太子正員司馬督題閤監銅印墨綬。三校內主事主章扶侍守舍人衣帶仗局服飾衣局珍寶朝廷主衣統奏事幹內局內幹朱衣武冠。

諸公府御屬及省事錄尚書省事太子門下及內外監丞典事導客佐書吏文功典書函典書典經五經典書諸守宮舍人市買漬慎食官督內直兵吏宣華

樂賓二門舍人諸門吏朱衣進賢一梁冠。
太子妃傳令朱衣武冠執刀爲信幡。
太子二傳騎吏玄衣赤幘武冠常行則褠褶執儀爾帥殿帥典儀帥傳令執刀戟主蓋扇麾纛殿上持兵車郎扶車注疏前床齎閣食司馬唱導飯主食殿前帥殿前威儀武賁威儀散給使閤將鼓吹士帥副武冠絳褠案軓小輿持車軺車給使平巾幘黃布褠褶赤罽帶。
太子諸門將逕布褠褶哨冠。
太子鹵簿載吏赤幘武冠絳褠康帥整陣禁防平巾幘白布褠褶靴角五音帥長麾青布褠褶岑幡絳絞帶都伯平巾幘黃布褠褶。
文官曹幹白紗單衣介幘尚書二臺曹幹亦同。
武官閤訊將士給使平巾幘白布褠褶。
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却乃直下鐵爲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輿所常服。
遠遊冠制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筩橫於冠前皇太子及王者後諸王服之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之冠服唯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太子則以翠羽爲緌緌以白珠其餘但青絲而已。
進賢冠古緇布冠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之別五梁唯天子所服其三梁已下爲臣高卑之別云。
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今人名曰籠冠即古惠文冠也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今左右侍臣及諸將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璫插以貂尾黃金爲飾云。
高山冠一名側注高九寸鐵爲卷梁制似通天頂直豎不斜無山述展筩高山者取其矜莊賓遠中外謁者僕射服之。
法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緇爲展筩鐵爲柱卷取其不曲撓也侍御史廷尉正監平凡執法官皆服之。
鶡冠猶大冠也加雙鶡尾豎押兩邊故以名焉武賁中郎將羽林監節騎郎在陛列及鹵簿者服之。
長冠一名齋冠高七寸廣三寸漆纚爲之制加版以竹爲裏漢高祖微時以竹皮爲此冠所謂劉氏冠後除竹用漆纚焉司馬彪曰長冠楚制也人間或謂之鵠尾冠非也後代以爲祭服尊敬之也至天監三年祠部郎沈宏議案竹葉冠是高祖爲亭長時所服安可緣代爲祭服哉禮士弁祭於公請令太常丞博士奉齋之服宜改用爵弁明山賓同宏議司馬褧云若必遵三王則憚所改非一長冠謂宜仍舊案今之宗丞博士之服未有可非帝意不改。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鋼珠九枚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
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平冕凡殿門司馬衛士服之。
却敵冠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冠凡宮殿門衛士服之。
却非冠高五寸制似長冠宮殿門吏僕射冠之。
幘尊卑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謂之介幘武者短耳謂之平上幘各稱其冠而制之尚書介僕射尚書幘收方三寸名曰納言未冠童子幘無屋施假譬者示未成人也。
帕傳子云先未有岐荊文若巾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袷初婚冠送錢亦服之。
巾國子生服白紗爲之晉太元中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版宋末闕其制齊立學太尉王儉更造今形如之。
幘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紗者名高頂幘皇太子在上省則爲紗在永福省則白紗又有繒皁雜紗爲之高屋下幂蓋無定準。
褠褶近代服以從戎今寬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綳褠不舒散也。
中官紫褶外官絳褶腰皮帶以代鞶革。
笏中世以來唯入座尚書執笏笏者白簿緻其頭以紫囊裹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荷紫者以紫生爲袟囊緻之服外加於左肩周遶云昔周公負成王制此衣至今以爲朝服蕭驎子云名契囊案趙充國傳云張子孺持囊簪筆事孝武帝張晏云囊契囊也近臣負囊簪筆從備顧問有所記也。

入殿門有籠冠者著之有纓則下之緣廂行得提衣省閤內得著履爲紗帽入齋閤及入度殿庭不得入提衣及捉服飾入閤則執手板自摳衣几席不得入齋正閤介幘不得上正殿及東西堂儀仗纔扇有幘牽車不得入臺門臺官問訊皇太子亦皆朱服著幘謁諸王單衣幘庶姓單衣帢諸三公必衣帢至黃閤下履過閤還著履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序綬者所以貫佩相承受也又上下施觿如鼈膝貴賤亦各有殊五霸之後戰兵不息佩非兵器觿非戰儀於是解去佩觿留其繫縌而已觿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縌轉相結受又謂之綬漢承用之至明帝始復制佩而漢末又亡絕魏侍中王粲識其形乃復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

皇后謁廟服衿襳大衣蓋嫁服也謂之褕衣阜上阜下親蠶則青上纁下比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譽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文相繆八爵九華熊獸赤罴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爲華綬佩同乘輿

貴妃貴嬪貴姬是爲三夫人金章龜紐紫綬八十首　佩於闐玉獸頭鞶

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是爲九嬪金章龜紐青綬八十首獸頭鞶佩采瓊玉

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五職亞九嬪銀印珪紐艾綬獸頭鞶

美人才人良人三職散位銅印環紐墨綬獸頭鞶

皇太子妃金璽龜紐纁朱綬一百六十首　佩瑜玉獸頭鞶

夏婦銀印珪紐佩采瓊玉青綬八十首　獸爪鞶

保林銀印珪紐佩水蒼玉青綬八十首　獸爪鞶

諸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龜紐紫綬八十首　佩山玄玉獸頭鞶

開國公侯太夫人銀印珪紐青綬八十首　佩水蒼玉獸頭鞶

公主三夫人大手魯七鎮蔽髀九嬪及公夫人五鎮世婦三鎮其長公主得有步搖公主封君已上皆帶綬以綵組爲縌帶各以其綬色金辟邪首爲帶珌

公特進列侯卿校中二千石夫人紺繒幅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爲簪珥入廟佐祭者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已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

自晉左遷中原禮儀多缺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實正定前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懌黃門侍郎章廷祥等奏定五時朝服準漢故事五郊衣幘各如方色焉及後齊因之河清中改易舊物著令定制云

乘輿平冕黑介幘垂白珠十二旒飾以五采玉以組爲纓色如其綬藏玉舒白玉璽黃赤綬五采黃赤縹綠紺純黃質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廣一尺二寸小綬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衮服皁衣絳裳裳前三幅後四幅織成爲之十二章繡絳中單織成緄帶朱紱佩白玉帶鹿盧劍絳袴襪赤舄加元服則空頂介幘又有通天金博山冠則絳紗袍皁緣中單其五時服則五色介幘進賢五梁冠五色紗袍又有遠遊五梁冠並不通於下四時祭廟圜丘方澤明堂五郊封禪大喪出宮行事正旦受朝及臨軒拜王公皆服衮冕之服還宮及齋則服通天冠絳朱紘十二旒佩蒼玉黃綬青帶青袜青舄拜陵則黑介幘白紗單衣釋褐則服通天金博山冠玄紗袍春分朝日則青紗朝服青舄秋分夕月則白紗朝服絺爲俱冠五梁進賢冠合朔服通天金博山冠絳紗袍季秋講武出征告廟冠武弁黃金附蟬左貂鶡類宜社武弁朱衣纁裳升殿服通天金博山冠絳紗袍入溫涼室冠武弁右貂附蟬絳紗服征還飲至服通天冠廟中遣上將則衮冕還宮則通天金博山冠賞祖罰社則武弁左貂附蟬元日冬至大小會皆通天金博山冠四時畋出宮服通天冠並赤舄明堂則五時俱通天冠各以其色服東西堂舉哀服白帢

天子六璽文曰皇帝行璽封常行詔勑則用之皇帝之璽賜諸王書則用之皇帝信璽下銅獸符發諸州征鎮兵下竹使符拜代徵召諸州刺史則用之並白玉爲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天子行璽封拜外國則用之天子之璽賜諸外國書則用之天子信璽發兵外國若徵召外國及有事鬼神則用之並黃金爲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又有傳國璽白玉爲之方四寸螭獸鈕上交五螭螭隱起

爲篆書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凡八字在六璽外唯封禪以封石函又有督攝萬機印一鈕以木爲之長一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爲鼻鈕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書爲督攝萬機凡四字此印常在內唯以印籍縫用則左右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訖輸內

皇太子平冕黑介幘垂白珠九旒飾以三采玉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金璽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綬朱質長二丈一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綬長三尺二寸與綬同色而首半之衮服同乘輿而九章絳紱佩瑜玉玉具劍火珠標首絳袴襪赤舄非謁廟則不服未加元服則空頂黑介幘雙童髻雙玉導中舍人執遠遊冠以從其遠遊三梁冠黑介幘翠緌纓紗裏皁緣中單黑爲大朝所服亦服進賢三梁冠黑介幘皁朝服絳緣中單玄爲爲宮臣舉哀白帢單衣爲皮弁未加元服則素服

皇太子璽黃金爲之方一寸龜鈕文曰皇太子璽宮中大事用璽小事用印下典書坊印

諸公卿平冕黑介幘青珠爲旒上公九三公八諸卿六以組爲纓色如其綬衣皆玄上纁下三公山龍八章降皇太子一等九卿藻火六章唯郊祀天地宗廟服之

遠遊三梁諸王所服其未冠則空頂黑介幘開國公侯伯子男及五等散爵未冠者通如之

進賢冠文官二品已上並三梁四品已上並兩梁五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皆一梁致事者通著委貌冠主兵官及侍臣通著武弁侍臣加貂璫御史大理著法冠諸謁者太子中謁客舍人著高山冠宮門僕射殿門吏亭長太子率更寺宮門督太子內坊察非吏諸門吏等皆著却非冠羽林武賁著鶡冠錄令已下尚書以上著納言幘又有赤幘卑賤者所服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赤介幘對朝服賤者平巾赤幘示威武以助於陽也止兩亦服之請兩則服緇幘東耕則服青幘凡人則服綠幘

印綬二品已上並金章紫綬三品銀章青綬三品已上凡是五省官及中侍中省皆爲印不銜章四品得印者銀印青綬五品六品得印者銅印墨綬四品已下凡是開國子男及五等散品名號侯皆爲銀章不爲印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銅印黃綬金銀章印及銅印並方一寸皆龜鈕東西南北四藩諸國王章上藩用中金中藩用下金下藩用銀並方寸龜鈕佐官唯公府長史尚書二丞給印綬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唯當曹爲官長者給印餘自非長官雖位尊並不給

諸王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開國郡縣公散郡縣公玄朱綬四采玄赤縹紺朱質玄文織長一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開國縣侯伯散縣侯伯青朱綬四采青赤白縹朱質青文織長一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開國縣子男散縣子男名號侯開國鄉男素朱綬三采青赤白朱質白文織長一丈四尺百二十首廣六寸一品二品紫綬三采紫黃赤純紫質長一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三品四品青綬三采青白紅純青質長一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五品六品墨綬二采青紺純紺質長一丈四尺百首廣六寸七品八品九品黃綬二采黃白純黃質長一丈二尺六十首廣五寸官品從第二已上小綬間得施玉環凡綬先合異紡爲一絲絲四爲一扶扶五爲一首首五成一文采純爲質首多者絲細而少者絲麤而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八尺廣三寸各隨綬色若服朝服則佩綬服公服則佩紛官無綬者不合佩紛

鞶囊二品已上金鏤三品金銀縷四品銀縷五品六品綵縷七八九品綵縷獸爪鞶官無印綬者並不合佩鞶囊及爪

一品玉具劍佩山玄玉二品金裝劍佩水蒼玉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雖四五品並銀裝劍佩水蒼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則像劍帶真劍者入宗廟及升殿若在仗內皆解劍一品及散郡公開國公侯伯皆雙佩二品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皆雙佩綬亦如之

百官朝服公服皆執手板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七品已上文官朝服皆簪白筆正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職並不簪朝服冠幘各一絳

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袖皁襈革帶曲領方心蔽膝白羅爲袜兩綬劍佩瑜導鉤鰈爲具服七品已上服也公服冠幘紗單衣深衣革帶假帶履袜鉤鰈謂之從省服八品已下流外四品已上服也

流外五品已下九品已上皆著襴衣爲公服

皇后璽綬佩同乘輿假髻步搖十二鎮八雀九華助祭朝會以褕衣祠郊禖以褕狄小宴以闕狄親蠶以鞠衣禮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禒衣六服俱有蔽膝織成綬帶皇太后皇后璽並以白玉爲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文各如其號璽不行用有令則太后以宮名衛尉印皇后則以長秋印

內外命婦從五品已上蔽髻唯以鎮數花鈿多少爲品秩二品已上金玉飾三品已下金飾內命婦左右昭儀三夫人視一品假髻九鎮金章紫綬服褕翟雙佩山玄玉九嬪視三品五鎮蔽髻銀章青綬服鞠衣佩水蒼玉世婦視四品三鎮銀印青綬服展衣無佩八十一御女視五品一鎮銅印墨綬服禒衣又有宮人女官服制第二品七鎮蔽髻服闕翟三品五鎮鞠衣四品三鎮展衣五品一鎮禒衣六品禒衣七品青紗公服俱大首髻八品九品俱青紗公服偏髻髻

皇太子妃璽綬佩同皇太子假髻步搖九鎮服褕翟從蠶則青紗公服

皇太子妃璽以黃金方一寸龜鈕文曰皇太子妃之璽若有封書則用內坊印

郡長公主公主王國太妃妃纁朱綬髻章服佩同內命婦一品郡長君七鎮蔽髻玄朱綬闕翟章佩與公主同郡君縣主佩水蒼玉餘與郡長君同太子良娣視九嬪服縣主青朱綬餘與良娣同女侍中五鎮假金印紫綬服鞠衣佩水蒼玉縣君銀章青朱綬餘與女侍中同太子孺人同世婦太子家人子同御女鄉主鄉君素朱綬佩水蒼玉餘與御女同外命婦章印綬佩皆如其夫若夫假章印綬佩妻則不假一品二品七鎮蔽髻服闕翟三品五鎮服鞠衣四品五鎮服展衣五品一鎮服禒衣內外命婦宮人女官從蠶則各依品次還著蔽髻皆服青紗公服如外命婦綬帶韠囊皆準其夫公服之例百官之母詔加太夫人者朝服公服各與其命婦服同

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蒼冕祀東方上帝及朝日則青衣青冕祀南方上帝則朱衣朱冕祭皇地祇祀中央上帝則黃衣黃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則素衣素冕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稷則玄衣玄冕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象衣象冕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在裳凡十二等享諸先帝大貞於龜食三老五更享諸侯耕籍則服袞冕自龍已下凡九章十二等宗彝已下五章在衣藻火已下四章在裳衣重宗彝祀星辰祭四望視朔大射饗羣臣巡犧牲養國老則服山冕八章十二等衣裳各四章衣重火與宗彝羣祀視朝臨太學入道法門宴諸侯與羣臣及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則服鷩冕七章十二等衣三章裳四章衣重三章衮山鷩三冕皆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通以升龍爲領褾冕通十有二旒巡兵即戎則服韋弁謂以韋爲弁又以爲裳衣也田獵行鄉饗則服皮弁謂以鹿子皮爲弁白布衣而素裳也皇帝凶服斬衰（父母之喪上下通）其弔服錫衰以哭三公總衰以哭諸侯（皆十五升抽其半錫者浣其布不浣其縷疑衰以哭大夫十四皆素弁加絰之數）環絰（一股繩絰）凡大疫大荒大災則素服縞冠（凡疫病荒饑年災水旱也）諸公之服九一曰方冕二曰衮冕九章宗彝已上五章在衣藻已下四章在裳三曰山冕八章衣裳各四章衣重宗彝爲九等四曰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衣重火與宗彝五曰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衣重宗彝及藻裳重黼黻六曰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山冕已下俱九等皆以山爲領褾冕俱九旒七曰韋弁八曰皮弁九曰玄冠

諸侯服自方冕而下八無衮冕山冕八章衣裳各四章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衣重宗彝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衣重藻裳重黼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鷩冕已下俱八等皆以華蟲爲領褾冕俱八旒

諸伯服自方冕而下七又無山冕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裳重黼黻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裳重黼黻火冕已下俱七等皆以火爲領褾冕俱七旒

諸子服自方冕而下六又無鷩冕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裳重黼黻毳冕已下俱六等皆以宗彝爲領褾冕俱六旒

諸男服自方冕而下五又無火冕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以藻爲領襈冕五旒

三公之服九一曰祀冕二曰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衣重宗彝與藻裳重敝三曰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敝四曰藻冕四章衣裳俱二章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敝五曰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敝俱九等皆以宗彝爲領襈六曰爵弁七曰韋弁八曰皮弁九曰玄冠

三孤之服自祀冕而下八無火冕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敝藻冕四章衣裳各二章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敝俱八等皆以藻爲領襈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敝爲八等

公卿之服自祀冕而下七又無毳冕藻冕四章衣裳各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敝爲七等皆以粉米爲領襈各七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敝爲七等

上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六又無藻冕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敝爲六等

中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五又無皮弁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爲五等

下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四又無爵弁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爲四等

士之服三一曰祀弁二曰爵弁三曰玄冠（玄冠皆玄衣其裳上士以玄中士以黃下士雜裳謂前玄後黃也）庶士之服一玄冠（庶士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其服縮衣裳）後令文武俱著常服冠形如覆帊無簪有纓其凶服皆與庶人同其弔服諸侯於其鄉大夫錫衰同姓緦衰於士疑衰其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公卿卿大夫之弔服錫衰弁絰皮弁亦如士之弔服疑衰素裳當事弁絰否則徒弁

皇后衣十二等其翬衣六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則服鞠衣（黃五色）祭陰社朝命婦則服褕衣（青黃五色）桑蠶小祀受獻重則服鴽衣（赤色）采桑則服憧衣（黃色）從皇帝見賓客饗女教則服鞠衣（白色）食命婦歸寧則服翟衣（玄色）俱有十二等以鞮雉爲領襈各有二臨婦學及法道門命婦有時見命婦則蒼衣春齋及祭還則青衣夏齋及祭還則朱衣采桑齋及采桑還則黃衣秋齋及祭還則素衣冬齋及祭還則玄衣自青衣而下其領襈以相生之色

諸公夫人九服其翬衣雉皆九等俱以褕雉爲領襈各九自褕衣已下五曰搖衣鴽衣憧衣鶡衣翟衣舒朱衣黃衣素衣玄衣而九自朱衣而下其領襈亦同用相生之色

諸侯夫人自鴽而下八其翬衣雉皆八等俱以鴽雉爲領襈無褕衣

諸伯夫人自憧而下七其翬衣雉皆七等俱以憧雉爲領襈又無鴽衣

諸子夫人自鶡而下六其翬衣俱以鶡雉爲領襈又無鴽衣

諸男夫人自翟而下五其翬衣雉皆五等俱以翟雉爲領襈又無鶡衣

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一曰憧衣二曰鶡衣三曰翟衣四曰青衣五曰朱衣六曰黃衣七曰素衣八曰玄衣九曰褖衣（似褖華皆九樹其雉衣亦皆九等以憧雉爲領襈各九

三妃三孤之內子自鶡衣而下八雉衣皆八等以鶡雉爲領襈各八

六嬪六卿之內子自翟衣而下七雉衣皆七等以翟雉爲領襈各七

上嬪上大夫之孺人自青衣而下六

中嬪中大夫之孺人自朱衣而下五

下嬪下大夫之孺人自黃衣而下四

御婉士之婦人自素衣而下三

中宮六尚一曰縪衣其黨赤而微玄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餘常服曰私衣皇后華皆有十二樹諸侯之大夫亦皆以命數爲之節三妃三公夫人已下又各依其命一命再命者又俱以三爲節

皇后及諸侯夫人之服皆舄履三妃三公夫人已下翟衣則舄其餘皆履舄履各如其裳之色

皇后之凶服斬衰齊衰降穿菶已下弔服爲妃嬪三公之夫人孤卿內子之喪錫衰（編者十五升去其半無事爲緦有事其布哀在內也爲諸侯夫人之喪緦衰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爲緦無事其布哀在內也）

禮儀志六著皁衣綃幔○宋本皁作烏按本志諸博士皁朝服從皁綃是黑玉爲飾○監本黑玉二字闕從宋本補錄一本作珠其在陛牙及備鹵簿者○臣映斗按周禮王會同之舍設樂恆樂極亦作陛乎又本志下文其在陛列及備鹵簿者又作陛列各仍本文以備參考

猛毅烈威銳震進智威勝驍等十猛將軍○臣映斗按十猛謂以猛字分冠下十字之首如猛毅猛烈是也十字不當有兩威字疑是虎字唐諱虎作武又訛武作威耳

大雒天門士○按漢書注大雒卒主問非常之人云雒名是雒有大雒長

佩于寘玉○按本傳作于闐山多美玉抱朴子仙藥卷云得于闐國白玉謨作闐前漢游俠傳闐門注師古曰闐頭寘同

外也爲嫂御婦及夫人孀人士之婦人之喪疑衰十四升去太疑起吉皆吉拜無首象拜首飾自總已上皆服之其弔諸侯夫人於卿之內子大夫孀人錫衰於己之同姓之臣總衰於士之婦人疑衰皆吉拜無首其三妃已下及嬪三公夫人已下及孀人其弔服錫衰御婦及士之婦人弔服疑衰疑衰同拜九族已下皆吉拜

釋皇帝三章龍火山諸侯二章去龍卿大夫一章以山皆織繡以成之

皇帝入廟有神廟有傳國廟皆實而不用神靈明受之於天傳國靈明受之於運皇帝負扆則置神廟於座前之右置傳國廟於座前之左又有六廟其一皇帝行廟封命諸侯及三公用之其二皇帝之廟與諸侯及三公書用之其三皇帝信廟發諸夏之兵用之其四天子行廟封命蕃國之君用之其五天子之廟與蕃國之君書用之其六天子信廟徵蕃國之兵用之六廟皆白玉爲之方一寸五分高寸螭獸鈕皇后廟文曰皇后之寶白玉爲之方寸五分高寸麟鈕三公諸侯皆金印方寸二分高八分龜鈕七命已上銀四命已上銅皆龜鈕三命已上銅印銅鼻其方皆寸其高六分文曰某公官之印

皇帝之袒綬以蒼以青以朱以黃以白以玄以纁以紅以紫以緅以碧以綠十有二色諸公九色自黃以下諸侯八色自白以下諸伯七色自玄以下諸子六色自緅已下諸男五色自紅已下三公之綬如諸公三孤之綬如諸侯六卿之綬如諸伯上大夫之綬如諸子中大夫之綬如諸男下大夫綬自紫已下士之綬自緑已下其璽印之綬亦如之

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常服上焉宇文護始命袍加下襴宣帝即位受朝於路門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象元年制冕二十四旒衣服以二十四章爲準二年下詔天臺近侍及宿衛之官皆著五色衣以錦綺繢緣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禮則服冕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儛伏方興

隋書卷十一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七

禮儀七

高祖初即位將改周制乃下詔曰宣尼制法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弈葉共遵理無可革然三代所尚爰論多端或以爲所建之時或以爲所感之瑞或當其行色因以從之今雖夏數得天歷代通用漢尚於赤魏尚於黃驪馬玄牲已弗相踵明不可改建寅歲首常服於黑朕初受天命赤雀來儀兼姬周已遷於茲六代三正迴復五德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已降損益可知尚色雖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衮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運姬有大白之旂黃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尚恆異今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曰竊見後周制冕加爲十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案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璪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唯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旂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稽於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已來制度咸闕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爲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爲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與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勑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爲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案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於是定令採用東齊之法乘輿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韍繡充耳玉笄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爲十二等衣標領織成升龍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襈裾革帶玉鉤鰈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裨隨裳色龍火山三章鹿盧玉具劒火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采玄質赤白標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韐赤舄舄加金飾祀圓丘方澤感帝明堂五郊享禘封禪朝日夕月宗廟社稷藉田廟遣上將征還飲至元服納后正月受朝及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絳紗袍深衣製白紗內單皁領標襈裾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劒佩綬舄與上同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朔日受朝元會及冬會諸祭還則服之武弁金附蟬平巾幘餘服具服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禰宜社賞祖罰社簡嚴則服之黑介幘白紗單衣烏皮履拜陵則服之白紗帽白練裘褶烏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皆服之白帢白紗單衣烏皮履舉哀則服之神璽寶而不用受命璽封禪則用之皇帝行璽封命諸侯及三師三公則用之皇帝之璽賜諸侯及三師三公書則用之皇帝信璽徵諸夏兵則用之天子行璽封命蕃國之君則用之天子之璽賜蕃國之君書則用之天子信璽徵蕃國兵則用之常行詔敕則用內史門下印皇帝臨臣之喪三品已上服錫衰五等諸侯緦衰四品已下疑衰

皇太子衮冕垂白珠九旒青纊充耳犀笄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織成爲之白紗內單黼領青襈襈裾革帶金鉤鰈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黻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劒火珠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采赤白標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韐赤舄以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元服納妃則服之

遠遊三梁冠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纓翠綾厓簪導絳紗袍白紗內單皁領標襈裾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韎舄其革帶劒佩綬與上同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

遠遊冠公服絳紗單衣革帶金鉤鰈假帶方心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其綬金縷璧囊韜履五日常朝則服之

白恰單衣烏皮履爲宮臣舉哀則服之。

皇太子妃宮內大事用之小事用左右庶子印。

皇太子諸弔三師三少則錫衰宮臣四品已上總衰五品以下疑衰。

衮冕青珠九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自此已下纓皆如之服九章同皇太子王國公開國公初受冊執贄入朝參親迎則服之三公助祭者亦服之。

鷩冕侯八旒伯七旒服七章衣華蟲火宗彝三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八旒者侯伯初受冊執贄入朝參親迎則服之。

毳冕子六旒男五旒服五章衣宗彝粉米三章裳黼黻二章六旒者子男初受冊執贄入朝參親迎則服之。

絺冕三品七旒四品六旒五品五旒服三章衣粉米一章裳三重黻黼二章各二重六旒者減舖一重五旒又減黻一重正三品已下從五品已上助祭則服之。

自王公已下章服皆繡爲之祭服冕皆冕導青纊充耳玄衣纁裳白紗內單舖領內單青領標襈褾革帶鉤鰈大帶王三公及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飾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已下從五品已上素帶飾其垂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紐朱紱凡斬皆隨裳色裳雜色火山二章繡山一章劒佩綬韍赤鳥爵弁玄纓無旒從九品已上助祭則服之其制服冕導玄衣纁裳無章白絹內單青領標襈褾革帶大帶飾帶飾其垂內外以綠紐約用青紐蔣韠赤履武弁平巾幘諸武職及侍臣通服之侍臣加金璫附蟬以貂爲飾侍左者左珥右者右珥。

遠遊三梁冠黑介幘諸王服之。

進賢冠黑介幘文官服之從三品已上三梁從五品已上兩梁流內九品已上一梁。

法冠一名獬豸冠鐵爲柱其上施珠兩枚爲獬豸角形法官服之。

高山冠謁者服之。

却非冠門者及禁防伺非服之。

黑介幘平巾黑幘應服者並上下通服之庶人則綀幘白帢白紗單衣烏皮履上下通服之。

委貌冠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皆深衣青領烏皮履國子太學四門生服之。

朝服亦名具服冠幘簪導白紗蟬紗單衣白紗內單皁領袖皁襈革帶鉤假帶曲領方心蟬紗蔽膝赤黑綬劒佩從五品已上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則服之六品已下從七品已上去劒佩綬餘並同自餘公事皆從公服亦名從省服。

冠幘簪導蟬紗單衣革帶鉤鰈假帶方心韈履紛韠從五品已上服之。

蟬褂衣公服褂衣即單衣之不垂胡也袖狹形直如褂內餘同從省流外五品已下九品已上服之。

綬王繐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純朱質繐文織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

公玄朱綬四采玄赤縹紺純朱質玄文織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侯伯青朱綬四采青赤白縹純朱質青文織長一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子男素朱綬三采青赤白純朱質白文織成一丈四尺百四十首廣七寸正從一品綀綬綬四采綀紫黃赤純綀質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從三品已上紫綬三采紫黃赤純紫質長一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及正從四品青綬三采青白紅純青質長一丈四尺百四十首廣七寸正從五品墨綬二采青紺純紺質長一丈四尺百首廣六寸自王公已下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正從一品施二玉環已下不合其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各隨其綬色。

鞶囊二品已上金縷三品金銀縷四品及開國男銀縷五品綵縷官無綬者則不合佩劒一品及五等諸侯並佩山玄玉五品已上佩水蒼玉。

年高致仕及以理去官被召謁見皆服前官從省服州郡秀孝試見之日皆假進賢一梁冠絳公服。

隱居道素之士被召入謁見者黑介幘白單衣革帶烏皮履。

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大將軍領左右大將軍並武弁絳朝服劒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襈金玳瑁裝兩當甲唯左右武衛大將軍執赤槊杖。

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太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內等率左右監門郎將及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劒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金裝兩當甲唯左右武衛將軍太子左右宗衛率執白

禮杖。

直閤將軍直寢直齋太子直閤武弁絳朝服劒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絳絳衫大口袴褶銀裝兩襠甲。

皇后首飾花十二樹皇太子妃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及公夫人一品命婦並九樹侯夫人二品命婦並八樹伯夫人三品命婦並七樹子夫人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四品已上官命婦並六樹男夫人五品命婦五樹女御及皇太子良娣三樹（皇后已下小花並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也）

皇后禮衣深青繒成爲之爲蟬翟之形深實五色十二等青紗內單翻領羅穀褾襈蔽膝隨裳色用羅爲章三等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青鞶鬲加金鉤白玉佩玄組綬（章采尺寸與采與同）祭及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鞠衣黃羅爲之（應服者皆同）其蔽膝大帶及衣革帶鬲隨衣色餘與禕衣同唯無雉親蠶則服之（應服者皆以助祭）

青衣青羅爲之制與鞠衣同去花大帶及佩綬以禮見皇帝則服之。

朱衣緋羅爲之制如青衣宴見賓客則服之。

皇太后服與皇后同皇太后璽不行用若封令書則用宮官之印。

皇后璽不行用若封令書則用內侍之印。

皇太子妃褕翟（青繒成爲之猶搖翟之形青實五色九等青紗內單翻領羅穀褾襈蔽膝隨衣色以搖翟爲章三等大帶隨衣色下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青鞶鬲加金鉤瑜玉佩純朱綬（章采尺寸與皇太子同）助祭朝會凡大事則服之亦有鞠衣。

皇太子妃璽不行用若封書則用典內之印。

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及公侯伯夫人服褕翟（褕爲之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及公夫人爲九等侯夫人八等伯夫人七等）助祭朝會凡大事則服之亦有鞠衣。

子男夫人服鞠翟（鞠爲之刻繒爲翟形不縫綴於服上子夫人六等男夫人五等）助祭朝會凡大事則服之亦有鞠衣。

諸王公侯伯子男之母與妃夫人同其郡縣君各視其夫及子若郡縣君品高及無夫子者準品。

嬪及從三品已上官命婦青服（制與褕翟同青羅爲之唯無雉）助祭朝會凡大事則服之亦有鞠衣。

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從五品已上官命婦服青服助祭從蠶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女御及皇太子良媛朱服（制與青服同去佩綬）助祭從蠶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六尚朱綠布公服助祭從蠶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六司六典及皇太子三司三典三掌青紗公服助祭從蠶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佩綬嬪同九卿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同五品公主王妃同諸王三師三公五等國夫人及從五品已上官命婦皆準其夫無夫者準品定令訖。

高祖元正朝會方御通天服郊丘宗廟盡用龍袞衣大裘冕補皆未能備至平陳得其器物衣冠法服始依禮具然皆藏御府弗服用焉百官常服同於匹庶皆著黃袍出入殿省高祖朝服亦如之唯帶加十三環以爲差異蓋取於便事及大業元年煬帝始詔吏部尚書牛弘工部尚書宇文愷兼內史侍郎虞世基給事郎許善心儀曹郎袁朗等憲章古制創造衣冠自天子遠于胥皁服章皆有等差者先所有者則因循取用弘等議定乘輿服合八等焉。

大裘冕之制案周禮大裘之冕無旒三禮衣服圖大裘而冕王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之服至秦除六冕唯留玄冕漢明帝永平中方始創制董巴志云漢大冕同制皆闊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於是遂依此爲大裘冕制青表朱裏不施旒纊不通於下其大裘之服案周官注羔裘也其制準禮圖以羔正黑者爲之取同色繒以爲領袖其裘用繡而無章飾絳韠赤舄祀圓丘感帝封禪五郊明堂尊稽皆服之。

衮冕之制案禮玉藻十有二旒大戴禮云冕而加旒以蔽明也垂纊塞耳以蔽聰也又禮含文嘉前後遠延不視邪也加以黈纊不聽讒也三王之冕既不通制故夫子云行夏之時服周之冕今以采綠貫珠爲旒十二遠延者出冕前後而下垂之旒齊於斿繅齊於耳組爲纓玉笄等其爲服之制案褌名云衮卷也謂畫龍於上也是時虞世基奏曰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

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衮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且周氏執謙不敢貧於日月所以綴此三象唯施太常天王衮衣章乃從九但天子譬日德在照臨辰爲帝位月主正后貴此三物合德齊明自古有之理應無惑周執謙道殊末可依重用宗彝又乖法服今準尚書予欲觀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具依此於左右臂上爲日月各一當後領下而爲星辰又山龍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爲五采鄭玄譏已自非之云五采相錯非一色也今並用織成於繡五色錯文準孔安國衣質以玄加山龍華蟲火宗彝等並織成爲五物裳織以繡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數此爲九章兼上三辰而備十二也衣裸領上各帖升龍漢晉以來率皆如此既是先王法服不可乖於夏制徹而用之理將爲允墨勑曰可承以冕衣又案董巴輿服志宗廟冕服云絳領袖爲內單衣又車服雜記曰天子釋奠郊祭而冕衣以絳緣今用白紗爲內單繡領絳褾青裾及襈革帶玉鉤鰈大帶朱裏紕其外紐約用組上加朱韍又案說文韠韍也所以蔽前禮記曰有虞氏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玄曰冕之韍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文飾禮記曰君朱韠鄭曰韠象裳色今依白武通注以蔽裳前上闊一尺象天數也下闊二尺象地數也長三尺象三才也加龍章山火以備三代之法也於是制衮冕之服玄衣纁裳合九章爲十二等白紗內單繡領青褾襈革帶玉鉤鰈大帶韍赤鳥舄飾以金宗廟社稷籍田方澤朝日夕月遣將授律征還飲至加元服納后正冬受朝臨軒拜爵皆服之

通天冠之制案董巴志冠高九寸形正豎頂少邪却後乃下直爲鐵卷梁前有高山故禮圖或謂之高山冠也晉起居注成帝咸和五年制詔殿內曰平天通天冠並不能佳可更修理之雖在禮無文故知天子所冠其來久矣又徐氏輿服注曰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徐爰亦曰博山附蟬謂之金顏今制依此不通於下獨天子元會臨軒服之其服絳紗袍深衣製白紗內單皁領褾裾襈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劒佩綬爲革帶皆與上同元冬饗會諸祭還則服之四時視朔則內單領襈各隨其方色唯秋方色白以綠代之

遠遊冠之制案漢雜事曰太子諸王服之故淮南子曰楚莊王冠通梁組纓注云通梁遠遊也晉令皇太子諸王給遠遊冠徐氏雜注曰天子雜服遠遊五梁太子諸王三梁董巴志曰制如通天有展筒橫之幘上今制依此天子加金博山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金緣以承之翠綾纓犀簪導太子親王加金附蟬宗室王去附蟬並不通於庶姓其乘輿遠遊冠服白紗單衣承以裘褶烏皮履拜山陵則服之

武弁之制案徐爰宋志謂籠冠是也禮圖曰武士服之董巴輿服志云諸常侍內常侍加黃金附蟬貂尾謂之惠文冠今制天子金博山三公已上玉冠枝四品已上金枝侍臣加附蟬貂豐貂文官七品已上貂白筆八品已下及武官皆不貂筆其乘輿武弁之服衣裳綬如通天之服謂武出征四時冬狩大射禴類宜社實祖罰社纂嚴皆服之

弁之制案五經通義高五寸前後玉飾詩云瑲弁如星董巴曰以鹿皮爲之尚書顧命四人綦弁執戈故知自天子至于執戈通貴賤矣魏晉訪議曰天子以五采玉珠十二飾之命參準此通用烏漆紗而爲之天子十二旒皇太子及一品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五品五旒六品已下無旒唯文官服之不通武職案禮圖有結纓而無紘導少府少監何稠請施象牙簪導詔許之弁加簪導自茲始也乘輿鹿皮弁服緋大褶白羅裘金烏皮履革帶小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白玉佩一雙視朝聽訟則服之凡弁服自天子已下內外九品已上弁皆以烏爲質並衣裨褶五品已上以紫六品已下以綠宿衛及在仗內加兩襠縢蛇絳褲衣連裳與謁贊引流外冗吏通服之以緩後制鹿皮弁以賜近臣

帽古野人之服也董巴云上古穴居野處衣毛帽皮以此而言不施衣冠明矣案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爲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裝或

有紗高屋或有烏紗長耳後周之時咸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裘覆帶蓋索髮之遺象也又文帝頃有瘡疾不欲人見每常著焉相魏之時著而謁帝故後周一代將爲雅服小朝公宴咸許戴之開皇初高祖常著烏紗帽自朝貴已下至于冗吏通著入朝今復制白紗高屋帽其服練裘褶烏皮履宴接賓客則服之白帢案傳子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之蓋自魏始也梁令天子爲朝臣等舉哀則服之今亦準此其服白紗單衣承以裘褶烏皮履舉哀臨喪則服之

幘案董巴云起於秦人施於武將初爲絳帕以表貴賤漢至漢孝文時乃加以高顙孝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乃始進幘又董偃召見綠幘傳轄東觀記云詔賜段煩赤幘大冠一具故知自上已下至于阜隸及將帥等皆通服之今天子畋獵御戎文官出遊田里武官自一品已下至于九品幷流外吏色皆同烏

爵人以綠卒及馭人以赤舉輦人以黃鵠五輅人逐其車色承遺遊進賢者施以掌導謂之介幘承武弁者施以幷導謂之平巾其乘輿黑介幘之服紫羅褶南布袴玉梁帶紫絲鞋長靿靴畋獵豫遊則服之

皇太子服六等衮冕九旒朱組纓青纊琉耳犀簪導紺衣纁裳去日月星辰爲九章白紗內單鞶韍領青襈褾裾革帶金鉤鰈大帶韍二章玉具劍侍從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擬晉咸寧四年故事衣色用玄改用紺舊章用織成降以繡玉具劍故事以火珠鏤首改以白珠開皇中皇太子冕同天子貫白珠及仁壽元年煬帝爲太子以白珠太過表請從青珠於是太子衮冕與三公王等皆青珠九旒旒短不及髆降天子二寸

遠遊冠金附蟬加寶飾珠翠九首珠纓翠綖犀簪導絳紗袍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韈舄革帶劒佩綬同衮冕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變玉導加寶飾珠翠二首謁廟還元日朔旦入朝釋奠則服之

始後周采用周禮皇太子朝賀皆衮冕九章服開皇初自非助祭皆冠遠遊冠至此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請服衮冕帝問給事郎許善心曰太子朝謁著遠遊冠有何典故對曰晉令皇太子給五時朝服遠遊冠至宋泰始六年更

議儀注儀曹郎丘仲起議案周禮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伏尋古之公侯尚得服衮以入朝見況皇太子儲副之尊謂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賀兼左丞陸澄議服冕以朝實著經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後漢始備古章魏晉以來非祀宗廟不欲令臣下服於衮冕位爲公者必加侍官故太子入朝因亦不著但承天作副禮絕羣后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請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儀至梁簡文之爲太子嫌於上逼還冠遠遊下及於陳皆依此法後周之時亦言服衮入朝至于開皇復遵魏晉故事臣謂衮冕之服章玉雖差一日而觀頗欲相類臣子之道義無上逼故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宰安平王孚著侍內之服四年又賜趙燕樂安王等散騎常侍之服自斯以後台鼎貴臣並加貂璫武弁故皇太子遵著遠遊謙不逼尊於理爲允帝曰善竟用開皇舊式

遠遊三梁冠從省服絳紗單衣革帶金鉤鰈假帶方心佩一雙紛長六尺四寸闊二寸四分色同於綬金縷鞶囊白韈烏皮履金飾五日常朝則服之

鹿皮弁九琪服絳羅襦白羅裳革帶履韈佩紛如從省服在宮聽政則服之

平巾黑幘玉冠枝金花飾犀簪導紫羅襦南布袴玉梁帶長靿靴侍從田狩則服之

白帢素單衣烏皮履爲宮臣舉哀弔喪則服之

諸王三公已下爲服之制衮冕九章服三公攝祭及諸王初受冊贊入朝助祭親迎則服之綬各依其色

鷩冕案禮圖王祭先公及卿之服天子九旒用五二百一十六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五八十新制依此服七章三品及公侯助祭則服之

毳冕案禮圖王祀四望山川之服天子七旒用五百六十八子男服以助祭五旒用五五十新制依此服五章四品及伯助祭則服之

希冕案禮圖王者祭社稷五祀之服天子五旒用五百二十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五三十二新制依此服三章五品及子男助祭則服之

玄冕案禮圖王祭羣小祀及視朝服天子四旒用五三十二諸侯服以祭其宗

服三旒，用玉十八。新制依此服三章通給庶姓一品已下五品已上自製于家。祭其私服，三品省衣粉米加三章，裳繡黻加二章。四品減繡一章，五品減黻一章。禮自玄冕以上加旒一等。天子祭祀節級服之。

開皇以來，天子唯用衮冕自駕之下不施於尊。具依前式而大等之。冕皆有旌，綴貫絲爲之。其大如牖，自皇太子以下三扈導青纓爵弁，案晉巴志同於爵形一名冕，有收持弁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魗舞人服之。禮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夏，此之謂也。禮圖云：士助君祭服之色，如爵頭無旒有纓。新制依此爲參導衣，青裳緣，並緣無章。大品已下皆通服之。

遠遊冠服，王所服也。衣裳內單，如皇太子。佩山玄玉，金璫鈕。宋孝建故事，亦謂之璫。今文曰印，又並施於官府。身不自佩，例以綬易之。大綬四采，小綬同色。施二玉環，玉具劒，烏皮舄，舄加金飾。唯帝子宗室封國王者服之。

進賢冠，案漢官云：平帝元始五年，令公卿列侯冠三梁，二千石兩梁，千石以下一梁。梁，別貴賤。自漢始也。晉巴稱曰：如緇布冠，文儒之服也。前高七寸而却後高三寸而立。王莽之時，以賜承之。新制依此，內外文官通服之。三品已上三梁，五品已上兩梁，九品已上一梁。用明尊卑之等也。其朝服亦名具服，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玄領褾襈，袖端有黼，金鉤鞶，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白韈，烏皮舄，雙佩綬，如遠遊之色。自一品已下五品已上衣服差同，而綬依其品。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皆服之。六品七品去劒佩綬，八品九品去白筆，內單，而用履代舄。其五品已上一品已下，又有公服，亦名從省服，並烏皮履，去曲領，內單，白筆，蔽膝，開皇故事，亦去韈，裝佩綬。何稠請去大綬而偏垂一小綬，綴於獸頭，韈裝獨一雙佩正當於後，詔從之。一品已下五品已上同。

高山冠，案晉巴志云：一日側注，謂者僕射之所服也。胡伯始以爲齊王冠，秦滅齊以賜謁者，傳子曰：魏明帝以高山冠似通天，乃變其形，除去卷筒，令如介幘。幘上加物以象山峯，行人使者通皆服之。新制參用其事形，如進賢，於冠前加三峯，以象魏制。謁者大夫已下服之。梁依其品。

獬豸冠，案禮圖曰：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如淳注漢官曰：惠蟬也，細如蟬翼，今御史服之。禮圖又曰：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官服之。晉巴志曰：獬豸神羊也，蓋邑云：如麟一角。應劭曰：古有此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爲冠以象之。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此即是也。開皇中，御史戴却非冠而無此色，新制又以此而代却非。御史大夫以金飾，侍御史以犀，侍御史已下用黑羊角，獨御史司隸服之。

巾，案方言云：巾，趙魏間通謂之承露。郭林宗傳曰：林宗嘗行遇雨，巾沾角折。又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此則野人及軍旅服也。制有二等，今高人道士所著，是林宗折角，庶人農夫常服，是袁紹幅巾，故事用全幅，卑而向後，襞，俗人謂之幞頭。自周武帝裁爲四脚，今通於貴賤矣。晉建也，所以遮冠於髮也。一曰弁，弁，係也，所以拘冠使不墜也。導所以導機，贊使入巾幘之裏也。今依周禮，天子以玉弁而導亦如之。又史記曰：平原君誇楚爲玳瑁簪，班固與弟書云：今遣仲升以黑犀簪，士變集云：遣功曹史貢皇太子通天犀導，故知天子獨得用玉，降此通用玳瑁及犀。今並準是，唯弁用白牙弁導焉。

貂蟬，案漢官侍內，金蟬左貂，金取剛固，蟬取高潔也。晉巴志曰：內常侍右貂金璫，銀附蟬，內書令亦同此。今宦者去貂，內史令金蟬右貂，納言金蟬左貂，開皇時加散騎常侍在門下者，皆有貂蟬，至是罷之，唯加常侍聘外國者，特給貂蟬，還則輸納於內省。

白筆，案徐氏雜注云：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遺象也。魏略曰：明帝時大會，而史簪筆。今文官七品已上通靴，武職雖貴，皆不靴也。

纓，案儀禮曰：天子朱纓，諸侯丹組纓。今冕天子已下皆朱纓，又尉繚子曰：天子玄纓，諸侯素纓，別尊卑也。今不用素，並從冠色焉。

佩，案禮：天子佩白玉，晉巴司馬彪云：君臣佩玉，尊卑有序，所以章德也。今參用杜夔之法：天子白玉，太子瑜玉，王山玄玉，自公已下皆水蒼玉。

綬，案禮：天子玄組綬，侯伯朱組綬，大夫純組綬，世子縓組綬。漢官云：蕭何爲相國，佩綠綬，公侯紫綬，二千石青綬，長千石黑。今大抵準此。天子以雙綬六采，玄

黃赤白標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闊一尺雙小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四玉環開皇用三今加一皇太子朱雙綬四采赤白標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闊九寸雙小綬長一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開皇用二今加一三公綠綟綬四采綠黃標紫純綠質黃文織之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闊九寸與親王綬俱施二玉環諸王纁朱綬四采赤黃標紺純朱質纁文織之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闊九寸公玄朱綬四采赤標玄紺純朱質玄文織之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闊九寸侯伯青朱綬四采青赤白標純朱質青文織之長一丈六尺百八十首闊八寸子男綦朱綬三采青赤白純朱質綦文織之長一丈四尺百四十首闊七寸二品已上纁紫綬四采纁紫赤黃純紫質纁文織之長一丈四尺百四十首闊八寸三品紺紫綬四采紫紺黃標純紫質紺文織之長一丈六尺百八十首闊八寸四品青綬三采青白縹純青質長一丈四尺百四十首闊七寸五品墨綬二采青紺純紺質長一丈二尺百二十首闊六寸自王公已下皆有小綬二枚色同大綬而首半之正從一品施二玉環凡有綬者皆有紛並長六尺四寸闊二寸四分隨於綬色

鞶囊案禮男鞶革女鞶絲東觀書詔賜鄧遵獸頭鞶囊一枚班固與弟書遺仲升獸頭旁囊金錯鉤也古佩印皆貯囊之故有囊稱或帶於旁故班氏謂爲旁囊綬印鈕也今雖不佩印猶存古制有佩綬者通得佩之無佩則不今採梁陳東齋制品極尊者以金織成二品以上服之次以銀織成三品已上服之下以綖織成五品已上服之分爲三等

革帶案禮博二寸禮圖曰瑞綬於革帶阮諶以爲有章印則於革帶佩之東觀記楊賜拜太常詔賜自所著革帶故知形制尊卑不別今博三寸半加金纏鍰螳螂鉤以相拘帶自大裘至於小朝服皆用之

劒案漢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曰大臣優禮皆劒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近代以木未詳所起東齋者令謂爲象劒言象於劒周武帝時百官燕會並帶刀升座至開皇初因襲舊式朝服登殿亦不解隋十二年因蔡徹上事始制凡朝會應登殿坐者劒履俱脫其不坐者勑召奏事及須升殿亦就席解劒乃登納言黃門內史令侍郎舍人既夾侍之官則不脫其劒皆真刃非假既合舊典弘制依定又準晉咸康元年定令故事自天子已下皆去冠帶劒今天子則玉具火珠鏤首餘皆玉鏤首唯侍臣帶劒上殿自王公以下非殊禮引升殿皆就席解而後升六品以下無佩綬者皆不帶

曲領案釋名在單衣內襟領上橫以雍頸七品已上有內單者則服之從省服及八品已下皆無

笏案禮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又五經異義天子笏曰珽珽直無所屈也今制准此長尺二寸方而不折以球玉爲之

笏案禮諸侯以象大夫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凡有指畫於君前受命書於笏笏畢用也五經要義曰所以記事防忽忘禮圖云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二寸其殺六分去一晉宋以來謂之手板此乃不經今遵謂之笏以法古名自西魏以降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已下兼用竹木

履舄案圖云複下曰舄單下曰履夏葛冬皮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失於乾腊之義今取乾腊之理以木重底冕服者色赤冕衣者色爲履同爲色諸非侍臣皆脫而升殿凡爲唯冕服及具服著之履則諸服皆用唯褶服以靴靴胡履也取便於事施於戎服

諸建華鶡冠委貌長冠樊噲却敵巧士術氏却非等前代所有皆不採用

皇后服四等有褕衣鞠衣青服朱服

褕衣深青質織成領袖文以重翟五采重行十二等首飾花十二鈿小花靴十二樹纰兩博鬢素紗內單翻領羅穀標襈色皆以朱蔽膝隨裳色以緅爲緣用翟三章大帶隨衣裳飾以朱綠之錦青綠革帶青鞶爲爲以金飾白玉佩玄組綬章采尺寸同於乘輿祭及朝會凡大事皆服之

鞠衣黃羅爲質織成領袖小花十二樹蔽膝革帶及爲隨衣色餘準褕衣親蠶服也

青服去花大帶及佩綬金飾履禮見天子則服之

朱服制如青服宴見賓客則服之
有金章紫綬紐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幷黃琮各以前後進於座隅
皇太后服同於后服而貴妃以下並亦給印
貴妃德妃淑妃是爲三妃服褕翟之衣首飾花九鈿幷二博鬢金章龜鈕文從其職紫綬一百二十首長一丈七尺金鏤織成獸頭鑿齒佩千寶玉
順儀順容順華修儀修容修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爲九嬪服闕翟之衣首飾花入鈿幷二博鬢金章龜鈕文從其職紫綬一百首長一丈七尺金縷織成獸頭鑿齒佩采瑜玉
婕妤銀縷織成獸頭鑿齒首飾花七鈿他如嬪服
美人才人服鞠衣首飾花六鈿幷二博鬢銀印瑑鈕文從其職青綬八十首長一丈六尺綵縷織成獸爪鑿齒佩水蒼玉
寶林服展衣首飾花五鈿幷二博鬢銀印瑑鈕文如其職艾綬八十首長一丈六尺鑿齒佩玉同於婕妤
承衣刀人采女皆服襚衣無印綬參準宋泰始四年及梁陳故事增損用之
皇太子妃服褕翟之衣青質五采織成爲搖翟以備九章首飾花九鈿幷二博鬢金章龜鈕文如其職素紗內單羅領羅標襈色皆用朱蔽膝二章大帶同褘衣青綠羅帶朱緣青鳥鳥加金飾佩瑜玉雜朱綬一百六十首長二丈獸頭鑿齒凡大禮見皆服之唯侍親桑則用鞠衣之服花鈿佩綬與褕衣同準宋孝建二年故事而增損之
良娣鞠衣之服銀印珪鈕文如其職佩采瑜玉青綬八十首長一丈六尺獸爪鑿齒餘同世婦
保林八子展衣之服銅印環鈕文如其職佩水蒼玉艾綬八十首長一丈六尺獸爪鑿齒自良娣等準宋大明六年故事而損益之
諸王太妃妃長公主公主三公夫人一品命婦褕翟之服繡爲九章首飾花九鈿佩山玄玉獸頭鑿齒綬同夫色
公夫人縣主二品命婦亦服褕翟繡爲八章首飾八鈿侍從親桑同用鞠衣自此之下佩皆水蒼玉
侯伯夫人三品命婦亦服褕翟繡爲七章首飾七鈿
子夫人四品命婦服闕翟之衣刻赤繒爲翟綴於服上以爲六章首飾六鈿
男夫人五品命婦亦服闕翟之衣刻繒爲翟綴於服上以爲五章首飾五鈿若當從侍親桑皆同鞠衣織既定帝幸修文殿覽之乃令何稠起部郎閻毗等造樣上呈二年總了始班行焉軒冕之盛實古今矣三年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染干朝見慕之請襲冠冕帝不許明日率左光祿大夫褥但特勤阿史那職御左光祿大夫特勤阿史那伊順右光祿大夫意利發史蜀胡悉等並拜表固請衣冠帝大悅謂弘等曰昔漢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貴今衣冠大備足致單于解辮此乃卿之功也弘憶善心世基何稠閻毗等賜帛各有差並事出優厚是後師旅務殷車駕多行幸百官行從唯服袴褶而軍旅間不便至六年後詔從鷁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黃
卓彼上天宮室混成玄戈居其左亡將居其右弧矢揚威羽林置陳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昔軒轅氏之有天下也以師兵爲警衛降至三代其儀大備西漢武帝每上甘泉則列鹵簿車千乘騎萬匹其居前殿則植戟懸楯以戒不虞其所由來者尚矣
梁武受禪于齋侍衛多循其制正殿便殿閣及諸門上下各以直閤將軍等直領又置刀劒御刀御楯之屬直御左右兼有御仗鋌矟赤槊角抵勇士青槊衛仗長刀刀劒細仗羽林等左右二百七十六人以分直諸門行則儀衛左右又有左右夾轂翼客楯劒格獸羽林八從遊盪十二不從遊盪直從細射廉察刀戟腰弩大弩等隊凡四十九隊亦分直諸門上下行則量爲儀衛東西掖端大司馬東西華承明大通等門又各二隊及防殿三隊雖行幸不從又有八馬遊盪馬左右夾轂左右馬百騎等各二隊及騎官閱武馬容雜伎馬容及左右馬騎直隊行則侍衛左右分爲警衛車駕晨夜出入及涉險皆作函函簿應宿衛軍騎皆執兵持滿各當其所保護方面天明及度險乃奏解函擊鼓而伎常列

乘輿行則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以郊饗上天臨殿九伐法駕以祭方澤祀明堂奉宗廟籍千畝小駕以謁園陵親蒐狩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騶乘太僕馭法駕小駕皆侍中騶乘奉車郎馭公卿不引其餘行幸送往勞旋則準仗近讌則隊仗三駕法天二仗法地其動也參天而兩地也陳氏承梁亦無改革

齊文宣受禪之後警衛多循後魏之儀及柯濟中定令宮衛之制左右各有羽林郎十二隊又有持級隊鋌槊隊長刀隊細仗隊楯鍛隊雄戟隊格獸隊赤槊隊角抵隊羽林隊步遊盪隊馬遊盪隊又左右各武賁十隊左右翊各四隊又步遊盪馬遊盪左右各三隊是爲武賁又有直從武賁左右各六隊在左者爲前驅隊在右者爲後拒隊又有募員武賁隊強弩隊左右各一隊在左者皆左衛將軍總之在右者皆右衛將軍總之以備警衛其領軍中領將軍侍從出入則著兩襠甲手執檀杖左右衛將軍將軍則兩襠甲手執檀杖侍從左右則有千牛備身左右備身刀劍備身之屬兼有武威熊渠鷹揚等備身三隊皆領左右將軍主之宿衛左右而戎服執仗兵有斧鉞弓箭刀楯旌旗皆裹首五色節文施悉赭黃天子御正殿唯大臣夾侍兵仗悉在殿下郊祭鹵簿則督將平巾幘緋衫甲大口袴

後周警衛之制置左右宮伯掌侍衛之禁各更直於內小宮伯貳之臨朝則分在前侍之首並金甲各執龍環金飾長刀行則夾路車左右中侍掌御寢之禁皆金甲左執龍環右執獸環長刀並飾以金次左右侍陪中侍之後並銀甲左執鳳環右執麟環長刀次左右前侍掌御寢南門之左右並銀甲左執師子環右執象環長刀次左右後侍掌御寢北門之左右並銀甲左執犀環右執兕環長刀左右騎侍立於寢之東西階並銀甲左執罷環右執熊環長刀十二人兼執師子彤楯列左右侍之外自左右侍以下刀並以銀飾左右宗侍陪左右前侍之後夜則衛於寢庭之中皆服金塗甲左執豹環右執貔環長刀並金塗飾十二人兼執師子彤楯列於左右騎侍之外自左右中侍已下皆行則兼帶黃弓矢巡田則常服帶短刀如其長刀之飾左右庶侍掌非皇帝所御門閤之禁並服金塗甲左執獬豸環右執獅環長劍並金飾十二人兼執師子彤楯列於左右宗侍之外行則兼帶皓弓矢左右勳侍掌陪左右庶侍而守出入則服金塗甲左執吉良環右執獅環長劍十二人兼執師子彤楯列於左右庶侍之外行則兼帶盧弓矢巡田則與左右庶侍俱常服佩短劍如其長劍之飾諸侍官大駕則俱侍中駕及露寢半之小駕三分之一左右武伯掌內外衛之禁令兼六率之士皇帝臨軒則備三仗於庭服金甲執金鉞杖立於殿上東西階之側行則列兵於帝之左右從則服金甲被繡袍左右小武伯各二人貳之服執同於武伯分立於大武伯下及露門之左右塾行幸則加錦袍左右武賁率掌武賁之士其隊器服皆玄以四色飾之各總左右持級之隊皇帝臨露寢則立於左右三仗第一行之南北出則分在隊之先後其副率貳之左右旅賁率掌旅賁士其隊器服皆青以朱爲飾立於三仗第二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射聲率掌射聲之士其器服皆朱以黃爲飾立於三仗第三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驍騎率掌驍騎之士器服皆黃以皓爲飾立於三仗第四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羽林率掌羽林之士其隊器服皆皓以玄爲飾立於三仗第五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遊擊率掌遊擊之士其器服皆玄以青爲飾其副率貳之武賁已下六率通服金甲師子文袍執銀鉈檀杖副率通服金甲獸文袍各有倅長帥長相次陪列行則引前倅長通服銀甲豹文袍帥長通服銀甲鶡文袍自副率已下通執獸環銀飾長刀凡大駕則盡行中駕及露寢則半之小駕半中駕常行軍旅則衣色尚烏

高祖受命因周齊宮衛微有變革戎服臨朝大仗則領左右大將軍二人分在左右廂左右直寢左右直齋左右直後千牛備身左右備身等夾侍供奉於左右及坐後左右衛大將軍左右直閤將軍以次左右衛將軍各領儀刀爲十二行內四行親衛行別以大都督領次外四行勳衛以帥都督領次外四行翊衛以都督領行各二人執金花師子楯獲刀一百四十人分左右帶橫刀後監門直長十二人左青龍旗右白獸旗左右武衛開府各領三仗六行在大仗內行別六十人大都督一人領之帥都督一人後之大駕則執黃麾仗其次載二十四左青龍幢右白獸幢罕畢各一鈒金二十四金節十二遮蓋獸又絳引幡朱

幟爲持級前隊應聲大都督二人領之在御前橫街南左右武衛大將軍領大仗左右廂各六行行別三百六十人大都督一人領之及大業四年煬帝北巡出塞行宮設六合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六尺外面一方有板雜合爲之塗以青色壘六板爲城高三丈六尺上加女牆板高六尺開南北門又於城四角起樓敵二門觀門樓檻皆丹青綺畫又造六合殿千人帳載以槍車車載六合三板其車輗解合交叉即爲馬槍每車上張幕幕下張平一弩傳矢五人更守兩車之門施車輗馬槍皆外其轅以爲外圍次內布鐵菱次內施蒺藜鏁每一蒺藜中施弩牀長六尺闊三尺牀枕陛插鋼錐皆長五寸謂之蝦蟆皆施機關張則錐皆外向其牀上施攅機弩以繩連弩機人從外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觸所而發其外又以矰周圍行宮二丈一鈴一柱柱舉矰去地二尺五寸當行宮南北門施槌磬連矰以機發之有人觸矰則衆鈴發響槌擊兩磬以知所警名爲擊磬八年征遼又造鉤陳以木板連如帳子張之則綺文卷之則直焉帝御營與賊城相對夜中設六合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又四隅有闕面別一觀觀下開三門其中施行殿殿上容侍臣及三衛仗合六百人一宿而畢望之若真高麗旦忽見謂之爲神焉

隋書卷十二

禮儀志七法冠一名獬豸冠○臣映斗按豸當作薦左傳南冠而繫注南冠楚冠疏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異物志獬薦一角見人鬬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豸池爾反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然漢書已訛薦爲豸矣

今準御書予欲觀古人之服○按御書服作象

爲漆紗○監本爲訛瀋從宋本改又漆宋本作柒廣韻柒俗漆字又木名山海經剛山多柒木

殷尋○監本尋作嶘臣映斗按嶘音忏坊本多以嶘作尋今改正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八

音樂上

夫音本乎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爲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己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陰陽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也态其流湎往而不歸是以五帝作樂三王制禮探掌人倫削平淫放其用之也動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諧邦國樹風成化象德昭功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則宮商垂範禮賡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疎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外敬內和合情飾貌猶陰陽以成化若日月以爲明也記曰大夫無故不撤懸士無故不撤琴瑟聖人造樂導迎和氣惡情屏退善心興起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犧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闋神農五弦舜與功倕其來已尚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堯曰大章帝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湯曰護武王曰武周公曰勺教之以風賦弘之以孝友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意風猷樂情膚淵傳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升平刑厝而不用也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瞽人有作罕閑斯道漢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載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鄭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則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則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揚德風敵勵兵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凱歌者也又採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十月吉辰始用烝祭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寇亡逸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羅鐘磬符堅北敗孝武獲登歌晉氏不綱魏圖將覆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古樂于時經營是追雅器斯備孝文頗爲詩歌以易在位語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功成書竣代有制作其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實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斟擅前遺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躬安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舉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及顏何驟請頗涉雅音而繼想閑韶去之彌遠若夫二南斯理八風揚節順序旁通妖淫屏棄宮徵流唱翻翔率舞弘仁義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無悔非大樂之懿其孰能與於此者哉是以舜詠南風而虞帝昌紂歌北鄙而殷王滅大樂不素則王政在焉故錄其不相因襲以備于志周官大司樂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漢郊廟及武樂三百八十人煬帝矜奢頗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括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概者凡三百餘人並付太樂倡優雜戲來萃止其哀管新聲淫弦巧奏皆出鄭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云

梁氏之初樂緣齊舊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遂下詔訪百寮曰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辨賤而韶護之稱空傳咸英之實廢託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聘失四懸之儀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舊事匪存未獲釐正寤寐有懷所爲歎息卿等學術通明可陳其所見於是散騎常侍御書僕射沈約奏答曰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掇拾潔樂補壁

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爲禮記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防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禮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既是行已經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變自非通敏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漢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既非人臣急事故自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緊得殷薦上帝而樂書淪亡尋索無所宜選諸生分令尋討經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皆別纂錄乃委一舊學撰爲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使五英懷慙六莖與愧是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蕩其詞皆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既素善鐘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爲四器名之爲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應鐘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黃鐘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簇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鐘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強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鐘絃用一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一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大強無射絃用一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強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爲十二笛黃鐘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大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鐘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鐘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欽古鐘玉律幷周代古鐘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是時北中郎司馬何佟之上言案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今樂府之夏唯變王夏爲皇夏蓋緣秦漢以來稱皇故也而齊氏仍宋儀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樂其爲舛謬莫斯之甚請下禮局改正周捨議以爲禮王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其用樂一也而漢制皇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別有皇夏二樂有異於禮爲乖宜除永至還用皇夏又禮尸出入奏肆夏則所設惟在人神其與迎牲之樂不可體也宋季失禮頓虧舊則神入廟門遂奏昭夏乃以牲牢之樂用接祖考之體斯皆前代之深疵當今所宜改也時議又以爲周禮云若樂六變天神皆降神居上玄去還怳忽降則自至迎則無所可改迎悉降而送依前式又周禮云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地宜依舊爲迎神並從之又以明堂設樂大略與南郊不殊惟壇堂異名而無就燎之位明堂則徧歌五帝其餘同於郊式爲初宋齊代祀天地祭宗廟準漢祠太一后土盡用宮懸又太常任昉亦據王肅議云周官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北庶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是謂六同一時皆作今六代舞獨分用之不愜人心遂依肅議祀祭郊廟備六代樂至是帝曰周官分樂變祀虞書止鳴兩縣求之於古無宮懸之議何事人禮繩事神禮闕也天子饗元而至敬不文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爲貴矣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萬舞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即言分樂序之以祭以享此乃曉然可明肅則失其旨矣推檢載籍初無郊禋宗廟徧舞六代之文唯明堂位曰禘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夫祭尚於敬無使褻繁禮貴是以季氏逮闇而祭繼之以燭有司跛倚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質明而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不知禮乎若依肅議郊既有迎送之樂又有登歌各頌功德徧以六代繼之出入方待樂終此則乖於仲尼退晏朝之意矣於是不備宮懸不徧舞六代逐所應須即設懸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宜以至敬所應施用耳宗廟省迎送之樂以其閟宮靈宅也齊永明中舞人冠幘並簪筆帝曰筆殆蓋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蒸襦袴於是去筆又晉及宋齊懸鐘磬大準相似皆十六架黃鐘之宮北方北面編磬起西其東編鐘其東衡大於鎛不知何代所作其東鎛鐘太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次皆如此面設建

鼓於四隅。懸內四面。各有柷敔。帝曰。著晉宋史者。皆言太元元嘉四年。四廂金石大備。今檢樂府。止有黃鐘姑洗蕤賓太蔟四格而已。六律不具。何謂四廂備樂之文。其義焉在。於是除去衛鐘。設十二鎛鐘。各依辰位而應其律。每一鎛鐘。則設編鐘磬各一虡。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元正大會備用之。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爲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爲大觀舞。取易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爲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撤食之雅焉。衆官出入。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肅咸。樂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俊雅。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序。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皇帝出入。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奏永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也。王公出入。奏寶雅。取尚書周官三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撤饌。奏雅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撤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元徽二年儀注。奏引牲。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滌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牷雅。取春秋左氏傳牲牷肥腯也。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誠雅。取尚書至誠感神也。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祚。至齊不改。梁初改爲永祚。至是改爲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用。就燎位。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遠。齊及梁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儀注。奏肅雍。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辭並沈約所製。今列其歌詩二十曲云。

俊雅歌詩三曲四言。

敬官分職　勤俊攸俟　勤俊伊何　貴德尚齒　唐虞盛事　周南多士

區區衛國　猶賴君子　漢之得人　帝猷乃理

開我八袠　闢我九重　珩佩流響　纓紱有容　衮衣前導　列辟雲從

義兼東序　事美西雍　分階等肅　異列齊恭

重列北上　分庭異陛　百司揚職　九賓相禮　齊宋萬甥　魯衛兄弟

思皇藹藹　羣龍濟濟　我有嘉賓　實惟愷悌

皇雅三曲五言。

帝德實廣運　車書靡不賓　執瑁朝羣后　垂旒御百神　八荒重譯至

萬國婉來親

華蓋拂紫微　勾陳繞大一　容裔被緹組　參差羅罕畢　星回照以爛

天行徐且證

清蹕朝萬壽　端冕臨正陽　青絢黃金綬　袞衣文繡裳　既散華蓋乘

復流日月光

胤雅一曲四言。

自昔殷代　哲王迭有　降及周成　惟器是守　上天乃眷　大梁既受

灼灼重明　仰承元首　體乾作貳　命服斯九　置保置師　居前居後

前星北耀　克隆萬壽

寅雅一曲三言。

禮莫遵　樂具舉　延璿斝　朝帝所　執桓桓　列齊莒　垂衮冕

紛容與　升有儀　降有序　齊轡紱　忘笑語　始矜嚴　終酣醑

介雅三曲五言。

百福四象初　萬壽三元始　拜獻惟袞職　同心協卿士　北極永無窮

南山何足擬

壽隨百禮洽　慶與三朝升　惟皇集繁祉　景福互相仍　申錫永無遺

獲閒必來應

百味既舍馨　六飲莫能尚　玉爵值湛湛　金尼顧揚漾　敬樂發天和

祥社流嘉貺

需雅八曲七言。

實體平心待和味　庶羞百品多爲貴　或鼎或鼐宣九弗
楚茈胡鹽筍芳卉　加薑列俎彫且蔚
五味九變雜六和　令芳甘旨庶且多　三危之露九期禾
圓案方文槃星羅　皇舉斯樂同山河
九州上腴非一族　玄芝碧樹壽華木　終朝采之不盈掬
用拂腥膻和九穀　既甘且飫致遐福
人欲所大味爲先　與和盡敬咸在旃　碧鰩朱尾獻嘉鮮
紅毛綠翼陸輕翾　臣拜稽首萬斯年
擊鐘以侯惟大國　況乃御天流至德　脩貪斯舉揚盛則
其禮不備儀不成　風獻所被深且臻
膳夫奉職獻芳滋　不饑不夭咸以時　調甘適苦別遲淄
其德不爽受福釐　於蕃逸豫承無期
備味斯饗唯至聖　咸降人神禮爲盛　或風或雅流歌咏
負鼎言歸啓殷命　悠悠四海同茲慶
道我六穗羅八珍　烹鼎自養匪勞薪　荆包海物必來陳
滑甘辯遺味和神　以斯至德被無垠

雍雅三曲四言。

明明在上　其儀有序　終事廟容　收鋪撤俎　乃升乃降　和樂備舉
天德莫違　人謀是與　敬行禮達　茲謠韶蹈
我餚惟阜　我膏孔庶　嘉味既克　食吉斯飫　屬厭無爽　沖和在御
擊壤齊歡　懷生蒸豫　蒸庶乃粒　寔由仁恕
百司警列　皇在在陛　既飫且酳　卒食成禮　其容穆穆　其儀濟濟
凡百庶僚　莫不愷悌　奄有萬國　抑由天啓

滌雅一曲四言。

將修盛禮　其儀孔熾　有腯斯牲　國門是置　不黎不庶　靡愆靡忌
昊肌獻體　來享昭事　脩休皇德　仰綏聖志　百福具膺　嘉祥允洎
駿奔伊在　慶集遐嗣

銓雅一曲四言。

反本興敬　復古昭誠　禮容宿設　祀事孔明　華俎待獻　樂碑鳴牲
充設籩撰　肅矣響縷　其膏既啓　我豆既盈　庖丁遊刃　葛盧騁聲
多社攸集　景福來幷

誠雅一曲三言。南郊降神用

懷忽慌　瞻浩蕩　盡誠潔　致虔想　出杳冥　降無象　皇情肅
具儀仰　人禮盛　神途敞　優明靈　申敬饗　感蒼極　洞玄壤

誠雅一曲三言。北郊迎神用

地德導　嶓丘峻　揚羽翟　鼓應慄　出幽穉　展誠信　招海濱
羅岳鎮　惟福社　感昭晉

誠雅一曲四言。南北郊明堂太廟送神同用

我有明德　擊非稷黍　牲玉孔備　嘉薦惟旅　金懸宿設　和樂具舉
禮達幽明　敬行鞮俎　鼓鐘云送　遐福是與

獻雅一曲四言。

神宮肅肅　天儀穆穆　禮獻既同　膺此釐福　我有馨明　無愧史祝

禋雅一曲四言。祓禊

紫宮昭煥　太一微玄　降臨下土　尊高上天　戲陳珪璧　式備牲牷
雲孤清引　栁旗高懸　脩昭象物　仰致高煙　肅彼禋社　感達皇虔

禋雅一曲四言。祓禊

盛樂斯舉　協徵調宮　覆燮慶洽　社稷化融　八變有序　三獻已終
坎牲瘞玉　酬德報功　振垂成呂　投壤生風　道無虛致　事由感通
於皇盛烈　比祚華嵩

普通中詳疏之後改諸雅歌粉簫子雲製詞既無牲牢遂省滌雅銓雅云
南郊舞奏黃鐘取陽始化也北郊舞奏林鐘取陰始化也明堂宗廟所尚者敬樂實是爲敬之名復有陰主之義故同奏焉其南北郊明堂宗廟之禮加有登

歌今又列其歌詩一十八曲云。

南郊皇帝初獻奏登歌二曲三言。

敬既明　禮告成　惟聖祖　主上靈　爵已獻　畀又盈　惠羽篇

展歌摯　儼如在　結皇情

禮容盛　樽俎列　玄酒陳　陶匏設　獻清旨　致虔潔　王既升

樂已闋　降蒼昊　垂芳烈

北郊皇帝初獻奏登歌二曲四言。

方壇既埏　地祇已出　盛典弗愆　羣望咸秩　乃升乃歆　敬成禮卒

靈降無兆　神饗載謐　允矣嘉祚　其升如日

至哉坤元　寔惟厚載　躬茲禋饗　誠交顯晦　或升或降　搖珠動佩

德表成物　慶流皇代　純嘏不僭　祺福是賚

宗廟皇帝初獻奏登歌七曲四言。

功高禮洽　道尊樂備　三獻具舉　百司在位　誠敬罔僭　幽明同致

奕奕億兆　無思不遂　盡之如天　容之如地

殷兆玉筵　周始邠王　於赫文祖　基我大業　肇土七十　奄有四方

帝軒百祀　人思未忘　永言聖烈　祚我無疆

有夏多罪　殷人塗炭　四海倒懸　十室思亂　自天命我　殲凶殄難

既躍乃飛　言登天漢　爰饗爰祀　福祿攸贊

犧象既飾　鼎俎斯具　我鄰戩馨　黃流乃注　峨峨卿士　駿奔是務

佩上鳴階　縵還拂樹　悠悠億兆　天臨日煦

猗與至德　光被黔首　鑄鎔蒼昊　甄陶區有　肅恭三獻　對揚萬壽

比屋可封　含生無咎　匪徒七百　天長地久

有命自天　於皇后帝　悠悠四海　莫不來祭　繁祉具膺　八神警衛

福至有兆　慶來無際　播此餘休　于彼荒裔

祀典昭潔　我禮莫違　八簋充室　六龍解轡　神宮肅肅　靈寢微微

嘉薦既饗　景福攸歸　至德光被　洪祚載輝

明堂徧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

歌青帝辭

帝居在震　龍德司春　開元布澤　含和御仁　羣居既散　歲云陽止

紡農分地　人粒惟始　雕梁繡栱　丹楹玉墀　靈威以降　百福來綏

歌赤帝辭

炎光在離　火爲盛德　執禮昭訓　持衡受則　靡草既凋　溫風以至

嘉薦惟旅　時羞孔備　齊醍在堂　筐鼎在下　匪惟七百　無絕終始

歌黃帝辭

鬱彼中壇　含靈闡化　迴璇氣象　輪無輟駕　布德焉在　四序將收

音宮數五　飯稷騂駒　宅屏居中　旁臨外宇　升爲帝尊　降爲神主

歌白帝辭

神在秋方　帝居西皓　允茲金德　載成萬寶　燔來徵化　參見火邪

幕無玄鳥　菊有黃華　載列笙磬　式陳彝俎　靈罔常懷　惟德是與

歌黑帝辭

德盛乎水　玄冥紀節　陰降陽騰　氣凝象閉　司智徵坎　鷩鐵衣玄

祁寒坼地　晷度迴天　悠悠四海　駿奔奉職　祚我無疆　永隆人極

太祖太夫人廟舞歌

閟宮肅肅　清廟濟濟　於穆夫人　固天攸啓　祚我樂德　膺斯盛禮

文桷連櫩　重檐丹陛

飾我俎豆　潔我粢盛　躬事黼黻　推算盡敬　悠悠萬國　具承茲慶

大孝追遠　兆庶攸詠

太祖太夫人廟登歌

光流者遠　禮貴彌申　嘉饗云備　盛典必陳　追養自本　立愛惟親

皇情乃慕　帝服來尊　駕齊六轡　旗耀三辰　感茲霜露　事彼冬春

以斯孝德　永被蒸民

大壯舞奏夷則大觀舞奏姑洗取其月王也二郊明堂太廟三朝並同用今亦

列其歌詩二曲云。

大壯舞歌一曲四言。

高高在上　實愛斯人　眷求聖德　大拯彝倫　率土方燎　如火在薪
悚悚黔首　暮不及晨　朱光啓耀　兆發穹旻　我皇勃起　龍曜漢津
言屆牧野　電激雷震　闕鞏之甲　彭濮之人　或龑或武　漂杵浮輪
我邦雖舊　其命維新　六伐乃止　七德必陳　君臨萬國　遂撫八賓

大觀舞歌一曲四言。

皇矣帝烈　大哉輿聖　奄有四方　受天明命　居上不怠　臨下唯敬
舉無咎則　動無失正　物從其本　人遂其性　昭播九功　肅齊八柄
寬以惠下　德以爲政　三駈晨儀　重輪夕映　棧豗忘阻　梯山匪夐
如日有恆　與天無竟　載陳金石　式流舞詠　咸英韶夏　於茲比盛

相和五引

角引

萌生觸發歲在春　咸池始奏德尚仁　涼燠以惠和且均

徵引

執衡司事宅離方　滔滔夏日火德昌　八音備舉樂無疆

宮引

八音實始君五聲　與此和樂感百精　優遊律呂被咸英

商引

司秋紀兌奏西音　激揚鍾石和瑟琴　風流福被樂愔愔

羽引

玄英紀運冬冰折　物爲音本和且悅　窮高測深長無絕

普通中薦蔬以後勑蕭子雲改諸歌辭爲相和引則依五音宮商角徵羽爲第次非隨月次也。

舊三朝設樂有登歌以其頌祖宗之功烈非君臣之所獻也於是去之三朝第一奏相和五引第二衆官入奏後雅第三皇帝入閤奏皇雅第四皇太子發西中華門奏胤雅第五皇帝進王公發足第六王公降殿同奏寅雅第七皇帝入儲變服第八皇帝變服出儲同奏皇雅第九公卿上壽酒奏介雅第十太子入預會奏胤雅十一皇帝食舉奏需雅十二撤食奏雍雅十三設大壯武舞十四設大觀文舞十五設雅歌五曲十六設俳伎十七設鞞舞十八設鐸舞十九設拂舞二十設巾舞幷白紵二十一設舞盤伎二十二設舞輪伎二十三設刺長追花幢伎二十四設受猜伎二十五設車輪折脰伎二十六設長蹻伎二十七設須彌山黃山三峽等伎二十八設跳鈴伎二十九設跳劍伎三十設擲倒伎三十一設擲倒案伎三十二設青絲幢伎三十三設一撒花幢伎三十四設雷幢伎三十五設金輪幢伎三十六設白獸幢伎三十七設擲蹻伎三十八設獼猴幢伎三十九設啄木幢伎四十設五案幢呪願伎四十一設辟邪伎四十二設青紫鹿伎四十三設白武伎作訖將白鹿來迎下四十四設寺子遵安息孔雀鳳凰文鹿胡舞登連上雲樂歌舞伎四十五設緣高絚伎四十六設變黃龍弄龜伎四十七皇太子起奏胤雅四十八衆官出奏後雅四十九皇帝興奏皇雅自宋齊已來三朝有鳳凰銜書伎至是乃下詔曰朕君臨南面道風盡闕嘉祥時至爲媿已多假令巢伴軒閣集同昌戶猶當顧循寡德推而不居況於名實頓爽自欺耳目一日元會太樂奏鳳凰銜書伎至乃舍人受書升殿跪奏誠復興乎前代率由自遠內省懷慚彌與事篤可罷之天監四年掌賓禮賀瑒請議皇太子元會出入所奏帝命別制養德之樂瑒謂宜名元雅迎送二傳亦同用之取禮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之義明山賓嚴植之及徐勉等以爲周有九夏梁有十二雅此並則天數爲一代之曲今加一雅便成十三瑒又擬東宮所奏舞帝下其議瑒以爲天子爲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觀其舞知其德況皇儲養德春宮式瞻攸屬謂宜備大壯大觀二舞以宣文武之德帝從之於是改皇太子樂爲元貞奏二舞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其後臺城淪沒簡文帝受制於侯景以簡文女溧陽公主爲妃請帝及主母苑淑妃宴于西州奏梁所常用樂景儀同索超世亦在宴筵帝潸然屑涕景興曰陛下何不樂也帝強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警景曰臣且不知何獨超世自此樂府不修風雅咸

蚩尤及王僧辯破侯景諸樂並送荊州經亂工器頗闕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荊州陷沒周人不知采用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隨例沒爲奴婢

鼓吹宋齊並用漢曲又充庭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其第一漢曲朱鷺改爲木紀謝言齊謝樂升也第二漢曲思悲翁改爲賢首山言武帝破魏軍於司部擊王迹也第三漢曲艾如張改爲桐柏山言武帝牧司王掌彌章也第四漢曲上之回改爲遒亡言東昏褒道義師起樊鄧也第五漢曲擁離改爲忱威言破加湖元勳也第六漢曲戰城南改爲漢東流言義師克魯山城也第七漢曲巫山高改爲鶴樓峻言平郢城兵威無敵也第八漢曲上陵改爲昏主恣淫慝言東昏政亂武帝起義平九江姑熟大破朱雀伐罪弔人也第九漢曲將進酒改爲石首局言義師平京城仍廢昏定大事也第十漢曲有所思改爲期運集言武帝應籙受禪德盛化遠也十一漢曲芳樹改爲於穆言大梁闡運君臣和樂休祚方遠也十二漢曲上邪改爲惟大梁言梁德廣運仁化洽也天監七年將有事太廟詔曰禮云殷日不樂今親奉始出宮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入座丞郎參議請與鼓吹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初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蹄謂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絃管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邊惡除愛水斷苦轉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倘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爲之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帝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咸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壝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飲福埋牲奏隸幽帝還便殿奏休成衆官並出奏肅成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永明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時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今列之云

皇祖步兵府君神室奏飲容舞辭

於赫皇祖　宮牆高凝　邁彼厥初　成茲峻極　緩樂簡閑　閟寢翼翼　稟饗若存　惟靈靡測

皇祖正員府君神室奏飲容舞辭

昭哉上德　淩彼洪源　道光前訓　慶流後昆　神猷緬邈　清廟斯存　以享以祀　惟祖惟尊

皇祖懷安府君神室奏飲容舞辭

選辰崇饗　飾禮嚴敬　靡愛牲牢　兼擊粢盛　明明列祖　龍光遠映　肇我王風　形斯舞詠

皇高祖安成府君神室奏飲容舞辭

道遙積慶　德遺昌基　永言祖武　致享從思　九章停列　八舞迴墀　靈其降止　百福來綏

皇曾祖太常府君神室奏飲容舞辭

肇迹帝基　義標鴻篆　恭惟載德　瑰源方闡　享薦三清　鏗陳四縣　增我堂構　式敷帝典

皇祖景皇帝神室奏景德飲容舞辭

皇祖執德　長發其祥　顯仁藏用　情道韜光　惠斯閟寢　合此蕭鄉　永昭貽厥　還符嘏商

皇考高祖武皇帝神室奏武德舞辭

烝哉聖祖　撫運升離　道周經緯　功格玄祇　方軒邁屬　比舜陵媯　緝熙是詠　欽明在斯

雲雷遵屯　圖南共舉　大定揚越　震威衡楚　四奧宅心　九疇遺敘　景星出翼　非雲入呂

德暢容辭　慶昭羽綴　於穆清廟　戩揚徽烈　嘉玉既陳　豐盛斯潔　是將是享　鴻猷無絕

天嘉元年文帝始定圜丘明堂及宗廟樂都官尚書到仲舉權奏衆官入出皆奏肅成牲入出奏引犧上毛血奏嘉薦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壇奏永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獻及太尉亞獻光祿勳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酒奏嘉

胙就燎位奏昭遠還便殿奏休成至太建元年定三廟之樂採梁故事第一奏相和五引各隨王月則先奏其鍾唯衆官入奏後雅林鍾作太蔟參應之取其臣道也鼓吹作皇帝出閤奏皇雅黃鍾作太蔟夾鍾姑洗大呂皆應之鼓吹作皇太子入至十字陛奏胤雅太蔟作南呂參應之取其二月少陽也皇帝延王公登奏寅雅夷則作夾鍾應之取其月法也皇帝入宁變服奏皇雅黃鍾作林鍾參應之鼓吹作皇帝出宁及升座皆奏皇雅並如變服之作上壽酒奏介雅太蔟作南呂參應之取其陽氣盛長萬物輻湊也食舉奏需雅蕤賓作大呂參應之取火主於禮所謂食我以禮也撤饌奏雍雅無射作中呂參應之取其津潤已竭也武舞奏大壯夷則作夾鍾參應之七月金始王取其堅斷也鼓吹引而去來文舞奏大觀姑洗作應鍾參應之三月萬物必榮取其布惠者也鼓吹引而去來來官出奏後雅蕤賓作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太蔟參應之鼓吹作皇帝起奏皇雅黃鍾作林鍾夷則南呂無射參應之鼓吹作祠用宋曲宴準梁樂蓋取人神不雜也制曰可五年詔尚書左丞劉平儀曹郎張崔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改天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爲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舉麾太樂令跪賀云奏懿韶之樂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絜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執干楯曲終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工執羽籥獻爵於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就望燎奏報韶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尚書左僕射建昌侯徐陵儀曹郎中沈罕奏來年元會儀注稱舍人蔡景歷奉勅先會一日太樂展宮懸高矩五案於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黃門侍郎舉麾於殿上掌故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詔延王公登奏變韶奉珪璧訖初引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綏韶進膳奏侑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序其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微更附益舊元會有黃龍變文鹿師子之類太建初定制皆除之至是蔡景歷奏悉復設焉其制鼓吹一部十六人則簫十三人笳二人鼓一人東宮一部降三人簫減二人笳減一人諸王一部又降一人減簫一庶姓一部又降一人復減簫一及後主嗣位耽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鵠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等製其歌詞綺豔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隋書卷十三

書樂志上殷湯曰濩○按大護湯樂名周禮作護韻會亦作護

符堅北殿○監本符作符按晉書載記符洪世稱四戎曾長始其家地中膚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膚家因以爲氏洪後以讖文有艸付應王又監生膚有艸付字遂改姓符氏當作符

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序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也○按禮記王制序當作秀

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也○按詩經大雅爾當作祚

取尚書周官三公弘化寅亮天地也○按尚書周官三當作貳

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按禮記祭統洗字上當有君字

不祭不膚○監本膚作腐按禮記內則牛夜鳴則腐字作膚周禮內饗句同膚作膚

盛設列○監本設作設按郭茂倩樂府詩集作設今從之

禮貴賄申○各本申訛巾按樂府詩集作申從之

遂推八賓○監本賓作賓按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賓八賓之外有八紘從作賓

白銅蹄謂馬也○監本脫蹄字按樂府詩集序白銅蹄謂馬也今從增

隋書卷十四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九

音樂中

齊神武霸跡肇創遷都于鄴猶曰人臣故咸遵魏典及文宣初禪尚未改舊章宮懸各設十二鎛鐘於其辰位四面並設編鐘磬各一簴簴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郊廟朝會同用之其後將有創革尚樂典御祖珽自言舊在洛下曉知舊樂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操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寶于中山獲晉樂器不知采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制宮懸而鐘管不備樂章既闕雜以鼓吹迴歌初用八佾作始皇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錄尚書長孫承業共臣先人太常卿鑒等斟酌繕修戎華兼采至於鐘律煥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制請以爲準珽因采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舞不立號所謂洛陽舊樂者也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羣臣入出奏肆夏牲入出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爲履端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焉奏武德之樂爲昭烈之舞祼地奏登歌其四時祭廟及禘祫皇六世祖司空五世祖吏部尚書高祖秦州刺史曾祖太尉武貞公祖文穆皇帝諸神室並奏始基之樂爲恢祚之舞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爲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爲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爲光大之舞肅宗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爲休德之舞其入出之儀同四郊之禮今列其辭云

大帝圜丘及北郊歌辭

夕牲羣臣入門奏肆夏樂辭

肇應靈序　奄宇黎人　乃朝萬國　爰徵百神　祇展方望　幽顯咸臻
禮崇聲協　贊列珪陳　翼差鱗次　端笏垂紳　來趨動色　式贊天人

迎神奏高明樂辭（皆歌辭同）

惟神監矣（北郊云惟祇監矣）　皇靈肅止　圜壁展事（北郊云方琮展事）　成文即始（北郊云即祇成理）
士備八能　樂合六變（北郊云樂合八變）　風湊伊雅　光華襲薦　宸衛騰景　鸞駕霏煙
嚴壇生白　綺席凝玄

牲出入奏昭夏辭

剛柔設位　惟皇配之　言肅其禮　念暢在茲　飾牲舉獸　載歌且舞
既捨伊腍　致精靈府　物色惟典　齋沐加恭　宗祝咸監　罔不率從
薦毛血奏昭夏辭（羣臣出奏肆夏進熟薦豆奏肆夏辭同初）

展禮上月　肅事應時　藏粟爲用　交暢有期　弓矢斯發　益繁將事
圜神致祀（北郊云方祇致祀）　率由先志　和以鑾刀　奠以血腎　至哉敬矣
厥義孔高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

帝敬昭宣　皇誠肅致　玉帛齊軌　屏攝咸次　三垓上列（北郊云重垓上列）四陛旁升（北郊云分陛旁升）　龍陳萬騎　鳳動千乘　神儀天藹　辟容離曜　金根停軫　奉光先導

皇帝升丘奏皇夏辭（壇上登歌辭同）

紫壇雲曖（北郊云層壇雲曖）　紺幄霞褰（北郊云最幄霞褰）　我其陟止　載致其虔　百靈竦聽　萬國咸仰　人神咫尺　玄應將鑾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辭

上下眷　旁午從　爵以賀　獻以恭　咸斯暢　樂惟雍　孝敬闡　臨萬邦

皇帝奠爵訖奏高明樂覆燾之舞辭

自天子之　會昌神道　丘陵肅事（北郊云方澤祇事）　克光天保　九關洞開　百靈環列　八樽呈備　五聲投節

皇帝獻太祖配饗神座奏武德之樂昭烈之舞辭皇帝小退當昊天上帝神座前東與皇夏辭同上皇夏

配神登聖　主極尊靈　敬宣昭燭　威達窅冥　禮弘化定　樂贊功成

穰穰介福　下被羣生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之樂皇帝詣東陛還坐又奏皇夏辭同初入門

皇心緬且感　吉蠲奉至誠　赫哉光盛德　乾巛韜百靈　報福歸昌運

承祐播休明　風雲馳九域　龍蛟躍四溟　浮幕呈光氣　儼象燭華精

護武方知恥　韶夏僅同聲

送神降丘南陛奏高明樂辭皇帝之望燎位又奏皇夏辭同上皇夏

獻享畢　懸俯周　神之駕　將上遊北郊云超斗極北郊云絶河流北郊云將下遊超荒極北郊云

昆丘懷萬國　寧九州　欣帝道　心顧留　帀上下　衛皇休

紫壇既燎奏昭夏樂辭皇帝自望燎還本位奏皇夏辭同上皇夏

玄黃備載　元首照臨　合德致禮　有契其心　敬申事闕　潔誠云報

玉帛載升北郊云牲幣既燎　棬樸斯燎　寥廓幽昧　播以馨香　皇靈惟監

降福無疆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辭還便殿出奏肆夏辭同上肆夏祠感帝用圜丘辭

天大親嚴　匪敬伊孝　承言肆饗　宸明增耀　陽丘既暢北郊云陰澤云祕大

典逾光　乃安斯息　欽若舊章　天迴地旋　鳴鑾引警　且萬且億

皇曆惟永

五郊迎氣樂辭

青帝降神奏高明樂辭

歲云獻　谷風歸　斗東指　鴈北飛　電鞭激　雷車遽　虹旌靡　青

龍馭　和氣洽　具物滋　飆降止　應帝期

赤帝降神奏高明樂辭

娵女司旦中呂宣　朱精御節離景延　根荄後茂温風發　柘火風水應

炎月　執衡昃物德孔昭　赤旂霞曳會今朝

黃帝降神奏高明樂辭

居中帀五運　乘衡畢四時　含養資羣物　協德固皇基　嚋緩契王風

持載符君德　戊辰動靈駕　承祀昌邦國

白帝降神奏高明樂辭

風涼露降馳景颺寒精　山川搖落平秩在西成　蕭藏成積蒸人被嘉社

從享來儀滅休溢千祀

黑帝降神奏高明樂辭

虹藏雉化告寒　冰壯地坼年殫　日次月紀方極　九州萬邦獻力叶

光是紀歲窮　微陽潛北方融　天子赫赫明聖　享神降福惟敬

祠五帝於明堂樂歌辭

先祀一日夕牲羣官入自門奏肆夏

國陽崇祀　嚴恭有閒　荒華胥豐　樂我大君　冕瑞有列　禽帛恭敘

羣后師師　威儀容與　執禮辨物　司樂考章　率由靡墜　休有烈光

太祝令迎神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祖德光　國圖昌　祇上帝　禮四方　闢紫宮　洞華闕　龍獸奮　風

雲發　飛朱雀　從玄武　攜日月　帶雷雨　耀宇內　溢區中　昔帝

道　感皇風　帝道康　皇風扇　燾盛列　椒精薦　神且寧　會五精

歸福祿　幸閶亭

太祖配饗奏武德樂昭烈舞辭五方天帝奏高明之樂覆燾之舞辭同迎氣

我惟我祖　自天之命　道被歸仁　時屯啓聖　運鍾千祀　授手萬姓

夷兇掩虐　匡頹闕正　載經載營　庶士咸寧　九功以洽　七德兼盈

丹書入告　玄玉來呈　露甘泉白　雲郁河清　聲教咸往　舟車畢會

仁加有形　化洽無外　嚴親惟重　陟配惟大　既祐斯敬　率土攸賴

牲出入奏昭夏樂辭

孝饗不匱　精絜臨年　滌牢委溢　形色博腯　干以用之　言承敬祀

肅肅威儀　敢不敬止　戩飾戩省　維牛維羊　明神有察　保茲萬方

薦血毛奏昭夏辭羣臣出奏肆夏迎熟孚臣入奏肆夏同上肆夏辭

我將宗祀　貢獻厥誠　鞠躬如在　側聽無聲　薦色斯純　昊氣斯亨
有滌有溫　惟神其格　五方來格　一人多祉　明德惟馨　於穆不已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帝升壇奏皇夏辭同）
象乾上樽　儀爾下基　集靈崇祖　永言孝思　室陳籩豆　庭羅懸佾
夙夜畏威　保茲貞吉　舞貴其夜　歌重其升　降斯百祿　惟馨惟應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度几筵　闢牖戶　禮上帝　感皇祖　酌惟絜　滌以清　薦心款
達神明
皇帝祼獻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帝精來降　應我明德　禮殫義展　流祉邦國　既受多祉　實賚孝敬
祀竭其誠　荷天休命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辭
恭祀洽　盛禮宣　英猷爛層景　廣澤同深泉　上靈鍾百福
羣神歸萬年　月軌咸梯岫　日域盡浮川　瑞鳥飛玄扈　潛鱗躍翠漣
皇家膺寶曆　兩地復參天
太祝送神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青陽奏　發朱明　歌西皓　唱玄冥　大禮畢　廣樂成　神心懌
將遠征　飾龍旂　矯鳳旌　指閶闔　憩層城　出溫谷　遵炎庭
跨西汜　馮北溟　忽萬億　耀光精　比雷驚　與雷行　嗟皇道
懷萬壓　固王業　履天聲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辭
文物備矣　聲明有章　登薦唯肅　禮遵前王　齊齊云終　折旋告馨
穆穆旒冕　蘊藏畢敬　屯衛按部　鑾蹕迴途　遲留紫殿　將及清都
享廟樂辭
先祀一日夕牲羣臣入奏肆夏辭
霜淒雨暢　烝哉帝心　有敬其祀　肅事惟欽　昭昭車服　濟濟衣衾
鞠躬貢酎　鏧折奉珠　差以五列　和以八音　式祗王度　如玉如金
迎神奏高明登歌樂辭
日卜惟吉　辰擇其良　弈弈清廟　輔轂周張　大呂爲角　應鍾爲羽
路鼗陰竹　德歌昭舞　祀事孔明　百神允穆　神心乃顧　保茲介福
牲出入奏昭夏樂辭
大祀云事　獻奠有儀　既歌既展　贊顧迎犧　執從伊烋　翻飾惟祼
俟用於庭　將升於室　且撞且肆　以致其誠　惠我貽頌　降祉千齡
薦血毛奏昭夏辭（三公出奏肆夏，進熟奏昭夏辭同）
愔彼遐慨　悠然永思　留連七享　壎篪四時　神升魄沈　廟閉扉見
陰陽載俟　奧鑊兼薦　祖考其鑒　言萃王休　降神敷錫　百福是由
進熟皇帝入北門奏皇夏樂辭
齊居嚴殿　夙駕層閣　車輅垂彩　旒冕騰燿　望軨載仰　翹心有慕
洞洞自形　斤斤表步　閱宮有遷　神道依佛　孝心緬邈　爰屬爰依
太祝祼地奏登歌樂辭（皇帝詣東陛奏肆夏，升殿又奏皇夏辭同）
太室宵宮　神居宿設　鬱鬯惟芬　珪瓚惟絜　彝罍應時　龍旗代用
藉茅無咎　福祿攸降　端感會事　儼思修禮　齊齊勿勿　俄俄濟濟
皇帝升殿殿上作登歌樂辭
我祠我祖　永惟厥先　炎農肇聖　靈社蟬聯　覇圖中造　帝業方宣
道昌基構　撫運承天　奄家六合　爰光八埏　尊神致禮　孝思惟虔
寒來暑反　惕感在年　匪敬伊慕　備物不愆　設簨設業　鼗鼓填填
辟公在位　有容伊虔　登歌啓佾　下管鏗鏘　厥容無爽　曲明肅然
鼓冊厚地　和達穹玄　既調風雨　載協山川　周庭有列　湯孫永延
教聲惟被　遵後光前
皇帝初獻皇祖司空公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克明克俊　祖武惟昌　業弘營土　聲被海方　有流厥德　終耀其光
明神幽贊　景祚攸長

皇帝初獻皇祖吏部尚書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顯允威德　隆我前構　瑤源彌潟　瓊根愈秀　誕惟有族　丕緒克茂
大業崇新　洪基增舊
皇帝初獻皇祖秦州使君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祖德丕顯　明詣知機　豹變東國　鵠起西歸　禮申官次　命改朝衣
敬思孝享　多福無違
皇帝獻太祖太尉武貞公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光靈有業　潛德無聲　韜光戢耀　貫幽洞冥　道弘舒卷　施博藏行
緬追歲事　夜遽不寧
皇帝獻皇祖文穆皇帝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皇皇祖德　穆穆其風　韜嘿自己　明叡在躬　荷天之錫　聖表克隆
高山作矣　寶祚其崇　離光旦旦　載煥載融　感薦惟永　神保無窮
皇帝獻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樂昭烈舞辭
天造草昧　時難糾紛　執拯斯溺　靡救其焚　大人利見　緯武經文
顧指雄極　吐吸風雲　開天闢地　峻岳夷海　冥工掩迹　上德不宰
神心有應　龍化無待　義征九服　仁兵告勁　上平下成　靡或不寧
匪王伊帝　偶極崇豐　享親則孝　絜祀惟誠　禮備樂序　肅賛神明
皇帝獻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樂宣政舞辭
聖武丕基　叡文顯統　眇哉神啓　勢矣天縱　道則人弘　德云邁種
昭冥咸敘　榮深畢綜　自中徂外　經朝庇野　政反淪風　威還缺雅
旁作穆穆　格於上下　雄享雄宗　來鑒來假
皇帝獻顯祖文宣皇帝奏文正樂光大舞辭
玄曆已謝　蒼靈告期　圖璽有屬　揖讓惟時　龍升獸變　弘我帝基
對揚穹昊　寶啓雍熙　欽若皇猷　永懷王度　欣賞斯穆　威刑允措
軌物俱宜　憲章咸布　俗無邪指　下歸正路　奕奕九域　振以乾綱
混通華裔　配括天壤　作禮視德　列樂傳響　薦祀惟虔　衣冠載仰
皇帝還東壁飲福酒奏皇夏樂辭
孝心翼翼　率禮兢兢　時洗時薦　或降或升　在堂在戶　載湛載凝
多品多儀　備物攸膺　蘭芬散挹　玉俎恭承　受祭之祜　如彼岡陵
送神奏高明樂辭
仰模楨　慕衣冠　禮云罄　祀將闌　神之駕　紛弈弈　乘白雲
無不適　窮昭域　極幽塗　歸帝社　眷皇都
皇帝詣便殿奏皇夏樂辭（羣官出奏辭夏辭同）
禮行斯畢　樂奏以終　受嘏先退　載暢其恭　鑾軒循轍　麾旌復路
光景徘徊　絃歌顧慕　豐之相矣　有錫無疆　國圖日競　家曆天長
元會大饗協律不得升陛黃門舉麾於殿上今列其歌辭云
賓入門四厢奏肆夏辭
昊蒼眷命　興王統天　業高帝始　道邈皇先　禮成化穆　樂合風宣
賓朝皇夏　揚對穹玄
皇帝出閤奏皇夏樂辭
夏正肇旦　周物克庭　具僚在位　俛伏無聲　大君穆穆　宸儀動瞬
日煦天迴　萬靈胥萃
皇帝當扆羣臣奉賀奏皇夏辭
天子南面　乾覆離明　三千咸列　萬國填拜　猶從禹會　如次湯庭
奉茲一德　上下和平
皇帝入宁變服黃鍾太簇　縮奏皇夏辭
我應天曆　四海爲家　協同內外　混一戎華　鸞蓋龍馬　風乘雲車
夏章夷服　其會如麻　九賓有儀　八音有節　肅肅於位　飲和在列
四序氤氳　三光昭晰　君哉大矣　軒唐比轍
皇帝變服移幄坐於西箱帝出升御坐姑洗奏皇夏辭
皇運應籙　廓定區夏　受終以文　構業以武　堯昔命舜　舜亦命禹
大人馭歷　重規沓矩　欽明在上　昭納八音　從靈體極　誕聖窮神

化生羣品　陶育蒸人　展禮肆樂　協此元春

王公奠璧奏肆夏辭

萬方咸暨　三揖以申　垂旒冕玉　五瑞交陳　拜稽有章　升降有節

聖皇負扆　虞唐比烈

上壽黃鐘箱奏上壽曲辭

仰三光　奏萬壽　人皇御六氣　天地同長久

皇太子入至坐位酒至御殿上奏登歌辭

大齊統曆　道化光明　馬圖呈寶　龜錄告靈　百禮非衆　八荒非遵

同作堯人　俱包禹迹　其一

天覆地載、成以四時　惟皇是則　比大於茲　羣星拱極　衆川赴海

萬寓駿奔　一朝咸在　其二

齊之以禮　相趨帝庭　應規蹈矩　玉色金聲　動之以樂　和風四布

龍申鳳舞　鸞歌鱗步　其三

食至御前奏食舉樂辭

三端正啓　萬方觀禮　具物充庭　二儀合體　百華照曉　千門洞辰

或華或裔　奉贄惟新　悠悠亘六合　員首莫不臣　仰施如雨　睎和

猶春　風化表笙鏞　歌謳被琴瑟　誰言文軌異　今朝混爲一　其一

形庭爛景　丹陛流光　懷黃綰白　鵷鷺成行　文贊百揆　武鎮四方

折衝鼓雷電　獻替協陰陽　大矣哉　道邁上皇　陋五帝　狹三王

窮禮物　該樂章　序冠帶　垂衣裳　其二

天壤和　家國穆　悠悠萬類咸孕育　契冥化　侔大造　靈効珍　神

歸寶　興雲氣　飛龍蒼　麟一角　鳳五光　朱雀降　黃玉表　九尾

馴　三足擾　化之定　至矣哉　瑞感德　四方來　其三

圄圖空　水火菽粟　求賢振滯棄珠玉　衣不靡　宮以卑　當陽端嘿

垂拱無爲　云云萬有　其樂不營　其四

嗟此舉時　逢至道　肖形感自持　賦命無傷天　行氣進皇輿　遊龍

服帝阜　聖主寧區宇　乾坤永相保　其五

牧野征　鳴條戰　大齊宋萬國　拱揖應終禪　奧主鄰清都　大君臨

赤縣　高居深視　當扆正殿　旦暮之期今一見　其六

兩儀分　牧以君　陶有象　化無垠　大齊德　遠離羣　超鳳火

冠龍雲　露以絜　風以薰　榮光至　氣氤氳　其七

神化遠　人物協　寒暑調　風雨燮　披泥檢　受圖牒　圖讖啓

期運昌　分四序　緩三光　延寶祚　眇無疆　其八

惟皇道　升平日　河水清　海不溢　雲千呂　風入律　龜齡首

入仁壽　與天高　並地厚　其九

刑以厝　頌聲揚　皇情邈　眷汾裏　岱山高　配林壯　亭亭嶷

云云望　旆蔽野　駕騏驥　刊金闕　奠玉龜　其十

文舞將作、先設階步辭

我后降德　肇崚皇基　搖鈴大號　振鐸命期　雲行雨洽　天臨地持

茫茫區宇　萬代一時　文來武繼　成定於茲　象容則舞　歌德言詩

鏘鏘金石　列列鞉絲　鳳儀龍至　樂我雍熙

文舞辭

皇天有命　歸我大齊　受茲華玉　爰錫玄珪　奄家環海　寶子蒸黎

圖開寶匣　檢封芝泥　無思不順　自東征西　教南暨朔　罔敢或攜

比日之明　如天之大　神化斯洽　率土無外　眇眇舟車　華戎畢會

祠我春秋　服我冠帶　儀協震象　樂均天籟　蹈武在庭　其容鶴鶴

武舞將作、先設階步辭

大齊統曆　天鑒孔昭　金人降讖　火鳳來巢　眇均虞德　干戚降苗

夙沙攻主　歸我軒朝　禮符揖讓　樂契咸韶　蹈揚惟序　律度時調

武舞辭

天眷橫流　宅心玄聖　祖功宗德　重光襲映　我皇恭己　誕膺靈命

宇外斯燭　域中咸鏡　悠悠率土　時惟保定　微微動植　莫違其性

仁豐庶物　施洽羣生　海寧洛變　契此休明　雅宣茂烈　頌紀英聲
鏗鏘鐘鼓　棒抑簫笙　歌之不足　舞以禮成　鑠矣王度　緬邁千齡
皇帝入鍾鼓奏皇夏辭
禮終三爵　樂奏九成　允也天子　穹壤和平　戲色戲笑　反寢宴息
一人有祉　百神奉職
鼓吹二十曲皆改古名以敘功德第一漢朱鷺改名水德謝言魏謝齊興也第二漢思悲翁改名出山東言神武帝戰廣阿創大業破爾朱兆也第三漢艾如張改名戰轘陵言神武滅四胡定京洛遠近賓服也第四漢上之回改名殄關龍言神武遣侯莫陳悅誅賀拔岳定關隴平河外漢北款塞中附也第五漢擁離改名滅山胡言神武屠劉蠡升高車懷殊俗蠕蠕來向化也第六漢戰城南改名立武定言神武立魏主天下既安而能還於鄴也第七漢巫山高改名戰芒山言神武斬周十萬之衆其軍將脫身走免也第八漢上陵改名禽蕭明言梁遣兄子貞陽侯來寇彭宋文襄帝遣太尉清河王岳一戰禽殄仟餘萬計也第九漢將進酒改名破侯景言文襄遣清河王岳摧殄侯景克復河南也第十漢君馬黃改名定汝頴言文襄遣清河王岳禽周大將軍王思政於長葛汝頴悉平也第十一漢芳樹改名克淮南言文襄遣清河王岳南翦梁國獲其司徒陸法和克壽春合肥鍾離淮陰盡取江北之地也第十二漢有所思改名嗣丕基言文宣帝統纘大業也第十三漢稚子班改名聖道洽言文宣克隆堂構無思不服也第十四漢聖人出改名受魏禪言文宣應天順人也第十五漢上邪改名平鄰海言蠕蠕盡部落入寇武州之塞而文宣命將出征平殄北荒滅其國也第十六漢臨高臺改名服江南言文宣道洽無外梁主蕭繹來附化也第十七漢遠如期改名刑罰中言孝昭帝舉直措枉獄訟無怨也第十八漢石留行改名遠夷至言時主化霑海外西夷諸國遣使朝貢也第十九漢務成改名嘉瑞臻言時主應期河清龍見符瑞總至也第二十漢玄雲改名成禮樂言時主功成化洽制禮作樂也古又有黃雀鈞竿二曲略而不用並議定其名被於鼓吹諸州鎮戍各給鼓吹樂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爲差諸王爲州皆給赤鼓赤角皇子則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給青鼓青角中州已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樂器皆有衣並同鼓色

雜樂有西涼聲舞清樂龜茲等然吹笛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以後偏習尤盛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遞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窮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樂氏樂器以屬有司及建六官乃詔曰六樂備矣其聲歌之節舞蹈之容寂寥已絕不可得而詳也但方行古人之事可不本於茲乎自宜依準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星辰於是有司詳定郊廟祀五帝日月星辰用黃帝樂歌大呂舞雲門祭九州社稷水旱雩樂用唐堯樂歌應鍾舞大咸祀四望饗諸侯用虞舜樂歌南呂舞大韶祀四類幸辟雍用夏禹樂歌函鍾舞大夏祭山川用殷湯樂歌小呂舞大護享宗廟用周武王樂歌夾鍾舞大武皇帝出入奏皇夏賓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蕃國客出入奏納夏有功臣出入奏章夏皇后進盞奏深夏宗室會聚奏族夏上酒宴樂奏陔夏諸侯相見奏鵾夏皇帝大射歌騶虞諸侯歌貍首大夫歌采蘋士歌采蘩雖著其文竟未之行也及閔帝受禪居位日淺明帝踐阼雖草魏氏之樂而未臻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祫祭俱用六舞南郊則大夏降神大護歌熙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北郊則大護降神大夏歌熙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雩壇以大武降神正德歌熙次作大夏大護武德山雲之舞太廟祫禘則大武降神山雲歌熙次作正德大夏大護武德之舞時享太廟以山雲降神大夏歌熙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護降神大武歌熙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護歌熙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護歌熙建德二年十月甲辰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羣臣咸觀其宮縣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

夏王公出入奏肅夏五等諸侯正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護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於是正定雅音爲郊廟樂創造鍾律頗得其宜宣帝嗣位郊廟皆循用之無所改作今採其辭云

員丘歌辭

降神奏昭夏

重陽禋祀大報天　景午封壇肅且圓　孤竹之管雲和弦　神光未下風肅然　王城七里通天臺　紫微斜照影徘徊　連珠合璧重光來　天策

黃轉鉤陳開

皇帝將入門奏皇夏

旌迴外壝　蹕靜郊門　千乘按轡　萬騎雲屯　藉茅无咎　掃地惟尊　揖讓展禮　衡璜節步　星漢就列　風雲相顧　取法於天　降其來祚

俎入奏昭夏

日至大禮　豐犧上辰　牲牢修牧　齝栗毛純　俎豆斯立　陶匏以陳　大報反命　居陽兆日　六變鼓鍾　三和琴瑟　俎奇豆偶　惟毓惟質

奠玉帛奏昭夏

員玉已奠　蒼幣斯陳　瑞形成象　璧氣含春　禮從天數　智總眞神　爲祈爲祀　至敬咸遵

皇帝升壇奏皇夏

七星是仰　八陛有憑　就陽之位　如日之升　思虔肅肅　施敬繩繩

祝史陳信　玄象斯格　惟類之典　惟靈之澤　幽顯對揚　人神咸悅

皇帝初獻作雲門之舞

獻以誠　鬱以清　山罍舉　沈齊傾　惟尙饗　洽皇情　降景福

通神明

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

長丘遺歷　大雷通源　弓藏高隴　鼎沒寒門　人生于祖　物本於天

尊神配德　迄用康年

皇帝初獻及獻配帝舉奏登歌

歲之祥　國之陽　蒼靈敬　翠雲長　象爲飾　龍爲章　乘長日　坎蠲戶　列雲漢　迎風雨　六呂歌　雲門舞　省滌溢　奠牲牷

鬱金酒　鳳凰樽　迴天聽　顧中原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

國命在禮　君命在天　陳誠惟肅　飲福惟虔　洽斯百禮　福以千年

鈞陳掩映　天駟徘徊　彫禾飾壁　翠羽承罍　受斯茂祉　從天之來

撤奠奏雍樂

禮將畢　樂將闌　迴日轡　動天關　翠鳳搖　和鸞鳴　五雲飛　三步上　風爲馭　雷爲車　無轍迹　有煙霞　暢皇情　休靈命

閑留甘　雲餘慶

帝就望燎位奏皇夏

六典聯事　九司咸則　率由舊章　於禋允塞　掌禮移次　燔柴在陽　煙升玉帛　氣馥牲牷　休氣馨香　膺芳昭晰　翼翼虔心　明明上徹

帝還便座奏皇夏

玉帛禮畢　人神事分　嚴承乃眷　瞻仰迴雲　肇路千門　王城九軌　式遵移候　司方迴指　得一惟清　於萬斯寧　受茲景命　於天告成

方澤歌辭

降神奏昭夏

報功陰澤　展禮玄郊　平琮鎮瑞　方鼎升庖　調歌絲竹　縮酒江茅　聲舒鍾鼓　器質陶匏　列燿秀華　凝芳都荔　川澤茂祉　丘陵容衛　雲飾山罍　蘭浮汎齊　日至之禮　歆玆大祭

奠玉奏昭夏

曰若厚載　欽明方澤　敢以敬恭　陳之玉帛　德包含養　功藏靈迹　斯稽既千　于孫則百

初獻奏登歌辭　辭同周丘

質明孝敬　求陰順陽　壇有四陛　琮爲八方　牲牷湯滌　蕭合馨香
和鑾戾止　振鷺來翔　威儀翊翊　鍾鼓喤喤　聲和孤竹　韻入空桑
封中雲氣　坎上神光　下元之主　功深蓋藏

望坎位奏皇夏

司筵撤席　掌禮移次　迴顧封壇　恭臨坎位　瘞玉埋俎　藏芬斂氣
是曰就幽　成斯地意

祀五帝歌辭

奠玉帛奏皇夏辭

嘉玉惟芳　嘉幣惟量　成形依禮　稟色體方　神班有次　歲禮惟常
威儀抑抑　率由舊章

初獻奏皇夏

惟令之月　惟嘉之辰　司壇宿設　掌史載陳　敢用明禮　言功上神
鈞陳旦闢　閶闔朝分　旒垂象冕　樂奏山雲　將迴鑒策　璇轉天文
五運周環　四時代序　鏘次玉帛　循迴樽俎　神其降之　介福斯許

皇帝初獻青帝奏雲門辭

甲在日　鳥中星　禮東后　奠蒼璧　樹春旗　命青史　候鴈還
東風起　歌木德　舞震宮　泗濱石　龍門桐　孟之月　陽之天
德斯慶　兆斯年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帝出于震　蒼德於神　其明在日　其位居春　勞以定國　功以施人
言從配祀　近取諸身

皇帝初獻赤帝奏雲門舞

招搖指午樹南宮　日月相會實沈中　離光布政動溫風　純陽之月樂
炎精　赤雀丹書飛送迎　朱絃絳鼓磬虡鏘　萬物含養各長生

皇帝獻配帝奏舞

以炎爲政　以火爲宮　位司南陸　享配離壇　三和實俎　百味浮蘭
神其茂豫　天步艱難

皇帝初獻黃帝奏雲門舞

三光儀表正　四氣風雲同　戊己行初曆　黃鍾始變宮　平琮禮內鎮
陰管奏司中　齋壇芝曄曄　清野桂馮馮　夕牢芬六鼎　安歌韻八風
神光乃超忽　佳氣恆葱葱

皇帝初獻配帝舞

四時咸一德　五氣或同論　猶吹鳳凰管　尚對梧桐園　器質居土厚
位總配神尊　始知今奏樂　還用我雲門

皇帝初獻白帝奏雲門舞

肅靈兌景　承配秋壇　雲高火落　露白蟬寒　帝律登年　金精行令
瑞獸霜輝　祥禽雪映　司藏肅殺　萬保咸宜　厥田上上　收功在斯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金行秋令　白帝朱宣　司正五雉　歌庸九川　執文之德　對越彼天
介以福祉　君子萬年

皇帝初獻黑帝奏雲門舞

北辰爲政玄壇　北陸之祀員官　宿設玄圭浴蘭　坎德陰風御寒
次律將迴窮紀　微陽欲動細泉　管猶調於陰竹　弊未入於春弦
待歸餘於送曆　方履慶於斯年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地始坼　虹始藏　服玄玉　居玄堂　沐蕙氣　浴蘭湯　匏器潔
水泉香　陟配彼　福無疆　君欣欣　此樂康

宗廟歌辭

皇帝入廟門奏皇夏

肅肅清廟　嚴嚴疑門　敬器防滿　金人戒言　應棟懸鼓　崇牙樹羽
階變升歌　庭舒象舞　閑安象設　緝熙清奠　春薦初登　新饌先薦

儼然入室　儼乎其位　愔愔履之　非寒之謂

降神奏昭夏

永惟祖武　潛慶靈長　龍圖革命　鳳曆歸昌　功移上瑑　德耀中陽

清廟蕭蕭　猛虡煌煌　曲高大夏　聲和咸唐　牲牷湯滌　蕭合馨香

和鑾戾止　振鷺來翔　永敷萬國　是則四方

俎入皇帝升階奏皇夏

年祥撰日　上協龍言　奉酎承列　來庭駿奔　彫禾飾斝　翠羽承樽

敬禋如此　恭惟執燔　皇帝獻皇高祖奏皇夏

慶緒千重秀　鳩源萬里長　無時猶戢翼　有道故韜光　盛德必有後

仁義終克昌　明星初肇慶　大電久呈祥

皇帝獻皇曾祖德皇帝奏皇夏

克昌光上烈　基聖穆西藩　崇仁高涉渭　積德被居原　帝圖張往迹

王業茂前構　重芬德陽廟　疊慶壽陵園　百靈光祖武　千年福孝孫

皇帝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奏皇夏

雄圖膺天造　宏略邁羣飛　風雲猶聽命　龍躍遂乘機　百二當天險

三分拒樂推　函谷風塵散　河陽氛霧晞　擯弱淪風起　扶危頹運歸

地紐崩還正　天樞落更追　原祠乍超忽　畢龍或綿微　終封三尺劍

長卷一戎衣

皇帝獻文宣皇太后奏皇夏

月靈與慶　沙祥發源　功參禹迹　德贊堯門　言容典禮　褕狄徽章

儀形溫德　令問昭陽　日月不居　歲時晚晚　瑞雲壞心　閨宮惟遠

皇帝獻閔皇帝奏皇夏

龍圖基代德　天步屬艱難　謳歌還受瑞　揖讓乃登壇　升輿芒刺重

入位攄關寒　卷舒雲汎濫　游揚日浸微　出鄭終無反　居桐竟不歸

祀夏今惟舊　尊靈啟更追

皇帝獻明皇帝奏皇夏

若水逢降君　羈桑屬惟政　丕哉馭帝錄　鬱矣當天命　方定五雲官

先齊八風令　文昌氣似珠　太史河如鏡　南宮學已開　東觀書還聚

文辭金石韵　毫翰風飈暨　清室桂馮馮　爾房芝翊翊　寧思玉管笛

空見靈衣舞

皇帝獻高祖武皇帝奏皇夏

南河吐雲氣　北斗降星辰　百靈咸仰德　千年一聖人　書成紫微動

律定鳳凰馴　六軍命西土　甲子陳東隣　戎衣此一定　萬里更無塵

煙雲同五色　日月並重輪　流沙既西靜　盤木又東臣　凱樂聞朱鳳

鐃歌見白麟　今爲六代祀　還得九疑賓

皇帝還東壁飲福酒奏皇夏

禮殫祼獻　樂極休成　長離前掖　宗祀文明　罇酌浮蠟　澄罍合罄

磬折禮容　旋回盥耿　受釐徹俎　飲福移樽　惟光惟烈　文子文孫

皇帝還便坐奏皇夏

庭闕四始　鏗終三薦　顧步階墀　徘徊餘箑　六龍矯首　七萃警途

鼓移行漏　風轉相烏　翼翼從事　綿綿四時　惟神降嘏　永言保之

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及天和六年，武帝罷掖庭四夷樂，其後帝娉皇后於北狄，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鍾石，取周官制以陳之。

明帝武成二年正月朔旦，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武帝保定元年詔罷之，及宣帝即位，而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衍之伎，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婦人服而歌舞，相隨引入後庭，與宮人觀聽，戲樂過度，遊幸無節焉。武帝以樂鼓吹龍舞十二案，每元正大會，列於懸間，與正樂合奏。宣帝時，革前代鼓吹，制爲十五曲，第一，改漢朱鷺爲玄精季，言魏道陵遲，太祖掌開王業也；第二，改漢思悲翁爲征龍西，言太祖起兵誅侯莫陳悅，掃清隴右也；第三，改漢艾如張爲迎魏帝，言武帝西幸，太祖奉迎宅關中也；第四，

改漢上之回爲平寶衆言太祖擁兵討衆衆舍斬也第五改漢擁離爲復恆慶言太祖攻復陝城關東震慴也第六改漢戰城南爲克沙苑言太祖伊斬齊十萬衆於沙苑神武脫身至河單舟走免也第七改漢巫山高爲戰河陰言太祖破神武於河上斬其將高敖曹莫多婁貸文也第八改漢上陵爲平漢東言太祖命將平隨郡安陸俘馘萬計也第九改漢將進酒爲取巴蜀言太祖遣軍平定蜀地也第十改漢有所思爲拔江陵言太祖命將禽蕭繹平南土也第十一改漢芳樹爲受魏禪言閔帝受終於魏君臨萬國也第十二改漢上邪爲宣重光言明帝入承大統載隆皇道也第十三改漢君馬黃爲哲皇出言高祖以聖德繼天天下向風也第十四改漢雉子班爲平東夏言高祖親率六師破齊禽齊主於青州一舉而定山東也第十五改古聖人出爲禽明徹言陳將吳明徹侵軼徐部高祖遣將盡俘其衆也宣帝晨出夜還恆陳鼓吹警蹕同州自應門至赤岸數十里閒鼓樂俱作祈爾仲山還令京城士女於衢巷奏樂以迎之公私頓敝以至於亡

高祖既受命定令宮縣四面各二虡通十二鎛鐘爲二十虡廣各一人建鼓四人祝敔各一人歌峯夔鼗鞉拊搏揩擊臥箜篌小琵琶四面各十人在編磬下笙竽長笛橫笛簫篪巢竾四面各八人在編鐘下舞各八佾宮懸鑮牓金五博山飾以流蘇樹羽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廟加五色漆赤天神懸內加雷鼓地祇加靈鼓宗廟加路鼓登歌鐘一虡磬一虡各一人歌四人兼琴瑟簫篪竽橫笛篪壎各一人其漆畫及博山流蘇樹羽與宮懸同登歌人介幘朱連裳扇皮履宮懸及下管人平巾幘朱連裳飢樂人武弁朱褲衣履韈文騶進賢冠絳紗連裳帛內單卓領袖襈爲皮鞾左執籥右執翟二人執纛引前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弁朱褲衣爲皮履三十二人執戈龍楯三十二人執威龜二人執將居前二人執鼓二人執鐸二人執鐃二人執鉦四人執弓矢四人執殳四人執戟四人執矛自將已下夾引並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

皇帝宮懸及登歌與前同應漆者皆五色漆赤懸內不設鼓

皇太子軒懸去南面設三鎛鐘於辰丑申三建鼓亦如之其登歌去簫歌者減二人其簨虡金三博山樂器漆者皆朱漆之其餘與宮懸同

大鼓小鼓大鞉鼓吹並朱漆漆大鼓加金鐲飢樂及節鼓飾以羽葆其長鳴中鳴橫吹皆五采衣幡緋掌蠹交龍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工人皁地苣文金鉦柷鼓小鼓中鳴吳橫吹工人青地苣文飢樂工人武弁朱褠衣橫吹緋地苣文並爲帽袴褶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內宮鼓樂服色皆準此

皇太子鐃及節鼓朱漆漆飾以羽葆餘鼓吹並朱漆大鼓小鼓無金鐲長鳴中鳴橫吹五采衣幡緋掌蠹蹲獸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橫吹工人紫帽緋袴褶金鉦柷鼓小鼓鍾鳴工人青帽青袴褶鐃吹工人武弁朱褠衣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

正一品鐃及節鼓朱漆漆飾以羽葆餘鼓吹並朱漆長鳴中鳴橫吹五采衣幡緋掌蠹蹲獸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橫吹工人紫帽赤布袴褶金鉦柷鼓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布袴褶鐃吹工人武弁朱褠衣大角工人平巾幘一品四品鐃及工人衣服同三品餘鼓皆綠沈金鉦柷鼓大鼓工人青帽青布袴褶

開皇二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馮梁國舊事考尋古典高祖不從曰梁樂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是時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杜夔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倫議既久音律多乖積年議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邪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下將罪之諤奏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高祖意稍解又詔求知音之士集尚書參定音樂譯云考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恆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聞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

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譯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應用南呂爲商乃用太簇爲商應用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二聲並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并立議正之時邳國公世子蘇夔亦稱明樂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宰五聲準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之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曆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是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爲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冬夏春秋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衆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案今樂府黃鍾乃以林鍾爲調實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宮以小呂爲變徵率相生之道今清樂黃鍾宮以黃鍾爲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爲變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歌哭事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律久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爲之以爲樂聲可定而何妥蔑以學識雅爲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悅學不知樂妥又恥己情識不通譯等欲阻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爲宮曰經文雖道旋相爲宮聲是直言其理亦不據周月用鍾是以古來不取若依鄭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譯唯取黃鍾之正宮變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簨虡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其七調之義臣近代書記所載緩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弘不能精知音律又有識音人萬寶常修洛陽舊曲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調古樂周之璧翼殷之崇牙懸八用七盡依周禮備矣所謂正聲又近南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競爲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令各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高祖張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高祖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高祖大悅班賜妥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

隋書卷十四

音樂志中益樂將事○監本益作貨宋本作委按周禮地官牛人凡祭祀供其牛牲之互益藏以待事徒之

和以鑾刀○按詩經小雅執其鸞刀鑾作鸞

粹容顯暉○監本粹訛粹按孟子卒然見於面左思魏都賦魏國先生有粹其容皆作粹字粹音歲生子一歲也

惕簫在牟○監本惕訛陽按禮記行容惕惕音敵與怵惕之惕異

願指繩極○監本繩作惟樂府一本作繩戶映斗按鮮卑當謂四繩八極今從繩

衰入門四箱衆賓夏畔○各本皆作箱已下舉箱字或作廂或作箱互異按儀禮公食大夫禮公卿賓升公揖退於箱注箱東至之處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疏東西廂曰廂前漢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葢錯傳錯趨避東箱韻會廂通箱

受圖錄圖錄卷○一本錄作聽按後漢書張衡傳子長之賤頗然有第劉覽文心雕龍百官詣事則有關刺解錄注錄亦作牒書板也則錄與牒通

靖州鎮戎○監本戎訛戍按戍音恕說文從人從戈以戍戍音恤從戊從一戊土於四方無正位寄位於戊故加一篇戊衆土也

隋書卷十五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十

音樂下

開皇九年平陳得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時明等復居其職由是牛弘奏曰臣聞周有六代之樂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帝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於武德蓋猶古之韶也禮容生於文始猶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弦薦於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更造新歌薦於武帝之廟據此而言遞相因襲縱有改作並宗於韶至明帝時東平獻王采文德舞爲大武之舞薦于光武之廟漢末大亂樂章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以爲軍謀祭酒使創雅樂時散騎侍郎鄧靜善誦雅歌樂師尹胡能習宗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諸舞總練研精復於古樂自夔始也文帝黃初改昭容之樂爲昭業樂武德之舞爲武頌舞文始之舞爲大韶舞五行之舞爲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樂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咸熙之舞又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於天地宗廟及臨朝大饗並用之晉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禮及上壽食舉歌詩張華表曰按漢魏所用雖詩章辭異與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並繫於舊一皆因襲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勖典樂使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棄賀循爲太常卿始有登歌之樂大寧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閒蜀渠遺逸鄰伎胡伎後樂人頗復南度東晉因之以具鍾律太元閒破苻丕固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於是金石始備尋其殷懸音調並與江左是同幕容垂破慕容永於長子盛獲苻氏舊樂垂愚爲魏所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於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請與超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典書令奚縱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業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業舞爲武德舞據韶爲言宣業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于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爲大壯大觀焉今人猶喚大觀爲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改聲韻曲折理應常同前克荊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史傳相承以爲合古且觀其曲體用聲有次請修緝之以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制曰制禮作樂聖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議之今宇內初平正化未洽遽有變革我則未暇晉王廣又表請帝乃許之牛弘遂因鄭譯之舊又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爲宮雅樂每宮但一調唯迎氣奏五調謂之五音緩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爲次高祖猶懷安言注弘奏下不許作旋宮之樂但作黃鍾一宮而已於是牛弘及祕書丞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曰後周之時以四聲降神雖采周禮而年代深遠其法久絕不可依用謹案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舞雲門以祭天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舞咸池以祭地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圜鍾爲羽舞韶以祀宗廟馬融曰圜鍾應鍾也賈逵鄭玄曰圜鍾夾鍾也鄭玄又云此樂無商聲祭尚柔剛故不用也干寶云不言商商爲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雖以自牧也先儒解釋既莫知適從然此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爲樂無克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得而行也按東觀書馬防傳太子丞鮑鄴等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于四時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官雅樂獨有黃鍾而食舉樂但有太蔟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乃能感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常評焉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奏寢今明詔復下臣防以爲可須上天之明時因歲首

之嘉月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具遂獨施行起於十月爲迎氣之樂矣又順帝紀云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爲辟雍樂太學隨月律十月作應鍾三月作姑洗元和以來音聲不調修復黃鍾作樂器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宮懸有黃鍾均食舉太蔟均止有二均不旋相爲宮亦以明矣計從元和至陽嘉二年纔五十歲用而復止驗黃帝聽鳳以制律呂尙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周禮有分樂而祭此聖人制作以合天地陰陽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聲不調斯言經之甚也今梁陳雅曲並用宮聲按禮五聲十二律遞相爲宮盧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當用事者爲宮宮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布十二辰更相爲宮始自黃鍾終於南呂凡六十也皇侃疏還相爲宮者十一月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以大呂爲宮正月以太蔟爲宮餘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此卽釋鄭義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宮於夾鍾餘方各以其中律爲宮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宮於夾鍾也又云五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勤聲儀宮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大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鄭玄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樂記子云師文鼓琴命宮而總四聲則慶雲浮景鳳翔唯韓詩云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則備聲爲曲今以五引爲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勖論三調爲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外徵羽角自爲謠俗之音耳且西涼龜玆鞮伎等曲數既多故得雜於衆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爲本歷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其奏大抵如此帝並從之故隋代雅樂唯奏黃鍾一宮郊廟悉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爲鞮賓之宮者享祀之際肆之竟無覺者弘又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傳芑孫載故事皆有鍾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尙柔柔以靜爲體不宜用於鍾弘等採肅統以取正焉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婁之義因卽取之爲房內曲命婦人幷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初後周故事懸鍾磬法七正七倍合爲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爲七聲有正有倍而爲十四也長孫紹遠引國語泠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自鶉及鶉七位故也既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有七律又引尙書大傳謂之七始其注云謂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歌聲不應此者皆去之然據一均言也宮商角徵羽爲正變宮變徵爲和加倍而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爲架雖取繁會聲不合古又後魏時公孫崇設鍾磬正倍參懸之弘等並以爲非而據周官小胥職懸鍾磬半之爲堵全之爲肆鄭玄曰鍾磬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虡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又引樂緯宮爲君商爲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懸十六又據漢成帝時犍爲水濱得石磬十六枚此皆懸八之義也懸鍾磬法每虡準之懸八用七不取近周之法懸七也又參用儀禮及尙書大傳爲宮懸陳布之法北方北向應鍾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鍾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蔟起北磬次之夾鍾次之鍾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南方北向中呂起東鍾次之鞮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鍾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其大射則撤北面而加鉦鼓祭天用雷鼓雷鼗祭地用靈鼓靈鼗宗廟用路鼓路鼗各兩設在懸內又準儀禮宮懸四面設鎛鍾十二虡各依辰位又甲景庚壬位各設鍾一虡乙丁辛癸位各陳磬一虡共爲二十虡其宗廟殿庭郊丘社並同樹建鼓于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爲均四箱同作蓋取毛傳詩云四懸皆同之義古者鎛鍾據儀禮鼙爲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又大射有二鎛皆亂鼙焉乃無成曲之理依後周以十二鎛相生鼙之鼙韻克諧每鎛鍾建鼓各一人每鍾磬簴各一人歌二人執節一人掌琴筑各一人每鍾虡笙簫笛塤篪各一人懸內祝敔各一人祝在東敔在西二舞各八佾樂人皆平巾幘絳衣樂器並采周官參之

梁代揮用其尤善者其簴簨皆金五博山飾以崇牙樹羽旒縣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漆宗廟及殿庭則五色漆畫晉宋故事簨簴別各有祝敔既同時憂之今則不用又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己爲六代之樂至四時祭祀則分而用之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祭今既與古祭法有別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圜丘黃鍾所以宣六氣也耀魄天神最爲尊極故奏黃鍾以祀之奏太蔟歌應鍾以祭方澤太蔟所以賓陽出滯氣蓄厚載之重故奏太蔟以祀之奏姑洗歌南呂以祀五郊神州姑洗所以滌絜百物五郊神州天地之次故奏姑洗以祀之奏蕤賓歌函鍾以祀宗廟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祖宗有國之本故奏蕤賓以祀之奏夷則歌小呂以祭社稷先農夷則所以詠歌九穀貴在秋成故奏夷則以祀之奏無射歌夾鍾以祭巡狩方嶽無射所以示人軌物觀風望秩故奏無射以祀之同用文武二舞其圜丘降神六變方澤降神八變宗廟禘祫降神九變皆用昭夏其餘祭享皆一變又周禮王出奏王夏尸出奏肆夏叔孫通法迎神奏嘉至今亦隨事立名皇帝入出皆奏皇夏羣官入出皆奏肆夏食舉上壽奏需夏迎送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誠夏宴饗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爲八曲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爲五音其聲悉依宮商不使差越唯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爲十三曲并內宮所奏天高地厚二曲於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其登歌法準禮郊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大戴云清廟之歌懸一磬而尚拊搏又在漢代獨登歌者不以絲竹亂人聲近代以來有登歌五人別升於上絲竹一部進處階前此蓋尚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之義也梁武樂論以爲登歌者須祖宗功業檢禮記乃非元日所奏若三朝大慶百辟俱陳升工縉殿以詠祖考君臣相對便須漸洽以此說非通遺以嘉慶用之設周登歌備鍾磬琴瑟階上設笙竽今遂因之合於儀禮荷瑟升歌及笙入立於階下間歌合樂是燕餘之事矣登歌法十有四人鍾東磬西工各一人琴瑟筑各一人并歌者三人執節七人並坐階上笙竽簫笛塤篪各一人並立階下悉進實爵絳公服斟酌古今參而用之祀神宴會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陳於階壇之上若冊拜王公設宮懸不用登歌釋奠則唯用登歌而不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飽鄉上言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作十二月均感天和氣此則殿庭月調之義也祭祀既已分樂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正月懸太蔟之均乃至十二月懸大呂之均欲感君人情性尤協陰陽之序也又文舞六十四人並黑介幘冠進賢冠絳紗連裳內單卑襟領褾褾革帶烏皮履十六人執罕十六人執旄十六人執旌十六人執羽左手皆執籥二人執鐲引前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舞六十四人並服武弁朱褠衣革帶烏皮履左執朱干右執大戚依朱干玉戚之文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鐸二人執鐲金錞二四人與二人作二人執鐃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二人執雅在右各工一人作自旌以下夾引並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周官所謂以金錞和鼓金鐲節鼓金鐃止鼓金鐸通鼓也又依樂記象德擬功初來就位總干而山立思君道之難也發揚蹈厲威而不殘也舞亂皆坐四海咸安也武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東三成而平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拓六成復綴以崇太平高祖曰不須象功德直象事可也然竟用之近代舞出入皆作樂謂之階步咸用雅夏今亦依定即周官所謂樂出入奏鍾鼓也又魏晉故事有矛俞弩俞及朱儒導引今據尚書直云干羽禮文稱羽籥干戚今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其矛俞弩俞等蓋漢高祖自漢中歸巴俞之兵執仗而舞也既非正典悉罷不用十四年三月樂定秘書監奇章縣公牛弘秘書丞北絳郡公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虞部侍郎許善心兼內史舍人虞世基儀同三司東宮學士姚陽伯劉臻等奏曰臣聞黃帝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遠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加鳩採祖述增廣雖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

於故實來嘉之侯九服胥離燕石符姚遷據舉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晉其左衽無復衣冠之功前言往式於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爰內原陽絕三百年於茲矣伏惟明聖膺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樂人及晉宋旗章宛然俱至晉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爲一代正樂具在本司於是紆撰歌辭三十首詔並令施用見行者皆停之其人間音樂流辭日久棄其舊體者並加禁約務存其本先是高祖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史省盧思道等列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人曹妙達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獻奠登歌六言象傾盃曲送神禮畢五言象行天曲至是弘等但改其聲合於鍾律而辭經勑定不敢易之至仁壽元年煬帝初爲皇太子從獎于太廟聞而非之乃上言曰清廟歌辭文多浮麗不足以述宣功德請更議定於是制詔吏部尚書奇章公弘開府儀同三司領太子洗馬柳顧言祕書丞撫太常少卿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徵等更詳故實創製雅樂歌辭其祠圜丘皇帝入至版位定奏昭夏之樂以降天神升壇奏皇夏之樂受玉帛登歌奏昭夏之樂皇帝降南陛詣罍洗洗爵訖升壇並奏皇夏初升壇俎入奏昭夏之樂皇帝初獻奏誠夏之樂皇帝既獻作文舞之舞皇帝飲福酒作需夏之樂皇帝反爵於坫還本位奏皇夏之樂武舞出作肆夏之樂送神作昭夏之樂就燎位還大次並奏皇夏

圜丘降神奏昭夏辭

肅祭典　協良辰　具嘉薦　俟皇臻　禮方成　樂已變　感靈心

迴天聽　闢華閽　下乾宮　乘精氣　御祥風　望燔火　通田燭

膺介圭　受瑾玉　神之臨　慶陰陽　煙衢洞　廈路深　善既福

德斯輔　清蝸祚　徧區寓

皇帝升壇奏皇夏辭

於穆我君　昭明有融　道濟區域　功格玄穹　百神警衛　萬國承風

仁深德厚　信洽義豐　明發思政　勤憂在躬　鴻基惟永　福祚長隆

登歌辭

德深禮大　道高樂穆　就陽斯恭　陟配惟肅　血膋升氣　冕裘標服

誠感清玄　信陳史祝　祗承靈貺　戩膺多福

皇帝初獻奏誠夏辭

肇禋崇祀　大報尊靈　因高盡敬　掃地推誠　六宗隨北　五緯陪營

雲和發韻　孤竹揚清　我粢既絜　我酌惟明　元神是鑒　百穀來成

皇帝既獻奏文舞辭

皇矣上帝　受命自天　睿圖作極　文教遐宣　四方監觀　萬品陶甄

有苗斯格　無得稱焉　天地之經　和樂具舉　休徵威萃　要荒式序

正位履端　秋霜春雨

皇帝飲福酒奏需夏辭

禮以恭事　薦以饗時　載清玄酒　備絜嘉茅　迴旒分爵　思媚軒墀

惠均撒俎　祥降受釐　十倫以具　百福斯滋　克昌厥德　永祚鴻基

武舞辭

御曆膺期　乘乾表則　成功戡亂　順時經國　兵暢五材　武弘七德

懷彼遐荒　化行充塞　三道備舉　二儀交泰　情發自中　義均莫大

祀敬恭肅　鍾鼓繁會　萬國斯歡　兆人斯賴　享茲介福　康哉元首

惠我無疆　天長地久

送神奏昭夏辭

享序洽　祀禮施　神之駕　嚴將馳　奔精騖　長離燿　牲煙達

潔誠照　騰日馭　鼓電鞭　辭下土　升上玄　瞻寥廓　杳無際

澹罪心　留餘惠

皇帝就燎還大次並奏皇夏辭同上

五郊歌辭五首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青帝歌辭奏角音

履宮初動　木德惟仁　龍精戒旦　鳥曆司春　陽光煦物　温風先導

嚴威載驚　膏田已冒　犧牲豐潔　金石和聲　懷柔備禮　明德惟馨

赤帝歌辭奏徵音

昊贏開序　炎上爲德　執禮司萌　持衡御國　重離得位　芒種在時
含櫻薦實　木槿垂華　慶賞既行　高明可處　順時立祭　事昭福舉

黃帝歌辭奏宮音

爰稼作土　順位稱坤　孕金成德　履艮爲尊　黃本內色　宮實聲始
萬物資生　四時咸紀　靈壇汎掃　咸樂高張　威儀孔備　福履無疆

白帝歌辭奏商音

西成肇節　盛德在秋　三農稍已　九穀行收　金氣肅殺　商威靡戾
嚴風鼓莖　繁霜隕蕃　厲兵詰暴　勑法慎刑　神明降嘏　國步惟寧

黑帝歌辭奏羽音

玄英啓候　冥陵初起　虹藏於天　雉化於水　嚴關重閉　星迴日窮
黃鍾動律　賓萌生風　玄樽示本　天產惟質　恩覃外區　福流景室

感帝奏誠夏辭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禘祖垂典　郊天有章　以春之孟　於國之陽　禴栗惟誠　陶匏斯尚
人神接禮　明幽交暢　火靈降祚　火曆載隆　烝哉帝道　赫矣皇風

雩祭奏誠夏辭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朱明啓候時載陽　蕭若舊典延五方　嘉薦以陳盛樂奏
氣序和平資靈祐　公田既雨私亦滿　人殷俗富政化敷

蜡祭奏誠夏辭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四方有祀　八蜡酬功　收藏既舉　橐禽送終　使之必報　祭之斯索
三時告勞　一日爲澤　神祇必來　鱗羽咸致　惟義之盡　惟仁之至
年成物阜　罷役息人　皇恩已洽　靈慶無垠

朝日夕月歌詩二首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朝日奏誠夏辭

扶木上朝暾　蒙山沉暮景　寒來遊暑促　暑至馳輝永　時和合璧耀　俗泰重輪明　執圭盡昭事　服冕罄虔誠

夕月奏誠夏辭

澄輝燭地域　流耀鏡天儀　曆草隨弦長　珠胎逐望虧　成形表蟾兎
竊藥資王母　西郊禮既成　幽壇福惟厚

方丘歌辭四首　唯此四者異餘並同圜丘

迎神奏昭夏辭

柔功暢　陰德昭　陳瘞典　盛玄郊　馨羶清　膋爇馥　皇情虔
具寮肅　笙頌合　鼓鼗會　出桂旗　屯孔蓋　敬如在　肅有承

神宮樂　慶福膺

奠玉帛登歌

道惟生育　器乃包藏　報功稱範　殷薦有常　六瑚已饌　五齊流香
貴誠尚質　敬洽義彰　神祚惟永　帝業增昌

皇地祇歌辭奏誠夏辭

厚載垂德　崑丘主神　陰壇吉禮　北至良辰　鑒水呈絜　牲栗表純
樽壺夕視　幣玉朝陳　翠望咸秩　精靈舉臻　祚流於國　社被於人

送神歌辭奏昭夏辭

奠既徹　獻已周　旒冕駕　衝遠遊　洞四極　帀九隅　慶方流
社恆遍　埋玉氣　烯牲芬　晰神理　顯國文

神州奏誠夏辭　迎送神登歌與方丘同

四海之內　一和之壤　地曰神州　物賴生長　咸池既降　泰折斯饗
牲牷尚黑　珪玉寔兩　九寓載寧　神功克廣

社稷歌辭四首　迎送神登歌與方丘同

春祈社奏誠夏辭

厚地開靈　方壇崇祀　達以風露　樹之松梓　勾萌既甲　芟柞伊始
恭祈粢盛　載膺休祉

春祈穀奏誠夏辭

敎禽興敎　播厥有先　尊神致絜　報本惟虔　聲檐東來　望杏開田
方澤祇福　佇詠豐年

秋報社奏誠夏辭

北牖申禮　旱出奏誠　豐儀入薦　華樂在庭　原隰既平　泉流又清
如雲已望　高廩斯盈

秋報稷奏誠夏辭

人天務急　農亦動止　或薅或蘇　惟饗惟芭　涼風戒時　歲云秋矣
物成則報　功施必祀

先農奏誠夏辭　迎送神與方丘同

農祥晨晰　土膏初起　眷原俶載　肅壇致祀　敛躅長阡　迴旌外壝
房俎飾薦　山罍沈漿　親事朱紘　躬持黛耜　恭神務稽　受釐降社

先聖先師奏誠夏辭

經國立訓　學重教先　三墳肇冊　五典留篇　開鑿理著　陶鑄功宣
東膠西序　舞誦夏弦　芳塵載仰　祀典無愆

太廟歌辭

迎神歌辭

務本興敎　尊神體國　霜露感心　享祀陳則　官聯式序　奔走在庭
几筵結慕　祼獻惟誠　嘉樂載合　神其降止　永言保之　錫以繁祉

登歌辭

孝熙嚴祖　師敬敬宗　惟皇肅事　有來雝雝　雕梁霞複　繡桷雲重
觀德自感　奉瑋伊恭　彝罍盡飾　羽爵有容　升歌發籥　景福來從

俎入歌辭　郊丘社廟同

祭本用初　祀由功舉　鞉舞感會　供神有序　明酌盈樽　豐儀實俎
幽金既薦　繢錯雜旅　享由明德　香非稷黍　載流嘉慶　克固鴻緒

皇高祖太原府君神室歌辭

締基發祥　肇源興慶　遹仁遹哲　克明克令　膺寶圖圖　善流人詠
開我皇業　七百同盛

皇曾祖康王神室歌辭

皇條俊茂　帝系靈長　豐功疊軌　厚利重光　福由善積　代以德彰
嚴恭盛禮　永錫無疆

皇祖獻王神室歌辭

威才必達　丕基增舊　涉渭同符　遷邠等構　弘風邁德　義高道富
神鑒孔昭　王猷克遘

皇考太祖武元皇帝神室歌辭

深仁冥著　至道潛敷　皇矣太祖　燿名天衢　翦商膺祚　奄宅隋區
有命既集　誕開靈符

飲福酒歌辭　郊丘社廟同

神道正直　祀事有融　肅雝備禮　莊敬在躬　蘩爓已具　奠酹將終
降祥惟永　受福無窮

送神歌辭

饗禮具　利事成　佇旒冕　肅簪纓　金奏終　玉俎撤　盡孝敬
窮嚴絜　人祇分　哀樂半　降景福　憑幽贊

元會皇帝出入殿庭奏皇夏辭　郊丘社廟同

深哉皇度　粹矣天儀　司陛整蹕　式道先馳　入屯霧擁　七萃雲披
還揚進揖　步矩行規　勾陳乍轉　華蓋徐移　羽旗照耀　珪組陸離
居高念下　處安思危　照臨有度　紀律無虧

皇太子出入奏肆夏辭

惟熙帝載　式固王猷　體乾建本　是曰孟侯　馳道奚漢　寢門稱周
德心既廣　道業惟優　傅保斯導　賢才與遊　瑜玉發響　畫輪停輈
皇基方峻　七閉恆休

食舉歌辭八首

燔黍毅教禮之始　五味相資火爲紀　平心和德在甘旨

牢盛既陳鍾石俟　以斯而御揚盛軌
養身必敬禮食昭　時和歲阜庶物饒　鹽梅既濟鼎鉉調
特以膚腊加臑膮　威儀濟濟燈皇朝
饗人進羞樂侑作　川潛之膾雲飛膮　甘酸有宜芬勺藥
金敦玉豆咸交錯　御鼓既聲安以樂
玉食惟后膳必珍　芳菰既絜重秬新　是能安體又調神
荆包畢至海貢陳　用之有節德無垠
嘉羞入饋猶化醫　沃土名滋帝臺實　陽華之菜雕陵栗
鼎俎芬芳豆邊溢　通幽致遠車書一
道高物備食多方　山膚既善水泰貢　桓蒲在位翼翼張
加邊折俎爛成行　恩風下濟道化光
禮以安國仁爲政　具物必陳饗牢盛　罍罕斤斧順時令
懷生熙熙皆得性　於茲宴喜流嘉慶
皇道四達禮樂成　臨朝日舉表時平　甘芳既飫酳以清
揚休玉扈正性情　隆我帝載永明明

上壽歌辭

俗已乂　時又良　朝玉帛　會衣裳　基同北辰久　壽共南山長
黎元鼓腹樂未央

宴羣臣登歌辭

皇明馭歷　仁深海隅　載擇良辰　式陳高宴　顯顯卿士　昂昂侯甸
車旗煜爚　衣纓葱蒨　樂正展懸　司宮飾殿　三揖稱禮　九賓爲傳
圓鼎臨碑　方壺在面　鹿鳴成曲　嘉魚入薦　筐篚相輝　獻酬交徧
飲和飽德　恩風長扇

文舞歌辭

天睠有屬　后德惟明　君臨萬寓　昭事百靈　濯以江漢　樹之風聲
墾地必飾　窮天皆至　六戎仰朔　八襘請吏　煙雲獻彩　龜龍表異
緝和禮樂　變理陰陽　功由舞見　德以歌彰　兩儀同大　日月齊光

武舞歌辭

惟皇御寓　惟帝乘乾　五材並用　七德兼宣　平暴夷險　拯溺救燔
九域載安　兆庶斯賴　續地之厚　補天之大　聲隆有截　化罩無外
鼓鍾既奮　干戚攸陳　功高德重　政諧化淳　鴻休永播　久而彌新

大射登歌辭

道諧金科照　時乂玉條明　優賢禮洽　選德射儀成　鑾旗轡雲動
寶馭儼天行　巾車整三乏　司裘飾五正　鳴球響高殿　華鐘震廣庭
烏號傳昔矣　淇衛著前名　揖讓皆時傑　升降盡朝英　附枝觀體定
柸水視心平　豐觚既來去　燔炙復從橫　欣看禮樂盛　喜遇黃河清

凱樂歌辭三首

述帝德

於穆我后　睿哲欽明　膺天之命　載育羣生　開元創曆　遵德垂聲
朝宗萬寓　祗事百靈　煥乎皇道　昭哉帝則　惠政滂流　仁風四塞
淮海未賓　江湖背德　運籌必勝　濯征斯克　八荒霧卷　四表雲褰
雄圖盛略　邁後光前　寰區已泰　福祚方延　長歌凱樂　天子萬年

述諸軍用命

帝德遠覃　天維宏布　功高雲天　聲隆韜護　惟彼海隅　未從王度
皇赫斯怒　元戎啓路　桓桓猛將　赳赳英謨　攻如燎髮　戰似摧枯
救茲塗炭　克彼妖逋　塵清兩越　氣靜三吳　鯨鯢已夷　封疆載闢
班馬蕭蕭　歸旌奕奕　雲臺表効　司勳紀績　業並山河　道固金石

述天下太平

阪泉軒德　丹浦堯勳　始實以武　終乃以文　嘉樂聖主　大哉爲君
出師命將　廓定重氛　書軌既幷　干戈是戢　弘風設教　政成人立
禮樂聿興　衣裳載緝　風雲自美　嘉祥爰集　皇皇聖政　穆穆神猷
牢籠廣夏　度越姬劉　日月比曜　天地同休　永清四海　長帝九州

皇后房內歌辭

至順垂典　正內弘風　毋儀萬國　訓範六宮　求實啓化　進善宣功

家邦歲序　道業斯融

大業元年煬帝又詔脩高廟樂曰古先哲王經國成務莫不因人心而制禮則天明而作樂昔漢氏諸廟別所樂亦不同至於光武之後始立共堂之制魏文承運初營廟緐太祖一室獨爲別宮自茲之後兵車交爭制作規模日不暇給伏惟高祖文皇帝功侔造物道濟生靈享薦宜殊樂舞須別今若月祭時饗既與諸祖共庭至於舞功獨於一室交建禮意未合人情其詳議以聞有司未及陳奏帝又以禮樂之事總付祕書監柳顧言少府副監何稠著作郎諸葛潁祕書郎袁慶隆等增多開皇樂器大益樂員郊廟樂懸並令新製顧言等後親帝復難於改作其議竟寢諸郊廟歌辭亦並依舊制唯新造高祖廟歌九首今亡又遣祕書省學士定殿前樂工歌十四首終大業世每舉用焉帝又詔博訪知鍾律歌管者皆追之時有曹士立裴文通唐羅漢常寶金等雖知操弄雅鄭莫分然總付太常詳令刪定議修一百四曲其五曲在宮調黃鍾也一曲應調大呂也二十五曲商調太蔟也一十四曲角調姑洗也一十三曲變徵調蕤賓也八曲徵調林鍾也二十五曲羽調南呂也一十三曲變宮調應鍾也其曲大抵以詩爲本參以古調漸欲播之弦歌被之金石仍屬戎車不遑刊正禮樂之事竟無成功焉自漢至梁陳樂工其大數不相踰越及周幷齊隋幷陳各得其樂工多爲編戶至六年帝乃大括魏齊周陳樂人子弟悉配太常並於闕中爲坊置之其數益多前代顧言等又奏仙都宮內四時祭享還用太廟之樂歌功論德別製其辭七廟同院樂依舊式又造饗宴殿庭宮懸樂器布陳簨簴大抵同前而於四隅各加二建鼓三案又設十二鎛鎛別鍾磬二架各依辰位爲調合三十六架至於音律節奏皆依雅曲意在濱令繁會自梁武帝之始也開皇時廢不用至是又復焉高祖時宮懸樂器唯有一部殿庭饗宴用之平陳所獲又有二部宗廟郊丘分用之至是並於樂府藏而不用更造三部五郊二十架工一百四十三人廟庭二十架工一百五十人饗宴二十架工一百七人舞郎各二等並一百三十二人顧言又增房內樂益其鍾磬奏議曰房內樂者主爲王后弦歌諷誦而事君子故以房室爲名燕禮鄉飲酒禮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文王之風由近及遠鄉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不設鐘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鐘磬鄭玄曰燕樂房內樂也所謂陰聲金石備矣以此而論房內之樂非獨弦歌必有鐘磬也內宰職云正后服位詔其禮樂之儀鄭玄云薦撤之禮當與樂相應薦撤之言雖施祭祀其入出賓客理亦宜同請以歌鐘歌磬各設二虡土革絲竹並副之幷升歌下管總名房內之樂女奴肄習朝燕用之制曰可於是內宮懸二十虡其鎛鐘十二皆以大磬充去建鼓餘飾並與殿庭同皇太子軒懸去南面設三鎛鐘於辰丑申三建鼓亦如之編鐘三虡編磬三虡共三鎛鐘爲九虡其登歌減者二人簨簴金三博山樂器應漆者朱漆之其二舞用六佾其雅樂鼓吹多依開皇之故雅樂合二十器今列之如左

金之屬二一曰鎛鐘每鐘懸一簴簴各應律呂之音即黃帝所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者也二曰編鐘小鐘也各應律呂大小以次編而懸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鐘懸於一簴簴

石之屬一曰磬用玉若石爲之懸如編鐘之法

絲之屬四一曰琴神農制爲五弦周文王加二弦爲七者也二曰瑟二十七弦伏羲所作者也三曰筑十二弦四曰箏十三弦所謂秦聲蒙恬所作者也

竹之屬三一曰簫十六管長二尺舜所造者也二曰篪長尺四寸八孔蘇公所作者也三曰笛凡十二孔漢武帝時丘仲所作者也京房備五音有七孔以應七聲黃鍾之笛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其餘亦上下相次以爲長短

匏之屬二一曰笙二曰竽並女媧之所作也笙列管十九於匏內施簧而吹之竽大三十六管

土之屬一曰塤六孔暴辛公之所作者也

革之屬五一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之楹鼓周人縣之謂之縣鼓近代相承植而貫之謂之建鼓蓋殷所作也又樓翔鷺於其上不

知何代所加或曰鵠也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鷺鼓精也越王勾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鷺悅鼓而飛入雲或曰皆非也詩云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未知孰是靈鼓靈鼗並八面雷鼓雷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鼓以柎擊鼗貫其中而手搖之又有節鼓不知誰所造也

木之屬二一曰柷如桶方二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動之令左右擊以節樂二曰敔如伏獸背有二十七鉏鋙以竹長尺橫櫟之以止樂焉

簨虡所以縣鐘磬橫曰簨飾以鱗屬植曰虡飾以羸及羽屬簨加木板於上謂之業殷人刻其上爲崇牙以挂懸周人畫繒爲纓戴之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簴之角近代又加金博山於簨上垂流蘇以合采羽五代相因同用之

始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疎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其後牛弘請存鞞鐸巾拂等四舞與新伎並陳因稱四舞按漢魏以來並施於宴樂鞞舞漢巴渝舞也至章帝造鞞舞歌云關東有賢女魏明代漢曲云明明魏皇帝鐸舞傳玄代魏歌云振鐸鳴金成公綏賦云鞞鐸舞庭八音並陳是也拂舞者沈約宋志云吳舞吳人思晉化其歌本云白符鳩是也巾舞者公莫舞也伏滔云項莊因舞欲劍高祖項伯紆長袖以扞其鋒魏晉傳爲舞焉檢此雖非正樂亦前代舊聲故梁武報沈約云鞞鐸巾拂古之遺風楊泓云此舞本二八人桓玄即真爲八佾後因而不改齊人王僧虔已論其事平陳所得者猶充八佾於懸內繼二舞後作之爲失斯大檢四舞由來其實已久請並在宴會與雜伎同設於西涼前奏之帝曰其聲音節奏及舞悉宜依舊惟舞人不須捉鞞拂等及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樂器工伎創造既成大備於茲矣清樂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來舊曲樂器形制絃歌章古辭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始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爲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器其歌曲有陽伴舞曲有明君絃契其樂器有鐘磬琴瑟擊琴琵琶箜篌筑箏節鼓笙笛簫篪塤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五人

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爲之號爲秦漢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今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之徒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於胡戎胡戎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器聲調悉與書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樂解曲有萬世豐舞曲有于闐佛曲其樂器有鐘磬彈箏擫箏臥箜篌賢絲篌琵琶五絃笙簫大篳篥豎小篳篥橫笛腰鼓齊鼓檐鼓銅拔貝等十九種爲一部工二十七人

龜茲者起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其器大成於閭閑時有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絃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佔街公王之閒舉時爭相慕尚高祖病之謂羣臣曰聞公等皆好新變所奏無復正聲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國化成人風勿謂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風俗矣存亡善惡莫不繫之樂感人深事資和雅公等對親賓宴飲宜奏正聲聲不正何可使兒女聞也帝雖有此勑而竟不能敕焉煬帝不解音律略不關懷後大製豔篇辭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被萬歲樂藏鈎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鬬雞子鬬百草汎龍舟遠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捺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無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書彈曲多即能造曲此理之然也因語明達云齊氏偏陽曹妙達猶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貴汝宜自修謹六年高昌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夷皆驚焉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疎勒鹽其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簫篳篥毛員鼓都曇鼓答臘鼓齊鼓羯鼓雞婁鼓銅拔貝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

天竺者起自漢世張騫使大夏還傳其地有涼州龜茲四譯來貢焉伎天竺即其樂也歌曲有沙石疊舞曲有天曲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銅鼓毛員鼓都曇鼓銅拔貝等九種爲一部工十二人

康國起自周代帝鴻北狄爲后得其所獲西戎伎因其聲歌曲有戴殿農和正舞曲有賀蘭鉢鼻始末婆波地農惠鉢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樂器有笛正鼓加鼓銅拔等四種爲一部工七人

疎勒安國高麗並起自後魏平馮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後漸繁會其聲以別於太樂疎勒歌曲有亢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解曲有盤曲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笛簫篳篥答臘鼓齊鼓羯鼓雞婁鼓等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

安國歌曲有附薩單時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樂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簫篳篥雙篳篥王鼓和鼓銅拔等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

高麗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樂器有彈箏臥箜篌豎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簫小篳篥桃皮篳篥齊鼓齊鼓檐鼓貝等十四種爲一部工十八人

禮畢者本出自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爲其面執麾以舞象其容取其誄以號之謂之爲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爲名其行曲有單交路舞曲有散花樂器有笛笙簫篪鈴槃齊鼓等七種三懸爲一部工二十二人

始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倴優朱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周時鄭譯有寵於宣帝奏徵齊散樂人並會京師爲之盡秦角抵之流者也開皇初並放遣之及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惟宮女觀之有舍利先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羣龍畢現水人長魚偏覆于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俠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矯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甕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幷二人載竿其上有舞忽然騰透而換易之又有神鰲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繒綵其歌舞者多爲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髲者殆三萬人初睹京兆河南製此衣服而兩京繒錦爲之中虛三年駕幸榆林突厥啓民朝于行宮帝又設以示之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啓民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奇伎無不總萃樂人衣服錦繡相間其營費鉅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弦撫管以上一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自是每年以爲常焉

故事天子有事於太廟備法駕陳羽葆以入于次禮畢升車而鼓吹並作開皇十七年詔曰昔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祭享宗廟瞻敬如在罔極之感情深茲日而禮畢升路鼓吹發音還入宮門金石擯嚮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理實未允宜改茲往式用弘禮教自今以後享廟日不須設鼓吹殿庭勿設樂懸在廟內及諸祭並依舊其王公已下祭私廟日不得作音樂至大業中煬帝制享饗設鼓吹依梁爲十二案案別有錞于鉦鐸軍樂鼓吹等一部案下皆熊羆貙豹騰倚承之以象百獸之舞其大駕鼓吹並朱漆畫大駕鼓吹小鼓加金鐲羽葆鼓鐃鼓節鼓皆五采重蓋其羽葆鼓仍飾以羽葆長鳴中鳴大小橫吹五采衣幡排掌囊交龍五采腳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大橫吹節鼓及橫吹後笛簫篳篥桃皮篳篥等工人服皆緋地芘文爲袍袴及帽金鉦撾鼓其鉦鼓皆加八角紫繖小鼓中鳴小橫吹及橫吹後笛簫篳篥桃皮篳篥等工人服並青地芘文袍袴及帽羽葆鼓鐃及歌簫笳工人服並武弁朱褲衣革帶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其鼓吹督帥服與大角同以下準督帥服亦如之

棡鼓一曲十二變與金鉦同夜警用一曲俱盡次奏大鼓大鼓一十五曲供大駕一十二曲供皇太子一十曲供王公等小鼓九曲供大駕三曲供皇太子及王公等長鳴色角一百二十具供大駕三十六具供皇太子十八具供王公等

次鳴色角一百二十具供大駕十二具供皇太子一十具供王公等
大角第一曲起捉馬第二曲被馬第三曲騎馬第四曲行第五曲入陣第六曲收軍第七曲下營皆以三通爲一曲其辭並本之鮮卑
銚鼓十二曲供大駕六曲供皇太子三曲供王公等其樂器有鼓笳歌簫笳大橫吹二十九曲供大駕九曲供皇太子七曲供王公其樂器有角飾鼓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小橫吹十二曲供大駕夜警則十二曲俱用其樂器有角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

隋書卷十五

隋書卷十五考證

音樂志下干寶○監本干作于按晉書干寶系出新川宋大夫干犨之後漢末有干吉

朱儒導引○按左傳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禮記及優侏儒戮其子女朱當作侏

惟篪惟芭○按詩經大雅作惟曩惟芭

親事朱紱○各本紱俱訛弢按禮記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紱躬秉耒從改紱

參用同符○監本用訛魏樂府本作用按詩經大雅參用鞗革取屬取鞗傳正訓統曰轡

隋書卷十五考證

隋書卷十六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律曆志第十一

律曆上

自夫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司牧以君臨懸政教而成務莫不擬乾坤之大象稟中和以建極探影響之幽賾成律呂之精微是用籠圖百度財成萬品昔者淳古葦籥創覩人籟之源女媧笙簧仍昭鳳律之首後聖廣業稽古彌崇伶倫含少乃擅比竹之工虞舜昭華方傳刻玉之笑是以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此皆候金常而列管憑聲幾以運鈞統三極之元紀七衡之轡可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風俗考得失徵成敗者也粵在夏商無聞改作其於周禮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景王鑄鐘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夫律者所以立鈞出度鈞有五則權衡規矩準繩咸備故詩曰尹氏太師執國之鈞天子是裨傳衆不迷是也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軌則一稟於六律爲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寖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班固因志之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司馬紹統採而續之炎歷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音律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勖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勖子藩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終于恭安竟不能備宋錢樂之衍京房六十律更增爲三百六十梁博士沈重述其名數後魏周齊時有論者今依班志編錄五代聲律度量以志于篇云

漢志言律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衡權自魏晉已降代有沿革今列其增損之要云

備數

五數者一十百千萬也傳曰物生而後有象滋而後有數是以言律者云數起於建子黃鐘之律始一而每辰三之歷九辰至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而五數備成以爲律法又參之終亥凡歷十二辰得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辰數該矣以爲律積以成法除該積得九寸即黃鐘宮律之長也此則數因律起律以數成故可歷管萬事綜覈氣數其算用竹廣二分長三寸正策三廉積二百一十六枚成六觚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觚方皆經十二天地之大數也是故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一十百千萬所同由也律度量衡歷率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之以度則不失毫釐物有多少受之以器則不失圭撮量有輕重平之以權衡則不失黍絲聲有清濁協之以律呂則不失宮商三光運行紀以曆數則不差晷刻事物糅見御之以率則不乖其本故隱曲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夫所謂率者有九流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廣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齊同以通之今有以貫之則算數之方盡於斯矣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法以圓徑一億爲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冪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書名爲綴術學官莫能究其深奧是故廢而不理

和聲

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以爲黃鐘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聽鳳鳴以別十二律比雌雄之聲以分律呂上下相生因黃鐘爲始虞書云

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夏禹受命以聲爲律以身爲度周禮樂器以十二律爲之度數司馬遷律書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之一太蔟長七寸七分二林鍾長五寸七分三應鍾長四寸三分二此樂之三始十二律之本末也班固司馬彪律志黃鍾長九寸聲最濁太蔟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強聲最清鄭玄禮月令注蔡邕月令章句及杜夔荀勖等所論雖尺有增損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漢志京房又以隔八相生一始自黃鍾終於中呂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更增四十八律以爲六十其依行在辰上生包育隔九編於冬至之後分爲遲內其數遂滅應鍾之清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爲三百律終於安遲長四寸四分有奇總合舊論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宮徵旋韻各以次從何承天立法制議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是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謬爲六十承天更設新率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黃鍾長九寸太蔟長八寸二釐林鍾長六寸一釐應鍾長四寸七分九釐強其中呂上生所益之分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復十二辰參之數梁初因晉宋及齊無所改制其後武帝作鍾律緯論前代得失其略云案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曆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爲乖鄭玄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玄義陰陽相逐生者止是升陽其降陽復將何寄就筮數而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真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迺執象數以配真性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案京房六十準依法推迺自無差但律呂所得或五或六此一不例也而分寸上生乃復遲內上生盛變盛變仍復上生分居此二不例也房妙盡陰陽其當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是傳者不習比勒詳求莫能辨正聊以餘日試推其旨參校舊器及古夾鍾玉律更制新尺以證分臺制爲四器名之爲通四器絃間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黃鍾之絃二百七十絲長九尺以次三分損益其一以生十二律之絃絲數及絃長各以律本所建之月五行生王終始之音相次之理爲其名義名之爲通通施三絃傳推月氣悉無差舛即以夾鍾玉律命之則還相中又制爲十二笛以爲通聲其夾鍾笛十二調以飲玉律又不差異山謙之記云殿前三鍾悉是周景王所鑄無射也遭樂官以今無射新笛飲不相中以夷則笛飲則聲韻合和端門外鍾亦案其銘題定皆夷則其西廂一鍾天監中移度東以今笛飲乃中南呂驗其鑄刻乃是太蔟則下金笛二調重勑太樂丞斯宣連令更推校鍾定有聲處表裏皆然備訪舊識迺是宋泰始中使發采聲之去銅既多故其調嘽下以推求鍾律便可得而見也宋武平中原使將軍陳傾致三鍾小大中各一則今之太極殿前二鍾端門外一鍾是也案西鍾銘則云清廟撞鍾泰無清廟此周制明矣又一銘云太蔟鍾徵則林鍾宮所施也京房推用似有由也檢題既無泰漢年代直云夷則太蔟則非泰漢明矣古人性質故作僮僕字則題而言彌驗非近且夫聲改政則五音六律非可差舛工守其音儻執其文歷年永久隔而不通無論樂奏求之多缺假使具存亦不可用周頌漢歌各敘功德豈容復施後王以證名實今率詳論以言所見幷詔百司以求厥中未及改制遇侯景亂陳氏制度亦無改作西魏廢帝元年周文攝政又詔尚書蘇綽詳正音律綽時得宋尺以定諸管草創未就會閔帝受禪政由冢宰方有齊衰事竟不行後掘太倉得古玉斗按以造律及衡其事又多湮沒至開皇初詔太常牛弘議定律呂於是博徵學者序論其法又未能決遇平江右得陳氏律管十有二枚並以付弘遣曉音律者陳山陽太守毛爽及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作律譜時爽年老以白衣見高祖授淮州刺史辭不赴官因遣協律郎祖孝孫就其受法弘又取此管吹而定聲既天下一統異代器物皆集樂府曉音律者頗議考覈以定鍾律更造樂器以被皇夏十四曲高祖與朝賢聽之曰此聲滔滔和雅令人舒緩然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滅故五行用火尺其事火重用金尺則兵用木尺則喪用土尺則亂用水尺則律呂合調天下和

平魏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尺今此樂聲是用水尺江東尺短於土長於水俗間不知者見玉作名爲玉尺見鐵作名爲鐵尺詔施用水尺律樂其前代金石並鑄毀之以惠物議至仁壽四年劉焯上啓於東宮論張胄玄曆兼論律呂其大旨曰樂主於音音定於律音不以律不可克諧度律均鍾於是乎在但律終小呂數復黃鍾舊計未精終不復始故漢代京房妄爲六十而宋代錢樂之更爲三百六十考禮銓次皆有得然化未移風將恐由此匪直長短失於其差亦自管圍乖於其數又尺寸意定莫能詳考既亂管絃亦乖度量焯皆校定庶有明發其黃鍾管六十三爲實以次每律減三分以七爲寸法約之得黃鍾長九寸太蔟長八寸一分四釐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二分八釐七分之四其年高祖崩煬帝初登未遑改作事遂寢廢其書亦亡大業二年乃詔改用梁表律調鍾磬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爲合古其制度文議幷毛爽舊律並在江都論喪

律管圍容黍

漢志云黃鍾圍九分林鍾圍六分大蔟圍八分續志及鄭玄並云十二律空皆徑三分圍九分後魏安豐王依班固志林鍾空圍六分及太蔟空圍八分作律吹之不合黃鍾商徵之聲皆空圍九分乃與均鍾器合開皇九年平陳後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參考古律度各依時代制其黃鍾之管俱徑三分長九寸度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圍徑長短與度而差故容黍不同今列其數云

晉前尺黃鍾容黍八百八粒

梁法尺黃鍾容八百二十八

梁表尺黃鍾三其一容九百二十五其一容九百一十其一容一千一百二十

漢官尺黃鍾容九百三十九

古銀錯題黃鍾篇容一千二百

宋氏尺即鐵尺黃鍾凡二其一容一千二百其一容一千四十七

後魏前尺黃鍾容一千一百一十五

後周玉尺黃鍾容一千二百六十七

後魏中尺黃鍾容一千五百五十五

後魏後尺黃鍾容一千八百一十九

東魏尺黃鍾容二千八百六十九

萬寶常水尺律母黃鍾容黍一千三百二十

梁表鐵尺律黃鍾副別者其長短及口空之圍徑並同而容黍或多或少皆是作者旁庇其腹使有盈虛

候氣

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審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縠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吹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諸故實以著于篇名曰律譜其略云臣爽按黃帝遣伶倫氏取竹于嶰谷聽鳳阿閣之下始造十二律焉乃致天地氣應是則數之始也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其氣以候四時其數以紀萬物云鍾音作數蓋律之本也夫一十百千萬億兆者引而申焉曆度量衡出其中矣故有虞氏用律和聲鄒衍改之以定五始正朔服色亦由斯而別也夏正則人殷正則地周正則天孔子曰吾得夏時焉謂得氣數之要矣漢初興也而張蒼定律乃推五勝之法以爲水德實因戰國官失其守後秦滅學其道寖微蒼補綴之未得詳究及孝武創制乃置協律之官用李延年以爲都尉頌

解新聲變曲末建音律之源故其服色不得而定也至于元帝自曉音律郎官京房亦達其妙因使韋玄成等雜試問房房自敘云學焦延壽用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乃還相爲宮之正法也於後劉歆典領條奏著其始末理漸研精班氏漢志蓋歆所出也司馬彪志並房所出也至于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晉光祿大夫荀勖得古銅管校夔所制長古四分方知不調事由其誤乃依周禮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調左晉之後漸又訛謬至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時鑽爲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體具存臣先人栖畝學算於祖暅問律於何承天沈研三紀頗達其妙後爲太常丞典司樂職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並以開奏詔付大匠依樣制管自斯以後律又飛灰候景之亂臣兄喜於太樂得之後陳宣帝詣荊州爲賀俄遇梁元帝敗喜沒於周遞欲上聞陳武帝立遽又以十二管衍爲六十律私候氣序並有徵應至太建時喜爲吏部尚書欲以聞奏會宣帝崩後主嗣立出喜爲永嘉內史遂留家內貽諸子孫陳亡之際竟並遺失今正十二管在太樂者陽下生陰始於黃鍾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一歲之氣畢於此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終於南事六十律候畢於此矣仲冬之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首於冬至陽之始也應天之數而長九寸十一月氣至則黃鍾之律應所以宣養六氣緝和九德也自此之後並用京房律準長短宮徵次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所攝引而申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以爲六十四也相生者相變始黃鍾之管下生林鍾以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相通如中呂之管攝於物應以母權子故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其律大業末於江都淪喪

律直日

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爲一部以一部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之分配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黃鍾爲宮太蔟爲商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五音七聲於斯和備其次日建律皆依次類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亦以次從以考聲徵氣辨識時序萬類所宜各順其節自黃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運一律爲終不生其數皆取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本以九三爲法各除其實得寸分及小分餘皆委之即各其律之長也修其律部則上生下生宮徵之次也今略其名次云

黃鍾

包育　含徵　帝德　廣運　下濟　刻終　執始　握鑒　持樞
黃中　通聖　潛升　殷普　景盛　滋萌　光被　咸亨　迺文
迺聖　徵陽　分動　生氣　雲繁　鬱運　升引　屯結　開元
質未　優昧　遭建　玄中　玉燭　調風

右黃鍾一部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三十一

大呂

荄動　始賛　大有　坤元　輔時　匡弼　分否　又繁　唯微
棄蓬　庶幾　執義　乘強　陵陰　侶陽　識沈　緝熙　知道
適時　權變　少出　阿衡　同雲　承明　善述　休光

右大呂一部二十七律每律直一日及二十七分日之二

太蔟

未知　其己　義建　亭毒　條風　湊始　時息　達生　勃奏
初角　少陽　柔橈　商音　屈齊　扶弱　承齊　動植　咸權
兼山　止速　隨期　龍躍　勾芒　調序　青要　結萼　延數
刑晉　辨秩　東作　贊揚　顯滯　俶落

右大蔟一部三十四律。

夾鍾

明庶　協侶　陰賛　風從　布政　萬化　開時　履德　乘絛
芬芳　散朗　淑氣　風馳　佚喜　蕤賓　四隣　種生　态性
遵遞　仁威　爭南　旭旦　晨朝　生遂　羣分　絜薪

右夾鍾一部二十七律。

姑洗

南授　懷來　考神　方顯　揔角　洗隣　變虞　擢賴　嘉氣
始升　卿雲　媚嶺　疏道　路時　日旅　賓沈　炎風　首節
桑絛　方結　刑始　方齊　物華　草薉　茂實　登明　壯進（下生安運）
依行（上生包育）　少選　道從　朱離　揚庭　含貞

右姑洗一部三十四律。

中呂

朱明　啓運　景風　初緩　羽物　斯奮　南中　離春　率農
有程　南訛　敬致　相趣　內貞　朱草　含輝　屈軼　曜曛
已氣　清和　物應　戒蠆　荒落　貞幹　天庭　祚周

右中呂一部二十七律。

蕤賓

南事（京房經律）　謐靜　則選　布護　滿羸　潛動　威變　賓安
懷遠　聲聞　軌同　海水　惠渝　離躬　安壯　崇明　遠眺
升中　鳳翥　朝陽　制時　瑞通　鶉火　乂次　高酸　其煌

右蕤賓一部二十七律。

林鍾

謙侍　崇德　循道　方壯　陰升　靡慝　去滅　華銷　朋慶
雲布　均任　仰成　寬中　安度　德均　無慝　禮溢　智深
任肅　純恪　歸嘉　美音　溫風　候節　望華　繡横　物無
否臭　景口　曜井　日煥　重輪　財華

右林鍾一部三十四律。

夷則

升商　清爽　氣精　陰德　白藏　御敘　鮮刑　貞剋　金天
劉猶　會道　歸仁　陰侶　去南　陽消　柔辛　延乙　和庚
靡卉　黃晉　分積　孔脩　九德　咸蓋　僉惟　傑乂

右夷則一部二十七律。

南呂

白呂　捐秀　敦實　素風　勁物　爵稔　結躬　肥壤　蕴中
晨陰　抗節　咸遠　有截　歸期　中德　王澈　尤塞　辟收
撙螇　搖落　未卯　質隨　分滿　適心　貞堅　蓄止　歸藏

右南呂一部三十四律。

夷汙　均義　悅使　亡勞　九有　光賁

無射

思沖　懷讓　恭儉　休老　恤農　鎖祥　閉奄　降婁　藏宴
日在　旋春　閡藏　明奎　鄰姼　動梁　大蓄　豁敘　下濟
息肩　無邊　期保　延年　秋深　野色　玄月　澄天

右無射一部二十七律。

應鍾

分蕤　祖微　據始　功成　乂定　靜謐　遐內　無爲　而乂
姑射　凝晦　動寂　應徵　未育　萬機　萬壽　無疆　地久
天長　脩復　遲時　方制　無休　九野　入荒　德北　安運

右應鍾一部二十八律。

審度

史記曰夏禹以身爲度以聲爲律禮記曰丈夫布手爲尺周官云璧羨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尺以起度量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爲一分淮南子云秋

分而禾黍定黍定而禾熟律轂十二黍而當一寸黍十二粟而當一寸黍者禾穗芒也說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爲一分孫子算術云蠶所生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爲氂十氂爲分此皆起度之源其文舛互唯漢志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丈爲一引而五度審矣後之作者又濫此說以律度量衡並因秬黍散爲諸法其率可通故也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前代量校每有不同又俗傳訛替漸致增損今略諸代尺度一十五等幷異同之說如左

一周尺

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

後漢建武銅尺

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爲晉前尺

祖沖之所傳銅尺

徐廣徐爰王隱等晉書云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爲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閒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新律命之皆應梁武鍾律緯云祖沖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挍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雷次宗何胤之二人作鍾律圖所載荀勗校量古尺文與此銘同而蕭吉樂譜謂爲梁朝所考七品謬也今以此尺爲本以校諸代尺云

二晉田父玉尺

梁法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七氂

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尺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梁武帝鍾律緯稱主衣從上相承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檢主衣周尺東晉用爲章信尺不復存玉律一口蕭餘定七枚夾鍾有昔題刻迺制爲尺以相參驗取細毫中黍積次銷定今之最爲詳密長祖沖之尺校半分以新尺制爲四器名爲通又依新尺爲笛以命古鍾按刻夷則以笛命飲和韻夷則定合案此兩尺長短近同

三梁表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氂一毫有奇

蕭吉云出於司馬法梁朝刻其度於影表以測影案此即奉朝請祖暅所算造銅圭影表者也經陳滅入朝大業中議以合古乃用之調律以制鍾磬等八音樂器

四漢官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

晉時始平掘地得古銅尺

蕭吉樂譜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道縣舂陵廟下得玉律度爲此尺傳暢晉諸公讚云荀勗造鍾律時人並稱其精密唯東留阮咸譏其聲高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校荀勗今尺短校四分時人以咸爲解此兩尺長短近同

五魏尺杜夔所用調律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氂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於今尺四寸五氂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五氂即晉荀勗所云杜夔尺長於今尺四分半是也

六晉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氂

蕭吉云晉氏江東所用

七後魏前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氂

八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氂

九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氂即開皇官尺及後周市尺

後周市尺比五尺一尺九分三氂

開皇官尺即鐵尺一尺二寸

此後魏初及東西分國後周未用玉尺之前雜用此等尺甄鸞算術云周朝市

尺得玉尺九分二毫。或傳梁時有姑公道人作此尺寄入周朝云。與多識老公周太祖及隋高祖各自以爲謂己。周朝人間行用。及開皇初。著令以爲官尺。百司用之。終于仁壽大業中。人間或私用之。

十東魏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毫。

此是魏中尉元延明累黍用半周之廣爲尺。齊朝因而用之。魏收魏史律曆志云。公孫崇永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絛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大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之黍。黃鍾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與脩金石迄武定。未有論律者。

十一蔡邕銅籥尺。

後周玉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毫。

從上相承有銅籥一。以銀錯題其銘曰。籥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枚。積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二律。祖孝孫云。相承傳是蔡邕銅籥。後周武帝保定中。詔遣大宗伯盧景宣。上黨公長孫紹遠。岐國公斛斯徵等。累黍造尺。從橫不定。後因修倉。掘地得古玉斗。以爲正器。據斗造律度量衡。因用此尺。大象改元天和。百司行用。終於大象之末。其律黃鍾與蔡邕古籥同。

十二宋氏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毫。

鐵樂之渾天儀尺。

後周鐵尺。

開皇初。調鍾律尺及平陳後。調鍾律水尺。此宋代人間所用尺。傳入齊梁陳。以制樂律。與晉後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渾天儀尺。略相依近。當由人間恆用。增損訛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齊後。即以此同律度量。頒于天下。其後宣帝時。造委粟及牛弘等議曰。稱惟權衡度量。經邦軌範。軌範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遣衛膏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爲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幷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審。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堅。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圓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鉤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爲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爲定。彌合時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爲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遞爲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盛範。同律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量時事。謂用鐵尺於理爲便。未及詳定。高祖受終。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久議不決。既平陳。上以江東樂爲善。曰。此華夏舊聲。雖隨俗改變。大體猶是古法。祖孝孫云。平陳後。廢周玉尺律。便用此鐵尺律。以一尺二寸。即爲市尺。

十三開皇十年。萬寶常所造律呂水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毫。今太樂庫及內出銅律一部。是萬寶常所造。名水尺律。說稱其黃鍾律當鐵尺南呂倍聲南呂黃鍾羽也。故謂之水尺律。

十四雜尺。趙劉曜渾天儀土圭尺。長於梁法尺四分三毫。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分。

十五梁朝俗間尺。長於梁法尺六分三毫。短於劉曜渾儀尺三分。實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毫。梁武鍾律緯云。宋武平中。原送渾天儀土圭云。是張衡所作。驗渾儀銘題。是光初四年鑄。土圭是光初八年作。並是劉曜所制。非張衡也。制以爲尺。長今新尺四分三毫。短俗間尺二分。新尺謂梁法尺也。

嘉量

周穆王氏爲量斛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斛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春秋左氏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鬴鍾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六十四斗也鄭玄以爲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一十二租沖之以算術考之積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寸而圓其外減傍一邈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菽荅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麤爲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米斛爲正則同于漢志孫子算術曰六粟爲圭十圭爲秒十秒爲撮十撮爲勺十勺爲合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四圭爲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漢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庇銅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廣爵校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圓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其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庇旁九邈五毫邈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租沖之以圓率考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邈一毫九秒三忽庇旁一分九毫有奇數歆庇旁少一邈四毫有奇歆數術不精之所致也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邈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尺爲深九寸五分五邈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邈七毫以徽術計之於今斛爲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此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梁陳依古齊以古升五升爲一斗後周武帝保定元年辛巳五月晉國造倉獲古玉升璽五年乙酉冬十月詔改制銅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積龠同茲玉量與衡度無差准爲銅升用頒天下內徑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天和二年丁亥正月癸酉朔十五日戊子校定移地官府爲式此銅升之銘也其玉升銘曰維大周保定元年歲在重光月旅鞾賓晉國之有司修繕倉廩獲古玉升形制典正若古之嘉量太師晉國公以聞勅納於天府曆五年歲在協洽皇帝迺詔稽準繩考灰律不失圭撮不差累黍遂鎔金寫式用頒天下以合太平權衡度量今若以數計之玉升積玉尺一百一十寸八分有奇斛積一千一百八十五分七邈三毫九秒又甄鸞算術云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此玉升大而官斗小也以數計之甄鸞所據後周官斗積玉尺九十七寸有奇斛積九百七十七寸有奇後周玉斗幷副金錯銅斗及建德六年金錯題銅斗實同以秬黍定量以玉稱權之一升之實皆重六斤十三兩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

衡權

衡者平也權者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璇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古有黍累錘錙鎰鉤鈐鎰之目歷代差變其詳未聞前志曰權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謹矣其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亡端終而復始亡窮已也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衡平而鈞權矣是爲五則備于鈞器以爲大範案趙書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其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幸氏造續咸讖是王莽時物後魏景明中幷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一字其銘云律權石重四鈞又云黃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幸歲在大梁龍集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據土德受正號即真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此亦王莽所制也其時大樂令公孫崇依漢制先修稱尺及見此權

以新稱稱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稱與權合若符契於是付崇調樂孝文時一依漢志作斗尺

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大業中依復古稱

隋書卷十六

隋書卷十六考證

律歷志上女觴笙篌○監本篌字缺據各本並同仍之

七始詠以出納五言○臣召南按漢書律歷志引尚書作七始詠是也此志應作詠詠訓二字相似而轉寫誤耳七始之說詳於漢志

夫律者所以立鈞出度○國語原文作立均是也此志數處並作鈞又引詩事國之均亦作鈞理不可解

所著之書名爲緩術○臣召南按經籍志有緩術六卷不言撰人當卽祖冲之所著也南史祖冲之傳作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則說以術爲述字

殿前三鐘悉是周景王所鑄無射也○臣召南按三代樂器流傳最遠古莫如此事左傳昭二十一年天王將鑄無射孔疏曰蔡減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時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在懸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太常寺時人悉得見之至十五年敕毀之可爲此文之證

於劉曜渾儀尺二分○臣召南按於字上當有短字此句實連上文長於梁法尺六分三釐也各本俱自爲行又脫短字遂不可解今移正

隋書卷十六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律曆志第十二

律曆中

夫曆者紀陰陽之通變極往數以知來可以迎日授時先天成務者也然則懸象著明莫大於二曜氣序環復無信於四時日月相推而明生矣寒暑迭進而歲成焉遂能成天地之文極乾巛之變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乘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巛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以當期之日也至乃陰陽迭用剛柔相摩四象既陳八卦成列此乃造文之元始創曆之厥初者歟洎乎炎帝分八節軒轅建五部少昊以鳳鳥司曆顓頊以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和仲夏后乃備陳鴻範湯武革命咸率舊章然文質既殊正朔斯革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叶三辰至於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璿次而不淫遂得該浹生靈堪輿天地開物成務致遠鉤深周德既衰史官廢職疇人分散機祥莫理秦兼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以十月爲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猶行秦曆至于孝武改用夏正時有古曆六家學者疑其紕繆劉向父子咸加討論班固因之採以爲志光武中興未能詳考遽于永平之末乃復改行四分七十餘年儀式方備其後復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曆司馬彪用之以續班史當塗受命亦有史官韓翊創之於前楊偉繼之於後咸遵劉洪之術未及洪之深妙中左兩晉迭有增損至於西涼亦爲郡法事迹糾紛未能詳記宋氏元嘉何承天造曆迄于齊末相仍用之梁武初興因循齊舊天監中年方改行宋祖沖之甲子元曆陳武受禪亦無創改後齊文宣用宋景業曆西魏入關行李業興曆遠於周武帝乃有甄鸞造甲寅元曆遠參用推步焉大象之初太史上士馬顯又上景寅元曆便即行用迄于開皇四年乃改用張賓曆十七年復行張胄玄曆至于義寧今采梁天監以來五代損益之要以著于篇云

梁初因齊用宋元嘉曆天監三年下詔定曆員外散騎侍郎祖暅奏曰臣先在晉已來世居此職仰尋黃帝至今十二代曆元不同周天斗分疎密亦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宋大明中臣先人考古法以爲正曆垂之于後事皆符驗不可改張八年暅又上疏論之詔使太史令將匠道秀等候新舊二曆氣朔交會及七曜行度起八年十一月訖九年七月新曆密舊曆疎暅乃奏稱史官今所用何承天曆稍與天乖緯緒參差不可承案被詔付靈臺與新曆對課疎密前期百日幷又再申始自去冬終于今朔得失之効垣已月別啓聞夫七曜運行理數深妙一失其源則歲積彌爽所上脫可施用宜在來正至九年正月用祖沖之所造甲子元曆頒朔至大同十年制詔更造新曆以甲子爲元六百一十九爲章歲一千五百三十六爲日法一百八十三年冬至差一度月朔以遲疾定其小餘有三大二小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亂遂廢陳氏因梁亦用祖沖之曆更無所創改

後齊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叶圖讖造天保曆景業奏依握誠圖及元命包言齊受錄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爲蔀應六百七十六以爲章文宣大悅乃施用之期曆統曰上元甲子至天保元年庚午積十一萬五百六算外章歲六百七十六度法二萬三千六百六十斗分五千七百八十七曆餘十六萬二千二百六十一至後主武平七年董峻鄭元偉立議非之曰宋景業移閏於天正退命於冬至交會之際承二大之後三月之交妄減平分臣案景業學非探賾識殊深解有心改作多依舊章唯寫子換母頗有變革妄誕穿鑿不會真理乃使日之所在差至八度節氣後天閏先一月朔望虧食既未能知其表裏遲疾之曆步又不可以傍通妄設平分虛退冬至虛退則日數減於周年平分妄設故加時差於異日五星見伏有違二旬遲疾逆留或乖兩宿軌躔之術妄刻水旱今上甲寅元曆竝以六百五十七爲率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爲蔀五千四百六十一爲斗分甲寅歲甲子日爲元紀又有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二人同知曆事孟賓受業於張子信竝棄舊事更創新法又有趙道嚴準晷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劉孝孫以百一十九爲

章八千四十七爲紀九百六十六爲歲餘甲子爲上元命日度起虛中張孟賓以六百一十九爲章四萬八千九百爲紀九百四十八爲日法萬四千九百四十五爲斗分元紀共命法略言遲日月五星竝從斗十一起盈縮轉度陰陽分至與漏刻相符共日影俱合循轉無窮上拒春秋下盡天統日月虧食及五星所在以二人新法考之無有不合其年訖于敬禮及曆家豫刻日食疎密六月戊申朔太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時張孟賓言食於申時鄭元偉董峻言食於辰時宋景業言食於巳時至日食乃於卯辰之間其言皆不能中爭論未定遂屬國亡

西魏入關尚行李業興正光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始詔有司造周曆於是露門學士明克讓鮮于臣季才及諸日者採祖暅舊議通閒南北之術自斯已後頗覩其謬故周齊竝時而曆差一日克讓儒者不處日官以其書下于太史及武帝時甄鸞造天和曆上元甲寅至天和元年丙戌積八十七萬五千七百九十二算外章歲三百九十一蔀法二萬三千四百六十日法二十九萬一百六十朔餘十五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斗分五千七百三十一會餘九萬三千五百一十六曆餘一十六萬八百三十冬至斗十五度參用推步終於宣政元年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又上景寅元曆抗表奏曰臣案九章五紀之旨三統四分之說咸以節宣發斂考詳晷緯布政授時以爲皇極者也而乾維難測斗憲易差盈縮之期致舛昏徹之道斯應準止蛇或乘龍水能鈐火因亦玉羊棲曜金雞喪精王化關以盛衰有國由其隆替曆之時義於斯爲重自炎漢已還迄於有魏遞經四代事涉千年日御天官不乏於世命元班朔互有改驗近則疊璧應辰經遠則連珠失次義難循舊其在茲乎大周受圖膺錄牢籠萬古時夏乘殷斟酌前代曆變壬子元用甲寅高祖武皇帝索隱探賾盡性窮理以爲此曆雖行未臻其妙爰降詔旨博訪時賢幷勅太史上士馬顯等更事刊定務得其宜然術藝之士各封異見凡所上曆合有八家精麤踳駁未能畫善去年冬孝宣皇帝乃詔臣等監考疎密更令同造謹案史曹舊簿及諸家法數棄短取長共定今術開元發統肇自景寅至於丙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爲精密庶鐵炭輕重無失寒燠之宜灰箭飛浮不爽陰陽之度上元景寅至大象元年己亥積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四算上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蔀會法章歲四百四十八斗分三千一百六十七蔀法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二章中爲章會法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曆餘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三會日百七十三會餘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九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小周餘盈縮積其曆術別推入蔀會分用陽率四百九十九陰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蝕轉分推步加減之乃爲定蝕大小餘而求加時之正其術施行時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曉星曆因盛言有代謝之徵又稱上儀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恆在幕府及受禪之初擢賓爲華州刺史使與儀同劉暉驃騎將軍董琳索盧縣公劉祐前太史上士馬顯太學博士鄭元偉前保章上士任悅開府掾張徹前盪邊將軍張賡之校書郎衛洪建太史監候粟相太史司曆郭翟劉宜兼算學博士張乾敘門下參人王君瑞荀隆伯等議造新曆仍令太常卿盧賁監之賓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四年二月撰成奏上高祖下詔曰張賓等存心算數通洽古今每有陳聞多所啓沃畢功表奏具已披覽使後月復育不出前晦之宵前月之餘罕留後朔之旦減朓就朒黍累殊舊準月行表裏厥途乃異日交弗食由循陽道驗時轉算不越纖毫遂聽前修斯祕未啓有一於此實爲精密宜頒天下依法施用張賓所造曆法其要以上元甲子己巳已來至開皇四年歲在甲辰積四百一十二萬九千一算上

蔀法一十萬二千九百六十

章歲四百二十九

章月五千三百六

通月五百三十七萬二千二百九

日法一十八萬一千九百二十

斗分二萬五千六十三

會月一千二百九十七

會率二百二十一
會數一百一十半
會分一十一億八千七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八十九
會日法四千二十萬四千三百二十
會日百七十三
餘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三
小分一百一十
交法五億一千二百一十萬四千八百
交分法二千八百一十五
陰陽曆一十三
餘十一萬二百六十三
小分二千三百二十八
朔差二
餘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一
小分九百七十四
蝕限一十二
餘八萬一千三百三
小分四百三十三半
定差四萬四千五百四十八
周日二十七
餘一十萬八百五十九亦名少大法
木精曰歲星合率四千一百六萬三千八百八十九
火精曰熒惑合率八千二十九萬七千九百二十六
土精曰鎮星合率三千八百九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三
金精曰太白合率六千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五十五
水精曰辰星合率一千一百九十三萬一千一百二十五

張賓所創之曆既行，劉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稱其失，言學無師法，刻食不中，所駁凡有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珠合璧，七曜須同，乃以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唯知日氣餘分恰盡，而爲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冬至，其五云：賓等但守立元定法，不須明有進退，其六云：賓等唯識轉加大餘二十九，以爲朔，不解取日月合會，准以爲定。此六事微妙，曆數大綱，聖賢之通術，而暲未曉，此實管窺之謂也。若乃驗影定氣，何氏所優，賓等推測，去之彌遠；合朔順天，何氏所劣，賓等依據，循彼迷蹤，蓋是失其菁華，得其糠粃者也。又云：魏明帝時，有尚書郎楊偉，修景初曆，乃上表立義，駁難前非，云加時後天，食不在朔，然觀楊偉之意，故以食朔爲真，未能詳之而制其法。至宋元嘉中，何承天著曆，其上表云：月行不定，或有遲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曆之意也。然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術，遭皮延宗飾非致難，故事不得行。至後魏獻帝時，有龍宜弟，復修延與之曆，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習之不廢，據春秋書食乃天之驗朔也。此三人者，前代善曆，皆有其意，未正其書，但曆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爲朝會之首，氣爲生長之端，朔有告饋之文，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而定朔旦冬至，以爲將來之範。今孝孫曆法，並按明文，以月行遲疾，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縱使頻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大抵其法有三，今列之云：

第一勘日食謹恆在朔，引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符合不差。春秋經書日食三十五，二十七日食，經書有朔，推與甲子元曆不差。八食，經書並無朔字，左氏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曆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經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

春秋左氏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推合己巳朔。）

莊公十八年春三月日有食之。（推合壬子朔。）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推合癸未朔
襄公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推合丁巳朔
前後漢及魏晉四代所記日食朔晦及先晦都合一百八十一今以甲子元曆術推之竝合朔日而食
前漢合有四十五食三食竝先晦一日三十二食竝皆晦日十食竝是朔日
後漢合有七十四食三十七食竝皆晦日三十七食竝皆朔日
魏合有十四食四食竝皆晦日十食竝皆朔日
晉合有四十八食二十五食竝皆晦日二十三食竝皆朔日
第二勘度差變驗
尚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唐堯之時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時昴正午案竹書紀年堯元年丙子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合堯時冬至之日合昏之時昴星正午漢書武帝太初元年丁丑歲洛下閎等考定太初曆冬至之日日在牽牛初今以甲子元曆術算即得斗末牛初矣晉時有姜岌又以月食驗於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歲何承天考驗乾度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雖言冬至後上三日前後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堯年漢日所在既殊唯晉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變差至今大隋甲辰之歲考定曆數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三度
第三勘氣影長驗
春秋緯命曆序云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合不差宋書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考驗起元嘉十三年爲始盡元嘉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恆與影長之日差校三日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但是冬至之日恆與影長之符合不差詳之如左
十三年景子
天正十八日曆注冬至
十五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十四年丁丑
天正二十九日曆注冬至
二十六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十五年戊寅
天正十一日曆注冬至
陰無影可驗
今曆八日冬至
十六年己卯
天正二十一日曆注冬至
十八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十七年庚辰
天正二日曆注冬至
十月二十九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十八年辛巳
天正十三日曆注冬至
十一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十九年壬午
天正二十九日曆注冬至
陰無影可驗
今曆二十二日冬至
二十年癸未
天正六日曆注冬至

三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于時新曆初頒賓有寵於高祖劉暉附會之被升爲太史令二人叶讖共短孝孫言其非毀天曆率意迂怪焯又妄相扶證惑亂時人孝孫焯等竟以他事斥罷後賓死孝孫爲掖縣丞委官入京又上前後爲劉暉所詰事寢不行仍留孝孫直太史累年不調寓宿觀臺乃抱其書弟子與襯來詣闕下伏而慟哭執法拘以奏之高祖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即日擢授大都督遣與賓曆比校短長先是信都人張冑玄以算術直太史久未知名至是與孝孫共短賓曆異論鋒起久之不定至十四年七月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唯一晦三朔依劄而食餘不得其時又不知所起他皆無驗冑玄所劄前後妙衷時起分數合如符契孝孫所劄驗亦過半於是高祖引孝孫冑玄等親自勞徠孝孫因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曆高祖不懌又罷之俄而孝孫卒楊素牛弘等傷惜之又薦冑玄上召見之冑玄因言日長景短之事高祖大悅賞賜甚厚令與參定新術劉焯閻冑玄進用又增損孝孫曆法更名七曜新術以奏之與冑玄之法頗相乖爽袁充與冑玄害之焯又罷至十七年冑玄曆成奏之上付楊素等校其短長劉暉與國子助教王頒等執舊曆術迭相駁難與司曆劉宜援據古史影等駁冑玄云命曆序僖公五年天正壬子朔旦日至左氏傳傳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張賓曆天正壬子朔冬至合命曆序差傳一日張冑玄曆天正壬子朔合命曆序差傳一日三日甲寅冬至差命曆序二日差傳三日成公十二年命曆序天正辛卯朔旦日至張賓歷天正辛卯朔冬至合命曆序張冑玄曆天正辛卯朔合命曆序二日壬辰冬至差命曆序一日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傳二月己丑朔日南至準命曆序庚寅朔旦日至張賓曆天正庚寅朔冬至竝合命曆序差傳一日張冑玄曆天正庚寅朔合命曆序差傳一日二日辛卯冬至差命曆序一日差傳二日宜案命曆序及春秋左氏傳竝閏餘盡之歲皆須朔旦冬至若依命曆序勘春秋三十七食合處至多若依左傳合者至少是以知傳爲錯今張冑玄信情置閏命曆序及傳氣朔竝差又宋元嘉冬至影有七張賓曆合者五差者二亦在前一日張冑玄曆合者三差者四在後一日元嘉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朔十五日戊辰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戊辰冬至張冑玄曆己巳冬至差後一日十三年十一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冬至日影長張賓曆癸酉冬至差前一日張冑玄曆合甲戌冬至十五年十一月丁卯朔十八日甲申冬至日影長二曆竝合甲申冬至十六年十一月辛酉朔二十九日己丑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己丑冬至張冑玄曆庚寅冬至差後一日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甲午冬至張冑玄曆乙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八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一日己亥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己亥冬至張冑玄曆庚子冬至差後一日十九年十一月癸卯朔三日乙巳冬至日影長張賓曆甲辰冬至差前一日張冑玄曆合乙巳冬至又周從天和元年丙戌至開皇十五年乙卯合得冬夏至日影一十四張賓曆合得者十差者四三差前一日一差後一日張冑玄曆合者五差者九八差後一日一差前一日天和二年十一月戊戌朔三日庚子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庚子冬至張冑玄曆辛丑冬至差後一日三年十一月壬辰朔十四日乙巳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乙巳冬至張冑玄曆景午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元年十一月己亥朔二十九日丁卯冬至日影長張賓曆丙寅冬至差前一日張冑玄曆合丁卯冬至二年五月丙寅朔三日戊辰夏至日影短張賓曆己巳夏至差後一日張冑玄曆庚午夏至差後二日三年十一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丁丑冬至張冑玄曆戊寅冬至差後一日六年十一月庚午朔二十三日壬辰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壬辰冬至張冑玄曆癸巳冬至差後一日宣政元年十一月甲午朔五日戊戌冬至日影長兩曆竝合戊戌冬至開皇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十一日己巳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己巳冬至張冑玄曆庚午冬至差後一日五年十一月甲寅朔二十二日乙亥冬至日影長張賓曆甲戌冬至差前一日張冑玄曆合庚辰冬至七年五月乙亥朔九日癸未夏至日影短張賓曆壬午夏至差前一日張冑玄曆合癸未夏至十一月壬申朔十四日乙酉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乙酉冬至張冑玄曆丙戌冬至差後

一日。十一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八日丙午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丙午冬至。張賓玄曆丁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四年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張賓曆合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張賓玄曆十一月辛酉朔。二日壬戌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四年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賓曆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賓玄曆四月小乙酉朔。五月大甲寅朔。月晨見東方。宜案影極長爲冬至。影極短爲夏至。二至自古史分可勘者二十四。其二十一有影。三有至日無影。見行曆合一十八。差者六。旋騎尉張賓玄曆合者八。差者一十六。二差後二日。一十四差後一日。又開皇四年。在洛州測冬至影。與京師二處進退絲毫不差。周天和已來。案驗並在後。更檢得建德四年晦朔東見。張賓玄曆五月朔日月晨見東方。今十七年。張賓曆閏七月。張賓玄曆閏五月。又審至以定閏。賓玄曆至既不當。故知置閏必乖。見行曆四月五月頻大。張賓玄曆九月十月頻大。爲賓玄朔羸縮大在後。晨故朔日殘月晨見東方。宜又案開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癸卯。依曆月行在鬼三度。時加酉。月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虧起西北。今侯候一更一籌起。食東北角十五分之十。至四籌還生。至二更一籌復滿。五年六月三十日。依曆太陽虧。日在七星六度。加時在午少強上。食十五分之一半強。虧起西南角。今侯候日乃在午後六刻上。始食。虧起西北角十五分之六。至未後一刻還生。至五刻復滿。六年六月十五日。依曆太陰虧。加時酉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弱。虧起西南。當其時陰雲不見。月至辰巳。雲裏見月。已食三分之二。虧從東北即還。雲合。至巳午閒稍生。至午後。雲裏雙見。已復滿。十月三十日丁丑。依曆太陽虧。日在斗九度。時加在辰少弱上。食十五分之九強。虧起東北角。今候所見。日出山一丈。辰二刻始食。虧起正西。食三分之二。辰後二刻始生。入巳時三刻上復滿。十年三月十六日癸卯。依曆月行在氐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半上。食十五分之七半強。虧起東北。今候月初出卯南帶半食出。至辰初三分可食二分許。漸生。辰未已復滿。見行曆九月十六日庚子。月行在胃四度。時加丑。月在未半強上。食十分之三半強。虧起正東。今侯候月。以午後二刻食。起正東。須臾如南。至未正上。食南畔五分之四。漸生。入申一刻半復滿。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己未。依曆月行在室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強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虧起西北。今侯候一更三籌起。西北上。食准三分之二強。與曆注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依曆月在申半強上。食十五分之半弱。虧起西南。十五日夜從四更候月。五更一籌起。東北上。食半強。入雲不見。十四年七月一日。依曆時加巳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強。至未後三刻日乃食。虧起西北。食半許入雲。不見。食頃暫見。猶未復生。因即雲鄣。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依曆月行在井十七度。時加亥。月在巳半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強。虧西北。其夜一更四籌後。月在辰上。起食。虧東南至二更三籌。月在巳上。食三分之二許。漸生。至三更一籌。月在丙上復滿。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乙丑。依曆月行在井十七度。時加丑。月在未太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虧起東南。十五日夜。侯候至三更一籌。月在丙上。雲裏見。已食十五分之三許。虧起正東。至丁上。食既後。從東南生。至四更三籌。月在未末復滿。而賓玄不能盡中。迭相駁難。高祖惑焉。踰時不決。會通事舍人顏懋楚上書云。漢落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八百歲。此曆差一日。語在賓玄傳。高祖欲神其事。遂下詔曰。朕應運受圖。君臨萬寓。思欲興復聖教。恢弘令典。上順天道。下授人時。搜揚海內。廣延術士。旌騎尉張賓玄。理思沉敏。術藝宏深。懷道自首。來上曆法。令與太史舊曆。並加勘審。仰觀玄象。參驗璿璣。賓玄曆數與七曜符合。太史所行。乃多疏舛。羣官博議。咸以賓玄爲密。太史令劉暉。司曆郭翼。劉宜。驍騎尉任悅。往經修造。致此乖謬。通直散騎常侍領太史令庾季才。太史丞邢儁。司曆郭遠。曆博士蘇粲。曆助教傳倫。成珍等。既是職司。須審踈密。遂虛行此曆。無所發明。論暉等情狀。已合科罪。方共飾非護短。不從正法。季才等附下罔上。義實難容。於是暉等四人元造詐者。並除名。季才等六人。容隱奸慝。俱解見任。賓玄所造曆法。付有司施行。擢拜賓玄爲員外散騎侍郎。領太史令。賓玄進爵充互相引重。各擅一能。更爲延譽。賓玄盲充。曆妙極前賢。充盲賓玄曆術冠於今古。賓玄學祖沖之。兼傳其師法。自茲厥後。弃食頗中。其開皇十七年所行曆術。命冬至起虛五度。後稍覺其踈。至大業四年。劉焯卒後。乃敢改法。命起虛七度。諧法率更有增損。朔終義軍。今錄

戊辰年所定曆術著之于此云自甲子元至大業四年戊辰百四十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四年算外

章歲四百一十　章閏百五十一

章月五千七十一　日法千一百四十四

月法三萬三千七百八十三

辰法二百八十六

歲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萬二千九百六十三

度法四萬二千六百四十

沒分五百一十九萬一千三百一十一

沒法七萬四千五百二十一

周天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萬四千四百六十六

斗分一萬八百六十六　氣法四十六萬九千四十

氣時法一萬六百六十　周日二十七

日餘一千四百一十三　周通七萬二百九

周法二千五百四十八

推積月術

置入元已來至所求年以章月乘之如章歲得一爲積月餘爲閏餘閏餘盈九十七已上若冬至不在其月加積月一

推月朔弦望術

以月法乘積月如法得一爲積日餘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命以甲子算外爲所求年天正月朔日天正月者建子月也今編去年十一月加大餘七小餘四百三十七太凡四分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小餘滿日法去之從大餘滿六十去之命如前爲上弦日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朔餘滿五百三十七其月大減者小餘

推二十四氣術

以月法乘閏餘又以章歲乘朔小餘加之如氣法得一爲日命朔算外爲冬至日不盡者以十一約之爲日分求次氣加日十五日分九千三百一十五小分一小分滿八從日分一日分滿度法從日一如月大小去之日不滿月算外爲次氣日其月無中氣者爲閏

二十四氣	損益率	盈縮數
冬至十一月中	益七十	縮初
小寒十二月節	益三十五	縮七十
大寒十二月中	益三十五	縮百五
立春正月節	益二十	縮百三十
雨水正月中	益二十	縮百六十
啓蟄二月節	益三十五	縮百九十
春分二月中	損五十五	縮二百二十五
清明三月節	損三十五	縮百七十
穀雨三月中	損四十	縮百二十五
立夏四月節	損三十	縮八十五
小滿四月中	損五十五	縮五十五
芒種五月節	益六十五	盈初
夏至五月中	益五十五	盈六十五
小暑六月節	益四十	盈百二十
大暑六月中	益二十五	盈百六十
立秋七月節	益五	盈百八十五
處暑七月中	益三十	盈百九十
白露八月節	益四十	盈二百二十
秋分八月中	益六十	盈二百六十
寒露九月節	損五十五	盈二百
霜降九月中	損五十	盈百四十五
立冬十月節	損四十五	盈九十五

小雪十月中　損四十　盈五十
大雪十一月節　損十　盈十

求朔望入氣盈縮術

以入氣日算乘損益率，如十五得一，餘八已上從一，以損益盈縮數爲定盈縮。其入氣日十五算者，如十六得一，餘半法已上亦從一，以下皆准此。

推土王術

如分至日二十七日分一萬六千七百六十七小分九小分滿四十從日分一，滿去如前，即分至後土始王日。

推沒日術

其氣有小分者，以水乘日分內小分，又以十五乘之，以減沒分，無小分者，以百二十乘日分，以減之，滿沒法爲日，不盡爲日分，以其氣去朔日加之，去命如前。

求次沒加日六十九日分四萬九千三百七十二日分滿沒法從日，去命如前。

推入遲疾曆術

以周通去朔積日餘，以周法乘之，滿周通又去之，餘滿周法得一日，餘爲日餘，即所求年天正朔算外夜半入曆日及餘。

求次月

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餘皆千一百二十五，滿周日及日餘去之。

求次日加一，滿去如前。

求朔望加時入曆術

以四十九乘朔小餘，滿二十二得一爲日餘，不盡爲小分，以加夜半入曆日及餘分。

求次月加日一，餘二千四百八十六小分二十一，滿去如前，即次月入曆日及餘。

求望加日十四日，餘千九百四十九小分二十一半，滿去如前，爲望入曆日及餘。

曆日轉分轉法　益損率　盈縮積分　差法

一日六百一　退六　益二百四十八　盈初　五千六百
二日五百九十五　退七　益二百一十八　盈六十萬五千一百五十九　五千五百四十
三日五百八十八　退八　益一百七十九　盈一百一十四萬一千六百十八　五千四百七十
四日五百八十　退九　益一百四十二　盈一百四十九萬八千一百一十七　五千三百九十
五日五百七十二　退九　益一百三　盈一百九十六萬三千三十六　五千三百
六日五百六十三　退九　益六十二　盈二百二十四萬四千九百九十五　五千二百一十
七日五百五十三　退十　益二十二　盈二百三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四　五千一百二十
八日五百四十三　退十　損二十三　盈二百三十四萬三十三　五千二十
九日五百三十三　退九　損六十八　盈二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七十三　四千九百二十
十日五百二十四　退八　損一百八　盈二百一十萬八千九百一十七　四千八百三十
十一日五百一十六　退七　損一百四十四　盈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九十　四千七百五十
十二日五百九　退七　損一百七十六　盈一百四十九萬四千九百四十七　四千六百八十
十三日五百二　退六　損二百七　盈一百一十八萬八千六百二十八　四千六百一十
十四日四百九十六　進二　損二百三十四　盈五十九萬一千二百二十七　四千五百五十
十五日四百九十八　進六　益二百二十五　縮四千八百一十四　四千五百七十
十六日五百四　進七　益一百九十八　縮五十七萬七千九百七十五　四千六百四十
十七日五百一十一　進八　益一百六十七　縮一百八萬二千四百九十六　四千七百
十八日五百一十九　進八　益一百三十一　縮一百五十萬六千九百三十七　四千七百八十
十九日五百二十七　進九　益九十五　縮一百八十萬九千八百五十八　四千八百六十
二十日五百三十六　進九　益五十四　縮二百八萬二千一百五十九　四千九百五十
二十一日五百四十五　進十　益十四　縮二百二十一萬九千七百　五千四十
二十二日五百五十五　進九　損三十一　縮二百二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一　五千一百四十
二十三日五百六十四　進九　損七十一　縮二百一十七萬六千二百六十三　五千二百四十
二十四日五百七十三　進八　損一百一十二　縮一百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三　五千三百二十
二十五日五百八十一　進八　損一百四十八　縮一百七十萬九千五百四十四　五千四百
二十六日五百八十九　進六　損一百八十四　縮二百三十萬二千一百八十四　五千四百八十

千七百五十五　進五　損二百一十六　縮八十六萬五千三百六　五千五百四十

二十八日六百　進一　損二百三十二　縮三十萬八千七百八十七　五千五百九十

推朔望加時定日及小餘術

以入曆日餘乘所入曆所日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如差法而一爲定積分如差法乃與入氣定盈縮皆以盈減縮加本朔望小餘不足減者加日法乃減之加時在往日加之滿日法者去之則在來日餘爲定小餘無食者不須氣盈縮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氐十五度　房五度　心五度　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度　牛八度　女十二度　虛十度　危十七度　室十六度

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四度　昴十一度　畢十六度　觜二度

參九度

西方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　鬼四度　柳十五度　星七度　張十八度　翼十八度

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

推日度術

置入元至所求年以歲分乘之爲通實滿周天分去之餘如度法而一爲積度不盡爲度分命度以虛七度宿次去之經斗去其分度不滿宿度以虛七度宿次去之經斗去其分度不滿宿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冬至日所在度及分以冬至去朔日以減分度數分不足減者減度一加度法乃減之命如前即天正朔前夜半日所在度及分須求朔共度者用去定用日數減之俟後所須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小月加度二十九宿次去其分

求次日加度一去命如前

求朔望加時日所在度術

各以定小餘乘章歲滿十一爲度分以加其前夜半度分滿之去如前凡朔加時日月同度

求轉分以千四十約度分不盡爲小分

求望加時月所在度術

置望加時日所在度及分加度一百八十二轉分二十五小分七百五十三小分滿千四十從轉分一轉分滿四十一從度去命如前經斗去轉分十小分四百六十六

求月行遲疾日轉定分術

以夜半入曆日餘乘轉差滿周法得一爲變差以進加退減日轉分爲定分

推朔望夜半月定術

以定小餘乘所入曆日轉定分滿日法得一爲分分滿四十一爲度各以減加時月所在度即各其前夜半定度

求次日以日轉定分加轉分滿四十一從度去命如前朔日不用前加

推五星術

木數千七百萬八千三百三十二四分

火數三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十六

土數千六百一十二萬一千七百六十七

金數二千四百八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七

水數四百九十四萬一千九十八

木終日三百九十八日分三萬七千六百一十二四分

火終日七百七十九日分三萬九千四百六十六

土終日三百七十八日分三千八百四十七

金終日五百八十三日分三萬九千二百九十七日分同見伏三百二十七日分同

水終日百一十五日分三萬七千四百九十八日分同見伏六十三日分同

夕見伏二百五十六日
夕見伏五十二日

求星見術

置通實各以數去之餘以減數其餘如度法得一爲日不盡爲日分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後晨平見日及分其金水以夕見伏日去之得者餘爲夕平見日及分

求平見見月日置冬至去朔日數及分各以冬至後日數及分加之分滿度法從日起天正月依大小去之不滿月者爲去朔日命日算外即星見所在月日及分

求後見各以終日及分加之滿去如前其金水各以晨夕加之滿去如前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木平見在春分前者以三千三百四十乘去大寒後十日數以加平見分滿法之以爲定見日及分立秋後者以四千二百乘去寒露日加之滿同前春分至清明均加四日後至立夏五日以後至芒種加六日均至立秋小雪前者以七千四百乘去寒露日數以減平見日分冬至後者以八千三百乘去大寒後十日數以減之小雪至冬至均減八日爲定見日數初見伏去日各十四度

火平見在雨水前以二萬六千八百八十乘去大寒日數在立夏後以萬三千四百四十乘去立秋日數以見日分滿去如前雨水至立夏均加二十九日小雪前以萬一千五百八十乘去處暑日數冬至後以三萬四千三百八十乘去大寒日數滿去如前以減之小雪至冬至均減二十五日初見伏去日各十七度

土平見在處暑前以萬二千三百七十乘去大暑日數白露後以八千三百四十乘去霜降日數以加見日分滿如前處暑至白露均加九日小寒前以四千九百八十乘去霜降日數小寒至立春均減九日立春後減八日啓蟄後去七氣別去一至穀雨去三夏至後十日去一至大暑去盡初見伏去日各十七度

金晨平見在立春前者以四千一百二十乘去小滿後以乘去夏至日數以加見日分滿均加三日立秋前以乘去冬至日數滿去如前以減之立秋至小雪均減三日夕平見在啓蟄前以六千三百九十乘去小雪日數清明後以六千二百九十乘去芒種日數滿去如前以減之啓蟄至清明均減九日處暑前以六千二百九十乘去夏至日數寒露以六千二百九十乘去大雪日數以加之

處暑至寒露均加九日初伏去日各十一度

水晨平見在雨水後立夏前者應見不見啓蟄至雨水去日十八度外四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已上者見無者不見立夏至小滿去日度如前晨有木火土金一星已上者見無者亦不見從霜降至小雪加一日冬至至小寒減四日立春至雨水減三日冬至前一去三二去二三去一夕平見在處暑後霜降前者應見不見立秋至處暑夕有星去日如前者見無者亦不見霜降至立冬夕有星去日如前者見無者亦不見從穀雨至夏至減二日初見伏去日各十七度

行五星法

置星定見之前夜半日所在宿度算及分各以定見日分加其分滿度法從又以星初見去日度數晨減夕加之滿去如前即星初見所在度及分

求次日各加一日所行度及分有小分者各曰數爲母小分滿其母去從分分滿度法從度其行有益疾遲者副置一日行分各以其分疾遲損乃加之留者因前退則減之伏不注度順行出斗去其分退行入斗先加分乾皆以千四十約分爲大分以四十一爲母

木初見順日行萬六百一十八分日益遲六十分一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萬三千八百三十二分而留二十六日乃退日六千一百一分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八百四分又留二十五日三萬七千六百一十二分小分四乃順初日行三千八百三十七分日益疾六十分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萬三千七百一十八分而伏

土初見順日行三千八百一十四分八十三日行七度萬八千八十二分而留二十八日乃退日二千五百六十三分百日退六度四百六十分又留三十七日三千八百四十七分乃順日三千八百一十三分八十三日行七度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分如初乃伏

火初見已後各如其法

損益日度各一　冬至初　二百四十一日

行百六十三度

二日損一　盡百二十八日　百七十七日

行九十九度盡百六十一日同日

三日損一　盡百八十二日　百七十日

行九十二度盡百八十八日同

三日益一　盡二百二十七日　百八十三日

行一百五度

二日益一　盡二百四十九日　百九十四日

行百一十六度

一日益一　盡三百一十日　二百五十五日

行百七十七度盡三百四十七日同

一日損一　盡三百六十五日　復二百四十一日

行百七十七度

晃在雨水前以晃去小寒日數小滿後以去大暑日數三約之所得減日爲定日雨水至小滿均去二十日爲定日已前皆前疾日數及度數各計冬至後日數依損益之爲定日數及度數以度法乘定度如定日得一即平行一日分不盡爲小分大寒至立秋差行餘平行處暑至白露皆去定皆度六日白露至寒露初日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餘日及餘度續同前置日數減一以三十乘之差行者日益遲六十分各盡其日度而遲初日行二萬六百分日益遲百分六十日行二十四度三萬五千六百四十分其前去度六者此遲初日加四千二百六十分四分六十日行三十度分同而留十三日前去日者分日於二留奇從後留乃退日萬二千八百分十二分六十日退十七度四十分又留十二日三萬九千四百六十六分又順遲初日行萬四千七百分日益疾百分六十日行二十四度分同前此遲在立秋至秋分加一日行分四千二百六十四分六十日行四十度分同前而後疾

損益　冬至初　二百一十四日

行百三十六度

一日損一　盡三十七日　百七十七日

行九十九度

二日損一　盡五十五日　一百六十七日

行八十九度盡七十九十同

三日益一　盡百四十日　百八十四日

行百六度

一日益一　盡百九十日　二百三十七日

行百五十九度

一日益一　盡二百日　二百五十七日

行百七十九度

一日益一　盡二百一十日　二百六十七日

行百八十九度盡二百五十九日同

二日損一　盡三百六十五日　復二百一十四日

行百三十六度

後遲加六度者此後疾去度爲定度已前皆後疾日數及度數其在立夏至小暑至立秋盡四十日行二十度計餘日及度從前法前法皆平行求行分亦如前各盡其日度而伏

金晨初見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留九日乃順遲差行先遲日益五百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小暑前以去芒種日數十日減一度立冬後以去大雪日數十日減一度小暑至立冬均減三度爲定度大雪至芒種不加減求初日以三十乘度法四十得一爲平分又平行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小暑後十日益日度各一至雨水二十一日行二十一度均至春分後十日減一至小滿復十五日行十五度其後六日減二至處暑日及度皆盡至霜降後四日益一至復十五度疾百七十日行二百四度爲定度求一日行度分者以百十七十日日一度以減定度餘乘度法加百七十得一爲一日平行度分晨伏東方夕初見順疾百七十日行二百四度夏至前以見去小滿日數六日加一度大暑後以去立秋日數五日加一度夏至至大暑均加五度爲定度白露至清明差行先疾日益百分清明至白露平行求一日平行順晨疾求差行平行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冬至以五十乘百六十九加之爲初日行度分後十日減日度各一至驚蟄九日行九度均至夏至後五日益一至大暑復十五日行十五度均至立秋後六日益一至寒露二十五日行五度後六日減一至大雪復十五日行十五度均至冬至順遲差行先疾日益五百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前加度者行十五度均至冬至後減此依數減

之求一日行分如晨遲唯減者減加之又留九日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夕伏西方
水晨初見留六日順遲日行萬六百六十分四日行一度大寒至雨水不須此遲行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大寒後二日去日度各一疾日行一度三萬八千三百七十六分十日行十九度前無遲行者減此分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分十日行十六度晨伏東方夕初見順疾日行一度三萬八千三百七十六分十日行十九度小暑至白露減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分十日行十六度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大暑後二日去日度各一遲行萬六百六十分四日行一度疾減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分者下須此遲又留六日夕伏西方
推交會行
會通千六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九
朔差九十萬七千五十七
望差四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八半
單數五百二十二萬三千三百六十四半
時法三萬二千六百四
望數五百七十七萬六千八百九十三
外限四百八十六萬九千八百三十六
內限千一十九萬三千二百半
中限五百六十四萬九千四百四半
次限千三十二萬六百八十九
推入交法
以會通去積月餘以朔望差乘之滿會通又去之餘爲所求年天正朔入交餘
求望數加之滿如前
求次月以朔差加之滿去如前
推交遠內外及先後去交術
其朔望在昏旦前以一千三百八十乘去小寒日數在穀雨雨水以乘去芒種日數爲氣差以加之昏旦至穀雨均加六萬三千六百滿會通之餘爲定餘其小後至春分立夏至芒種朔值盈二時已下皆半氣差而加之二時已上皆不加朔入交餘如望差望數已下中限已上有星伏木土去見十日外火去見四十日外金晨伏去見二十二日外有一星者不加氣差朔望在白露前者以九百乘去小暑日數在立冬後者以千七百七十乘去大雪日數以減之白露至立冬均減五萬五千不足減者加會通乃減之餘爲定餘朔入交餘如外限內限已上單數次限已上有星伏如前者不減氣差定餘不滿單數者爲在外滿去之餘在內其餘如望差已下外限已上望則月食在內者朔則日其餘如望差已下者即爲去先交餘如外限已上者以減單數餘爲去後交餘如時法得一然爲去交時數
推月食加時術
置食定日小餘三之如辰法得一辰命以子算外即所在辰不盡爲時餘四之如法無所得爲辰初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又不盡者三之如法得一爲強以幷少爲少強幷半爲半強幷太爲太強得二強者爲少弱幷少爲半弱幷半爲太弱幷太爲辰末此加時謂食四時月在焉也
推日食四時術
置食定日小餘秋三月內道去交八時已上加二十四十二時以加四十八春三月內道去交七時已上加二十四乃以三乘之如辰法得一辰以命子算外即所在辰不盡爲時餘副置時餘仲辰不滿半辰減半辰已上云半辰季辰者直加半辰孟辰者減辰法餘加半辰爲差率
又置去交時數三以下加三六已下加二九已下加一九已上依數十二已上從十二以乘差率如十四得一爲時差子半至卯半午半至酉半以加時餘卯半至午半酉半至子半以減時餘加之滿辰法去之進一辰餘爲定時餘乃如月食法子午卯酉爲仲辰戌丑未爲季寅申巳亥爲孟日出前入後各二時外不注日食三乘氣時法得一命子算外爲時
求外遠日食法
去交一時內者食夏去交二時內加時在南方三辰者食若去至十二時內去交六時內者亦食若去春分三日內後交二時內秋分三日內先交二時內者亦食先交二時內值盈二時外及後交二時內值縮二時外亦食諸志交三時內星伏如前者食
求內遠日不食法

加時南方三辰五月朔先交十三時外六月朔後交十三時外不食啓蟄至穀雨先交十三時值縮加時在未以西者不食處暑至霜降後交十三時外值盈加時在巳以東者不食

求月食分

春後交秋先交冬後交皆去不食餘一時不足去者食既餘以三萬二百三十五爲法得一爲不食分不盡者半法已上爲半強已下爲半弱以減十五餘爲食分

推日食分術

在秋分前者以去夏至日數乘二千以減去交餘餘爲不食餘不足減者反減十八萬四千餘爲不食餘亦減望差爲定法其交值縮並不減望差直以望差爲定法在啓蟄後者以去夏至日數乘千五百以減之秋分至啓蟄均減十八萬四千不足減者如前大寒至小滿去後交五時外皆去不食餘一時時差減者先交減之後交加之不足減者食既值加先交減之不足減者

求所起內道西北虧東北外道西南虧東南十三分以上正左起虧皆據甚時月則行上起

氣　日出　日入

冬至　辰六十分之十八刻　申七刻六十分之五十刻

小寒　辰三十分　申七刻四十分

大寒　卯八刻四十九分　酉一分

立春　卯七刻二十九分　酉五十二分

雨水　卯五刻十三分　酉三刻七分

驚蟄　卯三刻五十分　酉四刻十五分

春分　卯二刻四十七分　酉五刻四十三分

清明　卯一刻二十八分　酉六刻一十五分

穀雨　辰二十分　酉七刻五十三分

立夏　卯八分　酉十七分

小滿　寅八刻三分　戌十七分

大暑　寅七刻三十六分　戌四十四分

芒種　寅七刻四十分　戌五十分

小暑　寅七刻四十分　戌五十分

夏至　寅七刻四十分　戌五十分

求日出入所在術

以所入氣辰刻及分與後氣辰刻及分相減餘乘入氣日算如十五得一以損益所入氣依刻及分爲定刻

隋書卷十七

隋書卷十七考證

律歷志中唐虞之時冬至之日日在危宿○臣召南按元史云以堯典中星考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此說較密又此志云大隋甲辰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三度元史云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退在斗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末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隋開皇十八年猶在斗十二度大約歷家步推愈久愈密耳

十三年景子○各本俱作丙子非也唐諱丙作景至志皆然今改正

影等殿曹玄云○臣召南按文錢惠作曜等卽劉曜也各本俱作影等疑誤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律曆志第十三

律曆下

開皇二十年袁充奏日長影短高祖因以曆事付皇太子遣更研詳著日長之候太子徵天下曆算之士咸集于東宮劉焯以太子新立復增脩其書名曰皇極曆敘正甫玄之短太子頗嘉之未幾考驗焯爲太學博士竟其精博志解甫玄之印官不滿意又稱疾罷歸至仁壽四年焯言甫玄之誤於皇太子其一曰張甫玄所上晃行曆日月交食星度晃留雖未盡善得其大較官至五品職無所愧但因人成事非其實錄就而討論違舛甚衆其二曰甫玄弦望晦朔違古且踈氣節閏候乖天爽命時不從子半晨前別爲後日日躔莫悟緩急月遲妄爲兩種月度之轉輒遺盈縮交會之際意造氣差七曜之行不循其道月星之度行無出入應黃反赤當近更遠虧食乖準陰陽無法星端不協珠璧不同盈縮失倫行度愆序去極晷漏應有而無食分先後彌爲煩碎測今不審考古莫通立術之踈不可紀極今隨事糾駁凡五百三十六條其三曰甫玄以開皇五年與李文琮於張賓曆行之後本州貢舉即齎所造曆擬以上應其曆在鄉陽流布散寫甚多今所晃行與焯前曆不異玄前擬獻年將六十非是忽迫倉卒始爲何故至京未幾即變同焯曆與舊懸殊焯作於前玄獻於後捨己從人異同暗會且孝孫因焯甫玄後附孝孫曆術之文又皆是孝孫所作則元本偷竊事甚分明恐甫玄推諱故依前曆爲駁凡七十五條幷前曆本俱上其四曰玄爲史官自奏虧食前後所上多與曆違今算其乖幷有一十三事又前與太史令劉暉等校其踈密五十四事云五十三條新計後爲曆應密於舊晃用算推更踈於本今糾發幷前凡四十四條其五曰甫玄於曆未爲精通然孝孫初造皆有意徵天推步事必出生不是空文徒爲臆斷其六曰焯以開皇三年奉勅修造頗循記注自許精微秦漢以來無所與讓尋聖人之迹悟曩哲之心測七曜之行得三光之度正諸氣朔成一曆象會通今古符允經傳稽於庶類值而有徵甫玄所違焯法皆合甫玄所闕今則盡有隱括始終謂爲總備仍上啓曰自木鐸徇聲緒言成憲羣生濛析諸夏沸騰曲技雲浮嘗官兩絕曆紀廢壞千百年矣焯以庸鄙謬荷甄擢專精藝業就翫數象自力羣儒之下冀覩聖人之意開皇之初奉勅修撰性不諧物功不克終猶被甫玄竊爲己法未能盡妙協時多爽尸官亂日實玷皇猷請徵甫玄荅驗其長短焯又造曆家同異名曰稽極大業元年著作郎王劭諸葛潁二人因入侍宴言劉焯善曆推步精審證引陽明帝曰知之久矣仍下其書與甫玄參校甫玄駁難云焯曆有歲率月率而立定朔月有三大三小案歲率月率者平朔之章歲章月也以平朔之率而求定朔值三小者猶似減三五爲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爲十六也校其理實並非十五之正故張衡及何承天創有此意爲難者執數以校其率率皆自敗故不克成今焯爲定朔則須除其平率然後爲可互相駁難是非不決焯又罷歸四年駕幸汾陽宮太史奏曰日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曆袁充方幸於帝左右甫玄共排焯曆又會焯死曆竟不行術士咸稱其妙故錄其術云

甲子元距大隋仁壽四年甲子積一百萬八千八百四十算

歲率六百七十六

月率八千三百六十一

朔日法千二百四十二

朔實三萬六千六百七十七

旬周六十

朔晨百三半

日干元五十二

日限十一

盈朒十六

虧總十七

推經朔術

置入元距所求年月率乘之如歲率而一爲積月不滿爲閏衰朔實乘積月滿

朔日法得一爲積日不滿爲朔餘旬周去積日不盡爲日即所求年天正經朔日及餘求上下弦望加經朔日七餘四百七十五小即上弦經日及餘又加得望下弦及後月朔就徑求望者加日十四餘九百五十半下弦加日二十二餘百八十四餘九百五十半下弦加五十九每月加閏褒二十大即各其月閏褒也凡月建子爲天正建丑爲地正建寅爲人正即以人正爲正月統求所起本於天正若建歲曆從正月始氣候月星所值節度雖有前却並亦隨之其前地正爲十二月天正爲十一月幷諸氣度皆倣往年其日之初亦從星起晨前多少俱歸昨日若氣在夜半之後晝影以後日爲正諸因加者各以其餘減法殘者爲全餘若所因之餘滿全餘以上皆增全一而加之減其全餘即因餘少於全餘者不增全加皆得所求分度亦爾凡日不全爲餘積以成餘者曰秒度不全爲分積以成分者曰篾其有不成秒曰麼不成篾曰幺其分餘秒篾皆一爲小二爲半三爲大四爲全加滿全者從一其三分者一爲少二爲太若加者秒篾成法分餘滿法從日度一日度有所滿則從去之而日命以日辰者滿旬周則亦除命有連分餘秒篾者亦隨全而從去其日度雖滿而分秒不滿者未可從去仍依本數若減者秒篾不足減分餘一加法而減之分餘不足減者加所從去或前日度乃減之即其名有總而日度全及分餘共者須相加除當皆連全及分餘共加除之若須相乘有分餘者母必通全內子乘訖報除或分餘相幷母不同者子乘而幷之母相乘爲法其幷滿法從一爲全此即齊同之也既除爲分餘而有不成若例有秒篾法乘而又法除得秒篾數已爲秒篾及正有分餘而所不成不復須者須過半從一無半棄之若分餘其母不等須變相通以彼所法之母乘此而分餘而此母除之得彼所須之子所有秒篾者亦法乘不滿此母又除而得其數麼幺亦然其所除去而有不盡全則謂之不盡亦曰不如其不成全乃爲不滿分餘秒篾更曰不成凡以數相減而有小及半太須相加減同於分餘法者皆以其母三四除其氣度日法以半及太大本率二三乘之少小即須因所除之數隨其分餘而加減焉秋分後春分前爲盈汎春分後秋分前爲虧總須取其數汎總爲名指用其時春分爲主虧曰分後盈曰分前凡所不見皆放於此

氣日法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四

歲數千七百三萬六千四百六十六半

度準三百四十八

約率九

氣辰三千八百八十七

餘通八百九十七

秒法四十八

麼法五

推氣術

半閏褒乘朔實又準度乘朔餘加之如約率而一所得滿氣日法爲去經朔日不滿爲氣餘以去經朔日即天正月冬至恆日定餘乃如夜數之半者減日一滿者因前皆爲定日命日甲子算外即定冬至日其餘如半氣辰千九百四十三半以下者爲氣加子半後也過以上先加此數乃氣辰而一命以辰算外即氣所在辰十二辰外爲子初以後餘也又十二乘辰餘四爲小太亦曰少

五爲半少　六爲半　七爲半太

八爲大少亦曰太　九爲太　十爲大太

十一爲弱辰少

其又不成法者半以上爲進以下爲退退以配前爲強進以配後爲弱即初不成一而有退者謂之沽辰初成十一而有進者謂之弱辰末旦其名有重者則於閒可以加之命辰通用其餘辨日分辰而判諸日因別亦皆準此因冬至有減日者還加之每加日十五餘萬一百九十秒三十七即各次氣恆日及餘諸月齊其閏褒如求冬至法亦即其月中氣恆日去經朔數其求後月節氣恆日如次之求前節者減之

月	氣	曠褒	褒總	陞降	遲速數
十一月大雪冬至中	增二十八	先減		陞五十	遲本

十二月	小寒節	增二十四	先二十八	陟五十三	遲五十	遲九十三
	大寒中	增二十	先五十二	陟三十六	遲九十三
正月	立春節	增二十	先七十二	陟三十六	遲一百二十九
	雨水中	增二十四	先九十二	陟四十三	遲一百六十五
二月	驚蟄節	增二十八	先一百一十六	陟五十	遲二百
	春分中	損二十八	先一百四十四	陟五十	遲二百五十八
三月	清明節	損二十四	先一百一十六	陟四十三	遲二百八
	穀雨中	損二十	先九十二	陟三十六	遲一百六十五
四月	立夏節	損二十	先七十二	陟三十六	遲一百二十九
	小滿中	損二十四	先五十二	陟四十三	遲九十三
五月	芒種節	損二十八	先後堰	陟五十	遲五十
	夏至中	增二十八	後堰	陟五十	遲九十
六月	小暑節	增二十	後五十二	陟三十六	遲九十三
	大暑中	增二十	後五十二	陟三十六	遲九十三
七月	立秋節	增二十四	後九十二	陟四十四	遲一百二十九
	處暑中	增二十四	後九十二	陟四十四	遲一百六十九
八月	白露節	增二十八	後一百一十六	陟五十	遲二百八
	秋分中	損二十八	後一百四十四	陟五十	遲二百五十八
九月	寒露節	損二十四	後一百一十六	陟四十三	遲二百八
	霜降中	損二十	後九十二	陟三十六	遲一百六十三
十月	立冬節	損二十	後七十二	陟三十六	遲一百二十九
	小雪中	損二十四	後五十二	陟四十三	遲九十三
十一月	大雪節	損二十八	後二十八	陟五十	遲五十
	冬至				

推每日遲速數術

見求所在氣陟降率，纔後氣率半之，以日限乘而汎總除，得氣末率。又日限乘二率相減之殘，汎總除爲總差，其總差亦日限乘而汎總除爲別差率。前少者，以總差減末率爲初率。乃別差加之，前多者，即以總差加末率，皆爲氣初日陟降數。以別差前多者日減，前少者日加，初數得每日數。所曆推定氣日，隨算其數，陟加降減，其遲速爲各遲速數。其後氣無同率，及有數同者，皆因前末，以末數爲初率，加總差爲末率，及差漸加初率爲每日數。通計其秒，調而御之。求月朔弦望應平會日所入遲速各置其經餘爲辰，以入氣辰減之，乃日限乘日日內辰爲入限，以乘其氣前多之末率，前少之初率，日限而一爲總率。其前多者入限減汎總之殘，乘總差，汎總而一爲入差，纔於總差入限乘倍日限除，以總率前少者入限，再乘差別日限，自乘倍而除，亦加總率，皆爲總數。乃以陟加降減其氣遲速數爲定，即速加遲減其經餘。各其月平會日所入遲速定日及餘，求每日所入先後，各置其氣陟衰與衰總，皆以餘通乘之，所乃陟衰如陟降衰總，如遲速數，亦如求遲速法，即得每所入先後及定數。

求定氣，其每日所入先後數，即爲氣餘。其所曆日皆以先加之，以後減之，隨算其日，通准其餘，滿一恆氣，即爲二至後一氣之數，以加二如法，用別其日而命之。又算其次，每相加命，各得其定氣日及餘也。亦以其先後已通者，先減後加其恆氣，即次氣定日及餘，亦因別其日，命以甲子，各得所求。

求土王，距四立各四氣外所入先後，加減滿二日餘八千一百五十四秒十慶除所滿日外，即土始王日。

求候日，定氣即初候日也。三除恆氣各爲平候日餘，亦以所入先後數爲氣餘，所曆之日，皆以先加後減，隨計其日，通準其餘，每滿其平，以加氣日而命之，即得次候日，亦算其次，每相加命，又得末候及次氣日。

氣	初候	次候	末候	夜半漏	昏去中星
冬至	武始交	芸始生	荔挺出	二十七刻分四十二度十二	八十二度四十七分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二十七刻二十六	八十三度十六
大寒	鴈北向	鵲始巢	雉始雊	二十六刻七十六	八十五度六
立春	雞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二十五刻九十八半	八十七度四十九
雨水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鴈來	二十四刻九十六半	九十一度四十八
驚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二十三刻七十半	九十六度三
春分	鴽化爲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二十二刻五十	一百度三十七半
清明	電始見	蟄蟲咸動	蟄蟲啓戶	二十一刻二十半	百五度二十一
穀雨	桐始華	田鼠爲鴽	虹始見	二十刻三十半	百九度三十九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桑	螻蟈鳴	十九刻半	百一十三度二十五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十八刻二十半	百一十六度十九
芒種	靡草死	小暑至	螳蜋生	十七刻六十九	百一十九度十八
夏至	夜四刻十四分	鵙始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十七刻五十七	百一十九度四十
小暑	蟬始鳴	半夏生	木堇榮	十七刻六十九	百一十九度十八
大暑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十八刻二十三	百一十六度十九
立秋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十九刻半	百一十三度二十五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二十刻三　百九度三十九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雁來　二十一刻二十三半　百五度二十一
秋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雷始收聲　二十二刻五十　百　度二十七半
寒露　蟄蟲附戶　殺氣盛　陽氣始衰　二十三刻七十七半　九十六度三
霜降　水始涸　鴻雁來賓　雀入水爲蛤　二十四刻九十六半　九十一度三十六
立冬　菊有黃華　豺祭獸　水始冰　二十五刻八十八半　八十七度三
小雪　地始凍　雉入水爲蜃　虹藏不見　二十六刻九十六　八十五度六
大雪　冰益壯　地始坼　鶡旦鳴　二十七刻二十六　八十三度十六
倍夜半之滿得夜刻也以減百刻不盡爲晝刻每減晝刻五以加夜刻即其晝爲日見夜爲不見刻數刻分以百爲母
求日出入辰刻十二除百刻十二除百刻得辰刻數爲法半不見刻以半辰加之爲日出實又加日出見刻爲日入實如法而一命子算外即所在辰不滿法爲刻及分
求辰前餘數氣朔日法乘夜半刻百而一即其餘也
求每日刻差每氣準爲十五日全刻二百二十五爲法其二至各前後於二分而數因相加減閒皆六氣各盡於四立爲三氣至與前日爲一乃每日增太又各二氣每日增少其末之氣每日增少之小而末六日不加而裁焉二望至前後一氣之末日終於十少二氣初日稍增爲十二半終於二十大三氣初日二十一終於三十少四立初日三十一終於三十五太五氣亦稍增初日三十六太終四十一少末氣初日四十一少終於四十二每氣前後累算其數又百八十乘爲實各汎總乘法而除得其刻差隨而加減夜刻而半之各得入氣夜之半刻其分後十五日外累算盡日乃副置之百八十乘虧總除爲其所因數以減上位不盡爲所加也不全日者隨辰率之
求晨去中星加周度一各昏去中星減之不盡爲辰去度
求每日度差準日因增加裁累算所得百四十三之四百而一亦百八十乘汎總除爲度差數滿轉法爲度隨日加減各得所求分後氣閒亦求準外與前求刻至前加減皆因日數逆算求之亦可因至向背其刻各減更加而度各加更減若至前以入氣減氣閒不盡者因後氣而反之以不盡日累算乘除所定從後氣而逆以加減皆得其數此但略校其總若精存于稽極云
轉終日二十七餘千二百五十五
終法二千二百六十三
終實六萬二千三百五十六
終全餘千八
轉法五十二
策法八百九十七
閏限六百七十六
推入轉術終實去積日不盡以終法乘而又去不如終實者滿終法得一日不滿爲餘即其年天正經朔夜半入轉日及餘
求次日加一日每日滿轉終則去之且二十八日者加全餘爲夜半入初日餘
求弦望皆因朔加其經日各得夜半所入日餘
求次月加大月二日小月一日皆及全餘亦其夜半所入
求經辰所入朔弦望經餘變從轉不成爲秒加其夜半所入皆其辰入日及餘因朔辰所入每加日七餘八百六十五秒千一百六十大秒滿日法成餘亦得上弦望下弦次朔經辰所入徑求者加望日十四餘千七百三十一秒千七十九半下弦日二十二餘三百三十四秒八百九十七小次朔日一餘二千二百八秒九百一十七亦朔望各增日一減其全餘望五百三十一秒百六十二半朔五十四秒三百二十五
求月平應會日所入以月朔弦望會日所入遲速定數亦變從轉餘乃速加遲減其經辰所入餘即各平會所入日餘

轉日	速分	遲差	加減	朓朒積
一日	七百六十四	消七	加六十八	朓初
二日	七百五十七	消八	加六十一	朓百二十三

三日	七百四十九	消十一	加五十三	朓二百四十四
四日	七百四十八	消十二	加四十二	朓三百三十一
五日	七百二十六	消十三	加三十一	朓四百八
六日	七百一十三	消十三	加十八	朓四百六十四
七日	七百	消十三 加五減秒太	九分 八加二減	朓四百九十六
八日	六百八十八	消十四	減七	朓五百五
九日	六百七十四	消十四	減二十一	朓四百九十二
十日	六百六十	消十二	減三十四	朓四百五十四
十一日	六百四十八	消九	減四十六	朓三百九十一
十二日	六百三十九	消七	減五十五	朓三百七
十三日	六百三十二	消六	減六十二	朓二百七
十四日	六百二十六	息二 減五十六減七加十六 二加		朓九十四
十五日	六百二十八	息七	加六十六	朓二十八
十六日	六百三十五	息九	加五十九	朓百四十八
十七日	六百四十四	息十一	加五十	朓二百五十六
十八日	六百五十五	息十一	加三十九	朓三百四十七
十九日	六百六十六	息十三	加二十九	朓四百一十九
二十日	六百七十九	息十四	加十六	朓四百七十一
二十一日	六百九十三	息十三 加六加減大三減		朓五百
二十二日	七百五	息十四	減十七	朓五百五 當日自見爲五
二十三日	七百二十九	息十三	減二十三	朓四百八十七
二十四日	七百三十一	息十二	減三十六	朓四百四十六
二十五日	七百四十四	息十	減四十八	朓三百八十
二十六日	七百五十四	息七	減五十八	朓二百九十三
二十七日	七百六十一	息五 餘四	減六十五	朓百八十八
二十八日	七百六十六 餘平五息四消		減七十 平大少餘半大全餘	朓七十

推朔弦望定日術

各以月平會所入之日加減限限幷後限而半之爲通率又二限相減爲限衰前多者以入餘減終法殘乘限衰終法而一幷於限衰而半之前少者半入餘乘限衰亦終法而一皆加通率入餘乘之日法而一所得爲平會加減限數其限數又別從轉餘爲變餘朓減朓加本入餘限前多者朓以減與未減朓以加與未加皆減終法幷而半之以乘限衰前少者亦朓朓各幷二入餘半以乘限衰皆終法而一加於通率變餘乘之日法而一所得以朓減朓加限數加減朓朓積而定朓朓乃朓減朓加其平會日所入餘滿若不足進退之即朔弦望定日及餘不滿晨前數者借減日算命甲子算外各其日也不減與減朔日立算與後月同若俱無立算者月大其定朔算後加所借減算閏衰限滿閏限定朔無中氣者爲閏滿之前後在分前若近春分後秋分前而或月有二中者皆置其朔不必依定其後無同限者亦因前多以通率數爲半衰而減之前少即爲通率其加減變餘進退日者分爲一日體餘初末如法求之所得幷以加減限數凡分餘秒篾事非因舊文不著母者皆十爲法若法當求數用相加減而更不過通遠率少數微者則不須算其入七百餘二千一十一十四日餘千七百五十九二十一日餘千五百七二十八日始終餘以下爲初數各減終法以上爲末數其初末數皆加減相返其要各爲九分初則七日八分十四日七分二十一日六分二十八日五分末則七日一分十四日二分二十一日三分二十八日四分雖初稍弱而末微強餘差止一理勢兼舉皆令有轉差各體其數若恆算所求七日與二十一日得初衰數而末初加隱而不顯且數與平行正等亦初末有數而恆算所無其十四日二十八日既初末數存而虛衰亦顯其數當去恆法不見

求朔弦望之辰所加

定餘半朔辰五十一大以下爲加子過以上加此數乃朔辰而一亦命以子十二算外又加子初以後其求入辰強弱如氣

求入辰法度

度法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四
周數千七百三萬七千七十六
周分萬二千一十六
轉十三
篇三百五十五
周差六百九半
在日謂之餘通在度謂之餘法亦氣爲日法爲度法隨事名異其數本同女末接虛謂之周分變周從轉謂之轉晨昏所距日在黃道中準度赤道計之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
奎十六　婁十三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三　參九
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方朱雀七宿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方蒼龍七宿七十五度
前皆赤道度其數常定紘帶天中儀極攸準
推黃道術　準冬至所在爲赤道度後於赤道西度爲限初數九十七每限增一以終百七其三度少弱平乃初限百九亦每限增一終百一十九春分所在因百一十九每損一又終百九亦三度少弱平乃初限百七每限損一終九十七夏至所在又加冬至後法得秋分冬至所在數各以數乘其限度百八而一累而總之即皆黃道度也度有分者前輩之宿有前却度亦依體數逐差遷道不常定準令爲度見步天行歲久差多隨術而變
斗二十四　牛七　女十一半　虛十　危十七　室十七　壁十
北方九十六度半
奎十七　婁十三　胃十五　昴十一　畢十五半　觜二　參八
西方八十一度半
井三十　鬼四　柳十四半　星七　張十七　翼十九　軫十八
南方一百九度半
角十三　亢十　氐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七　箕十
東方七十六度半
前見黃道度步日所行月與五星出入循此
推月道所行度術
準交定前後所在度半之亦於赤道四度爲限初十一每限損一以終於一其三度強平乃初限數一每限增一亦終十一爲交所在即因十一每限損一以終於一亦三度強平又初限數一每限增一終於十一復至交半返前表裏仍因十一增損如道得後交及交半數各積其數百八十而一即道所行每與黃道差數其月在表半後交前損增加交後半前損加增減於黃道其月在裏各返之即得月道所行度其限未盡四度以所直行數乘入度四而一若月在黃道度增損於黃道之表裏不正當於其極可每日準去黃道度增損於黃道而計去赤道之遠近準上黃道之率以求之道伏相消朓朒互補則可知也積交差多隨交爲正其五星先候在月表裏出入之漸又格以黃儀準求其限若不可推明者依黃道命度
推日度術
置入元距所求年歲數乘之爲積實周數去之不盡者滿度法得積度不滿爲分以冬至餘減分命積度以黃道起於虛一宿次除之不滿宿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夜半日所在度及分
求年天正定朔度
以定朔日至冬至每日所入先後餘爲分日爲度加分以減冬至度即天正定朔夜半日在所度分亦去朔日乘衰總已通者以至前定氣除之又如上求差加以幷去朔日乃減度亦即天正定朔日所在度皆日爲度餘爲分其所入先後及衰總用增損者皆分前增分後損其平日之度

求次日

每日所入先後分增損度以加定朔度得夜半

求弦望

去定朔每日所入分累而增損去定朔日乃加定朔度亦得其夜半

求次月

曆算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每日所入先後分增損其月以加前朔度即各夜半所在至虛去周分

求朔弦望辰所加

各以度準乘定餘約率而一爲平分又定餘乘其日所入先後分日法而一乃增損其平分以加其夜半即各辰所加其分皆簇法約之爲轉分不成爲簇凡朔辰所加者皆爲合朔日月同度

推月而與日同度術

各以朔平會加減限數加減朓朒爲平會朓朒以加減定朔度準乘約率除以加減定朔辰所加日度即平會辰日所在又平會餘乘度準約率除減其辰所在爲平會夜半日所在乃以四百六十四半乘平會餘亦以周差乘朔實除從之以減夜半日所在即月平會夜半所在三十七半乘平會餘增其所減以加減半得月平會辰平行度五百二乘朓朒亦以周差乘朔實除而從之朓減朒加其平行即月定朔辰所在度而與日同若即以平會朓朒所得分加減平會辰所在亦得同度

求月弦望定辰度

各置其弦望辰所加日度及分加上弦度九十一轉分十六簇三百一十三望度百八十二轉分三十二簇六百二十六下弦度二百七十三轉分四十二皆至虛去轉周求之

定朔夜半入轉

經朔夜半所入準於定朔日有增損者亦以一日加減之否者因經朔爲定其因定求朔次日弦望次月夜半者如於經月法爲之推月轉日定分術

以夜半入轉餘乘遲差終法而一爲見差以息加消減其日遲分爲月每日所行遲定分

求次日

各以遲定分加轉分滿轉法從度皆其夜半因日轉若各加定日皆得朔弦夜半月所在定度其就辰加以求夜半各以遲分消者定餘乘差終法除幷差而半之息者半定餘以乘差終法而一皆加所減乃以定餘乘之日法而一各減辰所加度亦得其夜半度因夜半亦如此求遲分以加之亦得辰所加度諸轉可初以遲分及差爲簇而求其次皆訖乃除爲轉分因經朔夜半求定辰度者以定辰去經夜半減而求其增損數乃以數求遲定分加減其夜半亦各定辰度

求月晨昏度

如前氣與所求每日夜之半夜以遲定分乘之百而一爲晨分減遲定分爲昏分除爲轉度望前以昏後以晨加夜半定度得所在求晨昏中星各以度數加夜半定度即中星度其朔弦望以百刻乘定餘滿日法得一刻即各定辰近入刻數皆減其夜半漏不盡爲晨初刻不滿者屬昨日

復月五千四百五十八

交月二千七百二十九

交率四百六十五

交數五千九百二十三

交法七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六

會法五十七萬七千五百三十

交復日二十七　餘二百六十三

秒三千四百三十五

交日十三　餘七百五十三

秒四千六百七十九

交限日十三　餘三百五十五

杪四百七十三半

望差日一　餘百九十七

杪四千二百五十

朔差日二　餘三百九十五

杪二千四百八十八

會限百五十八　餘六百七十六

杪五十半

會日百七十三　餘三百八十四

杪二百八十三

推月行入交表裏術

置入元積月復月去之不盡交率乘而復去不如復月者滿交月去之爲在裏數不滿爲在表數即所求年天正經入交表裏數

求次月

以交率加之滿交月去之前表者在裏前裏者在表

入交日　去交表　表積

一日　進十四　表始

二日餘百九十八以下食限　進十二　十四

三日　進十一半　二十七

四日　進九半　三十八半

五日　進七　三十八

六日　進四　五十五

七日　進五分四逾强退一分一退弱　五十九

八日　退二　六十六十又一分一分會日限

九日　退五　五十八

十日　退八　五十三

十一日　退十半　四十五

十二日　退十二半　四十四半

十三日餘五百五十五以上食限　退十三半　二十二

十四日　退十四小三退强二退弱　八半

推月入交日術

以朔實乘表裏數爲交實滿交法爲日不滿者交數而一成餘不爲杪命日算外即其經朔月平入交日餘

求望以望差加之滿交日去之則月在表裏與朔同不滿者與朔返其月食者先交與當月朔後交與月朔表裏同

求次月朔差加月朔所入滿交日去之表裏與前月進不滿者與前月同

求經朔望入交常日

以月入氣朔望平會日遲速定數速加遲減其平入交日餘爲經交常日及餘

求定朔望入交定日

以交率乘定朓朒交數而一所得以朓減朒加常日餘即定朔望所入定日餘其去交如望差以交限以上者月食月在衰者日食

推日入會術

會法除交實爲日不滿者如交率爲餘不成爲杪命日算外即經朔日入平會日及餘

求望加望日及餘次月加經朔其表裏皆準入交求入會常日以交數乘月入氣朔望所平會日遲速定數交率而一以速加遲減其入平會日餘即所入常日餘亦以定朓朒而朓朒加其常日餘即日定朔望所入會日及餘皆滿會日去之其朔望去會如望以下會限以上者亦月食月在日道裏則日食

求月定朔望入交定日夜半

交率乘定餘交數而一以減定朔望所入定日餘即其夜半所定入

求次日

以每日遲速數分前增分後損定朔所入定日餘以加其日各得所入定日及餘

求次月

加定朔大月二日小月一日皆餘九百七十八杪二千四百八十八各以一月遲速數分前增分後損其所加爲定其入七日餘九百九十七杪二千三百三十九半以下者進其入此以上盡全餘二百四十四杪三千五百八十三半者退其入十四日如交餘及杪以下者退其入此以上盡全餘四百八十九杪千二百四十四者進而復也其要爲五分初則七日四分十四日三分末則七日後一日十四日後二分雖初強末弱衰率有檢求月入交去日道皆同其數以交餘爲杪積以後衰幷去交衰半之爲通數進則杪積減衰法以乘衰交法除而幷衰以半之退者半杪積以乘衰交法而一皆加通數杪積乘交法除所得以進退衰積十而一爲度不滿者求其強弱則月去日道數月朔望入交如限以上減交日殘爲去後交數如望差以即爲去先交數有全日同爲餘各朔辰而一得去交辰其月在日道裏日應食而有不食者月在日不應食而亦有食者

推應食不食術

朔先後在夏至十日內去交十二辰少二十日內十二辰半一月內十二辰大閏四月六月十二辰以上加南方三辰若朔在夏至二十日內去交十三辰以加辰申半以南四辰閏四月六日亦加四辰穀雨後處暑前加三辰清明後白露前加巳半以西未半以東二辰春分前加午一辰皆去交十三辰半以上者並或不食

推不應食而食術

朔在夏至前後一月內去交二辰四十六日內一辰半以加二辰又一月內亦一辰半加三辰及加四辰與四十六日內加三辰穀雨後處暑前加巳少後未太前清明後白露前加二辰春分後秋分前加一辰皆去交半辰以下者並得食

推月食多少術

望在分後以去夏至氣數三之其分前又以去分氣數位而加分後者皆又以十加去交辰位而幷幷之減其去交餘爲不食定餘乃以減望差殘者九十六而一不滿者求其強弱亦如氣辰法以十五爲限命之即各月食多少

推日食多少術

月在內者朔在夏至前後二氣加南二辰增去交餘一辰太加三辰增一辰少加四辰增太三氣內加二辰增一辰加三辰增太加四辰增少四氣內加二辰增太加辰及五氣內加二辰增小自外所加辰立夏後立秋前依本其四氣內加四辰五氣內加三辰六氣內加二辰六氣內加二辰者亦依平自外所加之北諸辰各依其去立夏立秋白露數隨其依平辰辰北每辰以其數三分減去交餘兩水後霜降前又半其去二分日數以加二分去二立之日乃減去交餘其在冬至前後更以去霜降兩水日數三除之以加霜降兩水當氣所得之數而減去交餘皆爲定不食餘以減望差乃如月食法月在外者其去辰數若日氣所繫之限止一而無等次者加所去交辰一即爲食數若限有等次加別繫同者隨所去交辰數而返其衰以少爲多以多爲少亦加其一以爲食數皆以十五爲限乃以命之即各日之所食多少凡日食月行黃道體所映蔽大較正交如累毬漸減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在外無損雖外全而月下內損而更高交淺則闇遇交深則相搏而不淹因遇而蔽多所觀之地又偏所食之時亦別月居外道此不見虧月外之人反以爲食交分正等同在南方冬損則多夏虧乃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處南辰體則高居東西傍而下視有邪正理不可一由準率若實而違古史所詳事有紛互今故推其樑概求者知其指歸苟地非於陽城皆隨所而漸異然月食以月行虛道暗氣所衝日有暗氣天有虛道正黃道常與日對如鏡居下魄爛見陰名曰暗虛奄月則食故稱當月月食當星星亡雖夜半之辰子午相對正隔於地虛道即虧既月光日光當午更耀時亦隔地無虧裏明旭以天光神妙靡感玄通正當夜半何害虧裏月由虛道表裏俱食日之與月體同勢等校其食分月盡爲多容或形差微增虧數踰而不滿綱要克舉

推日食所在辰術

置定餘倍日限克減之月在裏三乘朔辰爲法除之所得以艮巽坤乾爲次命艮算外不滿法者半法減之無可減者爲前所減之殘爲後前則因餘後者減法各爲其率乃以十加去交辰三除之以乘率十四而一爲差其朔所在氣二分前後一氣內即爲定差近冬至以去寒露驚蟄近夏至清明白露氣數倍而三除去交辰謂增之近冬至艮巽以加坤乾以減近夏至艮巽以減坤乾以加其差爲定差乃艮以坤加巽以乾減定餘月在外直三除去交辰以乘率十四而一亦爲定差艮坤以減巽乾以加定餘皆爲食餘如氣求入辰法即日食所在辰及小大其求辰刻以辰克乘辰餘朔辰而一得刻及分若食近朝夕者以朔所入氣日之出入刻校食所在知食見否之少多所在辰爲正見

推月食所在辰術

三日阻減望定餘半望之所入氣日不見刻朔日法乘之百而一所得若食餘與之等以下又以此所得減朔日法其殘食餘與之等以上爲食正見數其食餘亦朔辰而一如求加辰所在又如前求刻校之月在衝辰食日月食既有起訖晚早亦或變常進退皆於正見前後十二刻半候之

推日月食起訖辰術

準其食分十五分爲率全以下各爲衰十四分以上以一爲衰以盡於五分每因前衰每降一分積衰增二以加於前以至三分每積增四二分每增四二分增六一分增十九皆累算爲各衰三百爲率各衰減之各以其殘乘朔日法皆率而一所得爲食衰數其率全即以朔日法爲衰數以衰數加減食餘其減者爲起加者爲訖數亦如氣

求入辰法及求刻以加減食所刻等得起訖晚早之辰與校正見多少之數史書虧復起訖不同今以其全一辰爲率

推日月食所起術

月在景者其正南則起右上虧左上若正東月自日上邪北而下其在東南雖前東向望之初不正橫月高日下乃月稍西北日漸東南過於維後南向望之月更北日差西南以至於午之後亦南望之月漸西北日復東南西南維後西向而望月爲東北日則西南正西自日北下邪虧而亦後不正橫月高日下若食十二以上起右虧左其正東起上近虧下而北午前則漸自上邪下維西起西北虧東南維北起西南虧東北午後則稍從下傍下雖東起西南虧東北維北虧東南在東則以上爲東在西則以下爲西月在外者其正南起右下虧左上在正東月自日南邪下而映雖北則月微東南日返西雖西南日稍移東北以至於午月南日北過午之後月稍東南日更西北雖北月有西南日復東北正西月自日下邪南而上皆準此體以定起虧隨其所處每用不同其月之所食皆依日虧起每隨類反之皆與日食限同表裏而與日返其逆順上勢過其分

五星

歲爲木　熒惑爲火　鎮爲土　太白金　辰爲水

木數千八百六十萬五千四百六十八

伏半平八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八

復日三百九十八餘四萬一千一百五十六

歲一殘日三十三萬餘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九半

見去日十四度

平見在春分前以四乘去立春日小滿前又三乘去春分日增春分所乘者白露後亦四乘去寒露日小暑加七日小雪前以八乘去寒露日冬至後以八乘去立春日爲滅小雪至冬至滅七日

見初日行萬一千八百一十八分益遲七十分百一十日行十八度分四萬七百三十八而留二十八日乃逆日退六千四百三十六分八十七日退十二度二百四又留二十八日初日行四千一百八十八分日益疾七十分百一十日亦行十八度分四萬七百三十八而伏

火數三千六百三十七萬七千五百九十五

伏半平三百三十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七半

復日七百七十九餘四萬一千九百一十九

歲再殘日四十九餘萬九千一百六。
見去日十六度。
平見在雨水前。以十九乘去大寒日。清明前又十八乘去雨水日。增雨水所乘者。夏至後以十六乘去處暑日。小滿後又十五日。寒露前以十八乘去白露日。小雪前又十七乘去寒露所乘者。大雪後二十九乘去大寒日。爲減。小雪至大雪減二十五日。
見初在冬至則二百三十六日行百五十八度。以後日度隨其日數增損各一。盡三十日。一日半損一。又八十六日二日損一。復三十八日同。又十五日三日損一。復十二日同。又三十九日三日增一。又二十四日二日增一。又五十八日增一。復三十三日同。又三十日二日損一。還終至冬至。二百三十六日行百五十八度。其立春盡春分。夏至盡立夏。八日減一日。春分至立夏減六日。立秋至秋分減五度。各其初行日及度數。白露至寒露初日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以其殘日及度計充前數。皆差行。日益遲二十分。各盡其日度。乃遲。初日行分二萬二千六百六十九日益遲一百一十分六十一日行二十五度分萬五千四百九初減度五者。於此初日加分三千八百二十三籠十七。以遲日爲母。盡其遲日行三十度分同。而留十三日。
前減日分於二留。乃逆日退分萬二千五百二十六。六三日退十六度分四萬二千八百三十四。又留十三日而行。初日萬六千六十九日。益疾百一十分六十一日行二十五度分萬五千四百九立秋盡秋分增行度五。加初日分同前。更疾在冬至則二百一十三日行百三十五度。盡三十六日。一日損一。又二十日二日損一。復二十四日同。又五十四日三日日增一。又十二日二日增一。又四十二日一日增一。又十四日一日增一半。又十二日增一。復四十五日同。又一百六日二日損一。亦終冬至二百一十三日行百三十五度。
前增行度五者。於此亦減五度。爲疾日及數。其立夏盡夏至日。亦日行半度。六十日行三十度。夏至盡立秋亦初日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其殘亦計充如前。皆差行。日盡益疾二十分。各盡其日度而伏。

土數千七百六十三萬五千五百九十四。
伏半平八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五。
復日三百七十八。餘四千一百六十二。
歲一殘日十二。餘三萬九千三百九十九半。
見去日十六度半。
平見在大暑前。以七乘去小滿日。寒露後九乘去小雪日。爲加。大暑至寒露加入日。小寒前以九乘去小雪日。雨水後以四乘去小滿日。立春後又三乘去雨水日。增雨水所乘者。爲減。小寒至立春減八日。
見日行分四千三百六十四。八十日行七度分二萬七千六百一十二。而留三十九日。乃遲。日退分二千八百二十。百三日退六度分萬五百九十六。又留三十九日。亦行分日四千三百六十四。八十日行七度分二萬七千六百一十二而伏。
金數二千七百二十三萬六千二百八。
晨伏半平百九十五萬七千一百四。
復日五百八十三。餘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六。
歲一殘日二百一十八。餘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九半。
夕見伏二百五十六日。
晨見伏三日二十七日。餘與復同。
見去日十一度。
夕平見在立秋前以六乘去芒種日。秋分後以五乘去小雪日。小雪後又四乘去大雪日。增小雪所乘者。爲加。立秋至秋分加七日。立春前以五乘去大雪日。雨水前又四乘去立春日。增立春所乘者。清明後以六乘去芒種日。爲減。雨水至清明減七日。
晨平見在小寒前以六乘去冬至日。立春前又五乘去小寒日。增小寒所乘者。芒種前以六乘去夏至日。立夏前又五乘去芒種日。增芒種所乘者。爲加。立春至立夏加五日。小暑前以六乘去夏至。立秋前又五乘去小暑日。增小暑所乘

者大雪後以六乘去冬至日立冬後又五乘去大雪日增大雪所乘者爲減立秋至立冬減五日

夕見百七十一日行二百六度其穀雨至小滿寒露皆十日加一度小滿至白露加三度乃十二日行十二度冬至後十二日減日度各一兩水盡見夏至日度七夏至後六日增一大暑至立秋還日度十二至寒露日度二十二後六日減一自大雪盡冬至又日度十二而遲日益遲五百二十分初日行分二萬三千七百九十一篾三十四行日爲母四十三日行三十二度

前加度者此依減之留九日乃逆日退太半度九日退六度而夕伏晨見日退太半度九日退六度復留九日而行日益疾五百二十分初日行分四萬五千六百三十一篾三十四四十三行三十二度芒種至小暑大雪至立冬十五日減一度小暑至立冬減二度又十二日行十二度冬至後十五日增日一驚蟄至春分日度十七後十五日減一盡夏至還日度十二後六日減一至白露日度皆盡霜降後五日增一盡冬至又日度十二乃疾百七十一日行二百度前減者此亦加之而晨伏

水數五百四十萬五千六

晨伏半平七十九萬九十九

復日百一十五餘四萬九百四十六

夕見伏五十一日

晨見伏六十四日餘與復同

見去日十七度

夕應見在秋及小雪前者不見其白露前立冬後時有見者

晨應見在春及小滿前者不見其驚蟄前立冬後時有見者

夕見日行一度太十二日行二十度小暑至白露行度半十二日行十八度及八日行八度大暑後二日去度一乾十六日而日度俱盡而遲日行半度四日行二度益遲日行少半度三日行一度前行度半者去此益遲乃留四日而夕伏晨見留四日爲日行少半度三日行一度大寒至驚蟄無此行更疾日行半度四日行二度又日行八度亦大寒後二日去度一乾十六日亦日度俱盡益疾日行一度太十二日行二十度初無遲者此行度半十二日行十八度而晨伏

推星平見術

各以伏半減積半實乃以其數去之殘返減數滿氣日法爲日不滿爲餘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後平見日餘金水滿晨見伏日者去之晨平見求平見月日以冬至去定朔日餘加其後日及餘滿復日又去起天正月依定大小朔除之不盡算外日即星見所在求後平見因前見去其歲一再皆以殘日加之亦可其復日金水準以晨夕見伏日加晨得晨

求常見日以轉法除所得加減者爲日其不滿以餘通乘之爲餘幷日皆加減平見日餘即爲常見日及餘

求定見日以其先後已通者先減後加常見日即得定見日餘

求星見所在度

置星定見其日夜半所在宿度及分以其日先後餘分前加分後減氣日法而乘定見餘氣日法而一所得加夜半度分乃以星初見去日度數晨減夕加之即星初見所在宿度及分

求次日

各加一日所行度及分其有益疾遲者則置一日行分各以其分疾增損乃如之有篾者滿法從分其母有不等齊而進退之留即因前逆則依減入虛去分逆出先加皆以篾法除爲轉分其不盡者仍謂之篾各得每日所在知去日度增以日所入先後分定之諸行星度求水其外內準月行增損黃道而步之不明者依黃道而求所去日度先後分亦分明前加後減其金火諸日度計數增損定之者其日少度多以日減度之殘者與日多度少之度皆度法乘之日數而一所得爲分不滿篾以日數爲母日少者以分幷減之一度日多者直爲度分即皆一日平行分其差行者皆減所行日數一乃半其益疾益遲分而乘之益疾以減益遲以加一日平行分皆初日所行分有計日加減而日數不滿未得成度者以氣日法若度法乘見已所行日即日數除之所得以增損其氣日

疾法爲日及度其不成者亦即爲筴其木火土晨有見而夕有伏金水即夕見遲夕伏晨見即晨伏然火之初行及後疾距冬至日計日增損日度者皆當先置從冬至日餘數累加於位上以知其去冬至遠近乃以初見與後疾初日去冬至日數而增損定之而後依其所直日度數行之也

偉曆志下術士威稱其妙故錄其術云○臣召南按劉焯所造皇極曆隋世並未施行即唐初傅仁均造戊寅曆亦但祖述張胄元成法未嘗用焯所定而此志空存其說別爲一卷猶晉志於純象黃初二曆之後附以姜岌所造三紀甲子元曆也

蘧衰○臣召南按蘧衰之名始此即日度之盈縮等差也唐開元贊疑其八日蘧盈縮略例曰北齊張子信積候合朔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至劉焯立盈縮蘧衰術與四序升降歸德曆因之更名蘧差焯術於春分前一日最急後一日最舒秋分前一日最舒後一日最急冬夏二至而中間一日平行其說非是按焯所立法不無過差然太陽之行自有盈縮冬至爲盈之極夏至爲縮之極後世推步日蘧盈縮者皆本焯說而益加精詳焯之功亦大矣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天文志第十四

天文上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體衆星而効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道，合陰陽之妙。爰在庖犧，仰觀俯察，謂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於穹圓之度，以麗十二位也。在天成象，示見吉凶，五緯入房，啓姬王之驛；歲星孛斗，警宋人之首亂。天意人事，同乎影響。自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赧王登臺而避貴，記曰天子微，諸侯儐，於是師兵吞滅，僵仆原野，秦氏以戰國之餘怙姦凶，暴小星交飛，長彗橫天，漢高祖驅駕英雄，墾除災害，五精從歲，七重畢昴，含樞曾緬，道不虛行。自西京創制，多歷年載，世祖中興，當塗馭物，金行水德，秩禮命玄，兆著明，天人不違。昔者黎氏司天，重黎絕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韋，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皆能言天文，察徵變者也。漢之傳天數者，則有唐都李尋之倫。光武時，則有蘇伯況，郎雅光，並能參伍天文，發揚善道，補益當時，監垂衆世。而河洛圖緯，雖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盡列。後漢張衡為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紫宮為帝皇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謂之北斗，動係於占，寔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之圖，遇亂堙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立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幷注占贊，總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幷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周墳，幷得宋氏渾儀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參校周齊梁陳及祖暅祖冲之所測，又採前代圖籍，刊其大小，正彼踈密，依準三家，星位以為蓋圖，旁摛始分，甄表常度，幷具赤黃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著明，總離攸次，星之隱顯，天漢昭回，宛若穹蒼，將為正範，以墳為太史令，墳博考經書，勤於教習，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天官。煬帝又遣宮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別詔袁充教以星氣，業成者進內，以參占驗云。史臣於觀臺訪渾儀，見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以鐵為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周武帝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諸觀臺之上，大唐因而用焉。馬遷天官書及班氏所載妖星彗珥，雲氣虹蜺，存其大綱，未能備舉。自後史官，更無紀錄。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神道司存，安可誣也。今略舉其形名占驗，次之經星之末云。

天體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之說，即周髀是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曆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隕，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鑒高相從，日去地恒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為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極遊，以為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也，故曰周髀。又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陰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從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暉，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時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

漢末揚子雲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其一云日之東行循黃道晝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幷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也今從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視蓋橑與車轂間近杠轂即密益遠益疎今北極爲天杠轂二十八宿爲天橑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其後桓譚鄭玄蔡邕陸績各陳周髀考驗天狀多有所違遠梁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別擬天體全同周髀之文蓋立新義以排渾天之論而已宣夜之書絕無師法唯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昏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晉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葛洪閑而譏之曰荀辰宿不麗於天天爲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由此而談葛洪可謂知言之選也喜族祖河間相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譬如覆盆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還東而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爲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頤前倭臨鬲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也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水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故晝短也自虞喜虞聳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又曰天表裏有水兩儀轉運各乘氣而浮載水而行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揆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爲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爲出遠者爲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火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圓也望視之所以圓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圓在天何故圓丹陽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少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爲推步七曜之道以度曆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形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與天皆合如符契也崔子玉爲其碑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蓋由於平子渾儀及地動儀之有驗故也若天果如渾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爲必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龍龍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比以龍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上離下以譬日出於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譬日入於地也又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爲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爲不可乎然則天之出入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小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轉西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磨石轉者衆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北去了如此王生必固謂爲不然者疏矣今日徑千里其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曜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於星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比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反乃更大此非轉遠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厭焉把火之人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漸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謬矣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沒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者其北都沒之頃宜先如墜破鏡之狀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入北方不亦孤孑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月體而夕猶朗然是月光猶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及北者其光故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晝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應日亦入而星月出也又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夫言餘氣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顧當言日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圓乎今火出於陽燧陽燧圓而火不圓也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遠故視之圓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圓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見圓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體信而有徵矣宋何承天論渾天象體曰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暘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有魚化而爲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注於海日爲陽精光曜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爲減漫不爲益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彊即天經也黃道表帶赤道春分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彊夏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彊則居天四維之中最高處也即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自外與王蕃大同王蕃渾天說具於晉史舊說渾天者以日月星辰不問春秋冬夏晝夜晨昏上下去地中皆同無遠近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鬬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我以爲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日中裁如盤蓋此不爲遠者小近者大乎言日初出遠者曰日初出時滄滄涼涼及其中時熱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遠者涼乎桓譚新論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爲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傍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傍也日爲天陽火爲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諦其熱遠近殊不同焉日中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時又新從太陰中來故復涼於其西在桑榆間也桓君山曰子陽之言豈其然乎張衡靈憲曰日之薄地闇其明也由闇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地同明明還自奪故望之若小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晉著作郎陽平束晳字廣微以爲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蓋其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

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惑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堂榮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惑心形有亂目誠非斷疑定理之主故仰遊雲以觀日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安豈云余以爲子陽言天陽下降日下熱東晳言天體存於目則日大頗近之矣渾天之體圓周之徑群之於天度驗之於晷影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案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疎在上則其間數以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視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厥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色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炎黃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炎也光衰失常則爲異矣梁奉朝請祖暅曰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糾紛至相非毀精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矚四維覩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度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遺衆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影驗之失於過多既不顯求之術而虛設其數蓋夸誕之辭宜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數抑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考校之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誠未能通趣其實蓋近密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影長一丈二尺各自乘幷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爲實實如法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影長爲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影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幷而開方除之爲法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影長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法夜於地中表南傳地遙望北辰細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幷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數爲實實如法而一即北辰細星高地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爲實實如法即去北戴極下之數也北戴斗極爲空桐

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四時同度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而寒近日下而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傍雖近而微視日在傍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矚爲難平觀爲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効也今懸珠於百仞之上或置之於百仞之前從而觀之則大小殊矣先儒弗斯取驗虛繁輪墨夷途頓轡雄辭析辯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二氣者寒積而未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而未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溫弗事加薪久而逾熾既已遷之猶有餘熱也

渾天儀

案虞書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考靈曜所謂觀玉儀之遊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者也璇璣中而星未中爲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爲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而五穀登萬事康也所言璇璣者謂渾天儀也故春秋文耀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而先儒或因星官書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璣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即以爲北斗七星載筆之官莫之或辨史遷班固猶且致疑馬季長創謂璣衡爲渾天儀鄭玄亦云其轉運者爲璣其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璣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也故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其爲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而渾象之法地當在天中丌勢不便故反觀丌形地爲外匡於已解者無異在內詭狀殊體而合於理可謂奇巧然斯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又云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周七尺三寸半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洛下閎爲漢孝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太初曆或其所製也漢孝和帝時太史揆候皆以赤道儀與天度頗有進退以問典星待詔姚崇等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至永元十五年詔左中郎將賈逵

乃始造太史黃道銅儀至桓帝延熹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以四分爲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司之者閉戶而唱之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蓍以古製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穊不得了察張衡所作又復傷大難可轉移蓍今所作以三分爲一度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之三長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減衡法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渾天儀法黃赤道各廣一度有半汝今所作渾象黃赤道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又云黃赤二道相共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準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又赤道見者常一百八十二度半彊又南北考之天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彊是以知天之體圓如彈丸南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也而陸績所作渾象形如鳧卵以施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規則其間相去不得滿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則黃道當長於赤道又兩極相去不翅八十二度半彊案績說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直徑亦然則績意亦以天爲正圓也器與言參頗爲乖僻然則渾天儀者其制有機有衡既動靜兼狀以效二儀之情又周旋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揆正宿度準步盈虛求古之遺法也則先儒所言圓規徑八尺漢候臺銅儀蔡邕所欲寫伏其下者是也梁華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其制則有雙環規相並間相去三寸許正豎當子午其子午之間應南北極之衡各合而爲孔以象南北樞植楗於前後以屬焉又有單橫規高下正當渾之半皆周币分爲度數署以雄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單規斜帶南北之中與春秋二分之日道相應亦周币分爲度數而署以雄辰並相連著屬楗植而不動其裏又有雙規相並如外雙規內徑八尺周二丈四尺而屬雙軸軸兩頭出規外各二寸許合兩爲一內有孔圓徑二寸許南頭入地下注於外雙規南樞孔中以象南極北頭出地上入於外雙規北樞孔中以象北極其運動得東西轉以象天行其雙軸之間則置衡長八尺通中有孔圓徑一寸當衡之半兩邊有關各注著雙軸衡既隨天象東西轉渾又自於雙軸間得南北低仰所以準驗辰曆分考次度其於揆測唯所欲爲之者也檢其鑄題是爲劉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南陽孔挺所造則古之渾儀之法者也而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及太中大夫徐爰各著宋史咸以爲即張衡所造其儀略舉天狀而不綴經星七曜魏晉喪亂沉沒西戎義熙十四年宋高祖定咸陽得之梁尚書沈約著宋史亦云然皆失之遠矣後魏道武天興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渾儀以觀星象十有餘載至明元永興四年壬子詔造太史候部鐵儀以爲渾天法考璇璣之正其銘曰於皇大代配天比祚赫赫明明睿烈遐布爰造玆器考正宿度貽法後葉永垂典故其製並以銅鐵唯誌星度以銀錯之南北柱曲抱雙規東西柱直立下有十字水平以植四柱十字之上以龜負雙規其餘皆與劉曜儀大同即今太史候臺所用也

渾天象

渾天象者其制有機而無衡梁末祕府有以木爲之其圓如丸其大數圍南北兩頭有軸偏體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黃赤二道及天漢等別爲橫規環以匡其外高下管之以象地南軸頭入地柱於南植以象南極北軸頭出於地上注於北植以象北極正東西運轉晉明中星既其應度分至氣節亦驗在不差而已不如渾儀別有衡管測揆日月分步星度者也吳太史令陳苗云先實制木爲儀名曰渾天即此之謂耶由斯而言儀象二器遠不相涉則張衡所造蓋亦止在渾象七曜而何承天莫辨儀象之異亦爲乖矣宋文帝以元嘉十三年詔太史更造渾儀太史令錢樂之依案舊說采效儀象鑄銅爲之五分爲一度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不動立黃赤二道之規南北二極之規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極星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上爲之杠軸以象天運昏明中星與天相符梁末置於文德殿前至如斯制以爲渾儀儀則內關衡管以爲渾象而地不在外是參兩法別爲一體就器用而求猶渾象之流外內天地之狀不失其位也吳時又有葛衡明達天官能爲機巧改作渾天使地居于天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上以上應晷度則樂之之所放述也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二分爲一度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備足以白青黃等三色珠爲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亦象天運而地在其

中宋元嘉所造儀象器開皇九年平陳後並入長安大業初移於東都觀象殿蓋圖

晉侍中劉智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傳說義者失其用耳昔者聖王正曆明時作圖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迴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迴右行故圓規之以爲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爲道於夏也則以赤爲道於秋也則以白爲道於冬也則以黑爲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爲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晝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今案自開皇已後天下一統鹽臺以後魏鐵渾天儀測七曜盈縮以蓋圖列星坐分黃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分度而莫有更爲渾象者矣仁壽四年河間劉焯造皇極曆上啓於東宮論渾天云璿璣玉衡正天之器帝王欽若世傳其象漢之孝武詳考律曆糾洛下閎鮮于妄人等共所營定逮于張衡又尋述作亦其體制不異閎等雖閎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吳時陸績王蕃並要修鑄績小有異蕃乃事同宋有錢樂之魏初毘崇等總用銅鐵小大有殊規域經模不異蕃造觀察邕月令章句鄭玄注考璿璣勢同衡法近今不改焯以愚管留情推測見其數制莫不違爽失之千里差若毫釐大象一乖餘何可驗況赤黃均度月無出入至所恒定氣不別衡分刻本差輪迴守故其爲疎謬不可復言亦既由理不明致使異家間出蓋及宣夜三說並虛平昕安穹四天騰沸至當不二理唯一揆豈容天體七種殊說又影漏去極就渾可推百骸共體本非異物此真已驗彼僞自彰豈朗日未曛燔火不息理有而闕詎不可悲者也昔蔡邕自朔方上書曰以八尺之儀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其器而無其書常欲纘伏儀下案度成數而爲立說邕以負罪朔裔書奏不許邕若蒙許亦必不能邕才不踰張衡衡本豈有遺思也則有器無書觀不能焯焯今立術改正舊渾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極晷漏幷天地高遠星辰運周所宗有本皆有其率祛今賢之巨惑稽往哲之羣疑豁若雲披朗如霧散爲之錯綜數卷已成待得影差謹更啓送又云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張衡鄭玄王蕃陸績先儒等皆以爲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爲不可寸差千里亦無典說明爲意斷事不可依今交廣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焯今說渾以道爲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審既大聖之年升平之日釐改憂謬斯正其時請一水工幷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則天地無所匿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超前顯聖効象除疑請勿以人廢言不用至大業三年勅諸郡測影而焯尋卒事遂寢廢

地中

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則渾天之正說立儀象之大本故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又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案土圭正影經文闕略先儒解說又非明審祖暅錯綜經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縣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西當更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爲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

晷景

昔者周公測晷景於陽城以參考曆紀其於周禮在大司徒之職以土圭之法

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則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然則日爲陽精玄象之著然者也生靈因之動息寒暑由其遞代觀陰陽之升降揆天地之高遠正位辨方定時考閏莫近於茲也古法簡略旨趣難究術家考測互有異同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其影與土圭等案尚書考靈曜稱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景長短以占和否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景一丈三尺五寸劉向鴻範傳曰夏至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分後漢四分曆魏景初曆宋元嘉曆大明祖冲之曆皆與考靈曜同漢魏及宋所都皆別四家曆法候景則齊且緯候所陳恐難依據劉向二分之景直以率推非因表候定其長短然尋晷景尺丈雖有大較或地域不改而分寸參差或南北殊方而長短雄一晝術士未能精驗馮占所以致乖今刪其繁雜附於此云梁天監中祖暅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圭相連圭上爲溝置水以取平正揆測日晷求其盈縮至大同十年大史令虞劇又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夏至一尺三寸二分冬至一丈三尺七分立夏立秋二尺四寸五分春分秋分五尺三寸九分陳氏一代唯用梁法齊神武以洛陽舊器並徙鄴中以蠡文宣受終竟未考驗至武平七年訖于景禮始薦劉孝孫張孟賓等於後主劉張建表測景以考分至之氣草創未就仍遇朝亡周自天和以來言曆者紛紛復出亦驗二至之景以考曆之精麤及高祖踐極之後大議造曆張冑玄兼明揆測言日長之瑞有詔司存而莫能考決至開皇十九年袁充爲太史令欲成冑玄舊事復表曰隋興已後日景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景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景長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景一尺四寸五分其十八年冬至陰雲不測元年十七年十八年夏至亦陰雲不測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景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景短於舊五分十七年冬至之景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以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俱近謹案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天帝崇虞聖王初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閏代日行下道代惟大濟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近古希有是時廢庶人勇晉王廣初爲太子充奏此事深合時宜上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由是改開皇二十一年爲仁壽元年此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皇太子率百官詣闕陳賀案日徐疾盈縮無常充等以爲祥瑞大爲議者所貶又考靈曜周髀張衡靈憲及鄭玄注周官並云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遙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彊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永平元年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影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祕書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況人路迂迴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其揆測參差如此故備論之

漏刻

昔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于晝夜冬至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而明既沒後二刻半乃昏滅夜五刻以益晝漏謂之昏旦漏刻皆隨氣增損冬夏二至之間晝夜長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爲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晝有朝有禹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數皆所以分時代守更其作役漢與張蒼因循古制猶多踈闊及孝武考定星曆下漏以追天度亦

未能盡其理劉向漏範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焉至哀帝時又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寢廢至王莽竊位又遵行之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於甲令爲常符漏品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霍融上言官曆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爲長短乃詔用夏曆漏刻依日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爲增減一刻凡用四十八箭終於魏晉相傳不改宋何承天以月蝕所在當日之衝考驗日宿知移舊六度冬至之日其影極長測晝晷度知冬至移舊四日前代諸漏春分晝長秋分晝短差過半刻皆由氣日不正所以而然遂壞造漏法春秋二分昏旦晝夜漏各五十五刻齊及梁初因循不改至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依尚書考靈曜晝夜三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冬至晝漏四十八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七十刻夜漏三十八刻春秋二分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八刻昏旦之數各三刻先令祖暅爲漏經皆依渾天黃道日行去極遠近爲用箭日率陳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朱史造漏依古百刻爲法周齊因循魏漏晉宋梁大同並以百刻分于晝夜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馬顯所造漏經至開皇十四年鄜州司馬袁充上晷影漏刻充以短影平儀均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其二至二分用箭辰刻之法今列之云

冬至日出辰正　入申正　晝四十刻　夜六十刻　子丑亥各二刻　寅戌各六刻　卯酉各十三刻　辰申各十四刻　巳未各十刻　午八刻

右十四日改箭

春秋二分日出卯正　入酉正　晝五十刻　夜五十刻　子四刻　丑亥七刻　寅戌九刻　卯酉十四刻　辰申九刻　巳未七刻　午四刻

右五日改箭

夏至日出寅正　入戌正　晝六十刻　夜四十刻　子八刻　丑亥十刻　寅戌十四刻　卯酉十三刻　辰申六刻　巳未二刻　午二刻

右一十九日加減一刻改箭

袁充素不曉渾天黃道去極之數苟役私智變改舊章其於施用未爲精密開皇十七年張冑玄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當中與何承天所測頗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晝漏五十刻一十分夜漏四十九刻四十分晝夜差六十分刻之四十仁壽四年劉焯上皇極曆有日行遲疾推二十四氣皆有盈縮定日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二分定日晝夜各五十刻又依渾天黃道驗知冬至夜漏五十九刻一百分刻之八十六晝漏四十刻一十四分夏至晝漏五十九刻八十六分夜漏四十刻一十四分冬夏二至之間晝夜差一十九刻一百分刻之七十二冑玄及焯漏刻並不施用然其法制皆著在曆術推驗加時最爲詳審大業初耿詢作古軟器以漏水注之獻于煬帝帝善之因令與宇文愷依後魏道士李顧所修道家上法稱漏制造稱水漏器以充行從又作候景分箭上水方器置於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辰又作馬上漏刻以從行辨時刻揆日晷下漏刻此二者測天地正儀象之本也晷漏泌草今古大殊故列其差以補前闕

經星中宮

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冀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也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北極大星太一之座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所謂第一星者最赤明者也北極五星最爲尊也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憂鉤陳後宮也太帝之正妃也太帝之坐也北四星曰女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太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萬靈乘萬神圖抱極樞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太帝上九星曰華蓋蓋所以覆蔽太帝之坐也又九星直曰杠蓋下五星曰五帝內坐殼紋順帝

所居也客犯紫宮中坐大臣犯主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可以分陰陽而紀節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而授人時也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記過古者有左右史此之象也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婦人之微者主傳漏故漢有待史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姦使亦曰胡兵起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樂星亡馬大貴西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仲則地動天一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戰鬬知人吉凶者也太一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所生之國也紫宮垣下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太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營一曰旗星爲蕃衛備蕃臣也宮闕兵起旗星直天子出自將宮中兵東垣下五星曰天柱建破教總圖陛之所也常以朔望日縣藥令於天柱以示百司厲禁以正歲之月縣法象魏此之類也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御書主納言夙夜諮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御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窮宮門左星內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斷獄也門外六星曰天牀主衾會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廚主六宮之飲食主后夫人與太子宴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主盛饌北斗七星輔一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權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爲琁璣杓三星爲玉衡又象號令之主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琁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琁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禍害也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衆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燕七主齊魁中四星爲貴人之牢曰天理也輔星傳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也又曰主危正儐不平又曰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圖星不明圖狹斗旁欲多星則安斗中少星則人愁上天下多訟法者無星二十日有輔星明而斗不明臣彊主弱斗明輔不明主彊臣弱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皆曰三公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建威武二曰次將御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綠實劾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實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瑧文昌北六星曰內階天皇之陛也相一星在北斗南相者總領百司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國集衆事也其明吉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設武備也非其常兵起西北四星曰勢勢腐刑人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主侵過禁暴淫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亦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爲衡衡主平也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紓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掌刺凶姦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蕃有甘及搖動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月五星所犯中坐成刑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明堂西三星曰靈臺觀臺也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賓贊客也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者也群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朝貴帝坐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坐明坐以光貴帝坐不明人主求賢士以輔法不然則奪勢又曰太微五坐小耦青黑天子國亡四帝坐四星四星夾貴帝坐東方星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星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星白帝招距之神也北方星黑帝叶光紀之神也五帝坐北一星曰太子帝儲也太子

北一星曰從官侍臣也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右執法屏所以壅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臣尊敬君上則星光明潤澤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位也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諫議議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或曰今之尚書也郎位主衛守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上其星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爲亂郎將一星在郎位北主閑具所以爲武備也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台南靜室庖廚之騎官也常陳七星如畢狀坐北天子宿衛武賁之士以設彊弩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用微則武兵罷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招搖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驂以上下一曰泰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其星有變各以所主占之君臣和集如其常度南四星曰內平近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大尊貴威也下台南一星曰武賁衛官也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機祥攝提爲楯以夾擁帝席也主九卿明大三公恣客星入之聖人受制西三星曰周鼎主流亡大角一星在攝提閒大角者天王座也又爲天棟正經紀北三星曰帝席主宴獻酬酢梗河三星在大角北梗河者天矛也一曰天鋒主胡兵又爲喪故其變動應以兵喪也星亡其國有兵謀招搖一星在其北一曰矛楯主胡兵占與梗河略相類也招搖與北斗杓閒曰天庫星去其所則有庫開之祥也招搖欲與棟星梗河北斗相應則胡常來受命於中國招搖明而不正胡不受命玄戈二星在招搖北玄戈所主與招搖同或云主北夷客星守之胡大敗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宮之左所以禦難也女牀三星在其北後宮御也主女事天棓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主忿爭與刑罰藏兵亦所以禦難也攙棓皆以備非常也一星不具國兵起東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勸蠶也七公七星在招搖東天之相也三公之象主七政貫索九星在其前賤人之牢也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彊也牢口一星爲門欲其開也九星皆明天下微煩七星見小赦五星大赦動則斧鉞用中空則更元漢志云十五星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九卿也九河主葛事之紀理德訟也明則天下多辭訟亡則政理壞國紀亂散絕則地震山崩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也王者至孝神祇感喜則織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太星怒角布帛貴東足四星曰漸臺臨水之臺也主暴漏律呂之事西之五星曰羣道王者嬉遊之道也漢羣道通南北宮象也左右角閒二星曰平道之官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主卿相舉逸才角北二星曰天田亢北六星曰亢池亢舟航也池水也主送往迎來氐北一星曰天乳主甘露房中道一星曰歲守之陰陽平房西二星南北列曰天福主乘輿之官若禮巾車公車之政主祠事東咸西咸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房之戶所以防淫佚也星明則吉暗則凶月五星犯守之有陰謀東咸西三星南北列曰罰星主受金贖鍵閉一星在房東北近鉤鈐主關鑰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主斬戮之事也市中星衆潤澤則歲賈星耎則歲虛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又曰老怒角守之戮者臣殺主彗星除之爲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貴喪市中六星臨箕曰市樓市府也主市價律度其陽爲金錢其陰爲珠玉變見各以所主占之北四星曰天斛主量者也斛西北二星曰列肆主寶玉之貨市門左星內二星曰車肆主衆賈之區帝坐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微小凶大人當之候一星在帝坐東北主伺陰陽也明大輔臣彊四夷開候細微則國安亡則主失位移則主不安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侍主刑餘之人也星微則吉明則凶非其常宦者有憂斗五星在宦者南主平量仰則天下斗斛不平覆則歲穰宗正二星在帝坐東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客星守動則天子親屬有變客星守之貴人死宗星二在候星東宗室之象帝輔血脈之臣也客星守之宗人不和東北二星曰帛度東北二星曰屠肆各主其事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江星不具天下津河關道不通明若動搖大水出大兵起參差則馬貴熒惑守之有立王客星入之河津絕天籥八星在南斗杓西主關閉

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天之都關也爲謀事爲天皷爲天馬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鉄上二星旗附也斗建之間三光道也星動則人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五星犯之大臣相譖臣謀主亦爲關梁不通有大水東南四星曰狗國主鮮卑烏丸沃且皷戒守之外夷爲變太白逆守之其國亂客星犯守之有大益其王且來狗國北二星曰天雞主候時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市官之長也主列肆闐闠若市籍之事以知市珍也星欲明吉彗星犯守之籍貴囚徒起兵河皷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天皷也主軍皷主鉄鉞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將軍左星南星也所以備關梁而距難也設守阻險知謀徹也旗即天皷之旗所以爲旌表也左旗九星在皷左旁皷欲正直而明色黄光澤將吉不正爲兵憂也星怒馬貴動則兵起曲則將失計奪勢旗星戾亂相陵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桴皷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時前近河皷若桴皷相直皆爲桴皷用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也女子之星也星非故後宮亂客星犯之後宮凶虚北二星曰司命北二星曰司祿又北二星曰司危又北二星曰司非司命主舉過行罰滅不祥司祿增年延壽故在六宗北犯司危主驕佚亡下司非以法多就私盜瓜五星在離珠北主陰謀主後宮主果食明則歲熟微則歲惡后失勢非其故則山搖谷多水旁五星曰敗瓜主種天津九星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星不備津關道不通星明動則兵起如流沙死人亂麻微而參差則馬貴若死星亡若從河水爲害或曰水賊稱王也東近河邊七星曰車府主車之官也車府東南五星曰人星主靜衆庶柔遠能邇一曰臥星主防淫其南三星內析東南四星曰杵臼主給軍糧客星入之兵起天下聚米天津北四星如衛狀曰奚仲古車正也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天蛇星主水蟲星明則不安客星守之水雨爲災水物不收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爲旛馬車騎滿野亦曰王良梁爲天橋主御風雨水道故或占津梁其星移有兵亦曰馬病客星守之橋不通前一星曰策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僕在王良旁若移在馬後是謂策馬則車騎滿野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神所乘也一曰閣道主道里天子遊別宮之道也亦曰閣道所以扞難滅咎也一曰王良旗一曰紫宮旗亦所以爲旌表而不欲其動搖旗星者兵所用也傳路一星在閣道南旁別道也備閣道之敗復而乘之也一曰大僕主禦風雨亦遊從之義也東壁北十星曰天廐主馬之官若今驛亭也主傳令置驛逐漏馳騖謂其行急疾與舋漏競馳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外小星吏士也大將星搖兵起大將出小星不具兵發南一星曰軍南門主誰何出入大陵八星在胃北陵者墓也大陵卷舌之口曰積京主大喪也積京中星絶則諸侯有喪民多疾兵起粟聚少則粟散星守之有土功大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天船九星在大陵北居河中一曰舟星主度所以濟不通也亦主水旱不在漢中津河不通中四星欲其均明即天下大安不則兵若喪客彗星出入之爲大水有兵中一星曰積水候水災昴西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主侯關梁中外之境天街西一星曰月卷舌六星在北主口語以知佞讒也曲者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中一星曰天讒主巫醫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穀豐耗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主秦次東北星曰獄主辰星主燕趙次東星曰天倉主歲星主魯衛次東南星曰司空主填星主楚次西南星曰卿星主熒惑主魏五星有變皆以其所主而占之三柱一曰三泉一曰休一曰旗五車星欲均明闊狹有常也天子得體臺之禋則五車三柱均明中有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也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亂易政咸池明有龍墮死猛獸及狼害人若兵起五車南六星曰諸王察諸侯存亡西五星曰屬石金若客星守之兵動北八星曰八穀主候歲八穀一星亡一穀不登天關一星在五車南亦曰天門日月所行也主邊事主開閉芒角有兵五星守之貴人多死東井鉞前四星曰司怪主候天地日月星辰變異及爲獸草木之妖明主閑災修德保福也司怪西北九星曰坐旗君臣設位之表也坐旗西四星曰天高臺榭之高主遠望氣象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變南河北河各三星夾東井一曰天高天之關門主關梁南河曰南戍一曰南宮

一曰陽門一曰越門一曰權星主火北河一曰北戍一曰北宮一曰陰門一曰胡門一曰衡星主水兩河戍閒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戍動搖中國兵起南河三星曰閶丘主宮門外象魏也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主刺舉戒不虞又曰理陰陽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常爲帝定疑議星明大酒澤則天下大治角則禍在中五諸侯南三星曰天樽主盛酒漿以給酒食之正也積薪一星在積水東供給庖廚之正也水位四星在東井東主水衡客星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流溢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士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醫兩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將軍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黃小而明也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饗宴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賜者將宗室酒旗南二星曰天相丞相之象也軒轅西四星曰御權者烽火之權也邊事之警候權北四星曰內平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主衡掖門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也月五星犯守之處士女主憂宰相易南四星曰長垣主界域及胡夷變戚入之胡入中國太白入之九卿謀

隋書卷十九

隋書卷十九考證

天文志上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臣召南按周髀算經本文周公問於商高云云則其人姓商名高通於數學據晉志及此志則殷時早有周髀之術而所謂商高者似卽殷商之後能傳其術者耳或疑此殷商當作商高然不容兩志並訛且下文卽曰周人志之故曰周髀知殷商二字不訛故從沒不見也○晉志無從字此從字疑衍

當有何損而留不可乎○按晉志此文下尙有弘恒君山一段此節去耳

紫宮垣下五星○臣召南按下字係十字之訛志言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也晉志可證

五主趙六主燕○晉志作五主燕六主趙

則太微五帝坐明坐以光○臣召南按晉志作則太微五帝坐明以光是也此志明坐以光坐字疑衍

列招搖太微○晉志作列抵太微

九河主萬事之紀○臣召南按九河應作九卿

氐北一星曰天乳○氐字各本俱訛作兵今改正

中央二星市也缺上二星旗腳也○臣召南按晉志云中央二星市也缺頓也上二星旗腳也據此則此志缺字下脫頓也二字

天弁九星○晉志作天辨以步天歌證之此是

天津九星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臣召南按梁字上有脫文以晉志證之當云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漢一曰天江主四瀆津梁云云也此志實脫十五字存疑於此

隋書卷十九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天文志第十五

天文中

二十八舍

東方蒼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爲天田爲理主刑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將主兵其北爲太陰道晉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其星明大王道太平賢者在朝動搖移徙王者行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後樞天下委事雖恣理徵錄功者也一曰疏廟主疾疫星明大輔納忠天下事人無疾疫動則多疾氐四星王者之宿宮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通道後二星委也將有福役之事氐先動星明大則臣舉度人無勞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兩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爲四表中間爲天衢之大道爲天關黃道之所經也南門曰陽瑞其南曰太陽北門曰陰閭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由陽道則主畢喪由陰道則主水兵亦曰天馳爲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廄又主開閉爲畜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則人流又北二小星曰鉤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藏鍵天心也王者孝則鉤鈐明近房天下同心遠則天下不和王者絕後房鉤鈐閒有星及疎坼則地動河清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星明大天下同暗則主暗前星爲太子其星不明太子不得代後星爲庶子後星明庶子代心星變黑大人有憂直則王失勢動則國有憂衆角搖則有兵離則人流尾九星後宮之場妃后之府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星嬪妾第三星傍一星名曰神宮解衣之內室尾亦爲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有敘多子孫星微細暗后有憂疾疎遠后失勢動搖則君臣不和天下亂就聚則大水箕四星亦後宮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貉故蠻胡將動先衰箕爲星大明直則穀熟內外有憂就聚細微天下憂動則蠻夷有使來離徙則人流動不出三日大風

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祿實進士稟授爵祿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杓天府庭也亦爲天子壽命之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斗斗星威明王道平和爵祿行芒角動搖天子憂兵起移徙其臣逐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搖動變色則占之星明大王道昌關梁通牛貴怒則馬貴不明失常穀不登細則牛賤中星移上下牛多死小星亡牛多疫又曰牽牛星動爲牛災須女四星天之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主布帛裁製嫁娶星明天下豐女功昌國充富小暗則國藏虛動則有嫁娶出納裁製之事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主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危三星主天府天庫榮屋祿同虛占星不明客有殊動則王者作宮殿有土功墳墓四星廩危之下主死喪哭泣爲墳墓也星不明天下旱動則有喪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爲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國家多疾動則有土功兵出野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主隱藏休息之所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主土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星動則有土功離徙就聚爲田宅事

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欲其明若帝淫佚政不平則奎有角角動則有兵不出年中或有溝瀆之事又曰奎中星明水大出婁三星爲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亦爲與兵衆衆星明天下平和郊祀大享多子孫動則有聚衆星直則有執主之命者就聚國不安胃三星天之廚藏主倉廩五穀府也明則和平倉實動則有輸運事就聚則穀貴人流昴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獄事又爲旄頭胡星也又主喪昴畢間爲天街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黃道之所經也昴明則天下牢獄平昴六星皆明與大星等大水七星實兵大起

一星亡爲兵喪搖動有大臣下獄及白衣之會大而數盡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獨跳躍餘不動者胡欲犯邊境也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邊夷來貢天下安失色則邊亂一星亡爲兵喪動搖邊城兵起有讒臣離徙天下獄亂就聚法令酷附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星盛則中國微有盜賊邊候驚外國反叛兵連年若移動佞讒行兵大起邊尤甚月入畢多雨觜觿三星爲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主葆旅收斂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動而明盜賊羣行葆旅起動移將有逐者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爲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謀兵起參星失色軍散參芒角動搖邊候有急天下兵起又曰有斬伐之事參星移客伐主參右足入玉井中兵大起參大水若有喪山石爲怪參星差戾王臣貳

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佞淫奢而斬之故不欲其明明與井齊則用鉞大臣有斬者以欲殺也月宿井有風雨與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變占之中央爲積尸主死喪禍祀一曰鉄質主誅斬鬼星明大穀成不明人散動而光上賦斂重徭役多星徙人愁政令急鬼質欲其忽忽不明則安明則兵起大臣誅柳八星天之廚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若女主驕奢一曰天相一曰天庫一曰柱又主木功星明大臣重慎國安廚食具注舉首王命與輔佐出星直天下謀伐其主星就聚兵滿國門七星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又主急兵守盜賊故欲明星明王道昌閒則實頁不處天下空天子疾動則兵起離則易政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廚飲食賓賚之事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動則賞賚離徙天下有逆人就聚有兵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主俳倡戲樂又主夷狄遠客貢海之賓星明大禮樂興四夷賓動則蠻夷使來離徙則天子舉兵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風主死喪軫星明則車騎備動則車騎用離徙天子憂就聚兵大起轄星傳軫兩傍主王侯左轄爲王者同姓右轄爲異姓星明兵大起遠軫凶軫轄舉南蠻侵車無轄國主憂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命明則主壽長子孫昌

右四方二十八宿并輔官一百八十二星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

庫樓十星其六大星爲庫南四星爲樓在角南一曰天庫兵車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衛也主陳兵又曰天庫空則兵四合東北二星曰陽門主守陰寒也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平星二星在庫樓北平天下之法獄事廷尉之象也天門二星在平星北亢南七星曰折威主斬殺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考囚情狀察詐僞也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若天子武賁主宿衛東端一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車騎之將也陣車三星在騎官東北車車也積卒十二星在房心南主爲衛也佗星守之近臣誅從官二星在積卒西北龜五星在尾南主卜以占吉凶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主章祝巫官也章讀號之聲也主王后之內祭祀以祈子孫廣求胤嗣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此之象也星明大王者多子孫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星不明則魚多亡若魚少動搖則大水暴出出漢中則大魚多死杵三星在箕南杵給庖廚客星入杵曰天下有急糧一星在箕舌前杵西北籠十四星在南斗南籠爲水蟲歸太陰有星守之白衣會主有水令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天田九星在牛南羅堰九星在牽牛東距馬也以壅畜水潦灌溉溝渠也九坎九星在牽牛南坎溝渠也所以導達泉源疏瀹瀹溢通溝洫也九坎閒十星曰天池一曰三池一曰天海主灌溉事九坎東列星北一星曰齊齊北二星曰趙趙北一星曰鄭

鄧北一星曰越越東二星曰周周東南北列二星曰蔡蔡南二星曰代代西一星曰晉晉北一星曰韓韓北一星曰魏魏西一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其星有變各以其國蔡代東三星南北列曰離瑜離圭衣也瑜玉飾皆婦人之服星也虛南二星曰哭哭東二星曰泣泣哭皆近墳墓泣南十三星曰天壘城如貫索狀主北夷丁零匈奴敗臼四星在虛危南知凶災他星守之飢兵起危南二星曰霊屋主治宮室之官也虛梁四星在霊屋南主園陵寢廟非人所處故曰虛梁室南六星曰霊霊室西南二星曰土功吏主司過度壁南二星曰土公土公西南五星曰磻磻磻南四星曰雲雨皆在壘壁北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冀王也壘壁陣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壘也主軍位衛營壘也三星有在天軍中者皆爲兵起熒惑太白辰星尤甚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舊落也師衆也師門猶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北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守之虜入塞中兵起北落西北有十星曰天鐵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綱主武帳北落東南九星曰八魁主張禽獸客星入之多盜賊八魁西北三星曰鉞質一曰鉞鉞有星入之皆爲大臣誅奎南七星曰外屏外屏南七星曰天溷廁也屏所以障之也天溷南一星曰土司空主水土之事故又知禍殃也客星入之多土功天下大疾婁東五星曰左更山虞也主澤藪竹木之屬亦主仁智婁西五星曰右更牧師也主養牛馬之屬亦主禮義二更乘爵名也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也星黃而大歲熟西南四星曰天廄積芻粟之所也天園十三星在胃南園倉廩之屬也主給御糧也星見則園倉實不見即虛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庾主畜黍稷以供饗祀春秋所謂御廩此之象也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養禽獸之所也主屬牛羊星明則牛馬盛希則死苑西六星曰芻藁以供牛馬之食也一曰天積天子之藏府也星盛則歲豐穰希則貨財散苑南十三星曰天園植菓菜之所也畢附耳南八星曰天節主使臣之所持者也天節下九星曰九州殊口曉方俗之官譯置譯者也畢柄西五星曰天陰參旗九星在參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張候變禦難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廚西南九星曰九游天子之旗也玉井東南四星曰軍井行軍之井也軍井未逮將不言渴名取此也屏二星在玉井南屏爲屏風客星入之四足蟲大疾天廁四星在屏東溷也主觀天下疾病天矢一星在廁南色黃則吉他色皆凶軍市十三星在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使有無通也野鷄一星主變怪在軍市中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東井西南四星曰水府主水之官也東井南垣之東四星曰四瀆江河淮濟之精也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爲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變動也角而變色動搖盜賊萌胡兵起人相食躁則人主不靜不居其宮馳騁天下北七星曰天狗主守財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常向於狼弧矢動移不如常者多盜賊胡兵大起狼弧張審及胡天下乖亂又曰天弓張天下盡兵主與臣相謀弧南六星爲天社昔共工氏之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爲星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景春分之夕而沒於丁見則化平主壽昌亡則君危代天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柳南六星曰外廚廚南一星曰天紀主禽獸之齒穀五星在七星南穀屬正也取乎百穀之長以爲號也張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客星守之祠官有憂翼南五星曰東甌蠻夷星也軫南三十二星曰器府樂器之府也青丘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號也青丘西四星曰土司空主界域亦曰司徒土司空北二星曰軍門主營候豹尾威旗

自攝提至此大凡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輔官名曰經星常宿遠近有度小大有差芻或失常實表災異

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傅說魚天倉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爲瓠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傳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閾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

天占

總範五行傳曰清而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易常天裂陽不足是謂臣

強下將害上國後分裂其下之主當之天開見光號血滂沱天裂見人兵起國亡天鳴有聲至尊憂且驚皆亂國之所生也

漢惠帝二年天開東北長三十餘丈廣十餘丈後有呂氏擅亂

晉惠帝大安二年天中裂緯帝升平五年又裂廣數丈並有聲如雷其後皆有兵革之應

七曜

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行以成陰陽寒暑之節是故傳云日爲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又人君有瑕必露其愿以告示焉故日月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寧日變色有軍軍破無軍喪侯王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赤無光日失色所臨之國不昌日晝昏行人無影到暮不止者上刑急下人不聊生不出一年有大水日晝昏爲鳥羣鳴國失政日中爲晨主不明爲政亂國有白衣會日中有黑子黑氣黑雲作三作五臣慶其主日食陰侵陽臣脅君之象有亡國有死君有大水日食見星有殺君天下分裂王者修德以禳之

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望視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其行有遲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強極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強遲則漸疾疾極漸遲二十七日半強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絕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遂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月望行黃道則值闇虛矣值闇虛有表裏深淺故食有南北多少月爲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以之比德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故君明則月行依度臣執權則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遲或遠月變色將有殃月晝明姦邪並作君臣爭明女主失行陰國兵強中國饑天下疾病歲月晝見國以亂亡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宜刀舍命國刀所居久刀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刀對爲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刀國有變不可舉事用兵又曰人主出象也色欲明光潤澤德合同又曰進退如度姦邪悉變色亂行主無福又主福主大司農主齊吳主司天下諸侯人君之過主歲五穀赤而角刀國昌赤黃而沉刀野大穰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守犯熒惑法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曰舍命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飢爲兵居國受殃環繞勾己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刀殃倉甚刀南丈夫北女子喪周旋止息乃爲死喪亂刀野亡地刀失行而速兵衆刀下順之戰勝又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爲司馬主楚吳越以南又司天下羣臣之過司驕奢亡亂妖孽主歲成敗又曰熒惑不動兵不戰有殊將刀出色赤怒逆行成鉤己戰凶有圍軍鉤己有芒角如鋒刃人主無出宮下有伏兵芒大則人民怒君子進進小人浪浪不有亂臣則有大喪人敗吏更敗王又爲外則兵內則理敗爲天子之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刀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房心主命縣之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恩心也仁慈禮有吕信爲主號言視聽昌心爲政故四星皆失填乃爲之動動而盈侯王不享祿有享不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若有女憂居宿久國福厚易則薄失次而土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曰縮居咸刀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一曰填爲黃帝之德女主之象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司天下女主之過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則填星大動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目侯兵高埠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言刀出西方失行爽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米貴期日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人更王是謂亂紀人民流

七晝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又曰太白大臣其號上公也大司馬位謹候此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見主刑主廷尉主燕趙又爲燕趙代以北宰相之象亦爲殺伐之氣戰鬬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爲偏將之象無軍爲刑事和陰陽應丌時不和出失丌時寒暑失丌節邦當大饑當出不出是謂舉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閒地動亦曰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又曰禽爽出星亦主刑法之得失色黃而小地大動

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丌行而順時應節色變有類凡青皆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丌四時者吉色害丌行凶

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者歲星以德熒惑有禮填星有福太白兵強辰星陰陽和所行所直之辰順其色而有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有德也居虛無德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直勝之曾室爲清廟歲星廟也心爲明堂熒惑廟也南斗爲文太室填星廟也尤爲疏廟太白廟也七星爲員宮辰星廟也五星行至其廟謹候丌命

凡五星盈縮失位丌精降於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仕夫處於林藪辰星降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

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內亂饑與水合爲變謀而更事與火合爲饑爲旱與金合爲白衣之會合關國有內亂野有破軍爲水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牡牟穀大熟太白在北歲星在南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爲燥爲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爲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分宅出其陽偏將戰與土合爲憂主野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一曰火與水合爲阨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爲雍沮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下師一曰爲變謀更事必爲旱與金合爲疾爲白衣會爲內兵國亡地與木合國饑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憂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目命破軍憂繞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

凡木火土金與水鬬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

凡同舍爲合相陵爲鬬二星相近其狹大相遠無傷七寸目內必之

凡月蝕五星其國亡歲以饑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以強國戰辰以女亂

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太白將傑

凡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從歲目義從熒惑目禮從填目重從太白目兵從辰目法各目其事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天喪人民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要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奢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散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凡五星色其圖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爲憂青爲水爲疾疫爲多死黃爲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憂青有兵憂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爲政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入急則不出遲遁則占填緩則不遲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星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五星分天之中則於東方中國稽於西方外國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一方爲格野有軍不戰五星爲五德之主其行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猶月行出有陰陽也終出入五常不可以算數求也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通而率之終爲東行矣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逆順掩合犯法皆變色芒角凡其所主皆以時政五常五官五事之得失而見其變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其初皆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遠日不及晨見東方行去日稍遠朝時近中則留留經旦遠中則逆行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留留而又順先遲漸速以至於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

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之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後晨見

順逆變疾遲留伏逆極去日稍遠星體極小近則光芒耀目遠則光芒不見近則行速遠則行遲近則順行之大率也晝旦者陰陽之大分也晨昏者太陽之位而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順度留遲而不見晝見夜之常道也三星經天二星不經天三天兩地之道也

凡星見伏留行速順遲遠暑度者為得其行順合于常遠暑錯度而失路經聊者為亂行亂行則為妖星孛字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云

古歷五星並順行悉暑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後相承不能察至後魏末清河張子信學奉博通尤精曆數因避葛榮亂隱於海島中積三十許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見伏有處召向背盲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其辰星之行見伏尤異晨應見在兩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者並不見晉書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見後魏青玄劉孝孫劉焯等依此差度為定入交食分及五星定見定行與天密會皆古人所未得也梁奉朝請祖暅天監中受詔集古天官及圖緯舊說撰天文錄三十卷遠周氏克梁徵庾季才為太史令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占驗益備今略其雜星瑞星妖星客星流星及雲氣名狀次之於此云

瑞星

一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有三星在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黃星在赤方氣中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彗而無芒則含譽射

星雜變

一曰星晝見若星異日並出名曰嫁女星異日爭光武且戰文且強女子為王在邑為妻在野為兵又曰臣有姦心上不明臣下從橫大水浩洋又曰星晝見虹不滅臣人生朔星晝日光天下有立王二曰恆星不見恆星者在位人君之類不見者象諸侯之背畔不佐王者事順法度無君之象也又曰恆星不見主不嚴法度消又曰天子失政諸侯橫暴又曰常星列宿不見象中國諸侯微滅也三曰星隕星隕天下大亂四曰星搖星搖人眾將勞五曰星隕大星隕下陽失其位災害之萌也又曰眾星墜人失其所也凡星所墜國易政又曰星墜當其下有戰場天下亂期三年又曰奔星之所墜其下有兵列宿之所墜滅家邦眾星之所墜眾庶亡又曰填星墜海水決黃星隕海水躍又曰黃星墜海水傾亦曰填星墜而渤海決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盟主眾暴寡大幷小又曰星辰附離天猶庶人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下將畔去故星畔天而隕以見其象國有兵凶則星墜為鳥獸天下將亡則星墜為飛蟲天下大兵則星墜為金鐵天下有水則星墜為土國主亡有兵則星墜為草木兵起國主亡則星墜為沙星墜為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又曰國有大喪則星墜為龍

妖星

妖星者五行之氣五星之變各見其方以為殃災各以其日五色占知何國吉凶決矣行見無道之國失禮之邦為兵為饑水旱死亡之徵也又曰凡妖星所出形狀不同為殃如一其出不過一年若三年必有破國屠城其君死天下大亂兵士亂行戰死於野積尸從橫餘殃不盡為水旱兵飢疾疫之殃又曰凡妖星出見長大災深期遠短小災淺期近三尺至五尺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三丈期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九年審以察之其災必應彗星世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除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案彗體無光傳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又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天下合謀闇蔽不

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彗

歲星之精流爲天棓天槍天猾天衝國皇反登一曰天棓一名覺星或曰天格本類星末銳長四丈主滅兵主奮爭又曰天棓出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又曰期三月必有破軍拔城又曰天棓見女主用事其本者爲主人二曰天槍主捕制或曰攙雲如牛槍雲如馬或曰如槍左右銳長數丈天攙本類星末銳長丈三曰天猾主招亂又曰人主自恣逆天暴物則天猾起四曰天衝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主滅位又曰衝星出臣謀主武卒發又曰天衝抱極泣帝前血濡霤下天下寃五曰國皇或曰機星散爲國皇國皇之星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也主滅森主內寇難見則兵起天下急或云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後客星內亦有國皇名阿而占）狀六曰反登主夷分皆少陽之精司徒之類青龍七宿之域有謀反者恣虐爲異害主失眷政者以出時衝爲期皆主君徽也

熒惑之精流爲析旦蚩尤旗昭明司危天攙一曰析旦或曰昭旦主鞫之符又曰析旦橫出參攙百尺爲相誅滅二曰蚩尤旗或曰旋星散爲蚩尤旗或曰蚩尤旗五星盈縮之所生也狀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四望無雲獨見赤雲蚩尤旗也或曰蚩尤旗如箕可長二丈末有星又曰亂國之王蒙邪並積有雲若植蓬竹長黃上白下名曰蚩尤旗主誅逆國又曰帝將怒則蚩尤旗出又曰虛王反度則蚩尤旗出或曰本類星而後委曲其像旗旛可長二三丈見則王者旗敝大行征伐四方兵大起不然國有大喪三曰昭明者五星變出於西方名曰昭明金之氣也又曰赤彗分爲昭明昭明滅光象如太白七芒故以爲起霸之徽或曰機星散爲昭明又曰西方有星望之去地可六丈而有光其類太白數動察之中赤是謂西方之野星名曰昭明出則兵大起其出也下有喪出南方則西方之邦失地或曰昭明如太白不行主起有德又曰西方有星大而白有角目下視之名曰昭明金之精出則兵大起若守房心國有喪必有屠城昭明下則爲天狗所下者大戰流血四曰司危或曰機星散爲司危又曰白彗之氣分爲司危司危平以爲乖爭之徽或曰司危星大有毛兩角又曰司危星類太白數動察之而赤司危出強國盈主舉強侯兵也又曰司危見則主失法期八年秦傑起天子以不義失國有擊之臣行主德也又曰司危見則其下國相殘賊又曰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大白一曰見兵起強又曰司危出則非其下有兵衝不利五曰天攙其狀白小數動是謂攙星一名蚩星天攙主殺時又曰天攙見女主用事者其本爲主人又曰天攙出其下相攙爲饑爲兵赤地千里枯骨籍籍亦曰天攙出其國內亂又曰太陽之精赤爲七宿之域有謀反恣虐爲害主失夏政

填星之精流爲五殘六賊獄漢大賁炤星總流蔕星旬始擊咎一曰五殘或曰旋星散爲五殘亦曰蒼彗散爲五殘故爲毀敗之徽或曰五殘五分亦曰一本而五枝也期九年秦與三九二十七大亂不可禁又曰五殘者五行之變出於東方五殘木之氣也一曰五鋒又曰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星狀類辰星可去地六七丈大而白主乖亡或曰東方有星望之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察之中青或曰星表青氣如彗有毛其類歲星是謂東方之野星名曰五殘出則兵大起其出也下有喪出北則東方之邦失地又曰五殘出四蒼虛天子有急兵或曰五殘大而赤數動察之有青又曰五殘出則兵起二曰六賊者五行之氣出於南方或曰六賊火之氣也或曰六賊星形如彗又曰南方有星望之可去地六丈赤而數動察之有光其類熒惑是謂南方之野星名曰六賊出則兵起其國亂其出也下有喪出東方則南方之邦失地又曰六賊星見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三曰獄漢一曰咸漢或曰權星散爲獄漢又曰咸漢者五行之氣出於北方水之氣也獄漢青中赤表下有三彗從橫主逐王刺王又曰北方有星望之可去地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黑其類辰星是謂北方之野星名曰咸漢出則兵起其下有喪出西方則北方之邦失地又曰獄漢動諸侯驚出則陰橫四曰大賁主暴衝五曰炤星主滅邦六曰總流動天下敖主伏逃又曰總流主自理無所逃七曰蔕星在東南本有星末類蔕所當之國實受其殃八曰旬始或曰樞星散爲旬始或曰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亦曰旬始妖氣又曰旬始蚩尤也又曰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又曰黃慧分爲旬始旬始者今起也狀如雄雞土含陽以文白接精象雞

故以爲立主之期期十年聖人起代又曰旬始主爭兵主亂主招搖又曰旬始顯其下必有滅王五森爭作暴情積敝以子讀食見則臣亂兵作諸侯爲虐又曰常以戊戌日視五車及天單天庫中有奇怪曰旬始狀如鳥有喙而見者則兵大起攻戰當其前者破死又曰出見北斗聖人受命天子尊王者有福九曰攀谷出臣下主一曰臣禁主主大兵又曰土精斗七星之域以長四方司空之位有謀反恣虐者占如上

太白之精散爲天杵天柝伏匿大敗司森天狗天殘卒起一曰天杵主牲羊二曰天柝主擊殺三曰伏匿主領蔽伏匿出天下亂復人四曰大敗主鬬衝或曰大敗出攀谷謀五曰司森主見妖六曰天狗亦曰五星氣合之變出西南金火氣合名曰天狗或曰天狗星有毛旁有短彗下如狗形者主徵兵主討賊亦曰天狗流五將鬬又曰西北方有星長三丈而出水金氣交名曰天狗亦曰西北三星大而白名曰天狗見則大兵起天下饑人相食又曰天狗所下之處必有大戰破軍殺將伏尸流血天狗食之皆期一年中二年遭三年各以其所下之國以占吉凶（後漢星內天狗名同占狀小異）七曰天殘主食殘八曰卒起卒起見禍無時諸變有萌臣運柄又曰少陰之精大司馬之類白歲七宿之域有謀反若恣虐爲害主失秋政者期如上占禍亦應之

辰星之精散爲枉矢破女拂樞滅賓繞廷鬱理大喪祀一曰枉矢或曰填星之變爲枉矢又曰機星散爲枉矢亦曰枉矢五星盈縮之所生也弓弩之像也類大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目長數匹著天主反萌主射應又曰黑彗分爲枉矢枉矢者射是也枉矢見謀反之兵合射所誅亦爲以亂伐亂又曰人君暴專己則有枉矢動亦曰枉矢類流星望之有尾目長可一匹布蛟蛟著天見則大兵起大將出弓弩用期三年曰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滅之象也二曰破女破女若見君臣皆誅主勝之符三曰拂樞拂樞動亂駭擾無綱時又曰拂樞主制時四曰滅賓滅賓起相得之又曰滅賓主伐之五曰繞廷繞廷主亂孽六曰鬱理鬱理主相暑七曰大喪祀大喪祀主招邪或曰大喪祀出主安之太陰之精玄武七宿之域有謀反若恣虐爲害主失冬政者期如上占禍亦應之

又曰五精潛潭皆以類逆所犯行失時指下臣承類者乘而害之皆滅亡之徵也入天子宿主滅諸侯五百謀

雜妖

一曰天鋒天鋒彗象矛鋒者也主從橫天下從橫則天鋒星見二曰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不久而滅或曰主星上有三彗上出燭星所出邑反又曰燭星所燭者城邑亂又曰燭星所出有大盜不成三曰蓬星一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多即至四五少即一二亦曰蓬星在西南修數丈左右兌出而易處又曰有星其色黃白方不過三尺名曰蓬星又曰蓬星狀如粉絮見則天下道術士當有出者布衣之士貴天下大平五穀成又曰蓬星出北斗諸侯有奪地以地亡有兵起星所居者期不出三年又曰蓬星出太微中天子立王四曰長庚狀如一匹布著天見則兵起五曰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六丈餘或曰四填去地可四丈或曰四填星大而赤去地二丈當以夜半時出四填星見十月而兵起又曰四填星見四隅皆爲兵起其下六曰地雄滅光地雄滅光者五行之氣出於四季土之氣也又曰有星出大而赤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謂之地雄滅光四隅有星望之可去地四丈而赤黃搖動其類填星是謂中央之野星出於四隅名曰地雄滅光出東北隅天下大水出東南隅天下大旱出西南隅則有兵起出西北隅則天下亂兵大起又曰地雄滅光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七曰女帛女帛者五星氣合變出東北水木氣合也又曰東北有星長三丈而出名曰女帛見則天下兵起若有大喪又東北有大星出名曰女帛見則天下有大喪八曰盜星盜星者五星氣合之變出東南火木氣合也又曰東南有星長三丈而出名曰盜星見則天下有大盜多寇賊九曰積陵積陵者五星氣合之變出西北金水氣合也又曰西南有星長三丈名曰積陵見則天下饑霜兵大起五穀不成人饑十曰端星端星者五星氣合之變出與金木水火合於四隅又四隅有星大而赤察之中黃數動長可四丈此土之氣効於四季名曰四隅端星所出兵大起十一曰晉昌有星出西北氣青赤以瓊之中赤外青名曰晉昌見則天下兵起國易政先起者昌後起者亡高十丈亂一年高二十丈亂二

年高三十丈亂三年。十二曰華星。有星出西北狀如有環二。名山動。一星見則諸侯有失地。西北國。十三曰白星。有如星非星狀如劍瓜。有勝兵名曰白星。白星出為喪。十四曰蒼昌。西北蒼昌之星。有赤青環之有珠。青為水。此星見則天下改易。十五曰格澤。狀如炎火。又曰格澤星也。上黃下白。從地而上下大上銳。見則不種而穫。又曰不有土功。必有大客歸國來者。期一年二年。又曰格澤氣赤如火炎炎中天。上下同色。東西絙天者。於南北長可四五里。此熒惑之變。見則兵起。其下伏尸流血。期三年。十六曰歸邪。狀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有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或曰見必有歸國者。十七曰濛星。夜有赤氣如牙旗。長短四面。西南最多。又曰刀星。亂之象。又曰偏天薄雲。四方生赤黃氣。長三尺。乍見乍沒。尋皆消滅。又曰刀星見。天下有兵戰鬬。流血。或曰偏天薄雲四方合有八氣。蒼白色。長三尺。乍見乍沒。漢京房著風角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五實日見。各五星所生云。

天槍星生箕宿中　天根星生尾宿中　天荊星生心宿中　真若星生房宿中　天旗星生氐宿中　天樓星生亢宿中　天垣星生左角宿中

皆歲星所生也。見以甲寅日。其星戚有兩青方在其旁。

天陰星生畢宿中　晉若星生翼宿中　官張星生張宿中　天賊星生七宿中　天雀星生柳宿中　赤若星生鬼宿中　蚩尤星生井宿中

皆熒惑之所生也。出在景實日。有兩赤方在其旁。

天上　天伐　從星　天權　天雚　天沸　荊彗

皆填星之所生也。出在戊實日。有兩黃方在其旁。

若星生參宿中　帶星生觜宿中　若彗星生畢宿中　竹彗星生昴宿中

積星生胃宿中　核星生婁宿中　白彗星生奎宿中

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庚實日。有兩白方在其旁。

天矢星生壁宿中　天龜星生室宿中　天杜星生危宿中　天麻星生虛宿中　天林星生女宿中　天高星生牛宿中　端下星生斗宿中

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實日。有兩黑方在其旁。

已前三十五星。即五行之氣所生。皆出月左右方氣之中。各以其所生星將出不出日數期候之。當其未出之前而見。見則有水旱兵喪饑亂所指亡國失地王死破軍殺將。

客星

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凡五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衆庶流亡去其鄉。（瑞星中名狀與此同而占異。）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為饑。為凶。為善。為惡。為喜。為怒。常出見則兵大起。人主有憂。王者以赦除咎則災消。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又曰王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如節。蟲旱。物不生。五穀不成登。蝗最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於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饑。又曰溫星出東南。為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於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

凡客星見。其分若留止。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星色黃得地色。白有喪色。青有憂色。黑有死色。赤有兵。各以五色占之。皆不出三年。又曰客星入列宿中。外官者。各以其所出部舍官名為其事。所之者為其謀。其下之國皆受其禍。以所守之舍為其期。以五氣相賊者為其使。

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擊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遲。大而無光者。衆人之事。小而光者。貴人之事。大而光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乍滅者。賊敗成也。前大後小者。恐憂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事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奔星所墜。其下有兵。無風雲有流星。見頁久間。乃入為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者。庶人流移之象。流星異狀名占

不同今略古書及荆州占所載云

流星之尾長二三丈暭然有光竟天其色白者主使也色赤者將軍使也流星有光其色黄白者從天墜有音如炬爆火下地野雉盡鳴斯天保也所墜國安有喜若水流星其色青赤名曰地鴈其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其長二三丈名曰天鴈軍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所之流星暭然有光白長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主將相軍從星所之凡星如瓠者爲發謀起事大如桃者爲使事流星大如缶其光赤黑有噍者名曰槩星其所墜之鄉有兵君失地

飛星大如缶若瓠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頑其所從者多死亡削邑而不戰有飛星大如缶若瓠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搖頭仰上仰下此謂降石所下民食不足飛星大如缶若瓠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此謂解衝其國人相斬爲爵祿此謂自相蝕食有飛星大如缶若瓠其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爲雲流下名曰大滑所下有流血積骨有飛星大如缶若瓠後皎白縵縵然長可十餘丈而委曲名曰天刑一曰天飾將軍均封疆

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黄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處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狀赤白有光下即爲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黄黄如遺火狀主候兵討賊見則四方相射千里破軍殺將或曰五將鬬人相食所往之鄉有流血其君失地兵大起國易政戒守禦餘占同前

營頭有雲如壞山墮所謂營頭之星所墮其下覆軍流血千里亦曰流星晝隕名營頭

雲氣

瑞氣

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一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妖氣

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戚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天子咈后妃顓妻不一二曰伴雲如狗赤色長尾爲亂君爲兵喪

天文志中疏渺滇澄○滇澄晉志作盈澄是

其星有變○其字監本訛作箕今從別本改正臣召南按齊趙鄭越周秦代晉韓魏楚燕十二星名晉志無此志始詳列即步天歌所謂十二諸國在下陳也又雷電土功吏土公辭礰霣雨天錢缺質外屏天溷土司空左更右更鉤鈐天陰屏廁天矢皆晉志所不載蓋星名至後世而詳備耳

鎮南五星曰東區○臣召南按東區應作東甌步天歌可證此志及晉志並作東區蓋刊本訛脫偏旁耳

七星為員官辰星廟也○臣召南按員官應作員宮與清廟明堂文太室疏廟一例晉志可證也今本史記漢書及此志俱作員官蓋訛

太白降為仕夫○晉志作壯夫當是

名曰牡年○晉志作名曰牝牡年

凡五星為政○晉志作歲政又熒惑緩則不入急則不出晉志作緩則不出急則不入

喜則含譽射○臣召南按此文下晉志有四曰格澤一段此志刪之而入其名於後文雜妖與天鋒熒星一類其錄精於晉志

隋書卷二十一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天文志第十六

天文下

十煇

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如氣成形象雲如赤烏夾日以飛之類是也三曰鐫日旁氣刻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鐫也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也五曰闇謂日月蝕或日光暗也六曰瞢謂瞢瞢不光明也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璚重疊次序在于日旁也九曰隮謂暈氣也或曰虹也詩所謂朝隮于西者也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也青氛赤兵白喪黑憂黃熱或曰想思也赤氣爲人歡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自周已降術士間出今採其著者而言之日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又曰或黑或青或黃師破又曰避氣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風雨之候也若天氣清靜無諸避氣日月不明乃爲失色或天氣下降地氣未升厚則日黯曀則日赤若於夜則月白皆將雨也或天氣未降地氣上升厚則日黃薄則日白若於夜則月赤將旱且風亦爲日月暈之候雨少而多陰或天氣已降地氣又升上下未交則日青若於夜則月緑色將寒候也或天地氣雖交而未密則日黑若於夜則月青將雨不雨變爲霧暈背虹蜺又曰沉陰日月俱無光暈不見日夜不見星皆有雲鄣之雨敵相當陰相圍攻也日曚曚光士本內亂日薄赤見日中烏將軍出旌旗舉此不祥必有敗亡又曰數日俱出若鬬天下兵大戰日鬬下有拔城日蝕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爲蝕蝕者德也圖有喜也一云立日上爲蝕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爲冠圖有喜事青赤氣小而交於日下爲緌青赤氣小而圓一二在日下左右者爲珥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爲負負者得地爲喜又曰青赤氣長而斜倚日傍爲戟青赤氣圓而小在日左右爲珥黃白者有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爲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日東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爲拜將又曰旁如半環向日爲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爲背又曰背氣青赤而曲外向爲叛象分爲反城璚者如帶璚在日四方青赤氣長而立日旁爲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氣形三抱在日四方爲提青赤氣橫在日上下爲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爲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者爲履日旁抱五重戰順抱者勝日一抱一背爲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一虹貫抱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內有璚順抱擊者勝亦曰軍內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擊勝得二將有三虹得三將日抱黃白泗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親來降者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將喜赤將兵爭白將有喪黑將死日重抱且背順抱擊者勝得地若有罷師日重抱抱內外有璚兩珥順抱擊者勝破軍軍中不和不相信日旁有氣圓而周匝內赤而外青名爲暈日暈者軍營之像周璚匝日無厚薄敵與軍勢齊等者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暈有玉色有喜不得玉色有憂

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遠近暈與不應疾遲大小厚薄異短抱背爲多少有無實虛久亟密疎薄枯相應等者勢等近勝遠疾勝遲大勝小厚勝薄異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虛久勝亟密勝疎薄勝枯重背大破重抱爲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爲不和分離相去背亟內者離於內背於外者離於外也

凡占分離相去赤內青外以和相去青內赤外以惡相去日暈明久內赤外青外人勝內青外赤內人勝內黃外青黑內人勝外黃內青黑外人勝外白內青外人勝內白外青內人勝內黃外青外人勝內青外黃內人勝日暈周匝東北偏厚厚爲軍福在東北戰勝西南戰敗日暈黃白不鬬兵未動青黑和解分地色黃土功動人不安日色黑有水陰國威日暈七日無風鬬兵大作不可起兵大敗不及日蝕日暈而明天下有兵兵罷無兵兵起不戰日暈始起鬬城而後

成者後成面勝日暈有兵在外者主人不勝日暈內赤外青暈臣覩外外赤內青暈臣覩內其身身外其心日有朝夕暈是謂失地主人必敗日暈而珥主有謀暈在外外軍有悔日暈抱珥上將軍易日暈而珥如井幹者國亡有大兵交日暈上西將軍易兩敵相當日暈兩珥平等俱起而色同軍勢等色厚潤澤者賀喜日暈有直珥爲破軍賣至日爲殺將日暈員且戴國有喜戰從戴所擊者勝得地日暈而珥背左右如大車輞者兵起其國亡城兵滿野而城復歸日暈暈內有珥一抱所謂圍城者在內內人則勝日暈有重抱後有背戰順抱者勝得地有軍日暈有一抱抱爲順賈暈內在日西西軍勝有軍日暈有一背背爲逆在日西東軍勝餘方放此日暈而背兵起其分失城日暈有背背爲逆有降叛者有反城在日東東有叛餘方放此日暈背氣在暈內此爲不和分離相去其色青外赤內卽臣受王命有所之日暈上下有兩背無兵兵起有兵兵入日暈四背在暈內名曰不和有內亂日暈而四背如大車輞者四提設其國衆在外有反臣日暈四提必有大將出亡者日暈有四背璅其背端盡出暈者反從內起日暈而兩珥在外有聚雲在內與外不出三日城圍出戰日暈有背珥直而有虹貫之者順虹擊之大勝得地日暈有白虹貫暈至日從虹所指戰勝破軍殺將日暈有虹貫暈不至日戰從貫所擊之勝得小將日暈有一虹貫暈內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暈二白虹貫暈有戰客勝日重暈有四五白虹氣從內出外以此圍城主人勝城不拔又日重暈攻城圍邑不拔日暈二重其外清內濁不散軍會聚日暈三重有拔城日交暈無厚薄交爭力勢均厚者勝日交暈人主左右有爭者兵在外戰日在暈上軍罷交暈貫日天下有破軍死將日交暈而爭者先衰不勝卽兩敵相向交暈至日月順以戰勝殺將一法日在上者勝日有交者赤青如暈狀或如合背或正直交者偏交也兩氣相交也或相貫穿或相向或相背也交主內亂軍內不和日交暈如連環爲兩軍兵起君爭地日有三暈軍分爲三日方暈而上下聚二背將敗人亡日暈若井垣若車輪二國皆兵亡又曰有軍日暈不市半暈在東東軍勝在西西軍勝南北亦如之日暈如車輪半暈在外者罷日半暈東向者西夷羌胡來入國半暈西向者東夷人欲反入國半暈北向者南夷人欲反入國半暈南向者北夷人欲反入國又曰軍在外月暈師上其將戰必勝月暈黃色將軍益秩祿得位月暈有兩珥白虹貫之天下大戰月暈而珥兵從珥攻擊者利月暈有蜺雲乘之以戰從蜺所往者大勝月暈虹蜺直指暈至月者破軍殺將

雜氣

天子氣內赤外黃正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恆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有五色多在晨昏見或如千石倉在霧中恆帶殺氣或如高樓在霧氣中或如山鎮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或日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天子之氣也敵上氣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帝王之氣不可擊若在吾軍戰必大勝凡天子之氣皆多上達於天以王相日見凡猛將之氣如龍兩軍相當若氣發其上則其將猛銳或如虎在殺氣中猛將欲行動亦先發此氣若無行動亦有暴兵起或如火烟之狀或白如粉拂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似黑旌或如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兩軍相當敵軍上氣如困倉正白見日逾明或青白如青將勇大戰氣發漸漸如雲變作此形將有深謀

凡氣上與天連軍中有貞將或云賢將

凡軍勝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此軍士衆彊盛不可擊軍上氣如火光將軍勇士卒猛好擊戰不可擊軍上氣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軍上氣如埃塵粉拂其色黃白旌旗無風而颺揮揮指敵此軍必勝敵上有白氣粉拂如樓繞以赤氣者兵銳營上氣黃白色重厚潤澤者勿與戰兩敵相當有氣如人持斧向敵戰必大勝兩敵相當上有氣如蛇獬首向敵者戰勝敵上氣如一匹帛者此雍軍之氣不可攻望敵上氣如覆舟雲如牽牛有白氣出似旌幟在軍上有雲如闕難赤白相膚在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精勇不可擊軍營上有赤黃氣上達於天亦不可攻

凡軍營上五色氣上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其氣上小下大其軍日增益士卒軍上氣如堤以覆其軍上前赤後白此勝氣若覆吾軍急往擊之大勝夫氣銳黃白團團而潤澤者敵將勇猛且士卒能彊戰不可擊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月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

凡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軍上有氣如麈埃前下後高者將士精銳敵上氣如乳武豹伏者難攻軍上恆有氣者其軍難攻軍上雲如華蓋者勿往與戰雲如旌旗如蜂向人者勿與戰兩軍相當敵上有雲如飛鳥徘徊其上或來而高者兵精銳不可擊軍上雲如馬頭低尾仰勿與戰軍上雲如狗形勿與戰望四方有氣如赤鳥在烏氣中如烏人在赤氣中如赤杵在烏氣中如人十十五五或如旌旗在烏氣中有赤氣在前者敵人精悍不可當敵上有雲如山不可說有雲如引索如陣前銳或一或四黑色有陰謀赤色饑青色兵有反黃色急去

凡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若氣出北方求退向北其衆死散向東則不可信終能爲害向南將死敵上氣囚廢枯散或如馬肝色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皆爲將敗軍上氣乍見乍不見如霧起此衰氣可擊上大下小士卒日減

凡軍營上十日無氣發則軍必勝而有赤白氣乍出即滅外擊欲戰其實欲退散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其軍必敗軍上氣昏發連夜夜照人則軍士散亂軍上氣半而絕一敗再絕再敗三絕三敗在東發白氣者災深軍上氣中有黑雲如牛形或如馬形者此是瓦解之氣軍必敗敵上氣如粉如塵者物物如煙或五色雜亂或東西南北不定者其軍欲敗軍上氣如羣羊羣猪在氣中此衰氣擊之必勝軍上有赤氣炎炎於天則將死士衆亂赤光從天流下入軍軍亂將死彼軍上有蒼氣須臾散去擊之必勝在我軍上須自堅守軍有黑氣如牛形或如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則軍破軍上氣或如羣鳥亂飛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如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卷席如匹布亂穰者皆爲敗徵氣乍見乍沒乍聚乍散如霧之始起爲敗氣氣如繫牛如人臥如敗車如雙蛇如飛鳥如決堤垣如壞屋如人相指如人無頭如驚鹿相逐如兩鶏相向皆爲敗氣

凡降人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又云如人叉手相向白氣如羣鳥趨入屯營連結百餘里不絕而能徘徊須臾不見者當有他國來降氣如黑山以黃爲緣者欲降服敵上氣青而高漸黑者將欲死散軍上氣如燔生草之煙前雖銳後必退黑氣臨營或聚或散如鳥將宿敵人畏我心意不定終必逃背逼之大勝

凡白氣從城中南北出者不可攻城不可屠城中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急解圍去有突兵出客敗城上白氣如旌旗或青雲臨城有喜慶黃雲臨城有大喜慶青色從中南北出者城不可攻或氣如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屠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此太一城白氣從中出青氣從城北入反向還者軍不得入攻城圍邑過旬霄雨者爲城有輔疾去之勿攻城上氣如煙火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城上氣如雙蛇者難攻赤氣如杵形從城中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戰勝城上有雲分爲兩彗狀攻不可得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繞之城中大將死城降城上赤氣如飛鳥如敗車及無雲氣士卒必散城營中有赤黑氣如貍皮班及赤者並亡城上氣上赤而下白色或城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城皆可屠城營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下多死喪流血城上氣如灰城可屠氣出而北城可尅其氣出復入城中人欲逃亡其氣出而覆其軍軍必病氣出而高無所止用日久長有白氣如蛇來指城可急攻白氣從城指營宜急固守攻城若兩霧日死風至兵勝日色無光爲日死雲氣如雄雉臨城其下必有降者濛氣圍城而入城者外勝得入有雲如立人五枚或如三牛遶城圍

凡軍上有黑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其下必有伏兵白氣粉沸起如樓狀其下必有藏兵無攻皆不可輕擊伏兵之氣如幢節狀在烏雲中或如赤杵在烏雲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至八九來而不斷急賊卒至宜防固之白氣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如是八九者當有千里兵來視所起備之黑雲從敵上來之我軍上欲襲我敵人告發宜備不宜

戰千里日候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旌旗其下有兵起若偏四方者天下盡有兵者四望無雲獨見黑雲極天天下兵大起半天半起三日內有兩災解敵欲來者其氣上有雲下有氛雰中天而下敵必至雲氣如旌旗賊兵暴起暴兵氣如人持刀楯雲如人赤色所臨城邑有卒兵至驚怖須臾去赤氣如人持節兵來宋惠雲如方虹有暴兵赤雲如火者所向兵至天有白氣狀如匹布經丑未者天下多兵

凡戰氣青白如清將勇大戰氣如人無頭如死人臥敵上氣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有流血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臣謀君故曰久陰不雨臣謀主霧氣若晝若夜其色青黃更相掩冒作合作散臣謀君逆者喪山中冬霧十日不解者欲崩之候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者其下有賢人隱也青雲潤澤敞日在西北爲舉賢良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重大者多雨氣若霧非霧衣冠不雨而濕見則其城帶甲而趣日出沒時有雲橫截之白者喪黑者憂三日內雨者各解有黑氣入營者兵相殘有赤青氣入營者兵弱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鍚尾來蔭國上三日亡有雲如日月量赤色其國凶青白色有大水有雲狀如龍行國有大水人流亡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讒恣有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霧者衆邪之氣陰來胃陽

凡遇四方成氣無向之戰甲乙日青氣在東方丙丁日赤氣在南方庚辛日白氣在西方壬癸日黑氣在北方戊己日黃氣在中央四季戰當此日氣背之吉日中有黑氣君有小過而臣不諫又掩君惡而揚君善故日中有黑氣不明也

凡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立威晝霧夜明臣志得申夜霧晝明臣志不申霧終日終時君有憂色黃小而白吉兵喪青吉疾黑有暴水赤有兵喪黃吉土功戚有大風凡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

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爲陰陽氣亂之象從寅至辰巳上周而復始雲逆者不成積日不解晝夜昏暗天下欲分離

凡霧四合有虹各見其方隨四時色吉非時色凶氣色青者更相掩覆作合作散臣欲謀君爲逆者不成自亡

凡霧氣四方俱起百步不見人名曰晝昏不有破國必有同門

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以上或一日或一時兩不霑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舉大旱

凡海傍雲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羊橐駝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青勃碣海岱之閒氣皆正黑江淮之閒氣皆白東海氣如圓蓋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杆擲水氣如黑狗滑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帛少室氣如白兔青尾恆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屋南夷氣如闕臺或類舟船陣雲如立垣杆軸雲類軸搏兩端兌怳雲如繩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翹者類闕旗故鉤雲勾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及有兵必起合闕其直雲氣如三匹帛廣前兌後大軍行氣也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齊宛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車氣作高作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却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返校騎之氣正蒼黑長數百丈遊兵之氣如彗埽一云長數百丈無根本喜氣上黃下白怒氣上下赤憂氣上下黑土功氣黃白徙氣白

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出森森然在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則五百里仰瞻中天則百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

凡欲知我軍氣常以甲己日及庚子辰戌午未亥日及八月十八日去軍十里許登高望之可見依別記占之百人以上皆有氣

凡占災異先推九宮分野六壬日月不應陰霧風雨而陰霧者乃可占對敵而坐氣來甚卑下其陰覆人上捲潭蓋道者是大賊必至敵在東日出候在南日

中候在西日入候在北夜半候王相色吉囚死色凶
凡軍上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我軍在西賊軍在東氣西厚東薄西長東短西高東下西澤東枯則知我軍必勝
凡氣初出似甑上氣物物上升氣積爲雲霧爲陰陰氣結爲虹蜺暈珥之屬
凡氣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爲災必須和雜殺氣森森然疾起乃可論占軍上氣安則軍安氣不安則軍不安氣南北則軍南北氣東西則軍亦東西氣散則爲軍破敗
候氣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沒時處氣以見知大占期內有大風雨久陰則災不成故風以散之陰以暢之雲以幡之雨以獸之
五代災變應
梁武帝天監元年八月壬寅熒惑守南斗占曰糧貴五穀不成大旱多火災吳越有憂宰相死是歲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其二年五月御書苑雲卒
二年五月丙辰月犯心占曰有亂臣不出三年有亡國其四年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七月丙子太白犯軒轅大星
四年六月壬戌歲星晝見占曰歲色黃潤立竿影見大熟是歲大穰米斛三十又曰星與日爭光武且弱文且彊自此後帝崇尚文儒躬自講說終於太清不修武備八月庚子老人星見占曰老人星見人主壽昌自此後每年恆以秋分後見於參南至春分而伏武帝壽考之象云
七年九月己亥月犯東井占曰有水災其年京師大水十年九月丙申天西北隆隆有聲赤氣下至地占曰天狗也所往之鄉有流血其君失地其年十二月馬仙琕大敗魏軍斬首十餘萬剋復朐山城十二月壬戌朔日食在牛四度
十三年二月丙午太白失行在天關占曰津梁不通又兵起其年填星守天江占曰有江河塞有決溢有土功其年大發軍衆造浮山堰以遏淮水至十四年填星移去天江而堰壞奔流決溢
十四年十月辛未太白犯南斗
十七年閏八月戊辰月行掩鼎

普通元年春正月丙子日有食之占曰日食陰侵陽陽不克陰也爲大水其年七月江淮海溢九月乙亥有星孛東方光爛如火占曰國皇見有內難有急兵反叛其三年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
四年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太白晝見
六年三月丙午歲星入南斗庚申月食五月己酉太白晝見六月癸未太白經天九月壬子太白犯右執法
七年正月癸卯太白歲星在牛相犯占曰其國君凶易政明年三月改元大赦
大通元年八月甲申月掩填星十月癸酉又掩之占曰有大喪天下無王國易政其後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上又幸同泰寺捨身王公以一億萬錢奉贖十月己酉還宮大赦改元中大通三年太子薨皆天下無主易政及大喪之應
中大通元年閏月壬戌熒惑犯鬼積尸占曰有大喪有大兵破軍殺將其二年蕭玩帥衆擾巴州爲魏梁州軍所敗玩被殺
四年七月甲辰星隕如雨占曰星隕陽失其位災害之象萌也又曰星隕如雨人民叛下有專討又曰大人憂其後侯景反亂帝以憂崩人衆奔散皆其應也
五年正月己酉昏星見
六年四月丁卯熒惑在南斗占曰熒惑出入留舍南斗中有賊臣謀反天下易政更元其年十二月北梁州刺史蕭紋舉兵反後年改爲大同元年
大同三年三月乙丑歲星掩建星占曰有反臣其年會稽山賊起其七年交州刺史李賁舉兵反
五年十月辛丑彗出南斗長一尺餘東南指漸長一丈餘十一月乙卯至婁滅
占曰天下有謀王者其八年正月安成民劉敬躬挾左道以反黨與數萬其九年李賁僭稱皇帝於交州
太清二年五月兩月見占曰其國亂必見於亡國
三年正月壬午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乙酉太白晝見占曰不出三年有大喪天下革政更王彊國弱小國彊三月丙子熒惑又守心占曰大人易政主去其宮又曰人饑亡海內哭天下大潰是年帝爲侯景所幽崩七月九江大饑人

相食十四年九月戊午月在斗掩歲星占曰天下亡君其後侯景篡殺
簡文帝大寶元年正月丙寅月晝光見占曰月晝光有隱謀國雄逃又云月晝
明姦邪並作擅君之朝其後侯景篡殺皆國亂亡君大喪更政之應也
元帝承聖三年九月甲午月犯心中星占曰有反臣王者惡之有亡國其後三
年帝爲周軍所俘執陳氏取國梁氏以亡
陳武帝永定三年九月辛卯朔月入南斗占曰月入南斗大人憂一曰太子殃
後二年帝崩太子昌在周爲質文帝立後昌還國爲侯安都遣盜迎殺之
三年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占曰日食君傷又曰日食帝德消六月庚子填星
鉞與太白幷占太白與填合爲疾爲內兵
文帝天嘉元年五月辛亥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法者誅後四年司
空侯安都賜死
九月癸丑彗星長四尺見芒指西南占曰彗星見則敵國兵起得本者勝其年
周將楊孤盛領衆趣巴湘侯瑱襲破之
二年五月己酉歲星守南斗六月丙戌熒惑犯東井七月乙丑熒惑入鬼中戊
辰熒惑犯筈賀十月熒惑行在太微右掖門內
三年閏二月己丑熒惑逆行犯上相甲子太白犯五車填星七月太白犯輿鬼
八月癸卯月犯南斗丙午月犯牽牛庚申太白入太微十一月丁丑月犯畢左
股辛巳熒惑犯歲星戊子月犯角庚寅月入氐
四年六月癸丑太白犯右執法七月戊子熒惑犯填星八月甲午熒惑犯軒轅
大星丁未太白犯房九月戊寅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癸未太白入南斗占曰
太白入斗天下大亂將相謀反國易政又曰君死不死則廢又曰天下受爵祿
其後安成王爲太傅廢少帝而自立改官受爵之應也辛卯熒惑犯左執法十
一月辛酉熒惑犯右執法甲戌月犯畢左股
五年正月甲子月犯畢大星奎丁卯月犯星四月庚子太白歲星合在奎金在
南木在北相去二尺許壬寅月入氐又犯熒惑太白歲星又合在婁相去一尺
許癸卯月犯房上星五月庚午熒惑逆行二十一日犯氐東南西南星占曰月

有賊臣又曰人主無出廊廟間有伏兵又曰君死有赦後二年少帝廢之應也
六月丙申月犯亢七月戊寅月犯畢大星閏十月庚申月犯牽牛丙子又犯左
執法十一月乙未月食畢大星
六年正月己亥太白犯熒惑相去二寸占曰其野有兵喪改立侯王三月丁卯
日入後衆星未見有流星白色大如斗從太微間南行尾長尺餘占曰有兵與
喪四月丁巳月犯軒轅占曰女主有憂五月丁亥太白犯軒轅占曰女主失勢
又曰四方禍起其後年少帝廢廢後慈訓太后崩六月己未月犯氐辛酉有彗
長可丈餘占曰陰謀姦宄起一曰宮中火起後安成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
事廢少帝而自立陰謀之應八月戊辰月掩畢太星丙子月與太白並光芒相
著在太微西蕃南三尺所九月辛巳熒惑犯左執法癸未太白犯右執法辛卯
犯左執法乙巳月犯上相太白犯熒惑其夜月又犯太白占曰其國內外有兵
喪改立侯王明年帝崩又少帝廢之應也
七年二月庚午日無光烏見占曰王者惡之其日庚午吳楚之分野四月甲子
日有交暈白虹貫之是月癸酉帝崩
廢帝天康元年五月庚辰月犯軒轅女御大星占曰女主憂後年慈訓太后崩
癸未月犯左執法
光大元年正月甲寅月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當之八月戊寅月食哭星占曰
有喪泣事明年太后崩臨海王薨哭泣之應也壬午鎮星辰星合於軫九月戊
午辰星太白相犯占曰改立侯王己未月犯歲星占曰國亡君十二月辛巳月
又犯歲星辛卯月犯建星占曰大人惡之
二年正月戊申月掩歲星占曰國亡君五月乙未月犯太白六月丙寅太白犯
右執法壬子客星見氐東八月庚寅月犯太微九月庚戌太白逆行與填星合
在角占曰爲白衣之會又曰所舍之國爲亡地爲疾兵戊午太白晝見占曰太
白晝見國更政易王十一月丙午歲星守右執法甲申月犯太微東南星戊子
太白入氐十二月甲寅慈訓太后廢帝爲臨海王太建二年四月薨皆其應也
宣帝太建七年四月丙戌有星孛于大角占曰人主亡五月庚辰熒惑犯右執

法壬子又犯右執法。

十年二月癸亥日上有背占曰其野失地有叛兵甲子吳明徹軍敗於呂梁將卒並爲周軍所虜來年淮南之地盡沒于周十月癸卯月食熒惑占曰國敗君亡大兵起破軍殺將來年三月吳明徹敗於呂梁十三年帝崩敗國亡君之應也。

十一年四月己丑歲星太白辰星合于東井。

十二年二月壬寅白虹見西方占曰有喪其後十三年帝崩十月戊午月犯軫牛吳越之野占曰其國亡君有憂後年帝崩辛酉歲星犯執法十二月癸酉辰星在太白上甲戌辰星太白交相掩占曰大兵在野大戰辛巳彗星見西南占曰有兵喪明年帝崩始興王叔陵作亂後主至德元年正月壬戌蓬星見占曰必有亡國亂臣後帝於太皇寺捨身作奴以祈冥助不恤國政爲施文慶等所惑以至國亡。

魏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於翼軫色甚明大占曰當有王者興其月齊高祖起於信都至中興二年春而破爾朱兆遂開霸業。

魏武定四年九月丁未高祖圍玉壁城有星墜於營衆驚皆鳴占曰破軍殺將。

高祖不豫五年正月丙午崩。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十二月甲申熒惑犯房北頭第一星及鉤鈐占曰大臣有反者其二年二月壬申太尉彭樂謀反誅。

八年二月己亥歲星守少微經六十三日占曰五官亂五月癸卯歲星犯太微上將占曰大將憂大臣死其十年五月誅諸元宗室四十餘家乾明元年誅楊遵彥等皆五官亂大將憂大臣死之應也。

八年七月甲辰月掩心星占曰人主惡之十年十月帝崩。

九年二月熒惑犯鬼質占曰斧鉞用有大喪三月甲午熒惑犯軒轅占曰女主惡之其十年五月誅魏氏宗室十月帝崩斧鉞用有大喪之應也。

十年六月庚子填星犯井鉞與太白幷占曰子爲玄枵齊之分野君有戮死者大臣誅斧鉞用其明年二月乙巳太師常山王誅尚書令楊遵彥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八月壬午殿少帝爲濟南王。

殿帝乾明元年三月甲午熒惑入軒轅占曰女主凶後太寧二年四月太后崩。

肅宗皇建三年四月丙子日有食之子爲玄枵齊之分野七月乙丑熒惑入鬼中戊辰犯鬼質占曰有大喪十一月帝以暴疾崩。

武成帝河清元年七月乙亥太白犯輿鬼占曰有兵謀誅大臣斧鉞用其年十月壬申冀州刺史平秦王高歸彥反段孝先討禽斬之於都市又其二年殺太原王紹德皆斧鉞用之應也八月甲寅月掩畢占曰其國君死大臣有誅者有邊兵大戰破軍殺將其十月平秦王歸彥以反誅其三年周師與突厥入幷州大戰城西伏屍流血百餘里皆其應也。

四年正月己亥太白犯熒惑相去二寸在奎甲辰太白熒惑歲星合在婁占曰甲爲齊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分有兵喪改立侯王國易政三月戊子彗星見占曰除舊布新有易王至四月傳位於太子改元。

後主天統元年六月壬戌彗星見於文昌長數寸入文昌犯上將然後經紫微宮西垣入危漸長一丈餘指室壁後百餘日在虛危滅占曰有大喪有亡國易政其四年十二月太上皇崩。

三年五月戊寅甲夜西北有赤氣竟天夜中始滅十月丙午天西北頻有赤氣占曰有大兵大戰後周武帝總衆來伐大戰有大兵之應也。

四年六月彗星見東井占曰大亂國易政七月孛星見房心白如粉絮大如斗東行八月入天市漸長四丈犯瓠瓜歷虛危入室犯離宮九月入奎至婁而滅孛者孛亂之氣也占曰兵喪並起國大亂易政大臣誅其後太上皇崩至武平二年七月領軍庫狄伏連治書侍御史王子宣受瑯邪王儼旨矯詔誅錄尚書淮南王和士開於南臺伏連等即日伏誅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此國亂之應也五年二月戊辰歲星逆行掩太微上將占曰天下大驚四輔有誅者五月甲午熒惑犯鬼積尸甲齊也占曰大臣誅兵大起斧鉞用有大喪至武平二年九月誅瑯邪王儼三年五月誅右丞相咸陽王斛律明月四年七月誅蘭陵王長恭皆懿親名將也四年十月又誅崔季舒等此斧鉞用之應也。

武平三年八月癸未填星歲星太白合於氐宋之分野占曰其國內外有兵喪改立侯王其四年十月陳將吳明徹寇彭城右僕射崔季舒國子祭酒張雕賈悶婁叡郭遵衛尉卿左丞封孝琰等諫車駕不宜北幸纤州帝怒並誅之內外兵喪之應也九月庚申月在畢食既至旦不復占曰女主凶其三年八月廢斛律皇后立穆后四年又廢胡后爲庶人十一月乙亥天狗下西北占曰其下有大戰流血後周武帝攻晉州進兵平纤州大戰流血

三年十二月辛丑日食歲星占曰有亡國至七年而齊亡

四年五月癸巳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大將死執法者誅若有罪其年誅右丞相斛律明月明年誅蘭陵王長恭後年誅右僕射崔季舒皆大將死執法誅之應也

周閔帝元年五月癸卯太白犯軒轅占曰太白行軒轅中大臣出令又曰皇后失勢辛亥熒惑犯東井北端第二星占曰其國亂又曰大旱其年九月冢宰護逼帝遜位幽於舊邸月餘殺納司會柰植軍司馬孫恆及宮伯乙弗鳳等被誅害其冬大旱皆大臣出令大臣死之應也

明帝二年三月甲午熒惑入軒轅占曰王者惡之女主凶其月皇后獨孤氏崩六月庚子填星犯井鉞與太白纤占曰傷成於鉞君有戮死者其年太師宇文護進食帝遇毒崩

武帝保定元年九月乙巳客星見於翼十月甲戌日有食之戊寅熒惑犯太微上將合爲一

二年閏正月癸巳太白入昴二月壬寅熒惑犯太微上相三月壬午熒惑犯左執法七月乙亥太白犯輿鬼九月戊辰日有食之既十一月壬午熒惑犯歲星於危南

三年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九月甲子熒惑犯太微上將占曰上將誅死十月壬辰熒惑犯左執法

四年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甲午熒惑犯房右驂三月己未熒惑又犯房右驂占曰上相誅車馳人走天下兵起其年十月冢宰晉公護率軍伐齊十二月柱國廣公王雄力戰死之遼班師兵起將死之應也八月丁亥朔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辛卯白虹貫日占曰爲兵喪甲辰太白熒惑填星合於婁六月庚申彗星出三台入文昌犯上將後經紫宮西垣入危漸長一丈餘指室壁後百餘日稍短長二尺五寸在虛危滅齊之分野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天和元年正月己卯日有食之十月乙卯太白晝見

二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五月己丑歲星與熒惑合在井宿相去五尺井爲秦分占曰其國有兵爲饑旱大臣謀下有反者若亡地閏六月丁酉歲星太白合在柳相去一尺七寸柳爲周分占曰爲內兵又曰主人凶憂失城是歲陳湘州刺史華皎率衆來附遣衛公直將兵援之因而南伐九月衛公直與陳將淳于量戰于沌口王師失利元定華世沖以步騎數千先度遂沒陳七月庚戌太白犯軒轅大星相去七寸占曰女主失勢大臣當之又曰西方禍起其十一月癸丑太保許公宇文貴薨大臣當之驗也十月辛卯有黑氣一大如杯在日中甲午又加一經六日乃滅占曰臣有敝主之明者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庚子熒惑犯鉤鈐去之六寸占曰王者有憂又曰車騎驚三公謀

三年三月己未太白犯井北轅第一星占曰將軍惡之其七月壬寅隋公楊忠薨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犯積尸占曰大臣誅又曰亂臣在內有屠城六月甲戌彗見東井長一丈上白下赤而銳漸東行至七月癸卯在鬼北八寸所乃滅占曰爲兵國政崩壞又曰將軍死大臣誅七月己未客星見房心白如粉絮大如斗漸大東行八月入天市長如匹所復東行犯河鼓右將癸未犯瓠瓜又入室犯離宮九月壬寅入奎稍小壬戌至婁北一尺所滅凡六十九日占曰兵起若有喪白衣會爲饑旱國易政又曰兵犯外城大臣誅

四年二月戊辰歲星逆行掩太微上將占曰天下大驚國不安四輔有誅必有兵革天下大赦庚午有流星大如斗出左攝提流至天津滅有聲如雷五月癸巳熒惑犯輿鬼甲午犯積尸占曰午秦也大臣有誅兵大起後三年太師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以不臣誅皆其應也

五年正月乙巳月在氐量有白虹長丈所貫之而有彗相連接規北斗第四星

占曰大兵起大戰將軍死於野時北齊將斛律明月寇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於龍門其明年正月韶齊公憲率師禦之三月己酉憲自龍門度汾水拔其新築五城兵起大戰之應也

六年二月己丑夜有蒼氣廣三丈經天自戌加辰四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己卯熒惑逆行犯輿鬼占曰有兵喪大臣誅兵大起其月又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六月齊將堯壹汾州六月庚辰熒惑太白合在張宿相去一尺占曰主人兵不勝所合國有殃

建德元年三月丙辰熒惑太白合壁占曰其分有兵喪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又曰改立侯王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其月誅晉公護護子輝公會莒公至崇業公靜等大赦癸亥詔以齊公憲爲大冢宰是其驗也七月丙午辰與太白合於井相去七寸占曰其下之國必有重德致天下後四年上帥師平齊致天下之應也九月己酉月犯心中星相去一寸占曰亂臣在傍不出五年下有亡國後周武伐齊平之有亡國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亥白虹貫日占曰臣謀君不出三年又曰近臣爲亂後年七月衛王直在京師舉兵反癸亥熒惑掩鬼西北星占曰大賊在大人之側又曰大臣有誅四月己亥太白掩西北星壬寅又掩東北星占曰國有憂大臣誅六月丙辰月犯心中後二星占曰亂臣在傍不出三年有亡國又曰人主惡之九月癸酉太白犯左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法者誅若有罪十一月壬子太白掩填星在尾占曰填星爲女主尾爲後宮明年皇太后崩

三年二月戊午客星大如桃青白色出五車東南三尺所漸東行稍長二尺所至四月壬辰入文昌丁未入北斗魁中後出魁漸小凡見九十三日占曰天下兵起車騎滿野人主有憂又曰天下有亂兵大起臣謀主其七月乙酉衛王直在京師舉兵反討擒之廣爲庶人至十月鮮州民王軌據衆反討平之四月乙卯星孛於紫宮垣外大如拳赤白指五帝座漸東南行稍長一丈五尺五月甲子至上台北滅占曰天下易政無德者亡後二年武帝率六軍滅齊十一月丙子歲星與太白相犯光芒相及在危占曰其野兵人主凶失其城邑危齊之分野後二年宇文神舉攻拔薛潭等五城十二月庚寅月犯歲星在危相去二寸占曰其邦流亡不出三年辛卯月行在營室食太白占曰其國以兵亡將軍戰死營室衛也地在齊境後齊亡入周

四年三月甲子月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有憂又五官有亂

五年十月庚戌熒惑犯太微西蕃上將星占曰天下不安上將誅若有罪其上

六年二月皇太子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八月至伏俟城而旋吐谷渾寇邊天下不安之應也六月庚午熒惑入鬼占曰有喪皇其七月京師旱十月戊午歲星犯大陵又己未庚申月連量規昴畢五車及參占曰兵起爭地又曰王自將兵又曰天下大赦癸亥帝率衆攻晉州是日虹見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宮長十餘丈庚午克之丁卯夜白虹見長十餘丈頭在南尾入紫宮中占曰其下兵戰流血又曰若無兵必有大喪至六年正月平齊與齊軍大戰十一月猾胡反齊王討平之

七年四月先此熒惑入太微宮二百日犯東蕃上相西蕃上將句己往還至此月甲子出端門占曰爲大臣代主又曰臣不臣有反者又曰必有大喪後宣武繼嗣高祖以大運代起十月癸卯月食熒惑在斗占曰國敗其君亡兵大起破軍殺將斗爲吳越之星陳之分野十一月陳將吳明徹侵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出軍與戰不利明年三月郯公王軌討擒陳將吳明徹俘斬三萬餘人十一月甲辰晡時日中有黑子大如杯占曰君有過而臣不諫人主惡之十二月癸丑流星大如月西流有聲蛇行屈曲光照地占曰兵大起下有戰場戊辰平旦有流星大如三斗器色赤出紫宮凝蒼天乃北下占曰人主去其宮殿是月營州刺史高寶寧據州反其明年五月帝總戎北伐後年武帝崩

宣政元年正月丙子月食昴占曰有白衣之會又曰匈奴侵邊其月突厥寇幽州殺略吏人五月帝總戎北伐六月帝疾甚還京次雲陽而崩六月壬午癸丑木火金三星合在井占曰其國霸又曰其國外內有兵喪改立侯王是月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反改立王侯兵喪之驗也七月辛丑月犯心前星占曰太子惡之若失位後靜帝立爲天子不終之徵也丙辰熒惑太白合在七星相去二

尺八寸所占曰君憂又曰其國有兵改立王侯有德與無德亡後年改置四輔官傳位太子改立王侯之應也己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凶後二年宣帝崩楊后令其父隋公爲大丞相總軍國事隋氏受命廢后爲樂平公主餘四后悉廢爲比丘尼八月庚辰太白入太微占曰爲天下驚又曰近臣起兵大臣相殺國有憂其後趙陳等五王爲執政所誅大臣相殺之應也九月丁酉熒惑入太微西掖門庚申犯左執法相去三寸占曰天下不安大臣有憂又曰執法者誅若有罪是月汾州稽胡反討平之十一月突厥寇邊圍酒泉殺略吏人明年二月殺柱國鄭公王軌皆其應也十二月癸未熒惑入氐守犯之三十日占曰天子失其宮又曰賊臣在內下有反者又曰國君有繫饑死若毒死者靜帝禪位隋高祖幽殺之

宣帝大成元年正月丙午癸丑日皆有背占曰臣爲逆有反叛邊將去之又曰卿大夫欲爲主其後隋公作霸尉迥王謙司馬消難各舉兵反

大象元年四月戊子太白歲星辰星合在井占曰是謂驚立是謂絕行其國內外有兵喪改立王公又曰其國可霸修德者彊無德受殃其五月趙陳越代滕五王並入國後二年隋王受命宇文氏宗族相繼誅滅六月丁卯有流星一大如雞子出氐中西北流有尾迹長一丈所入月中即滅占曰不出三年人主有憂又曰有亡國靜帝幽閉之應也己丑有流星一大如斗色青有光明照地出營室抵壁入濁七月壬辰熒惑掩房北頭第一星占曰亡君之誡又曰將軍爲亂王者惡之大臣有反者天子憂其十二月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驛以從房爲天駟熒惑主亂此宣帝亂道德馳騁車騎將亡之誡八月辛巳熒惑犯南斗第五星占曰且有反臣道路不通破軍殺將尉迥王謙等起兵敗亡之徵也九月己酉太白入南斗魁中占曰天下有大亂將相謀反國易政又曰君死不死則疾又曰天下爵祿皆高祖受命羣臣分爵之徵也十月壬戌歲星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若失勢周自宣政元年熒惑太白從歲星聚東井大象元年四月太白歲星辰星又聚井十月歲星守軒轅其年又守翼東井秦分翼楚分漢東爲楚地軒轅后妃隋以后族與於秦地之象而周之后妃失勢之徵也乙酉熒惑在虛與填星合占曰兵大起將軍爲亂大人惡之是月相州段德舉謀反伏誅其明年三月杞公亘文亮舉兵反擒殺之

二年四月乙丑有星大如斗出天廚流入紫宮抵鉤陳乃滅占曰有大喪兵大起將軍戮又曰臣犯上主有憂其五月帝崩隋公執國政大喪臣犯主之應趙王越王以謀執政被誅又荊豫襄三州諸總反尉迥王謙司馬消難各舉兵畔不從執政終以敗亡皆大兵起將軍戮之應也五月甲辰有流星一大如三斗器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光明照地聲若風吹幡旗占曰有立王若徙王又曰國失君其月己酉帝崩劉昉矯制以隋公受遺詔輔政終受天命立王徙王失君之應也七月壬子歲星太白合於張有流星大如斗出五車東北流光明燭地九月甲申熒惑歲星合于翼

靜帝大定元年正月乙酉歲星逆行守右執法熒惑掩房北第一星占曰房爲明堂布政之宮無德者失之二月甲子隋王稱尊號

高祖文皇帝開皇元年三月甲申太白晝見占曰太白經天晝見爲臣彊爲革政四月壬午歲星晝見占曰大臣彊有逆謀王者不安其後劉昉等謀反伏誅十一月己巳有流星聲如隤雷光燭地占曰流星有光有聲名曰天保所墜國安有喜其九年平陳天下一統五年八月戊申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占曰小星四面流行者庶人流移之象也其九年平陳江南士人悉播遷入京師

八年二月庚子填星入東井占曰填星所居有德利以稱兵其年大舉伐陳克之十月甲子有星孛于牽牛占曰臣殺君天下合謀又曰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牛吳越之星陳之分野後年陳氏滅

九年正月己巳白虹夾日占曰白虹衝日臣有背主又曰人主無德者亡是月滅陳

十四年十一月癸未有彗星孛于虛危及奎婁齊魯之分野其後魯公虞慶則伏法齊公高熲除名

十九年十二月乙未星實於渤海占曰陽失其位災害之萌也又曰大人憂

二十年十月太白晝見占曰大臣彊爲革政爲易王右僕射楊素熒惑高祖及獻后勸廢嫡立庶其月乙丑廢皇太子勇爲庶人明年改元皆陽失位及革政易王之驗也

仁壽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中占曰有大喪有大兵有亡國有破軍殺將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占曰主勢奪又曰日無光有死王甲辰上疾甚丁未宮車晏駕漢王諒反楊素討平之皆兵喪亡國死王之應煬帝大業元年六月甲子熒惑入太微占曰熒惑爲賊爲亂入宮宮中不安

三年三月辛亥長星見西方竟天千歷奎婁角亢而沒至九月辛未轉見南方亦竟天又于角亢頻掃太微帝座干犯列宿唯不及參井經歲乃滅占曰去穢布新天所以去無道建有德見久者災深星大者事大行遲者期遠兵大起國大亂而亡餘殃爲水旱饑饉疾疫土功相仍其後築長城討吐谷渾及高麗兵戎歲動略無寧息水旱饑饉疾疫土功相仍而有羣盜並起邑落空虛九年五月禮部尚書楊玄感於黎陽舉兵反丁未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如三斗器光芒震耀長七八尺於斗中旬已而行占曰有反臣道路不通國大亂兵大起斗吳越分野玄感父封於越後徙封楚地又次之天意若曰使熒惑旬已之除其分野至七月宇文述討平之其兄弟悉梟首車裂斬其黨與數萬人其年朱燮管崇亦於吳郡擁衆反此後羣盜屯聚剽略郡縣屍橫草野道路不通詔勅使人皆步涉夜行不敢遵路

十一年六月有星孛于文昌東南長五六寸色黑而銳夜動搖西北行數日至文昌去宮四五寸不入却行而滅占曰爲急兵其八月突厥圍帝於鴈門從兵悉馮城禦寇矢及帝前七月熒惑守羽林占曰衛兵反十二月戊寅大流星如斛墜賊盧明月營破其衝瞻壓殺十餘人占曰奔星所墜破軍殺將其年王充擊盧明月城破之

十二年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既占曰日食既人主亡陰侵陽下伐上其後宇文化及等行弒逆癸巳大流星隕于吳郡爲石占曰有亡國有死王有大戰破軍殺將其後大軍破逆賊劉元進于吳郡斬之八月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東如隋續癸丑大流星如瓮出羽林九月戊午有枉矢二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占曰主以兵去天之所伐亦曰以亂代亂執矢者不正後二年化及弒帝僭號王充亦於東都弒恭帝篡號鄭皆弒逆無道以亂代亂之應也

十三年五月辛亥大流星如瓮墜於江都占曰其下有大兵戰流血破軍殺將六月有星孛于太微五帝座色黃赤長三四尺所數日而滅占曰有亡國有殺君明年三月宇文化及等弒帝也十一月辛酉熒惑犯太微曰光四散如流血占曰賊入宮主以急兵見伐又曰臣逆君明年三月化及等殺帝諸王及幸臣並被戮

隋書卷二十一

天文志下揔論陽五色之氣侵逼相侵○晉志作侵逼當是

揔雲如氣成形象○按晉志作雲氣成形象此如字疑衍各本並同仍之

六月庚子填星鉞與太白幷占○臣召南按文義鉞字上應有在井二字言土星在井鉞與金星合幷耳占字下應有曰字各本並脫誤也

五年正月甲子月犯畢大星畫丁卯月犯星○臣召南按畫字衍既云月犯畢大星卽不當言畫也或疑畫字當在丁卯月犯星星字之上亦非丁卯後於甲子三日月當自四而申而未不得逆退至戌也星字上上另有脫字耳

隋書卷二十二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十七

五行上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爲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廢興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眚之占所以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教人遷善均乎影響殊致同歸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顧盼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況於日月星辰乎況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市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集空而嗣隋則鵲巢牖帳火炎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眚呈形於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罩精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漢弘尚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類同歸雀乳於空城之側鸇飛於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黔隧崇山同車共軫必有神道裁成俯伏一則以爲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惠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咎也

洪範五行傳曰木者東方威儀容貌也古者聖王垂則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登輿則有鸞和之節降車則有佩玉之度田狩則有三驅之制飲食則有享獻之禮無事不出境此容貌動作之得節所以順木氣也如人君違時令失威儀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禮制縱欲恣睢出入無度多繇役以奪人時增賦稅以奪人財則木不曲直

齊後主武平五年鄴城東青桐樹有如人狀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是時後主怠於國政耽荒酒色威儀不肅馳騁無度大發繇役盛修宮室後二歲而亡木不曲直之效也

七年宮中有樹大數圍夜半無故自拔齊以木德王無故自拔亡國之應也其年齊亡

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懸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三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春整屋人以楊木爲屋梁生三條長二尺京房易傳曰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獨孤后專恣之應也

仁壽元年十月蘭州楊樹上松生高三尺六節十二枝宋志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危脆之木此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是時帝惑讒言幽廢冢嫡初立晉王爲皇太子天戒若曰皇太子不勝任永久之業將致危亡帝不悟及帝崩太子立是爲煬帝竟以亡國

仁壽四年八月河間柳樹無故枯落既而花葉復生京房易飛候曰木再榮國有大喪是歲宮車晏駕

洪範五行傳曰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古之王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殺伐必應義以順金氣如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之賂以輕百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內騷動則金不從革

陳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時後主與隋雖結和好遣兵度江掩襲城鎮將士勞敝府藏空竭東冶者陳人鑄兵之所鐵飛爲變者金不從革之應天戒若曰陳國小而兵弱當以和好爲固無鑄兵而黷武以害百姓後主不悟又遣僞將陳紀任蠻奴蕭摩訶數寇江北百姓不堪其役及隋師度江而二將降款卒以滅亡

洪範五行傳曰火者南方陽光爲明也人君向南蓋取象也昔者聖帝明王負扆攝袂南面而聽斷天下攬海內之雄俊積之於朝以續聰明推邪佞之僞臣投之於野以通壅塞以順火氣夫不明之君惑於讒口白黑雜揉代相是非衆邪並進人君疑惑棄法律聞骨肉殺太子逐功臣以孽代宗則火失其性

梁天監元年五月有盜入南北掖燒神武門總章觀時帝初卽位而火燒觀闕不祥之甚也既而太子薨皇孫不得立及帝暮年惑於朱异之口果有侯景之亂宮室多被焚燒天誡所以先見也

普通二年五月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餘間中大通元年朱雀航華表災明

年同泰寺災大同三年朱雀門災水沴火也是時帝崇尚佛道宗廟牲牷皆以麵代之又委萬乘之重數詣同泰寺捨身爲奴令王公已下贖之初陽爲不許後爲嘿許方始還宮天誡若曰梁武爲國主不遵先王之法而淫於佛道橫多糜費將使其社稷不得血食也天數見變而帝不悟後竟以亡及江陵之敗圖城爲殿緑幡即捨身爲奴之應也

陳永定三年重雲殿災

東魏天平二年十一月閶闔門災是時齊神武作宰而大野拔斬樊子鵠以州來降神武聽讒而殺之司空元暉免逐功臣大臣之罰也

武定五年八月廣宗郡火燒數千家

後齊後主天統三年九龍殿災延燒西廊四年昭陽宣光瑤華三殿災延燒龍舟是時讒言任用正士道消祖孝徵作歌謠解律明月以誅死讒夫昌邪勝正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開皇十四年將祠泰山令使者致石像神祠之所未至數里野火數起燒像碎如小塊時帝頗信讒言猜阻骨肉滕王瓚失志而死創業功臣多被夷滅故天見變而帝不悟其後太子勇竟被廢戮

大業十二年顯陽門災舊名廣陽則帝之姓名也國門之崇顯號令之所由出也時帝不遵法度驕奢荒怠斃蘊虞世基之徒阿諛順旨掩塞聰明宇文述以讒邪顯進忠諫者咸被誅戮天戒若曰信讒害忠則除廣陽也

洪範五行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不禘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梁天監二年六月大末信安安豐三縣大水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人悲則水出河決是時江州刺史陳伯之益州刺史劉季連舉兵反叛師旅數興百姓愁怨臣逆人悲之應也

六年八月建康大水溝上御道七尺七年五月建康又大水是時數興師旅以拒魏軍十二年四月建康大水是時大發卒築浮山堰以遏淮水勞役連年百姓悲怨之應也

中大通五年五月建康大水御道通船京房易飛候曰大水至國賤人將貴蘇樑侯景僭稱尊號之應也

後齊河清二年十二月兗趙魏三州大水天統三年幷州汾水溢識曰水者純陰之精陰氣洋溢者小人專制是時和士開元文遙趙彥深專任之應也

武平六年八月山東諸州大水京房易飛候曰小人踊躍無所畏忌陰不制於陽則涌水出是時羣小用事邪佞滿朝閹豎嬖伶人封王此其所以應也

開皇十八年河南八州大水是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濫殺宮人放黜宰相楊素頗專水陰氣臣妾盛彊之應也

仁壽二年河南河北諸州大水京房易傳曰顓事有智誅罰絶理則厥災水亦由帝用刑嚴急臣下有小過帝或親臨斬決又先是柱國史萬歲以忤旨被戮誅罰絶理之應也

大業三年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帝嗣位以來未親郊廟之禮簡宗廟廢祭祀之應也

洪範五行傳曰土者中央爲內事宮室臺榭夫婦親屬也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宮室寢居大小有差高卑異等骨肉有恩故明王賢君修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敬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心縱意大爲宮室高爲臺榭雕文刻鏤以疲人力淫泆無別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中氣亂則稼穡不成

齊後主武平四年山東飢是時大興土木之功於仙都苑又起宮於邯鄲窮侈極麗後宮侍御千餘人皆賓衣玉食逆中氣之咎也

煬帝大業五年燕代齊魯諸郡飢先是建立東都制度崇侈又宗室諸王多遠徙邊郡

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下不敬陰氣勝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有下體生上體之痾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貌不恭

侯景僭即尊號升圜丘行不能正履有識者知其不免景尋敗
梁元帝既平侯景破蕭紀而有驕矜之色性又沉猜由是臣下離貳即位三年而爲西魏所陷帝竟不得其死
陳後主每祀郊廟必稱疾不行建寧令章華上奏諫曰拜三妃以臨軒祀宗廟而稱疾非祗肅之道後主怒而斬之又引江總孔範等內宴無復尊卑之序號爲狎客專以詩酒爲娛不恤國政秘書監傅綽上書諫曰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下人省嗜慾遠邪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擅權惡誠直如仇讒視時人如草芥後宮曳羅綺殿馬餘菽粟百姓流離轉屍蔽野神怒人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後主不聽驕恣日甚未幾而國滅
陳司空侯安都自以有安社稷之功驕矜日甚每侍宴酒酣輒箕踞而坐嘗謂文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又借華林園水殿與妻妾賓客置酒於其上帝甚惡之後竟誅死
東魏武定五年後齊文襄帝時爲世子屬神武帝崩秘不發喪朝魏帝於鄴魏帝宴之文襄起舞及嗣位又朝魏帝於鄴侍宴而惰有識者知文襄之不免後果爲盜所害
神武時司徒高昂青齊相府將直入門門者止之昂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不之罪尋爲西魏所殺
後齊後主爲周師所迫至鄴集兵斛律孝卿勸後主親勞將士宜流涕慷慨以感激之人當自奮孝卿授之以辭後主然之及對衆嘿無所言因赧然大笑左右皆哂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由是皆無戰心俄爲周師所虜
煬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當謂朕承藉餘緒而有四海耶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謂當世之賢皆所不逮書云謂人莫己若者亡帝自矜己以輕天下能不亡乎帝又言胥吳音其後竟終於江都此亦魯襄公終於楚宮之類也
常雨水
梁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霽洪範五行傳曰陰氣彊積然後生水雨之災時武帝頻年興師是歲又大舉北伐諸軍頗捷而士卒罷敝百姓怨望陰氣畜積之應也
陳太建十二年八月大雨霾霖時始興王叔陵驕恣陰氣盛彊之應也明年宣帝崩後主立叔陵刺後主於喪次宮人救之僅而獲免叔陵出閤就東府作亂後主令蕭摩訶破之死者千數
東魏武定五年秋大雨七十餘日元瑾劉思逸謀殺後齊文襄之應也
後齊河清三年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山東大水人多餓死是歲突厥寇幷州陰戎作梗此其應也
天統三年十月積陰大雨胡太后淫亂之所感也
武平七年七月大霖雨水潦人戶流亡是時駱提婆韓長鸞等用事小人專政之罰也
後周建德三年七月霖雨三旬時衛剌王直潛謀逆亂屬帝幸雲陽宮以其徒襲蕭章門尉遲運逆拒破之其日雨霽
大雨雪
梁普通二年三月大雪平地三尺洪範五行傳曰庶徵之常雨也然尤甚焉雨陰也雪又陰畜積其盛也皆妾不妾臣不臣之應時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於魏臣不臣之應也
大同三年七月青州雪害苗稼是時交州刺史李賁舉兵反僭尊號置百官擊之不能克
十年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是時邵陵王綸湘東王繹武陵王紀並權侔人主頗爲驕恣皇太子甚惡之帝不能抑損上天見變帝又不悟及侯景之亂諸王各擁彊兵外有赴援之名內無勤王之實委棄君父自相屠滅國竟以亡
東魏興和二年五月大雪時後齊神武作宰發卒十餘萬築鄴城百姓怨思之徵也
武定四年二月大雪人畜凍死道路相望時後齊霸政而步落稽舉兵反寇亂

數州人多死亡。

後齊河清二年二月大雪連雨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繁霜盡下是時突厥木杵可汗與周師入幷州殺掠吏人不可勝紀。

天統二年十一月大雪三年正月又大雪平地二尺武平三年正月又大雪是時馮淑妃陸令萱內制朝政陰氣盛積故天變屢見雷雨不時。

陳太建元年七月大雨震萬安陵華表又震慧日寺剎瓦官寺重閣門下一女子震死京房易飛候曰雷雨霹靂丘陵者逆先人令爲火殺人者人君用讒言殺正人時蔡景歷以奸邪任用右僕射陸繕以讒毀獲譴發病而死。

十年三月震武庫時帝好兵頻年北伐內外虛竭將士勞敝既克淮南又進圖彭汴毛喜切諫不納由是吳明徹諸軍皆沒遂失淮南之地武庫者兵器之所聚也而震之天戒若曰宜戢兵以安百姓帝不悟又大興軍旅其年六月又震太皇寺剎莊嚴寺鐘樓重陽閣東樓鴻臚府門太皇莊嚴二寺陳國奉佛之所重陽閣每所遊宴鴻臚賓客禮儀之所在而同歲震者天戒若曰國威已喪不務修德後必有恃佛道耽宴樂棄禮儀而亡國者陳之君臣竟不悟至後主之代災異屢起懼而於太皇寺捨身爲奴以祈冥助不恤國政耽酒色棄禮法不修鄰好以取敗亡。

齊武平元年夏震丞相段孝先南門柱京房易傳曰震擊貴臣門及屋者不出三年佞臣被誅後歲和士開被戮。

木冰

東魏武定四年冬天雨木冰洪範五行傳曰陰之盛而凝滯也木者少陽貴臣象也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襲之木冰一名介介者兵之象也時司徒侯景制河南及神武不豫文襄憚其爲亂而徵之景因舉兵反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並爲景所執尋貴臣有害之應也。

其後左僕射慕容紹宗與景戰於潁陽俘斬五萬。

後齊天保二年雨木冰三日初清河王岳爲高歸彥所譖是歲以憂死。

武平元年冬雨木冰明年二月又木冰時錄尚書事和士開專政其年七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之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尚書右僕射馮子琮並坐儼賜死九月儼亦遇害。

六年七年頻歲春冬木冰其年周師入晉陽因平鄴都後主走青州貴臣死散州郡被兵者不可勝數。

大雨雹

梁中大通元年四月大雨雹洪範五行傳曰雹陰脅陽之象也時帝數捨身爲奴拘信佛法爲沙門所制。

陳太建二年六月大雨雹十年四月又大雨雹十三年九月又雨雹時始興王叔陵驕恣陰結死士圖爲不逞帝又寵遇之故天三見變帝不悟及帝崩叔陵果爲亂逆。

服妖

後齊婁后臥疾寢衣無故自舉俄而后崩。

文宣帝末年衣錦綺傳粉黛數爲胡服微行市里粉黛者婦人之飾陽爲陰事君變爲臣之象也及帝崩太子嗣位被廢爲濟南王又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錦綵非帝王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齊亡之效也。

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狀如墾幗又爲白蓋此二者喪禍之服也後主果爲周武帝所滅父子同時被害。

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縷縷之服而行乞其間以爲笑樂多令人服爲衣以相執縛後主果爲周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爲業。

後周大象元年服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侍衛之官服五色雜以紅紫令天下車以大木爲輪不施輻輮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粧黃眉又造下帳如送終之具令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而祭之又將五輅載婦人身率左右步從又倒懸鷄及碎瓦於車上觀其作聲以爲笑樂皆服妖也帝尋暴崩而政由於隋周之法度皆悉改易。

開皇中房陵王勇之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家婦人所服領巾制同槃幡軍

婦人爲陰臣象也而服兵幟臣有兵禍之應矣勇竟以邊害世積坐伏誅

雞禍

開皇中有人上書言頻歲已來雞鳴不鼓翅頰腋下有物而妨之翮不得舉肘腋之臣當爲變矣書奏不省京房易飛候曰雞鳴不鼓翅國有大害其後大臣多被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

大業初天下雞多夜鳴京房易飛候曰雞夜鳴急令又云昏而鳴百姓有事人定鳴多戰夜半鳴流血漫漫及中年已後軍國多務用度不足於是急令暴賦賣成守宰百姓不聊生矣各起而爲盜戰爭不息屍骸被野

龜孽

開皇中掖庭宮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宮司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逢但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牀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牀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絕龜者水居而靈陰謀之象晉王詔媚宮掖求嗣之應云

青眚青祥

陳禎明二年四月鼉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近青祥也京房易飛候曰鼠無故羣居穴來衆者其君死未幾而國亡

金沴木

陳天嘉六年秋七月儀賢堂無故自壓近金沴木也時帝威修宮室起顯德等五殿稱爲壯麗百姓失業故木失其性也儀賢堂者禮賢尚齒之謂無故自壓天戒若曰帝好奢侈不能用賢使能何用虛名也帝不悟明年竟崩

禎明元年六月宮內水殿若有刀鋸斫伐之聲其殿因無故而倒七月朱雀航又無故自沉時後主威修園囿不虔宗廟水殿者遊宴之所朱雀航者國門之大路而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宮室毀津路絕後主不悟竟爲隋所滅宮廟爲墟

後齊孝昭帝將誅楊愔乘車向省入東門牐竿無故自折帝甚惡之歲餘而崩

河清三年長廣郡龍事梁忽剉若人狀太守惡而削去之明日復然長廣帝本封也木爲變不祥之兆其年帝崩

武平七年秋穆后將如晉陽向北宮辭胡太后至宮內門所乘七寶車無故陷入於地牛沒四足是歲齊滅后被虜於長安

後周建德六年青城門無故自崩青者東方色春宮之象也時皇太子無威儀禮節青城門無故自崩者皇太子不勝任之應帝不悟明年太子嗣位果爲無道周室危亡實自此始

大業中齊王暕於東都起第新構寢堂其栿無故而折時上無太子天下皆以暕次當立公卿屬望暕遂驕恣呼術者令相又爲厭勝之事堂栿無故自折木失其性奸謀之應也天見變以戒之暕不悟後竟得罪於帝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毛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故有口舌之痾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言不從

梁武陵王紀僭即帝位建元曰天正承聖侯孺搖曰王不克矣昔桓玄年號大亨有識者以爲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曰天正正之爲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而敗

後齊文宣帝時太子殷當冠詔令邢子才爲制字子才字之曰正道帝曰正一止也吾兒其誉乎子才請改帝不許曰天也因顧謂常山王演曰奪時任汝慎無殺也及帝崩太子嗣位常山果廢之而自立殷尋見害

武成帝時左僕射和士開言於帝曰自古帝王靈爲灰土堯舜桀紂竟亦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爲自勤約也帝悅其言彌加淫侈士開既導帝以非道身又擅權竟爲御史中丞所殺

武平中陳人寇彭城後主發言憂懼侍中韓長鸞進曰纔失河南猶得爲龜茲國子淮南今沒何足多慮人生幾何時但爲樂不須憂也帝甚悅遂耽荒酒色不以天下爲慮未幾爲周所滅

武平七年後主爲周師所敗走至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恆改元隆化時人離合其字曰降死竟降周而死

周武帝改元爲宣政梁主蕭巋離合其字爲宇文亡曰其年六月帝崩
宣帝在東宮時不修法度武帝數撻之及嗣位摸其痕而大罵曰死晚也年又改元爲大象蕭巋又離合其字曰天子冢明年而帝崩
開皇初梁王蕭琮改元爲廣運江陵父老相謂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當爲軍所走乎其後琮朝京師而被拘留不反其叔父嚴掠居人以叛梁國遂廢
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晉王曰英秦王曰俊蜀王曰秀開皇初有人上書曰勇者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爲英萬人之秀爲俊斯乃布衣之美稱非帝王之嘉名也帝不省時人呼楊姓多爲贏者或言於上曰楊英反爲贏秧帝聞而不懌遽改之其後勇俊秀皆被廢黜煬帝嗣位終失天下卒爲楊氏之殃
煬帝即位號年曰大業識者惡之曰於字離合爲大者來也尋而天下喪亂率土遭荼炭之酷焉
煬帝常從容謂秘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汝其知之時議者以爲古先哲王之取天下也明四目達四聰懸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以開言者之路猶恐忠言之不至由是澤數四海慶流子孫而帝惡直言雖諫士其能久乎竟遂殺逆
旱
梁天監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洪範五行傳曰若持亢陽之節興師動衆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從故陽氣盛而失度陰氣沉而不附陽氣盛旱災應也初帝起兵襄陽破張沖敗陳伯之及平建康前後連戰百姓勞敝及即位後復與魏交兵不止之應也
陳太建十二年春不雨至四月先是周師掠淮北始興王叔陵等諸軍敗績淮北之地皆沒於周蓋其應也
東魏天平四年并晉汾建晉絳秦陝等諸州大旱人多流散是歲齊神武與西魏戰於沙苑敗績死者數萬
東魏武定二年冬春旱先是西魏師入洛陽神武親帥軍大戰於邙山死者數萬
後齊天保九年夏大旱先是大發卒築長城四百餘里勞役之應也
乾明元年春旱先是發卒數十萬築金鳳聖應榮光三臺窮極侈麗不恤百姓亢陽之應也
河清二年四月并晉已西五州旱是歲發卒築鄭嗣突厥二十萬衆毀長城寇恆州
後主天統二年春旱是時大發卒起大明宮
開皇四年已後京師頻旱時遷都龍首建立宮室百姓勞敝亢陽之應也
大業四年燕代緣邊諸郡旱時發卒百餘萬築長城帝親巡塞表百姓失業道殣相望
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時發四海兵帝親征高麗六軍凍餒死者十八九
十三年天下大旱時郡縣鄉邑悉遣築城發男女無少長皆就役
詩妖
梁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讌於重雲殿沙門誌公忽然起僛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歹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於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而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賦朱异之言以納景景之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午年帝憂崩十年四月八日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曰兀尾狗子始著狂欲死不死醫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三湘橫尸一旦無人藏侯景小字狗子初自懸瓠來降懸瓠則古之汝南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卽景奔敗之所
天監中茅山隱士陶弘景爲五言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忽作單于宮及大同之季公卿唯以談玄爲務夷甫平叔朝賢也侯景作亂遂居昭陽殿
大同中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爲羈勒

陳初有童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渓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所敗擒本名擒虎黃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

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詞曰桃葉復桃葉度江不用橈但度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晉王伐陳之始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度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之應

陳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功未畢而爲隋師所虜

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也

齊神武始移都於鄴時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鄴里寄書與婦母好看新婦子魏孝靜帝者濟河王之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宮室未備即遷禪代作窠未成之效也孝靜尋崩文宣以后爲太原長公主降於楊愔時婁后尚在故言寄書於婦母新婦子斥后也

武定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滅亀者齊姓也燈文襄名五年神武崩摧折之應七年文襄遇盜所害滅之徵也

天保中陸卬和入國書其屋壁曰十年天子爲倒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時文宣帝享國十年而崩廢帝嗣立百餘日用替厥位孝昭即位一年而崩此其效也

武平元年童謠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龍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返爲士開所譖死

二年童謠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却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瑯邪王儼執士開送於南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謠曰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鑑正好十月洗蕩飯盆十一月出却趙老七月士開被誅九月瑯邪王遇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爲西兗州刺史

武平末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樽但滿酌時移后母子淫僻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黃花尊逢齊亡欲落之應也

鄴中又有童謠曰金作搥帶玉作把淨掃殿屋迎西家未幾周師入鄴

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鷄鳴秪有阿舅無外甥靜帝隋氏之甥既遜位而崩諸舅殪盛

周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蹋蹀而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遊帝即位二年而崩

開皇十年高祖幸幷州宴秦孝王及王子柏帝爲四言詩曰紅顏詎幾玉貌須臾一朝花落白髮難除明年後歲誰有誰無明年而子相卒十八年而秦孝王薨

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長樂宮飲酒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詠帝泣下霑襟侍御者莫不歔欷帝因幸江都復作五言詩曰求歸不得去真成遭箇舂爲鼈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弒即遭舂之應也是年盜賊蜂起道路隔絕帝懼遂無還心帝復夢二賢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度江水由是築居丹陽將居焉功未就而帝被弒

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鵝遶陽山宛轉花木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盜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盡驚疑之辭也

毛蟲之孽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臥內方晝有狸鬬於欄上隨而獲之太清中遇侯景之亂將兵援臺城至鍾山有蠶熊無何至蠶綸所乘馬毛蟲之孽也綸葬爲王僧辯所敗亡至南陽爲西魏所殺

中大同中每夜狐鳴闕下數年乃止京房易飛候曰野獸羣鳴邑中且空虛俄而國亂丹陽死喪略盡

陳禎明初狐入牀下捕之不獲京房易飛候曰狐入君室室不居未幾而國滅

東魏武定三年九月豹入鄴城南門格殺之五年八月豹又上銅爵臺京房易

飛候曰野獸入邑及至朝廷者道上官府門有大害君亡是歲東魏師敗於玉壁神武遇疾崩

後齊武平二年有兔出廟社之中京房易飛候曰兔入王室其君亡案廟者祖宗之神室也後五歲周師入鄴後主東奔

武平末幷肆諸州多狼而食人洪範五行傳曰狼貪暴之獸大體以白色爲主兵之表也又似犬近犬禍也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妖狼食人時帝任用小人競爲貪暴殘賊人物食人之應尋爲周軍所滅兵之象也

武平中朔州府門外無何有小兒脚跡又擁土爲城雉之狀時人怪而察之乃狐媚所爲漸流至幷鄴與武定三年同占是歲南安王思好起兵於北朔直指幷州爲官軍所敗鄭子饒羊法暠等復亂山東

犬禍

後齊天保四年鄴中及頓丘並有犬與女子交洪範五行傳曰異類不當交而交淫亂之氣犬交人爲犬禍犬禍者亢陽失衆之應也時帝不恤國政恩澤不流於其國

後主時犬爲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號給兵以奉養食以粱肉藉以茵蓐天奪其心爵加於犬近犬禍也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後主不悟遂以取滅

後周保定三年有犬生子腰已後分爲兩身二尾六足犬猛畜而有爪牙將士之象也時宇文護與侯伏侯龍恩等有謀懷貳犬體後分此其應也

大業元年扇門百姓間犬多去其主羣衆於野形頓變如狼而噉噬行人數年而止五行傳曰犬守禦者也而今去其主臣下不附之象形變如狼狼色白爲主兵之應也其後帝窮兵黷武勞役不息天戒若曰無爲勞役守禦之臣將叛而爲害帝不悟遂起長城之役續有西域遠東之舉天下怨叛及江都之變並宿衛之臣也

白眚白祥

梁大同二年地生白毛長二尺近白祥也孫盛以爲勞人之異先是大發卒築浮山堰功費鉅億功垂就而復潰者數矣百姓厭役吁嗟滿道

齊河清元年九月滄洲及長城之下地多生毛或白或黑長四五寸近白祥也時北築長城內興三臺人苦勞役

開皇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髮尾長者三尺餘短者六七寸京房易飛候曰天雨毛其國大飢是時關中旱米粟涌貴

後齊天統初岱山封禪壇玉璧自出近白祥也岱山王者易姓告代之所玉璧所用幣而自出將有易姓者用幣之象其後齊亡地入于周及高祖受周禪天下一統焚柴太山告祠之應也

武平三年白水巖下青石壁傍有文曰齊亡走人改之爲上延後主以爲嘉瑞百寮畢賀後周師入國後主果棄鄴而走

開皇十七年石隕於武安滏陽閒十餘洪範五行傳曰石自高隕者君將有危殆也後七載帝崩

開皇末高祖於宮中埋二小石於地以誌置牀之所未幾變爲玉劉向曰玉者至貴也殘將爲貴之象及大業末盜皆僭名號

大業十三年西平郡有石文曰天子立千年百寮稱賀有識者尤之曰十年萬歲者身後之意也今稱立千年者禍在非遠明年而帝被殺

木沴金

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麒麟動木沴金也動者遷移之象天戒若曰園陵無主石麟將爲人所徙也後竟國亡

後齊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駐孟以爲石陰類下人象殿上石自起者左右親人離叛之應及周師東伐龍臣尉相願乞扶貴和兄弟韓鳳業之徒皆叛入周

梁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于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於車上振躍者三車兩轅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又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變奮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木沴金也劉向曰失衆心令不行言不從以亂金氣也石爲陰臣象也臣將爲變之應梁武暮年不以政事爲意君臣

唯聽佛經談玄而已朝綱紊亂令不行言不從之咎也其後果致侯景之亂

周建德元年獲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著車壁又絶繩而下時帝既滅齊又事淮南征伐不息百姓疲斂失衆心之應也

隋書卷二十二

五行志上鷹飛于鼎耳之上○按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訓雉雊雉臣映斗按本文以鷹代雉唐諱雉名也

其替乎○各本替訛簪按爾雅釋言替廢也从替與簪異簪即僭字與僭同有鷹熊無何至醬綸所乘馬○兩舊本鷹訛鞏臣映斗按庾信哀江南賦鷹熊傷馬正謂此事又淮南子熊羆鷹豹藏今從元本作鷹

時宇文護與侯伏侯龍恩有謀憤貳○監本伏作住一本侯伏侯作侯伏侯一本龍恩無恩字臣映斗按周書晉陽公護本傳邙山之役護率衆先鋒爲敵人所圍都督侯伏侯龍恩挺身扞衛方得免今從改正

隋書卷二十二考證

隋書卷二十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十八

五行下

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知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羽蟲之孽故有羊禍故有目疾有赤眚赤祥惟水沙火

常燠

後齊天保八年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事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時帝狂躁荒淫無度之應

草妖

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蔟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蓋草妖也視不明之咎時晉王陰有奪宗之計詔事親晏以求聲譽皇太子高祖惑之人參不當言有物憑之上黨黨與也親要之人乃黨晉王而譖太子高祖不悟聽邪言廢無辜有罪用因此而亂也

羽蟲之孽

梁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坐廳事有野鳥如鵲數百飛屋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在京房易飛候曰野鳥入君室其邑虛君亡之他方後綸爲湘東王所襲竟致奔亡爲西魏所殺

侯景在梁將受錫命陳備物於庭有野鳥如山鵲赤嘴於冊書之上鵲鵲鳴於殿與中大同元年同占景尋敗將亡入海中爲羊賜所殺

陳後主時蔣山有寒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京房易飛候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鳥於上鳴吳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爲墟又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於殿庭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臧草變灰獨足者叔寶獨行無衆之應臧草成灰者陳政蕪穢被穿入地所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之義也

後齊孝昭帝即位之後有雉飛上御座占同中大同元年又有鳥止於後園其色赤形似鴨而有九頭其年帝崩

天統三年九月鶡眷爲集仙都苑京房易飛候曰非常之鳥來宿於邑中邑有兵周師入鄴之應也

武成胡后生後主初有梟升后帳而鳴梟不孝之鳥不祥之應也後主嗣位胡后淫亂事彰遂幽后於北宮焉

武平七年有鸛巢太極殿又巢幷州嘉陽殿雉集晉陽宮御座獲之京房易飛候曰鳥無故巢居君門及殿屋上邑且虛其年國滅

周大象二年二月有禿鶖巢洛陽宮太極殿其年帝崩後宮常虛

開皇初梁主蕭琮新起後有鵂鶹集其帳隅未幾琮入朝被留於長安梁國遂廢

大業末京師宮室中恆有鴟鴞之類無數翔集其間俄而長安不守

十三年十一月烏鵲巢帝幔幄驪不能止帝尋遇弒

羊禍

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翬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鬬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近羊禍也

洪範五行傳曰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狀如新生犬者羔類也雲體掩蔽邪佞之象羊國姓羔羊子也皇太子勇既升儲貳晉王陰毀而被廢鬬二羔鬬一羔墜之應也

恭帝義寧二年鄜遼太守司馬武獻羊羔生而無尾時議者以爲楊氏子孫無後之象是歲煬帝被殺於江都恭帝遜位

赤眚赤祥

梁天監十五年七月荊州市殺人而身不僵首墮於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荊州大旱近赤祥冤氣之應

陳太建十四年三月御座幔上見一物如車輪色正赤尋而帝患無故大叫數聲而崩

至德三年十二月有赤物隕於太極殿前初下時鐘皆鳴又雷進白飲忽變爲血又有血霑殿階遲遲然至御牀導而國滅

後齊河清二年太原兩血劉向曰血者陰之精傷害之象僵尸之類也明年周師與突厥入幷州大戰城西伏屍百餘里京房易飛候曰天兩血染衣國亡君戮亦後主亡國之應

四月三月有物隕於殿庭色赤形如數斗器衆星隨者如小鈴四月婁太后崩

武平中有血點地自咸陽王斛律明月宅而至於太廟大將社稷之臣也後主以讒言殺之天戒若曰殺明月則宗廟隨而覆矣後主不悟國祚竟絕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有魚孽有蟲禍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寒

東魏武定四年二月大寒人畜凍死者相望於道京房易飛候曰誅過深當燠而寒是時後齊神武作相先是爾朱文暢等謀害神武事泄伏誅諸與交通者多有遣死

河清元年歲大寒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識曰殺無罪其寒必異是時帝淫於文宣李后因生子后愧恨不舉之帝大怒於后前殺其子太原王紹德后大哭帝保后而撻殺之投於水中良久乃蘇冤酷之應

梁天監三年三月六年三月並隕霜殺草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謂亡法厥罰霜是時大發卒拒魏軍於鍾離連兵數歲

大同三年六月胸山隕霜

陳太建十年八月隕霜殺稻菽是時大興師選衆遣將吳明徹與周相拒於呂梁

鼓妖

梁天監四年十一月天清朗西南有電光有雷聲二易曰鼓近以雷霆霆近鼓妖洪範五行傳曰雷霆託於雲猶君之託於人也君不恤於天下故兆人有怨叛之心也是歲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

十九年九月西北隱隱有聲如雷赤氣下至地是歲蓋殺東莞琅邪二郡守以胸山引魏軍

中大通六年十二月西南有聲如雷其年北梁州刺史蘭欽舉兵反

陳太建二年十二月西北有聲如雷其年湘州刺史華皎舉兵反

齊天保四年四月西南有聲如雷是時帝不恤天下興師旅

後周建德六年正月西方有聲如雷未幾吐谷渾寇邊

開皇十四年正月旦廉州連雲山有聲如雷是時五羌反叛侵擾邊鎮

二十年無雲而雷京房易飛候曰國將易君下人不靜小人先命國凶有甲兵

後數歲帝崩漢王諒舉兵反徙其黨數十萬家

大業中滎陽石鼓頻歲鳴其後天下大亂兵戎並起

魚孽

梁大同十年三月帝幸朱方至四鄙中及玄武湖魚皆驤首見於上若望乘輿者帝入宮而沒洪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下人將舉兵圍宮而覬覦乘輿之象也後果有侯景之亂

齊神武武平七年相州麟遊泊魚盡飛去而水涸洪範五行傳曰急之所致魚陰類下人象也晏子曰河伯以水爲國以魚爲百姓水涸魚飛國亡人散之象明年而國亡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鬬猶臣下興起小人從之而鬬也明年帝崩國失政尉迥起兵相州高祖遣兵擊敗之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有老翁皓首白幘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不復見但有一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剖其腹得秫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後數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

大業十二年淮陽郡驛人入子城鑿斷羅郭至女垣之下有穴其中得鯉魚長七尺餘昔魏嘉平四年魚集武庫屋上王肅以爲魚生於水而亢於屋水之物失其所也邊將殆棄甲之變後果有東關之敗是時長白山賊寇掠河南月

餘賊至城下郡兵拒之反爲所敗男女死者萬餘人

蟲妖

梁大同初大螟籠門松柏葉皆盡洪範五行傳曰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京房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視以蟲蟲無益於人而食萬物也是時公卿皆以虛譚爲美不親職事無益食物之應也

後齊天保八年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螟蟻人皆祭之帝問魏尹丞崔叔瓚曰何故蟲叔瓚對曰五行志云土功不時則螟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修三臺故致災也帝大怒毆其頰擿其髮溷中物塗其頭役者不止九年山東又螟十年

幽州大螟洪範五行傳曰刑罰暴虐貪婪不厭興師動衆取城修邑而失衆心則蟲爲災是時帝用刑暴虐勞役不止之應也

後周建德二年關中大螟

開皇十六年幷州螟時秦孝王後亟刻百姓盛修邸第後竟獲譴死

疵禍

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頭陀法於人場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貪他一命言罷而去賢聖道者君上之所行也皇太子勇嘗嗣業行君上之道而被囚廢之象也一命者言爲煬帝所殺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若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每匿救得全後數年而帝崩歲盡之應

黑眚黑祥

梁承聖三年六月有黑氣如龍見於殿內近黑祥也黑周所尚之色今見於殿內周師入梁之象其年爲周所滅帝亦遇害

陳太建五年六月西北有黑雲屬地散如猪者十餘洪範五行傳曰當有兵起西北時後周將王軌軍於呂梁明年擒吳明徹軍皆覆沒

火沴水

後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襄楷曰河諸侯之象應濁反清諸侯將爲天子之象是後十餘歲隋有天下

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鏡澈十二年龍門又河清後二歲大唐受禪

陳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荊州禎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瘴洪範五行傳曰火沴水也法嚴刑酷傷水性也五行變節陰陽相干氣色繆亂皆敗亂之象也京房易占曰水化爲血兵且起是時後主初卽位用刑酷暴之應其後爲隋師所滅

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黑水在關中而今淮南水黑荊揚州之地陷於關中之應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池水變爲血與陳太建十四年同占是時刑罰嚴急未幾國亡

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昏蒙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有脂夜之妖有華孽有牛禍有心腹之痾有黃眚黃祥木金水火沴土

常風

梁天監六年八月戊戌大風折木京房易飛候曰角曰疾風天下昏不出三月中兵必起是歲魏軍入鍾離

承聖三年十一月癸未帝閱武於南城北風大急昏天晝闇洪範五行傳曰人君昏亂之應時帝既平侯景公卿咸勸帝反丹陽帝不從又多猜忌有昏亂之行故天變應之以風是歲爲西魏滅

陳天嘉六年七月癸未大風起西南吹倒鎮臺候樓洪範五行傳以爲大臣專恣之咎時太子沖幼安成王頊專政帝不時抑損明年崩皇太子嗣位頊遂廢之

太建十二年六月壬戌大風吹壞承門中闕十二年九月夜又風發屋拔樹始興王叔陵專恣之應

至德中大風吹倒朱雀門

祿明三年六月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海水入石頭淮是時後主任司馬申諫戮忠讜沈客卿施文慶專行邪僻江總孔範等樂昏淫擾杜塞聰明昏亂之咎

後齊河清二年大風三旬乃止時帝初委政佞臣和士開專恣日甚

天統三年五月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天變再見而帝不悟明年帝崩後主昭內外妻妾皆先諂士開然後開徹趙郡王叡馮翊王潤按士開驕恣不宜仍居內職反爲士開所譖叡竟坐死士開出入宮掖生殺在口尋爲琅邪王儼所誅

七年三月大風起西北發屋拔樹五日乃止時高阿那瓌駱提婆等專恣之應

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京都大風發屋拔樹秦隴壓死者千餘人地大震皆應

禪寺鐘三鳴佛殿門鎖自開銅像自出戶外鐘鼓自鳴者近鼓妖也楊雄以爲人君不聽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鼓妖見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左僕射楊素權傾人主帝聽二人之讒而黜僕射高熲廢太子勇爲庶人晉王鈞虛名而見立恩心皆亂陰氣盛之象也鎖及銅像並金也金動木震之水沙金之應洪範五行傳曰失衆心甚之所致也高熲楊勇無罪而盛廢黜失衆心也

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驛在道忽爲迴風所飄幷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

煬帝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載漢王諒在幷州潛謀逆亂車及驟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顛隕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遊發兵反州縣響應衆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夜妖

梁承聖二年十月丁卯大風晝晦天地昏暗近夜妖也京房易飛候曰羽日風天下哭人大疾不然多寇盜三年爲西魏所滅

陳禎明三年正月朔旦雲霧晦冥入鼻辛酸後主昏昧近夜妖也洪範五行傳曰王失中臣下彊盛以蔽君明則雲陰是時北軍臨江柳莊任蠻奴並進中敌後主威佞臣孔範之言而晏闇不能用以致覆敗

東魏武定四年冬大霧六日晝夜不解洪範五行傳曰晝而晦冥若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明年元瑾劉思逸謀殺大將軍之應

周大象二年尉迥敗於相州坑其黨與數萬人於遊豫園其處每聞鬼夜哭聲洪範五行傳曰哭者死亡之表近夜妖也鬼而夜哭者將有死亡之應京房易飛候曰鬼夜哭國將亡明年周氏王公皆見殺周室亦亡

仁壽中仁壽宮及長城之下數聞鬼哭聲而獻后及帝相次而崩於仁壽宮

大業八年楊玄感作亂於東都尚書樊子蓋坑其黨與於長夏門外前後數萬洎于末年數聞其處鬼哭有呻吟之聲與前同占其後王世充害越王侗于洛陽

華孽

後齊武平元年槐華而不結實槐三公之位也華而不實萎落之象至明年錄尚書事和士開伏誅龍東王胡長仁太保琅邪王儼皆遇害左丞相段韶薨

陳後主時有張貴妃孔貴嬪並有國色稱爲妖艷後主惑之寵冠宮掖每充侍從詩酒爲娛一入後庭數旬不出荒淫傲慢莫知紀極府庫空竭頭會箕斂天下怨叛將士離心敵人鼓行而進莫有死戰之士女德之咎也及敗亡之際後主與孔姬俱投於井隋師執張貴妃而戮之以謝江東洪範五行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以色亂國故謂華孽

齊後主有寵姬馮小憐慧而有色能彈琵琶尤工歌舞後主惑之拜爲淑妃選綵女數千爲之羽從一女之飾動費千金帝從禽於三堆而周師大至邊吏告急相望於道帝欲班師小憐意不已更請合圍帝從之由是遽留而晉州遂陷後與周師相遇於晉州之下坐小憐而失機者數矣因而國滅齊之士庶至今咎之

牛禍

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牛禍也象類言之又爲龍蛇之孽魯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時以爲天不享棄宣公也五行傳曰逆君道傷故有龍蛇之孽是時紀雖以赴援爲名而實妄自尊亢思心之咎神不享君道傷之應果爲元帝所敗

後齊武平二年幷州獻五足牛牛禍也洪範五行傳曰牛事應宮室之象也帝尋大發卒於仙都苑穿池築山樓殿間起窮華極麗功始就而國亡

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者與黑者鬬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于河近牛禍也黑者周之所尚色死者滅亡之象後數載周果滅而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以黃

大業初恆山有牛四脚膝上各生一蹄其後建東都築長城開溝洫

心腹之痾

陳禎明三年隋師臨江後主從容而言曰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弗摧敗彼何爲者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北軍豈能飛度耶臣每患官卑彼若度來臣爲太尉矣後主大悅因奏妓縱酒賦詩不輟心腹之痾也存亡之機定之俄頃君臣旰食不暇後主已不知懼孔範從而蕩之天奪其心曷能不敗陳國遂亡範亦遷徙

齊文宣帝嘗宴於東山投杯赫怒下詔西伐極陳甲兵之盛既而泣謂羣臣曰黑衣非我所制卒不行有識者以帝精魄已亂知帝祚之不永帝後竟得心疾耽荒酒色性忽狂暴數年而崩

武成帝丁太后憂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侍者進白袍帝大怒投之臺下未幾而崩

黃眚黃祥

梁大同元年天雨土二年天雨灰其色黃近黃祥也京房易飛候曰閣喜不及玆謂有知厥異黃厥咎龍厥災不嗣蔽賢絕道之咎也時帝自以爲聰明博達惡人勝己又篤信佛法捨身爲奴絕道蔽賢之罰也

大寶元年正月天雨黃沙二年簡文帝夢丸土而吞之尋爲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而斃諸子遇害不嗣之應也

陳後主時夢黃衣人圍城後主惡之遶城植樹盡伐去之隋高祖受禪之後上下通服黃衣未幾隋師攻圍之應也

後周大象二年正月天雨黃土移時乃息與大同元年同占時帝昏狂滋甚期年而崩至于靜帝用邏厥位絕道不嗣之應也

開皇二年京師雨土是時帝懲周室諸侯微弱以亡天下故分封諸子並爲行臺事制方面失土之故有土氣之祥其後諸王各謀爲逆亂京房易飛候曰天雨土百姓勞苦而無功其時營都邑後起仁壽宮顧山堙谷丁匠死者大半

裸蟲之孽

梁大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墜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揭徐兗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土效之無驗

大寶二年京口人於藏兒年五歲登城西南角大樓打鼓作長槍鼓兵象也是時侯景亂江南

陳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京房占曰長人見亡後二歲帝崩

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而大言曰畢國主後主立而作終之應也

至德三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而更生有牧牛人聞而出之

禎明二年有船下忽聞人言曰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二尺而無頭明年陳滅

齊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是後政由姦佞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後主時有桑門貌若狂人見烏則向之作禮見沙門則歐辱之烏周色也未幾齊爲周所吞滅除佛法

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于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致攫人之變也是時晉湯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己陰懷篡逆天戒若曰君臣之分已倒矣將行攫噬之禍帝見弊而悟遂誅晉公親萬機躬節儉克平齊國號爲高祖轉禍爲福之效也

武帝時有強練者佯狂持一瓠至晉湯公護門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備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於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帒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幾周滅高祖移都長安城

為蟲矣

開皇六年雷州有老翁化為蜚獸

七年相州有桑門變為蛇尾繞樹而自抽長二丈許

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其年帝崩

大業元年鷹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戎圍帝於鷹門

四年鷹門宋谷村有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數日所埋處雲霧晝合從地雷震而上視之洞穴失卵所在

六年趙郡李來王家婢產一物大如卵

六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幘橫刀持香花自稱彌勒佛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伏誅

入年有潛公者若狂人於東都大叫唱賊帝聞而惡之明年玄感舉兵圍洛陽

十二年潛公又叫賊李密逼東都孟讓燒覽東都市而去

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為蛇為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遥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為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竇楊即將以兵攔之夜至其所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即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幷坐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人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為大聖因舉兵反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

木金水火診土

梁天監五年十一月京師地震木金水火診土也洪範五行傳曰臣下威將動而為害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冬十一月者其邑饑亡時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明年霜歲儉人饑

普通三年正月建寧地震是時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

六年十二月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冬動有音以十二月者其邑有行兵是時帝令豫章王綜將兵北伐

中大通五年正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以春動歲不昌是歲大水百姓饑饉

大同三年十一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震以十一月邑有大喪及饑亡明年霜為災百姓饑

三月十月建康地震是歲會稽山賊起

七年二月建康地震是歲交州人李賁舉兵逐刺史蕭諮

九年閏正月地震李賁自稱皇帝署置百官

太清三年四月建康地再震時侯景自為大丞相錄尚書帝所須不給是月以憂憤崩

陳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時王琳立蕭莊於郢州

太建四年十一月地震陳將應反閩中

禎明元年正月地震施文慶沈客卿專恣之應也

東魏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而且然京房易妖占曰地自陷其君亡祖暐曰火陽精也地者陰主也地然越陰之道行陽之政臣下擅恣終以自害時後齊神武作宰而侯景專擅河南後二歲神武果崩景遂作亂而自取敗亡之應

後齊河清二年幷州地震和士開專恣之應

後周建德二年涼州地頻震城郭多壞地裂出泉京房易妖占曰地分裂羌夷叛時吐谷渾頻寇河西

開皇十四年五月京師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五月人流亡是歲關中飢帝令百姓就糧於關東

仁壽二年四月岐雍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四月五穀不熟人大飢

三年梁州梵谷山崩洪範五行傳曰崩散落背叛不事上之類也梁州為漢地

明年漢王諒舉兵反。

大業七年砥柱山崩雍河逆流數十里劉向洪範五行傳曰山者君之象水者陰之衆人之類也天戒若曰君人擁威重將崩壞百姓不得其所時帝興遼東之師百姓不堪其役四海怨叛帝不能悟卒以滅亡

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眵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則有龍蛇之孽則有禍雲陰

開皇二十年十月久陰不雨劉向曰王者失中臣下彊盛而蔽君明則雲陰是時獨孤后遂與楊素陰謀太子勇廢爲庶人

射妖

東魏武定四年後齊神武作宰親率諸軍攻西魏於玉壁其年十一月帝不豫班師將士震懼皆曰韋孝寬以定功誓射殺丞相西魏下令國中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神武聞而惡之其疾暴增近射妖也洪範五行傳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神武行殿中將軍曹魏諫曰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帝不從頓軍五旬頻戰沮蚡又聽孤虛之言於城北斷汾水起土山其處天險千餘尺功竟不就死者七萬氣逆天之谷也其年帝崩明年王思政擾河南

武平後主自幷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發狂意後主以爲狐媚伏草中彎弓而射之傷數人幾中後主後主執而斬之其人不自覺也狐而能媚獸之妖妄也時帝不恤國政專與內人閹豎酣歌爲樂或衣婦服衣行乞爲娛此妖妄之象人又射之兵戎禍亂之應也未幾而國滅

龍蛇之孽

梁天監二年北梁州潭中有龍鬬潰霧數里龍蛇之孽洪範五行傳曰龍獸之難審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審君道傷則龍亦害鬬者兵革之象也京房易飛候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鬬是時帝初即位而有隙伯之劉季連之亂國內危懼

普通五年六月龍鬬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之處樹木皆折開數十丈與天監二年同占經建陵而樹木折者國有兵革之禍園陵殘毀之象時帝專以講論爲務不從耕戰將輕而卒惰君道既傷故有龍孽之應帝殊不悟至太清元年黎州水中又有龍鬬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南走黑龍隨之其年侯景以兵來降帝納之而無備國人皆懼俄而難作帝以憂崩

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中明旦視之大如驢將以戟刺之俄見庭中及室中各有大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洪範五行傳曰龍陽類貴象也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見庶人邑里室家井中幽深之象也諸侯且有幽執之禍皇不建之谷也後侯景反果幽殺簡文于酒庫宗室王侯皆幽死

陳太建十一年正月龍見南兗州池中與梁大同十年同占未幾後主嗣位驕淫荒怠動不得中其後竟以國亡身被幽執

東魏武安元年有大蛇見武牢城是時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妻李氏慧而艷世子澄悅之仲密內不自安遂以武牢叛陰引西魏大戰於河陽神武爲西兵所窘僅而獲免死者數千

後齊天保九年有龍長七八丈見齊州大堂占同大同十年時常山長廣二王權重帝不思抑損明年帝崩太子殷嗣立常山王演果廢帝爲濟南王幽而害之

河清元年龍見濟州浴堂中占同天保九年先是平秦王歸彥受昭帝遺詔立太子百年爲嗣而歸彥遂立長廣王湛是爲武成帝而廢百年爲樂陵王竟以幽死

大統四年貴鄉人伐枯木得一黃龍折脚死於孔中齊稱木德龍君象木枯龍死不祥之甚其年武成崩

武平三年龍見邯鄲井中其氣五色屬天又見汲郡佛寺涸井中占同河清元年後主竟降周後被誅

武平七年幷州招遠樓下有赤蛇與黑蛇鬬數日赤蛇死赤齊倘色黑周倘色鬬而死滅亡之象也後主任用邪佞與周師連兵於晉州之下委軍於孽臣高

阿那肱竟啓敵人皇不建之谷也後主遂爲周師所虜
遼邪王段璟北宮中白馬浮圖石趙時澄公所建見白蛇長數丈迴旋失所在
時議算歐失中之谷也見變不知戒以及於難
後周建德五年黑龍墜於亳州而死龍君之象黑周所尚色墜而死不祥之甚
時皇太子不才帝每以爲慮直臣王軌宇文孝伯等朕請廢立帝不能用後二
歲帝崩太子立廢殺齊王及孝伯等因而國亡
仁壽四年龍見代州總管府井中其龍或變爲鐵馬甲士彎弓上射之象變爲
鐵馬近馬禍也彎弓上射又近射妖諸侯將有兵革之變以致幽囚也是時漢
王諒煬諒逆亂故變兵戎之祲不悟遂興兵反事敗廢爲庶人幽囚數年而死
馬禍
侯景僧辯號於江南每將戰其所乘白馬長鳴踶足者輒勝垂頭者輒不利西
州之役馬臥不起景拜請且墜之竟不動近馬禍也洪範五行傳曰馬者兵象
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怪景因此大敗
陳太建五年衡州馬生角洪範五行傳曰馬生角兵之象敗亡之衰也是時宣
帝遣吳明徹出師呂梁與周師拒連兵數歲衆軍覆沒明徹竟爲周師所虜
天保中廣宗有馬兩耳間生角如羊尾京房易傳曰天子親伐則馬生角四年
契丹犯塞文宣帝親御六軍以擊之
大業四年太原廄馬死者大半帝怒遣使案問主者曰每夜廄中馬無故自驚
因而致死帝令巫者視之巫者知帝將有遼東之役因希旨曰先帝令楊素
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以伐遼東也帝大悅因釋主者洪範五行傳曰逆天氣故
馬多死是時帝每歲巡幸北事長城西通且末國內虛耗天戒若曰除廄馬無
事巡幸帝不悟遂至亂
十一年河南扶風三郡並有馬生角長數寸與天保初同占是時帝頻歲親征
高麗
義寧元年帝在江都宮龍廄馬無故而死旬日死至數百匹與大業四年同占
隋書卷二十三

隋書卷二十三考證
五行志下孟康燒豐東都市而去○各本俱無東字本紀孟康夜入東都外郭
燒豐都市而去豐下亦無東字當是衍
時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閩本李凱作李軌按梁書武帝紀作李凱
先是平秦王歸彥受昭帝遺詔立太子百年爲嗣○監本秦訛齊按北齊書高
歸彥封平秦王
隋書卷二十三考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十九

食貨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懋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賦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勸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頊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斂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爲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孑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雖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大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脈以頭會之斂屯戍窮於嶺外漢高承秦凋敝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廩彌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侯開邊擊胡蕭然煩擾宮宇增於天漢巡遊跨於海表旱歲除道凶年賑民口以之減半盜賊以之公行於是誅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亂算至舡車光武中興率遵前事成賦罕薄足稱經遠靈帝開鴻都之牓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爲導行天下賄成人受其敝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闕政亂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率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皇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愛宏規肆情方騁初造東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會雉翬芒烽橘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顯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爲林藪包芒山以爲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艫武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既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艫轀秣水陸交至驅場之所傾敗勞師之所殂殞雖復太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充飢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騷和歲動從幸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更因剝削盜其太半遐方珍膳必供庖廚翔禽毛羽用爲玩飾買以供官千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扣扉而遽曙猛犬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僞交侵盜賊充斥宮觀鞠爲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癘疫炎旱傷稼代王開永豐之粟以振饑人去倉數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鏹貨勳移旬月頓臥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爲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創業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爲盜刑罰不能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僑隔湖俚洞猺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賤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貨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牙門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幷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與羣跡禽前驅由基彍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

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級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爲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爲丁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人出一運丁役之其田歉稅米二斗蠶大率如此其度量斗則三斗當今一斗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卽石頭諸倉也畿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約磯倉錢塘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傳亦各有倉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稱京官文武月別唯得稟食多遞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丹陽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縣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妄載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所得量少諸王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紙酒米魚鹽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壻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云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官有徵代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贍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閒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關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是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業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閑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與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而帝刑罰酷濫吏遞因而成姦豪黨羽戶口益多隱漏甚衆朱安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實有司勘之帝以爲生事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以處之百姓驚擾屬以頻歲不熟米糓踊貴矣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稽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家爲族黨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爲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爲中六十六已上爲老十五已下爲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內執事官一品已下遼子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各爲受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二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年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

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輸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輸遠處中輸次遠下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糴量減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五已上皆布田畝桑麻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桑麻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焉緣邊城守之地墾墾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澇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至大統中又毀東宮造修文殿武德基殯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幷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賞賜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修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以上宅四畝五口已下宅二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癈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煑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鹽鹽形鹽每地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

周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人市之稅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繇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幷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

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尉遲王謙司馬消難相次叛逆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男女三歲已下爲黃十歲已下爲小十七已下爲中十八已上爲丁丁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自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楡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另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十畝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勸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時山東尚承齊

俗機巧姦僞避役情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遷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慢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高頌又以人閒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恆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爲輸籍定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爲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氈袋因笞所司以爲後誡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肴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於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方暑月而死人相次於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後帝以歲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燔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敕以呪遣之自是乃息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鄧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若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勤移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甚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程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淄洛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僦萬誠知時當炎暑勤致殷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饑之處亦便開倉賑給五年五月工部尚書襄陽縣公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竊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豫亳陳仁譙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姓饑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賑給又命司農丞王亶發廣

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糴與人買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明年東巡狩因祠泰山是時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遭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隴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鄯龍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頴等諸州遠于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湎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

開皇八年五月高頻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恆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取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書安平郡公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錢物出舉與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云

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卑濕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至城皐北至河陽車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艚黃龍赤艦樓船篾舫蒙衝五牙艨艟艚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篾舫艚艚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爲鷺眊者皆貢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於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鞶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剎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人士卒深入蠻犯瘴癘緩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死者太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伏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譴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繼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於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艫艦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所在皆以徵斂供軍簿籍所資爲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徵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殘賈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之間價盈數倍裒刻徵斂取辦一時彊者聚而爲盜羣輩自

賣爲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資產出雜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緒州丁分爲四番於遠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廢盜賊四起遺路隔絕關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爲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盜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入馱而許爲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雜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懌遣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因政至于京師於闕遠門外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於雁門突厥尋散遽還洛陽募盜賊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肯賑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搗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禮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覆代王侗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

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各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此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賦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貨故方山津檢察甚閒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篆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趨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鑄盜鑄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橫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鑄錢又間以錫鐵雜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遷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云

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澧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戶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

食貨志汎舟之役○監本汎作操閩本作汎按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造龍舟鳳艗○舊本艗訛艚按通雅艗取其寬容平艚即艘屬王嬰造連艚方百二十步開四門得跑馬亦艗類

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尚猶不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鑪錫鑪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鑪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轉狡稍漸磨鑢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遞相放效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幷州立五鑪鑄錢是時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聽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鉾處錔銅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聽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鍱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隋書卷二十四

隋書卷二十五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

刑法

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翦亂除暴禁人爲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綸五氣取則四時莫不先春風以播恩後秋霜而勳憲是以宣慈惠愛導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爲情性禮義以爲綱紀養化以爲本明刑以爲助上有道刑之而無刑上無道殺之而不勝也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人有遯心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罰至於時逢交泰政稱忠厚寖化與車軌攸同至仁與嘉祥閒出歲布平典年垂刪憲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曠乎如大路行之者不惑刑者甲兵鈇鉞鬲刀鋸鑽鑿鞭扑夏楚陳乎原野而肆諸市朝其所由來亦已久矣若夫龍官之歲鳳紀之前結繩而不違不令而人畏五帝貴象殊其衣服三王肉刑刻其膚體若重華之眚災肆赦文命之刑罰三千而都君卬刑尚奉唐堯之德高密泣罪猶懷虞舜之心殷因以降去德茲遠若紂能遵成湯不造炮烙設刑兼禮守位依仁則西伯敦睦化爲田叟周王立三刺以不濫弘三宥以開物成務以四十二年之閒刑厝不用薰風潛暢頌聲遐舉越裳重譯萬里來歸若乃魯接燕齊荊鄰鄭晉時之所尚貪乎辯舌國之所恃不在威刑是以纔鼓鼙鼓宣尼致誚既鏤刑辟叔向貽書夫滂濡之浸沾濕千里列國之政豈周之貴潤者歟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區夏于時投戈棄甲仰恩祈惠乃落嚴霜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凝科害肌膚於後玄鉞肆於朝市赭服飄於路衢將閭有一劍之哀茅焦請列星之數漢高祖初以三章之約以慰秦人孝文躬親玄默遠疎天網孝宣樞機周密法理詳備選于定國爲廷尉黃霸以爲廷平每以季秋之後諸所請讞帝常幸宣室齋居決事明察平恕號爲寬簡光武中興不移其舊是以二漢羣后罕聞殘酷魏武造易欽之科明皇施滅死之令中原凋敝吳蜀三分哀矜折獄亦所未暇晉氏平吳九州宇一乃命賈充大明刑憲內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協萬邦寔曰輕平稱爲簡易是以宋齊方駕轅其餘軌若乃刑隨喜怒道睽正直布憲擬於秋茶設網踰於朝脞恣輿奪爵取快情靈若隋高祖之揮刃無辜齊文宣之輕刀糜割此謂匹夫私智非關國典孔子曰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心之所詣則善惡之本原也彪約所敘無刑法篇臧蕭之書又多漏略是以撮其遺事以至隋氏附于篇云。

梁武帝承齊昏虐之餘刑政多僻既即位乃制權典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卒欲贖者聽之時欲議定律令得齊時舊郎潘陽蔡法度家傳律學云齊武時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法度能言之於是以爲兼尚書刪定郎使損益植之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元年八月乃下詔曰律令不一實難去弊殺傷有法昏墨有刑此蓋常科易爲條例至如三男一妻懸首造獄事非慮內法出恆鈞前王之律後王之令因循創附良各有以若遊辭費句無取於實錄者宜悉除之求文指歸可適變者載一家爲本用來家以附景丁俱有則去丁以存景若景丁二事注釋不同則二家兼載咸使百司議其可不取其可安以爲標例宜云某等如干人同議以此爲長則定以爲梁律留尚書比部悉使備文若班下州郡止撮機要可無二門侮法之弊法度又請曰魏晉撰律止關數人今若皆諮列位恐緩而無決於是以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長兼侍中柳惲給事黃門侍郎傅昭通直散騎常侍孔藪御史中丞樂藹太常丞許懋等參議斷定定爲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僞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斷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廄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爲十五等之差棄市已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已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

罰金一兩已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正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正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正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正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正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正罰金八兩者。男子四正罰金四兩者。男子二正罰金二兩者。男子一正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五等之差。又制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三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一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爲隔。若人士犯罰違扞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啓然後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因有械杻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爲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鞭不去廉。皆作鵝頭紐。長一尺一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二尺五寸。杖皆用生荊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大頭圍一寸三分小頭圍八分半。法杖圍一寸三分小頭五分。小杖圍一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得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者。以熟鞭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已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鞭法杖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爲奴婢。貲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雞面爲劫字。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遞遷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禁錮之科。亦有輕重爲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上事侯已上之父母妻子及所生。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已上非權徽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錄徽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入之月者。與尚書參共錄之。大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二年四月癸卯法度表上新律。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帝乃以法度守廷尉。卿詔班新律於天下。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盧愷虬啓稱案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爲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鞫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戹。詔流于交州。至是復有徒流之罪。其年十月甲子。詔以金作權典。宣在蠲恩。於是除贖罪之科。武帝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飄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舉家質作。人既窮急。姦宄益深。後帝親謁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於是恩有以寬之。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正月壬辰。乃下詔曰。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者。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黥面之刑。帝銳意儒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留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徙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大同中。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以比時奉勅權親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壇材官車府太官下省左藏等處上啓。並請四五歲已下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坌罪等。微目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辛爲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泉易啓。其齒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赦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爲永准。帝手敕報曰。頃年已來。處處之役。唯資徒隸。遞遂急充配。若科制繁細。義同簡約。切須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與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爲難。更當別思。取其便也。竟弗之從。是時王侯子弟皆長而驕奢。不法。武帝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弗懌。嘗遊南苑。臨川王宏伏人於橋下。將欲爲逆。事覺。有司請誅之。帝

但泣而讓曰我人才十倍於爾成此恆懷戰懼爾何爲者我豈不能行周公之事念汝愚故也免所居官頃之還復本職由是王侯驕橫轉甚或白日殺人於都街劫賊亡命咸於王家自匿薄暮屬起則剝掠行路謂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難於誅討十一年十月復開贖罪之科中大同元年七月甲子詔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自是禁網漸疎百姓安之而貴戚之家不法尤甚矣尋而侯景逆亂及元帝即位懲前政之寬且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皆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並令棒殺之事未行而城陷敬帝即位刑政遂陳矣

陳氏承梁季喪亂刑典疎闊及武帝即位思革其弊乃下詔曰朕聞唐虞道盛設畫象而不犯夏商德衰雖孳戮其未備洎乎末代網目滋繁矧屬亂離憲章遺紊朕始膺寶曆思廣政樞外可搜舉貞才刪改科令羣僚博議務存平簡於是稍求得梁時明法吏令與尚書刪定郎范泉參定律令又勅尚書僕射沈欽吏部尚書徐陵兼尚書左丞宗元饒兼尚書左丞賀朗參知其事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採酌前代條流冗雜綱目雖多博而非要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緇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發詔奔之終身不齒先與士人爲婚者許婁家奪之其獲賊帥及士人惡逆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爲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篇目條綱輕重閒繁一用梁法其有賊驗顯然而不款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爲堦高一尺上圓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堦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鬼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鎖二重其五歲刑已下並鎖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公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棄庶人准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鎖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壺手至市脫手械及壺手焉當刑於市者夜須明兩須晴晦朔八節六齋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爲北獄建康縣爲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寃局令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覈行京師諸獄及冶署理察囚徒寃枉文帝性明察留心刑政親覽獄訟督責羣下政號嚴明是時承寬政之後功臣貴戚有非法帝咸以法繩之頗號峻刻及宣帝即位優借文武之士崇閑易之政上下便之其後政令既寬刑法不立又以連年北伐疲人聚爲劫盜矣後主即位信任讒邪羣下縱恣黷獄成市賞罰之命不出于外後主性猜忍疾忌威令不行左右有忤意者動至夷戮百姓怨叛以至於滅

齊神武文襄並由魏相尚用舊法及文宣天保元年始命羣官刊定魏朝麟趾格是時軍國多事政刑不一決獄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濟河房超爲黎陽郡守有趙道德者使以書屬超超不發書棒殺其使文宣於是令守宰各設棒以誅屬請之使後都官郎中宋軌奏曰昔曹操縣棒威於亂時今施之太平未見其可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身爲枉法何以加罪於是寵之既而司徒功曹張老上書稱大齊受命已來律令未改非所以創制垂法革人視聽於是始命羣官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是時刑政尚新吏皆奉法自六年之後帝遂以功業自矜恣行酷暴昏狂酗醟任情喜怒爲大鎮長鋸剉碓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快則手自屠裂或命左右擊噉以遲其意時僕射楊遵彥乃令憲司先定死罪囚置于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經三月不殺者則免其死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召死囚編鏁除爲廋命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視以爲歡笑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轅鬲杖夾指壓踝又立之燒犂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釭既不勝其苦皆致誣伏七年豫州檢使白撰爲左丞盧斐所劾乃於獄中誣告斐受金文宣知其姦罔詔令按之果無其事乃敕八座議立案劾格貧罪不得告人事於是挾姦者畏糾乃先加誣訟以擬當格更不能斷又妄相引大獄動至十人多移歲月然帝猶委政輔臣楊遵彥彌縫其闕故時議者竊云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孝昭在藩已知其失即位之後將加懲革未幾而崩武成即位思存輕典大寧元年乃下詔曰王者所用唯在賞罰賞貴適理罰在得情然理容進退事涉疑似盥府司勳或有開塞之路三尺律令未窮蠹一之道想文王之官人念宣尼之

止於刑實之宜思獲其所自今諸應賞罰皆賞疑從重罰疑從輕又以律令不成頻加催督何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婚戶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僞七曰鬬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四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轅之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顯處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于邊裔以爲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遷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一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鎖輸左校而不髡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按庭織四曰鞭有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十之差凡三等大凡爲十五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以金皆代以中絹死一百疋流九十二匹刑五歲七十八匹四歲六十四匹三歲五十匹二歲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贖絹一匹至鞭百則絹十匹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笞十已上至死又爲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矜過失之屬犯罰絹一匹及杖十已上皆名爲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及不入奚官不加害刑自犯流罪已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已下係囚篤疾癈殘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罪刑年者鎖無鎖以枷流罪已上加桎梏死罪者桁之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獊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徑二分半小頭徑一分半決三十已下杖者長四尺大頭徑三分小頭徑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爲一貟閑局六貟爲一殿平局八貟爲一殿繁局十貟爲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爲貟禹赦曰則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闕門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釋枷鎖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敕仕門之子弟常講習之齊人多曉法律蓋由此也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格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沒至于後主權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網紀紊亂卒至于亡

周文帝之有關中也霸業初基典章多闕大統元年命有司斟酌今古通變可以益時者爲二十四條之制奏之七年又下十二條制十年魏帝命尚書蘇綽總三十六條更損益爲五卷班於天下其後以河南趙肅爲廷尉卿撰定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憲大夫拓拔迪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庚子乃就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鬬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一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聚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讐者告於法而自殺之不坐經爲盜者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奉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已下鎖之徒已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奉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五一年金

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爲差等贖死罪金二斤鞭者以一百爲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轉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已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蒼服蒼服已下俱至徒五年五年已下各以一等爲差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斷一房配爲雜戶其爲賊盜事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一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一千五百三十七條班之天下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讐之法犯者以殺論時晉公護將有異志欲寬政以取人心然闇於知人所委多不稱職既用法寬弛不足制姦子弟傔屬皆竊弄其權百姓愁怨控告無所武帝性甚明察自誅護後躬覽萬機雖骨肉無所縱捨用法嚴正中外肅然自魏晉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補兵魏虜西涼之人沒入名爲隸戶魏武入關隸戶皆在東魏後齊因之仍供廝役建德六年齊平後帝欲施輕典於新國乃詔凡諸雜戶悉放爲百姓自是無復雜戶其後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牽又爲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仗羣盜一匹以上不持仗羣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隨五戶及丁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燒詐頗息隋宣帝性殘忍暴戾自在儲貳惡其叔父齊王憲及王軌宇文孝伯等及即位並先誅戮由是內外不安俱懷危懼帝又恐失衆望乃行寬法以取衆心宣政元年八月詔制九條宣下州郡大象元年又下詔曰高祖所立刑書要制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然帝荒淫日甚惡聞其過誅殺無度疏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爲姦者皆輕犯刑法政令不一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鞭杖皆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又作鬬鼠車以威婦人其決人罪云與杖者即一百二十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帝既酣飲過度嘗中飲有下士楊文祐白宮伯長孫覽求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恆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令中士皇甫猛歌猛歌又諷諫鄭譯又以奏之又賜猛杖一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內及妃后咸加棰楚上下愁怨及帝不豫而內外離心各求苟免隋高祖爲相又行寬大之典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既成奏之靜帝下詔頒行諸有犯罪未科決者並依制處斷

高祖既受周禪開皇元年乃詔尚書左僕射渤海公高熲上柱國沛公鄭譯上柱國清河郡公楊素大理前少卿平源縣公常明刑部侍郎保城縣公韓濬比部侍郎李謩兼考功侍郎柳雄亮等更定新律奏上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應住居作者三流俱役三年近流加杖一百一等加三十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法徒之罪皆減從輕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後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已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贖銅一斤爲一貟貟十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一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已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周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纔九年者流二千里定乾韶頒之曰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適于時故有損益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爲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慘切雖云遠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鞭並令去也貴礪帶之誓不當徒

罰廣軒冕之隆寄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爲五歲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爲生條目甚多備於開策宜班諸海內爲時軌範雜格嚴科並宜除削先施法令欲人無犯之心國有常刑誅而不怒之義措而不用庶或非遠萬方百辟知吾此懷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鞭底壓繩杖梳之屬楚毒備至多所誣伏雖文致於法而每有枉濫莫能自理至是盡除苛慘之法訊囚不得過二百笞杖大小咸爲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帝又以律令初行人未知禁故犯法者衆又下吏承苛政之後務鍛鍊以致人罪乃詔申敕四方敦理辭訟有枉屈繫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擊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三年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講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五年侍官慕容天遠糾都督田元冒請義倉事實而始平縣律生輔恩舞文陷天遠遂更反坐帝聞之乃下詔曰人命之重懸在律文刑定科條俾令易曉分官命職恒選循吏小大之獄理無疑舛而因襲往代別置律官報判之人推其爲首殺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罰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爲政之失莫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曹明法州縣律生並可停廢自是諸曹決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六年敕諸州長史已下行參軍已上並令習律集京之日試其通不又詔免尉遲王謙司馬消難三道逆人家口之配沒者悉官酬賞使爲編戶因除孥戮相坐之法又命諸州囚有處死不得馳驛行決高祖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小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賊汙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命斬之十年尚書左僕射高熲治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庭非決罰之地帝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羣生務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者不悛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請自退屏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帝寵高熲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庭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帝不從竟於殿庭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僚之不諫者十二年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駮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案覆事盡然後上省奏裁十三年改徙及流並爲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問其事以爲主典所竊復令孝卿馳驛斬之沒其家爲奴婢贓粟以填之是後盜邊糧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沒官上又以典吏久居其職肆情爲姦諸州縣佐史三年一代經任者不得重居之十七年詔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愆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爲幹能以守法爲懦弱是時帝意每尚慘急而姦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劫盜人間強盜亦往往而有帝患之問羣臣斷禁之法楊素等未及言帝曰朕知之矣詔有能糾告者沒賊家產業以賞糾人時月之間內外寧息其後無賴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擒以送官而取其賞大抵被陷者甚衆帝知之乃命盜一錢已上皆棄市行旅皆晏起晚宿天下懍懍焉此後又定制行署取一錢已上開見不告言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瓠柄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正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帝嘗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霜霰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我則天而行有何不

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曉上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寬帝以曉爲忠直遣每旦於五品行中參見曉又告少卿趙綽盜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曉命斬之綽因固爭以爲曉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閣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曉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曉觸柱天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顏會獻皇后在坐帝賜綽二金盃酒飲訖幷以盃賜之曉因免死配徒廣州帝以年齡晚暮尤崇尚佛道又素信鬼神二十年詔沙門道士壞佛像天尊百姓壞岳瀆神像皆以惡逆論帝猶忌二朝臣察用法尤峻御史監帥於元正日不勑武官衣劍之不齊者或以白帝帝謂之曰爾爲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考校不平將作寺丞以諫麥翅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獨孤師以受舊客鵝鴨帝察知並親臨斬決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恆不復依準科律時楊素正被委任素又稟性高下公卿股慄不敢措言素於鴻臚少卿陳延不平經舊客館庭中有馬屎又庶僕氈上糊蒲旋以白帝帝大怒曰主客令不灑掃庭內掌國以私戲汙敗官氈罪狀何以加此皆於西市棒殺而枯棰陳延殆至於斃大理寺丞楊遠劉子通等性愛深文每隨牙奏獄能承順帝旨帝大悅並遣於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則案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原遠又能附楊素每於坐中接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隨素所爲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坐中呼枉仰天而哭越公素侮弄朝權帝亦不之能悉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升稱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二倍爲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爲差三年則一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二死同贖三百六十斤其實不異開皇舊制譬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先是蕭巖以叛誅崔君綽坐連庶人勇事家口籍沒巖以中宮故君綽緣女入宮愛幸帝乃下詔革前制曰罪不及嗣既弘至孝之道恩由義斷以勸事君之節故羊舌肸從戮彌見叔向之賢季布立勳無預丁公之禍用能樹聲往代貽範將來朕虛己爲政思遵舊典推心待物每從寬政六位成象美厥含弘一曾掩德甚非謂也諸犯罪被戮之門其已下親仍令合仕聽預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爲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鬬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廐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僞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者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嚴刻喜於刑寬後帝乃外征四夷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滋繁有司皆臨時迫脅苟求贖事憲章遐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爲盜賊帝乃更立嚴刑敕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百姓轉相羣聚攻剽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賊不息乃益肆淫刑九年又詔爲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羣賊大起郡縣官人又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桀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臠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及恭帝即位獄訟有歸焉

隋書卷二十五

刑法志乃先加輕絞以擬當格○監本當作賞臣映斗按當格謂有當於令格非有賞格也從宋本改

非犯死罪皆須繫之○監本須訛鉉宋本作須按前漢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鞫繫者須繫之注須與容同謂寬容之不拘檜也

其頸杖刑五○監本脫杖字從宋本增

隋書卷二十六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一

百官上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既陳貴賤位矣是以聖人法乾坤以作則因卑高以垂教設官分職錫珪胙土由近以制遠自中以統外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咸所以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允釐庶績式敘彝倫其由來尚矣然古今異制文質殊途或以龍表官或以雲紀職放勳即分命四子重華乃爰置九官夏倍於虞殷倍於夏周監二代沿革不同其道既文置官彌廣遠于戰國戎馬交馳雖時有變革然猶承周制秦始皇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創立朝儀事不師古始罷封侯之制立郡縣之官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自餘衆職各有司存漢高祖除暴寧亂輕刑約法而職官之制因於嬴氏其間同異抑亦可知光武中興聿遵前緒唯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洎于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魏晉繼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齊亦無改作梁武受終多循齊舊然而定諸鄉之位各配四時置戎秩之官百有餘號陳氏繼梁不失舊物高齊創業亦遵後魏臺省位號與江左稍殊所有節文備詳於志有周創掖關右日不暇給洎乎克清江漢爰議憲章酌鄭編之遺文置六官以綜務詳其典制有可稱焉高祖踐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遵依漢魏唯以中書爲內史侍中爲納言自餘庶僚頗有損益煬帝嗣位意存格古遠官分職率由舊章大業三年始行新令于時三川定鼎萬國朝宗衣冠文物足爲壯觀既而以人從欲待下若讎號令日改官名月易肆而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圖籍注記多從散逸今之存錄者不能詳備焉

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將軍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屬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主簿列曹參軍行參軍舍人等官其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又增置左西掾一人自餘僚佐同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而司徒無公唯省舍人餘官常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

特進舊位從公武帝以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定體於是革之

尚書省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又置吏部祠部度支左戶都官五兵等六尚書左右丞各一人吏部刪定三公比部祠部儀曹虞曹主客度支殿中金部倉部左戶駕部起部屯田都官水部庫部功論中兵外兵騎兵等郎二十二人令史百二十人書令史百三十人

尚書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令總統之僕射副令又與尚書分領諸曹令闕則左僕射爲主其祠部尚書多不置以右僕射主之若左右僕射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掌左事置祠部尚書以掌右事然則尚書僕射祠部尚書不恆置矣又有起部尚書營宗廟宮室則權置之事畢則省以其事分屬都官左戶二尚書左右丞各一人佐令僕射知省事左掌臺內分職儀禁令報人章奏錄訖道文書章表奏事糾諸不法右掌臺內藏及廬舍凡諸器用之物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凡諸尚書文書詣中書省者密事皆以犁囊盛之封以左丞印巨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闕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三年置侍郎視通直郎其郎中在職勤能滿二歲者轉之又有五都令史與左右丞共知所司舊用人常輕九年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草用士流每盡時彥庶同持領聚此羣目於是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年以太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皇孫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戶都官殼墨曹參軍王顧兼中兵都五人並以才地兼美首膺茲選矣

部又別領車府署庫部領南北武庫二署令丞

門下省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四人掌侍從左右擯相威儀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令署御藥封璽書侍郎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侍郎高

功者一人對掌禁令公車太官太醫等令牒廳廡丞
集書省置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四人員外散騎常侍無員散騎侍郎通直郎各四人又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奉朝請常侍侍郎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省諸奏聞文書意異者隨事爲駁集錄比詔比置爲諸優文策文平處諸文章詩頌常侍高功者一人爲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違駙馬奉車車騎三都尉並無員駙馬以加尚公主者無班秩
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舊並爲顯職與侍中通官宋代以來或輕或雜其官漸替天監六年革選詔曰在昔晉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並奏帷幄員外常侍特爲清顯陸始名公之胤位居納言曲蒙優禮方有斯授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尚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爲顯爵員外之選宜參舊准人數依正員格自是散騎視侍中通直視中丞員外視黃門郎
中書省置監令各一人掌出內帝命侍郎四人高功者一人主省內事又有通事舍人主事令史等員及置令史以承其事通事舍人舊入直閤內梁用人殊重閤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其後除通事直日中書舍人
祕書省置監丞各一人郎四人掌國之典籍圖書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國史集注起居著作郎詔之大著作梁初周捨裴子野皆以他官領之又有撰史學士亦如史書佐郎爲起家之選
御史臺梁國初建置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置一人掌督司百寮皇太子已下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褠執青儀囊在前囊題云宜官吉以受辭訴一人緗衣執鞭杖依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屬官治書侍御史二人掌舉劾官品第六已下分統侍御史侍御史九人居曹掌知其事糾察不法殿中御史四人掌殿中禁衛內又有符節令史員
謁者臺僕射一人掌朝覲賓饗之事屬官謁者十人掌奉詔出使拜假朝會擯贊高功者一人爲假史掌差次謁者

諸卿梁初猶依宋齊皆無卿名天監七年以太常爲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爲司農卿三卿是爲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爲少府卿加置太僕卿三卿是爲夏卿以衛尉爲衛尉卿廷尉爲廷尉卿將作大匠爲大匠卿三卿是爲秋卿以光祿勳爲光祿卿大鴻臚爲鴻臚卿都水使者爲太舟卿三卿是爲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而太常視金紫光祿大夫統明堂二廟太史太祝廩犧太樂鼓吹乘黃北館典客館等令丞及陵監國學等又置協律校尉總章校尉監掌故樂正之屬以掌樂事太樂又有清商署丞太史別有靈臺丞詔以爲陵監之名不出前誥且宗廟憲章既備典禮國寶職司理不容異諸正陵先立監者改爲令於是陵置令矣
國學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學博士八人又有限外博士員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俊才不限人數大同七年國子祭酒到溉等又表立正言博士一人位視國子博士置助教二人
宗正卿位視列曹尚書主皇室外戚之籍以宗室爲之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統太倉導官籍田上林令又管樂遊北苑丞左右中部三倉丞掖庫萩庫錯庫丞湖西諸屯主天監九年又置勸農謁者視殿中御史
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統左右藏令上庫丞掌太倉南北市令關津亦皆屬焉
少府卿位視尚書左丞置材官將軍左中右尚方甄官平水署南塘邸稅庫東西治中黃細作掖庫紙官柴署等令丞
太僕卿位視黃門侍郎統南馬牧左右牧龍廐內外廐丞又有弘訓太僕亦置屬官
衛尉卿位視侍中掌宮門屯兵卿每月丞每旬行宮徼糾察不法統武庫令公車司馬令又有弘訓衛尉亦置屬官
廷尉卿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改爲廷尉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玄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方一寸

謂之執方四年置曹子建博士位視員外郎
大匠卿位視太僕掌土木之工統左右校諸署
光祿卿位視太子中庶子掌宮殿門戶統守宮黃門華林園暴室等令又有左右光祿金紫光祿太中中散等大夫並無員以養老疾
鴻臚卿位視尚書左丞掌導護贊拜
太舟卿梁初爲都水臺使者一人參軍事二人河堤謁者八人七年改爲位視中書郎列卿之最末者也主舟航堤渠
大長秋主諸宮者以司宮閹之職統黃門中署奚官暴室華林等署領軍護軍左右衛驍騎游騎等六將軍是爲六軍又有中領中護資輕於領護又左右前後四將軍左右中郎將屯騎步騎越騎長水射聲等五營校尉武賁冗從羽林三將軍積射強弩二軍殿中將軍武騎之職皆以分司丹禁侍衛左右天監六年置左右驍騎左右游擊將軍位視二率改舊驍騎曰雲騎游擊曰游騎降左右驍游一階又置朱衣直閤將軍以經爲方牧者爲之其以左右驍游帶領者量給儀從
太子太傅一人位視尚書令少傅一人位視左僕射天監初又置東宮常侍皆散騎常侍爲之
詹事位視中護軍任總宮朝二傳及詹事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宮家令率更令僕各一人家令自宋齊已來清流者不爲之天監六年帝以三卿陵替乃詔革選家令視通直常侍率更僕視黃門三等皆置丞中大通三年以昭明太子妃居金華宮又置金華家令
左右衛率各一人位視御史中丞各有丞左率領果毅統遠立忠建寧陵鋒爽冠祚德等七營右率領榮樂永吉崇和細射等四營二率各置殿中將軍十人員外將軍十人正員司馬四人又有員外司馬督官其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各一人謂之三校拔賁中郎將冗從僕射各一人謂之二將左右積弩將軍各一人門大夫一人視謁者僕射
中庶子四人高功者一人爲祭酒行則負冊前後部護駕
中舍人四人高功者一人與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令又有通事守舍人典事守舍人典法守舍人員
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高功者一人與高功舍人共掌其坊之禁令舍人十六人掌文記通事舍人二人視南臺御史多以餘官兼職典經局洗馬八人位視通直郎置典經守舍人典事守舍人員又有外監殿局內監殿局導客局齋內局主冒主衣扶侍等局門局錫庫局內廐局中藥藏局食官局外廐局車廐局等各置有司以承其事
皇弟皇子府置師長史司馬從事中郎諮議參軍及掾屬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等參軍功曹史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文學主簿正參軍行參軍長兼行參軍等員嗣王府則減皇弟皇子府師友文學長兼行參軍蕃王府則又減嗣王從事中郎諮議參軍掾屬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等員自此以下則並不登二品王國置郎中令將軍常侍官又置典祠令廟長陵長典醫丞典府丞典書令學官令食官長中尉侍郎執事中尉司馬謁者典衛令舍人中大夫大農等官嗣王國則唯置郎中令中尉常侍大農等員蕃王則無常侍自此以下並不登二品
諸王皆假金獸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諸公侯皆假銅獸符竹使符第一至第五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及竹園別都宮室園圃皆不以屬國
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封郡縣者言曰教境內稱之曰第下自稱皆曰寡人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詣典書世子主國其文書表疏儀式如臣而不稱臣文書下臺官皆言告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有所陳皆曰上疏其公文曰言事
五等諸公位視三公班次之開國諸侯位視孤卿重號將軍光祿大夫班次之開國諸伯位視九卿班次之開國諸子位視二千石班次之開國諸男位視比二千石班次之公已下各置相典祠典書令典衛長一人而伯子典書謂之長典衛謂之丞男典祠謂之長典書謂之丞無典衛諸公已下臺爲選置相掌知

百姓事與祠已下自選補上諸列侯食邑千戶已上置家丞庶子員不滿千戶則但置庶子員

州刺史二千石受拜之明日辭宮廟而行州置別駕治中從事各一人主簿西曹祭酒從事部傳從事文學從事各因其州之大小而置員

郡置太守置丞國曰內史郡丞三萬戶以上置佐一人縣爲國曰相大縣爲令小縣爲長皆置丞尉郡縣置吏亦各準州法以大小而制員郡縣吏有書僮有武吏有門有迎新送故等員亦各因其大小而置焉

建康舊置獄丞一人天監元年詔依廷尉之官置正平監草選士流務使任職又令三官更直一日分受罪繫事無小大悉與令錄若有大事共評三人具辨脫有同異各立議以聞尚書水部郎裴孝然議曾郎孔休源並爲之位視給事中

天監初武帝命尚書刪定郎蔣廟蔡法度定令爲九品秩定帝於品下注一品秩爲萬石第二第三爲中二千石第四第五爲二千石至七年草選徐勉爲吏部尚書定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爲劣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爲十八班

諸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光祿開府儀同三司爲十七班

尚書令太子太傅左右光祿大夫爲十六班

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尚書僕射右僕射中書監特進領護軍將軍爲十五班

中領護軍吏部尚書太子詹事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爲十四班

中書令列曹尚書國子祭酒宗正太府卿光祿大夫爲十三班

侍中散騎常侍左右衛將軍司徒左長史衛尉卿爲十二班

御史中丞尚書吏部郎祕書監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左右二衛率左右驍騎左右游擊太中大夫皇弟皇子師司農少府廷尉卿太子中庶子光祿卿爲十一班

給事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皇弟皇子府長史太僕大匠卿太子家令率更令僕揚州別駕中散大夫司徒右長史雲騎游騎皇弟皇子府司馬朱衣直閣將軍爲十班

尚書左丞端臘卿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庶子揚州中從事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郎太舟卿大長秋皇弟皇子府諮議嗣王府長史前左右後四軍嗣王府司馬庶姓公府長史司馬爲九班

祕書丞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掾司徒屬皇弟皇子友散騎侍郎尚書右丞南徐州別駕皇弟皇子公府掾屬皇弟皇子舉爲二衛司馬嗣王庶姓公府從事中郎左右中郎將嗣王庶姓公府諮議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司馬蓄王府長史司馬庶姓持節府長史司馬爲八班

五校東宮三校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南徐州中從事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蓄王府諮議爲七班

太子洗馬通直散騎侍郎司徒主簿尚書侍郎著作郎皇弟皇子府功曹史五經博士皇弟皇子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皇弟皇子荊江雍郢南兗五州別駕領護軍長史司馬嗣王庶姓公府掾屬南臺治書侍御史廷尉三官謁者僕射太子門大夫嗣王庶姓公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庶姓府諮議爲六班

尚書郎中皇弟皇子文學及府主簿太子太傅少傅丞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衛七州別駕皇弟皇子荊江雍郢南兗五州中從事嗣王庶姓荊江雍郢南兗五州別駕太常丞皇弟皇子國郎中令三將東宮二將嗣王府功曹史庶政公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蓄王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爲五班

給事中皇弟皇子府正參軍中書舍人建康三官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別駕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衛七州別駕中從事嗣王庶姓湘豫司益廣青衛七州別駕嗣王庶姓荊江雍郢南兗五州中從事宗正太府衛尉司農少府廷尉太子僕事等丞積射彊弩將軍太子左右積弩將軍皇弟皇子國大農嗣王國郎中令嗣王庶姓公府主簿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蓄王府功曹史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蓄王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爲四班

太子舍人司徒祭酒皇弟皇子公府祭酒員外散騎侍郎皇弟皇子府行參軍

太子太傅少傅五官功曹主簿二衛司馬公車令舍子律博士皇弟皇子越桂
寧霍四州別駕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中從事嗣王庶姓北徐北
兗梁交南梁五州別駕湘豫司益廣青衛七州中從事嗣王庶姓公府正參軍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蒼王府曹主簿武衛將軍光祿丞皇弟皇子國中尉太僕
大匠丞嗣王國大農蒼王國郎中令庶姓持節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北館令爲三班
秘書郎著作佐郎揚南徐州主簿嗣王庶姓公府祭酒皇弟皇子單爲領護管
事二衛等五官功曹主簿太學博士皇弟皇子國常侍奉朝請國子助教皇弟
皇子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皇弟皇子荊江雍鄀南兗五州主簿嗣王庶姓越
桂寧霍四州別駕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中從事鴻臚丞尚書五
都令史武騎常侍材官將軍明堂二廟帝陵令嗣王府庶姓公府行參軍皇弟
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蒼王國大農庶姓持節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庶姓持
節府功曹史爲二班
揚南徐州西曹祭酒從事皇弟皇子國侍郎嗣王國常侍揚南徐州議曹從事
東宮通事舍人南臺侍御史太舟丞二衛殿中將軍太子二率殿中將軍皇弟
皇子之庶子府蒼王府行參軍蒼王國中尉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衛七州
主簿皇弟皇子荊雍鄀南兗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皇弟皇子江州西曹從
事祭酒議曹祭酒部傳從事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嗣王庶姓荊江
雍鄀南兗五州主簿庶姓持節府主簿汝陰巴陵二國郎中令太官太樂太市
太史太醫太祝東西冶左右尚方南北武庫車府等令爲一班
位不登二品者又爲七班皇弟皇子府長兼參軍皇弟皇子國三軍嗣王國侍
郎蒼王國常侍揚南徐州文學從事殿中御史庶姓持節府除正參軍太子家
令丞二衛殿中員外將軍太子二率殿中員外將軍鎮衛安遠護軍度支校尉
等司馬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主簿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衛
七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皇弟皇子荊雍鄀三州從事史江州議曹從事南兗
州文學從事嗣王庶姓湘豫司益廣青衛七州主簿嗣王庶姓荊雍鄀南兗四
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嗣王庶姓江州西曹從事祭酒郭傳從事勸農謁者汝
陰巴陵二王國大農郡公國郎中令爲七班
皇弟皇子國典書令嗣王國三軍蒼王國侍郎領護管事五官功曹皇弟皇子
府參軍督護嗣王府長兼參軍庶姓公府長兼參軍庶姓持節府板正參軍皇
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主簿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西曹祭酒議
曹從事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主簿嗣王庶姓湘豫司益廣青衛
七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皇弟皇子豫司益廣青五州文學從事湘衛二州從
事嗣王庶姓荊雲鄀三州從事史江州議曹從事南兗州文學從事汝陰巴陵
二王國中尉皇弟皇子之庶子縣侯國郎中令郡公國大農縣公國郎中令爲
六班
皇弟皇子國三令嗣王國典書令蒼王國三軍皇弟皇子公府東曹督護嗣王
府庶姓公府參軍督護皇弟皇子之庶子長兼參軍蒼王府長兼參軍二衛正
員司馬督太子二率正員司馬督領護主簿管事主簿二衛功曹太常五官功
曹石頭戍軍功曹庶姓持節府行參軍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西曹祭酒議
曹從事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文學從事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
州主簿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嗣王庶姓豫
司益廣青五州文學從事湘衛二州從事汝陰巴陵二王國常侍郡公國中尉
縣侯國郎中令皇弟皇子府功曹督護爲五班
嗣王國三令蒼王國典書令嗣王府功曹督護庶姓公府東曹督護皇弟皇子
之庶子府參軍督護蒼王府參軍督護二衛員外司馬督太子二率員外司馬
督二衛主簿太常主簿宗正等十一卿五官功曹石頭戍軍主簿庶姓持節府
板行參軍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文學從事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西曹
祭酒議曹從事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文學從事汝陰巴陵二王
國侍郎縣公國中尉爲四班
蒼王國三令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蒼王府功曹督護宗正等十一卿主簿庶姓
持節府長兼參軍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文學從事郡公國侍郎爲三班

麻姓持節府參軍督護汝陰巴陵二王國典書令縣公國侍郎爲二班。
麻姓持節府功曹督護汝陰巴陵二王國三令郡公國典書令爲一班。
又著作正令史集書正令史尚書度支三公正令史函典書殿中外監齊東堂監尚書都官左降正令史諸州鎮監石頭城監項邪城監東宮外監殿中守舍人齊監東宮典經守舍人上庫令太社令細作令導官令平水令太官市署丞正廚丞酒庫丞柴麻丞太樂庫丞別局校丞清商丞太史丞太醫二丞中藥藏丞東冶小庫等三丞作堂金銀局丞木局丞北武庫二丞南武庫二丞東宮食官丞上林丞湖西塘屯丞茭簪庫丞紋絹簟席丞國子典學材官司馬宣陽等諸門候東宮導客守舍人遷署謁者都水左右二蒼五城謁者石城宣城陽新屯謁者南廉建安晉安伐船謁者晉安練葛屯主爲三品蘊位又門下集書主事通正令史中書正令史尚書正令史尚書監籍正令史都正令史殿中內監題閣監婚局監東宮門下通事守舍人東宮典書守舍人東宮內監殿中守舍人題閣監黎黃令右藏令籍田令廩犧令梅根諸冶令典客館令太官四丞庫丞太樂令東冶大庫丞左尚方五丞右尚方四丞東宮衛庫丞司農左右中部倉丞廷尉律博士公府舍人諸州別署監山陰獄丞爲三品勳位其州二十三並列其高下選擬略視內職郡守及丞各爲十班縣制七班用人各擬內職云。
又詔以將軍之名高卑舛雜命更加釐定於是有司奏置一百二十五號將軍。
以鎮衛驃騎車騎爲二十四班內外通用四征東南西北止施外四中軍衛撫軍止施內爲二十三班八鎮東南西北止施在外左右前後止施在內爲二十二班八安東西南北止施在內左右前後止施在外爲二十一班四平東南西北四翊左右前後爲二十班凡三十五號爲一品是爲重號將軍忠武軍師爲十九班武臣爪牙龍騎雲麾爲十八班代舊前後左右四將軍鎮兵翊師宣惠宣毅爲十七班代舊四中郎十號爲一品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爲十六班代舊征虜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爲十五班代舊冠軍十號爲一品所謂五德將軍者也輕車征遠鎮朔武旅貞毅爲十四班代舊輔國凡將軍加大者唯至貞毅而已通進一階優者方得比加位從公凡督府置長史司馬錄備諸曹有錄事記室等十八曹天監七年更置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各一人寧遠明威振遠電耀威耀爲十三班代舊十號爲一品武威武騎武猛壯武驍武爲十二班電威馳銳追鋒羽騎突騎爲十一班十號爲一品折衝冠武和戎安蠻猛烈爲十班掃狄雄信揚虜武銳摧鋒爲九班十號爲一品略遠貞威決勝開遠光野爲八班厲鋒輕銳討狄蕩虜蕩夷爲七班十號爲一品武毅鐵騎樓船宣猛樹功爲六班克狄平虜討夷平狄威戎爲五班十號爲一品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爲四班伐飛安夷克戎綏狄威虜爲三班十號爲一品前鋒武毅開邊招遠金威爲二班綏虜蕩寇殄虜橫野馳射爲一班十號爲一品凡十品二十四班亦以班多爲貴其制品十取其盈數班二十四以法氣序制簿悉以大號居後以爲選法自小遷大也前史所記以位得從公故將軍之名次于台槐之下至是備其班品敘於百司之外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有牙門代舊建威期門代舊建武爲八班候騎代舊振威振武爲七班中堅代舊威戎典戎代舊奮武爲六班戈船代舊揚威繡衣代舊揚武爲五班執訊代舊虜威行陣代舊虜武爲四班鷹揚爲三班陵江爲二班偏將軍裨將軍爲一班凡十四號別爲八班以象八風所施甚輕又有武安鎮遠雄義擬驃騎爲二十四班四撫東南西北擬四征爲二十三班四寧東南西北擬四鎮爲二十二班四威東南西北擬四安爲二十一班四綏東南西北擬四平爲二十班凡十九號爲一品安遠安邊擬忠武軍師爲十九班輔義安沙衛海撫河擬武臣等四號爲十八班平遠撫朔寧沙航海擬鎮兵等四號爲十七班凡十號爲一品蚍海朔野拓遠威河龍幕擬智威等五號爲十六班威龍安漠綏邊寧寇梯山擬智武等五號爲十五班凡十號爲一品寧境綏河明信明義威漠擬輕車等五號爲十四班安龍向義宣節振朔候律擬率遠等五號爲十三班凡十號爲一品平寇定遠陵海寧龍振漠擬武威等五號爲十二班馳義橫朔明節執信懷德擬電威等五號爲十一班凡十號爲一品撫邊定龍綏關立信奉義擬折衝等五號爲十班綏龍寧邊定朔立節懷威擬掃狄等五號爲九班凡十號爲一品懷關靜朔揚寇寧河安朔擬略遠等五號爲八班揚化超龍執義來化度嶂擬厲鋒等五號爲七班凡十號爲一品平河振龍雄邊橫沙寧關擬武毅等五號爲六班懷信宣義弘節浮遠靈空擬克狄等五號爲五班凡十號爲一品扞海敦塞歸義陵河明信擬伏波等五號爲四班奉忠守義弘信仰化立義擬飛狐等五號爲三班凡十號爲一品綏方奉正承化浮海度河擬前鋒等五號爲二班懷義奉信歸誠懷澤伏義擬奮威等五號爲一班凡十號爲一品大凡一百九號將軍亦爲十品二十

四班正施於外國及大通三年有司奏曰天監七年改定將軍之名有因有革普通六年又置百號將軍更加刊正雜號之中微有移異大通三年奏移軍遠班中明威將軍進輕車班中以輕車班中征遠度入軍遠班中又置安遠將軍代貞武宣遠代明烈其戎夷之號亦加附擬選序則依此承用遂以定制轉則進一班斷則退一班班即階也同班以優劣爲前後有鎮衛驃騎車騎同班四中四征同班八鎮同班八安同班四平四垹同班忠武軍師同班武臣爪牙龍騎雲麾冠軍同班鎮兵垹師宣惠宣毅四將軍東南西北四中郎將同班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同班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同班謂爲五德將軍輕車鎮朝武被貞毅明威同班軍遠安遠征遠振遠宣遠同班威雄威猛威烈威振威信威勝威略威風威力威光同班武猛武略武勝武力武毅武健武烈武威武銳武勇同班猛毅猛烈猛威猛銳猛震猛進猛智猛威猛勝猛駿同班壯武壯勇壯烈壯猛壯銳壯威壯毅壯志壯意壯力同班驍雄驍桀驍猛驍烈驍武驍勇驍銳驍名驍勝驍迅同班雄猛雄威雄明雄烈雄信雄武雄勇雄毅雄壯雄健同班忠勇忠烈忠猛忠銳忠壯忠毅忠撝忠信忠義忠勝同班明智明略明遠明勇明烈明威明勝明進明銳明毅同班光烈光明光英光遠光勝光銳光命光勇光戎光野同班驤勇驤猛驤烈驤銳驤奇驤決驤起驤略驤勝驤出同班龍驤武視雲旗風烈雷威雷音馳銳迫銳羽騎突騎同班折衝冠武和戎安遠超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銳摧鋒同班開遠略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銳拔山雲勇機放同班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克狄平虜稜威昭威威戎同班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飲飛勇騎破敵克敵威虜同班前鋒武毅開邊招遠金威破陣蕩寇殄虜橫野馳射同班牙門期門同班候騎熊渠同班中堅典戎同班執訊行陣同班伏武懷奇同班偏裨將軍同班凡二百四十號爲四十四班又雍州置軍謀校尉廣州置平越中郎將北涼南秦置西戎校尉南秦梁州置平戎校尉寧州置鎮撫校尉西陽南新蔡晉熙廬江等郡置鎮撫護軍武陵鄉置安遠護軍巴陵郡置度支校尉皆立府隨府主號輕重而不爲定其將軍號卷外國者雄毅鎮遠武安同班擬鎮衛等三號四撫同班擬四征四威同班擬四安四綏同班擬四平安遠安邊同班擬忠武等號撫河衛海安沙輔義同班擬武臣等號航海軍沙撫朔平遠同班擬鎮兵等號龍幕威河和戎拓遠朔野翊海同班擬智威等號梯山寧寇綏邊安漠威龍五號同班擬智武等號威漠明義昭信綏河寧境同班擬輕車等號候律振朔宣節向義安龍同班擬軍遠等號振漠軍龍陵海安遠平寇同班擬威雄等號懷德執信明節橫朔馳義同班擬武猛等號安朔軍河掃寇靜朔懷關同班擬驍雄等號度嶂奉化康義超龍揚化同班擬猛烈等號軍關橫沙雄邊振龍平河同班擬忠勇等號鑿空浮遠弘節宣義懷信同班擬明智等號明信陵河歸義款塞扞海同班擬光烈等號立義仰化弘信守義奉忠同班擬驤勇等號奉誠立誠建誠顯誠義誠同班擬龍驤等號尉遠軍渤綏嶺威寨通候同班擬折衝等號掃荒威荒定荒開荒理荒同班擬開遠等號奉節歸節建節效節伏節同班擬超武等號渡河陵海承化奉正綏方同班擬伏波等號伏義懷澤歸誠奉信懷義同班擬前鋒等號凡一百二十五將軍二十八班並施外國戎號準于中夏焉大同四年魏彭城王爾朱仲遠來降以爲定洛大將軍仍使其北討故名云

陳承梁皆循其制官而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幷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以爲贈官定令尚書置五員郎二十一員其餘並遵梁制爲十八班而官有清濁自十二班以上並詔授表啓不稱姓從十一班至九班禮數復爲一等又流外有七班此是寒微士人爲之從此班者方得進登第一班其親王起家則爲侍中若加將軍方得有佐史無將軍則無府止有國官皇太子家嫡者起家封王依諸王起家餘子並封公起家中書郎諸王子幷諸侯世子起家給事三公子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令僕子起家祕書郎若員滿亦爲板法雖高半階望終祕書郎下次令僕子起家著作佐郎亦爲板行參軍此外有揚州主簿太學博士王國侍郎奉朝請嗣王行參軍並起家官未合發詔諸王公參佐等官仍爲清濁或有選司補用亦有府牒即授者不拘年限去留隨意在府之日唯賓遊晏賞時復備豢更無餘事若隨府王在州其僚佐等或亦得預催督若其羸使便有職務其衣冠子弟多有脩立非氣類者唯利是求暴物亂政

皆此之類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事十人書吏二百人書吏不足并取助書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並爲上司總國內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勢其庶姓爲州若無將軍者謂之單車郡縣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餉饋皆百姓出並以定令其所制品秩今列之云相國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已上秩萬石巴陵王汝陰王後尚書令已上秩二千石中品並第一中書監尚書左右僕射特進太子二傅左右光祿大夫已上中二千石品並第二中書令侍中散騎常侍領護軍吏部尚書列曹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大夫已上並中二千石左右衛將軍御史中丞已上二千石大后衛尉太僕少府三卿太常宗正太府衛尉司農少府廷尉光祿大匠太僕鴻臚太舟等卿太子詹事國子祭酒已上中二千石揚州刺史凡單車刺史加督進二品都督進二品不給持節假節揚州徐州加督進二品右光祿已下加都督第一品尚書令下南徐東揚州刺史皇弟皇子封國王世子品並第三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已上二千石秘書監中二千石左右驍騎左右游擊等將軍太子中庶子已上二千石太子左右衛率二千石朱衣直閣雲騎游騎將軍中書侍郎已上千石尚書左右丞尚書吏部侍郎郎中已上大百石尚書郎中祕書郎中謁者僕射通事舍人散騎侍郎中書侍郎黃門侍郎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左右衛率府副率左右武衛將軍左右驍衛將軍左右武賁將軍左右監門將軍左右領軍將軍左右備身將軍左右千牛備身將軍左右監門直閤將軍左右千牛將軍左右監門校尉左右監門直閤將軍左右千牛將軍左右監門校尉左右監門直閤將軍左右千牛將軍左右監門校尉

校尉中郎將府等長史六百石儀戎朝等府佐無定品自隨主軍號輕重小府減大府一階儀戎越校尉中郎將等府板長史不言儀戎越校尉中郎將等司馬六百石板者不言秩庶姓兩徐荊江南兗郢湘雍等州別駕中從事不言秩不滿萬戶已下郡丞六百石五千戶已上縣令相石一千皇弟皇子國郎中令大農中尉並六品並第八左右二衛殿中將軍不言秩南臺侍御史俟秩減例東宮通事舍人不言秩材官將軍六百石太子左右二衛率殿中將軍及丞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板正參軍行參軍板行參軍庶姓公府正參軍板正參軍蕃王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功曹史主簿正參軍板正參軍行參軍板行參軍庶姓持節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板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功曹史主簿庶姓豫益廣衡青冀北兗北徐梁秦司兩徐等州別駕中從事史揚州主簿西曹及祭酒儀曹二從事南徐州主簿西曹祭酒儀曹二從事皇弟皇子諸州主簿西曹已上並不言秩不滿五千戶已下縣令相六百石皇弟皇子國常侍侍郎不言秩嗣王國郎中令大農中尉並四百石嗣王國常侍不言秩蕃王國郎中令大農殿中並二品並第九又有戎號擬官自一品至于九品凡二百三十七鎮衛驃騎車騎等三號將軍擬官品第一秩此中二千石四中軍撫軍東南征東南西北八鎮東南西北左右前後等十六號將軍擬官品第二秩中二千石八安左前右後東南西北四平東南西北等十六號將軍擬官品第三秩中二千石中武軍師武臣爪牙龍騎雲麾冠軍鎮兵明師宣惠宣毅等將軍四中郎將智仁勇信嚴等五威五武將軍合二十五號擬官品第四秩中二千石輕車鎮朔武旅貞毅明威等將軍凡加大者至此第四品大通進一階寧安征振宣等五遠將軍寧檢校尉雄州小府中郎將隨府主軍號輕重若單作則減前史一階者有將軍減將軍一階合十八號擬官品第五威雄猛烈震信略勝風力光等十威武猛略勝力毅健烈威銳勇等十武猛毅烈威震銳進智勝毅等十猛壯武勇烈猛銳威力毅志意等十壯驍雄桀猛烈武勇銳名勝迅等十驍雄猛威明烈信武勇毅壯健等十雄忠勇烈猛銳壯毅捍信義勝等十忠明智略遠勇烈威銳毅勝進等十明光烈明英遠勝銳命勇戎野等十光驃勇烈猛銳音決起謀略出等十驃將軍平越中郎廣梁南秦南梁州小府西戎平戎鎮檢三校尉等擬官一百四號品第六並千石龍驤武視雲旗風烈雷威雷音馳銳追銳羽騎突騎折衝冠武和戎安遠超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銳摧鋒開遠略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車拔山雲勇振旅等將軍擬官三十號品第七並六百石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克狄平虜稜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依飛勇騎破敵克敵威虜等將軍鎮撫護軍西陽南新蔡番郡廬江鄱小府鎮撫安遠撫軍度支校尉隨府主號輕重若單佰則減太守內史相一階安遠護軍度支校尉已陂等擬官二十二號品第八並百若有將軍減一階前鋒武毅開遠招遠金威破陣蕩寇殄虜橫野馳射等將軍擬官十號品第九並四百石諸將起自第六品已下板則無秩其難除不領兵領兵不滿百人幷除此官而爲州郡縣者皆依本條減秩石一千石減爲千石千石降爲六百石自四百石降而無損其州郡縣自各以本秩凡板將軍皆降除一品諸依此減降品秩其應假給章印各依舊差不貶奪其封爵亦爲九等之差郡王第一品無萬石嗣王蕃王開國郡縣公第二品開國郡縣侯第三品開國縣伯第四品並視中二千石開國子第五品開國男第六品並視二千石湯沐食侯第七品鄉亭侯第八品並視千石關中關外侯第九品視六百石隊依梁制年未滿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光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經爲挽郎得仕其諸郡唯正王任丹陽尹經迎得出身庶姓尹則不得必自奇才異行殊勳別降恩旨敕付者不在此例若秩滿相命表疏通線者每常有之亦無年常考校黜陟之法既不爲此式所以勸懲無辨凡選官無定期隨闕即補多更互選官未必即進班秩其官唯論清濁從優官則微清則勝於轉若有遷授或由別敕但務難一人爲官則諸官多須改動其用官式吏部先爲白牒錄數十人名吏部尚書與參掌人共署奏勅或可或不可其不用者更經量奏請若勅可則付選更色別量貴賤內外分之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即出付典名而典以名帖鶴頭板整成儀送往得官之家其有特發詔授官者即宣付詔誥局作詔章草奏聞敕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畫可付選司行召得詔官者不必皆須待召但聞詔出明日即與其親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臨軒

隋書卷二十六考證

百官志上二十二人○閩本作二十三人

猛敦猛頵猛威猛毅猛震猛遷猛智猛威猛勝猛毅○內猛威重複下文十猛

將軍除猛字亦止有九字與職儀志同無考

隋書卷二十六考證

隋書卷二十七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二

百官中

後齊制官多循後魏置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擬古上公非勳德業者不居次有大司馬大將軍是爲二大並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爲三公三師二大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設內屏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金曹中兵外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東西閣祭酒及參軍事法曹田水鎧集士等曹行參軍兼左戶右戶行參軍長兼行參軍參軍督護等員司徒則加有左右長史三公下次有儀同三司加開府者亦置長史已下官屬而減記室倉城局田水鎧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每官下三府一階三師二大置佐史則同太尉府乾明中又置丞相河清中分爲左右亦各置府僚云

特進左右光祿金紫銀青等光祿大夫用人俱以舊德就閑者居之自一品已下從九品已上又有驃騎車騎衛四征四鎮中軍鎮軍撫軍坦軍四安冠軍輔國龍驤鎮遠安遠建忠建節中堅中壘揚威奮威廣德弘義折衝制勝伏波陵江輕車樓船勁武昭勇明威顯信度遼橫海蹋頓越巂戎昭武毅雄烈恢猛揚威曜鋒蕩邊翦城靜漠綏戎平越殄寇飛騎隼擊武牙武奮清野橫野偏裨等將軍以褒賞勳庸

尚書省置令僕射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等六尚書又有錄尚書一人位在令上掌與令同但不糾察令則彈糾兒事與御史中丞更相廉察僕射職爲執法置二則爲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糾彈而右不糾彈錄令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其屬官左丞掌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儀曹三公祠部主客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都官二千石度支左右戶十七曹并彈糾見事又主管轄倉中有違失者錄糾啟之右丞各一人掌駕部虞曹屯田起部都兵比部水部倉部金部庫部十一曹亦管轄倉中又主凡諸用度雜物腊燭鐵板隨不彈糾錄悉與左同并都令史八人共掌其事其六尚書分統列曹吏部統吏部掌選舉考功掌考第及殿最主爵掌封爵等事三曹殿中統殿中掌行百官留守名帳宮殿儀曹掌吉凶禮制等事三公掌五時讀時令諸曹因候奏聞頒下行之祠部掌天地山川遠近圖田僧尼道士等事主客掌諸蕃朝聘燕賜等事虞曹掌山澤苑囿田獵漁捕等事屯田掌籍田諸屯田等事起部掌諸興造工匠等事五曹祠部無尚書則右僕射攝五兵統左中兵掌諸郡督告身右中兵掌徵內丁帳事左外兵掌河南及淮關巴東諸州丁帳及發召征兵等事右外兵掌河北及淮關巴西諸州所典鎮戍等事五曹都官統都官掌徵內非違得失二千石掌徵外得失等事比部掌勾檢等事水部掌舟船津梁公私水事膳部掌諸官有司禮食膳羞等事五曹度支統度支掌計會凡軍國損益事役糧廩等事倉部掌諸倉帳出入等事左戶掌天下計帳右戶掌戶籍等事公私田宅租調等事金部掌權衡量度內外諸庫藏文帳等事庫部掌凡是戎仗六畜凡二十八曹吏部三公郎中各二人餘並一人凡三十部中吏部儀曹三公虞曹都官二千石比部左戶各置事置掌故主事員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錄事四人通事令史主事令史八人統局六領左右局領左右各二人掌知朱華閣內諸事宣傳已左右直長四人尚食局典御二人總知下白衣事子已上皆主之丞監各四人尚藥局典御及丞各二人總知御藥事侍御師尚藥監各四人主衣局都統子統各二人掌御衣服齋帥局齋帥四人掌鋪設殿中局殿中監四人掌總前後引行事制諸儀補衆辦則進表相

中書省管司王言及司進御之音樂監令各一人侍郎四人舒司伶官西涼部直長伶官西涼四部伶官龜茲四部伶官清商部直長伶官清商四部又領舍人省掌署勅行下宣告勞問中書舍人主書各十人

祕書省典司經籍監丞各一人郎中四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又領著作省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二人

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六人諫議大夫七人散騎侍郎六人員外散騎常侍二十人通直散騎侍郎六人給事中六人員外散騎侍郎一百二十人奉朝請二百四十人又領起居省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各一人校書郎二人

中侍中省掌出入門閤中侍中二人中常侍中給事中各四人又有中尚藥典御及丞并中謁者僕射各二人中尚食局典御丞各二人監四人內謁者局統

丞各一人。

御史臺掌察百寮中丞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檢校御史各十二人錄事四人領符節署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

都水臺管諸津橋使者二人參事十人又領都尉舍昌坊城等三局尉皆分司諸津橋。

謁者臺掌凡諸吉凶公事導相禮儀事僕射二人謁者三十人錄事一人

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爲九寺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太常掌陵廟羣祀禮樂儀制天文術數衣冠之屬其屬官有博士四人掌監視入書博士二人等員統諸陵衛山陵等事太廟掌郊廟社稷等事太樂掌諸樂及行禮節奏等事衣冠之屬等事鼓吹掌百戲鼓吹樂人等事太祝掌郊廟祭祀衣服等事太史掌天文地動風雲氣色律曆卜筮等事太醫掌醫藥供奉等事廩犧掌養犧牲供祭祀等事太宰掌諸神祀求享行禮事等署令丞而太廟兼領郊祠掌五郊榮廬掌五岳四瀆神祀在京及諸州道士簿帳事二局丞太樂兼領清商部丞掌清商音樂等事鼓吹兼領黃戶局丞掌供樂人衣服太史兼領靈臺掌天文候事太卜掌卜筮二局丞

光祿寺掌諸膳食饌幕器物宮殿門戶等事統守宮掌凡設施等事太官掌食膳等事宮門主諸門籍供府掌供御衣服玩弄之事膏藏掌器物雜味等事清渾主酒醴二蒿華林掌菜蔬林木等事等署令丞掌宮門署置僕射六人以司其事錄各有令丞又領東園局丞員掌諸凶具

衛尉寺掌禁衛甲兵統城門寺置校尉二人以司其職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籥等事又領公車掌衛尉所不理有冤枉屈經判決聞武庫掌甲兵及吉凶儀仗衛士掌京城及等署令武庫又有修故局丞掌領匠修故甲等事

太宗正寺掌宗室屬籍統皇子王國諸王國諸長公主家

太僕寺掌諸車輿馬牛畜產之屬統牧騶掌御馬及諸殺乘左右龍左右牝掌駝騾駝牛掌飼駝司羊掌諸羊羣黍黃掌諸黍豆雜草等署令丞牧騶署又有舉承直長二人左龍署有左龍局右龍署有右龍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牝署有右牝局駝牛署有典駝特牛牲牛三局司羊署有特羊牲羊局諸局並有都尉寺又領司駿典牧出入等三局丞

大理寺掌決正刑獄正監評各一人律博士四人明法掾二十四人檻車督二人掾十人獄丞掾各二人司直明法各十人

鴻臚寺掌蕃客朝會吉凶弔祭統典客典寺司儀等署令丞典客署又有京邑蕃胡二人諸州蕃胡一人典寺署有僧祇部丞一人司儀署又有奉禮郎三十人。

司農寺掌倉市薪菜園池果實統平準太倉鈞盾典農導官梁州水次倉石濟水次倉藉田等署令丞而鈞盾又別領大囿上林游獵柴草池藪苜蓿等六部丞典農署又別領山陽平頓督亢等三部丞導官署又有御細部麴麵部典庫部等倉督員

太府寺掌金帛府庫營造器物統左中右三尚方左藏司染諸冶東西道署黃藏右藏細作左校甄官等署令丞左尚方又別領別局樂器作三局丞中尚方又別領別局涇州絲局雍州絲局定州紬綾局四局丞右尚方又別領別局丞司染署又別領京坊河東信都三局丞諸冶東道又別領滏口武安白間三局丞諸冶西道又別領晉陽冶泉部大鄂原仇四局丞甄官署又別領石窟丞

國子寺掌訓教胄子祭酒一人亦置功曹五官主簿錄事員領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學生七十二人太學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太學生二百人四門學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學生三百人

長秋寺掌諸宮閤鄉中尹各一人並用宦者丞二人亦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員領中黃門掖庭晉陽宮中山宮園池中宮僕奚官等署令丞又有暴室局丞其中黃門又有冗從僕射及博士四人掖庭晉陽中山各有宮教博士二人中山晉又別有麪豆局丞園池署又別有桑園部丞中宮僕署又別有衆黃局教尉細馬車都督車府部丞奚官署又別有染局丞

將作寺掌諸營建大匠一人丞四人亦有功曹主簿錄事員若有營作則立將副將長史司馬主簿錄事等各一人又領單主副幢主副等

昭玄寺掌諸佛教置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員以管諸州郡縣沙門曹

領軍府將軍一人掌禁衛宮掖朱華閤外凡守衛宮皆主之與鷹出入管攝仗衛中領軍亦同有長史司馬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監其府事又領左右衛領左右等府左右衛府將軍各一人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閤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皆有司馬功曹主簿錄事監其府事其御仗屬官有御仗正副都督御仗五職御仗等員其直盪屬官有直盪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勳武前鋒正副都督勳武前鋒五藏等員直衛屬官有直衛正副都督翊衛正副都督前鋒正副都督等員直突屬官有直突都督勳武前鋒散都督等員直閤屬官有朱衣直閤直閤將軍直寢直齋直後之屬又有武騎雲騎將軍各一人驍騎遊擊前後左右等四軍將軍左右中郎將各五人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等校尉奉車都尉等各十人武賁中郎將羽林監各十五人冗從僕射三十人騎都尉六十人積弩積射強弩等將軍及武騎常侍各二十五人殿中將軍五十人員外將軍一百人殿中司馬督五十人員外司馬督一百人

領左右府有領左右將軍領千牛備身又有左右備身正副都督左右備身五職左右備身員又有刀劍備身正副都督刀劍備身五職刀劍備身員又有備身正副督備身五職員

護軍府將軍一人掌四中關津與鷹出則護鷹中護軍亦同有長史司馬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監其府事其屬官東西南北四中府皆統之四府各中郎將一人長史司馬錄事參軍統府錄事各一人又有統府直兵及功曹倉曹中兵外兵騎兵長流城局等參軍各一人法田鎧等曹行參軍各一人又領諸關尉津尉

行臺在令無文其官置令僕射其尚書丞郎皆隨權制而置員減其文未詳

太子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掌師範訓導輔翊皇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少各一人掌奉皇太子以觀三師之德出則三師在前三少在後

詹事總東宮內外衆務事無大小皆統之府置丞功曹五官主簿錄事員領家令率更令僕等三寺左右衛二坊三寺各置丞二坊各置司馬俱有功曹主簿以承其事

家令領食官典倉司藏等署令丞又領內坊令丞掌知閤內諸事其食官又別領器局酒局二丞典倉又別領園丞司藏又別領仗庫典作二局丞率更領中盾署令丞各一人掌周衛禁防漏刻鐘鼓

僕寺領廄牧署令丞署又別有車輿局丞

左右衛坊率各領騎官備身正副都督騎官備身五職騎官備身員又有內直備身正副都督內直備身五職內直備身員又有備身正副都督備身五職員又有直閤直前直後員又有旅騎屯衛典軍等校尉各二人騎尉三十人

門下坊中庶子中舍人通事守舍人主事守舍人各四人又領殿內典膳藥藏齋帥等局殿內局有內直監二人副直監四人典膳藥藏局監丞各二人藥藏又有侍醫四人齋帥局齋帥內閤帥各二人

典書坊庶子四人舍人二十八人又領典經坊洗馬八人守舍人二人門大夫坊門大夫主簿各一人紆統伶官西涼二部伶官清商二部

自諸省臺府寺各因其繁簡而置吏有令史書令史書吏之屬又各置曹兵以共其役其員因繁簡而立其餘主司專其事者各因事立名條流甚衆不可得而具也王位列大司馬上非親王則位在三公下置師一人餘官大抵與梁制不異其封內之調盡以入臺三分食一公已下四分食一

皇子王國置郎中令大農中尉常侍各一人侍郎二人上中下三將軍各一人上中大夫各二人防閤四人典書典祠學官典衛等令各一人齋帥四人食官廄牧長各一人典醫丞二人典府丞一人執書二人謁者四人舍人十人等員諸王國則加有陵長廟長常侍各一人而無中將軍員上中大夫各減一人諸公又減諸王防閤齋帥典醫丞等員諸侯伯子男國又減諸公國將軍大夫員諸公主則置家令丞主簿錄事等員

司州置牧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州都主簿西曹書佐記室戶曹功曹金曹租曹兵曹騎曹都官法曹部郡等從事員主簿置史西曹已下各置掾史又領西東市署令丞及統清都郡諸畿郡

清都郡置尹丞中正功曹主簿督郵五官門下督錄事主記掾及功曹記室戶

田金租兵騎賊法等曹掾中部掾等員
鄴臨漳成安三縣令各置丞中正功曹主簿門下督錄事主記掾及功曹記室
戶田金租兵騎賊法等曹掾員鄴又領右部南部西部三尉又領十二行經途
尉凡一百三十五里里置正臨漳又領左部東部二尉左部管九行經途尉凡
一百一十四里里置正成安又領後部北部二尉後部管十一行經途尉七十
四里里置正清都郡諸縣令已下官員悉與上上縣同諸畿郡太守已下悉與
上上郡同
上上州刺史置府屬官有長史司馬錄事功曹倉曹中兵等參軍事及掾史主
簿及掾記室掾史外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及掾史參軍事及法曹
田鐵集士等曹行參軍及掾史右戶掾史行參軍長兼行參軍督護統府錄事
統府直兵稽錄事等員州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州都光迎主簿主
簿西曹書佐市令及史祭酒從事史部郡從事早服從事典籤及史門下督省
事都錄事及史稽錄事及史朝直刺姦記室掾戶曹田曹金曹租曹兵曹左戶
等掾史等員
上上州府州屬官佐史合三百九十三人上中州減上上州十人上下州減上
中州十人中上州減上下州五十一人中中州減中上州十人中下州減中中
州十人下上州減中下州五十人下中州減下上州十人下下州減下中州十
人
上上郡大守屬官有丞中正光迎功曹光迎主簿功曹主簿五官省事錄事及
西曹戶曹金曹租曹兵曹集曹等掾佐太學博士助教太學生市長倉督等員
合屬官佐史二百一十二人上中郡減上上郡五人上下郡減上中郡五人中
上郡減上下郡四十五人中中郡減中上郡五人中下郡減中中郡五人下上
郡減中下郡四十人下中郡減下上郡二人下下郡減下中郡二人
上上縣令屬官有丞中正光迎功曹光迎主簿功曹主簿錄事及西曹戶曹金
曹租曹兵曹等掾市長等員合屬官佐史五十四人上中縣減上上縣五人上
下縣減上中縣五人中上縣減上下縣六人中中縣減中上縣五人中下縣減
中中縣一人下上縣減中下縣一人下中縣減下上縣一人下下縣減下中縣
一人
自州郡縣各因其大小置白直以供其役
三等諸鎮置鎮將副將長史錄事參軍倉曹中兵長流城局等參軍事鎧曹行
參軍市長倉督等員
三等戍置戍主副掾隊主副等員
官一品每歲祿八百匹二百匹爲一秩從一品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爲一秩
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匹爲一秩從二品五百匹一百二十五匹爲一秩
三品四百匹一百匹爲一秩從三品三百匹七十五匹爲一秩
四品二百四十匹六十匹爲一秩從四品二百匹五十匹爲一秩
五品一百六十匹四十匹爲一秩從五品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爲一秩
六品一百匹二十五匹爲一秩從六品八十匹二十匹爲一秩
七品六十匹十五匹爲一秩從七品四十匹十匹爲一秩
八品三十六匹九匹爲一秩從八品三十二匹八匹爲一秩
九品二十八匹七匹爲一秩從九品二十四匹六匹爲一秩
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事繁者優一秩平者守本秩閑者降一秩
長兼試守者亦降一秩官非執事不朝拜者皆不給祿又自一品已下至於流
外勳品各給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至於流外勳品或以五人爲等或以四人
三人二人一人爲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閑者降一等焉
州郡縣制祿之法刺史守令下車各前取一時之秩
上上州刺史歲秩八百匹與司州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爲差中上降上
下一百匹中中及中下亦以五十匹爲差下上降中下一百匹下中下下亦各
以五十匹爲差
上郡太守歲秩五百匹降清都尹五十匹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爲差中上降
上下四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匹爲差下上降中下四十匹下中下下各
以二十匹爲差

上上縣歲秩一百五十匹與鄰臨滍成安三縣同上中上下各以十匹爲差中上降上下三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五匹爲差下上降中下二十匹下中下下各以十匹爲差。

州自長史已下遽子史吏郡縣自丞已下遽子掾佐亦皆以帛爲秩郡有尉者減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調課之其鎮將戍主軍主副幢主副遽子掾史亦各有差矣。

諸州刺史守令已下幹及力皆聽敕乃給其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八匹幹身放之力則以其州郡縣白直充。

三師王二大（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爲第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開國郡公爲從一品。

儀同三司太子三師特進尚書令驃騎車騎將軍（二將軍加大者在開國郡公下）衛將軍（加大者在太子太師上）太子太傅征將軍（加大者次衛大將軍）左右光祿大夫散郡公開國縣公爲第二品。

尚書僕射（置二左中書監四鎮（加大者次四征中鎮撫軍將軍（三將軍武職雖任者爲之領軍（加大者在衛尉令下）護軍翊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散縣公開國縣侯爲從二品。

吏部尚書四安將軍中領護太常光祿衛尉鄉太子三少中書令太子詹事侍中列曹尚書四平將軍大宗正大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鄉清都尹三等上州刺史左右衛將軍祕書監銀青光祿大夫散縣侯開國縣伯爲第三品。

散騎常侍三等中州刺史司徒左長史四方中郎將四護（匈奴羌戎中郎將國秩越）中堅中壘將軍尚書左丞三公府諮議參軍事司州別駕從事史三等上州長史太子三卿前左右後軍將軍中書侍郎太子庶子三等中郡太守左右備身刀劍備身備身衛仗直盪等正都督三等上州司馬（已前上階振威奮武將軍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諸開府諮議參軍司州治中從事史左右中郎將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校尉朱衣直閣直閤將軍太子騎官備身內直備身等正都督三等鎮副將散縣子爲從第四品。

祭酒御史中丞中侍中長秋卿將作大匠冠軍將軍太尉長史領左右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右衛率輔國將軍四護校尉太中大夫龍驤將軍三等上郡太守散縣伯爲從第三品。

鎮遠安遠將軍太常光祿衛尉少卿尚書吏部郎中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右長史司空長史太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少卿三公府司馬中常侍中尹城門校尉武騎雲騎驍騎遊擊將軍（已前上階建忠建節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諸開府長史中大夫三等下州刺史三等鎮將諸開府司馬開國縣子爲第四品。

廣德弘義將軍太子備身直入直衛等正都督領左右三等中州長史三公府從事中郎祕書丞皇子友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太子中舍人員外散騎常侍三等中州司馬（已前上階折衝制勝將軍主衣都統尚食尚藥二典御太子旅騎屯衛典軍校尉領護府長史司馬諸開府從事中郎開國縣男爲第五品。

伏波陵江將軍三等下州長史三公府掾屬著作郎通直散騎侍郎太子洗馬左右備身刀劍備身御使直塗等副都督左右直長中尚食中尚藥典御三等下州司馬（已前輕車樓船將軍駙馬都尉翊衛正都督直寢直齋舉車都尉都水使者諸開府掾屬崇聖歸義歸正歸命歸德侯清都郡丞治書侍御史鄉臨漳成安三縣令中給事中三等下郡太守大理司直太子直閤二衛隊主太子騎官內直備身副都督開國鄉男散縣男爲從第五品。

勁武昭勇將軍尚書諸曹郎中中書舍人三公府主簿三等上州別駕從事史四中府三等鎮守長史三公府錄事參軍事皇子郎中令三公府功曹記室戶倉中兵參軍事皇子文學謁者僕射（已前上階明威顯信將軍太子備身副都督四中府司馬武賁中郎將羽林監冗從僕射直入副都督千牛備身大理正監評侍御師諸開府錄事功曹記室倉中兵等曹參軍事三等上州錄事參軍事治中從事史三等上郡丞三等上縣令太子內直監平準署令爲第六品。

度遼橫海將軍直突都督三等中州別駕從事史三公府列曹參軍事給事中太子門大夫三等上州功倉中兵等參軍事皇子大農騎都尉直後符璽郎中三等中州錄事參軍事（已前上階蹈虎越嶂將軍直衛副都督三等中州從事史諸開府主簿列曹參軍事三等中州功倉中兵等參軍事太子舍人三寺丞太子

直前太子副直監太子諸隊主爲從第六品
戎昭武毅將軍勳武前鋒正都督三公府東西閤祭酒三等下州別駕從事史
三等上州府主簿列曹參軍事三等下州錄事參軍事四中府錄事參軍事王
公國郎中令積弩射將軍員外散騎侍郎皇子中尉三公府參軍事列曹行
參軍已前上階雄烈恢猛將軍翊衛副都督諸開府東西閤祭酒參軍事列曹行參
軍三等下州功倉中兵參軍事四中府功倉中兵參軍事三等中州府主簿列
曹參軍事二衛府司馬僧事府丞左右備身五職三等鎮錄事參軍事六寺丞
祕書郎中著作佐郎太子侍書太子騎尉太子騎官備身五職三等中郡丞三
等中縣令爲第七品
揚烈嘯鋒將軍勳武前鋒副都督強弩將軍三公府行參軍三等上州參軍事
列曹行參軍三等下州府主簿列曹參軍事四中府列曹參軍事王公國大農
長秋將作寺丞太子二率坊司馬三等鎮倉中兵參軍事已前上階蕩邊開域將軍
勳武前鋒散都督太學博士皇子常侍太常博士武騎常侍左右備身刀劍備
身五職新特制統軍主幢主三等中州參軍事列曹行參軍諸開府行參軍奉朝請國子
助教公車令京邑二市署令三等鎮列曹參軍事三縣丞侍御史尚食尚藥丞齋
帥中尚食中尚藥丞太子直後二衛隊副前鋒正都督太子騎官備身太子內
直備身五職已見諸成主軍主爲從第七品
靜漠綏戎將軍協律郎三等上州行參軍三等下州參軍事列曹參軍事四中
府列曹行參軍侯伯國郎中令殿中將軍皇子侍郎已前上階平越殄夷將軍刀劍
備身五職已見前鋒副都督太子內直備身主書殿中侍御史太子典膳藥藏
丞太子齋帥三等中州行參軍王公國中尉三等鎮鎧曹行參軍三等下郡丞
三等下縣令爲第八品
飛騎羽擊將軍三公府長兼左右戶行參軍長兼行參軍門下錄事尚書都令
史檢校御史諸署令諸開府典籤中謁者僕射中黃門冗從僕射已前上階武牙武
奮將軍備身御仗五職宮門署僕射太子備身五職侯伯國大農皇子上中下
將軍皇子上中大夫王公國常侍諸開府長兼左右戶行參軍諸開府長兼行
參軍員外將軍勳武前鋒五職司州及三等上州典籤太子諸隊副諸戎諸軍
副清都郡丞爲從第八品
清野將軍子男國郎中令諸署內謁者局統三等上州長兼行參軍中黃門太
子內坊令公主家令皇子防閤典書令四門博士大理律博士校書郎三公府
參軍督護都水參軍事七部尉諸郡尉已前上階橫野將軍王公國侍郎侯伯國中
尉謁者太子三寺丞諸開府參軍督護殿中司馬督御仗太子食官中省典倉
等令太子備身平準公車丞三等中州典籤爲第九品
偏將軍諸宮教博士太子司藏廄牧令太子校書諸署別局都尉諸尉諸關津
尉三等上州參軍督護三等中州長兼行參軍祕書省正字皇太子三令王公
國上中下將軍及上中大夫諸署令諸縣丞已前上階裨將軍領軍護軍府太常光
祿衛尉寺僧事府等功曹五官奉禮郎子男國大農小黃門員外司馬督太學
助教諸幢主通途尉中侍中省錄事三等下州典籤尚書門下中書等省醫師
爲從第九品
流內比視官十三等第一領人酋長視從第三品第一不領人酋長視第四品
第二領人酋長第一領人庶長視從第四品諸州大中正第二不領人酋長第
一不領人庶長視第五品諸州中正畿郡邑中正第三領人酋長第二領人庶
長視從第五品第三不領人酋長第二不領人庶長視第六品第三領人庶長
視從第六品第三不領人庶長視第七品司州州都主簿國子學生視從第七
品諸州州都督簿司州西曹書佐清都部中正功曹視第八品司州列曹從事
諸州西曹書佐諸郡中正功曹清都郡主簿視從第八品司州部郡從事諸州
祭酒從事史視第九品諸州部郡從事司州守從事諸郡主簿司州武猛從事
視從第九品
周太祖初據關內官名未改魏號及方隅粗定改創章程命尚書令盧辯遠師
周之建職置三公三孤以爲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其所制班序
內命謂王朝之臣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
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外命謂諸侯及其臣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子男之大夫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已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爲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爲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爲四十石凡頒祿視年之上下歉至四釜爲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釜爲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爲下年下年頒其一無年爲凶荒不頒祿六官所制如此制度既畢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所設官各訖於周末多有改更並具盧傳不復重序云

隋書卷二十七

百官志中駝牛署有典駝特牛掌牛三局○汲本特訛牲臣映斗按釋牝牛特牡牛蓋牡牛牝牛各繫一局以時孳乳而後蕃息孔穀子子欲速富當畜五牲字與無悋字

左尚方又別領別局樂器作三局丞○南監本無下別字閩本注宋刻無字按下文亦有別領別局仍之

又別有乘輿局教尉○按教疑作校

隋書卷二十八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三

百官下

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等省，御史都水等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等寺，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左右領左右監門左右領軍等府，分司統職焉。

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

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後齊置府僚，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其位多曠，皆攝行事。若省府及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

尚書省事無不總，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總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是爲八座，屬官左右丞各一人，都事八人，分司管轄。吏部尚書統吏部侍郎二人，主爵侍郎一人，司勳侍郎二人，考功侍郎一人。禮部尚書統禮部祠部侍郎各一人，主客膳部侍郎各二人。兵部尚書統兵部職方侍郎各二人。駕部庫部侍郎各一人。都官尚書統都官侍郎二人，刑部比部侍郎各一人，司門侍郎二人。度支尚書統戶部侍郎各二人，金部倉部侍郎各一人。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侍郎各二人，虞部水部侍郎各一人。凡三十六侍郎，分司曹務，直宿禁省，如漢之制。

門下省納言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錄事通事令史各六人。又有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四人，諫議大夫七人，散騎侍郎四人，員外散騎常侍六人，通直散騎侍郎四人，並掌部從朝直。又有給事二十人，員外散騎侍郎二十人，奉朝請四十人，並掌同散騎常侍等，兼出使勞問。統城門尚食尚藥符璽御府殿內等六局，城門局校尉二人，直長四人。尚食局典御二人，侍御醫直長各四人，醫師四十人。符璽御府殿內局監各二人，直長各四人。

內史省置監令各一人，舜廢監置令二人，侍郎四人，舍人八人，通事舍人十六人，主書十人，錄事四人。

秘書省監丞各一人，郎四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錄事二人，領著作太史二曹著作曹置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司曆二人，監候四人，其曆天文漏刻視祲各有博士及生員。

內侍省，內侍內常侍各二人，內給事四人，內謁者監六人，內寺伯二人，內謁者十二人，寺人六人，侚非入人，並用宦者，領內尚食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等局。（尚食置典御及丞，各二人，餘各置令丞，皆二人，其宮闈內謁則加置丞各一人，掖庭又有宮教博士二人。）

御史臺大夫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內侍御史監察御史各十二人，錄事二人，後魏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爲御史中尉，請革選御史，此後踵其事，每一中尉則更置御史，自開皇後，始自吏部選用，仍依舊入直禁中。

都水臺使者及丞各二人，參軍三十人，河堤謁者六十人，錄事二人，領掌船局都水尉二人，又領諸津，每上津每尉一人，丞二人，中津每尉丞各一人，下津每典作一人，津長四人。

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等九寺，並置卿少卿各一人，（太常卿加少）各置丞，（太常衛尉宗正大理鴻臚無作二人，光祿太僕各三人，司農五人，太府六人。）主簿（太府四人，餘寺各二人。）錄事各二人，（光祿則加至三人，司農太府則各四人。）等員。

太常寺又有博士四人，協律郎二人，奉禮郎十六人，統郊社太廟諸陵太祝衣冠太樂清商鼓吹太醫太卜廩犧等署，各置令（並一人，太樂太醫各加至二人。）丞（各一人，郊社太樂鼓吹則各至二人。）郊社署又有典瑞四人，太祝署有太祝二人，太樂署清商署各有樂師員八人，清商二人，鼓吹署有哄師二人，太醫署有主藥二人，醫師二百人，藥園師二人，醫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祝禁博士二人，等員。太卜署有卜師二十人，相師十人，男覡十六人，女巫八人，太卜博士助教各一人，相博士助教各一人，等員。

光祿寺統大官肴藏良醖掌醢等署，各置令（大官三人，肴藏良醖各二人，掌醢一人。）丞（大官八人，肴藏掌醢各二人，良醖掌醢四人。）員又有監膳十二人，員又有掌醢十人，掌醢有掌醢十人，等員。

衛尉寺統公車武庫守宮等署各置令公車一人武庫守宮各二人丞公車一人武庫二人等員
宗正寺不統署
太僕寺又有獸醫博士員一百十人二統驊騮廄黃龍廄車府典牧牛羊等署各置令二人乘黃車府則各減二人丞二人乘黃則一人典牧牛羊則各三人等員
大理寺不統署又有正監評各一司直十律博士八明法二十徽掾八
鴻臚寺統典客司儀崇玄三署各置令二人崇玄則典客署又有掌客十人司儀有掌儀二十等員
司農寺統太倉典農平準廩市鉤盾華林上林導官等署各置令二人鉤盾上林則加至三人華林惟置一人太倉又有米廩督二人穀倉督四人鹽倉督二人京市有肆長四十人導官有御細倉督二人麴麪倉督二人等員
太府寺統左藏左尚方內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黃藏掌冶甄官等署各置令二人左右尚方則加至四人左尚則八人右尚黃藏則惟置一人丞四人左尚則六人黃藏則一人等員
國子寺元魏太常祭酒一屬官有主簿錄事各一統國子太學四門書算學各置博士國子太學四門各五人書算各二人助教國子太學四門各三人學生國子一百四十人太學四門各八十人書算各二人等員
將作寺大匠一丞主簿錄事各二統左右校署令各二丞左校四人右校三人各有監作左校十二人右校八人等員
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各大將軍一將軍二並有長史司馬錄事功倉兵騎等曹參軍法曹鎧曹行參軍各一左右衛左右武候各六左右武衛各八人等員
左右衛掌宮掖禁禦督攝仗衛又各有直閤將軍六直寢十二直齋直後各十五人並掌宿衛侍從舉車郎尉六掌馭副車武騎常侍十殿內將軍十五員外將軍二十殿內司馬督二十員外司馬督四十並以參軍府朝出使勞問左右衛又各統親衛置開府左勳衛開府左翊一開府二開府三開府四開府及武衛武候領軍東宮領兵開府準此府置開府一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等曹參軍法曹行參軍各一行參軍三又有儀同府武衛武候領軍東宮領兵儀同皆準此儀同已下置員同開府但無行參軍員諸府皆領軍坊每坊東宮準此置坊主一佐二每鄉圍東宮鄉圍準此置圍主一佐二左右武衛府無置閤已下員但領外軍宿衛
左右武候掌車駕出先驅後殿晝夜巡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置巡狩師田則掌其警禁右加置司辰師四人漏刻生一百人
左右領左右府各大將軍一將軍二掌侍衛左右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二掌供御弓矢備身六十掌宿衛侍從各置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二曹參軍事鎧曹行參軍各二等員
左右監門府各將軍一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各置郎將二校尉直長各三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曹參軍鎧曹行參軍各一行參軍四等員
左右領軍府各掌十二軍籍帳差科辭訟之事不置將軍唯有長史司馬掾屬及錄事功倉戶騎兵等曹參軍法鎧等曹行參軍各一行參軍十六等員又置明法四隸於法司掌律令輕重
門下坊置左庶子二人內舍人四人錄事二人主事令史四人統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帥等六局司經置洗馬四人校書六人正字二人宮門置大夫二人內直置監副監各二人監殿舍人四人典膳藥藏並置監丞各二人藥藏又有侍醫四人齋帥置四人
典書坊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錄事二人主事令史四人內坊典內及丞各二人丞直四人錄事一人內廄置尉二人掌內車輿之事
家令掌刑法食膳倉庫率更令掌伎樂僕掌宗族親諫什物奴婢等事僕掌車輿騎乘各一人三寺各置丞一人寺各一人錄事家令寺各一人家令領食官典倉司藏三署令各一丞食官二人典倉二人司藏三人僕寺領廄牧令一人

左右衛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掌宮中禁衛各置長史司馬及錄事功倉兵騎兵等曹參軍事法曹鎧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四人員又各有直閤四人直寢八人直齋直後各十人

左右宗衛制官如左右衛各掌以宗人侍衛加置行參軍二人而無直閤直寢直齋直後等員

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斥候伺非長史已下如左右衛而無錄事參軍員

滅行參軍一人

左右內率副率各一人掌領備身已上禁內侍衛供奉兵仗又無功騎兵法等曹及行參軍員餘與虞候同有千牛備身八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八人掌供奉弓箭備身二十人掌宿衛侍從

左右監門各率一人副率二人掌諸門禁長史已下同內率府而各有直長十人

高祖又採後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總十一等以酬勳勞又有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並爲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望者並不理事六品已下又有翊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爲散號將軍以加汎授居曹有職務者爲執事官無職務者爲散官凡上柱國已下爲散實官軍爲散號官諸省及左右衛武候領左右監門府爲內官自餘爲外官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皇伯叔昆弟皇子爲親王置師友各一人文學二人（副王則無師友）長史司馬諮議參軍事據屬各一人主簿二人錄事功曹記室戶倉兵等曹騎兵城局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各一人參軍事四人法田水鎧士等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六人長兼行參軍八人典籤二人

上柱國嗣王郡王無主簿錄事參軍東西閤祭酒長兼行參軍等員而加參軍事爲五人行參軍爲十二人柱國又無騎兵參軍事水曹行參軍等員而減參軍事行參軍各一人上大將軍又無諮議參軍事田曹鎧曹行參軍員又減行參軍一人大將軍又無據屬員又減參軍事二人上開府又無法曹士曹行參軍參軍事員開府又無典籤員減行參軍二人上儀同又無功曹城局參軍事員又減行參軍二人儀同又無倉曹員減行參軍三人

三師三公置府佐與柱國同若上柱國任三師三公唯從上柱國置王公已下三品已上又並有親信帳內各隨品高卑而制員

諸王置國官有令大農各一人尉各二人典衛各八人常侍各二人侍郎各四人廚長舉官長各一人食官廄牧長丞各一人典府長丞各一人舍人各四人等員上柱國柱國公減典衛二人無侍郎員侯伯又減典衛二人食官廄牧長各一人子男又減尉典衛常侍舍人各一人上大將軍大將軍公同柱國子男其侯伯減公典衛侍郎廄牧丞各一人子男無令無典衛又減舍人一人上開府開府公同大將軍子男其侯伯又無常侍無食官廄牧丞子男又無侍郎廄牧長上儀同儀同公同開府子男其侯伯又無尉無學官長子男又無廄長食官長二王後置國官與諸王同郡王與上柱國公同國公無上開府已上官者與開府公同散郡公與儀同侯伯同散縣公與儀同子男同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並置家令丞各一人主簿謁者舍人各二人等員郡主唯減主簿員

雍州置牧屬官有別駕贊務州都郡正主簿錄事西曹書佐金戶兵法士等曹從事部郡從事武猛從事等員幷佐史合五百二十四人

京兆郡置尹丞正功曹主簿金戶兵法士等曹佐等員幷佐史合二百四十四人

大興長安縣置令丞正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曹等員幷佐史合二百四十七人

上上州置刺史長史司馬錄事參軍事功曹戶兵等曹參軍事法士曹等行參軍行參軍典籤州都光初主簿郡正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部郡從事倉曹市令丞等員幷佐史合三百二十三人

上中州減上州吏屬十二人

上下州減上中州十六人

中上州減上下州二十九人。
中中州減中上州二十人。
中下州減中中州二十人。
下上州減中下州三十二人。
下中州減下上州十五人。
下下州減下中州十二人。
郡置太守丞尉正光初功曹光初主簿縣正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等曹市令等員幷佐史合一百四十六人。
上中郡減上上郡吏屬五人。
上下郡減上中郡四人。
中上郡減上下郡十九人。
中中郡減中上郡六人。
中下郡減中中郡五人。
下上郡減中下郡十九人。
下中郡減下上郡五人。
下下郡減下中郡六人。
縣置令丞尉正光初功曹光初主簿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等曹佐及市令等員合九十九人。
上中縣減上上縣吏屬四人。
上下縣減上中縣五人。
中上縣減上下縣十人。
中中縣減中上縣五人。
中下縣減中中縣五人。
下上縣減中下縣十二人。
下中縣減下上縣六人。
下下縣減下中縣五人。

州置總管者列爲上中下三等總管刺史加使持節。
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置令丞其制官屬各立三等之差。
同州總監副監各一人置二丞統倉貨農圃二監副監岐州亦置監副監諸冶亦置三等監各有丞員。
鹽池置總監副監丞等員管東西南北面等四監亦各置副監及丞隴右牧置總監副監丞以統諸牧其牸牝牧及二十四軍馬牧每牧置儀同及尉大都督帥都督等員驒騠牧置帥都督及尉原州羊牧置大都督幷尉原州駝牛牧置尉又有皮毛監副監及丞鍊事又鹽州牧監置監及副監置丞統諸羊牧牧置尉苑川十二馬牧每牧置大都督及尉各一人帥都督二人沙苑羊牧置尉二人緣邊交市監及諸屯監每監置監副監各一人畿內者隸司農自外隸諸州焉。
五嶽各置令又有吳山令以供其洒掃。
三師王三公爲正一品。
上柱國郡王國公開國郡縣公爲從一品。
柱國太子三師特進尚書令左右光祿大夫開國侯爲正二品。
上大將軍尚書左右僕射雍州牧金紫光祿大夫爲從二品。
大將軍吏部尚書太常光祿衛尉等三卿太子三少納言內史令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領左右等大將軍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尚書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等六卿上州刺史京兆尹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開國伯爲正三品。
上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左右衛武衛武候領左右監門等將軍國子祭酒御史大夫將作大匠中州刺史親王師朝議大夫爲從三品。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光祿衛尉等三少卿太子左右衛宗衛內等率尚書吏部侍郎給事黃門侍郎太子左庶子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等少卿下州刺史已前上階內史侍郎太子右庶子通直散騎常侍左右監門郎將朝散大夫開國子爲正四品。

上儀同三司。尚書左丞。太子左右衛。宗衛內等副率。左右監門率。上郡太守。雍州別駕。親王府長史。太子家令。率更令。僕。內侍。城門校尉。已前上階尚書右丞。上鎮將軍。雍州贊務。直閤將軍。親王府司馬。諫議大夫。爲從四品。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內常侍。祕書丞。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太子左右監門副率。員外散騎常侍。上州長史。親王府諮議參軍事。開國男。已前上階尚食。尚藥典御。上州司馬。爲正五品。

著作郎。通直散騎侍郎。中郡太守。直寫。太子洗馬。中州長史。奉車都尉。已前上階都水使者。治書侍御史。大興長安令。大理司直。直齋。太子直閤。京北郡丞。中州司馬。中鎮將。上鎮副。內給事。駙馬都尉。親王友。員外散騎侍郎。爲從五品。

翊軍翊師將軍。尚書諸曹侍郎。內史舍人。下郡太守。大都督。親王府掾屬。下州長史。已前上階四征將軍。征東。征南。征西。征北。三將軍。內軍。鎮軍。撫軍。大理正。監評。千牛備身。左右。左右監門校尉。內尚食典御。符璽。監御府。監殿內。監。太子內直監。下州司馬。下鎮將。中鎮副。爲正六品。

四平將軍。平東。平南。平西。平北。四將軍。前軍。後軍。左軍。右軍。通事舍人。親王文學。帥都督。左右領軍府長史。太子直寫。親王府主簿。親王府錄事參軍事。太子門大夫。給事。上縣令。已前上階冠軍。輔國二將軍。太子舍人。直後。三寺丞。親王府功曹。記室。倉。戶。曹參軍事。城門直長。太子直齋。太子副直監。太子典內。左右領軍府司馬。下鎮副。爲從六品。

鎮遠。安遠二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御醫。左右衛。武衛。武候。領左右等府長史。親衛。親王府諸曹參軍事。已前上階建威。寧朔二將軍。六寺丞。祕書郎。著作佐郎。太子千牛備身。太子備身。左右。尚食。尚藥。左右監門等直長。太子通事舍人。左右衛。武衛。武候。領左右等府司馬。都督。太子典膳。藥藏等監。太子齋帥。上戍主。爲正七品。

寧遠。振威二將軍。左右監門府長史。太子左右衛。宗衛等率。左右虞候。左右內率等府長史。符璽。御府。殿內等直長。上州錄事參軍事。左右領軍府掾屬。親王府東西閤祭酒。中縣令。上郡丞。太子親衛。將作丞。勳衛。親王府參軍事。上鎮長史。已前上階伏波。輕車二將軍。太學。太常二博士。武騎常侍。奉朝請。國子助教。親王府諸曹行參軍。太子直後。太子左右監門直長。大興長安縣丞。太子侍醫。侍御史。太史令。上州諸曹參軍事。左右監門府。太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虞候。左右內率等司馬。上鎮司馬。爲從七品。

宣威。明威二將軍。協律郎。都水丞。殿內將軍。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長史。別將。下縣令。中郡丞。中州錄事參軍事。上州諸曹行參軍事。親王府行參軍。左右領軍府錄事參軍事。中鎮長史。太子內坊丞。太子勳衛。已前上階。襄威。厲威二將軍。殿內御史。掖庭。宮闈二令。上署令。公車。郊社。太廟。太祝。平準。太樂。鼗鞞。武庫。典客。鉤盾。左藏。太倉。左尚方。右尚方。司染。典織。京市。太官。掖吹。太子左右監門率府司馬。中州諸曹參軍事。左右衛。武衛。武候等府錄事參軍事。左右領軍府諸曹參軍事。內尚食丞。中戍主。上戍副。爲正八品。

威戎。討寇二將軍。四門博士。主書。門下錄事。尚書都事。監察御史。內謁者。監。上關令。中署令。太醫。右藏。黃藏。乘黃。龍廄。衣冠。守宮。幕下。郡丞。下州錄事參軍事。林上。林掌。治導官。左校。右校。牛羊。典牧。中州諸曹行參軍。備身。左右衛。武衛。武候。領左右等府諸曹參軍事。左右領軍府諸曹行參軍。太子左右衛。宗衛率等府錄事參軍事。下鎮長史。太子翊衛。已前上階。盪寇。盪難二將軍。親王府長兼行參軍。及典籤。員外將軍。統軍。太子三寺丞。中關令。奚官。內僕二令。下署令。諸陵。諸牧。女。大卜。車府。清商。司上津。尉。下州諸曹參軍事。左右衛。武衛。武候等府諸曹行參軍。領左右府鎧曹行參軍。左右監門。太子左右衛。宗衛等率。左右虞候。左右內率等府諸曹參軍事。掌船局都尉。上鎮諸曹參軍事。上縣丞。上郡尉。爲從八品。

殄寇。殄難二將軍。太學助教。太子備身。大理寺律博士。諸校書郎。都水參軍事。內史錄事。內謁者。令。內寺伯。中縣丞。下關令。中津尉。下州諸曹行參軍。上州行參軍。左右監門府鎧曹行參軍。太子左右衛。宗衛。虞候府等諸曹行參軍。太子左右內率府鎧曹行參軍。左右領軍府行參軍。中鎮諸曹參軍事。上鎮。士曹行參軍。中郡尉。已前上階掃寇。掃難二將軍。殿內司馬。督。太子食官典倉。司藏等令。尚食。尚醫。軍主。太史。掖庭。宮闈局等丞。上署令。太子左右監門率府諸曹參軍事。中州行參軍。左右衛。武衛。武候等府行參軍。上州典籤。下戍主。上關丞。太子典

膳藥藏等局丞下郡尉典客署掌客司辰師爲正九品
騭野橫野二將軍掖庭局宮教博士太祝太子廐牧令太子校書下縣丞中署丞左右監門率府鎧曹行參軍下州行參軍中州典籤左右監門府太子左右衛宗衛虞候率府等行參軍正字太子內坊丞直中關上津丞下鎮諸曹參軍事中鎮士曹行參軍上縣尉已前上階偏裨二將軍四門助教書算學博士奉禮郎員外司馬督幢主奚官內僕等局丞下署丞下州典籤內謁者局丞中津丞中縣尉太子正字太史監候太官監膳御府局監事左右校及掖庭監作太史司曆諸樂師爲從九品
又有流內視品十四等
行臺尚書令爲視正二品
上總管行臺尚書僕射爲視從二品
中總管行臺諸曹尚書爲視正三品
下總管爲視從三品
行臺尚書左右丞爲視從四品
同州總監隴右牧總監爲視從五品
行臺諸曹侍郎爲視正六品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長史司馬諮議參軍事驃池總監同州隴右牧總副監王二王後國令爲視從六品
上大將軍大將軍府長史司馬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掾屬嗣王文學公國令王二王後大農尉典衛爲視正七品
上開府開府長史司馬上大將軍大將軍府掾屬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諸曹參軍事驃池總副監驃州牧監諸屯監國子學生侯伯國令公國大農尉典衛雍州薩保爲視從七品
上儀同儀同府長史司馬上大將軍大將軍府諸曹參軍事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參軍事諸曹行參軍行臺諸監同州諸監驃池四面監皮毛監岐州監同州總監隴右牧監等丞諸大冶監雍州州都主簿子男國令侯伯國大農尉典衛王二王後國常侍爲視正八品
行臺尚書都事上開府開府府諸曹參軍事上大將軍大將軍府參軍事諸曹行參軍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行參軍五岳四瀆吳山等令驃池四面副監諸皮毛副監行臺諸副監諸屯副監諸中冶監諸緣邊交市監驃池總監丞諸州州都主簿雍州西曹書佐諸曹從事京兆郡正功曹太學生子男國大農典衛爲視從八品
開府府法曹行參軍上儀同儀同府諸曹參軍事上大將軍大將軍府行參軍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典籤同州諸副監岐州副監諸小冶監驃州牧監丞諸大冶監丞諸緣邊交市副監諸郡正功曹京兆郡主簿諸州西曹書佐祭酒從事雍州部郡從事公國常侍王二王後國侍郎公主家令諸州胡二百戶已上薩保爲視正九品
儀同府法曹行參軍上開府開府府行參軍上大將軍大將軍府典籤上儀同儀同府行參軍上開府府典籤行臺諸監丞驃池四面監丞皮毛監丞諸中冶監丞四門學生諸郡主簿諸州部郡從事雍州武猛從事大興長安縣正功曹主簿侯伯子男國常侍公國侍郎爲視從九品
又有流外勳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之差又視流外亦有視勳品視二品視三品視四品視五品視六品視七品視八品視九品之差極於胥吏矣皆無上下階云
京官正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爲差至正四品是爲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爲差至正六品是爲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爲差至從八品是爲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給祿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爲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爲差至於下下則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爲差至於下下則百石大縣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爲差至於下下則六十石其祿唯及刺史二佐及郡守縣令
三年四月詔尚書左僕射掌判吏部禮部兵部三尚書事御史糾不當者兼糾

彈之尚書右僕射掌判都官度支工部三尚書事又知用度餘皆依舊尋改度支尚書爲戶部尚書都官尚書爲刑部尚書諸曹侍郎及內史舍人並加爲從五品增置通事舍人十二員通舊爲二十四員廢光祿寺及都水臺入司農廢衛尉入太常尚書省廢鴻臚亦入太常罷大理寺監評及律博士員加置正爲四人罷郡以州統縣改別駕贊務以爲長史司馬舊周齊州郡縣職自州都郡縣正已下皆州郡將縣令至而調用理時事至是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刺史縣令三年一遷佐官四年一遷佐官以曹爲名者並改爲司六年尚書省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帳侍郎闕則簽其曹事吏部又別置朝議通議朝請朝散給事承奉儒林文林等八郎武騎屯騎驍騎游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上階爲郎下階爲尉散官番直常出使監檢罷門下省員外散騎常侍奉朝請通事令史員及左右衛殿內將軍司馬督武騎常侍等員

十二年復置光祿衛尉鴻臚等寺諸州司以從事爲名者改爲參軍

十三年復置都水臺國子寺罷隸太常又改寺爲學

十四年諸省各置主事令史員改九等州縣爲上中下凡四等

十五年罷州縣鄉官

十六年內侍省加置內主事員二十人以承門閤

十八年置備身府

二十年改將作寺爲監以大匠爲太監初加置副監

仁壽元年改都水臺爲監更名使者爲監罷國子學唯立太學一所置博士五人從五品學生七十二人

三年監門府又置門候一百二十人

煬帝卽位多所改革三年定令品自第一至于第九唯置正從而除上下階罷諸總管廢三師特進官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內監名以爲殿內省幷尚書門下內史秘書以爲五省增置謁者司隸二臺幷御史爲三臺分太府寺爲少府監改內侍省爲長秋監國子學爲國子監將作寺爲將作監幷都水監總爲五監改左右衛爲左右翊衛左右備身爲左右驍尉左右武衛依舊名改領軍爲左右屯衛加置左右禦改左右武候爲左右候衛是爲十二衛又改領左右府爲左右備身府左右監門依舊名凡十六府其朝之班序以品之高卑爲列品同則以省府爲前後省府同則以局署爲前後焉

尚書省六曹各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又增左右丞階與六侍郎並正四品諸曹侍郎並改爲郎又改吏部爲選部郎戶部爲人部郎禮部爲儀曹郎兵部爲兵曹郎刑部爲憲部郎工部爲起部郎以異六侍郎之名廢諸司員外郎而每增置一曹郎各爲二員都司郎各一人品同曹郎掌都事之職以都事爲正八品分隸六尚書諸司主事並去令史之名其令史隨曹閑劇而置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置一以其餘四省三臺亦皆曰令史九寺五監諸衛府則皆曰府史後又改主客郎爲司蕃郎尋又每減一郎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之職

舊都督已上至上柱國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號將軍官皆罷之幷省

朝議大夫自一品至九品置光祿從一品左右光祿左正二品金紫正三品銀青光祿從三品正議正四品通議從四品朝請正五品朝散從五品等九大夫建節正六品奮武從六品宣惠正七品綏德從七品懷仁正八品守義從八品奉誠正九品立信從九品等八尉以爲散職開皇中以開府儀同三司爲四品散實官至是改爲從一品同漢魏之制位次王公門下省減給事黃門侍郎員置二人去給事之名稅吏部給事郎名爲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置員四人從五品省讀奏案廢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諫議大夫散騎侍郎等常員改符璽監爲郎置員二人爲從六品加錄事階爲正八品以城門殿內尚食尚藥御府等五局隸殿內省十二年又改納言爲侍內內史省減侍郎員爲二人減內史舍人員爲四人加置起居舍人員二人從六品次舍人下改通事舍人員爲謁者臺職減主書員置四人加爲正八品

十二年改內史爲內書

殿內省置監正四品少監從四品丞從五品各一人掌諸供奉又有奉車都尉十二人掌進御輿馬統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等六局各置奉御二人正五品皆

置直長以貳之（正七品）。尚食直長六人，又有食醫員。尚藥直長四人，又有侍御醫，司醫醫佐員。尚衣，即舊御府也，改名之。有直長四人。尚舍，即舊殿中局也，改名之。有直長八人。尚乘局置左右六閑，一左右飛黃閑，二左右吉良閑，三左右龍媒閑，四左右駒駿閑，五左右駃騠閑，六左右天苑閑。有直長十四人。又有奉乘十人。尚輦有直長四人。又有掌輦六人。城門置校尉一人，降爲正五品。後又改校尉爲城門郎，置員四人（從六品）。自殿內省隸爲門下省官。

秘書省降監爲從二品，增置少監一人（從四品）。增著作郎階爲正五品。減校書郎爲十人。改太史局爲監，進令階爲從五品。又減丞爲一人。置司辰師八人。增置監候爲十人。其後又改監少監爲令少令，增秘書郎爲從五品。加置佐郎四人（從六品）。以貳郎之職。降著作郎階爲從五品。又置儒林郎十人（正七品）。掌明經待問，唯詔所使。文林郎二十人（從八品）。掌撰錄文史，檢討舊事。此二郎皆上在藩已來，直司學士。增校書郎員四十人。加置楷書郎員三十人（從九品）。掌抄寫御書。

御史臺增治書侍御史爲正五品。省殿內御史員增監察御史員十六人。加階爲從七品。開皇中，御史直宿禁中，至是罷其制。又置主簿，錄事員各二人。五年又降大夫階爲正四品。減治書侍御史爲從五品。增侍御史爲正七品。爲掌侍從糾察。其臺中簿領，皆治書侍御史主之。後又增置御史，從九品。尋又省。

謁者臺大夫一人（從四品。五年改爲正四品）。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鷰出對御史引駕。置司朝謁者二人，以貳之（從五品）。屬官有丞一人，主簿，錄事各一人。等員又有通事謁者二十人（從六品）。即內史通事舍人之職也。次有議郎二十四人，通直三十六人，將事謁者三十人，謁者七十人，皆掌出使。其後廢議郎，通直將事謁者，謁者等員，而置員外郎八十員，尋詔門下內史御史司隸謁者五司，監受表，以爲恆式。不復專謁者矣。尋又置散騎郎，從五品二十人。承議郎（正六品）。通直郎（從六品）。各三十人。宣德郎（正七品）。宣義郎（從七品）。各四十人。徵事郎（從八品）。將仕郎（從八品）。常從郎（正九品）。奉信郎（從九品）。各五十人。是爲正員，並得祿當品。又各有散員郎，無員無祿，尋改常從爲登仕，奉信爲散從，自散騎已下，皆主出使，量事大小，據品以發之。

司隸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別駕二人（從五品）。分察畿內，一人案東都一人案京師。刺史十四人（正六品）。巡察畿外諸郡，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其所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正能不。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強姦猾，侵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蟲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五察部內賊盜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異行，隱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置丞（從六品）。主簿（從八品）。錄事（從九品）。各一人。後又罷司隸臺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爲常員，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檢攝以行。

光祿已下八寺卿，皆降爲從三品。少卿各加置二人，爲從四品。諸寺上署令，並增爲正六品。中署令爲從六品。下署令爲正七品。始開皇中，署司唯典掌受納，至是署令爲判首，取二卿判。丞唯知勾檢，令闕丞判。五年，寺丞並增爲從五品。

太常寺罷太祝署，而留太祝員八人，屬寺後又增爲十人。奉禮減置六人。太廟署又置陰室丞，守視陰室。改樂師爲正樂，置十人。太卜又省博士員，置太卜卜正二十人，以掌其事。太醫又置醫監五人，正十人。罷衣冠清商二署。

太僕減驊騮署入殿內尚乘局，改龍殿曰典廄署。有左右駿卑二廄，加置主乘司庫司廩官。罷牛羊署。

大理寺丞改爲勾檢官，增正員爲六人，分判獄事。置司直十六人，降爲從六品。後加至二十人。又置評事四十八人，掌與同司直正九品。

鴻臚寺改典客署爲典蕃署。初，煬帝置四方館於建國門外，以待四方使者。後罷之。有事則置名籍。鴻臚寺量事繁簡，臨時損益。東方曰東夷使者，南方曰南蠻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每使者署典護錄事敘職，敘儀。監府監置互市監及副，參軍各一人，錄事主綱紀敘職，掌其貴賤立功合敘者，敘儀。掌小大次序。監府掌其貢獻財貨，監置掌安置其駝馬船車，糾察非違。互市監及副，掌互市，參軍事出入交易。

司農但統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罷典農、華林二署，而以平準、京市、藏太府。太府寺既分爲少府監，而但管京都市五署及平準左右藏等。凡八署。京師東市曰都會，西市曰利人。東都東市曰豐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遠。及改諸令

爲監唯市署曰令。

國子監依舊置祭酒加置司業一人從四品丞三人加爲從六品幷置主簿錄事各一人國子學置博士正五品助教從七品員各一人學生無常員太學博士助教各二人學生五百人先是仁壽元年省國子祭酒博士置太學博士員五人爲從五品總知學事至是太學博士降爲從六品。

將作監改太監少監爲大匠少匠丞加爲從六品統左右校及甄官署五年又改大匠爲大監正四品少匠爲少監正五品十三年又改監少監爲令少令丞加品至從五品。

少府監置監從三品少監從四品各一人丞從五品二人統左尚右尚內尚司織司染鍾甲弓弩掌冶等署復改監少監爲令少令併司織司染爲織染署廢鍾甲弓弩二署。

都水監改爲使者增爲正五品丞爲從七品統舟楫河渠二署舟楫署每津置尉一人五年又改使者爲監四品加置少監爲五品後又改監少監爲令從三品少令從四品。

長秋監置令一人正四品少令一人從五品丞二人正七品並用士人改內常侍爲內承奉置二人正五品給事爲內承直置四人從五品並用宦者罷內謁者官領掖庭宮闈奚官等三署並參用士人後又置內謁者員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總府事幷統諸鷹揚府改驃騎爲鷹揚郎將正五品車騎爲鷹揚副郎將從五品大都督爲校尉帥都督爲旅帥都督爲隊正增置隊副以貳之改三衛爲三侍其直閤將軍直寢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直齋別將統軍軍主幢主之屬並廢以武候府司辰師員隸爲太史局官其軍士左右衛所領名爲驍騎左右驍衛所領名豹騎左右武衛所領名熊渠左右屯衛所領名羽林左右禦衛所領名射聲左右候衛所領名仗飛而總號衛士每衛置護軍四人掌副貳將軍將軍無則一人攝尋改護軍爲武賁郎將正四品而置武牙郎將六人副焉從四品諸衛皆置長史從五品又有錄事參軍司倉兵騎鎧等員翊衛又加有親侍鷹揚府每府置鷹揚郎將一人正五品副鷹揚郎將一人從五品各有司馬及兵倉兩司其府領親勳武三侍非翊衛府皆無三侍鷹揚每府置越騎校尉二人掌騎士步兵校尉二人領步兵並正六品外軍鷹揚官並同左右候衛增置察非掾二人專糾彈之事五年又改副郎將並爲鷹擊郎將左右領左右府改爲左右備身府各置備身郎將一人又各置直齋二人以貳之並正四品掌侍衛左右統千牛左右司射左右各十六人並正六品千牛掌執千牛刀宿衛司射掌供御弓矢置長史正六品錄事司兵倉騎參軍等員並正八品有折衝郎將各三人正四品掌領驍果又各置果毅郎將以領之以貳之從四品其驍果置左右雄武府雄武郎將以領之以武勇郎將爲副員同鷹揚鷹擊有司兵司騎二局並置參軍事左右監門府改將軍爲郎將各置一人正四品直閤各六人正五品置官屬並同備身府又增左右門尉員一百二十人正六品置門候員二百四十人正七品並分掌門禁守衛。

門下坊減內舍人洗馬員各置二人減侍醫置二人改門大夫爲宮門監正字爲正書。

典書坊改太子舍人爲管記舍人減置四人改通事舍人爲宣令舍人爲八員家令改爲司府令丙坊承直改爲典直。

左右衛率改爲左右侍率正四品改親衛爲功曹勳衛爲義曹翊衛爲員曹羽衛直齋直閤員。

左右宗衛率改爲左右武侍率正四品。

左右虞候開府改爲左右虞候率正四品幷置副率。

左右內率降爲正五品千牛備身改爲司仗左右備身左右改爲主射左右各員八人。

左右監門率改爲宮門將降爲正五品監門直長改爲直事置六十人。

開皇中置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爲九等者至是唯留王公侯三等餘並廢之。

王府諸司參事更名諸司屬參軍則直以屬爲名改國令爲家令自餘以國爲名者皆去之。

行宮所在皆立總監以司之上宮正五品中宮從五品下宮正七品隴右諸牧置左右牧監各一人以司統之隴州置郡郡置太守上郡從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從四品京兆河南則俱爲尹並正三品隴長史司馬置贊務一人以貳之京兆河南從四品上郡正五品中郡從五品下郡正六品次置東西曹掾京兆河南從五品上郡正六品中郡從六品下郡正七品主簿司功倉戶兵法士曹等書佐各因郡之大小而爲增減改行參軍爲行書佐舊有兵處則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至是別置都尉副都尉都尉正四品領兵與郡不相知副都尉正五品又置京輔都尉從三品立府於潼關主兵領鎮幷置副都尉從四品又置諸防主副官掌同諸鎮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爲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閑劇及衝要以爲等級丞主簿如故其後諸郡各加置通守一人位次太守京兆河南則謂之內史又改郡贊務爲丞位在通守下縣尉爲縣正尋改正爲戶曹法曹分司以丞郡之六司河南洛陽長安大興則加置功曹而爲三司司各二人郡縣佛寺改爲道場道觀改爲玄壇各置監丞京都諸坊改爲里皆省除里司官以主其事帝自三年定令之後縣有制置制置未久隨復改易其餘不可備知者蓋史之闕文云

隋書卷二十八

隋書卷二十九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四

地理上

自古聖王之受命也莫不體國經野以爲人極上應璇次下裂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社是以放勳御曆修職貢者九州文命會同執玉帛者萬國洎乎殷遷夏鼎周黜殷命雖質文之用不同損益之途或革而封建之制率由舊章於是分土惟三列爵惟五千里以制幾甸九服以別要荒十國爲連連有帥倍連爲卒卒有正皆所以式固鴻基書屏王室興邦致化康俗庇人者歟周德既衰諸侯力政干戈日用戎馬生郊彊陵弱衆暴寡兼滅於楚鄭滅於韓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其餘弒君亡國不得守其社稷者不可勝數逮于七雄競逐二帝爭彊疆場之事一彼一此秦始皇據百二之巖險奮六世之餘烈力爭天下蠶食諸侯在位二十餘年遂乃削平寓內懲周氏之微弱特狙詐以爲彊蔑棄經典罷侯置守子弟無立錐之地功臣無尺土之賞身沒而區宇幅裂及子而社稷淪胥漢高祖挺神武之宏圖掃清禍亂矯秦皇之失策封建王侯並跨州連邑有踰古典而郡縣之制無改於秦遠于孝武務勤遠略南兼兩越東定三韓通邛筰之險塗斷匈奴之右臂雖擊教遠洎而人亦勞止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既其滋多郡縣亦有增置至于平帝郡國一百有三戶一千二十三萬光武中興承王莽之餘弊兵戈不戢饑疫荐臻率土遺黎十纔一二乃併省郡縣四百餘所明章之後漸至滋繁郡縣之數有加舊日遠炎靈數盡三國爭彊兵革屢興戶口減半有晉太康之後文軌方同大抵編戶二百六十餘萬犇而五胡逆亂二帝播遷東晉洎于宋齊僻陋江左苻姚之與劉石竊據中原事跡糾紛難可具紀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頻事經略開拓閩越克復淮浦平俚洞破牂柯又以舊州退闕多有析置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既而侯景構禍臺城淪陷壞籍散遺注記無遺郡縣戶口不能詳究遠于陳氏土宇彌蹙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荊揚之域州有四十二郡唯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後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僻小天保之末總加併省洎乎國滅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戶三百三萬周氏初有關中百度草創遂乃訓兵教戰務穀勸農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卒能以寡擊衆戡定彊鄰及于東夏削平多有省廢大象二年通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高祖受終惟新朝政開皇三年遽廢諸郡洎于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州爲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道路山河溝洫沙磧鹹鹵丘陵阡陌皆不預焉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也

京兆郡　開皇三年置雍州城東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二百七十五步東面通化門明德門二門南面啓夏明德安化三門西面延平金光開遠三門北面光化一門里一百六統縣二十二戶三十萬八千四百九十九〇大興　開皇三年置後周舊郡置縣曰萬年高祖龍潛封號大興故至是改焉有長樂宮有後魏杜城縣西霸城縣西魏山北縣並後周廢長安　帝都有仙都福陽太平等故置扶風郡開武功郡建德宮有關官有舊長安城　始平　故置扶風郡開皇三年郡廢　武功　中郡廢有永豐渠普濟渠　整屋　後周置周南郡及恆州又有倉城溫湯二縣並廢有司竹園有宜春仙遊文山皇等宮有關官有太一山有溫湯　醴泉　後魏曰寧夷西魏置寧夷郡後周改爲泰郡又以新時甘泉二縣入焉開皇十八年改縣名醴泉有甘泉水波水漆水有九嵕山溫泉　奉天　開皇十年置有舊莫西縣十八年改名鄠有甘泉宮有絲好時大業三年廢入焉　藍田　後周置監田郡兼置郡及白鹿王山二縣入焉有關官有滋水新豐　有溫湯　華原　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爲宜州又置北地郡兼改爲通川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及土門縣入焉有泪水頻山　宜君　舊置宜君郡開皇初郡廢有清水　同官　鄜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少梁山渭南　後魏置渭南郡西魏分置豐源中源二縣並廢入焉有步壽宮　萬年　高陵　後魏曰高陸大業初改焉三原　後周置建忠郡建德初郡廢有涇陽　舊置咸陽縣開皇初郡廢有茂陵渠　雲陽　舊置後周置雲陽郡開皇初郡廢有涇水五龍水甘水走馬水富平　舊置北地郡後周改曰中華郡開皇初郡廢有荊山　華陰　有廟德宮有關官有京觀都尉有白渠有華山

馮翊郡　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　統縣八戶九萬一千五百七十二〇馮翊　後魏曰華陰置武鄉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十八年置有關鄉郡廢有沙苑　韓城　開皇十八年置有梁山有鬼谷　郃陽　朝邑　後魏曰南五泉後魏改名馮翊置馮翊郡有沙苑

西魏改爲有長睿後魏置澄城郡後周併五鎮城置南北二白水西魏改爲蒲城置白水郡開宮有關宮有朝坂入焉開皇初郡廢

澄城　舊置南北二白水西魏改爲蒲城置白水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下邽舊置延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併德勻縣入焉有金氏陂有五龍山馬關山

扶風郡　舊置岐州

統縣九戶九萬二千二百二十三〇雍　後魏置秦平郡西魏改爲岐山郡開皇三年郡廢大業初置扶風郡後魏置岐陽宮

岐山　後周曰三龍縣開皇十六年改名焉後魏周城縣後周廢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有岐山

陳倉　後魏曰南川後魏周置有故陳倉後周置

顯州　尋州縣俱廢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縣曰陳倉有陳倉山有關官

號　後數置武都郡西魏改曰廣業二年改爲廣武後周廢入周城縣開皇十八年改周城縣渭源有安仁宮風泉宮有太白山五丈原

大普閏　大業初置有仁壽宮有漆水岐水杜水

汧源　西魏置隴東郡及汧陰縣後改縣曰杜陽後周又曰汧陰開皇三年郡廢五年縣改曰汧源又有西魏東秦州後改爲隴州大業初州廢有舊長蛇縣開皇末廢有關官有隴山汧山汧水

汧陽　舊置汧陽郡後周廢郡存縣有關官有盤龍山

南由　舊置平鄉後改曰南由後周復置縣又

安定郡　舊置涇州

統縣七戶七萬六千二百八十一〇安定　舊置安武郡及行臺置安武縣二年廢

鶉觚　舊置平涼郡開皇三年郡縣並廢入焉大業初分隸入焉大業初廢

陰盤　後魏置平涼郡開皇初郡廢有宜水朝那西魏置朝那縣後周廢

朝那　西魏置安武郡及行臺置安武縣二年廢

良原　大業初置初置臨涇　大業初置初曰華亭　大業初置有雕谷鴻改焉有

北地郡　後魏置豳州西魏改爲豳州

統縣六戶七萬六百九十〇定安　舊置趙興郡開皇初郡廢

大業初置初曰彭陽後魏置西北地郡後周廢有橋山

羅川　舊曰陽周開皇中改焉又西魏置顯州後周廢有橋山

彭原　舊曰彭陽後魏置豳州有洛塘城即魏置豳州有曹

襄樂　後魏置襄樂郡後周廢又有子午山新平城西魏置豳州後周二州並廢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縣曰彭原有珊瑚水

三水　西魏置恒州廢

平　舊曰白土西魏置幽州開皇四年改縣爲新平大業初州廢

上郡　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爲北華州西魏改爲上郡後周廢

統縣五戶五萬三千四百八十九〇洛交　開皇三年置大業三年置上郡

內部　舊置敷州及內部郡開皇三年郡廢大業初州廢

三川　舊名長城西魏改焉又有利仁縣舊廢大業初入焉

廊城　後魏曰敷城大業初改焉

洛川　有鄜水

雕陰郡　西魏置綏州上

統縣十一戶三萬六千一十八〇上縣　西魏置安寧郡及安寧縣綏德安人三縣同置開皇初郡廢安寧吉萬二縣入又後周置義良縣亦廢入焉

大城　西魏置仍立安政縣開皇初廢有平陸郡廢

真鄉　西魏置後周置真鄉郡開皇初郡廢

開　舊置開光郡開皇三年郡廢有圖水

銀城　後周置曰石城平　西魏置有後魏撫寧　西魏置

綏德　西魏置

寧　西魏改爲有後魏撫寧郡

延安郡　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爲延州置總管府開皇中府廢

統縣十一戶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九〇膚　大業三年置及置林山後魏置曰廣武及偏城郡開皇初郡廢十魏平　後魏舊林八年改爲豐林大業初又併沃野縣入焉

施　大業三年置及置林山後魏置曰廣武及偏城郡開皇初郡廢十魏平　後魏舊林八年改爲豐林大業初又併沃野縣入焉

立　朔方郡　後周廢郡併

統縣三戶二萬二千三百三十〇朔方　後周廢郡併和政二縣入焉

金明　有治官有清水

臨真　有西魏神水郡真川縣後周廢大業初廢真川入焉

延川　西魏置曰文安及置義鄉縣入焉開皇初郡廢改縣爲延川

延安　西魏置又置義鄉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大業中廢

因城　後魏置後周廢

義川　西魏置汾州義川郡後改州爲丹州後周改縣爲丹陽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又廢雲巖縣入焉

汾川　舊曰安平後周改曰義川又廢樂川郡入大業初州廢又廢雲巖縣入焉

統縣七戶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三〇合水　開皇十六年置慶州

弘化郡　西魏置弘化郡開皇十六年置慶州

統縣七戶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三〇合水　開皇十六年置慶州大業初置

馬嶺　大業初置

華池　仁壽初置又西魏置始州後周廢有撫水

歸德　西魏置始州後周廢有撫水

洛源　舊曰安平後周改曰義川又廢樂川郡入大業初州廢又廢雲巖縣入焉

汾川　舊曰安平後周改曰義川又廢樂川郡入大業初州廢又廢雲巖縣入焉

咸寧　舊曰永寧西魏改爲太門山縣入焉

平涼郡　舊置涇州

統縣五戶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五〇平高　後魏置平涼郡後改爲平高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平涼郡有關官有笄頭山

百泉　後魏置長城郡及黃石縣西魏改黃石爲長城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縣改爲百泉

可鹽　後周置有會寧　西魏置會州後周廢開皇十六年置縣

默亭

朔方郡　後魏置夏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

統縣三戶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三〇嚴綠　西魏置弘化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

寧朔　後周置

長澤　西魏置蘭照郡又有後魏大安郡及置長州開皇三年郡廢又廢山鹿新圖二縣入焉大業三年州廢

鹽川郡　西魏置西安州後改爲鹽州

統縣一戶三千七百六十三〇五原　後魏置郡曰大鹵西魏改爲五原後又爲大鄜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川郡

靈武郡　後魏置鹽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

統縣七戶一萬二千三百三十〇迴樂　後周置郡又西魏置臨河郡開皇元年改曰新昌三年郡並廢大業初置靈武郡

弘靜　開皇十一年置有賀蘭山懷遠　後周置仍立懷遠郡開皇三年郡廢

靈武　後周置曰建安後又置歷城郡開皇三年郡廢十八年曰建安爲廣閏仁壽元年改名焉鳴沙　開皇十九年置項州又鳴沙縣大業三年州廢有關官

豐安　開皇十年置

榆林郡　開皇二十年置勝州

統縣三戶二千三百三十〇榆林　開皇六年置大業初置郡富昌　開皇十年置曰開壽及置油雲縣又置榆關總管五角改置雲州總管十八年改陽壽曰金河二十年雲州移三縣俱廢仁壽二年又置金河縣併關

金河　開皇三年置

五原郡　開皇五年置豐州仁壽元年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

統縣三戶二千三百三十〇九原　開皇五年置大業初置

永豐　開皇五年置

安化　開皇十一年置

天水郡　舊秦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

統縣六戶五萬二千一百三十〇上邽　故曰上邽後周曰冀城縣廢入焉有伏羌縣後廢大業初復置有伏羌城大業初改曰冀城有石鼓崖清水　後魏置及置清水郡開皇初郡廢有

初郡廢大業初復置有伏羌城大業初改曰冀城有石鼓崖清水　後魏置及置清水郡開皇初郡廢有

襄城　後周曰冀城縣廢入焉有伏羌縣後廢大業初改曰冀城有石鼓崖清水　後魏置及置清水郡開皇初郡廢有

關官有秦漢後魏置曰伯陽後魏置曰略陽郡開皇二年郡分水撤開皇中改還龍城舊縣改曰河陽六年改曰龍城成紀後周置有龍馬仙人跡

龍西郡舊州隋統縣五戶一萬九千二百四十七〇襄武舊龍西郡舊城內陽置南廢改爲武陽渭源有鳥鼠山障後魏置西魏置廣十年改名渭源有渭水後魏置安陽郡領安陽郡開皇初郡廢後周郡廢長川後魏置安陽郡領安陽秦州後又改曰交州開皇三年郡廢十八年改州曰紀州安陽曰長川大業初州廢又廢爲水入焉

金城郡開皇初置臨州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二戶六千八百一十八〇金城舊縣曰子城帶金城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縣爲金城後周皆廢又置金城郡有關官狄道後魏置臨洮郡龍城縣後周皆廢又後魏置武始郡開皇初廢有白石山

枹罕郡舊河州統縣四戶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七〇枹罕舊枹罕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有關官有鳳林山龍支後魏曰北金城西魏改爲有峯述山大夏有金紐山水池後魏曰覃川後周改爲

澆河郡後周置洮州總管府開皇初府廢統縣二戶二千二百四十〇河津後周置洮以置洮州後周武帝逐吐谷渾以置洮州總管府開皇初府廢統縣二戶二千二百四十〇河津後周置洮河郡領洮河廣威安戎三縣開皇初郡廢併三縣入焉大業初置澆河郡有澄水達化後周置達化郡開皇初郡廢併入焉有連雲山

西平郡舊鄯州統縣二戶三千一百一十八〇湟水舊曰西都後周置樂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郡廢十八年改縣曰湟水又有舊浩亹縣又西魏置龍居縣後入開皇初改縣並後周廢大業初置西平郡有土樓山化隆舊曰廣威西魏置澆河郡後周廢郡仁壽初改爲化隆有故延山渭水盧水

武威郡舊置涼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四戶一萬一千七百五〇姑臧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武威郡又後魏置武安郡襄武縣並西魏廢又舊有顯美縣後周廢有茅山昌松後魏置昌松郡後周廢爲永世後周改置白山縣舊廢有白山番和後魏置番和郡後周廢置鎮開皇初郡後周改置白山縣舊廢有白山番和後魏置番和郡後周廢置鎮開皇初改縣五縣之地入焉尤吾後魏置廣武郡開皇初郡廢改縣曰邑次焉舊有燕支山尤吾後魏置廣武郡開皇初郡廢改縣曰邑次焉舊有嚴山

張掖郡舊置西涼州統縣三戶六千一百二十六〇張掖舊置張掖郡開皇初改曰甘州統縣三戶六千一百二十六〇張掖舊置張掖郡開皇初郡廢十七年縣改爲酒泉大業初改爲張掖置張掖郡又有臨松縣後周廢有甘峻山臨松合黎山有玉石澗大柳谷刪丹後魏曰山丹又有西郡永寧廢有祁連山覓峯山有石梁

敦煌郡舊置敦煌郡後周併效穀冥安二郡入焉又併敦煌鳴沙中以置瓜州大業初州廢又後周置常樂縣舊廢有祁連山覓峯山有石梁

常樂後魏置常樂郡後周併涼興大至冥安國東合爲涼興縣開皇初郡廢縣改爲常樂有關官玉門後魏置會稽縣開皇中改爲玉門併得後魏玉門郡地

效穀舊置敦煌郡後周併效穀冥安二郡入焉又併敦煌鳴沙平康效穀東鄉龍勒六縣爲鳴沙縣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縣爲敦煌有神沙山三危山有流沙

鄯善郡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置在鄯善城即古樓蘭城即古樓蘭海鹽鹽水統縣二顯武廣也并置且末西海河源總四郡有鹽昌海鹽鹽水統縣二顯武廣遠

且末郡置在古且末城有統縣二鄯善伏戎且末水羅噴源

西海郡置在古伏俟城即吐谷渾國都有西王母石窟青海鹽池統縣二宣德威定

河源郡置在古赤水城有曼頭城積石山河所出有七屈海統縣二遠化赤水

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上當天文自東井十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得秦之分野考其舊俗前史言之詳矣化於姬德則閑田而與讓習於羸敝則相稽而反僞斯豈土壤之殊乎亦政教之移人也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華戎雜錯去農從商爭朝夕之利游手爲事競錐刀之末貴者崇侈賤者薄仁義豪彊者縱橫貧寠者窘跼將鼓屢驚盜賊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自京城至於外郡得馮翊扶風是漢之三輔其風大抵與京師不異安定北地上郡龍西天水金城於古爲六郡之地其人性猶質直然尚儉約習仁義勤於稼穡多畜牧無復寇盜矣雕陰延安弘化連接山胡性多木彊皆女淫而婦貞蓋俗然也平涼朔方鹽川靈武榆林五原地接邊荒多尚武節亦習俗然焉河西諸郡其風頗同並有金方之氣矣

漢川郡梁州統縣八戶一萬一千九百一十〇南鄭舊置漢川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又西魏置白雲縣至是併入焉舊曰褒中大業初改焉有關官有定軍山龍岡山西牢山街亭山嶓冢山有漢水褒城開皇初曰褒內有黃牛山仁壽九年因牙門更給改名焉有關官有女郎山城固舊勢舊置儻成郡開皇初郡廢西鄉舊曰豐事置洋州及洋川郡大業初廢州改縣曰西鄉又舊有懷昌郡後周廢爲懷昌縣至是入焉有洋水黃金難江後周置樂州及平梁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

西城郡梁置梁州尋改曰南梁州西魏改置東梁州尋改爲金州置總管府開皇初府廢統縣六戶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〇金川梁初曰上廉後曰吉陽西魏改曰吉安後周以西城入焉舊有金川置西城郡又後周置石泉舊曰石泉析置魏興縣後周省魏昌郡入石泉縣洵陽舊置洵陽郡開皇初郡廢有洵水安康舊曰事都齊置安康郡後魏置東梁州尋改爲金州置總管府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

黃土西魏置洵陽郡後周改郡置縣曰黃土併赤石甲臨江三縣入焉開皇初郡廢縣改曰安康後周省入甲郡豐利梁置南上洛郡西魏改郡曰豐利後周省郡入上洛郡以龍川二縣入豐利後又廢上洛郡入甲郡有天心水

房陵郡西魏置光遷國後周國廢置遷州大業初改名房州統縣四戶七千一百六〇光遷舊曰房陵置新城郡梁末

置岐州後周郡縣並改爲光遷又有舊綏州開皇初與郡並廢大業初置弘安郡有房山靈水珠山百武山沮水汎水永清舊曰大洪後周改爲有銀竹山梁曰安城西魏改爲後周改曰房州大業初州廢有花林山懸鼓山上庸梁曰新豐西魏改爲後周改曰扎陽開皇十八年復曰上庸

清化郡舊置巴州統縣十四戶一萬六千五百三十九〇化成梁曰梁廣仍置歸化改爲後周改爲化成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清化郡盤道梁置曰伏彊有木門郡開皇三年郡廢七年縣改曰清化有伏彊山清水置清化梁置曰永康又有萬榮郡開皇初郡廢有始寧山其章梁置恩陽梁置曰義陽長池開皇末改爲細符陽舊置其章龍亭魏改爲有永穆梁置曰永康又有萬榮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爲歸仁梁置曰同昌開皇中改名爲始寧梁置并置遂寧郡開皇初郡廢有始寧山伏虞梁置曰宣漢及置伏虞郡後周置建州大業初州廢有大達山安固梁置後周置建州大業初州廢有大達山白石有文安固梁置曰宣漢及置伏虞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爲

通川郡梁置莫州西魏改置通川郡三岡梁置新安郡西魏改置遷州後周廢州置三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通川統縣七戶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四〇通川梁曰石城置東關郡開皇初郡廢西魏置石鼓西魏置臨清郡開皇初郡廢東鄉西魏置巴郡開皇三年郡廢五年州廢宣漢西魏置并州及永昌郡開皇初郡廢西流後魏曰漢興西魏改爲又置開州及周安萬安後周廢州置三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宣漢西魏置并州及永昌郡開皇初郡廢西流後魏曰漢興西魏改爲又置開州及周安萬安

臨洮郡後周武帝逐吐谷渾以置洮陽郡尋立洮州開皇初郡廢統縣十一戶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一〇美相後周置縣及置洮陽郡開皇四年置洮陽縣入焉大業初置臨洮郡廢疊川後周置疊川縣開皇初郡廢大業元年府廢有洮水流水合川後周置仍立西疆郡開皇初郡廢有白嶺山樂川置歸政開皇二年置仍立羅譚三年又後周立弘州及開遠河渭二郡開皇初郡廢洮源後周置曰金城并立旭州又置通義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爲笑俗大業初州廢縣改名焉洮陽置曰澄水流入焉開皇初郡廢洮陽西魏置曰臨洮并置峨州廢恩威郡開皇初郡廢仁壽元年改縣爲洮河大業初改曰洮陽臨潭後周曰洪潭開皇十一年改名焉臨洮西魏置曰澄水及同和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更名縣曰臨洮又後周置洮川郡基城縣尋郡縣俱廢有峨山堙峒山當夷後周置又立洪和陵二郡及懿陵寧人二縣開皇初併入利政後周置洮郡尋廢

宕昌郡後周置宕州總管府開皇四年府廢統縣三戶六千九百九十六〇良恭後周置宕昌郡天和元年置大業初置宕昌郡懷道後周置有懷道縣開皇初郡廢十和戎後周置有和戎縣開皇初郡廢良恭後周置甘松郡

永清舊曰大洪後周改爲有銀珠山百武山沮水汎水永清開皇初郡廢

武都郡西魏置武州統縣七戶一萬七百八十〇將利舊曰石門西魏改曰安育後周改曰將利置武都郡後改曰汞都後周置汞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武都郡又有東平縣後周併入焉有河池水連威西魏置白水郡後廢改爲連威縣并入焉又置洪化郡後周廢改爲白水縣後周併入焉有河池水連威西魏置立郡改爲綏戎後周郡廢西魏有孔堤郡及縣後周並廢覆津後魏置及置萬郡統赤方接離五部三縣後周一郡三縣并入焉開皇初武階郡又廢盤堤西魏置曰南五部縣後改名焉并入焉長松後周郡廢縣并入焉同昌郡西魏置逐吐谷渾置鄧州統縣八戶一萬二千二百四十八〇尚安西魏置縣及鄧寧郡開皇七年改曰扶州統縣八戶一萬二千二百四十八〇尚安西魏置縣及鄧寧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同昌郡有黑水鉗川西魏置有鉗川山有白水怙夷西魏置又置昌寧郡開皇三年郡廢同昌西魏置有鄧至山云鄧艾嘉誠後周置縣并龍涸郡及扶州總管府開皇初府廢三年郡廢七年州廢有雪山封德後魏置又立所至故名焉常芬後周置及立恆香郡開皇初郡廢有鶻水金崖後周定縣入焉大業初州廢

河池郡後周魏置南岐州統縣四戶一萬一千二百二〇梁泉舊曰故道後魏置改曰扇州後周廢州置河池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省入有河池水同谷舊曰白石置廣業郡西魏改曰同谷後周置廢州開皇初郡廢兩當後魏置及立兩當河池後魏曰梁泉西魏改曰歸真後周廢又廢龍安商樂二縣入大業初置郡又置廣化郡開皇初郡廢仁壽初縣改名焉大業初省入有河池水順政郡後魏置東益州梁爲武興統縣四戶四千二百六十一〇順政舊曰略陽西魏改爲興州大業初州廢又有泥陽縣西魏廢

義城郡後魏立益州世號小益州梁曰紫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曰利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七戶一萬五千九百五十〇縣谷舊曰興安置番禾郡開皇初郡廢又有華陽郡梁置華州西魏並廢有龍門山益昌義城西魏置葭萌後魏曰晉安置新巴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又併恩金縣入焉岐坪景谷舊曰白水置平興郡後周省東洛郡入開皇初郡廢縣改名平興十八年改曰景谷大業初又省魚鱗縣入焉有關官有木馬山夏珠山有凍水嘉川郡開皇初郡廢

平武郡西魏置龍州統縣四戶五千四百二十〇江油後魏置江油郡開皇三年郡廢大業初置郡有關官馬盤後魏置馬盤郡開皇三年郡廢平武西魏廢爲縣有培水譙水方維舊曰察興置建陽郡開皇初郡廢縣改名焉

汶山郡後周置汶州開皇初改曰獨州尋改名焉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十一戶二萬四千一百五十九

○汶山舊曰廣陽梁改爲化部都尉置繩州北部郡後改曰汶州開皇初郡廢仁壽元年改名焉後北川後周置有龍泉水通鳴門山流陽山汶川後周置汶山郡開皇初郡廢交川開皇初置有關官通化開皇初置曰金川仁壽初改名焉左封後周置曰清江開皇初郡廢仁壽元年改名焉左封後周置有扶山又周置翼州大業初廢翼針後周置及翼針郡開皇初郡廢有石統山江源後周置通軌後周置縣及單川榮鄉二郡十八年又改名焉翼針開皇初郡廢有甘松山平康後周置有羊腸山翼水置清江郡開皇初州廢有扶山

普安郡梁置南梁州後改爲始州統縣七戶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一○普安舊曰南安西魏改曰普安置普安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焉永歸舊曰白水西魏改焉黃安舊曰華陽西魏改焉又置黃原郡開皇初郡廢陰平宋置北陰平郡西魏置龍州西魏改郡焉陰平又名綿竹後周從江油郡改曰都龍縣曰陰平開皇初郡廢梓潼舊曰安寧西魏置渲州改曰武功置綿谷縣西魏改郡曰都安縣曰武連開皇初郡廢臨津舊曰胡原開皇七年改焉

金山郡西魏置渲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金山郡有鹽井領縣五年改曰縣州統縣七戶三萬六千九百六十三○巴西舊曰涪置巴西郡西魏改郡焉涪城後周又改曰安城開皇初郡廢改縣有鹽井昌隆有鹽山涪城舊置始平郡西魏改郡焉涪城後大業初置金山郡有鹽井昌隆有鹽山涪城舊置始平郡西魏改郡焉涪城後周又改曰安城開皇初郡廢改縣年改焉涪城十六魏城舊曰晉壽西魏改名焉神泉舊曰西充國開皇六年改名焉金山舊置谷昌晉興二縣西魏省晉興入谷昌後周別置金山開皇四年省谷昌入金山

新城郡梁末置新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新城郡改縣名焉統縣五戶三萬七百二十七○鄭舊曰伍城西魏改曰梓州統縣五戶三萬七百二十七○鄭舊曰伍城西魏改曰昌城仍置昌城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新城郡改縣名焉通泉舊曰通泉置西宕渠郡西魏改郡縣俱曰潼泉開皇初郡廢縣改名又併光漢縣入焉飛烏開皇中置射洪西魏置曰射江後周改名焉鹽亭西魏置鹽亭郡開皇初郡廢有高梁縣大業初併入焉

巴西郡梁置北巴郡後魏改郡曰巴西西魏置隆州統縣十戶四萬一千六百四○閬內梁置北巴郡後魏改郡曰巴西西魏置南梁州後改曰隆州統縣十戶四萬一千六百四○閬內梁置北巴郡後魏改郡曰巴西西魏置南梁州後改曰隆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巴西郡有盤龍山天柱山置山南部舊曰南充國梁曰南部西魏置新安郡後周郡廢蒼溪舊曰漢昌開皇初

遊平縣。後周置曰峨眉及置平羌郡。開皇初郡廢。九年改縣爲育。改平羌。後周置。仍置平羌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眉山郡。縣有峨眉山。峻山。通義。舊置。有通義水。開皇十三年置。

地理志上南由注西魏改爲鎮後周復置縣○監本鎮字闕復置訛改爲從宋本補改

水泌注後魏曰覃州○宋本作覃川當是

新津注大業初又廢焚道縣入焉○監本焚訛爽臣宗萬按續記王制屏之遠方西曰焚說文燒爲燔爽從人在穴中作爽或作爽今作焚從人不從火也下同

隋書卷三十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五

地理中

河南郡舊置洛州大業元年移都改曰豫州東面三門北曰上春中曰建陽南曰永通南面二門東曰長夏正南曰建國里一百三市三三年改爲郡尹置統縣十八戶二十萬二千二百三十。○河南帶都郟山有關官有洛陽有洛已來舊都後魏

置司州東魏改曰洛州後周置東京六府洛州總管開皇元年改六府置東京尚書省其年廢東京尚書省二年廢總管置河南道行臺省三年廢行臺以洛州刺史領縣監十四年於金墉城別置總監煬帝即位廢省置河南縣東魏遷鄴改爲宣遷縣後周復曰河南大業元年徙入新都又東魏置洛陽郡河陰縣開皇初郡廢又析置伊川縣併入焉。關鄉舊曰糊城開皇十六年改曰桃林有玉澗金塢澗寨山大業初河陰伊川二縣併入焉。關鄉舊曰新城東魏改名焉有伊闕山。興泰山石墨山鐘山鼎峙。猴氏開皇十六年置。陽城後魏置陽城郡開皇初廢十六年置嵩州仁壽四年廢又後魏置廢城縣仁壽四年廢入焉有箕山偃月山荊山嵩山緱山。

緱氏

縣大業初繁昌臨潁尉氏後齊廢開皇六年復長葛開皇六年置許昌潩陵縣開皇初郡廢七年復陽翟縣有潩水曰潩城大業初改爲扶溝陽陵十六年置淯州大業初州廢又開皇十六年置蔡陂縣至是省入焉

汝南郡後魏置豫州東魏置行臺後周置總管府後改曰舒州尋復曰豫州及改洛州爲豫州此爲滍州又改曰蔡州統縣十一戶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五〇汝陽舊曰安昌置初安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又梁置陳州後魏廢又齊置荊州尋廢後周又置戚州後又廢初改曰吳房大業初省又自故淯州徙後齊廢開皇初皆廢

淮陽郡開皇十六年置陳州統縣十二戶十二萬七千一百四〇宛丘後魏曰項置陳郡後齊廢開皇十六年置又有後魏汝陽郡後齊廢大業初縣廢扶樂開皇十六年置有橋水太康舊曰陽夏并置武津大業初改名寇丘舊曰武平開皇十八年改名焉項城舊曰殷州東魏置揚州及丹陽郡梁陵縣梁改曰北揚州後齊改太康有舊水鹿邑舊曰譙州後魏改曰陳州開皇初改焉項縣十六年分置南頓郡及沈州大業初州廢又有項城郡開皇初分立陳郡三年並廢南頓郡及平鄉縣入焉大業初又改爲南頓開皇六年置鮦陽後齊廢開皇十一年復又東魏置財以置包信縣開皇初廢

汝陰郡舊置潁州統縣五戶六萬五千九百二十六〇汝陰舊置汝陰郡開皇初廢郡十八年縣改名焉有鄅縣後齊廢清丘梁曰許昌及置頓丘郡及陳州東魏廢開皇初廢郡十八年縣改名焉有鄅縣後齊廢陽翟梁曰陳留并置陳留郡及陳州東魏廢開皇初廢郡十八年縣改名焉有鄅縣後齊廢潁上梁置下蔡郡後齊廢大業初縣改名焉下蔡梁置淮陽郡後齊改曰潁川郡開皇初郡廢

上洛郡舊置洛州後周改爲商州統縣五戶一萬五百一十六〇上洛舊置上洛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有析山熊耳山洛水丹水商洛舊曰拒陽郡開皇初郡廢有關洛南廢縣改名焉有玄扈山陽豐山豐陽初併南陽縣入有洵水上津舊置北上洛郡梁改爲南洛州西魏又改爲上州後周併漢川開化二縣入大業初廢州有天柱山馗山女思山

弘農郡大業三年置統縣四戶二萬七千四百六十六〇弘農廢大業初置弘農郡後周廢大業初廢有石壁山盧氏後魏置漢安郡西魏置義川郡開皇初郡廢有石壁山盧氏州改爲號州大業初州廢有關官有石扉山長泉後魏並廢有石城郡王城縣

河南淮之屋次亦豫州之域豫之言舒也言稟平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洛陽得土之中賦貢所均故周公作洛此焉攸在其俗商賈機巧成俗故漢志云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賤義貴財此亦自古然矣衆陽古之鄭地梁郡梁孝故都邪僻傲蕩晉傳其俗今則好尚稼穡重於禮文其風皆變於古譙郡殽陰襄城頴川汝南淮陽汝陰其風頗同南陽古帝鄉播紳所出自三方鼎立地處邊疆戎馬所萃失其舊俗上洛弘農本與三輔同俗自漢高發巴蜀之人定三秦遷巴之渠率七姓居於商洛之地由是風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來者風俗猶同巴郡淅陽淯陽亦頗同其俗云

東郡開皇九年置杞州十六年改為兗州大業二年為兗州統縣九戶十二萬一千九百五〇白馬舊置東郡後齊併涼城縣入焉大業初復置東郡開皇十六年置衛南開皇十六年置大業初廢西濮陽入焉又有後魏平昌長樂二縣後齊並廢濮陽開皇十六年改為濮州大業初復為濮陽郡吾縣大業初入焉封丘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開皇十六年分置匡城後齊廢開皇十六年改為匡城開皇十六年置長垣開皇十六年分置胙城舊曰東燕大業初改為胙城開皇十八年改為韋城開皇十六年置長垣縣大業初省入焉離狐

東平郡後周置鄆州治須昌開皇十年置鄆州統縣六戶八萬六千九十〇鄆城後周置曰清邏又置高平郡開皇初郡廢改縣曰萬安十八年改曰鄆城大業初置郡併濮丘入焉須昌開皇十六年改曰雷澤舊曰城陽後齊廢開皇十六年置有宿城後齊曰須昌開皇十六年改為雷澤舊曰雷澤又分置臨濮縣大業初併入焉巨野舊廢開皇十六年復又置鉅野舊曰鉅野又置梁山大業初廢入焉

濟北郡舊置統縣九戶十萬五千六百六十〇盧舊置郡開皇初廢六年分置濟州大業初省入焉尋置東阿有浮山盤平陰開皇十四年置曰榆山大業初改為長清開皇十四年置又有清北縣大業初省入焉尋置倉有魚山遊仙山范後齊廢開皇十六年置陽穀開皇十四年置曰東平原郡後齊廢濟北開皇十四年置曰壽張肥城北郡後齊廢又復開皇初又廢

武陽郡後周置統縣十四戶二十一萬三千三十五〇貴鄉東魏置又有平邑縣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又置馬陵縣大業初廢入焉有沙隨山繁水舊置昌樂郡東魏廢後周又置有魏城縣後齊廢開皇六年復十八年置縣曰繁水大業初廢昌樂縣入焉魏後齊廢開皇六年析置清陰縣大業初廢郡六年置華舊曰陽平後齊改曰樂平開皇六年復曰陽平八年改曰清邑十六年初省入焉舊華州大業初州廢改縣名華又廢華本縣入焉後周置武陽郡焉開皇初頓丘後齊省開皇六年置又有舊陰安縣後齊廢開皇六年改臨黃後魏置後齊省開皇初省入焉武陽後周置武水開皇十六年置館陶舊置毛州大業初州廢又有舊湯平縣開皇初廢又堂邑開皇六年置聊城舊置南冀州及平原郡末幾州廢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博州大業初州廢

渤海郡開皇六年置樓州大業二年為滄州統縣十戶十二萬二千九百九〇陽信舊置樂陵樂陵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置南津縣大業初廢入焉滴河開皇十六年置又有後魏平昌後齊廢

魏郡後魏置相州東魏改曰司州敎後周又改曰相州大業初廢統縣十一戶十二萬二百二十七〇安陽舊曰安陽分置相縣開皇初廢十年復名大業初置相州及魏郡因改名魏開皇初廢大業初廢相入焉置魏郡有鄴臨漳成安繁陽內黃臨河湯陰開皇十六年又置黎州大業初廢入焉有林慮鐵仙人臺恒水臨淇東魏置林慮郡後齊廢後又置開皇初廢又分置淇陽縣十三年廢開皇十六年復有淇水。

汲郡東魏置義州後周爲衛州統縣八戶十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一〇衛舊曰朝歌置汲郡開皇初郡並廢十六年又置清淇縣大業初置汲郡改曰衛縣清淇入焉有朝陽山同山有紂朝歌城比干墓汲十八年縣後齊省以置伍城郡後周廢爲伍城縣開皇六年置黎州大業初併入焉有倉有關官有大伾山枉人山內黃分置繁陽縣大業初廢入湯陰開皇六年又置臨河開皇六年置湯水開皇十六年置。

河內郡舊置懷州統縣十戶十三萬三千六百六〇河內舊曰野王置河內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縣改焉有軹縣大業初廢入焉有丹水有綿城有大行有沁水縣有沁水源出焉溫舊曰溫縣後齊廢開皇十六年置有古溫城濟源後齊廢入有孔山毋山有濟水有河陽舊置開皇十六年置有古河陽城治後周改焉後又置懷州及平高縣入焉舊曰長平後周改焉後齊廢王屋開皇初郡廢有王屋山齊子嶺有軹關又有平高縣後齊廢安昌舊曰州縣置武德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爲邵丘大業初改名安昌後周置修武郡開皇初郡廢新鄉開皇初年置有關官有古原城後齊廢修武後魏置修武郡後齊廢後周置修武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覆嘉縣

西河郡後魏置汾州後齊置南朔州後周改曰介州統縣六戶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一〇隰城舊置西河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有隰泉山介休後魏置定陽郡平昌縣後周改郡曰介休以介山名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曰介休永安有雀鼠谷平遙開皇十六年析置清世縣大業初廢入又後魏置蔚州後周廢有大蔚山靈石開皇十年置有綿上介山有靖嶽山綿上開皇十六年置有汾水

離石郡後齊置西汾州統縣五戶二萬四千八十一〇離石後齊曰昌化縣置後周改為石州及郡後周曰宿胡并置宿胡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并置郡縣又置軍都縣入焉修化後魏置後周改為修化又後周置宣山縣大業初併入焉定胡後周置及置定胡郡開皇初郡廢有關官平夷後周置太和後周置突厥突厥置烏突厥置烏改焉有黑水

隰川郡後周置綿州開皇五年改為隰州大業初府廢統縣五戶四萬二千五百二〇隰門舊曰廣武置隰門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曰隰門大業初有長城有桑頭山有夏屋山繁時後魏置并置繁畤郡後并廢開皇十八年復置繁畤縣并置有廣安永定建中後齊改為北置州尋廢有廣安永定建安三縣寄山城後齊廢郡改為北顏州後周廢開皇十年改縣曰平寇大業初改為樽罍又有雲中城東魏置恆州尋廢有無原山樟山有土城大五臺舊曰虞虎久廢後魏置曰臨虞後魏置五臺山五臺山有清涼山大業初改為有五臺山

馬邑郡舊置朔州開皇初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四戶四千六百七十四〇善陽後齊置縣曰安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縣改曰善陽置代郡尋曰馬邑又有後魏桑乾郡後齊以置朔州後周郡廢大業初州縣改曰太平後魏置神武郡後齊改曰太平後周改曰雲內後魏立平齊郡尋廢後齊改曰雲中開皇初改曰雲內有後魏都置司州又有後齊安邊郡後周改曰遠塞威遠塞後齊改曰威遠塞有純真山白登山武周山有隰水開陽舊曰長寧後齊置德興郡開皇初郡廢十九年縣改曰開陽

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統縣一戶三百七十四〇大利大業初置郡有長城有陰山有紫河

樓煩郡大業四年置統縣三戶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七〇靜樂舊曰樓煩開皇十八年改為汾陽有汾陽宮有長城有汾陽宮有管涔山天池汾水臨泉後齊置曰新汾大業四年改為秀容舊置西汾後齊又置平關官有管涔山天池汾水

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統縣一戶三百七十四〇大利大業初置郡有長城有陰山有紫河

樓煩郡大業四年置統縣三戶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七〇靜樂舊曰樓煩開皇十八年改為汾陽有汾陽宮有管涔山天池汾水臨泉後齊置曰新汾大業四年改為秀容舊置西汾後齊又置平關官有管涔山天池汾水

太原郡後齊并州置省并州置行臺後周置并州大總管府開皇二年置河北道行臺九年改為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十五晉陽後齊置曰龍山帶太原郡開皇初郡廢十年改縣曰晉陽十六年又置清源縣大業初省入焉有龍山蒙山太原舊曰晉陽帶郡開皇十年分置陽曲開皇十六年又改名焉復分置晉陽宮有晉水交城開皇十年置汾陽舊曰

博陵郡舊置定州後周總管府等罷統縣十戶十萬二千八百一十七〇鮮虞舊曰虞奴置鮮虞縣北平郡後齊廢又併望都入安喜開皇初廢郡以置鮮虞縣大業初又廢安喜入焉有盧水北平郡舊置北平郡後齊廢又併廣昌入焉開皇六年又置博陵郡又廢安喜入焉有盧水大業初又廢有唐舊縣後齊廢開皇十六年改曰唐有堯山即山中山恆陽宇開皇六年改為石邑都山伊祈山有漏水置鼓都大業初又廢有堯山即山中山恆陽宇開皇六年改為石邑七年改曰恆陽有恆山有恆陽漢有范水新樂舊曰鼓城開皇十六年復仍改為毋極義豐開皇六年置都有深澤後齊廢開皇十六年置博陵郡大業初州廢十安國縣後齊廢安平後齊置博陵郡大業初州廢十六年置深州大業初州廢河間郡舊置河間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統縣十三戶十七萬三千八百八十三〇河間舊置河間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弁併武垣縣入焉文安有狐塩澱樂壽舊曰樂城開皇十八年改為樂壽十六年置後改名焉東城舊曰東州後齊廢開皇十六年置後改名焉景城舊曰成平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景州大業初州廢弁任丘縣入焉高陽舊置高陽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瀛州大業初州廢弁任丘縣入焉鄭有易城縣後齊廢開皇中置永寧縣大業初廢入焉博野舊曰博陸後魏改為博野後齊廢入焉清苑舊曰樂城後齊省樊輿北新城清苑樂鄉入永寧改名焉武垣舊曰樂鄉後齊廢入焉有君子淀平舒舊置章武郡大業初廢開皇初廢魯城開皇十八年改為清苑十六年置景州大業初州廢弁任丘縣入焉鄭有易城縣後齊廢開皇中十六年分置安平蒲城舊曰樂鄉

臨朐縣大業初廢入焉臨朐舊曰昌國開皇六年改焉有逢山又有穀陽縣大業初改曰臨朐并廢般陽入焉有逢山沂山大峴山有汶水洁水都昌有箕山阜鄉山臼領山北海舊曰下密置北海郡後齊改郡曰高陽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置雒州大業初州廢縣改名焉營丘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有萊山女節山下密後魏曰膠東後齊廢開皇六年復改名焉有維山有淇水大業初改名焉有維山有淇水

齊郡舊曰臨淄州統縣十戶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三〇歷城舊置濟南郡開皇初廢大業初置齊郡廢山在縣入焉有蛾山雞山華山鵠山祝阿舊曰鄃開皇六年置曰朝陽十六年改曰鄃大業初廢入焉有鵲山臨邑舊曰臨濟開皇初廢大業初復置平原郡開皇十六年改焉又置安德郡後廢有東陵山長白山龍盤山章丘舊曰高唐開皇十八年改焉又置安德郡後廢有東陵山長白山龍盤山長山舊曰武彊置廣川郡併東清河平原二郡入改曰東平原郡開皇初郡廢又十六年置濟南縣十八年改武彊曰長山大業初省濟南縣入焉高苑後齊曰長樂開皇十八年改焉有故城大業初改焉亭山舊曰衛國後齊併土鼓肥鄉入焉開皇十六年改名亭山有龍舟山慲山淄川舊曰貝丘置東清河郡後齊郡廢開皇十六年置淄州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州廢

東萊郡舊置光州開皇五年改曰萊州統縣九戶九萬三百五十一〇掖舊置東萊郡後齊併曲城當利二縣入焉開皇初廢郡大業初復置膠水舊曰長廣仁壽元年改名焉有明堂山盧鄉後齊廬鄉及掖城並郡有西山有掖水光水盧鄉舊置盧鄉縣并廢入焉即墨後齊及不其縣並廢開皇十六年復分置即墨大業初廢不其入焉有大勞山馬山有田橫島觀陽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又分置牟州大業初廢昌陽有巨神山黃舊置東牟長廣二郡後齊廢東牟郡入長廣郡開皇初郡廢牟平有牟山龍山文登後齊置有石橋有文登山牢山之累山

高密郡舊置膠州開皇五年改曰密州統縣七戶七萬一千九百二十〇諸城舊曰東武置高密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復置郡有烽火山東莞後齊併姑幕縣入焉有莒山雄水鄑城舊置平昌郡後齊廢郡置項邪縣廢朱虛入焉大業初改名安丘開皇十六年置曰牟山大郡城名高密後齊廢淳于縣入焉大業初改名并安昌入焉膠西舊曰黔陬置平昌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縣曰膠西大業初又以黔陬入焉項邪開皇十六年置曰豐東大業初改焉有徐山盧山鄑山膠水

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在天官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吳札觀樂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國未可量也在漢之時俗彌侈綦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始太公以尊賢尚智爲教故士庶傳習其風莫不矜于功名依於經術闕連多智志度舒緩其爲失也夸奢朋黨言與行謬齊郡舊曰濟南其俗好教飾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騰肉飛傾詭人目俗云齊倡本出此也祝阿縣俗賓婚大會餚饌雖豐至於蒸脯嘗之而已多則謂之不敬共相誚責此其異也大抵數郡風俗與古不殊男子多務農桑崇尚學業其歸于儉約則頗變舊風東萊人尤朴魯故特少文義

地理志中陳留以下注○監本闕復十六年析置新里縣大業十一字又闕曾縣後齊廢入有雎水襄水十一字下邑闕下字考城注闕考陽置北集鄉後齊郡縣並廢十二字又闕縣開皇十八年以置名改曰考城十三字譙丘注闕雄郡後齊郡縣並廢八字又闕氏六年改曰譙丘七字又闕穡山二字注又闕後魏置曰安陽開皇十八年改十二字俱從閩本補

濟河○監本濟訛濟臣駿斗按濟音商水名从商與消濟之濟从齊音約者異濟河即今山東武定府之商河縣也注編沃縣漢書灅作涇一本作隰

鄚平○一本鄚作莘

和順注有九京山○按禮記檀弓趙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注九京山名在今絳州晉大夫墓地在九京京即原字古作京又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

毋極○監本毋訛母按毋極即今無極縣唐書地理志無極注無本作毋萬歲通天二年更

隋書卷三十一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六

地理下

彭城郡舊置徐州後齊置東南道行臺後周立總管府開皇七年行臺廢大業四年府廢統縣十一戶一十三萬二百三十二〇彭城舊置郡後周併沛及南陽平二郡入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後置郡有呂梁山徐山蕭仁州又析置龍亢郡開皇初郡廢又有已吾義城沛留後齊廢大業初州廢穀陽後齊置穀陽郡開皇初郡廢又有已吾義城沛留後齊廢二縣後齊併以入焉臨淮縣大業初併入焉六年復有豐蕭舊置沛郡後齊廢為承高縣開皇六年改為龍微山黃山舊曰蕭有相山龍藤舊曰蕭置郡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分承置酆陵縣大業初州廢又併酆陵都城二縣入焉蕭改承為酆陵有年改曰酆都酆陵後齊置雎南郡開皇初郡廢有竹邑縣梁置雎州廢又廢竹邑入焉有女山定陶山抱犢符離後齊置雎南郡開皇三年州廢又廢竹邑入焉有女山定陶山抱犢符離後齊置雎南郡開皇初郡廢有竹邑縣梁置雎州廢又廢竹邑入焉有女山定陶山方輿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魯郡舊置兗州大業二統縣十戶十二萬四千一十九〇瑕丘舊置高平郡後齊改郡為任城開皇三年郡廢十六年分承置鄒州及蘭陵開皇初廢鄒承匡山曲阜舊曰魯郡後齊改郡為任城開皇三年郡廢泗水開皇十六年置有陪尾山尼丘山防山有洙泗水平陸後齊曰樂平開皇十六年改瑕丘後齊曰平原縣開皇十六年改瑕丘梁父有龜山博城舊曰博置泰山郡後齊改郡曰東平又併博城牟平入焉開皇初郡廢十六年改縣曰汶陽尋改曰博城有泰高縣開皇六年改曰岱山大業初州廢又廢岱山縣入焉有岱山玉符山嬴開皇十六年分置牟城縣大業初併入焉有女山有溜水

瑕邱郡舊置北徐州後齊曰沂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東莞郡後齊廢開皇十八年改名焉後齊廢有開明山新泰後齊廢十六年分置臨沂大業初併卽丘入焉有大祠山費顯卑舊曰南武陽

三萬四千二百七十八。〇壽春。舊有淮南梁郡北譙汝陰等郡。開皇初並廢。并廢蒙縣入焉。大業初置南部有八公山門渎。安豐。梁置陳留安豐二郡。後魏廢。開皇初並廢。有芍陂。霍丘。梁置安豐郡。東魏廢。開皇十九年置。縣名焉。長平。梁置北陳郡。開皇初並入。

弋陽郡。梁置光州。統縣六。戶四萬一千四百三十三。〇光山。舊置光城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置縣。焉大業初屬弋陽郡。又有樂安。梁置宋安郡及宋安光城二縣。又有豐安郡。開皇三年並廢入焉。有弋陽山。浮光山。金山。錫山。定城。後魏置南鄉州。後廢入南北二弋陽縣。後又省北弋陽入南弋陽縣。及有梁東新蔡縣。後周改。為淮南郡。又後齊置齊安新蔡二郡。及開皇初五郡及鄉州並廢。殷城。舊曰包信。開皇初改名焉。梁置義城郡。及建州所領平高新蔡新城三郡。開皇初並廢。有太松山。雨固始。梁曰義陽縣。後齊改名焉。置北建州。尋廢。州置新蔡郡。後周初郡並廢。入又改縣為固始。有安陽郡。期思。陳置遵城郡。開皇初郡廢。改縣名焉。有後齊光化郡。亦廢入焉。有大別山。

新春。後齊置。孱州。後周改曰新州。開皇初置總管府。九年府廢。統縣五戶三萬四千六百九十。〇新春。舊曰新陽。梁改曰新蔡。後齊改曰齊昌郡。開皇初郡廢。有安山。浠水。舊曰永安。開皇初郡廢。有石鼓山。新水。舊曰新春。梁改名焉。有新水。黃梅。舊曰永興。開皇初改曰新蔡。羅田。梁置義州。義城郡。開皇初並廢。

廬江郡。梁置南豫州。又改為合州。統縣七戶四萬一千六百三十二。〇合肥。梁曰汝陰。置汝陰郡。後齊分置北汝陰郡。開皇初郡廢。縣改名焉。廬江。齊置廬江郡。梁置相州。後齊州廢。開皇初郡廢。有冶南山。上尊山。三公山。皇山。藍家山。巢。安。梁曰新開。皇初改焉。有龜山。巢微山。四瀆山。慎。開皇初郡廢。有浮槎山。霍山。梁置霍州。及岳安郡。開皇初郡廢。縣改名焉。梁。梁置北沛郡。及新蔡縣。開皇初郡廢。縣改名焉。淮水。梁置有衡山。開化。梁置有衡山。九公山。躡鼓山。天柱山。皆出。

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後齊改曰開州。開皇初曰熙州。統縣五戶二萬一千七百六十六。〇懷寧。舊置晉熙郡。開皇初郡廢。大業三年又改為同安郡。宿松。梁置高塘郡。開皇初郡廢。改縣曰太湖。開皇十八年又改名焉。有雷水。初改為晉熙。十八年復改名焉。望江。陳置大雷郡。開皇十一年又改曰義鄉。十八年改名焉。同安。舊曰懷陽。并置懷陽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有浮度山。

歷陽郡。後齊立和州。統縣二戶八千二百五十四。〇歷陽。舊置歷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郡。烏江。梁置江都郡。後齊改為齊江郡。陳又改為臨江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歷陽郡。有大合山。同江。梁曰同江郡。開皇初郡廢。

丹陽郡。自東晉已後置。都曰揚州。平陸。即統縣三戶二萬四千一百二十五。〇江寧。梁置丹陽郡。及南丹陽郡。陳省南丹陽郡。平陳又廢丹陽郡。江寧。并以秣陵建康同夏三縣入焉。大業初置丹陽郡。有絡山。當塗。舊置淮南郡。平陳廢郡并廣德平。湖熙昌二縣入焉。有天開山。楚山。溧水。舊曰溧陽。開皇九年廢丹陽郡入。西鄉入焉。有天開山。楚山。

宣城郡。舊置南豫州。平陳改為宣州。統縣六戶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九。〇宣城。舊曰寇陵。置宣城郡。平陳廢。并懷安寧國當塗蕪湖四縣入焉。大業初置郡。有敬亭山。涇。平陳省安吳南陽二縣入焉。有查山。後陽山。南陵。梁置併置南陵縣。置北江州。平陳郡並廢。并所管石城。臨城。定陵。故冶南陵五縣入焉。秋浦。舊曰石城。平陳廢開皇十九年置。改名焉。永世。平陳廢開皇十二年又置。有置山。綏安。舊曰石封。改名焉。梁末立大梁郡。又改為陳留。平陳郡廢。省太傷。故鄉安吉原鄉四縣入焉。

毗陵郡。平陳置常州。統縣四戶一萬七千五百九十九。〇晉陵。舊置晉陵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郡。有橫山。江陰。梁置及置江陰郡。平陳廢郡及縣入焉。有毗陵山。無錫。有九龍山。義興。舊曰陽羨。置義興郡。平陳郡廢。改縣名焉。又廢。義鄉。國山。臨江三縣入焉。有計山。洞庭山。

吳郡。陳置吳州。大業初復曰吳州。尋改曰蘇。統縣五戶一萬八千三百七十七。〇吳。舊置吳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復置。有首山。橫山。昆山。梁置平陳廢。開皇十八年復。常熟。舊曰南沙。梁置信義郡。平陳郡廢。并所領海陽前京信義海虞婁縣。入焉。有虞山。烏程。舊置吳興郡。平陳郡廢。并東遷縣入焉。長城。二年復有卞山。

會稽郡。梁置東揚州。陳初省。尋復。平陳改曰吳州。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置越州。統縣四戶二萬二百七十一。〇會稽。舊置會稽郡。平陳郡廢。又廢山陰永興上虞始寧會稽山陰。有柯亭。諸暨。有烽溪。太康湖。句章。平陳併鄞縣入焉。有太白山。方山。鄞。舊置鄞縣。平陳郡廢。并所領新城縣入大業三年復。有天台山。武康。平陳廢仁壽二年復有封溪山。青山。餘杭。平陳置杭州。仁壽中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六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〇錢唐。舊置錢唐郡。平陳廢。并所領新城縣入大業三年復。有石耶山。餘杭。有由拳山。於潛。有天目山。石鏡山。有橫溪。鹽官。有鹽官。平陳廢仁壽二年復有。

新安郡。平陳置歙州。統縣三戶六千一百六十四。〇休寧。舊曰海寧。開皇十八年改名焉。大業初置郡。歙。平陳廢。十一年復。黟。平陳廢。十一年復。

東陽郡。平陳置婺州。統縣四戶一萬九千八百五。〇金華。舊曰長山。置金華郡。平陳廢。大業初置東陽郡。有長山。龍山。樟山。丘山。有赤松澗。永康。烏傷。有谷山。信安。有江山。悉思。有定陽溪。

永嘉郡。開皇九年置處州。十二年改曰括州。統縣四戶一萬五百四十二。〇括倉。平陳置縣。大業初置永嘉郡。有括倉山。永嘉。舊曰永寧。置永嘉郡。平陳郡廢。縣改名焉。有芙蓉山。松陽。臨海。舊曰章安。置臨海郡。平陳郡廢。縣改名焉。有赤山。天台山。

建安郡。陳置閩州。仍廢。後又置豐州。平陳改曰泉州。大業初改曰閩州。統縣四戶一萬二千四百二十。〇閩。舊

東侯官置番安郡平陳郡廢縣改曰原豐十二年改曰閩大業初置建安郡有侯山飛山建安南安晉安置建安郡平陳廢南安晉曰晉安置南安郡平陳廢莆田縣舊廢入焉龍溪梁置開皇十二年併蘭水縣安二縣入焉

遂安郡仁壽三年置睦州統縣三戶七千三百四十三〇雉山舊置新安郡平陳廢縣屬焉大業初縣改名焉又置遂安郡遂安平陳廢仁壽中復有仙壇山桐廬平陳廢仁壽中復有白石山

鄱陽郡梁置吳州陳廢置饒州統縣三戶一萬一百二〇鄱陽舊置鄱陽郡平陳廢又有陳錫城縣廢入焉大業初復置鄱陽餘干弋陽舊曰葛陽開皇十二年改有弋水

臨川郡平陳置撫州統縣四戶一萬九百〇臨川舊置臨川郡平陳郡廢大業三年復置郡有銅山黃山有夢水南城有五梁山梁置巴山郡領大豐新安巴山新建興平陳郡縣並廢以置縣焉邵武開皇十二年置

廬陵郡平陳置吉州統縣四戶二萬三千七百一十四〇廬陵舊置廬陵郡平陳廢大業初復置泰和平陳置曰西昌十一年省東昌入焉安復舊置安成郡平陳郡廢縣改曰安成十八年又曰安復有更生山長嶺新淦有玉鉤山

南康郡開皇九年置虔州統縣四戶一萬一千一百六十八〇贛平陳置南康郡廢大業初縣改名焉舊置郡有贛山有贛水虔化舊曰南康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有石鼓山雩都舊廢平陳置有金雞山君山南康舊曰贛大業初改名焉有康山路山巖山上

宜春郡平陳置袁州統縣三戶一萬一百一十六〇宜春舊曰宜陽開皇十一年廢入平縣十八年改名焉大業初置郡有盧溪鎮水萍鄉有宜春江新喻

豫章郡平陳置洪州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四戶一萬二千二十一〇豫章舊置豫章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府廢復置豐城平陳廢十二年置曰建昌開皇九年省并永修建城有然石南昌舊置廣州梁陳並置番州大業初府廢統縣十五戶三萬七千四百八十二〇南海舊置南海郡平陳郡廢又分置番禺縣尋廢入焉大業初置郡曲江舊置始興郡平陳廢十六年又改名焉梁置東官郡平陳改郡置大廣縣始興又於此置廣州總管開皇末移向南海又十六年廢入焉翁源梁置陳又置清遠郡廢平陳郡廢有羅浮山寶安樂昌梁置曰梁化又分置平石縣開皇十二年省平石入十八年改名四會舊置綏建郡又有樂昌郡平陳二郡並廢大業初又併始昌縣入焉化蒙大業初廢威清遠舊置清遠郡又分置威正廢入焉

始興舊曰正階梁改名焉又置安遠郡置東衡州平陳改郡置大庾縣翁源梁置陳又置清遠郡平陳郡廢有羅浮山寶安樂昌梁置曰梁化又分置平石縣開皇十二年省平石入十八年改名四會舊置綏建郡又有樂昌郡平陳二郡並廢大業初又併始昌縣入焉化蒙大業初廢威清遠舊置清遠郡又分置威正廢入焉

清遠梁置衡州平陳改郡置大庾入焉含洭梁置衡州陽山郡平陳州改曰敬康廢平陳並廢入焉浛洭梁置陳州廢郡二十年州廢有龍山

賓平陳置東官郡廢懷集舊置新會郡平陳郡廢又併盆允永昌新建熙平置化召懷集六縣入焉封州十一年改焉允州後又改曰封州大業初州廢并廢封樂入封平大業初又廢封平入焉有時化河源舊置循州總管大業初府廢統縣五戶六千四百二十〇龍窘山舊置安山

開皇十一年省龍川縣入焉又有新豐縣十八年改曰休吉大業初省入焉有龍山尤山有修江博羅舊置博羅縣大業初屬循州有羅浮山

義安郡梁置東揚州後改曰瀛州陳廢州廢平陳置潮州統縣五戶二千六十六〇海陽平陳郡廢大業初置郡有鳳皇山程鄉潮陽海寧有龍溪山萬川舊曰昭義大業初改名焉

高涼郡梁置高州統縣九戶九千九百一十七〇高涼舊置高涼郡平陳廢大業初復置連江梁置連江郡平陳郡廢梁又置梁化郡平陳郡廢又置南巴縣大業初二縣並廢入焉電白梁置電白郡廢又有海昌郡廢入焉杜原舊曰杜陵梁置杜陵郡又有永寧宋康二郡平陳並廢為十八年改曰杜原宋康曰義康大業二年二縣並廢入杜原海安舊曰齊安置齊安郡平陳郡廢開皇十八年改為名焉陽春梁置陽春郡廢石龍舊置羅州高興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州廢吳川茂名

信安郡平陳置統縣七戶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〇高要舊置高要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信安郡有定場溪舊置晉康郡平樂城開皇十二年廢文平興舊置宋隆郡領初寧建山招悅成二縣入焉

南安郡梁置宋興郡平陳郡廢并所領縣入焉又梁置梁寧郡及縣平陳郡廢為縣改曰清泰大業初廢入焉新興梁置新州新寧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州廢又廢宋康博林大業初廢入焉銅陵有流南縣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流有西城縣大業初廢入焉

永熙郡梁置鬱州統縣六戶一萬四千三百一十九〇瀧水舊置開陽縣置開陽平原羅陽等郡平陳郡並廢以名縣開皇十八年改平原曰瀧水羅陽縣入焉懷德舊曰梁德置梁德郡平陳廢為縣改名焉安遠梁置建州廣熙郡大業初廢永業梁置永業郡尋改為縣大業初併安南縣入焉永熙大業後省開皇十六年又置

蒼梧郡梁置成州開皇初改為封州統縣四戶四千五百七十八〇封川梁曰梁信置梁信又廢封興縣入焉都城開皇十二年省戍番化二縣入焉蒼梧舊置蒼梧郡領初寧建山招悅成二縣入焉平興舊置宋隆郡領初寧建山招悅成二縣入焉

始安郡梁置桂州平陳置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統縣十五戶五萬四千五百一十七〇始安舊置始安郡平陳郡並廢平樂有目荔浦建陵陽朔象義熙舊曰熙義大業初廢入焉

梁化二郡平陳郡並廢大業初廢興安縣入焉

齊熙置齊熙郡及東寧州平陳郡並廢十八年改曰熙州縣曰熙平大業初州廢并廢臨桂縣入焉龍城梁置馬平開皇十二年置象州大業初州廢并廢陽壽有馬平桂林象郡陽壽四郡平陳並廢又有桂林大業初併入焉

臨賀梁置臨賀郡平陳並廢置賀州大業初州廢又置臨賀縣越旁山三縣入焉富川大業初州廢又廢鍾化安樂博勞三縣入焉

興安梁置開江武城二郡陳置遵義郡平陳郡並廢入焉豪靜梁置開江武城二郡陳置遵義郡平陳郡並廢又有猛陵開江二縣大業初並廢入焉

永平郡平陳置統縣十一戶三萬四千四十九〇永平舊置永平郡平陳廢大業置郡武林

有德山。隋建開皇十九年置。安基。梁置建陵郡。隋安開皇十九年置。普寧。舊曰陸石。梁置陸石郡。平陳郡廢。改縣爲率化。開皇十九年又改名焉。戎成。梁置曰逆成。開皇十九年改名焉。有寧原山。寧人。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有寧原山。淳人。開皇十九年置。大寶。開皇十九年置。貢川。開皇十九年置。建陵縣。梁置建陵郡。平陳郡廢。

鬱林郡。梁置定州。後改爲南定州。平陳郡廢。統縣十二。戶五萬九千二百。○鬱林。舊曰鬱林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又置郡。又廢。武平。龍山。懷澤布山四縣入鬱平。領方。梁置領方郡。平陳郡廢。阿林。石南。陳置石南縣。平陳郡廢。桂平。梁置桂平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又廢。皇化縣入。馬度。安成。梁置安成郡。平陳郡廢。寧浦。舊置寧浦郡。梁分立。舊曰鬱平。開陽。郡平陳郡廢。置開州。十八年改爲嶲州。大業二年州廢。樂山。梁置樂山郡。樂陽縣。十八年改名焉。横山。梁置横山郡。平陳改爲横州。縣十八年改爲横山。大業初併武緣縣入。有武緣山。宣化。舊置晉興郡。平陳廢爲縣。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合浦郡。舊置越州。大業初改爲合州。統縣十一。戶二萬八千六百九十。○合浦。舊置合浦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郡。南昌。北流。大業初廢。封山。大業初廢。定川。舊立定川郡。平陳郡廢。龍蘇。舊置龍蘇縣。初屬南平陳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又併大廉縣入。海康。梁置海康郡。以合州。通中割番州合浦立高州。尋又分立合州。大同末合肥爲合州。此置南合州。平陳以此爲合州。置海康縣。大業初州廢。又廢。撫。抱成。舊曰抱幷。置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曰抱成。隋康。舊曰寧康。置寧康郡。平陳郡廢。縣改名焉。

珠崖郡。梁置崖州。統縣十。戶一萬九千五百。○義倫。帶郡。感恩。顏盧。毗善。昌化。有藤吉安。延德。寧遠。澄邁。武德。有扶山。

寧越郡。梁置安州。開皇十八年改曰欽州。統縣六。戶一萬二千六百七十。○欽江。舊置宋壽郡。平陳郡廢。開皇十八年改曰欽江。安京。舊置安京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寧越郡。有羅浮山。有武郎江。內亭。舊置宋康郡。平陳郡廢。十七年改曰新化。縣十八年改名焉。南賓。開皇十年置。遵化。開皇二十年置。海安。梁置曰安平。置黃州。及寧海郡。平陳郡名焉。

交阯郡。舊曰交州。統縣九。戶三萬五千六。○宋平。舊置宋平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交阯郡。龍編。舊置交阯郡。平陳郡廢。朱鳶。舊置武平郡。平陳郡廢。隆平。舊曰武定。置武平郡。平陳郡廢。開皇十八年縣改名焉。平道。舊曰國昌。開皇十二年改名焉。交阯。嘉寧。舊置嶲州。新昌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曰峰州。大業初州廢。十。新昌。安人。舊曰臨西。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九真郡。梁置愛州。統縣七。戶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五。○九真。帶郡。有陽山。安山。移風。舊置九真郡。平陳郡廢。胥浦。隆安。舊曰高安。開皇十八年改名焉。軍安。安順。舊曰常樂。開皇十六年改名焉。日南。

日南郡。梁置德州。開皇十八年改曰雕州。統縣八。戶九千九百一十五。○九德。帶郡。咸驩。浦陽。越常。金寧。梁置利州。開皇十八年改爲智州。大業初州廢。交谷。梁置明州。大業初州廢。安遠。光安。舊曰西安。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比景郡。大業元年。平林邑。置湯州。尋改爲郡。統縣四。戶一千八百一十五。○比景。朱吾。壽冷。西捲。

海陰郡。大業元年。平林邑。置廣州。尋改爲郡。統縣四。戶一千一百。○新容。真龍。多農。安樂。

林邑郡。大業元年。平林邑。置冲州。尋改爲郡。統縣四。戶一千二百二十。○象浦。金山。交江。南極。

揚州於禹貢爲淮海之地。在天官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得其分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爲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亦無饑餒。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此大抵然也。江都弋陽。淮南鍾離。蕲春。同安。廬江。歷陽。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其俗之敝者。稍愈於古焉。丹陽舊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於二京。人雜五方。故俗頗相類。京口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亦一都會也。其人本並習戰。號爲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爲鬬力之戲。各料彊弱相敵。事類講武。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其俗亦同。然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尚禮。庶教厖。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豫章之俗。頗同吳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廛。競分銖以給其夫。及舉孝廉。更要富者。前妻雖有積年之勤。子女盈室。猶見放逐。以避後人。俗少爭訟。而尚歌舞。一年農四五熟。勤於紡績。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爲難鳴布。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陽。九江臨川廬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頗同豫章。而廬陵人龐淳。率多壽考。然此數郡。往往畜蠱。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藏。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娶。千實謂之爲鬼。其實非也。自侯景亂後。蠱家多絕。既無主人。故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自嶺已南二十餘

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癘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並輕悍易與逆節椎結踞牀乃其舊風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富爲雄巢居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爲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賀身於子諸獠皆然並鑄銅爲大鼓初成縣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爲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攜雛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爲都老羣情推服本之舊事尉陀於漢自稱蠻夷大酋長老夫臣故俚人猶呼其所尊爲倒老也言訛故又稱都老云

南郡　舊置荊州西魏以封梁蕃國又置江陵總管府開皇初府廢統縣一十七年併梁又置江陵總管二十年改爲荊州總管大業初廢統縣一十戶五萬八千八百三十六〇江陵　舊南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郡楊州十七年州廢有宜陽宜昌二縣開皇九年置松州又省歸化受陵二縣入十州廢又省宜都縣入有丹山黃牛山枝江　舊陽後周置平州廢又省入焉開皇七年改爲玉州九年州郡並廢梁又置安居縣開皇十八年改曰昭丘大業初改曰荊溪尋廢入有清溪山松滋　舊江左舊置河東郡平陳郡廢入有玉泉山有珠水長林　舊曰長寧縣開皇十一年省十八年改曰長林公安　舊陳置荊州開皇九年省二縣入有黃山有黃溪水巴山　舊宜都郡開皇七年郡廢有女觀山遠安　舊曰高安置放陽郡又周改曰安遠開皇七年郡廢又梁置北新州及梁平郡縣管廢入焉有敖山藍水　宋舊立渴坦郡建元又改定中州及八郡縣管廢入焉有敖山藍水　宋舊立渴坦郡建元又改曰漢東縣舊水又宋置高陵縣西魏改曰大業初省漳水入焉有漳水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東開皇十八年縣改名焉有東湖後周郡廢清騰　梁舊曰梁安後周又有遂安郡開皇初廢七年改名焉有清騰山樂鄉　舊置武寧郡西魏改曰樂鄉後周郡廢大業初州廢又梁置旌陽縣後改名惠懷西魏又廢武山入焉有武陵又置鄉州又梁置旌陽縣後改名惠懷西魏又廢武山入焉有武陵又豐鄉　西魏置又置基州及章山郡廢大業初州廢章山　西魏置開皇七年郡廢大業初縣改名焉

沔陽郡　梁初置後周置復州大統縣五戶四萬一千七百一十四〇沔陽　梁置沔陽郡後周改曰沔州大業初州廢二縣入焉有陳石山夷陵郡　梁置宜州西魏改曰硤州後周改曰硤州統縣三戶五千一百七十九〇夷陵　舊曰夷道梁置夷陵郡有女觀山遠安　舊曰高安置放陽郡又周改曰安遠開皇七年郡廢有女觀山遠安縣曰安遠開皇初置復州仁壽三年置州大業初改爲夷州後又省陽州廢復置沔陽縣後又有東山縣舊置建安郡西魏改曰光川後周郡廢大業初廢入焉有東山縣舊置建安郡西魏改曰光川後周郡廢大業初廢入焉有東山縣舊置建安郡西魏改曰光川後周郡廢大業初廢入焉有東山縣舊置梁安郡西魏改曰魏安郡置江州尋改郡曰汝川又

西魏梁又置曲陵郡開皇初郡並廢大業初廢縣併入西魏梁置土州東西二永寧真陽三縣齊郡改置漢東郡土山梁曰龍巢置土州東西二永寧真陽三縣齊郡改置石武縣後周廢三郡為石武縣宜人大業初又改真陽為土山州及宜人津川並廢入焉唐城後魏曰潕西魏改潕為唐城大業初州並廢十六年改下邽曰唐城及堵陽縣大業初州又廢入焉有清臺山有源水安貴梁置曰定陽又置北淯州西魏改為淯州又改為安貴定陽曰安貴改北淯州為淯州又改為安貴縣開皇初淯州廢大業初又廢入焉順義梁置北隋郡西魏改為南陽郡析置淮南郡廣城順義二縣立真州尋改為順州又置安化縣開皇初郡並廢十八年改曰淮南郡廣城順義二縣大業初州廢改屬南陽郡順義其舊順義及寧化並廢入焉有平林梁置上明郡開皇十八年改名為有源水上明西魏置曰洛平縣開皇十六年改名為有鄧縣有鄧山光化舊曰安化西魏改為新化後周又改為光化縣有光化山

安陸郡梁置南司州尋罷西魏置安州總管府開皇十四年府廢統縣八戶六萬八千四十二〇安陸舊置安陸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有舊孝昌西魏置岳州及岳山郡後周州郡並廢又有漑岳郡開皇初廢有鳳皇岡永陽縣西魏改曰吉陽至是廢入吉陽梁置曰平陽及立汝南郡西魏改郡為置義陽郡西魏改為南司州尋廢大業初改縣曰吉陽又梁置義陽郡西魏改為南司州尋廢雲夢西魏置京山舊曰新陽梁置新州郡開皇初州郡並廢大業初改名為有漑水溫水雲夢置京山梁置新州西魏改州為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屬安陸郡富水舊曰南新市西魏改為富水又置富人郡開皇初郡廢應山梁置永陽仍置應州又有平靖縣西魏又置平靖縣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又省平靖縣入焉有大龜山安居山

永安郡後齊置開皇五年改曰黃州統縣四戶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八〇黃岡舊曰南安又置齊安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縣曰黃岡又後齊置巴州後周置曰弋州統西陽弋陽邊城三郡開皇初州郡並廢大業初置永安郡後齊置衛州陳廢後周又廢後齊置盧州陳廢之有木蘭有永安義陽二郡後齊改曰齊安又有北西陽縣陳置信安又有北西陽縣陳置定州後周改州

陂後齊置湘州後改為北江州開皇初別置廉城縣及州二郡相次並廢十八年改縣曰木蘭初州郡並廢十八年縣改名為陂縣開皇十八年改名為有鈞磯

義陽郡

舊置司北司州後魏曰北司州後復曰司州後魏改曰申州大業二年為義州統縣五戶四萬五千九百三十〇義陽舊曰平陽置宋安郡開皇初郡廢縣改曰義陽大業初置義陽郡有大龜山金山鍾山舊曰鄖後齊改曰齊安開皇初郡廢縣改曰鍾山羅山後齊置曰高安開皇初郡廢縣改曰羅山有鍾山後齊置曰高安開皇初郡廢縣改曰羅山淮源後齊置曰慕化置淮安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縣改名為有油水

九江郡

舊置統縣二戶七千六百一十七〇湓城舊曰柴桑置尋陽郡梁置大原郡領彭澤尋陽柴桑二縣立尋陽縣十八年改曰彭澤大業初廢郡縣改名為有柴桑湖彭蠡湖有廬山匡俗夫山彭澤梁置太原郡領彭澤尋陽柴桑二縣立尋陽縣十八年改曰彭澤大業初廢郡縣改名為有柴桑湖彭蠡湖有廬山匡俗夫山

江夏郡

舊置統縣四戶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一〇江夏舊曰土富湘東郡梁分置北新州尋又分北新州

楚之分野其風俗物產頗同揚州其人率多勁悍決烈蓋亦天性然也南郡夷陵竟陵沔陽沅陵漵江襄陽春陵漢東安陸永安義陽九江江夏諸郡多雜蠻左其與夏人雜居者則與諸華不別其僻處山谷者則言語不通嗜好居處全異頗與巴渝同俗諸蠻本其所出承盤瓠之後故服章多以班布爲飾其相呼以蠻則爲深忌自晉氏南遷之後南郡襄陽皆爲重鎮四方湊會故益多衣冠之緒稍尚禮義經籍滿九江襟帶所在江夏竟陵安陸各置名州爲藩鎮重寄人物乃與諸郡不同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爲制九歌蓋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士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舡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爲競渡之戲其迅檄齊馳櫂歌亂轡噴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二郡又有牽鉤之戲云從禪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傳鉤初發動皆有鼓節羣譟歌謠振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用致豐穰其事亦傳于他郡梁閒文之臨雍部發教葬之由是頗息其死喪之紀雖無被髮袒踊亦知號叫哭泣始死即出屍於中庭不留室內斂畢送至山中以十三年爲限先擇吉日改入小棺謂之拾骨拾骨必須女壻營重女壻故以委之拾骨者除肉取骨棄小取大凿葬之夕女壻或三數十人集會於宗長之宅著芒心接羅名曰茅絰各執竹竿長一丈許上三四尺許猶帶枝葉其行伍前却皆有節奏歌吟叫呼亦有章曲傳云盤瓠初死置之於樹乃以竹木刺而下之故相承至今以爲風俗隨諱其事諷之刺北斗既葬設祭則親疎咸哭哭畢家人既至但歡飲而歸無復祭哭也其左人則又不同無喪服不復魄始死置屍館舍鄰里少年各持弓箭遶屍而歌以箭扣弓爲節其歌詞說平生樂事以至終卒大抵亦猶今之挽歌歌數十闋乃衣衾棺斂送往山林別爲廬舍安置棺柩亦有於村側瘞之待二三十喪總葬石窟長沙郡又雜有夷蜑名曰莫傜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傜役故以爲名其男子但著白布襜衫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布裙通無鞋屨婚嫁用鐵鈪鉼爲聘財武陵巴陵零陵桂陽澧陽衡山熙平皆同焉其喪葬之節頗同於諸左云

永福志下延陵注蔣山○監本蔣作蔣按文選顏延年侍遊蔣山詩注蔣山在
潤州西二里又千祿字書俗亦作蔣
丹陽郡注置郡曰揚州○監本訛郡字又更於石頭城置蔣州元本訛於字從
閩本補
句容注平陳併入句容三縣入○監本訛鄭前漢地理志會稽郡鄭注莽
曰海治孟康曰音貿後漢郡國志亦有鄭臣駿斗按今浙江寧波府慈谿率
化即鄭故地
烏傷注有漆水○監本漆訛漳臣駿斗按說文漆水出桂陽臨武即此水也漆音
膝故須也

隋書卷三十二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七

經籍一 經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矣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實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橐籥也其爲用大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跡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撞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考之前載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備紀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晉趙穿弒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右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總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不虛矣不隱惡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之類是也暨夫周室遊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臆素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頹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所自爻人爰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僞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蹄跡以至于秦秦政奮豺狼之心剗先代之迹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爲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綜舊儀敕擊柱之弊其後張蒼治律曆陸賈撰新語曹參薦蓋公言黃老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遂使書分爲二詩分爲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踳駁不可勝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自軒皇遠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于孝成祕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衰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圖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

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亡歲以續書，用補其闕。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辨。惠施之亂，庶事蕩盡，梁閣文籍，所有子遺。皇晉之初，漸更繕寫，書作郎李充以勘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亡佚遺缺，殆將太半。充乃別更寫一本，以補其闕。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刪繁就簡，更為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錯互其間，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並燒秘閣，經籍遺散，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眾書，華林園中總集群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預焉。梁有秘書監佟助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錄，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教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隋天嘉中，又更繕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荷蹺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通彊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寫校於秘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畫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跡，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至底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為所漸潤，時有殘缺。今考見存者，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前載，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故列之於此志云。

經部

易類

周易二卷　魏文侯師卜子夏傳　殘缺　梁六卷

周易十卷　漢魏郡太守周歷撰　周易十卷　漢京房章句

周易八卷　漢曲臺長孟喜章句　殘缺　梁十卷　又周易九卷　後漢大司農鄭玄注　梁有漢單父長費直注　周易四卷　亡　又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　周易一卷　亡　周易五卷　漢荊州牧劉表章句　梁有漢五業從事宋忠注　周易十一卷　漢司空荀爽注　周易十卷　魏衛尉王肅注　周易十卷　魏尚書郎王弼注　六十四卦六卷　韓康伯注　梁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　梁有魏大司農鄧玄注　梁有漢南陽太守馬融注　周易十卷　魏散騎常侍蜀才注　周易十卷　亡　周易十卷　吳太常姚信注　周易四卷　晉儒林從事虞翻注　周易十卷　今殘缺　周易九卷　吳侍御史陸績注　周易十五卷　吳偏將軍陸績注　周易十卷　晉散騎常侍干寶注　周易三卷　晉騎將軍王廣注　殘缺　周易八卷　晉著作郎張璠注　殘缺　梁有十卷　周易馬鄭二王四家集解十卷　○周易荀爽九家注十卷　○周易楊氏集二王注五卷　梁有集馬鄭二王解十卷　亡　周易十卷　謝氏注　周易八卷　尹濤注　周易六卷　亡　周易十卷　後魏司徒崔浩注　周易十卷　梁處士何胤注　梁有晉安參軍費元珪注　周易九卷　亡　周易十卷　梁有臨海令伏曼容注　周易八卷　侍中朱昇集注　周易一百卷　又周易集注三十卷　亡　周易七卷　姚規注　周易十三卷　梁有

周易十三卷。傅氏注。周易一帙十卷。盧氏注。周易繫辭二卷。晉桓玄注。周易繫辭二卷。晉中郎將潘岳等注。周易繫辭二卷。晉太常韓康伯注。周易繫辭二卷。梁太中大夫宋衷注。又有宋東陽太守卞伯玉注繫辭二卷亡。周易繫辭二卷。荀柔之注。周易集注繫辭二卷。梁有宋太中大夫徐爰注繫辭二卷亡。周易音一卷。東晉太子前中庶子徐邈撰。周易音一卷。東晉尚書郎李軌弘範撰。周易音一卷。范氏撰。周易釋注音七卷。秘書學士陸德明撰。周易盪神論一卷。魏司空鄭會撰。梁有侍中王肅論二卷。鄭會撰亡。周易象論三卷。晉尚書郎樂肇撰。周易卦序論一卷。晉司徒右長史殷仲堪撰。周易統略五卷。晉少府卿張璠撰。周易論二卷。晉湯太守阮渾撰。周易論一卷。晉荊州刺史宋衷撰。梁有侍中周顗撰。周易論四卷。范氏撰。周易統例十卷。崔覲撰。周易義一卷。梁有三十卷亡。○周易論十卷。齊中書郎周顒撰。周易乾坤義一卷。齊步兵校尉劉瓛撰。梁又有瓛所今周易文義一卷。干寶撰。周易乾坤義一卷。李玉之撰。梁陳法通等乾坤義各一卷亡。周易大義二十一卷。梁武帝撰。周易義一卷。梁中大夫何妥之撰。周易四德例一卷。劉易大義一卷。梁有周易研通五卷。宋中散大夫何妥之撰。周易大義一卷。梁有周易錯八卷。京房撰。劉易日月變例六卷。虞翻陸績撰。周易卦象數旨六卷。東晉樂安亭侯李顒撰。周易文一卷。馬融撰亡。周易大義二卷。陸德明撰。周易釋序義二卷。○周易開題義十卷。梁普通周易大義二十卷。○周易義疏十九卷。宋明帝總統百司。梁又有國子博士侯聰明國學講周易義三卷。沈林撰。亡。周易講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周易講疏十六卷。梁五經博士褚仲都撰。周易義疏十四卷。梁都官尚書周易繫辭義疏三卷。崔子玉撰。周易講疏三十卷。梁武帝撰。周易繫辭義疏二卷。劉歆撰。周易繫辭義疏一卷。梁武帝撰。周易繫辭義疏二卷。崔子玉撰。梁有周易乾坤二象周易新圖各一卷又周易爻象圖八卷薛虞和撰。周易大意通統一卷顏氏撰。周易譜一卷。

右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

昔宓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爲之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書立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家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永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歷藏漢魏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意，以本卦尚存，故取費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

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尚書十一卷。馬融尚書九卷。鄭玄注。尚書十一卷。王肅注。尚書十五卷。晉祠部郎梁柳沈撰。集解尚書十一卷。李顒集釋尚書十一卷。梁給事中晉安太守范寧注。古文尚書舛錯一卷。晉豫章太守范寧注。梁有尚書十卷范甯注亡。尚書逸篇二卷。○古文尚書音一卷。納蘇撰。梁列傳有五卷。孔安國撰。亡。李顒徐邈撰。亡。尚書音二卷。顧彪撰。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漢光祿大夫劉向撰。尚書駁議五卷。王肅撰。梁有尚書駁問二卷。鄭玄王肅及諸儒論五經博士孔晁注。梁有尚書駁問四卷。魏侍中王粲答尚書問。卷亡。尚書新釋二卷。李顒撰。尚書百問一卷。晉太學博士顧歡撰。尚書大義二十卷。梁武帝撰。尚書百釋三卷。梁國子助教皇甫侃撰。尚書義二卷。梁特進臨海侯伯何妥撰。尚書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費甝撰。尚書義疏四卷。梁安王友劉伯龍撰。亡。尚書義疏三十卷。梁呂文優撰。尚書義注三卷。梁大會撰。尚書義疏七卷。○尚書述義二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尚書疏二十卷。顧彪撰。尚書閏義一卷。○尚書義三卷。劉先生撰。尚書釋問一卷。虞氏撰。尚書文外義一卷。顧彪撰。

右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計亡佚合四十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爲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

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傳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韓嬰撰亡　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傳　韓詩外傳十卷梁有韓詩譜二卷韓氏章句　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傳　韓詩外傳十卷梁有韓詩譜二卷

伊說注。周官禮十二卷。干寶注。梁人有周官禮義疏。新唐書八卷。晉蕪王師王懋約撰。亡。集注周官禮二十卷。崔靈恩注。禮記三十卷。王肅注。梁有禮記十二卷。梁遷注。亡。禮記寧聖撰。鄭玄注。禮記音三卷。劉昌宗撰。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晉司空長史陳劭撰。周官禮駁難四卷。孫略撰。亦周官駁。朔新書八卷。王懋約注。梁十二卷。月令章句十二卷。漢左中郎蔡邕撰。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禮記音二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梁有鄭玄王肅射慈射貞孫毓繆炳音各一卷。蔡謨東晉安北諮議參軍曹毓國子助教尹毅李軌國外郎范宣音各二卷。徐邈音三卷。亡。禮記音義隱七卷。○禮記三十卷。魏祕書監孫炎注。禮略二卷。○禮記要鈔十卷。雖氏撰。梁有禮義四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雖遺別記一卷。雖幼瑜撰。亡。禮記新義疏二十卷。賀瑒撰。梁有義疏三卷。宋豫章郡丞國臨之撰。亡。禮記講疏四十八卷。皇侃撰。禮記義疏四十卷。沈重撰。禮記義疏三十八卷。○禮記疏十一卷。○禮記大義十卷。梁武帝撰。禮記文外大義二卷。祕書學士撰。禮大義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劉芳撰。禮大義章七卷。○喪禮雜義三卷。○禮記中庸傳二卷。侍郎鄭撰。中庸講疏一卷。梁武帝撰。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禮記略解十卷。庾氏撰。禮記評十一卷。劉瓛撰。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梁有雷次宗豫立義十二卷。戴聖撰。禮論三百卷。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撰。禮論條牒十卷。宋太尉參軍任預撰。禮論帖三卷。任預撰。梁四卷。禮論鈔二十卷。庾蔚之撰。禮論要鈔十卷。王儉撰。梁三卷。禮論要鈔一百卷。賀瑒撰。禮論鈔六十九卷。○禮論要鈔十卷。梁有齊御史中丞傅元撰。萬機鈔略二卷。尚書僕射江季彪論。五十八卷。缺一百三十卷。統六卷。亡。禮論答問八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禮論答問十三卷。徐廣撰。殘缺。禮答問六卷。庾蔚之撰。禮答問三卷。王儉撰。梁。禮論要鈔一卷。又禮雜記故事十二卷。雜義十二卷。又禮雜記十二卷。宋光祿大夫傳隆撰。二卷。祭法五卷。亡。禮答問十二卷。○禮雜問十卷。范宣撰。禮答問十卷。何佟之撰。梁二十卷。禮雜問十卷。○禮雜答問八卷。○禮雜答問六卷。○禮雜問答鈔一卷。何佟之撰。問禮俗十卷。褚仲都撰。問禮俗九卷。褚子良撰。答問雜儀二卷。任預撰。禮義答問八卷。王儉撰。禮疑義五十二卷。梁譙國曹褒撰。制旨革牲大義三卷。梁武帝撰。禮樂義十卷。○禮祕義三卷。○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梁有陶弘景注。一卷。亡。三禮義宗三十卷。崔靈恩撰。三禮宗略二十卷。元延明撰。三禮大義十三卷。○三禮大義四卷。○三禮雜大義三卷。梁有司馬法三卷。李氏訓記二卷。又郊丘儀三卷。魏太尉鍾繇撰。祭法五卷。又明堂儀三卷。王肅撰。雜祭法六卷。晉太子中庶子賀瑒撰。雜鄉射等儀三卷。晉太尉庾亮撰。逆降義三卷。宋特進顏延之撰。逆降義一卷。田僧紹撰。分明士制三卷。何承天撰。釋疑二卷。郭瑀撰。答問四卷。徐廣撰。答問五十卷。何胤撰。又答問十卷。亡。三禮圖九卷。鄭玄及漢侍中阮諶等撰。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一卷。祁謐撰。梁又有冠服圖一卷。亡。五宗圖一卷。月令圖一卷。亡。

右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漢北中郎將盧植注。禮記二十卷。王肅注。梁有禮記十二卷。梁遷注。亡。禮記寧聖撰。鄭玄注。禮記三十卷。王肅注。梁有禮記十二卷。梁遷注。亡。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禮記音二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梁有鄭玄王肅射慈射貞孫毓繆炳音各一卷。蔡謨東晉安北諮議參軍曹毓國子助教尹毅李軌國外郎范宣音各二卷。徐邈音三卷。亡。禮記音義隱七卷。○禮記三十卷。魏祕書監孫炎注。禮略二卷。○禮記要鈔十卷。雖氏撰。梁有禮義四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雖遺別記一卷。雖幼瑜撰。亡。禮記新義疏二十卷。賀瑒撰。梁有義疏三卷。宋豫章郡丞國臨之撰。亡。禮記義疏九十九卷。皇侃撰。禮記講疏四十八卷。皇侃撰。禮記義疏四十卷。沈重撰。禮記義疏三十八卷。○禮記疏十一卷。○禮記大義十卷。梁武帝撰。禮記文外大義二卷。祕書學士撰。禮大義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劉芳撰。禮大義章七卷。○喪禮雜義三卷。○禮記中庸傳二卷。侍郎鄭撰。中庸講疏一卷。梁武帝撰。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禮記略解十卷。庾氏撰。禮記評十一卷。劉瓛撰。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梁有雷次宗豫立義十二卷。戴聖撰。禮論三百卷。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撰。禮論條牒十卷。宋太尉參軍任預撰。禮論帖三卷。任預撰。梁四卷。禮論鈔二十卷。庾蔚之撰。禮論要鈔十卷。王儉撰。梁三卷。禮論要鈔一百卷。賀瑒撰。禮論鈔六十九卷。○禮論要鈔十卷。梁有齊御史中丞傅元撰。萬機鈔略二卷。尚書僕射江季彪論。五十八卷。缺一百三十卷。統六卷。亡。禮論答問八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禮論答問十三卷。徐廣撰。殘缺。禮答問六卷。庾蔚之撰。禮答問三卷。王儉撰。梁。禮論要鈔一卷。又禮雜記故事十二卷。雜義十二卷。又禮雜記十二卷。宋光祿大夫傳隆撰。二卷。祭法五卷。亡。禮答問十二卷。○禮雜問十卷。范宣撰。禮答問十卷。何佟之撰。梁二十卷。禮雜問十卷。○禮雜答問八卷。○禮雜答問六卷。○禮雜問答鈔一卷。何佟之撰。問禮俗十卷。褚仲都撰。問禮俗九卷。褚子良撰。答問雜儀二卷。任預撰。禮義答問八卷。王儉撰。禮疑義五十二卷。梁譙國曹褒撰。制旨革牲大義三卷。梁武帝撰。禮樂義十卷。○禮祕義三卷。○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梁有陶弘景注。一卷。亡。三禮義宗三十卷。崔靈恩撰。三禮宗略二十卷。元延明撰。三禮大義十三卷。○三禮大義四卷。○三禮雜大義三卷。梁有司馬法三卷。李氏訓記二卷。又郊丘儀三卷。魏太尉鍾繇撰。祭法五卷。又明堂儀三卷。王肅撰。雜祭法六卷。晉太子中庶子賀瑒撰。雜鄉射等儀三卷。晉太尉庾亮撰。逆降義三卷。宋特進顏延之撰。逆降義一卷。田僧紹撰。分明士制三卷。何承天撰。釋疑二卷。郭瑀撰。答問四卷。徐廣撰。答問五十卷。何胤撰。又答問十卷。亡。三禮圖九卷。鄭玄及漢侍中阮諶等撰。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一卷。祁謐撰。梁又有冠服圖一卷。亡。五宗圖一卷。月令圖一卷。亡。

右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喪服圖一卷。王儉撰。喪服圖一卷。賀述撰。梁有喪服祥禫雜儀二十九卷。喪服雜儀故事二十一卷。又載氏喪服五家要記。亡。喪服圖一卷。崔逸撰。梁有喪服圖譜五卷。梁沈重撰。一卷。亡。五服圖一卷。○五服圖儀一卷。○喪服禮圖一卷。○五服略例一卷。○喪服要問一卷。○喪服問答目十三卷。盧侃撰。喪服假寧制三卷。○喪禮五服七卷。大將軍撰。喪禮撰。論喪服決一卷。○喪禮鈔三卷。王隆大伯撰。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梁有錄法。夏小正一卷。戴德禮記十卷。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昭注。亡。

喪服圖一卷。王儉撰。喪服圖一卷。賀述撰。梁有喪服祥禫雜儀二十九卷。喪服雜儀故事二十一卷。又載氏喪服五家要記。亡。喪服圖一卷。崔逸撰。梁有喪服圖譜五卷。梁沈重撰。一卷。亡。五服圖一卷。○五服圖儀一卷。○喪服禮圖一卷。○五服略例一卷。○喪服要問一卷。○喪服問答目十三卷。盧侃撰。喪服假寧制三卷。○喪禮五服七卷。大將軍撰。喪禮撰。論喪服決一卷。○喪禮鈔三卷。王隆大伯撰。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梁有錄法。夏小正一卷。戴德禮記十卷。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昭注。亡。

喪服要略二卷。○喪服制要一卷。徐氏撰。喪服譜一卷。賀述注。喪服諸一卷。晉閒士瑗撰。喪服要略二卷。○喪服制要一卷。徐氏撰。喪服譜一卷。賀述注。喪服諸一卷。晉閒士瑗撰。

喪服譜一卷。賀循撰。喪服變除一卷。晉散騎常侍葛洪撰。梁凶禮一卷。晉陵相孔衍撰。喪服古今集記三卷。齊太尉王儉撰。喪服世行要記十卷。齊光祿大夫王逸撰。喪服答要難一卷。貞祈撰。喪服記十卷。王氏撰。喪服五要一卷。雖氏撰。喪服疑問一卷。吳撰。喪服經傳一卷。卜氏傳。喪服圖一卷。賀述撰。梁有喪服祥禫雜儀二十九卷。喪服雜儀故事二十一卷。又載氏喪服五家要記。亡。喪服圖一卷。崔逸撰。梁有喪服圖譜五卷。梁沈重撰。一卷。亡。五服圖一卷。○五服圖儀一卷。○喪服禮圖一卷。○五服略例一卷。○喪服要問一卷。○喪服問答目十三卷。盧侃撰。喪服假寧制三卷。○喪禮五服七卷。大將軍撰。喪禮撰。論喪服決一卷。○喪禮鈔三卷。王隆大伯撰。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梁有錄法。夏小正一卷。戴德禮記十卷。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昭注。亡。

喪服要略二卷。○喪服制要一卷。徐氏撰。喪服譜一卷。賀述注。喪服諸一卷。晉閒士瑗撰。

喪服譜一卷。賀循撰。喪服變除一卷。晉散騎常侍葛洪撰。梁凶禮一卷。晉陵相孔衍撰。喪服古今集記三卷。齊太尉王儉撰。喪服世行要記十卷。齊光祿大夫王逸撰。喪服答要難一卷。貞祈撰。喪服記十卷。王氏撰。喪服五要一卷。雖氏撰。喪服疑問一卷。吳撰。喪服經傳一卷。卜氏傳。喪服圖一卷。賀述撰。梁有喪服祥禫雜儀二十九卷。喪服雜儀故事二十一卷。又載氏喪服五家要記。亡。喪服圖一卷。崔逸撰。梁有喪服圖譜五卷。梁沈重撰。一卷。亡。五服圖一卷。○五服圖儀一卷。○喪服禮圖一卷。○五服略例一卷。○喪服要問一卷。○喪服問答目十三卷。盧侃撰。喪服假寧制三卷。○喪禮五服七卷。大將軍撰。喪禮撰。論喪服決一卷。○喪禮鈔三卷。王隆大伯撰。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梁有錄法。夏小正一卷。戴德禮記十卷。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昭注。亡。

喪服要略二卷。○喪服制要一卷。徐氏撰。喪服譜一卷。賀述注。喪服諸一卷。晉閒士瑗撰。

喪服譜一卷。賀循撰。喪服變除一卷。晉散騎常侍葛洪撰。梁凶禮一卷。晉陵相孔衍撰。喪服古今集記三卷。齊太尉王儉撰。喪服世行要記十卷。齊光祿大夫王逸撰。喪服答要難一卷。貞祈撰。喪服記十卷。王氏撰。喪服五要一卷。雖氏撰。喪服疑問一卷。吳撰。喪服經傳一卷。卜氏傳。喪服圖一卷。賀述撰。梁有喪服祥禫雜儀二十九卷。喪服雜儀故事二十一卷。又載氏喪服五家要記。亡。喪服圖一卷。崔逸撰。梁有喪服圖譜五卷。梁沈重撰。一卷。亡。五服圖一卷。○五服圖儀一卷。○喪服禮圖一卷。○五服略例一卷。○喪服要問一卷。○喪服問答目十三卷。盧侃撰。喪服假寧制三卷。○喪禮五服七卷。大將軍撰。喪禮撰。論喪服決一卷。○喪禮鈔三卷。王隆大伯撰。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梁有錄法。夏小正一卷。戴德禮記十卷。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昭注。亡。

自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先王制其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親疎之節至于三代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僭忒惡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時已不能具至秦而頓滅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獻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樂社大義十卷　梁武帝撰　樂論三卷　梁武帝撰有樂義十一卷武帝集朝臣撰亡　樂論一卷　衛尉少卿古蕭吉撰　今樂錄十二卷　陳沙門智匠撰　樂書七卷　後魏丞相士曹行參軍僧都芳撰　樂雜書三卷○樂元一卷　魏僧管紘記十卷　凌秀撰　樂要一卷　何妥撰　樂部一卷○晉官樂部五卷　梁有宋元嘉正聲伎錄一卷　張永解撰亡　樂府聲調六卷　岐州刺史沛國公鄧鄧撰　樂府聲調三卷　鄧鄧撰　樂經四卷○琴操三卷　晉廣陵相孔衍撰　琴操鈔二卷○琴操鈔一卷○琴譜四卷　嵇氏撰　琴經一卷○琴說一卷○琴曆頭簿一卷○新雜絲調絃譜一卷○樂譜四卷○樂譜集二十卷　蕭吉撰　樂略四卷○樂律義四卷　沈重撰　鍾律義一卷○樂簿十卷○齊朝曲簿一卷○大隋總典簿一卷○推七音二卷　并尺法　樂論事一卷○樂事一卷○正聲伎雜等曲簿一卷○太常寺曲名一卷○太常寺曲簿十一卷○歌曲名五卷○歷代樂名一卷○鍾磬志二卷　公孫崇撰　樂懸一卷　何妥等撰　樂懸圖一卷○鍾律緯辯宗見一卷○當管七聲二卷　魏伊撰　黃鍾律一卷　梁有鍾律緯六卷梁武帝撰亡

右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　通計亡書合四十六部二百六十三卷

樂者先王所以致神祇和邦國諧百姓安賓客悅遠人所從來久矣周人存六代之樂曰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後衰微崩壞及秦而頓滅漢初制氏雖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通其義其後竇公河間獻王常山王張禹咸獻樂書魏晉已後雖加損益去正轉遠事在聲樂志今錄其見書以補樂章之闕

春秋經十三卷　吳虞翻單氏傳　晉干寶注　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　漢待中賈逵章句　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　賈逵撰　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　漢九江太守服虔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王肅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晉過江人撰　春秋左氏傳義注十八卷　孫毓注　春秋左氏傳十二卷　魏司徒王朗撰亡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杜預撰　春秋杜氏服氏注春秋左傳十卷　殘缺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　魏中散大夫嵇康撰案百服虔杜預音三卷魏高貴鄉公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曹毓音尚書左人郎荀訥等音四卷亡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　李軌撰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　徐邈撰　春秋釋訓一卷　賈逵撰　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一卷　賈逵撰　春秋釋例十卷　濮公車徵士顏容撰案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鄭衆撰　春秋左氏膏肓釋痾十卷　服虔撰案有春秋左氏連環一卷漢司徒掾王紛撰亡　春秋塞難三卷　服虔撰案有春秋左氏連環五卷漢少府孔融撰　春秋左氏解誼二卷　服虔撰　春秋成長說九卷　服虔撰案有春秋左氏連環一卷漢司徒掾王紛撰亡　春秋說要十卷　魏樂平太守樂資撰　春秋釋例十五卷　杜預撰案有春秋一卷王朗撰亡　春秋說要十卷　魏樂平太守樂資撰　春秋釋例十五卷　杜預撰案有春秋正員郎杜乾光撰亡　春秋左氏傳評二卷　杜預撰　春秋條例十一卷　晉太尉劉寔撰案有春秋公羊達義三卷劉寔撰亡　春秋經例十二卷　晉方範撰案有春秋釋滯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春秋釋難三卷晉揚州別駕范堅撰亡　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五卷○春秋義例十卷○春秋左傳例苑十九卷　梁有春秋經傳說例疑滯一卷吳略　撰春秋左氏分野一卷　春秋十二公名一卷　鄒玄撰亡　春秋左氏經傳通解四卷　王述之撰　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　孫毓撰　春秋左氏函傳義十五卷　于寶撰　春秋左氏區別三十卷　宋尚書功論郎何休撰　春秋文苑六卷○春秋叢林十二卷○春秋義林一卷○春秋大夫辭

三卷。○春秋嘉語六卷。○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春秋五辨二卷。梁五經博士春秋辨證六卷。○春秋旨通十卷。王述之撰。春秋經傳解六卷。崔靈恩撰。春秋申先儒傳論十卷。崔靈恩撰。春秋左氏傳立義十卷。崔靈恩撰。劉寒等集解春秋序一卷。○春秋序論二卷。干寶撰。春秋序一卷。賈逵注。春秋序一卷。崔靈恩撰。春秋序一卷。田元休注。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劉炫注。○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撰。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春秋義略三十卷。陳右軍將軍張沖撰。春秋左氏義略八卷。○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春秋序義疏一卷。梁有晉秋發題一卷。梁朝文帝撰。晉秋左氏圖十卷。漢太子太傅嚴彭祖撰。古今晉秋盟會地圖一卷。亡。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漢諫議大夫何休注。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晉散騎常侍王愆期注。梁有晉秋公羊傳十二卷。晉河南太守高龍注。晉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晉秋公羊音李軌。晉徵士汪淳撰。各一卷。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春秋決事十卷。董仲舒撰。春秋決疑論一卷。○春秋左氏膏肓十卷。何休撰。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春秋漢議十三卷。何休撰。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梁有漢議駁何氏漢議序一卷。○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何休撰。春秋公羊證例一卷。何休撰。梁有春秋公羊傳條例一卷。何休撰。春秋公羊傳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春秋公羊論二卷。晉車騎將軍庾蔚問。王愆期答。亡。春秋公羊解序一卷。鮮于妄人撰。春秋公羊疏十二卷。○春秋穀梁傳十三卷。吳侍射唐固注。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議大夫尹更始撰。亡。春秋穀梁傳十二卷。魏平樂太守麋信注。穀梁傳十卷。晉豫邑太守張靖注。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三卷。晉給事郎徐乾注。春秋穀梁傳十卷。胡納集解。亡。春秋穀梁傳十六卷。程闡撰。春秋穀梁傳十四卷。孔衍撰。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徐邈撰。春秋穀梁傳十四卷。段肅注。春秋穀梁傳五卷。孔君指訓。疑漢人撰。春秋穀梁傳十二卷。缺。梁十四卷。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范寧集解。梁有春秋穀梁傳一卷。亡。春秋穀梁傳四卷。殘缺。糜信理何氏漢議二卷。穀梁音一卷。亡。春秋穀梁傳義十卷。徐邈撰。春秋穀梁傳義三卷。○薄叔玄問穀梁義二卷。梁四卷。春秋穀梁傳例一卷。范寧撰。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晉博士劉兆撰。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鄭玄箴。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卷。○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卷。賈逵撰。宋有三家經二卷。亡。春秋三傳論十卷。魏大長秋韓益撰。春秋經合三傳十卷。潘叔虎撰。春秋成寡十卷。潘叔虎撰。春秋二傳評十卷。胡訥撰。梁有春秋集三師難三卷。春秋集

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虞韙注。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梁二十一卷。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唐固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賈昭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晉五經博士孔晁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注梁有春秋古今盟會地圖一卷。亡。

右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一部。一千一百九十卷。

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之故。遺制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載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故有求名而亡。欲蓋而彰。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貫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與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敝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讀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末亡。今疑非古本。孝經一卷。鄭氏注。梁有馬融鄭衆注孝經二卷。亡。孝經一卷。王肅注。孝經一卷。梁有魏散騎常侍虞槃佐集解。亡。孝經一卷。劉邵撰。亡。孝經一卷。晉中書郎李充注。孝經一卷。晉東陽太守殷仲文解。孝經一卷。晉徵士戴逵解。孝經一卷。晉車騎將軍桓玄解。孝經一卷。晉中書侍郎王珉注。孝經一卷。晉中書侍郎徐邈注。孝經一卷。晉中書侍郎袁宏

八卷梁武帝撰梁有皇太子講孝經義三卷天監八年皇太子講孝經義疏一卷梁朝文學孝經義疏五卷蕭子顯孝經義疏一卷亡孝經敬愛義一卷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孝經義疏一卷○孝經義疏一卷虞槃佐撰孝經私記四卷無名先生撰孝經義一卷○孝經義疏一卷虞槃佐撰孝經私記二卷周弘正撰千文孝經述義五卷劉炫撰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撰孝經義一卷梁揚州文學從事太史叔明撰梁有孝經玄孝經圖各一卷孝經孔子圖二卷亡國語孝經一卷

右十八部合六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

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義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國家化天下故能不嚴而順不肅而成斯實生靈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幷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讖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依鄭義令與鄭氏並立儒者競競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梁末亡魏氏遷洛未遑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參平諸人朗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論語十卷鄭玄注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玄注又論語九卷鄭玄注晉散騎常侍虞喜贊亡集解論語十卷王肅撰梁有論語十卷鄭玄注又論語九卷鄭玄注晉散騎常侍虞喜贊亡集解論語十卷何晏集注論語六卷晉八卷晉太保衞瓘注梁有論語集義八卷晉尚書左中兵郎李充注論語十卷晉著作郎李充注集解論語十卷晉廷尉孫綽解梁有盈氏及孟詵注論語各十卷亡集解論語十卷晉兗州別駕江熙解論語七卷盧氏注梁有晉國子博士梁覬益州刺史袁喬尹毅司徒左長史張憑侯陽侯明宋新安太守孔澄之齊員外郎戚衮及許惇晉思文注釋僧智略郭象太史叔明集解陶弘景集注論語各十卷又論語音二卷徐邈等撰亡論語隱義注三卷論語釋疑注三卷亡論語難鄭一卷梁有論語難鄭一卷徐氏撰論語難鄭一卷○論語釋

指一卷司馬氏撰論語雜問一卷○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撰人論語體略一卷郭象撰論語釋疑三卷王弼撰論語釋一卷張憑論語釋疑十卷晉尚書郎樂肇撰梁有論語駁序二卷樂肇撰論語駁序一卷亡論語駁一卷樂肇撰論語釋一卷曹毗撰論語釋一卷亡論語義疏一卷王濛撰又梁梁論語釋一卷張沖論語義一卷王濛撰又梁梁論語釋一卷張沖論語釋一卷郭原通撰一卷王氏修集錯一卷梁處士何安論語釋一卷亡論語別義十卷梁武帝撰論語義疏十卷褚仲都撰論語義疏十卷皇侃論語述義十卷梁武帝撰論語義疏八卷○論語講疏文句義五卷徐孝克撰論語義疏一卷張沖撰梁有論語義注圖十二卷亡孔叢七卷博士孔鮒撰梁有孔志十卷孔子家語二十一卷王肅解梁有曹家語二卷梁太尉參軍劉祐撰亡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爾雅三卷漢中散大夫樊光注梁有漢劉歆撰爲文學中黃門李巡爾雅各三卷亡爾雅七卷孫炎爾雅五卷郭璞集注爾雅十卷沈旋注爾雅音又卷郭璞撰梁有爾雅音二卷孫炎郭璞撰爾雅圖十卷郭璞撰梁有爾雅圖二卷郭璞撰亡廣雅三卷博士張揖撰梁有四卷秘書學士曹憲撰廣雅音四卷秘書學士曹憲撰小爾雅一卷李軌略解方言十三卷漢揚雄撰郭璞注釋名八卷劉熙撰辯釋名一卷韋昭撰五經音十卷徐整撰五經正名十二卷劉炫撰白虎通六卷○五經異義十卷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撰五經然否論五卷晉散騎侍郎周撰五經拘沈十卷晉高涼太守楊方撰五經大義三卷戴逵撰梁有通五經五卷王氏撰五經各疑八卷嗣緯伯楊撰五經異同評一卷賀瑒撰五經祕表要三卷亡五經大義十卷後周中大夫樊深撰經典大義十二卷沈文阿撰五經大義五卷何妥撰五經通義八卷梁九卷亡五經義六卷梁又有五經要義五卷梁十七卷五經析疑二十八卷邯鄲綽撰五經義略一卷亡五經要義五卷舊氏撰五經雜義六卷徐整撰五經宗略二十三卷元延明撰五經雜義一百卷梁朝文大義九卷○遊玄桂林九卷張機六經通數十卷梁合人鮑泉撰七經義綱二十九卷樊文深撰七經論三卷樊文深撰實疑五卷樊文深撰經典玄儒大義序錄二卷沈文阿撰玄義問答二卷○六藝論一卷鄭玄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玄弟子證法三卷劉熙撰證法十卷特進中軍將軍沈約撰證法五卷梁太府卿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六卷

右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一十六部一千二十七卷

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錄孔子既敘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於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緝

而論之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其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魯人傳者二十篇齊則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諫大夫東廣生魯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太丞相節侯父子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並名其學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藏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言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幷五經總義附于此篇

河圖二十卷梁河圖洛書二十四卷目錄一卷亡河圖龍文一卷○易緯八卷鄭玄注梁有九卷尚書緯三卷鄭玄注尚書中候五卷鄭玄注梁有八卷今殘缺詩緯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梁十卷禮緯三卷鄭玄注禮記默房二卷宋均注梁有三卷樂緯三卷宋均注梁有五鳥圖一卷亡春秋災異十五卷鄭玄注亡孝經援神契七卷宋均注孝經內事一卷梁有孝經雜緯十卷鄭玄注亡孝經勾命決六卷宋均注孝經援神契七卷宋均注孝經內事一卷梁有孝經雜緯十卷宋均注孝經分野圖一卷亡孝經左右契圖一卷孝經古秘援神二卷孝經古秘圖一卷孝經左右援二卷孝經內事圖二卷孝經雌雄圖三卷孝經異本雌雄圖二卷孝經分野圖一卷孝經內事圖二卷孝經內事星宿讖豐七十二弟子圖一卷又口授圖一卷又論語讖八卷宋均注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二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壺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高道士歌一卷亡。

右十三部合九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三十部共一百三十二卷。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稽攷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幷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汜曆樞含神務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鄒氏爽氏說漢末郎中鄭玄乃遍注群經又依讖緯造天地以來年數推步陰陽災異之占爲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爲讖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爲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祆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踰切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三蒼三卷郭璞注梁相李斯作蒼頡篇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後漢司空杜林注亡訓纂一卷揚雄撰梁有廣蒼急就章一卷漢黃門令史游撰急就章二卷崔浩撰急就章三卷皇甫氏撰吳章二卷陸機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少學九卷楊方撰少學一卷○勸學一卷蔡邕撰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倉頡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幼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郡中項峻撰又月令發蒙記一卷晉著作郎束晳撰啓蒙記三卷晉散騎常侍縣憕之撰啓疑記三卷顧愷之撰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胡肅注千字文一卷○演千字文五卷○草書千字文一卷○古今字詁三卷梁有雜字一卷錯誤字一卷並張揖撰異字二卷朱育撰字屬一卷賈魴撰亡雜字解詁四卷魏被庭右丞周氏撰梁有雜解文字七卷闕成撰字義訓音六卷古今字苑十卷曹侯彥撰亡雜字指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顧卿撰字指二卷晉朝議大夫李彤撰梁有壁行字四卷李彤撰又說文十五卷許慎撰梁有演說文說文音隱四卷○字林七卷晉呂忱撰字林音義五卷宋揚州督護吳恭撰古今字書十卷○字書三卷○字書十卷○字統二十一卷楊承慶撰玉篇三十一卷陳左衛帥顧野王撰字類敘評三卷侯洪撰要字苑一卷宋陳章太守謝康樂撰梁有常用字訓一卷殷仲堪撰要用字對誤四卷梁輕車參軍鄒誕生撰亡要用雜字三卷鄒里撰梁有雜要用字對誤四卷梁輕車參軍鄒誕生撰亡要用雜字三卷文字要記三

卷王肅撰亡俗語難字一卷秘書少監雜字要三卷信州行參軍王劭撰文字整疑一卷○正名一卷○文字集略六卷梁文貞處士今字辨疑三卷李少通撰異字同音一卷梁有釋宇同音三卷宋阮孝緒撰今文字序一卷劉歊撰文字通略一卷無名氏撰散騎常侍吉文備撰字宗三卷蘇立撰文字譜一卷梁有古今文字序一卷劉歊撰文字通略一卷無名氏撰明撰文字辨嫌一卷彭立辨字一卷戴規撰雜字音一卷○借音字一卷○音書亡考源一卷○聲韻四十一卷周研撰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韻集十卷○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四聲韻林二十八卷張諒撰韻集八卷殷弘撰羣玉典韻五卷梁有文章音韻二卷王該撰又五韻略一卷楊林之撰脩續音韻決疑十四卷李概撰纂韻鈔十卷○四聲指歸一卷劉善經撰四聲一卷梁太子少傅沈約撰四聲韻略十三卷夏侯詠撰音譜四卷李概撰韻英三卷釋靜洪撰通俗文一卷服虔訓俗文字略一卷後齊黃門郎顏之推撰證俗音字略六卷梁有鮑幼二卷顏延之撰庾鮑幼一卷宋給事中荀勗撰亡文字音七卷梁有纂文三卷亡翻真語一卷王延撰真言鑒誡一卷○字書音同異一卷○敘同音義三卷○河洛語音一卷王長撰國語十五卷○國語十卷○鮮卑語五卷○國語物名四卷後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國語真歌十卷○國語雜物名三卷侯伏侯可悉陵撰國語十八傳一卷○國語御歌十一卷○鮮卑語十卷○國語號令四卷○國語雜文十五卷○鮮卑號令一卷周武帝撰雜號令一卷○古文官書一卷後漢郎顗占今奇字一卷郎顗撰六文書一卷○四體書勢一卷晉長水校尉衛恒撰雜體書九卷繆正撰古今八體六文書法一卷○古今篆隸雜字體一卷蕭子政撰古今文等書一卷○篆隸雜體書二卷○文字圖二卷○古今字圖雜錄一卷秘書學士婆羅門書一卷梁有扶南胡書一卷外國圖四卷○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二卷亡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一字石經典論一卷○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二卷

右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說者以爲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處事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鳥蟲行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纔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幷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凡六藝經緯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九百五十七部七千二百九十卷

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古之君子多識而不窮畜疑以待問學不躐等教不陵節言約而易曉師逸而功倍且耕且養三年而成一藝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學者離羣索居各爲異說至于戰國典文遺棄六經之簡不能究其宗旨多立小數一經至數百萬言致令學者難曉虛誦問答疑竇錯落而不知益且先王設教以防人欲必本於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圖所未說至後漢好圖讖晉世重玄言穿鑿妄作日以滋生先王正典雜之以秕妄大雅之論汨之以放誕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轉遠無復師資之法學不心解事以浮華相尚競造雜難擬爲讎對遂有芟角反對

互從等諸翻競之說馳騁煩言以紊彝敘譌謏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蔽也
班固列六藝爲九種或以緯書解經合爲十種

隋書卷三十二

經籍志一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臣映斗按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後人引用往往互異云

周易講疏十三卷注國子祭酒何妥撰○監本何妥訛何安南監本俱作何妥按妥本傳歷國子祭酒搨圖具疏疏十二卷

毛詩拾遺十卷注魏太學博士梁〻撰○監本脫梁字今補正

周禮義疏十二卷注梁國子祭酒摂黄門侍郎賀瑒撰○監本脫賀字今補正

同注車制祭酒摂尚書左丞賀瑒文學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注烏程令吳郡陸璣撰○監本璣訛機按宋景公頭鬼璣書志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吳陸璣撰或題曰陸機非也

右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注通計亡書合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監本脫合字按前後俱合亡書統算此亦合現存書與亡書統算部卷乃符增合字

史記一百三十卷。目錄一卷。漢中書令司馬遷撰。史記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參軍裴駰注。史記音義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史記音三卷。宋輕車錄事參軍鄧展生撰。古史考二十五卷。晉譙周撰。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漢護軍班固撰。太山太守應劭集解。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漢書音義七卷。韋昭撰。漢書音二卷。梁河南太守劉顯撰。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博士蕭該撰。漢書音十二卷。晉太子舍人包愷等撰。漢書集注十三卷。晉約撰。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漢書續訓三卷。梁北平相劉芳撰。漢書訓纂三十卷。陳吏部尚書姚察撰。漢書集解一卷。姚察撰。論前漢事一卷。晉丞相諮議參軍袁宏撰。漢書駁議二卷。晉安北將軍散騎常侍鄧粲撰。漢書音義二卷。晉秘書監晉灼撰。漢書音二卷。晉秘書監晉灼撰。漢書音義二卷。晉秘書監晉灼撰。漢書音義二卷。晉秘書監晉灼撰。漢書音義

爲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紀年十二卷汲冢書古文同異一卷漢紀三十卷魏秘書監荀悦撰後漢紀三十卷袁宏撰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獻帝春秋十卷袁暐撰魏氏春秋二十卷孫盛撰魏紀十二卷左傳體陸澄撰漢魏春秋九卷孔衍撰晉紀四卷陸機撰晉紀二十三卷干寶撰晉紀二十三卷干寶撰晉紀十卷晉前內史裴松之撰晉紀十一卷說明帝晉荊州晉陽秋太守習鑿齒撰晉紀十一卷說明帝晉荊州別駕鄧粲撰晉陽秋三十二卷乾寧帝孫盛撰晉紀二十三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晉紀十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撰晉紀四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新興太守檀道鸞撰續晉紀五卷宋新興太守郭季產撰宋略二十卷梁通直郎何法盛撰宋春秋二十卷梁吳興太守王琰撰齊春秋三十卷梁李均撰齊典五卷王逸撰齊典十卷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梁湘東世子蕭方等撰戰國春秋二十卷梁臨川王蕭淵撰梁典三十卷劉璠撰梁典三十卷陳始興王諮議何之元撰梁撮要三十卷陳征南諮議陰僧仁撰梁後略十卷姚最撰梁太清紀十卷梁長沙嗣王蕭韶撰淮海亂離志四卷蕭世怡撰敘梁末侯景之亂齊紀三十卷後齊事崔子發撰齊志十卷後齊事王劭撰

右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爲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悦作春秋左傳之體爲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撰次爲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爲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滅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爲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周書十卷汲冢書似仲尼所撰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春秋前傳十卷何承天撰春秋前雜傳九卷何承天撰春秋後傳三十一卷荀悦撰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錄戰國策二十一卷高誘注戰國策論一卷漢京兆尹楚國延篤撰漢春秋九卷陸賈撰古今注八卷伏無忌撰越絕記十六卷子貢撰吳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楊方撰吳越春秋小史八卷氏小史八卷〇漢獻帝二帝紀三卷漢侍中劉芳撰山陽公載記十卷樂資撰漢末英雄記八卷王粲撰缺缺梁有六卷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撰魏武本紀四卷梁纂撰魏尚書八卷荀悦撰魏晉世語十卷郭頒撰今魏末傳二卷梁又有魏末傳吳書六卷吳人韋昭撰吳書二卷晉散騎常侍張勃撰吳錄二卷晉秘書監晉後略五卷晉下邳太守胡冲撰晉書鈔三十卷梁臨川王蕭淵撰晉書鈔三十卷梁臨川王蕭淵撰烈六卷張氏撰宋中興伐逆事二卷〇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

國統二十卷梁裴子野撰梁帝紀七卷〇梁太清錄八卷〇梁承聖中興略十卷劉仲威撰梁末代紀一卷〇梁皇帝寶錄三卷周興嗣撰梁皇帝寶錄五卷梁中書郎謝吳撰記元帝事樓鳳春秋五卷戴詵撰陳王業曆一卷隋中書郎許善心撰陳書要十卷濮陽太守傅縱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與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魯勝撰史漢要集二卷晉祠部郎王廋撰抄史記入春秋者不錄三史略二十九卷吳太子太傅張溫撰史記正傳九卷張璠撰後漢略二十五卷張緬撰漢皇德紀三十卷漢有道徵士侯瑾撰起光武至沖帝洞紀四卷韋昭撰記庵懿已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續洞紀一卷晉樂資撰帝王世紀十卷皇甫謐撰起三皇盡漢魏帝王世紀音四卷裴松之撰帝王本紀十卷梁武帝撰續帝王世紀十卷何茂材撰十五代略一卷吉文甫撰起庵懿至晉帝王要略十二卷環濟撰帝王及天官地理要服周載入卷東晉臨賀太守孟儀撰略記前代下至秦本三十卷今亡漢書鈔三十卷晉散騎常侍曹嘉之撰拾遺錄二卷梁奉朝請王子年撰王子年拾遺記十卷梁蕭綺撰華夷帝王世紀三十卷楊曄撰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緒撰童悟十二卷〇帝王世錄一卷戴顒撰先聖本紀十卷劉韜撰年曆帝紀三十卷姚察撰帝王諸侯世略十一卷〇王霸記三卷潘傑撰歷代記三十二卷〇隋書六十卷宋成秘書監王劭撰

右七十二部九百一十七卷通計亡書七十三部九百三十九卷

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游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絕相承以爲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爲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館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羣才景慕作者甚衆又自後漢已來擊者多鈔撮舊史自爲一書或起

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趙書十卷偽燕太傅長史田融撰二石傳二卷晉北中郎參軍王度撰二石偽治時事二卷王度撰漢之書十卷晉秘書監華陽國志十二卷常璩撰梁有蜀平記十卷蜀漢偽官故事一卷亡燕書二十卷記慕容皝事偽燕尚書范亨撰南燕錄五卷記慕容德事偽燕尚書郎張詮撰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偽燕中書郎王景暉撰南燕書七卷遊寶先生撰燕志十卷記獨跋事魏侍中高閭撰秦書八卷何仲熙撰梁有秦記十卷記苻健事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梁有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涼記八卷記張軌事偽涼中書郎張諶撰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偽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涼書十卷高道讓撰涼書十卷沮渠國史托跋涼錄十卷敦煌實錄十卷劉昞撰十六國春秋一百卷魏崔鴻撰纂錄一十卷戰國春秋二十卷李嶷撰漢趙記十卷和苞撰吐谷渾記二卷宋新亭侯段國撰梁有翟遵書二卷諸國略記二卷永嘉後纂年記二卷段業傳一卷亡天啓紀十卷記梁元帝子譚據湘州事

右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通計亡書合三十三部三百四十六卷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衆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後魏克平諸國據有舊華始命司徒崔浩博采舊聞綴述國史諸國記注盡集祕閣爾朱之亂並皆散亡今舉其見在謂之霸史

穆天子傳六卷郭璞注漢獻帝起居注五卷○晉泰始起居注二十卷李軌撰晉咸寧起居注十卷李軌撰晉泰康起居注二十一卷李軌撰晉元康起居注一卷梁有永平元康永寧起居注六卷又有惠帝起居注二卷永嘉建興起居注十三卷亡晉建武大興永昌起居注九卷梁有二十卷晉元康起居注一卷○晉咸和起居注十六卷李軌撰晉咸康起居注二十二卷○晉建元起居注四卷○晉永和起居注十七卷梁有二十四卷晉升平起居注十卷○晉隆和興寧起居注五卷○晉咸安起居注三卷○晉泰和起居注六卷梁十卷晉寧康起居注六卷○晉泰元起居注二十五卷梁五十四卷晉隆安起居注十卷○晉元興起居注九卷○晉義熙起居注十七卷梁三十四卷晉元熙起居注二卷宋永初起居注十卷○宋景平起居注三卷○宋元嘉起居注五十五卷梁六十卷宋孝建起居注十二卷○宋大明起居注十五卷梁三十四卷又有景和起居注四卷明帝在晉注三卷亡宋泰始起居注十九卷梁二十卷宋泰豫起居注四卷梁有宋成豫起居注二十卷宋永明起居注二十五卷梁有三十四卷又有建元起居注二卷隆昌延興建武起居注四卷亡梁大同起居注十卷○後魏起居注三百三十六卷○陳永定起居注八卷○陳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陳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陳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陳至德起居注四卷○後周太祖號令三卷○隋開皇起居注六十卷○南燕起居注一卷

右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已來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僞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別出附之於此

漢武帝故事二卷○西京雜記二卷○漢魏吳蜀舊事八卷○晉朝雜事二卷○晉宋舊事一百三十五卷○晉要事三卷○晉故事四十三卷○晉建武故事一卷○晉咸和咸康故事四卷晉孔愉撰晉修復山陵故事五卷車暉撰交州雜事九卷紀士燮及陶璜事晉八王故事十卷○晉四王起事四卷晉廷尉張敞撰大司馬陶公故事三卷○鄒大尉爲尚書令故事三卷○桓玄僞事三卷○晉東宮舊事十卷○秦漢已來舊事十卷○尚書大事二十卷范汪撰丙南故事三卷虞溥撰天正舊事三卷鄧撰皇儲故事二卷○梁舊事三十卷內史侍郎亡名東宮典記七十卷左庶子宇文愷撰開業平陳記二十卷

右二十五部四百四卷

古者朝廷之政發號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春秋傳曰吾視諸故府則其事也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萬民之約契與質劑以逆邦國之治然則百司庶府各藏其事太史之職又總而掌之漢時蕭何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條流派別制度漸廣晉初甲令已下至九百餘卷晉武帝命車騎將軍賈充博引羣儒刪采其要增律十篇其餘不足經遠者爲法令施行制度者爲令品式章程者爲故事各還其官府搢紳之士撰而錄之遂成篇卷然亦隨代遺失今據其見存謂之舊事篇

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　漢官儀十卷應劭撰　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衛尉蔡質撰梁有荀攸魏官儀一卷章昭官儀職訓一卷亡　晉公卿禮秩故事九卷傅暢撰　晉新定儀注十四卷梁有徐宣瑜晉官品一卷荀綽百官表狀十六卷干寶司徒儀一卷宋職官記九卷晉百官儀服錄五卷大興二年定官品事五卷百官品九卷亡百官階次一卷○齊職儀五十卷齊長水校尉王珪之撰梁有齊職儀四十九卷亡　齊職儀五卷○梁選簿三卷徐勉撰　梁勳選格一卷○職官要錄三十卷陶藻撰　梁官品格一卷○百官階次三卷○新定將軍名一卷○吏部用人格一卷○官族傳十四卷何晏撰　百官春秋五十卷王秀道撰　百官春秋二十卷○魏晉百官名五卷○晉百官名三十卷○晉官屬名四卷○陳百官鐘狀二卷○陳將軍簿一卷○新定官品二十卷梁沈約撰　梁尚書職制儀注四十一卷○職令古今百官注十卷郭演撰

右二十七部三百三十六卷通計亡書合三十六部四百三十三卷

古之仕者名書於所臣之策各有分職以相統治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而御史數凡從正者然則冢宰總六鄉之屬以治其政御史掌其在位名數先後之次焉今漢書百官表列衆職之事記在位之次蓋亦古之制也漢末王隆應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漢官解詁漢官儀等書是後相因正史表志無復百僚在官之名矣搢紳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書撰而錄之別行於世宋齊已後其書益繁而篇卷零疊易爲亡散又多瑣細不足可紀故刪其見存可觀者編爲職官篇

漢舊儀四卷衛敬仲撰梁有衛敬仲漢中興儀一卷亡　晉新定儀注四十卷晉安成太守傅瑗撰　晉雜儀注十一卷○晉尚書儀十卷○甲辰儀五卷江左封禪儀六卷○宋儀注十卷○宋儀注二十卷○宋尚書雜注十八卷本二十卷宋東宮儀記二十三卷宋新安太守張敷撰徐爰家儀一卷○東宮新記二十卷蕭子雲撰　梁吉禮儀注十卷明山賓撰　梁賓禮儀注九卷賀瑒撰　梁明山賓撰吉儀注二百六卷錄六卷嚴植之撰凶儀注四百七十九卷錄四十五卷陸璉撰軍儀注一百九十卷錄二卷司馬聚撰嘉儀注一百一十二卷錄三卷並亡　梁滕昌祐太守丘仲孚撰　雜凶禮四十二卷○政禮十卷何胤撰梁有何胤士喪儀注九卷亡　雜儀注一百八十卷○陳尚書雜儀注五百五十卷○陳百禮一百七十一卷○陳賓禮六十五卷○陳軍禮六卷○陳嘉禮一百二卷○後魏儀注五十卷○後齊儀注二百九十卷○雜嘉禮三十八卷○國親皇太子序親簿一卷○隋朝儀禮一百卷牛弘撰　大漢輿服志一卷魏博士魏晉已撰　晉諮議十三卷何晏撰　汝南君諱議二卷○決疑要注一卷摯虞撰　車服雜注一卷徐廣撰　禮儀制度十三卷王逸之撰　古今輿服雜事二十卷梁周還撰　晉鹵簿圖一卷○鹵簿儀二卷○陳鹵簿圖一卷○齊鹵簿儀一卷○諸衛左右廂旗圖樣十五卷○內外書儀四卷謝元撰　書儀二卷蔡超撰　書儀二十一卷謝朏撰　宋長沙檀太妃薨弔答書十二卷○弔答儀十卷王儉撰　書儀十卷王弘撰　皇室儀十三卷鮑行卿撰　吉書儀二卷王儉撰　書儀疏一卷周裕撰　新儀三十卷鮑泉撰　文儀二卷梁端撰　趙李家儀十卷錄一卷繆攸撰　李書儀十卷唐瑾撰　言語儀一卷○嚴植之儀二卷○遍儀四卷馬樞撰　婦人書儀八卷○僧家書儀五卷釋晏愛撰　要典雜事五十卷

右五十九部二千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合六十九部三千九十四卷

儀注之興其所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下親疏之別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已上分之爲三在周因而爲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是時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衰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漸具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制作然猶以舊章殘缺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盈篇滿牘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一時之制非長久之道載筆之士刪其大綱編于史志而或偏於淺近或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旨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見

存以爲儀注篇

律本二十一卷杜預撰漢晉律序注一卷晉僮長雜律解二十一卷張斐撰梁有杜預雜律七卷晉宋齊梁律二十卷梁法度撰梁律二十卷梁法度撰後魏律二十卷○北齊律十二卷目一卷陳律九卷范泉撰周律二十五卷○周大統式三卷○隋律十二卷○隋大業律十一卷○晉令四十卷○梁令三十卷錄一卷○梁科三十卷○北齊令五十卷○北齊權令二卷○陳令三十卷范泉撰陳科三十卷范泉撰隋開皇令三十卷目一卷隋大業令三十卷○漢朝議駁三十卷應劭撰案梁建武律令故事一卷應劭律略論五卷亡晉雜議十卷○晉彈事十卷○南臺奏事二十二卷○漢名臣奏事三十卷○魏主奏事十卷○魏名臣奏事四十卷目一卷陳壽撰魏臺雜訪議三卷高堂隆撰魏廷尉決事十卷○晉駁事四卷○晉雜制六十卷○晉刪史六條制一卷○齊五服制一卷○陳新制六十卷

右三十五部七百一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三十八部七百三十六卷

刑法者先王所以懲罪惡齊不軌者也書述唐虞之世五刑有服而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條三千周官司寇掌三典以刑邦國司刑掌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太史又以典法逆于邦國內史執國法以考政事春秋傳曰在九刑不忘然則刑書之作久矣蓋藏于官府懼人之知爭端而輕於犯及其末也肆情越法刑罰僭濫至秦重之以苛虐先王之正刑滅矣漢初蕭何定律九章其後漸更增益令甲已下盈溢架藏晉初賈充杜預刪而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梁時又取故事之宜於時者爲梁科後齊武帝時又於麟趾殿刪正刑典謂之麟趾格後周太祖又命蘇綽撰大統式隋則律令格式並行自律已下世有改作事在刑法志漢律久亡故事駁議又多零失今錄其見存可觀者編爲刑法篇

三輔決錄七卷漢太僕趙岐撰摯虞注海內先賢傳四卷魏明帝時撰四海耆舊傳一卷○海內士品一卷○先賢集三卷○兗州先賢傳一卷○徐州先賢傳一卷○徐州先賢傳贊九卷劉義慶撰海岱志二十卷齊前將軍劉纘撰文州先賢傳三卷晉范汪撰益部先耆舊傳十四卷陳長沙太守羅含撰續益部耆舊傳二卷○諸國清賢傳一卷○魯國先賢傳二卷晉大司農衛瓘撰楚國先賢傳贊十二卷晉張方撰汝南先賢傳五卷魏周斐撰陳留耆舊傳一卷漢議郎圈稱撰陳留耆舊傳一卷魏散騎侍郎蘇林撰陳留先賢像贊一卷陳英撰陳留志十五卷東晉刻令閻北先賢傳一卷○廬江七賢傳二卷○東萊耆舊傳一卷王基襄陽耆舊記五卷晉鄧粲撰會稽先賢傳七卷謝承撰會稽後賢傳記二卷虞預撰會稽典錄二十四卷虞預撰會稽先賢像贊五卷○漢世要記一卷○吳先賢傳四卷吳左丞相陸凱撰東陽朝堂像讚一卷晉南平太守留叔先撰豫章烈士傳三卷徐整豫章舊志三卷晉豫章太守熊默撰豫章舊志後撰一卷熊欣零陵先賢傳一卷○長沙舊傳讚三卷晉臨川王郎中劉彧撰桂陽先賢畫贊一卷吳左中郎張勝撰武昌先賢志二卷宋天門太守郭緣生撰蜀文翁學堂像題記二卷○聖賢高士傳贊三卷晉康撰周續之注高士傳六卷皇甫謐撰逸士傳一卷皇甫謐撰逸民傳七卷張顯撰高士傳二卷虞槃佐撰至人高士傳讚二卷晉廷尉卿○高隱傳十卷阮孝緒撰高隱傳十卷○高僧傳六卷虞孝敬撰止足傳十卷○續高士傳七卷高弘撰孝子傳讚三卷王韶之撰孝子傳十五卷晉輔國將軍虞廣淵撰孝子傳十卷宋員外郎鄭緝之撰孝子傳八卷師覺授撰孝子傳二十卷宋躬撰孝子傳略二卷○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孝友傳八卷○曾參傳一卷○忠臣傳三十卷梁元帝撰顯忠錄二十卷梁元帝撰丹陽尹傳十卷梁元帝撰英蕃可錄二卷張萬貴撰武侯新注邵高才不遇傳四卷後齊劉畫撰良吏傳十卷錄一卷海內名士傳一卷○正始名士傳三卷貴敬仲撰江左名士傳一卷劉義慶撰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七賢傳五卷孟氏撰文士傳五十卷張隱撰列士傳二卷劉向撰陰德傳二卷宋光祿大夫范曼撰悼善傳十一卷○雜傳三十六卷任昉撰本一百四十七卷亡東方朔傳八卷○毋丘儉記三卷○管輅傳三卷殷叡撰雜傳四十卷賀曜撰本七十卷亡雜傳十九卷陸澄撰雜傳十一卷○玄晏春秋三卷皇甫謐撰孔子弟子先儒傳十卷○李氏家傳一卷○桓任家傳一卷○王朗王肅家傳一卷○太原王氏家傳二十三卷○褚氏家傳一卷褚覬等撰薛常侍家傳一卷○江氏家傳七卷江祚等撰庾氏家傳一卷庾斐撰裴氏家傳四卷裴松之撰虞氏家記五卷虞覽撰曹氏家傳一卷曹毗撰范氏家傳一卷范汪撰紀氏家紀一卷紀友撰韋氏家傳一卷○何顒使君家傳一卷○明氏家訓一卷僞燕衛尉明悅撰明氏世錄六卷梁明威將軍陸史十五卷○王氏江左世家傳二十卷王褒撰孔氏家傳五卷○崔氏五門家傳二卷崔氏譜氏家傳一卷○周齊王家傳一卷姚氏尒朱家傳二卷

王氏撰周氏家傳一卷〇令狐氏家傳一卷〇新舊傳四卷〇漢南家傳三卷〇何氏家傳三卷〇童子傳二卷王琰之撰幼童傳十卷劉昭撰訪來傳十卷來奧撰懷舊志九卷梁元帝撰知己傳一卷虞通之撰全德志一卷梁元帝撰同姓名錄一卷梁元帝撰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曹列女傳七卷趙母注列女傳八卷高氏撰列女傳頌一卷劉敬叔撰列女傳讚一卷曹植撰列女後傳十卷項原撰列女傳六卷皇甫謐撰列女傳七卷綦母邃撰列女傳要錄三卷〇女記十卷杜預撰美婦人傳六卷〇妬記二卷虞通之撰道人善道開傳一卷康弘撰名僧傳三十卷釋寶唱撰高僧傳十四卷釋僧祐撰江東名德傳三卷釋法進撰法師傳十卷王巾撰衆僧傳二十卷袁子野撰薩婆多部傳五卷釋僧祐撰梁故草堂法師傳一卷〇尼傳二卷皎法師撰法顯傳二卷〇法顯行傳一卷〇梁武皇帝大捨三卷嚴福撰列仙傳讚三卷劉向撰鄒湛續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晉郭元祖續列仙傳十卷萬洪撰說仙傳一卷朱思祖撰養性傳二卷〇漢武內傳三卷〇太元真人東鄉司命茅君內傳一卷弟子華存撰清虛真人王君內傳一卷弟子華存撰清虛真人裴君內傳一卷〇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君內傳一卷〇太極左仙公葛君內傳一卷〇仙人馬君陰君內傳一卷〇仙人許遠遊傳一卷〇豐人幸玄子自序一卷〇劉君內記一卷王玢撰陸先生傳一卷孔稚珪撰列仙讚序一卷郭元祖撰集仙傳十卷〇洞仙傳十卷〇王喬傳一卷〇關令內傳一卷鬼谷先生撰南嶽夫人內傳一卷〇蘇君記一卷風俗通撰嵩高寇天師傳一卷〇華陽子自序一卷〇太上真人內記一卷辛氏道學傳二十卷〇宣驗記三十卷劉義慶撰應驗記一卷宋光祿大夫祥記十卷王琰撰列異傳三卷魏文帝撰感應傳八卷王延秀撰古異傳三卷宋東嘉太守顧愷之撰述異記十卷祖沖之撰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續異苑十卷〇搜神記三十卷干寶撰搜神後記十卷陶潛撰靈鬼志三卷劉氏撰怪二卷祖台之撰志怪四卷孔氏神錄五卷劉之遴撰齊諧記七卷宋散騎侍郎東陽元延撰續齊諧記一卷吳均撰幽明錄二十卷劉義慶撰補續冥祥記一卷王曼穎撰漢武洞冥記一卷郭氏撰嘉瑞記三卷陸瑜撰祥瑞記三卷〇符瑞記十卷許善心撰靈異錄十卷〇靈異記十卷〇研神記十卷劉昭撰旌異記十五卷侯君素撰近異錄二卷劉質撰鬼神列傳一卷諸氏撰志怪記三卷王劭撰會利感應記三卷王劭撰真應記十卷〇周氏冥通記一卷〇集靈記二十卷顏之推撰冤魂志三卷顏之推撰

右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通計古今書合二百一十九部一千五百三卷

圖三巴記一卷 譙周撰　珠崖傳一卷 僞燕聘晉使盛弘撰　陳留風俗傳三卷 圉縣令衛撰　郡中記二卷 晉國子助教諸葛氏撰　吳興記一卷 晉散騎常侍顧夷撰　衡山記一卷 宋員外郎郭仲產撰　遊名山志一卷 謝靈運撰　廬山記一卷 釋慧遠撰　東莞記一卷 李氏撰　佛國記一卷 沙門釋法顯撰　遊行外國傳一卷 沙門釋智猛撰　交州以南外國傳一卷

○十洲記一卷 東方朔撰　神異經一卷 東方朔撰　郭璞注　異物志一卷 後漢護烏桓校尉楊孚撰　南州異物志一卷 吳丹陽太守萬震撰　蜀志一卷 東觀守常寬撰　發蒙記一卷 束晳撰　物產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 錄一卷 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以爲此書 陸澄本之外其舊本並多零失見存別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今列之於上　三輔故事二卷 晉世撰　湘州記二卷 庾仲雍撰　吳郡記二卷 晉本州主簿顧夷撰　百越傳一卷

○江記五卷 庾仲雍撰　漢水記五卷 庾仲雍撰　居名山志一卷 謝靈運撰　西征記一卷 戴祚撰　廬山南陵雲精舍記一卷

○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 齊都官尚書劉澄之撰　元康三年地記六卷

○司州記二卷

○幷帖省置諸郡舊事一卷

○地記二百五十二卷 梁任昉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以爲此記其所增舊亦多零失見存別部行者唯十二家今列之於上　山海經圖讚二卷 郭璞撰　山海經音二卷

○水經四十卷 鄭玄注　廟記一卷

○地理書抄二十卷 陸澄撰　地理書抄十卷 劉宋門撰　洛陽伽藍記五卷 後魏楊衒之撰　荊南地志二卷 闕撰　巴蜀記一卷

○交州異物志一卷 楊孚撰　元康六年戶口簿記三卷

○元嘉六年地記三卷

○九州郡縣名九卷

○扶南異物志一卷 朱應撰　臨海水土物志一卷 沈瑩撰　益州記三卷 李氏撰　湘州記一卷 郭仲產撰　湘州圖副記一卷

○四海百川水源記一卷 釋道安撰　京師寺塔記一卷 劉璠撰　華山精舍記一卷 張光撰　南雍州記六卷 劉璠撰　京師寺塔記二卷 釋曇景撰　張騫出關志一卷

○外國傳五卷 釋曇景撰　歷國傳二卷 釋法盛撰　西京記三卷

○京師錄七卷

○尋江源記一卷

○後園記一卷

○江表行記一卷

○淮南記一卷

○古來國名二卷

○十三州志十卷 闕題　慕生行傳一卷

○宋武北征記一卷 戴氏撰　氐邑國記一卷

○涼州異物志一卷

○圖象傳二卷 閻先生撰　司州山川古今記三卷 劉澄之撰　江圖一卷 張氏撰　江圖二卷 劉氏撰　廣梁南徐州記五卷 虞荔撰　水飾圖二十卷

○區域傳一卷

○北荒風俗記二卷

○諸蕃風俗記二卷

○男女二國傳一卷

○突厥所出風俗事一卷

○古今地語二卷

○輿地志三十卷 陳顧野王撰　序行記十卷 魏景撰　魏永安記三卷 雄子昇撰　國都城記二卷

○周地圖記一百九卷

○冀州圖經一卷

○齊州圖經一卷

○幽州圖經一卷 李叔布撰　幽州圖經一卷

○魏聘使行記六卷

○聘北道里記三卷 江德藻撰　李諧行記一卷

○聘遊記三卷 劉淵知撰　朝覲記六卷

○封君義行記一卷 李繪撰　鴈東行記一卷 薛寀撰　北伐記七卷 諸葛顒撰　巡撫揚州記七卷 諸葛顒撰

○大魏諸州記二十一卷

○幷州入朝道里記一卷 蔡允恪撰　趙記十卷

○代都略記三卷

○世界記五卷 釋僧祐撰　州郡縣簿七卷

○大隋聘使要略門法師外國傳五卷

○隋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

○隋西域圖三卷 裴矩撰　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 鄧新之撰　隋諸郡土俗物產一百五十一卷

○西域道里記一卷

○諸蕃國記十七卷

○方物志二十卷 許善心撰　幷州總管內諸州圖一卷

右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一百四十部一千四百三十四卷

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重飲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遷變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遂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廣谷大川異制人居其間異俗書傳禹別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斯之謂也周則夏官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遂其道路地官誦訓掌方志以昭觀事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觀妖祥秋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地辨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國使同其貢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擾邦國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及土會之法然則其事分在衆職而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實總其事太史以典逆冢宰之治其書蓋亦總爲史官之職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爲夏禹所記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而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略言地域丞相發禹使屬朱贛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山川爽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敘與古禹貢周官所記相埒是後戴聖之士管窺末學不能及遠但記州郡之名而已晉世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舉者因其經歷

並有記載然不能成一家之體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後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秘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三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記注甚衆今任陸二家所記之內而又別行者各錄在其書之上自餘次之於下以備地理之記焉

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〇世本二卷劉向撰　世本四卷宋衷撰　漢氏帝王譜三卷梁有

宋譜四卷劉湛撰　齊帝譜屬十卷〇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梁有王逸之續儉百家譜二卷亡　百家譜二卷亡　諸始遺一卷又有齊梁帝譜四卷梁帝譜十三卷亡　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孺撰百家譜集鈔十五卷王僧孺撰百家譜二十卷賈執撰　百家譜十五卷傅昭撰　百家譜世統十卷〇百家譜鈔五卷〇姓氏英賢譜一百卷賈執撰梁有王司空新集諸州譜十一卷又別有諸姓譜一百一十六卷益州譜四十卷闕東關北譜三十三卷梁武帝總貴境內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亡　後魏辨宗錄二卷元暉撰　後魏皇帝宗族譜四卷〇魏孝文列姓族牒一卷〇後齊宗譜一卷〇益州譜三十卷〇冀州姓族譜二卷〇洪州諸姓譜九卷〇吉州諸姓譜八卷〇江州諸姓譜十一卷〇諸州雜譜八卷〇襄州諸姓譜八卷〇揚州譜鈔五卷〇京北韋氏譜二卷〇謝氏譜一十卷〇楊氏血脈譜二卷〇楊氏家譜狀幷墓記一卷〇楊氏枝分譜一卷〇楊氏譜一卷〇北地傅氏譜一卷〇蘇氏譜一卷〇述系傳一卷姚最撰　氏族要狀十五卷〇姓苑一卷何氏撰　復姓苑一卷〇齊永元中表簿五卷〇竹譜一卷〇錢譜一卷顧烜撰　錢圖一卷

右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

氏姓之書其所由來遠矣書稱別生分類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周家小史定繫世辨昭穆則亦史之職也秦滅天下剗除舊迹公侯子孫失其本繫漢初得世本敘贊帝已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後漢有鄧氏官譜晉世掌處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閒其書廳廣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者並爲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爲其家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爲其本望其鄧氏官譜及族姓昭穆記晉亂已亡自餘亦多遺失今錄其見存者以爲譜系篇

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　七略七卷劉歆撰　晉中經十四卷荀勗撰　晉義熙已來新集目錄三卷〇宋元徽元年四部書目錄四卷王儉撰　今書七志七十卷王儉撰　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錄四卷殷鈞撰　梁東宮四部目錄四卷劉遵撰　梁文德殿四部目錄四卷劉孝標撰　七錄十二卷阮孝緒撰　魏闕書目錄一卷〇陳秘閣圖書法書目錄一卷〇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錄四卷〇陳德教殿四部目錄四卷〇陳承香殿五經史記目錄二卷〇開皇四年四部目錄四卷〇開皇八年四部書目錄四卷〇香廚四部目錄四卷〇隋大業正御書目錄九卷〇法書目錄六卷〇雜儀注目錄四卷〇雜撰文章家集敘十卷荀勗撰　晉文章志四卷摯虞撰　續文章志二卷傅亮撰　晉江左文章志三卷宋明帝撰　宋世文章志二卷沈約撰　書品二卷〇名手書錄一卷〇正流論一卷

右三十部二百一十四卷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體制堙滅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之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博覽之士疾其渾漫故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並皆別行大體雖準向歆而遺不遠矣其先代目錄亦多散亡今總其見存編爲譜錄篇

凡史之所記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計亡書合八百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

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衆職咸所貳滿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建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奠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覲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遷變自史官廢絕久矣漢氏順循其舊班馬因之魏晉已來其道遂替賁董之位以徇貴遊政駿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謝曰上車不落

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於是戶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記至數十家傳說不同聞見舛駁理失中庸辭乖體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闕於典壤忠肅之才不傳於簡策斯所以爲歎也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三十種別爲史部

隋書卷三十三

隋書卷三十三考證

經籍志二漢袁德紀三十卷注漢有道徵士侯瑾撰○監本瑾訛謹按後漢文苑傳侯瑾字子瑜

涼書十卷注沮渠國史○監本沮訛泪按晉書載記沮渠蒙遜爲北涼

交州雜事九卷注記士燮及陶璜事○監本璜訛黃按晉書陶璜傳孫皓時璜爲蒼梧太守送陷交趾因用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入晉封宛陵侯

條流派別○監本派訛氣按氣音孤水名與流派之派匹卦切者異

隋書卷三十三考證

隋書卷三十四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二十九

經籍三　子

晏子春秋七卷　齊大夫晏嬰撰　會子二卷　目一卷　魯穆公師曾參撰　子思子七卷　孔伋撰　公孫尼子一卷　尼似孔子弟子　孟子十四卷　齊卿孟軻撰　趙岐注　孟子七卷　孟子九卷　基母遵注　孫卿子十二卷　楚蘭陵令荀況撰　梁有王孫子一卷亡　董子一卷　戰國時董無心撰　魯連子五卷　錄一卷　魯連齊人不仕諸侯先生　新語二卷　陸賈撰　賈子十卷　錄一卷　漢梁太傅賈誼撰　鹽鐵論十卷　漢廬江府丞桓寬撰　新序三十卷　錄一卷　劉向撰　說苑二十卷　劉向撰　揚子法言十卷　揚雄撰　李軌注　梁有揚子法言六卷　侯芭注亡　揚子法言十三卷　宋衷注　梁有揚子太玄經九卷　揚雄自作章句亡　揚子太玄經十卷　陸績撰　宋揚子太玄經十卷　晉范望解贊　梁有揚子太玄經十四卷　成都注　揚子太玄經十三卷　陸凱注　揚子太玄經　桓子新論十七卷　後漢大司馬丞桓譚撰　潛夫論十卷　後漢處士王符撰　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　後漢侍中王逸撰　後序十二卷　後漢司隸校尉應奉撰　屬生子要論一卷　錄一卷　魏侍中屬生烈撰亡　申鑒五卷　荀悅撰　魏子三卷　後漢會稽人魏朗撰　梁有文檢六卷　似後漢末人作亡　牟子二卷　後漢太尉牟融撰　典論五卷　魏文帝撰　徐氏中論六卷　魏太子文學徐幹撰　梁有目一卷　王子正論十卷　王肅撰　梁有去伐論集三卷　王粲撰亡　杜氏體論四卷　魏仙州刺史杜恕撰　梁有新書五卷　王基撰　周子九卷　吳中書郎周昭撰亡　顧子新語十二卷　吳太常顧譚撰　通語十卷　吳中夏督陸景撰亡　並譙子法訓八卷　譙周撰　梁有譙子五教志五卷亡　袁子正論十九卷　袁準撰　梁有袁子正書二十五卷　袁準撰　孫氏成敗志三卷　孫毓撰　古今通論二卷　松滋令王愛撰　蔡氏化清經二卷　晉丞相從事中郎王長元撰　新論十卷　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撰　梁有揚子物理論十六卷　揚子大元經十四卷　並晉徵士揚泉撰　新論十卷　晉金紫光祿大夫華嶠撰　梅子新論一卷亡　志林新書三十卷　虞喜撰　梁有虞林二十四卷　又後林十卷　虞喜撰　千子十八卷　千寶撰　圖論二卷　晉江州從事蔡謨撰　顧子十卷　晉揚州主簿顧夷撰亡　要覽十卷　晉郎中陳林奴正覽六卷　梁太子詹事周拾撰　梁有三統五德論二卷　晉思文撰亡　諸葛武侯集誡二卷　梁實誡十三卷　女篇一卷　女鑒一卷　婦人訓誡十一卷　婦奴訓一卷　曹大家女誡一卷　貞順志一卷

右六十二部五百三十卷　通計亡書合六十七部六百九卷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成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爲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晓故曰博而寡要

老子一卷　周文王師鬻熊撰　老子道德經二卷　周柱下史李耳撰　漢文帝時河上公注　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　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注老子二卷　漢陽丞嚴遵注老子二卷　虞翻注老子二卷亡　老子道德經二卷　王弼注　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太傅羊祜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張嗣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西中郎將袁真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御史裴處直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王玄載注亡　老子道德經二卷　盧景裕撰　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向秀注　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徐邈撰　老子音一卷　晉散騎常侍蔡謨撰亡　老子四卷　梁處士孫登注　老子指歸十一卷　嚴遵撰　老子指趣三卷　毋丘望之撰　老子義綱一卷　顧歡撰　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　何晏撰　老子序次一卷　葛偃公撰　老子雜論一卷　何粲撰　梁有劉遺民撰　老子玄機三卷　宗處士撰　老子幽易五卷　又老子志一卷　晉王尊注　老子義疏一卷　顧歡撰　梁有老子義疏一卷　晉處士孟智周撰亡　老子義疏五卷　孟智周　老子義疏四卷　玄撰　老子講疏六卷　梁武帝撰　老子義疏九卷　戴詵撰　老子節解二卷　老子章門一卷　文子十二卷　文子老子弟子　七略有九篇　梁七錄十卷亡　鶡冠子三卷　楚之隱人刻子八卷　鄧之賜　列子八卷　鄭人列禦寇　莊子二十卷　梁漆園吏莊周撰　晉散騎常侍向秀注　本二十卷　今闕　梁有莊子十卷　東晉僕郎崔譔注亡　十六卷　司馬彪注　本二十卷　今闕　莊子三十卷目一卷　晉太傅主簿郭象注　梁七錄三十三卷　集注莊子六卷　梁有莊子三十卷　郭丞相參軍李頤注　梁七錄三十卷　莊子音一卷　李軌撰　莊子音三卷　徐邈撰　莊子音一卷　司馬彪撰　莊子音三卷　郭象注　梁有向秀注本二十卷　莊子外篇雜音一卷　莊子內篇音義一卷　莊子讀疏十卷　梁朝文帝撰　本二十卷　今闕　莊子讀疏二卷　張機撰亡　莊子讀疏八卷　莊子文句義二十八卷　本三十卷　今闕　梁有莊子義疏十卷　又莊子義疏三卷　宋處士莊子內篇讀疏八卷　周弘正撰　莊子義疏八卷　戴詵撰　南華論二十五卷　梁職撰　本二十卷　南華論音三卷　莊成子十二卷　梁有莊子三十卷　今亡　玄言新記明莊部二卷　梁濮守白論一卷　任子道論十卷　魏河東太守任嘏撰　梁有譙子七卷　晉北中郎參軍蘇愉撰　譙子二卷　晉宣城令宣聘撰　臨子十卷　臨豐撰亡　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　杜爽

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晉一卷洪撰梁有顧道士新書十卷姚信撰又姚氏新書二卷虞士經三卷晉方士陳谷撰亡孫子十二卷孫綽
符子二十卷東晉員外郎符朗撰梁有晉子述言十卷宋太學博士何道養撰少子五卷晉司徒左長史張融撰梁有養生論三卷論處撰
新生論二卷晉河內太守阮侃撰梁二卷梁無宋論四卷晉人無情論六卷亡裴夏論一卷晉散騎侍郎裴頠撰梁有裴氏新書三卷亡衛文談疏六卷晉衛文無名子一卷張太衡撰玄子五卷○道玄桂林二十一卷目一卷張機撰廣成子十三卷開路公撰張太衡注疑近人作

右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

道者蓋爲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賾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化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稽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爲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貴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貴道以爲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貴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憫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爲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寖矣下士爲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爲高狂狷爲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管子十九卷齊相管夷吾撰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慎子十卷戰國時處士慎到撰韓子二十卷目一卷韓非撰梁有韓氏新書三卷韓氏新書三卷亡正論六卷漢大尚書崔寔撰梁有法論十卷劉邵撰政論五卷魏侍中劉廙撰阮子正論五卷魏清河太守阮武撰亡世要論十二卷魏大司農桓範撰梁有二十卷又有陳子要言十四卷吳豫章太守陳融撰蔡司徒論論五卷晉三公令史曹羲撰亡

右六部合七十二卷

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爲之則杜衷矜絕仁愛欲以威劫爲化殘忍爲治乃至傷恩害親

鄧析子一卷鄧析大夫尹文子二卷尹文周之處士師古曰梁有大夫尹文子二卷士道齊湣王宣王時人劉向別錄云與宋鈃同學黃老之術公孫龍子十四卷趙平原君客公孫龍撰梁有十四卷亡毛公毛公趙人與公孫龍同時人劉向別錄云毛公鄭人師古曰梁有毛公鄭人毛公趙人二人名同疑一人也毛公鄭人毛公趙人二人名同疑一人也

右二部合六卷

從橫者所以明辯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遷萬民之說論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雄九藩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家

尉繚子五卷梁并錄六卷尉繚梁惠王時人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衛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論衡二十九卷後漢徵士王充撰梁有洞玄子十卷錄一卷亡風俗通義三十一卷錄一卷應劭撰梁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錄一卷漢尚書蔣子萬機論八卷蔣濟撰梁有篇三十卷仲長統撰即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錄一卷漢尚書蔣子萬機論八卷蔣濟撰梁有篇三十卷仲長統撰

物理論五卷晉散騎常侍楊泉撰梁有新義十八卷吳太子中庶子劉廙撰析言論二十卷晉議郎張顯撰桑丘先生書二卷晉征南軍師楊偉撰亡時務論十卷吳大鴻臚魏滿玄撰梁有新義十八卷吳太子中庶子劉廙撰析言論二十卷晉議郎張顯撰桑丘先生書二卷晉征南軍師楊偉撰亡時務論十卷吳太子中庶子劉廙撰梁有新義十八卷吳太子中庶子劉廙撰析言論二十卷晉議郎張顯撰桑丘先生書二卷晉征南軍師楊偉撰亡時務論十卷吳大鴻臚魏滿玄

二卷楊偉撰梁有古世論十七卷桓子一卷梁有孔氏說子三卷吳秦菁撰劉子十卷何子五卷亡立言六卷譙周撰梁有孔氏說林二卷孔衍撰亡抱朴子外篇三十卷晉洪撰梁有金樓子二十卷梁元帝撰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五十一卷金樓子二十卷梁元帝撰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雜記一卷張華撰梁有五卷與博物志相似小不同又有雜記十卷何氏撰亡雜記十一卷張華撰梁有二十卷孟儀撰亡廣志二卷郭義撰部略十五卷〇博覽十三卷〇諫林五卷梁有晉陵令何盆之撰述政論十三卷晉古今注三卷崔豹撰古今訓十一卷張顯撰古今善言三十卷宋車胤等撰善誥二卷宋領軍長史缺文十三卷晉政論十三卷晉記閑二卷宋後軍參軍徐勉撰新舊傳四卷〇釋俗語八卷劉霽撰釋訓五卷後周大將軍盧辯撰備遺記三卷〇纂要一卷晉安道撰亦方類六卷〇俗說三卷沈約撰梁五卷雜說二卷沈約撰袖中記二卷沈約撰袖中略集一卷沈約撰珠叢一卷沈約撰採璧三卷梁中書舍人物始十卷虞喜撰官覽二十二卷〇玉府集八卷〇鴻寶十卷〇顯用九卷〇壞典三十卷盧辯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著作郎杜臺卿撰典言四卷後魏人李業興撰典言四卷後齊中書郎荀士遜等撰補文六卷〇四時錄十二卷〇正訓二十卷〇內訓二十卷〇雜略十三卷〇清神三卷〇前言八卷〇會林五卷〇對林十卷〇道言六卷北齊劉晝撰道術志三卷〇述伎藝一卷〇諸書要略一卷魏李深撰文府五卷梁有文章義府三十卷語對十卷梁劉孝孫撰語麗十卷朱澹遠撰對要三卷〇雜語三卷〇衆書事對三卷〇廊廟五格二卷王彬撰名數八卷〇新言四卷晉束皙撰立善說五卷〇君臣相起發事三卷〇物重名五卷〇真注要錄一卷〇天地體二卷〇雜事鈔二十四卷〇雜書鈔四十四卷〇子抄三十卷梁臨令庾仲容撰子鈔二十卷梁有子鈔十五卷沈約撰亡論集八十六卷殷仲堪撰梁九十六卷梁又有雜論十三卷亡皇覽一百二十卷魏卜等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五十八卷雜論十三卷亡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徐爰合皇覽目四卷又有皇覽抄二十卷梁特進庾肩吾撰帝王集要三十卷梁安令徐勉撰類苑一百二十卷梁任孝恭刑獄參軍劉孝標撰梁七錄八十二卷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敕安令徐勉等撰要錄六十卷〇壽光書苑二百卷梁尚書左丞劉杳撰科錄七十卷元嘉中撰書圖泉海二十卷陳張式撰聖壽堂御覽三百六十卷〇長洲玉鏡二百三十八卷〇書鈔一百七十四卷〇釋氏譜十五卷〇內典博要三十卷〇婦住子二十卷梁有寶肅撰亡因果記十卷〇歷代三寶記三卷費長房撰真言要集十卷〇義記二十卷梁有子夏撰感應傳八卷晉尚書郎王延秀撰衆僧傳二十卷梁子高僧傳六卷處士虞孝敬撰皇帝菩薩清淨大捨記三卷晉吳郡野人撰亡寶臺四法藏目錄一百卷大業中撰玄門寶海一百二十卷大業中撰

右九十七部合二千七百二十卷

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爲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

氾勝之書二卷漢議郎氾勝之撰四人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禁苑實錄一卷〇齊民要術十卷賈思勰撰春秋繁世六常擬議五卷楊瑾撰梁有陳朱公養魚法卜式養羊法養豬法月政書敘錄雜法各一卷亡

右五部一十九卷

農者所以播五穀蕃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敘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周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植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是也鄭者爲之則棄君臣之義倘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燕丹子一卷丹燕王喜太子梁有青史子一卷又宋玉子一卷錄一卷楚大夫宋玉撰梁英論一卷郭頒撰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啓撰亡雜語五卷〇郭子三卷東晉中郎郭澄之撰雜對語三卷〇要用語對四卷〇文對三卷〇瑣語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笑林三卷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笑苑四卷〇解頤二卷殷世說八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十卷梁有劉孝標注梁有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安右長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亡小說五卷〇還說一卷梁南臺治書伏曼容撰辯林二十卷梁有魏文帝撰辯林二卷席希秀撰瑣林七卷殷鬥學士顏撰古今藝術二十卷〇雜書鈔十三卷〇座右方八卷庾元威撰座右法一卷〇魯史欹器圖一卷後魏丞相士曹行參軍信都芳撰水飾一卷

右二十五部合一百五十五卷

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傳載與人之誦詩矣詢于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諫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遏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棄不舉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職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司馬兵法三卷（齊司馬穰苴撰）孫子兵法二卷（吳有孫武撰，武帝法梁三卷）孫子兵法一卷（魏武帝注）孫武兵經二卷（魏太尉賈詡等撰）孫子約解孫子兵法二卷（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吳處士沈友撰）又孫子八變陣圖一卷（亡）吳起兵法一卷（賈詡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續孫子兵法二卷（魏武帝撰）孫子兵法雜占四卷（梁有諸葛亮兵法五卷又慕容氏兵法一卷亡）皇帝兵法一卷（宋武帝所傳仲人書梁有雜兵法二卷亡）太公六韜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太公陰謀一卷（梁六卷又有太公陰謀三卷）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太公金匱二卷）○太公兵法二卷（梁三卷）太公兵法六卷（梁有太公韜兵書六卷）太公伏符陰陽謀一卷（○黃帝兵法孤虛雜記一卷）○太公三宮兵法一卷（梁有太一三宮兵法立成圖二卷）太公書鈐忌立成集二卷（○太公枕中記一卷）○周書陰符九卷（○周呂書一卷）○黃石公內記敵法一卷（○黃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又有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略注三卷）黃石公三奇法一卷（梁有兵書一卷張良經項三略住住）黃石公五壘圖一卷（○黃石公陰謀行軍祕法一卷梁有黃石公大將軍陣經二卷）大將軍兵法一卷（○黃石公兵書三卷）○兵書接要十卷（魏武帝撰梁有兵書接要別本五卷又有兵書要論七卷亡）兵法接要三卷（魏武帝撰）三宮用兵法一卷（○兵書略要九卷魏武帝撰梁有兵要二卷）魏武帝兵法一卷（梁有魏武帝撰四卷軍令八卷騎馬兵法一卷）諸州兵書一卷（諸州兵林六卷唐王都相孔衍撰）兵林一卷（○玄女戰經一卷○武林一卷王略撰）黃帝問玄女兵法四卷（梁三卷戰鬪一卷）○梁主兵法一卷（○梁武帝兵書鈔一卷）○梁武帝兵書要鈔一卷（○五韜十卷梁元帝撰）金韜十卷（○金鏡十九卷）○兵書要略五卷（後周齊王宇文憲撰）兵書七卷（○兵書要術四卷伍景志撰）兵記八卷（司馬彪撰一本二十卷）兵書要序十卷（趙氏撰）兵法五卷（○雜兵書十卷梁有雜兵書八卷三宋兵法大將軍一卷）○雜兵圖二卷（○兵略五卷○軍勝見十卷許昉撰）戎決十三卷（許昉撰）陣圖一卷（○陰策二十二卷）大都督對陣圖一卷（○陰策林一卷）○承神兵書二十卷（○戰略二十六卷金城趙煚撰）陰策林一卷（○真人水鏡十卷）○戰略二十六卷（金城趙煚撰）金海三十卷（趙吉撰）兵書二十五卷（○雜撰陰陽兵書五卷莫抄撰）黃帝兵法雜要決一卷（○黃帝軍出大師年命立成一卷○黃帝覆姓符二卷許昉撰梁有許昉兵法一卷）黃帝太一兵歷一卷（○黃帝雷尤風后行軍祕術二卷梁有黃帝雷尤兵法一卷亡）老子兵書一卷（○吳有道占出軍決勝負事一卷梁二卷又黃帝出軍雜用決十二卷風后占下決勝戰二卷太史令金鏡）對敵權變一卷（吳氏撰）對敵占風一卷（梁有黃帝夏氏占氣六卷兵法風氣等占三卷亡）對敵權變逆順一卷（○兵法權儀一卷）○六甲孤虛雜決一卷（梁有孫子歸周六甲孤虛兵法一卷）○孤虛法十卷（梁有兵法道甲孤虛斗中城法九卷）兵書雜占十卷（梁有兵法日月風雲氣虛占三卷）虛占三卷（唐氏征伐軍候八卷）兵書雜歷八卷（○太一兵書一十一卷梁十卷）兵法內術二卷（○兵法要決九卷魏一軍國要略一卷）○兵法要錄二卷（○用兵攝要二卷）○用兵要術一卷（○用兵祕法雲氣占一卷）○五家兵法一卷（○兵法三家軍占祕要一卷梁有氣經上部占一卷）○天大將軍占一卷（○鬼谷先生占氣一卷）○五行候氣占災一卷（○乾坤氣法一卷）○雜匈奴占一卷（王朔撰）對敵占一卷（○雜占八卷梁有推元嘉十二年日時兵法二卷逆推元嘉五十年太歲計用兵法一卷）兵殺歷一卷（○馬槊譜一卷梁二卷梁有騎馬都格一卷騎馬射譜一卷亡）基勢四卷（梁有術藝略序五卷孫暢之撰圖基錄七卷湘東太守徐湛撰續高基圖二卷圖基九品序錄五卷范汪等撰圖基對二十九卷晉趙王倫會人周勰等撰基品敘略三卷建元永明基品二卷宋員外殿中將軍褚思莊撰天監基品一卷梁尚書僕射柳惲撰亡）雜博戲五卷（○投壺經一卷○梁東宮撰）太一博法一卷（○雙博法一卷○皇博法一卷梁有大小博法一卷投壺經四卷投壺變一卷晉左光祿大夫虞潭撰投壺道一卷）紹沖撰梁壞象經一卷（周武帝撰）博塞經一卷（邵撰）基勢十卷（沈敏撰）基勢十卷（二卷成）基勢十卷（王子冲撰）基勢八卷（○基圖勢十卷）○基九品序錄一卷（范汪等注基後九品序一卷）黃初圖基品一卷（梁武帝撰）基品序一卷（臨孫撰）基法一卷（梁武帝撰）基譜一卷（徐廣撰）二儀十博經一卷（○象經一卷王褒象經三卷王裕象經一卷注）何妥象經發題義一卷。

右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

兵者所以禁暴靜亂者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周官大司馬掌九法九伐以正邦國是也然皆動之以仁行之以義故能除暴靜亂以濟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運欲爭伐尋常不撫其人殷變詐而滅仁義至乃百姓離叛以致於亂

周髀一卷（趙爽注）周髀一卷（甄鸞重述）周髀圖一卷○靈憲一卷（張衡撰）渾天象注一卷（吳散騎常侍王蕃撰）渾天義二卷○渾天圖一卷○渾天圖一卷○渾天圖記一卷（梁有氏渾天圖一卷）○渾天圖記一卷（斬天論一卷姚信撰）安天論六卷（虞喜撰）天論二卷（晉侍中陸績撰）天論一卷（晉原天論一卷）神光內抄一卷。定天論三卷○天儀說要一卷（陶弘景撰）玄圖一卷○石氏星經經讚一卷○星經二卷○甘氏四七法一卷○巫咸五星

占一卷。○天儀說要一卷。陳弘景撰。錄載渾象以須其事一卷。內有圖。天文集占十卷。晉史令陳卓定。天文要集四十卷。晉太史令韓楊撰。天文要集四卷。○天文要集三卷。○天文集占十卷。梁百氏天文占各八卷。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亡。天文占六卷。李通撰。天文占一卷。○天文占氣書一卷。○天文集要鈔二卷。○天文書二卷。梁有雜天文書二十五卷。雜天文橫占一卷。○天文橫圖一卷。高文洪撰。天文集占圖十一卷。梁有天文五行圖十二卷。天文錄三十卷。梁李朝清祖暹撰。天文志十二卷。吳豐撰。梁有天文雜占十六卷。亡。天文志雜占一卷。吳豐撰。梁有天文雜占十五卷。亡。天文十二卷。史崇注。天文十二次圖一卷。梁有天宮簡野圖一卷。亡。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婆羅門法仙人所說。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婆羅門天文一卷。○陳卓四方宿占一卷。梁四卷。黃帝五星占一卷。○五星占一卷。梁有五星集占六卷。五星占一卷。陳卓撰。丁巡五星占一卷。梁有五星集占十卷。日月五星集占十卷。五星犯列宿占六卷。○雜星書一卷。○星占二十八卷。隋信化等撰。星占一卷。梁有石氏星經七卷。陳卓記。又石氏星官十九卷。又星經七卷。郭歷撰。亡。天官星占十卷。陳卓撰。梁天官星占二十卷。吳撰。星占八卷。梁又有星官瑣贊十三卷。又有星書三十四卷。雜家星占六卷。論星一卷。亡。著明集十卷。○雜星圖五卷。○天文外官占八卷。○雜星占七卷。○雜星占十卷。○緯中星占一卷。梁有星一卷。星圖緯中占一卷。○解天命星宿要決一卷。○摩登伽經說星圖一卷。○星圖二卷。梁有星書。雜星占一卷。○妖星流星形名占一卷。○太白占一卷。○流星占一卷。○石氏星占一卷。吳撰。候雲氣一卷。○星官次占一卷。○彗孛占一卷。○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圖一卷。○荊州占二十卷。宋孟康撰。梁二十二卷。吳氏占風一卷。○日月暈三卷。梁日月暈圖二卷。孝經內記二卷。○京氏辨五星災異傳一卷。○京氏日占圖三卷。○夏氏日旁氣一卷。許氏撰。梁二卷。日食雜候占一卷。○孟氏日旁氣圖一卷。○日旁雲氣圖五卷。○天文占雲氣圖一卷。梁有雜望氣經八卷。候氣占一卷。天文候氣圖二卷。梁有雜望氣十二卷。雜望氣圖一卷。天文候氣日月變一卷。○候氣占二卷。梁有洪範五行星歷四卷。黃道星占一卷。梁有星占二卷。月行黃道圖一卷。梁有日月交會圖。鄧玄注一卷。又日月本次位圖一卷。月暈占一卷。○日月食暈占四卷。○日食占一卷。○日月蝕圖一卷。○日暈虹暈雲氣圖占一卷。梁有雜災變大要八宿十二次一卷。○二十八宿分野圖一卷。○五緯合離一卷。○五星合離說一卷。○垂象志一百四十八卷。○太史注記六卷。○璽臺秘苑一百一十五卷。

太史令庾季才撰。

右九十七部，合六百七十五卷。

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書稱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修，譴見于天，日爲之蝕；后德不修，譴見于天，月爲之蝕。其餘孛彗飛流，見伏陵犯，各有其應。周官：馮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是也。小人爲之，則指凶爲吉，謂惡爲善，是以數術錯亂而難明。

四分曆三卷。梁四分曆三卷。撰修曆人李梵撰。梁又有三統曆法三卷。劉歆撰。亡。趙爽居四分曆一卷。○魏甲子元三統曆一卷。○姜氏三紀曆一卷。○曆序一卷。姜氏撰。乾象曆三卷。吳太子太傅闞澤撰。梁有乾象曆五卷。闞澤撰。又有闞澤注五卷。又乾象五星幻術一卷。亡。曆術一卷。吳太史令景初曆三卷。晉楊偉撰。梁有景初曆術二卷。景初曆法三卷。又一本五卷。並楊偉撰。并景初曆略要二卷。亡。景初壬辰元曆一卷。楊仲正撰。正曆四卷。晉太常劉智撰。河西甲寅元曆一卷。涼太史趙厥撰。甲寅元曆序一卷。趙厥撰。宋元嘉曆二卷。何承天撰。梁又有元嘉曆統二卷。元嘉中論曆事六卷。元嘉曆疏一卷。元嘉二十六年度日景數一卷。亡。曆術一卷。何承天撰。又有論頻月合朔法五卷。雜曆七卷。曆術一卷。祖沖之撰。有驗日食法三卷。何承天撰。又有論頻月合朔法五卷。雜曆七卷。曆術一卷。祖沖之撰。神龍壬子元曆一卷。後魏穆軍熙撰。魏後元年甲子曆一卷。○壬子元曆一卷。後魏校書郎李業興撰。甲寅元曆序一卷。趙爽撰。魏武定曆一卷。○齊甲子元曆一卷。宋氏撰。宋景業曆一卷。景業後齊散騎常侍周天和年曆一卷。甄鸞撰。甲子元曆一卷。李業興撰。周大象年曆一卷。王琛撰。曆術一卷。王琛撰。壬辰元曆一卷。○甲午紀曆術一卷。○新造曆法一卷。○開皇甲子元曆一卷。○曆術一卷。蕃州刺史張賓撰。七曜本起三卷。後魏穆弘撰。七曜小甲子元曆一卷。○七曜曆術一卷。梁七曜曆法四卷。七曜要術一卷。○七曜曆法一卷。○推七曜曆一卷。○五星曆術一卷。○天圖曆術一卷。○陳永定七曜曆四卷。○陳天嘉七曜曆七卷。○陳天康二年七曜曆一卷。○陳光大元年七曜曆二卷。○陳光大二年七曜曆一卷。○陳太建年七曜曆十三卷。○陳至德年七曜曆二卷。○陳禎明年七曜曆二卷。○開皇七曜年曆一卷。○仁壽二年七曜曆一卷。○七曜曆經四卷。張賓撰。春秋去交分曆一卷。○曆日義說一卷。○律曆注解一卷。○龍曆草一卷。○推漢書律曆志術一卷。○推曆法一卷。楊偉撰。曆疑質難

序二卷。○興和曆疏二卷。○七曜曆數算經一卷。趙歐撰。算元嘉曆術一卷。○七曜曆疏一卷。李業興撰。七曜義疏一卷。李業興撰。七曜術算二卷。張賓撰。梁七曜曆疏五卷。太史令張胄陰陽曆術一卷。趙歐撰。梁有測氣長曆二卷。皇甫謐撰。曆書句二卷。月令七十二候一卷。三五曆說圖一卷。亡。雜注一卷。○曆注一卷。○曆記二卷。○雜曆術一卷。梁三統法一卷。太史注記六卷。○太史記注六卷。○見行曆一卷。○八家曆一卷。○漏刻經一卷。何承天撰。梁有後魏特進太史令晁崇漏刻經一卷。梁中書舍人朱史撰。漏刻經一卷。承天撰。佚。梁有天監五漏刻經一卷。歐太史令雖撰。漏刻法十一卷。皇甫洪基撰。漏經年修漏刻事一卷。亡。○九章術義序一卷。○九章算術十卷。劉徽撰。九章算術二卷。徐岳撰。梁有九章算術述一卷。亡。○九章算術一卷。李淳風等撰。九九算術二卷。楊輝撰。○九章算經二十九卷。徐岳撰。梁有九章算經二卷。徐岳注。九章六曹算經一卷。○九章重差圖一卷。劉徽撰。九章推圖經法一卷。劉徽撰。綴術六卷。○孫子算經二卷。○趙歐算經一卷。○夏侯陽算經二卷。○張丘建算經二卷。○五經算術錄遺一卷。○五經算術一卷。○算經異義一卷。劉炫撰。張去斤算疏一卷。○算法一卷。○黃鐘算法三十八卷。○算律呂法一卷。○衆家算陰陽法一卷。○婆羅門算法三卷。○婆羅門陰陽算曆一卷。○婆羅門算經三卷。

右一百部二百六十三卷。

曆數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以定時日，以處百事，以辨三統，以知既會，百度終始。聖理盡性而至於命者也。易曰：先王以治曆明時，書敘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又曰：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其在周官，則亦太史之職，小人篤之，則壞大爲小，創遠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

黃帝飛鳥曆一卷。梁有黃帝四神曆一卷。吳范撰。黃帝地曆一卷。○黃帝斗曆一卷。○黃石公北斗三奇法一卷。○風角集要占十二卷。○風角要占三卷。梁八卷。原亡。所佚。風角占三卷。梁有侯公領中撰。風角鈐占四卷。亡。風角總占要決十一卷。梁有風角鈐錄一卷。風角雜占要決十二卷。亡。風角雜占四卷。梁有風角雜占十卷。亡。風角要集十卷。○風角要集六卷。梁十一卷。風角要集十三卷。亡。風角雜兵候四卷。梁有風角雜兵候十三卷。亡。風角雙歷占二卷。呂氏撰。風角要候一卷。章仇太兵法風角式一卷。○戰鬪風角爲情三卷。梁有風角五音六情經十三卷。亡。風角爲情一卷。吳氏撰。風角爲情二卷。梁同。陰陽風角相動法一卷。梁有風角遁風卒起占五卷。亡。風角地震一卷。風角雜集八卷。風圖集五音相動法二卷。○五音相動法一卷。梁有風角五音占一卷。亡。風角五音占一卷。五音相動法二卷。○五音相動法一卷。梁有風角五音占一卷。亡。風角五音圖二卷。○風角雜占五音圖五卷。吳氏撰。梁十三卷。原房撰。亡。黃帝九宮經一卷。○九宮經三卷。鄭玄注。梁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亡。九宮行棊經三卷。○九宮行棊經三卷。鄭玄注。九宮行棊雜法一卷。○九宮行棊法一卷。房氏撰。九州行棊立成法一卷。王琛撰。九宮行棊雜法一卷。○九宮行棊法一卷。○行棊新術一卷。○九宮推法一卷。○三元九宮立成二卷。○九宮要集一卷。亡。虞撰。九宮經解二卷。李氏注。九宮圖一卷。○九宮變圖一卷。○九宮入卦式雜圖一卷。○九宮雜書十卷。梁有太一九宮雜占十二卷。亡。射候二卷。○太一飛爲曆一卷。王琛撰。太一飛爲曆一卷。○太一飛爲曆二卷。○太一十精飛爲曆一卷。○太一飛爲立成一卷。○太一飛爲雜決捕盜賊法一卷。○太一三合五元要決一卷。梁有黃帝太一雜書十六卷。黃帝太一雜用十四卷。太一雜要七卷。雜太一經八卷。亡。太一龍首式經一卷。皇甫氏注。梁三卷。又太一經有式經三十三卷。亡。太一雜占十卷。梁二卷。宋撰。太一式雜占十卷。梁二卷。亡。太一九宮雜占十卷。○黃帝飛鳥曆一卷。○黃帝集置三卷。○黃帝鋒圖一卷。○黃帝龍首經二卷。○黃帝式經三十六用一卷。皇甫氏撰。黃帝式用當陽經二卷。○黃帝奄心圖一卷。○玄女式經要法一卷。○黃帝陰陽遁甲六卷。○遁甲決一卷。吳相伍子胥撰。遁甲文一卷。伍子胥撰。遁甲經要鈔一卷。○遁甲萬一決二卷。○遁甲九元九局立成法一卷。○遁甲肘後立成囊中秘一卷。葛洪撰。遁甲囊中經一卷。○遁甲囊中經疏一卷。○遁甲立成六卷。○遁甲敘三元五曆立成一卷。郭璞撰。遁甲立成一卷。○遁甲立成法一卷。晉孝恭撰。遁甲穴隱秘處經一卷。○黃帝九元遁甲一卷。王琛撰。黃帝出軍遁甲式法一卷。○遁甲法一卷。○遁甲術一卷。○陽遁甲用局法一卷。晉孝恭撰。雜遁甲鈔四卷。○三元遁甲上圖一卷。○三元遁甲圖三卷。○遁甲九宮入門圖一卷。○遁甲開山圖三卷。梁。吳撰。遁甲返覆圖一卷。葛洪撰。遁甲年錄一卷。○遁甲支手決一卷。○遁甲肘後立成一卷。○遁甲行日時一卷。○遁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撰。遁甲孤虛注

一卷〇東方朔歲占一卷〇斗中孤虛圖一卷〇孤虛占一卷〇遯甲九宮孝白森書一卷〇戰鬬博戲等法一卷〇玉女反閉局法三卷〇逆刺一卷京房撰逆刺占一卷〇逆刺總決一卷〇壬子決一卷〇鳥情占一卷王朔撰鳥情逆占一卷〇鳥情書二卷〇鳥情雜占禽獸語一卷〇占鳥情二卷〇六情決一卷王朔撰六情鳥音內祕一卷伸氏撰孝經元辰決二卷〇孝經元辰二卷〇元辰本屬經一卷〇推元辰厄會一卷〇元辰事一卷〇元辰救生削死法一卷〇推元辰要祕次序一卷〇元辰章用二卷〇雜推元辰要祕立成六卷〇元辰立成譜一卷〇方正百對一卷京房撰晉災祥一卷京房撰災祥集七十六卷〇地形志八十七卷虞季才撰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三卷〇周易占事十二卷漢魏郡太守京房撰才撰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三卷〇周易占事十二卷漢魏郡太守京房撰遯甲二卷梁有遯甲經十卷遯甲正經五卷太一遯甲一卷亡遯甲要用四卷葛洪撰遯甲祕要一卷葛洪撰遯甲要一卷葛洪撰遯甲三十三卷後魏信都芳撰三元遯甲六卷許昉撰員外散騎常侍劉凱撰三元遯甲二卷梁太一遯甲一卷亡三元九宮遯甲二卷梁有遯甲三元三卷亡三正遯甲一卷杜仲遯甲三十五卷〇遯甲時下決三十三卷〇陰陽遯甲十四卷〇遯甲正經三卷梁五卷遯甲經十卷〇遯甲開山圖一卷梁遯甲開山圖一卷遯甲九星曆一卷〇遯甲三奇三卷〇遯甲推時要一卷〇遯甲三元九甲立成一卷〇雜遯甲五卷梁九卷遯甲經外篇一百卷六甲遯圖并遯甲圖二卷亡陽遯甲九卷薛貽海撰陰遯甲九卷〇武王須臾二卷〇六壬式經雜占九卷梁有六壬式經三卷亡六壬釋兆六卷〇破字要決一卷〇桓安吳式經一卷梁有雜式占五卷式經雜要決式立成各九卷式王曆伍子胥式經章句起射覆式經相氾鑑玉管光明符十二卷錄一卷梁武帝撰龜經一卷晉掌卜大夫史猷撰有史猷龜經十卷梁龜決一卷式各二卷亡葛洪撰管郭近要決龜音色九宮著龜序各一卷龜卜要決龜圖五行九數各四卷又龜數經三十卷周子暢撰亡史蘇沉思經一卷〇龜卜五兆動搖決一卷〇周易占十二卷京房撰梁周易妖占十三卷京房撰周易守林三卷京房撰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七錄有周易飛候九卷京房撰梁有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亡周易飛候六卷京房撰周易四時候四卷京房撰周易錯卦七卷京房撰周易混沌四卷京房撰周易委化四卷京房撰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京房撰周易占一卷張治撰周易雜占十三卷〇周易雜占十一卷〇周易雜占九卷衛賓撰梁有周易雜占八卷武靖撰亡易林十六卷梁錄又有本三十二卷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易林二卷費直撰梁五卷易內神筮二卷費直撰梁有周易筮占撰亡易新林一卷後漢方士許峻等撰梁十卷易災條二卷許峻撰易決一卷許峻撰梁有易雜占七卷許峻撰又易要決三卷亡周易通靈決二卷魏少府丞周易通靈要決一卷管輅撰周易集林律曆一卷虞翻撰梁有周易筮占十四卷晉徵士徐苗撰亡周易新林四卷郭璞撰梁有周易雜占十卷亡周易新林九卷郭璞撰梁有周易易洞林三卷郭璞撰周易新林一卷〇周易新林二卷〇易林三卷晉洪度撰周易林十卷梁周易林三十卷錄一卷易讖林二卷〇易立成林二卷郭氏撰易立成四卷〇易玄成一卷〇周易立成占三卷顏氏撰神農重卦經二卷〇文王幡音一卷〇易三備三卷〇易三備一卷〇易占三卷〇易射覆二卷〇易射覆一卷〇周易孔子通覆決三卷顏氏撰易林要決一卷〇易要決二卷梁有周易曆周易初學筮要法各一卷周易髓腦二卷〇易腦經一卷鄭氏撰周易玄品二卷〇易律曆一卷虞翻易曆七卷〇易曆決疑二卷〇周易卦林一卷〇洞林三卷梁元帝撰連山三十卷梁元帝撰雜筮占四卷〇五兆算經一卷〇十二雲英卜經一卷梁有晉公明算占書一卷亡京君明推倫筮書一卷〇天皇大神氣君注曆一卷〇太史公萬歲曆一卷〇千歲曆祠一卷任氏撰萬歲曆祠二卷〇萬年曆二十八宿人神一卷〇六甲周天曆一卷梁有化撰六十甲子曆八卷〇曆祀一卷〇田家曆十二卷〇三合紀錢穀一卷〇師曠書三卷〇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三卷〇東方朔占二卷〇東方朔書二卷〇東方朔書鈔二卷〇東方朔曆一卷〇東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惡一卷梁有擇日書十卷太歲所在占善惡書一卷亡雜忌曆二卷魏光祿勳高堂隆撰百忌大曆要鈔一卷〇百忌曆術一卷〇百忌通曆法一卷梁有雜百忌五卷亡曆忌新書十二卷〇太史百忌曆圖一卷梁有太史百忌雜殺曆九卷梁有雜忌一卷亡後漢中郎蔣朔撰後漢災異十五卷晉災異簿二卷宋災異簿四卷雜凶妖一卷破書玄武書契各一卷亡二儀曆頭堪餘一卷〇堪餘曆二卷〇注曆堪餘一卷〇地節堪餘二卷〇堪餘曆注一卷〇堪餘四卷〇大小堪餘曆術一卷梁大小堪四序堪餘二卷殷紹撰梁堪餘天敕有餘三卷會堪餘一卷〇雜要堪餘一卷〇元辰五曜算一卷〇孝經元辰四卷梁有五行元辰厄會十三卷孝經元辰會九卷孝經元辰決一卷亡元辰曆一卷〇雜元辰祿命二卷〇漩河祿命三卷梁有五行祿命厄會十卷亡乾坤氣法一卷許辯易通統封驗玄圖一卷〇易通統圖二卷〇易新圖序一卷〇易通統圖一卷〇易八卦命錄斗內圖一卷郭璞撰易斗圖

一卷郭璞撰易八卦斗內圖二卷○八卦斗內圖二卷梁有周易八卦五行圖周易斗中八卦推遁年圖各一卷亡周易分野星圖一卷○雜百事略一卷○五姓歲月禁忌一卷○雜百事要一卷○嫁娶經四卷○陰陽婚嫁書四卷○雜陰陽婚嫁書三卷○婚嫁書二卷○婚嫁黃籍科一卷○六合婚嫁曆一卷梁六合婚嫁書及圖各一卷嫁娶迎書四卷○雜婚嫁書六卷○嫁娶陰陽圖二卷○陰陽嫁娶圖二卷○雜嫁娶房內圖術四卷○九天嫁娶圖一卷○六甲胎產書一卷○產乳書二卷○產經一卷○推產婦何時產法一卷王琛撰推產法一卷○雜產書六卷○生產符像一卷○產圖二卷○雜產圖四卷○拜官書三卷○臨官冠帶書一卷○仙人務子傳神遊黃帝登壇經一卷○壇經一卷四部登壇經三卷○五姓登壇圖一卷○登壇文一卷梁有二公地基一卷推地基立成五卷八神圖二卷十二屬神圖一卷亡沐浴書一卷梁有載衣書占夢書三卷梁房占夢書一卷撰元暢伽仙人占夢書一卷○占夢書一卷周宣漸撰占夢書十七卷并目錄夢書十卷○解夢書二卷○海中仙人占吉凶書一卷梁有師曠體觀及雜吉凶書三卷○海中仙人占吉凶要略二卷○雜占夢書一卷梁有占五卷東方朔占七卷黃帝太一雜占十卷和鸞鳥鳴書王孫解鳥語經梁書耳鳴書目錄書各一卷董仲舒請禱圖三卷亡龜經十四卷梁文帝撰梁又有相龜書一卷六甲龜書二卷又有太玄龜經伯獸七變經墨子枕中五行要記淮南萬畢經淮南變化術陶朱變化術各一卷三五步剛三十卷五行變化墨子五卷淮南中經四卷六甲隨形圖五卷太史公龜王炒龜二卷亡瑞應圖二卷○瑞圖讚二卷梁有孫柔之瑞應圖記孫氏瑞應圖贊各三卷亡祥瑞圖十一卷○祥瑞圖八卷撰侯夏芝英圖一卷○祥異圖十一卷○災異圖一卷○地動圖一卷○張掖郡玄石圖一卷高堂隆撰張掖郡玄石圖一卷孟康撰梁有晉玄石圖一卷亡天鏡二卷○乾坤鏡二卷梁天鏡地鏡日月鏡四規鏡經各一卷地鏡圖六卷亡望氣書七卷○雲氣占一卷梁望氣相山川寶藏秘記一卷仙寶劍經二卷亡地形志八十卷庾季才撰宅吉凶論三卷○相宅圖八卷○五姓墓圖一卷梁有冢書黃帝葬山圖各四卷五音相墓書五卷五音圖墓書九十一卷五姓圖山龍及科墓葬不傳各一卷雜相墓書四十五卷亡相書四十六卷○相經要錄二卷蕭吉撰相經三十卷雜相書一卷雜相書九卷相書圖七卷亡相手板經六卷梁相手版圖梁氏相板印法指略鈔錄一卷亡大衍海四卷○白澤圖一卷○相馬經一卷梁有伯樂相馬經周穆王八馬圖齊侯大夫寧戚相牛經王良相牛經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牛經浮丘公相鵠書相鵠經相鵝經相鴨經相貝經相龜相龜記猪物雷率術各二卷劉涓泉圖記三卷亡

右二百七十二部合一千二十二卷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氣者也在天爲五星在人爲五藏在目爲五色在耳爲五音在口爲五味在鼻爲五臭在上則出氣施變在下則養人不倦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是以聖人推其終始以通神明之變爲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觀於來物觀形法以辨其貴賤周官則分在保章瞽相卜師筮人占夢眡祲而太史之職實司總之小數者魏得其十犹便以細事相亂以戚於世

黃帝素問九卷梁八卷黃帝甲乙經十卷音一卷梁黃帝八十一難二卷梁有黃帝帝素難經一卷呂博望注亡黃帝鍼經九卷梁有黃帝鍼灸經十二卷徐悅龍衛素鍼并孔穴蝦蟆圖三卷雜鍼經四卷程天祚鍼經六卷灸經五卷曹氏灸方七卷梁承祖徐叔嚮鍼灸要鈔一卷○五藏鍼經一卷○赤烏神鍼經一卷○歧伯經十卷○脈經十卷王叔和撰脈經二卷梁脈經十四卷又脈生死要訣二卷又脈經六卷黃公興撰脈經六卷梁承祖撰脈經十卷嚴普思撰亡黃帝流注脈經一卷梁有明堂流注六卷亡明堂孔穴一卷亡明堂孔穴圖三卷梁有偃側圖八卷神鍼灸穴一卷亡又偃側圖二卷神農本草八卷梁有神農本草五卷神農本草屬物二卷神農明堂圖一卷梁陶隱居本草七卷華佗弟子吳普本草六卷陶隱居本草十卷陶隱居本草九卷梁承祖本草六卷王季璜本草經三卷李譜之本草經誌道術本草經鈔各一卷宋大將軍參軍徐叔嚮本草病源合藥要鈔五卷徐叔嚮等四家雜病本草要鈔十卷王末鈔小兒用藥本草二卷甘濬之雜疽耳眼本草要鈔九卷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七卷趙贊本草經一卷本草經輕行本草經利用各一卷神農本草四卷雷公集注甄氏本草三卷○桐君藥錄三卷梁有雷公藥對桐君採藥錄一卷亡李譜之藥錄六卷梁陰四十二卷雷公藥對各二卷藥目三卷神農採藥經二卷藥忌一卷太清草木集要二卷陶隱居撰張仲景方十五卷仲景後漢人梁有華佗方十卷吳晉撰佗後漢人梁有華張仲景方二十五卷亡華佗方十卷吳晉撰佗後漢人梁有華佗內事五卷又眩寐方六卷亡集略雜方十卷○雜藥方一卷梁有雜藥方四十六卷雜藥方十卷○寒食散論二卷梁有寒食散湯方二十卷寒食散方一卷寒食散方二卷甄立言撰梁有徐叔嚮解寒食散方六卷雜解散論二卷解寒食散論二卷梁有徐叔嚮解寒食解雜論七卷亡解惑論解惑論各十三卷徐叔嚮解散消息節度八卷范氏解散方七卷解禳惑錢解散方一卷亡湯丸方十卷○雜丸方十卷梁有百病湯方十卷雜湯丸散酒煎膏湯婦人少小方九卷華中散雜湯丸散酒方一卷療下湯丸散方十卷石論一卷○雷方論七卷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療傷寒身驗方徐方伯辨傷寒各一卷傷寒總要二卷支法存申蔚方五卷工叔和論病六卷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徐叔嚮談道述徐悅體療雜病疾源三卷甘始之瘟部雷離病疾源三卷府鍼要三卷亡肘後方六卷葛洪撰梁二卷陶弘景補闕肘後百

一方九卷。姚大夫集驗方十二卷。○范陽東方一百五卷。錄一卷。范汪撰。梁一百七十六卷。梁又有阮河南藥方十六卷。阮文叔撰。僧深藥方三十卷。孔中郎雜藥方二十九卷。宋建平王北齊一百二十卷。羊欣撰。褚澄雜藥方二十卷。吳郡太守。褚澄撰。蔡承祖藥方四十卷。見三卷。梁有陽驷藥方二十八卷。夏侯氏藥方七卷。王季瑜藥方一卷。徐叔徽雜療方二十二卷。徐叔徽雜病方六卷。李鄴之藥方一卷。徐文伯藥方二卷。亡。胡洽百病方二卷。梁有治卒病方一卷。徐熙撰。遺東陽徐叔徽雜藥方一卷。徐文伯藥方一卷。無錫令。徐熙撰。遺東陽徐叔徽雜藥方三卷。都尉臣虞上廄令。俞氏療小兒方四卷。梁有范氏療婦人藥方十一卷。荊州要方一卷。殷仲堪撰。范氏療小兒藥方二十卷。梁有小兒雜方二十卷。范氏療小兒藥方十七卷。亡。徐嗣伯藥方三卷。梁有徐叔徽雜病方八卷。徐文伯雜方二卷。徐叔徽療腳雜方八卷。徐文伯雜方二卷。甘濛之療癰疽方一卷。甘濛之療瘡創金刃方一卷。甘濛之療產乳方一卷。甘濛之療婦人雜病方一卷。甘濛之療小兒雜病方一卷。甘濛之療目方一卷。甘濛之療耳眼方一卷。甘濛之療諸疰方一卷。甘濛之療雜病方一卷。甘濛之雜藥方一卷。甘濛之雜藥方一卷。甘濛之雜藥

馬經孔大圖一卷○雜療馬經一卷○治馬牛駝雜畜經三卷目一卷。一香方一卷。宋明帝撰佛撰龍樹菩薩和香法二卷○食經三卷。崔浩撰。會稽郡造海味法一卷○論服餌一卷○海南王食經并目百六十五卷。大業中撰。膳羞養療二十卷○金匱錄二十三卷。目一卷。京房撰。京氏易先生撰。玉衡隱書七十卷。目一卷。周弘撰。太清諸丹集要四卷。陶弘景居撰。雜神丹方九卷○合丹大師口訣一卷○合丹節度四卷。陶弘景居撰。合丹要略序一卷。張文仲撰。仙人金銀經并長生方一卷○狐剛子萬金決二卷。葛仙公撰。雜仙方一卷○神仙服食經十卷○神仙服食神祕方二卷○神仙服食藥方十卷。抱朴子撰。神仙餌金丹沙祕方一卷○衛叔卿服食雜方一卷○金丹藥方四卷○雜神仙丹經十卷○雜神仙黃白法十二卷○神仙雜方十五卷○神仙服食雜方十卷○神仙服食方五卷○服食諸雜方二卷○服餌方三卷。陶弘景居撰。真人九丹經一卷○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一卷○練寶法二十五卷。目三卷。本四十卷。太清裴玄文七卷。抄陰陽子說黃金祕法一卷○神方二卷○狐子雜決三卷○太山八景神丹經一卷○太清神丹中經一卷○養生注十一卷。目一卷。養生術一卷。龍樹菩薩撰。平撰。龍樹菩薩養性方一卷○引氣圖一卷○道引圖三卷。立一坐一臥。養身經一卷○養生要術一卷○養生服食禁忌一卷○養生傳二卷○帝王養生要方二卷。晉吉撰。素女祕道經一卷。并立女經。素女方一卷○彭祖養性一卷○鄭子說陰陽經一卷○序房內祕術一卷。晉氏撰。玉房祕決八卷○徐太山房內祕要一卷○新撰五房祕決九卷○四海類聚方二千六百卷○四海類聚單要方三百卷。

右二百五十六部合四千五百一十卷。

醫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術者也天有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人有喜怒哀樂好惡之情節而行之則和平調理專壹其情則滯而生疢是以聖人原血脈之本因鍼石之用假藥物之滋調中養氣通滯解結而反之於素其善者則原脈以知政推疾以及國周官醫師之職掌衆諸藥物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鄭者爲之則反本傷性故曰有疾不治恆得中醫。

凡諸子合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儒道小說聖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醫方聖人之政也所施各異世之治也列在衆職下至胥吏失其守或以其業遊說諸侯各樂所習分錄並奏若使編而不遺折之中道亦可以興化致治者矣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伎之略今合而敘之爲十四種謂之子部。

隋書卷三十四

經籍志三四時御食經一卷注組藤脚法○監本組祝組從宋本改

隋書卷三十四考證

隋書卷三十五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三十

經籍四　集　道經　佛經

楚辭十二卷。并目錄。後漢校書郎王逸注。楚辭三卷。郭璞注。梁有楚辭十一卷。宋何偃刪王逸注。亡。楚辭九悼一卷。揚雄撰。參解楚辭七卷。晁補之撰。楚辭音一卷。徐邈撰。楚辭音一卷。宋國士諸葛氏撰。楚辭音一卷。孟奧撰。楚辭音一卷。○楚辭音一卷。謝道讓撰。離騷草木疏二卷。劉杳撰。

右十部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合十一部四十卷。

楚辭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亂。詩人寢息。諂佞之道興。諷刺之辭廢。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言己離別憂思。申抒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冀君覺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羅死。爲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其後賈誼東方朔劉向揚雄。嘉其文彩。擬之而作。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然其氣質高麗。雅致清遠。後之文人。咸不能及。始漢武帝命淮南王爲之章句。旦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爲一篇。幷敘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楚辭陵令荀況集一卷。殘缺。梁二卷。楚大夫宋玉集三卷。○漢武帝集一卷。梁二卷。漢淮南王集一卷。梁二卷。又有賈誼集四卷。晁錯集三卷。漢弘農都尉枚乘集二卷。梁有漢光祿大夫吾丘壽王集二卷。亡。漢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一卷。○漢太中大夫東方朔集二卷。梁有漢光祿大夫吾丘壽王集二卷。亡。漢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一卷。○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又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亡。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梁有漢丞相魏相集二卷。錄一卷。左馮翊張敞集一卷。亡。漢諫議大夫王褒集五卷。○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梁有漢射聲校尉陳湯集二卷。亡。漢諫議大夫谷永集二卷。梁有涼州刺史杜鄴集二卷。騎都尉李尋集二卷。亡。漢司空師丹集一卷。梁三卷。錄一卷。漢光祿大夫息夫躬集一卷。○漢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漢太中大夫劉歆集五卷。○漢成帝班婕妤集一卷。梁有班昭集三卷。王莽建新大尹崔篆集一卷。保成師友唐林集一卷。中黃者史岑集二卷。後漢東平王蒼集五卷。桓譚集五卷。亡。後漢司隸從事馮衍集二卷。又有司徒掾陳元集一卷。王隆集二卷。雲陽令朱勃集二卷。後漢處士梁鴻集二卷。亡。後漢車騎從事杜篤集一卷。○後漢車騎司馬傅毅集二卷。梁五卷。亡。後漢大將軍護軍司馬班固集十七卷。梁有魏郡太守黃香集二卷。亡。後漢長岑長崔駰集十卷。○後漢侍中賈逵集一卷。梁二卷。後漢校書郎劉騊駼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又有梁安相李尤集五卷。大鴻臚賈逵集二卷。亡。後漢濟北相崔瑗集六卷。梁五卷。後漢劉珍集二卷。錄一卷。後漢河間張衡集十一卷。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又有郎中鄧耽集二卷。錄二卷。後漢黃門郎馬融集六卷。梁五卷。一本七卷。後漢司空李固集十二卷。梁十卷。後漢南郡太守馬融集九卷。梁有外黃令高彪集二卷。錄一卷。王逸集二卷。錄一卷。司徒掾桓鬱集二卷。錄一卷。亡。後漢徵士崔琦集一卷。梁二卷。又有廖炎銘二卷。錄二卷。陳相邊韶集一卷。錄一卷。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卷。錄一卷。亡。後漢京北尹延篤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又有司農卿南陽劉梁集五卷。太常卿張奐集二卷。錄一卷。上計掾侯瑾集二卷。錄一卷。亡。後漢諫議大夫劉陶集三卷。梁二卷。錄一卷。又有外黃令張升集二卷。錄一卷。後漢司空荀爽集一卷。梁三卷。錄一卷。後漢野王令劉梁集三卷。梁二卷。錄一卷。又有鄭玄集二卷。錄一卷。後漢左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梁有二十卷。錄一卷。又有何晏令士孫瑞集二卷。亡。後漢太山太守應劭集二卷。梁四卷。又有別部司馬張超集一卷。亡。後漢少府孔融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後漢侍御史虞翻集二卷。梁三卷。錄一卷。後漢討虜長史張紘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上谷侯衛集二卷。錄一卷。亡。後漢尚書右丞潘勗集二卷。梁有錄一卷。亡。後漢丞相倉曹屬阮瑀集五卷。梁有錄一卷。亡。魏太子文學徐幹集五卷。梁有錄一卷。亡。魏太子文學應瑒集一卷。梁有五卷。亡。後漢丞相軍謀掾陳琳集三卷。梁十卷。錄一卷。魏太子文學劉楨集四卷。錄一卷。後漢丞相主簿繁欽集十卷。梁錄一卷。亡。後漢丞相主簿楊修集一卷。梁二卷。後漢侍中王粲集十一卷。梁有魏國郎中令陸賢集二卷。錄一卷。行御史大夫衛凱集五卷。錄一卷。後漢黃門郎丁儀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魏國常侍王修集二卷。亡。後漢尚書丁儀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後漢黃門郎應璩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又有嗣宗令阮籍集二卷。錄一卷。後漢散騎常侍劉廙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後漢侍中荀詵集一卷。梁有錄一卷。亡。魏武帝集新撰十卷。○魏文帝集十卷。梁有武皇帝遺集十卷。錄一卷。又有魏國郎中令陸賢集二卷。錄一卷。亡。魏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卷。錄一卷。又有武皇帝遺集十卷。亡。魏明帝集七卷。梁五卷。或九卷。錄一卷。梁又有高貴鄉公集四卷。亡。魏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梁又有司徒薛敬集。魏司徒王朗集三十四卷。梁三十卷。又司徒陳羣集五卷。亡。魏給事中邯鄲淳集二卷。梁有錄一卷。又有劉陶集二卷。錄二卷。侍中吳質集五卷。新撰十卷。亡。魏光祿勳高堂隆六卷。梁十卷。錄一卷。又有光祿勳高堂隆集三卷。錄一卷。亡。魏太守孟達集三卷。錄一卷。散騎常侍應璩集五卷。梁有錄一卷。又有散騎常侍王粲集一卷。光祿大夫卑謐集三卷。錄一卷。散騎常侍摯虞集五卷。梁有錄一卷。又有散騎常侍夏侯湛集二卷。錄一卷。陳郡太守孫楚集二卷。錄一卷。尚書傅玄集二卷。錄二卷。

一卷。魏章武太守殷褒集一卷。梁有二卷。魏司空王昶集五卷。梁有錄一卷。魏衛將軍王肅集五卷。梁有錄一卷。又有恒範集二卷。魏尚書何晏集十一卷。梁十卷。錄一卷。魏衛中領軍曹羲集五卷。錄一卷。亡。魏尚書何晏集十一卷。梁十卷。錄一卷。魏衛尉卿應璩集十卷。梁有錄一卷。又有王粲集五卷。錄一卷。中書令劉廙集二卷。錄一卷。太常卿傅嘏集二卷。錄一卷。梁安太守夏侯惠集二卷。錄一卷。亡。魏校書郎杜摯集二卷。梁有毋丘儉集二卷。錄一卷。征東軍司馬江統集二卷。亡。魏太常夏侯玄集三卷。梁有車騎將軍鍾繇集五卷。錄一卷。亡。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梁十三卷。錄一卷。亡。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又有魏徵士呂安集二卷。錄一卷。亡。魏司徒鍾會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魏汝南太守程曉集二卷。梁錄一卷。蜀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梁二十四卷。又有蜀司徒許靖集二卷。錄一卷。征北將軍夏侯霸集二卷。梁有錄一卷。亡。吳輔義中郎將張溫集六卷。梁有十一卷。錄五卷。亡。吳偏將軍駱統集十卷。梁有錄一卷。又有太子東傳薛綜集三卷。梁三卷。錄一卷。又有姚信集二卷。錄三卷。錄一卷。亡。吳選曹尚書陸瑁集二卷。梁三卷。錄一卷。謝丞集四卷。今亡。吳人楊厚集二卷。梁又有錄一卷。吳丞相陸凱集五卷。梁有錄一卷。吳侍中胡綜集二卷。梁有錄一卷。又有少卿令韋昭集二卷。錄一卷。亡。吳中書令紀陶集五卷。錄一卷。亡。吳侍中張儼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亡。吳中書令紀陶集三卷。梁有錄一卷。又有陸景集一卷。亡。晉宣帝集五卷。梁有錄一卷。晉文帝集三卷。○齊王攸集二卷。梁三卷。晉王沈集五卷。梁有鄧粲集二卷。亡。晉宗正繙喜集一卷。殘缺。梁二卷。錄一卷。晉散騎常侍應貞集一卷。梁五卷。晉司隸校尉傅玄集十五卷。梁五十卷。錄一卷。亡。晉著作郎成公綏集九卷。殘缺。梁十卷。又有秀集三卷。錄一卷。亡。晉金紫光祿大夫何劭集一卷。梁五卷。又有寅集二卷。錄一卷。晉少傅山濤集九卷。梁五卷。錄一卷。又一本十卷。齊竟陵王蕭子良注又梁有亡。晉向秀集二卷。錄一卷。平原太守阮侃集二卷。錄一卷。阮侃集五卷。梁又有蔡玄通集五卷。太宰錄一卷。亡。晉太傅羊祜集一卷。殘缺。梁二卷。賈充集五卷。錄一卷。亡。晉征南將軍杜預集十八卷。○晉輔國將軍王濬集一卷。殘缺。梁二卷。錄一卷。晉徵仕盧諶集二卷。錄一卷。晉侍中程咸集三卷。梁有光祿大夫劉毅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巴西太守卻正集一卷。○晉散騎常侍薛瑩集三卷。梁又有散騎常侍陶溶集二卷。錄一卷。亡。晉通事郎江偉集六卷。梁有宣舒集五卷。散騎常侍曹志集二卷。錄一卷。亡。晉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晉處士楊泉集二卷。錄一卷。梁有司徒王渾集五卷。亡。晉徵士閔鴻集三卷。梁有冀州刺史王深集五卷。亡。晉徵士索紞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司空張華集十卷。錄一卷。晉尚書僕射裴頠集九卷。梁有太子中庶子許大夫裴楷集二卷。錄一卷。亡。晉散騎常侍王佑集三卷。錄一卷。孟集三卷。錄一卷。太宰何邵集二卷。錄一卷。光祿大夫劉寔集二卷。錄一卷。亡。晉散騎常侍華驎集八卷。梁二卷。亡。晉秘書丞司馬彪集四卷。梁三卷。錄一卷。梁有晉驃騎將軍王濟集二卷。錄一卷。又有尚書庾峻集二卷。國子祭酒摯虞集二卷。亡。晉漢中太守李虔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晉司隸校尉傅咸集十卷。梁三十卷。錄一卷。又有太子中庶子晉馮翊太守孫楚集六卷。梁十二卷。錄一卷。梁有孫楚集二卷。錄一卷。劉寶集三卷。亡。晉衛尉卿石崇集六卷。梁有錄一卷。又有弋陽太守夏侯淳集二卷。散騎侍郎王讚集五卷。亡。晉散騎常侍夏侯湛集十卷。梁有錄一卷。肖錄一卷。晉尚書郎張敏集二卷。梁五卷。又有黃門郎伏滔集一卷。亡。晉黃門郎潘岳集十卷。○晉太常卿潘尼集十卷。○晉頓丘太守歐陽建集二卷。梁有宗正劉許集二卷。錄一卷。散騎常侍李重集二卷。光祿大夫樂廣集二卷。錄一卷。阮渾集三卷。錄一卷。亡。晉侍中繆紹集二卷。錄一卷。梁有錢唐令楊建集九卷。長沙相盛彥集五卷。左長史楊乂集三卷。錄一卷。晉尚書盧播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南中郎長史應亨集二卷。亡。晉國子祭酒杜育集二卷。○晉太常卿摯虞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又秘書監摯徵集二卷。錄一卷。亡。晉齊王府記室左思集二卷。梁有五卷。錄一卷。又有晉瑯琊太守夏靖集二卷。大司馬東曹掾張翰集二卷。錄一卷。清河王文學陳略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平原內史陸機集十四卷。梁四十七卷。晉清河太守陸雲集十二卷。梁十卷。錄二卷。又有少府丞孫極集二卷。錄一卷。亡。晉中書郎張載集七卷。梁一本二卷。錄一卷。晉黃門郎張協集三卷。梁四卷。晉著作郎束晳集七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征南司馬曹攄集三卷。錄一卷。散騎常侍江統集十卷。錄一卷。著作郎胡濟集五卷。錄一卷。亡。晉中書令卞粹集一卷。梁五卷。又有光祿勳閻丘沖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太傅從事中郎庾敳集一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太子中舍人阮瞻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太傅掾郭象集二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一卷。太子洗馬阮修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太傅從事中郎庾敳集一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廣州刺史摯虞集二卷。錄一卷。交趾太守裴秀集二卷。錄一卷。太子洗馬陶佐集五卷。錄一卷。東晉郡陽太守虞溥集二卷。錄一卷。亡。晉令蔡洪集二卷。錄一卷。又有松滋令晉平北將軍集十卷。錄一卷。亡。晉安豐太守孫惠集八卷。梁十一卷。錄一卷。又有松滋令晉平北將軍牽秀集四卷。梁三卷。錄一卷。亡。晉散騎侍郎蔡克集二卷。錄一卷。亡。晉秦州刺史張輔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太子洗馬王鑒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太子舍人棗據集二卷。錄一卷。亡。晉散騎常侍華譚集二卷。錄一卷。亡。晉中書侍郎王峻集二卷。錄一卷。亡。晉開府山簡集二卷。錄一卷。亡。晉濟陽內史王曠集五卷。錄一卷。亡。晉散騎常侍袁嵩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亡。晉守廬陵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太尉劉琨集九卷。梁十二卷。劉琨別集十二卷。○晉司空從事中郎盧諶集十卷。梁有錄一卷。晉秘書丞傅暢集五卷。梁有錄一卷。又有晉明帝集五卷。錄一卷。孝武帝集二卷。錄一卷。晉會稽王司馬道子集八卷。梁九卷。又有鎮東從事中郎傅敷集五卷。亡。晉衛陽內史曾璵集三卷。梁四卷。錄一卷。又有散騎常侍殷杭將軍顧榮集五卷。亡。晉司空賀循集十八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散騎常侍殷杭將軍顧榮集五卷。錄一卷。亡。晉光祿大夫衛展集十二卷。梁十五卷。又有東晉太尉祭酒諮議參軍集三卷。錄一卷。亡。晉秘書郎張雯集九卷。梁五卷。又有關內侯傅瑗集一卷。亡。晉太常謝鯤集六卷。梁二卷。錄一卷。光祿大夫周顗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御史中丞熊遠集十二卷。梁三十四卷。錄一卷。又有尚書郎張雯集九卷。梁五卷。又有關內侯傅瑗集一卷。亡。晉太常謝鯤集六卷。梁二卷。錄一卷。晉驃騎將軍王廙集十卷。梁三十四卷。錄一卷。又有尚書郎張雯集九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湘州秀才

谷倫集一卷大理卿周弘農太守郭璞集十七卷梁十卷錄一卷晉張駿集八卷殘缺僧集三卷錄一卷亡晉大將軍王敦集十卷梁有吳興太守沈充集二卷散騎常侍傅純集二卷錄一卷亡晉光祿大夫梅陶集九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晉陵大夫荀邃集二卷錄一卷亡晉散騎常侍王覽集九卷梁五卷又有晉侍作佐郎王濟集五卷廷尉卿阮放集十卷錄一卷汝南太守應璩集二卷金紫光祿大夫張闓集二卷錄一卷揚州從事陸沈集二卷錄一卷驃騎將軍卞壼集二卷錄一卷光祿勳鍾雅集二卷衛將軍戴邈集五卷錄一卷光祿大夫荀崧集一卷亡晉侍中孔坦集十七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滅沖集一卷晉鎮南大將軍應詹集五卷亡晉太僕卿王嶠集八卷梁有衛尉荀闓集一卷錄北將軍劉隗集二卷錄一卷亡晉丞相王導集十一卷梁十卷錄一卷晉太尉郗鑒集十卷錄一卷晉太尉庾亮集二十一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虞預集十卷錄一卷平越司馬賈晉護軍長史庾堅集十三卷梁十卷錄一卷亡晉司空庾冰集七卷梁二十卷錄一卷晉給事中庾闡集九卷梁十卷晉著作郎王隱集十卷梁二十卷錄一卷晉散騎常侍干寶集四卷梁五卷晉太常卿殷融集十卷梁有衛尉張虞集十卷光祿大夫胡萬集五卷錄一卷晉車騎將軍庾翼集二十二卷梁二十卷錄一卷晉司空何充集四卷梁五卷又有御史中丞郗默集五卷征西諮議殷浩述集十卷錄一卷武昌太守徐寧則集十卷亡晉散騎常侍王愆期集七卷梁十卷錄一卷又有司徒左長史王濛集五卷丹陽尹劉惔集二卷錄一卷益州刺史袁喬集七卷亡晉尚書令顧和集五卷梁有錄一卷又有尚書僕射劉遵集五卷錄一卷徵士江淳集三卷錄一卷魏興太守荀邃集五卷李軌集八卷亡晉李充集二十二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平南將軍賀循集五卷錄一卷亡晉司徒蔡謨集十七卷梁四十三卷晉揚州刺史殷浩集四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吳興孝廉祖滔集五卷錄一卷宣城內史庾赤玉集四卷〇晉尋陽太守庾純集八卷梁有鵬騎司馬劉系之集五卷錄一卷亡晉沙門支遁集八卷梁十三卷又有王修集二卷錄一卷衛將軍謝尚集十卷錄一卷晉西中郎將王胡之集十卷梁五卷錄一卷晉中書令王洽集五卷錄一卷梁有宣城令范保集七卷徵士范宣集十卷錄一卷建安太守丁纂集四卷錄一卷亡晉金紫光祿大夫王羲之集九卷梁十卷晉散騎常侍謝萬集十六卷梁十卷晉司徒長史張憑集五卷梁有錄一卷梁有高涼太守楊方集二卷亡晉徵士許詢集三卷梁八卷錄一卷晉征西將軍張望集十卷梁十二卷錄一卷晉餘姚令孫統集二卷梁九卷錄一卷又有晉陵令獻元集三卷錄一卷亡晉衛尉孫綽集十五卷梁二十五卷亡晉太常江逌集九卷梁有謝沈晉李顒集十卷錄一卷亡晉光祿勳曹毗集十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又有郡主簿王儀集五卷亡晉沙門支遁集八卷梁十三卷又有劉瑾集十卷亡張重華酒泉太守謝艾集七卷梁八卷又有撫軍長史蔡系集二卷護軍將軍江彬集五卷錄一卷亡晉尚書僕射王述集八卷梁十卷又有王度集五卷錄一卷中領軍庾龢集二卷錄一卷將作大匠喻希集一卷吳興太守孔嚴集十一卷錄一卷亡晉大司馬桓溫集十一卷梁有四十三卷又有桓溫要集二十卷錄一卷豫章太守車灌集五卷錄一卷亡晉尚書僕射王坦之集七卷梁五卷錄一卷亡晉左光祿王虎之集二十卷梁有錄一卷晉中書郎郗超集九卷梁十卷又有南中郎桓嗣集五卷平國令郗叡集五卷錄一卷太學博士滕輔集五卷錄一卷亡晉符堅丞相王猛集九卷錄一卷梁有翻爽集五卷散騎常侍晉太常卿韓康伯集十六卷梁有晉門郎范啓集四卷豫章太守陶潛集七卷海鹽令袁崧集五卷錄一卷亡晉太傅謝安集十卷梁十卷錄一卷司徒左長史劉爽集三卷亡晉御史中丞孔欣時集八卷梁七卷錄一卷晉樂陽太守習鑿齒集五卷〇晉祕書監孫盛集五卷殘缺梁十卷錄一卷又有晉陵門郎顧淳集一卷晉陽太守熊鳴鳳集十卷車騎司馬謝朗集三卷金紫光祿大夫王蘊之集十卷錄一卷太宰從事中郎袁宏集五卷錄一卷車騎長史謝朗集六卷錄一卷車騎將軍謝玄集十卷錄一卷亡晉新安太守郗愔集四卷殘缺梁五卷又有吳郡功曹陸法之集十九卷亡晉太常卿王峻集十卷梁錄一卷晉中散大夫羅含集三卷梁有太宰長史庾蔚集二卷大司馬參軍庾闡集二卷亡晉國子博士孫放集一卷殘缺梁十晉聘士殷叔獻集四卷弁目錄梁三卷錄一卷晉湘東太守庾蘭之集十卷錄一卷梁有晉北中郎參軍蘇彥集十卷大子左率王廙之集三卷錄一卷晉門郎王徽之集八卷徵士謝敷集五卷錄一卷太常卿孔汪集十卷陳統集七卷太常王愷集十五卷右將軍王忱集五卷晉徵士戴逵集九卷殘缺梁十卷錄一卷又有晉光祿大夫孫嶷集十卷尚書左丞徐禪集六卷亡晉太子前率徐邈集九卷弁目錄梁二卷錄一卷又有晉冠軍將軍張玄之集五卷錄一卷員外常侍弁目錄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晉給事中徐乾集二十一卷荀世之集八卷袁悅集十卷黃門郎殷遙之集五卷晉驃騎參軍王濛集五卷金紫光祿大夫補爽集十卷錄一卷亡晉豫章太守范寧集十六卷梁有晉安北參軍謝弘之集六卷亡晉司徒王珣集十一卷弁目錄梁十卷錄一卷亡晉處士薄蕭之集九卷梁十卷又有晉安北參軍謝要集九卷薄邕集七卷延陵令唐邁之集十卷錄一卷亡晉孫恩集五卷梁有晉殿中將軍傅弘之集十六卷御史中丞魏叔瑜集十五卷司徒右長史劉軍之集五卷亡晉臨海太守辛德遠集五卷梁四卷又有晉車騎參軍何瑾之集十一卷太保王恭集五卷錄一卷殷覬集十卷晉荊州刺史殷仲堪集十二卷弁目錄梁十卷錄一卷亡晉驃騎長史謝景重集一卷〇晉桓玄集二十卷梁有晉丹陽令卞範之集五卷錄一卷光祿勳卞承之集十卷錄一卷亡晉東陽太守殷仲文集七卷梁五卷晉司徒王謐集十卷錄一卷梁有晉光祿大夫伏系之集十卷錄一卷亡晉右軍參軍孔璠集二卷〇晉衛軍諮議湛方生集十卷錄一卷晉光祿大夫祖台之集十六卷梁二卷晉通直常侍顧愷之集七卷梁二卷晉太常卿劉瑾集九卷梁五卷晉左僕

射謝混集三卷。梁五卷。晉祕書監滕演集十卷。錄一卷。晉司徒長史王凝集二卷。梁有晉太尉杜曦劉柳之集十卷。亡。晉丹陽太守裴豹集八卷。梁十卷。錄一卷。又有晉廬江太守毌丘龍集五卷。錄一卷。晉平令荀納集五卷。晉西中郎長史羊徽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晉國博士周祗集十一卷。梁一十卷。錄一卷。又有晉相國主簿殷顗集十卷。錄一卷。太常傅逡集十卷。亡。晉始安太守卞裕集十三卷。梁十五卷。又有晉車公義集六卷。亡。晉毛伯成集一卷。○晉沙門支曇諦集六卷。○晉沙門釋惠遠集十二卷。○晉姚萇沙門釋僧肇集一卷。○晉王茂略集四卷。○晉曹毗集四卷。○晉宗欽集二卷。梁有晉中軍功曹殷顗之集五卷。太學博士魏說集十三卷。征西主簿丘道護集五卷。錄一卷。梁桑令劉遺民集五卷。錄一卷。郭澄之集十卷。徽士周祗之集一卷。孔曄集九卷。亡。晉江州刺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梁有婦人晉司徒王渾妻鍾夫人集五卷。晉武帝左九嬪集四卷。晉太宰賈充妻李扶集一卷。晉武平都尉陶敦妻陳氏集一卷。晉都水使者妻陳玢集五卷。晉海西令劉臻妻陳珍集七卷。晉劉柔妻王邵之集十卷。晉散騎常侍傅亮妻松陽令荀組母孫瓊集二卷。晉成公道賢妻虞徽集一卷。晉宣城太守何承天妻徐氏集一卷。亡。宋武帝集十二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宋文帝集七卷。梁十卷。亡。宋孝武帝集二十五卷。梁三十一卷。錄一卷。又有宋廢帝景和集十卷。錄一卷。明帝集三十三卷。亡。宋長沙王道憐集十卷。錄一卷。梁有宋臨川王道規集四卷。錄一卷。亡。宋臨川王義慶集八卷。○宋江夏王義恭集十一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又有江夏王集別本十五卷。宋衡陽王義季集十卷。錄一卷。宋南平王鑠集五卷。梁有宋竟陵王誕集二十卷。建平王休祐集十卷。新淦憲侯義宋集十二卷。散騎常侍袁淑之集二十卷。亡。宋豫章太守謝瞻集三卷。梁有宋征虜將軍沈林子集七卷。亡。宋太常卿孔琳之集九卷。并目錄一卷。錄十卷。錄一卷。宋王敘之集七卷。梁十卷。錄一卷。宋太中大夫徐廣集十五卷。錄一卷。宋祕書監盧紮集一卷。殘缺。梁十卷。錄一卷。宋侍中孔甯子集十一卷。并目錄一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宋建安太守卞壼集十卷。梁十卷。宋太常卿蔡廓集九卷。并目錄一卷。梁十卷。錄一卷。又有宋征南長史孫盛集三卷。亡。宋太常卿鄭鮮之集傳亮集三十一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宋征南長史孫廙集十卷。左軍長史范泰集三卷。亡。宋徽士陶潛集九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晉野鶴十卷。宋零陵令陶淵明集八卷。亡。宋太常卿范泰集十九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宋中書郎荀昶集十八卷。光祿大夫王華集二卷。錄一卷。宋太常卿范泰集十九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宋中書郎荀昶集十四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又有卞伯玉集五卷。亡。宋司徒王弘集一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宋金紫光祿大夫沈演集十卷。廣平太守范飢集八卷。亡。宋沙門釋惠琳集五卷。梁九卷。錄一卷。又有宋司徒府參軍謝惠連集六卷。梁五卷。錄一卷。又有宋太常卿弘微集二卷。亡。宋臨川內史謝靈運集十九卷。梁二十卷。宋給事中丘深之集七卷。梁十五卷。又有錢戚太守租伷之集五卷。錄一卷。宋荊州西曹孫詳集十卷。殿中將軍楊州刺史殷景仁集九卷。國子博士桃墟之集二十卷。錄一卷。周祇集十一卷。亡。殷闡之集一卷。○宋徽士宗景集十六卷。梁二十九卷。宋徽士雷次宗集十六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宋泰朝請伍緝之集十二卷。梁有五卷。宋徽士雷次宗集十六卷。梁二十九卷。錄一卷。宋泰朝請伍緝之集十二卷。梁有錄一卷。亡。宋南徵士主簿衛令元集八卷。范曄集十五卷。錄一卷。撫軍錄事范曄集十卷。錄一卷。任豫集六卷。宋御史中丞何承天集二十卷。梁三十卷。錄一卷。又有王韶之集十九卷。宋光祿大夫江二卷。亡。宋大中大夫裴松之集十三卷。梁二十一卷。又有王韶之湛集四卷。錄一卷。亡。宋太尉裴淑集十一卷。并目錄一卷。梁十卷。錄一卷。宋祕書監王微集十卷。梁有錄一卷。又有宋太子舍人王僧綽集二卷。金紫光祿大夫王僧綽集一卷。在北行參軍顧邁集二十卷。亡。宋員外郎荀雍集二卷。梁四卷。又有宋國子博士范泰之集七卷。國子博士孔欣集九卷。臨海太守江玄叔集四卷。御書郎劉瑱集十一卷。太子中舍人張演集八卷。南昌令蔡廙之集三卷。太學博士顧雅集十三卷。巴東太守孫仲之集十一卷。太尉諮議參軍謝元集一卷。南海太守陸昇集九卷。錄陽令山謙之集十一卷。廣州刺史楊孚集九卷。員外常侍周始之集十一卷。主客郎羊榮集六卷。太子舍人孔景茂集三卷。亡。宋中書郎袁伯文集十一卷。并目錄一卷。梁十一卷。又有宋袁淑集十卷。太子洗馬謝凱集十卷。錄中書舍人補缺之集八卷。錄一卷。亡。宋特進顏延之集二十五卷。梁三十卷。又有顏延之注集一卷。亡。宋東揚州刺史顏竣集十四卷。并目錄一卷。亡。宋大司馬錄事顏測集十一卷。并目錄一卷。宋護軍將軍王僧達集十卷。梁有錄一卷。又有國子博士羊戎集十卷。江寧令蘇寶生集四卷。兗州別駕范毓集十二卷。吳興太守劉瑱集七卷。本郡孝廉劉氏集九卷。亡。宋會稽太守張暢集十二卷。殘缺。梁十四卷。錄一卷。又有宋司空何尚之集十卷。亡。宋吏部尚書何偃集十九卷。梁十六卷。又有廬江太守周朗集八卷。亡。宋侍中沈懷文集十二卷。殘缺。梁十六卷。宋北中郎長史江智深集九卷。并目錄一卷。宋太子中庶子殷琰集七卷。梁又有宋武陵太守袁顗集八卷。衛敬明集六卷。安北參軍王韜之集五卷。越騎校尉蔡法集四卷。亡。宋黃門郎虞通之集十五卷。梁十卷。宋司徒左長史沈勃集十五卷。梁二卷。宋金紫光祿大夫謝莊集十九卷。梁三卷。三巴校尉殷悅集十一卷。揚州從事貳顏集十一卷。領軍長史孔邈之集八卷。撫軍參軍貳顏竣集十六卷。本州秀才劉遵集二卷。亡。宋建平王景素集十卷。○宋征虜記室參軍鮑照集十卷。梁六卷。又有宋武康令沈懷遠集十九卷。錄一卷。亡。宋太中大夫徐爰集六卷。梁十卷。又有宋撫軍司馬孫敬集六卷。右光祿大夫謝協集十卷。宋金紫光祿大夫謝莊集十卷。又有宋金紫光祿大夫謝莊集十卷。梁二

卷亡梁又有晉安王子悅集一卷梁又有晉安王子恢集一卷宋後宮司儀韓嗣英集四卷齊文帝集一卷錄一卷梁又有齊竟陵王子良集四卷錄一卷隨王子隆集七卷亡齊竟陵王子良集四卷錄一卷隨王子隆集七卷亡齊太宰褚彥回集十五卷梁又有齊侍郎褚緬劉祥集十卷亡齊太宰褚彥回集十五卷梁又有齊侍郎褚緬劉祥集十卷亡齊中軍佐鍾嶸詩集十二卷錄一卷亡齊太尉王儉集五十一卷梁六十卷又有齊東海太守謝朏集十六卷謝藩集十卷豫州刺史劉善明集十卷侍中蕭賁集十二卷徵士劉虯集二十四卷司徒主簿徵不就庾易集十卷顧歡集三十卷劉繪集三十卷射堅校尉劉璡集三卷亡齊中書郎周顒集八卷梁一卷亡齊太守江山圖集一卷亡齊前軍參軍虞羲集九卷殘缺梁十卷又有平陽令章沈集十卷車騎參軍任文集十一卷卞錄集十六卷晉幼嘗集六十六卷長水校尉相沖之集五十一卷亡齊中書郎王融集十卷○齊吏部郎謝朓集十二卷○謝朓逸集一卷梁又有王巾集一卷亡齊司徒左長史張融集二十七卷梁十卷又有張融玉海集十卷大源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又有齊羽林監庾杲之集十卷黃門郎王僧祐集十卷太常卿劉陵集二十卷錄一卷亡齊金紫光祿大夫孔稚珪集十卷○齊後軍法曹參軍陸厥集八卷梁十卷齊太尉徐孝嗣集十卷梁七卷又有侍中劉暄集一十一卷通直常侍裴昭明集九卷虞炎集七卷吏部郎孔琇之集十卷梁國侍郎中郎劉繪集十卷亡齊侍中裴子野集五卷錄齊中書郎江奐集九卷錄齊平西諮議宗躭集十三卷○齊太子舍人沈麟士集六卷○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二卷梁武帝詩賦集二十卷○梁武帝雜文集九卷○梁武帝別集目錄二卷○梁武帝淨業賦三卷○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陸罩撰梁元帝集五十二卷○梁元帝小集十卷○梁昭明太子集二十卷梁有晉安成王梁岳陽王詧集十卷○梁王蕭勱集十卷○梁邵陵王綸集六卷○梁武陵王紀集八卷○梁蕭琮集七卷梁又有安成煬王集五卷亡梁司徒諮議宗史集九卷錄梁國子博士丘遲集十卷錄梁十一卷又有謝朏集十五卷亡梁金紫光祿大夫江淹集九卷梁二十卷江淹後集十卷○梁尚書僕射范雲集十一卷錄梁太常卿任昉集三十四卷梁有晉安太守謝朏集十卷梁中權軍柳惲集二十卷中權軍柳惲集十二卷豫州刺史柳憕集六卷尚書令柳忱集十三卷錄與郡丞何僧集三卷梁中兵參軍事溫集十卷鎮西錄事參軍到洽集十一卷太子洗馬劉苞集十卷南徐州秀才諸葛璩集十卷亡梁特進沈約集一百一卷錄梁又有謝朓集十一卷亡梁中軍府諮議王僧孺集三十卷○梁尚書左丞范縝集十一卷○梁護軍將軍周捨集二十卷梁有秘書張纘金河集六十卷劉歊集八卷玄虛處士劉訏集一卷亡梁蕭洽集二卷○梁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陶弘景內集十五卷○梁徵士魏道

徵集三卷○梁黃門郎張率集三十八卷○梁南徐州治中王筠集三卷○梁都官尚書江革集六卷○梁奉朝請吳均集二十卷○梁光祿大夫庾肩吾集十卷錄梁儀同三司徐勉前集三十五卷○徐勉後集十六卷錄序錄梁吏部郎王錫集七卷錄梁尚書左僕射王暕集二十一卷○梁平西刑獄參軍劉孝標集六卷○梁鴻臚卿裴子野集十四卷○梁仁威府長史司馬褒集九卷○梁蕭子暉集九卷○梁始興內史蕭子範集十三卷○梁建陽令江洪集二卷○梁鎮西府記室鮑幾集八卷○梁尚書祠部郎虞騭集十卷○梁新田令費昶集三卷○梁蕭機集二卷○梁東陽郡丞謝璠集八卷○梁通直郎謝燮集五卷○梁仁威記室何遜集七卷梁有安西記室劉緩集四卷沙門釋智藏集五卷亡梁太常卿陸倕集十四卷○梁廷尉卿劉孝綽集十四卷○梁都官尚書劉孝儀集二十卷○梁太子庶子劉孝威集十卷○梁東陽太守王揖集五卷○梁黃門郎陸雲公集十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集十九卷○梁征西府長史楊眺集十一卷錄梁太子洗馬王筠集十一卷錄王筠中書集十一卷錄王筠臨海集十一卷錄王筠左佐集十一卷錄王筠尚書集九卷錄梁西昌侯蕭深藻集四卷錄梁中書郎任孝恭集十卷○梁平北府長史鮑泉集一卷○梁雍州刺史張纘集十一卷錄梁尚書僕射張緬集十一卷錄梁度支尚書庾肩吾集十卷○梁太常卿劉之遴前集十一卷○劉之遴後集二十一卷○梁豫章世子侍讀謝舉集五卷○梁安成蕃王蕭欣集十卷○梁中書舍人朱超集一卷○梁護軍將軍顧玄成集十卷錄梁散騎常侍沈君攸集十三卷○梁臨安恭公主集三卷武帝女梁征西記室范靖妻沈滿願集三卷○梁太子洗馬徐悱妻劉令嫻集三卷○後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後魏司空高允集二十一卷○後魏司農卿李諧集十卷○後魏太常卿盧元明集十七卷○後魏司空祭酒袁躍集十三卷○後魏著作佐郎韓顯宗集十卷○後魏散騎常侍溫子昇集三十九卷○後魏太常卿陽固集三卷○北齊特進邢子才集三十一卷○北齊儀同劉逖集二十六卷○後周明帝集九卷○後周趙王集六十八卷○北齊儀同劉逖集二十六卷○後周明帝集九卷○後周趙王集八卷○後周滕閔王集八卷○後周儀同宗懍集十二卷錄後周沙門釋志名

集十卷。後周小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并錄。後周少傅蕭撝集十卷。後周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并錄。陳後主集三十九卷。陳後主沈后集十卷。陳大匠卿杜之偉集十二卷。陳金紫光祿大夫周弘讓集九卷。陳周弘讓後集十二卷。陳侍中沈炯前集七卷。陳沈炯後集十三卷。陳沙門釋標集二卷。陳沙門釋洪偃集八卷。陳沙門釋璵集六卷。陳沙門釋靈裕集四卷。陳尚書僕射周弘正集二十卷。陳鎮南府司馬陰鏗集一卷。陳左衛將軍顧野王集十九卷。陳沙門策上人集五卷。陳尚書左僕射徐陵集三十卷。陳右衛將軍張式集十四卷。陳尚書度支郎張正見集十四卷。陳司農卿陸瓊集二卷。陳少府卿陸玢集十卷。陳光祿卿陸瑜集十一卷。并錄。陳護軍將軍蔡景歷集五卷。陳沙門釋曇瑗集六卷。陳御史中丞褚玠集十卷。陳安右府諮議司馬君卿集二卷。陳著作佐郎張仲儒集一卷。煬帝集五十五卷。王祐集一卷。武陽太守盧思道集三十卷。金州刺史李元操集十卷。蜀王府記室辛德源集三十卷。太尉楊素集十卷。懷州刺史李德林集十卷。吏部尚書牛弘集十二卷。司隸大夫薛道衡集三十卷。國子祭酒何妥集十卷。祕書監柳晉集五卷。開府江總集三十卷。江總後集二卷。記室參軍蕭慤集九卷。著作郎魏彥深集三卷。著作郎諸葛潁集十四卷。劉子玫母祖氏集九卷。著作郎王胄集十卷。

右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

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麥麥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爲集。辭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年代遷徙，亦頗遺散。其高唱絕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後次之於此。

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摯虞撰。文章流別論二卷。摯虞撰。文章流別本十二卷。謝混撰。讀文章流別三卷。孔寧撰。集苑四十五卷。梁六十卷。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二百卷。集林鈔十一卷。○集鈔十卷。沈約撰。梁有集鈔四十卷。丘遲撰。亡。集略二十卷。○撰遺六卷。梁又有雜集三十六卷。亡。翰林論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文苑一百卷。孔逭撰。文苑鈔三十卷。○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詞林五十八卷。○文海五十卷。○吳朝士文集十卷。梁十三卷。又有漢巾箱集七卷。梁有文章志錄雜文八卷。謝書文府三卷。亡。沈撰。又名士雜文八卷。亡。婦人集二十卷。梁有婦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婦人集十一卷。亡。婦人集鈔二卷。○雜文十六卷。爲婦人作。文選音三卷。蕭該撰。文心彫龍十卷。梁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勰撰。文章始一卷。姚察撰。梁有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四代文章記一卷。吳郡功曹張防撰。亡。賦集九十二卷。謝靈運撰。梁又有賦集五十卷。宋新渝侯撰。賦集四十卷。宋明帝撰。樂器賦十卷。皮儀撰。賦集鈔六卷。亡。賦集一卷。○賦集八十六卷。後魏祕書丞揩浩撰。續賦集十九卷。缺。歷代賦十卷。梁武帝撰。皇德瑞應賦頌一卷。梁十六卷。并錄。張衡及晉侍中潘尼晉惠令衛瓘注。張衡左思三都賦三卷。綦毋邃注三都賦三卷。項氏注。曲通賦。蕭廣濟注木玄虛海賦一卷。徐爰注。射雉賦一卷。亡。獻賦十八卷。○圍碁賦一卷。梁武帝撰。觀象賦一卷。○洛神賦一卷。孫柔之注。枕賦一卷。張揖撰。二都賦音一卷。李軌撰。百賦音十卷。宋御史諸葛之撰。梁有諸葛氏撰雜賦音二卷。郭徵之撰。雜賦圖十卷。亡。大隋封禪書一卷。○上封禪書二卷。梁有薛封禪文八卷。蔡帝刻石文一卷。宋會稽太守褚淡撰。亡。集雅篇五卷。○婧恭堂頌一卷。晉僚王李屬撰。梁有頌集二十卷。王僧紹撰木連理頌二卷。太元十九年羣臣上。亡。詩集五十卷。謝靈運撰。梁五十一卷。又有宋侍中張敷貴波補謝靈運詩集百卷。并例錄二卷。顏峻撰。詩集四十卷。宋明帝撰。雜詩七十一卷。江邃撰。雜詩二十卷。宋太子洗馬顏和注。晉雜詩二十卷。古今五言詩英文五卷。荀綽撰。詩鈔十卷。亡。二詩集鈔十卷。謝靈運撰。梁有雜詩鈔十卷。謝靈運撰。亡。古詩集九卷。○六代詩集鈔四卷。梁有雜言詩鈔五卷。謝朏撰。亡。詩英九卷。謝靈運集。梁十卷。又有文章英華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詩纘十卷。梁昭明太子撰。亡。今詩英八卷。○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梁十三卷。○衆詩英華一卷。○詩類六卷。○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百志詩九卷。干寶撰。梁五卷。又有古遊仙詩一卷。應貞注。應璩百一詩八卷。百一詩二卷。晉給事郎太守李密撰。亡。齊釋奠會詩一十卷。○齊譙會詩十七卷。○貴遊詩三十卷。齊譙會作。梁有魏晉宋雜祖餞會詩。樂二十一部。百四十三卷。亡。今略其數。西府新文十一卷。并錄。梁簡文撰。百國詩四十三卷。○文林館詩府八卷。後齊文林館作。詩評三卷。鍾嶸撰。或曰古樂府八卷。○文會詩三卷。陳仁威記室五岳七星迴文詩一卷。梁有雜詩品。圖一卷。亡。毛伯成詩一卷。伯成東晉征西將軍。春秋寶藏詩四卷。張腦江淹擬古一卷。羅含注。樂府解鈔一卷。○歌錄十卷。○古歌錄鈔二卷。○晉歌章八卷。梁十卷。吳聲歌解曲一卷。梁二卷。又有樂府歌詩二十卷。梁伯文撰。樂府三校歌詩十卷。樂府歌解九卷。太樂歌詩八卷。歌解四卷。張永紀。魏鼓樂歌

辭七卷晉歌章十卷又晉歌詩十八卷晉鼓吹歌辭十卷荀勗撰宋太始祭高廟歌辭十一卷齊三調雅辭五卷古今九代歌詩七卷梁沈約撰三調相和歌辭五卷三調詩吟曲二卷曹攸錄一卷伎錄一卷太樂備問鐘磬弦吹錄一卷梁鼓吹曲辭四卷梁鼓吹曲辭十卷梁鼓吹曲辭七卷梁鼓吹曲辭二卷梁鼓吹曲辭十卷梁鼓吹曲辭四

極圖闕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爲宮體流宕不已訖于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其中原則兵亂積年文章道盡後魏文帝頗效屬辭未能變俗河朔皆淳古齊宅漳濱雜人間起高言累句紛紜絡繹清辭雅致是所未聞後周草創干戈不戢君臣戮力專事經營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後南平漢沔東定河朔訖于有隋四海一統采摭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雜人才士總萃京師屬以高祖少文煬帝多忌當路執權遽相擯壓於是握靈蛇之珠韞荊山之玉輟死溝壑之內者不可勝數草澤怨刺於是興焉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關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詩賦略凡五種今引而伸之合爲三種謂之集部

凡四部經傳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通計亡書合四千一百九十一部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卷）

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〇餌服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〇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〇符錄十七部一百三卷

右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

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所以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以爲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扶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存不滅天地不壞則羣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天寶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囀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真以下至于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秘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授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靜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授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一幷諸寶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爲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隸鬼以爲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于隸鬼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隸鬼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幷具寶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擬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又以木爲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刃入火而焚勒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燃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靈芝蠲除萍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黃帝帝嚳夏禹之傳並遇神人感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推尋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陽絕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爲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誡之爲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真經勑召百神六十餘卷及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餘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

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爲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於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還鄴逐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至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尊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與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以講經由以老子爲本次諸莊子及鬱伊昇玄之屬其所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倒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今考其經目之數附之於此

大乘經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五百五十八部一千六百九十七卷。小乘經四百八十七部八百五十二卷。〇雜經三百八十部七百一十六卷。雜經目錄缺其卷數如此雜疑經一百七十二部三百三十六卷。〇大乘律五十二部九十一卷。〇小乘律八十部四百七十二卷。七十七部四百九十卷。雜律二十七部四十六卷。〇大乘論三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三十部九十四卷。缺十五部四十七卷。小乘論四十一部五百六十七卷。二十一部四百九十一卷。缺十部七十六卷。缺二部二百九十九卷。缺一部一百三十八卷。缺記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

右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姿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爲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恆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劫矣積而修習精神清淨則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于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其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隨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

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淳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法諸邪道並來歸悅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剃落鬚髮釋衣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檢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焉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婬妄言飲酒是謂五誡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以流布逮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幷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于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獲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竺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漢末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士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

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聽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漸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性諸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與苻堅甚敬之道安業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義如一初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懺復賫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摩羅懺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懺所譯金光明曇摩羅懺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方律兜法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梵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陀羅參共辯足前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爲沙門者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譯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坑衆徒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掩討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道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學者所宗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滅鄴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損蠹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與義賛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爲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篇

右道佛經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

道佛者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俗士爲之不通其指多雜以迂怪假託變幻亂於世斯所以爲異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輕也故錄其大綱附于四部之末

大凡經傳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卷

隋書卷三十五

經籍志四右十部二十九卷注通計亡書十一部四十卷○監本脫合字今增。

已上一類統算現存書十部三十卷再加梁有楚辭十一卷通計亡書合十一部四十一卷右少算一卷。

按書監柳晉集五卷○監本晉訛智按唐熙字與晉卽避字北齊所造也。

隋書卷三十六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一

后妃

夫陰陽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夫婦之義存焉陰陽和則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家刑國配天作合不亦大乎與亡是繫不亦重乎是以先王慎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之繼體靡克率脩甘心柔曼之容罔念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姒歸而姬宗盛妹妲致夏殷之衰褒趙結周漢之禍爰歷晉宋遞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榮非德進恣行淫僻莫顧禮儀爲梟爲鴟敗不旋踵後之仇儷辰極正位居中罕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雖鳩之德千載寂寥牝雞之晨殊邦接軫妨窕淑女靡有求於椒庭經術瑰瑋克嗣於徽音永念前脩歎深彤管覽載籍於既往考行事於當時存亡得失之機蓋亦多矣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然后妃之制夏殷以前略矣周公定禮內職始備列漢秦漢以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史載之詳矣齊梁以降歷魏暨周廢置益損參差不一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褕翟稱中宮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無定數高祖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正位傍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宮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避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閤廩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璋三人掌琮璧器玩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鬟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醫二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醫藥器皿五曰尚寢掌幃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閨懷嫉妒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置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讌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爲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爲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爲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爲女御總一百二十以敘於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啓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勘司閨掌門閤管鑰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靴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醞掌酒醴酏醫司藥掌醫巫藥劑司饎掌廩餼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輦繖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籞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使流外量局闕劇多者十人已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文獻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信見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爲賢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總百揆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高祖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箧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

勢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高祖其寵惕之上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奏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大都留連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豈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陀以猫鬼巫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陀若蠱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減死一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宮中稱爲二聖后頗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淚然性尤妒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后候上於閤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初后以高熲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己爲一婦人因此銜恨又以熲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疏上廢高熲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月量四重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葬於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上頗戚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爲嬪時獨孤皇后性妒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晉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龜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爲比及上大漸遺詔拜爲宣華夫人初上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憮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爲敕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愕懼以爲燀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悉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陽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宮爲世婦容儀婉嫕上甚悅之以文獻皇后故希得進幸及后崩漸見寵遇拜爲貴人參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疾疹加號容華夫人上崩後自請盡事亦爲煬帝所烝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婁俱死歸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爲晉王時高祖將爲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吉歸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爲王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曰朕祇承丕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用承嬪扈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爲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盡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自彊而不息亮憑蒙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屑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眷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競於誡盈執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遷於聲色感懷

舊之餘恩求故劒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盼謬非才而泰職何寵祿之踰分撫匊穢而未識雖沐浴於恩光內慙憧而累息顧微軀之寖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違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滿而防溢知恣奇之非道乃攝生於沖謐嗤寵辱之易驚倘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榮翫蓋吾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己溺鄭衛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綵繪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嚮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實菲薄而難踰心恬愉而去慾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違人之重寄詎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絺篇於綬轄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斬之後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洛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康延大唐貞觀四年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膺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鳴鳩心非均一擅龍移嬪傾履宗社惜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教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蕃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閒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顛流異域良足悲矣

隋書卷三十六

后妃傳六南二十二司員各二人惟司樂司律員各四八〇臣映斗按此合算御四十八人下文云司二十八人云云疑誤

隋書卷三十六考證

隋書卷三十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

李穆子渾　穆兄子詢　詢姪淑　淑子敏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祖斌以都督鎮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風神警俊倜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統軍永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又領鄉兵累以軍功進爵爲伯從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陷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晉之授以從騎遶圍俱出賊見其輕傷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賜以鐵券恕其十死尋加開府領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太祖太祖於是廢內廄馬盡以賜之封穆姊妹皆爲郡縣君宗從舅氏頒賜各有差轉太僕從于謹破江陵增邑千戶進位大將軍擊曲沃穆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惇爲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爲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戶通前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爲升遷伯穆薨兄子孝軌幹之宇文護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嘗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奈何穆以此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嘗坐戮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而兩釋焉未幾拜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旦郭慈澗築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太保歲餘出爲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象初加邑至九千戶拜大左輔總管如故高祖作相尉迥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牽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自義無有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儀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賞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寓內方藉宿獻耆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恆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遵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移都之事上以初受命基難之移上表曰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擊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革命而不遷昔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盡閑之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南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遷將卑禍生華夏廟堂荒穢塵親蓋回士有包藏人稀杜石四海萬國皆纘對俱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聖秉錄受圖始睎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內撫羣兇崇朝大定外除巨猾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繼顯舉謀日月增輝方屈箕賴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命神宗弘道毅教陶冶與陰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物開闢之初入表光華之旦視聽以華風俗且殊質文著帝堂天居未議經邦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已來爲亂之地變從遷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鼎何以副聖主之規表大隋之德籍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爲皇家與廟建萬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禁嘿上素嫌臺城制度迮小又宮內多鬼祆蘇威嘗勸遷上不納遘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移表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曰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爲稱首位極帥臣才爲人傑萬頃不

測百鍊猶精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寧厚弗謝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施善人去法弘道示樂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纔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宦已極眷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輦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贈馬四匹粟麥二千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冀定趙相瀛毛魏衛洛懷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槨前後部羽葆鼓吹輼輬車百乘送之郭外詔遣太常卿牛弘齎哀冊祭以太牢孫筠嗣筠父惇字士獻穆長子也仕周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卒筠幼以穆功拜儀同開皇八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父潭忿其恢奪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暴晏有隙時潭有力遂讎暴晏殺之暴晏竟坐斬而善衡獲免四年議立嗣郕公蘇威奏筠不義骨肉相殺請絕其封上不許惇弟怡官至儀同早卒贈渭州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周保定中廣以軍功封西安縣男拜大都督天和中從元定征江西時諸軍失利遂沒於陳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征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爲賊所蹙相持數日雅患之遂與偽和廣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爲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京數載授瀛州刺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備胡還授大將軍遷荊州總管加邑八百戶開皇初進爵爲公雅弟恆官至益州刺史封陽曲侯恆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真官至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真弟雄官至柱國密國公驃騎將軍雄弟潭最知名

潭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環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士尉迥反於鄴時穆在幷州高祖慮其爲迥所誘遣潭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潭入京奉奏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熨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潭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焉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進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廣出鎮潭以驃騎領親信從往揚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爲行軍總管出夏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侯斤於納遠川斬首五百級進位大將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初穆孫筠卒高祖議立嗣潭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明公嗣絕徧觀其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勳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潭爲申國公以奉穆嗣大業初歸右驍衛將軍六年有詔追改穆封爲鄖國公潭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潭既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之因醉迺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潭亦知其言由是結隙後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爲天子勸盡誅海內凡姓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潭於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與金才夙鬬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衛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寐潭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捉禁兵不宜如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潭反卽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推潭等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數日不得其反狀以實奏聞帝不納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之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貴夫李敏金才名當秩識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自求全若相用語身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長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謀反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錄當爲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正當共汝取之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爲大將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婭並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爲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伺候閒隙首尾相應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起各殺軍將一日之間天下足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之曰已得金才反狀幷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潭敏等宗族三十二人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潭從父兄威開皇初以平陳功官至上柱國黎國公

詢字孝詢父寶周大將軍詢沉深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納言上士俄轉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三年武帝幸雲陽宮拜司衛上士委以留府事周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帝聞而善之拜儀同三司

遷長安令累遷莫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爲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高祖請置監護高祖遂令高類監軍與類同心協力唯詢而已及平尉迥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賜帛千匹加以口馬開皇元年引杜陽水灌三畤原詢督其役民賴其利尋檢校襄州總管事歲餘拜隨州總管數年以疾徵還京師中使頻問不絕卒於家時年四十九上悼惜者久之謚曰襄有子元方嗣

榮字永茂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榮獨泣下實怪而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實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所好辭不就官求爲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擢授儀同三司尋除小司金大夫治冶器監建德初遷少侍伯大夫轉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帝平齊引參謀議以勳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邑一千戶尋改封廣宗縣公轉太府中大夫歷工部中大夫遷右司馭高祖爲丞相遷左司武上大夫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尋爲懷州刺史進爵鄖公加邑至二千戶尉迥反遣使招之榮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幷州附高祖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臥起其兄詢時爲元帥長史每諷諭之榮由是亦歸心焉及破尉惇拜大將軍既平尉迥授徐州總管尋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榮輒破之突厥契丹等憚其威略爭來內附其後突厥大爲寇掠榮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榮晚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城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中結陣以待之榮軍苦饑出輒遇敵死亡略盡遲明奔還城者倘且百許人榮多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榮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勒榮知必不免令其士卒曰榮妻師徒罪當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待者吾死且可降賊爲便散走努力還鄉者見王重謝榮此意乃拔刃突賊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千陣卒四十八贈豫州申采

滄亮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宮中者久之及長襲爵廣宗縣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不通解開皇初周宣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婿對勅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拜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爲姻媾敏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汝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悅謂公主曰李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壻而憎官乎今授卿柱國敏遲拜而蹈舞遽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諱改封經城縣公邑一千戶歷積金華敦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後幸仁壽宮以爲岐州刺史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之將薨也遺言於煬帝曰妾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之今湯沐邑乞迴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擢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將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戚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書面告之冀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衛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數月亦賜爲而終

樂毗

樂毗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興西魏太尉參軍沉敏有行檢周太祖時以功臣子養宮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容遊處同師共業情契甚篤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邑五百戶尋爲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改封爲五龍郡公拜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爲御伯未幾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毗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進爵將國公入爲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雒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武帝時歷數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

讙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進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時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擒數千人進至龍門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險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睿鼓行而進讙將敬豪守劒閣梁嚴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讙又令高阿那瑾達奚惲等以威兵攻利州聞睿將至惲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處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劒閣大將軍宇文寶詣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睿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惲自午及申破之惲奔歸于讙睿進逼成都讙令達奚惲乙弗虔城守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讙不利將入城惲虔以城降拒讙不內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讙于市餘衆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食邑千戶睿時威振西川夷獠歸附唯南寧會帥爨震特遣不賓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恆典南寧州漢世徼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與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疆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奉獻不過數十匹馬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區宇絕後光前方垂萬代開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既訖即請略定南寧自盧戎已來軍糧須給遞此即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則以肅慴夷二則裨益軍國今讙件南寧州郡縣及事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幷送往書未答又請曰竊以柔遠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南寧州漢代牂柯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遙漢代開此本爲討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量決須取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因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入接宴說睿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密令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頗待彌隆睿復上平陳之策上善之下詔曰公英風震動妙算縱橫濟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驅武事未爲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尊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難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永襲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焉睿時見突厥方彊恐爲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邊之道自古爲難所以周無上算漢收下策以其倏來忽往雲屯霧散彊則驕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內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爲邊梗此臣所以廢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先零尚在充國自効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及人馬糧貯戰守事意如別謹幷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歎久之答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爲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爲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惶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十五年從上至洛陽而卒時年六十五謚曰襄子洋嗣官歷萬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封睿爲戴公命以洋襲焉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

遂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隋書卷三十七

隋書卷三十七考證

李穆傳穆曠兄子孝軌○一本無孝字按北史穆猶遷授貴子孝軌有孝字

李敏○監本傳前又有孝敏二字一行按李源李詢李崇李敏前已注李穆下崇傳末又云子敏嗣不當複列今刪

及長益爵廣宗縣公○監本無縣字按李崇傳改封廣宗縣公敏襲父爵不當脫縣字今增

梁睿傳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各本同臣賢引按此漢書霍去病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辭老疑作辭第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

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貴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祖以爲東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臥內屬以後事帝疾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高祖乃從之及高祖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第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高祖同帳而坐昉飾奚妓進於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之後入爲天子此萬全之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聞昉之說以爲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黃沛時人爲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麤疎懶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千時尉迥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爲將譯又以母老爲請高祖不懌而高頻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頻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國公閉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疎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羣公秩高庶尹廩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糵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逋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彥字文忻俱失職忿竇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彥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爲帝後事成上窮治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詔誅之曰朕君臨四海憲愛爲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暱人讓短全長恆思覆育每殷勤戒約言無不盡天之曆數定於杳冥豈慮苞藏之心能爲國家之害欲使其長守富貴不觸刑書故也上柱國鄖國公梁士彥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勳力酬勳報効榮高祿重待之既厚愛之實隆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谿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受始幼來恆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迥鼇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舉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魁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劫調布以爲牟甲募盜賊而爲戰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嚮笑官人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謹固深勸奬朕既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候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親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要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管賊逆變則交謀委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之事即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爲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利害每加寬宥望其脩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膈誓共士彥論太白所犯閭東井之間恩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廳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逞圖成亂階一得授擾之基方逞吞舟之事人之姦

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刑罪在不赦朕載思革創感著厥誠情用愍然未忍極法士彥忻昉身爲謀首叔諧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並放士彥叔諧妻妾及資財田宅忻昉妻妾及資財田宅悉沒官士彥昉兒年十五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是士彥交舊上柱國府戶曹參軍事裴石達是士彥府寮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兒閑語仍相應和俱不申陳宜從大辟閻即承引頗是恕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圖當鑒六載於斯政事徒勤淳化未洽興言軫念良深歎憤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頻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射殿盡取昉忻士彥三家資物置於前令百寮射取之以爲鑒誡云

鄭譯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邕魏司空譯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祖開府文寶尚魏平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太祖所親愷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長宗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矧相習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寶後薨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武帝時起家給事中士拜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恆侍帝側譯時裹婁帝命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爲御正下大夫俄轉太子宮尹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恆不自安其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乃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爲他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邑三百戶後坐褻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爲民太子復召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爲宣帝超拜開府內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邑一千戶委以朝政俄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邑五千戶以其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是復除名爲民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如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悆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遽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爲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爲儀同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遣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賊貨狼籍高祖陰疏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勅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關預譯懷頓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及上受禪以上柱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璹爵城皇郡公邑二千戶元珣承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爲刺史譯自以被疏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婆譯厭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貧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鄴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兒於曜泉宮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開關危難與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頻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末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

敏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脩七始之義名曰樂府鐘調凡八篇奏之上嘉美焉俄遷岐州刺史在職歲餘復奉部定樂於太常前後所論樂事皆在音律志上勞歸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夏足矣也於是遷岐州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弔祭焉謚曰遠子元瑾嗣

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卿佐命元功詔還改封譙華公以元瑾襲元瑾初為驃騎將軍後轉武賁郎將數以軍功進位右光祿大夫遷右候衛將軍大業末出為文城太守及義兵起義將張倫略城至文城元瑾以城歸之

柳裘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愷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裘與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為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儀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閒自藩駐擊士裘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天官府都上士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聊御飾大夫及帝不悆留侍禁中與劉昉鄭譯同謀引高祖入總萬機高祖固讓不許裘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遲疑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迥作亂天下騷動幷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令裘往喻之裘見穆威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阻兵安陸又令喻之未到而消難奔陳高祖即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儉吏民懷之復轉曹州刺史其後上厚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即今冬也帝乃止裘尋卒高祖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　卒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龍東太守父遵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情業嘗以嚴訓慈績孤幼特捨之績敷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為魯公時引為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為太子監國衛剌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遏者績開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鉄前後功封襄陽縣男拜繼伯下大夫累轉御正下大夫宣帝崩高祖總己績有力焉語在鄭譯傳加位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邑千戶尋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為豫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尋拜都官尚書後數載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恩犯難以報國恩今偽陳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上開其故績答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羞嚴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展絲髮之効上嘉其壯志勞而遣之及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頼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衆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遣子元會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虞弃干戈於湯武東臨蠻木方期所未賓西垂流沙殭髙所不至玄漢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積關之表屈膝請吏夏者偽陳猶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撫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穫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況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壘坐待殭援緯有餘力何勞躁輕敏之俗作虛偽之辭欲阻藏臣之心徒感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晚歸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授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十二州諸軍事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頻問不絕卒於家時年五十二謚曰安子偲嗣大業之世官至尚書主爵郎卒事者京兆人也仕周內史大夫高祖以舊有定策之功累遷上柱國封晉安郡公開皇初卒於隋州刺史

盧賁

盧賁字子徹涿郡范陽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公賁略涉書記頗解鐘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邑一千九百戶後歷魯陽太守太子小宮尹儀同三司平齊

有功增邑四百戶轉司武上士時高祖爲大司武賁知高祖爲非常人深自推結賁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託羣情未一乃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賁瞋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賁恆典宿衛後承問進說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順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高祖甚然之及受禪命賁積宮因與宿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曰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制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時高類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之杜國劉昉時被疏忌賁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出類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爲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上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上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爲民賓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賁以古樂宮縣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鞠火天馹之應其音用七滾與加應鐘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泯棄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鐘爲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辨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應周武以林鐘爲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鐘之管即黃鐘下生之義黃鐘君也而生於臣明爲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改七縣八以黃鐘爲宮詔賁與儀同楊慶和斛定周齊音律未幾拜鄧州刺史尋轉虢州刺史後遷懷州刺史洪沁水東注名曰利渠又派入溫縣名曰溫溷渠以溉鹵鹵民賴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刺史民饑穀米踊貴閉人糴而自糴之坐是除名爲民後從幸洛陽上從容謂賁曰我始爲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我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爲恩舊卿若無場者位與高類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敘功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羣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爲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顧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治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如賁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政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窺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是歲卒年五十四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昉譯實啓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豎夫帝遲明德義非閨在豎梅之寄自有攸歸盲追昔歎內懷猷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宿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興其後豎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盧賁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啓莫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己在我欲其黜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譯見之矣

隋書卷三十八

史臣贊昉謀大逆於前歸焉巫蠱於後○通鑑考異曰按歸以開皇元年坐巫蠱廢昉以六年坐謀反誅虞賁傳誤也

隋書卷三十八考證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四

于義子宣道 宣敏

于義字慈恭河南雒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仕周官至太師因家京兆義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戶起家直閤將軍其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太守專崇德惠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寃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誹謗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直不可罪也帝乃解及高祖作相王謙構逆高祖將擊之問將於高類類答曰于義素有經略可爲元帥高祖初然之劉昉進曰梁壻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之下高祖乃止於是以睿爲元帥以義爲行軍總管譯將逵奚烝擁衆據開逵義將左軍擊破之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爲太尉第智兄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爲貴戚歲餘以疾免職歸於京師數月卒時年五十贈豫州刺史謚曰剛聘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上士以父功賜爵成安縣男邑二百戶後轉小承御上士高祖爲丞相引爲外兵曹尋拜儀同及踐阼遷內史舍人進爵爲子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命中使敦諭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左衛長史舍人如故後大歲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年四十二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高祖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雄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曜韜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佗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荆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咸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臣猶恩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咸葉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莫墜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類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誡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其志焉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陰壽子世師 胄 徹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厚敦然諧周世屢以軍功拜儀同從武帝平齊進位開府賜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及高祖爲丞相引壽爲掾尉遲迥作亂高祖以壽孝寬爲元帥擊之令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臥幔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以行軍總管鎮幽州卽拜幽州總管封趙國公時有高寶寧者齊氏之疎屬也爲大梁點有雄算在齊久鎮黃龍及齊滅周武帝拜爲營州刺史甚得華夷之心高祖爲丞相遂連結契丹蘇輸舉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以書喻之而不得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討之寶寧求救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弃城奔于磧北貴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虜騎掠城下而去壽引契丹蘇輸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

衆陳寶寧復走突丹爲其麾下趙倩温所殺北邊遂安賜物千段米粟千石贈司空子世師嗣

世師少有節操性忠厚多武藝開冠以功臣子拜儀同累遷驃騎將軍煬帝嗣位領東都瓦工監後三歲拜銀青光祿大夫先是吐谷渾及黨項羌屢爲侵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禽斬之深爲戎狄所憚入爲武賁郎將遼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征高麗以本官爲深郡留守于時盜賊蜂起世師遂捕之往往剋捷及帝還大加賞勞拜樓煩太守時帝在汾陽宮世師閑始畢可汗將爲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雁門之難尋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殺時年五十三

骨儀京兆長安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朝政滋紊貨賂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竝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獨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輒爲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及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己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叶契父子竝誅其後遂絕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全

竇榮定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皇初爲太傳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瑰偉矣讀書便弓馬魏文帝時爲千牛備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宣君縣子邑三百戶後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邙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邀擊之齊師乃却以功拜上儀同後從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杆侵齊之幷州賜物三百段襲爵永富縣公邑千戶進位開府除忠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伙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禁門內兩廂仗衛常宿禁中遇尉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乃拜榮定爲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高祖受禪來朝京師上顧謂羣臣曰朕少愚鄙謙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入千戶而遣之坐事除名高祖以長公主之故尋拜右武侯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賜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爲右武侯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以爲行軍元帥率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有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滂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增邑千六百戶復封子寬爲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俄轉左武衛大將軍上欲以爲三公榮定上書曰臣每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鄧幸託葭莩位極台鉉寵積勝盈必致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履宗之有臣每覽前修實爲畏懼上於是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開皇六年卒時年五十七上爲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贈縑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若贈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諡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之後恩遇彌隆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抗官至定州刺史後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構逆以爲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爵慶亦有姿儀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官至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之末出爲南郡太守爲盜賊所害慶弟璡亦工草隸頗解鍾律官歷潁川南郡扶風太守

元景山

元景山字珣岳河南洛陽人也祖燮魏安定王父瑾宋安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略遍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蘭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臺川防主後與齊人戰於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三千戶從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公邑二千戶賜女樂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數

千治亳州總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真等聚結亡命每爲劫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迴洛季真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爲大治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內屬爲陳將任蠻奴所攻破其數柵景山發譙潁兵援之蠻奴引軍而退徵爲侯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謀圖不軌以輕兵襲孝寬孝寬睿迫未得整陣爲亮所薄景山率鐵騎三百出擊破之斬亮傳首以功拜亳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尉迥稱兵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與迥通謀陰以書諷勸景山景山執其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將軍司馬消難之以鄖州入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援景山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遁景山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二合皆剋毅等退保甑山鎮其城邑爲消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總管進位柱國前後賜帛三千匹時桐柏山蠻相聚爲亂景山復擊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呂哲出漢口遣上開府鄧孝儒將勁卒四千攻陳甑山鎮陳人遣其將陸綸以舟師來援孝儒逆擊破之陳將魯達陳紀以兵守湓口景山復遣兵擊走之陳人大駭甑山沌陽二鎮守將皆棄城而遁景山將濟江會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五十五贈梁州總管賜縑千匹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起家千牛備身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爲秦王庫真車騎煬帝嗣位徵爲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通守

源雄

源雄字世略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爲魏龍西王雄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祕書郎尋加征討將軍屬其父爲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遁變姓名西歸長安周太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改封朔方郡公拜夏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徙雄爲平州刺史以鎮之未幾檢校徐州總管及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僭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遣雄書曰公妻子在鄴城雖盲離隔賊徒篤誠衆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數旬之別還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蒼東南襟帶密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迥遣其將舉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徐州刺史劉仁恩擊義緒儀同劉弘李琰討席毗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東距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顗揚州總管賀若弼黃州總管元景山等擊走之悉復故地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斬之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後數歲轉懷州刺史尋遷朔州總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爲北夷所憚伐陳之役高祖下冊書曰於戲唯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識悟明允風神果毅往牧徐方時遘寇逆建旗馬邑安撫北蕃嘉謀絕外境之虞挺劍悉車轄之望沙漠以北俱荷威恩呂梁之閒罔不懷惠但江淮叢爾有隙備逆今將董率戎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爲行軍總管往敘哉於是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褒爲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復鎮朔州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于家時年七十子崇嗣官至儀同大業中自上黨贊治入爲尚書虞部郎及天下盜起將兵討北海與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豆盧勣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氏焉祖莫魏柔玄鎮大將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略涉文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以勣勳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邑千五百戶明帝時爲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雲門學帝嘉之勅以本官就學未幾齊王憲納勣妹爲妃恩禮逾厚會武帝嗣位拜邛州刺史未之官渭源燒當羌因饑饉作亂以勣有才略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至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爲之

諡曰襄有昇職山出玉張演我民爽神禹來朝百姓因號其泉爲玉泉泉後丁父艱襄痛過禮天和二年授邵州刺史襲爵楚國公復徵爲天官府司會歷信夏二州總管相州刺史以母憂還京宣帝大象二年拜利州總管進位上大將軍月餘拜柱國高祖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勃攻城圍守讓遣其將逆吳基高阿那肱乙弗虔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壍城爲七十餘穴穿江水以灌之鼓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迫勳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俘二千人衆潰且至賊困而解去高祖遣開府趙仲卿勞之詔曰勳器識優長氣幹英遠雄毅潛部風化已行巴蜀稱兵奄來圍逼入守出戰大摧凶醜貞節雄規厥功甚茂可使持節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勳爲北道行軍元帥以備邊歲餘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盛勳效克彰委重之使爲漢王諒納勳女爲妃恩遇彌厚七年詔曰上柱國楚國公勳蜀人爽亂之日稱兵犯順固守金湯隗如敵國嘉獻大節其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渭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竝至勳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其年卒贈本官五十五上悼惜者久之特加贈賻縑布監護喪事謚曰襄子寶嗣官至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寶第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爲王府主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及高祖崩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納諸曖王頍之謀發兵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第慥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今且僞從以愚後計毓兄顯州刺史寶言於帝曰臣第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以爲然訢之寶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出誕與之協計及開府盤石侯衍勳武開府宇文承昌儀同成端長孫慥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賁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娶擊之毓兄諒至紿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時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幷州人素識諒即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八及諒平煬帝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推令典毓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莫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義忘身追加榮命宜優恆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弟二千匹謚曰愍子顗師嗣尋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竝除未幾帝復下詔曰故大將軍正義愍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爲令典沒世不忘衆賢無隆德鑒必祀改封雍丘愍侯復以顗師承襲大業末授千牛左右

通字平東勳之兄也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少以父功賜爵臨貞縣侯邑千戶尋授大都督俄遷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引之令督親信兵改封沃野縣公邑四千七百戶後加開府歷武賁中大夫北徐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尉迥作逆遣其所署莒州刺史爲丸尼率衆來攻通逆擊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尋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衛歲餘出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刺史徇高祖妹昌樂長公主自是恩禮頗隆遷夏州總管洪州總管所在之職竝稱寬惠十七年卒官年五十九謚曰安有子寬

賀若誼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也祖伏連魏雲州刺史父統右衛將軍誼性剛果有幹略在魏以功臣子賜爵容城縣男累遷直閤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徇食典御厩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常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擾貳屯於河表誼因譬以禍福誘令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之賜金銀百兩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茹茹太祖恐其幷力爲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喻以厚利茹茹信之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縣子轉左宮伯尋加開府後歷豐邵二州刺史原儀二州總管俱有能名其兄敦爲金州總管以饒毀伏誅坐是免職武帝親總萬機召誼治熊州刺史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函谷先據洛陽即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齊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誼以兵追之戰於馬邑遂禽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高祖爲丞相拜亳州總管馳驛之部西遏司

馬淪雖東拒尉迥申州刺史李慧反誼討之進爵苑陽郡公授上大將軍開皇初入爲右武候將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以誼爲副元帥軍還轉左武候大將軍坐事免歲餘拜華州刺史俄轉敦州刺史改封梅陵郡公復轉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甚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誼家富於財於郊外構一別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遊集其間卒于家時年七十七子寨襲爵庶長子協官至驃騎將軍協弟祥奉車都尉祥弟與車騎將軍誼兄子弼別有傳

史臣曰于義賈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遭屬時來俱宣力用以勢定國以功懸賞保其祿位貽厥子孫析薪克荷榮基弗墜斯矣豆盧毓遇屯劍之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

隋書卷三十九

元景山傳治亳州總管○治疑作除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五

梁士彥子剛 梁默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焉尋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城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婁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爲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蹙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爲平齊之基者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誉爲我守之及齊平封鄖國公進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三十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別破黃陵略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尉迥之反也以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至河陽與迥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爲前鋒士彥以其徒纏之所當皆破乘勝至草橋迥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啓西門納宇文忻之兵及迥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閑居無事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劉昉等謀作亂將率僮僕於享廟之際因車駕出圖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據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以爲牟甲募盜賊以爲戰士其綱紐通豫知其謀而奏之高祖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諮儀同薛摩兒爲長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朝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閤詰之曰爾等欲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遞至於是庭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要須成班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出繼伯父官至上開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驃騎卓卒剛字永固弱冠授儀同以平尉迥勳加開府擊突厥有功進位上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士彥之誅也以諫獲免從瓜州叔諧官至上儀同廣平縣公車騎將軍志遠爲安定伯務爲連威伯皆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驍武絶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致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王諒之反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贈光祿大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于魏安平公父貴周大司馬許國公忻幼而敏慧爲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恆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與固縣公韋孝寬之鎮玉壁也以忻驍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戶從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駐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敝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鬬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幷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左右皆懼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於此致令僞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賜奴婢二百口除豫州總管

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迥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熲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威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熲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譟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騾計高祖顧謂忻曰尉迥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三千戶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臥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顧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熲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頗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罷去官忻與梁士彥駝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卽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年六十四家口籍沒忻兄善弘厚有武藝仕周官至上柱國許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賴爲上儀同及忻誅並廢于家善未幾卒賴至大業中爲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叛歸於密忻弟愷別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顗周鳳州刺史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羣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爲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瘠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別駕面讓不許武帝卽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幷州帝既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帝賴以全

還時帝以六軍挫衄將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齊平授相州刺史未幾復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爲亂誼率兵擊之帝第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竝受誼節度其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物五千段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皇太子卽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及高祖爲丞相轉爲鄭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以誼爲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雄州爲主雄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迥誼率行軍總管李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臣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婁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上受禪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爲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開皇初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實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鄅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讀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縗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期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纍矮改火賁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違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譏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爲同學甚相

悟愍將奈國法何於是下詔曰誼有周之世單豫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躁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正神遣誼應受命書有誼識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與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元諧

元諧河南雒陽人也家代貴戚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戶奉詔參修律令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竇榮定子幹郭峻元浩等步騎數萬擊之上勅諧曰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三千度河連結党項諧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吐谷渾引兵拒諧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諧大戰諧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汗以勁騎五萬來掩官軍諧逆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上大悅下詔曰褒善嘗庸有聞前載諧識用明遠神情警悟文規武略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場深謀大節實協朕心加禮延賞隆典可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而釋之未幾誼伏誅諧漸被疏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寮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厥可汗爲侯正陳叔寶爲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人非欲蕩誕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誓侯叔寶辭窮堪爲使諧默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第上開府湧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諧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諧勸党項兵卽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執法屢勤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楊雄必當之諧嘗與湧同謁上諧私謂湧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湧望氣湧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湧鸞緒竝伏誅籍沒其家

王世積

王世積闕熙新囧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熲奚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熲曰吾黨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熲深拒其言未幾授鄯州總管平隴之役以舟師自鄯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鄯口大破之既而晉王廣已平丹陽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璋略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璒廬陵太守蕭摩訶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頊齊昌太守黃正始安成太守任璀等及鄱陽臨川守將竝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亶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竝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爲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瘠人稀

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熲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諸爲上大將軍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靈武代爲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弋獵爲事中便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爲人仕周釋褐中外府行參軍稍遷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同大將軍除幷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時稽胡數爲反叛越王盛內史下大夫高熲討平之將班師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卽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內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建奚長孫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甚急慶則案營不救由是長孫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不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於是上遣慶則詣突厥所攝圖恃彊初欲亢禮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卽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則出使高祖勑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勳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鄭國公食任城縣千戶詔以彭城公迴授第二子義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熲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爲樂宜不須劾上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尋改爲右武侯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寶據州反高祖讓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爲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婿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不欲此行遂聞於上先是朝臣出征上皆宴別禮賜遣之及慶則南討辭上上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壅平寶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覲上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上案驗之慶則於是伏誅拜什柱爲柱國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誅之其弟澄道東宮通事舍人坐除名

元胄

元胄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恆宿臥內及爲丞相每與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趙王引高祖入寢室左右不得從惟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謂其二子眞實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高祖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齊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猶豫如是趙王偽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高祖降階迎之胄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猶不悟謂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高祖復入坐胄閑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

高祖及門，實自後而至，趙王惧不能發，彈指出血，及殊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受禪，進位上柱國，封武陵郡公，邑三千戶，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實功也。」後數載，出爲豫州刺史，歷亳、浙二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實素有威名，拜雲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後復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密。實正月十五日上奏，近臣登高，時實下直，上令馳召之，及實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勝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實豫其謀，上正朔治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上大怒，執旻於仗，實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上，上遂殊旻，賜實帛千匹。蜀王秀之得罪，實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憑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實與和有舊，因數從之遊，實嘗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實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衛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怨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勳庸，感憤怨而蓋戮，況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宇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倭矣。梳者未展，將生厲階，求退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庾慶則元實或奕關襄厄，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實賂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隋書卷四十

列傳第六

高類

高類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蓨人也父寶胄齊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爲賓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要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資父之故更每往來其家資侯官至郡州刺史及類貴贈儀部尚書渤海公類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孝孚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武帝時襲爵武陽縣伯除內史上士稍遷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尋從越王盛擊陽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素知類強明又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國公楊惠觀意類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類亦不辭滅族於是爲相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高祖彌屬意於類委以心膂尉迥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頓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類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忠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類類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歃歃就路至軍爲橋於汜水賊於上流縱大栰類預爲木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遂至鄴下與迥交戰仍共宇文忻李詢等設策因平尉迥軍還侍宴於臥內上撫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任寄益隆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上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類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階前朝類能推舉吉閒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類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時突厥屢爲寇患詔類鎮遏緣邊及遷賜馬百餘匹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類類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類流涕辭讓優詔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類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類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也詔類綏集江漢甚得人和上嘗問類取陳之策類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彼收穫之際徵發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著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燔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敝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類爲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類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類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戶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類又避位詔曰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眷戎律膺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與機衡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獎如此是後古崙將軍鹿愚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類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謂類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礪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暐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類水旱不調罪由高類請磨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靚禮遺密上幸幷州留類居守及上還京賜繐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疑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絕上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綵萬匹復賜以千里馬上嘗從容命類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類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潘敬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尚仁取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發感入太廟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言於類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類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勵突厥犯塞以類爲元帥擊賊破之又出白道逆國入磧遣使詣兵近臣線此言類欲反上未有所答類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獨有廢立之意謂類曰晉王妃有神懣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類是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類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謂類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

奢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頲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頲邪始陛下欲爲頲妻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疎頲會議伐遼東頲固諫不可上不從以頲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上曰頲初不欲行陛下彊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頲頲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頲所殺上聞之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宮禁中事云於頲處得之上欲成頲之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弢刑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解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頲無罪上逾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頲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頲侍宴頲歔欷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頲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暝然忘之如本無高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頲國令上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頲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頲於內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頲他事云沙門真覺書謂頲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曄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頲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頲上曰去年殺慶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頲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民頲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頲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頲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於禍煬帝即位拜爲太常時韶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頲奏曰此樂久廢今者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頲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頲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徙邊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頲所推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昇平頲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頲皆削棄世無知者其子威道官至莒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封勃海郡公徙蜀郡

蘇威子夔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中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讀誦爲娛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咸辭疾不拜有從父妹者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爲丞相高頲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臥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頲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爲邳國公邑三千戶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頲稱爲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頲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勃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

事實有闕何遽迫之願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熲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草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民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民饑上令威賑卹之後二載遷吏部尚書歲餘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勅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爲國惜身朕之於公爲君爲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幷州命與高熲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湯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慶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有德行者但爲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爲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方物以勸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幸仁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壽宮不豫皇太子自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熲賀若弼等之誅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齊郡太守俄召還參預朝政未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吐谷渾進位左光祿大夫帝以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遼東之役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其年進封房公威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乎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麤疎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憂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戍安樂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僕爲副其子禮膳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下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率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陝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九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見尊重朝臣莫與爲比後從幸鴈門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今者盜賊不止士馬疲敝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之計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屢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慮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弊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忤突厥請還京師帝令

業其事及獄成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爲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誘扇愚俗昔歲薦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胸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發沃之道其若是乎實敬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爲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鞫實威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微淺不能上感昔歲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鎮撫虞世基奏言晉孝武疾帝乃止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都圖圖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八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讌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爲非開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滅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爲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戲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崩夔請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夔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禮亮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嬀汭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矣儀容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威以奉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宴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結夔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鴈門也夔領城東面事夔爲督樓車廂默圍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爲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羣國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恩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北庶頹以康寧百寮黃而韓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遠煬帝方遐洋後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遠無猜疊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雖之實難惜矣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推命網縕任遇窮極榮寵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隋書卷四十一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七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霽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內校書別在直閤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鄉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最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鴈門奉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辭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爇灼德林居貧織絍母氏多疾方留心典藥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遇令仕進任城王湝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鄉聞敬賓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鑒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遣倘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賡虞君世後又盈朝然修大廈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論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謂前言非大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倘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損淪之琉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檜時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閭門守道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坐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脊恩賦一篇代稱典麗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勅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勅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彥等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聞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雖可領解今便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遜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惠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案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爲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鄙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覽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收重遺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爲疑惠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惠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陸機見舜舜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攝以爲舜若堯死猶豫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

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讓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漢賊宜肯勸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算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至司馬炎兼幷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爲戮賊亦宜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譴沖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東皙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幷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雨黍見於商典以載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爲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敘盛德即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幷序文多不載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爲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待過者聞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遇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勅令與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毓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邗國公楊慜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懦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攜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勅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爲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爲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勳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鄭公覃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漲兵未得度長史李詡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鎮金軍中懵懵人情大異高祖得詡啓深以爲憂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服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遁便須禁錮然則鄭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類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

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爲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踳駮非遇盡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辭訟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更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令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讓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魏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稱德林很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勅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曰籍以陽烏垂曜微管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基草昧便隨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爲萬物之一幸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効力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稟睿后旁資羣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爲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煙露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遷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爲臣遇高世之才遭官接席皆可以明亮天地流名鐘鼎何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爲史方可敘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慙賓實非勳非德厠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遭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納文禮萬官百辟才悉羣人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遇南陽之掾安得出入閨閤之間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預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火運肇興羣官總己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均發奪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容謀臺閣曉喻公卿訓率士之濵賓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羣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遺尋三古未聞者盡聞逖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勳之化老人親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愚情稟聖多必乖舛加以委閣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踈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爲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誥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猶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璽書表奏輒情賜委臣寰海之內悉曰一民樂趨之誠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勖之冊魏王阮籍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機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所奏定者雖詞乖翰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勅旨集納藏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爲五卷云爾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恆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諡曰孝以德林襲焉德林既少有

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頻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粵若遠古玄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爲篆號諡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應與唐矣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祚遠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繇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姒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豐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祚京大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鍾之集殄降巨魚之奇翠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撫生民民匡主立殊勳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異與王之表韞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寰宇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茲詩百祿攸集有國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鑒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鬼鄧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迴據有齊冀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迺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鴟梟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建黃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追奢荊蠻吐納江漢佐翼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閒不容礙爾乃奉殛戎之命遵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蠱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煙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未遑告盡寥寥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讖之文順儀北之請披肝瀝膽奮歌夜吟方屈箕潁之高式尤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恆如升推帝居敬敷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敘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簡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奇才間出威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墻壍山神海靈咸變理於禹閤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靈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爲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廚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事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爲史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歸風儛休祥於圖牒磐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舊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勃鬱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疆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欃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兔而爲鼎若使四凶爭入元之輒三監同九臣之志轉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迴同韜獸之類王謙比徼孫之民福祿螺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凶醜歷代其尤偕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盡積惡既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瞰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睿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稱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會創業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長天豈惟雲禮謙光滿履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服

漢淵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後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滅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舉土衛登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寡之疹遵顛覆之軌赴趣吳越仍爲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興儀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易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遺豫皓之俟守株雖得迷而未覺諫可愍焉斯故未辨昊天之心不關君子之論也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入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因使入京上謂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晉王廣後從駕還在途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莊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鄭公實封入百戶實物三千段晉王廣已宣勅訖有人說高熲曰天子喜賞晉王及諸將戰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頗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迹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爲營造幷貨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爲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遣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遇追蘇威自外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貨之德林誣網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賦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慶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幷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爲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罪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高祖遽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廷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與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立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綱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預散騎侍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遭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勅令羽林百人幷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期之英豐也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湝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遲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勅撰齊史未成有子曰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己以爲步兵校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鄉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愧莫己知豈徒言也

隋書卷四十二

李德林傳飛雲見於前矣○案經西伯戡黎作戡按戡與堪通揚子重黎篇劉

龍南縣

防風之戮元龜匪遠○宋本防作房按魯語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防音房

特平陳乾會以七寶莊嚴公○監本莊作裝按箱子貢文菩薩至意經雖所期者大不以無苦故得自然宮殿七寶房舍早得成佛唐書藝文志大莊嚴論文疏三十卷王僧孺續僧禮佛文百福莊嚴萬壽周旋又後漢書劉寬傳何當朝會設嚴已訖四缺斗按七寶莊嚴自是借用佛經得莊嚴得若劉寬傳直謂設東嚴耳

列傳第八

河間王弘子慶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懼爲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爲郭氏元孫死齊爲周所幷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喜之爲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踐周趙元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高祖尋加上開府賜爵平原縣公及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爲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時突厥屢爲邊患以行軍元帥率衆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幷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京師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委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晉州境帖然號爲賈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鄫王子慶嗣

慶傾曲事侯時變帝時猶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遣慶書曰自晉王廢位多歷歲年剝削生民塗炭天下嚮望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爲經亂今者共舉義旗勤王救世八方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渡河而滅紂東窮滄海南泊江淮凡厥遺人承風慕義唯滎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徵子紂之元兄楚實爲重項伯緯之季父咸乃非讎然猶去朝歌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貴戚榮祚留連骨肉但識寶鼎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姓止爲宿與隋朝先有勳舊遂得預霑盤石名在蔑羊裏簿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貞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豈忍同胞有逾沉溺惟勇及諒感荅匍師況乃族類爲非何能自保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安若太山高枕而臥長守富貴足爲奠談乃至孑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摧蹙自救無聊偷存晷漏詎能支久段達童津東都自固何暇圖人世充朝亡建便夕滅又江都荒湎流宕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饑餒半菽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煮鬻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遷日未期王獨守孤城絕援千里餌禮之計僅有月餘敝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拒抗求枯魚於市肆卽事非虛因緘鷹以遷禮竟知何日然城中豪傑王之腹心恩殺長吏將爲內啓正恐禍生七首雲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寒心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密爲王世充所破復歸東都更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將篡慶首爲勸進世充既僭偽號降爵鄫國公慶復爲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妻謂之曰國家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爲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得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歸大慙爲宜州刺史鄫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老兩目失明王世充以慶叛己而斬之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功拜上儀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爲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授開府嘗武侯事尋爲太子宗衛率轉左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彊濟亦爲當時所稱尋拜滄州刺史吏民悅之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總管卒官謚曰恭弟處樂官至雒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爲有二心廢錮不齒

諸子樂

樂字世基祖莫第也父金生周荊州刺史子樂少好學涉獵書史有風儀愛賓客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賜爵開位累遷候正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賜爵開位累遷候伯累遷車騎將軍坐事免未幾復令檢校將軍率從帝幸汾陽宮子樂知突厥必爲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屬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樂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爲灌石郡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蕃朝廷以六兒復擁衆勤掠郡境子樂上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下書令子樂還行長城子樂出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樂還行長城子樂出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樂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方樂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復相嘯聚子樂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轄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隔絕子樂還歸灌石所將左右既聞太原有兵起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樂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素懷復出應之城陷子樂爲亂衆所殺

觀德王雄弟建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納仕周歷八州刺史儀城縣公賜姓叱呂引氏雄美姿儀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縣公邑千戶累遷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邗國公邑五千戶高祖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難雄時爲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崩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戶以邗公別封一子雄請封第十貴朝廷許之或奏高頻朋黨者上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欲明容哲萬機觀覽頻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頻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嚮高祖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下冊書拜雄爲司空曰雄開皇九年八月

鄭王虎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左衛大將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弘位望隆重爰司兵旅歷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雖軒陛勤勞著績念舊情篤褒賞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場迺誠副茲名實是用命爾爲司空往欽哉光膺誥命得不慎歟外示優榮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攀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羣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事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班末屬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久秉台樞常慮盈滿豈可仍叨匪服重籍鴻名臣實面慚敢緣往例臣誠昧寵交懼身貴昔劉賈封王豈備三階之任曹洪上將軍超五等之爵況臣衮章踰於帝子京尹亞於皇枝偏土作藩鉅金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存物謂其乖分是以辱敕執愚祈恩固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鑒丹誠頻觸寒嚴伏增流汗優詔不許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遼河鎮遼疾而薨時年七十一帝爲之廢朝贈鎮薄賻喪事有司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賜謚曰德贈司徒葬國武安渤海清河上黨河間齊北高密濟陰長平等十郡太守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琳性和厚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大夫遼東之役帝令琳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玄感之反也玄感弟玄縝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遇琳琳避人偶語久之既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琳兄吏部侍郎恭仁將兵於外帝以是疑之未發其事琳憂懼發病而卒琳弟讜仕至散騎侍郎

雄弟建字士建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內史下大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子時吐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帥爲元帥遣爲司馬軍還兼吏部侍郎加開府歲餘轉內史侍郎出爲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遣爲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加位上開府遣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

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嗣位轉納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惜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諡曰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屬乃鼓萃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絶宜其然矣觀王位登台袞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實仁厚之所致乎

隋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九

滕穆王瓚　嗣王綸

滕穆王瓚字恆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爲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善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後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遠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祖入輔中將總朝政令廉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閉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矣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大宗伯與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政軍情未一恐爲家禍陰有圖高祖之計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謬譖不得志陰有呪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忤旨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驪山暴薨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過燔以靴子論嗣

綸字城補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公邑八千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韶綸致禮潘甚爲梁人所敬綸以穆王之故當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爲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凡乃因曰滕即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堀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爲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命黃門侍郎王弘馳治之弘見帝方怒遂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國災以爲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寮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卽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非直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爲惡有狀其罪莫大刑茲無赦抑有昔事請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爲民徙始安諸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爲郡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下大亂爲賊林仕弘所逼攜妻子竄于儋耳後歸大唐爲懷化縣公綸弟坦字文猛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猛徙衡山猛弟溫字明猛初徙零陵溫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辭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溫弟毓字弘猛前亦徙零陵帝以其脩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薨於江都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寶猛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萬高在周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高祖踐位追封道王謚曰宣以靜嗣高卒無子國除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襁褓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崩爲獻皇后之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中特寵愛之十七爲內史上士高祖執政拜大將軍秦州總管未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位柱國及受禪立爲衛王尋遷雍州牧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檀領幷州總管歲餘進位上柱國轉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治甚有聲其年以爽爲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虜而還明年大舉北伐又爲元帥河間王弘豆盧勣實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元節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雜馬牛羊鉅萬沙鉢略可汗中重創而遁高祖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爲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而返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遼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爲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妄集惡逆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素等曰集懷忿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呪詛無慙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棄人非臣子之所敢請論

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乃下詔曰綸集以附尊之義猶子之重慶之好義匪由德進正慶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誕構姦僻在三之義曾敬俱淪恩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此覽以清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隆公族禮有親親致之極辟情所不忍於是除名爲民還徙遼郡過天下大亂不知所終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鄭之子也鄭周明帝時以太祖軍功賜爵陳留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幷州力戰而死及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冀定瀛相懷衛趙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謚曰景以智積襲爵又封其弟智明爲高陽郡公智才爲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爲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係謹開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莫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魏三酌素有女妓唯年飾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閨靜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與楊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昔平原殫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殫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閤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親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逾懼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淨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陣晉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樊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建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爲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于二世承基其舉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費於獻后故任過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畎隸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遷多難將何望焉

隋書卷四十四

隋書卷四十四考證

滕穆王賚子綸字城補○北史補作綸，臣銑斗按本傳綸弟坦，字文通，猛字武通，温字明通，洗字弘通，則綸字城補當非謚也。

隋書卷四十四考證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十

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蜀王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睍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博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爲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對長寧郡公出爲雒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祖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變土遷民之本情或迸流離重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刑平東夏雖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者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亡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獯獷實犯邊烽今城鎮險峻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曾見輒以聞閑上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書從容訓導臣曰前世皇王嫡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擘子忿鋒爲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爲之賓友勇嘗文飾勳績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誡之曰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閣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實不得言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鼓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愛自近代聖教漸虧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愚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類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號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此極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恆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高類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過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顧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姬妾但備員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轉勇愈稱晉王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爲儉素敬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進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實結于心一辭階闥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末日因哽咽流涕俯伏不能興皇后亦曰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日之別有切常離又泣然泣下相對歔欷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恆言猷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嫌尊過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皇后忽然曰晛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婁尊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裴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閑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晛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晛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常恐暗地殺之

素既知意因威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遣素金鉦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應退之象也以鋼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衣惡布衣草褥冀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東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衝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高祖聞素譖毀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糵構成其罪高祖戒於邪讒遂疎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隱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於東宮幸臣姬威遺以財貨令取太子陰惡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譁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頒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異委故有斯問蕤聞太子之德弘為此對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臥昨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謂蕤欲壞我國家邪於是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顧言之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乃作色言屬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因長歎遍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云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婬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皆實之便憨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劉今儻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磾韶佞人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磾者為其此事勇嘗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臥妙達在外說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長人不服故逆繼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薄亦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爭強聲色俱厲上不答是時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宜皆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從樊川以至于散關總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期黃金百斤錢許可笑我實無金賜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嘗舉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殺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事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書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高祖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我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之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効尤邪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衛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治其罪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途中見一枯槐根榦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為怪以聞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吳王已下諸仁壽宮還每嘗急行一宿便

至恆嗣爲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籍閑公家爲數萬匹勇悉備位太子有爲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洩東宮服玩似加珂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爲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勇以誚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高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曰太子之位實爲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古儲副或有不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宗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建春宮冀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昵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違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屬當安育雖欲愛子寶畏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可廢爲庶人顧惟兆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愧歎令薛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而言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默又下詔曰自古以來朝危國亂皆邪臣佞媚凶黨扇惑致使禍及宗社毒流兆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旻任掌兵衛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渥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屬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寮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睚知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詔訣外作威勢凌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訕謗潛行離阻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宮臣稟性浮躁用懷輕險進薦姦謀要射榮利經營閨構開造禍端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繕制奇器異服皆竦規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凡此七人爲害乃甚並處斬要妾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皆是悖惡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盡戮可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可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义豫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事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衛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王雄答詔曰至尊爲百姓割骨肉之恩廢黜無德實爲大慶天下幸甚乃移勇於內史省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因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楊雄敵五百段皆賴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胷尋而貝州長史裴蘊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己自新請封一小國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徵蘊入朝具陳廢立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而皇太子遏之不得聞奏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於上冀得引見乘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爲奸鬼所著不可復收上以爲然卒不得見素訛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高祖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姦亂宮闈事聞於高祖高祖抵牀曰枉廢我兒因遺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祕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於大理獄傅爲高祖勅書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夏姊生安平王凝襄城王恪王長嫒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韜成姬生頼川王睿後宮生孝實孝範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即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焉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蟄手不宜復留意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鴆之也諸弟分徙嶺外仍勅在所皆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祗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春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雒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上不許六年遷山南

遣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以爲山南道行軍元帥晉王廣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陳將周羅睺荷法上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弘度請擊之後慮救偽不許羅睺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請使者曰諸當推鋤愧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慙耳上聞而善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幷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高祖聞而大悅下詔褒勵焉其後後漸奢侈遠狗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遣使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後猶不悛於是威治宮室窮極侈麗後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箱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榱椽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諸飾之矣每與賓客妓女絲竹於其上後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後由是遘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修廨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昇固諫上忿然作色昇乃止其後楊素復進讒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違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後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曰我戮力關塞創業大業作勑垂篤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爲晉乎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後慨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上哭之數聲而已使所爲後嚴之物悉令焚之勑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秦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湛羣臣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貴既如此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罪其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斯融大既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廢不合承嗣於是以義陽王爲嫡主後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二遭父憂哀毀盡禮免喪遂絕魚肉每至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信兵十餘年後甚禮之及後有疾延恆在閤下衣不解帶後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爲經營立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朝請將軍典宿衛後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焉贈昭葬延於後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爲秦王以奉秦王嗣封湛爲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郡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啓於浩浩復詣述營兵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僞號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爲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眉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既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嵓之討西爨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壁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讓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以擅毀廢晉王廣爲皇太子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黍苗國恩出臨羅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令秀遷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斷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耶於是廢爲庶人幽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獄戶一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爲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聯廕皇枝寵天恕鞠養九歲榮貴唯知高樂

未嘗見權臣悉愚心陷茲刑網貸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瀝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欺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自新莫及猶望分身塡命少答慈造但以墨衰不祐福緣消盡夫婦抱恩不相勝致只悲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喘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卽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肩荷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睚眦二宮佇望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釁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宣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聖欲以己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易地徙葬以符己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飄造白玉之珪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媚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第也乃書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道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貪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囂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復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卽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欲立秀爲帝畏義不許於是害之幷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僧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年爲雁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幷州總管上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商旅貴賀五十二州垂簾聽斷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率衆至遼水遼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高祖甚寵愛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魏慶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高祖云突厥方強太原卽爲重鎮宜修武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幷州招備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頍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少倜儻有奇略爲諒咨議參軍薛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爲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高祖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卽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壤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軍情離駭我卽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以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夏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鐘葵出屬門署文安爲柱國乾單貴王聃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悅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乾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疏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州梁菩薩爲潞州韋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乾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高壁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頍諫曰楊素縣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擒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還也諒不從遂守清原素進擊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幷州楊素進兵圍之諒將綦降於素百寮請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敕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爲民絕其屬籍寬以幽死子孫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其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實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

隋書卷四十五考證

屏陵王勇傳擧子參軍○按正德郡亦音參郡也後漢銅鞮公傳宋程參郡守注音參王沈魏略論荀彧勇敢絕倫注叶平聲

因加綵繩○監本訛作繩按史記司馬遷報任安書縲而縲拳其經師古注縲索絏縲之類

隋書卷四十五考證

列傳第十一

趙煚

趙煚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伐其父墓中樹者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爲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深沉有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爲相府參軍事尋從破洛陽及太祖班師煚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之煚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邑三百戶累轉中書侍郎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樓昌向天王聚衆作亂以兵攻信陵移歸煚勒所部五百人出其不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靈霖雨數旬城頹者百餘步樓昌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讓者皆勸煚益脩守禦煚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所居穆其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煚勒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復陳裨將單阿王足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荆州總管長史入爲民部中大夫武帝出兵鞏洛欲收齊河南之地煚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率衆數萬自三鴉道以伐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除益州總管長史未幾入爲天官司會累遷御正上大夫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甚急煚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煚卒不言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遷大宗伯及踐阼煚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史朝廷以煚曉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爲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煚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浴濟市井多姦詐煚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盜煚田中蒿者爲吏所執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悔過於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類也上幸洛陽煚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爲政深副朕懷開皇九年卒時年六十八子襲臣嗣官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爲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熊州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召爲中外府掾俄遷吏部下大夫芬性彊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少御正芬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爲評斷莫不稱善後爲司會申國公李穆之討齊也引爲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邑五百戶復出爲淅州刺史轉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高祖爲丞相尉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郢國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內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幾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輜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上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悌嗣官至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悌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爲歷陽郡丞與盧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于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使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寶商直浙三州刺史尚希齠齔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逐郡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伏周太祖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奇之賜姓

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仕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縣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於鄴尚希出謂左右曰舅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迴方覺令數十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迴而至待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鎮滏口尋授司會中大夫高祖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爲公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幷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纔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二動須數萬如何可見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寧有更張之義瑣無勝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還除兵部尚書俄轉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弘厚寡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憮然曰公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臨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圖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汾水立陂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卒官時年五十七謚曰平子昱嗣後改封丹水縣公官至安定縣丞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平棘公儀容偉有器幹頗覽書記仕周釋褐衛王侍讀時武帝通於宇文護謀與衛王誅之王前後常使平往來通意於帝及護伏誅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即位置東宮官屬以平爲小司寇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歡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尉遲王謙司馬消難並稱兵內侮高祖深以淮南爲慮時賀若弼鎮壽陽恐其懷二心遣平馳驛往代之弼果不從平應壯士執弼送于京師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貸富豪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各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饑餒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貴遠算請勸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爲務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後數載轉工部尚書名爲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陳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嵓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勸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其後突厥逮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匹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爲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及還平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遷趙以尚書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其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書衣裳爲鎧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國官師孝後爲渤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政教陵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充所害

元暉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榮魏恆朔二州刺史父晏尚書左僕射暉襲爵如意進止可觀頗好學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而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共視情契甚厚解冠召補相府中兵參軍尋遷武伯下大夫子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綿綵十萬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暉方物俄拜儀同三司賓部下大夫保定初大

宋準字文護引爲長史會齊人來結盟好以準多才辯與于謹公崔謐俱使于齊遷穀威中大夫武帝之搏突厥后也令準致禮幣加開府儀同大夫及平關東使聘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邑四百戶高祖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爲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奏請決杜陽水溉三時原既爲鹵之地數千頃民頗其利明年轉左武侯將軍太僕卿如故尋轉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在任數年以疾去職歲餘卒于京師時年六十上嗟悼久之勑鴻臚監護喪事贈曰元子意嗣官至光祿少卿廣第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韋師

韋師字公頵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驃騎大將軍師少沉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指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轉寶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爽狽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爽人驚服綏懷撫慰甚得王恩爲雍州牧引爲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徙爲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邑五百戶數年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爲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三百萬蒙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爲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屢貧于時晉王爲雍州牧威存筐篚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熲並爲州都皆引師爲主簿而世康第世約爲法曹從事世康悉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遽杖之後從上幸驪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等於臥內賜宴令各敘舊事以爲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隸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爲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官贈曰定子偉政嗣大業中仕至給事郎

楊昇

楊昇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昇英風俊沉深有器局弱齡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爲冢宰都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昌樂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爲侯高祖作相行潤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威選綱紀以昇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賜錢二十萬綾三百匹馬五十匹而遣之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數載復爲宗正少卿未幾擢拜刑部尚書歲餘出除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昇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諷疑闕數載卒官時年六十二子虔遜

蘇孝慈兄子沙羅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周初爲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以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授宣納上士後從武帝伐齊以功進位開府賜爵文安縣公邑千五百戶尋改封臨水縣公增邑千二百戶累遷工部上大夫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徵天下工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爲能俄遷大司農歲餘拜兵部尚書待遇踰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爲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於是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嘗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衛率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爲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憂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民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嘉納焉開皇十八年將廢太子勇在東宮出爲漸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甚不平形於言色其見重如此仁壽初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其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總管擊平之其年卒官有子會昌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遲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泰縣公開皇初蜀王秀鎮益州沙羅以本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冉肇羌作亂攻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州總管事從史萬歲擊西爨累戰有

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越巂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吏案奏沙羅云王奉爲奴所殺秀迺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獠令出奴婢沙羅隱而不奏由是除名卒於家有子康

李雄

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也祖檦魏太中大夫父徽伯齊陝州刺史陷于周雄因隨軍入長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寨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答曰丈夫覽觀自古賊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褐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錄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周帝受禪進爵爲公遷小賓部其後復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領獨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奚伯拜陝州刺史數歲徵爲本府中大夫尋出爲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從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硤口說下十餘城拜豪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食邑二千戶後數年晉王廣出鎮幷州以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雄曰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寄臣以重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謹當竭誠效命以答殊恩歎敕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張奫　劉仁恩　郭均　馮世基　厙狄嶔

張奫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爲湯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太祖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治中雍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爲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于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懷勳佇儀同昔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虛想及詔見敕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損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撰老子莊子義各一篇曰道言五十二篇興好學有父風在魏釋褐奉朝請遷員外侍郎周太祖引爲外兵曹閱帝受禪加前將軍明武世歷膳部大夫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邑四百戶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爲伯高祖爲丞相羨深自推結高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進爵爲侯俄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期起令視事固讓不許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戶尋遷太府卿拜民部尚書晉王廣爲揚州總管授爲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羨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之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之復爲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爲皇太子復爲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爲賢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七十四子慥實官至絳郡丞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也倜儻有文武幹用初爲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權拜刑部尚書又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荊門仁恩之計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之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基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代人厙狄嶔性弘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趙明智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事師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异宗室之英譽並隆重蘇孝慈李雄張奫內外所履咸稱貞幹並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隋書卷四十六

趙芬傳復出爲浙州刺史○閻本浙譌浙按本書地理志澧都有浙陽郡注西魏置浙州大業初置浙陽郡外無浙州之名

長孫平傳遣使弔平閻官○按北史無閻官二字

韋師傳于時晉王爲雍州牧威存第並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熲並爲州都督○監本存作有宋本作存臣映斗按威存第並謂晉王存往于門第並族若作威有第並則是謂晉王威有第並都矣又楊譌楊按楊雄即高祖從子襲爵王雄也

唐 特進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二

韋世康 弟洗 藝 沖 從父弟壽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夐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爲逍遙公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爲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歲餘入爲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警爲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圖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弟子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委命頻忝方岳志除三戚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膏腴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髦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痛柳眼閒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壤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與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乃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己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五百戶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職未葬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在吏部選用平允請托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讓董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尋遷爲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誡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疎伏奉

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大馬當載不益明時恐先朝覆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骨衰謝猶屈公臥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幷揚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盜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七上聞而痛惜之贈賻甚厚贈大將軍諡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次子福嗣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爲玄感所擒令作文檄辭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嬰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洗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主衣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邑千二百戶高祖爲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郡公邑二千戶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洗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江陵總管未幾以母疾徵還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領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陳豫章太守徐璒據郡持兩端洗遣開府呂昂長史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既至城下璒僞降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之擒璒於陣高梁女子冼氏率衆迎洗遂進圍嶺南上遣洗書曰公竭勳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行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至廣州說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洗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聚衆爲亂以兵圍洗洗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敬子協嗣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起家著作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州有功上令協齎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王事拜協柱國後歷定惠泰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子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同賜爵脩武縣侯邑八

百尺。授左旅下大夫。出爲魏郡太守。及高祖爲丞相。尉迥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藝孥父孝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察其變。迥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爲。藝黨於迥。不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迥反狀。孝寬於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輒壞驛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騎追孝寬。追人至驛。輒遽戚饌。又無馬。遂還。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高祖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授上開府。即從孝寬擊迥。及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千戶。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高祖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歲餘。拜齊州刺史。爲政清簡。士庶懷惠。在職數年。遷魯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爽狄參謁。必整儀衛。威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憚。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貲鉅萬。頗爲清論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詔曰。懷沖字世沖。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後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之。帝復令沖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沖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于時緒胡屢爲寇亂。沖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爲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途皆亡。上呼沖問計。沖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沖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遣築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沖上表固讓。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遐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疾。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豈有通式。宜自抑割。即膺往寄。沖既至南寧。渠帥爨翫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沖在府。掠人之妻。士卒雖暴遠人。失望上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嚴性方正。案沖無所寬貸。沖竟坐免。其弟太子洗馬世納。譖嚴於皇太子。上聞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爲嚚犬耳。今何用世納乎。遽累汝也。世納遂除名。後數載。令沖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衆衆爲亂。攻圍婺州。永康爲程諸縣。沖率兵擊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尋拜晉州總管。沖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懷撫蠻夷。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婁賁長恒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沖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爲豫章王暕納沖女爲妃。徵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壽字世齡。父孝寬。周上柱國鄭國公。壽在周以貴公子早有令譽。爲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趙王爲雍州牧。引爲主簿。尋遷少御伯。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八百戶。高祖爲丞相。以其父平尉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邑五千戶。俄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恆毛二州刺史。顏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謚曰定。仁壽中。高祖爲晉王廣納其女爲妃。以其子保樞嗣。壽弟璆。位至太常少卿。安邑縣伯。淳位至內史侍郎。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父弟操。字元節。剛閑有風槩。仕周致位上開府。光州刺史。高祖爲丞相。以平尉迥功。進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青荊二州總管。卒官。謚曰靜。

柳機　子述　機弟旦　曄　從弟雄亮　從子謇之　族弟昂　昂子調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爲齊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稱謙。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隱諱。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戶。徵爲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爲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朔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蔚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權。孤楊獨掌。坐皆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

嗣。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爲太子親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靜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亦被疎忌，不知省務，述任寄踰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勅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協謀，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而死，時年三十九。

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遷兵部下大夫，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爲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男，遷授掌設驃騎，歷羅、淅、豫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爲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爲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燮，官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爲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爲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大異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嘗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悛，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信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黃衆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爲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除有復讐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于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梁州總管記室，遷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陳，以結鄰好。及還，會高祖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之鎮雍右也，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賞。

謇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謇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俊，進止可觀，爲兒童時，周齊王憲嘗遇謇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大廟，謇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爲田曹參軍，仍諮典籤事。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謇之有雅望，善談謔，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謇之接對，後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啓明可汗求結和親，復令謇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謇之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中，出爲巂州刺史，尋轉恵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祿少卿。大業初，啓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謇之監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車駕還京師，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令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牛弘宣勅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頻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誡我曰：以汝幼沖，未更世事，今令子

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踰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勑之後率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審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勑審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禍令則之徒深見昵狎審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審之竟坐除名帝幸遼東召審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懷遠卒於捶口時年六十子威明昂字千里父敎有高名好禮爲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顯開皇初爲太子太保昂有氣識幹局遇人周武帝時爲大內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踈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爲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傷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曉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敝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頹毀區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揆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士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恩遠慮情念下居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國立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關二邦之力遞爲強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爲師文吏用深刻爲法風澆俗敝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來我稟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嬰飾彝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祐時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蒞民之官猶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敎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恥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弘厥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數年卒官子調起家祕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奏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敛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賤貨唯調清素守常爲時所美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晃季餘慶所鍾或入處禮闈或出總方岳朱輪接軫旗旆成陰在周經隋勳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雅望重當時述特寵驕人終致傾敗旦屢有惠政肅每存戡讓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譽之神情開爽頗爲疎放文城歷仕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隋書卷四十七

柳機○注增昂子嗣從本傳

隋書卷四十八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十三

楊素　納納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爲大將軍儀曰忠壯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荅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年授司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王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爲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慎爲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喪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爲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迥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迥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爲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獨孤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承安遣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兩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勢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艦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門之延洲素遣巴蜀率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爲儀同玄獎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鄖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衆爲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爲行軍總管帥衆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戚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揚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迅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迅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蔡路又平之吳郡沈玄懀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懀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懀翳歟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舳艫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

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置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遂捕遺逸窓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官爲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結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總爲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翦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諸亡賊皆歸之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掩至國慶遑遽棄州而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乃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送智慧可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楊孤陀至淩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爲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甁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遽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縑絹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虜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三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譖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期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靈州舉突厥達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歩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趨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爲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憤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擒鞫凶魁克平虢鄭頻承顧算揚旍江表每舉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塋兆安厝委素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東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葬祔無虧以爲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偏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即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豈協贊遂得神皐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器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幷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寶以金銀鉢一寶以珠幷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弁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劇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

宅事後稱擬宮禁有能事者皆屬文駿有才幹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消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素作威作福上漸踈忌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閤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應上有不諱須預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閤素素錄出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悉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廢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腸由是頗有異論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幷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爲幷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石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據絳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閉柴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原去幷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薛摩訶等衆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薛摩訶諒退保幷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齎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衝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遑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庸虛纂承洪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墜況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包藏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心假託名譽不率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內侮專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謀議小加大少凌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而待寇戰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爲念朕豈得枕伏苫廬顧而不救也大義滅親春秋高義周旦以誅二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兹乎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戎律問罪太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衆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貧付囑薄德厚恥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勳膺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始便匹馬歸朝誠識兼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籌荊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勳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蒲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衆指期平殄高壁據嶮抗拒官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趨巢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欲猶舉斧公以稜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交集流鏑為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俱盡面縛軍門斬將搴旗伐叛柔服元惡既除東夏清晏嘉膺茂績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遠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勑勞於行陣言念于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執一心之確志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勳竹帛哉功績克諧嘿歎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懷遂塞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敢憚劬勞鄉相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蓋微徒以南陽里閭豐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總戎律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義極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曜天之德收臣於踈遠照臣以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眷官奉肅成之貞然草木無識尚榮枯候時況臣有心實自効無路晝夜迴徨寢食慙

揚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蛾諒包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拔臣於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棄平亂之規藉王赤心人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殄清豈臣之力曲蒙使臣第約獲詔書問勞高言峻筆有若天臨洪恩大澤便同海運碧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東郡太守給輼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贊朕躬故以涓選三傑功參十亂未殊退壽遽戰清徽春秋遞代方縣歲祀武播彫篆用圖勳德可立碑率隧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遣衛尉卿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陽諒功然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懷其讒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恆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臾活耶素貪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僭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碓幷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嗣別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爲查所傷由是竟爲宦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久之爲邵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晉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國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歲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往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擊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爲左庶子改封修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疎出約爲伊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遺約入輔易留守者縱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爲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淅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憎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爲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暨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文思字溫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冀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勳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齊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堰井在陣生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迥於武陟迥遣其將李儁圍懷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

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隴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戶後爲荆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爲民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諡曰定初文恩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温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邑二千七百戶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總管長史總兵逆隴隴將李遵於齊安與隴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授開府入爲慶都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檢校納言黄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荆州總管歲餘卒官時年五十八諡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狷俠慷慨不羈豪文武之資包奕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靖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推襃之重揚妖氣於牛斗江蕩無波權驚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爽凶静亂功臣莫居其右觀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擅雕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宰而得死子爲亂體壞土未乾闕門磔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李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温柔內懷狡狠爲蛇畫足終傾國本傳無遺言宜載

隋書卷四十八

楊素傳左右前後置六拍竿○北史拍竿作搶竿

素遣巴蜀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搶舞賊十餘艘○北史拍搶作搶竿

文恩傳文恩字温才○北史作文恩字温仁

隋書卷四十九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十四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寧氏祖熾都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爲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雄毅其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尋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垂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昌書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殘棄孔子以大聖之才刪紊亡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生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籍言之經典咸資悟有徵驗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籍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數至憲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史民擾亂圖書繕寫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載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二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

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記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闕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感莫過三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孝武自洛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遐於三王民黎威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慺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慳惜必須勸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復發明詔旨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聞所積重道之風起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于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

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樂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四十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面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幷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享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者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籩豆鬱爵牛羊之俎四海九州奇物盛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脗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冀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哲以爲夏時之書劉歆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廟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九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牖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圜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燬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暇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成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爲九室室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蓋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聘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

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廱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圓圖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廱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廱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廱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廱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恰華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尺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威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圜丘五帝飲樂纤鐘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舟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

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絃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夾鍾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最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上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修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傷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舉突厥諸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遜撰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焉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幷詔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實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閑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青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滯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識機晤清慎絕倫然爽後有缺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稱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敬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賞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其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沖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鼎鑊欣有敘垂拱專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賞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爲右光祿大夫從拜恆岳壇場珪幣埤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贈賻甚厚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諡曰憲弘學該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觸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亦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弒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闥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閉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激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隋書卷四十九

牟弘傳本姓宗氏○北史宗作牟。

據燕禮賓俟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監本屨作履儀禮燕禮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禮記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坐今改屨。

五九紛競遂至不成○監本九譌鬼臣駿斗按魏書禮志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頻屬年飢遂寢至是復議之韶從五室及元嶷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廟之禮迄無所設是五九紛競也。

從拜恆嶽壇場珪幣牓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阿膠飲食○舊本太行作太常臣駿斗按作太行則文勢屬下作太常則文勢連上存參。

隋書卷四十九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五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仕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之業乎時文州民爽相聚爲亂慶應募從征賊據保巖谷徑路懸絕慶東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擊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遂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率與賊相遇爲賊所害憲挺身而避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幷州下信都禽高湝功並居最周武帝謂曰慶勳庸早著莫堅奉遠出內之績朕在厥心戎車自西俱總行陣東夏事定實有茂功高位導禮宜榮樂冊於是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總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晉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令就國冀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備便及遠謀尉迥貴戚舉兵圖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驕佚貪而少惠終致亡滅豈爲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成俄頃但輕敵謀未能爲害承遘負釁江南耳庸蜀險阻易生艱阻王謙憑恃一隅素無籌略但恃人所懼不足爲慮末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恩頓具錄前言爲表而奏之曰臣聞智伸造化二儀無以隱其豐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遺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何穆運奇謀於掌握臣以微賤早逢天睠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戲臣覩閱親見實榮實誓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倘能記憶今寬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寶禮初爲太子千牛備身尋徇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爲熊州刺史先慶卒子協歷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第鼎字遜羅門大業之世少養宮中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遊宴鼎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侚寮六宮往來不限門禁其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宇文三郎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鼎聞而懼數日不敢見其兄協因奏曰鼎今已壯不可在宮掖帝曰鼎安在協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因召入侍之如初宇文化及弒逆之際鼎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爲門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暮宮門閉還所守俄而難作鼎與五十人赴之爲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暠之六世孫祖延實魏司徒父寔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敞隨魏武帝入關嶷母每誡所親曰此兒平生未嘗迴顧當爲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魏大統中擢授著作郎遷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爲窄袖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縣侯拜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懦夷不可慢援必爲亂上表固陳周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

封冠軍縣公拜北絳州刺史未幾徵爲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爲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實賜優洽尋徵爲左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總管稱有惠政後數載復爲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子世師官至度支侍郎

元孝矩　納奚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倏義父子均並爲魏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願而不扶漢用宗子盡將圖之爲兄則所遇孝矩乃止其後周太子爲兄子晉公護娶孝矩妹爲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之寵益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轉司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高祖爲丞相拜少冢宰進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王鎮洛陽及上受禪立爲皇太子令孝矩代鎮既而立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涼州總管賜孝矩璽書曰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於江上後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還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撓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爲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徙節涇郡養德臥治也在州歲餘卒官年五十九謚曰簡子無竭嗣孝矩兄子文都見誠節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於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褒最知名

褒字孝整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讓欲別居褒泣諫不得家素富多金寶褒無所受脫身而出爲州里所稱及長寬仁大度涉獵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以功超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總管歲餘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鮮正遽捨之商人諧關訟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褒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絡尋發於他所上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惠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率率愚鄙無顧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令爲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十四年以行軍總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城而還仁壽初嘉州夷獠爲寇褒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帝即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爲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詰之據理屈褒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岸外踈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厚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縣遠榮以爲二城孤遏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嘗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威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武帝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戰功賜爵二十四縣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高祖親狎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

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宣帝崩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卽拜相府掾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著部大夫高祖受禪引爲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煬帝卽位入爲武候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齡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冒矢石晝夜不釋甲胄百餘日帝每令人視諸將所爲知榮如是帝大悅尊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頻首陳謝辭情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爲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臧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鷹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還疾帝令存問勤靜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爲之廢朝贈兵部尙書諡曰恭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鷹見

鷹見字元擧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見少以良家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旣有關中晉見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見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鎭襄州見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衛王直遣見弟車騎將軍元倘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爲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見詣高祖見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見迎見高祖於霸邑高祖甚歎見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錄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見射之曰中則有實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見旣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見爲常山太守高祖爲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見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見手曰時未可也見亦轉爲車騎將軍及高祖爲揚州總管奏見同行旣而高祖爲丞相進見位開府命留左右甚見親待及踐阼謂見曰射雉之符今日驗不見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內猶憶疇日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公邑千五百戶河間王弘之擊突厥也見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見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傾朝廷見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後與高熲有隙二人屢譖見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數歲遷原州總管仁壽中卒官年七十二高祖爲之廢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諡曰敬子長壽頗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朝燕恆三州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和中釋褐右侍上士襲爵襄武公俄授儀同少師右上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慈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慈爲內應慈謂安曰縱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擢用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爲兇黨之所蠱惑覆宗絕嗣其甘若薺蒙全首領爲幸實多豈可辭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罷止璋葬高祖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慈上儀同黃臺縣男高祖卽位授安內史侍郎轉尙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舟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

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嗣以成績進位上大將軍除鄧州刺史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爲內職高祖重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慈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爲寧州刺史慈爲衛州刺史安子瑋慈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見親顧如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周歷既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澆季實繁姦宄上大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扇惑猶子包藏不逞禍機將發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黃臺縣男慈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載節嘉之無已懋庸冊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爲思審遠致淹年今更詳按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載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慈俱爲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口復以慈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三證曰懷子瑋嗣少子孝恭最有名慈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嚮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猶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哉幼養宮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慈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晉

隋書卷五十

李禮成傳官至度支侍郎○監本侍郎作郎中閩本作侍郎臣駿斗按隋志度支尚書統度支戶部侍郎各二人通典云隋氏雄忠不置郎中惟置侍郎爲尚書郎耳

元孝矩敍褒以功超拜柱國○監本超譌復臣駿斗按上文褒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未嘗爲柱國宜爲超拜非復拜也從閩本改

隋書卷五十考證

隋書卷五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六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長孫覽字休因河南雒陽人也祖稚魏太師假黃鉞上黨文宣王父紹遠周小宗伯上黨郡公覽性弘雅有器量略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宮親信周明帝時爲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僚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其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第二子寬管國公宣帝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以乘喪遂滅之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楷李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藏節但苦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願朕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畢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王秀納覽女爲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俄轉涇州刺史所在並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仕歷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州刺史父兕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徇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遊通涉彌博建德二年授雍州倉城令尋轉盩厔令頻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嵴郡守入爲御正上士高祖作相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邑二百戶遷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熾從信州總管王長述泝江而上以熾爲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僞總管荊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即日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判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加以處事周密高祖每稱奬之授左領軍長史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省風俗還授太子僕加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爲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寬平顯爲政不同部內各化尋領右常平監遷雍州贊治改封饒良縣子遷鴻臚少卿後數歲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復持節爲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大業元年遷大理卿復爲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擅拜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追至青海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幸江都宮留熾於東都居守仍攝左候衛將軍事其年卒官時年六十二謚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時周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年十八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唯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羣適與其言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晟而獨賞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晉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弭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漸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幷州屯兵數萬人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雖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

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猾倘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復優慢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黍充外使匈奴倘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長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遣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達奚實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費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吳道後詣玷厥賜以狼頭纛繆爲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獵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張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無禮不敬婦公乎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楷曰請就彼集酋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貧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賫隋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覘察焉公主見晟乃盲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遠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答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遠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藩泄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貪戀將許之晟又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緩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倘公主承藉威豐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徽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倘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騎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反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晝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寃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

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候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戍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戍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墮爾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戍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爲意利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戍箭六侯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鴈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九而落是日百官觀賽戍獨居多尊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戍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略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其部下所殺戍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戍部領降人爲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戍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戍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戍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閉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戍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兩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瀝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戍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戍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戍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渾斛薩阿拔傑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戍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高祖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戍於大行前委以內衛宿衛知門禁事卽日拜左領軍將軍遷楊諒作逆勳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戍辭曰有男行布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勳誠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搖擾儻生變動賊勢卽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公體國之深終不可以兒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捉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戍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霤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威萃戍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幔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戍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遷扇斫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戍策乃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贈贈甚厚後突厥圍雁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戍在不令匈奴至此戍好奇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諡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甚見親狎後遷諒於幷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山河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覽獨擅雄辨熾早稱爽俊司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侯文武不墜戍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舉手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隋書卷五十二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七

韓擒　弟僧壽　洪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洛慶等八州刺史擒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齊將楊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進平苑陽加上儀同拜永州刺史陳人逼光州擒以行軍總管擊破之又從宇文忻平合州高祖作相遷荊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爲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猶有吞幷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聲名於是拜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廣上狀高祖聞而大悅宴賜羣臣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擒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閉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擒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深謀大略東南通寇朕本委之靜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威事何用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賜物萬段又下優詔於擒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喊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擒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勒擒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渡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開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開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憧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即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子世謂嗣世謂倜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之作亂也引世謂爲將每戰先登及玄感敗爲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謂日令守者市酒殽以酣飲楊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致醉世謂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

僧壽字玄慶擒母弟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爲侍伯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平尉迥每戰有功授大將軍封昌樂公邑千戶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擒爲廬州總管朝廷不欲同在淮南轉爲熊州刺史後轉蔚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雞頭山破之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十七年屯蘭州以備胡明年遼東之役領行軍總管還檢校豐州總管事從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即位又改封新蔡郡公自是之後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有京兆人遽奏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會觀之僧壽亦豫焉坐是除名尋令復位八年卒於京師時年六十五有子孝基

洪字叔明擒季弟也少驍勇善射膂力過人仕周侍伯上士後以軍功拜大都

晉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加上開府甘棠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尋授驃騎將軍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服焉王大喜贈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數歲轉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洪驍勇檢校朔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恆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瘡將士沮氣虜乘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偽與虜和圍少解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爲民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長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惻然傷之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門爲設佛供拜洪鷹西太守未幾朱崖民王萬昌作亂詔洪擊平之以功加位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討平之師未旋遇疾而卒時年六十三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陽維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弼少慷慨有大志膽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周武帝時上柱國烏丸軌言於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嘗與賀若弼給之帝呼弼問之弼知太子不可動搖恐禍及己詭對曰皇太子德業日新未覩其闕帝嘿然弼既退軌謂其背己弼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所以不敢輕讓也及宣帝嗣位軌竟見殊弼乃獲免尋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鄴城恐弼爲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高祖受禪陰有幷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熲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若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驟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厥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而咒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兇翦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沽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走之魯達等相繼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憧憧流汗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悉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與擒相詢挾刃而出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時在韓擒傳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戶加以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幷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婦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候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第東爲萬榮郡公並剌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偏言云此二人惟堪唱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縣王公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會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

韓擒傳○臣映斗按韓擒本名擒虎唐諱虎遂去之宋本皆仍其舊監本或增虎字而本傳俱不增考八代史書諱字甚多隋書如虎賁虎衛虎候虎牙虎牢諱爲武賁武衛武候武牙武牢白虎諱爲白獸騎虎亦諱爲騎獸又如世諱爲代丙諱爲景淵諱爲泉爲深民諱爲人爲甿他如王世充王世積諱爲王充王積既不勝其改保無不必改而輒改者今仍其元本以存固實因考其略以例其餘爲

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總馬發自漳陽淺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暄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總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臣映斗按本書五行志引此云擒本名擒虎黃班之謂也北史云儁本名儁武儁擒本通諱虎爲武別見甚多若以虎爲豹於義何居後漢書序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黃班正合虎形韓擒字子通既不諱名豹豹亦不當有黃班之稱隋書本傳各本皆作豹姑仍其字要當以北史爲正未可稱韓擒虎爲韓豹也

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寵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太侈與高熲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爲官奴婢還從徙邊子懷亮懷慨有父風以杜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爲奴俄亦誅死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徼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績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顯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勇膽略並爲當時所推趙趙千城難兄難弟矣

隋書卷五十二

隋書卷五十三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十八

達奚長儒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魏大統中起家奉車都尉周太祖引爲親信以質直恭勤授大都督數有戰功假輔國將軍累遷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勇之役恆爲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之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天和中除渭南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咸安郡公邑千二百戶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前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爲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舟艦衝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接戰大破之高祖作相王謙舉兵於鄖沙氏上柱國楊永安扇動利與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亡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高祖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新蔡郡公邑二千五百戶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幷吞葉護及潛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歐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厥猶狂輒犯邊塞大羊之衆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賊所部之內少將百倍以重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兇徒就戮遺半不反鋒刃之餘亡魂竄迹自非英威奮發奉國情深撫御有方士卒用命豈能以少破衆若斯之偉言念勳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勳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其年授寧州刺史尋轉鄜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將事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在職二年轉蘭州總管高祖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鄯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復鎮荆州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高祖謂之曰江陵要害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朕無憂也歲餘卒官誼曰威子嵩大業時官至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遵威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周武帝時釋褐司水上士稱爲強濟累遷小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俄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領軍器監尋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及尉迥作亂子幹與宇文司錄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高祖大悅手書曰逆賊尉迥敢遣蟻衆作寇懷州公受命誅討應機蕩滌聞以嗟賞不易可盲丈夫富貴之秋正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邑三千戶以思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高祖慮邊塞未安卽令子幹鎮涼州明年突厥寇蘭川子幹率衆拒之至可洛峩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敝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子幹爲上大將軍曰於戲敬聽朕命唯爾器量閑明志情強果任經武將勤續有聞往歲凶醜未寧屢驚疆埸拓土靜亂殊有厥勞是用崇茲賞典加此車服往欽哉祇承榮冊可不慎歟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通事舍人曹威齎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西方多被其害命子幹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掠其國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勅子幹勒民爲

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者兇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爲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進詔行事且龍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爲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歲暴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龍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俄而虜寇岷洮二州子幹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檢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幷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遣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毋憂去職朝廷以檢關重鎮非子幹不可尋起視事十四年以病卒官時年六十高祖傷惜者久之贈縑千匹米麥千斛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諡曰懷子善柱嗣官至駙安太守子幹兄弟亦有才器位至銀青光祿大夫鄧純深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洽洲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治裝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褐侍伯上士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遲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溻垣見羣鳥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迴軍相遇每戰先登鄰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及迴平以功拜上大將軍爾朱勤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敎煬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剋獲突厥無衆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聲北震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請自效榮定數閱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勿弄大勿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閉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位柱國晉王廣虛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爲所誤令萬歲晉晉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委萬歲受賂擾戰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治其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萬歲曰臣留爨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曰朕以卿爲好人何乃官高祿重翻爲國賊也顧有司曰明日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遣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趙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遣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

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教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遽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騎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奏其功因謂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襲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爲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撾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因下詔罪萬歲曰柱國太平公萬歲拔擢委任每總戎機往以南寧逆亂令其出討而昆州刺史婁訢包藏逆心爲民與患朕備有成勳令將入朝萬歲乃多受金銀遣勳令住致婁訢尋爲反逆更勞師旅方始平定所司檢校罪合極刑捨過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復本官近復總戎進討蓍奇突厥遽頓可汗領其兇衆欲相拒抗既見軍威便即奔退兵不血刃賊徒瓦解如此稱捷國家威事朕欲成其勳庸復加褒賞而萬歲定和通簿之日乃懷姦詐妄稱逆面交兵不以實陳懷反覆之方弄國家之法者竭誠立節心無虛罔者乃爲良將至如萬歲懷詐要功便是國賊朝憲難虧不可再捨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寃惜之萬歲爲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有子懷義

劉方　馮昱　王撝　李充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尋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爲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其後歷甘瓜二州刺史徙朔州總管

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鬬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絶武通輕騎接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啖之永貴龍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官至柱國襄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北代人也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軍總管擊胡以功官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史臣曰長儒等結髮從戎俱有驍雄之略總統師旅各擅禦侮之功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礦矢盡勇氣彌厲壯哉子幹西涉清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烽候無警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驚絶域論功杖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姦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治軍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裔趙充國之譽動西羌語事論功各一時也

隋書卷五十四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十九

王長述

王長述京北霸城人也祖麗魏太尉父慶遠周淮州刺史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爲祖麗所養及麗薨居喪過禮有詔褒異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邑三千戶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從于謹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戶周受禪又增邑通前四千七百戶拜賓部大夫出爲晉州刺史轉玉壁總管長史尋授司憲大夫出拜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之在任數年懷夷歸之者三萬餘戶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及高祖爲丞相授信州總管部內夷獠猶有未賓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將軍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上大悅前後賜黃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率衆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復獻平陳之計俄督戰艦爲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每覽高策深相嘉歎命將之日當以公爲元帥也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遭病卒上甚傷惜之令使者弔祭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弟軌大業末東郡通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李衍

李衍字拔豆遼東襄平人也父弼周太師衍少專武藝慷慨有志略周太祖時釋褐千牛備身封懷仁縣公加開府改封普寧縣公遷義州刺史尋從韋孝寬鎮玉壁城數與賊戰敵人憚之及平齊以軍功進授大將軍改封真鄉郡公拜左宮伯賜雜綵三百匹奴婢二十口賜子仲威爵浮陽郡公後歷安鄜二州刺史及王謙作亂高祖以衍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位上大將軍賜縑二千匹開皇元年又以行軍總管討叛蠻平之進位柱國賜帛二千匹尋檢校利州總管事明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率衆討之不見虜而還轉介州刺史後數年朝廷將有事江南詔衍於襄州道營戰船及大舉伐陳授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襄陽道以功賜帛三千匹米六百石拜安州總管頗有惠政歲餘以疾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七子仲威嗣衍第子長雅尚高祖女襄國公主襲父爵爲河陽郡公開皇初拜將軍散騎常侍歷內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總管衍從孫密別有傳

伊婁謙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代爲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豐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魏爲直閤將軍周受禪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爲先謙對曰愚臣鹹不足以知大事但僞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湎倡優耽嗜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仄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荅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恆理豈足怪哉謙奉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纤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侯卿還不圖高遵中爲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救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尋賜爵潤陽縣伯累遷前疆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爲侯加位開府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既平王謙謙恥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彥恭爲左武侯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數年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數歲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傑嗣

田仁恭

田仁恭字長貴平涼長城人也父弘周大司空仁恭性寬仁有局度在周以明經爲掌式中士後以父軍功賜爵鶉陰子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兵曹後數載復以父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遷中外府掾從護征伐數有戰功改封襄武縣

公邑五百戶。從武帝平齊。加授上開府。進封浙陽郡公。增邑二千戶。拜幽州總管。宣帝時。進爵馮翊郡公。高祖爲丞相。徵拜小司馬。進位大將軍。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拜柱國。高祖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殊厚。奉詔營廟社。進爵觀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未幾。拜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卒官。時年四十七。贈司空。諡曰敬。子世師嗣。次子德懋。在孝義傳。時有玉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並官至上柱國。大義公李瓊及其弟韶。並官至柱國。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榮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元亨

元亨字德貞。一名孝才。河南洛陽人也。父季海。魏司徒馮翊王邁周齊分隔。季海遂仕長安。亨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帝以亨父在關西。禁錮之。其母則魏司空李沖之女也。素有智謀。遂詐稱凍餒。請就食於衆陽。齊人以其去關西尚遠。老婦羸弱。不以爲疑。遂許之。李氏陰託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八人。潛行草間。得至長安。周太祖見而大悅。以亨功臣子。甚優禮之。亨年十二。魏恭帝在諒宮。引爲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大統末。襲爵馮翊王。邑千戶。授拜之日。悲慟不能自勝。俄遷通直散騎常侍。歷武衛將軍。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閔帝受禪。例降爲公。明武時。歷龍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馬。宣帝時。爲洛陽刺史。高祖爲丞相。遣尉遲迥作亂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舉兵應迥。旬日之間。衆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梁康相結。將圖亨。亨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二千人。爲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梁康邢流水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戶。尋出爲衛州刺史。加大將軍。衛土俗雜。亨以威嚴鎮之。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詣闕上表。請留臥治。上嗟歎者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歲餘卒於家。時年六十九。諡曰宣。

杜整

杜整字皇南。京兆杜陵人也。祖威。魏直閤將軍。賴川太守。父關。渭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太祖引爲親信。後事宇文護子中山公訓。甚被親遇。俄授都督。明帝時。爲內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拜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邑千戶。入爲勳曹中大夫。高祖爲丞相。進位開府。及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俄拜左武衛將軍。在職數年。以母憂去職。起令視事。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遣魏王爽總戎北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整密進取隋之策。上善之。於是以行軍總管鎮襄陽。尋病卒。時年五十五。高祖聞而傷之。贈帛四百匹。米四百石。諡曰襄子。襚嗣。官至開府。整弟肅。亦少有志行。開皇初。爲通直散騎常侍。北地太守。

李徹

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也。父和。開皇初。爲柱國。徹性剛毅。有器幹。偉容儀。多武藝。大家宰宇文護引爲親信。尋拜殿中司馬。累遷奉車都尉。護以徹謹厚有才具。甚禮之。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護令徹以本官從焉。未幾。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同昌縣男。邑三百戶。從帝拔晉州。及帝班師。徹與齊王憲屯鶉栖原。齊王高緯以大軍至。憲引兵西上。以避其鋒。緯遣其驍將賀蘭豹子率勁騎襲憲戰於晉州城北。憲師敗。徹與楊素宇文慶等力戰。憲軍賴以獲全。復從帝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緯於其州。俱有力焉。錄前後功。加開府。別封蔡陽縣公。邑千戶。宣帝即位。從韋孝寬略定淮南。每爲先鋒。及淮南平。即授淮州刺史。安集初附。甚得其歡心。高祖受禪。加上開府。轉雲州刺史。歲餘。徵爲左武衛將軍。及晉王廣之鎮幷州也。朝廷妙選正人。有文武才幹者爲之寮佐。上以徹前代舊臣。數持軍旅。詔徵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爲元帥。率衆擊之。以徹爲長史。邊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言於爽曰。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爲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徹贊成其計。

請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單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屈膝稱藩未幾沙鉢略爲阿拔所侵上疏請援以徽爲行軍總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拔聞而遁去及軍還復領行軍總管屯平涼以備胡寇封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廣轉牧淮海以徽爲揚州總管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徽復領行軍總管擊破之左僕射高熲之得罪也以徽素與熲相善因被疎忌不復任使後出怨言上聞而召之入臥內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而卒大業中其妻宇文氏爲孽子安遠誣以呪詛伏誅

崔彭

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殷州刺史父謙周荊州總管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略通大義周武帝時爲侍伯上士累轉門正上士及高祖爲丞相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強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麾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高祖見而大悅拜上儀同及踐阼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數歲轉車騎將軍俄轉驃騎恆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上每謂彭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鴞鳴於梁上上命彭射之既發而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於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得歸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邑二千戶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從幸洛陽彭督後軍時漢王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揭山東復領慈州事帝以其清賜絹五百匹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帝遣使弔祭贈大將軍諡曰繭子寶德嗣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威著擊縗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巡警嚴廬毅然難犯槃侮之寄有足稱乎

隋書卷五十四

隋書卷五十四考證

崔彭傳及踐阼○監本阼作祚。按曲禮踐阼臨祭祀疏。阼主人階。天子祭祀升阼階。

隋書卷五十四考証

隋書卷五十五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二十

杜彥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屬葛榮之亂徙家於薊彥性勇果善騎射仕周釋褐左侍上士後從杜國陸通擊陳將吳明徹於土州破之又擊叛檛敕倉雄白楊二柵幷斬其渠帥進平鄖州城帥樊志以戰功拜大都督尋遷儀同治隆山郡事明年拜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於相州每戰有功賜物三千段奴婢三十口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後六歲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新義公韓擒相繼而進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彥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六百餘艘度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巽進至新林與擒合軍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之別解江州圍智慧餘黨往往屯聚保投漢洞彥水陸兼進攻錦山陽父若石壁四洞悉平之皆斬其渠帥賊李陀擁衆數千據彰山彥復擊破之斬陀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平之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甚有治名歲餘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檛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吾思可以鎮檛林者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數年朝廷復追錄前功賜子寶度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聰謀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復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爲邊患以彥素爲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未幾以疾徵還卒時年六十子寶度大業末文城郡丞

高勱

高勱字敬德渤海蓨人也齊太尉清河王岳之子也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爲齊祖所愛年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州刺史歷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性剛直有才幹甚爲時人所重解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勱率太后歸鄴時軍官放縱儀同荀子溢尤稱龍幸勱將斬之以徇太后救之乃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勱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使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甚愧既至鄴勱勸後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臺之上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惜妻子必當死戰可敗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遁勱恆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見之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勱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亦爲之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謂勱曰齊所以亡者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閑於鄰境宜善自愛勱再拜謝曰勱亡齊末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致淪覆既蒙獲宥恩幸已多況復濫叨名位致速官謗高祖甚器之以勱檢校揚州事後拜楚州刺史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勱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七年轉光州刺史上取陳五策又上表曰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亂侮亡往賢之雅誥是以苗民逆命爰興兩階之舞有扈不賓終召六師之伐皆所以寧一寓內匡濟羣生者也自昔晉氏失馭天網絕維羣凶於焉蠭起三方因而鼎立陳氏乘其際運拔起細微藉瑣縱其長蛇竊據吳會叔寶肆其昏虐毒被金陵數年已來荒悖滋甚牝雞司旦晨近姦回尚方役徙積骸千數疆場防守長戍三年或徵行暴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辜獲戮烽燧日警未以爲虞耽淫靡嫚不知紀極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剜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亂民神怨憤災異荐發天時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任與其鄰接密邇仇讐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時若戎車暫動戈船雷邁臣雖駑怯請效鷹犬高祖覽表嘉之荅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勱爲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賜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勱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樂威惠民夷悅附其山谷閒生羌相率詣

府耦謁前後至者數千餘戶。凜猶屏迹路不拾遺。在職數年。稱爲治理。後遷吐谷渾來寇。勣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勣亡失戶口。又言受羌饋遺。竟坐免官。後卒於家。時年五十六。子士廉最知名。

尒朱敞

尒朱敞字乾羅。秀容契胡人。尒朱榮之族子也。父彥伯。官至司徒博陵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盡誅尒朱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于大街。見童兒羣戲者。敞解所著綺羅金犀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爐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三年。購之愈急。遒且至。長孫氏曰。事急矣。不可久留。貴而遣之。遂詐爲遣士變姓名。隱高山。略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之下。泫然而歎曰。吾豈終於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於是間行徼服。西歸於周。太祖見而禮之。拜大都督行臺郎中。封豐壽縣伯。邑千五百戶。遷通直散騎常侍。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保定中。遷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中。增邑五百戶。歷信臨熊潼四州刺史。進爵爲公。武帝東征。上表求從。許之。攻城陷陣。所當皆破。進位上開府。除南光州刺史。入爲護軍大將軍。歲餘。轉滕州刺史。於是迎長孫氏及弟置於家。厚賚給之。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尋轉徐州總管。在職數年。號爲明斷。民吏懼之。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賜二馬輜車。歸於河內。卒於家。時年七十二。子最嗣。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爲普乃氏。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脚。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勤遵法度。仕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高祖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詣高祖。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廩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貴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尋拜豫州總管。高祖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蒸薪多被其掠。前總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臨朝曰。無以加周搖者。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修鄣塞。謹斤候。邊民以安。後六載。徙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上召之。既引見。上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禮畢而出。於是歸於第。歲餘終于家。謚曰恭。時年八十四。

獨孤楷

獨孤楷字修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戶。拜右侍下大夫。周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高祖爲丞相。進授開府。每曾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數歲。遷右衛將軍。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與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令左右覘所爲。知楷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子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幷州總管。遘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歷職二代。高風素望。臥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遣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數載。轉長平太守。未視事而卒。謚曰恭子。凌雲平雲彥雲皆不知名。楷弟威。見誠節傳。

乞伏慧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爲第一領民酋長。慧少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帝時爲行臺左丞。加蕩寇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恢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惇於武陟。所當皆破。授大將軍。賜物八百段及平尉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三千戶。賚物二

千三百段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會土著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恆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於是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亦素憚其名竟不入境歲餘轉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遷蔣州總管其年左轉杞州刺史在職數年遷徐州總管時年逾七十上表求致仕不許俄轉荆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模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籠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樂轉秦州總管煬帝即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爲遲不整嚴食竣譴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除名爲民卒於家

張威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至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邑千戶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爲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登山通道自西横攻其背儼遂敗走追至成都與謙大戰威將中軍及謙平進位上柱國拜益州總管高祖受禪歷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衛北道行臺僕射後晉王軍府事數年拜青州總管賜錢八十萬米五百石雜綵三百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賣蘆蔑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間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恩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効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封譙城郡公薨贈相州刺史卒官有子植大業中至武賁郎將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數從征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擒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刺史楊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爲刺史月餘擒公忻國立皆斬首梟之餘黨悉平從帝攻河陰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賞物千段復從帝平齊進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邑八百戶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擒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迴作亂相州以洪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迴遣兵圍懷州洪與總管宇文述等擊走之又破尉惇於武陟及平相州每戰有功拜柱國封廣武郡公邑二千戶前後賜物萬段奴婢五十口金銀各百挺牛馬百匹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數歲徵入朝爲漕渠總管監轉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虜至積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時年六十四

侯莫陳頼

侯莫陳頼字遵道代人也與魏南遷世爲列將父榮魏周之際歷職顯要官至大司空頼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爲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與柱國豆盧勣各帥兵分路而進頼慈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婢至是詔胡敢有壓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頼謂勣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耳大兵臨之首亂者知禍脅從者恩降今漸加撫慰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勣從之羣胡感悅爭來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加振威中大夫高祖爲丞相拜昌州刺史會受禪竟不行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俄拜延州刺史數年轉陳州刺史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屬陳將荀法尚陳紀降頼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安集初附尋拜鄜州刺史未之官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頼清德未幾檢校汾州事俄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頼爲第

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檜爽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頵入朝及進見上與頵言及平生以爲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賜物而遣之及到官大崇恩信民爽悅服溪洞生越多來歸附煬帝即位頵兄樂國公芮坐事徙邊朝廷恐頵不自安徵歸京師數年拜恆山太守其年嶺南獠越多不附帝以頵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土所信伏復拜南海太守後四歲卒官誄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史臣曰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壘不起高勳死亡之際志氣懍然疾彼姦邪致茲餘慶尒朱敞幼有權奇終能止足樂基墜而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搖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識仁義之路皆有可稱焉慧以供慢不厚主於放黜並結髮登朝出入三代終享祿位不夭性鄙董其任心而行不爲矯飾之所致也

隋書卷五十五

隋書卷五十六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二十一

盧愷

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父柔終於魏中書監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爲記室其後襲爵容城伯邑千一百戶從憲伐齊愷說柏杜壁下之還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戶染工上士王神歡者嘗以賂自進不宰宇文護權爲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並列實恐惟輕之刺聞之外境觀竟慕其事建德中增邑二百戶歲餘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勑諸屯開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顧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舉明勑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爲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四年秋李穆攻拔軹關柏壁二鎮令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尋授襄州總管司錄歸治中大象元年徵拜東京吏部大夫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兼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二十萬并賚雜綵三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爲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上考食饌飲同當仁不讓何慨之有曾在朕心無勞飾讓威等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嗣運凶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爲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進威之從父弟徵羞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徵文狀後至而先任用羞左足攣蹇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卑太子將以擅事舍人蔡雙爲舍人雙即蘇威之子臣以雙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徵身俾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爲百姓未幾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譏遂及於此子義恭嗣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燉煌人也代爲西州豪右父整仕周官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爲吏部上士尋授都督輔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復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小納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閑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縗從事還授職方下大夫襲爵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增邑六百戶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之譽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位上開府會蜀王秀出鎮於扈綱紀之選咸屬正人以熙爲益州總管長史未之官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籠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優白烏白攀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授幷州總管司馬後徵爲雍州別駕尋爲長史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舍客僦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僦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雜理處也勑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上以嶺南夷越數爲反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

得承制補授給慢內五百人賜奴五百匹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論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教稱爲大化時有寧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日已據兩牌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傲恃其阻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論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遣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以州縣多有同名者於是悉改安州爲欽州黃州爲峯州利州爲智州德州爲雅州東寧爲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奉詔撫夷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愧懼彌深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勝然所管遐曠終撫尤難雖近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聊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況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梁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爲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諸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而固疑之既而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爲信然遣使者鎖熙諸闕熙性素剛鯁參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上怒不解於是擒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擒佛子送於京師盲熙實無贓貨上乃悟於是召其四子驍穎仕隋少子德基最知名

薛胄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數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高祖受禪擢拜魯州刺史未之官檢校鷹州總管事尋除兗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句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遽語君馥曰向道力以經代俱羅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姦當連其坐君馥乃止遽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溢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後轉鄭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徵拜衛尉卿尋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爲稱職後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疎忌及王世積之誅也熲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辭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會漢王諒作亂幷州遣僞將綦良東略地攻遏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毘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於是釋去進圖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諸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諸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有子筠獻並知名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重力覲魏鉅鹿太守父琮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爲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賜公田十二頃粟百石累遷少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時以爲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以伐齊謀及臣下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無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計弼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以爲別隊從帝攻拔晉州卑被三矟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從帝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邑千五百戶賜物千五百段奴婢百五十口馬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錄宣帝嗣位遷左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穎率兵擊之弼爲監軍弼謂穎曰賊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絃若欲追

賢貴為難及且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畢泉之北此地險隘衆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遵此路真上策也秖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弼又率兵從梁士彥攻拔壽陽尋改封安樂縣公增邑六百戶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除潤州刺史徵轉南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弼追之不及遷陳將樊毅戰於滻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人除黃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加邑一千二百戶入為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弼持節安集之置鄯湟二郡而還遷尚書左丞嘗官正色為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賈悉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參出徐州道令弼持節為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主侍直省弼有疑滯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弼講士數難詞義清通觀者屬目上大悅顧謂侍臣曰朕今親周公之制禮其有屈之儒生其誰屈心於是頒賜各有差時朝廷以晉陽為重鎮幷州總管並帶領突厥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郡本以驍有文武幹用出為幷州長史領以文雅去職尋詔起之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尋領行軍總管軍還之後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即位徵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歲餘復拜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弼既以才能著稱歷職繁要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略弼謂高熲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亡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事非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死時年六十二天下冤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為尚書李經注行於時有子儉瑗

裴衡

裴衡字德平河內人也祖叔魏河陽太守父光周慕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膽識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為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擊斃衆鹿拒馬切諫帝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高祖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為河北行臺尚書兵部度支二曹郎後以臺廢拜幷州總管掾及王轉牧揚州衡復為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以母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賜物三百段開皇中熙州李英林聚衆反署置百官以衡為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銀雜畜稱是及王為皇太子拜衛右庶子仍領給事黃門侍郎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俄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主人衡於是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繡袄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為此也不足為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為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宴從官特賜綵五百匹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折損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翊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讓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為檎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因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檎林俄而勃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為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為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為不可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滅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久而乃釋除名為民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妾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諡曰忠有子希玄

楊汪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顧從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險好與人鬭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雍州刺史王誼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師生也其後周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及高祖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高祖受禪賜爵平鄉縣伯邑二百戶歷御書司勳兵部二曹侍郎秦州總管長史名爲明幹遷御書左丞坐事免後歷荊洛二州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數年高祖輯隋大夫王邃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邃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夏田相報也汪以邃所言奏之邃竟以獲罪卒拜汪爲御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煬帝即位守大理卿汪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賜錄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蜂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大業中爲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賊帥張須陀弘策出師擊之戰不利弘策出還過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李密已通東都其徒頻寇梁郡汪勤兵拒之頻挫其銳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以兇黨誅死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胄執憲平允宇文弼擊蜚攸歸張衡以嚴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匱惜哉夫忠爲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歟語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既召亂源實爲權首動不以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隋書卷五十六

隋書卷五十六考證

史臣贊九仞之基俱傾於一匱○按匱與簣通前漢王莽傳綱紀咸發成在一匱

隋書卷五十六考證

隋書卷五十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二

盧思道從父兄昌衡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秘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嘗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後溷洩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黜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憩然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數年，復爲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褒信兄弟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謙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爲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鴈賦以寄其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翕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薄拙，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龍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雲雁既屏，魚鳥爲鄰，有離羣之鴈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成也，揚子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遠得暑也，平子賦曰：雨高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致，鴻鸞以降，罕見其儔，而鍛翮摧險，偶影獨立，唼喋枇杷，雜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惟此孤鴈，擅奇羽族，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毳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爲矰之繒繳，犯霜露之溟濛，驚蛙魚之密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遘巢於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既嘯儔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遨商颸之嫋嫋，訊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翮整翰，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搖霜毛而候觀，鑒江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嘤嘤而相續，潔齊國之冰紈，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駐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遠寒魄逐浮沉水宿，避暑言歸，絕漢雲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繫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睚東籠與青檀，刀俎靡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籞，稻粱爲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閡江海之幽情，何時曦首書翼，上凌太清，纂翥鼓舞，遠蹕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沖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棄，栖鵷之鳳，微而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攀太牢之薦，匹鳳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潢淀，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賦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龍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奸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蚘蟲愚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韜不晦，無慍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

下走所欣羨焉余笑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統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漸受書傳服仁義紺紲朝市失鄰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愉此風波嬰於倒懸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實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矣茂亦受累於憑脣學殖記墜晉於羯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疾心豈徒垂惜眷黎踰悋腐鼠相江鄰而永歎傅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斬尚趙雲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胥就戮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誼郭淮屣履可忘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聲足蹶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飲芻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蹐焦原匹夫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樹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勞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覽藏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著卷恥猶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蒼鳧退飛不虧滄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曉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望北堂之明月犯勝九歎之書觀其節制崔實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歌薇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概余答曰星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翮羅於叢澤五衢四聚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隤穫覩時路之危支未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歎紀之內罕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稱陛凡近輕險蹊蹏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韜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烟戒陳力就列弃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擒讓之風播紳不嗣夏書昌墊之罪孰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萱石之巷夕陽且落早蓋墳園寶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俯仰嘐嘐墨突煦席自親笑言韶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言酒遠貢文

蛇蠶姬奚女委如脫屣金貌玉華弃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眷之顧無餘榮當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曉閑晨趨剋促筵塵之舊進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過歌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雲設去等絕絃餘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慚妻子外是厚貌內蘊百心緜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矜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膏雖素飧以爲非而時宰之不貴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恥軀馳深長乾沒心若死灰不管勢利家無儲石不費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舊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爲朴人之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裘斯首鼠不預衣冠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俗滅影匿迹磷石變成瑜瑾實莠化爲芝蘭義之扇俗攬時駭耳纖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歲餘被徵拳詔郊勞陳使頊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娶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愚遣上奏曰省有獄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輕刑名誠爲未可又陳殷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遺使弔祭撫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清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愚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駒龍奴子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事兼外兵參軍齊氏受禪歷平恩令太子舍人尋爲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武帝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開皇初拜上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

書蔵威考之曰德爲人表行爲士則論者以爲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牝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其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二子寶業寶胤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柏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爲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朗靜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騏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爲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別駕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相州孝貞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渭州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譬垂棘裘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德林參典文翰然孝貞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屢怒之勅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有子允玉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業中官至大理少卿

薛道衡從弟孺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膚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讀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讓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歲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三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傳緯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緯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傳緯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且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邛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衡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苻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幷所以江表遺民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賈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東已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恆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爲國之體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孟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捲之勢其在不疑頃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

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踴壁而臥閉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衛道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宜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類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遠離不勝悲戀言之嗚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鉞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衣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須其詞曰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遺言談所不暨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鞫居轂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何貴於人靈何用於心識羲軒已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爲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摹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慚德於干戈秦居閏位任刑名爲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參業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玄行定鼎洛木運據嶓冢未正滄海之流距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旦慕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接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爲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沸玉璽驚天金鉞照野森雄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城皇唐勦逆命憑銅梁之險鄧賁背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濟足授手應赤伏之符受玄狐之籙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猾夏而戮羣凶不煩二十八將無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於區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獷類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鯷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友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圭而禮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日月內宮外座取法於辰象慈政教於魏闕朝羣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衢之表地脈之外撫猿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葉樊噲於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結旌頭蜂狄后於漠北未足恩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啓祚聖皇馭寓運天策於帷扆播神威於沙朔柳室氈裘之長皆爲臣隸瀚海蹲林之地盡充沙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紫蓋之氣特龍蟠獸據之蝯恆有僭僞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彼黎獻獨爲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濕寰極天縱神武受賑出車一舉平定於是人荒無外九服失閏四海爲家萬里爲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亂離綿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僞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勅太子改正六樂玉帛鞮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草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旨聞一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稟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彝倫攸敘上下齊肅左右絕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亢極陶黎萌於德化致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退遵岳牧會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

宜其金泥玉檢屢禮介丘飛鑒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不恃成而不居沖旨凝遠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遷謝恕谷方知六十四卦謙搖之道爲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爲小魏魏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誡至德感遠於宮壞和氣藹風充溢於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社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于振古所未有圖籍所載耳目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其効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荊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共惟帝臣不深考然哀纏弓劍塗山幽棧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降精瘞怒飛名帝錄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正靖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楊配天大孝也儛佾戚戈正禮樂納民壽域厭俗福休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而蚩五帝豈直繼絕周漢么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於清廟九德之歌無絕于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周於形器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宸軀軼丹陛一酔天閽奢陽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慕巍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埋輪之禽不增于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綴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悠哉遠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羣凶縱慝竊號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蘗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啓曆發迹幽方幷吞寇儁獨擅雄強戡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渭涘九縣瓜分三方鼎跱狙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運叶期千年舉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迺生神謀獨斷專恩彰善夷凶靜難宗伯撰儀太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占揆星景營建邦畿下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衡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榮威匈河瀚海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憺帝德遐暢稽顙縮鼻稱臣內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嬗長鯨漏網授鉞天人翕然清蹕戴日載斗太平太蒙禮教周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湯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勞庶績移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軀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熙阜虔心恭己奉天事地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跡姬文發揮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玄覽幽頤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窅然御辯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葉用教百年尚相敷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父象不陳乾坤將惠微臣作頌用申罔極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讖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類不死令決當久行人有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類邪付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變於奏日冀帝赦之勑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徒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爲大文所有詩詠詞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及滿轉清陽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經竝有惠政與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以爲孺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子邁官至選部郎從父弟道實官至禮部侍郎離石太守竝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儁才起家爲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伏誅所有文筆多行於時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竝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榷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宦塗寥落雖騁通有命抑亦不讜細行之所致也

隋書卷五十七

隋書卷五十七考證

虞思道傳時人稱為八米盧郎○一本米作采按因事義稱關中語歲以大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歲取八米取數多也

經綸仁義○閩本經綸誤倒按漢書敘傳賈仁義之場詐紫名實之相繆經綸與相繆同

薛道衡傳崇班朝俗○按前與張通揚雄書願陛下少留意於末風末職以通通前之稱曾植鐵俗論俟民非復漢朝尺土非復漢有

史臣贊思道宦塗寥落○監本宦作官從南監本改

隋書卷五十八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三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高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雖貧歷歲咸得其妙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讀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修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帝引爲麟趾殿學士俄授著作上士聘外史下大夫出爲衛王友歷漢東南陳二郡守武帝即位復徵爲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樂當朝典故多所損正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雲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齊大司農卿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及項邪王儼爲京畿大都督以澹爲錄事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禮又與諸學士撰御覽書成除殿上郎中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爲行臺禮部侍郎尋爲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優錫令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論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少須書名夏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偕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實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證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遠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載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澥之水復去隄防翳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遵武此時后緒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諱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爲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誡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書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況復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敘於經下況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

陵遲不勝其蔽楚子觀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來往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曰壺遂發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與夔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遠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衆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辭長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瀋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作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閒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瀋所著魏書甚傷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瀋弟彥玄有文學歷揚州總管府記室清州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侯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棨之齊瀛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爲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累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裴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匹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傑秀才爲儒林郎通侻不恃威儀好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閣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虐不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勑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弟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贍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爲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右丞德源沉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後爲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古曉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必能效節一官騁足千里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

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迥作亂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恩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禁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歲奏以爲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秦臣正臣並學涉有文義

柳晉

柳晉字顯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儉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晉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潁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晉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晉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晉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晉爲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謔晉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詼諧由是彌爲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爲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閤言宴謳謔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與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晉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幸揚州遘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撰晉三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僧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稱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還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鴻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喧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復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卓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闕高祖召百官賜讌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坤大表其尊兩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載成出震黎離之君紀厲司鳳之后玉鍾玉斗而降金版金縢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飜臻嘉貺集馳聲南董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扆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爪清焉喉鈴啓閉括地復夏截海朝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其會綵區洽宇遐至還安騰實飛聲直歷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士字民心爲百姓月樓日浴燕坂寒門吹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解辮請吏創社承風豈止呼韓北場頡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狎素游頹圖膏澈醴半景青赤孳暢虧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降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尤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貢玄應特昭白爵主鐵多之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屢武載文曹植嘉爵之篇樓庭集羆未若未飛武帳來賀文櫬刷采青旛將翰赤鳳玉几朝御取瓠軒楯

之間，金門旦闢，綵筆雲翔之製，綴古曠世，未或前聞。稽召宣徵，傳之益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玄英紘時，至尊未明求衣，慶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鳥翔翔而下，載行載止，書展宇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明主之休徵，聖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昔虞舜時之殷，魏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禰，三入平東之府，並旁觀迴翥，陋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剖胎剖卵，則麒麟不臻，浸焚澤，則蟠龍不蟄，蛟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虔辭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愚於往賢，遠時感乎曩代，觀場庸瑣，敢獻頌云，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沿習因成，稽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大定，於鑠我君，武義迴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青鱗伏阜，丹鳥流火，白雉從風，樓阿傑砌，鳴岐祚隆，未如神爵，近賀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嶽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端跡，化玉翻展，銜瓊陛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經廡在庸，伊臣預焉，承緝章素，方流管絃，頌歌不足，踏傳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旦召公等入，遽述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爲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擢黃門侍郎，二年，加散騎常侍，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東師，高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嚴州刺史，遭漢王諒反，不之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厲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徵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音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慮實百寮，咸議爲虛，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遣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衆狀分明，此何可枉，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罪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睺，虞世基，元蕃，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哀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授古例，事得稱而，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以國哀，前禮不宜稱賀，述矚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爲守給事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朔，洪荒初判，乾儀肇始，辰象所以正時，《戴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太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撰，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變革命，刱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晨以往，存其名而，滿其迹，黃軒以來，睠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簣，具訓誥及典謨，貫昴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辨方正位，論時制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樽杌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遽襲，五勝相沿，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遠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爲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頼，羯胡侵洛，沸騰塿酸，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奔儀，碎夫犬羊之手，

福善積而身福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書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關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蕩冢壁皆殘不濕無所益惟遭同燬陳廣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晉墜清臣徒誦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乾箸心早學茶寥弗荷薪構大建之末頻抗表閤至德之初濫授史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勗羣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顓退屏無所交遊樓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閑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末學恭職郎署兼撰陳史敢此書延時未即成續積朔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佗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筆都事而長慟遷則館而縣壁家史舊書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並缺落失次自入東已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讒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敘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並善心補闕別爲敘論一篇託于敘傳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屬門禮左親衛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郡追敘前勳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弒逆之日隋官盡諸朝堂踊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率曳因遂害之時年六十一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陽縣公諡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勅

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書詔范入內侍皇后讀謝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聽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真介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恆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幷察己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遝用璩譯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與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恆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高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後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遂奏爲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遊文博得委用之以爲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貧諸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言曰屬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深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食郡守亦何所益其言直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賊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校書處世基于亦在其內戚飾容服而未有所卻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故何爲者又梁孝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隨者皆服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贍逸既稱燕趙之俊實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實咸取祿位雖無往非命蓋亦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倜正條例詳密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小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隋書卷五十九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四

煬三子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子燕王俊越王侗）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恆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後三年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雒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督性謙沖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惟席極於倫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曰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宮粵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君陵禮也嗚呼宵載鶴關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儀賓從其如昔皇帝悼離方之就晦嗟寢宮之虛象顧守器以長懷臨登發而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尤從旋葬徹祖階陛收重抗綍旌以啓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諡爰詔史冊式遵典志俾潛哲之徽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曰宸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襲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陽居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惟睿性遵觸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游情多藝樹親建國命懿作藩威鑿先路爲奕渠門庸服有紀分器惟尊風高楚殿雅盛梁園睿后膺儲天人叶順本茂條遠基崇體峻改王參墟奄有唐晉在貴能謙居沖益慎封畿千里閭閻九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折衝帷扆清秘親賢允屬泛景風瀾飛華蠲玉揮翰泉湧數言藻縟式是便煩思謀啓沃洪惟積德豐衍繁社粵自天孫光升元子紹軫緩奉祀肅穆滿容儀形讓齒禮樂交暢愛敬兼資優游養德恭己承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顧顯觀德溫溫審論烟飛齊箴留連主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沖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綏景福永作元貞神理冥漢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徵祐遠瑤山之瓚壞忽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纏宇宙慟皇情之深憫摧具僚其如殁鳴呼哀哉洞壤氣勃在莽居諸忽零露於瑤圖卜申霜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帷殿虛鳴呼哀哉將寧前窯長違望苑渡渭浹於造舟遠長平之修坂望鵾鶴而不追顧龍樓而日遠鳴呼哀哉永隔存歿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世即潛遂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悽楚雜潛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秩歛綍弁以霑衿嗚呼哀哉九地黃泉千年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哉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帝深追悼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貞婉生燕王倓小劉貞婉生越王侗

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貞婉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奇之宇文化及弒逆之際後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晶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冀以見帝爲司宮者所遏竟不得聞俄而難作爲賊所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爲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復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文都等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爲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斂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貞婦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

逸兵部侍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維陽稱段連等爲七貴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迎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遣使請降侗大悅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蠻貊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圖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貝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接爲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疊起非常遽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率薄之日五情腸隕舉號荼毒不能自勝且閹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姻置之公輔位算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涓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殘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閒在上不遑垂屢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從遊幸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弊權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鏡爲心貪獸不若纔辜異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夏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代豐厚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腐心飲膺嘗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夷珍興歲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遠此今者出鹵展而杖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寃蓄憤忍淚治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益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逼比於囚拘其身自稱嗣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慚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歷夕伊朝太尉侗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勳王之師討違天之逆冀盡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擊若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擊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況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斐覩自應解甲倒戈冰消藻散且閹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搏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號天蹋地朕今復讎雪恥梟鏡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術軍機並受魏公節度密邇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拒化及七貴頗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逸郭文懿趙長文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逃歸長安世充詣侗所謝辭情哀苦侗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侗心不能平遂與記室陸士季謀圖世充事不果而止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也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聞之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蒙宣上代或勳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色懍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夏婦而泣世充更使人謂侗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乂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我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僞號封爲鄫國公邑五千戶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算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絕民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齎鴆詣侗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弟繼之世充僞禮爲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朏小字阿孩美容儀踦眉目少爲高祖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邑千戶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沿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戶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威陳圖籙暕爲軍導尋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勳更部侍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

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錄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威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既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裔令則劉虔安興貴皇甫誕庾狄仲錯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錯智偉二人詣隴西擅炙諸胡貴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遣主仲錯等詐言王賜將歸於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薨帝言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於暕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崩識事者以為不祥其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恆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妍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遊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十餘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者民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遂產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蒨令則於第內酬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為歡樂召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王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為厭勝之事至是事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寮皆斥之遷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恆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武賁輒奏之帝亦常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鼻中而下又坐齋中見星墮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額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疎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暕時尚臥未起賊既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於是曳至街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拜授光祿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常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灸杲先請試灶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灶悲咽不已后竟為其停灸由是尤愛之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血濺御服時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煬帝疎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視屢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隋書卷五十九

煬三子○監本於下注煬恭皇帝燕王倓越王侗臣映斗按恭皇帝已入帝紀此本無傳今删燕王倓越王侗俱係元德太子昭之子亦不當列於前今移注元德太子昭之下乃與傳次相合

越王侗傳化及枭鏡錫心○監本鏡作鏡閩本作鏡按史記封禪書祠黃帝用一枭破鏡注枭惡名食母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絶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顏氏家訓奚均集有破鏡賦

隋書卷五十九考證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二十五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荊州刺史父寶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事尋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三百戶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爲內應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諸在文振傳又令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鄖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腕高祖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攝手極懽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牛弘正期服色事仲方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少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豐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期起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實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蝕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剋之楚祝融之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嬀虞遷喬諸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爲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正是數極盡閏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迴心人神叶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讒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謀但勿竟所見竊申螢爝今唯須武昌已下斷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遠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州公安巴陵隱磯夏首斷口益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特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愿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裲襠纈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令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租四鄰望方涉趣千碉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平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斤雜物稱是仁壽初授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漢王諒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後三載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時年七十六子民齊官至定陶令

于仲文兄顗　從父弟寶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寶周大左輔燕國公仲文少聰敏髫齔就學就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必與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異陸數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爲

名公子起家爲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任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倫曰子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遽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徇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竭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屬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幾徵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數從征伐累勳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迥怒其不同己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首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胄渡石濟宇文威郤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郝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迥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遁爲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遠於京師迥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臥內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以鼓吹鞞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韋孝寬拒迥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場鹹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爲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葛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讓綏此別求佗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撫弦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塲與迥將劉子昂劉浴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寧陵去梁郡七里讓據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仲文追擊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寧陵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刻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爲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迥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城武別將高士儁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旨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實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皆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沫水而死爲之不流獲檀讓檀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衆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勳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高祖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柱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異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鏁於獄中上書曰臣閭巷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賊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迥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迥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猥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寧陵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殲定當羣兇鬥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取燕趙南鄰羣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鄰式遏襜隊鎮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敵敵乘機勳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脹廟庭謀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鈞陳之側合門誠節莫有可明伏

願下泣事之愚降雲雨之施遣草昧之始餘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覽表并異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遏虜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謀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威樂道趨那頡山至讓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齊肅不戰而還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錄省中事其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謂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鄂州刺史荊法尚魯山城主魏法澄沙彌等請降秦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騰貴仲文私糴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之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留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以仲文爲前軍大破賊而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奏掌文武選事後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幸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還高麗出兵掩襲轉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論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圖無功矣述因屬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餘兵退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

揚縶仲文仲文憂悸發病因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二十卷有子九人歛明最知名

顗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妻以季女尋以父勳賜爵新野郡公邑三千戶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累以軍功授上開府歷左右宮伯鄂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略淮南顗率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猛等以舟師自類口入進陳防主潘深棄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壽陽復引師圍硤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顗乃拜東廣州刺史尉迥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臥閤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斬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顗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揚至顗所顗斂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顗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顗逆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睺燕合兒等襲顗顗拒之而退賜綵數百段高祖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大傅竇熾等議顗當死上以門著勳績特原之貶爲開府後襲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澤州刺史數年免職卒於家子世度嗣

璽字伯符父翼仕周爲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送之長安高祖甚悅及高祖受禪翼入朝上爲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爲太尉歲餘卒謚曰穆璽少有器幹仕周起家右侍上士尋授儀同領右羽林遷少胥附武帝時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五百戶尋從帝平齊加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邑千二百戶授職方中大夫及宣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及受禪進位大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後檢校江陵總管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爲熊州刺史並有惠政以疾徵還京師仁壽末卒于家謚曰靜有子志本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消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脫氣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初爲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內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文侯華谷高壁三城皆有力焉及攻幷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勳將拜高秩以讒毀獲罪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邑千戶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匹後從滕王逌擊稽胡破之歷相州別駕揚州總管長史入爲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俄而尉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祖引爲丞相掾領宿衛驃騎司馬消難之奔陳也高祖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叛蠻平之加上開府歲餘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勳簿不實免官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塞而還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爲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尋轉幷州總管司馬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雲州總管尋爲大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破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北還世積以罪被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明年率衆出營州道以備胡無虜而還越巂蠻叛文振擊平之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作亂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委文振師徒喪敗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而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豐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啓民居于塞內要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爲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貢算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爲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躁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忝蒙擬擢榮冠僉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糜食常思効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管見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已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循其本根餘城自殞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鞅鬯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謚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二千石威儀鼓吹送至墓所有子十人長子拏官至武牙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算伐陳之策信爲深遠矣擊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嘗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膽略見重終懷壯夫之志時進讜言頻稱諒直其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隋書卷六十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二十六

宇文述 竇定興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爲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總萬機召爲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尋改封濮陽郡公高祖爲丞相尉遲作亂相州述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迥遣將李儁攻懷州述別擊儁軍破之又與諸將擊尉惇於永橋述先鋒陷陳俘馘甚衆平尉迥每戰有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賜縑三千匹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復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時轉擒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既擒而蕭瓛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爲遠蕭巖蕭瓛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方振揚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秉勝而往風行電掃自當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幷軍合勢見述軍且至瓛偃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絕塘道留兵拒述瓛自統舉入太湖圖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敗之斬瓛司馬曹勤又前軍復陷吳州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述進至奉公塘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諸阵述許之二人面縛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己因奏爲壽州刺史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於大王然廢立者國家之大事庶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咸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佯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賚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爲皇太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遽進率品爲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薛攻敗吐谷渾其部擁散遽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遽西遁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追之至曼頭城攻拔之斬三千餘級衆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倘書將軍二百人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勑述與蘇威常與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頊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由是帝彌悅焉時述貴侔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龍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過當時莫與爲比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於營壘之閒無所傷也項藉虞姬卽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種盡懼欲班師諸將皆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千文仲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內不自安遽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

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遏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使師者當泰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敝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閉述軍將至懼而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驟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雁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羣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於家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泫然曰吾不忘也及煬帝爲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輼輬車前後部鼓吹諡曰恭帝令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渴賜監護喪事子化及別有傳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幷以音樂千述述素好奢侈服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鞾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裦頭巾令深袷耳又學之名爲許公袷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閤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勑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勳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從之因矯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諸表仍遣閒使於路盡殺之五年大閱軍實帝稱甲仗爲佳述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代何稠爲少監轉衛尉少卿遷左禦衛將軍仍知少府事十一年授左屯衛大將軍凡述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常樂戶家財僮計述謂爲兒多受其賄稱其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郭衍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爲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率詔於天水募人以鎮東境得樂徙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爲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雲陽衍朝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大將軍武帝圍晉州廬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仍從平幷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戶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迥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武涉進戰於相州先是迥遣第子勤爲青州總管率青齊之衆來助迥迥敗勤與迥子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祐于陣勤遂遁走而惇亦逃逸衍至齊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賞物七千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勑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爲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徵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濮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栰幷運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遷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恆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

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爲總管領精銳萬人先屯京口於
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乃討東陽永嘉宣城
諸歙踏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弛事上姦詔晉王愛暱之賞賜隆厚
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
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
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憃王妃蕭氏有術能療
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俚反王乃奏
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
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帖上臺宿
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
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
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
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
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
贈賜甚厚諡曰襄長子璆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史臣曰審審匪躬爲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郭衍以水濟水
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
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
爲亦丘明之深恥也

隋書卷六十一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二十七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北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越累世天奬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圖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豐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幷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幷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熲支度軍機無所壅滯及剋金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幷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雖賚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譎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曛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素期綢耳上勞而遣之蔡王後爲幷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敞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蔡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懷愾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

會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豐邕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廉嗣士廉略知書計尤便弓馬儀儀既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儲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廉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廉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毅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毅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北郡丞樂運乃奏機諧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諸閽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徵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顛之儀切諫不入巖進雖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澄珠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閽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爲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譚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爲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幷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寮佐于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熲由是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綠口以爲閣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

愚之嚴卒之後周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進潭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獐以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晉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摸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侍遷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京兆之新豐每以飢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屢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視捧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敕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濫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高祖爲丞相尉遲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于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覺項羌密遷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勑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道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錢錢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壞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絲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閒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諫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慚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陸孚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經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峻頗有學涉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爲行軍總管長史剋幷州毗有力焉除爲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爲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歷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爲稱職尋轉太與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俊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擾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震慴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窮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舉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蒸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恩異圖四海稱慶必爲禍始夫森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

率珍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籍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挨鑒古今盡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謇謇有鯁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憚伏莫有敢與相是非酡氣不醒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事委於素壹由察毗之言也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幷攝御史大夫事奏勅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讓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贈繒五百匹子敬真大業之世爲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爲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爲寧州總管據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勳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貧戈擐甲征抔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棄成算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關中光於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爲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鷹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算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門外既設內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嘗朝正色甚爲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煙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鈆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勸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算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怨劬勞之痛成燕爾之親嘗此宜纘命彼褫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貴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素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彧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衆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諮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閨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勤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爲意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彧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有司爲之築宅因曰柳彧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憚懾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勅送兩臺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

謂素曰：「卿治公之畢，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廢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慶，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繼晷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凌雲，衣服觀莊，車馬填噎，肴酒雜陳，絲竹繁會，場賞破產，競此一時，盡室歡樂，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細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庶哉雅頌，足矣威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爲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臧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追召或，將與計事，或爲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遷延，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爲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爲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遷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既免喪，又爲掌教中士。高祖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錄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閑冗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襜，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殺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嘗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毀棄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鯁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爲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緘縢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懿。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士稟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高祖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壞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開奏。竊見高

頗以天挺貞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鬼瞰高明，世嫉後昇，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事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慌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大伯漢東海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肅曰：「吾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爲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嶺表懷恩之，爲立廟於鄱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薛冀之處山林，裴肅爲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袁邪爲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義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宰輔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厲氣，懍懍可想，趙绰之居大理，困圄無鬼，柳或之處憲臺，袞邪自肅，然不長彊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或，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儀既犯忤龍鱗，固知禍起婁宗，周之亡處，女愁太子之少，非徒師也，方諸前載，有閨閫之風焉。

隋書卷六十二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二十八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出爲慎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鄆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嵩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史，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遭光祿少卿柳謇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牘表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總總，願趨走闕庭，萬死無恨。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殷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能沿振德化，治則張仁，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四服，愛惠爲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各展其効，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雰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盲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導德齊禮，寔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祿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潔，處涅不淪，立身雅正，臨人以閑，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宇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即適西垂，常爲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盪死邊城，沒有遺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龍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勑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徵擢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進授左光祿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都，以子蓋爲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爲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子蓋遣河南贊治裴弘策逆擊之，返爲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事。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既而引見，帝逆勞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內，公其人也。子蓋謝曰：臣任重器小，寧可獨膺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益，不足除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煩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動靜之節，宜思其可，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冬，車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下詔進爵爲齊公。言其功齊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柸屬子蓋，酒曰：夏篡商謀，俟公後動，即以此柸賜公，用爲永年之瑞。纡綺羅百匹，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雁門，車駕爲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

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聖俾遠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勳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膺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第時年七十有二上悲傷者久之贈謂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有何語矩對曰子蓋病篤深恨膺門之恥帝聞而歎息令百官就弔賜縑三百匹米五百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者萬餘人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貨敗臨民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聞而大悅下詔曰朕以陳叔寶世爲僭逆擾虐生民故命諸軍救彼塗炭小寇狼狽顧恃江湖之險遠敢汎舟懸拒王師公親率所部應機奮擊沉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帥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邑公賀若弼既擒京口新義公韓擒尋剋姑熟驃騎既渡江岸所在橫行晉王兵馬即入建業清湯吳越旦夕非遠驃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爲經略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總管未幾徵拜左領軍右將軍後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膚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數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銜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傀俄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鑾駕言旋上京本卽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寄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盥國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闕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賓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賓疢如疾首祥答書曰行人戾止奉所賜況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魂懷韋韝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慴懼寢無致遠之用朽璋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賑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爲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己非庸人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汙濿攸歸松柏之高蔦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遊遨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曠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武遏載罹寒暑身在邊陽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卽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等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衆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奭朝宵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幾目詎知今早擢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播逆黎山外振旅河之

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簡祥上表辭謝帝降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謂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百姓骨從人亦衆矣公場誠奮勇一舉剋定詩不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略其孰能與於此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啓民可汗請朝帝遣祥迎接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閒道擊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二百匹進位左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遼東之役出踰頴道不利而還由是除名爲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有子義隆永年令祥兄雲字世高弟威字世武並有幹局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公威官至武賁郎將武當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邑千戶保定四年改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濟見稱四年參督漕渠之役授尚書主爵侍郎八年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高祖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焉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住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貲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憫之母爲聚斂之行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徽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關理識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歷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綱紀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瓶罄罍恥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緘嘿謹以狀聞其行本徵之等請付大理上嘉納之尋授太常少卿數年拜基州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爲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壽每遇賊爲士卒先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圖渾主及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遘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諡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後帝追思之擢敏爲守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漏泄省中語化及之反也敏創其謀僞授內史侍郎爲沈光所殺

楊義臣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恆山時高祖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迥作亂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徵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恆置左右開皇初封蔡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羣凶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懷尉遲迥與尉迥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迥鄰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即陳丹款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實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爲皇太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射有將領之才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膺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而死義臣功竟不錄仁壽初拜朔州總管賜以御甲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幷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陳

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陳後投觸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義臣復選騎士二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哀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十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趨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軍俄兵初合命驅牛驢者齊進一時鳴鼓鹿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圍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二千段雜綵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四匹授相州刺史後三歲徵爲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谷渾至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主於覆袁川其後復逐東以軍將指繡懷消至鴨綠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已跋諸軍濟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輯平壤王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衆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率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衆已數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剋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合降賊入巨子航討格謙擒之以狀聞煬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伯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未幾卒官

衛玄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瓚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食邑四千戶轉宣納下大夫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蕩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爲強濟宣帝時以忤旨免官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和州蠻反玄以行軍總管擊平之及高祖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俄檢校朔州總管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爲衛尉卿夷獠羣總數百里不絕玄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因與之訣夷獠各撫膺而去歲餘遷工部尚書其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帝謂玄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理非遠宜數往來前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勑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蜻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沿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賢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播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恩躬爲逋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兇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感盛銳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襲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曰近者妖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表裏奮擊摧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恆宜自牢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玉麟符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

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使內史舍人封德彝敕諭之曰京師國本王業所基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耆舊臥以鎮之朕爲國計義無相許故遣德彝口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時年七十七子孝則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劉權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勤循法度初爲州主簿仕齊稍遷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高祖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王廣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三千段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率衆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餘口衆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遍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雍徵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祿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盜起不得進部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誘賊曾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既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遷監軍起數來攻郡衆帥多願推權爲首權竟盡力固守以拒之于世徹又密遣人齎書誘權綏輯四方據亂莫雄並起時不可失勗令舉兵權召集佐吏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徹側懼不暇顧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羣雄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爲所忌多拘禁之後竟爲充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父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官至廬陽郡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敬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都邑勳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効羣監便擾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揆之

職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乎邪計無所覬覦雖謝勤王之謀足爲守節之士矣

錢子泉傳又收合降賊入豆子鹵討格謹按之以獻開皇帝惡其威名遣追入朝賊由是復盛○臣駿斗按此格謹已爲楊義臣所擒而王充傳又載獻次人格謹爲監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鹵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羣賊云云同一格謹在豆子鹵中兩傳所載互異臣因楊義臣被追入朝格謹乘間逸去賊由是復盛後爲王充破斬耶元本鹵訛鹵說按水經注膠水北歷土山山悉鹽坑俗曰坑雷作鹵或訛作鹵雷作坑又作鹵並非又元本討鹵鈔兩置本討格謹鹵作鈔格謹今並從北史正之

隋書卷六十三考證

隋書卷六十四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九

李圓通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與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及爲隋國公襲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爲景所恒令圓通監廐圓通性嚴整左右嬖倖威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資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廐人撾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閤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竇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親愛之以爲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久之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圖爲不利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衛尋授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任信後以左丞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圓通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安縣侯拜揚州總管長史尋轉幷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善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爲司農卿治粟內史遷刑部尚書後數歲復爲幷州長史孝王以奢侈得罪圓通亦坐免官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勤書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賕帝遂而徵之見帝於維揚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疾而卒贈柱國冀州總管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爲華陰令

龐茂

龐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敬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參佐遷侍奧圓通等每令與家事未嘗不稱旨高祖將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于晉州城甚急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鳥輕高祖爺之拔刀斬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賞賜其後官至上士數祖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爲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倜儻有文武大略善鑒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擢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協律郎遷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也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卒於梁州總管

張定和

張定和字處韜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斬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遽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賫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拜宣州刺史尋轉河內太守頗有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爲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贈絹千匹米千石子世立嗣尋拜爲光祿大夫

張衡

張衡字文懿自云靖恭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刀楯周世鄉人郭子翼密引陳寇衡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衡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績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衡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

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錢沉甲冑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雜綵二百匹歷撫顧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獨衆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康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踈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伻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拿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且還及時仍又執拿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恆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御書聚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賜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獲勳而住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慧行至廣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敘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於幷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尋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跡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慧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頓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灶灸頰瓜蒂歠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鼓與李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鐵士雄孟金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贈得其屍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勳庸陪應問罪先登陷陳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與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飾德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諡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贈贈鉅萬賜輜軿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執紼王公已下送至郊外

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諡曰剛子傑嗣金义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賁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之志與武牙郎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鼓節今賊臣弒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專臨發陳稽之子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沈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略綜書紀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並以傭書爲事光獨跅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贈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遷過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爲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聚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者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恆致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莫與爲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恩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

將裝具將篡帝復讎先是帝龍昵官奴名爲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令其壻就管於禁內時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恥也今又俛首事讎受其羈率有靦面目何用生爲晉公欲殺之死無所憚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竝荷先帝厚遇今在化及內管以此復讎如反掌耳之逐鳥雀萬世之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勉之孟才爲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以管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師洩陳謀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李老杖子也及沈光者竝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管外管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追捕孟才光閉管內謹擊知事發不及被甲郤襲化及管空無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斬之遂據城兵入四面圍合光大呼擐甲給使齊善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亂復遣騎持弓弩異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爲所害麾下數百人皆鬬而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來護兒

來護兒字永業江都人也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鐘踴躍用兵慕穰苴孫武有力拾書而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雕蟲壯志慨其盲而壯其志護兒所住白土村密邇江岸于時江南尚阻實若踞之鎮海州也常令護兒爲鬬艦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從楊素擊高智慧于浙江而賊據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艫徑登江岸直搗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于海護兒追至東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時有叛道延據兵作亂侵擾州境護兒進擊破之又從蒲山公李寬破汪文進於歸欵進位柱國仁壽三年除潯州刺史賜爵縣公邑三千戶尋加上柱國除右衛將軍煬帝卽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塚宴父老州里榮之數歲轉右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烏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郛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部伍高元第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邀擊之護兒因却屯管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等敗遼班師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作逆黎陽進逼東都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封榮國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帥師度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趣平壤高元震懼遣使執叛臣解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殲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圍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閒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前征得高元遺而復擒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誅戮皆稽首也諸將懼憲勸還方始奉詔十三年轉爲左翊衛大將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江都之難宇文化及忌而害之長子楷以父軍功授散騎郎朝散大夫楷弟弘仕至渠蔡郡將金紫光祿大夫弘弟整武賁郎將右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爲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長官軍十萬衆只長榮公第六郎化及反皆遇害唯少子恆獨獲免

魚俱羅

魚俱羅濊垎下邽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絕人驍氣雄壯言閑數百步騎冠爲親衛累遷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段未幾沈玄懀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開府高唐縣公拜蔓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率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奏與同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爲寇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上初煬帝在藩俱羅第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鐵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

第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讓責之出貲於獄令自爲計貲至家鬻藥而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爲安州刺史歲餘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讓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遣檄責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讓俱坐除名未幾越巂飛山蠻作亂侵掠郡境詔俱羅白衣領將率舊郡部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爲碣石道軍將及遼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于時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樂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懷遣路隔萬千時東都饑饉穀食騰貴俱羅遣家僕將船米至東都糴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憑其有異志發使案驗使者至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鑽將諸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爲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衂於是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陳稜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爲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江南盧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爲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己不如僞從別爲後計峴然之時杜國李徹軍至當塗峴潛使稜至徹所請爲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一千戶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洩爲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煬帝即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諸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堤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爲五軍趣其都邑渴剌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衆勝逐北至其柵渴剌兜背柵而陣稜進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鬬不息渴剌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壍攻破其柵斬渴剌兜獲其子鷁楗廣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稜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率孟讓衆將十萬據都梁宮阻淮爲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讓破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爲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爲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

王辯

王辯字書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爲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舍奉御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遷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號歷山飛衆十餘萬劫掠燕趙帝引辯升御牀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形勢帝稱善曰賊如此計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明年渤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閑而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往皆捷深爲羣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走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蹈藉不能復

來護兒傳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監本浿訛淇按前漢地理志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鮮西入海十三州志浿水發在樂浪東北從改浿

上焉竟縊死焉時年五十六三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雁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獨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羣盜累遷至將軍時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爲將帥數從征討竝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園通讓兒之聖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豐王辯殞身勍敵志實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隋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

周羅睺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潯陽人也父法慶仕梁冠軍將軍始興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揚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流矢中其左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鬬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也羅睺全衆而歸拜光遠將軍鯨離太守十一年授使持節都督霍州諸軍事平山賊十二洞除右軍將軍始安縣伯邑四百戶總管檢校揚州內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爲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增封一千戶除太僕卿增封幷前一千六百戶尋除雄信將軍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焉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州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睺甚得人心擁衆積衣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睺拒絕之軍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遣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出督湘州諸軍事還拜散騎常侍晉王廣之伐陳也都督巴峽繩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軍不得度相持踰月遇丹陽陷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迴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而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覆全爲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賀若弼謂之曰開公鄙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答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知可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羽儀送之于宅先是陳禪將羊翔歸降于我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班在羅睺上轉擒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羊翔之下能無媿乎羅睺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聞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誠臣之論擒有媿色其年冬除鄧州刺史俄轉涇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復起授鄧州刺史並有能名十八年起遼東之役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飄沒無功而還十九年突厥遠頭可汗犯塞從楊素擊之虜衆甚盛羅睺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素許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之進位大將軍仁壽元年爲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俄轉右衛率煬帝即位授右武候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其年冬帝幸雒陽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緩迓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逸焉絳州長史郭雅繒額咒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爲總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諡曰壯贈物千段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城人也祖靈起梁直閤將軍義陽太守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年十八爲陳始興王中兵參軍尋加伏波將軍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遷使持節貞毅將軍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邑五千戶以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歸於周宣帝甚優寵之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邑千戶賜良馬五匹女妓五人綵物五百段加以

金龍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綽明詐爲背己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懷歸意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鬬者自當於陳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步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艦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高祖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爲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詐閉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拒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不能支遂拔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陳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鴈叛蠻於鐵山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酃縣公邑二千戶後上幸洛陽召之及引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令公鄉人知朕之寵公也固與之歲餘轉黃州總管上降密詔使經略江南伺候動靜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率舟師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拒戰擊破之擒超於陣轉鄂州刺史尋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賜繒五百段良馬五匹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爲領內陳桂州刺史錢季卿南康內史柳謇西衡州刺史鄧暠陽山太守毛爽等前後詣法尚降陳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反法尚引兵踰嶺子廓兵衆日散與千餘人走保巖嶮其左右斬之而降賜綵五百段奴婢五十口纈銀帶良馬十匹十年尋轉桂州總管仍爲嶺南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賜綵三百段米五百石絹五百匹未幾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馳往桂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徽嶺北兵俱會于尹州光仕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過糧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破林設伏兩陣相交法尚馳率其帳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賜奴婢百五十口黃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檀州烏蠻叛攻陷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敗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十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匹軍還檢校濟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後三歲轉定襄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旅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貴千里動聞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專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匹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鹿愿圍太守龐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擊思多于清江破之斬首三千級遷從討叱谷渾法尚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於清海賜奴婢一百口物二百段馬七十匹出爲敎煌太守尋領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祿大夫賜物九百段時有齊郡人王薄孟讓等舉兵爲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頻戰每挫其銳賜奴婢百口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時年五十九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長子紹基襲壽令少子紹範最知名

李景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矣雄果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力焉授儀同三司以平尉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邑千五百戶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陳陣有功進位上

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別平倉橫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選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相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大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至恆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衆賜物二千段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幷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曇辯攻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孫顗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擊腳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先是景府內井中螢上生花如連幷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繒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禮向思多破之賜奴婢八十口明年擊叱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賜奴婢六十口繒一千匹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之上至鹿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言爲人所奏帝大怒令左右撾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軍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瀰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爲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賚物三千段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鯁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駿會幽州賊楊仲緒率衆萬餘人來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于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絕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朕人言公闕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腳腫而死者十將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衆帥山稽既遠離亂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郭榮率兵救之遂歸柳城後將還幽州往道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有子世謨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聰明多武略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儀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敗陳師於壽陽轉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毓節著聞宜加榮秩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韋洸爲行軍總管三藏爲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爲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衆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爲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圍擊之賊衆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鄜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繕貢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厲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醜酬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嶺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聞飛翔壇側使還具以聞上大悅十五年授雍州總管黨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業元年授知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暹爲澧水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毓節聞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回字道弘仕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冀渠鎮以年老致事終於家世雄爲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師都督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爲亂詔世雄討平之遷右監門郎將從帝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以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遼東之役以世雄爲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爲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而縱擊遂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鴨頭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作亂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于時突厥頗爲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而還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還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中原騷動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軍次河間管於郡城南河間諸縣並集兵依世雄大軍爲營欲討竇建德建德將家口遁自選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時遇雾霧晦冥莫相辨識軍不得成列皆騰櫪而走於是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慚恚發病歸於涿郡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有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並以驍武知名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修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引爲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懼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衛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貢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爲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當副所望也賜貢馬十匹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賊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遣舍人諸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尋而突厥屢爲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頻有戰功詔復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勒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其二特勒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纔斬二特勒帝大悅賜縑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還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餒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賑卹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將爲亂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衆吏民頗怨之其後仁恭正坐廳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署置百官轉攻傍郡

權武

權武字武拔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周開府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汾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

公邑千二百戶。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從王謙破齊服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戶。平齊之役。攻陷邵州別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戶。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高祖爲丞相。引置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戶。後六歲。拜淅州刺史。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賈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曉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遽擅赦所部內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始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爲民。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右武衛大將軍。坐事免。授桂州刺史。俄轉始安太守。久之。徵拜右屯衛大將軍。尋坐事除名。卒于家。有子弘。

吐萬緒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鄀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起家撫軍將軍。襲爵元壽縣公。數從征伐。累遷大將軍。少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進封穀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尋轉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威略。徙爲朔州總管。甚爲北夷所憚。其後高祖潛有吞陳之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以緒領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之在藩也。頗見親遇。及爲太子。引爲左虞侯率。煬帝嗣位。漢王諒時鎮幷州。帝恐其爲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馳傳之官。緒未出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河橋。緒不得進。詔緒率兵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候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之還也。引緒爲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歲餘。守東平太守。未幾。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陳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遼東之役。請爲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薊縣道。及班師。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衆至楊子津。元進自茅浦將度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背水爲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水而死者數萬。元進挺身夜遁。緒保其壘。僞署僕射朱燮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進軍圍之。賊窮蹙請降。元進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管崇及其將軍陸顗等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二萬餘口。送江都宮。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敝。請息甲待至來春。帝不悅。密令求緒罪失。有司奏緒怯懦違詔。於是除名爲民。配防建安。尋有詔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仕歷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封固始縣男。邑二百戶。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漢曲縣公。累遷驃騎將軍。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閑皇末。以勞舊擢拜左衛將軍。尋改封順政縣公。漢王諒作亂幷州。以純爲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擊平之。以功拜柱國。進爵爲郡公。增邑二千戶。轉左備身將軍。賜女妓十人。縑綵五千匹。數年。轉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與交通。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擢用。先帝察臣小心。寵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至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謂不敢忘先帝之旨。于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後數日。出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轉爲檀林太守。虜有至境。純輒擊却之。會彭城賊帥張大庞宗世模等衆至數萬。保懸薄山。寇掠徐兗。帝令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爲京觀。賊魏麟衆萬餘人據

單父純進擊又破之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衆數千掠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時百姓思亂盜賊日益純雖頻戰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鎖純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遂希旨致純死罪竟伏誅

趙才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粗悍無威儀周世爲輿正上士高祖受禪屢以軍功遷上儀同三司配事晉王及王爲太子拜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歲餘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爲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與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及還東之役再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有巡幸才恆爲斥候巖邊森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年駕幸汾陽宮以才留守東都十二年帝在洛陽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恐爲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雖愚敢以死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帝遂幸江都待遇踰昵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帝廷議其事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斂言度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弒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閉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秖得如此幸勿爲懷才嘿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一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柈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時年七十三仁壽大業間有顧興浴賀蘭蓋俱爲武候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史臣曰羅睺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並以驍武之姿當有事之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惏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恩兵見責純遭譖毀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遝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讒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隋書卷六十五

慕容三藏傳百姓愛悅謳負日至○按前漢食貨志減錢十萬作繈注錢貫也

論部褁負其子而至矣作裹博物志褁褓負兒衣繈繩等之屬入尺長二尺以約小兒赴背李奇曰絡也又史記衛將軍傳青子在繈褓中蓋繈與褁通

隋書卷六十五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一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矚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爲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敎惻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襲衰絰強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貴務上寬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銘銘皆以褒德序實明勳證理苟非徵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爭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徼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儲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攢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偏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縵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敎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勳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須功無足紀動不補過而敢自陳勳績輕干聽覽世之衰道極於周代下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無慚恥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頗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謹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顧覽旒特爲難犯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峯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非敎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所在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爲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

依舊使還諸嗣嘆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遘卒

鮑宏

鮑宏字泗身東海郯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甫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遷鎮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于周明帝其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遠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于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先皇往日出師雖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搗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爲謙將逮奚悉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髦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刺史進爵爲公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爲金氏訪及羣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爲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壽陽歷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遷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遷於時政爲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參軍事轉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荊州也召爲宣惠府記室尋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建寧侯王琳進討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荊州及平侯景先鋒入建鄴以軍功遷最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硤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荊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爲周人所獲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爾亦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唯命詧鑠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閉臺城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大夫士以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華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決詳平如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志宣帝時以忤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加位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懋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諮元愷作辭見帳末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僥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黜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衡等爲證衡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推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爲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

路籍藉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要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獄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憧懼令行禁止小民蘇惠稱爲神明爾後不修圄圉殆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著承聖降錄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遺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恩敬河東解人也祖孝遷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嘗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詧辟爲參軍轉法曹及詧稱帝遷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搆難高祖懼巋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慙懼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與師襲尉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巋疑爲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託之意遂言於巋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嶂關之固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爲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膚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者保境息民以觀其變巋深以爲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巋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爲晉王廣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太府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幷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柳莊高熲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常謂莊爲輕己帝與茂有舊曲被引召數陳莊短經歷數載譖愬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密奏莊不親監臨帝遂怒十一年徐璒等反於江南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璒平卽授鄯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年六十二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入爲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爲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遽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比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勑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卽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勑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恆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

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郎茂

郎茂字蔚之。恆山新市人也。父基。齊頼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受三傳。舉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恆節其燈燭。及長。稱爲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秘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立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爲亳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高祖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其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諧。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長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齡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敷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遷。或答者。乃云曾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紜不急。皆奏罷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滅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即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虢河東薛寬。茂奏勅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冢職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流。實無愧色。宇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閑道。庾肩之風。抑而不振。分錄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秘府。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爲晉陽宮留守。其年。恆山賀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壚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參軍事。歷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鄉判數編。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復從雍州司馬。坐事免。煬帝初。拜內史舍人。時有所獻。帝以構久在選曹。頗識流品。令與納言蘇威參掌銓衡。構每進擬。多見納用。威亦以此重之。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元中。昌黎韋抗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族平原東方皎安定皇甫孝道俱爲刑部。並義陽平九弘農劉士龍清河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部。並稱明幹。

卒光事燒爲民會屋進曉吉南陽韓則爲廷州長史甚有專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史虔威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暴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爲太尉中兵參軍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爲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爲相府典籤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并州威選僚佐以虔威爲刑獄參軍累遷爲屬王甚奚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漸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治稱爲幹理虔威嘗在坐見一遺矢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貨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謝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林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前立者爲誰虔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林帝謂虔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林但應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也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敝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任至鄧陵令虔威弟虔雄亦有才器蔡孝王俊爲蔡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著作郎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榮毗　兄建緒

榮毗字子慥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釋褐漢王記室轉內史下士開皇中累遷殿內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宅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視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住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乩和覺通謀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難不謝城中雖復恂懼非悉反也但收集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迫和稽與協計至城西門爲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儀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雖有學業仕周爲戎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爲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暫往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慶情類楊尼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後歷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赴鎮反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恩行等三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悟爲研陽令知命以悟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扆物色匏瓜夫奔踶或陳狂瞽伏願聖慮旋機覽臣所謀昔軒轅取曆既緩夙沙之鉄虞舜攝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須頓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遠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論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儀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委勸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爲東疏道受降使者本於師時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沖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諶仕燕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薊子孫因家焉世爲燕姓高祖法壽魏青冀二州刺史壯武侯曾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翼宋安太守並世襲爵壯武侯父熊釋褐州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守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之所鞠養長兄彥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孀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弗先嘗遇期服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儀高人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禁網疎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爲齊州治中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劍所執彥謙以書論之帶劍慚懼送遵濟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遊鄉曲蕭然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衔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彥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詔巧官翻居上等直爲真僞混淆是非昏亂宰貴既不精練擬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熲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讎熲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語後數日熲言於上上弗能用以秩滿還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郡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郡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屢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諒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嘗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論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疎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犧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于天寅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愼法其理一也至如幷州豐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廣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于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斬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寬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崔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最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競懷遠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慾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

慮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數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苦貴鄉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疆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狥貪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持於己非宜即加擯壓倘遇紹伎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有益遂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貞載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鑒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慙恤鮮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薄爲心惻隱爲務何朔彊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幄臥稽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廬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威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食屬纊歷南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幷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顧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粵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誡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悉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衝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皆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炫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憚之皆爲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炫亦不敢爲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爲執政者之所嫉出爲涇陽令未幾終于官時年六十九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爲講說督勉之壹壹不倦家有舊業貲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卹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廉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蒼梁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貧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諡曰定

史臣曰大廈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楷梧梁莫可棄也李謐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模楨亦北辰之衆星也

隋書卷六十六

隋書卷六十七

唐特進臣魏徵後上

列傳第三十二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沉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傳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第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曹參軍事歷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曰夫訊居常者來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略何則化有文質道隨殊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順紀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且修戰於版泉亦治兵於丹浦是知文德武功蓋因時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以樹端名垂大訓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乎軒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乂安俗躋仁壽民實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猶戴懷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懍乎於御朽至如昆吾遺鐵扇容奇鄂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胄雁翫之用犀渠闕罃之殷緯名劍於倚方積彌戈於武庫熊羆百萬貔豹千羣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於農隙有事春蒐會蔣簡勳觀使臣之以禮沮勸實罰迴示民以知禁威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幸相如於是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爲賦雖則體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惟則天以稽古統實始於軍分膺錄圖而出震樹司牧以爲君既濟寬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狩勞乎殷履南伐盛於唐勛彼厲干與夏戚專可得而前聞我大陳之創業乃撥亂而爲武戡定艱難平壹區宇從噬嗑之樂推爰蒼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諒重規而襲矩惟皇帝之休烈體物齊之睿哲敷九疇而咸敘奄四海而有截統搜揚於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後乂在官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昧旦丕顯永明思治遑藏往而知來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蓋生民之能事於是稽暢樂和刑清歲熙西顧析支東漸蟠木賓圖騶而效社瀹川泉而稷稙在豐取而必積芥何盡而不厭雖致治之隆平猶戒圖而強兵遵羽林於六郡詔豫張於五管簡折衝而鎮勇威重襲而輕生遂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馬以示法帥掌固而脩衛孟冬始以商職伏鉤陳而後殿抗鳥雄於析羽飾魚文於被練簡乃車軒授纛玉虬脅轂屯左矩以啓行鞏右鉦而傳響交雲罕之捧映紛劍騎而來往指撝提於斗極洞圍圖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歙黃山而北上隱圍闕之逕邁居方澤之增爽于斯時也青春晚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於江海靜氛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房旌龍韜之妙筭審武旅於戎場鋭金頭於膚蜀礪鐵騎於漁陽殺神奪而持滿獲矢集而並發曳紅旗之正正振鼛鼓之鏜鏜八陳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衆帶修樓車於武岡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傷載變而蛇擊俄蹈厲以宣揚中小枝於載刃徹蹲札於甲裳聊七縱於孟獲乃兩禽於卞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離以鴈行振川谷而橫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窈冥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輈衝冠擊劍鐵楯銅頭熊渠磔兕武勇操牛雖任鄙與賁育故無得而爲仇九攻既決三略已周鳴鐲振響風卷雷收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獻式序八音未闋舞干戚而有虞聽鼓鼙而載悅偉挾纊與投醪感忘軀而殉節方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雲亭而載驟禮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備書賚親快快不平嘗爲五言詩以見意情理懷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嗚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爲國惜身前後教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

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閤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勑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遼東之役遷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爲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汾陽宮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頻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聞有變帝弗之知也書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頻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聞行賊中諸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爲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覩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衆敛斂官寶嶽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殺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俠知而告熙曰事勢以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謂俠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裴蘊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書與吳明徹同沒于周蘊以其父在北陰舉表於高祖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爲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頻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頻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頻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夷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已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二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憚慄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復譖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讒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誅網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

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號苔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敕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爲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國寧能安能廢乎威出後羅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賊極難耐羅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羅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遽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羅又欲重己權勢令廣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爲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綵偏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爲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羅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讓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苑宮裏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廣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羅數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爲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祖他魏郡官尚書父訥之齊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官速當貴幹世之表矩始留情世事齊北平王貞爲司州牧辟爲兵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及齊亡不得調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高祖作相遣使者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衛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爲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衛州攻愿長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經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奏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顧謂高熲楊素曰韋洗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尋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卽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搆難屢犯邊郭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鄭譯參定之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煬帝卽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退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恆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遐遠年代久遠兼歷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胡人或有所疑卽譯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卽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偏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民數十卽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

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鐵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忸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敎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抗濛汜而揚旌越蔥雪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捍蔽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靜故皇華遣使弗勤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幷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轉民部侍郎未視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恆岳感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敎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咯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儛喧譟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亙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慕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經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矚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珠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勑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潛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幔盛列酒食遣掌蕃率懷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懽洽歡謂中國爲神仙帝稱其至誠顧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觀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縣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爲然不復來覲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語在突厥傳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以貂裘及西域珍異從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爲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戎貊之列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之役進位右光祿大夫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缺穢之變以是爲世所稱遷至涿郡帝以揚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易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師至懷遠鎮詔讓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渾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畢胡盡皆槃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怨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雁門詔令矩與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監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令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過爲慮分恐失事機唯願塹與早

還方可平定矩復起視事俄而虞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荅曰方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戚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之亂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諧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尋轉尚書右僕射專掌選事建德起自羣盜未有飾文矩爲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度河討孟海公矩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軍師未知所屬曹旦長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入關舉山東之地歸于大唐授左庶子轉僧事民部尚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羈旅特蒙任遇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恩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譬官賣獄鬻貨無厭順隳厥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挾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一勸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矣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衆禮且末師出玉門關右翕然頡亦矩之由也

隋書卷六十七

裴矩傳必慎乘輿之遠幅廣後伏之先亡○伏當作服

隋書卷六十七考證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三十三

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之第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戶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爲名父公子初爲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初亦在殺中以其與周本別兄忻有功於國使人馳救之僅而得免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甑山縣公邑千戶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復之既而上建仁壽宮訪可任者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邑千戶煬帝卽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拜工部尙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衞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爲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展宁盡妙思於規摹凝粹冥旒致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感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莊莊上玄隆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澗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鞏土濬川爲民立極乘輦遵先言表置明堂爰啓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秘閒披汝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爲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皆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楯爲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謹據以相發明謙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蓄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遲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略淳立典刑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尙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二七博四脩二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頗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十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閭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閒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益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十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丙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

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焉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連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大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壝高四尺和會集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祖而割牲臨而進之因班時令宣布德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贊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牖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十王十八日內堂正墮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盡以茅今盡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層覆謂屋平覆重棟也讀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牖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牖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玭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連九階之文非古敬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週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連舛處多其室皆用整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乂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暮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餘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妥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廢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牖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遷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遠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溫起部承務郎

閻毗

閻毗馮翊栒邑人也祖進魏本郡太守父慶周上柱國涇州總管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戶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嘗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儀

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瑰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類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類喜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後二歲放免爲民煬帝嗣位盛脩軍器以毗性巧皆練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語在輿服志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鹵簿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入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炎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鹵簿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恆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於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馬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柏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至高陽暴卒時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何稠 劉龍 黃亘 韓良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高祖爲丞相召稠參軍兼掌細作暨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絲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既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錄崇以詣稠所稠詐宣旨曰州縣不能綏養致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幷從者四人爲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捷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遠羅州逆帥龐孟等相繼降款分遣連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寧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偏強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爲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爲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其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後事勤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道衡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使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

臣同所遵爲相遵乃廣爲鞍與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處檀文物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禰造戎車萬乘鉤陳八百運帝害之以禰守太府卿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每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不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過害帝遣禰造橋二日而就初禰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圍置飄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遶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期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二年加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爲工部尚書化及敗陷於竇建德建德復以爲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於大唐授將作小匠卒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甚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熲參掌制度代號爲能大業時有黃亘者不知何許人也及其弟衮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於時改創多務亘衮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衮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亘官至朝散大夫衮官至散騎侍郎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躔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二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威亦有可傳於後焉

隋書卷六十八

唐特進臣魏徵上

王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少沈嘿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書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纔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主食廚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餘徵齊氏以爲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緯以豐昵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喜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尤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遊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聚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賽楊鐵券王與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龍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義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鬬白者腐黑者死大衆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鬬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鬬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鬬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鬬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戚氣也又曰秦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鬬白龍陵故秦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秦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鬬者亳州熒陽龍鬬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爲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爲除凡鬬能去敵曰除臣以秦人有命者秦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秦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秦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秦人之表不爽亳州總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讖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周宗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讖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爲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幷州齊王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幷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

出晉道復行至青桔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柏樹東南枝上生枝復生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週抱其枯枝溝猶西北道數里行校考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隋留之地皆如所言讖緯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讖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貴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隆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讖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鄰皆是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皆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之者明陰類被陽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皇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奚隋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氏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生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貴之從東北來立者貴之者爲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隆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騮騵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胖出承元乾遭無爲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遭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讖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端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亦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慶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胖出者皇大也胖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乾者言承周天元終乾之運也遭無爲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治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述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三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靈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舉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遭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遭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遭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隋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隋也上大悅以邵爲至毓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龜蛇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嶽却非對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鳳伯南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

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上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宮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並陳諸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畫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者月形畫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揚字與萬年字次比晴與吉字正並畫明長久吉慶也劭復廣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巍巍昔千匹劭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據撫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積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香樂聲徹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東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鍾聲三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而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腳李咸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榮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實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偉亦天倫叔向殺叔魚仲尼誅之遺直石碏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有以謝天下謹案賊諒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遷祕書少監數載卒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堙沒無聞初撰齊誌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所嘲鄙然其採摭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愛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穫之廚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業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鄧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

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實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祚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尤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遠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緐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命三五末若己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九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其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繼治宮室征役繁重尤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僚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尤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秘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監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尤復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聞皇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鏡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天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臺觀無爽讖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檀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倒閉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臧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獯沉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待逾昵帝每欲征討尤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變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殺逆之際幷誅尤時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搢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衰尤少在江左初以讐悟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幸干進務入劭經讐符瑞雜以妖訛尤變動星占謬增晷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赦其在斯乎且劭爲河朔清流尤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穎其家聲良可歎息

隋書卷六十九

王劭作叶韻皇○監本叶作協按下文叶韻皇者叶合也又曰與韻實經之閒皇每相合故曰叶韻皇今從改叶

隋書卷六十九考證

隋書卷七十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三十五

楊玄感　李子雄　趙元淑　斛斯政　諶元遵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英姿奇略少時曉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賜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德屢私敎勑拜鄭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汙者纖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起拜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貴顯有威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舊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俗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謂玄感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請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寄隨涯分自非立敎邊裔何以塞責若左膂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綣綣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羣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穀通益糒頓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貢治趙懷義等謀襲欲令帝所軍衆飢敝每爲逗遛不時進發帝遣之督使者通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虎賁郎將萬碩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偽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城閉城大索男夫於是取飄布爲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發書傷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維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郡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偽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丞趙懷義等皆潛與玄感通謀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遷洛父老餽至牛酒玄感屯兵偏書省每謂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請賴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旋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頻年蝗旱盜賊於是滋多所在倩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敝其後就玩麀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屠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恩子孫爲我屏蔽之所以上棄先百下順民心靡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雖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滯泣言無所具遂遣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瀍洛挑戰玄感偽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俊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衆之於是大潰擁入千人而去玄感既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嗔喝叱咤所當者莫不靡懾諸將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憂懼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第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聰智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

子雄知其謀襲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抗衡玄東拒屈突通子雄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授單盆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歸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桀亙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宵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戍玄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爾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剄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剉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瑾玉所殺玄縱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之初玄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城遇玄感敗兵漸潰散爲吏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渤海蓨人也祖伯寶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實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輸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嘗奉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諸蕃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計於子雄語在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恆典宿衛迫同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令子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宕不事生產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賓夫閣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飾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後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贍因問元淑所須盡貿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籍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鄭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幷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爲財娉實無他故鄭氏復

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河南斛斯政祖樁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爲親衛後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爲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辦速稱爲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內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坍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臠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煮收其餘骨焚而揚之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煬帝與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衆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亡太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敝是行也吾屬其無遺類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既而楊玄感起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至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舉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僕射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衆至十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衆懼燒而退世充簡銳卒搏擊大破之殺傷大半自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爲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充坑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爲盜其後董道沖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遂於隋亡

李密　裴仁基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密多謀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財物爲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賙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惜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遼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資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禽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齎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突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策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矣請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

張耳諫而被外親武將求九鼎荀彧止而見疎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踪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衆尚強天下敎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迴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紿衆玄感遂以密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尚相隨歷於馮翊到舍潛爲鄭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葅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縱飲喧嘩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關塗士空勞夢陶心晚聽夏蟬感慷慨獨徘徊徘徊何所爲慢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下讓始敬禮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爲困敵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陀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陀所敗閉其來

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驕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陀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陀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蝟毛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傑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羣兇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緱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羸負擔路不絕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密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爲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即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讓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還東都將軍段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據背之而王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崤函掃蕩京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策但昏主尚在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既來可西出請間行襲陳密

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密聞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於營內俄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迴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譙郡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大衆宰總統衆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讓入坐有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頭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幷其從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夜襲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移營洛北兩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閉銳卒數百人分爲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辯雷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諸將率皆沒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衆聞之者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復來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勸密即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遣使報謝藏化及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遣其歸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須國士報之豈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叛躬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汙辱妃后枉害無辜不逆諸葛瞻之忠臧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據逼夏臺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俊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爲帝王斯乃趙高聖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感修攻具以逼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敝其衆化及不之悟大喜悉其兵食簒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逮酉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充既得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遽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遘邴元真守興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溫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荅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閉而告密密固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令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率衆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縱長槊程鬱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過重瘡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

偃師守將鄭頲爲其部下所翻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衆謀待世充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單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度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嫗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對曰昔益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嚮昔之過雖不陪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爲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怒囚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擢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新豐寇掠黽虢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榮陽通守張須陀爲密所殺仁基悉收其衆每與密戰多所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錄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敝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竊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密決戰密閉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餉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鬬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敝彼求鬬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雖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偏將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爲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七首以劫世充行儼以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爲世充所殺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隋運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韶歌遷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勾吳不朝既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潤高祖內綏外禦曰不暇給委心膏於後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羣策畢舉服猶夏之廣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瓊四海以爲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固崤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己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違拒諫之智脩飾非之辯恥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靈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槌西出玉門東臨碣石鑿山堙谷浮河連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爲驚烽潰方西規奄蔡南討琉球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爲長君功高羣列寵不假於外威權不遽於羣下足以轢軼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疎猛士內忌忠貞恥有盜竊之聲惡聞奔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懼受顯誅蝮螫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鼷鋒刃之下或殞鴆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羣盜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溝壑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碁布以千百數衆雄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遑暇覆沒莫之

能禦煬帝魂銷氣懾崔祖浚兩京謀竄身於江湖襲永嘉之舊迹既而禍生轂下。
靈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
勦絶宗廟爲墟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
算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輕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
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句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
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
却強胡南幷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
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
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羣臣如寇
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阽危弗圖圍解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
魄人益其災羣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絶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
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
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幷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
忌皆禍起於羣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國
重恩君之失德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
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葅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
風雲奮其餘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莽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
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
狡終致顛覆其度長轡大抑陳項之季孟賁。

隋書卷七十

楊玄感傳李子雄趙元淑解斯政劉元進○目錄注在楊玄感下本傳玄感下
不注而各傳前另自標名臣映斗按四人俱附玄感而亂宜從目錄注名玄
感之下而刪傳前另標之名以合附傳之體
趙元淑傳初事高寶寧○北史作初從高寶寧字當是漏脫

隋書卷七十考證

隋書卷七十一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三十六

誠節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韓通投命於夏癸比干蹈節於商辛申劇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逮漢之紀傳樂布哥之向雄翟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董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貫虎賁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自効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柏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懍懍如生豈獨閑彼伯夷慙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援採所聞爲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槩仕齊行臺郎中襄城佈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尉迥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據徐兗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渡江以功加上儀同封豐潭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貫犀甲腰帶及劍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陳禀　敬釗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爲倉曹參軍高祖受禪爲兵部侍郎數年出爲魯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爲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憚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爲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憚及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用諸藩王頗之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藩翰大王兵貴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業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挂刑書爲布衣駘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亘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而還審帝以誕亡身徇國嘉悼者久之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并州總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勠官贊務摩績克宣值狂悖構禍凶威孔熾確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繫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奄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諡曰明子無逸嗣無逸尋爲清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舊弊倒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既作亂刺史薛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爲屬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懾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貲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從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卒官

敬釗字積善河東猗氏人也父元納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時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晏子探其貲產而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偽將薛鍾葵所鍾葵釋之晉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命則可不然當斬釗答曰忝爲縣宰遭逢亂進不能保境遇不能死節爲辱已多何乃復以僞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

甚懃視劍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鍠棨遽出戰因而大敗劍遂得免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柳鉾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世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游元

游元字處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爲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晉王廣爲揚州總管以元爲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爲內直監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盡牢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己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縑五百匹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右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爲淮陽王開府參軍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高祖受禪開三府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臺禮部侍郎晉王廣爲幷州總管盛選寮屬以慈明爲司士後歷吏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即位以母憂去職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黜爲伊吾鎮副未之官轉交阯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灑洛追兵擊密至鄧陵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爲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竊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欲殺但殺何須罵置因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飢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爲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惇怦俱爲尚書承務郎王充推越王侗爲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謚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戚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陀

張須陀弘農陝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幷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丞會與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陀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陀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陀殺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陀蹤之及于岱山之下薄特驍勝不設備須陀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薄衆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陀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陀揚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薄復北戰連亙于歷城孫宣雅石祇閻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陀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羣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

容而衆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鏁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矟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奮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八風營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貝鄭大彪李畧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帥仁衆衆小漢等衆各萬餘援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衆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衆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獨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裴仁基招撫其衆移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昆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爲鄢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爲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于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馮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稱更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本營武賁郎將王辨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因與辨戰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辨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爲賊所敗還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勝遂破其營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設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爲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層酤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爲其部下所誚又知終不爲己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盛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爲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爲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襲度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度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度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諡曰武節

元文都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宰江陵總管文都性便直明辨有器幹仕周爲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爲尚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隸大夫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當時之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文都爲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

坍衛將軍當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擊覆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充不悅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計侗復以文都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曰王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之敗罪不容誅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政此而不除方爲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充時在朝堂懼而馳還舍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稱疾不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侗遣人謂之曰何爲者充曰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公自見王將軍也文都遷延而泣侗遣其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與教門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據楚少有才學頗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爲內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幼王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大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徧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褊有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爲兩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尚書右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爲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殷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慕報慕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慕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遣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教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己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毖於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禮毅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算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衰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準枉法者但準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彝刑禮以設教準者準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己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

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父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旨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煩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恫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彊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仁壽中為新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都值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為丹陽留守辭遣於上江督運為賊吳綦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為主子翊不從羣賊執子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見害時年七十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率義節等攻之不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嗚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繫之於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慚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順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陳利害大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擬擢至於太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為鄠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之應未期起授隔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贓汙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為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隔門令王確等並築黠為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嘗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旦暮向韶勅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為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為高祖所知其後引為丞相參軍事開皇中累遷幷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以功授

開府歷汝州刺史襲武太守入爲都水監卒官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虎賁郎將其府據箕山爲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爲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絶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實用盡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巡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雖爲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璨大業末爲上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璨弟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北海松贊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贊從郡兵討之贊輕騎覘賊爲厚所獲厚令贊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降贊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贊爲官軍覘賊邏逅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旦暮擒戮不足爲憂賊以刀築贊口引之而去歐擊交下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致辱實良福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煬帝遣戶曹郎郭子聿討厚破之以贊亡身殉節嗟悼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揚贈朝散大夫本部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爲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爲難矣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嶷游元獨慧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與甘就菹醢之誅以徇忠貞之節雖功未存于社稷力無救于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實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陀普會有溫序之風子翊松贊蹈解揚之列國家昏亂有忠臣鯁哉斯言也

隋書卷七十一

隋書卷七十一考證

楊善會傳用爲貝州刺史○監本貝訛異臣駿斗按地理志無貝州而清河郡注後周置貝州時建德改陷清河故欲用善會爲貝州刺史也

史臣贊所以爲難矣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嶷游元獨慧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與甘就菹醢之誅以徇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實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陀普會有溫序之風子翊松贊蹈解揚之列國家昏亂有忠臣鯁哉斯言也○矣字已下一百三十字監本闕從宋本補

隋書卷七十一考證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三十七

孝義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爲德至矣其爲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閈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此皆實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田翼郎方貴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情無矯飾篤於天性動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被褐蒿萊屨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攜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爲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爲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嘉歎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爲孝義里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彭城王浟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閤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遷中書舍人尋轉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令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以不阿宦者遷魏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吏部郎中周武平齊授載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俄而高祖爲丞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鄉尉迥將爲亂彥師微知之遽委妻子潛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進爵爲子彥師素多病末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爲汾州刺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瀛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貧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疚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貧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眷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爲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曉刑部尚書內陽公會之從祖弟也父瓊周渭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杌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疾濬窺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遣賜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贈助一無所受葬起令視事濬屢陳懇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謂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墜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簞瓢曉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貧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閑逮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既而殤巨豐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

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絶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爲之屑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惟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尤膺列宿勤著克彰及遭私難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于朕懷簠簋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靈歆茲榮渥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貲濬初爲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遍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頒

王頒字景彦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頒少俊儁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荆州遇元帝爲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絶食頃乃蘇哭泣不絶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illegible]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歔欷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關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將士或問頒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雖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斷棺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之曰某爲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鍤鍾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顏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爲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可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實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頗見文學傳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姿儀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貧土成墳齊文宣帝表其門閭賜帛三十匹絲十屯粟五十石高祖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於家

郭衛

郭衛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治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幷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糞及母終翼一慟而絶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回

紐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貧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恆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門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篤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貧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樹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爲累德里

劉士儁

劉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絶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

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爲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鄭方貴

鄭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舡人怒之擯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志恨遂向津歐擊舡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閔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鄧普林

鄧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爲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纊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者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一鵲巢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祖徽魏尚書右丞父純開皇中爲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難位秩未通其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疾瘳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纊徒跣號踴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廿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金河長末之官值羣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渤海時有救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饒往渤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見害其弟德玫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玫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諸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因贈子崇官令德玫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悴鬢髮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棄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兎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俱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俊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賚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愛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纊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葉稱孝焉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稽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蹟或家傳縷篤或身奮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垂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郡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德玫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劉儁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隋書卷七十二

隋書卷七十三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爲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暾映千祀靡勞不絕夫何爲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靜亂日旰忘食屢遣前王然不教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爭於便捷殭於剝割絕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救擾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便濫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爲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爲況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彥光等立嚴察之朝屬晉莊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以繫循吏之篇爾

梁彥光

梁彥光字修之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與吾宗七歲時父遘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進次必以禮解褐秘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駕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久之頻蒙慰諭後轉小內史下大夫建德中爲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尋進位上大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及高祖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千戶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置之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拿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鄉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錫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聽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靜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幷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競勵風俗太改有潞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舉令觀於孔子廟干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略無靜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瀛滄四州刺史諡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即位轉饒州刺史歲餘爲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二少卿明年又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

第武賁郎將玄縱先據文讞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諫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時年五十六少子文護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爲南兗州刺史阿陽侯屬高氏專權將謀興復之計爲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髫齔遂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爲高氏所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置左右尋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叔略多計數曉習時事護漸委信之兼督內外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建德五年從武帝伐齊叔略部率精銳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公邑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營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迥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鄰郡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優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爲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爲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者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類楊素亦禮遇之叔略雖爲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具狀將奏展起至獄門於馬上裁決時年五十九上悼惜久之贈亳州刺史諡曰襄

趙軌

趙軌河南維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檢還其主喊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傷人汝等宜以爲誡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既至京師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遷秦州刺史撫緝荒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皆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清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迥之亂恭懿預焉迥敗廢于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貸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鄉等宜師敎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實允僉屬委以方岳擊賞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憤二人朋黨曲相薦舉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論者于今冤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爲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後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膚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修身潔己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著績藩岳年終考校猶爲稱首宜升戎秩兼進階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鞍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證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孝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以勤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輦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揚州總管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戶每陳使來朝常奉詔接對轉禮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高祖書曰惟我公義奉國盡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長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舉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斯謝而去後人有過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囚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二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牙楊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妻煎就公義禱焉乃開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克揚州遭斷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答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十二子融

柳儉　郭衍　敬肅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開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天下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朋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

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聚斂車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賴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梁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于家時年八十九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多所擒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豳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羣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劉曜

劉曜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勃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奬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奬何以爲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幷令攜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父毗鄠林令德深初爲文帝挽郎後歷馮翊書佐武陽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恪不嚴而治會與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實成郡縣于時三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爲大治于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

其鄉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恆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歎敬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寶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寶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爕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時有櫟陽令渤海高世衡藩令彭城劉高城皐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吏多賊汙衡高及熾清節逾勵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爲吏人所稱

史臣曰古語云善爲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遏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陳帝心追既往之一曾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錢離清矣

隋書卷七十三

隋書卷七十四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遺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疎闊遂漏吞舟大姦巨猾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姦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至於威行郡國力折公侯乘傳賦人探丸斫吏者所在蔑聞焉無曩時之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聞遭遇時來叨竊非據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莅莫不懍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無禁姦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爲酷吏傳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肆州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鄉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陵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啾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僕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摘姦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表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過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撾捶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建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爲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父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爲妾覽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士文君明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任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內之者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與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後數戰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部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爲庭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高祖總百揆尉迥作亂鄴城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入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己立捧殺之或寮吏姦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爲百姓式慚恚不食妻子至其所瞋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容中索椒欲以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弃之式恚臥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

歎然而起抽刀砍信信遽走避之刃中於闕上知之以式爲罪己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蕭榮

蕭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偘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封蕃襄郡公拜晉州刺史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絶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長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嘉之後因入朝覲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內殿詔王公作詩以餞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爲主阻兵於晉陵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瓛敗走爲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右武候將軍突厥寇邊以爲行軍總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年起爲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史晃者莫不憚懼自失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隙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棒棰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爲幽州長史憚爲榮所辱固辭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鼠得一糠一粃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搆榮遂收付獄禁絶其糧弘嗣饑餓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諧闕稱冤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虐毒非虛又贓穢狼藉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遣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爲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使在利州即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爲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千戶高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涼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戍與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臀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饑運之憂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聞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恆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三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爵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恆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舉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爲能賞婢奴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尚書事其年卒時六十四謚曰肅贈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　納弘昇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敷州刺史弘度膂力絶

人儀貌魁岸，顧面甚偉，性嚴酷。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尋授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書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後以戰勳，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鄰縣公，賜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宣帝嗣位，從鄖國公韋孝寬經略淮南。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賀婁子幹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陣。忻遣弘度繞以禍福，琛至夕而遁。進攻壽陽，陳守將吳文立弘度功最，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迥作亂，以弘度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輕雄數百人爲別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爲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迥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迥頭。」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迥，致縱惡言，由是降下一等，爲武鄉郡公。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豐武，月餘而還。拜幽州刺史，納其妹爲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譁氣，閉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跡。秦王蕭琮來朝，上以弘度爲江陵總管，鎮荊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嚴據居人以叛，弘度追之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荊州。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出泉州道，隸於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亦多不用，素亦優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管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第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誡怒，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鱠，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鱠美乎？」人懼之，皆云鱠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鱠，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盡爲武候驟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茹三升艾，不逢屈突盡。」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棰楚，閨門整肅，爲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悸，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詰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尉迥作亂，相州與兄弘度擊之，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授驃騎將軍，宿衛十餘年，以勳誉遷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刺史。後以戚屬之故，待遇愈隆，遷襄州總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奔還。發病而卒，時年六十。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瀛陽王。父經，周瀛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十四年，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懲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爲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榮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掾弋其下，寂無敢隱情，姦僞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內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寇朧右，詔弘嗣擊之。及玄感作亂，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侑遣使執之，送行在所，以無反形，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仁觀。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華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

煬帝嗣位徵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恆山郡丞有一人衆猶年持長矛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閱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剝木爲大標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標令其人踏心於木標上縛四支於小標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凡沙門著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違逆者輒皆覆面於地而簪殺之求沙門相聚讀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並斬之又悉徵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逮委曲意旨錄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雖人割其肉而噉之斯須盡盡

史臣曰御之寬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荒酷未聞遵德實懷殘忍殺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豺狗長惡不悛辭有不及故或身罹罪戮或憂患頻纏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毋掃墓而望喪乎

隋書卷七十四

隋書卷七十五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四十

儒林

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鑒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派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彊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瓊堵以騁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隆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纔披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奧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尚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遠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掛壁懸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弃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懦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廣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趙碣石之宮羣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援斯頹俗矣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貴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滿天子乃整葛案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勝懸河之辯侍中陽屋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豁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俊厚賞諸儒庶邑建于四方皆啓學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貢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笑好學仁壽閒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第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姦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蕃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父魏侍中父羅初爲梁州刺史及父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晏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晏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晏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晏然之及就講肆晏遠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類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機琅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類上初然之及類得罪上以善之言爲類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敬魏涼州刺史父豐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戶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與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讖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洛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證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猗氏令

何妥　蕭詮　包愷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賁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賁其見奇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譬四妃辟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當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是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又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貞異于此無論韜直莫擇賢愚心欲榮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勞功閒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拔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雖言必罰提拔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咨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專擅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傅說之能自負傅嵓滋水之氣不應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龍任輕彼權軸好致煩職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僧遷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濛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蹉藉太常

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轅轅大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眺遨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僞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寵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貧傳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衒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威有隙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濫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荀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僮子皆能僩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濟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滅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道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奠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奠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僩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僩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僩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僩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以大備江東宋齊以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僩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返訪其逕遵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教四僩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五曲名又制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舞舞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妥子蔚爲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貧窶遊學者妥皆爲講說教授之爲剌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幷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剌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證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廟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

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委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遽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談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愔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棠鄔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恆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後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爲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殄寇將軍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偏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遽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筑宛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爲贈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樂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識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賈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爲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辯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辨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瀟博閉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治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授詩於同鄉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郡李元操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邵同應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遷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窮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鷹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

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太史令張冑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爲之請諡朝廷不許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戸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書方右書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爲戸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勅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偏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諸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七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鉤深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錢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勅令事蜀王秀遲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爲幔內每使執杖爲門衛俄而釋之與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絶傍親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緦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奏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要無得再職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銓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于時羣盜蜂起穀貴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絶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後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怨捶楚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遇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鄙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閣事不染於丹筆立身行事愧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誉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騏驥比翼鴻鵠整綃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

詩章公庫禮殊風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書漏方垂大書已墜堪反初服歸骸故里既文史以怡神閱籍以為娛應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乖為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踏先儒之遠軌傷車言之蕪穢馳驚壞典墜改伸挫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蓬廢道不備於當時棄不偉於身後衛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賫鹽豉及炫窮乏皆郡城下棄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遇城下僅未幾城為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殺為後患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誄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疏由是官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述一卷並行於世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

錄祝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魯世達

錄杭魯世達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一卷行於世

張沖

吳郡張沖字叔玄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書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羣言偏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閉室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輟耕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籍以寒聲寄廁朝列申旦不寐綴寒匆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憂況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閒風霜侵骨體安可齒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攀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遷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橘樹之枝投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賈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遷嬗關山超遠舊宅為期前塗遼遠俯聞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慈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皆現且散恐盡乎無徵賈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潛賢變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閱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兼同墜殞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賦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遠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荊玉未剖則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賈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憚悼而弗為執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綴緝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簡慈之閒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遺亂零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嵐者其唯學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雅誼風韻閑遠清談高論籍甚當年彥之敎經悅史砥身礪行志

存典制勑蹈規矩何妥通涉傳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訐以爲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遽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巍登於下士或銜棄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隋書卷七十五

僧林傳序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按左傳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植作殖

辛彥之傳吳興沈重○監本與訛吳興按北史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

何妥傳迎神于道門婁叡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婁叡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閩本道門亦作廟門臣映斗按上文叙隋因秦樂人已下皆據漢書禮樂志之文彼文云迎神于廟門婁叡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無所謂道門者此文當有迎神于廟門二句當是衍文耳

張冲傳○監本冲俱訛仲惟目錄作冲北史本傳亦作冲唐書藝文志載張冲春秋左氏義略三十卷亦與本傳合本書經籍志載春秋義略三十卷注陳右將軍張冲撰本傳載冲仕陳歷左中郎將官秩不符或歷官不備載耳本書潘徽傳受書於張沖俱作冲又南齊張冲字思約亦吳郡人官至征虜將軍封定襄侯又一張冲也

王孝籍傳賣貢禹之田供驛之費○監本賣禹訛禹賣閩本亦訛一本田訛口按前漢書貢禹上書曰陛下通意徹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又張驛之傳久宦減仲之產不逾其意正相類今據正之

隋書卷七十六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一

文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煥文明之稱周云威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遺轂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翰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潁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綵參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瀚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鄴下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刪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競文相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荊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矯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奧咸泉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翹片書無遺濁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誓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飛雲路各有本傳論而敘之其潛徽蔓藻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總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劉臻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顗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閤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復歸藩督以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毓伯下大夫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熲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嚮狎之臻無更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案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嗷蜮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頍

王頍字景文齊州刺史頒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餘不知書爲其兄顗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頍所爲而頍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達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

屈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頻遣陰勸諒雄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頻之計也頻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頻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頻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盲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頻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崔儦

崔儦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高陽太守世爲著姓儦年十六太守請爲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羣言多所通涉解屬文在齊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儦與顏之推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爲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爲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侍重儦門地爲子玄縡娶其女爲婁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儦儦故敝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儦有輕素之色禮甚倨盲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諸葛潁

諸葛潁字漢丹陽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潁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齊侍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倉雅莊子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監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潁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治葛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常贈潁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待讎肅成門名理窮研最英華悉討論實錄賁平尤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潁性褊急與柳晉每相忿鬬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攀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璽暲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笑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濵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弄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一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巢獯已成羣鄒趙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裹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濵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賤日喬木下臨雲聚越恆貪辯喻舌幾飛文魯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勳歸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爲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委簪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曩昔時昔時遊帝里駑蹇逐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筵麗景相攜招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秋除臨灞岸供帳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帷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迴軸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迴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曲谷早鶯鳴斷絕心難續惆悵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鄉曾

故鄉情者值南飛雁時能訪死生此詩至京咸爲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卽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爽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郡睢陵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卽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頼脫穎感平原孫慧文詞來遲東海顧循寡識有懷髦彥藉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覿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飈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圖後圖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儻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宜絳揚越坐棄聽訟事絶詠歌攀桂攜詞誉言高遯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趙燕之客罕值其人鄉道冠冕揚聲高鳳舉儛盥泉海詞章苑囿樓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壑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敷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鳳驅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爲驪頷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屆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恥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褒審覽枉高車以載飯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騏而同阜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規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譌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里終于家

虞綽辛大德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隋邸左右加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魚異之詔綽爲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實仙都也旗門外設歙陛重阜幄殿周施降望大壑惠濟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沙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宵然齊肅競屬殊庭兼以聖德退宣惠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璧日曜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愔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曜於羽翮激丹華於觜距鷺翔鳳跱鵲起鴻驚或驅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麒麟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雁豈可同年而語哉類以銘基華岳事垂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盛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況盛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旗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廢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蟄停輿海澨駐蹕巖阯窅想遐凝薇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

社飛來清漢俱集華池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翫德習習翻翻絶迹無泯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勳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特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潁以學業侔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潁潁曰虞綽纔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貴倨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邊厚玄感若與絶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蟣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章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有識綽者而告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時年五十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爲令跋扈鄉里甚得民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僧事父祥陳黃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爲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臚因爲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崤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馭迺西驅展軫齊玉馭式道耀金吾千門駐早蹕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皐奉實歟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臚小人荷鎔鑄何由答大鐘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憲密理新推庾自直遞此者未可以胄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爲諸葛潁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遠亡匿潛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胄兄脊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學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卒官

庾自直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爲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爲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甄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授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爲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爲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爲伏奉爲重敬奉爲輕却其啓而不奉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爲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爲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襄缺夫婁亦云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重乎至若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賤當知敬之爲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爲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爲州博士秦孝王

俊聞其名召爲學士書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徵於馬上爲賦行一舉而成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幷遣撰集字書名爲韻纂徵爲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泉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壞籍生焉至如龍筴授河龜威出洛綴蹄白檢述勳華之運金縢玉字表殷夏之符鉤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道運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爲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躡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聲而勒萬仞彰大定而銘鴻鼎眷干秋羽威禮樂於廊廟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霄極稟秀天機質淵珪璋文業韜敏楚詩早習頗屬懷於言志佈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雅之對已遒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邊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揮善務徵集館招賢攀枝佇異剖連城於井里賁束帛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實所以人加胎物競琢磨俱報稻粱各施鳴吠千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驂駕務隙暨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巖東石磬仁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乃討論墳藝商略衆書以爲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能象緣音繆楚夏三蒼悉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檢推韻頁爲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率難爲用遂躬紆嗇直探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會舊錄削立新意豪別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詁訓證以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牛栖云舉題爲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羣玉之爲淺鄙懸金之不定愛命末學製其都序徵業術已寡恩理彌艱心若死灰文慙生氣徒以犬馬誠養飛走懷仁敬執顛沛之辭遂操狂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賢士西河之彥寧不前於索居東里之才詎能加於潤色未幾後蕃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徵作序曰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體合四端

巢居穴處之前卻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鬱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負扆垂旒辨方正位纂勳華之曆象緝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throughout東探石寶之符西盡羽陵之策鳴鑾太室偃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實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堯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龍開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絶軌弘泗上之餘風曠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綺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圖翰林之域理窟談囊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淫辨渭拾珠棄蚌以爲賢文遂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剖析雖盈實華盡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觀寶之鄉凝相觀瀾之岸總括油素躬披綢繆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龍蒙令后雖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翠戟拔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貽之類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嚾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揚擅於前脩寧期新書更追慙於往冊徵幸樓仁岳乘遊聖海鄧承恩獎敢敘該博之致云煬帝嗣位詔徵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諸葛潁陽訥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關多罹其患徵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徵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杜正玄弟正藏

杜正玄字慎徵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爲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

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學才辯稱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貴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弟正藏

杜正藏字爲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

常得志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遇故宮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儁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租君彥

范陽租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孔德紹

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闍中書侍郎與劉闍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粲陳琳孔融孫楚之倫或務氣質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翫高位下心勢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詆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罹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辯麗並鄧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輝亦爲難兄弟矣

隋書卷七十六

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監本目錄不載六人名史臣論贊亦不之及北史目錄六人名附注潛徽下今仍本文

隋書卷七十六考證

隋書卷七十七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四十二

隱逸

自擊壤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北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孚周年四皓光孚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翫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蒻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揚善鮮汲汲於榮祿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速者何哉以其道難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檝之功終有貴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敘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父亂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爲中毒因跣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湯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諮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敬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薦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舉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謹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豈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肆情遽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閑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踈頃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乏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鬬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遇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霆因醉角力霆扼其喉斃於手下霆惶懼詣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遽去無爲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飢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貲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種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己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賁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實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餘爲黃熊杜宇爲蜀禍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鐫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龜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晉生爲蛇羊祜前身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邪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喜爲詠懷詩輒毀弃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載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踝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邊所以

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弈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瞻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誄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贈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沒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子曉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長爲里佐屢遭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祕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曉曉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曉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墓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書切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饌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審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翡翠筵鏘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樂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慚子建書不盡意事俟繁辭曉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覩非恆心豐自失若乃理高象罔略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距盡揄揚鄒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則裴楷張華雖樹騰聲飛馳地播奚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贊客河朔博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復況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靈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嬪儀虛班螟阜挾太山而超北海比報德而非難埋崐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鍚瑞膺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澄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遠曹植儁預聞高論則不隔令名楊脩若切在下風亦距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幷衣服錢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舍帥俄遷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疊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曉答曰謹按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博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綵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曉曰何處有羊腸坂曉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曉之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弒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時年六十九曉與洛陽元善河東柳晉太原王劭吳興姚察頲邪諸葛潁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治開志七卷入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諸論舉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皆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躁太建時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暮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迄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沖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東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竚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襟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單褐蒲衣餐松餌朮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葬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棄地仙者哉感慨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覽裘羽蓋既且騰雲空尊餘衣即藉墳壟但杖鳥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解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贈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晉爲之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錄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盈我王遇屬爰感靈鼓柱下啓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擎永恩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時有建安宋玉東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遺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瑗開皇中爲恒水令以清正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避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洽會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恆執弟子之禮遷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遽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高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并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遽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遽爲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其隱諱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贍輒辭不受每閑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年四十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縱覽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威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慍徐則志在沉冥不可親踈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尋遂以肥遯見稱租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奚哉

隋書卷七十七

隋書卷七十七考證

李士謙傳君子篇稱小人篇猿○按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篇猿稱小人篇沙蟲與此小異

隋書卷七十七考證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四十三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蓍龜所以象吉凶所以斷大業也星占所以觀天象也風雲所以候氣色也律呂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稚圭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涓伯牙杜夔敘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鑒則文摯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術者鮮有存夫卓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亂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辜莫得善終而死喪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玄妙或記其迂疑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著者列爲藝術篇云

庾季才 于智 陳 卓太紫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銑梁處士與宗人易齋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頴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鷹陵王績辟荆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墻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整飭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竭寇便望止失荆湘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懍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恆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郯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贖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昭異度晉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爲賤隸鄙人竊笑不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遽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此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旦奭之美子孫藩屏終保雄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寮人也自是漸疎不復別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戚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慤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加上儀同封臨潁伯邑六百戶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及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潁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卽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

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午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龍光九變必有遷都且竟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祕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爲均州刺史質書始降將就藩時歲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張賓玄曆行及衰充吉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輿瑯琊王褒彭城劉臻河東裴矩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謇之徒雖爲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庾質字行修少而明敏早有志向八歲誦梁世祖玄象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著作上士武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鄢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撰晉史未立言忠謬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諸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爲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應擇單弱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勤萬乘察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倘不能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者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隘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暕義寧初爲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曆知名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羣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嶺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遠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爲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攀輿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答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爲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祕密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雒陽

耿詢字數信丹陽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僤反叛推詢爲主

杜圖王世積討禽之歸當除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重太史詣從之受天文算術詣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閤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娶之高祖配詣爲官奴給使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發復當誅何稠言於高祖曰耿詣之巧恩若有神臣誠爲朝廷惜之上於是特原其罪詣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軟器帝善之放爲良民歲餘授右衛方署監專七年車駕東征詣上書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詣言爲中以詣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詣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爲情占一卷行於世

韋鼎

韋鼎字超武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隱於商山因而歸宋祖歡梁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黃門侍郎鼎少通脫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貧屁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切異之往見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爲戶曹屬歷太尉掾大司馬從事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謁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滿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侯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卓威將軍領安右晉安王長史行府國事轉廷尉卿大建中爲聘周主使加散騎常侍聘爲秘書監寶遠將軍轉臨海王長史行吳興郡事入爲太府卿至德初鼎發貨貿田宅悉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臺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上每與公王宴賞鼎恆預焉高祖嘗從容謂之曰韋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絕自生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卿族何得爾也乃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與鼎還杜陵樂飲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作韋氏譜七卷時蔚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得嗣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即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誅之曰鄉是好人那忽作賊因絛其徒黨謀議逗留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故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捕僧幷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威稱其有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頃之卒年七十九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爲夏官府下士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定鄉男遷鎖伯下大夫進封洹水縣男高祖微時來詣和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効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慚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奏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實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孝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棘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

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爲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天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椿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感門人董子華此三人當高祖龍潛時並私謂高祖曰公當爲天子善自愛及踐阼以張賓爲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儀同

蕭吉　楊伯醜　鹿孝恭　劉祐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陷遂歸于周爲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履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穰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于時至寒有蝦蟇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幷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遭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遷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十二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世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楊伯醜潤州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禾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禾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禾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帶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慘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新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幷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遽擒之廣州曹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潛賣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閱妥之言侃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著欹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遯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冀陽人也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曆後率韶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歸正易七卷並行於世

張賓玄勃海蓨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褒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賓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賓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賓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洛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賓玄所爲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劇曆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賓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食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賓玄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賓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日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爲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恆率見伏盈

纏悉無格準。會玄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姜岌平見在兩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旨。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會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兩水氣者。應見即不見。若不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會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留迴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姜岌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會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遲。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遲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會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即爲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食。既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會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會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會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後有疾。上馳召之。後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比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後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後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後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于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亮仕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州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萬寶常王令言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于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音。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幷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已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爲。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竟寢。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

屬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饑餒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也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壞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時有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驀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殺於江都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韋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虛雖洛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寶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隋書卷七十八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四

外戚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興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閻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穀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輒敘其事為外戚傳云

高祖外家呂氏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為楊諱妻勤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鄙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但連呼高祖名云種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後數犯忌諱動致遣忤上甚恥之乃命高頻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卽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獨孤羅弟陀

獨孤羅字羅仁雲中人也父信初仕魏為荊州刺史武帝之入關也信棄父母妻子西歸長安歷職顯貴羅由是遂為高氏所囚信後仕周為大司馬及信為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之故見而哀之為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之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陁整崔氏生獻皇后及齊亡高祖為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尋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于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之不以兄禮事也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及高祖為丞相拜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下詔追贈羅父信官爵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懷終前王盛典故柱國信風宇高曠獨秀生民徽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謀長策道著於弼諧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遘屬艱危功高弗賞睠言令範事切於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懷塗山之義無忘褒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等十州刺史趙國公邑萬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之號不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鼓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為河內郡公移為金泉縣公藏為武平縣公陁為武喜縣公整為千牛備身擢拜羅為左領左右將軍尋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而出為梁州總管進位上柱國仁壽中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仕至河陽郡尉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為河陽郡尉庶長子開遠字文化及之弒逆也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為千牛與獨孤盛力戰於閤下為賊所執賊義而捨之善後官至柱國卒子寶嗣仕至左候衛將軍大業末卒

獨孤陁字黎邪仕周屢附上士坐父徙蜀郡十餘年宇文護被誅始歸長安高祖受禪拜上開府右領左右將軍久之出為鄧州刺史進位上大將軍累轉延州刺史好左道其妻母先事貓鬼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曰此貓鬼疾也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

秦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憲陀所爲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謂陀陀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陀婢徐阿尼言本從陀母來來常事貓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貓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陀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陀因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經數日貓鬼向秦家十一年上初從幷州還陀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貓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貓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貓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以檀車載陀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陀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陀死除名爲民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貓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貓鬼家陀未幾而卒煬帝即位追念舅氏魏以禮葬乃下詔曰外氏衰禍獨孤陀不幸早世遷卜有期言念消陽之情追懷傷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下詔曰舅氏之尊咸屬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繼緬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祿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壽陀弟整官至幽州刺史大業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蕭巋子琮　琮弟嶷

蕭巋字仁遠梁昭明太子統之孫也父詧初封岳陽王鎮襄陽侯景之亂其兄河東王譽與其叔父湘東王繹不協爲繹所害及繹嗣位詧稱藩于西魏乞師請討繹周太祖以詧爲梁主遣柱國于謹等率騎五萬襲繹滅之詧遂都江陵有荊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稱皇帝於其國車服飾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總管以兵戍之詧薨巋嗣立年號天保巋後辯有才學兼好內典周武帝平齊之後巋來賀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巋起舞巋曰陛下親御五絃臣敢不同百獸高祖受禪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巋來朝上甚敬焉詔巋位在王公之上巋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意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親餞於灞水之上後備禮納其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獻皇后言於上曰梁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勞猜防也上然之於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歲餘巋又來朝賜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上親執手曰梁主久滯荊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巋拜謝而去其年五月獲疾臨終上表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外藩慰踰連山爰及子女倘主婚王每願躬擐甲冑身先士卒掃蕩通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遽罹痼疾屬纊在辰顧陰待謝長違聖世感戀鳴咽遺嗣孤藐特乞降慈伏願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幷獻所服金裝劍上覽而嗟悼焉巋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四巋梁之臣子雅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子琮嗣巋著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於世

琮字温文性寬仁有大度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爲梁太子及嗣位上賜璽書曰貧荷堂構其事甚重雖勞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內外親任才良幸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隣人水潦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場之閑猶未清肅唯當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世積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爲國爲民深宜抑割恆加體卹以禮自存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誡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徵琮叔父岑入朝拜爲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洩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於京師江陵父老莫不隕涕相謂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郡州琮叔父巖及弟嶷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熲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爲柱國賜爵莒國公煬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總麻以上

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蕃毘至布列朝廷琮性清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約復以私情喻之琮答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爲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因謂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虜優羌劣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慚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襲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爲梁公鉅小名藏煬帝甚昵之以爲千牛與宇文晶出入宮掖伺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焉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爲宇文化及所殺

蠻字欽文少聰敏解屬文在梁爲荆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以兵至都州蠻懼與其叔父嚴奔於陳陳主以爲侍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子也及陳亡吳人推蠻爲主吳人見梁武蘭文及晉歸等兄弟並第三而蠻算位蠻自以歸之第三子也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於蠻由是益爲衆所歸褒國公宇文述以兵討之蠻遣王哀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吳州哀懼衣道士服棄城而遁蠻衆聞之悉無鬬志與述一戰而敗蠻將左右數人逃於太湖匿於民家爲人所執送於述所斬之長安時年二十一弟璟爲朝請大夫尚衣奉御瑒歷衛尉卿祕書監陶丘侯璟歷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勇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顯履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鑒亦速若使獨孤權侔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冀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憑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隋書卷七十九

高祖外家呂氏傳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菩桃爲楊諱婁○監本諱說作廣臣映斗按高祖外家呂氏菩桃卽高祖之母高祖之父諱忠高祖諱堅煬帝諱廣當作爲楊忠婁原其所以說者舊本必係諱字而本書惟晉王廣屢見廣字多作諱字後人改明諱字爲廣字遂并此諱字亦改廣字而不覺其大謬也但此本隋朝婁臚若竟改忠字亦非本來不如從舊本作諱字

隋書卷七十九考證

隋書卷八十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四十五

列女

自昔貞專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在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主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含貞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修名彰於既往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預良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也觀夫今之靜女各勵松筠之操甘於玉折蘭摧足以無絕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遘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貴主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第蕭瑒高祖初許之後遂遷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適于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鄧媽不言傳芳往諮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於洪濟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之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禮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慎聞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弒逆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憧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肅然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弒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戶外請復爲夫妻主拒之曰我與君雠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絕訶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柳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姿儀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娉以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恪復徙遼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訣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既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爲之涕流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嚴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爲黃門侍郎封龍涸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爲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語嚴逃歸收而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踰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宇文化及之逆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厲因取劍自毀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

譙國夫人者高涼洗氏之女也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實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誠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遏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皋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爲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寶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灨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鬬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賤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于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爲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幷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于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幷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喪魂爲儀同三司冊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出討佛智戰敗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數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譙國公冊夫人爲譙國夫人以宋康邑迴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大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勅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寧北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爲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盎斬獲佛智竟破羅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徇賊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賊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幷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幷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勅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贈物一千段謚爲鹹敬夫人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適鄭鹹生善果而鹹討尉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謂彥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

之義且郡君雖死幸有此兒寨兒爲不慈背死爲無禮軍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遠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尊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恆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卽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恆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預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竈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婦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唯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治廨宇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尤遂不如曏昔焉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榮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牆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韓覩妻

韓覩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寶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覩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覩從軍戰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焉因養夫之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婚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闕終于家年七十二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卽其孽子也仁壽中爲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藉爲司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囚詣長安親臨問讓稱冤上復令治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寮議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贓貨狼藉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覆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爲人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爲民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孽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詣闕爲之請命輒闔頸顙朕哀其義特免死罪使天下婦人皆

如馮者豈不關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歎不能已宜標揚優賞用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婦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劉昶女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爲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爲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辦頭反縛遨遊上作獠儛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矯捷者號爲餓鶻隊武力者號爲蹋轉隊每轉鬬繼大連騎遊中歐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老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腴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逸每相約曰當爲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帝謂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答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治之甚急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諧大理鉤其父昶獄卒長跪以進歔欷嗚咽見者傷之居士坐斬昶竟賜死于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諭之其女言父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吾聞姦門之女與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

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揚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獨得爲逆哉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爲安樂縣君時尹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氏妻也甚有志節爲邦族所重當江南之亂諷諭宗黨皆守險不從叛逆封爲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覃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自節儉晝夜紡績積財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爲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小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爲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儦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爲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寠私不妄言笑進止服容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潞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賊請以爲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遭爲賊婦終必不能羣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牀賈之上將淩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

解縛賊遽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者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中庸末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真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賢遘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媛孝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誡懇足使義勇慙其志烈蘭玉謝其貞芳裴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隋書卷八十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四十六東夷

高麗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遁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遂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爲氏朱蒙死子閭達嗣至其孫莫來興兵遂幷夫餘至奇孫位宮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毌丘儉拒破之位宮玄孫之子曰昭烈帝爲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宮室大掠而還昭烈帝後爲百濟所殺其曾孫璉通使後魏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高祖受禪湯後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復有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爲三京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奢次鳥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次翳屬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內評外評五部褥薩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草履婦人衣襦加帔兵器與中國略同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匹穀五石遊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逆者縛之於柱射而殺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用刑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篳篥橫吹簫笳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於浿水之上王乘腰輿列羽儀以觀之事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爲二部以水石相擲擲中呼馳逐再三而止俗好蹋鞠聲聞自喜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淫奔俗多遊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悅然即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死者殯於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儛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亂車馬置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開皇初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七十年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靺鞨固禁契丹諸藩頻煩爲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辜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奪手逃竄下國豈非倩理兵器意欲不滅恐有外閑故爲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遼人屢聘森謀動作邪說心在不實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恆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己寬恕今日已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意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慮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誡勑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憒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通塞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胥悅陳王叔慤獨致悲傷融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誡實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聞瓊水之慶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舍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麾敵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高祖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郡公賜衣一襲元奉表謝恩幷賀祥瑞因請

封王高祖優冊元爲王明年元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饋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之罪車駕度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者卽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之乃勅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卽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勅諸軍嚴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百濟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於我故有娠也王捨之後遂生一男業之厠溷久而不死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高麗王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歷十餘代代臣中國前史載之詳矣開皇初其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爲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其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德率次杆率次奈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皂帶次固德赤帶次李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黃帶次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擧武次戍虞皆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奈率以上飾以銀花長史三年一交代畿內爲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領一人方佐二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婚人不加粉黛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俗尙騎射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蓍龜占相之術以兩手據地爲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箜篌筝笛之樂投壺圍棋樗蒲握槊弄珠之戲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劦氏解氏眞氏國氏木氏苗氏婚姻之禮略同於華喪制如高麗有五穀牛猪雞多不火食厥田下人皆山居有巨栗每以四仲之月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平陳之歲有一戰船漂至海東耨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幷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百濟王旣開平陳遠令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漂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相去雖遠事同目面何必數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使者拜蹈而去開皇十八年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與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曰往歲爲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長服鯨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擾其境昌死子餘宣立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令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錫遣尙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耕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麞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云

新羅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

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爲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風兼有沃沮不耐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真平爲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迦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鳥次小鳥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遍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羣官詳議而定之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夫死有殉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

鼺鞨

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水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之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爲強國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繫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偶耕土多粟麥藥菜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豬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婦人服布男子衣豬狗皮俗以瀰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其俗娌而妬其妻外娌人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娌之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爲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高祖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蒙勞賜親奉聖顏下情不勝懽喜願得長爲奴僕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高祖誡之曰我撫念契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不安樂何爲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使者謝罪高祖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鬬之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拜爲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優厚十三年從帝幸江都尋放歸柳城在途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僅而得免至高陽復沒於王須拔未幾通歸羅藝

流求國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壁櫚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環刻禽獸多關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總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正方織鬬鏤皮幷雜色紵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緣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劍慕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鈹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機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遺人致謝卽共和解收取鬬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

冠使爲隊帥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鏁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筯長尺餘鑽頂而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爲年歲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鬢身上有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踧手爲蟲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貝爲聘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爲鹽木汁爲酢釀米麵爲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踴踏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兩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尤多猪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粱床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楩楠杉梓竹藤果菜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鬬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鬼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閒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於是國人共立爲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裳襦其袖微小履如韈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裳襦裙皆有襈以竹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弓矟皮爲甲冑鏑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絃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甕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絃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鼻端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

男女相悅者即爲婚姻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舩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恆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部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史臣曰扶桑之外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絲麻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踰而不濫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徒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高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關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若己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之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隋書卷八十一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四十七南蠻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蜑曰獽曰俚曰獠曰俍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浸以微弱稍屬於中國皆列爲郡縣同之齊人不復詳載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多湮滅而無聞今所存錄四國而已

林邑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阯女子徵側之亂內縣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爲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范文因亂爲逸僕隸遂教之築宮室造器械遂甚信任使文將兵極得衆心文因閒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國無嗣文自立爲王其後范佛爲晉揚威將軍戴桓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至梁陳亦通使往來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阯同以堺爲城壍灰塗之東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他伽闍外官分爲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瓔珞足躡革履時復錦袍貝冢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刀有弓箭刀槊以竹爲矟傳毒於矢擧有翠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螺以節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柳葉席每有婚嫁令媒者賫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壻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吹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賈王則內金甕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槨沉之於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盡七七而罷至百日三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事遣臣官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馮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衆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擒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與戰僞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婆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縣金花鈴珮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綵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明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陀拏達义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等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誓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漆意華靡唯金鏤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螺擊鼓以送之雖火焚薪遂落於水貧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暵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粱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阯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

亦善其亦名椰漿爲酒煬帝即位募能通絶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爲峽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脩國之山於是南達鞮鞨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十艘來迎吹螺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鏁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幷蜂蜜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幷致金花金盤以藉詔書又以金瓶貯酒金盤貯酪金杯貯甘蔗數十莖以宴使者其王儀衛陳於門外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婆羅門奉酒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疎薄願爲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豬鵝糟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送婆羅遣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幷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鏤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婆羅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綾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絶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阯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剎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彊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燄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爐二人侍側王著朝服古貝縛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懸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爲牋若尊貴則不加瓔珞臣人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幸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以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讓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閤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蘇酪沙糖胡麻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攞而食妻妾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如有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于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蟲土宜粳稻少黍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暴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桑實似李呰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桑而小異歌羅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檜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鮧鱐如鵝鴨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腊白牛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五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祀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館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其後亦絶

南蠻傳序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僚曰俍○按蜒當作蜑華陽國志漢發縣有鹽井諸縣北有獽蜑韓愈房公墓碣林蠻洞蜑蜒本音延字典蜑一作蜒今仍之元本俚訛俚從閩本改博物志交州爨名曰俚子

隋書卷八十二考證

赤土

赤土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瞿懿那婆官曰獨訶邪拏次曰獨訶氏拏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裏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鎌其足喪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荊種類實繁代爲紛梗自秦幷二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爲郡縣暨乎境分吳魏時經晉宋道有汙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誠哉斯言也

唐特進臣魏徵 上

列傳第四十八西域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里皆來朝貢後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爲勞敝中國其官時廢時置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詳焉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則賚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伎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閻毗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聽相觀覽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錄者二十國焉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徙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爲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廆不協遂西度隴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爲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言有王公僕射御書郎中將軍其主以皁爲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羃羅婦人帶襜舞裙縱以珠貝國無常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性皆貪忍有大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多氂牛銑銅鐵朱砂地宜大麥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氣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衆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其主呂寄在周數爲邊患及開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稀因而賜之增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置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擊破之俘斬甚衆呂寄大懼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茲裒素得衆心拜爲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出兵拒戰爲賊所敗子信死之汶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之斬千餘級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呂寄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呂寄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洩爲其父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衆而討之上又不許六年嵬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人戶將歸國遣使詣闕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也吾當教之以義方耳乃謂使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義相向況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愛也吐谷渾主既是嵬王之父嵬王是吐谷渾主太子父有不是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內外諫諫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渾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遣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溥天之下皆曰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爲本渾賊悖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復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厲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裒死高祖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呂寄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爲寇十一年呂寄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朕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佗國聞之便當相擧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十二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

其弟伏允爲主使使陳廢立之事幷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尙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卽位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鴈孝慈出敎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矩令擊吐谷渾以自効鐵勒許諾卽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述追之急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鎭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於是西域諸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二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主送出玉門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焉

党項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中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氈牛尾及牦牛爲屋服裘褐披氈以爲上飾俗尙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犛牛羊腊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輕視死者以爲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大枉共悲哭之有氈罽橫吹鼙鉦爲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高祖爲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爲寇掠將公梁睿既平王謙請因還師以討之高祖不許開皇四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巖等各率衆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鄯西兵以討之大破其衆又相率請降願爲臣妾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而乃作還作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高昌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敎煌十三日行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頻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初蠕蠕立闞伯周爲高昌王伯周死子義成立爲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爲高昌王又爲高車阿伏至羅所殺以敎煌人張孟明爲主孟明爲國人所殺更以馬儒爲王以韋艷麴嘉二人爲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內屬人皆總土不願東還相與殺儒立嘉爲王嘉字鹽屬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茹茹及茹茹王爲高車所殺嘉又臣于高車屬焉者爲挹怛所破衆不能自統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嘉死子堅立其都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像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帀襠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之處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污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遣侄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爲貴寧邦緝政以全適爲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賦遠貢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款風著亮飾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贄來庭覲禮容

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氈裘還爲冠帶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恆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長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恆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纏以皂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勸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黃金鐵沙跋香阿薩那香瑟瑟氍毹毾㲪錦疊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與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焉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興兵滅之令特勒領職攝其國事南去鐵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領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王王姓蘇毗字末羅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鐘石朱砂麝香犛牛驢馬羯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貴人死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烏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焉耆

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其王姓龍字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綱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髮有鬼神蒲萄之利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龜茲

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白字蘇尼哆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者死劫賊斷其一臂并刖一足俗與焉耆同王頭繫綵帶

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上多稻粟菽麥鋌銅鐵鉛鏖皮氈氍毹綾錦雜貨胡粉安息香良馬封牛東去瞿曇九百里南去于闐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師子冠士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雜貨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數千人俗事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有實摩寺者云是羅漢比丘比盧旃所造石上有佛支佛徒跣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盜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婆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饑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山多美玉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大業中頻遣使朝貢

鏺汗

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婆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事佛兄弟同一妻迭寢孺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挹怛

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爲角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遮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鬬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貪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爲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薩蘭城即條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刖足沒家財或剜去其鼻或緊排於項以爲標異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婆其姊妹人死者弃屍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傳金屑於牘上以爲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土多貢馬大鬬師子白象大鳥卵真珠頗黎獸魄瑠璃碼碯水精瑟瑟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鍮石銅鍮鐵鉛錫細布氍毹那越諾布檀金鍮鐵成赤熟皮朱砂水銀熏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雄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獻西去瘏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鑄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鍮鐵氈毯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華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北去剔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宣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礫而居以避其患其礫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礫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罪者死輕罪罰牛人皆輕捷便於擊劍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爲弦婆其彈毋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搥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賭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帶羅羅衣多毛鄣皮裘全剝牛腳皮爲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棄稽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以修貢職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關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關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黃衛萬延白狗向人望族林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來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通管之

史臣曰自古開遐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規摹宏後捨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蹙爲流沙蕭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

築鳥巢之城求大寒之明珠致餘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敝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盡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礙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清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卻敵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瑤臺之樓豈及江都之禍乎

隋書卷八十三

隋書卷八十四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九北狄

突厥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爲神所憑欻然至於海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有阿賀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世臣茹茹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當後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衆襲茹茹破之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爲木杆可汗木杆勇而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東走奚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後與西魏師入侵東魏至于太原其俗畜牧爲事隨逐水草不恆厥處穹廬氈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官有葉護次設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有角弓鳴鏑甲楯刀劍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刻木爲契候月將滿輒爲寇鈔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劓勢而腰斬之鬬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牛馬而祭之連帳號呼以刀劃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爲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羣母及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而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木杆在位二十年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爲步離可汗居西方時佗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南兩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佗鉢曰齊國富強者爲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佗鉢開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幷十誦律佗鉢亦躬自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吾閑覩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地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佗鉢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羅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羅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矣攝圖長而且雄國人皆憚莫敢拒者竟立菴羅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羅每遣人罵辱之菴羅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之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治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請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遣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勑緣邊脩保鄣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幷沙鉢略婁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略由是悉衆爲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蒲州總管叱李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爲虜所敗於是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魏道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逐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蝎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業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爲勞擾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庶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爲厚斂北庶多惠豺狼未審感恩資而爲賊違天地之意

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惠遺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憑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應弦染鍔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羣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薛孤東紇羅等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爲高麗鞅鞅所破娑毗骰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爲鄰皆願誅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祆作年將一紀乃歌爲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乾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實繁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饑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殛就齊斧鉞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治兵廣糧乘甲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摧單于之背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橫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蹶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雍何敵能當何遽不服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兼含育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撫抑放聽復舊廣闢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臥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車勞渭橋之拜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是以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虞慶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敗走遁去時虜饑甚不能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既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葉

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亦奔達頭沙鉢略從第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爲一子之例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晉王廣時鎮幷州請因其釁而乘之上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高祖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遇與爭將謀人長孫晟說喻之攝圖辭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慚其羣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爲臣報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幷以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詔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國部落衆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來賓回首面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隔地遏萬里士馬億數恆力兼戎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與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況今被沾德義仁化所及覆燾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

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承爲藩附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祖解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國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聞高祖下詔曰沙鉢略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過於此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義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致此已勑有司慶告郊廟宜普頒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

策拜窟含真爲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恆代之閒又許之仍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齋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爲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爲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慳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惮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葉護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頤僂背屑目踈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破之因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熲進曰骨肉相殘教之盡也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熲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鬻多爲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爲臣妾此之威事掇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其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衆奉雍虞閭爲主是爲頡伽施多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諸嗣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幷貢勒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褥但持敕厥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爲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葬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恆不平因書屏風爲詩敘陳亡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恆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閱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爲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黜之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來婚上令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主者方許婚突厥以爲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與達頭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而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婁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夷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鎮攀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爲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以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爲元帥左僕射高熲率將軍王誼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爲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渡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稟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勑染干與都速六樽蒲稍稍輸以寶物用慰其心夏六月高熲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民上表謝恩曰臣既蒙豎立復改官名昔日姦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違法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是時安義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閒發徒擗壍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爲啓民畜牧之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

蔚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爲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追斬首虜二千餘人晉王廣出靈州達頭遁逃而去尋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於恆安廢爲庶人詔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于啓民至是而叛素軍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素率上大將軍梁默輕騎追之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既渡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奮擊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從步迦奔吐谷渾啓民遂有其衆歲遣朝貢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三千段啓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懷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卽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歸以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爲不可乃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尙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縗以長纓豈遠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敘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仍璽書答啓民以爲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曰德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寓聲教所以咸洎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辮同彼臣民是故王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臣待以殊禮突厥意利珍寶啓民可汗志懷沈毅世修藩職往者捐身違難拔足歸仁先朝嘉此款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衆收其破滅之餘復祀於既亡之國繼絕於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澤漸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祇奉靈命思播遠猷光融令緒是以親巡朔野撫寧藩服啓民深委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丹款良足嘉尙宜隆榮數式優恆典可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黃屋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內沂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氈帷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羶肉韋鞲獻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及主金璽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勅令牛弘宣旨謂之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於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懼啓民仍屢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藩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是爲始畢可汗表請尙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爲二漸以強盛東拒

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爲處羅侯所執其國立欲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撅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第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恆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官有俟斤閥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爲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開國亂復知處羅恩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覺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北庭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願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駿策向夫人又聞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啓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爲虜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廣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悅一句稱臣要突厥國也處羅聞之憮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啓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脩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鞠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特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竊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快快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見邊畔罪實極深臣心裏慄懼不能道盡帝曰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天上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總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衆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關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賜號爲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正月以僖義公主嫁焉賜綵綵袍千具綵萬匹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巡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東師爲北蕃突厥所害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隋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咥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截撥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拔蘇拔

也未渴達等有三萬許兵得綽婆東西有蘇路揭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愚屈阿蘭北得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人北瀚南則都波等雜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恆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華種多牛羊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廣北征納民大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汗居金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處羅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多歸國所憚伊吾高昌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云

奚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爲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閒其俗甚爲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鈔初臣於突厥後稍強盛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五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爲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廣獲財畜因而得實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絕最爲無信大業時歲遣使貢方物

契丹室韋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閒其後稍大居黃龍之北數百里其俗頗與靺鞨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醉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鄙於諸夷最甚當後魏時爲高麗所使部帥萬餘口求內附止于白貔河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開皇四年率諸其貢弗來賀五年悉其衆款塞高祖納之聽居其故地六年其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賚璽書和之其國遣使諸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高祖納之安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其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禮還本勅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統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民貧弱突厥常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貨勿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人槃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遼隊爲屋如突厥氈車之狀渡水則東薪爲栰或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轡結繩爲鞦則屈爲屋以氈蓋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爲席編木爲箱婦女皆抱膝而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娉更將歸家待有娠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統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語言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遙

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則殷伐鬼方周宣薄伐玁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真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此其會歸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便鈔爲資候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識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窓垣之下然事無恆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其相放逐鳩聚啟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扞遠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滅亡齊國高祖運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睹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遠頓可汗遣使啓民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反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遠聚率於仁壽不復不叛暨乎始畢未盈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俟屋壅塞並與於此變以雄威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民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慢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膺期掃除氛穢暗於時變猶懷放拒率其羣醜屢驚事郭殘毀我雲代搖蕩我大原蹂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聖上奇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爲九州幽都朔漠之民隸於編戶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隋書卷八十四

隋書卷八十五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五十

夫肖形天地，人稱最靈，以其知父子之道，識君臣之義，異夫禽獸者也。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則君臣父子，其道不殊，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也，天可讎乎？是以有罪歸刑，見危授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故聞其風者，懷夫慷慨，千載之後，莫不願以爲臣，此其所以生榮死哀，取貴前哲者矣。至於委質策名，代卿世祿，出受心膂之寄，入參帷幄之謀，身處機衡，踰越高之蔑宄，世荷權寵，行王莽之簒逆，生靈之所讎疾，犬豕不食其餘，雖厲社汙宮，彰必誅之戮，斲棺焚骨，明纂殺之咎，可以懲夫既往，未足深誡將來。昔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抑使之求名不得，欲盡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

宇文化及　弟智及　司馬德戡

宇文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驅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累遷至太子僕。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復職。又以其第士及尚南陽公主，化及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大業初，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連榮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至青門外，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以公主故，久之乃釋。幷智及並賜述爲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遂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是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憚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駱駝果多闕中人，久客羸敝，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駱駝果屯於東城，夙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駱果，知其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宮丹陽，勢不還矣。所部駱果，莫不思歸，人人犒賜，並謀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卽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爲戮，將如之何？虔通曰：上實負諸軍，爲公憂之。德戡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所慮也？虔通曰：我子弟已壯，軍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相憂，當共爲計。取駱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軍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虞楊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之交，情相款昵，言無迴避。於座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孝質在禁令，駱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趙行樞者，樂人之子，家產巨萬，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卽共見德戡，期以二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廣掠居人財物，詰旦西歸。智及曰：不然，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爲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駑怯，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衆，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誦詐以脅駱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威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告識者，言陛下聞駱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駱果聞之，遞相告語，謀叛逾急。德戡知計既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乃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鑰。至夜二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譟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閤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忍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

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簒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棄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量小在側事將必敗當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爾屬之何難因共李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捕德戡及其支黨十餘人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遣徐勣據黎陽倉化及度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清淇與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之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擒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部吏民以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於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率衆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等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因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貧殺主之名天下所不納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鬬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恆其衆多亡自知必敗化及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燔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署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剋反爲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曲諸賊時遣士及徇濮北求魏餉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幷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十餘日不剋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擒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殺君之罪幷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梟於虜庭士及自濮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鬬所共遊處皆不逞之徒相聚鬬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烝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氏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纖芥之嫌必加鞭箠第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讓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弒逆之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左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斬之幷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梁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爲侍宮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辟後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謀反語在化及事中既獲煬帝與其黨孟秉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溫國公邑三千戶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憤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於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遊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幷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勠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爾主甚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遇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時年三十九裴虔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煬帝即位擢舊

左右授宮嬪遷監門直閤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擒帝于西閣化及以虞通爲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于大唐即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吳蛇男尋以隋朝殺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充　裴虔通

王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類稱徙居新豐類稱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瑾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充捷疾射粲沈猜多詭詐頗觀書傳尤好兵法曉韜鈐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開皇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書數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駮難之者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稱爲明辯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充內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羣起人多犯法有衆歸抵罪者充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剋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衆勝盡滅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然性矯僞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二年突厥圍帝于雁門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反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臥帝聞之以爲愛己益信任之十二年還江都通守時厭次之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鹹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斬首數萬廣獲極多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柸酒以賜之時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並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逾喜因密令閱視諸女姿質端麗合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充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幔上云勅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沉船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覺充爲祕之又遠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遷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却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發中詔遣充爲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度水衣皆冰凍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爲主侗以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取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爲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告捷衆皆悅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其女壻張志以楚謀告之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闍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充令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於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謀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又獲文都殺之侗命開門以納充充悉遣人代宿衛者乃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逆不敢背國侗與之璽充再遣韋節等賜侗令拜爲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惲爲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遣其勁兵頁馬多戰死士卒皆勸充欲乘其敝而擊之忽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感之衆皆請戰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遲營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

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下馳壓密管管中亂無能拒者卽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鄒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次洛口鄒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充悉收其衆而東壘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充又令李節監偽尚書太尉事置官屬以尚書省爲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還又帥師攻圍毅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物是後不朝偽吳有道士相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呪之法嗣乃以孔子閉房記置作丈夫持一干以畢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卽相圖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卽以法嗣爲諫議大夫充又區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爲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偽於別宮僭卽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赦遣秦王率衆圍之充頻出兵戰輒不利都外諸城相繼降款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精兵援之師至武牢爲秦王所破禽建德以傳檄下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自知窮蹙無所於是出降至長安爲仇人獨孤修德所殺

殷通武威姑臧人也父嚴周朔州刺史通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高祖爲丞相以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騭阼爲左直寢累遷車騎將軍衆晉王參軍高智慧李積等之作亂也遣率衆一萬鎮定方滅二州賜爵子殷通進儀同又破汪文進等於宣州加開府賜奴婢五十口縑綵四千段仁壽初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聚衆爲羣盜攻陷城邑郡縣不能禦帝令通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爲殷姥後用鄒令楊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尅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通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衆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通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盜賊既多官軍惡戰通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頓兵堅壁多無尅獲時皆謂之爲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通與太府卿元文都留守東都李密據洛口縱兵侵掠城下通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霍舉率內兵出禦之頗有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充之敗也密復進據北芒來至上春門通與判左丞郭大懿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通見賊盛不陣而走爲密所乘軍大潰津歿於陣由是賊勢日盛及帝崩於江都通與元文都等推越王侗爲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封陳國公元文都等謀誅王充也通陰告充爲之內應及事發越王侗執文都於充充甚德於通特見榮重既破李密通等勸越王加充九錫備物尋帥令稱讖充僭算號以通爲司徒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沒

史臣曰化及庸儁下才貪愚累葉王充斗筲小器遭逢時幸俱蒙獎權寵越舊臣既屬勍敵之期不能致身場命乃因利衆便先圖干紀率羣不逞職爲亂階拔本塞源剋殄毀氣或躬爲戎首或親行鴟暴塵深指鹿事切貪蹏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獍凶慝相尋蓋戮蛇豕貔貅雖誅殊爽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爲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哉

隋書卷八十五

傳序首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拘使之求名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使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臣鉞斗按序此言則此傳當有標目如唐書叛臣傳逆臣傳之例而各本無之疑有脫落

隋書卷八十五考證

隋書自開皇仁壽時王劭纂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爲篇次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序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奏請脩五代史五代謂梁陳齊周隋也十二月詔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脩隋史綿歷數載不就而罷正觀三年續詔秘書監魏徵脩隋史左僕射房喬總監徵又奏於中書省置秘書內省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恭宗撰隋史徵總知其務多所損益務存刪正序論皆徵所作凡成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月壬子徵等詣闕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脩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朝堂上進詔藏秘閣後又編第入隋書其實別行亦呼爲五代史志案魏徵本傳正觀七年爲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依前遷位拜特進今諸本竝云特進又經籍志四卷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無忌傳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詔監脩疑當時先已刊脩無忌因成書而進今紀傳題以徵志以無忌從衆本所載也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恭宗撰按恭宗傳正觀八年除著作郎脩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左授洪州司馬龍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師與今錄年月官位不同疑後人所益房書志事初並受詔又李延壽傳云被詔與著作佐郎恭播同脩五代史志按延壽正歷三年與顏師古同被勅脩隋史其年以內憂去職今諸本竝不載撰等名位天文律曆五行三志皆準風獨作五行志序諸本云補遂更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疑孤篇一序今故略其名氏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御藥供奉藍元用奉傳聖旨獵禁中隋書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勅差官校勘時命臣綬臣偉提點左正言直史館張觀等校勘繕寫爲度支判官續命黃墀代之仍內出版式雕造

隋書宋本原跋

翰林院編修臣陝斗瞻言右隋書八十五卷舉勅校刻者宋本殘缺乃以監本爲底本此外完書備校者有南監本汲古閣本他本殘缺亦可參校者宋本外有兩舊本考隋書十志向稱五代史志有單行本今已不可得見其帝紀列傳略見於北史兩史及梁陳齊周本書然各本皆年深漫漶並有脫誤臣等參互考據公同商榷譌者正之闕者補之脫者增之衍者刪之文異則取其義長義通亦辨其文異又如志中條目或異事而牽連或同條而割裂列傳次第亦有凌躐目錄本傳前後牴牾或分傳而不標名或附傳而名複見皆乖體例不合本文再如所引經史子集間與本書有異改之不可仍之實繇會非詳繹本文明徵往籍沿譌襲謬長貽學者之疑卽此隋朝一代之書欲存舊本愈仰睿鑒精詳攷證不可不作也丹鉛既舉得如干條勒於各卷之後臣等職在編摩匪有學問要自百十字之增補以至單辭隻字之改易並有依據無考者仍闕之不敢稍憑臆見妄有損益於其間校讎之分云爾臣謝啟

原任詹事臣陳浩侍講學士臣萬承蒼侍讀臣齊召南洗馬臣陸宗楷編

修臣孫人龍臣張映斗拔貢生臣郭世燦等奉

勅恭校刊